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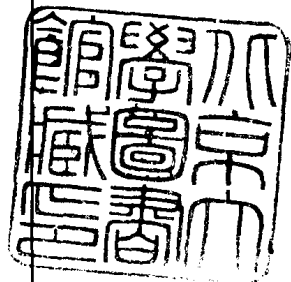
北京出版社

壹輯·拾肆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壹輯 · 拾肆册目錄

宋元資治通鑑六十四卷 (明) 王宗沐撰

〔明〕王宗沐撰

宋元資治通鑑六十四卷

明吳中珩刻本

宋元資治通鑑義例

竹添

一先資治通鑑體製年經事緯其間

崇王賤霸內夏外夷大旨皆溫公所

今續編悉遵用之不敢有改焉竊謂通鑑之

書編次年月則盛衰沿革易於考証簡緝全

史則卷帙稍省易於供携自宋受命始於建

隆庚申迄於祥興已卯共三百二十年元一

天下始於至元庚辰迄於至正丁未共八十

八年合遼金夏三姓其興亡治亂有足紀者

不應獨缺是以輒忘固陋編而次之功始於

嘉靖乙卯成於隆慶丁卯以備全史之要略

云

一宋雖享國三百二十年其治忽之故亦多矣

故嘗謂元祐紹聖治亂之界靖康建炎南北

之界景定咸淳存亡之界此其事體更革人

才進退議論異同視他年為獨多故今編所

載亦視他年為獨詳有治亂之界而後啓金

有存亡之界而後成元以中國之不治然後

夷狄得乘間而主中國有國者不可全以腥

氈之毒委之天數是今編之所以不可以無

述也

一元之君臣立國本純於夷自開禧二年蒙受

大號距其亡也實一百六十二年竊嘗樂之

其君臣所為汲汲者惟用兵作佛事二者而

已即有建立改更亦不過東支西掩以度一

時而人民塗炭綱常壞亂之禍蓋不覽其全

史未易知也其事體舛謬既足以生豪傑之

憤而八名夷語又足以厭覽者之心但以事

關一代而是書又以編年為體且天開

大明一統正革其命則亦不得而廢也是以撮其大

都而略其細直為書一十二卷以存其槩考

溫公之通鑑在周顯德中宋太祖事不多見

蓋宋祖受禪原無征伐即有之亦不過隨周

世宗為偏禪而溫公亦無由紀載之也恭惟

我朝

大明 太祖高皇帝東征西伐反正乾坤之功獨超千

古而

面諭宜詔闡明 謨典之懿垂法百王其事多

在至正年間是以備載焉一書之中惟是悉

遵續通鑑綱目之舊而不敢有增損者蓋以續綱目曾經進

御本爲制書而

太祖事關當代非微臣獨見所敢擬議也

一大臣之卒在溫公原鑑亦時有稱謚贈者然體不一定也今書凡兩朝名臣有關於治亂名儒有係於斯文者則一切施之如云某官某公某人卒然後略序其平生大都而以卒後之封爵附其末焉不使諸臣與之同所以別明忠邪之分間有官不甚尊而或議論文

宋元資治通鑑義例

義例

三

章道學足以垂後世者亦以此待之用以明有垂於後者非獨以官故耳

一是書采擇全史不能無異同如宋文天祥之死挽者以丞相稱之而續綱目以爲樞密使然舊史宰相年表不載天祥入相今從綱目宇文虛中之死本傳有贈謚立廟而金史則以反書然既受金人官爵又曷容稱之肅愍今從金史臨安之火通鑑纂要獨載嘉泰而舊史又載嘉定存疑者則不敢略富平符離之敗張浚傳多爲回護而今則特著始末紀

宋元資治通鑑義例

義例

四

實者則不厭詳續綱目紀楊太赴水死賊黨黃誠斬太首挾鍾子倫以降而牛皐傳則云楊太先舉鍾子義投於水今依綱目洪皓傳皓貶英州卒後檜死而洪适傳則云檜死皓還道死今依皓傳岳飛傳載張浚之陷岳飛也以景著之積憾張浚傳則獨以爲媚秦檜意今從飛傳劉摯之死也由文及甫之書而刑法志載及書詞與摯傳異今從摯傳真宗之崩王曾草制太后權同聽政丁謂欲去權字蓋以媚太后也而王曾傳乃云謂欲增權字則似傳寫之誤而與太后面詰李迪之事不類好水川之敗夏紀以爲死者萬三百人蓋紀其實也而任福傳則云六千人則似爲福諱而與韓琦因是謫官之事不類凡此皆於此事考異之中而致旌別覈實之旨如此類者甚多不能備述略舉數事以志大槩

一是書以編年爲體則於年號尤所關係如宋太宗卽位於開寶九年十一月則不當改元而遽稱太平興國元年是一年而二君共之也雖續綱目亦仍茲失今斷以溫公唐武德

元年之例去開寶九年而稱興國元年蓋太祖可以無九年而太宗不可以無元年如宋廣王景炎元年元仁宗皇慶元年順帝元統元年皆以此例書之

一遼金元三國皆夷然元之脩史而三史並峙者元爲已地故也元自至元庚辰以後不得以正統與之固無容論其遼金與元世祖以前君亡俱稱國主名之示不得與宋並夷之也斯正統有所專矣

一温公通鑑有大臣之拜除死免或政令之新

宋元資治通鑑義例

五

定更革或地方城鎮之得失移徙事關係大而議論多者則先提其綱而後原其詳記事之常體不得不然而亦使覽者知其稍別於他事也計朱子之後爲綱目亦不過因此以起例今並依之

一温公資治通鑑成嘗自謂曰吾爲資治通鑑覽者未終一紙已欠伸思睡能讀之終篇者惟王益柔爾在温公嘗有此嘆則是書之成亦未必其果行於世與否然二代治亂大都粗備於是不敢不盡心焉而亦未敢以爲有

俟於後也惟覽者擇焉

宋元資治通鑑義例

六

宋資治通鑑卷第一

皇明中奉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臨海王宗沐編

後學

新安吳中珩校

宋紀一 建隆庚申盡乾德甲子凡五年

太祖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

孝皇帝上

建隆元年春正月辛丑朔周恭帝宗訓以鎮定二州

上言北漢會契丹兵入寇遣殿前都點檢檢校太尉

歸德節度使趙匡胤率兵禦之殿前副都點檢慕容

延釗將前軍先發時王少國疑中外密有推戴匡胤

宋資治通鑑卷一

之意都下謹言將以出軍之日冊點檢為天子士民

恐怖爭為逃匿之計惟內廷晏然不知癸卯大軍繼

出軍校苗訓號知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

者久之指示匡胤親吏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

陳橋驛將士相聚謀曰王上幼弱吾輩出死力破敵

誰則知之不如先冊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

都押衙李處耘具以事白匡胤弟供奉官都知匡義

及歸德掌書記趙普匡義普部分諸將環列待旦遣

牙隊軍使郭延贊馳騎入京報殿前都指揮使石守

信都虞候王審琦二人皆素歸心匡胤者甲辰黎明

將士逼匡胤寢所匡義普入帳中白之匡胤時因酒

臥欠伸徐起將校已露刃列庭曰諸將無王願冊太

尉為皇帝匡胤未及對黃袍已加身矣眾即羅拜呼

萬歲掖之上馬還汴匡胤攬轡曰汝等貪富貴能從

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為若王矣皆下馬曰願受命

匡胤曰太后王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

比肩不得侵凌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賞違

不汝賈也皆應曰諾遂肅隊而行乙巳入汴先遣

楚昭輔慰安家人又遣客省使潘美見執政諭意時

早朝未罷聞變范質執王溥手曰倉卒遣將吾輩之

宋資治通鑑卷一

罪也爪入溥手幾出血溥噤不能對侍衛親軍副都

指揮使韓通自禁中趨遽而歸謀帥眾禦之軍校王

彥昇遂焉通馳入其策未及闔門為彥昇所害妻子

俱死匡胤進登明德門令甲士歸營而自退居公署

將士擁范質等至匡胤見之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

為六軍所迫一旦至此慙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

及對列校羅彥環挺劍厲聲曰我輩無王今日必得

天子質等相顧不知所為溥降階先拜質不得已亦

拜遂請匡胤詣崇元殿行禪代禮召百官至晡時班

定猶未有禪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宣

徽使引匡胤就廷北面拜受已乃掖升殿服袞冕即
皇帝位奉周王爲鄭王符太后爲周太后遷之西宮
乙巳大赦改元以所領歸德軍在宋州國因號宋遣
使遍告郡國藩鎮加官進爵有差定國運以火德王
色尚赤臘用戊帝涿郡人四世祖眊唐幽都令生珽
唐御史中丞珽生敬涿州刺史敬生弘殷周檢校司
徒岳州防禦使弘殷娶杜氏生帝於洛陽夾馬營赤
光繞屋異香經宿不散及長容貌雄偉器度豁如識
者知其非常人仕周補東西班行首累官殿前都指
揮使掌軍政凡六年數從世宗征伐存立大功人望
天資治道鑑卷一
三
歸之世宗嘗於文書囊中得木長三尺餘題曰點檢
作天子時張永德爲殿前都點檢乃命帝代之卒用
代周華山隱士陳搏聞帝代周曰天下自此定矣未
幾鎮州報北漢兵引還戊申詔贈周馬步親軍副
都指揮韓通爲中書令以禮收葬以旌其忠欲加王
彥昇擅殺之罪羣臣以建國之始乞貲之帝猶怒故
終身不得節鉞辛亥論翼戴功加石守信爲侍衛
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高懷德爲殿前副都點檢
張令鐸爲馬步軍都虞候王審琦爲殿前都指揮使
張光翰爲馬軍都指揮使趙彥徽爲步軍都指揮使

並領節鎮餘領軍者並進爵時慕容延釗握重兵屯
真定韓令坤領兵巡北邊帝遣使諭意許以便宜從
事兩人皆聽命乃加延釗殿前都點檢令坤侍衛都
指揮使乙卯遣使分賑諸州帝以其弟匡義爲
殿前都虞候仍改名光義趙普爲樞密直學士帝
從兵部尚書張昭判太常寺實儀議立四親廟尊高
祖眊爲僖祖文獻皇帝曾祖珽爲順祖惠元皇帝祖
敬爲翼祖簡恭皇帝妣皆爲皇后考弘殷爲宣祖昭
武皇帝定制歲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薦食
薦新三年一禘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二月乙
亥尊母杜氏爲皇太后后定州安喜人治家嚴而有
法陳橋之變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
尊爲皇太后帝拜於殿上羣臣稱賀后愀然不樂左
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爲天子胡爲不樂后曰
吾聞爲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
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爲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
帝再拜曰謹受教加范質侍中王溥司空魏仁浦
右僕射俱平章事吳廷祚樞密使廷祚以父名璋避
平章特加同三品仍爲樞密使舊制宰臣上殿命坐
而議大政其進擬差除但入熟狀畫可降出奉行而

已質等自以周朝舊臣稍存形迹且憚帝英曆乃請用劄子而取旨退各疏其事同列書字以進帝從之坐論之禮遂廢質大名人溥并州人也三月丙辰南唐王李景吳越王錢俶遣使以御服錦綺金帛來賀卽位南漢臣者陳延壽謂其主銀曰先帝所以得傳位於陛下者由盡殺羣弟故也勸銀除去諸王銀以爲然遂殺其弟桂王璇與由是上下怨而紀綱大壞夏四月癸巳帝加周昭義節度使李筠中書令使者至潞州筠欲拒之賓佐切諫乃延使者置酒旣而取周太祖畫像懸於壁涕泣不已賓佐惶駭告

宋資治通鑑

卷一

五

使者曰令公被酒失其常性幸勿訝北漢主鈞聞之乃以蠟書結筠同舉兵筠長子守節泣諫筠不聽帝手詔慰撫且召守節爲皇城使遣歸謂筠曰我未爲天子時任汝自爲之我旣爲天子汝獨不能小讓我耶守節歸以白筠筠遂起兵令幕府爲檄數帝罪執監軍周光遜等送於北漢以求濟師又遣人殺澤州刺史張福據其城從事閻丘仲卿說筠曰公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甲兵精銳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計之上也筠不能用北漢主

自帥兵赴筠筠迎謁於太平驛言受周太祖恩不敢愛死北漢主與周世讐不悅其言因使其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見漢兵弱少而贊又來監心甚悔謀多不協乃留守節守潞而自引衆南向北漢主聞贊與筠異復遣其平章事衛融和解之帝遣石守信高懷德慕容延釗王全斌分道擊之仍勅守信等曰勿縱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守信等敗筠兵於長平五月己亥朔日有食之六月辛未帝自帥大衆討筠山路險峻多石帝先於馬上負數石將士因爭負之卽日平爲大道遂與守信等會大敗筠

宋資治通鑑

卷一

六

衆於澤州南殺盧贊筠走保澤州帝列柵圍之六月大將馬全義帥敢死士數十人攀堞而上遂入其城筠赴火死獲衛融請死帝怒以鐵槓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帝曰忠臣也釋之以爲大府卿北漢主懼引師歸帝進攻潞州守節以城降帝釋其罪以爲單州團練使荆南節度使高保融卒弟保勗嗣初保融迂緩國事悉委於母弟保勗及卒保勗權知軍府請命於帝授以節度使初昭義節度李繼勳焚北漢平遙縣俘獲甚衆冬十月晉州鈐轄荆罕儒復率衆攻汾州爲北漢大將郝貴超所襲

戰死罕儒驍將帝痛惜之斬其部將不用命者二十餘人周淮南節度使李重進周太祖之甥與帝同事周室分掌兵柄常心憚帝帝立加重進中書令移鎮青州重進愈不自安陰懷異志及李筠舉兵重進遣親吏翟守珣往潞陰結筠守珣素識帝乃潛詣京師求見帝問曰我欲賜重進鐵券彼信我乎守珣曰重進終無歸順之志帝厚賜守珣令說重進緩其謀無令二兇並作分我兵勢守珣歸勸重進未可輕發重進信之既而帝遣去宅使陳思誨賜之鐵券重進欲治裝隨思誨朝汴左右沮之猶豫不決又自以周宋資治通鑑卷一

七

室懿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繕兵遣人求援於唐唐主以聞遣石守信王審琦李處耘宋偓等分道討之趙普勸帝自行十月帝發汴十一月丁未至廣陵即日拔之城將陷左右欲殺思誨重進曰吾將舉族赴火死殺此何益即盡室自焚思誨亦被害帝入城戮同謀者數百人即日部勒諸軍令潛習戰艦於迎鑾鎮唐主大恐遣使犒師且遣其子從鎰朝於揚州戊申唐臣杜著薛良以罪來奔獻平南策帝方惡其不忠斬著下蜀而配良廬州牙校遂還汴契丹宋王喜隱輕剽無恒謀反事覺辭連其父李胡兀律殺之於獄尋追謚章肅皇帝翰林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帝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之范質等對曰實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帝曰非斯人不可卿當論以朕意勉令就職即日復入翰林帝嘗召儀草制至苑門儀見帝岸幘跣足而坐却立不肯進帝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進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帝歛容謝之自是對近臣未嘗不冠帶帝欲察羣情向背頗爲微行或諫曰陛下新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數輕出萬一有不虞其可悔乎帝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可得拒之亦不能止周世宗見諸將方高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亦不能害若應爲天下主誰能圖之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不汝禁也

卷一

八

據江淮三十餘州擅鹽魚之利卽山鑄錢物力富盛頗有窺覲中原之志及淮甸入於周寢以衰弱帝既平揚州景懼甚乃遷豫章以太子從嘉守建康豫章城邑迫隘羣臣日夜思歸景怒欲誅贊行者 閏三月以慕容延釗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時延釗自真定來朝韓令坤亦從討李重進還皆罷爲節度使自是殿前都點檢不復除授 夏四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六月甲午皇太后杜氏疾甚帝侍藥餌不離左右疾革召趙普入受遺命且問帝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帝曰皆祖考及太后之餘慶也后曰不然正由柴

宋資治通鑑

卷一

九

氏使幼兒主天下爾若周有長君汝安得至此汝百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夫四海至廣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帝泣曰敢不如教后顧謂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普卽榻前爲誓書於紙尾署曰臣普記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遂崩 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帝故人有功典禁衛兵趙普數以爲言帝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之深耶普曰臣亦不憂其叛也然孰觀數人者皆非統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若軍伍間萬一有作孽者彼臨時亦不能自由爾帝悟一日因晚朝與守信等飲酒酣屏左

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敢安枕臥也守信等請其故帝曰是不難知此位誰不欲爲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復有異心帝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爲其可得乎守信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帝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爾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好便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末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

宋資治通鑑

卷一

十

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爲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骨肉也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帝從之以守信爲天平節度使高懷德爲歸德節度使王審琦爲忠正節度使張令鐸爲鎮寧節度使皆罷宿衛就鎮賜賚甚厚唯守信兼職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 秋七月壬申以弟光義爲開封府尹光美爲興元尹 以李漢超爲齊州防禦使尋命兼關南兵馬都監漢超在關南民有訟其強娶已女爲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帝召謂曰汝女可適何

人對曰農家爾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邪對曰無也帝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爲之妾不猶愈爲農婦乎且使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所有貨財邪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賁汝勿復爲也不足於用何不以告朕邪漢超感泣由是益脩政理吏民愛之 八月甲辰唐主景方議東還以疾卒於南都太子煜時留建康遂卽位遣其戶部尚書馮謐奉父遺表於帝願追尊帝號帝許之煜初名從嘉聰悟好學善屬文工書畫明音律 武義節度使孫行

宋資治通鑑

卷一

十一

女真至是以馬入貢帝詔蠲登州沙門島居民租賦令專治舟船渡其所貢馬 冬十一月沙州來貢沙州本漢墩煌故地唐末以張義朝爲瓜沙節度至朱梁時張氏絕州人推長史曹義金爲帥義金卒子元忠繼有其地周授歸義軍節度使至是入貢 三年春正月甲戌帝廣汴城且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脩之以韓重葺董其役營繕旣畢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謂左右曰此如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見之矣王宗沐曰按史稱太祖欲遷民力當自此殫困而不能奪也遷都大事不博謀於群臣而聽光義之一言揆帝之意以傳位太宗議既定其意不欲已不能獨定終將改上爾夫爲創業者可以徇一時未定之見而貽子孫百年之害哉汴京四戰之地無高山大川之限唐劉玄佐諸人作鎮常苦之梁都不再世其效已見蓋不惟邊城無藩日有長驅之患而河流湍駛終宋之世其病爲劇焉子孫既不能折衝禦侮於千里之外而謀臣猛將又不能時時得其人其後金人長驅若履平地豈獨徽宗荒淫亦地勢使之然哉關中天府之國建瓴而下如昔人所稱據之足以雄天下建炎之日尚有請幸關中荆襄者其後劉豫金珣復居汴而亡不旋踵利害可觀也或者不察以爲西夏猖獗以宋不都關中爲幸然不知元昊之所以能強者以西兵弱而朝慮遠大名以爲北都誠以夷簡謀國之至策卽日駕幸關中此漢高祖乃所 二月初詔常參官每五日内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指陳時政得失事關急切者許非時上章 帝謂宰臣曰五代諸候跋扈有枉法殺人

宋資治通鑑

卷一

十一

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如是邪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詳覆之 夏四月清源節度使留從效卒子紹鑑典留務會吳越聘使至紹鑑夜召與燕牙將統軍使陳洪進誣紹鑑謀附吳越執送於唐建康推副使張漢思爲留後而自爲副使 以趙贊爲彰武節度使贊至延州前後分置步騎使綿綿不絕林莽之際遠見旌旗所部羗渾來迎莫測其數相視奪氣莫不畏服帝嘗注意於謀帥命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李漢超屯關南馬

宋資治通鑑

卷一

十三

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州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隸州以拒北敵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榷之利悉與之恣其圖回貿易免所過征稅令招募驍勇以爲爪牙凡軍中事許從便宜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錫賚殊異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募死力使爲間諜洞知蕃情每入寇必能先知預爲之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自此累年無西北之虞得以盡力東南取荆湖川廣吳楚之地 冬十月辛丑樞密使吳廷祚罷以趙

宋資治通鑑

卷一

十四

曾代之帝嘗謂曾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鬪戰不息生民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爲國家長久計其道何如曾對曰此無他方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欲治之宜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帝曰卿勿復言吾已諭矣 遷鄭王宗訓於房州 武平節度使周行逢卒子保權嗣時年十一 十一月荆南節度使高存勗卒兄保融子繼冲嗣 初湖南周行逢病亟召將校屬其子保權曰吾部內兇狼者誅之噤盡唯張文表在耳我若死文表必亂諸君善佐吾兒

審微韓保正不可當大任或勸以遜詞取貴仕淳曰
大丈夫豈能附狗鼠求進哉南漢內侍監許彥真
既讒殺尚書右丞鍾允章威權與龔澄樞等澄樞忿
其恣橫會有告彥真通先朝李麗姬者澄樞將按之
彥真懼與其子謀殺澄樞澄樞使人告彥真謀反下
獄族誅南漢主以李託爲內太師六軍觀軍容使初
南漢主納託長女爲貴妃次女爲美人至是詔國政
皆稟託而後行

乾德元年春正月遣盧懷忠使荆南謂之曰江陵人
情去就山川向背我欲盡知之懷忠還言高繼冲甲
宋資治通鑑卷一

卷一

五

兵雖整而控弦不過三萬年穀雖登而民困於暴歛
南邇長沙東距建康西迫巴蜀北奉朝廷其勢日不
暇給取之易也及周保權使至帝謂范質等曰江陵
四分五裂之國今假道出師因而平之蔑不濟矣庚
申乃命慕容延釗爲都部署樞密副使李處耘爲都
監率十州兵假道荆南討文表未至楊師璠已破文
表於平津亭執文表縛而食之梟首朗陵市處耘至
襄州遣丁德裕諭繼冲以假道之意孫光憲因言于
繼冲曰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今宋
主規模宏遠不若早以疆土歸之則可免禍而公亦

不失富貴矣繼冲乃遣其叔父保寅奉牛酒犒師於
荆門且覘強弱處耘待之有加繼冲聞之以爲無虞
是夕延釗召保寅宴飲帳中處耘密遣輕騎數千倍
道前進繼冲但俟保寅還遽聞王師奄至即惶怖出
迎遇處耘于江陵北十五里處耘揖繼冲令待延釗
而率親軍先入城比繼冲還則王師已分據要衝繼
冲大懼因盡籍其境內三州十六縣遣客將王昭濟
奉表納於宋帝受之以王仁贍爲荆南都巡檢使而授
繼冲荆南節度使如故高氏親屬僚佐拜官有差以
光憲爲黃州刺史三月戊寅延釗進克潭州將趨

宋資治通鑑卷一

十六

於朗保權牙將張從富等以爲文表已誅而宋師繼
進不止懼爲所襲相與拒守延釗至不克入帝聞之
遣使諭從富等不聽以兵逆戰于澧江敗之李處耘
擇所俘體肥者數十人令左右分啗而黥其少健者
令先入朗黥者入城言被擒者爲宋師所啗聞者皆
恐遂潰延釗因長驅而進遂克其城執從富殺之其
大將汪端劫保權及家屬亡匿江南岸僧寺中處耘
遣田守奇帥師渡江獲之以歸帝釋其罪以爲石千
牛衛上將軍汪端猶擁衆寇掠王師擊殺之湖南悉
平得州十四監一縣六十六帝以戶部侍郎呂餘慶

權知潭州 五代諸侯強盛朝廷不能制每移鎮受代先命近臣諭旨且發兵備之尚有不奉詔者帝即位初異姓王及封相印者不下數十人至是用趙普謀漸削其權或因其卒或因遷徙致仕或因遙領他職皆以文臣代之 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入朝帝欲使典兵趙普屢諫不聽宣已出復懷入從容言之帝曰朕待彥卿厚豈忍相負耶普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宋主默然事遂寢 夏四月詔設通判於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

宋資治通鑑

卷一

十七

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用趙普之言也 王朴欽天歷推驗稍疎司天少監王處訥製新歷上之帝自爲歷序賜名應天頒行之 泉州留後張思漢患其將陳洪進專因設燕伏甲將殺之酒數行地忽大震廷宇傾側坐立者不自持同謀者懼因以告洪進洪進亟走出甲士皆散自是更相爲備一日洪進袖大鎖安步入府中叱退直兵思漢方坐內齋洪進即合其戶而鎖之使人叩戶言 曰郡中軍吏請副使知留務衆情不可違幸授之印思漢惶懼不知所爲即自門間出印與之洪進遽召將吏曰留後

宋資治通鑑

卷一

十八

授吾印以蒞事衆皆賀即日遷思漢別舍以兵守之遣使請命於唐又遣牙將魏仁濟間道奉表來告且請制命 符彥卿久鎮大名專恣不法屬邑頗不治故特選常叅官疆幹者往蒞之自是遂著爲令 北漢宿衛殿直王隱劉昭鬱等謀逆伏誅辭連其樞密使段常北漢主出常爲汾州刺史尋縊殺之初北漢主寵姬郭氏醫僧之女也僧與嬖婦通而生姬有殊色北漢主嬖之將立爲妃常以所出非偶恐貽笑隣國北漢主乃止姬之昆弟姻戚又多抑而不用故咸怨常因譖殺之死非其罪國人憐之 八月遣將

淄州刺史初荆湖之役處耘以近臣護軍臨事專斷不顧羣議與慕容延釗大不協由是更相論奏朝議以延釗宿將賞其過止罪處耘責授淄州刺史處耘懼不敢自明北漢以契丹攻平晉軍洛州防禦使充西山巡檢郭進救却之進御下嚴毅帝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自西山詣汴誣訟不法事帝詰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侵進語其人口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賞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即薦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戰大致克捷進即以聞乞還其職帝從之

宋資治通鑑 卷一 十九

冬十月以高繼冲爲武寧節度使北漢主自潞州之敗日懼宋師至以趙文度爲相又召抱腹山人郭無爲及五臺山僧繼顛參預國事未幾文度無爲議論不協北漢主出文度守汾州而無爲獨相機事悉以委之殿中侍御史鄭起在周見帝握禁兵有人望乃貽書范質極言其事右拾遺楊徽之亦嘗言於世宗以爲帝有人望不宜典禁兵帝銜之至是十二月左遷起爲西河令徽之爲天長令契丹主以書貽北漢主曰爾不稟我命擅改年號助李筠殺段常其罪有三北漢主引父爲子隱謝之初北漢與

契丹歲使不絕自是契丹使不來而北漢使往則見留羣臣悉以使北爲懼北漢主方命從子侍衛親軍使繼文請命亦被拘繼文崇之嫡孫魁梧有氣局沉毅寡言契丹主亦厚禮之北江蠻酋最大者曰彭氏世有溪州州有三曰上中下溪又有龍賜忠順保靜感化天賜永順六州及懿安遠新給富來寧南順高十一州至是其酋彭允林以地來附於是各州悉置刺史而以下溪州刺史兼都誓主以統之謂之誓下州

乾德二年春正月戊子范質王溥魏仁浦罷以趙普同平章事會既相以天下爲已任帝倚任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帝數微行過功臣家會毋退朝不敢去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恐迎拜帝曰已約光義矣已而光義至設重裯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炙帝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帝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帝又嘗以幽燕地圖示普問進取之策普曰圖必出曹翰帝曰然因曰翰可取否普曰翰可取孰可守帝

宋資治通鑑 卷一 二十

白以翰守之普曰翰死孰可代帝默然良久曰卿可謂深慮矣普嘗薦其人為某官帝不許明日復奏亦不許明日又奏帝大怒裂碎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牘復奏如初帝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羣臣當遷官帝素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為請帝怒曰朕固不與遷卿若之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帝怒甚起普亦隨之帝入宮普立宮門久之不去竟得俞允其剛毅果斷類如此然多忌刻屢以微時所不足者為言帝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復

宋資治通鑑

卷一

五

敢言 南漢侵潭州防禦使潘美擊却之 昭義節度使李繼勳屢敗北漢兵至是帝遣曹彬會繼勳合兵入北漢境攻其邊邑及遼石州繼勳大敗北漢兵於遼城下北漢遼城刺史杜延韜危感籍部下兵三千人降於繼勳契丹以六萬騎來援又擊走之 改清源為平海軍仍授陳洪進節度洪進歲貢多厚歛於民二州甚苦之 夏四月帝以趙普獨相欲置副而難其名稱問翰林承旨陶穀曰下宰相一等有何官對曰唐有叅知政事乃以樞密直學士薛居正兵部侍郎呂餘慶並以本官叅知政事不押班宣制知

印不預奏事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廳上事殿廷別設磚位勅尾署銜降宰相月俸雜給半之未欲與普齊也 湖南辰州在唐分為錦溪巫叙四郡唐末蠻酋分據之各保險阻以自固時出寇抄帝既平湖南思得通蠻情習地勢沈勇智謀者以鎮撫之辰州徭人秦再雄武健有奇略蠻黨畏服帝召至汴察其可任推為刺史使自辟吏予以租賦再雄感恩誓以死報至州日訓士兵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歷山飛塹如猿猴又選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來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自是荆

宋資治通鑑

卷一

五

湘無復邊患 六月以皇子德昭為貴州防禦使故事皇子出閣即封王帝以德昭未冠特殺其禮 秋七月頒大理寺甯儀所定刑統於諸州 八月置權貨務于京師及沿江今商旅入金帛京師執引詣沿江給茶後解鹽亦權之 九月潘美尹崇珂帥兵攻南漢柳州克之初南漢內常侍邵廷珩言于南漢主曰漢承唐亂居此五十餘年幸中國多故于戈不及而漢益驕於無事今兵不識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矣亂久必治請飭兵備且遣使通好於宋南漢主憮然莫以為慮至是始懼以廷珩為招討

使屯洸口帝既克柳得南漢內侍余延業帝訪其國政延業具言其主作燒煮剝剔刀山劍樹之刑或令罪人鬪虎抵象又賦歛繁重邑民入城者人輸一錢瓊州斗米稅四五錢置媚川都定其課令入海採珠所居宮殿以珠玕瑁飾之內官陳延受作諸淫巧日費數萬金宮城左右離宮數十遊幸常至月餘或旬日以豪民爲課戶供宴犒之費帝驚駭曰吾當救此一方民時方謀下蜀未遑也 冬十一月末安節度使折德晟卒德晟鎮府州甚得蕃情契丹畏之至是卒帝以其子御勳權知府州尋加留後自是世襲

宋資治通鑑

卷一

三

同平章事范質卒質遺命其子勿請謚立碑帝弟光義常稱之曰宰相中能循規矩慎名器持廉節無出質右者但欠世宗一死爲可惜爾 初帝欲謀伐蜀以張暉爲鳳州團練使暉盡得蜀虛實險易以聞帝大悅已而蜀山南節度判官張廷偉說知樞密院事王昭遠曰公素無勳業一旦位至樞近不自建立大功何以塞時論莫若通好并州令發兵南下我自黃花子午谷出兵應之使中原表裏受敵則關右之地可撫而有昭遠然其言勸蜀主遣趙彥韜等以蠟書間行約北漢濟河同舉兵至汴彥韜潛取其書以獻

帝笑曰西討有名矣帝乃命王全斌爲西川行營都部署劉光義崔彥進副之王仁贍曹彬爲都監將步騎六萬分道伐蜀且命爲蜀主治第於汴水之涯凡五百餘間供帳什物具備詔全斌謂曰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芻糧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所欲得者其土地耳全斌及彥進等由鳳州進光義及彬等由歸州進蜀主聞之以王昭遠爲都統趙崇韜爲都監韓保正爲招討使李進副之帥兵拒宋命左僕射李昊餞于郊昭遠酒酣攘臂言曰吾此行非止克敵取中原如反掌耳手執鐵如意指麾軍事自方諸葛亮

宋資治通鑑

卷一

十四

十二月王全斌等克萬仞燕子二砦遂取興州連拔石圖等二十餘砦獲糧四十萬全斌先鋒將史進德與保正李進等戰于三泉砦敗之擒保正及進等獲糧三十萬師至羅州蜀師依江列陣以待崔彥進遣張萬友奪其橋蜀人退保大漫天砦彥進萬友與康延澤分三道擊之蜀人悉其精銳逆戰大敗而潰王昭遠等復引兵迎敵三戰皆敗昭遠度桔柏江焚梁退保劔門 劉光義曹彬克蜀夔州蜀寧江制置使高彥儔死之初夔州有鑠江爲浮梁上設敵棚三重夾江列礮具光義等行帝示以地圖指鑠江曰我軍

沂流至此慎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襲擊之俟其勢却即以戰權夾攻取之必矣及師至夔距鏢江三十里舍舟步進先奪浮梁復牽舟而上彥儔謂監軍武守謙曰北軍涉遠而來利在速戰不如堅壁以待之守謙不從獨領麾下與光義騎將張廷翰戰敗走廷翰乘勝登城彥儔力戰不勝身被十餘鎗左右皆散彥儔奔歸府第整衣冠望西北再拜縱火自焚死後數日光義得其骨於灰燼中以禮葬之帝以雅樂聲高近於哀思不合中和詔判太常寺和現改定現以王朴律準較洛陽司天臺影表石尺制

宋資治通鑑

卷一

五十五

律呂音始和暢 唐王醴信淨屠法出禁中金錢募

人爲僧時都下僧及萬人皆仰給縣官唐主退朝與后服僧衣誦佛書拜跪手足成贅僧有罪命禮佛而釋之帝聞其惑乃選少年有口辯者南渡見唐主論性命之說唐主信重謂之一佛出世由是不復以治國守邊爲意

宋資治通鑑卷第一 終

宋資治通鑑卷第二

宋紀二 起乾德乙丑盡開寶乙亥凡十一年

太祖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下

乾德三年春正月王全斌進次益光得降卒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柵對岸可渡自此出劔門南二十里至青疆與官道合若行此路則劔門不足恃也乃分兵趨來蘇跨江爲浮梁以濟蜀人見之棄寨而遁遂進次青疆王昭遠聞之留其偏將守劔門自引衆退屯漢源坡以待全斌未至漢源劔門已破昭遠股栗失次趙崇韜布陣出戰昭遠據胡床不能起全斌進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昭遠走投東川匿倉舍下悲嗟流涕目盡腫俄而追騎至與崇韜俱被執 劉光義曹彬克蜀萬施開忠四州峽中郡縣悉定遂州知州陳愈以城降時諸將所過咸欲屠戮以逞獨曹彬禁止之故峽路兵始終秋毫無犯 蜀主聞昭遠敗大懼出金帛募兵令太子玄詰統之李廷珪張惠安等爲之副趨劔門以禦王師玄詰素不習武廷珪惠安皆庸懦無識玄詰離成都但携姬妾樂器及伶人數十輩晨夜嬉戲

宋資治通鑑

卷二

不恤軍政至縣州聞已失劍門遂遁還東川所過焚廬舍倉廩平而去蜀主惶駭問計於左右有老將石斌對曰宋師遠來勢不能久請聚兵固守以老之蜀主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及遇敵不能爲我東向發一矢今若固壘何人爲我效命已而全斌進次魏城乙酉蜀主命李昊草表請降全斌受之遂入城劉光義等亦引兵來會前蜀之亡也降表亦昊爲之蜀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師自發汴至受降凡六十六日得州四十五縣百九十八帝以呂餘慶知成都府初全斌之伐蜀也屬汴京大雪帝設宋資治通鑑卷二

盡滅師雒之族納其愛女及橐師雒怒遂無歸志率衆攻彭州據之自稱興蜀大王開幕府署節帥二十餘人分據要害兩川民爭應之崔彥進高彥暉等分道攻討爲師雒所敗彥暉戰死全斌又遣張翰擊之復不利退保成都師雒勢益張遣兵守緜漢間斷閣道緣江置砦聲言欲攻成都於是卬蜀眉雅果遂渝合資簡昌普嘉戎榮陵十六州及成都屬縣皆起兵應師雒全斌等大懼時成都城中降兵未遣者尚二萬七千全斌慮其應賊與諸將謀誘至夾城中盡殺之自唐天寶以來藩鎮屯重兵租稅所入皆以自贍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者甚少五代藩鎮益強率令部曲主塲務厚歛以入已而輸貢有數帝素知其弊趙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悉送汴都無得占留每藩鎮帥缺即令文臣權知所在塲務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諸使及刺史皆不預簽書金穀之籍於是財利盡歸於上矣呂氏中曰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鎮之專地也干戈之所以交爭互戰者方鎮之專兵也民之所以苦於賦繁役重者方鎮之專利也民之所以苦於刑苛法峻者方鎮之專殺也朝廷命令不得行於天

下者方鎮之繼襲也太祖與趙普長慮却顧知天下之弊源在乎此於是以前官知縣以京朝官監臨財賦又置運使置通判皆所以漸取其權朝廷以一紙下郡縣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無有留難而天下之勢一矣夏六月蜀主昶舉族與官屬至汴率子弟素服待罪闕下帝御崇元殿備禮見之賜餐甚厚拜昶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秦國公子玄喆為泰寧軍節度使從臣親屬授官有差昶尋卒帝廢朝五日追封楚王昶母李氏本唐莊宗宮妾也至汴帝命肩輿入宮謂之曰國母善自愛無戚戚懷鄉土

宋資治通鑑

卷二

四

異日當送母歸李氏曰妾本太原人倘得歸老并土妾之願也時帝有北征意聞其言甚喜及昶卒不肯哭以酒酌地曰汝不死社稷食生以至今日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爾今汝既死吾何用生焉不食數日亦死帝聞而傷之帝嘗見昶寶裝溺器命撞碎之曰以七寶飾此當以何器貯食所為如是不亡何待南漢招討使邵廷珩屯泚口以待王師招輯亡叛訓士卒修戰備國人賴以少安有校匿名書詣廷珩將圖不軌南漢主信之遣使賜廷珩死士卒排軍門見使者訴廷珩無反狀請加考驗弗許乃相與立廟泚

口祠之 秋八月選諸道兵入補禁衛先是帝詔殿

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為上軍至是命諸州長史擇本道兵驍勇者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強壯卒定為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復立更戍法分遣禁旅戍守邊城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佚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於驕惰趙普之謀也 帝平荆湖西蜀收其金帛別為內庫貯之號封樁凡歲終用度之餘皆入之以為軍旅饑饉之備帝常諭近臣曰石晉割幽燕以賂契丹使一方獨限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

宋資治通鑑

卷二

五

庫所蓄滿三五萬遣使謀於彼倘肯以地歸於我則以此酌之不然朕當散滯財募勇士以圖攻取也尋又鑿大池於京城南號講武池選精卒習戰池中帝常臨觀之

乾德四年春正月敗北漢兵于靜陽 夏五月罷羨餘賞格初三司請諸場院主吏有羨餘粟及萬石芻五萬束以上者賞知光化軍張全操上言此苟非倍取民租私減軍食何以致之乃詔自今勿復施行閏月詔求遺書 冬十一月寶儀卒初帝將改元諭宰相曰年號須擇前代所未有者及蜀平蜀宮人入

內帝見其鏡背有識乾德四年鑄者召儀問之儀對曰此必蜀物蜀主王衍嘗有此號帝大悅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由是益重儒者每對大臣言欲用儀爲相趙普忌其剛直陶穀等又相與排之遂中輟 十二月帝聞兩川兵起客省使丁德裕領兵往討之以康延澤爲東川七州招安巡檢使時全師雄屯新繁劉先義曹彬進擊大破之師雄退屯於郫王全斌王仁贍復攻之師雄走灌口水陸轉運使曹翰會仁贍圍賊呂翰于嘉州翰棄城走是夕賊還結衆圍城約以三鼓進攻曹翰諜知之戒掌漏者止擊二鼓賊衆不

宋資治通鑑

卷二

六

集至明而遁追襲大破之全斌復破師雄於灌口師雄走金堂病歿其黨據銅山推謝行本爲主延澤旋拔之德裕等分道招輯賊衆悉平西南諸夷多來請附 北漢復取遼州 韃靼入貢韃靼本東北靺鞨之別種唐元和後徙陰山至是來貢

乾德五年春正月甲寅自聞蜀兵亂凡使者至各令陳王全斌等不法事因盡得其狀乃皆徵還以其初立功不欲屬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伏贖貨殺降之罪遂責降全斌崇義節度留後崔彥進昭化節度留後王仁贍右衛大將軍以劉光義等庶謹並進

爵秩後召呂餘慶參知政事仁贍等歷詆諸將冀以自免且曰清庶畏愼不負陛下者曹彬一人耳彬之還也橐中惟圖書衣衾又能戢下於是賞彬特優彬入謝曰諸將皆獲罪臣不敢奉詔帝曰卿有茂功又不伐懲勸國之常典可無遜 二月以沈義倫爲樞密副使初義倫爲四川都轉使隨軍入蜀獨居佛寺蔬食有以珍異獻者皆却之及歸篋中惟書數卷而已帝嘗問曹彬以官吏善否彬曰臣止監軍旅至於采察官吏非所職也固問之曰義倫可用帝嘉之故有是命時有諸殿前都指揮使韓重斌私取親兵爲腹

宋資治通鑑

卷二

七

心者帝怒欲誅之趙普諫曰若重斌以讒誅卽人懼罪誰敢爲陛下將者帝乃止出重斌爲彰德節度使 三月丙辰五星聚奎周顯德中實儼與盧多遜楊徽之同爲諫官儼善步星曆嘗謂徽之等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卒如其言 夏六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秋九月定難節度使李彝興卒子克叡嗣 以周保確爲右羽林將軍

開寶元年春正月甲午陝絳懷州饑賑之 二月冊宋氏爲皇后左衛下將軍偓之女也 三月知貢舉

王祐上進士合格者十八人陶穀子邴名在第六帝
謂左右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因詔自今舉
人凡關食祿之家悉委中書覆試 夏五月唐以韓
熙載為中書侍郎熙載顯德中入朝歸國唐主景問
中國大臣熙載曰趙點檢顧視不常不可測也帝受
禪景益重之欲以為相以帷薄不修而止 六月以
董遵誨為通遠軍使遵誨父宗本仕漢為隨州刺史
帝徵時往依焉遵誨憑藉父勢嘗侮之一日謂帝曰
每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黑蛇約長百
尺餘俄化龍飛騰東北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帝皆
宋資治通鑑 卷三

不對他日論兵遵誨理屈拂衣起帝乃辭宗本去及
即位遵誨被召伏地請死帝諭之曰卿尚記曩時紫
雲黑蛇之事乎遵誨再拜呼萬歲俄而部下卒訴其
不法十餘事遵誨惶恐待罪帝曰朕方赦過賞功豈
念舊惡耶遵誨母在幽州患難睽離帝厚賞邊民購
得之仍加優賜至是以夏州近邊授通遠軍使遵誨
至鎮召諸族酋長諭以朝廷威德衆皆感悅後數月
復來擾邊遵誨率兵深入其境俘斬甚衆獲羊馬數
萬夷落以定 秋七月北漢主鈞殂養子繼恩立初
世祖女適薛釗生繼恩再適何氏生繼元二子初幼

孤世祖以鈞無子命養為子鈞嘗謂郭無為曰繼恩
巽軟非濟世材恐不能了我家事將奈何無為不對
至是病篤召無為付以後事繼恩既嗣位怨無為初
不助已且患其專政加守司空外示優禮內實疎之
八月戊辰遣李繼勳將兵伐北漢初帝嘗因謀者
謂漢主曰君家與周世讐宜不屈今我與爾無所問
何為因此一方人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
負漢主遣謀者報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
然我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
帝哀其言謂謀者曰為我語鈞開爾一生路故終鈞

世不加兵至是聞其卒遣李繼勳等以禁軍伐之
九月北漢欲逐郭無為畏儒不能決月餘供奉官侯
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閣反扃其門時繼恩獨處喪
次見之驚起繞屏還走霸榮以刃搃其背殺之無為
使人榜屋入殺霸榮繼恩立纔六十餘日弁人疑無
為授意於霸榮亟殺之以滅口無為舉羣臣議立繼
恩之弟繼元參議中書事張昭敏獨曰少主非劉氏
故嗣位不終今宜立宗姓以慰民望世宗嫡孫繼文
久留契丹歷險阻宜迎立之可以固宗社結虜援無
為不從以繼元易制遂立之 北漢初立宋兵已入

其境乃遣劉繼業馬峯等領軍扼圍北谷峯至銅鍋
河李繼勳前鋒將何繼筠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遂
奪汾河橋薄太原城下焚延夏門北漢主大懼 冬
十月雷德驥判大理寺寺之官屬與堂吏附會宰相
趙普增減刑名德驥憤怨求見帝面白其事未及引
對卽直詣講武殿奏辭氣俱厲并言普強市入第宅
聚歛財賄帝怒叱之曰曷鑑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
社稷臣乎引柱斧擊折其上齧二齒命左右曳出之
詔處以極刑旣而怒解止以闖入之罪黜之 十一
月北漢主遣使告卽位於契丹且乞師契丹主遣捷
宋資治通鑑 卷二 十一

常膳如平生旣而曰古禮不可廢也命復設之判太
常寺和峴請遵唐故事每室加常食一牙盤從之自
是三年而郊郊必先享太廟禮畢加恩肆赦以爲常
制 北漢主繼元妻段氏常以小過爲孝和后郭氏
所責旣而病卒繼元疑后殺之后方縗服哭孝和帝
於柩前繼元遣其嬖臣范超執而縊殺之宮中嬪御
遭罹逼辱無復嫌間世祖十子鎬錡最有賢行繼
元聽羣小之譖幽囚之未踰年皆死 唐主立周氏
爲后周氏故后之妹也美姿容以姻戚往來先得幸
於唐主后卒遂冊立之唐主頗留意聲色霓裳羽衣
宋資治通鑑 卷二 十一

已嘗以虞人偵鷲失期加炮烙鐵梳之刑又以獲鴈甚歡除鷹坊刺面之令刑政紊亂國人怨之至是敗于懷州獲熊歡飲夜分近侍小哥盪人花哥庖人辛古等弑之 李繼勳等既還帝謀再舉以問魏仁浦曰朕欲親征太原何如仁浦曰欲速則不達惟陛下重之帝不聽命繼勳等將兵先赴太原以光義爲東京留守自將發汴三月至太原築長連城圍之立砦於城四面繼勳軍於南趙贊軍於西曹彬軍於北党進軍於東北漢劉繼業等乘晦突門犯東西砦戰敗而遁帝又命壅汾晉二水以灌城漢人大恐郭無爲

宋資治通鑑

卷二

十一

復勸北漢主出降漢主不從一日因宴羣臣無爲痛哭于庭曰柰何以空城抗宋百萬之師乎引佩刀欲自刺冀動衆心漢主遽降階執其手引升坐而止契丹耶律賢立賢小字明扈世宗次子聞契丹主被弑帥甲騎千人馳赴懷州即位改元寶寧號兀律曰穆宗以蕭守興爲尚書令納其女燕燕爲后賢嬰風疾國事皆燕燕決之 夏四月契丹復救北漢帝度其必由鎮定救太原使韓重贊倍道兼行赴之又聞其分道一自石嶺關入召何繼筠逆擊授以方略繼筠遇契丹兵於陽曲大敗之斬首千餘級重贊亦先

宋資治通鑑

卷二

十三

陣於嘉山契丹兵自定州西入見旗幟大駭欲遁重贊急擊大破之擒其首領三十人帝命以所獲契丹俘示於城下城中喪氣憲州判官史昭文嵐州刺史趙文度各以城降 閏五月壬子帝班師時契丹主遣韓知璠冊立北漢主知璠習知戎備在圍城中晝夜督察盡心固守帝命水軍載弩環攻驍將石漢卿等多戰死北漢兵亦屢敗夜半忽傳呼漢主出降帝將開壁門將作使趙遂曰受降如受敵詎可中夜輕出已而果謀者契丹復遣南大王者將兵援北漢東西班都指揮使李懷忠曰敵勢已困若選勁兵急攻破在旦夕都虞侯趙廷翰請先登帝壯之俾率衆攻城戰不利懷忠中流矢幾死時帝師頓于甘草池會暑雨軍士多疾太常博士李光贊上書請班師帝以問趙普普亦以爲然乃分兵屯鎮潞徙北漢民萬餘戶于山東河南而還北漢主籍宋所棄軍儲得粟三萬茶絹各數萬喪敗之餘賴此少濟 北漢太原被圍南城爲汾水所陷郭無爲謀出降因請自將夜擊宋北漢主信之選精甲千人付無爲自登七夏門送之無爲行至北橋值風晦冥而止至是闔人衛德貴告其事且言無爲獻地之謀蹤跡屢露反狀明白不

可赦北漢主乃殺之以殉 冬十月鳳翔節度使王
彥超及諸藩鎮入朝帝宴於後苑酒酣從容謂之曰
卿等皆國家宿舊久臨劇鎮王事執掌非朕所以優
賢之意也彥超諭意即前奏曰臣本無勳勞久曾榮
寵今已衰朽乞骸骨歸丘園臣之願也安遠節度使
武行德護國節度使郭從義定國節度使白重贊保
大節度使楊廷璋兢自陳攻戰閱閱及履歷艱苦帝
曰此異代事何足論明日皆罷鎮奉朝請

開寶三年春正月契丹韓知璠自太原歸言晉陽多
梗而劉繼元無輔政事令趙高勳亦言我與晉陽父
宋資治通鑑 卷二

子之國先君以一怒而盡拘其使甚無謂也契丹主
乃盡索北漢使者凡十六人厚禮而遣之仍命劉繼
文為平章事李弼為樞密使俾輔繼元繼文等久留
契丹復受其命歸秉國政左右皆譖毀之北漢主乃
出繼文為代州刺史李弼為憲州刺史 徵處士王
昭素為國子博士昭素酸棗人有學行帝召見便殿
年已七十餘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
民養身莫善寡欲帝愛其言書於屏几 夏四月辛
未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詔曰吏員很多難以求治
俸祿鮮薄未可責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

益俸諸州縣宜以戶口為率差減其員舊俸月增給
五千 九月詔修前代帝王陵被盜發者 冬十月
南漢王鋹舉兵侵道州刺史王繼勳上言鋹肆為殘
暴數出寇邊請南伐帝未欲遽加兵乃令南唐主為
書諭鋹使稱臣歸所侵湖南舊地鋹囚唐使而駟書
答唐主言甚不遜唐主上其書帝乃以潘美為桂州
道行營都部署尹從珂為副以伐之時南漢舊將多
以讒構誅死宗室翦滅殆盡掌兵者惟宦官數輩自
南漢主晟以來耽於游宴城壁濠隍多飾為宮館池
沼樓艦皆毀兵器又腐及聞有宋師內外震恐乃遣

宋資治通鑑 卷二

龔澄樞馳往賀州畫守禦策前鋒至芳林澄樞遁還
潘美遂圍賀州南漢諸大臣皆請起故將潘崇徹南
漢主不從遣伍彥柔將兵援賀潘美聞彥柔至潛以
奇兵伏南鄉岸彥柔夜泊南鄉艤舟岸側遲明挾彈
登岸踞胡床指揮而伏兵卒起彥柔衆大亂死者十
七八擒彥柔斬之梟其首以示城中城遂破美督戰
艦聲言順流趨廣州南漢主憂迫計無所出乃以潘
崇徹為都統領衆三萬屯賀江會美徑趨昭州崇徹
但擁衆自保而已美乘勝克昭州進拔桂連二州南
漢主聞之謂左右曰昭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

之足矣吾知不復南也 十一月契丹以六萬騎寇定州命田欽祚領兵三千禦之欽祚與虜戰蒲城虜騎少却乘勝至遂城虜圍之數日欽祚度城中糧少整兵開南門突圍一角出其兵至保寨軍中不下一矢帝喜謂左右曰虜數犯邊我以二十匹絹購一胡人首其精兵不過十萬人止費我二百萬匹絹則虜盡矣自是益修邊備 十一月南漢主以李承渥爲都統將兵十餘萬陣於蓮花峯下南漢人教象爲陣每象載十數人皆執兵杖凡戰必置陣前以壯軍威潘美集勁弩射之象奔蹊乘者皆墮又踐承渥軍軍宋資治通鑑 卷二 七

開寶四年二月潘美克南漢英雄二州潘崇徹以其衆降美進次瀧頭漢主遣使請和且求緩師美不許進兵馬逕去廣城十里砦於雙女山下漢主聞之取船舡十餘載金寶妃嬪欲入海未及發宦者樂範與衛兵千餘盜船舡走漢主懼遣其左僕射蕭灌奉表詣軍門乞降美即令人送灌赴汴漢主欲遣其弟保興率百官出迎郭崇岳止之乃復爲扞禦之備又遣保興率國內兵拒戰植廷曉謂崇岳曰北軍乘席卷之勢其鋒不可當吾士旅雖衆然皆傷疲之餘今不驅策而前亦坐受其斃矣廷曉乃領前軍據水而陣宋資治通鑑 卷二 七

南東道節度使 劉鋹至汴帝遣呂餘慶問鋹反覆及焚府庫之罪鋹歸罪龔澄樞李托明日有司以帛繫鋹及其官僚獻于廟社帝御明德門遣刑部尚書盧多遜宣詔責鋹鋹對曰臣年十六僭位澄樞等皆先臣舊人每事臣不得專在國時臣是臣下澄樞是國主遂伏地待罪帝命大理卿高繼申引澄樞托斬於午門外釋鋹罪賜襲衣冠帶器幣鞍馬授檢校太保右千牛衛大將軍封恩赦侯鋹體質豐碩眉目俱疎有口辯性絕巧嘗以珠結鞍勒爲戲龍之狀極其精妙以獻帝謂左右曰鋹好工巧習以成性倘能

宋資治通鑑卷二

六

於治國豈至滅亡哉鋹在國時多置醜毒臣下一日從帝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鋹先至賜以卮酒鋹疑有毒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遠拒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誅陛下旣待臣以不死願爲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未敢飲此酒帝笑曰朕推赤心於人腹中安有此事命取銀酒自飲而別酌以賜鋹鋹大慙謝 御史中丞劉溫叟卒溫叟爲中丞十二年屢求解職帝難其代不許溫叟重厚清介好古執禮初一日晚過明德門西關前帝方與中黃門數人登樓溫叟知之令傳呼依常而過翌日請對且言人主非時登樓莫不

希聖恩賞臣所以呵導而過欲示衆以陛下非時不登樓也帝善之 冬十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唐主

事帝甚謹每聞有喜慶吉凶之事必遣人貢獻弔賀外示畏服內實修備及南漢亡懼甚使其弟從善上表乞去國號改印文爲江南國主且請賜詔呼名帝許之十一月唐主乃貶損制度下書稱敎改中書門下省爲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爲司會府其餘官稱多所更定先是唐主以銀五萬遺趙普普以白帝帝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使者可也普辭帝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爲削弱當使之弗測及從善來

宋資治通鑑卷二

五

朝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唐君臣皆震駭服帝之偉度 河決澶州東滙于鄆壤民田廬帝怒官吏不即以聞通判姚恕坐棄市恕初爲開封府判官謁趙普闕者不即爲通恕怒而去普由是憾之竟坐法誅投其尸於河

開寶五年春二月江南江都留守林仁肇密陳淮南戍兵少宋前已滅蜀今又取嶺南道遠師疲願假臣兵數萬自壽春徑渡復江北舊境彼縱來援臣據淮禦之勢不能敵兵起日請以臣叛聞於北朝事成國享其利敗則族臣家明陛下無二心江南主不聽又

沿江巡檢盧絳募仁命習水戰屢破吳越兵于海門亦嘗說江南主曰吳越仇讐也他日必為北朝犄角臣請詐以宣歙叛陛下聲言討臣且乞兵吳越至則躡而攻之其國可取江南主亦不用帝忌仁肇威名賂其侍者竊取仁肇畫像懸別室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持此為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使者歸白江南主江南主不知其間鳩殺仁肇夏五月大雨河決出宮人秋七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帝問趙普以文臣有武幹者普以左補闕辛仲甫對帝遂用之為四川宋資治通鑑卷二

兵馬都監因謂普曰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用儒臣幹事者百餘人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開寶六年春三月乙卯朔鄭王郭宗訓殂於房州帝素服發哀輟朝十日謚曰周恭帝還葬慶陵之側號曰順陵翰林學士李昉知貢舉有進士徐士廉訴昉用情取舍庚申帝乃擇終場下第并已舉者親御講武殿給紙筆別試得進士諸科百二十五人皆賜及第且賜錢二十萬以張宴會責昉為太常少卿殿試遂為求制夏五月行開寶通禮初帝命李昉劉

溫叟重定開元禮附以國朝制度損益為書二百卷號通禮至是行之梁末交州土豪曲承美乘中國之亂據有十二州之地南漢遣將李知順攻承美執之置交趾節度使乾德初節度使吳昌文死其參謀吳處坪等爭立攝謹州刺史丁部領擊敗處坪等自領交州帥號大勝王署其子璉為節度使尋遜璉位漢既亡璉入貢授璉靜海軍節度使加封爵武寧節度使高繼冲卒趙普獨相十年為政頗專常以私怨誣馮瓚李美李楫以賊論死廷臣多忌之帝常幸其第會吳越遣使致書於普及海物十瓶置於廡

宋資治通鑑卷二下未及發而帝至倉卒不暇屏帝顧問何物普以實對帝曰海物必佳即命啓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帝曰第受之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爾時官禁私販秦隴大木普親吏冒稱普市貨粥都下三司使趙玘以聞帝大怒即欲逐普王溥力為救解得止盧多遜與普不協數因入對短普帝滋不悅初雷德驥之貶商州也知州虞瑛希普意奏德驥怨望坐削籍流靈武其子有鄰意普害之擊登聞鼓訴中書不法事帝怒悉下御史獄鞫實始疑普詔呂餘慶薛居正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

普不自安求罷政八月甲辰遂出爲河陽三城節度使以有鄰爲秘書省正字召德驥爲秘書丞普至河陽上表自訴曰外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府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矧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預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帝手封其表藏之金櫃時呂餘慶以疾解職帝以薛居正沈義倫同平章事餘慶帝霸府元僚趙普李處耘先進用餘慶恬然不以介意及處耘與普得罪餘慶悉爲明辯時稱長者壬申封皇弟光義爲晉王班宰相上以光美兼侍中皇子德昭同平章事冬十二月起復盧多遜

宋資治通鑑

卷二

三二

忝知政事多遜懷州人敏給任數謀多奇中以翰林學士直史館帝好讀書每取書館中多遜預戒吏令必白已知所取書因通夕閱覽及召對帝問書中事應答無滯同列皆服拜叅知政事未幾以父喪去位詔起復之多遜父億有高識惡其子所爲曰趙普元勳也而小子毀之我得早死不見其敗幸也初比漢主爲大內都檢點父鈞以其幼弱命劉繼欽副之委以禁衛比漢主立親舊多所誅放繼欽遂謝病請罷比漢主曰繼欽但事先帝豈肯爲我盡力耶乃黜居交城尋遣人殺之比漢主性殘忍凡臣下有忤意

必族其家自帝親征及遣將攻伐因之殺傷不可勝計大將張崇訓鄭進衛儔故相張昭敏樞密使高仲曦等先後俱以讒見殺

開寶七年春正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江南主天性友愛弟從善來使被留江南主悲戀不已歲時宴會皆罷作登高文以見意至是遣常州刺史陸昭符入貢奉跪求從善歸國帝不許帝欲伐江南而無名遣知制誥李穆諭江南主入朝江南主將從之其門下侍郎陳喬曰臣與陛下俱受元宗顧命今往必見留其若社稷何臣雖死無以見元宗於九泉矣內史

宋資治通鑑

卷二

垂

舍人張洎亦勸其主無入朝時喬與洎掌樞密江南主信之遂稱疾固辭且言謹事大朝冀全濟也今若此有死而已穆曰朝與否國主自處之然朝廷甲兵精銳物力富雄恐不易當也宜熟思之無貽後悔江南主不從而遣使求封冊帝不許命梁迥復使諷之入朝江南主不答迥還帝乃命曹彬爲西南路行營都部署潘美爲都監曹翰爲先鋒將兵十萬以伐之自王全斌平蜀多殺降卒帝每恨之至是彬等入辭帝誠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煩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慎無殺

戮設若困關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且以劔授彬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彬自荆南發戰艦東下江南屯戍皆謂每歲宋所遣巡兵但開壁自守奉牛酒犒師尋覺異於他日池州將戈彥棄城走彬入池州敗江南兵於銅陵進次采石磯冬十月加吳越王俶昇州東南行營招撫制置使先是俶使判官黃夷簡入貢帝謂之曰江南疆徼不朝我將討之元帥當助我無惑人言云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尋密告以師期至是加俶招撫制置使江南池州人樊若水舉進士不第因謀來歸乃漁釣於采石

宋資治通鑑卷之二

五

四百六

師將行江南主誠之曰兩軍水陸相濟無不捷矣彥華以戰艦鳴鼓沂流而上急趨浮梁潘美麾兵擊敗之真以所部步軍接戰彥華不能救亦敗金陵始戒嚴下令去開寶之號益募民爲兵民以財粟獻者官爵之史館修撰扈蒙請修日曆帝從之命宰輔日錄時政送史館仍以盧多遜專其職開寶八年春二月曹彬連破江南兵於白鷺洲新林港遣田欽祚攻溧水江南統軍使李雄謂諸子曰吾必死於國難爾曹勉之父子八人皆沒於陳欽祚遂克溧水彬大軍進次秦淮江南兵水陸十萬陳於城下時舟楫未具潘美率兵先赴今日美提驍果數萬人戰勝攻取豈限此一衣帶水而不徑渡乎遂涉水大軍隨之江南兵大敗馬軍都虞候李漢瓊率所部取巨艘實以葭葦乘風縱火拔其城南水寨又拔關城守陴者爭道溺死千計初陳喬張洎爲江南主謀請所在堅壁以老宋師江南主弗憂也日於後苑引僧及道士誦經講易高談不恤政事軍書告急非徐元耦等莫得通王師駐城下累月江南主猶不知時兵政皆屬神衛統軍都指揮使皇甫繼勳繼勳素貴驕初無效死意但欲其主速降而口不敢發每與衆

宋資治通鑑卷之二

五

四百七

言輒云北軍強勁誰能敵之聞兵敗則喜曰吾固知其不勝也偏裨有募死士欲夜出邀戰者繼勲必杖其背拘囚之一日江南主自出巡城見宋師列柵旌旗滿野知為左右所蔽始驚懼收繼勲付獄殺之遣使召神衛軍都虞候朱令贇以上江兵入援契丹涿州刺史耶律琮貽書知雄州孫全興請通好全興以聞帝命答書許之契丹乃遣使來復遣人告北漢以通好於宋無妄侵伐北漢主聞命慟哭謀出兵攻契丹宣徽使馬峰固諫乃止夏四月吳越王俶既受命以沈承禮權知國務而自率兵五萬攻常州丞宋資治通鑑卷二

卷二

三

相沈虎子諫曰江南國之藩蔽今大王自撤其藩蔽將何以衛社稷乎不聽進攻其關城又敗其軍於北界遣兵攻江陰宜興皆下之遂拔常州江南主貽倣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酬勲王亦大梁一布衣耳倣不答以書上帝優詔褒之六月甲子彗星見東方秋七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遣使如契丹冬十月江南都虞候劉澄以潤州降江南主危迫遣學士承旨徐鉉求緩師鉉至言於帝曰李煜無罪陛下兵出無名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帝曰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

鉉不能對而還踰月江南復遣鉉乞緩師以全一邦之命鉉見帝論辯不已帝按劍怒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鉉惶恐辭歸江南朱令贇自湖口入援衆號十五萬順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彬聞之遣戰權都部署王明密令人樹長木於洲渚間若帆檣之狀令贇望見疑有伏逗撓不敢進明因移檣諸將犄角襲之令贇乘其大航建大將旗鼓至皖口明合步軍將劉遇急攻之令贇勢促因縱火拒戰會北風甚火反及之衆大潰遂擒令贇金陵獨恃此援由是孤城愈感曹彬遣人謂江南主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耳若能歸命策之上也某日城必破宜早為之所江南主不聽一日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某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焚香為誓明日彬即稱愈又明日城陷初陳喬張洎約同死社稷然洎實無死志至是喬徑入白江南主曰今日國亡願加顯戮以謝國人江南主曰此乃曆數卿死無益也喬曰縱不殺臣臣何面目以見士人乎遂自經死勤政殿學士鍾倩朝服坐於家兵及門亦舉族死之

卷二

三

江南主率臣僚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請煜入宮治裝彬以數騎待軍門外左右密謂彬曰煜入或不測奈何彬笑曰煜素悞無斷既已降必不能自引決煜治裝畢遂與其宰相湯悅等四十五人赴汴京彬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無敢輕肆克城之日兵不血刃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八十捷至羣臣稱賀帝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萬賑卹之

宋資治通鑑卷第三

宋紀三起太平興國丙子盡雍熙乙酉凡十年有奇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睿烈大明廣孝皇帝上

太平興國元年王宗沐曰國君踰年改元非惟有不

亟於為君燭下之疑有自來矣不能稱待於二月之後而遽改元何其無未寒之念哉殺德昭疑趙晉太宗之心路人所知也舊史以此年為開寶九年而明宗遂稱興國二年是太宗無始也繼續綱目亦承其謬殊失史氏之體按司馬光唐高祖即位於大業十一年之四月而續通鑑稱武德元年誠為得之故斷是年為元年以正舊史之謬且以志太宗之亟云春正月乙亥曹彬俘江南主李煜還汴帝御明德門以煜嘗奉正朔命勿宣露

布止令煜君臣白衣紗帽至樓下待罪詔並釋之賜冠帶器幣鞍馬有差授煜檢校太傅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子姓從官皆錄用之因赦天下帝責張洎曰汝勸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洎所草召上江援兵蠟丸書示之洎謝曰書實臣所為然犬吠非其主此其一耳他尚多今得死臣之分也帝奇之以為太子中允二月庚戌以曹彬為樞密使初彬之伐江南也帝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為使相潘美預以為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况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

耳及還帝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恩未下姑少待之美視彬微笑帝詰之美以實對帝亦大笑乃賜彬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未幾乃拜樞密使 吳越王俶來朝帝謂吳越使者曰元帥克毘陵有大功竣平江南可暫來與朕一相見以慰延想即當復還朕三執圭幣以見上帝豈食言乎至是俶與妻孫氏子惟濬入朝帝賜禮賢宅以居親幸宴之賞賚甚厚賜俶劍履上殿書詔不名命與晉王敘昆弟之禮俶固辭乃止留兩月遣還賜以一黃袱封識甚固戒俶曰途中宜密觀及啓之則

宋資治通鑑

卷三

二

請還汴帝不得已從之因嘆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 江南州郡皆降獨江州指揮使胡則殺刺史謝彥實集衆固守曹翰圍之四月餘則力屈被執翰殺之因縱兵悉取貲財而屠其民 秋八月帝命党進潘美楊光美牛思進米文義率兵分五道以攻太原又遣郭進等分攻忻代汾沁遼石等州諸將所向克捷進敗北漢兵於太原城北漢主急求救於契丹契丹主遣真相耶律沙救之 帝友愛光義數幸其第恩禮甚厚光義嘗有疾親為灼艾光義覺痛帝亦取艾自炙毋對近臣言光義龍行虎步他日必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 冬十月癸丑帝崩甲寅晉王光義即位號宋后為開寶皇后遷之西宮帝享年五十性孝友節儉質任自然不事矯飾一日罷朝坐便殿不樂頃久之左右請其故曰爾謂天子容易為耶早作乘快誤決一事故不樂耳宮中葦簾綠用青布常服之衣澣濯至再末康公主嘗衣貼繡鋪翠襦帝曰汝服此衆必相做禁之主一日勸帝以黃金飾肩輿帝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飾以金銀力亦可辦但念我為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初頗好獵一日逐兔馬蹶墜地因引佩刀刺馬殺之既而悔曰吾為

宋資治通鑑

卷三

三

天下主輕事曰獵又何罪馬哉自是不復獵尤注意刑辟嘗讀二典嘆曰堯舜之罪四凶止從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耶故定為折杖法以遞減流徒杖笞之刑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貸死惟賦吏棄市則未嘗貸 史臣曰太祖得國視晉漢周亦豈甚相絕哉及其發號施令名藩大將俯首聽命四方列國次第削平建隆以來釋藩鎮兵權繩賦吏重法以塞禍亂之源州郡司牧下至幕職躬自引對務農與學慎罰薄歛與世休息迄於丕平治定功成制禮作樂傳之子孫世有典則遂使三代而降考論

宋資治通鑑卷三

四

聲名文物之治道德仁義之風無讓於漢唐規模可謂遠矣 庚申以弟廷美為開封府尹封齊王兄子德昭封武功郡王德芳為興元尹尋詔太祖廷美子女並稱皇子皇女以示一體 以盧多遜同平章事楚昭輔為樞密使 十一月進封劉錡衛國公李煜隴西郡公 庚午詔諸道轉運使糾察官吏 十二月己亥大赦改元 詔諸臣論列者即時引對 罷河東兵 太平興國二年春二月賜禮部進士呂蒙正等及策初太祖幸洛陽張齊賢以布衣獻策條陳十事內四

說稱旨齊賢堅執其餘策皆善太祖怒令武士拽出之及還語帝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汝為相也是時齊賢亦在選中有司失於掄擢寘於下策帝不悅故一榜自呂蒙正以下盡賜及第蒙正起居郎龜圖子也 二月帝更名 夏四月葬太祖於永昌陵 契丹遣耶律敵會葬尋遣辛仲甫報謝之契丹主問曰聞中朝有黨進者真驍將仲甫曰名將甚多如進鷹犬之材何可勝數契丹主頗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命義不可留有死而已契丹主厚禮遣還 初南漢置媚川都令

宋資治通鑑卷三

五

人入海五百尺採珠無日不滿死者嶺南平太祖詔廢之仍禁民採珠未幾官復自採密川海渚亦產珠置官掌之至是九月始貢珠百斤賜負擔者銀帶衣服 冬十月分左藏北庫為內藏庫帝謂左右曰朕置內庫蓋慮司計之臣不能節約異時用度有缺復當賦率於民終不以此自供嗜好也 十一月丁亥朔日有食之既 太平興國三年初置三館於長慶門北謂之西館帝臨幸惡其陋命有司於昇龍門東北初立三館春二月落成賜名崇文院遷西館書貯焉凡八萬卷 夏

四月陳洪進來朝因獻漳泉二州縣十四詔授洪進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留之汴京諸子皆授要郡遣之官 五月乙酉吳越王俶朝于汴會陳洪進納土而懼上表乞罷所封吳越國王及解天下兵馬大元帥并書詔不名之命歸其兵甲求還帝不許其臣崔侁冀曰朝廷意可知矣大王不速納土禍且至俶左右爭言不可仁冀厲聲曰今已在人掌握且去國千里惟有羽翼乃能飛去耳俶遂決策上表獻其境內十三州一軍八十六縣俶朝退將吏始知之皆慟哭曰吾王不歸矣丁亥詔封俶為淮海國王授俶弟儀

宋資治通鑑

卷三

六

信並觀察使俶子惟濬惟治並節度使惟演惟灑及族屬僚佐授官有差又授其將校孫承祐沈承禮崔仕冀並為節度使賜賚待遇冠絕當時尋令兩浙發俶總緘已上親及管内官吏悉至汴京凡千四十四艘以范梈權知兩浙諸州軍事更上言俶在國日徭賦繁苛乞盡蠲其弊從之 定難節度使李克勣卒子繼筠嗣 秋七月壬辰隴西公李煜卒 以孔子四十四世孫孔宜襲封文宣王宜知星子縣回獻所為文帝召問孔子世嗣遂命襲封宜因言歷代以聖人之後不預庸調周顯德中遣使均田遂初為編戶

詔特復其家

太平興國四年春正月庚寅帝議伐漢薛鼎正等多以為不可惟曹彬力贊之帝意遂決乃以潘美為北路都招討使帥崔彥進李漢瓊劉遇曹翰米信田重進軍分四面攻太原城又以郭進為太原石嶺關都部署以斷燕薊援師契丹遣撻馬長壽來言曰何名而伐漢也帝曰河東逆命所當問罪若北朝不援和約如故不然惟有戰耳 癸巳以石熙載簽書樞密院事 司天監生張思訓本唐李淳風梁令瓚之法創新渾儀以獻製于禁中日月行度成於自然不假

宋資治通鑑

卷三

七

人運比舊制尤為精妙癸卯命置文明殿東南鼓樓擢思訓為渾儀丞 二月甲子帝自將伐漢帝欲以齊王廷美掌留務開封判官呂端言於廷美曰上櫛風沐雨以申弔伐王地處親賢當表率扈從若掌留務非所宜也廷美遂請行帝許之以沈義倫為東京留守王仁贍為大內都部署 三月乙未漢求救于契丹契丹遣耶律沙為都統敵烈為監軍帥師赴之至白馬嶺與都部署郭進遇沙欲阻澗以待後軍敵烈不從渡澗迎戰未成列進薄之契丹大敗敵烈等皆死會耶律斜軫兵至進引師退沙得免甲欽祚護

右嶺屯軍恣為姦利進不能禁屢形于言欽祚憾之
進武人剛烈戰功高欽祚數加凌侮進不能堪遂縊
而死欽祚以卒中風眩聞帝悼情良久贈安國節度
使左右皆知而無敢言者尋詔以牛思進代之夏
四月行營都監折御卿分兵攻岢嵐軍下之遂取嵐
州庚戌以石鼎載為樞密副使漢人於隆州依
險築城以拒帝遣軍使解暉折彥嬪等先發兵圍之
繼遣尹勳往城遂陷潘美等屢敗漢兵進築長連
城圍太原矢石交下如雨漢外援不至餉道又絕城
中大懼帝至督戰益急城無完堞帝慮城陷殺傷者

宋資治通鑑

卷三

八

四百四

衆詔諭繼元降使者至城守陴者不納帝親督諸將
士進薄城下列陣於前蹲甲交射矢集城上如蝟毛
五月漢指揮使郭萬超踰城出降繼元親信之臣多
云城中危急帝復詔諭繼元速降當保終始富貴詔
雖入城而諸將銳攻不可過帝猶慮城陷害良民麾
兵少却五月甲申繼元乃夜遣客省使李勳奉表乞
降詔許之因至城北張樂宴從臣於城臺明日繼元
率官屬縞衣紗帽待罪臺下帝釋之賜襲衣玉帶召
使升臺繼元叩首謝罪五月甲申詔授特進檢校太
師右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賜資甚厚命劉保助知

太原府凡得州十軍一縣四十一帝作平晉詩命從
臣和又授漢相李揮以下官有差詔毀太原舊城改
為平晉縣以榆次縣為并州遣使分部徙太原民居
之縱火焚太原廬舍老幼趨城門不及焚死者甚衆
六月帝既滅漢欲乘勝取幽薊諸將以師罷餉饋
不繼不欲行崔彥進獨曰所當乘者勢也不可失者
時也取之易帝意決遂發太原次東易州契丹刺史
劉宇以城降留千兵守之涿州判官劉原德亦以城
降進次幽州城南契丹將耶律奚底軍于城北帝攻
走之命宋渥崔彥進劉遇孟玄喆分兵四面攻城圍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

九

之三周以潘美知幽州行府事契丹將多降七月契
丹順州冀州皆降耶律學古時守燕悉力禦之不能
支城中大懼契丹遣耶律休哥救燕癸未帝與契丹
將耶律沙大戰於大梁河沙敗將遁休哥兵適至與
耶律斜軫分左右翼以進復戰帝大敗死者萬餘人
帝引師南還休哥追至涿州帝急乘驢車走免喪資
械不可勝計乃命孟玄喆屯定州崔彥進屯關南劉
廷翰李漢瓊屯真定而還以石守信劉遇從征失律
貶之自是契丹之好遂絕王宗沐曰太宗藉太祖初
定之威一舉而滅漢雖其
殘弊垂亡然亦不可謂不武也歸而選將積財畜力
以謀契丹尚恐非其任而乃欲乘勝之勢恐喝方

疆之虜以僥倖得志此曹操之惟不能得之於孫權也而太宗中其下皆補才乃欲得之於契丹宜其敗也曹操知兵懲敗之過而失之於蜀雖不獲利而不及害太宗失慮不知成敗而復有披溝之舉由是江淮饑殘兩川震恐繼遷西跳終其身為基禍釀襄之主夫不見其之勢且料敵與已之力而浪於戰者其有不定難留後李繼筠卒弟繼捧嗣皇子武功王德昭從帝征幽州軍嘗夜驚不知帝所在有謀立德昭者帝聞不悅及還以征北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為言帝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八月甲戌德昭退而自刎帝聞之驚悔往抱其尸哭曰癡兒何至此耶追封魏王謚曰懿 九月契丹南京留守韓匡嗣與耶律沙耶律休哥侵鎮州報圍燕之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

十一

役軍于清城西方陣官軍詐降匡嗣欲納之休哥曰彼氣甚銳疑誘我也可整衆待之匡嗣不聽俄而都鈐轄劉廷翰陣于前廷彥進潛師躡其後李漢瓊趙延進兵繼至合擊之契丹軍大潰追至遂城斬獲萬計匡嗣棄旗鼓遁去獨休哥整兵而退以楊業為代州刺史業本漢建雄節度使劉繼業帝克太原聞其勇召見復楊姓以其老於邊事拜代州刺史業善戰號楊無敵 冬十月乙亥論平漢功進封廷美為秦王文武諸臣進秩有差 太平興國五年春二月定差役法初太祖因前代之

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以耆長工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散從官給使令後有貧富隨時升降至是從京西轉運使程巖請定諸州戶為九等上四等充役下五等免之三月衛公劉錡卒錡有口辯帝之將伐北漢也宴近臣於禁中錡進言曰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偽之主今日盡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先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挺為諸國降王長帝大笑至是卒追封南越王 契丹兵十萬寇鴈門楊業領麾下數百騎自西徑出至鴈門北口南向擊之契丹兵大敗殺其節度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

十一

使駙馬侍中蕭咄李自是契丹畏業每望見旌旗即引去主將多嫉之或潛上誦書帝皆不問封其書付業 交州丁部領及其子璉相繼死璉弟璿權行軍府事年尚幼大將黎桓幽璿別館而代領其衆時知邕州侯仁寶趙普女弟之夫也盧多遜與普有隙出仁寶於邕九年不代仁寶恐因循死嶺外乃上言交州亂可以偏師取之願乘傳詣闕面陳其狀帝喜將驛召仁寶多遜奏曰交州內擾此實天亡之秋但先召仁寶其謀必泄蠻寇預為之備未易取也不如密令仁寶經度其事發兵長驅勢必萬全帝以為然

秋七月丁未以任寶爲交州水陸轉運使孫全興劉澄賈湜等並爲部署將兵討之全興等由邕州澄湜等由廉州進桓聞乃遣使爲璿上表求襲位帝不許

冬十月契丹主賢圍瓦橋關耶律休哥帥精騎渡水而戰官軍大敗休哥追至莫州十二月己酉帝自將禦之時關南諸將已破契丹帝次大名諸將復戰於莫州敗績會契丹主引去帝欲遂取幽州李昉力陳其未可乃詔曹翰部署諸將而還帝既還京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張齊賢上疏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

十三

戎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軍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則邊鄙寧而河北之民獲休息矣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豈止爭尺寸之士角戎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堯舜之道無他廣推恩於天下之民爾民既安利則戎狄徼祗而至矣 呂中曰齊賢之論其知本矣然徒知遼未可伐而不知燕薊在所當取豈惟齊賢雖趙普田錫王禹偁亦不之知也蓋燕薊之所當取者有二一則中國之民陷于左袵一則中國之險移于夷狄燕薊不收則河北之地不固河

北不固則河南不可高枕而臥也特大宗時未有其機耳

太平興國六年春三月皇子興元尹德芳卒贈中書令岐王 交州行營破賊於白藤江口獲戰艦二百於是知邕州侯仕寶率軍先進全興等頓兵不行仁寶戰死會炎暑軍士多死轉運使許仲宣以聞詔班師斬劉澄賈湜於軍徵全興棄市 夏六月甲戌同平章事薛居正卒居正輔相十八年寬簡不苛察衆論賢之因服丹砂遇毒方奏事疾作輿歸遂卒帝親臨其喪爲之流涕居正子惟吉素無行帝存問其家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七

十三

因曰不肖子安在頗改節否不克負荷先業奈何惟吉伏喪側懼報不敢起自是盡革故態讀書親賢士修飭爲善其後帝數委以大藩所至稱治 渤海本高麗之別種契丹嘗取其扶餘城爲東丹府帝將大舉兵伐契丹秋七月遣使賜其王詔書令發兵以應約平遼之口幽薊土宇復歸中朝朔漠之外悉與渤海然渤海竟無至者 九月乙未朔日有食 時盧多遜專政羣臣章奏必先白多遜然後敢通又必於閤門署狀云不敢妄陳利便希望恩榮左拾遺田錫貽書多遜乞免署狀多遜不悅出錫爲河北南路轉

運副使錫囚入辭直進封事言朝廷大體者四其一
乞修德以來遠宜罷交州屯兵其二言今諫官不聞
廷爭給事中不聞封駁左右史不聞升陞記言動御
史不敢彈奏中書舍人未嘗訪以政事集賢院雖有
書籍而無職官秘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書願擇才
任之使各司其局其三言邇者守縣平寧京師富庶
軍營馬監靡不恢崇佛寺道宮悉皆輪奐又闢西苑
廣御池而尚書省湫隘郎官無本局尚書無廳事九
寺三監寓天街之兩廡貢院就武成王廟是豈太平
之制度取願別修省寺用列職官其四言按獄官令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

十四

柳杻鉗鎖皆有定式今以鐵爲杻於法所無去之可
也帝覽疏優詔褒答賜錢五十萬 趙普奉朝請累
年盧多遜益毀之謂普初無立上意普鬱鬱不得志
會晉邸舊僚柴禹錫趙鎔楊守一告秦王廷美驕恣
將有陰謀竊發帝疑以問普普因言願備樞軸以察
姦變且自陳曰臣忝舊臣爲權幸所沮遂備道預聞
昭憲太后顧命及前朝上表自訴等事帝發金櫃得
誓書及覽普前表因召見謂曰人誰無過朕不待五
十已知四十九年非矣辛亥乃拜普司徒兼侍中封梁
國公丁宗沐口甚戾人君之心不可不淡然無欲也
有欲則有萌而其萌嘗見於外則足奸臣得窺

之以奇中其變則不覺其入之深矣廷美本死寇臣
民庶不能無觀望此太宗之所危也中原用兵且復
淵聖高宗之所難也趙普以殺廷美則復
成秦檜以歸淵聖恐高宗則和議定故兩人皆窮極
權寵專且久者以其奇中其深慮而結之固也然太
宗負太祖高宗負社稷二君皆負有爲之志而卒蒙
惡聲其咎陷于舊制京朝官屬吏部國初以來皆出
中書至是詔京朝官奉使從政於外受代而歸者並
令中書舍人考校勞績品量材器以中書所下闕員
引對而授之謂之差遣院 冬十一月辛酉楚昭輔
罷 帝欲伐契丹乃以詔賜定安國王令張椅角之
勢定安本馬韓之種也其王烏玄明亦怨契丹侵侮
不已欲依中國以據宿憤得詔大喜因女真遣使朝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

十五

貢道出定安附表來上帝優詔答之附女真使者令
齎以賜焉
太平興國七年春三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乙未或
又告廷美欲因帝幸西池爲亂遂罷廷美開封尹以
上變進柴禹錫樞密副使楊守一樞密都承旨趙鎔
東上閣門使初昭憲太后遺命太祖傳位于帝意欲
帝傳之廷美以及德昭故帝即位之初命廷美尹開
封而德昭德恭等皆稱皇子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
相繼天没廷美始不自安他日帝以傳國意訪之趙
普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廷美遂得罪

以賈傅郭贄參知政事初帝尹開封傅爲判官以推官賈琰佞諛於坐叱之曰賈氏子巧言令色豈不愧於心哉衆皆失色帝因重傅之直至是謂傅曰賞卿之叱賈琰也 趙普復相盧多遜不自安普屢諷令引退而多遜貪固權位不能決會普應得多遜交通秦王事帝大怒責授兵部尚書越二日下御史獄命翰林承旨李昉等雜治之多遜且狀累遣中書守堂官趙由以機事密告廷美且云願官車晏駕盡力事大王廷美亦遣小吏樊德明報多遜云承旨言正會我意因遺之弓箭多遜受之獄上詔文武集議王浦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

十六

廷美不悔過而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詔降封廷美爲涪陵縣公房州安置以闡彥進知房州袁廓通判州事以伺察之普又恐符言洩乃坐符他事貶寧國司馬 夏州自李思恭以來未嘗親朝中國至是定難留後李繼捧率其族入朝帝嘉之賜賚甚厚繼捧陳其諸父昆弟多相慰怨乞納其境內夏綬銀宥四州留京居之帝爲遣使如夏州護總麻已上親赴闕以曹光實爲四州都巡檢使時繼捧族弟定難軍都知蕃落使繼遷留居銀州聞使至乃詐言乳母死出差於郊六月乙亥遂與其黨數十人奔入地斤澤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

十七

摩而已非能制也 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太平興國八年春正月戊寅酒坊使弭德超有寵于

帝親代樞密使曹彬之位乃自鎮州乘傳以急變聞

曰彬秉政久得士心將為不利且誣以事為微帝信

之郭贊極言救解不聽遂出彬為天平節度使而以

王顯德超並為副使 二月戊子朔日有食之 三

月庚申以宋琪參知政事 帝親試進士於講武殿

始分三甲錫宴於瓊林苑寵之以詩遂為定制 夏

四月壬寅弭德超以不得樞密使怨望居常怏怏一

日語王顯柴禹錫曰我為國家大事有安社稷功止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

六

得綏許大官汝等何人反在吾上我實恥之言頗侵

帝顯奏之詔鞫問德超具狀遂奪官秩禁錮瓊州而

死帝始悟曹彬之誣待之加厚德超始因李符薦得

事上符貶寧國司馬德超屢稱其冤德超貶帝惡其

朋黨令徙符嶺表初盧多遜之貶崖州也符白趙普

曰春州雖近至者必死不若令多遜處之普不答至

是以處符歲餘卒 五月河岸大決滑州之韓村汎

澶濮曹濟諸州壞民田廬東南流至彭城入于淮詔

發丁夫十餘萬塞之 六月己亥以王顯為樞密使

帝語顯曰卿世家本儒少遭兵亂失學今典機務無

暇博覽羣書能熟讀軍戒三篇亦可免於面牆因取

賜之 秋七月大水江河漢淮穀洛澗澗水溢溺死

者以萬計 辛未郭贊嘗因論奏曰臣遭不次之遇

誓以愚直上報帝曰愚直何益於事贊對曰雖然猶

勝姦邪至是以入對宿醒未解出知荆南府庚辰以

李昉參知政事 八月庚戌布熙載罷 冬十月以

姚坦為帝第五子益王元傑府翊善王嘗作假山召

僚屬置酒宴皆褒美坦獨俛首王強使視之坦曰坦

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問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

縣督稅上下相急父子兄弟鞭笞苦楚血流滿身此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

十九

假山皆民租所出非血山而何時帝亦為假山未成

聞之亟毀焉王每有過失坦輒盡言規正左右教王

稱疾帝憂甚召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

坦檢束不得自便耳帝怒曰吾選端士輔王為善今

乃欲使我逐正人王年少豈解此也必爾輩教之杖

乳母於後園召坦慰諭之 趙普罷為武勝軍節度

使帝作詩餞之賜宴長春殿普奉詩泣曰陛下賜臣

詩當刻石與臣朽骨同葬泉下帝為之動容翌日帝

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朕昔與遊今齒髮衰矣不欲

煩以樞務擇善地處之因詩以導意普感激泣下朕

亦爲之墮淚宋琪對曰昨普至中書執御詩涕泣謂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答庶希來世得效犬馬力臣昨聞普言今復聞宣諭君臣始終可謂兩全 十一月壬子朔以宋琪李昉同平章事壬申以李穆呂蒙正李奎參知政事張齊賢王洙簽書樞密院事昉初與盧多遜善多遜屢譖昉人或以告昉曰盧與我厚不當爾帝嘗語及多遜事昉頗爲解釋帝曰多遜居常毀卿不直一錢昉始悟帝由此益重之遂與琪並相帝又謂蒙正曰古所謂君臣道合者情無間耳凡士未達見當世之務戾於理者則怏怏於心及列於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

二十

位得以獻可替否當盡其所蘊言或未中亦當僉議而更之俾協於道朕固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也呂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爲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弗知之爲愈時人服其量 以呂文仲爲翰林侍讀王著爲侍書帝勤於讀書自己至申然後釋卷詔史館修太平御覽一千卷日進三卷宋琪以勞瘁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爲勞也朕欲周歲讀遍是書耳每暇日則問文仲以經義著以筆法

雍熙元年春正月壬戌以三館所貯書遺失尚多乃詔募中外有以書來上及三百卷當議甄錄酬獎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其本寫之由是四方之書間出矣 丁卯涪陵悼公廷美至房州憂悸成疾薨年三十八追封涪王以其子德恭德隆爲刺史 癸酉參知政事李穆卒帝臨其喪哭謂侍臣曰穆操履純正真不易得朕方倚用遽爾淪沒非穆之不幸乃朕之不幸也 夏四月羣臣請封禪許之詔以十一月有事於泰山命翰林學士扈蒙等詳定儀注五月丁丑乾元文明二殿災六月丁亥詔求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

二十一

直言遣使按察淮浙蜀廣獄遂罷封禪知睦州田錫上疏略曰給事中不得其人左右補遺不舉其職致陛下有朝令夕改捨近謀遠之事又言時久昇平天下混一故左取右奉致陛下以功業自多然臨御九年四方雖寧而刑罰未甚措水旱未甚調陛下謂之太平誰敢不謂之太平陛下謂之至理誰敢不謂之至理又言宰相不得用人而委員外差遣近臣不專受責而求令錄封章又言聽用太廣則條制必繁條制既繁則依從者少自今凡有奏陳幸令大臣議而行之毋使垂之空言示之寡信又言宰相若賢當信

而用之宰相非賢當擇而任之何以置之爲具民而疑之若衆人也冬十月華山隱士陳搏入朝帝謂宰相曰搏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方外之士也遣中使送至中書宋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搏曰搏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上升亦何益於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日之表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煉無出於此琪等以聞帝益重之賜號希夷先生還華山尋卒知夏州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

三

拜憲與曹光實龔李繼遷於地斤澤大破之斬首五百級焚四百餘帳繼遷與其弟繼冲遁免獲其母妻而還十二月壬辰立妃李氏爲皇后后淄州刺史處耘之女也

雍熙二年春二月乙未李繼遷自地斤澤敗轉徙無常漸以強大西人以李氏世著恩德多歸之於是率衆攻麟州使人詒都巡檢曹光實曰我數奔北勢窘願講甥舅之禮期日會於葭蘆川納降光實信之且欲擅其功故不與人謀至期繼遷設伏止領數十人近城迎光實光實從百騎赴之繼遷前導北行至其

地忽舉手揮鞭伏兵盡起光實被害遂襲據銀州

京城外有僧積薪將自焚帝聞之惡其惑衆令配流惡處仍毀其所居因謂宰相曰近多請建寺觀屋材數間輒求名額大抵誑惑閭閻藏隱姦弊其詔天下寺觀非籍所存無得建置遣知秦州田仁朗等將兵討李繼遷夏四月乙亥朔江南饑遣使賑之

丙子宴羣臣於後苑先是帝召宰相近臣賞花於後苑謂之曰春風暄和萬物暢茂四方無事朕以天下之樂爲樂宜令侍從詞臣賦詩至是召輔臣三司使翰林樞密直學士尚書四品兩省五品以上三館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

三

學士宴於後苑賞花鈞與命羣臣賦詩因習射水心殿賞花曲宴自此始

宋資治通鑑卷第三終

宋資治通鑑卷第四

宋紀四 起雍熙丙戌盡淳化甲午凡九年有奇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睿烈大明廣孝皇帝中

五月李繼遷既殺曹光實遂圍三族砦若將折遇也殺監軍使者與繼遷合田仁朗行及綏州請益兵留月餘俟報時繼遷乘勝進攻撫寧砦仁朗聞之喜曰戎人常烏合寇邊勝則進敗則走不可窮其巢穴今繼遷嘯聚數萬盡銳以攻孤壘撫寧小而固非旬浹所能破我俟其困以大兵臨之分遣疆弩三百邀其

宋資治通鑑 卷四

歸路虜成擒矣部署已定仁朗欲示閑暇縱酒樗蒲副將王侁等因媒孽之帝聞三族已陷大怒徵仁朗還下御史獄劾問請益兵及陷三族狀仁朗對曰銀綏夏三州兵皆以城守為辭不遣三族去綏州遠非元詔所能救也臣已定擒繼遷策會詔至不果因言繼遷得差戎情願優詔懷來或以厚利啖部落酋長令圖之不爾他日大為邊患帝愈怒特貸死竄商州是月王侁等出銀州北破悉利諸砦梟其代州刺史折羅遇麟州諸番皆請納馬贖罪助討繼遷侁遂與所部兵入濁輪川斬賊首五千級繼遷及遇也遁去

時詔郭守文與侁同領邊事守文復與知夏州扈憲

擊鹽城諸番焚千餘帳由是銀麟夏三州百二十五族悉內附戶萬六千餘 楚王元佐帝長子少聰警貌類帝帝鍾愛之廷美遷房州元佐嘗力救及廷美死遂發狂疾至以小過操挺刃傷侍人疾少間帝為赦天下會重九召諸王宴射苑中元佐以新瘥不預及諸王宴歸暮過元佐元佐恚曰若等待上宴我獨不預是棄我也九月庚戌因發忿被酒夜縱火焚其宮辛亥帝大怒廢為庶人均州安置宋琪率百官三上表請留之京師帝許之行至黃山召還居於南宮

宋資治通鑑 卷四

右羽林統軍周保權卒 帝時議伐契丹以高麗與之接壤數為所侵命韓國華齋詔諭令發兵西會高麗遷延未即奉詔國華屢移檄督之得報發兵乃還 冬十二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丙辰宋琪柴禹錫免初詔廣宮城禹錫有別第在表識中上言願易官邸帝不悅禹錫又陰結琪為琪請盧多遜舊第帝亦鄙之廣南轉運使王延範琪妻高氏親也將謀不軌知廣州徐休復密奏之帝因琪禹錫入對問延範何如人琪禹錫未知其端盛言延範強明忠幹帝意其交通不欲暴其狀詔琪詎詰無大臣體罷守刑部

尚書降禹錫爲左驍衛大將軍延範及其黨與皆伏誅 南康軍大雨雪江水冰可勝重載

雍熙三年春正月己丑智懷浦將兵屯三文好議邊事與其子知雄州令圖上言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倖用事請乘其釁以取燕薊帝信之庚寅以曹彬爲幽州道行營都部署崔彥進副之米信爲西北道都部署杜彥圭副之出雄州田重進爲定州路都部署出飛狐潘美爲雲應朔等州都部署楊業副之出鴈門以伐契丹時議親征給事中李奎上疏言陛下恭守宗廟不離京國示敵人以開暇策之上也大名河

宋資治通鑑

卷四

三

朔之咽喉或暫駐鑾轡揚言自將以壯軍威策之次也若乃遠提師旅親抵邊陲北有契丹之虞南有中
原之慮臣雖不肖知其不可也至以目疾固請解機務帝許之 二月李繼遷降契丹契丹以爲定難節度使都督夏州諸軍事 三月辛巳曹彬趨涿州遣先鋒將李繼隆破契丹兵取固安新城二縣進攻涿州克之殺其將賀斯虜兵復集米信獨以麾下三百人接戰被圍數重信持大刀大呼突圍而出會彬遣兵至遂敗契丹兵於新城東北癸未田重進出飛狐南遇契丹兵擊破之契丹西南面招安使木鵬翼率

衆來拒重進陣於東勝負未決命部將荆嗣出其西乘暮薄崖以短兵接戰契丹兵投崖而下岷敗甚衆居數日復遣騎挑戰勢頗張重進召嗣以五百騎禦之契丹兵二萬餘力不敵時譚延美屯小沼嗣請延美列隊平川別遣二百人報白幟于道側嗣以所部疾驅往鬪契丹兵見旗幟綿亘疑大軍繼至欲遁去重進乘之契丹兵崩潰生擒木鵬翼飛狐靈丘皆降丁亥潘美自西陲入與契丹兵遇追至寰州破之刺史趙彥章以城降進圍朔州節度副使趙希贊亦舉城降遂轉攻應雲州皆克之 夏四月乙卯田重進

宋資治通鑑

卷四

四

取蔚州 初諸將北伐陛辭帝謂曰潘美但先趨雲朔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虜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及曹彬等乘勝而前所至克捷每捷奏聞帝訝其進軍之速彬既次涿契丹南京留守耶律休哥兵少不敢出戰夜則令輕騎掠其單弱以脅餘衆晝則以精銳張其勢又設伏林莽以絕糧道彬居涿旬日食盡退師雄州以援餽餉帝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友退軍以援芻糧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接俟美盡略山後地會重進東下合

勢以取幽州彬部下諸將聞美重進累捷耻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裹糧與米信復趨涿州休哥聞之以輕兵來薄伺蓐食則擊離伍單出者由是軍士自救不暇結方陣塹地兩邊而行時方炎暑軍渴乏井澆淖而飲凡四日始得至涿士卒困乏糧又將盡會契丹主隆緒與其太后自馳羅口將大兵應援趨涿州彬信復引退休哥因出兵躡之五月庚午戰於岐溝關彬信敗走無復行伍夜趨拒馬河休哥引精兵追及溺者不可勝計彬信南趨易州方瀕沙河而鬪聞休哥引兵復至驚潰死者過

宋資治通鑑

卷四

五

半沙河爲之不流棄戈甲如丘山休哥請乘勝略地至河爲界太后不從引兵還燕封休哥爲宋國王帝聞之召彬信及崔彥進等還令田重進屯定州潘美還代州徙雲應朔寰四州吏民及吐谷渾部族分實河東京西帝悔謂張齊賢等曰卿等共睹朕自今復作如此事否內子契丹耶律斜軫將兵十萬至定安西賀本圖過之敗績南奔斜軫追及戰於五臺死者數萬人明日攻陷蔚州令圖與潘美帥師往救與斜軫戰於飛狐又敗於是渾源應州將皆棄城走斜軫乘勝入寰州殺其守城吏卒千餘潘美議引兵護雲

應寰朔吏民內徙時耶律斜軫已陷寰州兵勢甚盛楊業欲避其鋒但領兵出大石路直入石竭谷護軍王侁等以爲畏懦欲從鴈門北川中而往業不可侁曰君侯素號無敵今逗撓不戰得非有他志乎業曰業非避死蓋時有未利徒殺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當爲諸公先乃引兵自石路趨朔州將行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業太原降將分當死上不之殺寵以連帥授之兵柄非縱敵不擊蓋欲伺便以立尺寸功報國家耳今諸君責業避敵尚敢自愛乎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幸于此張步兵強弩以相援

宋資治通鑑

卷四

六

也業轉戰當至此可夾擊之不然無遺類矣美遂與侁帥麾下陳於谷口斜軫聞業且至遣副部署蕭捷懶伏兵於路業至斜軫擁衆來戰業麾幟而進斜軫佯敗伏兵四起斜軫還兵前戰業大敗退趨狼牙村侁自寅至巳不得業報侁使人登托邏臺望之無所見以爲契丹敗走欲爭其功卽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交河西南而進行二十里聞業敗卽麾兵却走賀懷浦敗沒業且戰且行自午至暮果至谷口墜見無人拊膺大慟再率麾下力戰身被數十鎗士卒殆盡猶手刃數十百人馬重傷不能進匿深林中耶

律奚底望見袍影身之業墮馬被擒其子延玉死焉
業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討賊捍邊以報而反為姦
臣所迫致王師敗績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死
業既敗麾下尚百餘人業謂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
與我俱死無益也可走還報天子衆感激皆戰死無
一生還者於是雲應朔州及諸城將吏聞業死悉棄
城走斜軫復陷其地事聞帝深痛惜詔贈業太尉削
美三任除佻名 六月戊戌朔日有食之 甲辰以
辛仲甫叅知政事 秋七月庚午治曹彬違詔失律
貶爲右驍衛上將軍崔彥進米信以下貶官有差初
宋資治通鑑 卷四 七

米信軍潰獨李繼隆所部成列而還田重進亦全軍
不敗詔以重進爲馬步軍都虞候繼隆爲馬軍都虞
候知定州 丁亥帝以楊業死訪近臣可知代州者
時張齊賢以言爭頗忤帝意因請行乃命與潘美同
領緣邊兵馬 八月丁酉以王沔張宏爲樞密副使
冬十二月壬寅契丹主隆緒及蕭太后帥衆南下
以耶律休哥爲先鋒都統時部署劉建讓帥師數萬
並海而北與李敬源合兵將趨燕休哥聞之以兵扼
要害逆戰於君子館天方盛寒士卒皆不能發弓弩
會隆緒兵大至圍廷讓數重廷讓先分精兵屬李繼

隆爲後援而繼隆退保樂壽廷讓力不敵一軍盡沒
以數騎脫走李敬源楊重進皆死之先是休哥謀詒
賀本圖曰我獲罪本國且夕願歸南朝今圖信之私
遺重錦十兩及廷讓敗休哥宣言願見雄州賀使君
今圖意其來降欲擅其功即引數十騎逆之既至帳
下休哥據胡床罵曰汝常好經度邊事今乃送死來
耶今左右殺其從騎而執之自是河朔戍兵無復關
志契丹乘勝長驅而南遂陷深邢德三州殺官吏俘
士民輦金帛而去魏博之北民尤苦焉帝聞之下詔
自悔而釋敗潰將士之罪且蠲河北逋租給復三年
宋資治通鑑 卷四 八

今圖貪功生事輕而無謀初與其父懷浦首謀北伐
一歲中父子皆敗天下笑之 契丹薄代州城副部
署盧漢贊畏懦保壁自固張齊賢選廂軍二千出禦
之誓衆感慨無不一當百契丹火却先是齊賢遣使
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爲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
云師出至柏井得密詔云東路王師敗衄并之全軍
不許出戰已還州矣時契丹兵塞川齊賢曰敵知美
來而不知美退乃閉美使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
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契丹遙見
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

卒三千於土鎧皆掩擊大敗之殺其國舅詳穩擬烈
哥宮使蕭打里斬首數百獲馬二千器械無算李
繼遷率五百騎款契丹境言願婚大國永作藩輔契
丹以王子帳節度使耶律襄女號義成公主歸之
雍熙四年夏四月己亥張宏免以趙鼎言為樞密副
使時河朔用兵宏循默備位而御史中丞趙鼎言數
上邊事乃免宏左遷御史中丞而以畢言代之王備
曰御史之職在觸邪中丞之位號執法事之利害人
之忠佞皆得言之其責豈不重哉而使循默之人充
其位可乎 帝將大發兵討契丹遣使募兵於河南

宋資治通鑑

卷之四

九

北四十餘郡凡八丁取一以充義軍京東轉運使李
維清曰若是天下不耕矣三上疏爭之李昉等亦相
率言河南之民罔知戰鬪或慮人情搖動因而為盜
非計之得乃詔獨選河北而諸路悉罷
端拱元年春正月乙亥帝親耕籍田大赦 二月庚
子李昉罷布衣翟穎性險誕與知制誥胡旦狎且為
作大言使穎上之且改穎名曰馬周以為唐馬周復
出也於是穎擊登聞鼓訟昉居宰相位當北面有事
之時不為邊備徒知賦詩宴樂帝由是厭昉遂罷為
右僕射昉和厚多恕在位小心醇謹每有求進用者

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
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若
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若不用
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對之道也 帝欲相呂蒙
正以其新進藉趙普舊德為之表率會普以籍田入
朝帝遂留為太保兼侍中蒙正質厚寬簡有重望以
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毋論時政有未允者必固稱其
不可帝嘉其無隱故與普俱命普開國元老蒙正以
後進歷官一紀同進相位普雅重之 錢俶在雍熙
中改封漢南國王未幾改南陽俶固讓國王之封乃

宋資治通鑑

卷之四

十一

改封許王至是復封鄧王 以王洙參知政事張宏
為樞密副使楊守一簽書樞密院事趙鼎言與鹽鐵
副使陳象輿知制誥胡旦度支副使董儼右正言梁
顥善日夕會語翟穎既訟罷李昉與旦益相得穎益
肆誕毀斥時政上書自薦日歷舉所善數十人為公
輔令鼎言為內應三月甲戌事覺穎流海島貶鼎言
為行軍司馬象輿團練副使旦儼穎皆司戶參軍
夏五月辛酉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閣分三館書籍
置其中以吏部侍郎李至兼秘書監帝謂至曰人君
當淡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姦佞無由入朕

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矣至每與李昉王化基觀書閣下帝必遣使賜宴且命三館學士皆預焉以李繼捧爲定難節度使賜姓名趙保忠李繼遷侵擾日甚趙普復命李繼捧鎮夏州帝召見加賜而遣之且謂曰若繼遷歸款當授以官也鄭州團練使侯莫陳利用以幻術得素驕恣不法居處服御僭乘輿趙普按其十罪既命配商州普復力請誅之帝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可借此一豎子何足惜哉帝不得已命誅之已而

宋資治通鑑

卷四

十一

復遣使貸之使至新安馬旋潭而踏及出潭易馬至商州已磔於市矣聞者快之秋八月戊寅鄧忠懿王錢俶卒帝輟朝七日追封秦國王命中使護喪葬洛陽自鏐至俶世有吳越而俶任太師尚書兼中書令者四十年爲天下兵馬大元帥者三十五年既以地歸朝四徙大國善始令終窮極富貴福履之盛近代無比九月乙酉簽書樞密楊守一卒契丹隆緒攻涿州射帛書諭城中降不聽縱兵四面攻圍城破乃降遂進攻長城士卒潰圍南走隆緒邀擊之殺獲殆盡因攻滿城祁州及新樂皆陷之冬十一月遂

入祁州

端拱二年春正月契丹陷易州遷其民於燕時契丹屢寇邊詔羣臣上備戎策張洎言中國禦戎惟恃險阻今自飛狐以東皆爲契丹所有既失地利而河朔列壁皆據城自固莫可出戰此又分兵之過也請於沿邊建三大鎮各統十萬之衆鼎峙而守仍命親王出臨魏府以控其要則契丹雖有精兵豈敢越而南侵制敵之方盡於此矣宋琪言國家取燕於雄霸直進非我戰地如令大軍於易州循孤山涉涿水抵桑乾河出安保寨則東瞰燕城纔及一舍此周德威取

宋資治通鑑

卷四

十一

燕之路下視孤壘決旬必克山後八州聞薊門不守必盡歸降勢使然也然兵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若選使通好弭戰息民此亦策之得也李昉王禹偁亦多以修好爲言帝嘉納之自三月不雨至於夏五月詔錄繫囚遣使分諸路決獄秋七月甲申以張齊賢爲樞密副使張遜簽書樞密院事八月彗出東井司天言妖星爲滅契丹之象趙普上疏謂此邪佞之言不足信帝避殿減膳丙辰大赦作開寶寺塔藏佛舍利高三百六十尺費億萬計踰八年始成知制誥田錫嘗上疏云衆謂金碧瑩煌臣以爲塗

膏纍血帝亦不怒 朝廷聞契丹復至遣李繼隆發鎮定兵萬餘護送糧餽數千乘趨威虜休哥聞之帥精騎數萬邀諸途北面都巡檢使尹繼倫適領兵徼巡路遇之休哥不顧而南繼倫曰寇蔑視我耳彼捷還則乘勝而驅我北去不捷亦且洩怒於我將無遺類矣為今日計當卷兵銜枚以躡之彼銳氣前趨不虞我之至方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為忠義豈可泯然為胡地鬼乎衆皆憤激從命繼倫令秣馬俟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徐河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陣于前以

宋資治通鑑

卷四

三

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契丹一大將衆皆驚潰休哥方食失箸為短兵中其臂瘡甚乘善馬先遁餘衆引去契丹為之奪氣自是不敢大入寇每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面黑故云 自秋徂冬不雨田錫上言此實陰陽失和調燮倒置上侵下之職而燭理未盡下知上之失而規過未能疏入帝及宰臣皆不悅出錫知陳州

淳化元年春正月戊子授趙普太保兼中書令西京留守普自再相帝每優禮之免朝謁止日赴中書視事有大政則召對至是以疾力求致仕帝不得已有

是命 江州義門陳競宜都王叔明之後九世同居長幼凡七百日不畜僕妾上下嫻睦人無間言每食必羣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為一席有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羣犬亦皆不食唐僖宗及南唐時旌其門開寶初免徭役至競子姓益衆常苦乏食知州唐戩言于朝夏四月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 十一月戊戌太白晝見京師諸路大饑河陽洪吉江斬諸州大水賑之 冬十二月詔致仕官給半俸 契丹封李繼遷為夏王

宋資治通鑑

卷四

十四

淳化二年春旱蝗禱雨無應帝手詔宰相曰朕將自焚以答天譴翌日大雨蝗盡死 閏二月辛未朔有食之 三月乙亥辛仲甫罷 夏四月辛巳以張齊賢陳恕叅知政事張遜温仲舒寇準為樞密副使初準為樞密直學士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帝嘉之及旱蝗帝召近臣問以得失衆以天數對準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帝怒起入禁中頃之復召準問以不平狀準曰願召二府至臣即言之二府入準乃曰頃者祖吉王准皆侮法受昧吉賊少乃伏誅准以叅政汚之弟盜主守財至千萬止杖之

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帝以問沔沔頓首謝於是切責沔而以準爲可大任遂有是命 五月丙辰以謝泌爲左司諫上修正殿頗施綵繪泌爲右正言因對陳其事即日命代以赭聖賜泌金紫拜左司諫泌入謝曰陛下從諫如流故臣得以竭誠如唐末孟昭圖者朝上諫疏暮不知所在如此安得不亂帝動容久之 置諸路提刑官 六月忠武節度使韓武惠公潘美卒 秋七月李繼遷請降以爲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先是趙保忠至夏州言繼遷悔過歸款詔授繼遷銀州刺史然實無降心也至是與保忠戰於安慶澤繼遷中流矢遁去轉攻夏州保忠乞師禦之乃遣翟守素帥兵往援守素至繼遷歸款奉表請罪遂有是命且以其子德明爲管內蕃落使行軍司馬 八月己卯帝慮大理刑部吏舞文巧詆乃置審刑院於禁中以李昌齡知院專置詳議官六員凡獄上奏先達院印訖付大理刑部斷覆以聞乃下院詳議申覆裁決訖以付中書省行之其未允者宰相覆以問始命論決 呂蒙正爲首相以寬簡居位政事多決於王沔沔聰察敏辨有適時材然性苛刻少誠謁見者必啗以甘言旣而進退非允人胥怨之又素

宋會通鑑

卷四

五

與張齊賢陳恕不協及二人叅知政事沔不自安慮僚屬有以中書舊事告齊賢恕者會司諫王禹偁言宰相樞密不得於本廳見客許於都堂延接以杜私請沔喜即奏行之 司諫謝泌以爲如此是疑大臣以私也疏駁之帝追還前詔九月丁酉沔遂罷沔見帝涕泣不願離左右未幾鬚鬢皆白時帝怒戶部使樊知古所部不治恕聞密以語之覲其修舉知古訴于帝帝怒恕漏言亦坐免度支判官宋沆伏閣奏疏請立太子詞意狂妄帝怒貶沆而沆乃蒙正妻族也遂罷蒙正爲吏部尚書時三日之間連罷三相因有奏毀者帝語之曰蒙正有大臣體沔性明敏毀者慙而止 己亥以李昉張齊賢同平章事賈黃中李沆叅知政事初黃中再典貢部多援寒俊及掌吏部選除擬精當沆嘗侍曲宴上目送之曰風度端凝真貴人也至是並拜 甲辰以張遜知樞密院事溫仲舒寇準同知院事知樞密院同知樞密院自此始 冬十月趙保忠叛降契丹契丹封爲西平王 十二月癸未彭城公劉繼元卒追封彭城郡王 女真請伐契丹不許自是不復入貢遂屬契丹 先是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續翰林志二卷以獻帝嘉之賜詩二章

宋會通鑑

卷四

六

又飛白書王堂之署四字令榜於廳額曰末爲翰林
美事於是知制誥范杲獻王堂記請備其職帝惡其
躁競出知濠州乃以畢士安爲學士執政欲用諫議
大夫張洎帝曰洎文學資任不下士安第德行不及
耳

淳化三年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太師魏
國忠獻王趙普卒年七十一帝聞之震悼對近臣曰
普能斷大事盡忠國家真社稷臣也普性深沉有岸
谷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爲相太祖勸以讀書遂手不
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啓篋取書誦之竟日及次日臨

宋資治通鑑

卷四

十七

政處決如流既卒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
秋八月壬申召終南隱士种放不至放洛人沉默
好學隱居終南以講習爲業從學者衆資以養母母
亦樂道薄滋味放不喜浮圖嘗裂佛經以製帷帳所
著有蒙書及嗣禹說轉運使宋惟幹言其才行詔使
召之其母恚曰嘗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何用
文爲果爲人知而不得安處我棄汝深入窮山矣放
乃稱疾不起其母盡取其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僻
人迹罕至帝嘉其節命有司時加存問

淳化四年二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初帝慮中外官

吏清濁混淆命官考課號磨勘院至是改爲審官院
掌審京朝官其幕職州縣官別置考課院主之 乙
丑交州黎桓遣使來貢并上丁璿讓表朝廷懲孫全
興之敗許之以桓爲靜海節度使封交趾郡王尋進
封南平王 初蜀亡其府庫之積悉輸汴東後任事

者競起功利於常賦外更置博買務禁商賈不得私
市布帛蜀地狹民稠耕稼不足以給由是小民貧困
兼并者益糶賤販貴以規利丙戌青城民王小波因
聚衆爲亂且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爲汝均之貧者爭
附遂攻青城掠彭山殺縣令齊元振剖其腹實之

宋資治通鑑

卷四

十八

以錢惡其銖求無厭也賊黨由是愈熾旁邑響應
三月以何承矩爲河北屯田制置使初承矩至雄州
卽建屯田之議會董懋亦請於河北興水田乃以承
矩爲使懋爲判官發河北諸州戍兵萬八千人給其
役開塘泊種稻田民賴其利 夏五月以錢若水爲
翰林學士帝謂侍臣曰學士之職親切貴重非他官
可比朕常恨不得爲之又曰士之學古入官遭時得
位紆朱拖紫足以爲榮矣豈得不竭誠以報國乎若
水對曰高尚之士不以名位爲光寵忠正之士不以
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位遇之故而効忠於上中

人以下者之所爲也帝然之 六月丙寅張齊賢罷
以呂蒙正叅知政事殿中丞朱貽業與李沆有姻媼
嘗爲其同僚王延德求補郡沆言於齊賢齊賢以聞
帝以延德嘗事晉邸怒其不自陳而干執政召見詰
責延德言未嘗有請齊賢不欲援沆爲證卽自引咎
遂坐免 以向敏中張詠同知銀臺通進司一司舊
隸樞密院至是始以敏中詠同知司事隸門下主視
章奏案牘以稽出入蓋給事中之職也 壬申張遜
寇準免以柴禹錫知樞密院事劉暉言同知院事遜
素與準不協一日準與溫仲舒並轡晚歸有狂民迎
馬首呼萬歲街使王賓與遜雅相厚因奏準令民迎
拜呼萬歲準自辨云實與仲舒同行而遜令賓獨奏
臣因互發其私帝惡之乃左降遜爲右領軍衛將軍
出準知青州準旣罷帝念之不置語左右曰寇準在
青州樂乎左右揣帝意且復召用因對曰陛下思準
不少忘聞準日縱酒未知亦念陛下否帝默然 秋
八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大水冬十月河決澶
州 辛未李昉賈黃中李沆溫仲舒罷自七月初雨
至是不止京城廬舍多壞陳穎宋堯間盜賊並起商
旅不行帝以陰陽愆和罪由公府切責昉等曰卿等

宋實治通鑑

卷四

九

盈車受俸豈知野有餓莩乎昉等慚懼拜伏遂並罷
之 以呂蒙正同平章事蘇易簡趙鼎言叅知政事
趙鼎向敏中同知樞密院事蒙正嘗因召對論及征
伐帝曰朕比年征討蓋爲民除暴苟好功贖武則天
下之人燬亡盡矣蒙正對曰治國之要在內修政事
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靜帝然之易簡在翰林八年帝
待之若賓友舊制欲授台輔必使天下稔其名望而
後正位易簡以親老急於進用因亟言時政得失遂
入政府自是帝不復有款接意但正色責吏事而已
易簡悔之時西北用兵樞機之任專主謀議敏中明
辨有才略遇事敏速凡二邊道路斥埃走集之所莫
不周知帝器之 閏月以陳恕爲三司總計使時復
置三司使而罷鹽鐵戶部度支三使分天下郡縣爲
十道曰河南河東關西劔南淮南江南東西浙東西
廣南以京東爲左計西爲右計恕爲總計使魏羽爲
左計使董儼爲右計使中分十道以隸焉而各道則
署判官以領其事凡涉計度者三使通議之恕言官
司各建政令互出難以經久帝不聽 周太后符氏
卒 十二月戊申西川都巡檢使張玘與王小波戰
於江原玘射中小波已而爲小波所殺小波亦病瘡

宋實治通鑑

卷四

十

死其黨推小波妻弟李順為帥寇掠州縣眾至數十萬

淳化五年春正月癸酉命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繼隆為河西行營都部署討李繼遷 李順攻陷漢彭州乘勝攻成都轉運使樊知古知府郭載及官屬斬閔出奔梓州順入城據之僭號大蜀王遣其黨四出攻劫州縣兩川大震帝議遣大臣撫諭趙鼎吉獨請發兵急討無使滋蔓帝從之甲戌命昭宣使王繼恩等分路進討以雷有終為陝路轉運使 京師兩浙饑民相率持杖投券富室取其粟皆坐強盜棄市知

宋資治通鑑

卷四

三十一

蔡州張榮獨取為首者杖脊餘悉從杖以其事聞帝感悟下詔褒之因遣使十七人分詣諸道巡撫帝謂之曰彼皆平民因饑取餼糧以圖活命爾宜悉從末減不可與強盜同科 二月李順分遣數萬眾寇劔門上官正為劔門都監麾下有疲卒數百因勉激以忠義勇氣百倍力戰以守會成都監軍宿翰兵至正與之合迎擊賊眾大敗之斬馘幾盡餘眾三百奔還成都順怒其驚眾盡斬之自此氣沮時朝廷聞蜀盜甚盛深以棧道為憂正以孤軍力戰破賊於是閣道無進王師得以長驅而進 初知梓州張雍聞王小

波起即練壯卒募強勇為城守計釐綿州金帛以實帑藏命官屬治戎器守械悉備是月李順遣其黨帥眾二十萬圍梓州城中兵纔三千雍悉智力禦之凡八十日王繼恩遣石智願來援賊乃潰去 三月李

繼隆入夏州執趙保忠赴京師保忠聞繼隆將至先挈其母與妻子避野外乃上言與保吉解怨獻馬乞罷兵帝覽奏立遣中使督繼隆進軍及師壓境保吉因夜襲保忠營欲併其眾保忠方寢聞難作單騎走還城其指揮使趙光嗣閉之別室開門迎繼隆繼隆執保忠送汴保吉遁去 夏四月甲申削趙保吉姓

宋資治通鑑

卷四

三十一

名帝以夏州深在沙漠姦雄因以竊據欲墮其城岳蒙正曰自赫連築城以來每為閔右之患若遂廢之萬世利也乃詔墮之遷其民於綏銀 右諫議大夫張泌請置起居院修左右史之職為起居注與時政記逐月終送史館以備修日曆上嘉之乃置院於禁中命梁周翰等掌其事周翰請以所撰先進御後付史館從之起居注進御始此 五月丁巳王繼恩師過綿州賊潰走追殺及溺死者甚眾遂復綿州遣曹習破賊於老溪進復閬巴蓬劔等州五月至成都破賊十萬眾斬首三萬級獲李順遂復成都其黨張餘

復攻陷嘉戎等八州開州監軍秦傳序死之詔磔順
等於鳳翔市 趙保忠至汴帝詰責而釋之授右
千牛衛上將軍封宥罪族 秋七月乙亥李繼遷遣
使來貢馬謝罪又遣弟延信入覲言違叛事出保忠
帝召見慰諭之 高麗數為契丹侵掠請擊之帝以
北邊甫寧不欲為外夷開隙詔撫諭之自是不復入
貢 八月中書以王繼恩討蜀寇功欲除宜徽使帝
曰朕讀前代史不欲令宦官預政宜徽使執政之漸
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力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
以賞帝怒深責之乃命學士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宜
徽使以授之 以張詠知益州王繼恩上官正宿翰
等總兵討賊漸有成功頃師不進專務飲博其下恣
橫剽掠餘寇勢復張大詠至勉正親行臨發舉酒屬
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此行當平蕩醜類若老師曠
日卽此地還為爾死所矣正由是決行深入大致克
捷時寇掠之際民多脅從詠諭以恩信使各歸田里
且曰前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吾化賊為民不亦可
乎有謀訴者詠灼見情偽立為判決人皆厭服其為
政恩威並用蜀民畏而愛之先是城中屯兵尚二萬
人無半月之食詠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有餘積乃

宋資治通鑑

卷四

七

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詠度
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糧運帝聞之喜曰此人何事
不能了吾無憂矣 王繼恩在蜀不能戢衆士無鬪
志郡縣多叛帝意頗厭兵召趙昌言謂曰西川本自
一國太祖平之今三十年矣昌言知帝指卽前畫攻
取之策帝喜命昌言為川峽招安行營都部署自繼
恩以下並受節制昌言既行或奏昌言有反相不宜
握兵入蜀恐後難制乃詔昌言駐鳳翔時昌言已至
鳳州詔追及之因留候館不復進尋罷知鳳翔府
上官正復雲安軍張餘敗走先是賊攻夔州白繼贊
大敗於西津口斬首二萬獲舟千餘艘上官正復
連破賊於廣安嘉陵合州賊進攻陵州又為知州張
巨所敗至是正等大敗張餘復雲安軍

宋資治通鑑

卷四

七

宋資治通鑑卷第四

宋資治通鑑卷第五

竹添

宋紀五

起至道乙未盡咸平癸卯凡九年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睿烈大明廣孝皇帝

帝下

九月罷權醜 帝在位久儲貳未立馮拯等上疏言之帝怒斥之嶺南中外無敢復言者寇準自青州召還入見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悅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意既以為可願即決定壬申遂以襄王元侃為開封尹進封壽王元侃帝第三子也 乙亥

宋資治通鑑 卷五

以寇準參知政事 冬十二月戊寅朔日當食是日陰雲羣臣以不食稱賀 總計使果不便乃罷之復以三司兩京十道歸三部各置使以陳恕為鹽鐵使時帝留意金穀召三司吏李溥等詢以計司利害溥等上七十一事詔以四十四事付有司行之餘下恕等議賜溥等金錢悉補侍禁殿直帝語恕等曰溥等於錢穀利病自幼至長寢處其中必周知之卿等但假以顏色引令剖陳必有所益復賜三司錢百萬募吏能言本司不便者令恕等量事大小賞之恕將立

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恕閱之第為三等語副使宋太初曰吾觀下等固滅裂無取上等取利太深不可行於朝廷惟中等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始為三法行之貨財流通恕有心計釐去宿弊帝深器之親題殿柱曰真鹽鐵陳恕每便殿奏事帝或未察至形誚讓恕踧踏退至殿壁俟帝意稍解復進確執前論終不易帝亦多從之

至道元年春正月戊申朔改元帝以上元御乾元門樓觀燈賜宴見京師繁盛諭近臣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周太祖自鄴南歸士庶皆罹剽掠下則火光上則

宋資治通鑑 卷五

則慧索觀者恐慄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呂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眾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帝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咸多其伉直 戊辰劉昌言免以錢若水同知樞密院事 契丹大將韓德威率眾萬騎誘党項勒浪等族自振武入寇永安節度使折御卿邀擊敗之於子河以勒浪等乘亂反擊德威殺其將突厥合利等德威僅以身免 二月丙午四川賊張餘攻眉

州都監宿翰擊敗之餘走嘉州爲軍士所獲函首送
行營衛紹欽楊瓊等亦屢破賊衆復蜀邛等州帝以
蜀盜平下詔罪已略曰朕委任非當燭理不明致彼
親民之官不以惠和爲政管權之吏唯用刻削爲功
撓我蒸民起爲狂寇念茲失德是務責躬永監前非
庶無貳過聞者感悅 夏四月癸未呂蒙正柴禹錫
蘇易簡罷帝嘗欲遣人使朔方論中書選可責以事
者蒙正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帝怒
曰卿何執取蒙正對曰臣非執臣不欲用佞道妄隨
人主意以害國事因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同列竦

宋資治通鑑

卷五

三

息不敢動帝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旣而卒
用其人果稱職至是罷相判河南 以呂端同平章
事張洎叅知政事趙鏐知樞密院事初帝欲相端或
曰端爲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
用之端持重識大體慮與寇準同列而已先正台揆
恐準不平乃請叅知政事與宰相同升政事堂時同
列奏對多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日內札戒諭自今
中書事必經呂端參酌乃得聞奏端愈謙讓不敢當
洎博涉經史善持論爲翰林學士帝嘗謂近臣曰張
洎富有文藝至今尚苦學江東士人之冠也甚見寵

遇洎初爲寇準官屬甚恭謹每爲準規畫準心服以
兄事之極薦其才遂與準同列奉之愈謹政事一決
於準無所參預惟專脩時政記其言善柔而已 契
丹寇雄州何承矩禦却之承矩條子河汭之捷諭州
民且揭於市契丹謀知媿忿將襲取承矩以雪耻夜
引數千騎抵城下承矩整兵出拒遲明與契丹酣戰
契丹復敗走帝聞虜入寇之由謂承矩輕佻生事失
守禦體罷之 開寶皇后宋氏疾甚遷於故燕國長
公主第甲辰崩權殯會濟佛舍諡曰孝章皇后羣臣
不成服學士王禹偁對客言后嘗毋儀天下當遵用

宋資治通鑑

卷五

四

舊禮帝不悅坐謗訕責知滁州禹偁立朝敢言以直
躬行道爲已任不爲流俗所容故屢見斥 六月丙
戌李繼遷遣押衙張浦以良馬橐馳來獻帝令衛士
射于後園俾浦觀之士皆拓兩石弓有餘力帝笑問
浦曰羌人敢敵否對曰羌部弓弱矢短但見此長鉅
人則已遁矣况復敵乎乃以浦爲鄭州團練使留京
師遣使持詔拜繼遷鄭州節度使繼遷不受 秋八
月壬辰立元侃爲皇太子更名恒犬赦自唐天祐以
來中國多故立儲之禮廢及百年至是始舉而行中
外胥悅太子旣立廟見還宮京師民擁道喜躍曰少

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悟入語后嬪宮中皆前慶帝喜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以李至李沆兼太子賓客詔太子以師傳禮事之太子每見至沆必先拜至沆不敢當上表辭謝帝不許

宋資治通鑑

卷五

五

恩還以上官正雷布終爲西川招安使十二月契丹韓德威謀知折御卿有疾遂帥衆攻府州以報子河汭之役御卿力疾禦之德威聞其至不敢進既而疾甚母密召之歸御卿曰世受國恩邊寇未滅御卿

卒詔以其子惟正知府州事
至道二年春二月庚辰以李昌齡叅知政事以太祖孫惟吉爲閩州觀察使惟吉魏王德昭長子也太祖崩時惟吉纔六歲帝卽位猶在禁中日侍中食太平與國八年始出居東宮未幾授左驍衛大將軍凡邸第供億車服賜與皆與諸王埒 初白守榮護芻粟四十萬赴靈州李繼遷邀擊於浦洛河守榮衆潰運餉盡爲繼遷所奪帝怒命李繼隆爲環慶等州都

部署將兵討之會曹瑛自河西還言繼遷衆萬餘方圍靈武城中告急使爲繼遷所得則頓兵不去矣呂端請發兵由麟府鄜延環慶三道以擣平夏襲其巢穴則靈武之圍解矣或云盛夏涉旱海水泉竭糧運艱辛不如靜以待之帝不聽夏四月卽部分諸將命繼隆出環丁罕出慶范延召出延王超出夏張守恩出麟五路進討直趨平夏 帝務興農事秋七月詔有司議均田法太常博士陳靜乞先命大臣無屯田制置令京東西檢責荒地及逃民產籍之募民耕作賜以牛種室器俟田成然後度地均稅量田授人約

宋資治通鑑

卷五

六

井田之利爲定法頒行天下乃詔靖爲勸農使皇甫選何亮副之衆或言其功難成陳恕亦以爲不可遂出靖知婺州而罷其法 甲寅寇準免是歲郊祀中外官皆進秩準素所喜者多得臺省清要官所惡及不相知者卽序進之廣州通判馮拯上疏極陳準擅權且條上除拜不平數事帝不懌張洎揣知帝嫉準懼一旦同罷乃奏準誹謗帝益不悅會廣東轉運使康戩上言呂端張洎李昌齡皆準所引故準得以任胸臆亂經制帝怒召端等責之端對曰準性剛自任臣等不欲數爭慮傷國體因再拜請罪及準入對帝

語及拯事準力爭不已又持中書簿論曲直於帝前
帝因歎曰鼠雀尚知人意况人乎遂罷知鄧州 以下
惟清知西涼府涼州周回二千里領姑臧神烏番禾
昌松嘉麟五縣久不內屬至是請帥從之 八月李
繼隆及諸將分道並進期抵烏白池繼隆遣其弟繼
和馳奏以環州道迂欲自清岡峽直趨繼隆巢穴不
及援靈武上怒曰汝兄必敗吾事矣因手札切責使
未至而繼隆已發兵與丁罕合行十日不見虜引軍
還張守恩見虜不擊獨廷召與王超至烏白池與賊
遇時虜銳甚超持重不進其子德用年十七為先鋒
宋資治通鑑 卷五 七

請乘之轉戰三日虜遂却德用曰歸師遇險必亂乃
引兵先絕要害下令曰亂行者斬一軍肅然虜見其
師整不敢近廷召等大小數十戰雖頗克捷而諸將
失期士卒困乏終不能擒賊 九月丙戌秦晉諸州
地震

至道三年春正月丙子張洎罷洎性險詭巧於將順
尤善事宜嘗引唐故事奏內供奉藍敏政為學士
帝曰此唐弊政朕安可踵覆轍卿言過矣洎慙而退
未幾以病罷尋卒 以溫仲舒王化基叅知政事李
惟清同知樞密院事 乙酉葬孝章皇后 分天下

州軍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淮南江南荆湖南北
兩浙福建川陝廣南東西凡十五路各置轉運使
三月癸巳帝崩太子恒即位初帝不豫宣政使王繼
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叅知政事李昌齡知制誥胡旦
等謀立楚王元佐帝崩皇后令繼恩召呂端端知有
變即給繼恩入書閣鎖閉之亟入宮后問曰宮車已
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何如端曰先帝立太子正
為今日豈容更有異議后默然乃奉太子至福寧殿
即位垂簾強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
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焉 夏四月尊皇后為皇
宋資治通鑑 卷五 八

太后赦 以李至李沆叅知政事 五月討謀立楚
王之罪貶李昌齡為忠武行軍司馬降王繼恩為右
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胡旦除名長流尋州 立郭
氏為皇后宣徽南院使守文之女 六月追復涪王
廷美為秦王復封兄元佐為楚王 錢若水請罷許
之初太宗以劉昌言罷問左右曰昌言涕泣否及呂
蒙正罷又曰望復位目穿矣若水因歎曰上待輔臣
如此蓋無秉節高邁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之者耳即
欲移疾會西邊用兵不敢言至是以母老請解樞務
章再上乃罷為集賢院學士若水入謝便殿帝問近

臣可大用者若水以中書舍人王旦對帝曰此固朕所屬也 秋八月己亥趙鏐李惟清罷以曹彬為樞密使向敏中夏竦為副使 冬十月己酉葬太宗於末熙陵 十二月追尊太宗賢妃李氏為皇太后 帝生母也 李繼遷請降表求蕃任帝雖察其變詐方在諒陰姑從其請以為定難節度使又以夏綬銀宥靜五州與之張浦亦遣還

真宗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皇帝

咸平元年春正月甲申彗出營室北呂端言應在齊魯公帝曰朕以天下為憂豈直一方取詔求直言避

宋資治通鑑

卷五

九

殿減膳時田錫自知集賢院出知秦州上疏言李繼遷不合與夏州又不合呼之為趙保吉乃時事舛誤之大者又言樞密公事宰相不得預聞中書政事樞密不得預議以致兵謀未精國計未善帝嘉納之 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戊子呂端李奎溫仲舒夏竦罷端器量寬恕知大體帝深重之每見其入對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姿儀瓌太宮庭陛峻特令梓人為納陛至是以疾罷 以張齊賢李沆同平章事向敏中叅知政事楊瓖宋湜為樞密副使齊賢慷慨有大略毋以致君自負常為帝言皇王

之道帝曰皇王之道非有跡但庶事無撓則近之矣 帝嘗問沆治道所宜先沆對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帝問其人沆曰如梅詢曾致堯輩是矣帝又語及唐人樹黨遂使王室微弱蓋姦邪難辨耳沆曰佞言似忠姦言似信如盧杞蒙蔽德宗李勉以為真姦邪是也帝曰姦邪之迹雖曰難辨久之自敗一夕內出手詔欲以劉美人為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之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為不可其議遂寢帝嘗謂沆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

宋資治通鑑

卷五

十

佞臣常惡之豈肯效尤 十一月契丹耶律休哥死休哥鎮燕十有七年省賦役恤孤寡戒戍兵無犯邊境雖馬牛逸於北者悉來還 咸平二年春三月丁亥帝以旱求直言轉運副使朱金符上言略曰陛下踐祚以來彗星一見時雨再愆彗星見者兵之象也時雨愆者澤未流也宜重農以積粟簡兵以省費專將帥之任以安邊慎守令之選以惠民捨此數事雖有智者不能為計矣又言無名之賞賜不急之營造他費百端動計千萬加以教化未甚行廉恥未甚立法有滋章之條吏無惻隱之實

背理傷道非為公家忠計者不可一一舉也 夏六月戊午樞密使兼侍中魯公武惠王曹彬卒彬殊帝臨問因詢以契丹事宜彬對曰太祖英武定天下猶經營和好帝曰此事朕當屈節為天下蒼生然須執綱紀存大體即久遠之利也又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子璿璿才器皆堪為將帝問其優劣對曰璿不如瑋及卒帝哭之慟贈中書令追封濟陽王彬在朝廷未嘗忤旨亦未嘗言人過失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夫於途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居官俸入給宗族無餘積君子謂彬

宋資治通鑑

卷五

十一

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為宋良將第一 秋七月初給外任官職田以官莊及遠年逃田充之 巳丑以王顯為樞密使 初置翰林侍讀侍講學士設直廬於秘閣以楊徽之夏傑嶠及呂文仲為侍讀學士邢昺為侍講學士更直召對詢訪或至中夕尋詔昺與杜鎬舒雅孫奭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 九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契丹主隆緒大舉入寇攻遂城城小無備衆情危懼守將楊延昭業子也集衆登陴固守會大寒汲水灌城上且悉為水堅滑不可上契丹乃引去

掠祁趙邢洺州時鎮定高楊關都部署傅潛擁步騎八萬餘畏懦不進閉營自守將校請戰者則醜言言朝廷間道遣使督潛出兵合擊潛不聽范廷召忿詬曰公懼怯乃不如一媼鈴轄張昭尤又屢勸之潛不得已乃分騎八千赴廷召仍許出師為援廷召復求援於都部署康保裔保裔即領兵赴之遇虜於瀧州會暮約詰旦合戰而廷召潛遁保裔不之覺遲明虜圍之數重左右請勿易甲以遁保裔曰臨難無苟免正吾效死之日也遂決戰數十合殺傷甚衆兵盡矢絕而援不至保裔歿焉契丹遂自德棣濟河掠淄

宋資治通鑑

卷五

十一

齊 十二月帝親禦之以李沆為東京留守命王超等督先鋒示以戰圖甲子遂次大名聞保裔死優詔賻之贈侍中錄其二子一孫又聞諸將告急於潛潛不遣兵而有功者抑不以聞帝大怒召潛還流之房州已而契丹知帝親征乃縱掠而去廷召等追敗之於莫州斬首萬餘級盡獲所掠餘寇遁出境 咸平三年春正月癸未朔帝觀兵大名府 壬辰樞密副使忠定公宋湜卒 甲午益州戍卒作亂 初神衛卒戍益州以都虞侯王均董福分領之福御衆有法所部皆優贍均好飲博軍裝悉以給費兵馬鈐

轄符昭壽亦驕恣侵虐軍士素怨之是月朔日戌卒趙延順等八人為亂遂殺昭壽益州官吏方賀正且聞變皆奔竄知州牛冕與轉運使張適縋城而去惟都巡檢使劉紹榮冒刃格鬪衆寡不敵叛卒尚未有主欲奉紹榮紹榮攝弓矢罵曰我本燕人棄虜歸朝豈能與爾同逆耶亟見殺我終不負朝廷也監軍王澤召王均謂曰汝所部為亂盍自往招安之叛卒見均至即擁之為主紹榮自縊死均遂僭號大蜀改元化順署置官稱以小校張楷為謀主率衆攻陷漢州進寇綿州不克直趨劔州為知州李士衡所敗還保宋資治通鑑 卷五 十三

擾以陛下神武英略苟用得其人可以馴致今則未也上動容獨留濟問以邊事退而署備邊策十五條以獻未幾選官判大理寺欲得剛正不回者上曰王濟近之即以命濟知蜀州楊懷忠聞王均作亂即調鄉丁會諸州巡檢兵討之懷忠入益州焚城北門至三井橋與賊黨戰數合懷忠不利而退復檄嘉眉等七州合兵再攻益州敗之乘勝逐賊至州南十五里岩於雞鳴原以俟王師均亦閉城自固二月癸亥王顯罷以周瑩王繼英知樞密院事王旦同知院事初旦與翰林學士嘗奏事退帝自送之曰為朕致宋資治通鑑 卷五 十四

食之 夏四月太子太保正惠公呂端卒 六月以
太其遺後特命重臣向敏中為兩河宣撫大使慰河
北河東訪民疾苦 冬十月益州王均由升仙橋分
路襲王師雷有終帥兵逆擊大敗之均單騎還城遂
撤橋塞門有終與石會進屯於城北分遣將校攻城
三面賊出戰屢敗然王師每薄城輒會兩城滑不能
上有終命為洞室以進均亦對設敵樓以相拒有終
遣卒焚之賊由是消沮復築月城以自固有終令卒
蒙氊束燧以入悉焚其望櫓機石先遣東西南北諸
謀攻之有終曾分主洞屋而前遂入城大敗之均夜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五 七十五

與其黨二萬餘突圍而遁有終疑有伏遣人縱火城
中詰朝執嘗受僞署者數百人悉焚殺之時謂冤酷
均既走所過斷橋塞路焚倉庫而去有終遣楊懷忠
追至富順及之大敗其衆因張旗鳴鑼入城均方在
監署中與蠻酋飲其黨多醉不能支吾均乃縊死懷
忠取均首及僭偽法物旌旌甲馬甚衆擒其黨六千
餘人詔進有終懷忠等秩有差 十一月丙申張齊
賢免齊賢與李沆不相得日南至朝會齊賢被酒失
儀遂坐免

咸平四年春二月庚寅詔羣臣子弟補京官者試一

經 三月辛卯以呂蒙正向敏中同平章事 王化
基罷以王旦參知政事馮拯陳堯叟同知樞密院事
夏四月己未以王欽若參知政事 六月癸卯汰
冗吏十九萬五千八百餘人選曹為清 頒九經於
州縣學校 秋八月帝以趙保吉雖入貢而抄劫益
甚乃遣張齊賢行邊齊賢言靈武孤城必難固守徒
使軍民六七萬陷於危亡之地通判未與軍何亮復
上安邊書言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決不可舍之
以資戎狄帝不能決詔羣臣議兼守之宜楊億言兼
之便輔臣咸以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五 七十六

郡皆不可保帝惑之李沆曰保吉未死靈州非朝廷
有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將吏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
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帝不從以王超為西面行營
都部署將步騎六萬援靈州齊賢又請募江南壯
以益戍兵帝曰此不惟人心動搖抑使南方之人遠
戍西鄙甚不便也寢其奏 富弼曰戍守之兵自古
以客軍為非便蓋不諳邊事之艱苦不識山川之險
易守則不固戰則多敗其數雖多未若土兵少而精
也真宗不從齊賢之請得守邊之策矣 王宗沐口按
方千里東山此真宗所授於祖宗而不可尺寸
率焉者也保吉之倡必爭靈州是夏人不得靈州不

可為強而宋人乃委而棄之非藉盜糧乎秦濟孤臣
尚欲與屯田為死守計使其時朝廷有備禦之資
援向導不致墮之則保吉豈能得志刺血書秦而援
兵不至然後失陷卒資元昊以致富強朝廷無人志
意寡弱諸人不足恤李沆而亦為是言於西有夏寇
而即棄靈州則契丹南下當輸大名宜景德之際欲
幸蜀與金陵汴京可乘靈武尚何言哉是以知宋之
君臣偷安苟幸以馴致靖康偏安其立國之勢然也
九月趙保吉寇清遠軍都監段義叛降於保吉都部
署楊瓊擁兵不救城遂陷保吉勢益張大復攻定州
懷遠又掠輜重至唐龍鎮副都部署曹瑛以蕃兵邀
擊敗之 冬十月契丹寇遂城朝廷聞之以王顯為
鎮定高陽關都部署王超副之是月顯與契丹戰於
遂城大敗之戮二萬餘人契丹進次滿城而還

宋資治通鑑

卷五

十七

咸平五年春正月壬戌環慶部署張凝襲焚諸蕃族
帳二百斬首五千降千人 三月丁酉趙保吉陷靈
州初知州秦濟謀輯八鎮興屯田之利民甚賴之保
吉大集蕃部來攻濟被圍餉絕刺指血染奏求救兵
不至城遂陷濟死焉保吉以州為西平府居之帝得
報悔不用李沆之言詔王超屯永興軍 秋七月甲
午朔日有食之 九月戊申張齊賢言种放孝行純
至簡朴退靜可厲風俗下詔召之放乃請京師對於
崇政殿賜坐詢以民政邊事放對曰明王之治愛民
而已惟徐而化之餘皆謙讓不對即日授左司諫直

昭文館放固讓不許賜予甚厚時召對焉明年請暫
還山許之遷起居舍人放既還後數朝京師東封西
祀無不預祿賜既豐頗飾輿服置田長安強市爭訟
時議薄之王嗣宗守京兆因條上其不法事極其醜
詆會赦而止杜鎬嘗因宴餞賦詩誦北山移文以譏
之放不知愧 沙州將曹宗壽殺其節度使曹延祿
而代之宗壽延祿之從子也 冬十月向敏中免薛
居正孫安上不肖有詔不許貿易居第敏中質之安
上嫡母柴氏無子欲携貨產改適張齊賢安上訴其
事柴遂誣敏中嘗求娶已不許以是陰庇安上帝以

宋資治通鑑

卷五

十八

問敏中敏中言臣近喪妻不復議婚柴又伐登聞鼓
訟之遂下御史臺按問因得敏中質宅狀鹽鐵使王
嗣宗忌敏中因對復言敏中議娶王承衍女弟帝不
悅以敏中前言為妄罷知永興軍而齊賢亦坐柴事
責授太常卿分司於洛
咸平六年春二月庚辰知鎮戎軍李繼和言六谷會
長潘羅支願戮力討趙保吉請授以刺史張齊賢請
封為六谷王兼招討使帝以問宰相皆曰羅支已為
酋帥授刺史太輕未領節鎮加王爵非宜招討使號
不可假外夷乃授朔方節度使靈州西面都巡檢使

羅支表言感朝廷恩信憤保吉偏強已集騎兵六萬乞會王師收復靈州帝許之夏四月耶律奴不寇定州之望都高陽關副都部署王繼忠與大將王超桑贊等帥兵赴之至康村與奴不戰繼忠陣東偏為敵所乘超贊皆畏縮退師繼忠獨與麾下躍馬馳赴服飾稍異契丹識之圍數十重士皆殊死戰且戰且行傍西山而北至白城力不能支遂被執帝聞之謂其已死優詔贈官繼忠見契丹主於炭山蕭太后知繼忠才賢授戶部使帝以張諫前在蜀治政優異復自永興徙知益州民間詠一再至皆鼓舞相慶詠威

宋資治通鑑卷五

九

惠並行政績益著下詔褒美且令巡撫使傳諭詠曰得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矣六月以寇準為三司使陳恕罷恕久領三司帝初即位嘗命條具中外錢穀恕久不進屢詔趣之恕對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帝嘉之至是以疾固求館職帝曰卿求一人可代者聽卿去恕薦準焉準至三司檢尋恕前後改創之事類為冊及其所出榜別用新板躬至恕第請判恕亦不讓一押之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恕精於吏理深刻少恩人不敢干以私掌利柄十餘年強力幹事胥吏畏服

秋九月甲辰呂蒙正罷冬十一月甲寅有星孛於井鬼十二月右諫議大夫田錫卒錫耿介居諫署慕魏徵李絳為人以直言時政得失為已任每指斥將相備位無所籌謀封疏五十三奏悉焚之曰直諫臣職也豈可蔽副示後以賣直耶及卒帝謂李沆曰田錫直臣也朝廷少有缺失方在思慮錫之章疏已至矣嗟惜久之趙保吉陷西京殺下惟清於是潘羅支偽降保吉受之不疑羅支遽集六谷蕃部合擊之保吉大敗中流矢創甚奔還死於靈州境上年四十二子德明年二十三矣遣使告哀於契丹契丹贈

宋資治通鑑卷五

二十

保吉尚書令尋封德明為西平王環慶邊臣以德明初立乞降詔撫之帝乃詔德明令審圖去就知鎮戎軍曹瑋上言保吉擅河南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其國危子強不即捕滅後更強盛不可制矣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河南為郡縣此其時也帝欲以恩致德明不報

宋資治通鑑卷第五

終

宋資治通鑑卷第六

宋紀六 起景德甲辰盡大中祥符壬子凡九年

真宗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皇帝上

景德元年春正月丙申京師地震 三月己亥明德皇太后李氏崩 夏六月宥罪族趙保忠卒保忠狀貌雄毅居環列奉朝請常快快不自得至是卒 秋七月丙戌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文靖公李沆卒時西北用兵帝便殿延訪或至盱食王且歎曰我輩安得坐視太平優游無事耶沆曰強敵外患足為警戒

宋資治通鑑 卷六

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且以為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大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叅政他日之憂也丁謂與寇準善準屢薦其才于沆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當思吾言沆嘗曰居重位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先所謂庸人擾之是已險人

苟一時之進豈念厲民耶沆嘗讀論語或問之沆曰

沆為宰相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沆性直諒內行修謹居位慎密不求聲譽遵法度識大體人莫能干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大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及卒帝驚慟謂左右曰沆忠良純厚始終如一豈意不享遐壽耶贈太尉中書令 趙保吉既死故黨迷般囑及日逋吉羅丹二族亡歸者龍族欲陰圖潘羅素以復仇會其黨攻

宋資治通鑑 卷六

者龍羅支率百餘騎赴援將議合擊遂為二族戕于帳下六谷諸豪共立羅支之弟廝鐸督為首領朝廷聞之授廝鐸督朔方節度使 八月己未以畢士安寇準同平章事王繼英為樞密使馮拯陳堯叟簽書樞密院事初士安既拜參知政事入謝帝曰未也行且相卿因問誰可與卿同進者對曰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臣所不如帝曰聞其好剛使氣對曰準忘身殉國秉道嫉邪故不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北戎跳梁為邊境患若準者正宜用也帝曰然當藉卿宿德鎮之準既相守正疾惡

小人日思所以傾之，士安每為申辯，帝始不疑。裴更省華之子也。閏九月，契丹主隆緒同其母蕭氏大舉寇邊，遣其統軍順國王蕭撻覽攻威虜順安軍北平。若保州皆敗，乃與契丹主合衆攻定州。王超拒於唐河，又分兵圍岢嵐軍，高繼勳力戰禦之。又攻瀛州，李廷渥擊敗之。契丹遂駐兵陽城淀，號二十萬。每縱游騎剽掠，小不利輒引去，倘佯無圖志。寇準聞之曰：「是狃我也。」請練師命將棟、銳、據要害以備之。冬十月，故將王繼忠為契丹言和好之利，契丹以為然，遣李興以繼忠書及密表請冀州都督石晉議和。晉以聞於朝，朝臣莫敢如何。畢士安請羈縻之，漸許其平。帝曰：「敵悍如此，恐不可保。」士安曰：「臣嘗得契丹降人言，其雖深入屢挫，不得志陰欲引去，又恥無名且彼寧不畏人乘虛覆其巢穴，此請殆不妄。於是詔諭繼忠許其通和，繼忠復附奏乞先遣使，帝乃遣閣門祗候曹利用詣契丹軍，帝語之曰：「契丹南來不求地，則邀賂爾，爾南地歸中國已久，不可許。」漢以玉帛賜單于，有故事，利用憤契丹色不平，對曰：「彼若妄有所求，臣不敢生還。」帝壯其言，置龍圖閣，奉太宗御製文集及典籍圖畫寶瑞之物，與宗正所進屬籍并置。

待制學士官自是每一帝崩則置一閣。十一月，契丹陷德清軍，逼冀州，遂抵瀛州。遣書告急，一夕五至。寇準不發，飲笑自如。帝聞之大駭，以問集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今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軍。因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畢士安勸帝如準所請。帝乃議親征，召羣臣問方略。時虜寇深入，中外震駭。王欽若臨江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閬州人也，請幸成都。帝以問集，集心知二人謀乃陽者，不知者曰：「誰為陛下畫此策，罪可斬也。」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勢佚之勢我得勝，美矣。奈何棄廟社欲幸他處，所在人心崩潰，敵乘勝深入，天下可復保耶？帝意乃決。時欲擇大臣鎮大名，薦欽若，遂詔判天雄軍。欽若以欽若多智，恐妄有所疑，沮故出之。契丹遣瀛州李繼隆整軍禦之，會有自虜中回者，言虜將蕭撻覽謀以遲明襲寨，繼隆伏兵分據要害，頃之控弦暴卒，撻覽躬出陣前督戰，繼隆將裴環守棘子營，擊撻覽發射殺之。撻覽有機勇，所領皆銳兵，既死，虜大挫。欽若王旦為東京留守，初帝親征，以雍王元份留守，旦等

皆扈從至是元份以暴疾聞命且馳還代之且曰願
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且奏曰十日不捷何以處之
帝默然良久曰立太子且既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
嚴久無知者 帝駕發在道又有以金陵之謀告帝
意稍惑召準問之準曰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
北諸軍日夜望鑾輿至士氣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
衆瓦解虜乘其後金陵亦不可得至也準出遇殿前
都指揮使高瓊曰太尉受國厚恩今日有以報乎瓊
曰願效死準復入瓊立廷下準曰陛下不以臣言
爲然盍試問瓊瓊即奏曰寇準言是準又曰機不可

宋資治通鑑

卷六

五

失宜趣駕帝乃晨發甲戌寒甚左右進貉裘帝却之
曰將士皆寒朕安用此丙子帝至澶州南城望見契
丹軍勢甚盛衆請駐驂寇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
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
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
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高瓊
亦固以請即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
近望見御蓋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益
怖駭帝悉以軍事付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
畏悅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

大半乃引去帝還行宮留準居北城上徐使人視準
何爲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謔懽呼帝喜曰準
如是吾復何憂契丹遣其臣韓杞持書與曹利用俱
來請盟利用言契丹欲得關南地帝曰所言歸地事
無名若必邀求朕當決戰若欲金帛朝廷之體固亦
無傷準不欲賂以貨財且欲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
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
年後戎且生心矣帝曰數十年後當有扞禦之者吾
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尚未許會有諧準
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許其成後遣曹利用

宋資治通鑑

卷六

六

如契丹軍議歲幣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準聞
之召利用至幄謂曰雖有敕旨汝所許過三十萬吾
斬汝矣利用至契丹軍蕭太后謂利用曰晉昇我關
南周世宗取之今宜見還也利用曰晉周事我朝不
知若歲求金帛以佐軍尚不知帝意可否割地之議
我不敢以聞契丹政事舍人高正始遽前曰我引衆
以來圖復故地若止得金帛而歸吾愧吾國人矣利
用曰子盍爲契丹熟計使契丹用子言恐連兵結黨
非國利也契丹猶覬關南遣其監門衛大將軍姚東
之持書復議帝不許而去 十二月庚辰朔日有食

之曹利用竟以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成約而還
戒諸將勿出兵邀其歸路乙未契丹遣其閣門使丁
振持誓書來以兄禮事帝丁酉引兵北歸 戊戌帝
至自澶州

景德二年春正月庚戌以契丹講和大赦天下放河
北諸州強壯歸農罷諸路行營省河北戍兵十之五
緣邊三之二詔緣邊毋出境掠奪得契丹馬牛悉縱
還之通互市葺城池招流亡廣儲蓄由是河北民得
安業皆畢士安之謀也 畢士安請按兵要地選守
將以馬知節知定州楊延昭知保州又以李允則知

宋資治通鑑

卷六

七

言六

雄州孫全照知鎮州他所擇任悉當其才也 以契
丹修好則有慶弔之使乃置國信司專主之領以宦
者時遣太子中允孫致賀生辰致書自稱南朝以契
丹為北朝直史館王曾上言春秋外夷狄爵不過子
今從其國號足矣何用對稱兩朝帝以為然竟弗果僅
隨事損益豐約中度後奉使者悉循其制時稱得體
二月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繼隆卒繼隆處耘之子
嚴於馭下而賓禮儒士太宗時每征行必委以機要
帝以元舅之親不欲煩以軍旅繼隆能謙謹保身明
德太后寢疾欲面見之帝促其往繼隆但詣萬安宮

門拜殿終不入 夏四月癸卯王欽若罷以馮拯參
知政事欽若與寇準不協累表願解政事特置資政
殿學士授之 韃靼九部致貢於契丹 秋七月增

置制舉六科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
於教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詳明吏理可使從政識
洞韜略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材任邊寄凡六科詔中
書門下試察其才具名聞奏臨軒親策之 歸幣於
契丹 八月辛丑有星孛于紫微 以向敏中知延
州先是趙德明以父有遺命遣使乞歸順詔以敏中
為緣邊安撫使受其降時帝幸澶淵賜敏中密詔盡

宋資治通鑑

卷六

八

言六

付西鄙許便宜從事敏中得詔藏之視政如常日邊
藩以安至是以德明誓約未定徙敏中為都部署兼
知延州委以經略 冬十月吏部侍郎同平章事文
簡公畢士安卒帝謂輔臣曰士安飭躬畏謹有古人
之風遽此淪沒深可悼惜王旦等對曰士安官至輔
相而四方無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缺真不負
陛下之所知矣帝感嘆賜其家白金五千兩 十一
月契丹遣使來聘自是往來不絕
景德三年春二月戊戌罷寇準知陳州準為相用人
不以次同僚頗不悅他日除官同列目吏持例簿以

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若用例一吏職其自
澶淵還頗矜其功帝待準甚厚王欽若深嫉之一日
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因進曰陛下敬準爲其
有社稷功耶帝曰然欽若曰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爲
恥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欽若曰城
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以萬乘之貴而爲城下
之盟何恥如之帝愀然不悅欽若曰陛下聞博平博
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
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顧準寢衰竟罷爲刑部尚
書出知陝州初張誅在成都聞準入相謂寮屬曰寇

宋資治通鑑

卷六

九

公奇才惜學術不足爾及準知陝諫適自成都還準
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誅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
準莫喻其意歸取其傳讀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
謂我也未幾移準知天雄軍契丹使過大名謂準曰
相公盟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
門鎖鑰非準不可耳 以王旦同平章事趙安仁叅
知政事帝謂旦曰寇準多許人官爲已恩卿當深戒
之 已亥以王欽若陳堯叟知樞密院事韓崇訓馬
知節簽書院事 詔京東西河北東陝西江南淮南
兩浙皆立常平倉計戶多寡量留上供錢歲夏秋視

市價賤貴量減增糶糴三年以上不糶即回充糧廩
易以新粟其後荆湖川陝廣南悉置焉 夏五月南
平王黎桓死子龍廷殺其兄龍鉞而自立知廣州凌
策言桓諸子爭立衆心離叛請發本道兵討之帝以
桓素修職貢不許遣使諭曉之其後綠海安撫使邵
曄上邕州至交趾水陸路及控制宜州山川等圖帝
曰祖宗辟土廣大惟當慎守不必貪無用地苦勞兵
力 冬十月庚午向敏中言趙德明屢表歸款復奉
誓表請藏盟府帝嘉之乃遣使授德明檢校太師兼
侍中充定難軍節度使封西平王賜賚甚厚給奉如

宋資治通鑑

卷六

十

內地因責子第入質德明謂非先世故事不遣惟獻
駝馬謝恩而已未幾契丹亦冊德明爲夏國王 丁
酉葬明德李皇后於永熙陵
景德四年春正月己未帝如西京謁諸陵作太祖神
御殿三月還宮又置國子監於西京 契丹遼西地
幅頓千里多大山深谷險阻足以自固唐初置饒樂
都督府至是契丹主建都于此倣臨潢置宮掖樓閣
府庫城市實以漢戶號中京 夏四月辛巳莊穆皇
后郭氏崩 五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增孔子守塋
二千戶 六月乙卯葬郭皇后于永熙陵 秋七月

甲戌宜州劉承規御下嚴酷軍校陳進因衆怨鼓譟殺承規推判官盧成均爲首僭號南平王據城反陷郴州進圍象州詔曹利用帥兵討之至象州擊進斬之成均率其族來降進黨陷貴州利用追討悉平之辛巳交州黎龍延來貢詔封爲交趾郡王賜名至忠八月庚子韓崇訓罷丁巳權三司使下謂上景德會計錄自乾德中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於是利歸公上而條禁文簿漸爲精密吏不得售其姦太宗因留意用財淳化初詔三司每歲具見管金銀錢帛軍儲等簿以聞至是謂權三司使著

宋資治通鑑

卷六

十一

會計錄以獻因條大禮經費以備參較優詔獎之謂機敏有智謀險狡過人在三司案牘繁委吏久難解者謂一言判之衆皆釋然帝自聞王欽若言深以澶州之盟爲辱常怏怏不樂欽若度帝厭兵因謬進曰陛下以兵取幽薊乃可滌此恥帝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忍爲此可思其次欽若曰惟封禪可以鎮服四海誘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乃可爾旣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爲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陛下謂河圖洛書果有耶聖人以

神道設教耳帝沉思久之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諭以聖意宜無不可欽若乃乘間爲旦言旦黽勉從之帝尚猶豫會幸秘閣驟問直學士杜鎬曰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耶鎬老儒不測上旨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爾帝意遂決遂召旦飲歡甚賜以尊酒曰歸與妻孥共之旣歸發封則皆美珠也旦悟帝旨自是不敢有異議

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乙丑有天書見於承天門大赦改元初帝謂羣臣曰去冬十一月庚寅夜將半朕方就寢忽室中光耀見神人星冠絳衣告曰來月宜

宋資治通鑑

卷六

十一

於正殿建黃籙道場一月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朕竦然起對已復無見自十二月朔卽齋戒於朝元殿建道場以貯神貺至是適皇城司奏有黃帛曳左承天門南鷓尾上令中使視之帛長二丈許緘物如書卷纏以青縷封處隱隱有字蓋神人所謂天降之書也旦等皆再拜稱賀帝卽步至承天門瞻望再拜遣二內侍升屋奉之下且跪進帝再拜受之親置輿中導至道場授陳堯叟啓封帛上有文曰趙受命與于宋付于春居其器守於正世七百九九定帝跪受復命堯叟讀之有書黃字三幅詞類洪範道德經始

言帝能以至孝至道紹世次諭以清淨簡儉終述世
祚延末之意讀訖帝復跪奉韞以所緘帛盛以金匱
羣臣入賀于崇政殿賜宴帝與輔臣皆蔬食遣官告
天地宗廟社稷大赦改元羣臣加恩賜京師酺五日
改左承天門為承天祥符置天書儀衛扶侍使有大
禮即命宰執近臣兼之欽若之計既行陳堯叟陳彭
年丁謂杜鎬益以經義附和而天下爭言祥瑞矣獨
龍圖閣待制孫奭言於帝曰以臣愚所聞天何言哉
豈有書也帝默然三月宰相王旦等率文武百官
諸軍將校官吏藩夷僧道耆壽二萬四千三百餘人
宋資治通鑑 卷六

凡五上表請帝封禪帝意未決召丁謂問以經費謂
對曰大計有餘議乃定命翰林太常詳定儀注夏四
月丙申以王旦為大禮使王欽若等為經度制置使
丁謂等計度粮草既而契丹遣使請歲幣外別假錢
幣旦曰東封近彼以此探朝廷意耳帝曰何以答之
旦曰止當以微物輕之乃於歲給三十萬物內各借
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六月乙
未王欽若至乾封上言泰山醴泉出錫山蒼龍見未
幾木工董祚於醴泉亭北見黃帛曳林木上有字不
能識言于皇城使王居正居正見其上有御名馳告

欽若欽若奉至社首跪授中使馳捧詣闕帝御崇政
殿趣召羣臣曰朕五月丙子夜復夢向者神人言來
月上旬當賜天書於泰山即密諭欽若等凡有祥異
即上聞今果與夢協上天眷祐惟懼不稱王旦等再
拜稱賀乃迎奉含芳園之正殿帝齋戒備法駕詣殿
拜受之授陳堯叟啓封其文曰汝崇孝奉吾育民廣
福錫爾嘉瑞黎庶咸知秘守斯言善解吾意國祚延
永壽歷遐歲讀訖復奉以升殿於是羣臣表上尊號
曰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未
幾欽若獻芝草八千本趙安仕獻五色金玉丹紫芝

八千七百餘本諸州上芝草嘉禾瑞木三春菜等不
可稱紀九月令有司勿奏大辟案以天書告於太廟
作玉清昭應宮奉天書也知制誥王曾都虞候張
叟皆上疏諫不聽冬十月辛卯帝發京師以玉輅
載天書先道凡十七日至泰山王欽若等獻芝草三
萬八千餘本齋戒三日登山道經險峻降輦步進
薄儀衛列于山下享昊天上帝於圓臺陳天書于左
以太祖太宗配命羣臣享五方帝及諸神于山下封
祀壇帝飲福酒攝中書令王旦跪稱曰天賜皇帝太
一神符周而復始永綏兆人三獻畢封金玉匱王旦

奉玉匱置於石礮攝太尉馮拯奉金匱以降將作監
領徒封礮帝登園臺閱視訖還御帷宰相率從官稱
賀明旦禪祭皇地祇于社首山如封祀儀禮畢御壽
昌殿受羣臣朝賀大赦天下文武並進秩令開封府
及所過州軍考送舉人賜天下醮三日改乾封縣爲
奉符縣大宴穆清殿又宴泰山父老於殿門 十一
月戊午帝過曲阜縣謁孔子廟酌獻再拜近臣分奠
七十二弟子遂幸孔林加謚孔子曰玄聖文宣王祭
以太牢賜錢三十萬帛三百匹又追謚齊大公望爲
昭烈武成王周文公且爲文憲王太公立廟青州周
公立廟曲阜尋復追封孔子廟配享從祀者顏回爲
兗國公閔損曾參及漢儒左丘明以下爲郡公侯伯
丁丑帝還宮羣臣爭頌功德惟進士孫籍獻書言封
禪帝王之盛事願陛下謹於盈成不可遂自滿假知
制詰周起亦上言天下之勢常患恬於逸安而忽於
兢畏願毋以告成爲恃帝皆納之
大中祥符二年春二月汀州人王捷言於南康遇道
人姓趙氏授以丹術及小銀神劔蓋司命真君也是
爲聖祖宣者劉承珪以聞賜捷名中正得對龍圖閣
既東封加聖祖號爲司命天尊授中正左武衛將軍

恩遇甚厚 三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昇州
大火既而旱蝗 三司使丁謂上封禪祥瑞圖示百
官于朝堂自封禪之後士大夫爭奏符瑞獻贊頌崔
立獨言水發徐兗旱連江淮無爲烈風金陵大火是
天所以戒驕矜也而中外多上雲霧草木之瑞此何
足爲治道言哉不省 五月代州地震 冬十二月
契丹隆緒母蕭氏死蕭氏有機謀善馭大臣得其死
力每入寇親被甲督戰及通好亦出其謀然性殘忍
多殺戮與韓德讓通專擅國政賜德讓姓耶律改名
隆運拜大丞相封晉王蕭氏死未幾德讓亦死契丹
賜地陪葬陵旁 上封事者言兩漢賢良多因災變
以詢訪闕政今國家受瑞建封不當復設遂詔罷制
舉
大中祥符三年春三月壬辰交趾黎李忠苛虐國人
不附大校李公蘊爲至忠親任乃逐至忠出城而殺
之其二弟明提明杓爭立公蘊又殺之自稱留後遣
使奉貢帝曰黎桓不義而得之公蘊又效尤焉甚可
惡也然蠻俗何足責哉其用桓故事授以官爵賜之
器幣 故相呂端諸子多不同處舊第以質於人帝
聞之出內庫錢贖還之令其聚居端長子蕃言負人

息錢甚多帝別賜內庫金帛俾償之蕃弟荀與西京差遣仍令內侍省置簿爲掌餽課給其家詔樞密院察其妄費王旦曰陛下推恩舊臣始終委曲至矣

夏五月契丹伐回鶻破肅州先是契丹將蕭圖玉伐回鶻入甘州降其王耶刺里至是圖玉復破肅州盡俘其民修土隗口故城以實之 高麗康肇弑其主誦立誦兄詢而相之契丹主隆緒謂羣臣曰康肇弑君誦而立詢因而相之大逆也宜發兵問其罪羣臣皆曰可蕭敵烈曰國家連歲征討士卒罷敝况陛下在諒陰年穀不登瘡痍未復島夷小國城壘完固勝

宋資治通鑑

卷六

十七

不爲武萬一失利恐貽後悔不如遣一介之使往問其故彼若伏罪則已不然俟服除歲豐募兵未晚不聽 秋旱蝗 九月內侍江守恩擅取民田麥穗杖殺軍士獄成抵法太常博士俞獻卿抗章論救坐貶帝謂輔臣曰前代內臣恃恩恣橫蠹政害物朕深以爲戒故於班秩賜予不使過分有罪未嘗矜貸王旦等曰前代事跡昭然足爲龜鑑陛下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冬十一月契丹主隆緒伐高麗先遣高正韓杞問詢詢奉表乞罷師不許十一月契丹軍渡鴨綠江康肇帥衆禦之戰敗退保銅州契丹進擊肇分

兵爲三營肇居其中契丹耶律敵魯擊破之擒肇及副將李立追亡數十里銅霍貴寧等州皆降契丹蕭排押等攻開京詢棄城走平州契丹遂焚開京宮室府庫民廬俱盡契丹兵還諸降城復歸高麗 十二月夏州管内饑趙德明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或言德明方納款而敢渝誓請降詔責之王旦曰第詔德明云已勅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其遣衆來取德明得詔慙曰朝廷有人遂止

大中祥符四年春二月辛酉帝祭后土於汾陰大赦先是羣臣上表請祀汾陰帝從之以王旦兼大禮使

宋資治通鑑

卷六

十八

王欽若爲禮儀使陳堯叟爲經度使儀同封禪正月奉天書發京師是日出潼關渡渭河遣近臣祀西嶽遂至寶鼎縣奉祗宮祀后土地祗大赦天下文武進秩建寶鼎縣爲慶成軍賜天下酺三日大宴羣臣於穆清殿而還初將祀汾陰會歲旱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陳不可者十有曰陛下纔畢東封又議西幸非先王五年卜征重謹之意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作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其饗之乎又曰今之姦臣以先帝嘗停封禪故贊陛下以繼承先志先帝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則未嘗獻一謀畫

一策而乃卑辭厚幣求和於契丹感國廢爵姑息於保吉謂主辱臣死爲空言以誣下罔上爲已任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爲姦臣僥倖之資此臣所以長嘆痛惜也時羣臣爭奏祥瑞復上言方今野雉山鹿并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夫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陛下何爲而不思也帝嘉其忠而不能從 陝州隱士魏野不求聞達居陝之東郊爲詩精苦三月甲戌帝自汾陰還次陝州遣陝令主希召之不起命工圖其所

朱資治通鑑

卷六

九

居觀之 帝過西京遂謁諸陵夏四月還宮 太子太師文穆公呂蒙正卒初帝封泰山祠后土兩幸其第賜賚有加謂蒙正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任穎州推官宰相才也夷簡由是見知於上 六月江淮大水 秋七月馮拯罷 畿內蝗鎮眉昌等州地震 八月河決通利軍 冬十月帝加上五岳帝號御朝元殿發冊以向敏中等充奉冊使 大中祥符五年夏四月戊申復以向敏中同平章事時舊相出鎮不以吏事爲意惟敏中盡心民事帝由

是有復用之意及東封西祀皆以敏中留守厚重鎮靜人情帖然遂復拜相 高麗王詢遣蔡忠順奉表如契丹乞稱臣如故契丹命詢親朝詢復以疾爲辭初契丹以鴨綠江地予高麗高麗嘗築六城曰興鐵通龍龜郭州至是契丹怒詢不朝命復取六州地於是其有女真人知高麗事者言于契丹以爲自開京東馬行七日有大砦廣若開京凡旁邑所貢珍異皆在焉其勝羅等州之南亦有二砦所積如之若大軍自女真北渡鴨綠江並大河而上至郭州與大路會高麗可取也 杭州隱士林逋力學善詩不趨榮利家

朱資治通鑑

卷六

二十

貧衣食不足晏如也結廬杭州西湖之孤山帝聞其名六月庚申賜以粟帛 八月丙申朔日有食之巴未作會靈觀奉五岳祀 九月罷參知政事趙安仁初議立后安仁謂劉德妃家世寒微不如沈才人出於相門帝不悅他日與王欽若從容論方今大臣誰爲長者欽若欲排安仁乃譽之曰無若趙安仁安仁昔爲沈倫所知常欲報之帝默然未幾罷安仁雖貴簡儉若貧素喜誨誘後進時以重德推焉 以王欽若陳堯叟爲樞密使丁謂參知政事馬知節爲樞密副使時天下又安王欽若丁謂導帝以封祀眷遇

曰隆欽若自以深達道教多所建明而謂附會之與陳彭年劉承珪等蒐講墜輿大修宮觀以林特有心計使爲三司使以幹財利五人交通蹤跡詭秘時號五鬼王曰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追思李沆之先識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欽若狀貌短小項有附疣時目爲癩相性傾巧敢爲矯誕然智數過人每朝廷有興作能委曲遷就以中帝意知節以衆方競言祥瑞深不然之每言於帝曰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也冬十月帝語輔臣曰朕夢神人傳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趙玄朗授汝天書今令再見汝

宋資治通鑑 卷六 三

感天尊道應真佑德上聖欽明仁孝皇帝 十二月甲辰詔建康軍鑄玉皇聖祖太祖太宗尊像以丁謂爲奉迎使奉安於玉清昭應宮帝率百官郊謁又詔刻天書於宮以王旦爲刻玉使王欽若與謂副之作景靈宮奉聖祖也 十二月丁亥立德妃劉氏爲皇后父通爲虎捷都指揮使從征太原道卒后在襁褓而孤鞠于外氏善播鼗蜀人龔美者以鍛銀爲業携之至京師年十五入襄邸帝即位自美人進位德妃專寵後宮郭后崩帝欲立之翰林學士李迪言妃起於寒微不可以母天下帝不從欲得楊億草制使丁謂諭旨億難之謂曰勉爲此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亦非所願也乃命他學士焉后既立以無宗族更以美爲兄改其姓爲劉聞李迪之諫大恨之后性警敏曉書史聞朝廷事能記其本末帝畏其聞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預聞宮闈事有問輒援引故實以對帝深重之由是漸干外政

宋資治通鑑 卷六 三

宋資治通鑑卷第六

宋資治通鑑卷第七

宋紀七 起大中祥符癸丑盡乾興壬戌凡十年

真宗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皇帝下

帝下

大中祥符六年春正月詔禁內臣出使凡有干預州縣公事所在官吏不以聞並罪之 秋七月知濱州

呂夷簡請免稅河北農器帝曰務穡勸農古之道也豈獨河北哉詔諸路並除之 冬十二月戊午朔日

有食之 初帝享玉皇於朝元殿判亳州丁謂獻芝

草三萬七千本壬申遂詔扶侍使趙安仁等奉獻天

書于朝元殿

書于朝元殿

大中祥符七年春正月壬寅帝如亳州謁老子於太

清宮先是詔親謁太清宮命王旦兼大禮使丁謂兼

奉祀經度制置使陳彭年副之加號太上老君混元

上德皇帝孫奭上言陛下事事慕效唐明皇豈以明

皇為令德之主耶帝曰東封祀汾謁陵寢享老子非

始於明皇且開元禮今世所循用不可以天寶之亂

而非之作解疑論以示羣臣是月奉天書發京師遂

朝謁太清宮丁謂獻白鹿一芝九萬五千本曲赦毫

州及車駕所經流以下罪升亳州為集慶宮賜酺三

日 丙辰以應天府為南京國初因五代之舊以大

梁為東京開封府洛陽為西京河南府後以太祖舊

藩歸德軍在宋州改宋州為應天府至是建為南京

作鴻慶宮以奉太祖太宗聖像 二月辛酉還宮大

赦 沙州曹壽既殺延錄而代之至是死子賢順

遣人入貢詔授歸義節度使沙州自宗壽以來通使

契丹 六月乙亥王欽若陳堯叟馬知節免知節素

惡欽若之為人議論未嘗少屈欽若每奏事必懷數

奏但出一二匿其餘退則以已意稱上旨行之知節

嘗於帝前顧欽若曰懷中奏何不盡出之欽若不悅

會瀘州都巡檢王懷信等上平蠻功欽若久不決既

而擅超擢之知節因回詆其短爭於帝前帝召王旦

質之且至欽若猶諱不已知節流涕曰願與欽若同

下御史府且叱欽若使退帝大怒命付獄旦從容曰

欽若等當黜未知坐以何罪帝曰忿爭無禮且曰陛

下奄有天下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或聞外國無

以威遠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

戒約之俟少間罷未晚也帝曰非卿言朕固難忍月

餘始罷欽若知節併及堯叟 王宗沐曰天子之所以

齊一之治者莫先於紀綱紀綱始於朝廷而能致肅然

薄海之外故唐韓愈以為欲知天下之安危察其紀

綱之理亂而已宋之立國本以忠厚優禮大臣為命
若懷秦不出屢抑邊功欺君罔上所患者人主不及
知耳馬知節既白之殿廷使帝猶有英決則一言河
判何至相訾比其相誼則由直之責當石所歸何假
於怒怒之不在其欺誣而在其忿爭責之不能治其曲
直而至於俱罷混刑賞者邪正雖殊不能治其曲
尚為有紀綱乎王且不以紀綱大體告衆且固知帝
為比也其赤之獎徵宗祐榮京度宗所以道冠履倒
置矣秋內無紀綱之司空文定公張齊賢卒齊賢資
儀豐碩議論慷慨以致君自負喜提獎寒雋在涇原
上言謂靈武一郡勢援隔派必難固守萬一失陷賊
勢益增臣所以乞封潘羅支為六谷王而厚以金帛
者恐繼速且募用兵斷彼賣馬之路也後又言靈州
斗絕一隅若能增益精兵以合西邊長駐對替之兵
以原渭鎮戎之師率山西熟戶從東界而入嚴約師
期兩路交進日可解靈州之圍矣時不能用而靈武
果陷以寇準為樞密使契丹連歲遣耶律僉思
使高麗取六州舊地高麗不從乃遣蕭敵烈討之高
麗與女真設奇邀擊契丹大敗而還 秋七月甲辰
以王嗣宗曹利用為樞密副使 高麗自王誦立遣
使入朝為契丹所阻不通中國者累年至是冬十月
王詢遣其工部侍郎尹證古入貢詔登州置館於海
次以待之 十一月王清昭應宮成初議營宮料功

宋資治通鑑

卷七

三

五百六

須十五年修宮使丁謂令以夜繼晝每繪一壁給二
燭故七年而成凡二千六百一十楹製度宏麗屋宇
少不中程式雖金碧已具劉承珪必令毀而更造有
司莫敢較其費未幾帝親謁宮奉刻玉天書安於寶
符閣以御容立侍於側 十二月癸丑朔司天監奏
日食不應羣臣表賀 戶部獻天下民數戶九百五
萬五千七百二十九口二千二百九十七萬六千九
百六十五
大中祥符八年春二月淮浙饑 加楚王元佐天策
上將軍賜劔履上殿詔書不名 夏四月寇準罷準
宋資治通鑑 卷七
四
三百廿
以三司使林特附會邪險惡之每事沮抑帝方寵特
聞之不悅謂王旦曰準剛忿如昔旦曰準好人懷惠
又欲入畏威皆大臣所當避而準乃以為己任此其
所短也非至仁之主孰能容之準竟以是罷初準數
短旦於帝而旦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
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缺失必多
準對陛下無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由
是益賢旦中書有事送樞密院違詔格準以上聞旦
被責拜謝堂吏皆坐罪不踰月樞密有事送中書亦
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樞密而已準大慙

謝及罷準托人語曰求為使相且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吾不受私請也準深憾之已而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且所以薦者準愧歎以為不可及以王欽若陳堯叟為樞密使榮王元儼宮火延及朝元殿閣內庫有司劾當死者衆王且曰陛下始以罪已詔天下今乃過為殺戮且火雖有迹安知非天譴也帝欣然納之滅死幾百人六月己酉朔日有食之秋九月吐蕃唃廝囉贊普之裔居宗哥城以宗哥僧李立遵為論逋論逋者國相也立遵貪

宋資治通鑑

卷十一

五

而喜殺國人不附會與涇原鈐轄曹瑋戰于三都谷而敗復襲西涼府亦敗衆益怨之唃廝囉遂與立遵不協徙居邈州而立遵自居宗哥屢表請贊普之號朝議以替普乃戎王也立遵居唃廝囉下不宜妄授止命為保順軍節度使唃廝囉與西夏接壤每以兵抗趙德明希朝廷賜予始立文法聚衆數十萬請討平夏以自效帝以戎人多詐不許恐或生他變命周文質監涇原軍曹瑋知秦州以備之秋七月戊午王嗣宗罷樞密直學士知陳州忠定公張誅卒誅侗儻有大志尚氣節嘗曰事君者庶不言貧勤不言

苦忠不言已效功不言已能斯可以事君矣故所至以政績聞帝嘗稱其才任將帥以疾不盡其用臨卒上疏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誅頭置丁氏之門以謝謂帝歎其忠賜信州道士張正隨號真靜先生初漢張魯子自漢中徙居信州龍虎山世以鬼道惑衆正隨其後也至是召赴闕賜號王欽若為奏立授錄院及上清觀蠲其田租自是凡嗣世者皆賜號

宋資治通鑑

卷十一

六

大中祥符九年春正月以張旻為樞密副使先是旻為馬軍副都指揮使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謀欲為變上召二府議之王且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衆捕謀者則震驚都邑今但擢旻使解兵柄及側者當自安矣帝從其言兵果無他帝語左右曰王且善處大事真宰相也契丹耶律世良蕭屈烈與高麗戰于郭州西破之斬首數萬獲其輜重而還夏六月畿內蝗帝遣人出郊得死蝗以獻因以示大臣明日執政遂袖死蝗進曰蝗盡死矣請示於朝仍令百官賀王且曰蝗出為灾灾弭幸也又何賀固稱不可後數日二府方奏事飛蝗忽蔽大帝顧且曰使

百官方賀而豐如此豈不為天下笑耶 秋八月知
秦州曹瑋屢請益兵帝不悅問李迪邊將誰可代瑋
者迪曰瑋知喃廝囉欲窺關中故請益兵為備非怯
也乃詔發關內羨兵赴瑋未幾喃廝囉與宗哥族連
結入寇使謀者聲言以某日下秦州會食以激怒瑋
瑋勒兵不動坐俟其至大破之夷其族帳斬首千餘
級自是喃廝囉勢感退保磧中不出 九月丁謂陳
堯叟免以陳彭年王會張知白叅知政事任中正為
樞密副使彭年初入翰林為學士嘗謁王旦且辭不
見翌日向敏中以彭年所上文字示且且瞑目不覽

宋資治通鑑

卷二

七

三十一

是不過與建寧瑞圖進取耳已而彭年附王欽若
丁謂朝廷典禮無不恭預詳練議制雖前世未有者
必推引依據以成就之帝甚寵遇及升內閣而李宗
諤卒楊億罷彭年獨任事務叢委形神皆耗舉止失
措至家人有不記其名者 李迪言陛下土木之役
過甚蝗旱之灾殆天意以警陛下也帝深然之至是
詔禁樂罷秋宴督諸路捕蝗遂罷諸營造禁天下貢
物詔民能賑貧者官之未幾得兩青州飛蝗多赴海
死

天禧元年春二月己亥陳彭年卒彭年敏給強記尤

好刑名之學性恣險時號九尾狐張齊賢嘗謂人曰
彭年在位必亂國政或疑齊賢過甚後乃服其知人
三月以王會燕會靈觀使會辭不受王欽若方挾
符瑞以固寵位陰排異已者會有詔以會為會靈觀
使曾以推欽若帝不悅謂會曰大臣宜傳會國事何
遽自異耶會頓首曰君從諫謂明臣盡忠謂義陛下
不知臣驚病使待罪宰府臣知義而已不知異也
王旦素羸多疾連年求解機務不許夏五月乃拜太
尉侍中五日起居入中書遇軍國重事不限時
日入預叅決且愈長避上疏固辭新命又託同列奏

宋資治通鑑

卷七

八

三十一

白帝重違其意止加封邑 帝以頻歲旱蝗國用不
給問李迪迪請發內藏庫以佐國用則賦歛寬民不
勞矣帝曰朕欲用李士衡代馬元方為三司使俟其
至當出金帛數百萬借之迪曰天子於財無內外願
下詔賜之以示恩德何必曰借帝悅 秋七月王旦
疾甚引對滋福殿帝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疾如
此因命皇子出拜且惶恐走避皇子隨而拜之且言
皇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
後不至宰相惟凌策李及旦復力求避位帝憫其形
瘁許之復問曰卿萬一有不諫朕以天下付之誰乎

旦謝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固問旦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帝曰準性剛褊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八月庚午以王欽若同平章事帝久欲相欽若王旦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且乞留之樞密兩府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爲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乃止及旦罷欽若遂相欽若語人曰爲王子明遲我十年作宰相九月癸卯王會罷會既不受會靈觀使上意不懌王欽若數譖之會會市賀皇后家舊第其家未徙而會令人昇土置其

宋資治通鑑

卷十

九

門賀氏訴於朝遂罷會政事王旦在告聞之曰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勳業甚大顧予不得見爾或請其故曰王君昨讓觀使雖拂上旨而詞直氣和了無所懼且始被進用已能若是我自任政事二十年每進對稍忤即蹶躅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大尉王清昭應宮使文正公王旦卒旦爲首相會天下無事慎守祖宗法度無所變改帝久益信言無不從凡大臣有所奏請必問曰王旦以爲如何旦與人寡言笑及奏事羣臣異同旦徐一言以定君家賓客滿堂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月後召與語詢訪四方利病

或使疏其言而獻之以觀其所長密籍其名薦之人未嘗知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不得見意爲人所毀以告向敏中敏中從容爲旦言之旦曰旦處安得有毀人者及議知制誥旦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之旦曰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當靜以待之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薛奎發運江淮辭旦且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歎曰真宰相之言也內臣劉承珪以忠謹得幸既病求節度使帝謂旦曰承珪待此以瞑目且執不可曰他日求爲樞密使此其階也遂止自

宋資治通鑑

卷十

十

是內臣不過留後且任事久有詢之者輒引咎不辯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辯者辯之必得而後已至是疾篤帝臨問親調藥并薯蕷粥賜之遣內侍問者日至三四及薨痛悼不已旦遺令削髮披緇以懣蓋悔其不諫天書之失也諸子欲奉遺令楊億以爲不可乃止

天禧二年夏閏四月丁未靈泉出京師飲者愈疾作祥源觀初西京訛言有物如帽夜飛入人家又變爲犬狼狀能傷人民間恐每夕重閉深處操兵自衛至是五月京師民訛言帽妖至達旦叫譟詔立賞

裕募言為妖者知應天府王曾令夜開里門有倡言者即捕之妖亦不興契丹以張儉為政事令儉端慤不事外飾為雲州幕官契丹主獵雲中故事長吏當有所獻節度使進曰臣境無他產惟幕僚張儉一代之寶願以為獻因召見容止朴野訪及世務占奏三十餘事由是顧選特異六月以曹利用知樞密院事彗星出北斗秋八月甲辰立子受蓋為皇太子更名禎受蓋司寢李氏所生皇后養以為子與楊淑妃同撫育之先是祥符九年封壽春郡王就學於資善堂以張士遜崔遵度為王友未幾進封昇王

宋資治通鑑 卷二

十一

至是立為皇太子冬十月契丹伐高麗十二月戰於茶陀二河大敗

天禧三年春三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夏六月甲午巡檢朱能挾內侍都知周懷政詐為天書置乾佑山時寇準判末興軍以聞詔迎入禁中中外皆識其詐帝獨信之論德審宋道言姦臣誕妄以惑聖聽知河陽孫奭言乞斬朱能以謝天下皆不聽準由是得召還時王欽若恩禮衰薄商州捕得道士譙文易畜禁書能以術使六丁六甲神欽若坐處之出入遂免以準代相準之始召也門生有勸準者曰公若至河陽

稱疾堅求外補此為上策倘入見即發乾佑天書之詐斯為次也最下則再入中書耳準不懌丁謂因準稱譽得參知政事雖同列而事之甚謹嘗會食中書美汚準鬚謂徐起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為官長拂鬚邪謂大慙恨遂成仇隙河決滑州泛澶濮鄆濟徐境秋七月羣臣上帝尊號大赦以天書再見也八月大會道釋于天安殿凡萬三千八十六人京東河北水彰德留後正惠公馬知節卒知節慷慨以方略自任所與善必一時豪傑性剛直敢言不肯少有卑屈天下稱其直嘗與王欽若爭

宋資治通鑑 卷七

十二

論上前退見王且詞色猶怒甚曰知節幾欲以笏擊死之但恐驚動君相爾冬十一月帝謁景靈宮享太廟祀天地于園丘大赦自是每一歲行禮宮廟園丘必同舉為永制向敏中寇準並加僕射麻下帝以即位未嘗除左僕射意敏中應甚喜賓客必多使人密覘之云敏中方謝客門闌悄然矚其庖中亦寂無一人帝大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十二月以曹利用丁謂為樞密使任中正周起為副使天禧四年春正月乙丑以曹瑋簽書樞密院事瑋沉勇有謀馭軍嚴明捍禦西陲熟知羌情用兵多奇不

測為將四十年未嘗少失利哨廝囉每望瑋所在合
手加額契丹使過天雉部騎兵無敢馳驅者初守邊
時山東名士賈尚造瑋客舍瑋欲按邊即問舍邀
與俱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既出就騎見甲士三千
環列初不聞人馬聲同歸語人曰瑋殆名將也二
月帝有疾不視朝 三月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
景靈宮使文簡公向敏中卒敏中端厚沉毅識大體
善處繁劇時以重德目之 夏四月有兩月並見西
南 高麗求成於契丹 六月丙申寇準罷時帝得
風疾事多決于皇后寇準李迪以為憂一日準請間
宋資治通鑑 卷七 十三

不起管臥宦者周懷政股與之謀欲命太子監國懷
政東宮官也出告寇準已而事泄準罷丁謂等官踈
斥之使不得親近懷政憂懼不自安陰謀奉帝為太
上皇而傳位太子罷皇后預政殺丁謂而復相集客
省使楊崇勳等以其謀告謂謂即徹服夜乘輿車挾
崇勳詣曹利用議明日以聞詔命曹瑋訊之懷政具
服帝怒甚欲責及太子群臣莫敢言李迪從容奏曰
陛下有幾子乃欲如是帝悟乃止誅懷政謂與皇后
謀并發朱能天書妖妄事丁丑遂貶準為太常卿知
相州而罷翰林學士盛度樞密直學士王曙朝士與
準親厚者皆斥之準之貶也帝命與小州謂輒云與
遠小州迪言向者聖旨無遠字二人忿爭始此 八
月乙酉以任中正王曾參知政事錢惟演為樞密副
使 周起曹瑋罷 賊寇準為道州司馬時遣使捕
朱能能據衆叛未幾衆潰自殺寇準坐是再貶道州
司馬既至晨具朝服如常時對賓客言笑若初無廊
廟之貴者自罷相三絀皆非帝意歲餘帝問左右曰
吾目中何久不見寇準羣臣畏謂威莫敢對 九月
帝疾瘳 丁謂擅權用事至除吏不以聞李迪憤然
謂同列曰迪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

能附權倖爲自安計耶會議二府皆進秩兼東宮官
廸以爲不可謂又欲引林特爲樞副廸復沮之謂積
怒旣而謂加門下侍郎兼太子太傅廸加尚書左丞
仍兼太子少傅故事宰相無兼左丞者及入對長春
殿內出制書置榻前帝謂輔臣曰此卿等兼東宮官
制也廸進曰東宮官屬不當增置臣不敢受命丁謂
罔上弄權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準特于殺人事寢
不治準無罪遠謫惟演以皇后姻家使預朝政曹利
用馮拯相爲朋黨臣願與謂俱罷付御史臺劾正帝
怒留制不下冬十一月戊辰左遷廸知鄆州謂知河

宋資治通鑑

卷七

十五

南府明日謂入謝帝詰所爭狀謂對曰非臣敢爭乃
廸詈臣爾願復留遂自出傳口詔復入中書視事時
翰林學士劉筠已草廸謂同罷制旣而謂復留命草
制筠不奉詔乃更召學士晏殊草之筠自院出遇殊
殊惶愧側而不敢與揖謂旣復位益擅權專恣筠曰
奸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力請補外遂知廬州筠初
爲楊億所識拔後遂與億齊名時號楊劉 庚午詔
自今軍國大事取肯如故餘皆委皇太子同宰相樞
密等參議施行太子固讓不允遂開資善堂親政皇
后裁決於內而丁謂用事中外以爲憂王曾謂錢惟

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太子則人心
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
矣惟演乘間言之后深納焉 以馮拯同平章事
天禧五年春正月丁酉以張士遜爲樞密副使 秋
七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九月吐蕃酋厮囉來降
冬十一月貶王欽若爲司農卿分司南京欽若判河
南有疾表乞就醫京師丁謂使人給之曰上甚思一
見君也欽若信之卽輿疾至京謂因言欽若擅去
官守無人臣禮命御史就第按問欽若惶恐伏罪故
貶

宋資治通鑑

卷七

十六

乾興元年春二月癸卯羣臣上帝尊號 戊午帝崩
遺詔皇后權處分軍國事太子禎卽位王曾奉遺詔
入殿廬草制命皇后權處分軍國事輔太子聽政丁
謂欲去權字曾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
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城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
亂之耶謂遂止太子卽位年十三矣尊皇后爲皇太
后淑妃楊氏爲皇太妃兩府議太后臨朝儀曾請如
東漢故事太后與帝五日一御承明殿太后坐帝右
垂簾聽政謂欲擅權不欲同列與聞機政潛結入內
押班雷允恭密請太后降手書云帝朔望見羣臣大

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則令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於是允恭恃勢專恣而謂權傾中外衆莫敢抗獨會正色立朝時倚爲重 戊辰貶寇準爲雷州司戶叅軍李迪爲衡州團練副使帝崩惟言寇準李迪可託丁謂怨準而太后憾迪嘗諫立已遂誣以朋黨貶之連坐者甚衆曹瑋亦謫知萊州初議竄逐王曾疑責太重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耳蓋曾嘗以第舍假準會遂不復爭學士呈制草謂改曰當醜徒干紀之際屬先帝違豫之初懼此震驚遂致沉劇且使人迫迪行或語謂曰迪若貶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謂必欲令二人死遣中使齎勅就賜以錦囊貯劔揭於馬前示將誅戮狀至道州衆皆惶恐不知所爲準方與郡官宴飲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勅書中使不得已乃授勅準拜於庭升階復宴至暮乃罷 六月契丹主聞帝崩集藩漢大臣舉哀遣耶律僧隱等來弔祭置帝御靈建資福道場百日而罷詔諸州軍不得作樂凡國中犯帝諱者悉改之 丁謂爲山陵使內侍雷允恭爲都監判司天監邢中和言

宋資治通鑑

卷七

十七

千允恭曰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但恐下有石與水耳允恭曰上無他子若如秦王墳何不可中和曰山陵事重若行覆按動經月日恐不及七月之期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允恭素貴橫人不敢違卽改穿上穴乃入白太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允恭曰使先帝宜子孫何爲不可太后意不然曰出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出與謂言謂唯唯允恭入奏山陵使亦無異議遂命夏守恩領工徒數萬穿地土石相半繼之以水衆議日喧懼不能成功中作而罷奏請待命謂允恭依違不決內侍毛昌達自陵下還以其事聞詔問謂謂始請遣使按視旣而咸請復用舊地乃詔馮拯曹利用等就謂第議遣王曾覆視曾還請獨對因言謂包藏禍心令允恭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驚怒甚欲併誅謂馮拯進曰謂固有罪然帝新卽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后怒稍解遂止庚申誅允恭等二日太后召宰相諭曰丁謂爲宰相乃與宦者交通謂前附允恭奏事皆言已與卿等定議故皆可之且營奉先帝陵寢而擅有遷易幾誤大事拯等對曰自先帝登遐政事皆謂與允恭同議稱得旨禁中臣等莫敢辯虛

宋資治通鑑

卷七

十八

實賴聖神祭其姦此宗社之福也任中正獨進曰謂
被先帝顧託雖有罪請如律議功曾曰謂以不忠得
罪宗廟尚可議耶乃降授謂太子少保分司西京并
罷中正出知鄆州故事黜宰相者降制時欲亟行止
召舍人草詞仍榜朝堂宣諭天下以拯為山陵使
秋七月甲子朔日食幾盡以王會同平章事呂夷
簡魯宗道叅知政事錢惟演為樞密使曾方嚴持重
每進見言利害事審而中理多所拔薦尤惡僥倖帝
嘗問曾曰比臣僚請對多求進者曾對曰惟陛下抑
奔競崇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矣夷簡知開

宋資治通鑑

卷七

十九

封府嚴辯有聲真宗識其姓名于屏風將大任之不
果宗道嘗為右正言論列無所畏避真宗書殿壁曰
魯直蓋思念之也貶丁謂為崖州司戶參軍初女
道士劉德妙嘗以巫師出入謂家謂敗逮繫德妙內
鞠問之德妙具言謂嘗教之曰汝所為不過巫事不
若託老君言禍福足以動人於是即謂家設神像夜
醮于園中雷允恭數至請禱及真宗崩引入禁中又
因穿地得龜蛇令德妙持入內給言出其家山洞中
仍教云上即問若所事何如為老君第云相公非凡
人當知之謂又作頌題曰混元皇帝賜德妙語涉妖

誕遂貶謂崖州司戶參軍籍其家得四方賂遺不可
勝紀謂赴崖州道出雷州寇準使人以一蒸羊逆諸
境上謂欲見隼準固辭之準聞家僮謀欲報仇乃杜
門使縱博毋得出候謂行遠乃已謂機敏有智謀檢
校過人及居崖州專事浮屠因果之說家寓西京嘗
為書自克責敘國厚恩戒家人毋輒怨望遣人至于
洛守劉燁祈付其家戒使者伺燁會聚僚時達之燁
得書不敢私即以上聞太后與帝見之感惻遂徙雷
州亦出於揣摩也八月乙巳太后同御承明殿聽
政冬十月己酉葬真宗于末定陵以天書殉十

宋資治通鑑

卷七

二十一

一月丁卯錢惟演罷初惟演見丁謂當國權勢薰灼
因附之與為婚媼寇準之斥惟演有力焉及序樞密
題名獨削去準姓氏云逆準不書御史中丞蔡齊言
于帝曰寇準忠義聞天下社稷之臣也豈可為姦黨
所誣哉帝遠令磨去之謂得罪惟演慮將及已因擠
謂以自解馮拯以是惡其為人因言惟演以妹妻劉
美乃太后姻家不可與機政以廢祖宗之法請罷之
乃以保大節度使知河陽府踰年入朝意圖執政御
史鞠詠上疏論之太后遣內使持奏示惟演惟演猶
顧望不行詠語右司諫劉隨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

庭毀之惟演始亟去惟演出於勲貴文辭清麗名與楊億劉筠相上下於書無所不讀尤喜獎勵後進嘗曰吾平生不足者惟不得於黃紙上押字耳故切切求入中書為時議所鄙吐蕃李立遵來附以張知白為樞密副使判國子監孫奭上言知交州日建立學舍以延生徒至數百人臣雖以俸贍之然常不給乞給田十頃為學糧從之諸州給學田始此王曾以帝初即位宜近師儒乃請御崇政殿西閣召侍講學士孫奭直學士馮元講論語初詔雙日御經筵自是雖隻日亦召侍臣講讀帝在經筵或左右瞻

宋資治通鑑

卷七

王

三百三

矚及容體不正奭即拱立不講帝為竦然改聽

宋資治通鑑卷第七

宋資治通鑑卷第八

宋紀八

起天聖癸亥盡寶元天禧九年

仁宗禮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

孝皇帝一

天聖元年春正月癸未立計置司時承平既久兵籍益廣吏員益衆佛老夷狄蠹耗中國百姓縱侈而上下困於財三司使李諮請省浮費鹽鐵判官俞獻卿亦言天下穀帛日耗稻苗未生而和糴桑葉未吐而和買自天禧以來日甚一日宜與大臣議拯正之上納其言乃立計置司以張洎遼呂夷簡魯宗道領之初陝西河北商人入芻糧者權貨務給券以茶償之又益以東南緡錢及香藥犀象為虛實三估謂之三稅至用十四錢易官錢百其法屢更不能無弊上命諮等校歲入登耗更定之諮等言淮南十三場茶歲課五十萬緡天禧五年纔及二十三萬緡每券直錢十萬鬻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為實錢十三萬緡除九萬緡為本錢歲纔得息錢三萬餘緡而官吏廩給雜費不與焉是則虛數雖多實利殊寡請罷三稅以十三場本息併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為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羅源

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然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而與之給券為驗以防私售謂之貼射若歲課貼射不盡則官市之如舊商人入芻糧塞下者隨所在實估度地里遠近量增其直給券至京一切以緡錢償之謂之見錢法諮等又以鹽之類有二解池引水而成曰顆鹽淮浙蜀廣灣游或井或醱而成曰未鹽皆通商貿易乾興初解鹽計歲入二十三萬緡視天禧中數損十四萬請罷之專令兩池入中並邊芻粟上皆從之

秋九月丙寅馮拯罷拯氣貌嚴重而乏風節議論

宋史 卷八

多迎合上意平居自奉侈靡外示儉陋人不能知至是以疾罷 以王欽若同平章事欽若再相以帝初臨政謂百官敘進皆有常法為圖以獻然亦不能大用事如真宗朝矣 閏月寇準卒于雷州詔許歸葬西京 洪州俗尚鬼多巫覡惑民凡已之所資假神而言無求不得 冬十一月知州夏竦索部中幾二千家勒令還農毀其淫祠以聞詔江浙荆湖閩廣凡挾邪術害人者悉禁絕之 初張詠知益州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為二十二界謂之交子使富

民主之後富民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不息轉運使薛田張若谷請置交子務以權其出入禁私造者帝從其議立務於益州界以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緡為額

天聖二年夏五月丁亥朔日嘗食不食中書奉表稱賀 秋八月己卯帝臨幸國子監謁孔子 冬十一月乙巳立皇后郭氏平盧節度使崇之孫女時張美人有寵帝欲立之太后不可而止故后雖立而頗見疎

天聖三年夏五月癸巳幸御莊觀割麥聞民間機杼

宋史 卷八

聲賜織婦茶帛 冬十月辛酉以晏殊為樞密副使 十一月復榷茶鹽初李諮以實錢入粟實錢售茶二者不得相為輕重既行而商人失厚利怨謗蜂起上疑變法之弊下詔責計置司而遣官行視諮具言新法之便會孫奭等論其煩擾遂罷射法官仍給本錢市茶商人入錢售之茶法復壞解鹽亦復榷之 王欽若卒帝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為直姦邪也王魯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同惡時人目為五鬼姦邪儉偽誠如聖論 十二月以張知白同平章事張旻為樞密使太后微時嘗

寓旻家旻事之甚謹后德之故自河陽召還長樞府
晏殊言旻無動勞徒以恩倖被寵天下已有非才之
議奈何復用爲樞密使也后不悅旻尋更名耆

天聖四年夏五月契丹伐回鶻圍甘州兵敗而還自
是党項阻卜諸部皆叛契丹兵將多敗死 六月京
師大雨平地水數尺壞民舍壓死數百人京東西及
河江淮以南皆大水帝避殿城騰肆赦蠲民租撫
流民方水之作也宰執晨朝未入有旨放朝王會附
中使奏曰天變甚異乃臣等燮理無狀豈可退安私
室亟請入見陳所以備禦之道同列有先歸者皆媿
服焉 冬十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宋資治通鑑

卷八

四

天聖五年春正月壬寅朔帝率羣臣朝太后於會慶
殿先是帝白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乃受朝太后
不可王會奏曰陛下以孝奉母儀太后以謙全國體
請如太后 帝不從 晏殊罷以夏竦爲樞密副使殊
從幸玉清昭應宮從者持笏後至殊怒以笏擊之折
齒爲御史所論出知宣州尋改應天自五代以來天
下學校廢壞殊始興建爲諸州倡且延范仲淹以教
生徒仲淹敦尚風節每感激論天下事殊深器之竦
明敏博學文章典雅材術過人但急於進取喜交結

任數傾側世以姦邪目之 夏五月癸亥楚王元佐

卒 秋九月以程琳爲御史中丞張知白最器琳當
除命喜曰不辱吾筆琳上疏請罷諸土木營造蠲被
灾郡縣逋租帝嘉納之未幾除知開封府王蒙正子
齊雄殺人貨其妻子使以病告蒙正聯姻大后家琳
察其色詞異令有司驗之得狀太后因琳對論之曰
齊雄非殺人者乃其奴捶之琳曰奴無罪專理且使
令與已犯同太后默然卒論如法

宋資治通鑑

卷八

五

天聖六年春二月壬午工部尚書同平章事文節公
張知白卒知白爲相慎名器抑微僚毋以盛滿爲戒
雖貴顯清約如寒士 三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以
張士遜同平章事姜遵范雍爲樞密副使 夏五月
趙德明使其子元昊襲回鶻甘州取之元昊小字嵬
理性雄毅多大略善繪畫能創制物始晚浮圖學通
蕃漢文字德明雖臣事中國及契丹然於本國則稱
帝至是以元昊襲破回鶻奪甘州遂立爲皇太子
秋八月江淮兩浙河北皆水遣使安撫
天聖七年春正月癸卯曹利用罷時太后臨朝中人
與貴戚稍能軒輊爲禍福而利用以勳舊自處不恤
也凡內降恩力持不與左右多怨之太后亦嚴憚利

用稱曰侍中而不名利用奏事簾前或以指爪擊帶
鞞左右指示太后曰利用在先帝時何敢爾邪太后
領之會利用從子洸爲趙州兵馬監押被酒衣黃衣
令人呼萬歲事聞洸杖死內侍羅崇勳請併罪利用
后問諸執政衆顧望未有對者張士遜徐曰此獨不
肖子爲之利用大臣宜不知狀后大怒王曾復爲力
解后曰卿嘗言利用強橫今何解也曾曰利用素恃
恩故常以理折之今加以大惡則非臣所知也后意
少釋乃罷爲衛將軍知隨州 二月庚申朔參知政
事簡肅公魯宗道卒太后臨朝宗道屢有獻替后嘗
問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
然有小臣方仲弓請立劉氏七廟后問諸輔臣衆不
敢對宗道獨進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乃止后
嘗與帝同幸慈孝寺欲乘輦先行宗道以夫死從子
之義爭之后遽命輦後乘輿宗道剛正嫉惡遇事敢
言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爲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
骨鯁也 丙寅張士遜罷士遜之相曹利用薦之也
利用憑寵自恣而士遜依違其間時人目之爲和鼓
利用既斥士遜亦罷 以呂夷簡同平章事夏竦薛
奎參知政事陳堯佐爲樞密副使初奎知開封府時

宋史紀事本末

卷八

六

三十一

真宗數宴大臣至有沾醉者奎諫曰今天下誠無事
然宴樂無度大臣數被酒失儀非所以重朝廷也真
宗善其言及拜參政入謝帝曰先帝嘗以卿可大任
今用卿先帝意也他日帝諭輔臣曰臣事君鮮有克
終者奎對曰保終之道匪獨臣下然也因歷數唐開
元天寶時事以聞帝然之 曹利用復坐私貸官錢
再貶崇信節度副使宦者多惡利用必欲致之死以
快志內侍楊懷敏送之至襄陽驛以語侵之利用遂
投繯而死利用性悍梗少通力裁僥倖而其親舊或
有因緣以進者故及於禍然居位忠盡有守終始不
屈死非其罪聞者寃之 閏月壬子詔復賢良方正
等六科以待京朝官之被舉及應選者增置書判拔
萃科以待選人之應書者高蹈丘園沉淪草澤茂才
異等三科以待布衣之被舉者又置武舉以待方略
智勇之士 三月契丹饑流民至境上帝曰皆吾赤
子也詔給以唐鄧州閒田仍令所過給食 夏六月
丁未夜大雨震電玉清昭應宮內火起至曉宮屋盡
燬詔繫守衛者於御史獄太后泣對大臣曰先帝竭
力成此宮一夕延燎幾盡惟長生崇壽二小殿存爾
何以稱遺旨哉范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先朝以此

宋史紀事本末

卷八

七

三十二

竭天下之力遽為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
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祗天戒也中丞王曙亦言
玉清昭應宮之建非應經義災變之來若有警者願
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右司諫張諷復言此天
之戒告不當置獄窮治太后與帝感悟遂減守衛者
罪乃下詔不復繕修以二殿為萬壽觀罷諸宮觀使
初太后受冊將御大安殿王曾執不可及長寧節上
壽又執不可皆供帳便殿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請謁
曾多裁抑之太后滋不悅會玉清昭應宮災曾以首
相罷出知兗州 秋八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辛卯

宋資治通鑑

卷八

八

以陳堯佐王曙叅知政事夏竦為樞密副使 遼東
自神冊附契丹無權酤鹽麩之征馮延休韓紹勳相
繼為戶部使始以燕法繩之民不堪命會燕薶饑戶
部副使王嘉猷計造船使其民漕粟以賑之水路艱
險多至覆沒鞭朴榜掠民怨思亂東京舍利軍詳穩
大延琳因之為變遂囚留守蕭孝先及其妻南陽公
主殺韓紹勳王嘉等以快衆情僭號興遼改元天慶
副留守張道平踰城走黑嶺告變冬十月契丹主徵
諸道兵命南京留守蕭孝穆為都統以討之賊兵屢
敗延琳嬰城固守未幾孝先穴地而出賊將執延琳

以降 冬十一月癸亥京師地震冬至帝率百官上
太后壽於會寧殿遂同御大安殿以受朝秘閣校理
范仲淹上疏曰天子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今顧與
百官同列北面而朝虧君體損主威非所以垂後世
法也疏入不報晏殊初薦仲淹為館職聞之大懼召
仲淹詰以狂率邀名且將累薦者仲淹正色抗言曰
仲淹繆辱公薦每懼不稱為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
忠直獲罪門下殊不能答既而又疏請太后還政亦
不報遂乞補外出為河中府通判

宋資治通鑑

卷八

九

而民困於轉輸詔翰林學士盛度等議更其制度上
通商五利遂罷三京二十八州軍權法聽商人入錢
若金銀於京師權貨務受鹽兩池而民便之自是雖
商賈流行而歲課耗矣 九月己巳以趙稹為樞密
副使時政出宮掖植厚結劉美人家婢以干進用命
未下有馳告者稹問東頭西頭蓋意在中書也聞者
以為笑談
天聖九年夏六月契丹隆緒死子宗真立宗真宮人
蕭梅斤所生齊天后蕭氏無子取而養之愛同己出
至是立焉梅斤自立為皇太后聽政宗真改元景福

號隆緒曰聖宗初隆緒疾革耨斤詈齊天后曰老物之寵亦有既邪左右希耨斤旨誣齊天后第謀逆耨斤令鞠治逮及齊天后宗真聞之曰皇后侍先帝四十年撫育朕躬當爲太后今不果及罪之可乎耨斤曰此人若在恐爲後患宗真曰皇后無子而老雖在無能爲也耨斤不從遷之上京 秋七月丙午契丹來告哀遣龍圖閣待制孔道輔及王隨等充賀冊及弔祭等使契丹燕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爲戲道輔艱然徑出虜使主客者邀還坐且令謝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侮慢先聖

宋資治通鑑

卷八

十

五十九

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何謝爲至是益加禮重道輔孔子四十五世孫也 冬十月罷翰林學士宋綬時太后專政而帝未始獨對羣臣綬請令羣臣對前殿非軍國大事及除拜皆前殿取旨書上忤太后意出知應天府

明道元年春二月癸卯呂夷簡上三朝寶訓 庚戌以張士遜同平章事 丁卯真宗宸妃李氏卒李氏杭州人實生帝太后既取帝爲己子與楊太妃保護之李氏默然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以是帝雖春秋長不自知爲李氏出也至

是疾革乃自順容進位宸妃薨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呂夷簡奏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頃復獨立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也夷簡對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皆當預也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夷簡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后悟乃以一品禮殯於洪福院夷簡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勿謂夷簡不道及也崇勳懼馳告太后乃許之 三月契丹蕭耨斤慮契丹主懷齊天后鞠育之恩因其蒐於雪林遣人馳至

宋資治通鑑

卷八

十一

臨潢賜后死后曰我實無辜天下共知待我浴而就死使者退比反則后已死矣 秋七月王曙罷八月丙午以晏殊參知政事楊崇勳爲樞密副使 宮中大內火延及大殿帝移御延福宮百官晨朝而宮門不啓輔臣請對帝御拱宸門追班百官拜樓下呂夷簡不拜帝使人問其故曰宮中有變羣臣願一見清光上舉簾見之乃拜有司究火所起多引宮人屬吏御史蔣堂言火起無迹安知非天意陛下宜修德應變有司乃欲歸咎宮人是重天譴也時促開封府具獄程琳命工圖火所經處辯其誣伏者且言此殆天

災不可以罪人遂罷獄詔群臣直言闕失大赦殿中丞滕宗諒秘書丞劉鉞皆請太后還政以答天譴不報冬十一月壬辰夏王趙德明卒子元昊嗣是歲封德明爲夏王未幾卒贈太師尚書令蕪中書令遣楊吉授元昊三使封西平王契丹亦遣使冊元昊爲夏國王初元昊數諫其父勿臣宋德明輒戒之曰吾用兵久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霸王耳何錦綺爲既襲封明號令以兵法勒諸部凡六日九日則見官屬倣中國置文武班立蕃漢學自中書

宋資治通鑑

卷八

十三

令宰相樞密使以下皆分命蕃漢人爲之以衣冠采色別士庶貴賤每舉兵必率部長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而飲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因避父諱改明道爲顯道稱於國中十二月壬寅以楊崇勳爲樞密使

張士遜撰謝太廟及躬耕籍田記檢討宋祁言皇太后謁廟非後世法乃止撰籍田記三月甲午皇太后劉氏崩尊太妃楊氏爲皇太后帝始親政后稱制十一年雖政出宮闈而號令嚴明恩威加天下左右近習少所假借宮掖間未嘗妄改作內外賜予有節賜族人御食必易以銅器曰尚方器勿使人吾家也三司使程琳獻武后臨朝圖后擲於地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漕使劉綽還京西言在虜有出贖糧千餘斛乞付三司后問曰卿識王曾張知白呂夷簡曾宗道乎此四人者豈因獻羨餘進哉晚年稍進外家而任宦者羅崇勳江德明等訪外事崇勳由此勢傾中外至是后崩帝見左右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薛奎曰其在衮冕也服之豈可見先帝於地下帝悟遂以后服斂諡曰莊獻明肅舊制后皆二謚稱制加四謚自此始太后遺詔尊太妃爲皇太后與皇帝同議軍國事閣門趣百僚賀御史中丞蔡齊目臺吏毋追班而入白執政曰上春秋長習知天下情僞今宜趣攬朝政豈可使女后相踵稱制乎殿中侍御史龐籍請下閣門取垂簾儀制盡焚之乃止尊太妃爲皇太后而削去同議軍國事之語

宋資治通鑑

卷八

十三

帝始親政罷創修寺觀裁抑僥倖召宋綬范仲淹而黜內侍羅崇勳等中外大悅劉太后愛帝如已出帝亦盡孝故始終無毫髮間隙及帝親庶務言者多追詆太后時事仲淹言於帝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今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帝曰此亦朕所不忍聞也遂下詔戒飭中外母得輒言皇太后垂簾日事夏四月壬寅追尊母宸妃李氏爲皇太后左右有爲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者帝號慟累日下詔自責追尊爲皇太后謚莊懿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親啓視之妃以水銀故玉色如生

宋資治通鑑

卷八

十四

冠服如皇后帝歎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已未呂夷簡張耆夏竦陳堯佐范雍趙稹晏殊罷帝與呂夷簡謀以張耆等皆附太后欲悉罷之夷簡以爲然帝退以語皇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耶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制下夷簡方押班聞唱名大駭不知其故因令素所厚內侍都知閻文應伺之乃知事由郭后也於是深憾后思有以傾之以李迪同平章事王隨參知政事李諮爲樞密副使王德用簽書樞密院事迪自太后崩召還未幾復相德用初爲殿前都虞候有求太后內降補軍吏者德

用曰補吏軍政也不可與太后固欲與之德用卒不奉詔至是帝閱太后閣中得德用所奏事竒之以爲可大用遂拜簽樞六月甲午朔日有食之秋七月戊子時歲大旱蝗食草木幾盡范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因請問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帝惻然乃命陳執中安撫京東仲淹安撫江淮端明殿學士宋綬言帝王御天下在總攬威柄陛下躬親萬機內外延首望治而賞罰號令未能過於前日頃者恩出太后而今又出大臣大臣市恩以招權小人趨利以售進此風寢長有蠹邦政太宗嘗曰國家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若姦邪共濟爲內患深可懼也真宗亦曰唐朝朋黨尤甚以致王室卑弱願陛下思祖宗訓戒念王業艱難整齊紀綱正在今日又言馭下之道有三臨事貴守當機貴斷兆謀貴密能守則姦無由移能斷則邪無由惑能密則事無由變斯安危之所係願陛下深念之冬十月丁酉葬莊獻明肅皇后莊懿皇后於永定陵作奉慈廟以奉二神主戊午張士遜楊崇勳免以呂夷簡同平章事宋綬參知政事王曙爲樞密使王德用蔡齊爲副使十一月甲戌贈寇準中書令萊國公謚忠

宋資治通鑑

卷八

十五

慙 薛奎以疾罷踰年卒奎謀議正直或志不伸歸
輒嘆咤不食家人笑曰何必如是奎曰吾仰慙先人
俯愧後世爾尤能知人范仲淹龐籍明鎬自爲吏部
選人皆以公輔許之卒如其言 言者謂臺官必由
中旨乃祖宗法也帝曰祖宗法不可壞宰相自用臺
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故詔自今臺官非中丞
知雜保薦者無得除授 十二月乙卯廢皇后忿爭一日尚氏
時尚美人楊美人俱得幸數與皇后忿爭一日尚氏
於帝前有侵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帝自起救之誤
批帝頸帝大怒內侍闡文應因與帝謀廢后且勸以
爪痕示執政帝以示呂夷簡告之故夷簡有憾於后
遂主廢黜之議帝猶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
郭后止以起慙坐廢况傷陛下頸乎帝意遂決夷簡
先勅有司毋得受臺諫章奏乃詔稱皇后願入道封
淨妃玉京冲妙仙師居長寧宮臺諫章疏果不得入
於是中丞孔道輔率諫官范仲淹孫祖德宋庠劉渙
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段少連十人詣垂拱殿伏
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廢願賜對盡所言殿門闔
不爲通道輔叩鏗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聽臺臣
言尋有詔令夷簡諭以皇后當廢狀道輔等至中書

宋史通鑑

卷八

十六

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
可以諫止柰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
事道輔曰人臣當導君以堯舜豈得以漢唐失德爲
法耶夷簡不能荅即奏言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遂
出道輔知秦州仲淹知睦州祖德等罰金仍詔臺諫
自今毋相率請對明日道輔等趨朝欲留百官揖宰
相廷爭至待漏院聞詔乃退道輔顛挺特達遇事彈
劾無所避天下皆以直道許之簽書河陽判官富弼
言朝廷一舉而兩失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等不聽
景祐元年春正月侍講學士孫奭年老乞外因薦賈
崑朝趙希吉王宗道楊安國等自代遂置說書日輪
二人祇候崑朝誦說明白帝多所贊問 夏五月契
丹太后薨斤陰召諸弟議欲立少子重元重元以其
謀白於宗真宗真遂收太后符璽而遷之慶州七括
宮始親決國事立重元爲皇太弟 秋七月慶州柔
遠蕃蕃部巡檢蒐通 攻元 吳後 橋諸堡破之趙元昊稱兵
報仇入寇慶州緣邊都巡檢楊遵與戰敗績環慶都
監齊宗矩援之次節義峯伏發被執既而放還下詔
約束之元昊雖常奉貢然車服僭竊改元開運或言
石晉敗亡之號也更曰廣運 八月壬戌有星孛于

宋史通鑑

卷八

十七

張翼帝避殿戒膳尋詔淨妃郭氏出居瑤華宮美人尚氏入道楊氏安置別宅 癸亥樞密副使王曙卒以王曾為樞密使曙方嚴簡重有大臣體居官深自損抑然喜淳圖法齋居疏食泊如也 冬十一月己丑立曹氏為皇后彬之女孫也御史裏行孫沔請終莊獻喪制而後行秘書丞余靖亦以為言不報 趙元昊毋衛慕氏族人山喜謀殺元昊事覺元昊醜其毋殺之沉山喜之族于河遣使來告哀

景祐二年春正月癸丑作邇英延義二閣孫奭嘗上無逸圖帝命施於講讀閣至是又詔蔡襄寫無逸篇

宋資治通鑑

卷八

一八

於閣展 御史裏行孫沔上言自孔道輔范仲淹被黜凡在縉紳盡懷緘默乞少霽天威用存國體疏入責知衡山縣沔未知有責命復上書曰深宮之中侍左右者刀鋸之餘悅耳目者艷冶之色宸禁畫嚴乘輿天遠未見歎召名臣清問外事詢祖宗之紀綱質朝廷之得失徒修簡易之名未益承平之化又曰願推擇大臣講求古道極論精思品藻賢哲逐刺史縣令老懦貪殘之輩以利於民罷公卿大夫諂佞詭誕之士以肅於朝簡掖庭之幽曠以求錫羨之慶抑宦寺之重任以防昵近之私 奏再責監永州酒務

帝未有儲嗣二月育宗室節度使允讓子宗實於宮中命皇后拊鞠之宗實太宗曾孫商王份之孫也生四年矣 侍御史龐籍劾三司使范諷李迪右之籍劾諷不已詔下獄置對上獨召呂夷簡與宋綬決獄夷簡素疾諷又欲因以傾迪特寬籍而重貶諷凡與諷善者皆黜削迪遂罷知亳州人謂籍之劾諷夷簡實陰教之 戊辰以王曾同平章事蔡齊盛度參知政事王隨李諮知樞密院事王德用韓億同知院事 時承平日久帝留意禮樂之事判太常寺燕肅乞以王朴所造律準考定樂器帝乃命集賢校理李照

宋資治通鑑

卷八

十九

照言朴律準視古樂高五律視禁防樂高二律臣請依神瞽律法試鑄編鍾一簣可使量度權衡協和詔許之照獨任所見更造新器而聲極下議者非之詔天下有深達鍾律音者所在以聞知杭州鄭向薦鎮東推官阮逸知蘇州范仲淹薦布衣胡瑗瑗逸至闕盛言照樂穿鑿帝命改作之瑗以橫黍累尺及成則律圍徑與古不合右司諫韓琦言自燕肅倡議以來言人人殊臣恐後人復有從而非之者臣竊計之不若窮作樂之原為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斯則治古之樂也可以器象求乎今西北二隅久弛

邊備陛下與左右大臣宜先及之緩茲求樂之議移訪安邊之策帝嘉納之詔太常仍用和峴所定樂

秋七月上以皇族散處都城或睽燕集詔以玉清昭

應官舊地作睦親宅以處之冬十一月戊子故后

郭氏居瑤華宮帝頗念之遣賜存問賜以樂府后和

答之辭甚悽惋帝益悔焉嘗密遣人召之后辭曰若

再見召須百官立班受冊方可聞文應以嘗諸后懼

其復立屬后小疾帝遣文應挾醫診視數日言后暴

崩中外疑文應進毒而不得其實帝深悼之追復后

號以禮歛葬而停謚冊祔廟之禮知開封府范仲淹

宋資治通鑑

卷八

劾奏文應之罪竄之嶺南死於道詔錄五代及諸

國後御史臺辟介為主簿介未至論不當求諸偽

國後坐罷館閣校勘歐陽脩貽書責中丞杜衍曰主

簿於臺中非言事官介足未履臺門之闥已用言事

見罷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為主

簿直可為御史今斥介而他舉亦必擇賢夫賢者固

好辯又有言則又斥而他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

默者而後止也行不能用十二月吐蕃喃廝囉大

敗趙元昊於河湟趙元昊遣蘇奴兒將兵擊廝囉敗

死殆盡奴兒被執元昊自領衆攻猫牛城一月不下

既而詐約和城開乃大殺戮又攻青塘宗哥帶星嶺

諸城廝囉部將安子羅以兵截歸路元昊與戰敗之

然部兵溺宗哥河及饑死過半未幾并兵臨河湟廝

囉壁鄯州不出元昊乃渡河插幟識其淺廝囉潛使

人移植深處及大戰元昊潰歸士卒視幟而渡溺死

者十八九鹵獲甚衆廝囉來獻捷詔加保順軍節度

景祐三年春二月戊戌詔曰致仕官舊給半俸而

嘗顯者或貧不能自給非所以遇高年養廉恥也自

今兩省大卿監正刺史閣門使以上致仕給俸如分

司長吏歲時以朕意勞賜之復貼射茶法自貼射

宋資治通鑑

卷八

茶法廢而河北入中虛估之弊益甚李諮既居政府

請復行見錢法皆如天聖元年之制又命商持券徑

趨權貨務驗實立償之錢而三稅之法廢縣官自此

省費矣初知開封府范仲淹以呂夷簡執政進用

多出其門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

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况進退近臣凡超格者

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

進曰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有事

即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以問夷簡夷簡對

曰仲淹迂闊務名無實仲淹聞之乃為四論以獻大

抵譏切時弊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訴仲淹越職言事離間君臣引用朋黨仲淹對益切夏五月丙戌落職知饒州集賢校理余靖上言仲淹以譏刺大臣重加譴謫倘其言未合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爾安可以爲罪乎汲黯在廷以平津爲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爲麤疎漢皇吳主孰聞皆毀兩用無猜豈損令德陛下自親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請改前命疏入坐落職監筠州酒稅館閣校勘尹洙上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與之義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臣不可苟免夷簡怒斥監郢州酒稅館閣校勘歐陽脩貽書責司諫高若訥曰仲淹以非辜逐君不能辯猶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怒上其書脩坐貶夷陵令時朝士畏宰相無敢送仲淹者獨龍圖直學士李絳集賢校理王質出郊飲餞之或以阻質質曰希文賢者得爲朋黨幸矣館閣校勘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譽仲淹靖洙脩而譏若納都人相傳寫粥書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適至買以歸張於幽州館御史韓縝希夷簡旨請以仲淹朋黨榜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者

宋資治通鑑

卷八

十三

從之秋七月置太宗正司以宗室允讓領之時諸王子孫衆多既聚居睦親宅詔於祖宗後各擇一人使司訓導糾遺失冬十月契丹初殿試進士十一月丙寅樞密副使李諮卒諮性明辯周知世務吏不敢欺丁卯以王德用知樞密院事章得象同知院事趙元昊既悉有銀夏綏宥靜靈鹽會勝甘涼又取瓜沙肅而洪定威龍皆卽堡鎮號爲州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爲固地方萬里改元大慶設十六司以總庶務置十二監軍司委酋豪分統其衆河北七千人以備契丹河南鹽州路五萬人以備環慶鎮成原州左廂宥州路五萬人以備鄜延麟府右廂甘州路三萬人以備吐蕃回紇餘兵駐賀蘭靈州興州興慶府爲鎮守總十五萬又選豪族善弓馬五千人迭直號六班直分鐵騎三千爲十部元昊自製蕃書形體方整類八分而畫頗重復以教國人紀事景祐四年夏四月甲子呂夷簡王曾宋綬蔡齊罷初夷簡事會甚謹會力薦爲相及曾復入中書位反居下而夷簡任事又多所專決曾不能堪議論間有異同遂力求罷帝疑之問曾曰卿亦有所不足耶時外

宋資治通鑑

卷八

十三

傳夷簡納賂曾因及之帝以問夷簡夷簡乞置對遂
交論帝前而曾語亦有失實者求去益力夷簡亦乞
罷時曾與蔡齊善而夷簡善宋綬惟盛度不得志於
二人而性猜險每有所議依違其間及是帝問度曰
曾夷簡力求退何也度對曰二人心事臣不得知陛
下詢二人以孰可代者則其情可察矣帝從之曾薦
齊夷簡薦綬於是四人俱罷而度獨留 以王隨陳
堯佐同平章事韓億程琳石中立叅知政事盛度知
樞密院事王叡同知院事 冬十二月地震京師及
定襄并代忻州皆震而并代忻尤甚壞民廬舍壓死
者二萬二千餘人傷者五千六百人直史館葉清臣
上言京師地震及大河之東彌千五百里誠大異也
陛下赫然不以爲異徒使內侍四方崇佛事修道科
非所謂消復之實也頃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
下之人齟舌不敢議朝政者將二年願陛下深自咎
責詳延忠直敢言之士庶幾明威降鑒善應來集書
奏數日仲淹等皆得近地
寶元元年春正月時有衆星西北流雷發不時下詔
求直言大理評事蘇舜欽言臣觀國史見祖宗日日
視朝旰昃方罷猶坐後死門召對白事者委曲詢訪

宋資治通鑑

卷八

二十四

今陛下春秋鼎盛實宵旰求治之秋乃隔日御殿此
政事不親也三司計度經費二十倍於祖宗之時府
庫匱竭欵料無虛日此用度不足也二者誠國大憂
願陛下因此災變修己以御人洗心以鑒物勤聽斷
舍燕安放優諧近習之織人親剛明鯁直之良士以
思永圖疏入詔復日御前殿 三月戊戌朔王隨陳
堯佐韓億石中立罷隨爲相無所建明而數與堯佐
億中立爭事會災異屢見右司諫韓琦言隨堯佐中
立非輔弼才億不當以子綱爲羣牧判官遂皆免琦
遇事敢言切而不迂在諫垣前後凡七十餘疏 以
張士遜章得象同平章事王叡李若谷叅知政事王
博文陳執中同知樞密院事得象爲翰林學士時莊
獻太后每遣內侍至學士院得象必正色待之或不
交一言帝聞而器之至是謂曰向者太后垂簾羣臣
邪正朕皆默識惟卿清忠無所阿附且未嘗于請今
日用卿職由此也 夏四月癸酉王博文卒以張觀
同知樞密院事 冬十月丙寅詔戒百官朋黨范仲
淹旣徙澠州讒者恐仲淹復用遠誣以事語入帝怒
亟命置之嶺南中外論薦仲淹者衆帝曰向貶仲淹
爲其密請建立皇太弟非但詆毀大臣也今稱薦者

宋資治通鑑

卷八

二十五

如此似涉朋黨乃下詔戒之程琳爲帝開說帝意解李若谷亦言近世俗薄專以朋黨汗善良蓋君子小人各有類今槩以朋黨名之恐正臣無以自立帝是其言趙元昊遣使請五臺供佛以窺河東道路既還與諸酋歃血約先攻鄜延欲自靖德塞門若赤城路三道並入其叔父山遇數勸元昊勿反不聽山遇遂挈妻子來降知延州郭勸執還元昊元昊殺之遂稱帝改元天授禮法延祚國號夏遣使奉表有云墾許西郊之地冊爲南面之君敢竭庸愚常敦歡好十一月侍中沂文正公王曾卒曾性資端厚在朝廷

宋資治通鑑 卷八 三十一

進止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不敢干以私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謂曾曰明揚士類宰相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爾曾曰恩欲歸已怨將誰歸邪仲淹服其言史臣曰方仁宗初立莊獻臨朝將有專制之患曾正色危言能使宦官近習不敢窺覲而仁宗君德日就莊獻亦全令名古所謂社稷臣於斯見矣十二月京師地震以夏竦爲涇原秦鳳安撫使范雍爲鄜延環慶安撫使未幾復以竦知涇州與雍俱兼經略使又命天章閣侍制龐籍體量陝西詔籍就竦計事竦上奏曰繼遷當太宗時遁逃窮蹙而累

歲不能勦滅先帝惟戒疆吏謹烽埃嚴卒乘來即逐之去無追捕然自靈武陷沒銀綏割棄以來假朝廷威靈其所役屬者不過河外小羌爾况德明元昊相繼猖獗以繼遷窮蹙比元昊富實勢可知也以先朝累勝之士較當今關東之兵勇怯可知也以與國習戰之帥方今沿邊未試之將工拙可知也繼遷竄伏平夏元昊窟穴河外地勢可知也若分兵深入糗糧不支進則賊避其鋒退則敵躡其後老師費糧深可虞也若窮其巢穴須涉大河長舟巨艦非倉卒可具若浮囊挽縷聯絡而進我師半濟賊乘勢掩擊未知

宋資治通鑑 卷八 三十一

何謀可以捍禦臣以爲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而議追討者非良策也因條上十事一教習強弩以爲奇兵二羈縻屬羌以爲藩籬三詔唃廝囉并力破賊四度地勢險易遠近若柵多少而增減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爲兵以代東兵七增置弓手壯丁以備城守八并並邊小砦以完兵力九聽關中民入粟贖罪以贍邊計十損並邊冗兵冗官以紓饋餉朝廷多采用之然是時邊臣多議征討反以竦爲怯加吐蕃唃廝囉保順節度使自西涼爲李繼遷所陷潘羅支舊部往往歸唃廝囉回紇降者復數

萬斯羅居鄯州西有臨谷城通青海高昌諸國商人皆趨之以貿易由是富強朝廷欲使背擊元昊以破其勢因授節鉞仍兼邈州大首領尋加河西節度使斯羅約盡力無負然終不能立大功

宋資治通鑑卷第九

宋紀九 起寶元己卯盡慶曆癸未凡五年

仁宗禮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皇帝

孝皇帝二

寶元二年夏四月丁亥募民入粟實邊 五月壬子

罷王德用以夏守贛知樞密院事趙元昊及德用請

自將討之不許德用狀貌雄毅面黑頸以下白哲人

皆異之言者論其貌類藝祖且得士心不宜久典機

密遂罷言者猶不已遂降知隨州家人惶懼而德用

舉止言笑自若惟不接賓客而已 六月壬午削趙

元昊賜姓官爵元昊表至羣臣皆曰元昊小醜也請

出師討之旋即誅滅矣諫官吳育獨進曰元昊雖稱

藩臣其尺賦斗租不入縣官且叛服不常請置之示

不足責且彼已僭輿服勢必不能自削宜援國初江

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附而收之不報未幾下詔

削奪元昊官爵絕互市揭榜於邊募人能擒元昊若

斬首獻者即授定難節鉞已而元昊又遣賀永年齎

書納旌節及所授勅告置神明匣留歸孃族而去

時陝西用兵調費日感命近臣及三司議省浮費

詔自乘輿服御及宮掖所須務從簡約若吏兵祿賜

毋得軌行裁減時論者或欲損兵吏俸賜帝曰祿稟皆有定制毋遽更變以搖人心宜申諭之 秋七月契丹宗真母蕭氏居慶州五年或勸契丹主迎之以覲中國歲聘之利契丹悔悟乃奉迎還京然出入舍止常相踰下數里陰爲之備 冬十一月丁酉盛度程琳罷初張士遜惡琳而嫉孔道輔不附已欲弃去之會開封府吏馮士元以賊敗知府鄭戩窮治之辭連度琳及天章閣待制龐籍直集賢院呂公綽太常博士呂公弼等十餘人上顧程公厚今爲小人所誣蓋見上辯之道輔不悟入言琳罪薄

宋真宗通鑑

卷之九

四〇四

不足深治帝怒道輔朋附併出之於是度坐令士元強取其隣所賃官舍琳坐令士元給市張遜故第籍與公綽公弼坐令士元市女口度免知楊州琳知穎州籍等皆被黜罰士元流海島而道輔亦出知鄆州道輔始知爲士遜所賣發憤而卒然天下皆以遺直許之 壬寅以王巖知樞密院事宋庠參知政事巡檢指揮使狄青初以善騎射爲騎御散直從西征戰安遠諸砦皆克捷臨敵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是月元昊寇保安軍鈐轄盧守勳使青擊走之以功加秦州刺史帝欲召見問以方略會

賊寇渭州命圖形以進

康定元年春正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先是司天楊惟德請移閏於庚辰歲則日食在正月之晦帝曰閏所以正天時而授民事其可曲避乎不許至是司諫院富弼請罷宴徹樂就館賜北使酒食執政不可弼曰萬一契丹行之豈不爲朝廷羞既而聞契丹罷宴帝深悔之 延州當夏人出入之衝地闊若疏土兵寡弱又無宿將時元昊將攻延州知州范雍聞之懼甚元昊詐遣人通款於雍雍信之不設備既而元昊盛兵攻保安軍鄜延副總管劉平石元孫屯慶州雍以

宋真宗通鑑

卷之九

三九六

書召之平與元孫趨土門元昊既破金明砦執都監李士彬父子乘勝至延州城下雍閉門堅守平元孫聞之督騎兵晝夜倍道而前明日至萬安鎮平先發步兵繼進夜至三川口西十里止營遣騎兵先趨延州爭門時鄜延都監黃德和巡檢侯一政郭遵分屯外境雍皆召還爲援平與之合步騎萬餘結陳東行五里許與賊遇平與賊皆爲偃月陣相向有頃賊兵涉水爲橫陣遵擊退之賊復蔽盾爲陣官軍復擊却之奪盾殺獲及溺死者近千人平中流矢日暮賊以輕兵薄戰官軍小却黃德和居陣後望見軍却率麾

下走保西南山衆從之皆潰平遣其子宜孫馳追德和執轡語曰當勒兵還并力抗賊柰何先奔德和不從驟馬遁赴甘泉平遣軍校杖劍遮留得千餘人轉關三日賊退還水東平率餘衆保西南山立七柵自固夜四鼓賊環營呼曰如許殘兵不降何待平旦賊酋舉鞭麾騎自山西出合擊絕官軍爲二平遂與元孫等皆沒於賊會大雪賊解去延州得不陷詔殿中侍御史文彥博卽河中置獄問狀黃德和坐腰斬二月癸丑范雍貶知安州而贈平元孫官雍爲治尚恕好謀而少成故及於敗以夏守贊爲陝西經略安

宋會治通鑑

卷之九

四

撫招討使內侍王守忠爲都鈐轄知諫院富弼言唐之衰以內臣監軍取敗非一今守忠爲鈐轄與監軍無異昨用夏守贊已失人望願罷守忠勿遣不聽西事日擾括畿內京東西淮南馬詔樞密同宰臣議邊事出內藏緡錢八十萬陝西糴軍儲訪知邊事者釋寇所至州縣罪及夏稅時禁越職言事富弼因論日食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帝嘉納之於是盡除其禁許中外臣庶上封章言朝政得失知制誥韓琦使蜀歸論西師形勢甚悉卽命安撫陝西琦言范雍節制無狀宜召知越州范仲淹委任之方陛下焦勞

之際臣豈敢避形迹不言若涉朋比誤國家當族帝從之召仲淹知永興軍三月戊寅王黼陳執中張觀免天聖中黼使河北過真定時曹瑋爲總管黼見之瑋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黼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嘗使人以馬權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少子元昊年方十餘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而以資隣國易不急之物已爲非策又從而殺之失衆心矣德明從之吾嘗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他日必爲邊患黼未以爲然比再入樞密元昊果反帝數問邊事黼不能對及劉平敗議刺鄉兵久未決帝

宋會治通鑑

卷之九

五

怒遂與執中觀同免黼始歎瑋之明識以晏殊宋綬知樞密院事王貽永同知院事夏五月壬戌張士遜致仕以呂夷簡同平章事先是詔簡輦官爲禁軍輦官携妻子遮宰相樞密院喧訴士遜馬驚墜地移疾家居時軍興機務填委士遜位首相無所補諫官以爲言士遜不自安上章請老至是以太傅致仕宰相得謝自士遜始戊寅以夏竦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韓琦范仲淹副之召夏守贊王守忠還夏守贊庸怯寡方略詔與王守忠赴關以竦等代之仲淹言今邊城之備十有五七關中之備十無二三若

吳賊深入乘關中之虛東阻潼關兩川貢賦則朝廷不得高枕矣為今之計宜嚴戒邊城使持久可守實其關內使無虛可乘寇至邊城清野不得大戰關中稍實不能深入二三年間彼自困弱此上策也今邊城請五路入討臣恐承平歲久無宿將精兵一旦與深入之謀國之安危未可知也 元昊陷塞門諸砦執砦主高延德以去又陷安遠承平砦時著作佐郎張方平上平戎十策其略以為宜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

宋史通鑑 卷之九

六

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之謂知樞密院宋綬曰大科得人矣 時延州諸砦多失守范仲淹請自行詔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為序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開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敵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蓋指雍也仲淹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為軍以河中府同華州中下戶租稅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

糴十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為康定軍仲淹又修承平承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埃城十二砦於是羗漢之民相踵歸業 九月戊午李若谷罷以宋綬是宗慤參知政事 戊辰以晏殊為樞密使王貽永杜衍鄭戩為副使 元昊寇三川諸砦韓琦使副總管任福等領兵七千聲言巡邊部分諸將夜趨七十里至白豹城平明克之破四十一族焚其積聚而還 時塞門諸砦既陷鄜州判官种世衡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

宋史通鑑 卷之九

七

舊朝廷從之命世衡董其役夏人屢來爭世衡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至石不及泉工辭不可穿世衡命屑石一畚酬百錢卒得泉以濟城成賜名清澗以世衡知城事世衡開營田募商賈通貨利城遂富實 韓琦言祖宗於賞罰任使必與兩省大臣升朝公議自莊獻垂簾遂有假托因緣或於內中下表或口為奏求以致僥倖日滋賞罰倒置蠹壞綱紀為害至深臣乞自今於凡因緣陳乞者即降出姓名并為奏求人並重行貶責則聖政無私朝規有敘矣帝嘉納之詔禁皇族及諸命婦女冠

尼等非時入內凡有內降升遷及差遣者許執奏
十二月癸卯宋綬卒綬清介博學言動有常朝廷大
議論多所裁定

慶曆元年春正月帝以元昊勢益猖獗遣翰林學士
晁宗慤即陝西問攻守之策夏竦等具二說令副使
韓琦判官尹洙詣闕奏之帝取攻策執政以爲難杜
衍亦曰徼倖成功非萬全計帝不聽詔鄜延涇原會
兵期以正月進討范仲淹言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
露不如俟春深賊馬瘦人饑勢易制且鄜延密邇靈
夏西羌必由之地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密以

宋資治通鑑

卷之九

八 三九

恩信招徠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偃兵無期矣乞留
鄜延一路以備招納或擇利進城廢砦以牽制元昊
帝從之仍詔仲淹與琦等同謀可以應機乘便即仍
出師琦亦奏言兩路協力尚懼未能大挫黠虜若鄜
延以牽制爲名則是委涇原孤軍嘗於賊手非計之
得乞督令鄜延進兵同入帝以奏示仲淹仲淹言臣
與琦等皆一心非有怯弱但戰者危事一或差失則
平定之期轉延歲月况橫山藩部散居亦多設堡控
扼兵少則難追多則難進未見其利琦又令尹洙至
延州議仲淹堅執不可琦復上疏曰仲淹意在招納

使朝廷強之終非已謀將佐聞之必無銳志臣以賊
吳傾國入寇不過四五萬老弱婦女舉族而行吾逐
路重兵自守勢分力弱故遇敵不支若大軍併出鼓
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今中外不究此故遂乃
待賊太過屯二十萬重兵只守界壕中夏之弱自古
未有臣恐邊障日虛士氣日喪經費益感師老思歸
賊乘此有吞陝右之心乞別命近臣以觀賊隙如可
進討斷在不疑朝廷終難之 元昊遣高延德還

宋資治通鑑

卷之九

九

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二月韓琦
行邊至高平元昊果遣衆寇渭州薄懷遠城琦乃趨
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勇士萬八千人命環慶副總
管任福將之以耿傳參軍事涇原都監桑懌爲先鋒
朱觀武英王珪各以所部從福將行琦令福併兵自
懷遠趨德勝砦至羊牧隆城出敵之後諸砦相距約
四十里道近糧餉便度勢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
歸路戒之再三且曰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引輕騎
數千趨懷遠捺龍川遇鎮戎西路巡檢常鼎劉肅與
敵戰於張家堡南斬首數百敵棄馬羊橐駝佯北桑

惲引騎趨之福踵其後謀傳敵兵少福等頗易之薄暮與惲合軍屯好水川觀英屯籠絡川相距五里約翌日會兵川口必使夏人匹騎無還然不知已陷其伏中矣路既遠芻餉不繼士馬乏食者三日時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營於川口候者言夏人有砦不多詰旦福與惲循好水川西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與夏軍遇諸將方知墜敵計勢不可留遂前格戰惲於道傍得數銀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惲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

宋資治通鑑

卷九

十一

騎突之自辰至午陣動衆欲據勝地忽夏人陣中樹鮑老旗惲等莫測既而旗左麾左伏起右麾右伏起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墜崖塹相覆壓惲肅戰死敵分兵數千斷官軍後福力戰身被十餘矢有小校劉進勸福自免福曰吾爲大將兵敗以死報國爾揮四刃鐵簡挺身決鬪鎗中左頰絕其喉而死子懷亮亦死之敵乃併兵攻觀英戰既合珪自羊牧隆城引屯兵四千五百陣於觀軍之西渭川駐泊都監趙津將瓦亭騎兵二千繼至珪屢出略陣陣堅不可破英被重傷不能視軍敵兵益至官軍大潰英津珪皆死士卒

死者萬三百人惟觀以兵千餘保民垣四向縱射會暮敵引去得還關右大震時元昊傾國入寇福臨敵受命所統皆非素撫之兵又分出趨利故至甚敗奏至帝震悼爲之吁食夏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猶奪二官徙知秦州三月元昊答仲淹書語多不遜仲淹對來使焚之朝議以仲淹不當擅通書又不當擅焚之宋庠請斬仲淹杜行曰仲淹志在招納蓋忠於朝廷也何可深罪帝悟乃降戶部員外郎徙知耀州夏四月甲申以陳執中同陝西安撫經略招討使時夏竦判

宋資治通鑑

卷九

十一

宋興軍執中知軍事議多異同故分命竦屯鄜州執中屯涇州竦雅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頗依違顧避嘗出巡邊置侍婢中軍帳下幾至兵變元昊命募得竦首者與錢三千其見輕侮如此五月辛未宋庠鄭戩罷庠練習典故遇事輒分別是非戩果敢任氣皆與呂夷簡不合罷凡庠與善者夷簡悉指爲黨斥之 以王舉正參知政事任中師任布爲樞密副使秋八月元昊寇麟府州折繼閱敗之尋寇金明砦破寧遠砦進圍豐州孤城無援遂陷元昊遣兵分也要害以絕麟州餉道管勾麟府軍馬事張亢擊賊瑠

瑯堡破之又戰於柏子砦及兔毛川皆敗之遂築建寧等五堡河外始固冬十月知諫院張方平言夏竦爲統帥三歲于茲師惟不出出則喪敗寇惟不來必殘蕩安用統帥爲也今將校被斥而帥不加罪非刑賞之公乃改竦判河中陳執中知陝州分陝西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爲四路各置使時韓琦知秦州王公知渭州范仲淹知慶州龐籍知延州詔分領之張方平言涇原最當賊衝王公未愜人望不當與琦等同列不報琦上言請於鄜慶渭三州各更益兵三萬人拔用有勇略將帥統領訓練預分部曲遠斥宋資治通鑑卷九

宋資治通鑑卷九

三

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爲鄉導事尋露仲淹以其反覆不常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爲立條約諸羌皆受命自是爲中國用羌人親愛之呼爲龍圖老子仲淹以慶州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其子純佑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即大順城也賊覺以三萬騎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益少仲淹在邊純佑年方冠與將卒錯處鈞深摘隱得其材否由是仲淹任人無失所向有功矣慶曆三年春正月以元昊反軍興用度不足因聽並邊入中芻粟予券趨京師權貨務受錢若金銀入中他貨予券償以池鹽由是羽毛筋角膠漆鐵灰瓦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猾商貪吏表裏爲奸至入椽木二估錢千給鹽二百二十斤鹽直益賤販者不行至是詔凡商人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皆計直輸虧官錢內地州軍民間鹽悉收市入官官爲置場增價出之復禁私與等十一州軍商鹽官自輦運以衝前主之又禁商鹽私入蜀置柝博務於末與鳳翔聽

宋資治通鑑卷九

三

人入錢若蜀貨易鹽趨蜀中以售已而東南未鹽悉復禁權 二月詔選河北諸州強壯者爲軍刺手背爲義勇字各營於其州給以俸廩分番訓練不願者釋之尋又刺陝西秦鳳路義勇爲保捷軍 三月辛酉梟宗慤罷 契丹主有南侵意會元昊反欲乘釁取瓦橋關以南各縣地乃集羣臣議南院樞密使蕭惠曰宋人西征有年師老民疲陛下親帥六軍臨之其勝必矣北院樞密使蕭孝穆曰我先朝與宋和好無罪伐之其曲在我况勝負未可逆料願熟察之契丹主從惠言乃遣南院宣徽使蕭特末翰林學士劉

宋資治通鑑

九卷

十四

動色進弼樞密直學士弼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柰何逆以官爵賂之遂往 五月戊午以大名府爲北京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南下朝議請城洛陽呂夷簡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耶我聞契丹畏壯侮怯景德之後非乘輿濟河則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帝從之建大名爲北京卽真宗駐驛之所城焉識者韙之 六月以契丹兵壓境詔以王德用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德用時教士卒習戰頃之士勇皆可用契丹遣人來覘或請捕之德用曰彼得其實以告是服

宋資治通鑑

卷九

十五

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為羣臣請舉兵而南
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
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
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
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
用兵者皆為身謀爾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
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
全師獨克然虜獲金幣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
物故太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脩明上
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

宋資治通鑑

卷九

二六

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
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
又曰塞鴈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
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
微卿言吾不知其詳雖然吾祖宗故地當見還也弼
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地皆異代事
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劉六符曰吾主恥受
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嘗言為祖宗守
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爾朕不
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

是志在歆盟假此為辭爾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
之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六
符謂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如此大善當其奏使兩
主意通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謂曰得
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其不可狀且言北朝既以
得地為榮南朝必以失地為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
祭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
悟今惟有結親可議爾弼曰結婚易生嫌隙本朝長
公主出降齋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
契丹主論弼使還曰侯卿再至當擇一事受之卿其

宋資治通鑑

卷九

七

遂以誓書來弼還具以白帝帝復使弼持和親增幣
二議及誓書往契丹且命受口傳之詞於政府既行
次樂壽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為使而不見國書脫書
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啟視果不同馳還都以晡時
入見曰政府故為此以陷臣臣死不足惜如國事何
帝以問晏殊殊曰呂夷簡決不為此誠恐誤爾弼曰
晏殊姦邪黨夷簡以欺陛下遂易書而行九月弼至
契丹不復議婚專欲增幣且曰南朝既增我歲幣其
遺我之辭當曰獻弼曰南朝為兄豈有兄獻於弟乎
契丹主曰然則為納字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

既以厚幣遺我是懼我矣於一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之民故屈已增幣何名爲懼或不得已而用兵則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有之矣弼曰自古唯唐高祖借兵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聲色俱厲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乃留增幣誓書而使其北院樞密副使耶律仁先及劉六符持誓書與弼俱來且議獻納二字弼至入對曰二字臣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許也帝用晏殊議竟以納字許之

宋資治通鑑

卷之九

一八

於是歲增銀絹各十萬匹兩送至白溝仍遣知制誥梁適持誓書與仁先如契丹報之契丹亦遣使再致誓書來報徹兵自是通好如故元昊雖數勝而死亡創痍者相半國人困於黠集財用不給多怨之知延州龐籍言夏境鼠食稼且旱元昊思納款詔命知保安軍劉拯諭元昊親信野利剛浪凌遇乞兄弟言公方持靈夏兵儻內附當以西平茅土分冊之剛浪凌令浪埋賞乞媚娘三人詣种世衡乞降世衡知其詐曰與其殺之不若因以爲間留使監稅出入騎從甚寵而遣主高以棗及畫龜爲書置蠟丸中遣剛浪

凌以早歸之意欲元昊得之而致疑剛浪凌笑曰种使君年亦長矣何兒戲尚爾元昊果疑剛浪凌囚嵩窖中剛浪凌使其教練使李文貴至青澗報世衡言用兵以來資用困乏人情便於和籍曰此詐也乃屯兵青澗留文貴不遣元昊果大舉入寇攻鎮戎軍王沿使總管葛懷敏督諸若兵禦之分諸將爲四路趨定州若賊毀橋斷其歸路四面圍之懷敏突圍走由是大潰懷敏馳至長城濠路已斷遂及將校十四人死焉餘軍九千四百馬六百皆爲敵所得元昊乘勝直抵渭州焚蕩廬舍屠掠民畜自涇邠以東皆閉壘

宋資治通鑑

卷之九

十九

自守范仲淹自將慶州蕃漢兵援之元昊乃還議者欲以金繒啖契丹使攻元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往使昌朝力辭使命且上疏曰太祖收方鎮之權以爲萬世利及太宗時將帥率多舊人猶能仗威靈所向有功近歲因西羌反叛驟擇將領而士不練習以屢易之將馭不練之士故戰則必敗此削方鎮太過之弊也况今武臣多親舊恩倖出卽爲將素不知兵一旦付以千萬人之命是驅之死地矣此用親舊恩倖之弊也請自今方鎮守臣無數更易刺史以上宜慎所授以待有功且命將之時去疑貳推恩惠務責任

以大効仗一切便宜從事庶得馭將之道帝加納之
初翰林學士王堯臣體量安撫陝西歸上疏論兵
因言韓琦范仲淹皆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及葛
懷敏敗死中外震懼帝思堯臣之言會仲淹附王懷
德入奏乞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
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
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爲援臣當
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
平定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
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渭州一武臣足矣帝采用
宋 資治通鑑 卷九 十一
其策冬十一月辛巳乃復置陝西路經略安撫招討
使總四路之事置府涇州益屯兵三萬以琦仲淹籍
分領之復以堯臣爲體量安撫使徙彥博帥秦宗諒
帥慶張亢帥渭州堯臣復言琦等旣爲陝西四路招
討等使則四路當稟節制不當復帶使名各置司行
事使所稟不一於是諸路並罷經略使琦與仲淹在
兵間久各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爲重二人號
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誠撫接咸感恩畏威
不敢輒犯邊境邊人爲之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
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處士孫

復晉州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著春秋尊王
發微十二篇國子監直講石介嘗師事之語人曰孫
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
在朝廷故召用爲國子監直講 以富弼爲翰林學
士辭不拜弼始受命使契丹聞一女卒再往聞一男
生皆不願得家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於是
帝復中樞密直學士之命弼辭又除翰林學士弼懇
辭曰增歲幣非臣本意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故
不敢以死爭安敢受賞乎
慶曆三年春正月癸巳元昊上書請和西鄙用兵日
宋 資治通鑑 卷九 十一
久帝心厭之會契丹使言元昊欲歸款乃密詔龐籍
招納之籍遣李文貴還以通意元昊聞之大喜亟出
王嵩厚禮之使與文貴以剛浪陵書至延州議和然
猶僞強不肯削僭號且云如日方中止可順天西行
安可逆天東下籍以其言未服未可信詔籍復書許
之使呼剛浪陵爲太尉籍曰太尉三公非陪臣所得
稱使剛浪陵當之則元昊不得臣矣令其書自稱寧
令或謨寧令皆其官名也於義無嫌至是元昊朝
廷許和有緒乃遣其六宅使賀從勗與文貴至延州
上書自稱男邦泥定國兀卒上書又大宋皇帝更名

曩霄而不稱臣兀卒卽吾祖也如可汗號籍言名體未正不敢以聞從勗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若得至京師天子不許更歸議之籍送使者闕下因陳便宜言羌久不通和市國人愁怨今辭理寔順必有改事中國之心請遣使諭之 二月立四門學 三月戊子以呂夷簡爲司徒同議軍國大事先是夷簡感風眩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疾稍愈命數日一至中書裁決可否夷簡力辭帝降手詔曰古謂髡可瘵疾今剪以賜卿至是帝御延和殿召見敕乘馬至殿門命內侍取九子輿以前夷簡辭避久之詔給扶母拜

宋資治通鑑

卷九

三

乃罷相改授司徒同議軍國大事 以晏殊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賈昌朝叅知政事富弼爲樞密副使弼見帝固辭言契丹旣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恥臥薪嘗膽不忘修政且收臣新命使天下知使臣不受賞和好未可保其於守備決不敢懈帝察其意堅改授資政殿學士 召夏竦爲樞密使 以歐陽修王素蔡襄知諫院余靖爲右正言增置諫官以修等爲之襄喜賢路開而慮正人難久立乃上疏曰任諫非難聽諫爲難聽諫非難用諫爲難修等爲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

臣恐邪人不利必造爲禦之之說其禦之不過有三曰好名好進彰君過爾願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諫之名而無其實修每入對帝必延問執政資所宜行旣多所張弛小人譸論不便修慮善人必不勝數爲帝分別言之素旦之子也初范仲淹之貶饒州修及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羣邪目之曰黨人於是朋黨之論起修乃進朋黨論以爲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皆自然之理也然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

宋資治通鑑

卷九

三

利盡而反相賊害雖兄弟親戚不能相保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爲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獎其敢言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 夏四月癸卯賀從勗至京帝用龐籍言命著作佐郎邵良佐更往議之許封冊元昊爲夏國王歲賜絹十萬匹茶三萬斤富弼言元昊臣契丹而不臣我朝則是契丹爲無敵於天下矣須令稱臣乃可許和蔡襄亦言元昊自稱兀

卒既又譯爲吾祖特以侮慢朝廷使朝廷賜之詔而亦曰吾祖是何等語邪不可許其請帝皆不聽良佐至夏州元昊亦遣如定聿捨張延壽等來議和及歲幣甲辰以韓琦范仲淹爲樞密副使以元昊請和故召還命知永興軍鄭戡代之富弼言西寇未珍亦須籍材若二人俱來或恐闕事願召一人使處於內一人就授副樞且令在邊表裏相濟事無不集不聽時元昊倚契丹邀索無厭晏殊等厭兵將一切從之琦力陳其不便帝嘉納之乙巳夏竦至京師罷之以杜衍爲樞密使初召竦諫官歐陽脩蔡襄等文章

宋資治通鑑

卷九

十四

用琦仲淹士大夫賀於朝庶民歌於路至飲酒叫號以爲歡且退一邪進一賢豈能關天下輕重哉蓋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衆賢並進海內有不恭乎雖然臣竊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既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效矣國子監直講石介篤學尚志樂善嫉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爲會呂夷簡罷相章得象晏殊賈昌朝韓琦范仲淹富弼同時執政而歐陽脩蔡襄王素余靖並爲諫官夏竦既拜復奪之以衍代因大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曆聖德詩有曰衆賢之進知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其言大姦蓋斥竦也詩且出孫復聞之曰介禍始於此矣范仲淹亦謂韓琦曰爲此鬼怪輩壞事京師自正月不雨至於是月遣使祠禱嶽瀆羣臣請帝親禱於郊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今將以且日出禱王素曰臣非太史然度是日必不雨帝問其故素對曰陛下知其且雨而禱之應天不以誠故也帝竦然詔明日詣西太乙宮諫官故不在屬車間時命素扈從日甚熾埃氛翳空比車駕還未薄城天大雷電而雨時王德用進

宋資治通鑑

卷九

十五

二女素論之帝曰朕真宗皇帝子卿王旦子也有世
舊非他人比德用實進女然已在朕左右柰何素曰
臣之憂正恐在左右爾帝動容立命遣女出宮而賜
素銀緋 呂夷簡罷先是陝西轉運使孫沔上書言
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以姑息爲安以避謗爲
智柔而易制者升爲心腹姦而可使者保爲羽翼是
張禹不獨生於漢而李林甫之復見於今也書上帝
不之罪夷簡見書謂人曰元規藥石之言但恨聞此
遲十年爾至是蔡襄復言夷簡被病以來兩府大臣
並笏受事於門貪戀權勢病不知止乃罷同議軍國

宋資治通鑑

卷九

五

大事未幾以太尉致仕 五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丙子王舉正罷八月范仲淹叅知政事富弼
爲樞密副使歐陽修余靖論舉正懦默不任事范仲
淹有相才請罷舉正而用仲淹帝然之舉正遂罷拜
仲淹叅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
不拜願與韓琦出行邊命爲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
叅知政事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
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
再賜手詔又爲之開天章閣召輔臣條對仲淹退而
上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

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悉采用之宜著
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 帝復申副樞之命富弼
猶固辭帝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
也時元昊使辭帝至紫宸殿俟弼綴樞密院班乃坐
弼不得已受命帝以平治責成輔相弼主北事仲
淹主西事弼上當世之急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
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
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 以韓琦
爲陝西宣撫使時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事屬
中書亦指陳其實同列或不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

宋資治通鑑

卷九

五

直琦嘗條陳所宜先行者七事曰清政本念邊計擢
材賢備河北固河東收民心營洛邑繼又陳救弊八
事曰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
謹入官去冗食謂數者之舉謗必隨之願委計輔臣
聽其注措帝嘉納之遂命宣撫陝西琦討平羣盜張
海郭逸山等汰禁卒羸老不任用者修鄜延城障賑
河中同華諸州饑民所活百餘萬人 九月丁卯任
中師罷 冬十月以張昞之王素等爲都轉運按察
使先是知諫院歐陽脩言天下官吏旣多朝廷無由
遍知其賢愚善惡乞立按察之法於內外朝官中丞

郎官中選強幹廉明者為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廉無狀皆以朱書於名之下其中材之人以墨書之歲具以聞詔從之富弼范仲淹復請詔中書樞密通選逐路轉運按察使即委使自擇知州知州擇知縣不任事者皆罷之於是盟之等首被茲選盟之河北王素淮南沈遯京東施昌言河東李絢京西仲淹之選監司也取班薄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富弼曰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 初太祖以舊制文武常參官各以曹務閑劇為月限考滿即遷非循名責實之道未資治通鑑 卷九 天

任子之法臺省六品諸司五品登朝嘗歷兩任然後得請太宗即位諸州進奏者授以試銜及三班職尋特定選人七等凡誕聖節及三年南郊皆聽奏一人而特恩不預焉由是奏薦之恩寢廣至是范仲淹富弼始裁損奏補入仕之路十一月丁亥乃下詔曰周大司樂掌學政以六藝教國子則官材蓋本於世胄而今之廢法推恩大廣以致疎宗蒙澤穉齒擢官未知立身之道從政之方而並階仕進非所以審爵重民也其著為令使夫冢嗣先錄以篤為後之體支子限年以明入官之重咨爾庶位體茲意焉 十二月宋資治通鑑 卷九 天

丁巳河北雨雪河東地震諫官孫甫上疏言赤雪者赤青也人君紆緩之應地震者陰盛也陰之象為臣為後宮為戎狄盛則陰變而動矣天地災變固無虛應陛下救紓緩之失莫若自主威福特出英斷以懾姦邪救陰盛之變莫若外謹戎備內制後宮此應天之實也 宋資治通鑑卷第九 終

宋資治通鑑卷第十

宋紀十 起慶曆甲申盡皇祐壬辰凡九年

仁宗禮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

孝皇帝三

慶曆四年春正月帝復御經筵自元昊反罷進講崇政殿說書趙師民言帝王治經與品庶異不獨玩空文占古語也今方外小有事臣等即不復進見是以為先生遺籍可以講無事之朝不足贊有為之世臣愚以為過矣又獻勸講箴帝嘉納之於是復命曾公亮等講讀經史嘗謂公亮等曰卿等宿儒博學多所

宋資治通鑑

卷十

三十一

發明朕雖盛暑亦未嘗倦但恐卿等勞爾 乙亥荆

王元儼卒元儼太宗第八子廣顙豐順嚴毅不可犯天下崇憚之名聞外夷呼為八大王遼人入使必問王安否及所在莊獻臨朝自以屬尊望重恐為太后所忌深自沉晦既有疾帝親視之屏人與語所對皆忠言至是卒有司以年歲不利財用方因請緩葬期范仲淹言荆王太宗愛子真宗愛弟屢被讒惑陛下仁聖力能保全豈忍送葬之際却惜財利而廢典禮請賜內藏庫金帛備葬事帝從之 三月詔天下州縣立學行科舉新法時范仲淹意欲復古勸學數言

興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於是宋祈等奏教不本於

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求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參考眾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脩飭矣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於治亂矣簡程式則閎博者得以馳騁矣問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帝從之乃詔天下州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部屬官為教授員不足取於鄉里宿學有道業者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試舊嘗充試者百日而止試於州者令相保任有匿服犯刑虧行冒

宋資治通鑑

卷十

二

名等禁三場先策次論次賦詩通考為去取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 元昊侵党項契丹遣使讓之元昊不聽党項等部及夾山部落呆兒族八百戶與山西部族節度使屈烈皆叛契丹降於元昊 宜州蠻歐希範作亂討平之 夏四月作太學五月壬申帝謁孔子判國子監王拱辰田况王洙余靖等言漢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室生徒三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今取才養士之法盛矣而國子監才二百楹制度狹小不足以容詔以錫慶院為太學置內舍生二百人講殿既備帝謁孔子故

事止蕭揖帝特再拜賜直講孫復五品服初海陵人胡瑗爲湖州教授訓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率先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遊者常數百人時方尚詞賦湖學獨立經義治事齋以敦實學及興太學詔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式元昊遣使上誓表言兩失和好遂歷七年立誓自今願藏盟府其前日所掠將校民戶各不復還自此有邊人逃亡亦毋得襲逐臣近以本國城砦進納朝廷其栲栳鏃刀南安承平故地及他邊境蕃漢所居乞畫中爲界於內

宋資治通鑑

卷一

三

聽築城堡凡歲賜銀綺鹽茶二十五萬五千乞如常數臣不復以他相干乞頒誓詔蓋欲世世遵守永以爲好儻君親之義不存或臣子之心渝變當使宗祀不承子孫罹殃帝遣使賜元昊詔曰俯閱來誓一皆如約時韓琦自陝西還與范仲淹金對言爲今之策當以和好爲權宜戰守爲實務因畫和守戰三策又言北戎久強今乘元昊議和其勢愈重苟不大爲之備禍未可量夫京師坦而無備若北戎一朝稱兵深入必促河朔重兵與之力戰彼戰勝則直趨澶淵若京師堅固戒河朔之兵勿與戰彼不得戰欲深入則

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沮而自退退而邀擊之皆可也故修京師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諫官余靖言王者守在四夷今無故而修京城是舍天下之大而爲嬰城自守之計遂不果行六月開寶寺塔火余靖上疏言五行之占本是災變宜戒懼以答天意而聞有詔取舊瘞舍利入禁中竊恐巧佞之人推以靈異再圖營造廣事浮費以奉佛求福非天下所望也且一塔不能自衛爲火所燬况籍其福以庇於民哉壬子以范仲淹爲陝西河東宣撫使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及陝西用兵帝以其士望所屬拔用護邊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其功業仲淹亦以天下爲己任與富弼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模闊大論者籍籍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衆心不悅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由是謗毀稍行先是石介奏記於弼責以伊周之事夏竦怨介又欲因以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且僞作介爲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帝雖不信而弼與仲淹恐懼不自安適聞契丹伐夏遂請行邊羅從彥曰小人之權幸可畏也以仁宗之英明急於圖治而富范等

宋資治通鑑

卷一

四

劔於讒間不果其志何耶古者人君立政立事君臣相與合心同謀明足以照之仁足以守之勇足以斷之爲之不暴而持之以久故小人不得措其私權幸不得逞其成若慶曆之事銳之於始而不究其終君臣之間毋乃有未至耶 京師旱蝗上謂輔臣曰方歲旱而飛蝗百姓何罪罹此默禱上帝願歸罪朕躬余靖等言災異之來實由人事闕失今陛下既有引過之言達於天地神祇伏乞必踐其言必行其實專聽斷攬威權號令信於人恩澤及於下則災異消和氣應矣 契丹初修國史 秋七月戊寅大封宗室

宋資治通鑑

卷十

五

先是富弼言北虜率以近親爲名王將相以治國事掌兵柄今歲荆王之薨識者憂之臣願陛下擇宗室中賢者數人封之內以藩屏王室外以威示四夷時祖宗之後未有封王爵者帝用弼議封秦王廷美子德文爲東平王潤王元份子允讓爲汝南王燕王德昭孫從諤爲潁國公岐王德芳孫從照爲安國公同時封王公者凡十人 契丹主以夏納党項之故徵諸道兵將討元昊遣使來告曰請爲中國討賊慎無與和也時朝廷欲加元昊封冊而契丹之使適至帝疑契丹與元昊同謀以見欺欲調發爲備召羣臣議

之富弼言契丹實有怨於元昊耳保無他也余靖言契丹挾詐不可輕許八月乃命靖致醴禮且覘其誠否而留夏國封冊不發 以富弼爲河北宣撫使弼及范仲淹既去石介不自安亦請外得濮州通判許國文靖公呂夷簡卒自章獻太后臨朝十餘年間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爲多及西夏用師契丹求地夷簡選將命使二邊以寧獨建募萬勝軍加契丹歲幣大爲後日之患又成郭后之廢逐孔道輔范仲淹於外時論少之然所斥士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於天下之事屈伸紆卷動有操術故當國最久雖數爲言

宋資治通鑑

卷十

六

者所詆而帝眷倚不衰 朱熹曰當許公用事之時其舉措不合衆心者多矣而又惡忠賢異己必力排之逮其晚節知天下公議不可終拂又慮天下之事或至危亂而忠賢之排去者將起復用是以寧損故怨以爲收之桑榆之計其慮患之意雖未必盡出於至公而補過之善天下實被其賜則與世之遂非長惡力戰天下之公議以貽患國家者相去遠矣 九月庚午晏殊罷殊平居好賢及爲相務進人材擢歐陽脩等爲諫官既而苦其論事煩數或面折之至是脩出爲河北都轉運使諫官奏留之殊獨不許孫甫

蔡襄因上言殊為李宸死碑不言生帝又後官兵治
舍以規利乃降授工部尚書出知潁州殊劄簡清
儉博學洽聞文章瞻麗為世推重 甲申以杜衍同
平章事兼樞密使賈昌朝為樞密使陳執中叅知政
事衍務裁僥倖每有內降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
數輒納帝前帝嘗語歐陽脩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
降邪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
封還也執中自知青州召還諫官蔡襄孫甫等爭言
執中劄懷不學若任以政天下不幸帝不聽諫官論
不止乃命中使齋勅告即青州賜之明日諫官上殿
宋資治通鑑 卷十 七

言又退師三十里以侯凡三退將百里每退必赭其
地契丹馬無所食因許和元昊乃遷延以老之度其
馬饑士疲因縱兵急攻惠營敗之乘勝攻南壁契丹
主大敗從數騎走得免元昊入樞密使蕭孝友若執
駙馬蕭胡覩以去已而遣使歸其先所俘獲契丹亦
遣所留夏使還之契丹主遂引兵還 十一月己巳
詔戒朋黨相訐并戒按察恣為苛刻及文人肆行言
怪者 契丹以雲州為西京雲州即雲中也契丹建
為西京大同府於是契丹境內凡五京六州軍城百
五十六縣二百九部族五千二屬國六十東至於海
西至金山暨於流沙北至臚胸河南至白溝幅員萬
里 十二月乙未冊元昊為夏國主余靖使還知契
丹已與夏和帝乃遣尚書員外郎張子奭充冊禮使
冊元昊為夏國主仍賜對衣黃金帶銀鞍勒馬銀二
萬兩絹二萬匹茶三萬斤冊以漆書竹冊籍以錦金
塗銀印文曰夏國主印約稱臣奉正朔改所賜敕書
為詔而不名許自置官屬使至京就驛質宴坐別
殿使至其國相見用賓客禮置榷場於保安軍及高
平若命國子博士高良夫等會夏人畫疆界然朝使
往止留館宥州終不復至興靈而元昊帝其國中自

若也 知環州种世衡卒環原之間有明珠滅滅康
奴三族最大其北有二川交通西界宣撫使范仲淹
議築古細腰城斷其路命世衡及知原州蔣偕董其
事世衡時知環州方臥病檄至即將所部甲士晝夜
興築城成而卒世衡善撫士卒得人死力教土人習
弧矢以佐官軍吏民有謀某事辭某事者咸使之射
從其中否而與奪之坐過失者亦用此得贖吏農工
商無不樂射在邊數年積穀通貨所至不煩縣官益
兵增饋而武功自振夏戎聞屬羗不可誘土人皆善
射乃不復以環爲意及卒青澗及環人皆畫其像祠
之

宋資治通鑑 卷十

九

慶曆五年春正月乙酉罷杜衍范仲淹富弼以賈昌
朝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宋庠叅知政事王貽永爲樞
密使吳育龐籍爲副使初仲淹弼既出宣撫攻者益
衆二人在朝所爲亦稍沮止衍獨左右之衍好薦引
賢士而抑僥倖羣小咸怨衍婿蘇舜欽易簡子也能
文章論議稍侵權貴時監進奏院循例祠神以伎樂
娛賓集賢校理王益柔曙之子也於席上戲作傲歌
御史中丞王拱辰聞之以二人皆仲淹所薦而舜欽
又衍婿欲因是傾衍及仲淹乃諷御史魚周詢劉元

瑜舉劾其事拱辰及張方平列狀請誅益柔章得象
無所可否賈昌朝陰主之韓琦言於帝曰益柔狂語
何足深計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今西陲用兵大事何
限一不爲陛下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此其意可
見矣帝感悟乃止黜益柔監復州酒稅而除舜欽名
同席被斥者十餘人皆知名之士拱辰喜曰吾一舉
網盡矣舜欽既得罪衍由是不安求去不許會諫官
錢明逸論仲淹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
挾朋黨陳執中復譖衍庇二人帝不悅遂併黜之衍
罷知兗州仲淹知邠州弼知鄆州衍清介有大節其

宋資治通鑑

卷十

十

去也君子惜之 罷磨勘蔭子新法 三月辛酉罷
樞密副使韓琦范仲淹富弼罷去琦不能獨居上疏
辯析且言近日臣僚專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不報
初陝西四路總管鄭戩遣靜邊砦主劉滬著作佐郎
董士廉城水洛以通秦渭援兵知渭州尹洙以爲前
此屢困於賊者正由城砦多而兵勢分也今又益城
不可奏罷其役會戩罷而滬等督役如故洙不平以
張忠代之滬不受代洙乃諭裨將狄青往械滬及士
庶下吏而罷水洛之役戩論奏不已琦是洙而朝議
右戩竟徙洙知慶州釋滬等獄而復城水洛琦乃請

外遂出知揚州滬文質之子也河東轉運使歐陽脩
上疏曰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
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其識不遠
欲廣陷良善則指為朋黨欲搖動大臣則誣以專權
蓋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
去之則善人少過惟指為朋黨則可盡逐自古大臣
被主知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唯有專權是上之
所惡方可傾之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
國之福也竊為陛下惜之羣邪益忌脩因附致脩罪
左遷知滁州洙博學有識度以為自唐以來文格卑

宋資治通鑑

卷十

十一

弱至柳開始為古文而世未知宗尚乃與歐陽修復
振起之為文簡而有法元昊反洙未嘗不在兵間故
於西事尤為練習未幾卒 罷科舉新法范仲淹既
去執政以新定科舉入學預試為不便且言詩賦聲
病易考而策論汗漫難知祖宗以來莫之有改且得
人嘗多矣帝下其議有司請如舊法乃詔前所更令
悉罷之王宗沐曰君權重則國勢自專議論約則法
令不行三代之治天下皆是物也惟子濫則
朝命輕磨助疎則官邪伏科法亂則人才弱宋三事
之不可不變此庸人能辨之者仲淹之相不知格君
心之非而先於庶事固非伊周之佐然其不顧身家
之怨而力革三事不可謂非忠臣也羣小不便諺言
朋與仲淹朝罷命而三法者已矣更矣快小人之心
養積久之弊不問法之是否而以人之法就為因革

則人君之權安在不問行之當否而以言之多寡為
是非則議論之端何窮宋卒以是亡國其來非一日
矣餘帝無論仁宗而亦若夏四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五月夏人歸石元孫諫官御史奏元孫軍敗不死為
國辱請斬於塞下以示西人賈昌朝獨引春秋穀臣
知瑩故事請赦之因入對又袖出魏于禁傳以奏曰
前代將臣覆沒而還多不加罪帝乃貸元孫編管全
州子弟嘗授陣亡恩澤者並追奪之 戊申章得象
罷得象在中書畏遠名勢宗黨親戚一切抑而不進
然亦無所建明御史孫抗數論之得象乃上章求去
遂出知陳州 以陳執中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吳育

宋資治通鑑

卷十

十二

參知政事丁度為樞密副使未幾執中與賈昌朝言
西夏來庭乞免兼樞密使從之 冬十月罷轉運兼
按察使 滁州狂人孔直溫謀反伏誅搜其家得石
介書時介已死宣徽南院使夏竦言介詐死乃京東
安撫使富弼遣介結契丹起兵期以一路兵為內應
請發介棺驗之詔下兗州訪介存亡杜衍以闔族保
介必死提刑呂居簡亦言無故發棺何以示後始獲
免十一月遂罷富弼貶孫復監處州稅介子孫羈管
他州居簡夷簡弟也
慶曆六年春三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癸酉

以吳育為樞密副使丁度叅知政事育在政府遇事敢言時知永靜軍何綬疑通判江中立譖已因誣以罪迫令自殺育欲坐綬死賈昌朝不可遂爭議帝前殿中失色育論辯不已曰臣所辯者職也願力不勝願罷臣職知審刑院高若訥附昌朝議綬竟減死一等帝以昌朝故乃命育與度易位謂近臣曰吳育剛正可用第嫉惡太過耳

王宗沐曰疑人語已而殺之是故殺之也重於外矣而可從成是殺人者無罪也吳育剛正執論仁宗卒不能遂而置昌朝於死已非人君之明而又使育與丁度易位是足以為政乎其後以早故俱罷計帝亦有不自安者昌朝以經術進頗有賢補而力有法亦近於婦人之仁者矣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七 十一

慶曆七年春二月大旱詔求直言三月賈昌朝吳育免昌朝育議不協論者多不直昌朝時方憫雨昌朝引漢冊免三公故事乞罷御史中丞高若訥上言大臣喧爭為不肅故雨不時若於是昌朝出判大名育出知許州 丁酉以夏竦同平章事制下諫官御史交章言大臣和則政事修竦前在關中與首相陳執中論議不合今不可使共事尋改樞密使以文彥博叅知政事高若訥為樞密副使 帝禱于西太乙宮是時日方炎赫帝却蓋不御及還而雨大決 初涿人王則以歲饑流至貝州自賣為人牧羊後隸宣毅

軍為小校貝冀俗尚妖幻相與習五龍滴淚等經及諸圖讖書言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持世妖人爭信事之州吏張巒卜吉主其謀黨與連德齊諸州約以明年正月斷澶州浮梁作亂會其黨以書請北京留守賈昌朝事覺被執則故不待期亟以冬十一月至日反時知州張得一囚之從通判董元亨索庫鑰元亨厲劫庫兵執得一囚之從通判董元亨索庫鑰元亨厲聲罵賊賊遂殺之又殺司理王獎等兵馬都監田斌以從卒與戰不勝而出城扉闔提點刑獄田京等縋城出保南關入驍健營撫士卒凡有欲應賊者京以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七 十四

計盡誅之由是管兵在外者皆懾服南關得不陷則僭稱東平王建國曰安陽改元得聖旗幟號令率以佛為稱城以一樓為一州書州名補其徒為知州每面置一總管然縋城下者日衆於是令民伍伍為保一人縋餘悉斬事聞以知開封府明鑄為河北體量安撫使而詔貝州有能獲賊者授諸衛上將軍鑄至貝州民汪文慶等自城上繫書射鑄帳約為內應夜垂縋以引官軍入城者數百人賊覺率眾拒戰官軍不利乃與文慶等復縋而出 太子太傅致仕文定公李迪卒

慶曆八年春正月丁丑河北宣撫使明鎬以具州城
峻不可攻乃為距關將成為王則所焚鎬乃即南城
為地道日攻其北以牽制之朝廷以則未下令文彥
博河北宣撫使鎬為之副夏竦惡鎬恐其成功凡鎬
所奏輒從中沮之彥博既受命請軍事得專行許之
彥博至貝鎬穿道適通遂選壯士夜半由地道入城
衆登城賊縱火牛官軍以鎗中牛鼻牛還攻之賊大
潰開東門遁總管王信追則擒之餘衆保村舍者皆
被焚死竦復言所獲恐非真盜乃詔檻送則京師磔
於市則據城凡六十六日而敗改貝州為恩州張得
宋資治通鑑 卷十 十五

宦者以乳媪毆小女子給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
敢妄言邪陰遣人挈水踵後賊果舉炬焚簾水隨滅
之是夕所遣宦侍后皆親剪其髮曰以是徵賞故爭
盡死力守忠兵至賊就擒滅詔領皇城司者皆坐斥
事連副都知楊懷敏夏竦與懷敏相結欲曲庇之乃
請御史與宦官同鞫于禁中丁度曰宿衛有變事關
社稷請付外臺窮治因爭於帝前帝從竦議由是懷
敏止降官領內職如故 三月帝幸龍圖天章閣以
手詔問輔臣及御史中丞以上時政闕失皆給筆札
令即坐以對時陳執中不學少文固辭不對宋祥符
宋資治通鑑 卷十 十六

下之情合惟審于聽受而已殿中侍御史何郟上言古者人君以天下至廣非一人聰明所能盡故內則公卿大夫謀於朝外採百工庶人議於下今國家設侍從之官自學士以至待制皆自文學選以備顧問公卿之才並由此出自頃相承朝廷惟以文翰待之而不責其言議臣下亦以職分當爾自安循默以天下利害之大備言責者惟御史諫官僅十人而欲陛下聰明無所遺政理無所失不可得矣欲乞頒詔告諭兩制臣僚自今有聞朝政闕失並許上章論列欲進用臣僚取其裨補多者用爲選首庶使親待之臣

宋資治通鑑

卷十

十一

各知責任務圖傾竭以助政化帝嘉納之夏四月己巳冊諒祚爲夏國主夏遣使來告哀朝廷及契丹皆遣使慰奠議者請因諒祚幼弱毋族專國以節鉞啖其三大將使各有所部分以狹其勢可以得志陝西安撫使程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柔遠人不如因而撫之帝乃遣使冊諒祚爲夏國主議者深惜朝廷之失機會士中罷丁度爲觀文殿學士以明鎬參知政事度以與夏竦議事不合求解政事乃置觀文殿學士以授之度性資淳質在翰林十五年數論天下事未嘗及私帝雅重之文彥博數推鎬貝州之功

且薦其才可大用帝遂以代度五月辛酉以宋庠爲樞密使龐籍參知政事何郟論夏竦姦邪不可任樞要會京師一日無雲而震者五帝方坐便殿趣召翰林學士張方平至謂曰夏竦姦邪以致天變如此宜免之乃出知河南六月甲午明鎬卒河北京東大水冬十月以美人張氏爲貴妃初衛士之變帝以美人有扈蹕功夏竦建議欲尊之同知諫院王贊因言賊本起皇后閣前請究其事冀動搖中宮預爲美人地上以問御史何郟曰此姦人之謀不可不察上悟事遂寢然美人卒以功進貴妃

宋資治通鑑

卷十

十八

皇祐元年春正月甲午朔口有食之二月丁卯彗星見夏五月河北京東大水民流就食青州知州富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卽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擅取死者爲大塚塋之目曰叢塚夏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計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廓中爲粥食之蒸爲疾

渡及相啗藉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什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為式帝聞遣使褒勞加拜禮部侍郎弼曰救災守臣職也固辭不受後苑刈麥帝御寶殿觀之謂輔臣曰朕作此殿不欲植花卉而歲以種麥庶知稼穡之不易也

六月帝以賈昌朝舊學特置觀文殿大學士以寵之仍兼判尚書都省詔自今非嘗為相者毋得除後昌朝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入見召赴通英閣講乾卦帝曰將相侍講天下盛事昌朝頓首謝秋八月壬戌陳執中罷執中居位無所建明但延接上

宋資治通鑑

卷十

十九

三十四

相術士言者屢攻之遂以足疾求罷出知陳州以宋庠同平章事高若訥參知政事龐籍為樞密使梁適為副使庠初執政遇事輒分別可否及再登用遂浮沉自安然天資忠厚嘗曰逆詐恃明殘人矜才吾終身不為也文彥博龐籍建議省兵衆以為不可帝以為疑彥博籍共奏曰公私困竭正坐冗兵果有患臣請死之帝意遂決於是簡汰陝西及河北諸路羸兵為民者六萬減廩糧之半者二萬又詔減陝西兵屯內地以省邊費九月乙巳廣源州蠻農智高反寇邕州初儂氏自唐初即雄於西原世為廣源州

首領唐末交趾強盛廣源服屬之知儂猶州儂全福

為交人所殺其妻改適商人生智高冒姓儂氏既壯與其母據儂猶州建國曰大曆交人攻而執之釋其

罪使知廣源州智高怨交趾乃乘間襲據安德州僭稱南天國改元景端因招納亡命貢獻中國求內附

朝廷不許復奉金函書以請亦不報智高怒與廣州進士黃師密等謀據廣南乃數出敝衣易穀食給言

洞中饑饉部落離散知邕州陳珙信之不設備智高一夕忽縱火焚其居因給衆曰平生積聚今為天火

所焚遂計窮矣當取邕廣以自王否則兵死衆從之遂率衆五千沿江東下攻邕州橫江寨守將張日新

等戰死詔江南福建等路發兵備之罷武舉契丹北院樞密使蕭惠帥師自河南進以伐夏戰艦糧艘

綿亘數百里既入敵境偵候不遠鎧甲載于車軍士不得乘馬諸將請備不虞惠曰諒祚必自迎車駕何

暇及我無故設備徒自弊耳契丹主既還惠師尚進未立營柵夏人奄至惠與麾下不及甲而走追者射

之惠幾不得脫士卒死傷者不可勝計冬十月契丹復伐夏獲諒祚之母於賀蘭以歸

皇祐二年春二月夏侵契丹三月契丹伐夏秋

宋資治通鑑

卷十

二十

三十五

九月辛亥大享天地於明堂赦自太祖以來未嘗親
享明堂惟命有司攝事是歲帝謂輔臣曰今年欲以
季秋行太享明堂之禮夫明堂者布政之宮朝諸侯
之位天子之路寢乃今天慶殿也其以大慶殿爲明
堂仍詔有司詳定儀注於是新作禮神王制樂八曲
九月朝享景靈宮又享太廟乃大享天地于明堂以
太祖太宗真宗配儀如圜丘大赦百官皆進秩 冬
十月夏兩遣使于契丹乞依舊稱藩契丹主遣北院
都監蕭爻括等使夏索党項叛戶夏表契丹乞伐党
項權進駝馬牛羊等物而求唐隆鎮及罷所建城邑
契丹王不許安置所獲曩霄妻屬於薊州 十一月
已未詔外戚毋得任二府時張貴妃寵冠後庭克佐
其伯父也驟除宣徽節度景靈郡牧四使殿中侍御
史唐介與知諫院包拯吳奎等力爭之中丞王舉正
又留百官班廷論故有是詔且罷堯佐宣徽景靈二
使 閏月丁卯召太子中舍致仕胡瑗典作雅樂知
制誥王洙言舊樂宮小而商大是臣強君弱之象乃
參酌罇鍾特磬制度與瑗等更造鐘磬上之賜名大
安之樂其法下李照一律由是黃鐘律短而所奏樂
音高又且鐘弁而直聲鬱不發著作佐郎劉義叟曰

宋資治通鑑

卷十

二十一

四

此謂害金帝將感心腹之疾乎已而果然瑗等既上
樂議者以爲鐘磬皆不合古遂復命詳定而當議者
各安所習久而不定乃命諸家作鐘律以獻而郊廟
仍用舊樂益州鄉貢進士房庶嘗著樂書補正二卷
其說以爲嘗得古本漢志云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
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
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
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爲尺以制律是律生於
尺尺非起於黃鍾也且漢志一爲一分者九十分之一
後儒誤以一黍爲一分其法非是當以秬黍中者一
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爲黃鍾之長九寸加
以爲尺則律定矣直秘閣范鎮是之特胡瑗等製樂
已定故授庶校書郎而遣之惟集賢校理司馬光不
以鎮言爲是數與論難然世鮮鍾律之學竟不能決
矣
皇祐三年春正月帝幸魏國大長公主第公主太宗
女幼不好華貌類太宗下嫁李遵勗賓客皆一時賢
士大夫每宴集主必親視饗饋之節章獻太后嘗賜
金龍小冠辭不敢服太后訪以政事多語祖宗舊事
以諷導勗守許州暴得疾主亟欲往視不待奏而行

宋資治通鑑

卷十

三十三

三十八

從者才五六人居夫喪衰麻未嘗去身服除不復御
鮮華嘗燕禁中帝親爲簪花生離曰自誓不復爲此
久矣未幾病自帝自臨視親詆主目左右感泣帝亦
悲慟問子孫所欲主曰豈可以母疾而邀賞耶齋賜
白金三千兩不受至是以暴疾聞帝促駕往視未至
而主卒乃卽主堂易服奠哭謚獻穆 三月宋庠免
以劉沆參知政事時有偽造勅牒者庠第祁之子與
遊事覺包拯等言庠不戢子弟且在政府無新建明
庠遂求去出知河南府 夏六月知無爲軍茹孝標
獻芝草帝曰朕以豐年爲瑞賢臣爲寶草木之異焉

宋真宗通鑑

卷一

三三

足尚哉免孝標罪而戒州郡勿復獻 作隆儒殿

秋八月京東淮浙饑諫官吳奎言近歲以求水不潤
下盜賊橫起皆陰盛所致今內寵驕恣近習罔撓夷
狄桀驁讒邪交傷陰盛如此寧不致大異哉且朝廷
之過常在乎無事之時因循而不爲有事之後顛沛
而失錯中外臣寮平時建一策舉一官雖有可取皆
抑而不行又從而媒孽謂之生事如兩河盜賊行路
之人皆已傳布而大臣不以爲事至執殺官吏然後
倉惶移易官守不亦晚乎事將有大于此者幸陛下
留意 冬十月庚子文彥博免張堯佐復除宣徽使

知河陽命下御史裏行唐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
而假河陽爲名耳獨抗言之帝謂曰除擬本出中書
介遂劾文彥博知益州日造間金奇錦綠內侍通官
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富
弼語甚切直帝怒卻其奏不視且曰將遠竄介徐讀
疏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於謫帝急召執
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於彥博由妃嬪致宰相
此何言也進用冢司豈應得預而乃薦弼時彥博在
帝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卽有之不可隱彥博拜
謝不已帝怒益甚梁適叱介使下殿脩起居注蔡襄

宋真宗通鑑

卷十

三四

趨進救之貶春州別駕王舉正言其太重帝亦悟明
日取其疏入改英州而罷彥博知許州吳奎亦以介
黨出知密州帝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
之由是介直聲聞天下然彥博事之有無卒莫能辯
王禹曰彥博雖有過宰相也使廷辱宰相而不問
則於眷禮大臣之道有所未盡故斥介以慰彥博介
雖許臺諫也或偏信大臣而抑臺諫則於聽言之美
爲有媿故罷彥博而行介之言使之俱無怨焉嗚呼
忘已以用人虛心而從諫後之君人者當以仁宗爲
法 夏竦卒賜謚文正同知禮院司馬光言謚之美

者極於文正竦何人乃得此謚判考功劉敞言謚者有司之事竦奸邪而謚之以正不應法且侵臣官詔更謚文莊以龐籍同平章事高若訥爲樞密使梁適叅知政事王堯臣爲樞密副使

皇祐四年夏五月資政殿學士文正公范仲淹卒

儂智高陷邕州執知州陳琪等欲任司戶孔宗旦以事宗旦不屈大罵而死智高卽州建大南國自稱仁惠皇帝改元啓曆置官屬時天下久安廣南州郡無備智高所向守臣輒棄城走遂陷橫貴藤梧康端龔封八州知封州曹觀知康州趙師旦皆戰死智高進

宋資治通鑑

卷一

三五

四

圍廣州知州魏瓘力戰禦之知英州蘇緘蒐募壯勇合數千人赴援斷賊歸路得黃師密父斬之以狗轉運司王宰亦自外至募民兵益修守備城得不陷事聞命陳曙討之又以余靖爲廣西安撫使同提刑李樞及曙經制賊盜事復以楊旼體量安撫廣南發廣東鈐轄兵赴之六月丁亥以狄青爲樞密副使初尹洙與青談兵善之薦於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待之甚厚仲淹授以左氏春秋且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累進馬軍副都指揮使青起行伍十餘年而

顯貴而渥猶存帝嘗勅青傳藥除之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渥耳臣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帝益重之至是自知延州召拜副使臺諫王舉正等諫其不可帝不聽秋七

月儂智高陷昭州九月以孫沔爲廣南安撫使初以沔知秦州入見帝以秦事勉之對曰秦州不足煩聖慮陛下當以嶺南爲憂臣觀賊勢方張官軍朝夕當有敗奏旣而昭州鈐轄張忠以敗聞帝乃除沔湖南江西安撫使沔請發騎兵求武庫精甲梁適折沔曰毋張皇沔曰前日惟云備故至此今乃欲示鎮靜邪

宋資治通鑑

卷十

三六

四

夫實備不至而貌爲鎮靜危亡之道也乃與兵七百人沔憂賊度嶺而北乃檄湖南江西曰大兵且至其繕治營壘多且燕犒賊疑不敢北侵行至鼎州加廣南安撫使智高寇擾日甚嶺外騷動楊旼等久無功帝以爲憂智高移書行營求邕桂節度使帝將受其降梁適曰若爾則嶺表非朝廷有矣會狄青上表請行遂以爲宣撫使提舉廣南經制盜賊事青入對自言曰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數百騎益以禁兵羈賊首致闕下帝壯其言時命入內都知任守忠爲青副知諫院李兌言唐失其政以宦者

觀軍容致主將掣肘是不足法遂罷守忠諫官韓絳復言青武人不宜專任帝以問龐籍籍力贊青可用且言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嶺南諸軍皆受青節度以范祥為陝西轉運使制置解鹽事自復權法兵民輦運不勝其苦並邊務誘人入中芻粟皆為虛估騰踊至數倍大耗京師錢幣太常博士范祥關中人也熟其利害常謂兩地之利甚博而不能少助邊計者公私侵漁之害也倘一變法歲可省度支緡錢數十百萬乃畫策以獻遂命制置其事使推行之論者爭言其非是遣戶部使包拯馳視還言其便論者

宋資治通鑑

卷十

二十七

四百

猶籍籍驛召祥至與三司雜議皆是祥所建詔從之田况請久任祥以專其事乃擢祥為轉運使於是舊禁鹽地一切通商聽鹽入蜀罷九州軍入中芻粟令入實錢償以鹽授以契券即池驗券按數而出盡弛兵民輦運之役以商所入緡錢糴粟輸並邊九州軍而悉留權貨物錢幣以實中都由是賤商貪賈無所僥倖關內之民得安其業公私便之冬十月以胡瑗為國子監直講瑗既居太學其徒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飭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不問可知

為瑗弟子也時與孫復同為直講復教養不及瑗而治經過之然二人論見多不合常相避不見儂智高陷賓州復入于邕時文趾請出兵助討智高余靖以便宜許之請于朝狄青奏曰假兵于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橫踐二廣力不能制乃假蠻夷兵蠻夷貪得忘義因而啓亂何以禦之願罷交趾助兵帝從之十一月壬寅朔日有食之十二月狄青軍立行伍明約束野宿皆成營柵至廣南合孫沔余靖之兵進次賓州戒諸將無得妄與賊鬪聽吾所為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兵八千擊賊潰於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余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二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愕眙諸將股栗莫敢仰視

宋資治通鑑

卷十

二十八

三百六十九

宋資治通鑑卷第十

宋資治通鑑卷第十一

宋紀十一

起皇祐癸巳盡嘉祐癸卯凡十一年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

孝皇帝四

皇祐五年春正月會靈觀火 狄青既誅陳曙因按兵止營令軍休十日衆莫測賊覘者還言軍未即進青明日即整兵自將前軍孫沔將次軍余靖爲殿次崑崙關黎明整大將旗鼓諸將環立帳前待令乃發而青已微服與先鋒度關趣諸將會食關外賊方覺悉出逆戰右將孫節搏賊死山下賊氣銳甚沔等

宋資治通鑑

卷十一

懼失色青執白旗麾蕃落騎兵從左右翼擊之縱橫開合部伍不亂賊不知所爲大敗走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級賊黨黃師密儂建中等及僞官屬死者百五十七人生擒賊五百餘死者萬計智高夜縱火燒城遁去由合江口入大理遲明青按兵入城獲金帛鉅萬招復老壯七千二百嘗爲賊所俘脇者放遣之梟師密等於城下歛屍築京觀於城北隅時賊屍有衣金籠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其非詐耶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廣南悉平捷至帝喜曰青破賊龐籍之力也又曰向非梁適言

南方安危未可知也詔余靖經制廣西追捕智高而

召青沔還朝後二年靖遣都監蕭注入特磨道生獲

智高毋及其弟智光子繼宗繼封又募死士使大理

求智高重譯得之會智高已死於大理函首至京師

乃誅其母及其弟子 夏五月乙巳高若訥罷以狄

青爲樞密使孫沔爲副使賞平廣南功也龐籍及臺

諫朝士皆論青不可長密府帝不聽 丁未以孫沔

爲御史中丞韓絳奏沔非糾繩才沔即手疏曰臣觀

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爲精神以

能許人爲風采捷給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者謂之有

宋資治通鑑

卷十一

二

政事諫官所謂才者無乃謂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

上察其言輒令視事未幾沔舉吳中復爲監察御史

沔未始識其面或問之沔曰昔人恥爲呈身御史今

豈薦識面臺官耶絳億子縝弟也 秋七月龐籍罷

籍長於吏事持法刻深士卒畏服及爲相聲名減於

治郡時 閏月詔自今內侍供奉黃門以一百八

十人爲額仍詔內侍省都知押班須年五十以上歷

任無贓私罪者乃得爲之 八月以陳執中梁適同

平章事 九月夏及契丹平 冬十月丙申朔日有

食之 十一月端明殿學士張方平言王畿賦歛之

重詔開封府諸縣兩稅於元額減二分永為定式

至和元年春正月貴妃張氏卒追冊為溫成皇后二

月孫沔罷貴妃巧慧多智數善承迎至贈其父堯封

為郡王世父堯佐至太師媼戚莫不顯貴然帝守法

度事無大小悉付外庭議凡官禁手請雖已賜可或

輒中卻妃嬖幸少比然終不紊政及卒 帝憂悼甚

至輟朝七日禁京城舉樂一月追冊為皇后治喪皇

儀殿知制誥王洙陰與內侍石全斌附會欲令孫沔

讀冊宰相護葬帝從之沔曰陛下若以臣沔讀冊則

可以樞密副使讀冊則不可遂求罷乃出知杭州時

陳執中為首相奉行唯謹且引洙為員外翰林學士

士論由是爭咎執中 京師疫肉出犀角二令太醫

和藥以療民其一通天犀也左右請留供服御帝曰

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哉立命碎之 以田况為樞

密副使 三月王貽永罷以王德用為樞密使貽永

尚真宗女鄭國公主自以祖宗無外媼輔政者恒懼

寵祿過盛故在樞府十五年能遠權勢帝由是益加

尊禮至是以疾罷德用時以太子太師致仕會乾元

節上壽立班廷中契丹使語譯者曰黑王相公乃復

起耶帝聞之遂拜樞密使 夏四月甲午朔日有食

宋真宗通鑑

卷十一

三

之用牲于社 秋七月丁卯以程戡參知政事 戊

辰梁適免適曉暢法令臨事有膽量而多狹智數貪

贖怙勢不戢子弟御史中丞孫抃御史馬遵吳中復

論之出知鄭州 八月丙午以劉沆同平章事 冬

十月葬溫成皇后祔其主于太廟劉沆充溫成皇后

園陵監護使既葬祔廟賜后閣中金器數百兩沆力

辭而為其子請試學士院遂授館職

皇祐二年春三月丙子改封孔子後世愿為衍聖公

世愿孔子四十七代孫襲封文宣公太常博士祖無

擇言祖謚不可加後嗣乃詔改封仍令世襲 夏四

月定差衙前法初太宗立九等差役法後承平既久

奸偽滋生而里正衙前主運官物賠償折耗役為至

重民多破產者知并州韓琦請罷其法蔡襄亦為帝

言之乃視貲財多寡差排鄉戶衙前置籍分為五則

定役輕重而罷里正衙前自是民稍休息 以趙抃

為殿中侍御史抃彈劾不避權幸聲稱凜然京師目

為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為小

人雖小過當力過而絕之君子不幸誣誤當保全愛

惜以成就其德時吳充鞫真鄉馬遵吳中復等皆以

直言居外歐陽脩賈黯復求郡抃言近日正人端士

宋真宗通鑑

卷十一

四

紛紛引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由是充等悉得召還 六月戊戌知諫院范鎮論陳執中無學術非宰相器會執中嬖妾晉小婢出外舍死孫抃趙抃等論之不報至是以旱錄囚范鎮言執中爲相不病而家居陛下欲弭災變宜速退執中以快天下之望臺臣不以陰陽不和責宰相而舍大索小暴揚燕私若因此爲進退是因一婢逐一相非所以明等級辨堂陛也孫抃復與其屬合班論奏執中過失執中竟免然執中在中書八年人莫敢干以私 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帝嘗問置相於王素

宋史治通鑑

卷十一

五

素對曰惟宦官富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帝曰如是則富弼爾至是彥博與弼同召至郊詔百官迎之范鎮言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實誠及宣制士大夫相慶于朝帝遣小黃門覘知之語翰林學士歐陽脩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于夢卜哉脩頓首賀會契丹使者耶律防至王德用與射于玉津園防曰朝廷以公爲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將相皆得入矣 張昇爲中丞指切時政無所避畏帝謂之曰卿孤立乃能如是昇對曰臣仰托聖主致位侍從是爲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

聖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爲陛下乃孤立耳帝爲感動 秋八月己丑契丹主宗真入秋山有疾翌日而殂廟號興宗長子燕趙國王洪基卽位以太弟重元爲太叔大赦改元清寧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遣使來告哀宗真性佻脫嘗因夜宴自入樂隊及數變服入酒肆寺觀尤重浮屠法僧有正拜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其臣馬保忠嘗勸以臣下無勳勞宜序進之宗真怫然怒曰若爾則是君不得專豈社稷之福耶自是欲有遷除必先厚賜近臣以絕其言 下溪州自彭允林至仕義相繼爲刺史五世矣至是仕

宋史治通鑑

卷十一

六

義子師寶怒父取其妻來奔辰州訴仕義嘗殺誓下十三州將奪其印符而弁其地自號如意大王補置官屬將起爲亂知辰州宋守信聞之乃以師寶爲鄉導冬十月帥兵數千深入討之仕義遁入他洞不可得俘其孥官軍戰死者十八九守信等皆坐貶自是蠻獠數入寇掠邊吏不能制矣 河入中國自太行西曲折山間不能爲大患旣出大岷東更平地二千餘里特以隄防爲之限夏秋霖潦百川所會不免決溢而大名鄆澶滑孟濮齊淄滄棗濟德博懷衛鄭等郡及開封往往受其害於是詔諸州長吏兼河隄使

防塞之法甚備而決溢之患時有說者以河隨時漲落自立春後凍解候人量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頗爲信驗謂之信水非時暴漲謂之客水隨決隨塞瀕河苦之至是河決大名館陶殿中丞李仲昌請自澶州商湖穿六塔渠入橫隴故道以披其勢富弼是其策十二月詔發三十萬丁修六塔河以回河道以仲昌提舉河渠翰林學士歐陽修三上疏力諫其不可行帝不聽

嘉祐元年春正月甲寅朔帝御大慶殿受朝暴感風眩輒行禮而罷翌日文彥博召內侍都知史志聰問

宋史治道

卷十一

七

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耶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然當行軍法又與劉沆富弼謀啓醮於大慶殿因留宿殿廬志聰曰無故事彥博曰此豈論故事耶因赦死罪以下令輔臣禱天地宗廟社稷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上變彥博不使入明日有言禁卒告都虞侯欲爲亂劉沆欲捕治彥博召都指揮使許懷德問都虞侯何如人懷德稱其愿可保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衆乃請沆判狀尾斬卒於軍門北京留守賈昌朝惡富弼陰結內侍武繼

隆令司天官二人言國家不當穿河于北方致上體不安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治亦繼隆所教也志聰以狀白執政彥博視而懷之徐召二人詰之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然二人退乃出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僭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於中宮不安衆皆曰善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塔方位復使二人往繼隆曰請留之彥博曰彼本不敢妄言有教之者耳繼隆默不敢對二人至六塔恐

宋史治道

卷十一

八

治前罪更言六塔在東北非正北也二月帝疾愈御延和殿彥博等還私第當是時京師業業賴彥博持重衆心乃安已而劉沆白帝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以沆判呈帝乃解 御史吳中復請召還唐介文彥博因言于帝曰介頃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乃召介知諫院時稱彥博長者 夏四月壬子朔殿中丞李仲昌等塞商湖北流入六塔河不容是夕復決溺兵夫漂芻橐不可勝計詔三司判官沈立往行視內侍劉恢遂奏六塔之役水死者數千萬人

穿土干犯忌禁且河口乃趙征村於國姓御名有嫌而大興鍾斷非便詔罷其役令御史吳中復內侍鄧守恭置獄于澶劾仲昌等違詔旨不俟秋冬塞北流以致決潰于是流仲昌於英州餘多被謫有差五月罷知諫院范鎮帝性寬仁言事者競為激訐鎮獨務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疚則未嘗言及帝暴疾文彥博因請帝建儲帝許之會疾瘳而止至是鎮奮然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曰置諫官者為宗廟社稷計也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死嗜利之人臣不為也方陛下不豫海內

宋資治通鑑

卷十一

九

皇皇莫知所為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為念是為宗廟社稷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以周王薨養宗子于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拔近屬賢者優其禮秩而試以政事俟有聖嗣復遣還邸章累上不報執政諭之曰奈何效希各干進之人鎮貽書曰比天象見變當有急兵鎮義當死職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尚何顧希各干進之嫌哉因復上疏言之愈切除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執政諭之曰今間言已入為之甚難鎮曰事當論其

是非不當問其難易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帝面陳者三因泣下帝亦泣謂曰朕知卿忠艱當俟二三年鎮前後章凡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朝廷知不可奪乃罷知諫院改糾察在京刑獄時并州通判司馬光亦言建儲事且勸鎮以死爭之翰林學士歐陽修殿中侍御史包拯呂景初趙抃知制誥吳奎劉敞等皆上疏力請於是文彥博富弼王堯臣等相繼勸帝早定大計皆不見聽六月乙亥京師大水注安上門門關折壞官私廬舍數萬區諸路言江河決溢河北尤甚至是雨

宋資治通鑑

卷十一

十

壞太社太稷壇詔羣臣實封言闕失而分遣使賑卹被傷者 彗出紫微垣 秋八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狄青在樞府每出入士卒輒指目以相矜誇至塞馬足不得行又其家數有光怪會大水青避于相國寺行止殿上人情頗疑翰林學士歐陽修言青掌國機密而得軍情非國家之利知制誥劉敞出知揚州陛辭亦言陛下幸愛青不如出之以全其終帝然之乃以使相判陳州以韓琦為樞密使 冬十一月王德用罷以賈昌朝為樞密使德用將家子習知軍中情偽善以恩撫下故多得士心雖屢臨邊境未嘗親

矢石督攻戰而名聞四夷閭閻婦女小兒亦呼為黑王相公 十二月壬子劉沆免以會公亮參知政事沆初以附張貴妃得進數為御史論列沆深嫉之因上言自慶曆後臺諫官用事朝廷命令之出事無當否悉論之必勝而後已專務挾人陰私莫辯之事以中傷士大夫執政畏其言進擢尤速請行御史遷次之格滿二歲者與知州帝從之會御史范師道趙抃歲滿求補邵沆引格出之中丞張昇曰天子耳目之官而宰相挾私斥之可乎上疏極言沆遂出知應天沆長於吏事然任數善刺探權近過失陰持之以軒

宋史通鑑

卷十一

十一

輕取事 以包拯知開封府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以其笑比黃河清童穉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 嘉祐二年春二月初正獻公杜衍卒衍臨終作遺疏略曰無以久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副以安人心語不及私 以翰林學士歐陽修知貢舉帝切於求士進士諸科一舉而獲選者至千三百餘人士子習尚險怪奇澁之文號太學體張方平嘗言文章之變與政通邇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

宋史通鑑

卷十一

十一

新意相勝為奇驅扇浮薄重虧雅體非取賢斂才備治具之意雖下詔揭示而士習不改翰林學士歐陽修知貢舉痛抑新體凡為時所推譽者皆被黜榜出澆薄之士候脩晨朝聚謀于馬首街司選卒不能禁止然自是場屋之習遂為之變 三月護國節度使同平章事武襄公狄青卒青為人慎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饑寒勞苦雖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後先者故數有功嘗有持狄梁公畫像及告身詣青獻之以為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其人而遣之 夏四月丙寅幽州地大震壞城郭覆壓死者數萬人 秋八月丁卯詔諸州置廣惠倉初天下没入戶絕田官自粥之至是韓琦請留勿粥募人耕而收其租別為倉貯之以給州縣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謂之廣惠倉以提刑領其事歲終具出納之數上三司每千戶留田租百石以是為差戶寡而田有餘則粥如舊 初契丹主宗真來求御容會卒乃已至是洪基復遣使來求欲成先志帝遣張昇報聘且諭之曰昔文成弟也弟先面兄於禮為順今南朝乃伯父之尊當先致恭於是復使其臣蕭扈來致其

像九月遣翰林學士胡宿乃奉御容如契丹契丹主具儀伏迎謁及瞻視驚肅再拜謂左右曰我若生中國不過與之執鞭持蓋一都虞候耳 冬十二月詔間歲一舉士置明經進士諸科待試京師者恒六七千人一不幸有故不應詔往往沉淪十數年以此毀行干進者不可勝數王洙侍邇英閣講周禮至三年大比帝曰古者選士如此今率四五歲一下詔故士有抑而不得進者孰若裁其數而屢舉也下有司議咸請易以間歲之法則無滯才之歎薦舉數既減半主司易以詳校得士必精於是下詔間歲貢舉進士

宋資治通鑑

卷十一

十三

嘉祐三年六月丙午文彥博賈昌朝罷彥博以老求罷以使相判河南封潞國公知諫院陳旭等恐昌朝遂代為相乃率寮屬上言昌朝交通女謁建大第別初客位以待宦者宦官有矯制者樞密院釋不治昌朝竟出判許州昌朝在待從中多得名譽及執政始

宋資治通鑑

卷十一

十四

不為正人所與 以韓琦同平章事時羣臣皆以建儲為言帝依違不決琦既相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係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何不擇宗室之賢以為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而又生女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况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為心則無不可者帝不答 以包拯為御史中丞拯言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為憂夫萬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帝曰卿欲誰立拯曰臣非才備位所以乞豫建太子者為宗廟萬世計爾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 秋八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王堯臣卒 下溪蠻彭仕義陳之內屬帝遣殿中丞雷簡夫往視之簡夫度仕義未可專用恩澤誘化至則督諸將進兵築明溪上下二寨據其險要拓取故地五百餘里仕義計窮遂歸連歲所掠甲仗士卒詔辰州還其孳及銅柱自是復通中國然黠鷲益甚 冬閏十二月罷仗吏知州軍提點刑獄

嘉祐四年春正月丙申朔日有食之用牲于社知制

詰劉敞言社者上公之神羣陰之長故曰食則伐該於社所以責上公退羣陰今反祠而請之是屈天子之禮從諸侯之制抑陽扶陰降尊貶重非承天戒尊朝廷之義也 二月更權茶法自茶爲官權民私畜盜販皆有禁臘茶之禁尤嚴園戶困于征取官司並緣侵擾因陷罪戾至破產逃匿者歲比皆有之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職王嘉麟皆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筭歸權貨務以償邊糴之費可以疏利源寬民力富弼韓琦曾公亮然其策請于帝行之下三司議三司言茶課給本收

宋資治通鑑

卷之十一

十一

利所獲甚微而煩擾爲患園戶輸納侵害日甚小民趨利犯法益繁宜約歲入息錢之數均賦茶民恣其買賣所在收筭而不給本錢遂詔弛舊禁俾通商利凡歲輸緡錢二十三萬八千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糴自是惟臘茶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矣論者又謂茶戶困於輸錢良民賦不時入刑亦及之商賈利薄販鬻者少必致歲額不登經費日蹙翰林學士歐陽修知制誥劉敞皆請除前令帝不聽 夏四月癸酉封周世宗後柴誅爲崇義公給田十頃以奉周祀從著作佐郎何鬲請也 五月詔前

兩制不許至執政私第執政所薦士不得充臺官詔並除之 秋七月帝以月食幾盡修陰教以應天變前後出宮女幾五百人時後宮得幸者十人謂之十閣而劉氏黃氏在十閣中尤驕恣通請謁御史中丞韓絳密以聞帝曰非卿言朕不知也當審驗之遂并出二人 田况罷况寬厚明敏有文武材好論天下事言甚明切以疾罷 冬十月癸酉帝將親裕下禮官集議東向之位同判宗正寺趙良規請正太祖東向之位而知太常禮院韓維請如故事虛東向之位便時禮官不敢決乃與待制以上及臺諫官同議太祖爲受命之君然僖祖以降四廟在上故大裕止列昭穆而虛東向魏晉以來已用此禮詔從之 十一月汝南王允讓卒追封濮王允讓天資渾厚內寬外莊知太宗正寺二十年宗子有好學者勉進之以善若不率教則勸戒之至不變始正其罪故皆畏服及薨謚安懿以其子宗實育宮中故卹典有加 處士邵雍河南人少時自雉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不讀始爲學卽堅苦刻勵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枕者數年旣而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初北海李之才受易

宋資治通鑑

卷之十一

十一

於河南穆修受於种放而放受之於陳搏源流最遠之才攝其城令雍時居母憂於前門山躬爨以養父之才叩門來謁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簡策迹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雍再拜願受業之才遂授以河圖洛書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圖像雍由是探賸索隱妙悟神契玩心高明深造曲暢遂衍伏羲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居洛中雅敬雍恒相從游為市園宅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暴不

宋資治通鑑

卷十一

七

設防畛羣居燕笑終日不為甚異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留守王拱辰薦雍遺逸授將作主簿後復舉遺逸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

嘉祐五年春正月鑿二股河自李仲昌賑河事久無議者河北都轉運使韓贄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經宜浚二股渠分河流入金赤河可以紓決溢之患朝廷如其策役三千人幾月而成未幾又併五股河浚之夏四月程戡免以孫抃為樞密副使戡與宋庠不合數爭議於帝前臺諫以為言帝不悅殿中侍御史呂

誨復論戡結貴倖以致位乃免 詔置寬郵民力司於三司遣官分路訪寬恤民力事 五月己酉召王安石為三司度支判官王安石臨川人好讀書善屬文曾鞏携其所撰以示歐陽修修為之延譽擢進士上第授淮南判官故事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調知鄞縣通判舒州文彥博為相薦其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歐陽修薦為諫官安石皆以祖母年高辭修以其須祿養復言于朝召以羣牧判官改度支判官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辯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上萬言書其大

宋資治通鑑

卷十一

六

要以為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驚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為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輒辭不起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及赴是職聞者莫不喜悅 六月契丹新置國子監契丹主自即位求直言者再復詔設學養士

頒五經傳疏置博士助教各一人 帝以劉煦等所撰唐史卑弱淺陋命翰林學士歐陽修端明殿學士宋祁刊修之曾公亮提舉其事十有七年而成凡二百二十五卷事增於前又省於舊修撰紀志表祁撰傳故事每書首止列官尊者一人修以祁爲先進且於唐書功多故各著其名以自異 冬十一月辛丑宋庠免以曾公亮爲樞密使庠前後所至以慎靜爲治然愛信幼子縱其與小人遊殿中侍御史呂誨論庠昏惰乃罷判鄭州 以張昇孫抃參知政事歐陽修陳旭趙槩爲樞密副使

宋資治通鑑

卷上

十九

嘉祐六年春三月富弼以母喪去位詔爲罷春宴故事執政遭喪皆起復帝虛位五起之弼固請終制且曰起復金革之變禮不可施於平世帝乃許之 夏四月庚辰陳旭罷知諫院唐介趙抃御史范師道呂誨上疏論旭陰結宦者故得大用帝曰朕選用執政豈容內臣預議耶乃兩罷之旭知定州介等亦外補以包拯爲樞密副使 六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司天言當食六分之半食四分而兩羣臣欲援至和例稱賀同判尚書禮部司馬光言日之所照周徧華夷雲之所蔽至爲近狹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天

意若曰人君爲陰邪所蔽災厲甚明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知也食不滿分者乃曆官術數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以爲賀也帝從之 以司馬光知諫院光入對首言臣昔通判并州所言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對曰臣上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等古今皆有之光復以三劄子上其一論君德有三百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知道誼識安危

宋資治通鑑

卷上

二十

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唯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陛下天性慈惠謹微接下子育元元汎愛羣生雖古先聖王之仁殆無以過然踐祚垂四十年而朝廷紀綱猶有虧缺閭里窮民猶有怨歎意者羣臣不能宣揚聖化將陛下之於三德萬分一亦有所未盡歟臣伏見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淵默羣臣各以其意有所敷奏陛下不復詢訪利害一皆可之誠使陛下左右前後之臣皆忠實正人則善矣或有一姦邪在焉則豈可不爲之寒心哉其二論致治之道有三

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國家御羣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問其人之賢愚而寘高位資塗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非特如是而已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陛下誠能慎選在位之士而用之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其言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赦書害多而利少非國家之善政又進五規曰保業惜時遠謀重微務實又言故事凡臣僚

宋資治通鑑

卷十一

三

上殿奏事悉屏左右內臣不過去御坐數步君臣對問之言皆可聽聞恐漏泄機事非便帝皆嘉納之詔自今止令御藥侍臣及扶侍四人立殿角以備宣喚餘悉屏之 以王安石知制誥安石自度支判官改同脩起居注辭之累日閣門吏齎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於側吏置勅於案而去又追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及徑除知制誥安石遂不復辭矣 秋八月庚子以曾公亮同平章事張昇為樞密使胡宿為副使宿為人清慎忠實臨事不妄發既發亦不可回止其當重任尤能顧惜大體羣臣多務更張

革弊宿曰變法古人所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 閏月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王介蘇軾蘇轍皆在舉中轍對切直胡宿力請黜之帝不許曰以直言召人柰何以直棄之乃取入第四等王安石意轍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詞韓琦曰此人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德郝處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改命沈遘為之詞時有詔舍人院無得申請改除文字安石爭之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為今大臣之弱者不敢為陛下守法而強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

宋資治通鑑

卷十一

三

御史無敢逆其意者臣實懼焉語皆侵執政執政者不悅會以母喪遂去職 以歐陽修參知政事時韓琦為首相法令典故問曾公亮文學之事問修三人同心輔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稱治修以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遇事取視之不復求諸有司 羣臣以儲位未建為憂言者雖切而帝未之允司馬光上疏曰向者臣進豫建太子之說意謂即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為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

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
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帑以某人爲嗣則天下
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時知江州呂誨亦上
疏言之及琦入對以光誨二疏進讀帝遽曰朕有意
久矣誰可者琦皇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
聖擇帝曰官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
也琦請其名帝曰宗實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宗實
天性篤孝好讀書不爲燕嬉褻慢服御儉素如儒者
時居濮王喪冬十月乃起復知宗正寺琦曰事若行
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官

宋資治通鑑

卷二

三

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宗實固辭乞終喪帝復
以問琦琦對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
蓋器識遠大所以爲賢也願固起之帝曰然
嘉祐七年春三月乙卯孫抃罷以趙鼎參知政事吳
奎爲樞密副使 夏五月庚午樞密副使孝肅公包
拯卒拯性峭直耿介與人不苟合不一毫妄取平居
無私書故人親黨干謁一切絕之然惡吏苛刻務敦
厚於人未嘗不恕其飲食服用喜儉朴雖貴如布衣
時卒贈禮部尚書 秋八月立宗實爲皇子賜名曙
九月進封鉅鹿郡公宗實既終喪韓琦言宗正之命

初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帝從之琦
至中書召翰林學士王珪草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
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
意乎帝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詔下宗
實復稱疾固辭章十餘上記室周孟陽請其故宗實
曰非敢邀福以避禍也孟陽曰今已有此迹設固辭
不受中人別有所奉遂得宴安無患乎宗實始悟司
馬光言于帝曰皇子辭不貲之富至於旬月其賢於
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
責之宜必入帝從之宗實遂受命將入宮戒其舍人

宋資治通鑑

卷七

三

曰謹守吾舍上有嫡嗣吾歸矣因肩輿赴召良賤不
滿二十人行李蕭然唯書數厨而已中外相賀 冬
十月詔天下常平倉多所移用而不足以支凶年其
令內藏庫三司共出緡錢一百萬下諸路助糴之
知府州折繼祖欲解去州事下河東安撫使梁適體
量適言折氏世襲此州比年監司一以條約繩之尤
爲煩密繼祖不自安故欲解去乞慰存之詔不許是
月卒以其兄子克柔權領州事
嘉祐八年春三月帝暴疾崩於福寧殿皇后聞之悉
欽諸門鑰寘於前黎明召皇子曙入以遺詔令嗣位

皇子驚拜言曰曙不敢爲因反走韓琦等共掖留之
四月朔皇子卽位尊皇后爲皇太后赦欲諒陰三年
命琦攝冢宰宰臣不可乃止 史臣曰仁宗恭儉仁
恕敬天重民有司嘗請以玉清舊址爲苑帝曰吾奉
先帝苑囿猶以爲廣何以是爲燕私常服浣濯帷帟
衾裯多用繒繩管中夜饑思燒羊戒勿宣索曰恐膳
夫自此戕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需大辟疑者皆令上
讞歲活千餘人每論輔臣曰朕未嘗嘗人以死况敢
濫用刑乎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殘
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

宋資治通鑑

卷五十一

五

嬖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
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所以
培壅國基者厚矣子孫一矯其所爲馴致於亂傳曰
爲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 帝得暴疾詔請皇太
后權同處分軍國事乃御內東門小殿垂簾宰臣
日奏事后性慈儉頗涉經史多援以決事中外章奏
日數十上一一能記綱要有疑未決者則曰公董更
議之未嘗出己意檢束曹氏及左右臣僕毫分不以
假借宮省肅然 立皇后高氏后侍中瓊之曾孫母
曹氏太后姊也故少育于宮中與帝同年生又俱撫

鞠於太后仁宗嘗曰異日必以爲配既長出宮婚於
濮邸封京兆郡君生三子至是冊爲皇后 五月戊
午以富弼爲樞密使 初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
宦者尤少恩左右多不悅乃共譏間兩宮遂成隙內
外恟懼知諫院呂誨上書兩宮開陳大義詞旨深切
多人所難言者然兩宮猶未釋然一日韓琦歐陽脩
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且道所以琦曰此病故爾
疾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后意不解脩進曰
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温成之寵太
后處之裕如今母子而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修復

宋資治通鑑

卷五十一

五

曰先帝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
君無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
先帝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后默然久之琦進曰臣等
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
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者莫不流汗後數日琦獨見
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
少矣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
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
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
感悟帝自六月不御殿至是秋七月初御紫宸殿見

百官琦因請乘輿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大安契
丹主尊寵其权重元甚至賜以金券免拜不名而重
元陰懷異圖是月契丹主畋於灤水之太子山重元
子楚王涅魯古與樞密同知蕭胡覩等四百人謀作
亂敦睦官使耶律良上變契丹主召南院樞密使耶
律仁先語之且急召涅魯古仁先曰此曹凶逆臣固
疑之陛下宜謹為備臣請帥衛士討之涅魯古聞召
知事泄遂誘脅弩手軍犯帷殿契丹主急欲走南北
院仁先曰陛下若舍扈從而行賊必躡其後且南北
大王心未可知乃止仁先環車為營折行舍為兵仗
宋資治通鑑 卷十一 十一
帥官屬近侍三十餘騎陣行營外使北院樞密使耶
律乙辛等率宿衛士卒數千人與涅魯古戰賊衆多
降涅魯古躍馬突出為近侍渤海阿厮等射殺之重
元被傷而退其黨謂胡覩等曰行宮無備宜乘夜劫
之若候明日外援必至其誰從我胡覩曰第圍之勿
令外軍得入彼何能為黎明而發何遲之有重元從
之令四面巡警待旦遂奉重元僭位以胡覩為樞密
使而率奚人工千薄行宮會五院部節度蕭塔刺聞
召領兵適至仁先俟賊氣沮背營而陣乘便奮擊塔
刺自外擾之賊徒大奔追殺二千餘里重元走大漠

嘆曰涅魯古使我至此乃自殺黨與皆伏誅契丹主
執仁先手曰平亂卿之功也加尚父進封宋王乙辛
等加賞有差 冬十月甲辰葬仁宗於永昭陵

宋資治通鑑卷第十一 終

卷十一

三六

宋資治通鑑卷第十二

宋紀十二 起治平甲辰盡治平丁未凡四年

英宗體乾膺曆隆功聖德憲文肅武睿神宣

孝皇帝上

治平元年夏四月癸未放宮女百三十五人 五月
戊申帝疾太瘳韓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
稟帝帝裁決悉當琦即詣太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
因白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居深宮耳遂起
琦即厲聲命撤簾簾既落猶於御屏後見后衣也帝
親政加琦尚書右僕射 六月封皇子頊為穎王以

宋資治通鑑卷十二

王陶等為皇子伴讀司馬光言陶等雖為皇子官屬
若不旬日得見或見而遽退語言不洽志意不通教
者止於供職學者止於備禮而左右前後侍御僕從
或有佞邪讒巧之人雜處其間雖皇子資性端慤難
移而親近易習積久易遷雖有碩儒端士為之師傳
終無益也臣願陛下博選學行之士使日與皇子居
處燕游講論道義其侍御僕從邪佞讒巧之人誘導
為非者委伴讀官糾舉即時斥逐若皇子自有過失
規誨不從亦聽悉以聞如此則進德修業日就月將
善人益親邪人益疎天下之幸也帝嘉納之增置宗

室學官 初章獻太后臨朝內侍守忠與都知江

德明等交通請謁權寵過盛累遷宣政使入內都知
仁宗以未有儲嗣屬意於帝守忠建議欲授立昏弱
以邀大利及帝即位又乘帝疾交構兩宮知諫院司
馬光論守忠離間之罪國之大賊乞斬於都市呂誨
亦上疏論之帝納其言秋八月丙辰韓琦出空頭勅
一道歐陽脩已簽趙槃難之脩曰第書之韓公必自
有說既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
遂責斬州安置取空頭勅填以與之即日押行琦意
以為少緩則中止也其黨史昭錫等悉竄南方中外

宋資治通鑑卷十二

快之 重陽節當罷講呂公著司馬光言先帝時無
事常開講筵近以聖體不安遂於端午冬至後盛暑
盛寒權罷數月今陛下初政清明宜親近儒雅講求
治術願不惜頃刻之間日御講筵從之 九月復武
舉韓琦言唐置府兵最為近古今之義勇河北幾十
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
兵也河東北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
今若於陝西諸州刺手背以為義勇甚便冬十一月
乙亥乃命徐億等往籍陝西主戶三丁之一刺之凡
十五萬六千餘人人賜錢二千民情驚擾而紀律疎

略不可用知諫院司馬光上疏力諫不聽光至中書
與韓琦辯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驚使驟聞益兵
二十萬豈不震懼光曰兵貴先聲為其無實也獨可
欺於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
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曆間鄉兵刺為
便捷憂今復然已降勅與民約末不克軍遣戍邊矣
光曰朝廷嘗失信於民未敢以為然琦曰吾在此君
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用以運
糧戍邊反掌間耳琦不從竟為陝西之患 十二月
戊子吳奎罷以王疇為樞密副使 初吐蕃唃廝囉
宋資治通鑑 卷十二 三 三十九七

事以聞各許歲乘驛奏事諫官呂誨言唐舉兵不利
未不自監軍者我朝因循未革柰何又增置此員
其權與安撫使均矣乞罷之精選帥臣專制閩外之
權傳堯俞趙瞻皆有論列不聽
治平二年春二月罷三司使蔡襄帝自濮邸立為皇
子聞近臣中有異議人疑為襄及即位數問襄何如
人韓琦等為救解帝意不回襄請罷遂命出知杭州
三月行判司天監周琮等造明天曆 夏四月戊
戌詔議崇奉濮王典禮初知諫院司馬光以帝必將
追隆所生嘗因奏事言漢宣帝為孝昭後終不追尊
宋資治通鑑 卷十二 四 三十九八

娶李立遵女生瞎禮及磨禮角又娶喬氏生董禮李
氏寵衰斥為尼于廓州而錮其二子二子乃結母黨
李巴全竊毋奔宗哥城唃廝囉不能制磨禮角因撫
有其衆寶元中磨禮角死部人立其子瞎撒欺丁李
氏懼孤弱不能守乃復屬唃廝囉瞎禮仍居龕谷而
死二子長曰木征居河州少曰瞎吳叱居銀川而董
禮與毋別居歷精城號令嚴明人憚服之有衆六萬
日以盛強獨有河北之地由是唃廝囉所部分矣至
是木征率其衆以河州乞內附 帝遣內侍王昭明
等四人體量軍情治其詞訟有賞罰則與其帥議大

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
君此萬世法也既而韓琦等言禮不忘本濮安懿王
德盛位隆所宜尊禮請下有司議及夫人王氏韓氏
仙游縣君任氏合行典禮用宜稱情帝令須大祥後
議之至是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
相視莫敢先發司馬光獨奮筆立議略云為人後者
為之子不得顧私親若恭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
於此秦漢以來帝王有自傍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
其父母以為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
引以為聖朝法况前代入繼者多官車晏罵之後援

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於宗室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宸端冕子孫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爲濮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譙國襄國仙遊並封太夫人致之古今爲宜稱於是珪卽命吏具以光手彙爲案議上中書奏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爲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歐陽脩引喪服大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攷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請下尚書集三省御史臺諫議而太后手詔詰責執政帝乃詔曰如聞集議不一權宜罷之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 五月癸亥以陳旭爲樞密副使 秋七月癸亥富弼張昇罷嘉祐中韓琦與弼同相或中書有疑事往往與樞密謀之自弼使樞密非得旨合議者琦未嘗詢弼弼頗不懌及太后還政弼大驚曰弼備位輔佐他事固不可預聞此事韓公獨不能共之

耶或以咎琦琦曰此事當如出太后意安可顯言於衆弼愈不懌帝親政加弼戶部尚書弼辭曰制詞取嘉祐中嘗議建儲推恩此特絲髮之勞何足加賞仁宗太后於陛下有天地之恩尚未聞所以爲報可謂倒置再奏不聽乃受至是以足疾力求解政章二十餘上遂以使相鄭國公判揚州未幾徙判汝州昇請老帝曰太尉勤勞王家詎可遽去但命五日一至院進見母蹈舞司馬光亦上疏昇忠謹清直請留於朝而昇求去益力乃判許州先是韓琦曾公亮欲遷歐陽脩爲樞密使將進擬脩覺其意謂之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琦等服其言而止 以文彥博爲樞密使呂公弼爲副使彥博自河南入覲帝曰朕之立卿之功也彥博竦然對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意皇太后協贊之力臣何功之有且其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預焉因避謝不敢當帝曰慙煩卿西行卽召還矣乃改判宋興軍遂召爲樞密使 八月庚寅京師大雨平地涌水壞官私廬舍漂人民畜產不可勝計是日帝御崇政殿宰相而下朝參者十數人而已詔開西華門以洩宮中積水水奔激東殿侍班屋

皆推没人畜皆溺死官爲葬祭其無主者千五百八十人下詔責躬求言且命罷宴咸膳禱於山川司馬光上疏略云陛下卽位以來災異甚衆日有黑子江淮之水或溢或涸去夏霖雨涉秋不止老弱流離積尸成山今夏疫癘大作彌數千里秋收未獲暴雨大至都城之內道路乘桴官府民居覆沒殆盡死於壓溺者不可勝紀陛下安得不側身恐懼思其所以致此者乎又曰先帝擢陛下衆人之中升爲天子惟以一后數公主託陛下而梓宮在殯已失太后歡心長公主數人屏居閑宮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又

宋資治通鑑

卷之十二

七

曰凡百奏請不肯與奪知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不肖不能去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從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又曰臺諫天子之耳目其有所言當以聖意察其是非不宜一付之大臣帝嘉納之冬十一月吐蕃唃廝囉死以其子董氈爲保順節度使治平三年春正月翰林學士范鎮罷韓琦求去鎮草批答引周公不之魯爲辭帝不悅鎮遂請外罷知陳州時論或謂鎮以議濮王追崇事忤歐陽脩脩爲帝言鎮以周公待琦是以孺子待陛下鎮之出脩爲之也 癸酉契丹復改國號曰遼 己卯溫州火焚官

民居萬四千間死者五千人 濮王崇奉之議久而未定侍御史呂誨范純仁監察御史呂大防引義固爭以爲王珪議是乞從之章七上不報遂劾韓琦專權導諛罪曰昭陵之土未乾遂欲追崇濮王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繼隆小宗而絕大宗又其劾歐陽脩首開邪議以狂道說人主以近利負先帝陷陛下於過舉而韓琦曾公亮趙槩附會不正乞皆貶黜不報時中書亦上言請明詔中外以皇伯無稽決不可稱今所欲定者正名號耳至於立廟京師干紀亂統之事皆非朝廷本意帝意不能不嚮中書然未卽下詔

宋資治通鑑

卷之十二

八

也既而皇太后手詔中書宜尊濮王爲皇夫人爲后皇帝稱親帝下詔謙讓不受尊號但稱親卽園立廟以王子宗樸爲濮國公奉祠事仍令臣民避王諱時論以爲太后之追崇及帝之謙讓皆中書之謀也於是呂誨等以所論奏不見聽用繳納御史劾誨家居待罪帝命閣門以誨還之誨力辭臺職且言與輔臣勢難兩立帝以問執政琦脩等對曰御史以爲理難並立若臣等有罪當留御史帝猶豫久之命出御史乃下遷誨知蘄州純仁通判安州大防知休寧縣時趙鼎趙瞻傳堯俞使契丹還嘗以與呂誨言濮王事

卽上疏乞同貶乃出鼎通判淄州瞻通判汾州帝眷注堯俞獨進除侍御史堯俞曰誨等已逐臣義不當止帝不得已命知和州知制誥韓維及司馬光皆上疏乞留誨等不報遂請與俱貶亦不許侍讀呂公著言陛下卽位以來納諫之風未彰而屢詘言官何以風天下帝不聽公著乞補外乃出知蔡州誨等既出濮議亦寢程頤曰言事之臣知稱親之非而不明尊崇之禮使濮王與諸父等若尊稱爲皇伯父濮國大王則在濮王極尊崇之道於仁宗無嫌貳之生矣三月彗星見西方如太白長丈有五尺又孛於畢

宋資治通鑑卷十二

如月夏四月庚戌胡宿罷以郭逵同簽書樞密院事逵少隸范仲淹麾下歷官殿前都虞候遂同簽書樞密院事知諫院邵亢等交章言祖宗朝樞府參用武臣如曹彬父子馬知節王德用狄青勲勞爲天下所稱則可達黠佞小才豈堪大用不報夏人寇邊先是夏主諒祚遣吳宗來賀卽位宗語不遜詔諒祚懲約宗諒祚不奉詔而出兵秦鳳涇原抄熟戶擾邊塞殺掠人畜以萬計遂寇大順城環慶經略使蔡挺使蕃官趙明擊之諒祚裹銀甲旣督戰挺先遣強弩列壕外注矢下射諒祚中流矢遁去徙寇柔遠挺

又使副總管張玉以三千人夜出擾營賊驚潰退屯金湯聲言益發十萬騎圍大順會朝廷發歲賜銀幣知延州陸詵曰朝廷積習姑息故虜敢狂悖不稍加折挫則國威不立因留止不與移牒宥州問故諒祚遂大沮盤桓塞下因遣使謝罪言邊吏擅興兵行且誅之初諒祚入寇韓琦議停其歲賜絕其和市遣使問罪文彥博難之舉寶元康定時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吾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會陸詵策與琦合而諒祚果歸欵帝顧琦曰一如卿料也秋九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帝謂中書曰

宋資治通鑑卷十二

水潦爲災言事者多言不進賢何也歐陽脩曰近年進賢路狹往時進士五人以上皆得試館職第一及第十年卽至輔相今第一人兩任方得試而第二人以下無復得試往時大臣薦舉卽召試今止令上簿候闕久乃試唯有因差遺例除者半是年勞老病之人此所謂進賢路狹也帝嘉納之因令韓琦等四人舉士得二十人皆令召試琦等以人多難之帝曰苟賢豈患多也乃先召試十人餘須後試時士人以登臺閣陞禁從爲顯官而不以官之遲速爲榮滯故爲之語曰寧登瀛不爲卿寧抱槧不爲監冬十

月以郭逵為陝西四路宣撫使自呂餘慶以叅知政事知成都其後見任執政無守藩者至逵始以同簽書樞密院事出鎮兼判渭州 詔禮部三歲一貢舉

十一月帝有疾十二月壬寅立子頊為皇太子大赦時帝久疾韓琦入問起居因進言曰陛下久不視朝願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頷之琦請帝親筆指揮帝乃書曰立大大王為皇太子琦曰必頊王也頊聖躬更親書之帝批於后曰頊王頊琦即召學士承旨張方平至福寧殿草制帝憑几言不可辨方平復進筆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太子既立帝因泫然下淚文

宋資治通鑑

卷之十一

十一

十一

能不動也

治平四年春正月丁未帝崩年三十六太子即位大赦 史臣曰英宗以明哲之資膺繼統之命執心固讓若將終身而卒踐帝位及其臨政必問故事與古治所宜每裁決皆出羣臣意表雖以疾疢不克大有所為然使後世味嘆至德何其盛也彼隋晉王廣唐魏王泰覬覦神器遂啓禍原誠何心哉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戊辰以韓琦為司空兼侍中 二月乙酉立皇后向氏后太尉敏中之曾

孫定國留後經之女也英宗嘗謂帝曰舊制帝女出

降輒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義甚無謂朕嘗思此寤寐不平豈可以富貴之故屈人倫長幼之序也可詔有司章之會疾不果至是始詔令公主行見姑舅禮著為令 三月壬申歐陽脩既以議濮王典禮為呂誨所詆惟蔣之奇以脩議為是及誨等斥而脩薦之奇為御史衆因目為姦邪之奇患焉思所以自解會脩婦弟薛良孺有憾於脩誣脩以惟薄不根之謗達於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即上章劾脩脩杜門請推治帝使詰所從來皆辭窮乃黜思永知黃

宋資治通鑑

卷之十一

十二

十二

州之奇監道州酒稅脩因力求退乃以觀文殿學士知亳州 癸酉以吳奎參知政事奎入謝進治說三篇又嘗言帝王所職惟在判正邪使君子嘗居要近小人不得以害之則自治矣帝因言堯時四凶猶在朝奎曰四凶雖在不能以惑堯之聰明聖人以天下為度未有顯過固宜包容但不可使居要地耳帝然之以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楊雄蕪之卿有文學何辭焉光對曰臣不能為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詰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邪光乃就

職 閏月以王安石知江寧府終英宗之世安石被
召未嘗起韓維呂公著兄弟更稱揚之帝在穎邸維
爲記室每講說見稱輒曰此非維之說維友王安石
之說也維遷庶子又薦安石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
及卽位召之安石不至帝曰果病邪有所要邪曾公
亮曰安石真輔相材必不欺罔吳奎曰臣嘗與安石
同領群牧見其護前自用所爲迂濶萬一用之必紊
綱紀帝不聽命知江寧府衆謂安石必辭及詔至卽
起視事 夏四月以司馬光爲御史中丞中丞王陶
謀欲易置大臣自規重位因劾韓琦不押文德殿當

宋資治通鑑

卷十一

十三

四

朝班爲跋扈琦開門待罪吳奎以陶爲過言詔陶與
光兩易其任奎又言唐德宗疑大臣信任羣小斥陸
贄而以裴延齡等爲腹心天下至今稱爲至闇之主
今陶排抑端良不黜無以責大臣展布陶遂言奎附
宰相欺天子帝以陶過毀大臣出知陳州而奎亦罷
知青州光言陶論宰相不押班未行而罷則中丞不
可復爲請俟琦押班然後就職復言吳奎名望素重
於陶今與並黜恐大臣皆不自安各求引去陛下新
卽位於四方觀聽非宜帝從之奎乃復還中書 秋
八月癸酉葬英宗於永厚陵 京師地震 九月戊

戊召王安石爲翰林學士罷司空侍中韓琦執政
三朝或言其專帝頗不悅曾公亮因力薦安石覲以
間琦琦求去益力帝不得已以琦爲鎮安武勝軍節
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去
今日已降制矣然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對
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帝
不答琦早有盛名識量英偉臨事喜愠不見於色居
相位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朝廷多故琦處危
疑之際知無不爲或曰公所爲誠善萬一蹉跎豈惟
身不自保恐家無所處矣琦嘆曰是何言耶人臣當
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
濟遂輟不爲哉聞者愧服 吳奎陳升之罷升之舊
名旭避帝嫌名以字行 以呂公弼爲樞密使張方
平趙抃叅知政事韓絳邵亢爲樞密副使抃自知成
都召知諫院故事近臣召自外州將大用者必更省
府及帝命下大臣以爲疑帝曰吾賴其言耳苟欲用
之無傷也及入謝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
自隨爲治簡易亦稱是乎遂拜叅知政事抃感顧知
遇朝政有未協者必密啓帝嘉其忠恒褒答之 復
以司馬光爲翰林學士冬十月張方平罷光論方平

宋資治通鑑

卷十二

十四

四

不協物望難居政府帝不從命徙光翰林知通政銀
臺司呂公著封還除目曰尤以舉職賜罷是為有言
責者不得盡其言也詔以告直付閣門公著又言制
命不由門下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願正臣罪乞罷
銀臺司不報未幾方平以父喪亦罷方平慷慨有氣
節平居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所至有政績然乏
公輔之望 夏監軍嵬名山部落在故綏州名山翁
夷山請降于知青澗城种諤使人因夷山以誘名
山賂以金孟名山小吏李文喜受之陰許歸款而名
山未之知也諤即以聞且欲因取河南地知延州陸
宋資治通鑑 卷十二 十五
誑言以衆來降情僞未可知戒諤毋妄動諤持之力
詔誑召諤問狀且與轉運使薛向議撫納乃共畫三
策令幕府張穆之入奏穆之因受向指詭言必可成
帝意誑不協力徙之秦鳳諤不待命悉起所部兵長
驅而進圍名山帳名山不得已舉衆從諤而南得首
領三百戶萬五千兵萬人遂城其地夏人來爭諤擊
敗之誑劾諤擅興之罪欲捕治之未果而徙秦之命
至西方用兵自此始 种諤既受嵬名山降十一月
夏王諒祚乃詐為會議誘知保安軍楊定等殺之邊
繫復起朝議以諤生事欲棄綏誑陝西宣撫主官

機宜文字趙高言虜既殺王官而又棄綏不守下
已甚且名山舉族來歸當何以處又移書執政請存
綏以張兵勢規度大理河川建堡畫稼穡之地三十
里以處降者不從乃命韓琦判永興軍經略陝西琦
初言綏不當取及定等被殺復言綏不可棄樞密以
初議詰之琦且論其故卒存綏州時言者交論种諤
乃下吏貶四官安置隨州 十二月夏王諒祚卒于
秉常立郭達謀得殺楊定等首領姓名李崇貴韓道
善諒祚乃銅崇貴等以獻既而諒祚卒子秉常立遣
其臣薛宗道言殺人者已執送之矣及崇貴等至言
宋資治通鑑 卷十二 十六
定奉使諒祚嘗拜稱臣且許以歸沿邊熟戶諒祚遺
之寶劔寶鑑及金銀物初定歸時上其劔鑑而匿其
金銀言諒祚可刺帝喜遂擢知保安軍既而夏人失
綏州以為定賣已故殺之至是事露帝薄責崇貴等
而削定官沒其田宅萬計遣劉航冊秉常為夏國主
遼遣使冊為夏國王諒祚之世嘗請去蕃禮從漢儀
服中國衣冠往往以漢官命其臣且數上表求几經
唐史冊府元龜正旦朝賀儀仁宗以九經賜之

宋紀資治通鑑卷第十三

竹添

宋紀十三

起熙寧戊申盡熙寧庚戌凡二年有奇

神宗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

武欽仁聖孝皇帝一

熙寧元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帝不受朝詔宰臣極言闕失帝嘗謂文彥博曰天下敝事至多不可不革彥博對曰譬如琴瑟不調必更張之韓絳曰為政立事當有大小先後之序帝曰犬抵威克厥愛乃能有濟又謂彥博曰當今理財最為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大臣共宜留意節用因稱大宋朝有宋元資治通鑑卷十三

御侍乞增俸命給十千輒差薄所賜太宗曰朕昔為供奉官俸止十千爾敢以為少耶遂幽囚至死以此言之事不可不勉也趙槩罷槩素心和平與人無怨惡在官如不能言然陰以利物者為多時議比之劉寬槩師德以老求去以唐介叅知政事先是宰相省閱所進文書于待漏院同列不得聞介謂曾公亮曰身在政府而事不預知上或有所問何辭以對乃與同視後遂為常夏四月乙巳詔王安石越次入對安否受命歷七月始至京師越次入對帝問為治所先安否對曰擇術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

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為高不可及耳帝曰卿可謂責難于君一日講席群臣退帝留安否坐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漢昭烈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為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否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臯夔稷契誠能為高宗則必有傳說彼二子者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臯夔稷契傳說之賢亦將為小人所蔽卷懷而去耳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否

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為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臯夔稷契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六月河決恩冀瀛州秋七月己卯以陳升之知樞密院事升之與文彥博同爭楊定不可使上不聽定既殺上思其言於是復召用之京師自七月至十一月地震者八河朔地亦大震八月以月食不效詔歷官雜候星器重造新歷至是上之占驗亦差遂復行崇天歷削奪司天少監周琮等一官九月辛未初封太祖曾孫從式為安定郡王帝謂創業垂統實自太祖顧無報稱乃下詔封太祖諸孫行

尊者一人奉太祖祀世世勿絕同知太常祀院劉攽言禮諸侯不得祖天子太祖傳天下於太宗繼體之君皆太祖子孫不當別爲天子置後若崇德昭德芳之後世世勿降爵宗廟祭祀使之在位則所以褒揚藝祖者著矣帝從之遂有是命從式德芳之孫也

冬十一月丁亥郊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司馬光曰救災節用當自貴近始可聽也王安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爾安石曰不

宋資治通鑑

卷十三

三

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草制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

熙寧二年春二月己亥以富弼同平章事王安石參知政事初弼自汝州入覲詔許肩輿至殿門令其子掖以進且命毋拜坐語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爲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姦人得

以傳會當如天之監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皆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弼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帝默然至日具乃退欲以集禧觀使留之力辭赴郡至是召拜司空兼侍中賜甲第悉辭之乃詔以左僕射同平章事時帝以災變避殿減膳徹樂王安石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弼在道聞之嘆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此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卽上書數千言力論之及入對又曰

宋資治通鑑

卷十三

四

君子小人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辨察勿以同異爲喜怒喜怒爲用舍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姦險得志又今中外之務漸有更張此必小人獻說於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喜動作生事則其間有所希覬若朝廷守謙則事有常法小人何望哉願深燭其然無使有悔帝欲用安石唐介言安石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耶經術不可任邪吏事不可任邪介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議論迂闊若使爲政必多所更變介退謂曾公亮曰安石果大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之帝問侍讀孫固曰安石可相否固對曰

安否文行甚高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度
安否猶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
人也帝不以爲然竟以安否參知政事謂之曰人皆
不知卿以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否對曰經術正
所以經世務帝曰然則卿設施以何爲先安否對曰
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帝深納之 甲子
王安否言周置泉府之官以權制兼併均濟貧乏變
通天下之財後世唯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學者不
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爲人主不當與民爭利今欲
理財則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說安否猶

宋資治通鑑

卷五

五

恐帝不能決意任之乃復言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
十人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則異論乘之而起堯
與羣臣共擇一人治水尚不能無敗事况所擇而使
非一人豈能無失要當計利害多少不爲異論所惑
帝曰有一人敗事而遂廢所圖此所以少成事也乃
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掌經書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
下之利命陳升之安否領其事初泉人呂惠卿自真
州推官秩滿入都與安否論經意義多合遂定交因
言於帝曰惠卿之賢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
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遂以惠卿及蘇轍並爲

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安否必與惠卿謀之凡所建請
章奏皆惠卿筆也又以章惇爲三司條例官會布檢
正中書五房凡有奏請朝臣以爲不便者布必上疏
條析以堅帝意使專任安否以威脇衆俾無敢言由
是安否信任布亞於惠卿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
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頒
行天下安否與劉恕友善欲引置三司條例恕以不
習金穀爲辭且曰天子方屬公大政宜恢張堯舜之
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爲先安否遂與之絕 夏人
寇秦州陷劉溝堡殺守將范愿死者不可勝計 夏

宋資治通鑑

卷五

六

四月河決地震 丁未參知政事忠肅公唐介卒介
簡抗敢言居政府數與王安否爭辨而安否強辭帝
主其說介不勝其憤遂疽發背而卒 以辭向爲江
浙荆淮發運使初仁宗時范祥爲制置解鹽使以鹽
募商旅輸芻粟於陝西實邊公私便之祥卒以向繼
領向請兼以鹽易馬王安否時領羣牧主其說請久
任向至治平末向坐與种諤開邊始罷去會淮南轉
運使張靖言向壞鹽法且有所欺隱帝召向與靖對
錢公輔范純仁皆言向罪安否排羣議抵靖於法以
向代之 罷知開封府滕甫初甫同修起居注帝召

問治亂之道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消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帝以爲名言乃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甫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沛見肺臍帝知其誠事無巨細人無親疎輒皆問之甫隨事解答不少嫌隱王安石嘗與甫同考試語言不相能深惡甫會議新法恐甫言而帝信之因極力排甫出知鄆州 三司條例司請遣使察農田水利賦役利害于天下從之以劉彝

宋史編鑑

卷十五

七

謝卿材侯叔獻程顥盧秉王汝翼曾仇王廣廉八人充行 置賣鹽場於未興軍罷通商法官自鬻之從薛向之請也 五月癸未罷翰林學士鄭獬宣徽北院使王拱辰知制誥錢公輔獬權開封府不肯行新法拱辰與王安石議新法不合公輔言滕甫不宜去薛向變法當黜安石惡之出獬知杭州拱辰判應天府公輔知江寧府御史中丞呂誨上疏言三人者無罪被黜甚非公議上出奏示執政安石曰此三人者出臣但愧不能盡理論情暴其罪狀使小人知有所憚不意言者乃更如此 六月罷御史中丞呂誨王

安石既執政士大夫多以爲得人呂誨獨言其不通政事大用之非所宜將對學士司馬光亦將詰經筵相遇並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爲是言邪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且上新卽位所與圖治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顧可緩耶上疏言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誠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毘大姦得

宋史編鑑

卷十五

八

路群陰彙進則賢者盡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略惟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竊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疏奏帝方眷注安石還其章疏誨遂求去安石亦求去帝謂會公亮曰若出誨恐安石不自安安石曰臣以身許國陛下處之有義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苟爲去就乃出誨知鄧州誨既斥安石益橫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爲不及也誨三居言職始論陳旭次論歐陽脩最後論王安石凡三見黜人推其鯁直王安石熾呂公弼不附已乃自用公弼第知開封府公著爲中丞

以偏之公弼果力求去帝不許公著言於帝曰惟人君去偏聽獨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言則不為邪說所亂矣帝善其言而不能用公弼公著皆夷簡子也

秋七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行均輸法條例司言諸路上供歲有常數年豐可以多致而不能贏餘年歉難於供億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驚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歛散之權今江浙荆淮發運使實總六路賦入宜假以錢貨資其用度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因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積而制其

宋資治通鑑卷十三

九

有無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詔以發運使薛向領均輸平準專行于六路賜內藏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時議者慮其為擾多言非便帝不聽薛向既董其事乃請設置官屬從之蘇轍言今先設官置吏簿書糜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帝方惑於王安杏不納其言然均輸法亦迄不能就

八月丙午罷判國子監范純仁初純仁自陝西轉運副使召還帝問陝西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對曰城

郭粗全甲兵粗修糧儲粗備帝愕然曰卿之才朕所倚信何為皆言粗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願陛下且無留意邊功若邊臣觀望將貽他日意外之患遂拜起居舍人同知諫院純仁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培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帝曰卿善論事宜為朕條陳古今治亂可為監戒者遂作尚書解以進帝切於求治多延見疎逃小臣咨訪闕失純仁言小人之言聽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蓋知小忘大貪近昧

宋資治通鑑卷十三

十

遠願加深察及薛向行均輸法於六路純仁言臣嘗親奉德音欲修先王補助之政今乃使小人培克生靈歛怨基禍安杏以富國強兵之術啓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鄙老成為因循棄公論為流俗異己者為不肖合意者為賢人在廷之臣方大半趨附陛下又從而驅之其將何所不至道遠者理當駟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才不可急求積弊不可頓革倘欲事功成就必為倏倏所乘宜速還言者而退安杏留章不下純仁力求去不許未幾罷諫職改判國子監純仁去意愈確安杏使諭之曰已議除知制誥矣純

仁曰是以利誘我也言不用萬鍾何加焉遂錄所上章申中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帝曰宜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尋徙成都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未得遠行安石怒其沮格以事左遷知和州純仁仲淹子也以程顥權監察御史裏行初顥舉進士再調晉城令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凡孤寡殘廢使無失所行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鄉民爲社倉爲立科條旌其善惡在縣三年民愛之如父母去之

宋資治通鑑

卷十三

十一

日哭聲震野用薦者改著作佐郎至是呂公著薦爲御史帝素知其名數召見每退必曰頽末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報正午始趨出廷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顥前後進說甚多太要以正心室欲求賢育才爲言務以誠意感悟人主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爲卿戒之知登州許遵上州獄有婦謀殺夫傷而未死及按問遂自承法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請從減論帝命司馬光與王安石議安石以遵言爲是光謂因他罪致殺傷者他罪得首原豈可以謀與殺分爲

兩事而謂謀爲所因得以首原乎帝方意簡安石而文彥博富弼等多主光議踰年不決至是詔從安石議凡謀殺已傷按問自首者減罪二等著爲令侍御史知雜事兼判刑部劉述封還其詔執奏不已安石白帝詔開封府推官王克臣劾述罪述遂率侍御史劉琦錢顥共上疏曰安石執政以來未踰數月中外囂然陛下置安石政府必欲致時如唐虞而反操管商權詐之術與陳升之合謀侵三司利權取爲己功開局設官分行天下驚駭物聽去年因許遵妄議按問自首之法安石任偏見而立新議陛下不察而從

宋資治通鑑

卷十三

十一

之遂害天下大公先朝所立制度自宜世守勿失乃事更張廢而不用姦詐專權之人豈宜處之廟堂以亂國紀願賜罷逐以慰天下曾公亮畏避安石陰自結援以固寵趙抃則括囊拱手但務依違皆宜斥免疏上安石奏先貶琦監處州鹽酒務顥監衢州鹽稅殿中侍御史孫甫始以附安石得進顥將出臺罵昂齡而去於是昂齡亦言王克臣阿奉當權欺蔽聰明遂黜昂齡通判蘄州安石欲置述於獄司馬光范純仁爭之乃貶知江州同判刑部丁諷審刑院詳議官王師无皆以附述忤安石諷貶通判復州師无貶

監安州稅罷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輟與呂惠卿論多不合會遣八使於四方求遺利轍以書抵王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將加之罪陳升之止之乃以爲河南府推官九月丁卯行青苗法初陝西轉運使李叅以部內多戍兵而糧儲不足令民自隱度麥粟之歲先貸以錢俟穀熟還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廩有餘根至是條例司請以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穀依陝西青苗錢例民願預借者給之令出息二分隨夏秋稅輸納願輸錢者從其便如遇災傷許展至豐熟日納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貸則兼併之家

宋資治通鑑

卷十三

十三

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年儉物貴然後出糴所及者不過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無貴發賤歛以廣蓄積平物價使農人有以趨時赴事而兼併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爲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興利以爲耕歛補助之意也欲量諸路錢穀多寡分遣官提舉每州選通判幕職官一員典幹轉移出納仍先自河北京東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緒推之諸路詔曰可乃出內庫緡錢百萬糴河北常平粟而常平廣惠倉之法遂變爲青苗矣初王安石既與呂惠卿議定出

示蘇轍等曰此青苗法也有不便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民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糶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今此法見在而患不修公誠能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則晏之功可立埃也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由是逾月不言青苗會京東轉運使王廣淵言春農事興而民苦之兼併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

宋資治通鑑

卷十三

十四

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從之其事與青苗法合安石始以爲可用召廣淵至京師與之議於是決意行焉壬辰王安石薦呂惠卿爲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司馬光諫曰惠卿儉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負謗于中外者皆彼所爲安石悻而悻不閉世務惠卿爲之謀主而安石力行之故天下並指爲姦邪近者進擢不次大不厭衆心帝曰惠卿進對明辯亦似美才光對曰惠卿誠文學辨博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帝默然光又貽書安石曰諂諛之士於公今日誠

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安右不悅帝嘗御邇英閣聽講光讀曹參代蕭何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光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惠卿曰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耳帝問光光對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宋資治通鑑 卷十三 十五

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太宗平河東立糶法時斗米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糶不解遂爲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帝曰陝西行之久民不爲病光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有司尚能以病民况法許之乎惠卿他日又對帝曰今天下洵洵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爲獨安右韓絳惠卿以爲是耳陛下豈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耶 冬十月丙申富弼罷王安石用事雅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多稱疾求退章數十上帝曰卿卽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帝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遂出判亳州弼恭儉孝敬好善嫉惡常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待其得志遂肆毒於良善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 以陳升之同平章事升之既相帝問司馬光曰近相升之外議云何對曰閩人狡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叅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帝曰升之有才智曉民政光曰但不能臨大節不可奪耳

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帝又曰王安石何如對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夏王秉常既寇秦州復上誓表請納安遠塞門二砦以乞綏州詔將許之鄜延宣撫郭達上言曰此正商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砦不可與綏朝議以為然賜以誓詔夏王遣其臣罔萌訛來言欲先得綏達命機宜文字趙高等如夏交所納二砦且定地界罔萌訛對曰朝廷本欲得二砦一地界非所約高曰然則塞門安遠二牆墟耳安用之二砦之北舊有三十六堡且以長城嶺

宋資治通鑑

卷之十三

十七

為界西平王祥符所移書固在也罔萌訛語塞高以夏人渝盟請城綏州不以易二砦從之改名綏德城十一月命韓絳制置三司條例初陳升之欲傳會王安石以固其位安石亦患正論盈廷引升之為助升之知其不可而竭力為之用安石德之故先使正相位升之既相乃時為小異陽若不與之同者因言於帝曰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豈可稱司請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安石曰古之六卿即今執政有司馬司徒司寇司空各名一職何害於理升之曰若制置百司條例則可但令置制三司一官則不可安石曰

今中書支百錢以上物及轉補三司使人各奏得旨乃行至於制置三司條例何為不可由是二人遂判安石乃薦絳共事安石每奏事絳必曰臣見安石所陳非一皆至當可用陛下宜省察安石特以為助頒農田水利約束自是進計者紛然數年間諸路凡得廢田萬七千九百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有奇而民給役勞擾條例司上言民間多願借貸青苗錢乞遍下諸路轉運司施行仍詔諸路各置提舉二員管當一員掌行青苗免役農田水利諸路凡四十一人提舉官既置往往迎合王安石意務

宋資治通鑑

卷之十三

十八

以多散為功富民不願取貧者乃欲得之即令隨戶等高下品配又令貧富相兼十人為保首王廣淵在京東一等戶給十五千等而下之至五等猶給一千民間喧然以為不便廣淵入奏謂民皆歡呼感德諫官李常御史程顥論廣淵抑配培克迎朝廷旨意以困百姓會河北轉運使劉庠不散青苗錢奏適至安石曰廣淵力主新法而遭劾劉庠欲壞新法而不問舉事如此安得人無向背由是常顥之言皆不行龍圖閣學士祖無擇與王安石同知制誥安石嘗辭一人所饋潤筆物不獲取置諸院梁上安石憂去無

擇用為公費安石聞而惡之及安石得政乃諷監司
求無擇罪會知明州苗振以貪聞御史王予韶使兩
浙庶其狀因迎安石意遂連無擇在杭州貪賄時無
擇知通進銀臺司十二月自京司逮赴秀州獄巧詆
無所得遂誣以他事謫為忠正軍節度使安石因言
於帝曰陛下遣一御史出即得無擇罪乃知朝廷於
事但不為未有為之而無效者無擇以言語政事為
時名御被誣放棄士論惜之 帝以監司郡守有老
不任職者則與閑局王安石亦欲以處異議者遂增
置三京留守司御史臺國子監及諸州宮觀官使不

宋資治通鑑

卷十三

十九

限員王宗沐曰爵祿人君之柄也聖人引之歸于天
曰天爵天爵馬非人君所得專也黜陟銓序
之司也聖人委之乎人曰黜陟黜陟明為示非銓序所
得私也嘗考官制官吏員滿未有過於宋監司郡守
老不任職如其無餘事也則不必代如其廢重則罷
之使去是所謂黜陟也今乃多置閑局且不限員爵
之無名而祿之無用以生民之財養待盡之人終宋
之世卒不能葉其何以前稱而始以此為調停彈論
氣乎安石外逐老成群賢皆然始以此為調停彈論
之具不然何稱用雖理財而乃以此加耗非其情也
嗟乎省任子嚴磨勘考察以張載為崇文院校書載
官仲淹之不能自容也長安人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以
書謁范仲淹仲淹謂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
於兵因勸之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為未足又訪諸
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與程

顥程頤論學道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
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舉進士調雲巖令以敦本
善俗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廷親勸
酬之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訪民疾苦及告所以
訓戒子弟之意帝初即位一新百度思得才哲之士
謀之品公著薦載有古學召見問治道載對曰為政
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為崇文校書一日見
王安石安石問以新政載曰公與人為善則人以善
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未幾移疾
屏居南山下願顥弟也

宋資治通鑑

卷十三

二十

熙寧三年春正月罷判尚書省張方平初帝欲用王
安石方平以為不可方平尋以喪去服闋以觀文殿
學士判尚書省安石言留之不便遂出知陳州及陞
辭極論新法之害帝為之憮然未幾召為宣徽北院
使留京師安石深阻之方平亦力求去乃復出判應
天府 二月河北安撫使韓琦上疏曰臣準散青苗
詔書務在惠小民不使兼并乘急以要倍息而公家
無所利其入今所立條約乃令鄉戶及坊郭戶借錢
一千納一千三百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相違又
條約雖禁抑勒然不抑散則上戶必不願請下戶雖

或願請時甚易納時甚難將來必有督索同保均陪之患陛下躬行節儉以化天下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以致遠邇之疑哉乞罷提舉官第委提點刑獄依常平舊法施行帝袖其疏以示執政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強與之王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所欲雖坊郭何害因難琦奏曰如桑弘羊籠天下貨財以奉人主私用乃可謂興利之臣今陛下修周公遺法抑兼併賑貧弱非所以佐私欲安可謂興利之臣乎帝終以琦說爲

宋資治通鑑

卷十三

十一

乎先是安石陰結入內副都知張若水押班藍元震爲助帝遣使潛伺宰府界俵錢事適命二人二人使還極言民情深願無抑配者故帝信之不疑司馬光素與王安石厚及行新法貽書開陳再三又與呂惠卿辯論於經筵安石不樂帝欲大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廟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寘之左右使預國論此消長之機也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爲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及安石稱疾不出帝乃以光爲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青苗之散使者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十年之外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常平又廢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民之羸者必委死溝壑壯者必聚而爲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疏凡九上帝使謂之曰樞密軍事

宋資治通鑑

卷十三

十二

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為辭光對曰臣未受命則猶待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會安右復起視事乃下詔允光辭收還初詔知通進銀臺司范鎮封還詔旨者再帝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鎮奏曰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乞解其職許之韓琦以論青苗不見聽上疏請解河北安撫使止領大名府路王安石欲沮琦即從之

宋資治通鑑

卷一三

二十三

宋資治通鑑卷第十三

終

宋資治通鑑卷第十四

宋紀十四

熙寧庚戌盡熙寧辛亥凡一年有奇

神宗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皇功英文烈

武欽仁聖孝皇帝二

三月始以策試進士初同知貢舉呂公著在貢院中密奏言天子臨軒策士而用詩賦非舉賢求治之意乞出自宸衷以咨訪求治道至是上御集英殿試進士遂專用策賜葉祖洽以下三百人及第出身祖洽策言祖宗多因循苟簡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得擢第六時直史館蘇軾謂祖洽詆祖宗以媚時君而魁多上何以正風俗乃擬答進士策獻之上以示王安石安右言軾才亦高但所學不正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跌蕩至此數請絀之帝因王安石議讞獄刑名疑學者多不通律意遂立刑法科許有官無賊罪者試律令刑統大義斷按取其通曉者補刑法官未幾選人任子亦試律令始出官或言試刑法世指為俗吏故應者少蓋高科不試人不以為榮乃詔悉試罷知審官院孫覺帝初即位覺為右正言以言事忤意罷去王安石早與覺善將援以為助自知通州召還累改知審官院時呂惠卿用事帝問於覺

覺對曰惠卿辯而有才過於人數等特以爲利之故
屈身安石安石不悟臣竊以爲憂帝曰朕亦疑之青
苗法行首議者謂周官泉府民之貸者至輸息二十
而五國事之財用取具焉覺條奏其妄曰成周賒貸
特以備民之緩急不可徒與也故與國服爲之息然
國服之息說者不明鄭康成釋經乃引王莽計贏受
息無過歲什一爲據不應周公取息重於莽時况國
用專取具於泉府則冢宰九賦將安用耶聖世宜講
求先王之法不當取疑文虛說以圖治安石覽之怒
始有逐覺意會曾公亮言畿縣散青苗錢有追呼抑
配之擾安石遣覺行視虛實覺言民實不願與官相
交望賜寢罷遂坐奉詔反覆貶知廣德軍 青苗法
行御史中丞呂公著上疏曰自古有爲之君未有失
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勝之以威勝之以辯而能得
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謂賢人者皆以此舉爲非而主
議者一切詆爲流俗浮論豈昔皆賢而今皆不肖乎
會帝使公著舉呂惠卿爲御史公著曰惠卿固有才
然姦邪不可用王安石以是積怒公著誣其言韓琦
欲因人心如趙鞅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夏四
月戊辰貶知穎州且命知制誥宋敏求草制明著罪

宋資治通鑑 卷一四

二

狀敏求不從但言敷陳失實安石怒命陳升之改其
語行之 王安石持新法益堅趙鼎大悔恨上疏言
制置條例司建使者四十餘輩騷動天下安石強辯
自用詆公論爲流俗違衆罔民順非文過近者臺諫
侍從多以言不聽而去司馬光除樞密不肯拜且事
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爲輕而民心得失爲重
青苗使者於體爲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爲大今
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懼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奏
入懇求去位乃出知杭州抃長厚清修爲政善因俗
施教寬猛不同以惠利爲本韓琦稱爲人中表儀已
不及也 以韓絳參知政事侍御史陳襄言王安石
參預大政首爲興利之謀先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
同領條例司未幾升之用是爲相而絳繼之曾未數
月遂預政事則是中書大臣皆以利進乞罷絳新命
而求道德經術之賢以處之庶不害於王政而足以
全大臣之節矣不報 以李定爲監察御史襄行罷
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木臨定少受學於王安石舉
進士爲秀州判官孫覺薦之朝召至京師李常見之
問曰君從南方來民謂青苗法如何定曰民便之無
不喜者常曰舉朝方共爭是事君勿爲此言定即往

宋資治通鑑 卷十四

三

白安石且曰定但知據實以言不知京師乃不許安石大喜薦召對帝問青苗事定曰民甚便之於是諸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聽命定知諫院宰相言前無選人除諫官之例遂拜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太臨言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薦真憲臺雖朝廷急於用才度越常格然墮紊法制所益者小所損者大封還詔書詔論數四頌等執奏不已並坐累格詔命落知制誥天下謂之三舍人未幾監察御史陳薦言定頃爲涇縣主簿聞毋仇氏死匿不爲服定自辯實不知爲仇氏所生故疑不敢服

宋資治通鑑

卷十四

四

而以待養辭官曾公亮謂當行追服安石力主之罷薦御史而改定爲崇政殿說書監察御史林旦薛鼎朝范青復言定不孝之人不宜居勸講之地并論安石之罪安石又白罷三人定亦不自安求解說書乃檢正中書吏房直舍入院罷監察御史裏行程顥張戢右正言李常以謝景溫爲侍御史知雜事顥言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况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陵貴以邪姦正者乎正使僥倖小有事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帝令顥詣中書議安石方怒言

者厲色待之顥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爲之媿屈戩與臺官王予韶論新法不便乞召還孫覺呂公著戩又上疏論安石亂法曾公亮陳升之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徇從李定以邪諂竊臺諫呂惠卿刻薄辯給假經術以文姦言豈宜勸講君側又詣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笑戩曰戩之狂直宜爲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陳升之上言均輸青苗斂散取息傳會經義何異王莽猥析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安石遣所親密諭意常不爲

宋資治通鑑

卷十四

五

止又言州縣散常平錢實不出本勸民出息帝詰安石安石請令常具官吏主名常以非諫官體不奉詔安石既積怒言者而顥等以言不行亦各乞罷乃罷常通判滑州戩知公安縣予韶知上元縣安石素善顥及是雖不合猶敬其忠信但出爲京西路提刑顥固辭乃改簽書鎮寧節度判官數日之間臺諫一空安石以外議紛紛請以姻家謝景溫爲侍御史知雜事帝從之戩載之弟也五月詔罷制置條例歸中書先是言者皆請罷條例司帝問安石可併入中書否安石言修條例未畢且臣與韓絳共領是司毋請

間奏事今絳在密院未可併請緩之至是絳入中書
乃降詔以其事還中書又以手札諭安石凡修條例
祿屬悉授以官青苗免役農田水利等法付司農寺
命呂惠卿掌之 舊制文選屬審官院武選屬樞密
院至是帝與王安石議分審官爲東西院東主文西
主武以奪樞密之權且沮文彥博也彥博言於帝曰
若是則臣無由與武臣相接何由知其才而委令之
哉帝不聽知諫院胡宗愈亦力言其不可且言李定
非才帝惡之六月丙戌手詔宗愈潛伏姦意中傷善
良罷通判真州 以朱壽昌通判河中府壽昌父巽

宋資治通鑑

卷十四

六

守京兆時妾劉氏有娠而出生壽昌數歲乃還父家
母子不相聞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得飲食
罕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及知廣州軍與家人訣棄
官入秦誓不見毋不還行次同州得焉劉氏年七十
餘矣京兆守臣錢明逸以聞詔壽昌赴闕時言者共
攻李定不服毋喪王安石力主定因忌壽昌及壽昌
至但付審官院折資通判河中府居數歲其母卒壽
昌居喪幾喪明天下稱其孝 秋七月壬辰罷呂公
弼知太原府以馮京爲樞密副使公弼以王安石變
法數勸其務安靜安石不悅公弼具疏將論之從孫

嘉問竊其橐以示安石安石先白之帝怒遂罷公弼
知太原府呂氏號嘉問爲家賊京爲御史中丞言薛
向總利權無績效近者復除天章閣待制於侍從爲
最親非向人材所堪處帝不悅以語安石安石請改
用京帝從之以爲樞密副使 蘇軾自直史館議責
舉與帝合即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軾對曰陛下
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
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時之來然
後應之帝竦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
當爲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軾退言于同列王安石

宋資治通鑑

卷十四

七

不悅命權開封推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
益遠嘗以新法不便上疏極論且曰臣之所言者三
事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主所恃者
人心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
而不危者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陛下又
創制置三司條例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
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
天子之宰而治財君臣宵旰幾年矣而富國之功
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人耳
以此爲術人皆知其難也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

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自古役人必用鄉戶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自揚炎為兩稅租調與庸既蕪之矣柰何復欲取庸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令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乎昔漢武以財力匱竭用桑私羊之說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益熾幾至於亂臣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

元資治通鑑

卷十四

八

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序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至言平用兵則十出而九敗言平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議者見其末年更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濟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欲墜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臣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

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得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將以折姦臣之萌也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綱紀一廢何事不生臣願陛下存綱紀者此也時王安石贊帝以獨斷專任軾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獨斷而克符堅伐晉獨斷而云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

元資治通鑑

卷之四

九

敗事同功異為問安石滋不悅使侍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夏人築關訛堡知慶州李復圭合蕃漢兵三千遣裨將李信劉南禦之信等大敗而還復圭懼欲自解既執信等斬之復出兵追夏人殺其老幼二百以功告捷至是八月夏人大舉入環慶攻太順城系遠砦務原堡兵多者號二十萬少者不下一二萬屯於榆林游騎至慶州城下九日乃退鈴轄郭慶等數人死焉韓絳請行邊王安石亦請行絳曰朝廷方賴安石臣宜行乃以絳為陝西宣撫使授以空名告救得自除吏尋命

兼河東宣撫使 九月以曾布為崇政殿說書判司
農寺王安石常欲置其黨一二人於經筵以防察奏
對者呂惠卿遭父喪去職安石遂薦布代之布資序
淺人尤不服尋罷 山陰陸佃嘗受經於王安石至
是應舉入京師安石問以新政佃曰法非不善但推
行不能如初意還為擾民安石驚曰何乃爾吾與呂
惠卿議之又訪外議佃曰公樂聞善古所未有然外
間頗以為拒諫安石笑曰吾豈拒諫者但邪說營營
顧無足聽佃曰是乃所以致人言也明日召佃謂之
曰惠卿言私家取債亦須一雞半豚已遣李承之使

元資治通鑑 卷之百 十一

淮南究矣既而承之還詭言民無不便佃說遂不行
以劉庠知開封府庠不肯屈事王安石安石欲見
之或以為言庠曰安石自執政未嘗一事合人情往
將何語耶卒不往而上疏極言新法非是帝曰柰何
不與大臣協心濟治乎庠對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
敢附安石也 曾公亮初嫉韓琦故薦王安石以問
之及同輔政知帝方向安石凡吏張廢事一切陰助
之而外若不與同者嘗遣其子孝寬參其謀至帝前
略無所異由是帝益信任安石安石深德之公亮以
老求去遂拜司空侍中集禧觀使蘇軾嘗從容責其

不能救正變更公亮曰上與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
然安石猶以公亮不盡阿附已於是聽其罷相 辛
丑以馮京參知政事吳充為樞密副使詔舉賢良帝
親策之太原判官呂陶對曰陛下初即位願不惑理
財之說不問老成之謀不興疆場之事陛下措意立
法自謂庶幾堯舜然以陛下之心如此天下之論如
彼獨不反而思之平及奏第帝顧王安石取卷讀讀
未半神色頗沮帝覺之使馮京竟讀稱其言有理台
州司戶參軍孔文仲策凡九千餘言力論安石所建
之法非是宋敏求取為異等安石怒啓帝御批罷文

元資治通鑑 卷之百 十一

仲還故官齊恢孫固封還御批范鎮上疏言臣所薦
孔文仲草茅疎遠不識忌諱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
之恐為聖明之累不聽岳陶亦止授通判蜀州 翰
林學士司馬光求去上曰王安石素與卿善何自疑
光曰安石執政凡忤其意如蘇軾輩者皆毀其素履
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削黜但欲苟全素履且臣善安
石孰如呂公著安石初舉公著後亦毀之彼一人之
身何前是而後非必有不信者矣求去益力乃以端
明殿學士知永興軍 冬十月陳升之既與安石忤
安石數侵辱之升之不能堪稱疾臥家逾十旬乃出

會毋喪去位 建昌軍司理王韶詣關上平戎三策
以爲西夏可取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欲復河湟當
先以恩信招撫沿邊諸種自武威之南至於洮河蘭
鄯皆故漢郡其地可以耕而食其民可以役而使幸
今諸羗瓜分莫相統一此正可并合而無撫之時也
且唃氏子孫疇正差盛爲諸戎所畏若招撫之使糾
合宗黨制其部族於漢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無所
連結策之上也帝異其言召問方略王安石以爲奇
請以韶管幹秦鳳經略司機宜文字遂詔清渭涇上
下兩城屯兵以撫納洮河諸部下經略使李師中議

元資治通鑑

卷之四

十二

師中以爲不便詔師中罷師事韶又言渭源至秦州
良田不耕者萬頃願置市易司頗籠商賈之利取其
贏以治田乞假官錢爲本詔秦鳳經略司以川交子
易物貨給之命韶領市易事師中言韶所指田乃極
邊弓箭手地耳又將移市易司於古渭恐秦州自此
益多事所得不補所云安右王韶議爲削師中職徙
知舒州而以竇旻卿知秦州與內侍李若愚按開田
所在僅得地一頃地主有訟又歸之矣旻卿若愚言
其欺安石又爲謫旻卿而命韓縝縝遂附會實其事
乃韶進太子中允初師中仕州縣狀報包拯參知

政事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爲今
知鄯縣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
必斯人也世貴其先識 翰林學士范鎮上疏曰臣
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宜
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壞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爲
御史反爲之罷舍人逐臺諫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
興造邊事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爲之罪師臣及不用
蘇軾則倚撫其過不悅孔文仲則遣之歸任以此二
人况彼二人是非得失能迓聖鑑乎復極言青苗之
害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

元資治通鑑

卷之四

十三

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王安石大怒持其
疏至手顛乃自草制極詆之遂以戶部侍郎致仕凡
所宜得恩典悉不與鎮表謝略曰願陛下集羣議爲
耳且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心腹以養中和之福
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
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
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使天下受其害而
吾享其名吾何心哉 初太祖懲五代之弊用趙普
策定兵制天子衛兵以守京師更番戍邊者曰禁軍
諸州鎮兵以分給役使者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

使之團結以爲所在防守者曰鄉軍其籍塞下以爲藩籬者曰蕃軍大抵四者而已至是議者以更戍法雖無難制之患而兵將不相識緩急不可恃十二月已未乃部分諸路將兵總隸禁旅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兵平居知有訓厲而無番戍之勞尋置京畿河北京東西路三十七將陝西五路四十二將然禁旅盡屬將官飲食嬉遊養成驕惰又將官遂與州郡長吏爭衡每將各有部隊將訓練官等數十人而諸州舊有總管鈐轄都監提舉管重復虛糜廩祿知兵者皆知其非卒不能等也 王安石言先王以農爲兵今

元資治通鑑

卷四

十四

欲公私財用不匱爲宗社長久計當罷募兵用民兵乃立保甲其法十家爲保有保長五十家爲大保有保長十大保爲都保有都保正副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爲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丁以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資最厚材勇過人者亦充保丁授之弓祭教之戰陣每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強盜殺人強姦略人傳習妖教造蓄蠱毒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餘事非干已又非教律所聽糾皆毋得告雖知情亦不坐若依法鄰保合坐罪者乃坐之其居停強盜三人經三日保鄰雖

不知情科失覺罪迺移死絕同保不及五家併他保有自外入保者收爲同保戶數足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別爲保置牌以書其戶數姓名提點刑獄趙子幾迎安石意請先行於畿甸詔從之遂推行於永興秦鳳河北東西五路以達於天下於是諸州籍保甲聚民而教之禁令苛急往往去爲盜郡縣不敢以聞判大名府王拱辰抗言其害曰非止困其財力奪其農時是以法驅之使陷於罪罟也浸淫爲大盜其兆已見縱未能盡罷願裁損下戶以紓之王者指拱辰爲沮法拱辰曰此老臣所以報國也抗章不已帝悟由

元資治通鑑

卷五

十五

是下戶得免 以韓絳王安石同平章事王珪參知政事時絳開幕府於延安詔卽軍中拜之尋命安石提舉編修三司令式珪爲翰林學士承旨典內外制十八年嘗因齋宮賦詩有所感嘆帝聞而憐之遂拜參知政事 行募役法先是詔條例司講立役法條例司言使民出錢募人充役卽先王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者之意命呂惠卿會布相繼草具條貫踰年始成計民之貧富分五等輸錢名免役錢若官戶女戶單丁未成丁者亦等第輸錢名助役錢凡輸錢先視州若縣應用雇直多少隨戶等均取雇直又增取

二分以備水旱欠闕謂之免役寬剩錢用其錢募人代役既試用其法於開封府遂推行於諸路既而東明縣民數百紛然詣開封府訴帝知之以詰安石安石力言外間扇搖役法者謂輸多必有贏餘若群訴必可免役既聚衆僥倖苟受其訴與免輸錢當仍役之帝乃盡用其言尋以臺諫多論奏因謂安石宜少裁之安石對曰朝廷制法當斷以義豈須規規恤淺近之人議論邪司馬光言上等戶自來更互充役有時休息今使歲出錢是常無休息之期下等戶及單丁女戶從來無役今盡使之出錢是鰥寡孤獨之人俱不免役夫力者民之所生而有穀帛者民可耕桑而得至於錢者縣官之所鑄民之所不得私爲也今有司立法惟錢是求歲豐則民賤糶其穀歲凶則伐桑棗殺牛賣田得錢以輸民何以爲生乎此法卒行富室差得自寬貧者困窮日甚矣帝不聽

元資治通鑑

卷之四

十六

兵爲報復計呂公弼言諤稔邊患不便宜戒之弗聽已而絳言諤入夏之功乞加旌賞詔從之廣惠倉田本絕尸業以賑濟者王安石請鬻之以爲河北東西陝西京東四路青苗本錢詔從之二月更定科舉法專以經義論策試士初上篤意經學深憫貢舉之弊且以西北人材多不在選遂議更法王安石謂古之取士具本於學請興建學校以復古其明經諸科欲行廢罷詔近臣雜議久而不決他日安石言於帝曰進士科試詩賦亦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士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未習此科法敗壞人才致不如古既而中書門下言今欲追復古制則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病偶對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之天下則庶幾可以復古矣於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卽增一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爲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麤解章句而已其殿試

元資治通鑑

卷十四

十七

則專以策限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第二等賜進士及第第三等賜進士出身第四等賜同進士出身第五等賜同學究出身舊制進士入進謝恩銀百兩至是亦罷之仍賜錢三千為期集費三月種稭進築永樂川賞通嶺二紫分遣都監趙璞燕達築撫寧故城及分荒堆三泉吐渾川開光嶺葭蘆川四紫與河東路修築各相去四十餘里已而夏人來攻順寧砦遂圍撫寧折繼世高永能等擁兵駐細浮圖去撫寧咫尺囉兀兵勢尚完諤在綏州節制諸軍聞夏人至茫然失措欲作書召燕達戰悸不能下筆顧運判

資治通鑑

卷十四

十八

李南公涕泗不已由是新築諸堡悉陷將士沒者千餘人詔棄囉兀城治諤罪責授汝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韓絳坐興師敗劾罷知鄧州陳留知縣姜潛到官方數月青苗令下潛卽榜於縣門又移之鄉村各三日無人至遂撤榜付吏曰民不願矣卽移疾去山陰知縣陳舜俞上書極論新法謫監南康軍鹽酒稅至是復上書言青苗法實便初迷不知爾識者笑之浚漳河從都水監丞宋昌言內侍程昉之議也役兵萬人袤一百六十里帝患財用不足文彥博曰足財用在乎安百姓安百姓在乎省力役且河久不

開不出於東則出於西利害一也今發卒開治徙東從西何利之有王安石謂使漳河不由地中行則或東或西爲一害也治之使行地中則有利而無害會京東北風變異常民大恐帝手詔中書令省事安靜以應天變漳河之役妨農來歲爲之未晚王安石格詔不下夏四月癸酉以司馬光判西京留臺光在永興以言不用乞判西京留臺不報又上疏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今陛下唯安右是信附之者謂之忠良攻之者謂之讒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五

十九

愚臣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謂讒慝者也若臣罪與范鎮同卽乞依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遊久之乃從其請光旣歸洛自是絕口不復論新法鄧綰通判寧州知王安石得君專政乃條上時事數十以爲宋興百年習安翫治當事更化且言陛下得伊周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聖澤願勿移於浮議而專行之復貽安右書致其佞諛由是安右力薦於帝遂駟召對方慶州有夏寇綰敷陳甚悉帝問識王安石曰惠卿否綰對曰不識也帝曰安石今之古人惠卿賢人也退見安石欣然如素交

屬安石致致風陳升之以縮練習邊事使復知寧州緝
聞之不樂誦言急召我來乃使還耶或問君今當作
何官縮曰不失為館職得無為諫官乎明日果除集
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縮
曰笑罵從他笑罵好官還我為之尋同知諫院時新
法皆出司農會布不能獨任其事安石欲藉縮以威
衆故有是命 五月右諫議大夫呂誨卒誨以疾表
求致仕曰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妄投藥
劑寢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祗憚跋扈之苦又將虞心
腹之變勢已及此為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

宋資治通鑑

卷之十四

二十

惜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為憂蓋以身疾論朝廷也至
是病亟司馬光往省之至則目已瞑聞光哭張目強
視曰天下事尚可為蒞實勉之遂卒海內聞者痛惜
之 高麗為遼所沮不通中國者四十三年至是福
建轉運使羅拯令商人董真招接通好高麗王徽乃
因直還移牒福建願備禮朝貢拯以聞朝議謂可結
以謀遂乃命拯諭意徽遂遣其民官侍郎金悌等由
登州入貢自是與中國復通聘貢相繼 罷知開封
府韓維保甲法行帝聞鄉民憂無錢買弓矢加以傳
惑徙之或邊父子聚泣語王安石曰保甲宜緩而密

安石對曰日力可惜維時知開封上言諸縣團結保
甲鄉民驚擾至有截指斷腕以避丁者乞候農隙排
定帝以問安石安石對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
不足怪帝言民言合而聽之則聖亦不可不畏也安
石對曰為天下者如止欲任民情所願而已則何必
立君而為之張官置吏也大抵保甲法不特除盜固
可漸習為兵且省財費惟陛下果斷不恤人言以行
之帝遂變河東北陝西三路義勇如府畿保甲法安
石由此益惡維帝欲命維為御史中丞維以兄絳居
政府力辭安石因言維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乞

宋資治通鑑

卷之十四

二十一

允其請會文彥博求去帝曰密院事劇當除韓維佐
卿明日維奏事殿中以言不用力請外郡帝曰卿東
宮舊人當留輔政維對曰使臣言得行賢於富貴若
緣扳附舊恩以進非臣之志也乃出知襄州 歐陽
脩以風節自持既連被污讒年六十即乞謝事及守
青州上疏請止散青苗錢帝欲復召執政王安石力
詆之乃徙蔡州至是求歸益切馮京請留之安石曰
脩附麗韓琦以琦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
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六月乃以太子少師
致仕

宋資治通鑑第十四卷終

宋資治通鑑卷第十五

宋紀十五 起熙寧辛亥盡熙寧甲寅凡三年有奇

神宗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

武欽仁聖孝皇帝三

甲戌貶富弼官徙判汝州先是判亳州青苗法行弼謂如是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持不行提舉官趙濟劾弼沮格詔旨鄧綰乞付有司鞠治乃落弼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以僕射移判汝州王安石曰弼雖責猶不失富貴昔蘇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無二罪而止奪使相何由沮姦帝不答弼行過應天謂判

宋資治通鑑卷之十五

府張方平曰人固難知也方平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方平頃知皇祐貢舉或稱其文學辟以考校既至院中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為人檄之使出自是未嘗與語弼有愧色蓋弼亦素喜安石也初御史中丞楊繪言提舉常平張覲等科配助役錢二戶多者至三百千乞少裁損以安民心不聽時賢士多引去以避王安石繪又上疏言老成人不可不惜當今舊臣多引疾求去范鎮年六十有三呂誨年五十有八歐陽脩年六十有五而致仕富弼年六十有八而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

思其故乎安石聞而深惡之劉摯為安石所器拜監察御史裏行始就職即奏言陛下有勸農之志今變而為煩擾陛下有恤役之意今倚以為聚斂天下有喜於敢為有樂於無事彼以此為流俗此以彼為亂常此風浸成漢唐黨禍必起矣因陳率錢助役十害會繪又論提刑趙子幾怒知東明縣賈蕃不禁邊縣民使訟助役事撫以他故下蕃於獄而自鞫之是希安石意旨又言助役之難行者有五而摯亦論趙子幾捃摭賈蕃是欲鉗天下之口乞按其罪於是安石大怒使知諫院張璪取繪摯所論助役十害五難行

宋資治通鑑卷之十五

之事作十難以詰之璪辭不為曾布請為之既作十難且劾繪摯欺誕懷向背詔下其疏於繪摯使各言狀繪錄前後四奏以自辯摯奮然曰為人臣豈可壓於權勢使天子不知利害之實即條對所難以伸其說曰助役斂錢之法有大臣及御史主之於內有大臣親黨為監司提舉官行之於諸路其勢順易矣然曠日彌年終未有定論者為不順乎民心也臣待罪言責采士民之說以聞職也今乃遽令分析交口相直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并

司農奏管示百官考定當否不報明日復上疏曰陛下夙夜勵精以親庶政天下未致於安且治者誰致之耶陛下注意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為已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闔搖動舉天地之內無一民一物得安其所者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至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曆日而官自鬻之推此以往不可究言輕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為無能俠少僥辨者取之為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畫除用進退獨與一掾屬會布者論定然後落筆同列預聞

宋資治通鑑

卷之十五

三

及在其後故奔走乞丐之人布門如市今西夏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疏奏安石欲竄擊嶺外帝不許秋七月丁酉詔貶繪知鄭州謫肇監衡州鹽倉璩亦落職遣察訪使徧行諸路促成役書八月以王安石子雱為崇政殿說書雱為人慄悍陰刻無所顧忌性敏甚年十三時得秦卒言洮河事嘆曰此可撫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則吾敵強而邊患博矣故安石聞王韶開熙河議因

力主之未冠已著書數十萬言舉進士調旌德尉雱氣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安石執政所用多少年雱亦欲預選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安石欲帝知而自用乃以雱所作策及註道德經鏤版鬻于市遂傳達於帝鄧綰會布又力薦之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安石更張政事雱實導之常稱商鞅為豪傑之士且曰不誅異議者則法不行安石一日與程顥語雱囚首跣足携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為人所沮故與程君議之雱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法行矣安石

宋資治通鑑

卷之十五

四

遽曰兒誤矣顥曰方與叅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雱不樂時議取河湟自古渭若接青唐武勝軍應招納蕃部市易募人營田等事並令王韶主之韶至秦會諸將以蕃部俞龍琦在青唐最大渭源羗與夏人皆欲羈縻之議先致討韶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帳諭以成敗遂留宿明日兩種皆遣其豪隨韶以東龍琦率其屬十二萬口內附龍琦既歸朝自言平生聞包中丞朝廷忠臣乞賜姓包氏帝如其請賜名順九月鬻坊場河渡祠廟初詔監司各定所部助役錢數利州路轉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判官鮮

于侁爭之曰利州民貧地瘠半此可矣瑜不從遂各為奏帝是侁議諭司農會布使頒以為式冬十月因黜瑜而擢侁為轉運副使兼提舉常平侁惡王安石沽激要君嘗語人曰是人若用必壞亂天下及安石用事侁乃上書論時政以為逆治體而召民怨者不可舉其意專指安石安石怒毀短之帝稱其有文學可用安石曰何以知之帝曰有章奏在安石乃不敢言既為副使部民不請青苗錢安石遣官詰之侁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強之哉蘇軾稱侁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為三難 初

宋資治通鑑卷之五

五

國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孫應廕者為之太學生以八品以下若庶人子孫之俊異者為之試藝如進士法及帝即位尤垂意儒學自京師至郡縣既皆有學至是因言者論太學假錫慶院西北廊甚湫隘乃盡以錫慶院及朝集院西廡廣太學增直講為十員率二員共講一經生員釐為三等始入太學為外舍定額為七百人外舍升內舍員三百內舍升上舍員百各執一經從所講官受學月考試其業優等以次升舍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召試賜策其正錄學諭以上舍生為之經各二員學行卓異者主判直講復

薦之於中書除官其後增置八十齋齋三十人外舍生至二千人歲一試補上舍生彌封謄錄如貢舉法熙寧五年春正月己亥置京城邏卒察謗時政者蔡挺知渭州甲兵整習常若寇至故多立功效然譎智深險在渭歲久鬱鬱不得志寓意詞曲有王闕人老之句中使至使優伶歌之傳達禁中帝聞而愍之二月以挺為樞密副使 三月南平王李日尊死日尊公蘊之孫也子乾德遣使來告哀詔封乾德交趾郡王 富弼至汝州兩月即上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遂請老復授司空武寧

宋資治通鑑卷之五

六

節度使致仕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嘗因王安石有所建明却之曰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嘆者即當至矣其敬之如此 自王韶倡為緣邊市易之說王安石善之以為與漢平準法同可以制物低昂而均通之遂用草澤魏繼宗議以內藏庫錢帛置市易務於京師凡貨之可市及滯於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若欲市於官者則度其田宅或金帛為抵當而貸之錢貴則使償半歲輪息十一及歲倍之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以戶部判官

呂嘉問爲提舉嘉問上建置十三事其一欲於律外禁兼并之家輒取利帝去之安石執不可已而帝聞其大煩碎人皆怨讟欲罷之以問安石安石對曰立法當論有害於人與否不當以煩碎廢也自是諸州上供薦席黃蘆之類六十色悉令計直從民願粥者市之以給用尋改提舉在京市易務爲都提舉市易司秦鳳兩浙黔州成都廣州鄆州六市易司皆隸焉王安石建保甲養馬之法文彥博吳充以爲不便安石持論益堅乃詔會布等上其條約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先行於開封府及陝西五路府界無過二千匹五路毋過五千匹襲逐盜賊外乘越三百里者有罰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在府界者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綠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爲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爲一社以待病斃通償者保戶馬死保戶獨償社戶馬死社戶半償之其後遂徧行於諸路先是樞密都承旨李誥喜論事帝多從其言又嘗極言助役不便安石惡之會誥奏罷閤門官吏安石言其作威福必欲罪之帝亦謂誥有罪然未始罪誥也明

宋資治通鑑

卷之十五

七

日安石入見乞東南一郡帝曰自古君臣如卿與朕相知極少朕鄙鈍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聞道德之說心稍開悟天下事方有緒卿何可去安石固請帝曰卿得非以李誥事謂朕有疑心朕自知制誥知卿屬以天下事如呂誥比卿少正卯盧杞朕不爲感豈更有人能惑朕者未幾安石復自齋表入請帝不視以表授安石固令就職時帝思用兵以威四夷湖北提點刑獄趙鼎上言峽州峒酋刻剝無度蠻衆願內附辰州布衣張翹亦上書言南北江利害秋閏七月庚戌遂詔中書檢正官章惇察訪荆湖北路經制蠻事秦鳳注洎都監張守約請名古渭若爲軍以根本隴右詔從之遂建爲通遠軍使王詔知軍事以圖武勝詔引兵築乞神平堡而蕃酋抹耳結水巴等族入寇詔率兵度竹牛嶺逼之斬首百餘級焚其廬帳洮西震動會木征渡河來寇抹耳復依其聲勢保集抹耳山知德順軍景思立以涇原兵出南路分遣諸將一擊抹耳於南甲一擊木征於鞏令城制二會使不得動八月詔將大軍從東谷徑趨武勝未至數里賊迎戰敗還追至其城首領贖藥棄城遁餘衆出降遂城武勝建爲鎮洮軍既而木征亦敗於鞏令城

宋資治通鑑

卷之十五

八

初韶言措置洮河只用回易息錢未嘗輒費官本文
彥博曰工師造屋初必小計冀人易於動工及既興
作知不可已乃方增多帝曰屋壞豈可不修王安石
曰主者善計自有忖度豈為工師所欺固彥博不復
敢言由是韶進討敢肆欺誕朝廷不與計財 觀文
殿學士致仕文忠公歐陽脩卒是歲有詔求脩所撰
五代史而脩卒矣脩天資剛勁見義勇為平生與人
盡言無隱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為聞人
及在政府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雖臺諫論
事亦必以是非詰之怨誹益衆自五代以來文體畢
宋資治通鑑 卷之十五 九一

殿堦至御座前進曰臣所言皆大臣不法請對陛下
一一陳之乃搢笏展疏目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座聽
劄子安石遲遲堦訶曰陛下前猶敢如此在外可知
安石竦然而進堦大聲宣讀凡六十條大抵言安石
專作威福會布表裏擅權天下但知憚安石不復知
有陛下文彥博馮京知而不敢言王珪曲事安石無
異厮僕且讀且目珪珪慙懼俯首先降又言薛尚陳
繹安石願指氣使無異家奴張璪李定為安石爪牙
張商英乃安石鷹犬逆意者雖賢為不肖附已者雖
不肖為賢至詆安石為李林甫盧杞帝屢止之堦慄
宋資治通鑑 卷之十五 十一

弱脩遊隨州得唐韓愈遺豪讀而心慕之苦心探賸
至忘寢食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學者翕然師尊之
唐垆以父任得官嘗上書言秦二世制於趙高乃失
之弱非失之強帝悅其言又言青苗法不行宜斬大
臣異議如韓琦者數人王安石尤喜之薦賜對賜進
士出身為崇文校書安石復令鄧綰舉為御史遂除
太子中允將用為諫官安石疑其輕脫將背已立名
不除職以本官同知諫院非故事也垆果怒安石易
已凡奏二十疏論時事皆留中不出垆乃因百官起
居日扣陛請對帝令諭以他日垆伏地不起遂召升

收爲寸之類今不得用其數均攤增展致溢舊額凡越額增數皆禁若鹵菴不毛及衆所食利山水陂塘溝路墳墓皆不立稅凡田方之角立土爲炭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帳有戶帳其分烟析產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爲正令既具乃以鉅野縣尉王曼爲指教官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倣焉 九月丙寅少華山崩其下地裂陷民居數百戶 冬十月置熙河路領熙河洮岷州通遠軍升鎮洮軍爲熙州以王韶爲經略安撫使兼知熙州以河洮岷三州猶未能復也 梅山

宋資治通鑑

卷之十五

十二

峒蠻蘇氏舊不通中國其地東接潭南接邵西接辰北接鼎豐十一月壬申章惇招降之籍其民萬四千八百餘戶其田二十六萬四百餘畝均定其稅使歲一輸築武陽開峽二城置安化縣隸邵州 十二月以陳升之爲樞密使

熙寧六年春二月丙申王韶克河州獲木征妻子

王安石用事始求邊功知邕州蕭注喜言兵羨王韶等獲高位乃上疏言交趾雖奉朝貢實包禍心失今不取必爲後憂會交人爲占城所敗或言其餘衆不滿萬取之易詔卽以注知桂州經略之注入朝帝問

攻取之策注復以爲難度支判官沈起言南交小醜無不可取之理乃以起代注起受旨於安石遂一意事攻擊交趾始貳 三月庚戌置經義局訓詩書周禮義以王安石提舉呂惠卿王雱同脩撰帝欲召程顥預其事安石不可 夏四月甲戌朔日食陰不見文彥博久居樞密憤王安石多變舊典言於帝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無采衆論以靜重爲先陛下勵精求治而人心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弊爾安石知爲已發奮然排之曰求去民害何爲不可若萬事墮挫乃西晉

宋資治通鑑

卷之十五

十二

之風何益於治及市易司立至果實亦官監賣彥博以爲損國體歛民怨致華嶽山崩爲帝極言之安石曰華山之變殆天意爲小人發市易之起自爲細民久困以抑兼併爾於官何利焉彥博求去益力遂以司空河東節度使判河陽徙大名府身雖在外而帝眷有加 置律學詔士之蒞官以法從事今所習非所學宜置律學命官舉人皆得入學習律令 河溢北京夏津帝語執政聞京東調夫修河有壞產者且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西或東利害無所校聽其所趨如何王安石曰此流不塞占公私田至多又水

散漫久復澱塞昨修二股費至少而公私田皆出向之瀉鹵俱爲沃壤庸非利乎况調夫已減半去歲若復葺理隄防則夫愈減矣帝從之乃始置疏濬黃河司先有選人李公義者獻鐵龍爪楊泥車法以濬河其法用鐵爲爪形繫舟尾乘流相繼而下一再過水深數尺宦官黃懷信以爲可用而患其太輕安石請令懷信公義同議增損乃別置濬川杷其法以巨木長八尺齒長一尺列於木下如杷狀以石壓之兩傍繫大船各用滑車絞之撓蕩泥沙或謂水深則杷不及底淺則齒礙泥沙人皆知不可用惟安石善其法

宋資治通鑑

卷之十五

十三

乃賞懷信而命公義官以杷法下大名令都大提舉河隄范子淵與通判知縣共試之皆言不可用會子淵以事至京師安石問其故子淵意附會遽曰法誠善第同官議不合爾安石大悅及至濬河司將自衛州濬至海口差子淵都大提舉公義爲之屬五月瀘夷叛詔遣中書檢正官熊本察訪梓夔得以便宜措置諸夷事六月王雱言今天下甲冑弓弩以千萬計而無一堅利者莫若更制其法欽數州之所作而聚以爲一若今錢監之比擇知工事之臣使典其職且募良工爲匠師帝頗采雱說置軍器監總中外

軍器之政以呂惠卿判監事知南康軍周敦頤卒敦頤道州營道人初因舅鄭向任爲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辯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調南安司理有囚法當不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敦頤力與辯逵不聽敦頤委手板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任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釋調桂陽令改知南昌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爲憂而又以汗穢善政爲耻歷知南康軍年五十七而卒敦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易通書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

宋資治通鑑

卷之十五

十四

孟之本原大有功於學者爲南安司理時通判程珌知其學使二子顥頤往受業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顥嘗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因見敦頤敦頤留與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程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旣至南康卽築室於蓮花峰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學者稱爲濂溪先生大蝗秋九月初策武舉之士於秘閣武藝於殿前司及殿試則又試騎射及策於廷武藝俱優爲右班殿直武藝次優爲三班

奉職又次借職未等三班差役初樞密院修武舉法不能答策者答兵書墨義王安石曰武舉而試墨義何異學究王韶既復河州會降羗叛韶回軍擊之本征以其間據河州韶進破訶諾木藏城穿露骨山南入洮州境道狹隘釋馬徒行或日至六七木征留其黨守河州自將尾官軍韶力戰破走之河州復平岷州首領木令征以城降韶入據之於是宕泚疊三州羗酋皆以城附韶軍行五十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城五斬首數千級獲牛羊馬以萬計捷書至帝御紫宸殿受羣臣賀解所服玉帶賜王安石進韶左諫議

宋資治通鑑卷之五

十五

大夫端明殿學士收免行錢先是京師百物有行官司所須俱以責辦下逮貧民浮販類有陪折呂嘉問請約諸行利入厚薄令納錢以賦吏祿與免行戶祇應而禁中賣貨自貨並下雜買場務仍置市司估物低昂凡內外官司欲占物價則取辦焉至是行之河北流閉已久水或橫決散漫常虞壅遏外都水監丞王令圖獻議於大名第四第五埽等處開脩直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王安石主其議言於帝曰開直河則水勢分其不可開者以近河每開數尺即見水不容施功爾今第見水即以濬川杷濬之苟置數

千杷則諸河淺濳皆非所患歲可省閘濬之費幾百十萬帝曰果爾甚善夏十月乃命范子淵領其事開直河深八尺凡退背魚肋河皆塞之湖北蠻向永晤舒光銀各以其地降章惇獨田氏有元猛者頗桀驁惇遣左侍禁李資招諭之被殺因進兵破懿州南江州峒悉平遂置沅州以懿州新城爲治所後城徽州蠻酋楊光富亦率其族姓二十三州峒歸附因置靖州自王安石爲政始罷銅禁姦民日消錢爲器邊關海舶不復譏錢之出國錢日耗張方平因對極論其害請詰問安石舉累朝令典一旦削而除之其

宋資治通鑑卷之十五

十六

意安在安石深惡之至是行折二錢除在京及府界外諸路並通行熙寧七年春正月甲子熊本討瀘夷降之本嘗通判戎州習夷中俗及至部以爲彼能擾邊者介十二村豪爲鄉導爾乃以計致百餘人梟之瀘川其徒股栗願矢死自贖獨柯陰一酋不至本合晏州十九姓之衆發黔南義軍強弩遣大將王宣等帥以進討賊悉力旅拒直敗之黃葛下追奔深入柯陰窘迫乞降本受之盡籍丁口土田及其重寶善馬歸之官以其酋個奴知歸徠州其子乞弟爲蕃部巡檢於是消井長

寧烏蠻羅氏鬼主諸夷皆願世為漢官本還帝勞之
曰卿不傷財不害民一旦去百年之患至於檄奏詳
明近時鮮儷擢集賢殿修撰賜三品服西南用兵自
此始 二月知河州景思立與吐蕃別將戰於踏白
城時木征雖屢戰屢敗而董瑣別將青宜結鬼章之
衆復數擾河州屬蕃時王詔入朝思立與戰敗死木
征勢復熾遂寇岷州高遵裕遣包順擊走之 遼以
河東路沿邊增修戍壘起鋪舍侵入蔚應朔三州界
內使林牙蕭禧來言乞行毀徹別立界至禧歸帝面
諭以三州地界俟遣官與北朝官即境上議之遂詔

宋資治通鑑卷之五

一七

太常少卿劉忱如遼遼遣樞密副使蕭素會忱於代
州境上詔下樞密院議且手詔判相州韓琦司空富
弼判河南府文彥博判永興軍曾公亮條代北事宜
以聞琦言臣觀近年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為憂彼
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復燕之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
造為釁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招高麗朝貢一也取
吐蕃之地建熙河二也植榆柳於西山以制蕃騎三
也勑保甲四也築河北城池五也置都作院頒弓矢
新式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契丹素為敵國因
事起疑不得不然臣嘗竊計始為陛下謀者必曰治

國之本當先聚財積穀募兵於農則可以鞭笞四夷
始散青苗錢為免役法置市易務次第取錢新政日
下更改無常而監司督責以刻為明今農怨于畝
商嘆於道路長吏不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
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此則
為陛下始謀者大誤也臣今為陛下計宜遣報使具
言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疆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
持此造端以隳累世之好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因
而罷去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使天下悅服邊備日
充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據累朝

宋資治通鑑卷之五

十八

之宿憤矣弼彥博公亮亦皆有言大抵度上以虜為
憂故深指時事云 自去秋七月不雨至夏四月帝
憂形於色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曰水旱常
數堯湯所不免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朕所以恐
懼者正為人事之未修爾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
怨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者馮京曰臣亦聞
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東為歸故東獨聞此言
臣未之聞也翰林學士韓維言陛下損膳避殿乃舉
行故事恐不足以應變當痛自責已廣求直言帝即
命維草詔行之初光州法司參軍鄭俠為安石所獎

拔感其知已思欲盡忠及滿秩入京安石問以所聞
俠曰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數事與邊鄙用兵在俠心
不能無區區也安石不答久之監安上門會歲饑征
歛苛急東北流民每風沙霾曠扶携塞道羸疾愁苦
身無完衣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
賣以償官累累不絕乃繪所見爲圖奏疏上閣門不
納遂假稱密急發馬遞上之銀壹司且云旱由安石
所致去安石十日不雨卽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
君之罪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內是夕
寢不能寐翌日遂命開封體放免行錢三司案市易

宋資治通鑑卷之五

十九

司農發常平倉三衛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
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有
八事民間謹呼相賀是日果大雨遠近沾洽輔臣入
賀雨帝示以監安上門鄭俠所進圖狀且責之皆再
拜安石上章求去外間始知所行之由群姦切齒遂
以俠付御史治其擅發馬遞罪呂惠卿鄧綰言於帝
曰陛下數年忘寢與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賜一
旦用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相與環泣于帝
前於是新法一切如故惟方田蠲罷吐蕃木征寇
河州圍之勢方盛王韶自京師還至與平聞之乃與

李憲日夜馳至熙州熙方城守韶命撤之選兵得二
萬人諸將欲趨河州韶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
也攻其所恃則圍自解乃直趨定羌城破西蕃結河
川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分命偏將入南山水征
知援絕拔柵去韶還熙州以兵循西山繞踏白城後
焚賊八十帳斬首七千餘級木征窮蹙率酋長八十
餘人請軍門乞降韶受之送木征赴京師初思立之
覆師也羌勢復熾朝議欲棄熙河帝爲之旰食數下
詔戒韶持重勿出及是帝大喜以木征爲榮州團練
使賜姓名趙思忠 丙戌王安石免以韓絳同平章

宋資治通鑑卷之十五

二十一

事呂惠卿參知政事安石執政六年更法度開邊疆
老成正士廢黜殆盡僂慧少年超進用事天下怨之
而帝倚任益專太皇太后嘗乘間語帝曰祖宗法度
不宜輕改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後宜罷之帝曰此
以利民非苦之也后又曰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
甚衆欲保全之不若暫出之於外帝曰羣臣惟安石
爲國家當事時帝弟岐王顥在側因進曰太后之言
至言也不可不思帝怒曰是我敗壞天下邪汝自爲
之顥泣曰何至是耶皆不樂而罷久之太后流涕謂
帝曰安石亂天下奈何帝始疑之及鄭俠疏進安石

不自安遂求去位帝再四勉留安石請益堅乃以觀
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呂惠卿使其黨變姓名日投
廩留之安石感其意因乞韓絳代已而惠卿佐之帝
從其請二人守其成規不少失時號絳為傳法沙門
惠卿為護法善神惠卿懼時中外有議新法者乃作
書遍遺監司郡守使陳利害又從容白帝下詔言終
不以吏違法之故為之廢法故安石所建無所更復
王宗沐曰宋儒如王安石絕世之操卓越之學堯舜
君民之志出而用世得君如彼其專乃竟不能成功
而紛紛見逐至以為宋基禍之人考安石學術之偏
執拘之性舉動乖刺使天下置然至於引用小人以
圖快意使其根蔓枝連遂為宋世不拔之黨以迄於
靖康未已也安石誠有不得辭其責者陸子靜但知
宋資治通鑑卷之十五
其志原非以亂天下而不知事之件於祠堂碑稱之
太過故後世以為不公之論雖然安石亦有不幸焉
余觀宋之創國其君則厚於養士而縮維體勢不立
其臣則安於奉養而志氣作用不振北虜西寇歲幣
困民兵威不立朝夕恬熙三三大臣以遲鈍雍容為
德度一二臺諫以議論攻擊為盡職會無一事行之
數年者後世習以為常而於國事之尤急者無可
奈何而不加料理則理則起而議之以為好事喜
功矣安石突起得君則然以軍事財賦為念排群議
而更張之彼遲鈍雍容者相視以為詭異老成者既
已為疑則後生者亦相視以為詭異老成者既
有利害相半可以斟酌損益而施於民者乃一切指
以為不善而動氣相致彼此不平易安石之無成也
嘗譬之一大家具積頗富而其子弟皆庸厚溫淳但
如例衣食而於利父之業有餘不足悉聽奴僕不復
料理客過豪橫畏縮貢奉不敢許逆子孫相傳以為
故常一旦有一子而憤然欲查理精明更革處置非
相其伯叔兄弟愧而且異而其奴僕久逸忽勞亦非
當然矣彼振作者悉引祖宗故事猶不知密邇之豪橫
督責急切之意臨之其誰與我然不知密邇之豪橫

則國憚而畏之矣彼畢竟振作者豈可謂之不肖子
也是時歲幣輸遼女直未盛靖康之禍出自徽宗昏
淫而移其責於公朱子尤深非之於全書中引其妻
奢侈逐姑之過矧昧不明尤為過情此余所以為不
幸王韶建開河湟之策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
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以著作佐郎蒲宗閔同
領其事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植五穀惟宜種
茶賦稅一例折輸稅額總三十萬杞乃即蜀諸州勸
設官場更嚴私交易之令知彭州呂陶言市易司籠
制百貨歲出息錢不過十之二令茶場司盡權民茶
取息十之三茶戶被害不可勝窮詔止收息十之一
而陶亦以是得罪未幾以李穰都大提舉茶場稷與
宋資治通鑑卷之十五
宗閔務浚利刻急一年之間通課利及舊界息稅七
十六萬七千餘緡稷又辟陸師閔幹當公事以月轉
宋資治通鑑卷第十五終

宋資治通鑑卷第十六

宋紀十六 起熙寧甲寅盡元豐庚申凡六十年有奇

神宗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

武欽仁聖孝皇帝四

五月辛亥罷制科自孔文仲對策忤王安石意因言於帝曰進士試策則是制科何必復置是耶帝然之呂惠卿執政復言制舉止於記誦非義理之學遂詔罷之 提舉市易司呂嘉問連以羨課受賞帝聞其擾民以語王安石對曰嘉問奉法在公以是媒怨帝曰免行錢所收細瑣市易鬻及果實米炭太傷

宋資治通鑑

卷之十六

三百八十四

國體安石力辯至譏帝為叢脞不知帝王大略帝曰卽如是士大夫何故以為不便安石請言者姓名及令嘉問條析帝以是故命韓維孫永集市人問之減坐賈錢千萬安石遂持嘉問條析進曰朝廷所以許民輸錢免行者蓋人情安於樂業厭於追擾若一切罷去則無人祗承又吏胥祿廩薄勢不得不求於民非重法莫禁以薄廩申重法則法有時而屈今取於民鮮而吏知自重此臣等推行之本意也議者又欲除去是殆不然民未嘗不畏吏方其以行役觸罪雖欲出錢亦不可得今吏之祿可謂厚矣然未及昔日

取民所得之半也時市易隸三司嘉問恃勢陵使薩

向出其上及會布代向懷不能平會帝出手札詢布

布訪於魏繼宗具上嘉問多收息于賞挾官府而為

兼拜之事帝將委布考之安石言二人有私忿於是

詔布與呂惠卿同治惠卿故憾布脇繼宗使誣布繼

宗不從布言惠卿不可共事帝欲聽之安石不可帝

遂詔中書曰朝廷設市易本為平準以便民若周官

泉府者今顧使中人之家失業若此吾民安得泰然

也宜釐定其制布見帝言曰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

治天下今市易之為虐駸駸乎間架除陌之事矣如

宋資治通鑑

卷之十六

二

四百九

此之政書於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之有也嘉問又請販鹽鬻帛豈不貽笑四方帝領之事未決安石去位嘉問持之以泣安石勞之曰吾已薦惠卿矣及惠卿執政遂治前獄劾布沮新法出知饒州嘉問亦出知常州以章惇為三司使 六月丁亥作渾儀浮漏成時日官皆市井庸販法象圖器俱不能知乃以太常丞沈括提舉司天監括博學洽聞於天文方志律歷醫藥卜筮無所不通皆有所論著始制渾儀景表五壺浮漏招衛朴造新曆募天下上太史占書雜用士人分方伎科為

五以括為右正言 時免役出錢或未均呂惠卿用
其弟曲陽縣尉和卿計創手實法其法官為定立物
價使民各以田畝屋宅資貨畜產隨價自占凡居錢
五當蕃息之錢一非用器食粟而輒隱落者許告有
實以三分之一充賞預具式示民令依式為狀縣受
而籍之以其價列定高下分為五等既該見一縣之
民物產錢數乃叅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錢
詔從其言於是民家尺椽寸土檢括無遺至於雞豚
亦徧抄之民不聊生初惠卿制是法然猶災傷五分
以上不預荆湖察訪使蒲宗孟上言此天下之良法

宋 資治通鑑 卷之六

三

四

使民自供初無所擾何待豐歲願詔有司勿以豐凶
弛張其法從之民於是益困矣 九月壬子三司火
焚屋千八十楹案牘殆盡詔諸路熙寧五年文帳悉
封上防其因火為姦也 冬十月庚辰置三司會計
司初帝嘗患增置三司費財王安石謂增置官司所
以省費帝曰古者什一而稅今取財百端安石謂古
非特什一而已安石又欲盡祿天下之吏帝未之許
而三司上新增吏祿歲至緡錢百十一萬有奇主新
法者皆謂吏祿既厚則人知自重不敢犯法可以省
刑然良吏實寡賕取如故往往陷重辟議者不以為

善詔三司會計是歲天下財用出入之數以聞令宰
相提舉其事至是韓絳請選官置司以天下戶口人
丁稅賦場務坑冶河渡房園之類租額年課及一路
錢穀出入之數去其重複歲比較增虧廢置及羨餘
橫費計贏闕之處使有無相通而以任職能否為黜
陟則國計大綱可以省察三司使章惇亦以為言乃
詔置三司會計司以絳提舉 十二月丁卯以王韶
為樞密副使 遼五國滿韃部節度使拔乙門叛遼
將致討女真部節度使烏古迺襲而擒之獻于遼主
遼主召見燕賜加等以為生女真部節度使始有官

宋 資治通鑑 卷之十六

四

三十九

屬紀綱漸立然不肯受印繫遼籍其部內舊無鐵隣
國有以甲冑往鬻者必厚價售之得鐵既多因以修
弓矢備器械兵勢稍振前後願附者眾至是五國沒
撚部謝野勃董復叛遼烏古迺伐之謝野敗走烏古
迺將見遼邊將自陳敗謝野之功行次來流水有疾
而卒子刻里鉢嗣

熙寧八年春正月庚子蔡挺罷 鄭俠上疏論呂惠
卿朋姦壅蔽仍取唐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盧杞傳
為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業圖迹在位之
臣與之暗合者各以其類復為書獻之且薦馮京可

相并言禁中有人被甲登殿詬罵等事惠卿奏為謗
訕令中丞鄧綰知制誥鄧淵甫治之遂編管俠於江
州御史臺吏楊忠信謂俠曰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
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取懷中名臣
諫疏二帙授俠曰以此為正人助東在政府嘗與惠
卿爭辯而王安石弟安國素與俠善侍御史張璪承
惠卿旨劾京與俠交通有迹時俠已行惠卿遂令奉
禮郎龔賈往捕遇于陳州搜其篋得所錄名臣諫疏
有言新法事及親朋書尺悉按姓名治之獄成惠卿
欲置俠以死帝曰俠所言非為身也忠誠亦可嘉豈
宋資治通鑑 卷之十六 四十八

爾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
猛教堅以峻刑法殺人致秦祚不傳世今刻薄小人
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專以堯舜三代為法則下豈
有不從者乎帝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安國對曰
恨知人不明聚歛太急爾帝不悅由是止授崇文院
校書尋改秘閣校理安國屢以新法之弊力諫安石
又嘗以佞人目惠卿故惠卿銜之 二月癸酉復以
王安石同平章事初呂惠卿迎合安石建立新法安
石故力援引驟至執政惠卿既得志忌安石復用遂
欲逆閉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安石
宋資治通鑑 卷之十六 四十八

閱故牘得頃歲所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爲分界今所爭乃黃嵬山相遠三十餘里表論之帝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事乃賜括白金千兩使行括至遼遼相楊益戒與議不能屈謾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曰師直爲壯曲爲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竟不可奪乃還括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淳龐人情向背爲使契丹圖上之縝絳弟也夏四月戊寅以吳充爲樞密使閏月乙未陳升之罷升之深狡多數善傳會以取富貴初附安石及拜相卽求解條例司

宋資治通鑑

卷十六

七

世以是議之號爲筌相六月己酉王安石以所訓釋詩書周禮三經上進帝謂之曰今談經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經其以頒行使學者歸一遂頒於學官號曰三經新義加安石左僕射呂惠卿給事中王雱龍圖閣直學士雱辭新命惠卿勸帝聽之由是王呂之怨益深新義旣頒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先儒傳註一切廢而不用又黜春秋之書不列學官至詆之爲斷爛朝報安石又以字學久不講後罷居金陵作字說二十四卷以進多穿鑿附會其流入於佛老云司徒侍中魏國忠獻公

韓琦卒琦卒前一夕大星隕州治樞馬皆驚帝自爲碑文載琦大節篆其首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贈尚書令後追封魏王史臣曰琦相三朝立二帝厥功大矣當治平危疑之際兩宮幾成嫌隙處之裕如卒安社稷人服其量歐陽脩稱其臨大事決大義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於太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豈不信哉秋七月遼使爭議疆事不決帝問於安石安石勸帝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於是詔於分水嶺爲界禧乃去戊子遣天章閣待制韓縝如河東割新疆與之凡東西失地七百里遂爲異日興兵之端

宋資治通鑑

卷十六

八

八月庚寅朔日有食之韓縝與王安石議事不合會有劉佐者坐法免安石欲收佐用之縝執不可議於帝前不決縝卽再拜求去帝驚曰此小事何必爾縝對曰小事尚不伸况大事乎帝爲逐佐至是以疾求罷出知許州而三司會計司亦罷縝臨事果敢故韓琦以爲有公輔器而薦用之特以素黨安石爲清議所少冬十月庚寅御史蔡承禧論呂惠卿姦惡惠卿居家中丞鄧綰亦欲彌縫前附惠卿之迹以媚王安石安石子雱復深憾惠卿遂諷綰發惠卿兄弟錐借秀州華亭富民錢五百萬與知華亭縣張若

濟買田共為姦利事置獄鞫之惠卿竟罷出知陳州
 綰又論三司使章惇協濟惠卿之姦出知湖州 丁
 未彗出軫帝以災異數見避殿減膳詔求直言赦天
 下詢政事之未協于民者王安石率同列上疏言晉
 武帝五年彗出軫十年又有彗而其在位二十八年
 與已巳占所期不合蓋天道遠先王雖有官占而所
 信者人事而已禪竈言火而驗欲禳之國僑不聽鄭
 亦不火有如禪竈未免妄誕况今星工哉竊聞兩宮
 以此為憂望以臣等所言力行開慰帝曰聞民間殊
 苦新法安石對曰祈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
 曰豈若并祈寒暑雨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悅退而屬
 疾臥帝慰勉起之其黨謀曰今不取上素所不喜者
 暴進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安石是其策帝
 喜其出凡所進用悉從之鄧綰言凡民養生之具日
 用而家有之今欲盡令疏實則家有告許之憂人懷
 隱隱之慮商賈通殖貨利交易有無或春有之而夏
 已蕩析或秋貯之而冬已散云公家簿書何由拘錄
 其勢安得不犯徒使罷訟者趨賞報怨畏怯者守死
 忍困而已詔罷手實法 十一月交趾大舉入寇陷
 欽廉州初廣西屯北兵二十指揮以備邊交人畏之

會沈起坐邊議罷以知處州劉彝代之彝至奏罷正
 兵而用槍手分戍聽偏校言以為安南可取乃大治
 戈艇文人來互市率皆過絕表疏上訴亦不得達至
 是遂分三道入寇一自廣府一自欽州一自崑崙關
 連陷欽廉二州殺士卒八千人事聞起坐貶安置郢
 州而除彝名 渝州南川獠木斗叛詔熊本安撫之
 本進營銅佛堪為南平軍召本還知制誥本欲取媚
 安石因上疏曰天下之治有因有革期於趨時適治
 而已陛下出大號發大政可謂獨立不奪今雖少定
 彼將伺隙而逞願陛下深念之勿使彼有以窺其間
 而終萬世難就之業天下幸甚 遼耶律洪基妻蕭
 氏姿容冠絕工詩善談論好音樂立為后生太子濬
 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專政勢傾一國而忌后明敏
 於是宮婢單登等誣后與伶官趙惟一私通乙辛以
 聞詔乙辛劾狀遂族誅惟一而后賜自盡歸其尸於
 家後追謚宣懿 十二月壬寅以元絳叅知政事會
 孝寬簽書樞密院事絳在翰林諂事王安石而安石
 嘗德曾公亮之助已欲引公亮子孝寬於政地以報
 之由是二人同升 直學士院陳襄福州侯官人舉
 進士歷知仙居河陽縣留意教化進縣子弟於學或

譏之於判府富弼謂其誘邑子以資利弼疑焉人勸
襄毀學舍以塞誘襄不從而講說不已弼由是益奇
之及弼相薦諸朝累擢侍御史上疏言青苗之害曰
臣觀制置司所議莫非引經以爲言而其實則稱貸
以取利是特管夷吾商鞅之術望戾斥王安石呂惠
卿以謝天下罷韓絳以杜大臣爭利而進者不聽乃
請外帝惜其去留修起居注安石屢欲出之帝不許
三遷直學士院帝嘗訪人材之可用者襄以司馬光
韓維呂公著蘇頌范純仁蘇軾等三十三人對安石
益惡之擿其書詔小失諷御史劾之遂知陳州 解

宋資治通鑑

卷之六

十一

池鹽法自薛向立鹽鈔本其後多虛鈔而鹽益輕至
是多言官賣不便乞通商王安石主提舉張景溫之
言至課民買官鹽隨貧富爲多少之差買賣私鹽聽
人告以犯人家財給之買官鹽食不盡留經宿者同
私鹽法於是民間騷怨鹽鈔舊法每席六緡至是三
緡有餘商不入粟邊儲失備

熙寧九年春正月戊辰交人圍邕州知州蘇緘悉力
拒守外援不至城遂陷緘義不死賊手命其家三十
六人皆先死藏尸于坎乃縱火自焚城中人感緘之
義無一人從賊者於是交人盡屠其民凡五萬八千

口事聞詔贈緘奉國節度使謚曰忠勇 己卯章惇
使湖北提刑李平招納下溪州刺史彭師晏誓下州
峒蠻張景謂彭德儒向永勝覃文猛覃彥霸各以其
地歸版籍師晏遂降詔築下溪州城賜名會溪戍以
兵隸辰州出租賦如漢民遣師晏詣闕授禮賓副使
自是五溪皆平 二月戊子以郭逵爲安南招討使
王安石聞欽廉陷不悅會得交人露布言中國作青
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今出兵欲相拯濟安石怒自
草勅榜詆之而以天章閣待制趙鼎爲招討使宦者
嘉州防禦使李憲爲副將兵討之憲久在西北邊好

宋資治通鑑

卷之六

十一

論兵王韶之開熙河憲與有勞故用之既而高與李
憲議事不合帝因問尚孰可代憲尚言達老於邊事
願以爲使而已副之帝從其言仍詔占城占臘合擊
交趾 吐蕃鬼章寇五牟谷以种諤知岷州 秋七
月呂惠卿既出守陳而張若濟之獄久不成王雱令
門下客呂嘉問練事甫共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
書下制獄王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卿于陳惠卿以
狀聞且說安石盡棄所學隆尚縱橫之末數方命矯
令罔上要君帝以狀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雱
雱言其情安石咎之雱憤恚疽發背死帝頗厭安石

所為縮慮安石去失勢乃上書言宜錄安石子及婿
仍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對曰縮為國司直而
為宰臣乞恩澤極傷國體當黜之帝以縮操心頗僻
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斥知靈州 司農醫
祠廟於民應天府關伯微子廟皆在醫中判官劉鞏
嘆曰一至於此往見判府張方平曰獨不能為朝廷
言之邪方平矍然託鞏為奏曰關伯遷商丘主祀炎
火為國家盛德所乘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亦
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乃唐張巡許遠孤城
死敗能捍大患今若令承買小人規利冗曩瀆慢何
所不為歲收微細實損國體乞留此三廟以慰邦人
崇奉之意八月疏上帝大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
無甚於是天下祠廟皆得罷齋 王安石之再相也
屢謝病求去及于雩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機務帝
益厭之乃以使相判江寧府尋改集禧觀使安石既
退處金陵往德為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為呂惠卿所
悞也吳充子安持雖娶安石女而充心不善安石所
為數為帝言新法不便帝喜充中立無與及安石免
遂相之充欲有所變革乞召還司馬光呂公著韓維
蘇頌及薦孫覺李常程顥等數十人光自洛貽書充

宋資治通鑑

卷十六

十三

曰自新法之行中外洶洶民困于煩苛迫于誅斂愁
怨流離轉死溝壑日夜引領冀朝廷覺悟一變敝法
今日救天下之急當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而息征
伐之謀欲去此五者必先別利害開言路以悟人主
之心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失今不治遂為痼疾
矣充不能用呂惠卿告安石罪發其私書有無使上
知及勿令齊年知之語馮京與安石同年生故云帝
以安石為欺而賢京故召用之 十二月郭達次長
沙先遣將復邕廉而自將西進至富良江蠻以精兵
乘船逆戰官軍不能濟趙高分遣將吏伐木治攻具
機石如雨蠻船皆壞因設伏擊之斃首數千殺其偽
太子洪真李乾德懼遣使奉表詣軍門納款時官兵
八萬人冒暑涉瘴地死者過半富良江去其國不遠
達不敢渡得其廣源州門州思浪州蘇茂州枕榔縣
而還群臣稱賀詔以廣源為順州赦乾德罪治劉彝
沈起開燾之罪安置隨秀州 時董氈將鬼章聚兵
洮岷脇新附羗多叛歸之帝遣內侍押班李憲乘驛
徙秦鳳熙河措置邊事詔諸將皆受節制御史彭涿
礪等極論其不可且言鬼章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
功不成其患小功成其患大章再上不聽

宋資治通鑑

卷十六

十四

熙寧十年春二月己亥王韶與王安石有隙且以勤
兵遠畧歸曲朝廷帝亦不悅數以母老乞歸乃出知
洪州韶鑿空開邊驟躋政地然用兵有機畧臨出師
召諸將授以指不復更問每戰必捷嘗夜臥帳中前
部遇敵矢石已及呼聲振山谷侍者股栗而韶鼻息
自如人服其量 自開直河水勢增漲田廬益壞外
都水監丞程昉以不白水災憂死至是秋七月大决
於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于梁山張澤
灤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
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尤甚壞田逾三十

宋資治通鑑

卷十六

七五

萬頃遣使脩開判大名府文彥博言河勢變移四散
漫流兩岸俱被水患而都水止固護東流北岸希省
費之賞未嘗增修隄岸今者之决溢非天災實人力
不至也逾年决口塞詔改曹村埽曰靈平 九月河
南處士康節邵雍卒雍天性高邁迥出千古而坦夷
温厚不見圭角時新法行吏牽迫不可爲或投劾去
雍門生故友居州縣或貽書訪之雍曰此賢者所當
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
投劾何益耶程顥嘗與雍議論終日退而嘆曰堯夫
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顥嘗

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及疾病司馬光張載顥頤晨
夕候之卒年六十七顥爲銘墓稱雍之學純一不雜
汪洋浩大就其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所著皇
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傳于世 王宗沐曰康
學讀其書知非忘情於世者而堅臥不出士大夫皆
高其節然不知康節非以是爲高也觀其勉鮮于侁
之言則知其志矣然方是時諸賢已各有門戶勢將
相競而仁宗幸在過當聽受易極即使得志不可以
終展其學且不惟明觀於熙寧之日而尤先見於皇
祐之時其後司馬范呂諸君雖能稍濟於元祐之初
而卒不能勝於紹聖之日康節之學遠主太子濬幼
好學善騎射既立爲太子無南北院樞密使時耶律
乙辛擅政構害宣懿皇后而立其黨蕭震棟之妹爲

宋資治通鑑

卷十六

十六

后遂欲害濬會護衛蕭忽古知乙辛姦狀伏橋下欲
殺之適值暴雨橋壞所謀不遂乃下獄濬亦以母故
有憂色副點檢蕭十三謂乙辛曰臣民心屬太子一
旦若立吾輩措身何地乙辛然之乃謀構濬以罪陰
令護衛耶律查剌誣告都宮使耶律撒剌及忽古等
謀廢立按驗無狀而罷既而乙辛復請治立太子事
謂臣若不言恐事覺連坐遼主信之冬十一月遂命
乙辛及耶律孝傑等勒洽撒剌等誣伏皆殺之而幽
濬于別室濬具陳枉狀謂耶律蕭哥曰吾爲儲副尚
何所求公當爲我辨之蕭哥乙辛之黨也因易其言

爲歎伏遼王大怒乃廢濬爲庶人徙于上京濬將出曰我何罪至此蕭十三叱使登車命衛士闔其扉而去乙辛與耶律孝傑謀遣其私人蕭達魯古等夜引力士入囚室給以有赦召濬出殺之函首以還詐云疾薨遼主命有司葬于龍門山旣而乙辛復陰遣人殺濬妃蕭氏遼主后知其冤悔恨無及追謚濬曰昭懷太子 同知太常禮院張載卒載自崇文歸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取燭以書其志樂道精思未嘗湏臾息也敕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

宋資治通鑑

卷十六

十一

思其先見召用之 夏六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秋九月交趾李乾德遣使來貢表求所失州縣詔不許未幾乾德歸所掠民乃以順州賜之其後定交趾界復還其六縣二峒 九月乙酉呂公著辭向同知樞密院事公著在翰林帝嘗以釋老之事語之公著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爲難所以爲堯舜也帝默然向幹局絕人尤善商財計筭無遺策爲陝西轉運副使八年改三司使洮河用兵資用浩繁向未嘗乏供給用心至到然不能不病民王安石尚功利從中主

宋資治通鑑

卷十六

十八

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弊也故其學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黜怪妄辨鬼神其家婚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又論定井田學校之法皆有條理成書便可舉而措諸事業呂太防薦之召同知太常禮院以疾歸而卒世稱橫渠先生所著正蒙西銘行于世程頤曰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元豐元年春正月壬辰曾孝寬罷以孫固同知樞密院事初固與王安石議新法不合出知真定至是帝

悉記錄而小人賊害指目未已如顯者陛下早自知
之其立身行己素有本末昔在言路時有論列皆辭
意忠厚不失臣子之體無所除武學亦未為仕宦要
津而小人斷斷必以為不可者直欲深梗正路其所
指意非特一二人而已疏奏不納顯竟歸故官夏
五月甲申元絳罷以蔡確參知政事確善觀人主意
與時止下以王安石薦再調監察御史因為之用知
帝已厭安石即論安石乘馬入宣德門與衛士競以
賈直文彥博言濟川杞非濟河之且帝遣知制誥熊
本行視以文彥博言為是確論本附彥博本坐罷確

宋 資治通鑑 卷十六

九

因代其職改知諫院判司農事觀欲得基端論中丞
鄧潤甫御史上官均按獄失實潤甫均皆罷確得中
丞猶領司農凡常平免役之法皆成其手會太學生
許將及元絳子耆寧以事皆逮繫令獄卒與同寢處
飲食旋溷共一室設大盆於前凡羨馘飯餅舉投其
中以杓混攪分飼之如犬豕久繫不問幸而得問無
一事不承遂劾絳為子有所屬請出知亳州確遂代
其位確自諫院為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
之士大夫交口叱罵而確自以為得計也吳充數與
帝言新法不便欲稍去甚者確曰曹參與蕭何有隙

至代為相一遵何約束今陛下所自建立豈容一人
挾怨而壞之法遂不變絳工於文辭而無持操任已
顯猶謂遲晚時論鄙之秋八月修起居注王存乞
復唐貞觀二史之職執筆隨宰相入殿帝是其言又
故事左右史雖日侍立而欲奏事必稟中書俟旨存
與同修起居注王安禮因對及之乃詔許且前著為
令冬十月癸卯詔求水居船戶五戶至十戶為一
甲以輸賦後 太皇太后曹氏崩帝事太后極誠孝
后亦慈愛天至故事外家男子毋得入謁帝以后春
秋高數請召弟倫入見久之乃許及見少頃后謂倫

宋 資治通鑑 卷十六

二

曰此非汝所當得留趣遣出焉帝嘗有意於燕薊已
與大臣定議乃詰太后曰其事太后曰儲畜賜予備平
鎧仗士卒精乎帝曰固已辦之矣后曰事體至大吉
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
則生靈所繫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
矣何待今日帝曰敢不受教 蘇軾自徐徙知湖州
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
益於國中丞李定御史舒亶適其語以為侮慢因論
軾自熙寧以來作為文章怨謗君父交通戚里逮軾
赴臺獄詔定與知諫院張璪御史何正臣舒亶等雜

治之定等媒孽以爲誹謗時事鍛鍊久之且多引名士欲寘之死太宗太后曹氏違豫中聞之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爲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讐人中傷之乎摺至於詩其過微矣宜復察之帝曰謹受教吳充申救甚力帝方憐之會同修起居注王安石禮從容白帝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語罪人軾以才自奮謂爵祿可立取顧碌碌如此其心不能無缺望今一旦致于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謹也行爲卿貴之第去勿漏言軾方賈怨於衆恐言者併以害卿也

宋資治通鑑 卷十六 二十一

王珪復舉軾詠檜詩曰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螯龍知以爲不臣帝曰彼自詠檜爾何預朕事軾遂得輕比舒亶又言駙馬都尉王誥輩公爲朋比如盛僑周郊固不足論若司馬光張方平范鎮陳襄劉摯皆畧能誦說先王之言而所懷如此可置而不誅乎帝不從但貶軾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第軾及誥皆坐謫貶張方平司馬光范鎮等二十二人俱罰銅初鮮于侁爲京東轉運使以王安石呂惠卿當國正人不得立朝嘆曰吾有薦舉之權而所列非賢耻也遂舉劉摯李常蘇軾蘇轍劉放范祖禹等及知揚州

會軾自湖赴獄親朋皆絕與交道出廣陵旣往見之臺吏不許通或曰公與軾相知久其所往來文字書問宜焚之勿留不然且獲罪旣曰欺君負友吾不忍爲以忠義分譴則所願也至是以舉吏累謫主管西京御史臺

元豐三年春正月遼耶律乙辛又欲害太子濬之子延禧因言宋魏王和魯幹之子淳可爲儲嗣群臣畏乙辛莫敢言北院宣徽使蕭兀納夷離畢蕭陶隗諫曰舍嫡不立是以國與人也遼主猶豫不決會獵于黑山見扈從官屬多隨乙辛後始惡其專遂改乙辛

宋資治通鑑 卷十六 二十一

知南院大王事乙辛入謝遼主即日出之與中府其黨多黜遂封延禧梁王爲設旗鼓拽刺六人以護衛之生六年矣 丙午以章惇參知政事 三月吳充罷充欲有所爲每爲王珪蔡確所沮至是諫官張璪論充與郭達書止其進兵故安南無功充既遭同列困毀素病痼積憂畏疾益侵遂爲西太一官使踰月卒充爲相務安靜心正而力不足知不可爲而不能勇退爲世所譏 癸酉葬慈聖光獻皇后于永昭陵

宋資治通鑑卷第十六 終

宋資治通鑑卷第十七

竹添藏

宋紀十七

起元豐庚申盡元豐乙丑凡五年有奇

神宗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

武欽仁聖孝皇帝五

夏四月甲申詔忠州團練使韓存寶經制瀘夷先是渝州獠寇南川其酋阿訛奔簡怨熊本重賞檄斬之阿訛桀黠習知邊隙簡怨匿不殺會簡怨老以兵屬其子乞弟遂與阿訛侵諸部時羅苟夷叛犯納溪提刑穆珣言羅苟起兵端不加誅則烏蠻觀望為害不細乃詔韓存寶擊之存寶召乞弟犄角討蕩五十六

宋資治通鑑

卷十七

村十三圍蠻乞降承租賦乃罷兵至是乞弟率步騎六千至江安城下責平羅苟之賞數日乃引去知瀘州喬敘遣梓夔都監王宣以兵二千守江安而以賄招乞弟與盟於納溪蠻以為畏已益悖慢盟五日遂率眾圍熟夷羅箇牟族軍救之一軍皆沒事遂張駟召存寶授方略統三將兵萬八千趨東川存寶怯懦不敢進乞弟送款給降存寶信之遂休兵于綿梓遂資問 國初承唐制三省無專職臺省寺監亦無定員類以他官主判三省長官不預朝政六曹不釐本務給舍不領本職諫議無言責居不記注司諫正

言非特旨供職亦不任諫諍其官人受授之別有官

有職有差遣凡仕者以登臺閣升禁從為顯宦而不

以官之遲速為榮滯以差遣要劇為貴途而不以階

勳爵邑有無為輕重議者多以正名為請帝慨然欲

更其制六月丙午乃置詳定官制局於中書命翰林

學士張璪樞密副承旨張誠一領之 帝自即位於

禮樂之事未遑制作至是將有事於明堂知禮院楊

傑條上舊樂之失遂召致仕秘書監劉几范鎮與傑

參議凡傑請遵祖訓一切下王朴樂二律用仁宗時

所制編鍾追考成周分樂之序辨正三舞容節而鎮

宋資治通鑑

卷十七

欲求一梓二米貢黍以律生尺改修鍾量廢四清聲

詔悉從凡傑議樂成第加恩賚鎮謝曰此劉几樂也

臣何預焉復上疏論之不報 秋七月癸未彗出太

微垣詔羣臣直言闕失王安石弟安禮應詔上疏曰

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陛下有仁民愛物之心而

澤不下究意者左右大臣是非好惡不遵諸道乘權

射利者用力殫於溝瘡取利究於園夫足以干陰陽

而召星變願察親近之行杜邪枉之門至於祈禳小

數貶損舊章恐非所以應天者帝覽疏嘉嘆諭之曰

王珪欲使卿條具朕嘗謂不應沮格人言以自墮障

今以一指蔽目雖太華在前弗之見近習蔽其君何以異此卿當益自信遂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九月官制成下詔行之凡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因以寄祿議者又欲罷樞密院歸兵部帝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故專命官以統之互相維制何可廢也遂止帝嘗謂執政曰官制將行欲新舊人兩用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王珪蔡確相顧失色珪憂甚不知所出確曰上又欲收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之因薦俞充帥慶使上平西夏策其意以為既用兵深入必不召光雖召將不至已而光果不召以馮京為樞密使薛向孫固呂本著為副使向尋免向既在政地養威持重同列質以西北事多默不對會詔民畜馬向既奉命旋知民不便欲改議御史舒亶論其反覆無大臣體黜知穎州冬十一月己丑朔日食雲陰不見

元豐四年春正月辛亥馮京罷以孫固知樞密院事呂公著韓縝同知院事京再執政初與王安石不合後為呂惠卿所傾中立不倚人服其操宋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才三人王曾宋庠為名宰相京為名執政不愧科名云 朱服為御史章惇密使客

宋資治通鑑

卷十七

三

達意於服為服所白悼父俞又強占民田遮訴悻悻繫之開封事併聞三月癸卯遂免知蔡州 夏四月

乙酉河復大決澶州小吳埽詔都水監丞李立之經畫以聞帝謂輔臣曰河之為患久矣後世以事治水故嘗有礙夫水之趨下乃其性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已而立之言河流自乾寧

軍至劈地口入海宜自北京至瀛州分立東西隄五十九埽詔從之立之在熙寧初已主立隄今竟行其言大抵熙寧專欲導河東流閉北流元豐以後因河決而北議者始欲復禹故迹帝愛惜民力思順水性

而水官難其人王安石力主程昉范子淵二人尤以河事自任然糜費財用卒無成功 五月戊申立晉

程嬰公孫杵臼廟於絳州報其存趙孤也封嬰成信侯杵臼忠智侯 知慶州俞充知帝有用兵意屢請

西伐又言謀報云夏將李清本秦人說秉常以河南地來歸秉常毋梁氏知之遂誅清奪秉常政而幽之

宜興師問罪此千載一時也帝然之秋七月庚寅遂詔熙河經制李憲等大舉征夏而召鄜延副總管种

諤入對諤至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徃持其臂

以來爾帝壯之乃決意西伐方議出師孫固諫曰舉

宋資治通鑑

卷十七

四

兵易解禍難不可帝曰夏有釁不取則爲遼人所有不可失也固曰必不得已請聲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酋長自守帝笑曰此真酈生之說爾時執政有言便當直渡河不可留行固曰然則孰爲陛下任此者帝曰朕已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而使宦者爲之則士大夫孰肯爲用帝不悅他日固又曰今五路進師而無大帥就使成功兵必爲亂帝諭以無其人呂公著進曰問罪之師當先擇帥既無其人曷若已之固曰公著是言也帝不聽竟命李憲出熙河种諤出鄜延高遵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涇源王中正出河東分道並進又詔吐蕃首領董種集兵會伐韓存實坐逗遛無功斬於瀘州以都虞侯林廣代將乞弟復送款帝以其反覆無降意督廣進兵廣遂敗乞弟於納江破樂共城斬二千級乞弟遁廣帥兵深入自始發納江卽入叢菁無日不雨雪兵夫疾病死亡不可勝計往往取僵屍鬻割食之過鴉飛不到山至歸徠州竟不得乞弟而還時朝廷懲安南無功方大舉伐夏故誅存實以令諸將秋八月丁丑李憲總熙秦七軍及董種兵三萬敗夏人於西市新城復襲女遮谷破之遂復古蘭州城之請建爲帥府种諤率鄜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七

五

延兵出綏德城以攻米脂夏人八萬來救諤與戰於無定川敗之遂克米脂冬十月庚午高遵裕復清遠軍內侍王中正帥兵出麟州渡無定河循水北行地皆沙濕士馬多陷沒糗糧不能繼又恥無功遂入於宥州時夏人棄城走河北城中遺民百餘家中正遂屠之掠其牛馬以充食十一月癸未朔日有食之劉昌祚率蕃漢兵五萬受高遵裕節制令兩路合軍以進旣入境而慶兵不至昌祚次磨移隘遇夏衆十萬扼險大破之遂薄靈州城兵幾入門遵裕嫉其功馳使止之昌祚按甲不敢進遵裕至圍城十八日不能下夏人決黃河七級渠以灌營復鈔絕餉道士卒凍溺死遂潰而還餘軍纔萬三千而已夏人躡之復敗焉昌祚亦還涇原种諤留千人守米脂而自帥大衆進攻銀石夏人遂破石堡城進至夏州駐軍索家平會大校劉歸仁以衆潰而軍食又乏復值大雪乃引還死者不可勝計入塞者僅三萬人王中正自宥州行至柰王井糧盡士卒死者二萬人亦引退初詔憲帥五路兵直趨興靈憲總師東上營于天都山下焚夏之南牟內殿并其館庫追襲其統軍仁多唆丁敗之次于葫蘆河遂班師時五路兵皆至靈州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七

六

獨憲不至。以吳居厚為京東都轉運使。居厚初為武安節度推官，奉行新法，盡力核閒田，以均給梅山。徭計勞得補司農官，屬轉提舉河北常平，遂擢京東轉運副使。時方興鹽鐵，居厚精心計，籠絡鈎稽，收羨息錢數百萬，即萊蕪利國二冶官自鑄錢，以能擢都轉運使。議行河北鹽法，搜剔無遺，居厚起州縣凡流，徒以言利得幸，由是嗜進之士從風而靡。

元豐五年春正月庚子，貶高遵裕等官，以李憲為涇原經略安撫制置使。初，夏人聞朝廷大舉，母梁氏問策于廷，諸將少者盡請戰，一老將獨曰：「但堅壁清野，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七

七

縱其深入，聚勁兵于靈夏，而遣輕騎抄絕其餽運，可不戰而困也。」梁氏從之，師卒無功而還。帝曰：「朕以孫固言為迂，今悔無及矣。」至是，討敗師，罪高遵裕，責授鄆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種諤王中正、劉昌祚並降官，憲欲以焚蘭會要功，誅孫固曰：「兵法後期者斬，况諸路皆至，而憲獨不行，不可赦。」帝以憲有功，但令詰其擅還之由，憲以餽餉不接為辭，釋弗誅。憲復上再舉之策，詔以為涇原經略安撫制置使，知蘭州。夏四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御史中丞舒亶舉劾多私，氣焰薰灼，見者側目。至是，坐詐為錄目奪兩秩，勒

停遠近稱快。癸酉，以王珪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

侍郎，蔡確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章惇為門下侍郎，張璪為中書侍郎，蒲宗孟為尚書左丞，王安禮為尚書右丞，官制成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左右僕射，參知政事為門下中書侍郎，尚書左右丞初議官制，蓋倣唐六典事，無大小，並由中書取旨。門下審復尚書受而行之。三省分班奏事，並歸中書。確說珪曰：「公又在相位，必得中書令。珪信不疑，確乃言于帝曰：「三省長官位高，不須置令，但令左右僕射分兼兩省侍郎足矣。」帝以為然，故確名為次相，實顯大政。珪以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七

八

左僕射兼門下拱手而已。帝雖以次序相珪，確然不加禮，重屢因微失罰金，每罰輒門謝宰相罰金，門謝前此未有人皆恥之。確既相，屢與羅織之獄，縉紳士大夫重足而立，富弼在洛，上書確，小人不宜大用，帝不從。帝嘗語輔臣有無人才之嘆，宗孟率爾對曰：「人才半為司馬光邪說所壞，帝不語，直視久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邪，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唯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宗孟慙懼，無以為容。時李憲乞再舉伐夏，帝以訪輔臣王珪對曰：「向所患者用不足，朝廷今捐錢鈔五

百萬緡以供軍食有餘矣安禮曰鈔不可取必變而為錢錢又變而為芻粟今距出征之期纔兩月安能集事帝曰李憲以為已有備彼宦者能如是卿等獨無意乎唐平淮蔡唯裴度謀議與主同今乃不出公卿而出於闈寺朕甚恥之安禮曰淮西三州爾有裴度之謀李光顏李愬之將然猶引天下之兵力歷歲而後定今夏氏之強非淮蔡比憲才非度匹諸將非有光顏愬輩臣懼無以副聖志也 曾鞏能文章為歐陽修所重帝深知其才命充史館修撰專典史事至是命為中書舍人時自三省百職事選授一新除

宋資治通鑑卷十一

九

書日至十數人人舉其職於訓辭典約而盡未幾卒 呂公著嘗言於帝曰輩為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 呂公著罷 秋八月庚申帝以先朝御容多寓寺觀乃作十一殿于景靈宮凡神御皆迎入累朝文臣執政官武臣節度使以上並圖形於兩廡凡執政官除拜赴宮恭謝其後南郊先詣宮行薦享禮並如太廟 种諤西討不能如志知延州沈括欲盡城橫山下瞰平夏使虜不得絕積為寇諤遂上其策於朝且言與功當自銀州始帝以為然甲戌遣給事中徐禧內侍李舜舉往鄜延議之舜舉

宋資治通鑑卷十一

十

退詣執政王珪迎謂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止宜供禁廷灑掃之職爾豈可當將帥之任耶聞者代珪發慙禧至鄜延上言銀州雖據明堂川無定河之會而故城東南已為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塹不如永樂之形勢險阨請先城永樂永樂依山無水泉种諤極言其不可帝從禧議乃詔禧護諸將往城之而命括移府並塞總兵為援陝西轉運判官李稷主餽餉禧以諤跋扈奏留諤守延州自率諸將往築十四日而成距故銀州治二十五里賜名銀川砦禧等還米脂以兵萬人屬曲珍守之九月丁亥禧等既城去九日夏人以數千騎來攻曲珍使報禧禧遂與李舜舉李稷往援之留沈括守米脂北抵永樂夏人傾國而至大將高永能請及其未陳擊之禧曰爾何知王師不鼓不成列執刀自進士卒皆有懼色珍謂禧曰今衆心已搖不可戰戰必敗請收兵入城禧曰君為大將柰何遇敵先自退邪乃以七萬人陳於城下夏人縱鐵騎渡河珍曰此鐵鷄子軍也當其半濟擊之乃可以逞得地則其鋒不可當也禧不從鐵騎既濟震盪

衝突大衆繼之珍銳卒敗奔還蹠後陣夏人乘之珍衆大潰珍收餘衆入城夏人圍之厚數里且據其水砦珍士卒晝夜血戰城中乏水已數日掘井不及泉渴死者十六七括與李憲援兵及饋餉皆爲夏人所隔不得前神諤怨禧不遣救師城中大急會夜半大雨夏人環城急攻城遂陷禧舉稷永能皆爲亂兵所害惟珍裸跣走免將校死者數百人喪士卒役夫二十餘萬夏人耀兵米脂城下而還自熙寧以來用兵得夏葭蘆吳堡義合米脂浮圖塞門六堡而靈州永樂之役官軍熟羌義保死者六十萬人錢穀銀絹

宋資治通鑑

卷十七

十一

不可勝計事聞帝臨朝痛悼爲之不食贈禧等官而貶括爲均州團練副使隨州安置隆珍爲皇城使自靈武之敗秦晉困棘天下企望息兵括諤進攻取之策禧素以邊事自任狂謀輕敵致覆敗自是帝始知邊臣不可倚信深自悔咎無意於西伐而夏人亦困弊矣初帝之遣禧也王安禮諫曰禧志大才疎必誤國事帝不聽及敗帝曰安禮每勸朕勿用兵少置獄蓋爲是也

元豐六年春二月丁未夏人數十萬圍蘭州已奪兩關門鈴轄王文郁夜集死士七百餘人絕城擊走之

未幾夏人復分道入寇亦多爲諸路所敗中丞劉摯言熙河經略使李憲貪功生事一出欺罔避與靈會師之期頓兵以城蘭州遺患至今詔貶憲爲熙河安撫經略都總管夏四月遼大雪平地丈餘馬死者十六七閏六月夏人亦弊于兵西南都統昂星嵬名濟移書示涇原劉昂祚乞通好如初昂祚以聞帝諭昂祚答之及入寇屢敗國用益竭乃遣謨箇咩迷乞遇來上表帝許之復詔陝西河東經略司凡新復城砦徼循毋出二里夏之歲賜悉如其舊未幾夏主上書乞還侵疆帝不許司徒韓國文忠公富弼卒遺表大略云陛下卽位之初邪臣納說上誤聰明浸成禍患今上自輔臣下及多士畏禍圖利習成敝風去年永樂之役兵民死亡者數十萬今又戍未解百姓困窮豈諱過取敗不思救禍之時乎天地至仁寧與羌夷校勝負願休兵息民使關陝之間稍遂生理兼陝西再圍府甲州縣奉行勢侷星火人情惶駭不若寢罷以綏懷之臣之所陳急於濟事若夫要道則在聖心所存與所用之人君子小人之辨爾弼早有公輔之望名聞夷狄遼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臨事周悉不萬全不發當其敢言奮不顧身忠義之

宋資治通鑑

卷十七

十二

性老而彌篤家居一紀斯頃未嘗忘朝廷計聞贈太尉秋七月丙辰孫固罷以韓縝知樞密院事安燾同知院事八月御史論滯宋孟荒於酒色及繕治府舍過制免以王安禮李清臣爲尚書左右丞九月癸卯朔日有食之遼耶律乙辛在興中府坐以禁物鬻入外國滅死幽于萊州其黨耶律仁傑削爵爲民至是冬十月乙辛復謀來奔及私藏兵甲事覺伏誅十一月太師文彥博自河南入朝帝嘉其輔立英宗而不伐其功加兩鎮節度使將行賜燕瓊林苑兩遣中使遺詩祖道當世榮之至是請老以太師

宋資治通鑑卷十七

十三

元豐七年春正月癸丑夏人寇蘭州初李憲以夏人數至蘭州河外而翔翽不進意必大舉乃增城守之備至是果大舉入寇步騎號八十萬圍蘭州意在必取督衆急攻矢如雨雷雲梯華洞百道並進凡十晝夜不克糧盡引去尋復寇延州順德軍定西域及熙河諸砦判國子監常秩請立孟軻楊雄像于廟庭仍賜爵號又請追尊孔子爲帝下兩制禮官詳議以爲非是而止知鄆州曾孝寬復請加封孟子夏五月壬戌乃詔封爲鄒國公與顏子並配孔子又追封荀况爲蘭陵伯楊雄爲成都伯韓愈爲昌黎伯從祀廟庭秋七月王安禮罷冬十二月端明殿學士司馬光上資治通鑑初光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爲通志以進英宗悅之命續其事就崇文殿開局許自選官屬得借龍圖天章三館秘閣書籍給御府筆墨繪帛及御前錢以供果餌以內臣爲承受光遂與劉邠劉恕范祖禹及于康編集帝卽位賜名資治通鑑製序文賜之會光出知永興軍以衰病乞閒乃差判西京留司御史館臺及提舉崇福宮前後六任聽以書局自隨光於是徧閱舊史旁采小說挾摘幽隱較計毫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二年下終五代又略

宋資治通鑑卷十七

十四

舉事日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為目錄又參考群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為考異合三百五十四卷歷十九年而成至是上之詔以光為資政殿學士降詔獎諭元豐八年春正月帝有疾三月甲午朔帝疾甚群臣請立皇太子及請皇太后高氏權同聽政許之立延安郡王儻為皇太子賜名煦先是岐王顥嘉王顥日問起居太后既垂簾命二王母輒入且陰勅中人梁惟簡妻製十歲兒一黃袍懷以來蓋密為踐祚倉卒備也初太子之未立也職方員外郎邢恕與蔡確成謀密語太后之姪高公繪公紀曰上疾不可諱延

宋資治通鑑

卷十一

十五

安幼冲宜早有定論岐嘉皆賢王也公繪驚曰此何言君欲禍吾家耶恕知計不行反宣言太后屬意岐王而與王珪表裏導確約珪入問疾陽鈞致珪語使知開封府蔡确使劔士於外須珪小持異則執而誅之既而珪言上自有子定議立延安恕益無所施及太子已立猶與確自謂有定策功傳播其語於朝戊戌帝崩太子即位赦帝崩年三十八孝友謙抑敬畏輔相不事遊幸厲精圖治將大有為未幾王安石入相安石為人悻悻自信知祖宗志吞幽薊而數敗兵帝奮然將雪世之恥未有所當遂以偏見曲學

起而乘之天下洶洶騷動帝終不覺悟方斷然廢逐元老擯斥諫士致祖宗之良法美意變壞幾盡自是邪佞日進人心日離禍亂日起惜哉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德妃朱氏曰皇太妃德妃帝生母也太皇太后既聽政散遣修京城後夫止造軍器及禁廷工技出近侍尤無狀者戒中外無苛歛寬民間保戶馬事由中旨王珪等弗預知也蔡確思求媚於太后以自固太后從父高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因上言乞復遵裕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而行徹旦不能寐自是

宋資治通鑑

卷十七

十六

驚悸馴致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先帝肉未冷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乎確悚慄而退罷京城邏卒及免行錢廢濬河司蠲逋賦尋詔寬民力有司或致廢格者監司御史糾劾之司馬光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女子亦知其為君實也神宗崩光欲入臨避燹不敢時程顥在洛勸光行乃從之衛士見光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光懼亟還太后遣內侍梁惟簡勞光問為政所當先光請開言路

詔榜朝堂而大臣有不悅者設六語云若陰有所懷
犯非其分或扇提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
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罰無赦后復命示
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則入六
事矣乃具論其情詔改行之於是上封事者千數

召程顥爲宗正寺丞未至卒顥嘗曰新法之行乃吾
黨激成之當時自愧不能以誠感上心遂致今日之
禍豈可獨罪王安石也顥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
南周敦頤論道遂厥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
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

宋資治通鑑

卷十七

十七

六經而後得之資性過人克養有道純粹之氣益于
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歲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
優爲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深有意經濟方召用遽卒
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焉文彥博采衆論題其
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
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
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
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
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百年之後得不傳之
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

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
學者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
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吳惲厚在京東最苛刻劇盜
王冲因民怨聚衆數千欲乘其行部至徐篡取投諸
鐵冶中居厚聞之間道遁去至是以言者論降知廬
州尋謫爲成州團練使黃州安置 庚戌王珪卒珪
以文學見推流輩然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
建明率道諛將順當時目爲三旨相公以其上殿進
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
得聖旨也 戊午以蔡確韓縝爲尚書左右僕射兼

宋資治通鑑

卷十七

十八

門下中書侍郎章惇知樞密院事 詔起司馬光知
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既而蘇軾自登州召還緣
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愛
以活我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
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
百世不可變也若王安石呂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
改之當如救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
父也於是衆議少止 羅從彥曰孔子曰三年無改
於父之道此孝子居喪志存父在之道不必主事而
言也况當易危爲安易亂爲治之時速則濟緩則不

及改之乃所以爲孝也天子之孝在於保天下先不
卽理言之乃曰以毋改子非子改父以此過衆議則
失之矣其後至紹聖時排陷忠良以害於治豈亦光
有以召之耶 六月庚午賜楚州孝子徐積粟帛積
事親孝且夕必冠帶定省從胡瑗學所居一室寒一
裘啜粟飲水雖瑗遺以食亦不受以父名石至終身
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中年屏居窮里而四
方事無不知嘗借人書經夕還之借者給言書中有
金葉積贖衣償之不與辯後以近臣薦授楚州教授
每升堂訓諸生曰諸生欲爲君子而使勞已之力費
已之財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不勞已之力不費
已之財諸君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
而不爲君子猶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諸君何不
爲君子聞者敬服及卒賜諡節孝 秋七月戊戌呂
本著知揚州被召侍讀太后遣使迎問所欲言公著
曰先帝本意以寬省民力爲先而建議者以變法侵
民爲務與已異者一切斥去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
而民愈困誠得中正之士講求天下之利病協力而
爲之宜不難矣既至拜左丞公著既居政府與司馬
光同心輔政推本先帝之志凡欲革而未暇與革而

未定者一一舉行之民僉呼鼓舞稱便 罷保甲法
先是司馬光言于太后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
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閑民甚多
二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
賢士大夫爲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
今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授以弓弩教之戰陳農民
半爲兵也三四年來又令三路置都教場無間四時
每五日一教一丁在闕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
長以坭墾除草爲名聚之教塲得賂則縱否則留之
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事幾盡廢也至是復力言
其公私勞擾有害無益遂詔罷之 冬十一月復以
鮮于侁爲京東轉運使燕寧末侁已嘗爲京東轉運
使至是吳居厚賤復用之司馬光語人曰今復以子
駿爲轉運使誠非所宜然朝廷欲救東土之弊非子
駿不可此一路福星也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侁
既至奏罷萊蕪利國兩鐵冶又奏海鹽依河北通商
民大悅 乙酉堊神宗於永裕陵 罷方田法 十
二月言者交論市易之患被于天下本錢無慮千二
百萬緡率二分其息十有五年之間于本當數倍今
乃僅足本錢且買物入官未轉售而先計息取償至

於物貨苦惡上下相蒙虧折日多空有虛名而已監
察御史韓川論市易以爲雖曰平均物直而其實不
免貨交取利就使有獲尚不可爲况所獲不如所云
願趣罷其法於是詔罷市易而削前提舉市易光祿
卿呂嘉問三秩貶知淮陽軍其黨皆降黜 罷保馬
法 起居舍人邢恕博貫經籍能文章從程頤學司
馬光呂公著王安石吳充皆重之然天資詭詐冒進
與蔡確謀立岐王顯事既不咸會王珪卒恕與確及
章惇宣言太皇太后及吳充有異議賴確擁護而止
自以爲功至是復爲高公繪草奏乞尊崇朱太妃爲

宋資治通鑑 卷十七
高氏異日討太后怒黜知隨州

宋資治通鑑卷第十八

宋紀十八 起元祐丙寅盡元祐己巳凡四年

哲宗憲元繼道世德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

孝皇帝一

元祐元年春閏二月庚寅右司諫王覲上疏言國家
安危治亂繫於大臣今執政八人而姦邪居半使一
二元老何以行其志哉因極論蔡確章惇韓縝張璪
朋邪害正章數十上會右諫議大夫孫覺侍御史劉
摯左司諫蘇轍御史王巖叟朱光廷上官均等連章
論確罪且言確在熙豐時寬獄苛政首尾預其間及
宋資治通鑑 卷十八
至今日稍語於人曰當時確豈敢言此其意欲固竊
各位及歸曲於先帝也司馬光呂公著進用蠲除煩
苛確言皆已所建白於是公論益不容太后不忍斥
之但罷政出知陳州 以司馬光爲尚書左僕射兼
門下侍郎時光已得疾而青苗免役保甲之法猶在
西戎之議未決光嘆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
簡與呂公著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
未有所託今以屬公旣而詔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
一人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
扶入對遼人聞之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光矣毋

輕生事開邊隙 壬辰以呂公著爲門下侍郎李清臣呂大防爲尚書左右丞元豐官制行三省並建而中書獨爲取旨之地門下尚書奉行而已至是公著以爲言乃詔事下三省者執政並同取旨而各行之仍著爲令 以李常爲戶部尚書司馬光言戶部尚書舊三司使之任其所管財穀事有散在五曹及寺監者並歸戶部詔從之常爲尚書或疑其少幹局慮不勝任光曰用常主邦計則人知朝廷不急於征利聚歛少息矣 罷青苗法復常平舊法累年積蓄錢穀財物盡委提點刑獄交管罷諸州常平新法提舉

宋資治通鑑

卷十八

二

管鈞官 三月司馬光請悉罷免役錢諸色役人皆如舊制其見在役錢撥充州縣常平本錢於是詔修定役書凡役錢惟元定額及額外寬剩二分以下許著爲準餘並除之若寬剩元不及二分者自如舊則尋詔耆戶長壯丁皆仍舊募人供役保正甲頭承帖人並罷侍御史劄摯乞並用祖宗差法監察御史王巖叟請立諸役相助法中書舍人蘇軾請行熙寧給田募役法因列其五利王巖叟言五利難信而有十弊軾議遂格司馬光復言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上戶舊充役固有陪備而得番休今出錢比舊費特多年

年無休息下戶舊不充役今例使出錢舊所差皆土著良民今皆浮浪之人恣爲姦欺又農民出錢難於出力凶年則賣莊田牛具以錢納官又提舉司惟務多歛役錢積寬剩以爲功此五害也今莫若直降敕命委縣令佐揭簿定差其人願身自供役許擇可任者雇代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今仍行差法陪備既少當不至破家若猶矜其力難獨任即乞如舊於官戶寺觀單丁女戶有屋產莊田者隨貧富以差出助役錢尚慮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齊同乞許監司守令審其可否可則亟行如未究盡縣五日且措畫上之

宋資治通鑑

卷十八

三

州州一月上轉運司以聞朝廷委執政審定隨一路一州各爲之敕務要曲盡章惇取光所奏疏略未盡者駁奏之呂公著言惇專欲求勝不顧命令大體墜選差近臣詳定於是資政殿大學士韓維及范純仁呂大防孫永等詳定以聞蘇軾言於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歛千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不得力農而吏胥緣以爲姦此二害輕重蓋略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卒自是農出穀帛以養

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謝之自是役人悉用見數爲額惟衙前用坊場河渡錢顧募餘悉定差仍罷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尋以衙前不皆有顧直遂改顧募爲招募純仁謂光曰差法當熟講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願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

宋資治通鑑

卷十八

四

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回則不若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爲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博富貴哉光深謝之初差役之復爲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府蔡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雇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 范子淵在熙豐間提舉修堤開河糜費巨萬而功用卒不成護堤壓埽之人溺死無筭至是御史呂陶劾其罪黜知陝州中書舍人蘇軾草制詞有曰汝以有限之財興必不可成之役驅無

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時以爲至言 置訴理所許熙寧以來得罪者自言 夏四月乙亥罷熙河經制財用司 辛巳召程顥爲崇政殿說書顥年十八上書仁宗欲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不起至是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顥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法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爲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召爲校書郎及入對改崇政殿說書顥卽上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陛下春秋方富

宋資治通鑑

卷之六

五

四百五

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 已丑韓縝免御史中丞劉摯殿中侍御史呂陶諫官孫覺蘇轍王覲朱光廷等連章論縝才鄙望輕在先朝奉使割地七百里以遺契丹邊人怨之切骨不可居相位遂出知穎昌縝外事莊重所至以嚴稱雖出入將相而寂無功烈厚自奉養世以比晉何曾 王安石安石性強伎遇事無可否自信所

見執意不回然議論奇高能以辯博濟其說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故神宗排衆論力倚任之及議變法在廷交執不可安石傳經義出已意辯論輒數百言衆不能詰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以是怨議紛起終神宗世不復召凡八年安石每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爲意及聞罷助役復差役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又嘗曰新法始終以爲可行者會子宣也始終以爲不可行者司馬君實也 朱熹曰學以知道爲本知道則學純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亦無往不得其

宋資治通鑑 卷之六

六

四百九十三

正如安石者其始學也蓋欲陵跨楊韓掩跡顏孟初亦豈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于邪又自以爲是而大爲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王宗沐曰按得君而能行其更張之政者虛名實行強說堅志方安石未出天下皆以其不爲執政爲在此處各也生行義無所顧慮上章論擊者帝皆不之信此實行也殿廷爭論會經史填刻數千言擬者皆廢此強辯也他人自事可以進退禍福懼之安石所見一定死生不能移此堅志也嗟乎安石所抱如是而卒不能就治功使千古人以爲有志者之戒不亦惜哉 壬寅以呂公著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詔起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彥博致仕居洛司馬光言其

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太后將用爲三省長官言者以爲不可乃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班宰相上恩禮甚渥彥博年八十一矣 中丞劉摯言陛下臨御以來分別邪正而元惡大憝猶有漏網宦者李憲貪功生事漁歛生民膏血興鑿之役首違師期乃頓兵城蘭州遺患今日王中正將兵二十萬出河東逗遛違詔精兵勁驍死亡殆盡宋用臣董大功役侵陵官司誅求小民奪其衣食之路石得一領皇城司縱遣伺者飛書朝上則暮入徃行朝士都民相顧以目者殆十年是四人者權勢烽焰張灼

宋資治通鑑 卷之十八

七

中外幸而先帝神武足以鎮壓不然其爲禍豈減漢唐宦者哉侍御史林旦亦以爲言詔並降官憲中正得一提舉官觀用臣監太平州稅務 司馬光請立經明行修科歲委升朝文臣各舉所知以勉勵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若所舉人違犯名教必坐舉主毋赦則自不敢妄舉而士之居鄉居家者惟懼玷缺外聞不待學官日訓月察立賞告誅而士行自美矣於是詔自今凡遇科舉令升朝官各舉經明行修之士一人俟登第日用以升甲 五月丁巳以韓維爲門下侍郎神宗崩維以提舉嵩山崇福

官入臨太后手詔勞問維對曰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為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為心則民樂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因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子孫觀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未幾起知陳州召為資政大學士兼侍讀至是拜門下侍郎 大學自蔡確起大獄連引朝士有司緣此造為法禁煩苛嚴密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御史中丞劉摯以為言至是命程頤孫覺顧臨同太學長貳看詳修定條制願大槩以為學校禮

宋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十八

八

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置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俗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 六月放鄒綰李定於滁州 置春秋博士 呂惠卿見正人彙進知不容於時懇求散地右司諫蘇轍王覲歷數其姦請投畀四裔以禦魑魅中丞劉摯復列其五罪於是貶光祿卿分司南京再貶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時惠卿章惇呂嘉問鄧綰李定蒲宗孟范子淵等皆斥外言者

論之不已范純仁言於太后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后然之乃詔前朝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言者勿復彈劾惠卿黨稍安或謂公著曰今除惡不盡將貽後患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材實難宜使自新豈宜使自棄耶 秋七月劉摯蘇轍論陸師閔增場榷茶其害過於市易乃貶師閔而遣戶部郎中董廉使蜀按察廉請權廢秦茶勿改而罷成都茶坊許東路通商禁南茶毋入陝西以利蜀貨定博馬歲額為萬八千匹朝廷從之 舊制銓汪有格槩拘以法法可以制平而不可以擇才故令

宋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十八

九

內外官皆得薦舉其後被舉者既多除吏愈難神宗即位左司諫王巖叟言其不便司馬光奏曰為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臯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若專引知識則嫌於私若止循資序未必皆才乞設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知勇過人可備將帥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經術精通可備講讀學問該博可備顧問文章典麗可備著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練習法令能

斷請獻凡十科舉士應侍從以上每歲於十科舉三人中書置籍記之有事須材執政按籍視其所舉科隨事試之有勞又著之籍內外官闕取嘗試有效者隨科授職所賜誥命仍具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以繆舉之罪詔從之夏主秉常卒子乾順立帝初即位秉常遣訛羅聿求蘭州米脂等五峯司馬光言此乃邊鄙安危之機不可不察靈夏之役本由我起今既許其內附若靳而不與彼必以為恭順無益不若以武功取之小則上書悖慢大則攻陷新城當此之時不得已而與之其為國家耻無乃甚於今

宋資治通鑑 卷十八

十一

日乎群臣見小忘大守近遺遠情此無用之地使兵連不解願決聖心為兆民計文彥博與光合太后將許之光又欲併棄熙河安燾固爭之邢恕亦言此非細事當訪之邊人光乃召前通判河州孫路問之路挾地輿圖示光曰自通遠至熙州纔通一徑熙之北夏境今自北關瀕大河城蘭州然後可以扞蔽若捐以予敵一道危矣光乃止會秉常卒遣使來告哀詔自元豐四年兵用所得城砦待歸我永樂陷執民當盡以給還遂遣穆衍往弔祭尋遣使封乾順為夏國王 九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溫國文正

公司馬光卒時兩宮虛已以聽光為政光亦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徇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為戒光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諄諄語如夢中皆朝廷天下事也及薨太后哭之慟與帝臨其喪贈太師溫國公年六十八京師人為之罷市往弔及如陝葬送者如哭私親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焉子康居喪因寢地得腹疾召醫李積于充鄉民聞之告積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願速往也積至則康疾不可為矣光孝友忠信恭儉

資治通鑑 卷之十八

十一

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者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及居政府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為民害者剗革略盡毅然以天下自任開言路進賢才海內之民歡忻鼓舞甚於更生一變而為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而光已老且病不克終治惜哉 蘇軾自登州召還十月之間三遷清要尋無

侍讀每經筵進讀未嘗不反覆開導覲有所啓悟嘗
鎖宿禁中乃見便殿太后問曰卿前年爲何官對曰
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爲何官對曰待罪翰林學士曰
何以遽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
對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
敢自他途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
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后
與帝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
燭送歸院軾在翰林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衛尉
丞畢仲遊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君官非諫官職非

宋資治通鑑

卷之十八

十一

御史而好是非人危身觸諱以遊其間殆猶抱石而
救溺也軾不能從 諫官王覲御史呂陶上官均等
連疏言張璪姦邪便佞善窺主意隨勢所在而依附
之往往以危機陷人深交舒亶數起大獄天下共知
其爲大姦小人而在高位德之賊也劉摯亦言璪初
奉安石旋附惠卿隨王珪黨章惇諂蔡確數人之性
不同而能探情變節左右順從各得其歡心今過惡
旣彰不可不速去之疏入皆不報至是罷知鄭州
冬十月改封孔子後爲奉聖公鴻臚卿孔宗翰言孔
子後世襲公爵本爲侍祠今乃無領他官不在故郡

於名爲不正乞自今襲封之人使終身在鄉里詔改
衍聖公爲奉聖公不預他職添給田百頃供祭祀外
許均贍族人賜國子監書立學官以誨其子弟宗翰
道輔子也 十一月戊午以呂大防爲中書侍郎劉
摯爲尚書右丞摯爲中丞數月彈劾多所貶黜百僚
敬懼時人以比呂誨包拯嘗與同列奏事論及人才
摯曰人才難得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才識有餘上也
才識不逮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集
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時改變此小人也太后及
帝曰卿嘗能如此用人則國家何憂

宋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之八

十一

元祐二年春正月戊辰禁科舉用王氏經義字說時
科舉罷詞賦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凡
士子自一語以上非安石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
正經唯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輒上第故科舉
益弊呂公著當國始請禁主司不得以老莊書命題
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爲學經義多用古今諸儒說
母得專取王氏尋又禁母得引用王氏字說 夏四
月己丑詔文彥博十日一議事都堂 處士陳師道
高介有節安貧樂道博學善文家貧或經日不炊晏
如也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遂絕意

進取至是以蘇軾薦授徐州教授李清臣免時釐

正熙豐之政清臣固爭以為不可遂罷知河陽府

五月以劉摯王存為尚書左右丞六月以安燾知

樞密院事秋七月庚戌朔日有食之門下侍郎

韓維處東省踰年有忌之者密為讒愬詔分司南京

王存抗聲簾前曰韓維得罪莫知其端臣切為朝廷

惜之乃還維資政殿大學士知鄧州崇政殿說書

程頤在經筵以禮法自持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

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於是頤門人

右司諫賈易左正言朱光廷等積不能平劾軾館職

宋資治通鑑續資治通鑑卷之十八

策問訪訕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徇至公不可

假借事權以報私隙右司諫王覲言軾命辭失輕重

其事小不足考若悉考同異深究嫌疑則兩岐遂分

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太后然之范純仁亦

言軾無罪遂置不問帝患瘡疹不出願詣宰臣問

知否且曰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人主有疾而大

臣可不知乎翌日宰臣以願言問疾由是大臣亦多

不悅御史中丞胡宗愈左諫議大夫孔文仲給事中

顧臨遂連章力詆頤不宜在經筵乃罷頤出官勾西

京國子監時呂公著獨當國羣賢咸在朝不能不以

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洛黨以頤為首而

朱光廷賈易為輔蜀黨以蘇軾為首而呂陶等為輔

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為首而輔之者猶

衆是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伺間

隙而諸賢不悟各為黨比以相訾議惟呂大防秦人

類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既而帝聞之以

問胡宗愈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為姦則小人指君

子為黨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熄矣因

書具君子無黨論以進吐蕃董氈既死養子阿里

骨嗣為邈川首領遇鬼章使帥其眾據洮河岷州行

宋資治通鑑卷之十八

營將种誼等帥師執鬼章檻送京師尋赦之遣居秦

州聽招其子結唃廝及部屬以自贖阿里骨懼乃上

表謝罪罷右司諫賈易時程頤蘇軾交惡其黨互

相攻託易因劾呂陶黨軾兄弟語侵文彥博范純仁

太后怒欲峻責易呂公著言易言頗直惟詆大臣太

甚不可處諫列耳乃止罷知懷州公著退語同列曰

諫官所言未論得失顧主上方富於春秋異時有導

諛惑上心者正賴左右力諫不可使人主輕厭言者

呂大防劉摯王存私顧而嘆曰呂公可謂仁者之勇

元祐三年春正月庚戌復置廣惠倉庚申雪寒發

京通殺五十餘萬石損其直以紓民 夏四月辛巳
呂公著以老懇辭位乃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詔建
第于東府之南啓北扉以便執政會議凡三省樞密
院之職皆得總理間日一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時
蓋異禮也國初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軍國事者四
人而公著與父夷簡居其二世羨其榮時熙豐用事
之臣雖去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說以搖時政鴻臚丞
常安民貽公著書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
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衆心
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於

宋資治通鑑

卷六

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
爲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才使皆
萃於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臥也故
去小人爲難而勝小人爲難陳蕃竇武協心同力
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
錮之禍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以謂慶流萬世及武
三思一得志至於竄移淪沒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
禍也今忿忿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爲大憂乎公
著得書默然 辛巳以呂大防范純仁爲尚書左右
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孫固劉摯爲門下中書侍郎

王存胡宗愈爲尚書左右丞趙瞻簽書樞密院學士
防朴厚慈直純任務以博大開上意忠厚革士風二
人同心戮力以相王室太后復盡心委之故元祐之
治比隆嘉祐時黨論方起純仁慮之會右諫議大夫
王覲以胡宗愈進君子無黨論惡之因疏宗愈不可
執政太后大怒純仁與文彥博呂公著辯於簾前太
后意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
分彥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昔先臣與
韓琦富弼同慶曆柄任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爲朋
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公相慶曰一網打盡矣此

宋資治通鑑

卷十八

事未遠願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並錄歐
陽修朋黨論上之然竟出覲知潤州而宗愈居位如
故 冬閏十二月蜀文忠公范鎮卒初起鎮提舉中
太乙宮兼侍讀且欲以爲門下侍郎鎮雅不欲起從
孫祖禹亦勸止之遂固辭不拜以銀青光祿大夫再
致仕卒鎮清白坦夷恭儉慎默篤於行義口不言人
過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莊常欲繼之以死雖在
萬乘前無所屈其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
契丹高麗皆傳誦其文熙寧元豐之際天下賢士大
夫望以爲相者鎮與司馬光二人至稱之曰景仁君

實不敢有所軒輊

元祐四年春二月甲辰司空文獻公呂公著卒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那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亡司空復逝帝亦悲感即請其家臨奠贈太師封申國公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為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簡重清淨蓋天稟然其識慮深敏量宏而學粹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德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為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於上每議政事博采衆善以為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可

宋資治通鑑

卷十八

七

六

回奪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迹不以知人自處王安石博辯聘辭人莫敢與亢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即廢其敬服如此 夏四月戊午尚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兼行解經通用先儒傳註及已說又言舊明法最為下科今中者即除司法敘名反在及第進士上非是乃詔立經義詩賦兩科罷試律義凡詩賦進士習一經試本經論孟義及詩賦論策凡四場經義進士習兩經試本經論孟義及論策亦四場兩科通定高下而取解額中分之各占其半專

經者以經義定取舍無詩賦者以詩賦為去留其名

次高下則於策論參之初司馬光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於詞章神宗專用經義論策取士此乃復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先儒令天下師生講解至於律令皆當官所須使為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為刻薄非所以長育人才敦厚風俗也至是遂罷之未幾詔御試舉人仍試賦詩論三題 范祖禹初從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王安石尤愛重之祖

宋資治通鑑

卷十八

九

七

禹終不往謁帝即位擢右正言以婦翁呂公著當國引嫌辭職再改著作郎垂侍講會夏暑權罷講筵祖禹上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為邪諂以竊富貴且凡人之進學莫不於少時今聖資日長數年之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竊為陛下惜也是歲公著薨五月始除右諫議大夫尋加禮部侍郎聞禁中覓乳媪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與左諫議大夫劉安世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太皇太后保護聖躬言

甚切至太后謂曰乳媪之說外間虛傳也祖禹對曰外議雖虛亦足為先事之戒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為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太后深然之 蔡確失勢日久遂懷怨望在安州嘗遊車蓋亭賦詩十章知漢陽軍吳處厚與確有隙上之以為皆涉譏訕其用和處俊上元間諫高宗欲傳位武后事以斥東朝語尤切害於是臺諫言確怨謫乞正其罪詔確具析確自辯甚悉右正言劉安世等又言確罪狀著明何待具析此乃大臣委曲為之地耳乃貶確光祿卿分司

宋資治通鑑

卷十八

壬

四十八

御史盛陶皆諫不可罪確悉貶遠州確至新州未幾卒初確之具析未上也梁燾自路州召為諫議大夫過河陽邢恕極論確有策立勳燾至奏之太后諭三省曰帝是先帝長子子繼父業其分當然確有何策立勳耶若使確他日後來欺罔上下豈不為朝廷害恐帝年少制御不得故今因其自敗如此行遣蓋為社稷也 六月甲辰范純仁王存罷呂太防言蔡確黨盛不可不治純仁面諫朋黨難辨恐悞及善人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因論純仁黨確純仁亦力求罷政乃出知穎昌府存確所舉也故亦出知蔡州

宋資治通鑑

卷十八

三

四十八

宋資治通鑑卷第十八終

續資治通鑑卷第十九

宋紀十九 起元祐庚午盡紹聖

哲宗憲元繼道世德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

孝皇帝二

元祐五年春二月己亥夏人來歸末樂所獲吏士百四十九人遂詔以米脂葭蘆浮圖安疆四砦還之夏得地益驕文彥博復居政府無戚不求去會殿中侍御史賈易言彥博至和建儲之議不可信太后命付史館彥博益求罷乃以太師充護國軍山南西道節度等使致仕令有司備禮冊命宴餞于玉津園先

宋資治通鑑卷之十九

是遼使耶律末昌來聘蘇軾館之與末昌入覲見彥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邪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總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末昌拱手曰天下異人也三月丙寅趙瞻卒以韓忠彥同知樞密院事蘇頌為尚書左丞忠彥嘗與傅堯俞許將論事不合俱求罷政殿中侍御史上官均言大臣之任同國休戚廟堂之上當務協諧使中外之人泯然不知有同異之迹若悻悻然辯論不顧事體何以觀視百寮堯俞等雖有辯論之失然事皆緣公

無顯惡大過望令就職太后從之夏四月丙午孫固卒固宅心誠粹不喜矯亢與人居久而益信故更歷夷險而不為人所嫉害傅堯俞言司馬公之清節孫公之淳德蓋所謂不言而信者也世以為確論

秋八月召鄧潤甫為翰林學士承旨初潤甫以母喪終制除吏部尚書梁燾權給事中駁之改知亳州至是復以承旨召燾為中丞與左諫議大夫劉安世右諫議大夫朱光廷交章論潤甫出入王呂黨中始終反覆今之進用實係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又言潤甫嘗為蔡確制稱確有定策之功以欺惑天下乞行罷

宋資治通鑑卷之十九

黜累疏不報燾等因力請外乃出燾知鄭州光廷知亳州安世提舉崇福宮時劉摯上疏請暫出潤甫留燾等蘇轍亦三疏論之皆不報自司馬光卒後王安石之徒多為飛語以搖在位大臣為自全計呂大防范純仁二相尤畏之欲用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調停太后疑不決轍復上疏曰先帝疾類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而臣下不能將順造作諸法上逆天意下失人心今二聖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前者用事之臣不知斥逐宥之於外蓋已厚矣而議者惑于衆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此輩若返豈肯但已

哉必將裁害衆人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
所惜者祖宗朝廷也疏入太后曰輒疑吾君臣兼用
邪正其言極中理諸臣從而和之調停之說遂已

元祐六年春二月辛卯以劉摯爲尚書右僕射兼中
書侍郎蘇轍爲尚書右丞王巖叟簽書樞密院事轍
除命既下右司諫王康國奏曰轍之兄弟謂其無文
學則非也蹈道則未也其學乃學爲儀秦者也其文
率務馳騁好作爲縱橫押闔無安靜理陛下若悅蘇
轍文學而用之不疑是又用一安石也轍以文學自
負而剛狠好勝則與安石無異不報巖叟居言職五
宋資治通鑑 卷之十九 三

年正諫無隱及拜簽樞密謝因進曰太后聽政以來
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願信
之勿疑守之勿失復進言於帝曰陛下今日聖學當
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進便有不
安之象非謂一夫能然蓋其類應之者衆上下蔽蒙不
覺養成禍胎爾又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
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
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君子在內小人在外
則泰君子在外小人在內則否小人既進君子必引
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兩宮深

然之 夏五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六月浙西水抗
州死者五十萬蘇州死者三十萬詔賜米百萬石錢
二十萬緡賑之 初翰林學士承旨蘇軾以論事爲
衆所忌趙挺之王覲攻之遂出知杭州未幾召還侍
御史賈易復劾軾元豐末在揚州聞先帝厭代作詩
及草呂惠卿制皆誹怨先帝無人臣禮御史中丞趙
君錫亦繼言之太后怒罷易知宣州君錫知鄭州呂
太防請併兩罷乃出軾知潁州尋改知揚州 秋七
月復制置解鹽使 冬十一月乙酉罷劉摯知鄆州
摯性峭直有氣節不爲利惕威誘自初輔政遂爲相

宋資治通鑑 卷之十九 四
修嚴憲法辨白邪正專以人物處心孤立一意不受
請謁與呂太防同位國家大事多決于太防惟進退
士大夫實執其柄然持心少恕勇於去惡竟爲朋讒
竒中遂與太防有隙先是蔡確之貶邢恕亦謫監未
州酒稅以書抵摯摯故與恕善答其書有永州佳處
第往以俟休復之語排岸官如東濟得其書陰錄以
示中丞鄭雍殿中侍御史楊畏二人方附呂太防因
箋釋其語上之曰休復者語出周易以俟休復者俟
他日太皇太后復子明辟也又章惇諸子故與摯子
游摯亦間與之接雍畏謂延見接納爲牢籠之計以

覬後福且論王巖叟梁燾劉安世朱光廷等三十人皆其死友太后於是面諭華曰言者謂卿交通匪人為異日地卿當一心王室若章惇者雖以宰相處之未必樂也華惶恐退上章自辯而梁燾王巖叟果上疏論救之太后曰垂簾之初華斥排姦邪實為中直但此二事非所當為也遂罷知鄆州給事中朱光廷駁之曰華忠義自奮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言者以光廷為黨亦罷知亳州辛丑中書侍郎獻庸公傳堯俞卒堯俞重厚寡言遇人不設城府人不忍欺論事君前略無回隱退與人言

宋資治通鑑卷之九

五

不復有驚異色素與王安右善謂之曰舉朝紛紛俟君來久矣將以待制諫院處君堯俞曰新法世以為不便誠如是當徑論之安右怒遂不用司馬光嘗謂邵雍曰清直勇二德人所難兼吾於欽之畏焉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為難耳欽之堯俞字也及卒太后謂輔臣曰傳侍郎清直一節始終不變金玉君子也方倚以為相遽至是乎

元祐七年春三月程頤服闋三省擬除館職判檢院蘇轍進曰頤入朝恐不肯靜太后納之遂差管勾崇福宮頤亦懇辭不就職范祖禹言頤經術行義天

下共知司馬光品公者豈欺罔者邪但草茅之人未習朝廷事體則有之寧有他故如言者所指哉乞召勸講必有補聖明不聽夏四月己未立皇后孟氏后洛州人馬軍都虞候元之孫帝年益壯太皇太后歷選世家女百餘入宮后年十六太皇太后及太后皆愛之教以女儀至是太皇諭執政曰孟氏女能執婦禮宜正位中宮命學士草制又以近世禮儀簡略詔翰林臺諫給舍與禮官議冊后六禮以進遂命品太防兼六禮使韓忠彥充奉迎使蘇頌王巖叟充發冊使蘇轍趙鼎景充告期使梁燾鄭雍充納采問名

宋資治通鑑卷之九

六

使帝御文德殿冊為皇后太皇太后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既而嘆曰斯人賢淑惜福薄耳異日國有事變必此人當之五月言者論王巖叟挾劉摯為朋黨出知鄭州遼女真部節度使劾里鉢疾篤呼弟盈哥謂曰烏雅束柔善若辯集契丹事阿骨打能之遂卒母弟頗刺淑襲為節度使劾里鉢嚴重多智每戰未嘗被甲襲位之初內外潰叛劾里鉢乃因敗為功變弱為強遂破桓桓散達烏春窩謀罕基業始太初建官屬統諸部其官之長皆稱勃極烈劾里鉢有子十一人烏雅束其長阿骨打其次也六月

辛酉以蘇頌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蘇轍爲門下侍郎范百祿爲中書侍郎梁燾鄭雍爲尚書左右丞韓忠彥知樞密院事劉奉世簽書院事奉世敞之子也 秋八月陝西未興軍蘭州鎮戎軍環州地皆震 九月蘇軾自揚州召爲兵部尚書兼侍讀尋又遷禮部兼端明侍讀二學士御史董敦逸黃慶基言軾爲中書舍人時行呂惠卿制詞指斥先帝其弟轍相爲表裏以紊朝政呂太防奏曰先帝欲富強中國鞭撻四夷而一時群臣將順太過故事或失當太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採改蓋理之當然

宋資治通鑑卷之十九

七

比來言官用此以中傷士人無欲搖動朝廷意極不善軾亦爲其兄辯所撰惠卿謫詞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初非謗誹先帝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大防曰先帝一時過舉非其本意太后曰此事官家宜深知於是罷敦逸慶基爲湖北福建路轉運判官未幾軾亦罷知定州

元祐八年春三月蘇頌范百祿罷先是侍御史賈易坐言事出既復監司更赦除知蘇州頌謂易在御史名敢言不宜下遷於簾前爭之時殿中侍御史楊畏

來之邵附呂太防蘇轍即劾頌稽留詔命頌遂上章辭位乃罷爲觀文殿學士集禧觀使領器局閑遠以禮法自持爲相務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職量能授任杜絕僥倖之原深戒疆場之臣邀功生事論議有未安者毅然力爭之見帝年幼諸大臣紛紛常曰君長誰任其咎每大臣奏事但取決於太后帝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后已必再稟帝或有所宣諭必告諸臣以聽聖語帝深重之百祿坐與頌同職事畏等累章劾之遂罷知河中府 夏人自得四砦累遣使以地界爲言詔二府議之 梁燾與同列語不

宋資治通鑑卷之十九

八

合遂乞去帝不許至是夏六月以疾罷燾自立朝一以引扳人物爲意嘗作薦士錄具載姓名或曰公所植桃李乘時而發但不向人開耳燾笑曰燾出入侍從致位執政八年之間所薦用之不盡負愧多矣帝以燾求去遣近臣密訪人材燾具奏訪人材可大任者陛下當自知之但須識別邪正公天下之好惡圖任舊人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不牽左右好惡之言以移聖意天下幸甚帝然之 秋七月丙子朔范純仁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純仁入謝太后謂曰或謂卿必先引用王觀彭汝礪卿宜與呂太防一心

對曰此二人實有士墜臣終不敢保位蔽賢聖陛下加察純仁之將召也殿中侍御史楊畏附蘇轍欲相之因與率之邵上疏論純仁不可復相乞進用章焯安燾呂惠卿不報及純仁視事呂太防欲引畏爲諫議大夫以自助純仁以畏不端不可用太防曰豈以畏嘗言相公邪蘇轍卽從旁誦其彈文純仁初不知也巳而竟遷畏禮部侍郎 八月京東西河南北淮南水 九月戊寅太皇太后高氏崩初太皇太后不豫呂太防范純仁等問疾太皇太后曰試言九年間曾施恩高氏否只爲至公一男一女病且死皆不得

宋資治通鑑

卷之十九

九

見言訖泣下又曰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賜社飯曰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尋崩太后聽政召用故老名臣罷廢新法苛政舉邊砦之地以賜西夏於是宇內復安遼主戒其臣下令勿生事於疆場曰南朝盡行仁宗之政矣稱制之日有司請循天聖故事帝后皆御殿又請受冊寶於文德殿太后曰母后當陽非國家美事况天子正衙豈所當御就崇政足矣臨朝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力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恩人以爲女中堯舜 冬十月太后既崩中

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翰林學士范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上疏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群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于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群小怨恨亦不爲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爲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唯辯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姦言惑聽者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群慝則恬然無事此等旣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時蘇

宋資治通鑑

卷之十九

十

軼方具疏將諫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毀已草疏入不報會有旨召內侍劉瑗等十人復職祖禹又諫曰陛下親政以來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乃先內侍四海必謂陛下私於近習不可弗聽已而祖禹復請對曰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新法悉變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誤國動舊之臣屏棄不用忠正之士相繼遠引又用兵開邊結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流徙賴先帝覺悟罷逐兩人而所引群小已布滿天下不可復去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熙河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管沈括徐禧愈充

種諤興造西事兵民死傷者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悔謂朝廷不得不任其咎以至果居厚行鐵冶之法於京東王子京行茶法於福建塞周輔行鹽法於江西李積陸師閔行茶法市易於西川劉定教保甲於河北民皆愁痛嗟怨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先后起而拯之天下之民如解倒懸惟是向來庸庸逐之臣窺伺事變妄意陛下以修改法度為是如得至左右必進姦言萬一過聽而復用之臣恐國家自此陵遲不復振矣 十二月范純仁乞罷政不許初太皇太后寢疾召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垂簾時唯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唯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及帝親政純仁乞避位帝語呂太防曰純仁有時望不宜去可為朕留之且趣入觀帝問先朝行青苗法如何純仁對曰先帝愛民之意本深但王安石立法過甚激以賞罰故官吏急切以致民害退而上疏其要以為青苗非所當行之終不免擾民也時群小力排太后時事純仁奏曰太后保祐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鑒議者不恤國是一何薄哉因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時事詔書上之曰聖陛下稽倣而行以戒薄俗韓忠彥亦言於帝

宋資治通鑑

卷之九

十一

曰昔仁宗始政羣臣亦多言章獻之非仁宗惡其持情近薄下詔戒飭陛下能法仁祖則善矣帝不納呂太防為山陵使甫出國門楊畏首叛太防上疏言神宗更法立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帝即召對詢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公畏遂列上章悼安壽呂惠卿鄧潤甫李清臣等行義各加題品止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與王安石學術之美乞召章惇為相帝深納之遂復惇惠卿官劉安世諫以為不可出知成德軍

宋資治通鑑

卷之九

十二

紹聖元年春二月丁未以李清臣為中書侍郎鄧潤甫為尚書左丞潤甫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文武之道以開紹述故有是命范純仁以時用大臣皆從中出言于帝曰陛下親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於此舜舉皋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帝不納王宗

利爾矣而宋之小人必欲得會經義比跡聖人言利則宗屏官紹述則至大孝使人主感之終身不勝三可怪也漢唐小人不過當權之日以勢驅使人或從之非必心相比也宋之奸臣乃能心字意結率數十相此方元祐之末忠卿章惇皆遠置在外猶能以其說淫朝廷闕宮禁一人得手即反覆之間排山倒海而成其勢三可怪也嗚呼若權不立則君子務為自完若權不立則刑法人施務為自完則危機莫回釀死相繼以至於此也豈不大可哀哉自此以至靖康其君臣皆在迷夢中比紹興再建大木類集然也其僅血食爾何以為政葬宣仁聖烈皇后于末厚陵三月壬申朔日有食之乙亥呂大防罷木防

宋資治通鑑卷之九

十一

立朝挺挺進退百官不可干以私不市恩嫁怨以邀譽執政八年終始如一宣仁后時懇乞避位后曰上富於春秋公未可即去少須歲月吾亦就東朝矣及后崩殿中侍御史來之邵逆探時旨首劾木防而未防亦自求去帝亟從之廷試進士李清臣發策曰今復詞賦之選而士不知勸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說雜而役法病或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土以柔遠也而羗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夫可則因否則革惟當之為貴聖人亦何有心焉其意蓋紬元祐之政也蘇轍諫曰伏見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紹復熙寧元豐之意臣謂先帝設施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元祐以來上下

奉行未嘗失墜至於事或失當何世無之父作於前子效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權酷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為明以識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深鑒其失代之寬厚愷悌之政後世稱焉本朝真宗天書章獻臨御攬大臣之議藏之梓宮仁宗聽政絕口不言英宗濮議朝廷洶洶者數年先宗寢之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陛下若輕變

宋資治通鑑卷之九

十四

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為辭大事去矣帝攬奏大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莫敢救范純仁從容言曰武帝雄才大略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事親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訶斥奴僕鄧潤甫越次進曰先帝法度為司馬光蘇轍壞盡純仁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帝曰人謂秦皇漢武豈可比先帝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帝為之少霽轍平曰與純仁多異至是謝曰公佛地位中人也竟落轍職出知汝州及進士對策考官第主元祐者居上禮部侍郎

楊畏覆考乃悉下之而以主熙豐者置前列遂接昇
漸為第一自是紹述之論大興國是遂變矣 以會
布為翰林學士承旨初司馬光諭布增損役法布辭
曰免役一專法令纖悉皆出已手遽自改易義不可
為遂以戶部尚書出知太原府徙江寧過京留拜承
旨 帝初即位稍更新法之不便於民者張商英時
為開封推官上書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今先帝陵土未乾即議變更得為孝乎復屢請執政
求進且為諛詞貽蘇軾求入臺呂公著聞之不悅出
為河東提刑至是夏四月召為右正言商英在外十
宋資治通鑑卷之十九 十五

貶竄已八年矣言者多當時御史何故畏避不即納
忠今乃有是奏豈非觀望耶帝不納未幾侍御史虞
策言軾罪罰未當又追一官惠州安置 曾布上疏
請復先帝政事且乞改元以順天意帝從之改元祐
九年為紹聖元年於是天下曉然知帝意向矣
時帝欲相章惇翰林學士范祖禹言惇不可用帝不
悅祖禹遂乞郡乃知陝州祖禹在邇英守經據正獻
納尤多每當講前冬必正衣冠如在上側命子弟侍
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義理明
白蘇軾稱為講官第一 壬戌以章惇為尚書左僕
射兼門下侍郎范純仁罷惇之被召也通判陳瓘從
中道謁之惇聞瓘名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瓘因問
惇曰天子待公為政敢問何先惇曰司馬光姦罪所
當辯勢無急於此瓘曰公誤矣果爾將失天下之望
惇厲聲曰光不務績述先烈而大改成績誤國如此
非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為無罪
若指為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為今之計惟
消息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惇不悅帝既相惇純
仁請去益力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穎昌府自帝
親政純仁扶佑之力居多然羣邪間之不能盡行其

言凡薦引人才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舉或曰爲宰相豈可不生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純仁曰但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其知出於我耶召蔡京爲戶部尚書以林希爲中書舍人章惇嘗言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或曰林希可會希赴成都過闕惇欲使典書誼逞毒於元祐諸臣且許以爲執政希久不得志請其心焉凡元祐名臣貶黜之制皆希爲之極其醜詆至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宣仁讀者無不憤嘆一日草制罷擲筆於地曰壞名節矣 章惇

宋資治通鑑 卷之九

十七

請復行免役法置司講議久而不決戶部尚書蔡京謂惇曰取熙寧成法施行之爾何以講爲惇然之雇役遂定差雇兩法司馬光章惇所見不同束再蒞其事成於反掌兩人相倚以濟識者有以見其姦 元祐中史官范祖禹等修神宗實錄盡書王安石之過以明先帝之聖蔡卞安石壻也上疏言實錄所紀類多疑似不根乞重行刑定詔從之以卞兼同修國史卞遂從安石從子防所求安石舊作目錄文飾姦僞莫落事實盡改正史卞京之弟也 閏月壬申復以陸師閔等爲諸路提舉常平官 罷十科舉士法

甲申以安燾爲門下侍郎 貶吏部尚書彭汝礪知江州言者謂其附會劉摯也汝礪將行帝問所欲言對曰陛下今所復者其政不能無是非其人不能無賢不肖政惟其是則無不善人惟其賢則無不得矣至郡數月而卒 五月甲辰詔進士專習經義三省上言今進士純用經義如詔誥章表等文皆朝廷官守日用不可闕者若悉不試之何以兼收文學博異之士於是改置宏詞科歲詔進士登科者請試試者雖多取無過五人詞格超異者特奏命官 劉奉世罷奉世爲人簡重有法度常云家世唯知事君內省

宋資治通鑑 卷之九

十八

不愧恃士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雖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以章惇用事力乞外乃出知成德軍 元豐末黃履爲御史中丞與蔡確章惇邢恕相交結每確惇有所嫌惡則使恕道風旨於履履即排擊之時謂之四凶爲劉安世所論而出至是惇復引用俾報復仇怨元祐正臣無一得免者矣 六月除字說之禁 癸未以曾布同知樞密院事 秋七月丁巳黃履張商英上官均來之邵等交章論司馬光等變更先朝之法畔道逆理章惇蔡卞請發光公著家斷棺暴尸帝問誰將將曰

此非盛德事也帝乃止於是追奪光公著贈諡什所立碑奪王巖叟贈官貶呂大防為秘書監擊為光祿卿轍為少府監並分司南京初李清臣冀為相首倡紹述之說以計去蘇轍范純仁亟復青苗免役法及章惇至心甚不悅復與為異惇既貶司馬光等又籍文彥博以下三十人將悉貶廢表清臣進曰更先帝法度不能無過然皆累朝元老若從惇言必大駭物聽帝乃下詔曰大臣朋黨司馬光以下各以輕重議罰其命告天下餘悉不問議者亦勿復言初朋黨論起帝曰梁燾每起中正之論其開陳排擊盡出公議

宋資治通鑑

卷之十九

十九

朕皆記之又曰蘇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也由是頌獲免而燾止謫提舉舒州靈仙觀筆語諸子曰上用章惇吾且得罪若惇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正慮意在報復法令益峻柰天下何八月罷廣惠倉 復免行錢 冬十月以呂惠卿知大名府監察御史常安民言北都重鎮而除惠卿惠卿賦性深險背王安石者其事君可知今將過關必言先帝帝法以感動陛下希聖留京矣帝納之及惠卿至京請對見帝果言先朝事而泣帝正色不答計卒不施而去時論快之 十二月蔡卞進神宗實錄於

是范祖禹及趙彥若黃廷堅等並坐詆誣降官安置求澧黔州遷下為翰林學士初禮部侍郎陸佃預修實錄數與祖禹等爭辯大要是安石為之晦隱庭堅曰如公言蓋佞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謗書乎至是佃亦落職言者又以呂大防監修神宗實錄徙安州居住

紹聖二年春二月復保甲法 夏四月壬申置律學博士 冬十月鄭雍罷 以許將蔡卞為尚書左右丞 贈蔡確大師諡忠懷時確黨屢言確有定策功會馮京卒帝臨奠確于渭東壻也於喪次闢訴遂有

宋資治通鑑

卷之十九

二十

是命 時蔡京深結中官裴彥臣監察御史常安民因論之謂京姦足以惑眾辯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已則誣以黨於元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是時京之姦始萌芽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又言今大臣為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朋附之流遂從而和之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諛佞無恥近乃乞毀司馬光及公著神道碑周秩為博士親定光諡

爲文正近乃乞斲棺鞭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於公論乎章疏前後至數十百上度終不能回遂丐外帝慰勉而已至是復論章惇顛國植黨之收主柄而抑其權及覆曲折言之不置惇遣所親信語之曰君本以文學聞於時柰何以言語自任與人爲怨少安靜當以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曰爾爲時相游說邪惇益怨至是御史董敦逸論安民黨于蘇軾兄弟會安民言事忤惇遂出安民監滁州酒稅安燾救之不克左司諫張商英黨章惇以攻安燾帝不直之遂免十一月安燾罷燾與章惇爲布衣交惇觀其助已而燾不下之遂有隙惇用白帖貶謫元祐臣僚燾言于帝帝疑之鄭雍欲爲白安計謂惇曰王安石作相嘗用白帖行事惇大喜取其按牘懷之以白帝燾言不行惇怨益深及救常安民惇遂言燾與之表裡出知鄭州時呂大防等竄居遠州會明堂赦章惇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徙范純仁聞之憂憤欲申理所親勸其勿觸怒萬一遠斥非高年所宜純仁曰事至於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矣如其不然死亦何憾因上言大防等所罪亦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違老氏好還之戒忽孟軻反爾之言然

宋資治通鑑

卷之九

三十一

牛李之禍數十年淪胥不解豈可尚遵前軌願斷自淵衷原放大防等疏奏章惇大怒遂落觀文殿大學士徙知隨州

紹聖三年春正月庚子韓忠彥罷二月生女真節度使頗刺淑死弟盈哥嗣以兄勅者于撤攻爲國相時紇石烈部阿疎有異志盈哥召之阿疎與部人毛睹祿阻兵爲難盈哥自往伐之至阿疎城阿疎聞之往訴于遼遼遣使止盈哥勿攻盈哥留勅者守阿疎城而還秋七月庚辰竄范祖禹于賀州劉安世于英州時劉婕妤專寵內庭章惇蔡京撫祖禹安世元祐中諫乳媪事以爲斥婕妤好也於是坐二人構造誣謗之罪賀英州安置

宋資治通鑑

卷之九

三十一

宋資治通鑑卷第二十

宋紀二十

起紹聖丙子盡元符庚辰凡四年有奇

哲宗憲元繼道世德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

孝皇帝三

九月乙卯廢皇后孟氏劉婕妤嘗同后朝景靈宮訖事就坐嬪御皆立侍婕妤獨背立簾下后閣中陳迎兒訶之不顧閣中皆忿會冬至朝太后於隆祐宮后座朱絲金鋪婕妤亦欲得之從者知其意易座與后等衆弗能平因傳唱曰皇太后后起立婕妤亦起尋復坐則或已徹婕妤座遂什於地懟不復朝泣訴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

於帝內侍郝隨謂婕妤曰毋以此戚戚願為大家早生子此座正當婕妤有也會后女福慶公主疾后有姊頗知醫嘗已后危疾以故出入宮掖公主藥勿效持道家治病符水入治后驚曰姊寧知宮中禁嚴與外間異耶令左右藏之俟帝至具言其故帝曰此人之常情耳后即燕符於帝前宮中相傳厭魅之端作未幾后養母燕氏病尼法端為后禱祠事聞詔入內押班梁從政等即皇城司鞠之捕逮宦者宮妾三十人榜掠備至肢體毀折至有斷舌者獄成命侍御史董敦逸覆錄罪人過庭下氣息僅屬無一人能出聲

者敦逸秉筆疑未下郝隨等以言脇之敦逸畏禍乃以奏牘上詔廢后為華陽教主王清妙靜仙師法名冲真出居瑤華宮時章惇欲誣宣仁后有廢立討以后逮事宜仁又陰附劉婕妤欲請建為后遂與郝隨構成是獄天下寃之踰兩旬敦逸奏中宮之廢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臣嘗閱錄其獄恐得罪天下帝欲貶之曾布曰陛下以獄出於近習推治故命敦逸錄問今乃貶之何以取信中外乃止冬十月雷大雨雹

夏人自得四紫連歲以畫界未定侵擾邊境且遣使欲以蘭州一境易塞門二砦朝廷不許夏主乾順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

乃奉其母率衆五十萬大入鄜延西自順寧招安砦東自黑水安定中自塞門龍安金明以南二百里間相繼不絕至延州北五里是月自長城一日馳至金明列營環城乾順子母親督梓鼓縱騎四掠知麟州有備復還金明而後騎之精銳者留龍安邊將悉兵掩擊不退金明遂陷守兵二千八百惟五人得脫城中糧五萬石草千萬束皆盡將官張輿戰死初帝聞有夏寇泰然笑曰五十萬衆深入吾境不過十日勝不過一二砦須去已而果破金明引退以龔原為國子司業原少師王安石安石之改學校法嘗引原

自助原亦為盡力及為司業遂請以安石所撰字說
洪範傳王雱論語孟子義刊板傳學者故學校舉子
之文靡然從之其弊自原始

紹聖四年春正月李清臣免帝幸楚王似第有狂婦
人遮道叫呼告清臣謀反乃清臣姑子田氏外婦也
清臣不能引去御史劾免之 二月追貶司馬光呂
公著等官三省言司馬光等倡為姦謀詆毀先帝變
易法度罪惡至深當時凶黨雖已死及告老亦宜薄
示懲沮遂追貶司馬光為清遠軍節度副使呂公著
為建武軍節度副使王巖叟為雷州別駕奪趙瞻傳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 三
堯俞贈謚追韓維到任及孫固范育祿胡宗愈等遺
表恩未幾復追貶光朱厓軍司戶公著昌化軍司戶
復罷春秋科 流呂木防劉鞏蘇轍梁燾范純仁
等于嶺南貶韓維等三十人官木防道卒木防之徙
安州也其兄木忠自涇原入朝帝訪木防安否且曰
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令處安陸為朕寄聲問之木
防朴直為人所賣二三年可復見也木忠泄其語於
童惇惇繩之益力會侍御史朱之邵言司馬光畔道
逆理典刑未正鬼得而誅獨劉鞏尚存實天以遺陛
下於是三省言呂木防等為臣不忠罪與司馬光等

不異頃朝廷雖嘗懲責而罰不稱愆生死異罪無以
垂示萬世遂貶木防舒州華陽州團練副使轍化州
肅雷州別駕純仁武安軍節度副使安置于循新雷
化末五州劉奉世光祿少卿柳州居住尋安置柳州
韓維落職致仕再謫均州安置王覲韓川孫升呂陶
范純禮趙鼎錫馬默顧臨范純粹孔文仲王欽臣呂
希哲呂希純呂希績姚緬吳安詩秦觀十七人通隨
峽衛蔡亭單饒均池信和金光衢連橫諸州居住純
禮純粹皆仲淹子希哲希純希績皆公著子也王攸
落職致仕孔文仲落職知衡州張來量補之賈易並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 四

監當官朱光廷孫覺趙鼎李之純杜純李周並追奪
官秩復追貶孔文仲李周為別駕中書舍人葉濤當
制文極醜詆聞者切齒先是左司諫張商英上言願
陛下無忘元祐時章惇無忘汝州時安燾無忘許昌
時李清臣曾布無忘河陽時以激怒之由此諸賢皆
不免時燾已卒木防行至虔州信豐而卒天下惜之
既而蘇軾自惠州徙昌化軍范祖禹自賀州徙賓州
劉安世自英州徙高州純仁時因疾失明聞命怡然
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
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

嫌則無爲善之路矣諸子欲以與司馬光議役法不同爲讀莫得免行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致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每戒子弟不可小有不平聞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及在道舟覆於江純仁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言者論大師致仕文彥博朋附司馬光詆毀先列甲申降太子少保 閏月壬寅以曾布知樞密院事林希同知院事許將爲中書侍郎蔡卞黃履爲尚書左右丞布初附章惇覬惇引居同省故草惇制極其稱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

五

美復贊紹述甚力惇忌之處於樞府由是稍不相能時章惇蔡卞同肆羅織貶謫元祐諸臣欲舉漢唐故事誅戮黨人帝以問將對曰二代固有之但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輒戮大臣也帝深然之 三月章惇議遣呂升卿董必察訪嶺南將盡殺流人帝曰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惇志不快於是中書舍人蹇序辰上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姦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唯變亂典刑改廢法度訕謫宗廟睥睨兩官觀事考言實狀彰著其章疏案牘散在有司若不彙緝

而藏之歲久必致淪棄願選官編類人爲一帙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後世之大戒章惇蔡卞請卽命序辰及直學士院徐鐸編類凡司馬光等一時施行文書攬拾附著纖悉不遺由是縉紳之士無得脫禍者矣卞黨薛昂林自又乞毀司馬光資治通鑑板大學博士陳瓘因策士引神宗所製序文以問昂自 議沮得免 知渭州章惇以夏人猖獗上言城葫蘆河川據形勝以備夏朝廷許之遂合熙河秦鳳環慶鄜延四路之師陽繕理他砦數十所以示怯而陰具板築守戰之備出葫蘆河川築二砦于石門峽江口好水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

六

河之陰夏人聞之帥衆來襲策迎擊敗之二旬又二日城成賜名曰平夏城靈平砦章惇因請絕夏人歲賜而命沿邊諸路相繼築城於要害以進拓境土凡五十餘所 夏五月潞忠烈公文彥博卒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其在洛也洛人邵雍程顥兄弟皆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立朝端重公忠直諫臨事果斷有大臣之風功成退居朝野倚重卒年九十二 追復太師 六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己酉彗星見西方 鄜延經略使呂惠卿乞諸路出兵乘

便討擊詔河東環慶並聽惠卿期約惠卿遂遣將官
王愬攻破宥州尋又奏築威戎威老二城加惠卿銀
青光祿大夫時章惇肆開邊隙故諸道興役進築屢
被爵賞 邢恕久斥外心懷憤恨自河陽間道謁蔡
確於鄧州將續成太后王珪廢立事以明確與已定
策功謀已定而無司馬光左驗會光子康赴關過河
陽恕乃給康手書稱確功既而梁燾以諫議召過河
陽恕復頌確功於燾且出康書為証既而恕帥中山
置酒誘高遵裕之子士京曰公知元祐間獨不與先
公推恩否士京曰不知又問有兄弟無士京曰有兄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 七

祖洽亦以王珪於冊立時有異端於是詔追貶珪為
萬安軍司戶贈遵裕奉國軍節度使 編管程頤於
涪州頤時放歸田里帝一日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
曰程頤妄自尊大在經筵多不遜於是言者論頤與
司馬光同惡相濟削籍竄涪州河南尹李清臣即日
追遣欲入內別叔母不許明日驢以銀一百兩頤亦
不受
元符元年春正月丙寅得秦璽于咸陽咸陽縣民段
義於劉銀村修舍得古玉印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
永昌上之詔蔡京等辨驗京以為秦璽遂命曰天授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 八

更等以爲摯有廢立意遂置獄于同文館今蔡京安
惇雜治逮問及甫及甫因詭言其父彥博稱摯爲司
馬昭粉則以王巖叟面白昆則梁燾字况之况猶兄
也京惇因組織萬端將陷諸人以族罪奏摯等大逆
不道死有餘責不治無以示天下帝曰元祐人果如
是乎京對曰誠有是心特反形未且爾會摯燾已
卒於貶所京等奏上不及考驗乃下詔禁錮摯燾子
孫於嶺南勒停巖叟諸子官職京覲求執政故治獄
極意羅織元祐諸賢既成而會布忌京密言于帝曰
蔡十備位丞轄束不可以同升遂止進承肯束布由

續資治通鑑

卷之十

九

是有隙 章惇蔡十恐元祐舊臣一旦復起日夜與
邢恕等謀且結內侍和隨爲助媒孽宣仁嘗欲危帝
之事既貶王珪又起同文館獄又誣司馬光劉摯梁
燾呂大防等結主宣仁閣內侍陳衍謀廢立時衍已
先得罪配朱厓又以內侍張士良嘗與衍同主后閣
自柳州召還使蔡京安惇雜治之以實其說束等列
鬲鑊刀鋸于前謂之曰言有即還舊職無則就刑士
良仰天大哭曰太皇太后不可誣天地神祇不可欺
乞就戮束等鍛鍊無所得乃奏衍疏隔兩宮斥隨龍
內侍劉瑗等于外以翦除人主腹心羽翼爲大逆不

道處死帝頗惑之惇十又自作書詔請廢宣仁爲
人皇太后方竊聞之遽起謂帝曰吾日侍崇慶天日
在上此語曷從出且帝必如此亦何有於我帝感悟
取惇十奏就燭焚之郝隨規知之密語惇十明日惇
十再具狀堅請施行帝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
乎抵其奏於地事得寢 夏四月壬辰林希免初章
惇疑會布在樞府間已使希爲貳以相伺察希日爲
布所誘且恨惇不引爲執政漸有怨隙邢恕承惇意
論免之 章惇怨范祖禹劉安世尤深必欲置諸死
地至是秋七月庚午諷蔡十并陷二人以罪詔徙祖

續資治通鑑

卷之十

十

禹于化州安世于梅州安世至貶所章惇必寘之死
陰令殺陳衍使者過梅協安世使自裁使者不忍而
止惇又擢土豪爲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承意疾馳
未至梅三十里嘔血而死安世獲免祖禹平居恂恂
口不言人過遇事則別白是非不少借隱長於勸講
論諫不啻數十萬言開陳治道辨析事宜平易明白
洞見底蘊雖賈誼陸贄不能過也 京師地震 冬
十月夏人圍平夏章綏禦之獲其勇將寇名阿埋西
壽監軍妹勒都連斬獲甚衆夏人震駭捷至帝御紫
宸殿受賀案在涇原日又嘗言夏嗜利畏威不有懲

艾遠不得休息宜稍取其土疆如古削地之制以固吾圉然後諸路出兵擇要害不一再舉勢將自蹙矣章惇與梁同宗言多見采由是劄州一城若九屢敗夏人而諸路多建城砦以逼夏及平夏之捷夏人不復振

元符二年春三月甲申夏人求援於遼遼主遣簽書樞密院事蕭德崇來為夏人議和仍獻玉帶詔郭知章報之復書謂若果出至誠深悔謝罪當徐度所宜開以自新之路夏五月經略使章粦請置西安州即南半會新城從之六月河決內黃口東流斷絕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

十一

吳安持等三十人降責有差以元祐間主回河東流之議也初吐蕃阿里骨死子瞻征嗣瞻征性嗜殺部曲睨貳大酋心牟欽瓊等有異志以瞻征季父蘇南党征雄武諸殺之其黨皆死獨籛羅結得逃奉董瓊疎族溪巴温之子杓梭據溪哥城瞻征攻殺杓梭籛羅結奔河州說知州王瞻以取青唐之策瞻言于朝章惇許之秋七月丙寅瞻引兵趨邈州守者以城降瞻留屯之瞻征自知其下多叛乃脫身自青唐來降于瞻詔以胡宗回帥熙河以節制之元豐中雖加蘭會與熙河為一路而會州實未復至是八月始

城會州以西安城北六砦隸之未幾又以葭蘆砦為晉寧軍九月丁未立賢妃劉氏為皇后妃多材藝有盛寵既構廢孟后章惇與內侍郝隨劉文瑞相結請妃正位中宮時帝未有儲嗣會妃生子茂帝大喜遂立焉鄒浩以數論事帝親擢為右正言露章劾章惇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劉后立浩上疏言賢妃與孟后爭寵而孟后廢今乃立之殊累聖德乞追停冊禮帝曰此祖宗故事豈獨朕耶蓋指真宗立劉德妃也浩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効其小庇耶帝變色持其章躊躇若有所思因付于外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

十二

明日章惇詆其狂妄除名勒停羈管新州尚書右丞黃履進曰浩以親被拔擢之故敢犯顏納忠陛下遽出之死地人臣將視以為戒誰復為陛下論得失乎幸與善地不聽初陽翟田畫議論慷慨與浩以氣節相激厲劉后立畫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既得罪畫迎諸途浩出涂畫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母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謝曰君贈我厚矣浩之將論事也以告其友宗正寺簿王回回曰事有大于此者乎子雖有

親然移孝為忠亦太夫人素志也及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歛交遊錢與浩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遷者以聞逮詣詔獄衆為之懼圍居之晏如御史詰之曰實嘗預謀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回即徒步出都門行數十里其子追及問以家事不答又有曾誕者嘗三以書勸浩論孟后事浩不報及浩廢誕作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浩不能力諫孟后之廢而俟朝廷過舉乃言為不知幾云 御史中丞邢恕內懷猜憎而外持正論帝多嘉納其言章惇恐其大用切忌之恕亦揣帝稍厭惇因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

十三

屢白惇短惇遂構陷以罪出知汝州以安惇代之閏月黃履罷 吐蕃賚征既降于王贍而贍與總管王愍爭功交訟于朝於是青唐大酋心牟欽瓊迎溪巴温入城立木征之子隴梭為主其勢復張賚征大懼自覺為僧以祈免熙河帥胡宗回督贍進師贍急攻隴梭及心牟欽瓊等皆出降贍入據其城詔以青唐為鄯州贍知州事邈川為湟州王厚知州事 宋惇言陛下未親政時姦臣置訴理所凡得罪熙豐之間者咸為除雪歸怨先朝收恩私室乞取公案看詳從初加罪之意復依斷施行蔡下勸章惇置局命中

書舍人蹇序辰及安惇看詳由是重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士大夫或千里會逮天下怨疾有二蔡二惇之謠 子茂卒 冬十一月夏人屢敗遣其臣令能鬼名濟等來謝罪且進誓表詔許其通好歲賜如舊自是西陲民少安 詔諸州行三舍法考選升補悉如太學州許補上舍一人內舍二人歲貢之其上舍附太學外舍試中補內舍三試不升遣還其州其內舍免試補太學外舍生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

十四

元符三年春正月己卯帝崩端王侁即位太后權同聽政赦帝崩無子皇太后向氏哭謂宰臣曰國家不幸大行皇帝無嗣事須早定章惇抗聲曰在禮律當立母弟簡王似太后曰老身無子諸王皆神宗庶子莫難如此分別惇復曰以長則申王必當立太后曰申王有目疾不可於次則端王侁當立惇曰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言未畢會布叱之曰章惇未嘗與臣商議如皇太后聖諭極當祭下許將相繼曰合依聖旨太后又曰先帝嘗言端王有福壽且仁孝於是惇默然乃召端王入即位于柩前群臣請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以后長君辭帝泣拜移時乃許之端王神宗第十一子也 尊皇后劉氏為元符皇后 二

月丁未立皇后王氏后開封人德州刺史璪之女
庚申以韓忠彥爲門下侍郎黃履爲尚書右丞忠彥
入對陳四事曰廣仁恩開言路去疑似戒用兵太后
納之自是忠直敢言知名之士稍見收用 三月王
瞻留鄆州縱所部剽掠羗衆携貳心牟等結諸族帳
謀反瞻擊破之悉捕斬城中羗積級如山初瞻又諷
諸羗酋籍勝兵者皆涅其臂無應者鑿羅結請歸帥
本路爲倡瞻聽之去遂嘯聚數千人圍邈川夏衆十
萬助之城中危甚苗履姚雄帥所部兵來援圍始解
瞻因棄青唐而還溪巴溫與其子溪賒羅撤據之羗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二十

十五

四

羗復合兵攻邈川王厚亦不能支朝論請並棄邈川
且謂隴拶乃木征之子遂命知鄆州賜姓名曰趙懷
德其弟邦辟勿丁哧曰懷義同知湟州加賸征懷遠
軍節度使而貶瞻于昌化軍厚於賀州胡宗固奪職
知蘄州瞻至穰縣自縊死 以四月朔日當食詔求
直言筠州推官崔鷗上書曰毀譽者朝廷之公議故
責授朱厓軍司戶司馬光左右以爲姦而天下皆曰
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爲忠而天下皆曰姦此何理
也夫乘時抵隙以盜富貴探微揣端以固權寵謂之
姦可也苞苴滿門私謁踵路陰交不逞密結禁廷謂

之姦可也以奇伎淫巧蕩上心以倡優女色敗君德
獨操賞刑自報恩怨謂之姦可也蔽遮主聽排斥正
人微言者坐以刺譏直諫者陷以指斥以杜天下之
言掩滔天之罪謂之姦可也凡此數者光有之乎惇
有之乎賞繆罰濫佞人徜徉如此而國不亂未之有
也小人譬之蝮蝎其兇忍害人根乎天性隨遇必發
天下無事不過賊陷忠良破碎善類至緩急危疑之
際必有反覆賣國跋扈不臣之心比年以來諫官不
論得失御史不劾姦邪門下不駁詔令共持暗默以
爲得計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繫而一切若此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二十

十六

四

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之誰使行之夫四
月陽極盛陰極衰之時而陰于陽故其變爲大惟陛
下畏天威聽明命大運乾剛大明邪正則天意解矣
若夫伐鼓用幣素服撤樂而無修德善政之實非所
以應天也帝覽而善之以爲相州教授 召龔夬爲
殿中侍御史陳瓘鄒浩爲左右正言韓忠彥等薦之
也御史中丞安惇言鄒浩復用盧彰先帝之失帝曰
立后大事也中丞不言而浩獨敢言何爲不可復用
惇懼而退陳瓘言陛下欲開正路取浩既往之善惇
乃誑惑主聽規騁其私若明示好惡當自惇始遂出

惇知潭州 詔許劉摯梁燾歸葬錄其子孫 以韓忠彥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清臣為門下侍郎蔣之奇同樞密院事 復范純仁等官徙蘇軾等于內郡純仁時在永州遣中使賜以茶藥論之曰皇帝在藩邸太皇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位以待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之純仁頓首謝徙居鄧州在道拜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乙宮使制詞有曰豈惟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鯁論嘉謀日聞忠告純仁聞制泣曰上果用我矣死有餘責既又遣中使趣入覲純仁乞歸養疾帝不得已許之每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二十

十七

見輔臣問安否且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軾自昌化移廉徙未更三赦復提舉玉局觀未幾卒於常州軾與弟轍師父洵為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自為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為本忠規謹論挺挺大節但為小人之忌惡不得久居朝廷 五月丙子復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皇后初哲宗嘗悔廢后事歎曰章惇壞我名節至是太后將復后位會布衣何文正上書言之遂降是詔自瑤華宮還居禁中 蔡卞專托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帝

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巨姦然猶在其術中惇輕率不思而下深阻寡言論議之際惇毅然主持下或噤不啓齒一時論者以為惇迹易明下心難見至是龔夬論惇下之惡大略以為昔日丁謂當國號為恣睢然不過陷一寇準而已及惇則故老元輔侍從臺省之臣凡天下之所謂賢者一日之間布滿嶺海自有宋以來未之聞也當是時惇之威勢震於海內此陛下所親見蓋其立造不根之語文致惇逆之罪是以人人危懼莫能自保俾其朽骨銜冤于地下子孫禁錮於炎荒忠臣義士憤悶而不敢言海內之人得以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二十

十八

歸怨先帝其罪如此尚何俟而不正典刑哉下事上不忠懷姦深阻凡惇所為皆下發之為力居多聖采之至公昭示譴黜未報而臺諫陳師錫陳次升陳瓘任伯雨張建堅等極論下罪浮于惇乞正典刑以謝天下乃出知江寧臺諫論之不已遂以秘書少監分司池州 追復文彥博王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三十三人官 六月陳瓘論邢恕矯誣定策之罪安置均州 秋七月太后罷聽政 八月壬寅葬哲宗于永泰陵 章惇為相專圖復怨引蔡卞林希黃履來之邵張商英等居要地任言責由是正人

無一得免死者禍及其孥屢與大獄以陷忠良天下
嫉之及蕪山陵使靈輦陷淖中踰宿而行臺諫豐稷
陳本升龔夬陳瑾等劾其不恭九月辛未免知越州
冬十月復以程頤判西京國子監頤既受命即謁
告欲遷延為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拜惇深疑之頤
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
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惟吾所
欲爾未幾致仕 章惇既罷知越州陳瑾等以為責
輕復論惇在紹聖中置看詳元祐訴理局凡於先朝
言語不順者加以釘足剝皮斬頸拔舌之刑其慘刻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 十九

丞豐稷召自河南初入對與東遇東謂之曰天子自
外服召公中執法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曰行自知
之是日論東姦狀帝猶未納臺諫陳瑾江公望等相
繼言之帝亦不聽稷曰東在朝吾屬何面目居此復
力論之始出知永興軍言者不已乃奪職居杭州右
司諫陳祐復論林希紹聖初黨附權要詞命醜詆之
罪乃削端明殿學士徙知揚州 會布初附章惇凡
惇所為多布所建白及不得同省始與惇異元符中
惇以士心不附欲薦引名士且乞正所奪司馬光呂
公著等贈諡布以為無益沮之且奏人主操柄不可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 二十

如此看詳官如安惇蹇序辰等受大臣諷諭迎合紹
述之意傳致語言指為謗訕遂使朝廷紛紛不已考
之公論宜正典刑於是二人並除名放歸田里而貶
惇武昌節度副使居潭州 侍御史陳師錫上疏言
蔡京下同惡迷國誤朝而東好大喜功日夜結交內
侍戚里以覲大用若果用之天下治亂自是而分祖
宗基業自是而隳矣龔夬亦言東治文及甫獄本以
償報私仇始則上誣宣仁終則歸咎先帝必欲族滅
無辜以逞其欲臣料當時必有案牘章疏可以見其
煅煉附會願考証其實以正姦臣之罪皆未報會中

不能從 十一月詔改元時議以元祐紹聖均有所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遂詔改明年元為建中靖國由是邪正雜進矣初曾布密陳紹述之說帝不能決以問給事中徐勣勣對曰聖意得非欲兩存乎天下之事有是與非朝廷之人有忠與佞若不考其實姑務兩存未見其可也 戊寅以安壽知樞密院事董履免 置春秋博士 以范純禮為尚書右丞女真攻阿疎城取之

宋資治通鑑卷第二十終

宋資治通鑑卷二十一

二十一

宋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一

竹添藏

宋紀二十一 起建中靖國辛巳盡崇寧甲申凡四年

徽宗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

孝皇帝一

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壬戌朔有赤氣亘天是夕有赤氣起東北亘西南中函白氣將散復有黑暈在旁右正言任伯雨言正歲之始而赤氣起於暮夜之幽日為陽夜為陰東南為陽西北為陰朝廷為陽官禁為陰中國為陽夷狄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此宮禁陰謀下干上夷狄竊發之證也天心仁愛以災異

宋資治通鑑卷二十一

二十一

為警戒願陛下進忠良絀邪佞正名分擊姦惡使小人無得生犯上之心則災異可變為休祥矣 高平忠宣公范純仁卒純仁疾革口占遺表勸帝清心寡欲約已便民絕朋黨之論察邪正之歸毋輕議邊事易逐言官辯明宣仁誣謫且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者也卒贈開府儀同三司純仁性夷易寬簡不以聲色加意誼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每戒子弟曰人雖至

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王侁曰純仕忠厚仁恕宰相天下不澄不撓人莫能窺其際而其愛君憂國之心凜然有仲淹之風使熙寧用其言則元祐無改更之患元祐行其說則紹聖無黨錮之禍孟子謂仲尼不為已甚者於純仕見之矣 甲戌皇太后向氏崩 追尊太妃陳氏為欽慈皇后陪葬永裕陵帝生母也 遼主耶律洪基卒於混同江行宮孫延禧即位是為天祚皇帝改元乾統詔為耶律乙辛所誣陷者復其官爵籍沒者出之流放者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一 二

章入上未報會臺諫陳瓘陳次升等復極論之乃貶瓘為雷州司戶參軍初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瓘又以為強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止至是瓘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後徙睦州卒初瓘之入相也妻張氏病且死囑之曰君作相幸勿報怨既祥瓘語陳瓘曰悼亡不堪奈何瓘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其臨絕之語耶瓘無以對 權給事中任伯雨初為右正言半歲之間凡上八百疏大臣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即為真伯雨不聽抗論愈力時會布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既而欲劾布布覺之徙為度支員外郎夏四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葬欽聖憲肅皇后於永裕陵 六月戊午罷尚書右丞范純禮時韓忠彥雖首相而會布專政漸進紹述之說諷中丞趙鼎之排擊元祐諸臣純禮從容言于帝曰邇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

吏推行之或有失當以致病民宣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同非必盡懷邪為私也今議論之臣有不得志故挾此以藉口以元豐為是則欲賢元豐之人以元祐為非則欲斥元祐之士其心豈恤國事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姦不可不深察也純禮沉毅剛正曾布憚之謂附馬都尉王詵曰上欲除君承旨范石丞不可詵怒會詵館遼使純禮主宴詵誣其輒斥御名遂罷知穎昌府左司諫江公聖上疏言自先帝有紹述之意輔政非人以媚於己為同忠於君為異借威柄以快私隙使天下騷然秦陵不得盡

宋資治通鑑

卷三二

四

繼述之美元祐人才皆出於熙豐培養之餘遭紹聖竄逐之後存者無幾矣神考與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鈎斬袂之隙也先帝信仇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為名必有元豐紹聖為之對有對則爭與爭則黨復立矣陛下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今若淪之柰皇天后土何帝嘗以范純禮贊之乞褒遷公聖以勸來者會蔡王府相告有不遜語連及于王公聖乞勿以無根之言加諸至親遂坐罷秋七月丙戌安燾罷以蔣之奇知樞密院事章案同知院事陸佃為尚

書右丞冬十月乙未李清臣免清臣與韓忠彥有姻好忠彥惟其言是聽范純禮之罷亦其謀也至是以忤曾布免權給事中陳瓘議論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藉口未嘗及人曖昧之過曾布使客告以將即真瓘語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薦進復有異同則公議私恩兩有愧矣吾有一書論其過將投之以決去就汝其書之曰持入省布使數人邀相見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爭辯移時至箕踞諍語瓘色不變徐起言曰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遽失待士

宋資治通鑑

卷三二

五

禮布矍然改容信宿出瓘知泰州十一月以陸佃溫益為尚書左右丞益初知潭州凡逐臣在其境內如鄒浩范純仁劉奉世韓川呂希純呂陶輩率為所侵困用事者悅之供奉官童貫性巧媚善測人主微指先事順承以故得幸及使三吳訪書畫奇巧留杭累月蔡京與之遊不舍晝夜凡所畫屏障扇帶之屬貫日以達禁中且附語言論奏於帝所由是帝屬意用京左階道錄徐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皇后所大學博士范致虛與之厚因薦京才可相知常入宮言之由是宮妾宦官眾口一詞譽京遂起京知定州

改大名會韓忠彥與曾布交惡布謀引束自助乃召
為翰林學士承旨再詔改元曾布主於紹述請改
明年元為崇寧帝從之起居郎鄧洵武嘗因對言
陛下乃神宗子今相忠彥乃琦之子神宗行新法以
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忠彥更神宗之法是忠彥為能
繼父志陛下為不能也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
可又曰陛下方紹述先志群臣無助者乃作愛莫助
之圖以獻其圖如史紀年表列旁行七重別為左右
左曰元豐右曰元祐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
閣學校各為一重左序助紹述者執政中惟溫益一
宋資治通鑑卷五十一
六

為言至君子小人之際必反覆究切至是出知蘇州
崇寧元年春正月河東太原等十一郡地震彌旬晝
夜不止壞城壁屋宇人畜死者甚衆二月辛丑太
妃朱氏卒諡曰欽成皇后祔葬永裕陵哲宗生母也
三月命宦者童貫製御器於蘇杭州置局造作器
用曲盡其巧牙角犀玉金銀竹藤裝畫糊抹雕刻織
綉諸色匠日役數千而財物所須悉科于民民力重
困韓忠彥為相召游流人進用忠謹之士張廷堅
陳瑾鄒浩龔夬江小豐常安民任伯雨陳次升陳鼎
錫張舜民等皆居臺諫翕然稱為得人然與曾布不
宋資治通鑑卷五十一
七

時孔子仲徐常王鞏張保原晁補之商倚張廷堅謝良佐韓跋馬琮陳彥默李祉陳祐任伯雨陳鄂朱光裔蘇嘉陳俠劉豐魯君貺陳瑾龔央汪衍余爽湯戴程頤朱光廷張巽張士良曾燾趙約譚康楊偁陳恂張琳裴老臣凡五十餘人並令三省籍記不得與在京差遣又詔司馬光等二十一人子弟毋得官京師陸佃與曾布比而持論近恕每欲參用元祐人材尤惡奔競嘗曰人才無大相遠當以資歷序進少緩之則士知自重矣又曰今天下之勢如人大病向愈當以藥餌輔養之須其安平奇為輕事改作是使之驕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一

八

躬也會御史請更懲元祐餘黨佃言于帝曰不宜窮治乃下詔云元祐諸臣各已削秩自今無所復問言者亦勿輒言揭之朝堂言者用是論佃名在黨籍不欲窮治正恐自及耳遂罷知亳州卒以許將溫蓋為門下中書侍郎蔡京趙挺之為尚書左右丞京素與屯田員外郎孫夔善夔嘗曰蔡子貴人也然才不勝德恐貽天下憂及是京謂之曰我若用於天子願助我夔曰公誠謹守祖宗之法以正論輔人主示節儉以先百吏而絕口不言兵天下幸甚京默然挺之初通判德州希時相意行市易法及召試館職學士

蘇軾言其聚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挺之深銜之既拜中丞遂與曾布比黨建議紹述排擊元祐諸賢由是進居政府曾布與蔡京素有隙議事多不合會布擬壻父陳佑甫為戶部侍郎京言布私其所親布忿然爭辯久之聲色俱厲溫蓋叱之曰曾布上前安得失禮帝不悅殿中侍御史錢適言布援元祐之姦黨擠紹聖之忠賢於是布請罷出知潤州秋七月戊子以蔡京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制下之日賜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創立法立制先帝繼之兩遭變更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一

九

之東頓首謝曰敢不盡死蔡京起於逐臣一曰得志天下拭目所為而京陰托紹述之柄箝制天子用熙寧條例司故事即都省置講議司自為提舉講議熙豐已行法度及神宗欲為而未暇者以其黨吳居厚王藻之等十餘人為寮屬取政事之大者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鹽法賦調尹牧每一事以三人主之凡所設施皆由是出而法制屢變無常矣章鞏罷復罷春秋博士八月蔡京請興學貢士縣學生選者升諸州學州學生每三年貢太學考分三等入上等補上舍入中等補上舍下等入下等補內舍餘

居外舍諸州軍解額各以三分之一充貢士東又請
建外學乃詔即京城南門外營建賜名辟雍外園內
方爲屋千八百七十二楹太學專處上舍內舍生而
外學則處外舍生士初貢至皆入外學經試補入上
舍內舍始得進處太學太學外舍亦令出居外學於
是上舍至二百人內舍六百人外舍三千人 以趙
揆之張商英爲尚書左右丞商英爲中書舍人謝表
歷詆元祐諸賢及任翰林學士章蔡京拜相制極其
褒美故京引之 復令進士兼試律 復紹聖役法
時元祐元符末諸賢貶竄死徙者略盡蔡京猶未
宋資治通鑑卷三十一
十
愜意九月己亥乃與其客強浚明葉夢得籍宰執司
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王
珪梁燾王巖叟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
百祿胡宗愈李清臣蘇轍劉奉世范純禮安燾陸佃
曾任待制以上官蘇軾范祖禹孔文仲孔武仲朱光
廷孫覺鮮于侁賈易鄒浩等餘官程頤秦觀張來晁
補之黃廷堅孔平仲等內臣張士良等武臣王獻可
等凡百二十人等其罪狀謂之姦黨請御書刻石於
端禮門東等復請下詔籍元符末日食求言章疏及
論觀寧紹聖之政者付中書定爲正上正中下三

等邪上邪中邪下三等於是鍾世美以下四十一人
爲正等悉加旌擢鄒考甫以下五百餘人爲邪等降
責有差又詔降責人不得同州居住 冬十月癸亥
蔣之奇罷 元符皇后閤宦者郝隨諷蔡京再廢元
祐皇后東未得間旣而昌州判官馬漣上書論復后
爲非於是御史中丞錢適殿中侍御史石豫左膚連
章論韓忠彥等乘一布衣誑言復瑤華之廢后掠流
俗之虛美當時物議固已洶洶乃至疏逃小臣詰闕
上書忠義激切則天下公議從可知矣聖詢考大臣
斷以大義無牽于流俗非正之論以累聖朝東與許
宋資治通鑑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將溫益趙揆之張商英皆主臺臣之說帝不得已從
之詔罷元祐皇后之號復居瑤華宮且治元祐末議
復后號者降宰臣韓忠彥會布官追貶李清臣雷州
司戶參軍黃履祁州團練副使安置翰林學士會肇
御史中丞豐稷諫臣陳瓘龔夬等十七人于遠州擢
馬漣鴻臚寺主簿 戊寅以蔡卞知樞密院事 遼
將蕭海里叛遼亡入女真阿典部遣其族人幹達刺
至生女真約同舉兵盈歌執之會遼主命盈歌討海
里盈歌募兵得千餘人兄子阿骨打曰有此甲兵何
事不可圖也遂次混同江蓋先是女真甲兵未嘗滿

千也及與海軍遇時遼兵追海里者數千不能克羸
歌謂遼將曰退爾軍我當獨取海里遼將許之盈歌
使阿帶打與海里戰海里中流矢墜馬阿帶打執而
殺之因大破其黨函海里首獻于遼遼主大喜錫予
加等盈歌自是知遼兵之易與益自肆矣未幾盈歌
死兄子烏雅東嗣 鄒浩召自新州入對帝首及諫
立后事獎歎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已焚之矣退告
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
辨矣蔡京用事乃使其黨偽爲浩疏有劉后殺卓氏
而奪其子以爲己出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乎之語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二十一

十二月帝詔暴其事遂追冊茂爲太子而竄浩于昭
州崇寧二年春正月乙酉奉京蔡十怨元符未臺諫
任伯雨等之論已悉陷以黨事同日貶竄任伯雨昌
化軍陳瓘廬州龔夬化州陳次升循州陳師錫柳州
陳祐澧州李滌復州江本聖安南軍常安民溫州張
舜民商州馬治吉州豐稷台州初蔡京帥蜀張廷堅
在其募府及入相欲引以自助廷堅不從京恨之至
是亦編管于象州 舒亶知南康軍辰溪蠻叛蔡京
使知荆南以開拓邊土至是亶奏知誠徽州楊巖臻
等二千餘人並納土詔加亶待制羣臣表賀未幾曲

赦兩路改誠爲靖州徽爲蒔竹縣 丁未以蔡京爲
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二月甲寅尊元符皇后
劉氏爲皇太后 蔡自嘉祐通商熙寧中李稷提舉
成都茶場稍復榷法而利復歸于官至是蔡京請荆
湖江淮兩浙福建七路所產茶悉仍舊榷權官買勿
役科民卽產茶州郡隨所置場申商人園戶私易之
禁詔從之 三月詔黨人子弟毋得至闕下其應緣
趨附黨人罷任在外指射差遣及得罪停替臣寮亦
如之尋又詔元符末上書進士充三舍生者罷歸以
元祐學術聚徒傳授者監司覺察必罰無赦元符上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二十一

書邪等人亦毋得至京師 策進士於集英殿時李
階爲禮部進士第一階深之子而陳瓘之甥也特奏
名安忱對策言使黨人之子階魁南宮多士無以示
天下遂奪階出身而賜忱策忱惇兄也又黃定等十
八人皆上書邪等上臨軒召謂之曰卿等攻朕短可
也神宗嘗宗何負于卿等亦並黜之 夏四月詔毀
司馬光等景靈宮繪像及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劉
摯范百祿梁燾鄭雍趙瞻王巖叟凡十人時又詔毀
范祖禹唐鑑及三蘇黃建堅秦觀文集 戊寅以趙
挺之爲中書侍郎張商英吳居厚爲尚書左右丞

惇同知樞密院事 言者希蔡京意論故直秘閣程
頤學術頗僻素行譎怪專以詭異籠鼓愚俗乃追毀
頤出身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嚴加密察范致虛又
言頤以邪說誠行惑亂衆聽而拜惇張繹爲之羽翼
乞下河南盡逐學徒頤于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
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 蔡京
欲囊括四方之錢實中都以誇富彊而固恩寵俾商
人先輸錢于權貨務始獲一直之貨因無貲更鈔已
輸錢悉乾沒於是有齋數十萬券一日廢棄者朝爲
豪商夕儕流丐有赴水投繯而死者商賈不通邊儲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一 十四

失倫提點淮東刑獄章繹見而哀之奏改法誤民京
怒奪繹官 蔡京復開邊還王厚前秩會羗人多羅
巴奉谿賒羅撤謀復國趙懷德畏偏奔河南種落更
挾之以令諸部朝廷患羗羗扇結遂命王厚安撫洮
西合兵十萬討之京又與內客省使童貫善因言貫
嘗使陝右審悉五路事宜與諸將之能否請以貫用
李憲故事監其軍帝從之六月貫至湟州適禁中火
帝下手札駢止貫母西兵貫發視遽納鞞中厚問故
貫曰上趣成功耳遂行多羅巴知王師且至集衆以
拒厚聲言住兵而陰飛行羗備益弛乃與偏將高永

年異道而進多羅巴三子以數千人分據險要厚擊
殺其二子唯少子阿蒙中流矢去道遇多羅巴與俱
遁厚遂振湟州捷聞進蔡京官三等蔡卞以下二等
降德音于熙河蘭會路論棄湟州罪貶韓忠彥爲磁
州團練副使安燾爲祁州團練副使曾布爲賀州別
駕范純禮爲靜江軍節度副使奪蔣之奇三秩凡預
議者貶黜有差 秋八月張商英復與蔡京議政不
合數詆京身爲輔相志在逢君御史以爲非所宜言
且取商英所作元祐嘉禾頌及祭司馬光文論其反
覆罷知亳州詔入元祐黨籍 九月吏部侍郎鄧洵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一 十五

武言神宗稽古建官既正省臺寺監之職而以寄祿
階易空名矣今選人七階自兩使 判官至主簿尉
有帶知安州雲夢縣而爲河東幹當公事者有河中
府司錄參軍而監楚州鹽場者有瀛州軍事推官充
濮州教授者殺亂紛錯莫甚于此宜造爲新名因而
制祿詔悉更之乃改留守節察判官爲承直郎書記
支使防團判官爲儒林郎留守節察推官軍監判官
爲文林郎坊團推官爲從事郎令錄爲通仕郎知令
錄爲登仕郎司簿爲將仕郎後改通仕爲從政登仕
爲修職將仕爲迪功 蔡京又自畫蔡黨爲大碑頌

于郡縣令監司長吏廳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鑄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鑄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 女真雖舊屬高麗久不相通會高麗醫者至女真還言于高麗王曰女真居黑水者部族日強兵益精悍其王乃通使於女真自是來往不阻 冬十月置都大軍器所初知渭州邢恕建兵車之議下諸路創造凡數十乘及是蔡碩又請製河北五十將兵器及兵車萬乘於京師置官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一

十六

以領之 耶律淳與宗之孫也篤好文章昭懷太子之得罪也道宗嘗欲立淳為太子羣臣不可而止遂主即位寵待加厚號其父和魯韓為太叔十一月封淳越王留守京東

崇寧三年春正月戊子鑄當十大錢自太祖以來諸路置監鑄錢有折二折三當五隨時立制未嘗鑄當十也至是蔡京將以利惑人主始請鑄於諸路與小平錢通行於時 帝銳意制作以文太平蔡京復每為帝言方今泉幣所積贏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帝惑其說而制作營築之事興矣京客劉鼎

為大司樂引蜀方士魏漢津見帝獻樂議破先儒墨黍之非用夏禹以身為度之文取帝指三節三寸為度定黃鍾之律請先鑄九鼎以備百物之象然後均絃裁管為一代之樂制帝從之漢津本剩負兵士自云居蜀師事唐仙人李良授鼎樂之法皇祐中與房庶俱被召至京而黍律已成不得伸所學而退或謂漢津嘗執役於范鎮窺見其制作因掠取之蔡京神其說託之於李良云然漢津曉陰陽數術多奇中嘗語所知曰不三十年天下亂矣人未之信也 二月令天下坑冶金銀悉輸內藏 三月辛丑大內灾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一

十七

高麗既與生女真通好會烏雅東遣石通歡以兵狗曷懶甸之地下其七城高麗恐不得利于已使人請議事石通歡使孟魯往而曷懶甸亦使二詳穩如高麗高麗執二詳穩而拒孟魯不納於是五水之民皆附高麗執女真團練使十四人進攻女真石通歡連破之追入關登水逐其殘衆踰境高麗王懼遣還所俘請和由是使好復通 夏四月罷講議司詔諸州見行新法文移許直達尚書省其講議司官屬依制置三司條例司例推恩自張康國以下遷官者幾四十人尚書省復言追復先朝法度以來無慮千百數

尚懼講求未盡之令諸路官司有未興復者各具以聞從之。王厚帥大軍次于湟命高末年將左軍別將張誠將右軍自將中軍期會宗哥川羗置陣臨宗水倚北山谿縣賒羅撤張黃屋建大旆乘高指呼望中軍旗鼓爭赴之。厚麾遊騎登山攻其北親帥強弩迎射羗退走右軍濟水擊之大風揚沙翳羗目不得視遂大敗斬首四千三百餘級俘三千餘人羅撤以一騎馳去其母龜茲公主與諸酋開城門以降厚計羅撤必且走青唐將夜追之童賁以為不能及遂止師下青唐知羅撤留一宿去貫始悔之厚將大軍趨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一

十八

廓州羗酋落拖軍令結以衆降遂入廓州五月詔加蔡東司空封爵而超拜厚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史臣曰吐蕃之裔守護西塞為不侵不叛之臣固嘗宣力王家奮擊夏虜而王安石主王韶章惇主王瞻蔡京主王厚二用師於其國喻氏子孫無罪而就覆亡功雖訖成邊患不息及金人得秦隴乃能求其後而續其血食孰謂夷無人哉。蔡京請置京西北路專切管幹通行交子所做川陝路立偽造法通情轉用并鄰人不告者皆罪之私造交子紙者罪以徒配已而令諸路更用錢引導新樣印製四川如舊法惟

閩浙湖廣不行錢引趙挺之以為閩乃東鄉里故得免焉。六月圖廐寧元豐功臣於顯謨閣。癸酉詔荆國公王安石孟軻以來一人而已其以配享孔子位次孟軻吏部尚書何執中請開學殿使都人縱觀。置書畫筭學書學習篆隸草三體明說文字說爾雅押雅方言說文則今書篆字著音訓餘書皆設問答以所解義觀其能通書意與否畫學以不做前人而物之情態形色俱若自然筆韻簡高為工筭學以九章周髀及假設疑數為筭問仍併曆筭三式天文書為本科其生皆占經以試其取士法略如太學上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五

一九

舍三等推恩以通仕登仕將仕郎為次。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者合為一籍通二百九人刻石于朝堂餘並出籍自今毋得復彈奏戶部尚書劉拯言漢唐失政皆自朋黨始今日指前日之人為黨焉知後日不以今日為黨乎大抵人之過惡自有公論何必悉拘于籍而禁錮之哉蔡京大不懌諷臺臣劾之出知蘄州。秋七月辛卯復行方田法。八月許將免將居政府十年不能有所建明中丞朱諤收將舊謝章表析文句以為諉且謂將在元祐則盡更元豐之所守居紹聖。陰匿元祐之所為遂罷知

河南府諤蔡東之黨也 秦鳳招納司言階州生蕃
納土得邦潘疊三州計二千五百里大小首領一百
二十人詔本路經略胡宗固加樞密直學士渭州郭
景修爲西上閣門使然所奏皆誕妄 九月乙亥以
趙挺之吳居厚爲門下中書侍郎張康國鄧洵武爲
尚書左右丞紹聖中蔡東治役法薦康國爲屬及東
當國定黨籍議紹述康國皆預密謀故東引援之甚
力自福建轉運判官不三歲入翰林爲承旨遂拜左
丞 以胡師文爲戶部侍郎初東南六路糧斛自江
浙起綱至淮甸以及直楊楚泗爲倉七以聚蓄軍儲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五十一

二十一

復自楚泗置汴綱瓶運上京以江淮發運使董之故
常有六百萬石以供京師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州
郡告歉則折收上價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
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後於豐熟以中價收糴穀賤則
官糴不至傷農饑歉則令民納錢民以爲便本錢歲
增兵食有餘其法良善及蔡東當國始求羨財以供
侈費於是以其姻家胡師文爲發運使以糴本數百
萬緡充貢入爲戶部侍郎自是繼者效尤時有進獻
而本錢竭矣本竭則不能增糴儲積空而輸般之法
壞矣 時雖設辟雍太學以待士之升貢者然州縣

猶以科舉貢士蔡京以爲言遂詔天下取士悉由學
校升貢其州郡發解凡試禮部法並罷而每歲試上
舍生則差知舉如禮部法云 冬十二月復封孔子
後爲衍聖公 是歲大蝗 安燾卒 以陶節夫經
制陝西河東五路初蔡東任節夫帥鄜延節夫誕妄
特甚每進築一城寨節夫奏云此西人要害必爭之地
未一年自常調遷至樞密直學士然未嘗遣一騎一
卒出塞蓋與虜戰則有勝負獨進築則無虞又皆遠
靈武數百里之地虜所不爭故皆得就功論賞而東
力主之奏使經制五路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五十一

二十一

宋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一

宋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二

宋紀二十二 起崇寧乙酉盡政和七年

徽宗體仁合道峻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

孝皇帝二

崇寧四年春正月丙申蔡卞罷卞立心傾邪一意婦翁王安石所行為至當以兄東晚達而位在上致已不得相故二府政事時有不合至是東請以童貫為制置使卞言不宜用宦者必誤邊計東於帝前詆卞求去遂出知河南府 丁酉以童貫為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略安撫制置使 二月以張康國知樞密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二

院事劉逵同知院事何執中為尚書左丞 自太祖

以來閩蜀陝西多鐵錢每十文當銅錢一文至是河東轉運判官洪中言遼夏以鐵錢為兵器若雜以鉛錫則脆而不可用請改鑄之乃詔置陝西河東河北京西十八監鑄當三夾錫鐵錢 三月甲辰以趙

榘之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時蔡京開邊知

桂州王祖道欲乘時邀利乃誘王江酋楊晟免等使

納土夸言向慕者百二十峒五千九百家十餘萬口

復銀州 知慶州曾孝序先察訪湖北過闕蔡東

畏孝序見帝言舒賈事密遣客以羨官啖之孝序不

從又與東論講司事曰天下之財貴於通流取民膏

血以聚京師恐非大平法東銜之遂出知慶州至是

東行結羅儀羅之法盡括民財充數孝序上疏曰民

力殫矣一有逆移誰與守邦東益怒遣御史宋聖寵

劾其私事追逮其家人鍛鍊無所得但言約日出師

幾誤軍期除名竄嶺表 蔡京使王厚招夏卓羅右

廂監軍仁多保忠厚言保忠雖有歸意而下無附者

章數上東責厚愈急厚乃遣弟詣保忠還為夏邏者

所獲遂追保忠赴牙帳厚以保忠縱不為夏所殺亦

不能復領軍政使得之一匹夫耳何益于事東怒必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二

令以金帛招致之夏乃點兵延渭慶三路各數千騎

入犯聲言假兵于遼而朝廷用東計又命西邊能招

致夏人者毋問首從賞同斬級令陶節夫在延安大

加招誘夏主遣使巽請皆拒之又令殺其放牧者夏

人遂入鎮戎略數萬口與羗酋谿賂羅撒合兵逼宣

威城知鄯州高永年出禦之行三十里為羗人所執

多邏巴謂其下曰此人奪我國使吾宗族漂落無處

所遂殺之探其心肝食焉已而羗眾復焚大通河橋

以叛新疆大震事聞帝怒親書五路將帥劉仲武十

八人姓名勅御史侯蒙往秦州逮治蒙至仲武等囚

服聽命蒙諭之曰君輩皆侯伯無庸辱獄吏第以實對獄既具蒙奏言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穆公赦孟明子玉縊而晉侯喜孔明亡而蜀國輕今羗殺吾一都護而使十八將由之以死是自戕其肢體也欲身不病得乎帝悟釋不治唯王厚坐逗遛降授郢州防禦使 初太祖命畢崇義重集三禮圖劉溫叟等撰開元通禮景祐中賈弼朝撰太常新禮及祀儀皇祐中文彥博撰大享明堂記嘉祐中歐陽脩撰太常因革禮元豐中宋敏求詳定朝會儀注祈禳蕃國喪葬禮總百六十三卷帝以爲未備置議禮局于尚書省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二

三

命詳議官具禮本末議定請旨以給事中劉鼎領其事 夏四月辛未遼人來聘爲夏人求還侵他及退兵遣翰林學士林攄報之 夏人入寇鄜延將劉延慶等敗之 五月戊申除黨人父兄弟之禁 初帝以蔡京獨相謀置右輔束力薦趙挺之及旣與京爭權屢陳京姦惡且請去位以避之至是六月罷秋七月右司諫姚祐請置輔郡以拱大畿詔以穎昌府爲南輔升襄邑縣爲拱州爲東輔鄭州爲西輔澶州爲北輔各屯兵二萬重其資給蓋蔡京欲兵權歸已故也 還上書流人 八月王祖道言王江山川

形勢據諸峒要會宜開建城邑置溪峒司主之詔從之於王江口砦置懷遠軍尋分其地置允格二州又析黎峒地爲庭孚二州 初鼎成奉安于九成宮以蔡京爲定鼎禮儀使帝幸宮行酌獻禮鼎各名一殿周以垣墻上施埤堦如方色外築垣環之中央曰帝尊北曰寶鼎東曰壯鼎東北曰蒼鼎東南曰岡鼎南曰彤鼎西南曰阜鼎西曰晶鼎西北曰魁鼎又鑄帝座大鐘及二十四氣鐘時制新樂亦成賜名大晟置大晟府建官屬九月己亥帝受賀於大慶殿加號魏漢津虛和冲顯寶應先生帝之幸九成宮也酌獻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二

四

至北方寶鼎鼎忽破水流溢於外或者以爲北方致亂之兆 詔徙元祐黨人於近地惟不得至畿甸林攄之使遼也蔡京使其激怒以啓釁攄遂恣情不遜遼人大怒空客館絕烟火三日乃遣還凡甕餼祖犒皆廢歸復命議者以爲怒隣生事猶除禮部尚書遼人以失禮來言冬十二月始出知穎州 以朱勔領蘇杭應奉局及花石綱先是蘇州人有朱冲者及其子勔俱給事蔡京所求竄其父子名姓于童貫軍籍中皆得官帝頗垂意花石京諷冲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後歲歲增加舳舻相衝

於淮汴號花石綱乃命勅領應奉局及綱事勅指取
內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數十百萬計於是搜巖剔藪
幽隱不置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即領健
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使護視之微不謹即被以
大不恭罪及發行必撒屋扶墻以出人不幸有一物
小異其指為不祥惟恐芟夷之不速民預是役者中
家破產或鬻賣女子以供其須廝山輦石程督慘刻
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得乃止至截諸道
糧餉綱旁羅商船揭所貢暴其上篙工柁師倚勢貪
橫凌轢州縣道路以目 方士魏漢津年九十卒于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二

五

京師賜號嘉成侯詔於鑄鼎之地作實成宮置殿以
祠黃帝夏禹周成王周公曰召公奭置堂以祠唐李
良及漢淳宗寧五年春正月戊戌慧出西方長竟天
甲辰以吳居厚為門下侍郎劉逵為中書侍郎
帝以星變避殿損膳劉逵請碎元祐黨人碑寬上書
邪籍之禁帝從之夜半遣黃門至朝堂毀石刻翌日
蔡京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尋以太白晝
見赦除黨人一切之禁權罷方田之法及諸州歲貢
供奉物詔崇寧以來左降者無問存沒稍復其官盡
還諸徙者 蔡京懷姦植黨威福在其手託紹述之

名紛更法制貶斥羣賢增修財利之政務以侈靡眩
惑人主動以周官惟王不會為說每及前朝惜財省
費者必以為陋至於土木營造率欲度前規而後
觀時天下久平吏員冗濫節度使至八十餘員留後
觀察下及遙郡刺史多至數千員學士待制中外百
五十員束因覩帑庾盈溢遂倡為豐亨豫大之說視
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矣帝嘗大宴出玉
盞玉卮示輔臣曰欲用此恐人以為太華東曰臣昔
使契丹持玉盤瓊夸謂石晉時物南朝無此今用之
上壽於禮無嫌帝曰先帝作一小臺上封事者甚衆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二

六

朕畏其言此器已就久矣倘人言復興久當莫辦京
曰事苟當於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當享天下之泰
區區玉器何足計哉帝悅其言乃置應奉司御前生
活所營繕所蘇杭造作局其名雜出大率爭以奇巧
為功而花石綱之害為尤甚及慧星見帝悟其姦二
月凡所建置一切罷之而免東為中太一宮使留京
師言者論不已中丞吳執中言于帝曰進退大臣當
全體貌帝為京下詔戒飭言者乃已 以趙鼎之為
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蔡京既免帝召見梲之曰
京所為一如卿言復拜右相梲之與劉逵同心輔政

凡東所行悖理虐民之事稍稍澄正之然擬之多知慮後患每建白務開其端而使達畢其說達亦欲自以為功直情不顧初蔡京與邊事用兵累年至是帝臨朝語大臣曰朝廷不可與四夷生隙釁端一開兵連禍結生民肝腦塗地豈人主愛民之意哉擬之退謂同列曰上志在息兵吾曹所宜將順時執政皆東黨但微笑而已三月丙申罷求直言尋復方田諸法及諸州歲貢供奉物許夏人平廢銀州為銀川城罷五路經制司徙陶節夫知洪州夏五月丁未行紀元歷劉昺所造也秋七月庚寅朔日當食不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二

七

虧冬十二月戊午朔日當食不虧羣臣稱賀己未劉達罷蔡京令其黨進言于帝曰東之改法度皆稟上旨非私為之今一切皆罷恐非紹述之意帝惑其說復有用東之心然羣臣未有覺者鄭居中往來鄭妃父紳所知之即入見言陛下所建立皆學校禮樂居安養濟等法乃厚下裕民何所逆天而致威譴乃更張邪帝悅居中退語禮部侍郎劉正夫正夫因請對語與居中合帝遂疑達擅政於是東黨御史余深石本論達專恣反覆凌蔑同列引用邪黨出知亳州

大觀元年春正月甲午以蔡京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吳居厚罷以何執中為中書侍郎鄧洵武梁子美為尚書左右丞子美初為河北轉運使傾漕計以奉上至損緡錢三百萬市北珠以進由是諸路漕臣效尤爭進美餘矣北珠出于女真子美市於遼遼嗜其利虐女真捕海東青以求珠女真深怨之而子美用是顯三月趙挺之罷以何執中鄧洵武為門下中書侍郎梁子美朱諤為尚書左右丞以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尋罷初居中直學士院自言為鄭貴妃從兄弟弟妃家世微亦倚為重及居中入樞府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二

八

妃時已貴重於居中無所賴乃用宦者黃經臣計以親嫌為請改授中太乙官使居中不懼蔡京為言樞密府本兵之地非三省執政用親無嫌經臣沮之於是居中疑京援已不力稍怨之蔡攸東長子也元符中監在京裁造院帝時為端王每退朝攸適趨局遇諸途必下馬拱立王問知為攸心善之及即位遂有寵自鴻臚丞賜進士出身拜秘書郎歷官集賢修撰東再入相遂進學士立孝友睦婣任恤忠和八行科取士凡有此八行者即免試補太學上舍知台州李諤文以徐中行薦中行聞之盡毀其所為文入

委羽山以避之或問之中行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使吾得以八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歟夏五月以蔡建爲給事中建以諸生試策揣蔡東且復用卽對曰熙豐之德業足以配天不幸繼之以元祐紹聖之續述足以末賴不幸繼之以靖國陛下兩下求言之詔冀以聞至言收實用也而見於元符之末者方且幸時變而肆姦言乘間隙而投異意詆誣先烈不以爲疑動搖國是不以爲憚願逆處其未至而絕其原於是擢爲第一以所對頒天下甫解褐卽除秘書正字未踰年至待從前此未有也 鄧洵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二

九

武免時妖人張懷素反朝士多株連者而洵武與反黨連婚坐免 詔諸路監司勿任元祐學術者 六月以梁子美爲中書侍郎 朱諤卒 秋八月庚申以徐處仁爲尚書右丞林摠同知樞密院事處仁尋罷 蔡京怨劉逵會蘇州盜鑄錢獄起京欲陷逵婦兄章縱兄翁遣開封府尹李壽鞫之株連者千餘人強抑使承死者甚衆京猶以爲緩遣侍御史沈疇御史蕭服往代疇至蘇卽日決釋無左証者七百人歎曰爲天子耳目司而可傳會權要殺人以苟富貴乎遂閱實平反以聞京大怒九月辛亥貶疇監信州酒

稅服羈管處州而縱竟竄海島 故直秘閣程頤卒頤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爲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卒得孔孟不傳之學爲諸儒倡著易春秋傳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爲名士而劉絢李顥謝良佐游酢張繹蘇昞呂大臨呂大鈞尹焞楊時成德尤著世稱頤爲伊川先生卒年七十五絢力學不倦頤每言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若絢者吾無疑焉任終太常博士顥稱其才器可大任又言自予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視效而信從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二

十

者顥與劉絢有力焉任終校書郎良佐學問該贍事有未徹則顥有泚嘗與頤別一年復來見頤問所進對曰但去得一矜字爾頤喜曰是子可謂勤學切問而近思者與游酢楊時呂大臨在程門號四先生任終監西京竹木場酢初與兄醇俱以文學知名所交皆天下士頤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及程顥興扶溝學酢盡棄故所習而學焉任終知濠州繹家世甚微年長未知學備力于市聞邑官傳呼聲心慕之卽發憤力學遂以文名會頤自涪州還河南繹往受業頤稱其穎悟嘗曰吾晚得二士謂繹與尹焞也

始學於張載而事二程卒業仕為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邪等人編管饒州卒太鈞大防之弟能守其師說而踐履之尤喜講明井田兵制謂治道必自此始張載每嘆其勇為不可及仕終陝西轉運從事太臨太鈞之弟通六經尤邃於禮每欲擴習三代遺文舊制令可行不為空言以拂世矯俗仕終秘書省正字冬閏十月丙戌以林摠為尚書左丞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居中既怨蔡京遂陰與張康國比而間京都水使者趙震得龜兩首于黃河獻以為瑞京曰此齊小白所謂象罔見之而霸者也居中言首豈有二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一

十一

人皆駭異而京獨主之殆不可測帝命棄龜金明池謂居中愛已故申前命 太廟齋郎方軫上書言蔡京睥睨社稷內懷不道專以紹述熙豐之說為自媒之計內而執政侍從外而帥臣監司無非其門人親戚京每有奏請盡作御筆行出語人曰此上意也明日不行又語人曰京實啓之也善則稱已過則稱君必欲陛下斂天下之怨而後已自元符末陛下嗣服忠義之士投匭者無日無之京分為邪等黥配編置不齒仕籍則誰肯為陛下言哉京又使子攸日以花石禽鳥為獻使陛下不知天下治亂臣以為京必反

也請誅東詔宣示東京請詔下軫獄竟流嶺南 十

一月壬子朔日有食之蔡京以不及所當食分率羣臣稱賀 南丹州地與宜州及西南夷接壤世為莫氏所居自署刺史王祖道欲取之乃誣其酋莫公佞阻東蘭州不令納土發兵討之擒公佞以南丹州為觀州公佞弟公晟結溪峒報復侵掠城邑殺刺史蔡京匿不以聞特置黔南路領庭孚平允從宜柳融及觀九州十二月京以功加太尉而召祖道為兵部尚書祖道在桂四年厚以官爵金帛挑諸夷建城邑調兵鎮戍輦輸內地錢布鹽粟無復吝地瘴癘戍者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二

十二

十七五六實無尺土一民益於縣官時廣南西路轉運副使張莊與祖道表裏遂以代其任祖道莊既鑿空趨取顯美由是靡恭孫趙通程鄰相與效之邊壤益多故矣 知涪州龐恭孫說誘涪州夷內附以其地為珍承州 乾寧軍言河清踰八百里凡七晝夜詔以乾寧軍為清州

大觀二年春正月壬子朔受八寶于大慶殿赦先是有以玉印六寸龜紐獻者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詔名鎮國寶至是又得良玉工帝命作六寶以合秦制天子六璽之數與受命鎮國通曰八寶 二月

以葉夢得為翰林學士夢得初用蔡京薦為禮部員外郎京罷相趙挺之更其所行及京再相復反前政夢得入對因言事不過不可二者而已以為可而出于陛下則前日不應廢以為不可而不出于陛下則今日不可復令徒以大臣進退為可否夫乃陛下未有了然於胸中乎帝悅以為起居郎遂進學士夏五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童貫復洮州奏至百官表賀加貫司空以玉帶賜茶京尋復積石軍貫由是特功驕恣選置將吏皆取中旨不復關朝廷蔡京不悅秋九月辛亥以林據為中書侍郎余深為尚書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十一

十三

左丞深為中丞時據知開封府同治妖人張懷素獄事多連蔡京一人曲為掩覆凡獄辭及交通書間有及京者輒取焚之東深德二人故力引之癸酉皇后王氏崩冬十二月壬寅葬靖和皇后于末裕陵知桂州張莊奏安化上三州一鎮諸蠻納土共五萬一千一百餘戶二十六萬二千餘人幅員九千餘里又奏寬樂州安沙州譜州四州七原等州納土計二萬人一十六州三十三縣五十餘峒幅員萬里蔡京率百官表賀詔兼黔南經略安撫使渝州蠻內附以其地為涪州詔以孔從祀孔子廟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十一

十四

大觀三年春二月丙子朔南平夷內附以其地為遵義軍及播州二月壬申知樞密院張康國卒康國始因附蔡京而進及在樞府寢為崖異時帝惡京專懷陰令康國阻其姦且許以相京忌康國遂引吳執中為中丞執中將論康國康國先知之曰奏事留白帝曰執中今日入對必為京論臣願避位既而執中對果陳其事帝怒黜執中知滁州至是康國因朝退趨殿廡得疾仰天吐舌昇至待漏院卒或疑中毒云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胥用事承盧航表裏為姦縉紳側目右正言陳本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遂上書劾貫經臣怙寵弄權之罪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帝拂衣起未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未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帝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帝易衣帝却之曰留以旌直臣翌日貫等相率前訴謂國家極治安得如此不祥語抗奏未狂妄謫監信州酒夏四月戊寅集英臚唱貢士林據當傳姓名不識甄盜字帝笑曰卿誤眾據不謝而語詆同列御史論其寡學倨傲不恭失人臣禮黜知滁州久之自楊

州徙大名道過關為帝言頃使遼見其國中携貳若
無而有之勢無不可蓋欲報其辱也帝由是始有北
伐之意 癸巳以鄭居中知樞密院事余深為中書
侍郎薛昂劉正夫為尚書左右丞昂與余深林摠附
蔡京最久昂至舉家為東避私諱或誤及之輒加笞
責昂嘗誤及帥自批其口 五月乙巳孟翊獻所畫
卦象謂宋將中微有再受命之象宜更年號改官名
變庶事以厭之帝不樂詔竄之遠方 六月管師仕
罷 中丞石公弼殿中侍御史張克公劾蔡京罪惡
章數十上京遂罷為太乙宮使時有郭天信者以方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二 十五
伎得親幸深以京為非每奏天文必指陳以撼京密
白日中有黑子帝為之恐後屢白不已上始疑京故
罷 何執中一意謹事蔡京遂代為首相太學陳朝
老諸闕上書曰陛下知蔡京之姦解其相印天下之
人鼓舞有若更生及相執中中外黯然失望執中雖
不敢若京之蠹國害民然碌碌常質初無過人天下
敗壞至此如人一身臟腑受疹已深豈庸庸之醫所
能起乎執中夤緣攀附致位二府亦已大幸遽俾之
經體贊元是猶以蚤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疏奏不
省而眷注益異 冬十一月蔡京以太師致仕留京

師提舉修英宗實錄改封楚國公朝朔望石公弼言
京盤旋京師餘威震于羣臣願持必斷之決以消後
悔殿中侍御史洪彥昇言京假紹述之名一切更張
敗壞先朝法度朋姦誤國公私困弊既已上印而僣
寒都城上憑眷顧之恩中懷跋扈之志願早賜英斷
遣之出京殿中侍御史毛注言京擅持威福動搖中
外以翰林學士葉棗得為腹心交植黨與帝為逐棗
得而遷注為侍御史京遂致仕注復極論京受孟翊
妖姦之書與逆人張懷素遊處引凶朋林摠置政府
用所親宋喬年尹京等事太學生陳朝老亦疏京惡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二 十六
十四事乞投畀遠方以禦魑魅皆不報 罷鑄夾錫
錢 禮書成尋又置禮制局命劉昂討論古今宮室
車服器用婚喪冠祭沿革制度及更置郊廟禋祀之
器為五禮新儀頒行天下 瀘州夷內附以其地為
純滋州
大觀四年春二月己丑以余深為門下侍郎張商英
為中書侍郎侯蒙同知樞密院事蔡京既免商英自
峽州起知杭州過關賜對因奏曰神宗修建法度務
以去大害興大利今誠一一舉行則盡紹述之美法
若有弊不可不變但不失其意足矣遂留居政府帝

嘗從容問蒙曰蔡京何如人蒙對曰使京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帝使密伺京所為京聞而銜之

夏五月立詞學兼茂科帝以宏詞科不足以收文學之士改立詞學兼茂科歲附貢士院試去檄書而增制誥中格則授館職歲不過五人丁未彗出奎婁帝避殿減膳令侍從官直言指陳闕失石公弼等遂極論京罪張克公亦論京輔政八年權震海內輕賜予以蠹國用託爵祿以市私恩役將作以葺居第用漕艇以運花石名為祝聖而修塔以壯臨平之山託言灌田而決水以符興化之讖及不軌不忠之罪凡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二

十七

數十事毛注又論京罪積惡大天人交譴雖罷相致政猶怙恩恃寵偃居賜第以致上天威怒推原其咎實在於京考京之罪蓋不可以縷數陛下去黨碑以開自新之路京疾其異已而別為禁防陛下頒明詔以來天下之言京惡其議已而重致于法以嚴刑峻罰脇持海內以美官重祿交結人心錢鈔屢更而商賈不行邊事數興而國力大匱聲焰所震中外憤疾宜早令去國消弭天變奏上乃出之杭州余深罷深與蔡京結為死黨京既去國深不自安上疏乞罷乃出知青州貶王祖道為昭信節度副使放張莊

于永州討妄言拓地之罪也六月以張商英為尚

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蔡京久盜國柄中外怨疾見

商英能立異同更稱為賢帝因人望而相之時久旱

彗星中天商英受命是夕彗不見明日雨帝喜因大

書商霖二字賜之薛昂免秋七月罷方田八

月乙亥以吳居厚劉正夫為門下中書侍郎侯蒙鄧

洵仁為尚書左右丞九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冬

十月丁酉立貴妃鄭氏為皇后后開封人本欽聖殿

押班初帝為端王常朝欽聖太后太后命后供侍及

帝即位遂以賜帝后性端謹善順承帝意好觀書章

奏能自製帝愛其才寵冠後宮竟立為后鄭居中

先知樞密院事蔡京之免居中自許必得相帝覺之

不果用至是復以外戚罷

政和元年春三月癸酉以王襄同知樞密院事秋

八月丁巳張商英罷商英為政持平謂蔡京雖名紹

述但借以劫制人主禁錮士大夫耳于是大革弊事

改京所鑄當十大錢為當三以平泉貨復轉般倉以

罷直達行鹽鈔法以通商旅蠲橫斂以寬民力勸帝

節華侈息土木抑僥倖帝頗嚴憚之嘗葺升平樓戒

主者遇丞相導騎至必匿匠樓下時稱商英忠直然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二

十八

意廣才疎凡所當為先於公座誦言故不便者得預為計初何執中與蔡京同相凡營立皆預議至是惡商英出已上與鄭居中日夜醞織其短先使言者論其門下客唐庚竄知惠州會商英與郭未信往來事覺居中因諷中丞張克公并論之遂罷政出知河南府尋貶為崇信軍節度副使童貫既得志于西羌遂謂遼亦可圖請使遼以覘之乃以學士鄭允中充賀遼主生辰使而以貫副之或言以宦官為上介國無人乎帝曰契丹聞貫破羗故欲見之因使覘其國策之善者也遂行王宗才曰甚哉徽宗之無道也身焉得不虜哉遼政之亂即使宋之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二 十九

力足以圖之亦自有人而欲以界之童貫使遼有人焉其不怨讐而招侮哉君在臣使人才乏弱以宦者為上介遣之不以為非敵禮不飾將命非人將君臣交際受之不以為恥君子以是知宋與遼之俱亡也冬十月羈管陳瓘於台州瓘以忤蔡京竄柳州瓘子正彙在杭訟京有動搖東宮迹杭守蔡燾執送京師陰告東俾為計事下開封府併逮治瓘尹李孝壽逼使證其妄瓘曰正彙聞東將不利社稷傳于道路瓘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為妄則情有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又義有所不為京之姦邪必為國禍瓘固嘗論之於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內侍黃經臣蒞鞫聞其辭失聲太息謂曰主

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彙猶以所告失實流海上瓘安置通州瓘嘗撰尊堯集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誣妄以正君臣之義張商英為相取其書既上而商英罷瓘又徙台州何執中起遷人石慊知台州欲寘瓘以必死慊至執瓘至庭大陳獄具將勝以死瓘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邪滅失措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爾瓘曰然則何用如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為堯主上為舜尊堯何得為罪時相學術短淺為人所愚君所得幾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二 二十

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慊慊揖瓘使退所以窘辱之者百端終不能害執中怒罷慊瓘平生論東兄弟皆披摘其處心發露其情慝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 燕人馬植本遼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汚而內亂不齒于八童貫使遼道盧溝植夜見其侍史自言其有滅燕之策因得見貫貫與語大奇之載與俱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植即獻策曰女真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真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議者謂祖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蕃禁商賈舟船不得行百有餘

年矣一旦啓之懼非中國之利不聽帝召問之植對曰遼國必亡陛下念舊民遭塗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疆代天譴責以治伐亂王師一出必壺漿來迎萬一女真得志事不侔矣帝嘉納之賜姓趙氏以爲秘書丞圖燕之議自此始

政和二年春二月戊子復蔡京太師賜第京師自杭州召還帝宴之於內苑太清樓夏四月復行方田

監察御史李彥章請禁史學從之五月詔蔡京

三日一至都堂議事京患言者議已乃作御筆密進而丐帝親書以降謂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

宋資治通鑑卷二十二

二十一

事無巨細皆託以行至有不類帝書者群下亦莫敢言由是貴戚近臣爭相請求至使中人楊球代書號曰書楊東復病之而不能止矣六月以余深爲門下侍郎蔡京率意自用欲更置官名以繼元豐之政乃首更開封守臣爲尹牧由是府分六曹縣分六案內侍省職悉倣機廷之號修六尚局建三衛郎遂詔太師太傅太保古三公之官今爲三師古無此稱合依三代爲三公爲真相之任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太尉秦主兵之任皆非三公並宜罷仍立三孤爲次相之任更侍中爲左輔中書令爲右弼尚書左

僕射爲太宰兼門下侍郎右僕射爲少宰兼中書侍郎罷尚書令及文武勳官而以太尉冠武階然是時員既濫冗名且紊雜甚者黃冠道流亦濫朝品元豐之制至此大壞冬十一月民間有得玉圭來獻者帝即殿受賀執政皆進秩以何執中爲少傅十二月加童貫太尉蜀夷內附置祺亨州

宋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二終

宋資治通鑑卷二十二

二十一

宋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三

宋紀二十三 起政和癸巳盡宣和已亥凡六年有奇

徽宗體仁合道峻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

孝皇帝三

政和三年春正月追封王安石為舒王安石子雱為臨川伯從祀孔子廟時新廟成於正月元日舍萊仲春仲秋上丁舍奠以充國鄒國公及舒王配享殿上頒辟雍大成殿名於諸路學 以何執中為太宰吳居厚罷以鄭居中知樞密院事居厚久居政府以周謹自媚雖無大惡可言然一時聚斂者推為首

宋資治通鑑卷二十三

二月辛卯太后劉氏自殺帝以哲宗故曲加恩禮於后而后頗干預外事且以不謹聞帝與輔臣議將廢之而后已為左右所逼即簾鈎自縊死年三十五謚昭懷 三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鄧洵仁罷作玉清和陽宮在福寧殿東奉安道象帝所生之地也 以薛昂為尚書右丞 五月葬昭懷皇后詔大晟之樂已薦之郊廟而未施于燕享比今有司播之教坊試於殿廷無忌憚焦急之聲可頒之天下其舊樂悉禁 秋八月丙子以何執中為少師 濮人王老志初為小吏遇異人授以丹遂棄妻子結草

廬田間為人言休咎多驗太僕卿王重以名聞時帝方嚮道術乃召至京師館於蔡京第嘗緘書一封至帝所啓視乃昔歲秋中與喬劉二妃燕好之語也由是益信之號為洞微先生朝士多從求書初若不可解者卒應者什八九其門如市京慮太甚頗以為戒老志亦謹畏乃奏禁絕之踰年而死洪州人王仔昔初隱于嵩山自言遇許遜得大洞隱書豁落七元之法能道人未來事京薦之帝召見賜號冲隱處士篆符有驗進封通妙先生由是道家之事日興而仔昔恩寵寢加朝臣戚里夤緣關通中丞王安中上疏請

宋資治通鑑卷二十三

自今招延山林道術之士當責所屬保任宜召出入必令察視其所經由仍申嚴臣庶往還之禁并言蔡京欺君僭上蠹國害民數事帝欣然納之已而再疏京罪帝曰本欲即行卿章以近天寧節候過此當為卿罷京京伺知之大懼其子攸日夕待禁中泣拜懇祈帝為遷安中翰林學士 冬十一月癸未祀天于圜丘帝執大圭以道士百人執儀仗前導蔡攸為執綬官王輅出南薰門帝忽曰王律園東若有樓臺重復是何處也攸即奏見雲間樓殿臺閣隱隱數重既而審視皆去地數十丈頃之帝又曰見人物否攸即

奏有若道流童子持幡幢節蓋相繼而出雲間眉目
歷歷可識遂以天神降詔告在位卽其地建道官名
曰迎真作天真降臨示現記由是益信神仙之事矣
十二月詔求道教仙經於天下 初遼主如春州
幸混同江釣魚生女真酋長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
來朝遇頭魚宴遼主命諸首次第起舞至阿骨打辭
不能但端立直視遼主諭之再三終不從他日遼主
密諭北院樞密使蕭奉先曰阿骨打雄豪不常可托
以邊事誅之否則必貽後患奉先曰彼麗人不知禮
義且無大過而殺之恐傷向化心設有異志葛爾小
國亦何能爲遼主乃止阿骨打歸疑遼主知其異志
且以遼主淫酗不恤國政遂稱兵先併旁近族至是
節度使烏雅東死阿骨打襲位自稱爲都勃極烈都
勃極烈者官長也遼使阿息保往謂之曰何故不告
喪阿骨打曰有喪不能弔而乃以爲罪乎
政和四年春正月戊寅因王老志王仔昔徐知常等
得幸遂置道階先生處士等名秩比中大夫至將士
郎凡二十六級後又置道官二十六等有諸殿侍宸
校籍授經以擬待制修撰直閣之名 夏五月丙戌
祭地祇於方澤 秋八月新作延福宮在大內北拱

宋資治通鑑卷之二十三

三

宸門外初蔡京欲以宮室媚帝召內侍童貫楊戩賈
詳何訴藍從熙五人諷以內中逼窄之狀五人乃請
因延福舊名而新作之五人分任工役視力所致爭
以侈麗高廣相夸尚各爲制度不務沿襲及成號延
福第五位東西配大內南北稍劣其東直景龍門西
抵天波門其間殿閣亭臺相壘鑿池爲海疏泉爲湖
鶴莊鹿砦文禽奇獸孔翠諸柶蹄尾動以千數嘉花
名木類聚區別怪石岩壑幽勝宛若天成不類塵境
旣成帝自爲文以記之其後又爲村居野店酒肆青
帘於其間每歲冬至後卽放燈自東華門以北並不
禁夜徙市民行鋪夾道以居縱博群飲至上元後乃
罷謂之先賞尋又跨舊城修築號延福第六位復跨
城外浚濠作二橋橋下疊石爲固引舟相通而橋上
人物外自通行不覺也名曰景龍江夾江皆植奇花
珍木殿宇對峙焉 遼主好畋獵淫逸怠于政事每
歲遣使市名鷹海東青於海上道出生女真使者貪
縱徵索無藝女真厭苦之烏雅東嘗以遼主不遣阿
疎爲辭稍拒市鷹使者及阿骨打襲位相繼遣蒲家
奴習古乃等索阿疎遼主終不許習古乃歸具言遼
主驕肆廢弛之狀阿骨打乃召其所屬使備衝要建

宋資治通鑑卷之二十三

四

城堡脩戎器遼主使侍御阿息保往詰之阿骨打曰
我小國也事大國不敢廢禮大國德澤不施而逋逃
是主以此字小能無望乎若還阿疎朝貢如故不然
城未已也阿息保還遼主遂發渾河北諸軍益東北
路統軍司阿骨打聞之謂其下曰遼人知我將舉兵
集諸路軍備我必先發制之無為人制乃與撒改
子粘沒喝等謀遂集所屬諸部兵以銀木可婁室蘭
毋等為將而使婆盧火徵移懶路迺古乃兵九月阿
骨打率兵進次寥海城諸部兵皆會于來流水得二
千五百人遂命諸將傳挺而誓至遼界遇勃海軍耶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三

五

律謝十墜馬阿骨打射殺之幹本與數騎陷遼圍中阿
骨打救之免胄戰或自傍射之阿骨打顧見射者一
矢而斃謂其下曰盡敵而止衆從之勇氣百倍遼軍
大奔蹂踐死者十七八撒改在別部聞之使粘沒喝
及穀神來賀勸其稱帝阿骨打曰一戰而勝遂稱大
號何示人淺也進軍寧江州填塹攻城寧江人自東
門出阿骨打邀擊盡殪之遼統軍司以聞時遼主射
鹿於慶州略不介意唯遣海州刺史高仙壽應援而
已十月朔寧江州陷遼防禦使藥太師奴被獲阿骨
打陰縱之使招諭遼人遂引兵還初女真部民皆無

徭役壯者悉為兵平居則漁畋射獵有警則下令諸
部之長凡步騎之仗糗皆自備焉其部長曰孛堇行
兵則稱曰猛安謀克猛安猶千夫長謀克猶百夫長
也十一月遼主聞寧江州陷召羣臣議漢人行宮
副部署蕭陶蘇幹曰女真雖小其久勇而善射我兵
久不練若遇強敵稍有不和諸部離心不可制矣今
莫若大發諸道兵以威壓之北院樞密使蕭得里底
曰如陶蘇幹之謀徒示弱耳但發滑水兵足以拒之
乃以司空蕭嗣先為東北路都統蕭撻不也副之發
契丹奚軍三千及中禁兵等七千屯出店河阿骨打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三

六

帥衆來禦未至混同江會夜阿骨打方就枕若有扶
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即鳴鼓舉燧而行
黎明至混同江遼兵方壞凌道阿骨打選壯士千人
擊走之因帥衆繼進遂登岸與遼兵遇會大風起塵
埃蔽天阿骨打乘風奮擊遼兵潰將士多死其獲免
者十有七人樞密使蕭奉先懼凡嗣先得罪輒奏東
征潰軍所至劫掠若不肆赦恐聚為患遼主從之嗣
先但免官而已自是諸軍相謂曰戰則有死無功退
則有生無罪故士無鬪志但見敵輒潰阿骨打進襲
遼蕭敵里于幹鄙濼東殺獲甚衆遼人嘗言女真兵

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云 十二月遼賓祥咸
三州及鐵驪部叛降女真 環州定遠大首領夏人
李訛嗽以書遺其國統軍梁咿咿曰我居漢二十年
每見糧草轉輸例給空券方春末秋初士有饑色若
徑擣定遠唾手可取既得定遠則旁十餘城不攻而
下矣我儲穀累歲掘地藏之犬兵之來斗糧無齎可
坐而飽也哆唆遂以萬人來迎轉運使任諒先知其
謀募兵盡發窖穀哆唆圍定遠矢所藏越七日訛嗽
遂以其部萬餘歸夏夏主築城底河城詔童貫為經
略以討之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二十三

七

政和五年春正月壬申朔女真完顏阿骨打稱帝國
號金阿骨打既屢勝遼其弟杲坐賈率將佐勸其稱
帝阿骨打不許阿離合薄蒲家奴粘沒喝等復以為
言阿骨打遂於是月朔即皇帝位且曰遼以質鐵為
號取其堅也質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
之色白完顏色尚白况所居按出虎水之上於是國
號大金改元收國更名曷以曷乞買為諱班勃極烈
斜也撤改為國論勃極烈其國語謂金為按出虎謂
尊大為諱班謂國相為國論斜也阿骨打發撤改烏
古迺之孫也 知梅嶺若昂公老之妻宗女也嘗出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二十三

八

金王器飲宴州夷酋卜漏等漏心艷之會灑帥賈宗
諫以飲竹木擾夷部且誣致其酋卜固旁等罪夷人
咸怨漏遂相結固上元張燈襲破梅嶺若昂公老妻
及其器物四出掠掠梓州轉運使趙適聞之倍道趨
適幼弟諒罷之謂康廷魯代宗諒聽適節制適陰有
專討意兵端益大於是詔發陝西軍三萬以適為招
討使適與別將馬覺張忠正分道出期會于宴州漏
據險縛大回其山岨起數百仞林箐深密諸村圍夷
為通敗潰者悉赴之乃壘石樹柵以守適軍不能進
巡檢种友直所部多思黔土丁習山險而山多狽適
遣土丁捕之伐去蒙密綠崖石挽藤葛而上得狽數
千頭束麻作炬灌以膏蠟縛於狽背暮夜復遣土丁
負繩梯登崖頭乃縋梯引下人人銜枚擊狽蟻附而
上比雞鳴友直等悉力擁刀斧穿箐入及賊柵出火
然炬狽熟狂跳賊廬舍皆茅竹狽竄其上火輒發賊
號呼奔撲狽益驚火益熾官軍鼓譟破柵賊擾亂不
復能抗赴火墜崖死者不可勝計斬數千人生擒卜
漏宴州平拓地千里遙為建城若畫疆畝募人耕種
且習戰守號曰勝兵 遼主使僧家奴持書往金議
和使為屬國阿骨打遣寒刺復書云若歸叛人阿疎

遷黃龍府於別地然後議之 金主自將攻遼黃龍
府進薄益州州人走保黃龍金取其餘民而去遼遣
都統幹里朶左副統蕭乙薛右副統耶律張家奴都
監蕭謝佛留將騎二十萬步卒七萬戍邊且屯田以
爲長久計金主聞之率衆趨遼魯古城登高望遼兵
若連雲灌木狀顧謂左右曰遼兵心貳而情怯雖多
不足畏遂趨高阜爲陳謀良虎以右翼先馳遼左軍
左軍却婁宇銀木可衝遼中堅陷陣力戰粘沒喝以
中軍助之遼兵遂敗金兵乘勝追躡至其營會日已
暮圍之黎明遼軍潰圍出金人逐北至阿婁岡遼步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十三 九

卒盡殪耕具數千皆爲金人所獲是役也遼人本欲
屯田且戰且守故併其耕具皆失之 童貫遣熙河
經略使劉法將步騎十五萬出湟州秦鳳經略使劉
仲武將兵五萬出會州貫以中軍駐蘭州爲兩路聲
援仲武至清水河築城屯守而還法與夏右廂軍戰
於古骨龍大敗之斬首三千級二月甲寅立長子
定王桓爲皇太子赦 以童貫領六路邊事時永興
廊延環慶秦鳳涇原熙河各置經略安撫司以貫總
領之於是西兵之柄皆屬于貫 三月遼主使張家
奴等六人齎書使金猶斥阿骨打名冀其降金主以

爲書辭慢侮留五人獨遣張家奴還報書亦斥遼主
名諭遼主降 夏六月蔡京以孟鼎齡爲鄱水使者
鑿大岬三山兩河創天成聖功二橋帝自製銘調役
夫數十萬民不聊生至是畢工未幾水漲橋壞 遼
復遣使如金金主以書辭慢侮留遼使蕭辭刺不遣
秋七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八月丁丑作明堂初
元豐禮官以明堂寓太慶殿別請建立以盡嚴奉而
未暇講求至是下詔內出圖式宣示於崇政殿且以
明堂宜正臨丙方近東以據福德之地乃徙秘書省
于宣德門東而以省地營之命蔡京爲明堂使開局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十三 十

興工日役萬人 遼主下詔親征女真率蕃漢兵十
餘萬出長春路命蕭奉先爲御營都統耶律章奴副
之以精兵二萬爲先鋒餘分五部北出駱駝口別以
漢步騎二萬南出寧江州發數月糧期必滅女真
有星流出於柳其光照地色赤黃有尾占者以爲天
子宗廟有喜國家建造宮室之祥蔡京率百官表賀
安置太子詹事陳邦光于池州蔡京獻太子以大
食國琉璃酒器羅列宮庭太子怒曰天子大臣不聞
以道義相訓乃持玩好之具蕩吾志耶命左右碎之
京聞邦光實獻太子諷言者擊逐之 九月金主攻

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以渡金主使一人導前乘楫
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以濟遂克
黃龍府遣辭刺還遼曰若歸我叛人阿疎即當班師
遼師渡混同江副都統章奴與耶律淳妃弟蕭諦
里及其甥蕭延留等謀迎立淳誘將士亡歸上京遣
諦里以其謀告淳淳曰此非細事主上自有諸王當
立北南面大臣不來而汝言及此何也密令左右拘
之有頃遼主使行宮小底乙信等持書至備言章奴
之謀淳即斬諦里等携其首單騎詣廣平淀待罪遼
主遇之如初章奴知淳不見聽乃率麾下掠取上京
宋資治通鑑卷之三十一

今天祚親至柰何非人死戰莫能當也不若殺我一
族汝等迎降轉禍為福諸軍皆曰事已至此惟命是
從金主遂帥師迎敵遼主自將至駱駝門騎馬蕭特
末等將騎兵五萬步卒四十萬至幹鄰灤金主行次
父刺與其臣謀曰遼兵號七十萬其鋒不可當吾軍
遠來人馬疲乏宜駐于此深溝高壘以待之會獲遼
督餉者知遼主以章奴反西還已二日矣諸將請乘
怠擊之遂追遼主及于護步答岡金主曰彼衆我寡
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遼主必在焉敗其中軍可
以得志使右翼先戰左翼合而攻之遼兵大潰枕籍
宋資治通鑑卷之三十一

妖幻往來淮泗間丐食僧寺僧苦之及王老志死
王仔昔寵慕帝訪方士于左階道錄徐知常知常以
靈素對即召見靈素大言曰天有九霄而神霄為最
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長子主南方號
稱長生大帝君陛下是也既下降於世其弟號青華
帝君者主東方攝領之又有仙官八百餘名今蔡京
即左元仙伯王黼即文華使鄭居中童貫等皆有名
而已即仙卿褚慧下降佐帝君之治時劉貴妃方有
寵靈素以為九華玉真安妃帝心獨喜其事甚加寵
信賜號通真達靈先生賞資無筭為改温州為應道軍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三

十三

靈素本無所能惟稍習五雷法召呼風霆間禱雨有
小驗而已以童貫為陝西兩河宣撫使童貫使劉
法劉仲武合熙秦之師十萬攻夏仁多泉城城中力
守援不至乃降法受而屠之渭州將种師道克夏
滅底河城師道世衡之孫也閏月丁未立道學從
林靈素之言也尋詔太學辟雍各置內經道德經莊
列博士二員又用蔡京言集古今道教事為紀志賜
名道史四月乙丑帝聞林靈素之言於景龍門對
晨暉門作上清寶錄宮密連禁署宮中山包平地環
以佳木清流列諸館舍臺閣多以美材為楹棟不施

五采有自然之勝上下立亭宇不可勝計帝時登皇
城下視之由是開景龍門城上作複道通寶錄宮以
便齋醮之事夏四月高永昌使人求援於金且曰
願併力以取遼金主使胡沙蒲謂永昌曰同力取遼
固可東京近地汝輒據之以僭大號則不可若能歸
款當授王爵永昌不從金主乃遣翰魯帥諸軍攻永
昌時遼張琳等討永昌久不克翰魯與戰敗之遂取
潘州永昌大懼率眾拒金遇于活水金師既濟永昌
之軍不戰而却遂北至遼陽城下明日永昌盡帥其
眾與金戰又大敗遂以五千騎奔長松遼陽人撻不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三

十四

也執永昌以獻金主殺之於是遼之東京州縣及南
路繫遼者皆降于金金主以翰魯為南路都統翰論
知東京事辛未何執中罷執中輔政一紀年高疾
甚賜之寬告尋以太傅就第朝朔望儀物廩給一如
居位時未幾卒執中嘗為端王侍講故終始恩遇不
替然無所建明惟以謹畏迎順主意贊飾太平而已
詔蔡京改都堂為公相廳詔京總治三省正公相
位五月庚子以鄭居中為少保太宰劉正夫為少
宰鄧洵武知樞密使院事時蔡京大興工役民不聊
生變亂法度更無所師居中每為帝言帝亦惡京專

乃拜居中太宰使伺察之又以正夫議論數與京異拜爲少宰居中存紀綱守格令抑僥倖振淹滯士論翕然聖治 六月遼以耶律淳爲都元帥 秋七月以侯蒙爲中書侍郎薛昂爲尚書左丞 九月辛卯帝奉玉冊玉寶如玉清陽和宮上玉帝尊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詔天下洞天福地修建宮觀塑造聖像又上地祇徽號曰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上寶冊儀禮一如上帝尋改宮名爲玉清神霄宮又鑄神霄九鼎安置于上清寶籙宮之神霄殿 冬十一月庚子以白晫中爲宋資治通鑑 卷之二十三 十五

會且令士庶入聽林靈素講經帝爲設幄其側靈素據高座使人於下再拜請問然所言無殊絕者時時雜以滑稽媒語上下爲大開笑莫有君臣之禮復令吏民詣宮授神霄秘籙朝士嗜進者亦靡然趨之夏四月帝諷道籙院曰朕乃上帝元子爲大霄帝君憫中華被金狄之教遂懇上帝願爲人主令天下歸於正道卿等可冊朕爲教主道君皇帝于是道籙院上表冊之然止於道教章疏內用 六月明堂成秋七月置提舉御前人船所時東南監司郡官二廣市船率有應奉又有不待旨但送物至都計會宦者宋資治通鑑 卷之二十三 十六

死者甚衆 八月癸亥鄭居中罷居中與蔡京不相能至是以母喪去位京以居中王珪壻也乃使蔡確子懋重理定策事遂追封確清源郡王御製文立石墓前欲借是撼居中然卒不能害懋即涓也 遼主自燕至陰涼河募遼東人爲兵使報怨于女真號曰怨軍凡八營屯衛州蒺藜山以渤海鐵州人郭樂師等爲帥 冬十月庚寅蔡京惡之也 十一月庚寅命蔡京五日一赴都堂治事 起復鄭居中爲大宰以余濬爲少宰白疇中爲中書侍郎十二月以薛昂爲門下侍郎 方士王侁昔倨傲而齷帝待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三 十七

院事內侍自古無賜坐者時貫加開封儀同三司領樞密院每春秋大燕則坐于執政之上日與宰相同班進呈畢即自屏後入內復易窄衫與羣閣爲伍出則爲大臣當體貌之禮入則爲近侍執使令之役古所未有也 帝以未得嗣子爲念道士劉混康以法錄符水出入禁中言京師西北隅地協堪輿倘形勢加以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爲數仞岡阜已而後宮生子漸多帝甚喜始信道教於是蔡攸倡爲異聞謂有珠星壁月跨鳳乘龍天書靈篆之符以逢迎之遂竭國力以經營土木之工至是又命戶部侍郎孟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三 十八

以客禮故遇宦侍若童奴又欲辭道士皆宗已林靈素忌之乃與宦者馮浩誣以言語怨望下獄死 有星如月南行 帝言天神降于坤寧殿詔示百官帝惑于林靈素之言建宮觀徧天下又造青華帝君正書臨壇及火龍神劍夜降內宮之事託天神臨降造帝誥天書雲篆務以惑世欺衆其說妄誕不可究實宦者道士有所不快必託爲帝誥則莫不如志尋加靈素號通真達靈元妙先生張虛白通元冲妙先生視中大夫出入訶引至與諸王爭道都人稱曰道家兩府其徒美衣玉食者幾二萬人 以童書領樞密

馬防秋淳遺金成州都統幹魯古書議和幹魯古告
于金主金主猶以歸蹇刺及阿疎為言淳軍至蒺藜
山幹魯古及知東京事幹論等進攻顯州遼怨軍帥
郭藥師乘夜襲走之幹魯古遂與淳戰敗走幹魯古
追至河望直陂遂拔顯州於是乾懿豪徵成川惠七
州皆降金 遼東鐵州人楊朴言于金主曰自古英
雄開國必先求大國封冊金主從之使至遼時遼東
諸州盜賊蜂起掠民以充食樞密使蕭奉先等勸遼
主許之

重和元年春正月甲申于闐上美玉踰二尺帝命製
寶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象
以魚蠹制作之工幾於秦璽號曰定命寶合前八寶
為九寶以定命寶為首且曰八寶者國之神器至于
定命乃我所自制也寶成帝御殿受賀肆赦 王黼
美風姿有口辯寡學術而多智善佞初以何執中薦
累官左司諫張商英為相寢失帝意帝遣使以玉環
賜蔡京於杭黼規知之因數條奏東所行政并擊商
英及京復相德其助已歲中三遷為御史中丞黼欲
東專國遂疏執中二十罪已而改翰林學士會東與
鄭居中不合黼復內交于中京由是怨之徒為

戶部尚書將陷以罪黼以計獲免還為學士承旨遂
入政府 建隆中女直嘗自其國之薊州泛海之登
州賣馬故道猶存至是有漢人高藥師者泛海來言
女真建國屢破遼師登州守臣王師中以聞詔蔡京
童貫共議命師中募人同藥師等齎市馬詔以往不
能達而還帝乃復委童貫選人使之二月遂使武義
大夫馬政同藥師由海道如金政言于金主曰主上
聞貴朝攻破契丹五十餘城欲與通好共行弔伐若
允許後當遣使來議通金好自此始 夏五月壬午
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以鄭居中為少傅余深為少
保 八月甲寅以童貫為太保 九月掖庭大火自
申夜達曉大雨如傾火益熾凡焚五千餘間後苑廣
聖宮及宮人所居幾盡焚死者甚衆 庚寅薛鼎罷
以白疇中王黼為門下中書侍郎馮鼎載范致虛為
尚書左右丞 鄭居中罷居中乞持餘服詔許之
閏月詔周柴氏後已封崇義公復立恭帝後以為宣
義郎監周陵廟世世為國三恪 遼大饑人相食
宣和元年春正月乙卯林靈素欲盡廢釋氏以逞前
憾請于帝改佛號大覺金仙餘為仙人大士僧為德
士易服飾稱姓氏寺為宮院為觀改女冠為女道尼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十三

一九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十三

二十

爲女德尋詔德士並許入道學依道士之法 金主與粘洪喝議遣渤海人李善慶女直散親持國書并北珠生金等物同馬政來修好詔蔡京等諭以夾攻遼之意善慶等唯唯居十餘日遣政同趙有開齋詔及禮物與善慶等渡海報聘行至登州有開死會謀者言遼已封金主爲帝乃詔政勿行止遣平海軍校呼慶送善慶等歸金金主遣慶歸且語之曰歸見皇帝果欲結好早示國書若仍用詔決難行也初高麗來求醫帝命二醫往至是歸奏云高麗館醫甚勤日夕引之視其用兵布陣禦敵之方曰聞天子將與女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二十三

五十一

真圖契丹苟存契丹猶足爲中國捍邊女直乃狼虎不可交也宜早爲之備帝聞之不樂 戊午以余深爲六宰王黼爲少宰黼賜第城西日導以教坊樂供張什器悉取於官寵傾一時是時朝廷已納趙東嗣之計將會金以圖燕會謀云遼主有亡國之相黼薦畫學正陳堯臣使遼堯臣繪遼主像以歸言於帝曰虜主望之不似人君若以相法言之亡在旦夕幸速進兵無弱攻昧此其時也并圖其山川險易以上帝大喜取燕雲之計遂決 占城入貢占城在中國西南東至海西至雲南南至真臘一月程西北至交州

四十日所統大小聚落一百五大略如州縣自上世未嘗通上國周顯德中始入貢其後朝貢不絕然與交州相近互相侵擾焉至是封爲王始與交趾加恩均矣 二月戊戌以鄧洵武爲少保 三月以馮標載爲中書侍郎范致虛張邦昌爲尚書左右丞 遼遣耶律奴哥如金議和金主復書曰能以兄事朕歲貢方物歸我中京上京興中府三路州縣以親王公主駙馬大臣子孫爲質還我行人及元給信符并宋夏高麗往復書詔表牒則可旣而奴哥復至金使胡突來與俱如遼索取質子及上京興中府所屬州郡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二十三

五十一

裁減歲幣之數且曰必以兄事我冊用漢儀方可如約言如不從勿復遣使遼主從之凡七遣使如金議冊禮金乃使烏林答贊謨如遼迎封冊冊至金金主以無兄事之語又不稱大金而東懷乃小邦懷其德之義語涉輕侮乃復使贊謨如遼責其冊乖體式如依前書所定然後可從 童貫使劉法取朔方法不欲行強遣之乃引兵一萬出至統安城遇夏主弟察哥率步騎爲三陣以當法前軍而別遣精騎登山出其後大戰移七時兵饑馬渴死者甚衆法乘夜遁比明走七十里至蓋朱峴守兵追之斬首而去貫隱其

敗而以捷聞察哥見法首惻然語其下曰劉將軍前
敗我於古骨龍仁多泉吾嘗避其鋒謂天生神將豈
料今為一小卒梟首哉其失在恃勝輕出不可不戒
遂乘勝圍震武震武在山峽中熙秦兩路不能餉自
築三歲間知軍李明孟清皆為夏人所殺至是城又
將陷察哥曰勿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塊乃自引去
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五月京師大水茶肆備
晨興見大夫蹲榻傍近視之則龍也軍器作坊兵士
取而食之逾五日大雨如注歷七日而止京城外水
高十餘丈帝懼甚命戶部侍郎唐恪決水下流入五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二十三 三十一
大河起居郎李剛言國家都汴百五十餘年矣未嘗
有此異夫變不虛生必有感召之由災非易禦必有
以消弭之望求直言采而用之以答天戒詔貶綱一
官與縣去 六月己亥童書因關右既困諷夏人因遼
進誓表納款遂詔六路罷兵及夏遣使來賀天寧節
授以誓詔夏使辭不取貫不能屈但遣館伴疆之使
持還及境棄之道中而去賈炎得而上之貫始大沮
尋加貫太傅封涇國公時人稱蔡東為公相貫為媼
相

宋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三終

宋資治通鑑卷第二十四

宋紀二十四 起宣和己亥盡宣和三年有奇

徽宗體仁合道峻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

孝皇帝四

八月范致虛罷時朝廷欲用師契丹致虛言邊隙一
開必有意外之患宰相謂其懷異會母喪去位 女
真初無文字及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金主遂
命谷神依倣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國語製
女真字行之後復製女真小字謂谷神所製為大字
云 九月帝幸道德院觀金芝遂幸蔡東第時京子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二十四 一
攸儵備及攸子衍皆為大學士儵尚帝女茂德帝姬
家人廝養亦居大官媵妾封夫人束每侍上恒以君
臣相悅為言帝時乘輕車小輦頻幸其第命坐傳觴
略用家人禮京謝表有云主婦上壽請酬而皆從稚
子牽衣挽留而不却蓋實事也 蔡攸有寵于帝進
見無時與王黼得預宮中秘戲或侍曲宴則攸黼着
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中多道市井淫謀
謔浪語以獻笑取悅攸妻宋氏出入禁掖攸子衍頗
殿中監寵信傾其父攸嘗言于帝曰所謂人主當以
四海為家太平為娛歲月能幾何豈徒自勞苦帝深

納之因令苑囿皆倣江浙爲白屋不施五采多爲村
居野店及聚珍禽異獸動數千百以實其中都下每
秋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陂澤之間識者
以爲不祥之兆 冬十月甲戌頒紹述熙豐政事書
於天下 十一月戊辰以張邦昌王安中爲尚書左
右丞安中附章賈王黼爲中丞因論蔡京罪爲帝所
知遂居政府 帝自政和以來多微行始民間猶未
知及蔡京謝表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傳之
四方而臣僚阿順莫敢言十二月丙申曹輔上疏諫
曰陛下厭居法宮時乘小輦出入屢陌郊坰極遊樂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四 二

而後返臣不意陛下當宗社付託之重玩安忽危一
至于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爲腹心離則爲
楚越畔服之際在於斯須甚可畏也萬一當乘輿不
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雖神靈垂護然亦損威
傷重矣又况有臣子不忍言者可不戒哉帝得疏出
示宰臣令赴都堂審問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
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王黼陽顧張邦昌王安
中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茲事雖里巷小民
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耶會此不知焉用彼相黼
怒令吏從輔受詞輔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

君而已退待罪於家黼奏不重責輔無以息浮言遂
編管彬州初輔將有言知必獲罪召于紳來付以家
事乃閉戶草疏及貶怡然就道 楊時南劍將樂人
初舉進士第聞程顥兄弟講孔孟絕學於河洛調官
不赴以師禮見顥於穎昌相得甚歡其歸也顥目送
之曰吾道南矣及顥卒又師事程頤於洛蓋年四十
矣一日頗偶暝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頗既覺則門
外雪深一尺矣後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
政民思之不忘時安於州縣未求聞達而德望日重
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會蔡京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二十四 三
客張覺言于京曰今天下多故至此必敗宜亟引舊
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京問其人覺以時對
京因薦之會路允迪自高麗還言高麗國王問龜山
先生安在乃召爲秘書郎
宣和二年春二月甲子罷道學林靈素初與道士王
允城共爲神怪之事後忌其相軋毒殺允誠遂專用
事及都城水帝遣靈素厭勝方步城上役夫爭舉挺
將擊之走而免帝始厭之然橫恣愈不悛道遇皇太
子弗斂避太子入訴於帝帝怒以靈素爲太虛大夫
斥還故里命江端本通判温州察之端本廉得其居

虞過制罪詔徙置楚州命下而靈素已死遺奏至猶
以待從禮葬焉二月遣趙良嗣使金先是呼慶自
金還具道金主意并持其書來請別遣使時童貫密
受旨圖燕因建議遣右文殿修撰趙良嗣往仍以市
馬爲名其實約攻遼以取燕雲之地三月遼遣蕭
習泥烈持冊稟如金遣烏林答魯謀持冊副本報
遼遼以金所定大聖二字與先世稱號同遣習泥烈
往議金主怒謂其臣曰遼人屢敗遣使求成惟飾虛
詞以爲緩師之計當議進兵乃令咸州路統軍司治
軍旅修器械將以四月進師令斜葛留兵一千鎮守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二十四

四

開毋以餘兵來會於渾河和議遂絕夏五月金主
自將攻遼以遼使蕭習泥烈宋使趙良嗣從遣降者
馬乙持詔諭城中使速降遼主方獵於胡土白山聞
金舉兵遣耶律白斯不等選精兵三千以濟師乙丑
金主進攻且謂習泥烈趙良嗣曰汝可觀吾用兵以
上去就遂臨城督戰諸軍鼓譟而進自旦及已開毋
以麾下先登克其外城留守撓不野以城降良嗣等
奉觴爲壽皆稱萬歲金主乃還六月戊寅詔蔡京
致仕京專政日久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子攸權
勢既與父相軋浮薄者復間焉由是父子各立門戶

遂爲仇敵彼別居賜第一日詣東京正與客語使避
之彼甫入遽起握父手爲診視狀曰大人脉勢舒緩
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彼曰禁中方有公事
卽辭去客竊窺見以問東京曰君固不解此耶此兒
欲以爲吾疾而罷我耳閱數日果以太師魯國公致
仕仍朝朔望復僧寺額尋又復德士爲僧秋八
月趙良嗣謂金主曰燕本漢地欲夾攻遼使金取中
京大定府宋取燕京折津府金主許之遂議歲幣金
主因以手札付良嗣約金兵自平地松林趨古北口
宋兵自白溝夾攻不然不能從因遣勃董偕良嗣還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二十四

五

以致其意帝使馬政報聘書云大宋皇帝致書于大
金皇帝遠承示書致罰契丹當如來約已差童貫勒
兵相應彼此兵不得過關歲幣之數同于遼以余
深爲少傳冬十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內侍梁師
成黜慧習文法初領睿思殿文字外庫主出外傳上
旨政和中漸得幸因竄名進士籍中累遷至河東節
度使遂加太尉時帝留意禮文符瑞之事師成善逢
迎希恩寵帝命處殿中凡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多擇
善書吏習倣帝書雜詔旨以出外庭莫能辨師成實
不能文而高自標榜自言蘇軾出于時天下禁誦蘇

文其尺牘在人間者皆毀去師成訴於帝曰先臣何罪自是軼之文乃稍出以翰墨爲已任四方雋秀名士必招致門下往往遭黜汚多置書畫卷軸于外舍邀賓客縱觀得其題識合意者即密加汲引執政侍從可階而升王黼以父事之稱爲恩府先生蔡京父子亦諂附焉都人目爲隱相所領職局至數千百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布衣朱夢說上書論宦寺權太重詔編管干池州 睦州清溪民方臘世居縣塌村托左道以惑衆初唐永徽中睦州女子陳碩真及自稱文佳皇帝故其地相傳有天子基臘因得憑藉以自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二十四

六

信縣境梓桐幫源都洞皆在山谷幽險處民物繁夥有漆楮杉材之饒富商巨賈多往來臘有漆園造作局屢酷取之臘怨而未敢發時吳中困于朱劭花石之擾比屋致怨太學士鄧肅進詩諷諫帝不聽放肅歸田里劭益橫臘因民不忍陰聚貧乏游手之徒以誅劭爲名起作亂自號聖公建元永樂置官吏將帥以巾飾爲別自紅巾而上凡六等無弓矢介冑唯以鬼神詭秘事相扇誅焚室廬掠金帛子女誘脇良民爲兵人安于太平不識金革聞金鼓聲節斂手聽命不旬日聚衆至數萬兩浙都監蔡遵顏坦擊之皆敗

死于息坑 十一月己亥余深罷時福建以取花果擾民深爲言之帝不悅出知福州 以王黼爲少保大宰初蔡京致仕黼陽順人心悉反其所爲四方翕然稱爲賢相及拜太宰遂乘高爲邪多畜子女玉帛自奉僭擬禁省稍襲東迹 十二月方臘攻陷青溪遂陷睦歙州東南將郭師中戰死遂北掠桐廬富陽諸縣進偪杭州郡守趙寔棄城走州卽陷殺制置使陳建廉訪使趙納縱火六日死者不可勝計凡得官吏必斷鬻支體探其肺腸或熬以膏油輩鎬亂射備盡楚毒以償怨心警奏至京師時方聚兵以圖北伐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二十四

七

王黼匿不以聞於是凶焰日熾附者益衆東南大震淮南發運使陳遘上言臘衆強東南兵弱乞調京畿兵及嵩澧槍牌手兼程以來使不至滋蔓帝得疏始大驚乃罷北伐之議而以童貫爲宣撫使譚稹爲兩浙制置使率禁旅及秦晉番漢兵十五萬討之 真臘在占城南地七千里政和中始通中國至是遣郎將來朝詔封其主金襲賓深爲國王恩比占城 宣和三年春正月鄧洵武卒鄧氏自縊以來世濟其姦而洵武阿蔡京尤甚其之敗亂天下禍源自洵武始 帝以東南之事付童貫且曰如有急卽以御筆

行之貫至吳見民困花石之擾衆言賊不亟平坐此耳貫即命其僚董松作手詔罪已罷諸應奉造作局及御前花石綱運并木石彩色等場務而帝亦黜朱勳父子弟姪之在職者吳民大悅方臘陷婺州又陷衢州衢州守彭汝方被執罵賊而死賊屠其城二月庚午罷方田罷州縣學三舍法省宗學辟雍諸路提舉學士官方臘陷處州淮南盜宋江起爲盜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轉掠十郡官軍莫敢嬰其鋒知亳州庠蒙上書言江才必有過人者不若赦之使討方臘以自贖帝命蒙知東平府未赴而卒又命

宋資治通鑑卷之二十四

八

張叔夜知海州江將至海州叔夜使間者覘所向江徑趨海濱劫鉅舟十餘載鹵莽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鬪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方臘將方七佛引衆六萬攻秀州統軍王子武乘城固守已而大軍至合擊賊斬首九千賊還據杭州遼王四子長趙王習泥烈次晉王敖盧次秦王定次許王寧晉王文妃蕭氏所生積有人聖女真興兵境內郡縣所失幾半而遼王改遊不恤忠臣多被疎斥文妃作歌諷諫遼主銜之樞密使

蕭奉先元妃之兄而秦許王之舅也以國人屬意晉王恐秦王不得立因潛圖之文妃姊適耶律撻曷里妹適耶律余覲一日其姊若妹俱會軍前奉先諷人誣文妃與駙馬蕭昱及余覲撻曷里等謀立晉王而尊遼主爲太上皇遼主遂誅蕭昱撻曷里等而賜文妃死余覲在軍中聞之大懼卽率千餘騎叛降于金遼主遣蕭遼賈等將兵追之及諸閭山縣遼賈等謀曰主上信蕭奉先奉先視吾輩蔑如也余覲乃宗室豪俊當不肯爲奉先下若擒余覲他日吾輩皆余覲也不若縱之還卽給曰追不及余覲至金主見之

宋資治通鑑卷之二十四

九

因詔咸州都統司曰自余覲來灼見遼國事宜已決議親征其治軍以俟師期童貫譚稹前鋒至清河堰水陸並進臘復焚官舍府庫民居乃宵遁還青溪幫源洞諸將劉延慶王稟王渙楊惟忠辛興宗王淵等相繼至盡復所陷城四月貫等合兵擊臘于幫源洞臘衆尚二十萬與官軍力戰而敗深據巖屋爲三窟諸將莫知所入王淵裨將韓世忠潛行溪谷問野婦得徑卽挺身伏戈直前擣其穴格殺數十人庚寅擒臘以出辛興宗領兵截洞口掠爲已功併取臘妻子及僞相方肥等五十二人於峒石穴中殺賊七萬

餘人其黨皆潰爛之亂凡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所掠婦女自賊洞逃出裸而溢於林中者相望百餘里 五月以鄭居中領樞密院事大隍 癸亥御史中丞陳過庭以睦寇竊發嘗上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竄二人則寇自平又言朱勔父子本刑餘小人結交權近竊取名器罪惡盈積宜昭正典刑以謝天下二人憾之至是陷以罪罷知蘄州未半道責黃州安置 閏月方臘既平王黼言于帝曰士大夫懷姦弗悛抑損應奉妄為譏詆望特置應奉一司臣專總領庶杜姦謀從之仍令梁師成總領於內

宋資治通鑑 卷之十四 十一

遂復諸應奉局奪發運漕輓之卒為用戶部不敢詰自是四方珍異之物充牣二人之家而入尚方者纔什一 夔峽廣南邊臣開納土之議建立軍州上蠹國用下殫民財至是言者以為病秋七月丁亥乃廢純滋祥亨祺溱承播思隆充季十二州及熙寧遵義二軍或為縣或為堡寨 元豐末嘗有物大如席夜見寢殿上而神宗崩元符末又見哲宗崩至大觀間漸晝見政和以來大作每出若列屋摧倒之聲其形僅丈餘彷彿如龜黑氣蒙之不了了氣之所及腥血四灑又或變人形或為驢晝夜出無時多在掖庭

及內殿習以為常人亦不大怖又洛陽府畿內忽有物如人或如犬其色正黑不辨眉目始夜則掠小兒食之後白晝入人家為患所至誼然不安謂之黑漢有力者夜執鎗自衛亦有托以作禍者二年乃息 八月加童貫太師封楚國公 九月丙寅以王黼為少傅鄭居中為少師 初胥吏杜公才獻策于內侍大傅楊戩立法索民田契自甲之乙乙之丙展轉究尋至無可証則度地所出增立賦租始于汝州浸淫於京東西淮西北括廢堤棄堰荒山退灘皆勒民主佃額一定後雖衝蕩回復不可減一邑率于常賦外增租錢至十餘萬緡水旱蠲稅此不得免擢公才為觀察使至是戩死以內侍李彥繼之彥狠愎密與王黼表裏置局汝州臨事愈劇凡民間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陳皆指為天荒雖執印券皆不省魯山闔縣盡括為公田訴者輒加威刑致死者千萬京西提舉官及京東州縣吏皆助彥為虐民不勝忿痛發物供奉大抵類朱勔責辦于民無休息期農不得之田牛不得耕墾殫財靡斂力竭餓死或自縊轆轤間如龍鱗薛荔一本輦致之費踰百萬甚實怒刑禍福轉手因之得美官者甚衆前執政冠帶操笏迎謁彥馬首彥

宋資治通鑑 卷二四 十一

處之自如所至倨坐堂上監司郡守不敢抗禮有言於帝梁師成時適在旁抗聲曰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豈足爲過言者懼不敢復言冬十月甲寅詔童貫復領陝西兩河宣撫使十一月馮智罷丁丑以張邦昌爲中書侍郎王安石李邦彥爲尚書左右丞邦彥本銀工子也俊爽美風姿爲文敏而工然生長閭閻習猥鄙事應對便捷善謳謔能蹴踔每綴街市俚言爲詞曲人爭傳之自號李浪子以善事中人爭薦舉之累擢翰林承旨進右丞耶律余覲奔金粘沒喝言于金主曰遼主失德中外離心今乘宋資治通鑑卷二十四 十一

爲名若不除去何以復安得里底唯遼主乃遣人縊之或勸敖盧斡云敖盧斡曰安忍爲蕞爾之軀而失臣子之節遂就死遼主素服三日耶律撒八等皆伏誅敖盧斡素有人望諸軍聞其死無不流涕由是人心解體余覲引金兵逼遼主行宮遼主率衛士五千餘騎自鴛鴦濼走雲中遺傳國璽于蔡乾河二月管勾太平觀陳瓘卒或問游酢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酢曰四海人才不能周知以所識知陳了翁其人也劉安世嘗因瓘病使人勉以醫藥自輔曰天下將有賴於公當力加保養以待時用至是卒于楚州宋資治通鑑卷二十四 十三

拜而去行未數里左右執其父子縛送金兵金人斬其長子昂以奉先及其次子昱械送金主道遇遼軍奪以歸並賜死蕭得里底自知不免亦絕食死遼主之走雲中留南府宰相張琳參知政事李處溫與耶律渾守燕京處溫聞遼主入夾山命令不通即與族弟處能及子奭外假怨軍內結都統蕭幹謀立渾處溫邀張琳白其事琳曰攝政則可即真則不可處溫曰今日之事天意人心已定豈可易也琳不敢執遂與諸大臣耶律太石左企弓盧仲文曹義勇康公弼集蕃漢百官諸軍詣渾府引唐靈武故事勸進渾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四

十四

不許將出李奭持楮袍被之令百官拜舞山呼渾驚駭再三辭不獲從之羣臣上尊號曰天錫皇帝建元天福以妻蕭氏為德妃妃普賢女也加處溫守太尉張琳守太師餘與謀者授官有差改怨軍為常勝軍軍旅之事悉委太石遙降遼主為湘陰主遂據有燕雲中及上京遼西之地遼主所有沙漠以北西南西北路兩都招討府諸蕃族而已渾遣使來報免歲幣結好亦遣使奉表於金乞為附庸金人不報耶律木石者太祖八世孫通遼漢字善騎射登進士第累擢翰林學士承旨遼謂翰林為林牙故稱大石林牙

金人攻京西大同府遼耿守忠救之粘沒喝謀良虎幹本等繼至粘沒喝率麾下自其中衝擊使餘兵去馬從旁射之守忠大敗其衆殲焉西京西路州縣部族皆降金朝廷既與金約夾攻遼以復燕雲祭東童貫主之熙河鈐轄趙隆嘗極言其不可貫曰君能共此富有殊拜隆曰隆武夫豈敢干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好異時啓釁萬死不足謝責貫不悅鄭居中亦力陳不可謂京曰公為大臣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廟算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故爾居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四

十五

腦塗地公實為之由是議寢及金數敗遼兵童貫乃復乞舉兵居中又言不宜幸災而動待其自斃可也睦寇初平帝亦悔于用兵王黼獨言曰中國與遼雖為兄弟之邦然百餘年間彼之所以開邊慢我者多矣且燕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今而不取燕雲女真即強中原故地將不復為我有帝遂決意治兵黼於三省置經撫房專治邊事不關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算得錢六千二百萬緡以充用黼又遺童貫書曰太師若北行願盡死力會聞耶律渾自立乃以蔡攸副貫勒兵十五萬巡北邊以應金且招諭幽燕攸

童駭不習事謂功業可唾手致入辭之日二美嬪侍
帝側攸指而請曰臣成功歸乞以是賞帝笑而弗責
夏四月金取遼東勝諸州獲阿疎以歸金主杖而
釋之 五月童貫進兵擊遼至高陽關用知雄州和
誥計降黃榜及具述弔民伐罪之意且云若有豪傑
能以燕京來獻者即除節度使遂命都統制神師道
護諸將進兵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
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聽分兵
為兩道師道總東路兵趨白溝辛興宗總西路兵趨
范村耶律淳聞之遣耶律太右蕭幹禦之師道次白
溝遼人譟而前師道前軍統制楊可世敗績士卒多
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挺自防賴以不大敗退師雄
川遼人追擊至于城下辛興宗亦敗於范村帝聞兵
敗而懼詔班師遼使來言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
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
隣基他日之禍謂為得計可乎救災卹鄰古今通義
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師道復請許之和貫不納而
密劾師道助賊王黼怒責授師道右衛將軍致仕
六月壬寅以王黼為少師 遼耶律淳寢疾聞遼主
傳檄天德雲中朔武應蔚等州合諸蕃精騎五萬約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四

十六

以八月入燕并遣人問勞索衣裘茗藥淳甚驚命北
南面大臣議而李處溫蕭幹等有迎秦玉拒湘陰王
之說惟南面行營都部署耶律寧曰天祚果能以諸
蕃兵大舉奪燕則是天數未盡豈能拒之否則秦湘
父子也安有迎子而拒父者處溫等以寧扇亂軍心
欲殺之淳曰彼忠臣也焉可殺天祚果來吾有死爾
復何面目相見耶已而淳疾自知不起密授處溫蕃
漢馬步軍都元帥意將屬以後事及蕭幹等召宰執
入議處溫稱疾不至陰聚勇士為備給云奉密旨防
他變淳死蕭幹等乃立淳妻蕭氏為皇太后主軍國
事遣命遙立秦王定為帝蕭后遂稱制改元德興謚
淳為孝章皇帝廟號宣宗葬于燕西之香山蕭后聽
政幹以后命召處溫至以時方多難未即加誅但追
毀元帥劄子處溫父子懼禍南通童貫欲挾蕭后納
土北通于金欲為內應事覺后執處溫問之處溫自
陳有定策功后曰謀秦晉國王者皆汝父子何功之
有并數其前罪惡數十處溫無以對乃賜死嚮其子
輿而磔之籍其家得錢七萬緡金玉寶器稱是皆為
宰相數月間所取也 夏主使李良輔將兵三萬救
遼金將幹魯婁堂敗之于宜水至野谷澗水暴至夏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四

十七

人漂沒者不可勝計 秋七月壬午王黼聞耶律淳死復命童貫蔡攸治兵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劉延慶為都統制 初遣陳遘經制江淮七路治於杭州以供餽餉以財用不給創議比較酒務及度公家出納錢糧量取其贏號經制錢遂為東南七路之害 遼主既失西京及沙漠以南遂奔于訛莎烈金斛也使韓甯不言于金主曰今雲中新定諸路遼兵尚數萬新降之民其心未固諸將望幸軍中金主從之既而聞遼主在大漁濼乃自將精兵萬人襲之蒲家奴韓甯不率兵四千為前鋒晝夜兼行八月追及遼主於石輦鐸軍士至者方千人遼兵二萬五千方治營壘蒲家奴與諸將議耶律余覲曰我軍未集人馬疲劇未可戰也韓甯不曰今追及遼主而不亟戰日入而遁則無及矣遂戰短兵接遼兵圍之數重副統軍蕭特烈諭軍士以君臣之義士皆殊死戰遼主謂韓甯不兵少必敗遂與妃嬪登高阜觀戰余覲指遼主麾蓋以示諸將韓甯不等遂以騎兵馳赴之遼主望見大驚即遁去遼兵遂潰韓甯不等還金主曰遼主去不遠盍亟追之韓甯不追至烏里質鐸遼主棄輜重而遁蕭特烈被執 九月初散郎宋昭上書極言

宋史通鑑

卷二十四

十八

四十六

遼不可攻金不可鄰異時金必敗盟為中國患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且曰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於塗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乎王黼大惡之除昭名編管海州 帝遣趙良嗣報金且言不負初約 已卯遼常勝軍帥郭藥師為涿州留守以蕭后立蕭幹專政國人多貳謂所部曰天祚失國女政不剛宋天子重兵壓境此男兒取金印時也遂擁所部八千人奉二州來降童貫受之以聞詔授恩州觀察使以兵隸劉延慶 冬十月童貫遣劉延慶郭藥師將兵十萬出雄州以郭藥師為鄉導渡白溝延慶軍無紀律藥師諫曰今大軍跋隊行而不設備若敵人置伏邀擊首尾不相應則望塵決潰矣不聽至良鄉遼蕭幹率眾來拒延慶與戰而敗遂閉壘不出藥師曰幹兵不過萬人今悉力拒我燕山必虛願得奇兵五千倍道入之城可得也因請延慶于光世簡師為後繼延慶許之遣大將高世宣楊市世與藥師帥兵六千夜半渡盧溝倍道而進質明常勝軍帥甄五臣領五千騎奪迎春門以入藥師等繼至遣人諭蕭后使趨降蕭后密報蕭幹幹舉精甲

宋史通鑑

卷二十四

十九

三十九

三千還燕巷戰光世渝約不至藥師失援而敗與可
世棄馬繩城而出死傷過半世宣死焉延慶營于盧
溝南幹分兵斷餉道檜護糧將王淵得漢軍二人蔽
其目留帳中夜半偽相語曰吾師三倍漢軍敵之有
餘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左右翼為應舉火為
期殲之無遺既言乃陰逸一人歸報延慶聞而信之
明旦舉火起以為敵至即燒營遁士卒蹂踐死者百
餘里幹因縱兵追至涿水而去自熙豐以來所儲軍
實殆盡退保雄州燕人知宋之無能為作賦及歌詩
以謂之藥師還猶為安遠軍承宣使以蔡攸為少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四

二二

傅判燕山府 初朝廷與金約但求石晉賂契丹故
地而不思平營灤三州乃劉仕恭獻契丹以求援者
既而王黼憚欲併得之金主不肯及趙良嗣往金金
主使蒲家奴責良嗣以出兵失期且云今更不論元
約特與燕京劉景檀順涿易六州良嗣言元約山前
山後十七州今乃如此信義安在抗辯數四金人不
從良嗣乃與其使李靖偕來止許山前六州十二月
戊子帝復遣良嗣送之且求營平灤三州 加郭藥
師武泰節度使 童貫再舉伐燕不克成功懼得罪
乃密遣王環如金以求如約夾攻金主遂分三道進

兵遼德妃蕭氏五上表於金求立秦王定金主不許
遼人遂以勁兵守居庸關金兵至關崖石自崩戍卒
多壓死遼人不戰而潰金兵度關而南遼統軍都監
高大等送款于金金主至燕京遂自南門入使銀木可
婁室陳於城上金主次于城南遼宰相左企弓參政
虞仲文康公弼樞密使曹義勇張彥忠劉彥宗等奉
表降詣金營請罪金主並釋之命守舊職而遣左企
弓等撫定燕京諸州縣蕭德妃與蕭幹自古北口趨
天德於是遼五京皆為金有金主遣騎兵送趙良嗣
還且獻遼保 萬歲山成周十餘里其最高一峯九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四

二二

四

十步上有亭界分東南二嶺直接南山山之東有萼
綠華堂藏書館八仙館紫石巖棲真壑覽秀野龍吟
堂山之南則壽山二峯並峙有鹽池囉囉亭山之西
有藥僚西莊巢雲亭白龍泝濯龍峽蟠秀練光跨雲
亭羅漢巖又西有萬松嶺半嶺有樓曰倚翠上下設
兩關關下有平地鑿大沼沼中作兩洲東為蘆渚浮
陽亭西為梅渚雪浪亭西流為鳳池東出為鴈池中
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有巢鳳閣三秀堂東池
後有揮雪廳復由磴道上至介亭左復有極目蕭森
亭右復有麗雲亭半山北俯景龍江引江之上流注

山間西行爲漱瓊軒又行石間爲煉丹凝真觀園山亭下視江際見高陽酒肆及清虛閣北岸有勝筠菴躡雲臺蕭閒館飛岑亭溪流別爲山莊爲曰溪又於南山之外爲小山橫且二里曰芙蓉城翁極巧妙而景龍江外則諸館舍尤精其北又因瑤華宮火取其地作大池名曰曲江池中有堂曰蓬壺東盡封丘門而止其西則自天波門橋引水直西殆半里江乃折南又折北折南者過閭闔門爲復道通茂德帝姬宅折北者四五里屬之龍德宮旣成帝自爲良岳記以爲山在國之良位故也初朱勳於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資治通鑑卷三十四

宋資治通鑑卷第二十四終

宋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五

竹添

宋紀二十五起宣和癸卯盡宣和乙巳止三年

徽宗體仁合道峻烈遜功聖文仁德皇帝

孝皇帝五

宣和五年春正月金兵入燕遼知北院樞密事奚回離保卽箭哥山自立爲奚國皇帝改元天復設奚漢渤海三樞密院改東西節度使爲二王分司遼主命都統耶律馬哥討之金遣使來趙良嗣復至燕與金主議燕京西京之地金主曰若宋必欲平燕等州則并燕京不與因以答書先示良嗣良嗣讀至燕京

宋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五

用本朝兵力攻下其租稅當輸本朝良嗣因曰租稅隨地豈有與其地而不與其租稅者粘浚喝曰燕京自我得之則當歸我大國熟計若不早見與請速追涿易之師無留我疆於是遣李靖等與良嗣偕來靖旣入對遂見王黼黼謂靖曰租稅非約也上意以新交之好欲以銀絹充之靖復請去年歲幣帝亦特許之仍命良嗣與靖偕使朝廷以金人將歸燕謀帥臣守之左丞王案中請行王黼贊于帝遂授安中慶遠軍節度使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撫知燕山府郭藥師爲檢校少保同知府事詔藥師入朝禮遇甚厚

賜以甲第姬妾命貴戚大臣更互設宴又召對於後苑延春殿藥師拜庭下泣言臣在虜中聞趙皇如在天上不謂今日得望龍顏帝深褒稱之委以守燕對曰願效死又令取天祚以絕燕人之望藥師變色言曰天祚故主也國破出走臣是以降陛下使臣畢命他所不敢辭若使反故主非所以事陛下願以付他人因涕泣如雨帝以為忠解所御珠袍及二金盆以賜藥師出諭其下曰此非吾功汝輩力也即剪盆分給之加檢校少傅歸鎮燕山府路轉運使呂願浩言開邊極遠勢難守雖窮力竭財無以善後又奏燕山

宋資治通鑑

卷二一五

二

河北危急五事帝怒命貶官而職任如故 遼平州人張鼓為遼興軍節度副使遼主之走山西也平州軍亂殺其節度使蕭蕭里鼓撫安亂者州民推鼓領州事耶律淳死鼓知遼必亡乃籍壯丁五萬人馬千匹練兵為備蕭德妃遣時立愛知平州鼓拒弗納金人入燕京訪鼓情狀於康公弼公弼曰鼓狂妄寡謀彼何能為當示以不疑金人招時立愛赴軍前加鼓臨海軍節度仍知平州既而粘沒喝又欲先下平州擒張鼓公弼曰若加兵是趣之叛也公弼請自往覘之遂見鼓鼓曰契丹八路七路已降今獨平州存敢

有異志所以未解甲者防蕭幹耳厚賂公弼使還公弼還言于粘沒喝曰彼無足慮也乃升平州為南京加鼓試中書門下平章事判留守事 二月乙酉以李邦彥趙野為尚書左右丞 遼主聞南京破出奔四部族蕭德妃來見遼主怒殺之追降淳為庶人降其屬籍而赦其黨蕭幹奔奚 三月趙良嗣至燕謂金主曰本朝徇大國多矣豈平灤一事不能相從耶金主曰平灤欲作邊鎮不可得也遂議租稅金主曰燕租六百萬止取一百萬不然還我涿易舊疆及常勝軍我且提兵按邊良嗣曰本朝自以兵下涿易今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五

三

乃云爾豈無曲直耶且言御筆許十萬至二十萬不敢擅增乃令良嗣歸報金主謂之曰過半月不至吾提兵往矣時左企弓嘗以詩獻金主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金人欲背初約要求不已良嗣既還金聞遼主謀復故地乃悉斷盧北橋梁焚次舍以防之良嗣行至雄州以金書遞奏其略言貴朝兵不克夾攻特因已力下燕所以拘稅今據燕管內每年租六百萬貫良嗣等稱御筆許二十萬以上不敢自專其平灤等州不在許限倘務侵求難終信義仍速追過界之兵王黼欲功之速成乃請復遣良

嗣自雄州再往使許遼人舊歲幣四十萬之外每歲
更加燕京代稅一百萬緡及議畫疆與遣使賀正且
生辰置榷場交易金王大喜遂使銀木可等持誓書
草來許以燕京及六州來歸而山後諸州及西北一
帶接連山川不在許與之限帝曲意從之遣盧益趙
良嗣持誓書往至涿州金益神等先索書觀之言其
字畫不謹令易之益言帝親書所以示尊崇于大國
也金人不聽尤至汴京更易者數四金人又言近有
燕人趙溫訊等逃出南朝須先還方可議交燕地良
嗣諭宣撫司縛送溫訊於金既至粘沒喝釋其縛而
宋資治通鑑卷二十五 四

用之金人又求糧良嗣許以二十萬石 夏四月癸
巳金人既遂所欲乃使王璞以誓書及燕京六州來
歸而營平灤三州終以非石晉所賂契丹之地不預
焉詔童貫蔡攸入燕交割時燕之職官富民金帛子
女皆為金人所掠而東惟存空城而已粘沒喝猶欲
止割涿易金王曰海上之盟不可亡也我死汝則為
之貫奏入燕城老幼迎謁焚香稱壽帝為曲赦兩河
燕雲即日班師 金以幹魯為都統幹魯不副之使
襲遼主于陰山至居庸闕獲林牙耶律太石幹魯使
幹魯木銀木可婁室等以兵三千分道襲遼主將至

青塚遇泥濘不能進幹魯不以繩繫大石使為鄉導
直趨遼主營幹魯等大軍繼至時遼主往應州其子
秦王定許王宇及諸妃女并從臣皆被執盡失輜重
萬餘乘惟太保特母哥竊遼主次子梁王雅里及長
女特里乘軍亂出赴遼主軍得免幹魯兵至埽里門
為書招遼主遼主自金城來聞金人以所獲東去乃
率兵五千餘邀戰于白水灤幹魯不以兵千餘敗之
遼主遁去金人獲遼主長子趙王習泥烈追奔二千
餘里盡得其從馬別獲遼牧馬萬四千匹車八千乘
遼主使人持龜紐金印偽請降于金而西走雲內幹
宋資治通鑑卷二十五 五

南不復以書招遼主以石晉北遷事遼主答書乞為
弟若子量賜土地幹魯不許 五月楊時入對言
於帝曰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
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時
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
令甲皆焚之以滅其迹自是分為二黨縉紳之禍至
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為綱目有
宜于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
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又言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
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為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

又言都城無高山巨浸以爲阻衛士人各異心緩急不可倚仗若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帝首肯之除邇英說書以王黼爲太傅鄭居中爲太保蔡攸爲少師進封童貫爲徐豫國公王黼竭天下之財以北征僅得七空城至是率百官表賀詔以收復燕雲宰執皆進位而命王黼總治三省事賜王帶以趙良嗣爲延康殿學士居中自陳無功不拜夏主李乾順遣使請遼主臨其國遼主從之中軍都統蕭特烈等切諫不聽遂渡河次於金蕭軍北遣使冊乾順爲夏國皇帝人情惶懼不知所爲特烈陰謂耶律允直曰事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五

六

如是公今臨巨鎮握強兵盡忠於遼使我復歸鄉七人心亦惟公是望穀遂召諸將領議皆曰聞天祚兵勢復振出沒漠南公若仗義勤王奉迎天祚以圖興復先責左企弓等叛降之罪而誅之盡歸燕民使復其業而以平州歸宋則宋無不接納平州遂爲藩鎮矣卽後日金人加兵內用營平之軍外藉宋人之援又何懼焉穀又訪於翰林學士李石亦以爲然穀乃遣張謙帥五百餘騎傳留守令召左企弓虞仲文曹義勇康公弼至灤河西岸數企弓等十罪皆益死之穀仍稱保泰三年畫天祚像朝夕調事必告而後行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五

七

蔡攸領樞密院事 秋七月己未童貫致仕以內侍

譚植為兩河燕山路宣撫使貫與蔡攸歸付燕頗失

上意王黼梁師成共薦植代貫交雲中之地植至太

原招朔應尉諸州降人為朔寧軍 中書言福建印

造司馬光等文集詔令毀板凡舉人傳習元祐學術

者以違制論尋又詔蘇軾黃廷堅等獲罪宗廟義不

戴天片文隻語並令焚毀勿存違者以大不恭論

八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金人既陷燕京遼都統蕭

幹就奚王府自立為神聖皇帝國號大奚改元天嗣

時奚人饑幹出盧龍嶺攻破景州又敗常勝軍於石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五 八

門鎮陷薊州寇掠燕城其鋒甚銳有涉河犯京師之

意人情洶洶頗有謀棄燕者已而郭藥師大破其衆

乘勝窮追過盧龍殺傷大半幹遁去尋為其下所殺

傳首京師詔加藥師大尉 金太祖阿骨打去燕京

六月有疾命粘沒喝為都統蒲家奴幹魯副之駐兵

雲中以備邊而還八月至部堵濼卒年五十六國論

勃極烈斜也等請諸班勃極烈吳乞買即位更名晟

政元天會以斜也為諳班勃極烈幹本為國論勃極

烈相與輔政幹本太祖庶長子也九月葬太祖於海

古城曲 冬十月遼雅里死蕭特烈等復立耶律木

烈為帝木烈聖宗孫也 詔建平州為太寧軍以張

穀為節度使金人聞穀叛遣闍母將三千騎來討穀

率兵拒之于營州闍母以兵少不交鋒而退穀遂妄

以大捷聞朝廷拜穀節度使犒賞銀絹數萬 十一

月幸王黼第觀芝帝由便門過梁師成家復來黼第

因大醉不能語夜漏上五刻乃開龍德宮複道小門

以還內侍十餘人執兵接擁是夜諸班禁從皆集教

場備不虞幾至生變翌日猶不御殿殆半日人心始

少安祖宗以來臨幸未之有也 金闍母無功而退

金主復使幹南不督闍母攻平州會張穀聞朝廷犒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五 九

賜將至喜而遠迎幹南不乘其無備襲之與穀戰于

城東穀敗宵奔燕山王安中納而匿之平州都統張

忠嗣及張敦固出降金遣使與敦固入諭城中城

中人殺其使者立敦固為都統閉門固守 金人以

納叛來責朝廷初不欲發遣金人索之益急王安中

取貌類穀者斬其首與之金曰非穀也遂欲以兵攻

燕安中言必不發遣懼起兵端朝廷不得已令安中

縊殺之取其首併穀二子送于金於是燕降將及常

勝軍士皆泣下郭藥師曰金人欲穀即與若求藥師

亦將與之平安中懼因力求罷召為玉清寶錄宮使

以蔡靖知燕山府事自是降將卒皆解體而金人遂用此興師矣 遼木烈及蕭特烈為亂兵所殺 朝廷以山後諸州請於金金王新立將許之粘沒喝自雲中至言於金主曰先帝初圖宋協力攻遼故許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後請加幣以求山西諸鎮先帝辭其幣而復與之盟曰無匿逋逃無擾邊民今宋數路招納叛亡累疏叛人姓名索之童貫不遣盟未期年今已如此萬世守約其可望乎且西鄙未寧割付山西諸郡則諸軍失屯據之所將有經略或難持久請勿與之金主遂遣使止以武朔二州來歸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五

十

宣和六年春正月夏得金書遣把里公亮奉誓表請以事遼之禮稱藩於金且受割賜之地粘沒喝承制割下塞以北陰山以南乙室邪刺部吐祿樂西之地與之自是兩國信使不絕 三月金遣使詣宣撫司索趙良嗣所許糧二十萬石 趙良嗣曰二十萬石豈易致耶良嗣口許豈足憑也遂不與金人由是大怒 閏月京師河東陝西地震宮殿門皆搖動有聲河東陝西尤甚蘭州地及諸山草木悉沒入而山下麥苗皆在山上詔右司郎中黃潛善按視潛善不以實聞上意乃安遷潛善為戶部侍郎 夏四月起復李邦

彥為尚書左丞 六月平州守將張敦固出兵與金人戰大敗州民猶不肯降金主召幹闥不還下詔招撫闥毋竟克平州執敦固殺之 自得燕地悉出河北河東山東之力以往饋官軍率十數石致一石纔一年三路皆困王黼乃請召京西淮南兩浙江南福建荆湖廣南措置調夫各數十萬並納免夫錢每夫三十貫委漕臣限督之又詔宗室戚里宰執之家及官觀寺院一例均敷於是徧率天下所得纔二十萬緡而結怨四海矣 秋七月置璣衡所王黼言頃得方士璣衡之書足以察七政詔置璣衡所以黼及內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五

十一

待梁師成頌之 遼延禧復渡河居于突呂不部耶律木石自金來歸遼主責之曰我在汝如何敢立淳木石對曰陛下以全國之勢不能一拒敵棄國遠遁使黎民塗炭即立十淳皆太祖子孫豈不勝乞命于他人邪遼主無以答賜酒食而赦之金襲遼主營遼主北走有謀藹失者迎遼主至其部事之甚謹遼主遂得至烏敵烈部遼主得耶律木石及謀藹失之兵自謂有天助再謀出兵收復燕雲木石諫曰向以全師不謀戰備使舉國皆為金有國勢至此而方求戰非計也當養兵待時而動不可輕舉遼主不從遂及

於敗 初金人以拓跋故地雲中二千里遺夏止以武朔二州來歸至是夏人舉兵侵武朔地界譚稹遣兵禦之兵數交夏人未即退聽又金人以朝廷納張穀不給糧遂攻應尉逐守臣朝廷罪稹措置乖方詔致仕八月乙卯復以童貫代之時遼主延禧在夾山帝欲誘致之始遣一番僧齋御筆絹書通意及延禧許允遂易書為詔許待以皇弟之禮位燕越二王上築第千間女樂三百人延禧大喜貫之是行名為代種交割山後土地其實已約延禧來降自往迎之也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五

十一

粹中為尚書左右丞蔡懋同知樞密院事 冬十一月丙子王黼免黼位元宰每陪曲宴親為俳優鄙賤之役以獻笑取悅太子聞而惡之黼以鄆王楷有寵陰為畫奪宗之計未成及帝幸其第觀芝而黼第與梁師成連牆穿便門往來帝始悟其與師成交結狀還宮眷待頓衰李邦彥素與黼不協陰結蔡攸共毀之會中丞何栗論黼奸邪專橫十五事遂詔黼致仕其黨胡松年等皆免 自蔡京以豐亨豫大之說勸帝窮極侈靡久而祭藏空竭言利之臣殆析秋毫宣和以來王黼專主應奉括剝橫賦以羨為功所入雖

多國用日匱至是宇文粹中上言祖宗之時國計所仰皆有實數量入為出沛然有餘近年諸局務應奉司妄耗百出若非痛行裁減慮智者無以善後於是詔蔡攸就尚書省置講議財利司除茶法已有定制餘並講究條上彼請內所掌事干宮禁應裁省者委童貫取旨由是不急之物無名之費悉議裁省帝亦自罷諸路應奉官吏減六尚歲貢物 十二月癸亥詔蔡京復領三省事王黼既致仕宋劬力勸用宋帝從之京至是四當國日昏眊不能事事悉決於季子條凡京所判皆條為之至代京入奏事條每造朝侍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五

十三

從以下皆迎揖咕囁耳語堂吏數十人抱案後從由是恣為姦利竊弄威柄驟引其婦兄韓粘為戶部侍郎媒孽密謀斥逐朝士創宣和庫式貢司四方之金帛與府藏之所儲盡拘括以實之為天子私財白晡中李邦彥等惟奉行文書而已 時河北山東轉糧以給燕山民力疲困重以鹽額科歛加之連歲凶荒於是饑兵並起為盜山東有張仙者聚至十萬又有張廸者聚至五萬河北有高托山者號三十萬自餘二三萬者不可勝數 都城中酒保朱氏女忽生髭長六七寸疏秀甚美宛然一男子特詔為道士又有

賈青果男子孕而誕子

宣和七年春正月遼主畏中國不可仗謀奔西夏會
党項小斛祿遣人請遼主臨其地遼主遂趨天德金
兵忽至遼主徙步出走乘從者馬得脫途次絕糧從
者至嚙冰雪以濟鐵過天德至夜將宿民家給曰偵
騎其家知之乃叩首跪而大慟潛宿其家居數日嘉
其忠遙授以節度使遂趨党項以小斛祿為西南面
招討使總知軍事一月至應州新城東六十里為金
將婁室等所獲遼遂云 遼耶律木石稱帝於起兒
漫先是木石以諫遼主不從遂殺北院樞密蕭乙薛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五 十四

自立為王率衆西走至可敦城駐於北庭都護府會
西鄙七州十八部王諭以興復事得精兵萬餘置官
吏立排甲具器械又遺書假道于回鶻王畢勒哥畢
得書即迎至邸願質子孫為附庸送至境外所過敵
者勝之降者安之兵行萬里歸者數國獲牛羊駝馬
不可勝計至尋思干西域諸國舉兵十萬號忽兒珊
來拒戰木石分所部為三軍進擊大敗之僵屍數十
里駐兵尋思干凡九十日回回國王來降貢方物又
西行至起兒漫羣臣共冊立木石為帝改元延慶上
尊號曰天祐皇帝妻蕭氏為昭德皇后是為西王

沐日遼之興也吾不曰太祖而曰太宗遼之亡也吾
不曰天祚而曰道宗何也太祖破室韋滅渤海地方
五千里帶甲數十萬非不強也然其未能抗中國成
帝業也太宗助晉滅唐盡有山前後十六州之地始
都中原據有財賦人物衣冠之盛其他定國賦制百
官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因俗而治事簡職
專是宜其創業幾二百年有所守也道宗初政似有
可觀者而晚年讒巧競進賊殘骨肉諸部反側甲兵
之用歲無寧日至于一歲而餓殍三十六萬一日而
視髮三千故元祖曰遼以佛云誰之咎哉而天祚持
以昏淫而承其弊爾夏四月庚申勒蔡京致仕蔡條
鍾愛於東擅權用事其兄攸嫉之數言於帝請殺條
帝不許白晫中李邦彥亦惡條乃與攸發條奸私事
帝怒欲竄之束力丐免乃止勒停侍養因安置韓杞
於黃州禡條侍讀毀賜出身敕欲以撼束而束猶未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五 十五

有去志帝乃命童貫詣京令上章謝事貫至京泣曰
上何不容京數年當有相讒譖者貫曰不知也京不
得已以章投貫帝命詞臣代京作三表求去乃降詔
從之 戊辰復元豐官制尚書令之官虛而不授三
公但為階官毋領三省事 六月帝援神宗遺訓能
復全燕之境者胙土錫以王爵封童貫為廣陽郡王
前寶文閣待制劉安世卒安世為章惇蔡卞蔡京
所忌連貶竄極遠惡地無不歷之至是卒安世少從
學于司馬光平居坐不傾倚書不草率不好聲色貨
利忠孝正直皆取則于光除諫官在職累年正色立

朝其面折廷諍或逢盛怒則執簡却立俟威少霽復前抗辭旁列者見之皆縮脊汗年既老群賢凋喪略盡歸然獨存以是名望益重梁師成用事能生死人心服其賢求得小吏吳黠常趨走前後者使持書略以即大用默勸為子孫計安世笑謝曰吾若為子孫計不至是矣還其書不答蘇軾嘗評元祐人物曰器之真鐵漢 秋七月熙河蘭州河東地震熙河有裂數十丈者蘭州尤甚倉庫皆沒 九月壬辰金吳先質廢遼延禧為海濱王遣使以獲遼主來告慶 有狐升御榻而坐時又有都城東門外鬻菜夫至宣德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五 十六

門下忽若迷罔釋荷擔向門戟手且詈云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來道尚宜速改也邏卒捕之下開封獄一夕方省並不知向者所為乃於獄中盡之 冬十月庚寅金將粘沒喝幹闌不分道入寇初幹闌不在平州遣人來索叛亡戶口朝議弗遣且聞童貫郭藥師治兵燕山幹闌不遂請於金主曰苟不先舉伐宋恐為後患金主以為然而未敢輕舉及使者往返既數道險易朝廷治否府庫虛實漸得要領而耶律余覲劉彥宗亦言南朝可圖師不必衆因糧就兵可也及既獲遼主即決意南侵以詰班勃極烈斜也

領都元帥居京師粘沒喝為左副元帥谷神為元帥右監軍耶律余覲為元帥右都監自雲中趨太原悻悻為六部路都統闌母為南京路都統劉彥宗為漢軍都統幹闌不監闌母彥宗兩軍戰事自平州入燕山十一月郊帝纔下壇而密報虜將犯界左右秘之曰恐妨恭謝事畢宰相又共匿之不以聞 太常少卿傅察使金為賀正使至境上遇幹闌不兵脇之使拜且降不拜左右梓之伏地愈植立反覆論辯不屈遂遇害察堯俞從孫也十八登進士蔡京嘗欲妻以女拒弗答平居恂恂然若無所可及倉卒狗義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五 十七

聞者莫不壯之後謚忠肅 召神師道為兩河制置使時師道致仕居南山豹林谷金人南下趨召之師道聞命即東過姚平仲有步騎四千與之俱赴汴十二月乙巳童貫自太原逃歸金粘沒喝陷朔代州遂圍太原先是金人遣使來許割蔚應州及飛狐靈丘縣帝信之遣童貫往受地至太原聞粘沒喝自雲中南下貫乃使馬擴辛興宗往使諭以交割地事擴至軍前粘沒喝嚴兵以待趣擴等廷參如見金主之禮既畢首議山後事粘沒喝曰爾尚欲此兩州兩縣邪山前山後皆我家地尚復何論汝家別創數城來

可贖罪也汝輩可即去我自遣人至樞密司矣擴還具言於貫貫曰金初立國邊頭寧有幾許軍馬遽敢作如此事耶擴曰彼既深恨本朝結納張鼓又為契丹舊臣所激故謀報復今宜速作備禦貫不從既而粘漆喝遣王介儒撤離母持書至太原責以渝盟納叛等詞語甚倨貫問之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撤離母曰兵已興何告為宜速割河東河北以大河為界用存宋朝宗社乃報國也貫聞之氣褫不知所為即欲假赴闕稟議為名遁還京師知太原府張孝純止之曰金人渝盟大王當會諸路將士極力支吾今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五

十八

大王去人心必搖是以河東與金也河東既失河北豈可保耶願少留共圖報國兼太原地險城堅人亦習戰未必金便能克也貫怒叱之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必欲留置師臣何為遂行孝純嘆曰平生童太師作幾許威望及臨事乃蓄縮畏懾奉頭鼠竄何面目復見天子乎粘漆喝引兵降朔州克代州都巡檢使李翼力戰被執罵賊死粘漆喝遂進圍太原孝純悉力固守郭藥師與詹度同職自以節鉞欲居度上度以御筆所書有序藥師不從加以常勝軍橫暴藥師右之度不能制朝廷慮其交惡命蔡靖代

度靖至坦懷待之藥師亦重靖稍為抑損及王安中被召靖代知府事藥師每令部曲持良械精甲貿易於他道為奇巧之物以奉權貴宦侍譽言日聞于帝遂專制一路增募兵至三十萬而不改契丹服飾朝論頗以為疑進拜太尉召之入朝藥師辭不至帝令童貫行邊陰察其云就不然則挾之借來貫至藥師迎拜帳下貫避之曰汝今為太尉與我等耳此禮何以藥師曰太師父也藥師唯拜我父焉知其他貫釋然遂邀貫視師至於迥野略無人迹藥師下馬當貫前掉旗一揮俄頃四山鐵騎輝日莫測其數貫眾皆失色歸為帝言藥師必能抗虜蔡攸亦從中力主之謂其可倚故內地不復防制屢有告變及得其通金國書朝廷輒不省度又言藥師瞻視非常趣向懷異逆節已萌凶橫日甚始詔遣官究實而金兵已南下矣幹離不自平州破檀薊至三河蔡靖遣藥師及張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五

十九

令徽劉舜仁帥師四萬五千迎戰于白河兵敗而還藥師遂帥所部兵劫靖及都轉運使呂頤浩以降幹離不以靖及頤浩置軍中以行於是燕山府所屬州縣皆為金有幹離不既得藥師益知宋虛實因以為鄉導懸軍深入矣罷花石綱及內外製造局帝

以金人南下悉以禁旅付內侍威武軍節度使梁正
李守黎陽步軍都虞候何灌謂曰時中曰金人傾國
遠至其鋒不可當今方平掃精兵以北在京皆疲弱
也萬一方平不支吾何以善吾後蓋留以衛根本不
從 戊午帝以金師日迫為憂蔡攸探知帝意欲內
禪引給事中臬敏入對宰執皆在敏前奏事且曰金
人渝盟舉兵犯順陛下何以待之帝感然曰奈何時
東幸計已定命李枕先出守金陵敏退詣都堂言曰
朝廷便為棄京師計何理也此命果行須死不奉詔
宰執以為言枕遂罷行而以太子為開封牧 詔天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五

二十

下勤王許臣庶直言極諫罷道官及行幸諸局初宇
文虛中為童貫參議官虛中以廟謨失策主帥非人
將有納侮自焚之禍上書極言之玉黼大怒又累建
防邊策議皆不報及金人南下貫與虛中還朝帝問
之對曰今日宜先降詔罪已更革弊端俾人心天意
回則備禦之事將帥可以任之帝即命虛中草詔略
曰朕以寡昧之質籍盈成之業言路壅蔽諛諛日聞
恩倖持權貪饕得志縉紳賢能陷于黨籍政事興廢
拘于紀年賦歛竭生民之財戍役困軍旅之力多作
無益侈靡成風利源酷權已盡而牟利者尚肆銖求

諸軍衣糧不時而冗食者坐享富貴災異譎見而朕
不省衆庶怨懟而朕不知追惟已愆悔之何及思得
奇策庶解大紛望四海勤王之師宣二邊禦敵之略
永念累聖仁厚之德涵養天下百年之餘豈無四方
忠義之人來徇國家一日之急應天下方鎮郡縣守
令各率衆勤王能立奇功者並優加獎異草澤異材
能為國家建大計或出使疆外者並不次任用中外
臣庶並許直言極諫帝覽之曰今日不吝改過可便
施行虛中又請出宮人罷道官及大晟府行幸局暨
諸局務 召熙河經略使姚古秦鳳經略使种師中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五

二十一

將兵入援時欲召古師中令以本路兵會鄭洛外援
河陽內衛京城帝命宇文虛中為河北河東路宣諭
使護其軍虛中以檄召古師中兵馬令直赴汴京應
援 帝東幸之意益決太常少卿李綱謂泉敏曰建
牧之義豈非欲委太子以留守之任乎今敵勢猖獗
非傳太子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敏曰監國
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事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
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主上聰明仁恕公易
不為上言之翌日敏入對具以綱言白帝帝即召綱
入議綱刺臂血上疏曰皇太子監國禮之常也今大

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尚猶守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何以號召天下若僞皇太子以位號使爲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帝意遂決明日宰臣奏事帝留李邦彥語敏綱所言遂拜敏綱下侍郎草詔傳位 辛酉帝下詔禪位太子自稱曰道君皇帝太子入禁中被服泣涕固辭不許遂卽位尊帝爲教主道君太上皇帝退居龍德宮以李邦彥爲龍德宮使蔡攸昇敏綱副之 李綱上書言方今中國勢弱君子道消法度紀綱蕩然無統陛下履位之初當上應天心下順人欲攘除外患使中國之勢尊誅鋤內姦使君子之道長以副道君皇帝付托之意召對延和殿金議割地綱謂疆土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帝嘉納之拜兵部侍郎 壬戌大赦立皇后朱氏后武康節度使伯材之女 以耿南仲簽書樞密院事南仲帝東宮舊僚也遣給事中李艷使金告內禪且請修好鄰至慶源府翰圃不欲還郭藥師曰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從之 時天下皆知蔡京等誤國而用事者多受其薦引莫肯爲帝明言之太學生陳東率諸生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勛聚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五

三三

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於二虜創開邊隙使天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

宋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五終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五

三三

宋資治通鑑卷第二十六

宋紀二十六 起靖康丙午盡靖康丁未凡一年有奇

欽宗恭文順德仁孝皇帝一

靖康元年春正月丁卯詔中外臣庶直言得失自金人犯邊屢下求言之詔事稍緩則陰沮抑之當時有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閉言路閉之謠 金斡南不陷相濟二州時梁方平奔潰河南守橋者望見金兵旗幟燒橋而遁河北河東路制置使何灌帥兵二萬退保滑州亦望塵迎潰官軍在河南者無一人禦敵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絕步猶未渡也旋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六

渡旋行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遂陷滑州 以吳敏知樞密院事 王黼聞金兵至不俟命載其孥以東詔賤為崇信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吳敏李綱請誅黼事下開封尹彊昌昌遣武士躡及於雍丘南戕之民家取其首以獻帝以初即位難於誅大臣托言為盜所殺彥賜死並籍其家勸放歸田里勸以花石取媚流壽州郡者踰二十年積官至寧遠軍節度使居蘇州公肆括克其園地擬禁御服飾器用上僭乘輿又托輓舟募兵數千人擁以自衛聲焰薰灼東南部刺史

邵守多出其門邪人穢夫候門奴事時謂東南小朝廷上皇末年益親任之居中白事傳達上旨大略如內侍進見不避宮嬪一門盡為顯官驛僕亦至金紫天下為之扼腕至是凡由勸得官者皆罷 帝聞斡南不濟河即下詔親征以蔡攸為太上皇帝行宮使宇文粹中為副使奉上皇東行以避敵庚午上皇如亳州於是百官多潛遁初資貴在陝西募長大少年號勝捷軍幾萬人以為親軍環列第舍及自太原還京適上皇南幸貫即以是軍自隨上皇過浮橋衛士板聖慟號貫唯恐行不速使親軍射之中矢而踏者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六

百餘人道路流涕蔡京亦盡室南行為自全之計辛巳上皇至鎮江 宰執議請帝出幸襄鄩以避敵鋒行營參謀官李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帝默然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人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帝問誰可將者綱曰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勃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儻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為尚

書右丞東京留守綱為帝力陳不可去之意且言明皇聞潼關失守節時幸蜀宗廟朝廷毀於賊手今四方之兵不日雲集柰何輕舉以蹈明皇之覆轍乎會內侍奏中宮嚮行帝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帝顧綱曰朕今為卿置若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勿致踈虞綱皇恐受命宰臣猶請出幸不已帝從之綱趨朝則禁衛環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愿守宗社乎愿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子妻孥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六

三

與借敵兵已逼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帝感悟遂止禁衛六軍聞之無不悅者皆拜伏呼萬歲乃命兼行營使以便宜從事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辛未白時中免以李邦彥為太宰張邦昌為少宰趙野為門下侍郎王孝迪為中書侍郎蔡懋為尚書左丞遣使督諸道兵入援癸酉翰離不軍抵汴城據半駝岡帝召羣臣議之李邦彥力請割地求和李綱以為擊之便帝竟從邦彥計命虞部員外郎鄭望之及高世則使其軍未至遇金使吳孝民來因與偕還是夜金人攻宣澤門李綱禦之斬獲百餘

人金人知有備又聞道君已內禪乃退甲戌孝民入見問納張毅事令執送童賁譚稹詹度且言曰上皇朝事已往不必計今少帝與金別立誓書結好仍遣親王宰相詣軍前可也帝因求大臣可使者李綱請行帝不許而命李枕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枕怯懦誤國事也不聽遂命枕使金軍枕至翰離不盛兵南向坐枕北面再拜膝行而前恐怖喪膽失其所言翰離不謂之曰汝家京城破在頃刻所以歛兵不攻者徒以少帝之故欲存趙氏宗社我恩大矣今若欲議和當輸金五百萬兩銀五十萬兩牛馬萬頭表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六

四

段百萬匹尊金帝為伯父歸燕雲之人在漢者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而以宰相親王為質送大軍過河乃退爾因出事目一帑付枕遣還枕等唯唯不敢措一言遂與金使蕭三寶奴耶律中王沔等偕來凡金人所要求皆郭藥師教之也乙亥金人攻天津景陽等門李綱親督戰募壯士縋城而下自卯至酉斬其酋長十餘殺其衆數千人何灌力戰而死丙子枕至李邦彥等力勸帝從金議帝乃避殿減膳借都城金銀及倡優家財得金二十萬兩銀四百萬兩而民間已空李綱言金人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况

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辯士姑與之議所以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李邦彥等言都城破在旦夕尚何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帝默然綱不能奪因求去帝慰諭之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圖之綱退則誓書已成稱伯大金國皇帝姪大宋皇帝金幣割地遣質更盟一依其言遣沈晦以誓先往并持三鎮地圖示之庚辰以張邦昌爲計議使奉康王構往金軍爲質以求成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六

五

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揭榜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京西趨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斂游騎但守牟駝岡增壘自衛時師道年高天下稱爲老种帝聞其至甚喜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師道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若何對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入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充京畿河北河東宣撫使統四方勤王兵及前後軍以姚平仲爲都統制師道時被病命母拜許有輿入朝金使王洵在廷頡頏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爲卿故師道請緩給金幣于金俟彼情歸扼而殲諸河計之上也李邦彥不從 楊時言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童貫爲三路大帥棄軍逃歸朝廷置之不罪故梁方平之徒相繼而遁當正典刑以爲不忠之戒自貫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闖入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以時爲右諫議大夫兼侍講 梁師成晚年益通賄謝士人入錢數百萬以獻頌上書爲名令赴廷試唱第之日侍於帝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六

六

前囁嚅升降之其小吏儲宏亦與科甲而執役如初師成貌若不能言然陰鷲遇間即發王黼嘗爲鄆王楷陰畫奪宗之計師成力保護太子得不動搖及上皇東幸嬖臣多從以避罪師成自以舊恩留京師太學生陳東既疏其罪惡布衣張炳亦以爲言乙未遂貶爲彰化節度副使令開封吏護送至貶所行一日追殺之 時朝廷日輸金幣於金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至卒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兇悖日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深然之約日舉事种氏姚氏皆素爲山西巨室平仲以父古方帥熙河兵入援慮功名獨歸种氏乃云士不得速戰有怨言帝聞之以語李綱綱主其議令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度帝日遣使趣師道師道欲俟其弟師中至因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距纔八日帝以爲緩平仲請先期擊之二月丁酉朔平仲帥步騎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六

七

萬人夜斫敵營欲生擒幹萬不及取康王以歸夜半帝遣中使諭李綱曰姚平仲已舉事卿速援之平仲方發金候吏覺之幹萬不遣兵迎擊平仲兵敗懼誅亡去李綱率諸將出救遂與金人戰於募天坡以神臂弓射却之師道復言劫寨已誤然兵家亦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猶不勝然後每夕以數千人擾之不十日賊遁矣李邦彥等畏懦皆不果用 戊戌幹萬不召諸使者詰責用兵違誓之故張邦昌恐懼涕泣康王不爲動金人異之乃使王洵來致責且請更以他王爲質洵至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爾非朝廷意也因罷李綱以謝金人廢親征行營司時宇文虛中聞汴京急馳歸收拾散卒得東南兵二萬人以便宜起李邈領之令駐于汴河會姚平仲失利援兵西來者皆潰虛中纒而入京帝欲遣人奉使辯劫營非朝廷意大臣皆不欲行虛中承命慨然而往太學生陳東等千餘人上書于宣德門言李綱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棪之徒庸繆不才忌嫉賢能動爲身謀不恤國計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中外相慶而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六

八

邦彥等嫉如仇讐其成功因緣沮敗且邦彥等必欲割地曾不知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也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乎又不知邦彥等能保金人不復敗盟不也切恐虜兵南向大梁不可都必將遷而之金陵則自江以北非朝廷有况金陵正慮董賈蔡攸朱勔等往生變亂雖欲遷而都之又不可得陛下將於何地而奠宗社邪邦彥等不為國家長久之計又欲沮李綱成謀以快私憤李綱罷命一傳兵民騷動至於流涕咸謂不日為虜擒矣罷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虜計中也乞復用綱而斥邦彥等且以闔外

宋資治通鑑

卷千六

九

付种師道宗社存亡在此一舉不可不謹書奏軍民不期而集者數萬人會邦彥入朝衆數其罪而罵且欲歐之邦彥疾驅得免吳敏傳宣令退衆莫肯去搥壞登聞鼓喧呼動地殿帥王宗楚恐生變奏帝勉從之帝乃遣耿南仲號於衆曰已得旨宣綱矣內侍朱拱之宣綱後期衆鬻而磔之并殺內侍數十人知開封府王時雍麾之不退帝顧戶部尚書聶昌俾出諭旨諸生始退乃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既而都人願見師道詔促師道入城彈壓師道乘車而至衆塞簾視之曰果我公也相麾聲喏而散明日詔誅

士民殺內侍為首者禁伏闕上書王時雍欲盡致太學諸生于獄人人惴恐會朝廷將用楊時為祭酒遣聶昌詣學宣諭然後定吳敏欲弭謗議奏東為士學錄東力辭以歸 壬寅除元祐黨籍學術之禁 度苑囿宮觀可以與民者 宇文虛中冒鋒鏑至金營露坐風埃自己至申金人注矢露刃周匝圍之久乃得見康王次日侍王至金幕府見幹菴不辭語不遜禮節倨傲抵暮遣王洵隨虛中入城要越王及李彥吳敏李綱并駙馬曹晟等與金銀騾馬之類且欲御筆書定三鎮界方退軍明日帝命肅王往質康王邦

宋資治通鑑

卷千六

十

昌還以徐處仁為中書侍郎宇文虛中簽書樞密院事蔡懋罷 詔割三鎮地以畀金金幹菴不引兵北去京師解嚴初金人犯城蔡懋禁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及李綱復用下令能殺敵者厚賞衆無不奮躍金人懼稍稍引却乙巳宇文虛中復奉詔如金許割三鎮地幹菴不得詔遂不俟金幣數足遣韓光裔來告辭退師北去肅王從之諸城門開种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師道曰異日必為國患御史中丞呂好問進言于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不聽 戊申赦諭士

民自今庶事並遵用祖宗舊制凡蠹國害民之事一切寢罷復罷宰執兼神霄王清萬壽宮使 戊戌李邦彥免邦彥無所建明惟阿順趨諂而已都人目為浪子宰相以張邦昌為太宰吳敏為少宰李綱知樞密院事耿南仲為尚書左右丞 宇文粹中罷 姚古种師中及府州將折彥質各以兵勤王凡十餘萬人至汴城下而幹甬不已退李綱請詔古等追之且戒俟其間可擊則擊而三省乃令護送出境勿輕動以啓釁時大臣政令矛盾故迄無成功 癸丑种師道罷中丞許翰言師道名將沈毅有謀不可使解兵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六

十一

固守不下乃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防守使內外不相通及聞幹離不議和亦遣人來求賂宰相以勤王兵大至拘其使而不與粘沒喝怒乃分兵趨汴京折可求劉光世軍皆為所敗平陽府叛卒導金兵入南北關粘沒喝嘆曰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無人矣既過知威勝軍李植以城降遂攻下隆德府知府張確死之進屯澤州 甲寅賤蔡京為秘書童貫為左衛上將軍蔡攸為太中大夫以陳東之言也時三人皆從上皇行 梁方平伏誅 王孝迪罷 初上皇南幸童貫高俅等以兵扈從既行聞都城受圍乃止東南郵傳及勤王之師道路藉藉言貫等為變朝議以聶昌為發運使往圖之李綱曰使昌所圖果成震驚太上此憂在陛下萬一不果是數人者挾太上於東南求劔南一道陛下將何以處之莫若罷昌之行請於太上去此數人自可不勞而定帝從之 金粘沒喝還雲中留軍圍太原 三月戊辰張邦昌李稅免議者以邦昌私於敵故粘沒喝復至遂免 以徐處仁為太宰唐恪為中書侍郎何臬為尚書右丞許翰同知樞密院事帝召處仁問割三鎮是否處仁言不當棄與吳敏議合敏薦處仁可相遂拜太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六

三

宰時進見者多論宣和間事恪言於帝曰董弊當以漸宜擇今日之所急者先之而言者不顧大體至毛舉前事以快一時之憤豈不傷太上之心哉東攸貫黼之徒既從竄斥姑可已矣他日邊事既定然後白太上請下一詔與天下共棄之誰曰不可帝曰卿論甚善為朕作詔書以此意布告在位 庚午宇文虛中免言者劾其議和之罪出知青州 詔金人要盟終不可保今粘沒喝深入南陷隆德先敗元約朕夙夜追咎已黜罷元主和議之臣其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保塞陵寢所在誓當固守於是命种師道為河北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六

十三

河東官撫便駐滑州姚古為河北制置使种師中副之古總兵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而師道實無兵自隨乃請合關河卒屯滄衛孟滑備金兵再至朝廷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示弱不用師中渡河上言粘沒喝至澤州臣欲由邢相間捷出上黨擣其不意當可以逞朝廷疑不用幹離不至中山河間兩鎮皆固守不下師中因進兵以逼之幹離不遂出境姚古以兵復隆德威勝扼南北關詔李綱迎太上下南京時用事者言太上將復辟于鎮江人情危駭既而太上皇后先還或謂后將由端門直入禁中內侍董頗勸

帝嚴備帝不從既而太上還至南京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召吳敏李綱或慮太上意不可測綱曰此無他不過欲知朝廷事耳綱往具道皇帝聖孝思慕請陛下早還京師太上因及行宮止遞角等事綱曰當時恐金人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因言皇帝每得詰問之詔輒憂懼不食臣竊譬之家長出而強寇至子弟之任家事者不得不從宜措置長者但當以其能保田園大計而慰勞之苟誅及細故則為子弟者何所逃其責邪陛下回鑾臣謂宜有大慰皇帝之心勿問細故可也太上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賜綱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六

十四

且曰卿捍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遂垂名青史綱還具道太上意帝始釋然 夏四月粘沒喝遣撒毋使夏許割天德雲內金肅河清四軍及武州等八館之地約攻麟州以牽河東之勢夏人遂由金肅河清渡河取天德雲內武州河東八館之地因攻鎮武城兵馬監押朱昭力戰而敗乃盡殺其妻子納尸井中復帥士搏戰死之城遂陷既而金將谷神以數萬騎陽為出獵掩至天德逼逐夏人悉奪有其地夏人請和金人執其使 己亥太上皇至京師太上皇將至宰執進迎奉儀注耿南仲議欲

屏太上左右車駕乃進李綱言天下之理誠與疑明
與闇而已自誠明推之可至於堯舜自疑闇推之其
患有不可勝言者耿南仲不以堯舜之道輔陛下乃
闇而多疑南仲怫然曰臣適見左司諫陳公輔乃為
李綱結士民伏闕者乞下御史置對上愕然綱曰臣
與南仲所論國事也南仲乃為此言臣何敢復有所
辯因求去帝不允 癸卯立子諶為皇太子 以耿
南仲為門下侍郎趙野免 詔吏部考覈濫賞凡由
楊戩李彥之公田王黼朱勛之應奉董貫譚稹等西
北之師孟昌齡河防之役夔蜀湖南之開疆關陝河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六 五

梅執禮禮部侍郎邵溥中丞呂好問中書舍人胡安
國合奏焯言動可以師法器識可以任大乞擢用之
不報 五月戊辰國子祭酒楊時上言蔡京用事二
十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
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
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今日
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
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為害當
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為邪說
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伏望追
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詞不為
學者之惑疏上詔罷安石配享降居從祀之列時諸
生習用王氏之學以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
非忽聞楊時目為邪說群論藉藉於是中丞陳過庭
諫議大夫馮澥上疏詆時乃罷時祭酒詔改給事中
時力辭遂以徽猷閣待制致仕時居諫垣九十日凡
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排移議論
三鎮不可棄云 丁丑太原圍不解詔神師中由井
陘與姚古倚角師中進次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
等縣留屯直定時粘沒喝避暑還雲中留兵分就畜

牧覘者以爲將遁告於朝許翰信之數遣使趣師中
出戰責以逗撓師中嘆曰逗撓兵家大戮也吾結髮
從軍今老矣忍受此爲罪乎即日辦嚴約姚古及張
灝俱進而輜重賞犒之物皆不以從行師中抵壽陽
之石坑爲金將完顏活女所襲五戰三勝回趨榆次
至殺熊嶺去太原百里姚古將兵至威勝統制焦安
節妄傳粘沒喝將至故古與灝皆失期不至師中兵
饑甚敵知之悉衆攻右軍右軍潰而前軍亦奔師中
獨以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士卒斃神臂弓射退金人
而賞賚不及皆憤怨散去所留方百人師中身被四

宋續資治通鑑

卷三六

七

創力疾鬪死師中老成持重爲時名將既死諸軍無
不奪氣金乘勝進兵迎古遇於盤陀古兵潰退保隆
德事聞李綱召安節斬之安置古於廣州而贈師中
少師 六月丙申朔詔諫官極論闕失右正言崔鷄
上疏曰諫議大夫馬漸近上章言熙寧元豐之間士
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漸尚敢爲此姦言乎王安石除
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
至于大亂此無異論之効也蔡京又以學校之法馭
士人如馭卒伍有一異論累及學官其苛錮多士固
以密矣而漸猶以爲太學之盛欺罔不已甚乎仁宗

英宗選敦樸敢言之士以遺子孫安石目爲流俗一
切逐去司馬光復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於泰
山及蔡京得志引門生故吏更持政柄倡紹述之論
以欺人主使天下一於諂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
於欺罔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紹述造士而人才衰紹
述開邊而塞塵犯闕矣京之術破壞天下已極尚忍
使其餘蠹再破壞邪東姦邪之計大類王莽而朋黨
之衆則又過之願斬之以謝天下 京師自金兵退
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李綱獨以爲憂數上備邊
禦敵之策不見聽用每有議復爲耿南仲等所沮及

宋續資治通鑑

卷三六

十八

姚古种師中敗潰种師道以病丐歸南仲等請棄三
鎮綱言不可乃以綱爲宣撫使劉鞞副之以代師道
又以解潛爲制置副使以代姚古綱言臣書生實不
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爲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爲大
帥恐誤國事因拜辭不許退而移疾致仕章十餘上
亦不允臺諫言綱不可去朝廷帝以其爲大臣游說
斥之或謂綱曰公知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謂邊事
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爾公不起上怒且不測
奈何許翰復書杜郵二字以遺綱綱不得已受命帝
手書蔡度傳以賜之宣撫司兵僅萬二千人綱請銀

絹錢各百萬僅得二十萬庶事皆未集綱乞展行期
御批以為遷延拒命趣召數四綱入對帝曰卿為朕
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理臣以愚直不
容於朝使既行之後無有沮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
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自度不能有為即當求去
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為感動陛辭又
為上道唐恪聶昌之姦任之必誤國言甚激切王宗
先國之君出而然哉孟氏有言於心倫於慮而後
作徵於五經於聲而後喻者以為庸人也靖康之禍
金人駐兵城下徽宗出奔欲宗垂死餘息厚異輸盟
而幸金人之去其為困衡微發也大矣虜騎甫退上
下恬然好臣復執國柄而以兩河之遺布置李綱綱
既出而若臣相安不復言敵太原既破二將復來抱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六

一九

路允迪免 左司諫陳公輔居職敢言耿南仲指
為李綱之黨公輔因自列且辭位復言李綱書生不
知軍旅遣援太原乃為大臣所陷後必敗事時宰怒
其言斥監合州務 天狗星隱有聲如雷 壬戌彗
出紫微垣長數丈北拂帝座掃文昌大臣有謂此乃

夷狄將衰非中國憂也提舉醴泉觀譚世勳面奏垂
象可畏當修德以應天不宜惑其諛說詔除民間疾
苦十七事 高麗王楷遣使奉表稱藩於金一依事
遼之禮金遣伯淑報之且以保州與之自是朝貢不
絕 秋七月乙丑除元符上書邪等之禁 蔡京再
貶崇信軍節度副使童貫再貶昭化軍節度副使至
是復竄於儋州其子孫二十三人分竄遠地遇赦不
許量移乙亥移竄貫于吉陽軍趙良嗣於柳州詔下
十日京死于潭州朝廷遣御史張徽誅貫轉運副使
李昇之誅良嗣於貶所函首赴闕梟于市京天資凶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六

二十

譎舞智御人在人主前頡頏徂何為固位計帝亦知其
姦屢罷屢起且擇東不合者執政以梏之束每聞將
退免輒入見祈哀蒲伏叩頭無復廉恥見利忘義至
于兄弟父子自為秦越暮年即家為府營進之徒集
門輸貨俸隸皆得美官棄紀綱法度為虛器根株連
結牢不可破卒致宗廟之禍雖以謫死天下猶以不
正典刑為恨貫握兵二十年權傾一時奔走期會過
於制勅嘗有論其過者詔方劾往察劾一動一息貫
悉偵得之先密以白且陷以他事劾反得罪逐死貫
狀魁梧偉瞻視頤下生鬚十數皮骨勁如鐵不類關

人有度量能疎財後宮自妃嬪以下皆獻饋結納左右婦寺譽言日聞寵煥翕赫庭戶雜遝成市岳牧輔弼多出其門穹姦稔禍流毒四海死不足以償責

李綱留河陽十餘日練士卒修整器甲之屬進次懷州造戰車期兵集大舉而朝廷降詔罷所起兵綱上疏言秋高馬肥敵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防秋兵盡集尚恐不足今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求柰何甫集之兵又皆散遣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疏上不報趣赴太原綱乃遣解潛屯威勝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六

三

軍劉幹屯遼州幕官王以寧與都統制折可求張思正等屯汾州范瓊屯南北關皆去太原五驛約三道並進時諸將皆承受御書事皆專達進退自如宣撫司徒有節度之名多不遵命綱嘗具論之雖降約束而承受專達自若於是劉幹兵先進金人併力禦之幹兵潰潛與敵遇於關南亦大敗思正等領兵十七萬與張灝夜襲金婁室軍於文水小捷明日戰復大敗死者數萬人可求師潰於子夏山於是威勝軍隆德府汾晉澤絳民皆渡河南奔州縣皆空 八月丙申復以种師道為兩河宣撫使李綱以張灝等違節

制而敗又上疏極論節制不專之弊且言分路進兵賊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兵由一路進及范世雄以湖南兵至因薦為宣撫判官方欲會合親率擊虜會以議和止綱進兵綱亦求罷遂代還 金粘沒

喝幹离不復分道入寇先是朝廷以肅王為彼所質亦留其使臣肅仲恭以相當踰月不遣其副趙倫懼不得歸乃給館伴邢惊曰金有耶律余覲者領契丹兵甚衆貳於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以圖幹离不及粘沒喝執政以仲恭余覲皆遼貴戚舊臣而用事于金當有亡國之戚信之乃以蠟書命仲恭致之余覲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六

三

使為內應仲恭還見幹离不即以蠟書獻之幹离不以聞于金王晟麟府帥折可求又言遼梁王雅里在西夏之北欲結宋以復怨於金吳敏勸帝致書梁王由河東之麟府亦為粘沒喝所得復以聞於是金主晟以粘沒喝為左副元帥幹离不為右副元帥分道南侵粘沒喝發雲中幹离不發保州 已未徐處仁吳敏許翰罷以唐恪為少宰何輿為中書侍郎陳過庭為尚書右丞聶昌同知樞密院事李回簽書院事翰處仁主用兵而吳敏耿南仲欲和議不合翰罷知亳州處仁又與敏爭於帝前處仁怒擲筆中敏面鼻

額爲黑南仲與唐恪聶昌欲排去二人而代之位諷中丞李回論之於是俱罷初敏以昌猛厲可使助已自衡州召知開封府不數月拜同知入謝卽陳扞禦之策曰三關四鎮國家藩籬也聞欲以昇敵一朝渝盟何以制之願勿輕與而撤天下兵集都畿堅城守以遏其衝簡禁旅以備出擊壅河流以斷歸路前有堅城後有大河勁兵四面而至彼或南下墮吾網矣臣願激合勇義之士設伏開關出其不意掃其營以報帝是之命提舉守禦得以便宜行事未幾言者論敏因蔡京進用安置涪州 庚申遣給事中王雲使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六

三

金軍先是遣劉岑李若水分使金軍以求緩師岑等還言幹離不止索歸朝官及所欠金銀粘沒喝則深諱金銀專論三鎮至是乃遣雲往許以三鎮賦入之數 九月丙寅金粘沒喝乘勝急攻太原知府張孝純力竭不能支城遂陷孝純被執旣而釋用之副都總管王稟負原廟中太宗御容赴汾水死通判方友轉運韓揆等三十人皆被害金分兵陷汾州知州張克戩畢力扞禦城破猶巷戰不克乃南向拜自引決一家死者八人 蔡攸朱勔伏誅先是竄勔循州籍其家田至三十萬畝他物稱是言者又論攸與燕山之

役禍及天下驕奢淫泆載籍所無於是遣使即二人所至斬之 丁丑以王雱爲尚書左丞 中書舍人胡安國初爲太學博士蔡京惡其異已會安國舉永州布衣王繪鄧璋遺逸京以二人乃范純仁鄒浩之客置獄推治安國坐除名張商英相始得復官帝卽位召赴京師入對言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語甚剴切日昃始退耿南仲聞其言而惡之力諫於帝帝不爲動中丞許翰入見帝謂曰卿識胡安國否翰對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爲所汚如安國者實少遂除中書舍人及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六

三

言者論李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戊寅罷楊州舍人劉珪當制謂綱勇於報國吏部侍郎馮澥言珪爲綱遊說珪坐貶安國封還詞頭且論澥越職論事耿南仲大怒何真從而擠之遂出知通州安國在省一月多在告之日及出必有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蓋姑置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之小事爲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可言也入服其論 庚寅置四道都總管府以李回爲大河守禦使折彥質爲河北宣撫副使從何臬之請建三京以鄧州爲都總管府分總四道兵以知大名府趙野總北

道知河南府王襄總西道知鄧州張叔夜總南道知
應天府胡直儒總東道事得專決財得專用官得辟
置 金師日逼南道總管張叔夜陝西制置使錢蓋
各統兵赴關唐恪耿南仲專主和議函檄止諸軍勿
前辛卯遣給事中黃諤由海道使金以請和 夏人
陷西安州 种師閔及金幹離不戰於井陘敗績幹
離不遂入天威軍犯真定都鈐轄劉翊率衆晝夜搏
戰久之城陷翊巷戰麾下稍亡翊顧其弟曰我大將
也可受賊戮乎因挺刃欲奪門出不果自縊死知府
李邈被拘北去 冬十月癸巳朔安置李綱於建昌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六

三五

軍 戊戌金二酋遣楊天吉王訥等以書來詰責索
親王詣軍前陳謝仍要割地且求金帛車輅儀物及
加其主徽號 金人復至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和
金人佯許而攻略自如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
御史中丞呂好問乃請亟集滄滑邢相之戍以遏奔
衝而列勤王之師于畿邑以衛京城疏入不省金人
陷真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廷臣狐疑相顧猶以和議
爲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懦誤國坐貶知袁州帝
閱其忠下遷吏部侍郎 辛酉种忠憲公師道卒師
道行次河陽遇王訥揣敵必大舉亟上疏請幸長安

以避其鋒大臣以爲怯召還以范訥代之師道尋卒
以馮澥知樞密院事 命王寓副康王使幹離不軍
寓托故不行乃貶單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 十一
月丙寅夏人陷懷德軍知軍事劉銓通判杜翊世死
之 籍譚稹家 王雲至真定幹離不軍使從吏先
還言金人不復他求地但索五輅及上尊號且須康
王至軍乃議和會幹離不粘沒喝亦使王訥等來帝
乃命馮澥副康王徃王未行而車輅至長垣爲金人
所却王遂不行至是雲還言金人中變今必欲得三
鎮不然則進兵取汴都中外駭震詔集從官於尚書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六

三六

省議割三鎮百官多請割與以紓國禍何臬曰三鎮
國之根本柰何一旦棄之且金無信割亦來不割亦
來唐恪耿南仲等力主割地臬論辯不已因曰河北
之民皆吾赤子棄地則并其民棄之爲民父母而棄
其子可乎帝悟乃止臬退謂恪曰割三鎮則傷河外
之情不割則太原真定已失不若任之恪唯唯遂詔
河北河東京畿清野令流民得占官舍寺觀以居禁
京師民以浮言相動者 金粘沒喝自太原趨汴所
至破降平陽府威勝隆德軍澤州皆陷官吏棄城走
者遠近相望粘沒喝至河外宣撫副使折彥質以兵

十二萬拒之夾河而軍時李回以萬騎防河亦至河
上粘沒喝曰南軍亦衆與之戰勝負未可知不若加
以虛聲遂取戰鼓擊之達旦甲戌彥質之衆皆潰李
回亦奔還京師金活女帥衆先渡孟津粘沒喝從之
於是知河陽燕英河南留守西道都總管王襄皆棄
城走永安軍鄭州悉降於金粘沒喝丙子渡河不復
言二鎮直遣人來言欲盡得兩河地請畫河爲界於
是京師戒嚴遣馮澥李若水往使行至中牟守河兵
相驚以爲金兵至左右謀取間道去澥問何如若水
曰戍兵畏敵而潰柰何效之今正有死爾敢言退者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六

三七

斬衆乃定既行若水屢附奏言和議必不可諧乞申
飭守備下哀痛詔徵兵于四方 壬午王雲固請康
王往使詔雲以資政殿學士副王使幹離不軍許割
三鎮奉袞冕王輅尊金主爲皇叔且上尊號十八字
王由滑濟至磁州守臣宗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
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其兵已迫復去何益願勿行
先是王雲奉使過磁相勸兩郡撤近城民舍運粟入
保爲清野之計民怨之及是次磁會康王出謁嘉應
神祠雲任後民遮道諫王勿北去厲聲指雲曰真姦
賊也王出廟行民譟執雲殺之時幹離不軍濟河遊

奕日至磁城下蹤跡王所在知相州汪伯彥亟以帛
書請王如相服褰鞬部兵以迎於河上王遂行至相
勞伯彥曰他日見上當首以京兆薦公由是受知議
者以爲是役雲不死王必至金無復還理相州湯陰
人岳飛少負氣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
法有神力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劉韜宣撫鎮定募
敢戰士飛與焉屢擒劇賊至是因劉浩以見王以爲
承信郎 何臬主戰守與唐恪耿南仲不合罷爲開
封尹孫傳爲兵部尚書上書乞復祖宗法度帝問之
傳對曰祖宗法惠民熙豐法惠姦時謂名言 孫傳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六

三八

因讀丘濬感事詩有郭京楊適劉無忌之語於市人
中訪得無忌於龍衛中得京好事者言京能施六甲
法可以生擒金二將而掃蕩無餘其法用七千七百
七十七人朝廷深信不疑命以官賜金帛數萬使自
募兵無問伎藝能否但擇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
井游惰旬日而足敵攻益急京談笑自如云擇日出
兵三日可致太平直襲擊至陰山乃止傳與何臬尤
尊信之或謂傳曰自古未聞以此成功者正或聽之
姑少付以兵俟有尺寸功乃稍進任今委之太過懼
必爲國家羞傳怒曰京殆爲時而生敵中瑣微無不

知者幸君與傳言若告他人將坐沮師之罪梅使出
又有劉孝竭等募衆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
或稱天闕大將大率効京所爲識者危之京嘗曰非
至危急吾師不出 幹離不亦遣使來議割兩河地
帝許之命耿南仲往報南仲以老辭改命聶昌昌以
親辭陳過庭曰主憂臣辱願效死帝爲揮淚太息而
怒南仲及昌乃卽命南仲如河北幹離不軍昌如河
東粘沒喝軍昌言兩河之人忠勇萬一爲所執死不
瞑目矣行至絳絳人果堅壁拒之昌持詔抵城下繼
而登鈴轄趙子清麾衆殺昌抉其目而縛之初南仲

宋資治通鑑

卷二六

三

爲東官官十年自謂首當柄用而吳敏李綱越次進
位在已上心不能平故每事異議力沮戰與吳拜堅
請割地以成和好故朝廷戰守之備皆罷致金師日
逼至是與金使王訥偕行至衛州衛鄉兵欲殺訥
脫去南仲遂走相州以帝旨諭康王起河北兵入衛
京師因連署募兵榜揭之人情始安 甲申以孫傳
同知樞密院事曹輔簽書院事 以范致虛爲陝西
五路宣撫使會兵入援 懷州知州霍安國被圍扞
禦不遺力鼎澧兵亦至相與其守拜徽猷閣待制城
竟陷粘沒喝引安國以下問不降者爲誰安國曰守

臣安國也問餘人通判林淵鈴轄張彭年都監趙士
許張謀於潛鼎澧將沈敦張行中及隊將五人同辭
對曰淵等與知州一體皆不肯降粘沒喝令引於東
北鄉聖拜亦不屈乃解衣面縛殺十三人而釋其餘
安國一門無噍類 乙酉幹離不自真定趨汴僅二
十日至城下屯於劉家寺粘沒喝自河陽來會屯于
青城使劉晏來要帝出盟時西南兩道援兵爲唐恪
耿南仲遣還於是四方無一人至者城中惟衛士及
弓箭手七萬人乃以萬人分作五軍備緩急救護命
姚友仲辛永宗分領之以五萬七千人分四壁守禦

宋資治通鑑

卷二六

三

遣使以蠟書間行出關召兵又約康王及河北守將
來援多爲邏兵所獲唐恪計無所出密言於帝曰唐
自天寶而後屢失而復興者以天子在外可以號召
四方也今宜舉景德故事留太子居守而幸西洛連
據秦雍領天下兵親征以圖興復帝將從之開封尹
何臬入見引蘇軾所論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
甚者帝翻然而改以足頓地曰今當以死守社稷
李回免 南道都總管張叔夜聞召卽日自將中軍
令于伯奮將前軍仲熊將後軍合三萬餘人與金游
兵轉戰而前至都下帝御南薰門見之軍容甚整入

對言賊鋒甚銳願如明皇之避祿山暨請襄陽以圖幸雍帝不答時東道都總管胡直孺亦將兵入衛與金人遇于拱州兵敗被執金示於城下都人大懼庚寅復元豐三省官名以何臬為門下侍郎閏月壬辰唐恪免以何臬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恪從帝巡城為都人遮擊策馬得脫遂臥家求去御史胡舜陟劾恪知慮不能經畫邊事但長於結交內侍今國勢日感誠不可以備位乃罷馮澥至自金軍以為尚書左丞澥與李若水至懷州金使蕭慶挾與俱還自後凡三遣慶來堅請帝出會盟詔張叔

宋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六

三十一

盟詔遣馮澥曹輔與宗室仲溫士誦如金軍以請和既至粘沒喝即遣還不與交一語已酉詔康王構為天下兵馬大元帥殿中侍御史胡唐老言康王奉使至磁為士民所留乃天意也乞就拜為大元帥俾率天下兵入援何臬以為然密草詔稿上之帝令募死士得秦仔劉定等四人遣持蠟詔如相州拜王為兵馬大元帥知中山府陳遘為元帥汪伯彥宗澤為副元帥使盡河北兵速入衛仔至相州於頂髮中出詔王讀之嗚咽軍民感動彗星出長竟天壬子金人攻通津宣化門范瓊以千人出戰渡河水裂沒者五百人自是士氣益挫會大雨雪連日夜不止何臬數趣郭京出師京徙期再三至是京盡令守禦人下城毋得窺窺因大啓宣化門出攻金師京與張叔夜坐城樓上金兵分四翼譟而前京兵敗退走墮死於護龍河填屍皆滿城門急閉京曰叔夜曰須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衆南遁金兵遂登城衆皆披靡四壁皆潰金人焚南薰諸門統制姚友仲死於亂兵四壁守禦使劉延慶奪門出奔為追騎所殺統制何慶言陳克禮中書舍人高振力戰與其家人皆被害京城遂陷帝聞城陷慟哭曰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

宋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六

三十一

此衛士入都亭驛執金使劉晏殺之軍民數萬斧左掖門求見天子帝御樓諭遣之衛士長將宣率其衆數百欲邀乘輿犯圍而出左右奔竄獨孫傳梅執禮呂好問侍宣抗聲曰國事至此皆宰相信任姦臣不用直言所致孫傳誦之宣以語侵傳好問警曉之曰若屬忘家族欲冒重圍衛上以出誠忠義然乘輿將駕必甲乘無缺而後動詎可輕邪宣誦服曰尚書真知軍情摩其徒退何稟欲親率都民巷戰金人宣言譏和退師乃止帝聞金人欲和而退命何稟及濟王羽使其軍以請成粘沒喝幹嚮不曰自古有南即有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二十六

三

北不可相無也今之所議期在割地而已稟還言金欲邀上皇出郊帝曰上皇驚憂而疾必欲之出朕當親往遂如青城粘沒喝軍奉表請降稟喜和議成既歸都堂作會飲酒談笑終日 十二月壬戌朔康王構開大元帥府於相州有兵萬人分爲五軍而進既渡河次於大名宗澤以二千人與金人力戰破其三

十餘砦履水渡河見王曰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王納之既而知信德府梁楊祖以三千人至張俊苗彥榜浙中田師中等皆在麾下兵威稍振會帝遣曹輔齊蠟詔至云金人登城不下方議和好可屯兵

近甸母動汪伯彥等皆信之宗澤獨曰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饑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以解京城之圍汪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預帥府事矣耿南仲及伯彥請移軍東平從之 帝至自金營還宮士庶及太學生迎謁帝掩面大哭曰宰相誤我父子觀者無不流涕金遣使來索金一千萬錠銀二千萬錠帛一十萬匹於是大括金銀定京師米價勸糶以賑民縱民伐紫筠館花木以爲薪以陳過庭折彥質等爲割地使如河東北割地以畀金又分遣歐陽珣等二十人持詔而往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二十六

三

珣嘗上書極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與人復抗論當與力戰戰敗而失地他日取之直不戰而割地他日取之曲時宰怒欲殺珣乃以珣爲將作監丞奉使割深州珣至深州城下慟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爲姦臣所誤至此吾已辦死來矣汝等宜勉爲忠義報國金人怒執送燕焚死之 范致虛聞汴京圍急會陝西節度使錢蓋之師凡十萬入援至潁昌聞汴京破西道總管王襄遁致虛獨與西道副總管孫昭遠環慶帥王似熙河帥王倚帥步騎號二十萬命馬祐昌統之以趨汴以僧趙宗印爲參議官致虛將大軍遵

陸宗印將舟師趨西京宗印又以僧爲一軍號尊勝
隊童行爲一軍號爭勝隊致虛勇而無謀委已以聽
于宗印宗印徒大言實未嘗知兵師出武關至鄧州
千秋鎮金將婁室以精騎衝之不戰而潰死者過半
王似王倚孫昭遠等留陝府致虛收餘兵入潼關
金初稅牛具每牛三頭爲一具每牛具賦粟五斗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六終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六

五

宋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七

宋紀二十七 起建炎丁未盡
年六月凡六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武神文皇帝

孝皇帝

建炎元年春正月陳過庭至兩河民堅守不奉詔至
是復詔兩河民開門出降民猶不肯 金人索金銀
急且再邀帝至營帝有難色何輿李若水以爲無虞
勸帝行帝乃命孫傅輔太子監國而與輿若水等復
如青城唐恪聞之曰一之謂甚豈可再乎閣門宣贊
舍人吳革亦白輿曰天文帝座甚傾車駕若出必墮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七

虜計稟不聽 河東割地使劉韜至金營金人使僕
射韓正館之僧舍謂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韜曰偷
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爲也正曰軍中議立異姓欲以
君爲正代與其徒死不若北去取富貴韜仰天大呼
曰有是乎乃書片紙曰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
君况主辱臣死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此予所以
必死乎使親信持歸報其子子羽等卽沐浴更衣酌
卮酒而縊金人嘆其忠瘞之寺西岡上遍題旆壁以
識其處凡八十日乃就斂顏色如生 副元帥宗澤
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遂以書勸康王

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
宣撫范訥知興仁府會林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爲
狂不答澤遂以孤軍進至衛南先驅云前有敵營澤
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澤將王孝
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
不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
人大敗退却數十里澤計敵衆勢必復來乃暮徙其
營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
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西遼耶律大石
引兵東還行二十日得善地遂建都城號虎思斡耳

宋資治通鑑卷二十七

二

朶拔元康國以蕭幹里刺爲都元帥率騎七萬東征
以青牛白馬祭天誓衆復興幹里刺行萬餘里無所
得牛馬多死勒兵而歸大石曰皇天弗順數也大風
霍霧四塞二月辛酉朔帝在青城都人日出迎駕
而粘沒喝留不遣大學生徐祿上書請帝還官金人
取而殺之吳乞買得帝降表遂廢帝及太上皇帝爲
庶人知樞密院事劉彥宗請復立趙氏不許丙寅金
人輒南薰門路人心大恐丁卯金人令翰林承旨吳
汧吏部尚書莫禱入城令推立異姓堪爲人主者且
邀上皇出城孫傳曰吾惟知吾君可帝中國爾若立

異姓吾當死之上表金主請立趙氏不報京城巡檢
范瓊逼上皇與太后御轎車出宮鄆王楷及諸妃公
主駙馬及六宮有位號者皆行獨元祐皇后孟氏以
廢居私第獲免初金人以內侍鄧述所具諸王皇孫
妃主名檄開封尹徐秉哲盡取之秉哲令坊巷五家
爲保母得藏匿前後凡得三千餘人秉哲悉令衣袂
相聯屬而往金人逼帝及上皇易服李若水抱帝而
哭詆金人爲狗輩金人曳若水出擊之敗面氣結什
地粘沒喝令鐵騎十餘守視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
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可爲者公今日順從明日

宋資治通鑑卷二十七

三

富貴矣若水嘆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
亦慰解之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歸覲若
水叱之曰吾不復顧家矣金人又逼上皇召皇后太
子孫傳留太子不遣統制吳革欲以所募士微服衛
太子潰圍而出傳不從而密謀匿之民間別求狀類
太子者及宦者二人殺之并斬十數死囚持首送之
給金人曰宦者欲竊太子出都人爭鬪殺傷誤中太
子因帥兵討定斬其爲亂者以獻苟不已則以死繼
之越五日無肯承其事者吳汧莫禱督脇甚急范瓊
恐變生以危言警衛士遂擁皇后太子共車而出傳

曰吾爲太子傳當同生死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從太子出百官軍吏奔隨太子號哭太子亦呼云百姓救我哭聲震天至南薰門范瓊力止傳金守門者曰所欲得太子留守何預傳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傳也當死從遂宿門下以待命若水在金營旬日粘沒喝召問立異姓狀若水因罵之爲劇賊粘沒喝令擁之去若水反顧罵益甚謂其僕曰我爲國死職爾奈併累若屬何又罵不絕口監軍撻其唇嚙血罵愈切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金人相與言曰遼國之亡死義者千數南朝唯李侍郎一人 時金酋邀索金帛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七

四

每曰和議已定但所需滿數則奉天子還宮戶部尚書梅執禮及禮部侍郎陳知質刑部侍郎程振給事中安扶皆主根索四人哀民力已困相與謀曰金所欲無藝極雖銅鐵亦不能給蓋以軍法詰罪倘室其求而寬者挾宿怨語金酋曰城中百萬戶所取未百一但許民持金銀換米麥當有出者已而果然金酋怒呼四人責之執禮等曰天子蒙塵臣民皆願致死雖肝腦不計於金銀何有哉顧比屋枵空無以塞命爾金酋問官長何在振恐執禮獲罪遽前曰皆官長金酋怒先取其副胡舜陟等各杖之百并四人殺之

而梟其首士庶莫不憤嘆 康王有衆八萬分屯濟

濮諸州高陽關路安撫使黃潛善總管楊惟忠亦部兵數千至東平王遣真定總管王淵以三千人入衛宗廟金人聞之遣甲士及中書舍人張徵賈蠟詔自汴京至命王以兵付副帥而還京王問計於左右後軍統制張俊曰此金人詐謀爾今大王居外此天授豈可徒往因請進兵王遂如濟州旣而金人謀以五千騎取康王呂好問聞之遣人以書白王曰大王之兵度能擊則邀擊之不然即宜遠避 吳玠莫儻復召百官議立異姓衆莫敢出聲相視久之計無所出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二十七

五

王時雍問於拜傳二人微言敵意在邦昌時雍未以爲然適尚書員外郎宋齊愈至自金營衆問金人意所主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示之時雍乃決遂以邦昌姓名入議狀張叔夜不肯署狀金人執叔夜及孫傳置軍中粘沒喝召叔夜給之曰孫傳不立異姓已殺之公年老大家豈可與傳同死叔夜曰世受國恩義當與之存亡今日之事有死而已金人皆義之癸未太常寺簿張浚開封士曹趙鼎司門員外郎胡寅皆逃入太學不書名唐恪書名仰藥而死已而時雍復集百官請秘書省至即閉省門以兵環之俾

范瓊諭衆以立邦昌意衆唯唯時雍先署狀以率百官御史馬伸獨奮曰吾曹職爲諍臣豈容坐視乃與御史吳給約中丞秦檜共爲議狀願復嗣君以安四方且論邦昌當上皇時靈國亂政以致社稷傾危金人怒執檜去吳拜莫儔持狀詣軍前邦昌入居尚書省三月丁酉朔金立張邦昌邦昌始欲引決或曰相公不前死城外今欲塗炭一城耶適金人奉冊寶至邦昌北向拜舞受冊卽位號大楚遂升文德殿設位御床西受賀遣閣門傳令勿拜王時雍率百官遽拜邦昌但東面拱立閣門宣贊舍人吳革恥屈節異

宋資治通鑑卷二十七

六

姓率內親事官數百人皆先殺其妻孥焚所居舉義兵東門外范瓊詐與合謀令悉棄兵仗乃從後襲之殺百餘人捕革併其子殺之又擒斬十餘人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唯時雍吳拜莫儔范瓊等欣然以爲有佐命功邦昌心不安拜官皆加權字以時雍權知樞密院事領尚書省并權同知樞密院事儔權簽書院事吕好問權領門下省徐秉哲權領中書省邦昌見百官稱子手詔曰手書雖不改元而百官文移必去年號好問所行文書稱靖康二年百官猶未以帝禮事邦昌唯時雍每言事稱臣

啓陛下又勸邦昌坐紫宸垂拱殿以見金使好問爭之乃止時雍復議肆赦好問曰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將誰赦邪乃止赦城中而選郎官爲四方密諭使及金人將還邦昌詣營祖之服柘袍張紅蓋所過設香案起居時雍乘皆拜儔皆從士庶觀者無不感愴

夏四月庚戌朔上皇聞張邦昌僭位曰邦昌若以節死則社稷增重今既尸君之位則吾事決矣因泣下露襟至是幹萬不遂脅上皇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及康王母韋賢妃康王夫人邢氏等由滑州去粘沒喝以帝后太子妃嬪宗室及何臬孫傳張

宋資治通鑑卷二十七

七

叔夜陳過庭司馬朴秦檜等由鄭州去而歸馮澥曹輔孫覲汪藻郭仲荀等干張邦昌邦昌率百官造辭二帝於南薰門衆慟哭有什絕者凡法駕鹵簿皇后以下車輅鹵簿冠服禮器法物大樂教方樂器祭器八寶九鼎圭璧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景靈宮供器太清樓秘閣三館書天下府州圖及官吏內人內侍伎藝工匠倡優府庫畜積爲之一空初金將還議留兵以衛邦昌吕好問曰南北異宜恐北兵不習風土必不相安金人曰留一字董統之可也好問曰李董貴人有如觸發致病則負罪益深金人乃不留兵而

去宗澤在衛聞二帝北行卽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無不至者遂不果上皇離青城金人以牛車數百乘載諸王後宮皆胡人牽駕不通華言至邢趙間幹離不遣郭藥師迎謝上皇曰天時如此非公之罪藥師慚而退幹離不又請王婉容奔帝姬與粘沒喝次子作婦許之至燕山館於延壽寺帝自離青城頂青氊笠乘馬後有監軍隨之自鄭門而北每過一城輒掩面號泣至代工部員外郎滕茂實號泣迎謁茂實蓋嘗副路允迪出使者粘沒喝逼茂實欲服茂實力拒之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七

八

逆順利害邦昌讀其書氣沮乃尊元祐皇后爲宋太后迎居延福宮而遣人至濟州訪康王其迎太后策語有曰尚念宋氏之初首崇西宮之禮蓋用太祖卽位迎周太后入西宮故事識者有以覘邦昌之意非真爲趙氏也 郭京伏誅京自京城走沿路稱撒豆成兵假幻惑衆至襄陽有衆千餘屯洞山寺欲立宗室爲帝錢蓋王襄及張思正等止之不從會有自京城來者具說京誤國事思正囚京刺殺之 五月庚寅朔康王卽皇帝位于南京大赦改元呂好問謂邦昌曰天命人心皆歸康王相公先遣人推戴則功無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七

九

見者墮淚茂實請侍舊主俱行粘沒喝不許帝遂從代渡大和嶺至雲巾金人圍中山 呂好問謂張邦昌曰相公欲直立邪抑姑塞敵意而徐爲之圖也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真兵威爾女真旣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內此殆天意蓋亟還政可轉禍爲福且省中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廬毋令衛士夾陛敵所遺袍帶非戎人在勿服車駕未還下文書不當稱聖旨爲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監軍御史馬伸具書請邦昌速奉迎康王極陳

在相公右者若撫機不發他人聲罪致討悔可追耶宗室子崧知淮寧府聞二帝北遷與江淮經制使翁彥國等誓衆登壇歃血同獎王室康王遣使擢爲大元帥府參議官子崧又移書訶斥邦昌使其反正并曉王時雍等辭旨激切邦昌又復遣謝克家往奉迎王時雍曰騎虎者勢不得下所宜熟慮他日噬臍悔無及矣徐秉哲從旁贊之邦昌不聽克家至濟州勸進王不許張浚曰大王皇帝親弟人心所歸當早正大位旣而邦昌又遣蔣思愈等持書詣濟州自陳所以勉循金人推戴欲權宜一時以紓國難爾非敢有

他也王復書與之而諭宗澤等以爲邦昌受僞命之人義當誅討然慮事出權宜不可輕動合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謂邦昌篡亂蹤跡已無可疑今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不可不斷好問亦遣人來言大王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邦昌又遣謝克家及王舅忠州防禦使韋淵奉大宋受命寶詣濟州復以手書號太后曰元祐皇后入居禁中垂簾聽政以俟復辟以馮澥爲奉迎使邦昌自稱權尚書左僕射率百官勸進而退居于資善堂克家等至濟州王慟哭受之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七

十一

命克家還京辦儀物皇后命太常少卿汪藻草手書告中外俾王嗣統其略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舉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濟州父老請軍門言州四旁望見城中火光屬天請王卽皇帝位會宗澤及權應天府朱勝非來言南京藝祖興王之地取四方中漕運尤易王遂決意趨應天府既發濟州鄜延副總管劉光世自陝州會王以光世爲五軍都提舉西道都總管王襄宣撫司

統制官韓世忠皆以師來會王至應天張邦昌來見伏地慟哭請死王撫慰之王時雍等奉乘輿服御至羣臣勸進者益衆王命築壇於府門之左五月庚寅朔王登壇受命畢慟哭遙謝二帝遂即位於府治改元建炎大赦張邦昌及應干供奉金國之人一切不問惟蔡京童貫朱勔李彥孟昌齡梁師成譚稹子孫更不收叙是夕元祐皇后在東京撒簾遙上靖康帝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以黃潛善爲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尊哲宗廢后孟氏爲元祐太后遙尊韋氏爲宣和皇后遙立夫人邢氏爲皇后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七

十一

帝問宰執何以處張邦昌黃潛善等曰邦昌罪在不貸然爲金人所脅今已自歸惟陛下所處帝曰朕欲馭以王爵異時金人有詞使邦昌以天下不棄朝而歸寶避位之意告之故命爲太保封同安郡王尋詔邦昌宜如文彥博故事一月兩赴都堂參決大事又加大傅甲午耿南仲免召李綱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初綱再貶江寧金兵復至淵聖悟和議之非召綱爲開封尹行次長沙被命卽帥湖南勤王師入援未至而京城失守至是召拜右相趨赴行在所中丞顏岐奏曰張邦昌爲金人所喜雖已爲三公郡王

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李綱為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帝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岐又遣人封其章示綱觀沮其來右諫大夫范宗尹論綱各浮於實有震主之威帝亦不聽汪伯彥黃潛善自謂有拔附之勞擬必為相及召李綱於外二人不悅遂與綱忤綱行至太平上疏曰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英則用心剛足以蒞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搖哲則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願陛下以漢之高光唐之太宗國朝之藝祖太宗為法王宗沐曰宋之失刑未有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二十七 十一

如此之甚者顏岐可斬也高宗初受天命將興復社稷雪先君之耻是圖而屈意邦昌不能乘時正其僭立之罪再容姦黨不清左右不忠之人而隱忍曖昧徒爾巽懦識者知其不能有所為此李綱所以有英哲之勸也已之立不命于金人如三鎮則兵力所自主而立兩河之外未屬於金人如三鎮則兵力所自主而依違不歸使金人測其淺深他日邦昌竄跡金人初不以爲真端則其情可知而帝與汪黃苟安無政如此他日書淮之和誰謂專罪秦檜哉僅得一李綱而偏安最兩胡銓日爲小朝粘沒喝等既去留萬戶銀廷其端兆于此矣悲夫

馮澥免 元祐太后遺呂好問奉手書請應天帝勞

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除尚書右丞後李綱以羣臣在圍城中不能執節欲悉按其罪好問曰王業艱難政宜含垢繩以峻法懼者衆矣綱乃止 曹輔卒 置御營司時王淵楊惟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陝西兵張俊苗傅以帥府及降盜兵皆在行朝不相統一乃置御營司主行幸總齊軍政命黃潛善兼御史汪伯彥副之而以王淵為都總制劉光世提舉一行事務韓世忠為左軍都統制張俊為前軍統制 楊惟忠主管殿前公事 庚子論靖康大臣誤國罪竄李邦彥吳敏蔡懋李稅宇文虛中耿南仲鄭望之李鄴等於遠州 丙午詔以宣仁聖烈皇后保祐哲廟有大功而姦臣造言誣謗著於史牒令國史院據實修正播告天下蔡確蔡卞邢恕皆追貶之 簽書樞密院事忠文公張叔夜自殺于金軍叔夜既北遷道中惟時飲水義不食其粟至白溝御者曰過界河矣叔夜乃覆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明日扼吭而死何凜孫傳後從淵聖帝至燕山亦相繼卒朝廷聞叔夜死贈開封府儀同三司 金人陷河中府及解絳慈隰諸州馬忠張換追襲金人于河間黃潛善等復主和議請遣宣義郎傅雱為祈請使又令張邦昌作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二十七 十一

鄴等於遠州 丙午詔以宣仁聖烈皇后保祐哲廟有大功而姦臣造言誣謗著於史牒令國史院據實修正播告天下蔡確蔡卞邢恕皆追貶之 簽書樞密院事忠文公張叔夜自殺于金軍叔夜既北遷道中惟時飲水義不食其粟至白溝御者曰過界河矣叔夜乃覆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明日扼吭而死何凜孫傳後從淵聖帝至燕山亦相繼卒朝廷聞叔夜死贈開封府儀同三司 金人陷河中府及解絳慈隰諸州馬忠張換追襲金人于河間黃潛善等復主和議請遣宣義郎傅雱為祈請使又令張邦昌作

書貽二酋仍用靖康誓書畫河爲界且下令不得下
赦令於河東北及河中府追襲兵詔屯大河之南應
機進止婁宿以重兵壓河中權府事却仲連力戰外
援不至度不能守先自殺其家人已而城陷與其子
致厚皆不屈而死 庚戌以宗澤知襄陽府澤見帝
應天陳興復大計帝欲留澤黃潛善等沮故出之
靖康中監察御史張所以蠟書冒圍募河北兵士民
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
募者十七萬人由是所聲震河北帝卽位遣所按視
陵寢所還上言曰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七

十四

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
無不扼腕若因而用之可藉以守否則兩河兵民無
所繫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請帝亟還京城因具言有
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
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一意於
邊防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與將相之賢
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士
不肖雖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帝欲以其事付所會所
言黃潛善姦邪不可用恐害新政潛善引去帝留之
丙辰乃罷所言職安置江州 金人陷密州 六

月己未朔李綱至行在入見滄泗交集帝爲動容因
奏曰金人不道專以詐謀取勝中國不悟一切墮其
計中賴天命未改陛下總師於外爲天下所推戴內
修外攘還二聖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視缺
然不足以副委任且臣在道顏岐嘗封示論臣章謂
臣爲金所惡不當爲相因力辭帝命岐奉祠併出范
宗尹綱辭猶力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略久矣其勿辭
綱頓首泣謝且言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
說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
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謂中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七

十五

國之御四夷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
之末皆失之今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爲策俟吾政事
修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
不一至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爲
巡幸之計天下形勢長安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
之皆當詔有司預爲之備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
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僞赦爲法如
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不可行宜悉改正四
曰議僭逆謂張邦昌爲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
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五曰議僞

命謂國家更大變鮮有仗節死義之士而受僞官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汚僞命者以六等定罪宜放之以厲士風六曰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狡獪勢必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八曰議本政謂政出多門綱紀紊亂宜一歸之中書則朝廷尊九曰議久任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大速功效蔑著宜慎擇而又任之以責成功十曰議修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修孝悌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翌日班綱議于朝惟僭逆僞命二事留中不出 癸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七

十六

亥以黃潛善爲門下侍郎 李綱以僭逆僞命二事留中言於帝曰二事乃今日刑政之大者張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淵聖即位首擢爲相方國家禍難金人爲異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敵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而邦昌方以爲得計偃然正位號處宮禁擅降僞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乃不得已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以春秋之法斷之夫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賊則書以弑君今邦

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家室爲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衆降光武但待之以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於盆子不得已而自歸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無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時執政中有議不同者帝召黃潛善等語之潛善主邦昌甚力帝顧呂好問曰卿昨在圍城中知其故以爲何如好問附潛善持兩端綱言邦昌僭逆豈可留之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七

十七

哉因泣拜曰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帝頗感動汪伯彥乃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及帝乃出綱奏責授邦昌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并安置王時雍徐秉哲吳玠莫儔李擢孫覿于高梅永全柳歸州而顏博文王紹以下論罪有差 李綱言近世士大夫寡廉恥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能仗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卹帝從其請遂贈若水觀文殿學士謚忠愍安國延康殿學士貽資政殿學士仍詔有死節者諸路詢訪以聞 甲子以李綱兼御營使入對言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

而可爲者陛下英斷於上羣臣輯睦於下庶幾中興
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
功夫外禦強敵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
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
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
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
二聖此謂規模也至於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
北河東蓋兩路國之屏蔽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
而東南可安今河北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河
東所失者真定懷衛濟其餘諸郡皆爲朝廷守兩路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七 十八

士民兵將皆推豪傑以爲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不下
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將以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
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危迫
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
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略者
爲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
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
唐之方鎮使自爲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
禦敵之力使朝廷未無北顧之憂是今日之先務也
帝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傅亮亮西人習古

兵法綱與語謂可爲大將因奏用之綱又立軍法三
人爲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爲甲
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爲隊隊將以牌書
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爲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
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爲軍統制官以牌書部長正
副十人姓名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以此法團結
及詔陝西山東諸路帥臣並依此法互相應援有所
呼召使令按牌以遣 辛未子勇生犬赦皇子生故
事當肆赦李綱言陛下登極曠蕩之恩獨遺河北河
東及勤王之師夫兩河爲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人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七 十九

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勤王之師在道
路半年擐甲荷戈冒犯霜露雖未效用亦已勞矣加
以疾病死亡恩恤不及後有急難何以使人願因今
赦廣示德意帝從之於是人情翕然聞有以赦書至
者金人圍守諸郡之兵往往引去 還元祐黨籍及
元符上書官爵 戊寅以汪伯彥知樞密院事 初
黃潛善白遣宣議郎傅雱爲祈請使又遣太常少卿
周墾爲通問使俱未行李綱上言堯舜之道孝弟而
已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修外攘使刑政修而
中國強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

卑辭厚禮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致思慕之意可也帝從之遂命綱草表傳雱以往且致書于粘沒喝 巳卯立沿河江淮帥府凡十有九府要郡三十九次三十八帥府兼都總管守臣兼鈐轄都監總置軍九十六萬七千五百人別置水軍七十七將造舟江淮諸州 壬午以張慤同知樞密院事初慤為計度都轉運使帝為大元帥募諸道兵勤王慤飛輓踵道建議印給鹽鈔以便商旅不閱旬得緡錢五十萬以佐軍帝即位以為戶部尚書至是除同知樞密院事慤建言三河之民怨敵深入骨髓恨不殲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七 二十一

人比好問自慙力求去且言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絮身實不為難徒以世被國恩所以受賢者之責肯圍齋書於陛下疏入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以恩封東萊郡侯 宗澤在襄陽聞黃潛善復倡和議上疏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騰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是禡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鴛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及開封尹闕李綱言綏復舊都非澤不可乃以為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民兵雜居盜賊縱橫人情洶洶澤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為盜者賊無輕重悉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因撫循軍民脩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上疏請帝還京師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備巡幸澤又上疏言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倡為異議者不過

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爲地爾既而金人遣使以使
僞楚爲名至開封澤拘其人乞斬之有詔延置別館
澤奏曰金人假使僞楚來覘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
其姦而陛下惑於人言優加禮遇臣愚不敢奉詔以
彰國弱帝乃手札諭澤竟縱遣之真定懷衛聞敵兵
甚盛方密修戰具爲入攻之計澤以爲憂乃渡河約
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
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勢立堅壁二
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爲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
各山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二十七 三

禁旅五十九萬今禁旅單弱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
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師於西北若得數十萬付諸將
以時練之不久皆成精兵此最爲急務於是詔陝西
河北京東西路募兵十萬更番入衛河北西路括買
官民馬勸民出財助國綱又言步不足以勝騎騎不
足以勝車請以戰車之制頒於京東西路使製造而
教習之以張所爲河北招撫使賜內府錢百萬緡給
空名告身千餘道以京西卒三千自衛將佐官屬許
自辟置一切以便宜從事所入對條上利害且乞置
司北京俟措置有緒乃渡河河北轉運副使張益謙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七 三
附黃潛善意奏招撫司之擾且言自置司河北盜賊
愈熾李綱言張所尚留京師益謙何以知其擾河北
民無所歸聚而爲盜豈由置司益謙非理沮抑如此
必有使之者上乃命益謙分析命下樞密院汪伯彥
備用其奏語責招撫司綱與伯彥力爭伯彥語塞所
招徠豪傑擢王彥爲都統制時岳飛上書言勤王之
師日集宜乘敵怠而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
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
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
復坐越職言事奪官歸詣所所以飛爲中軍統領問

之曰爾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天定謀樂
枝曳柴以敗荆莫傲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
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所曰國家都汴恃河北
以爲固苟馮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
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
撫誠能提兵壓境飛唯命是從所大喜借補飛經武
郎

宋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七終

卷二十七

三四

一頁三

宋資治通鑑卷第二十八

宋紀二十八

起建炎丁未七月盡建炎戊申凡一年有奇

高宗受命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

孝皇帝二

秋七月己丑以王瓌爲河東經制使傅亮副之又以
錢蓋爲陝西經制使以許翰爲尚書右丞甲辰
右諫議大夫宋齊愈附黃潛善汪伯彥上疏論李綱
募兵買馬括財三事之非不報章擬再上其鄉人嘆
齊愈者竊其草示綱時方論僭逆附僞之罪而齊愈
實書邦昌姓名以示衆者於是逮齊愈於獄齊愈不
承獄吏曰汪尚書輩所坐不輕然但遷嶺南爾齊愈
引伏遂命戮於東市李綱嘗言車駕巡幸之所關
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
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繫天下之心不然中原
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矣帝乃諭兩京以還都之
意讀者感泣旣而有詔欲幸東南南避敵綱極言其不
可且曰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
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
精兵健馬皆在西北若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
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遽起爲亂跨州連邑陛下

雖欲還闕不可得矣况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隣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材貨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暨議駐驛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可得也况嘗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悅服柰何詔墨未乾遽失大信帝乃許幸南陽丙午以范致虛知鄧州修城池繕宮室輸錢穀以實之而汪伯彥黃潛善陰主揚州之議或謂綱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二十八

二

曰外論洶洶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帝從汪伯彥黃潛善言將幸揚州以避敵詔副都指揮使郭仲荀奉太后先行六宮及衛士家屬皆從遣使詣汴京迎奉太廟神主赴行在王宗沐曰蘇軾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難非社稷存亡之寇而東西周尚並建非若今日舉足則棄淮北而藉之敵者也河北之忠義既失其心宗李之老將漸次垂盡措置既乖中原永謝高宗以閩閩文墨之資重以奸僞之相故失策如此余常謂宋之紹聖復章呂則治亂之界建炎幸揚州則南北之界咸淳失襄陽則存亡之界而其實皆起於奸臣不可不戒也罷四道都總管丙辰上皇在燕山謂閣門宣贊舍人管幹龍德宮曹勛曰我夢四日並出此中

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王否因出御衣絹半臂親書其領中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又諭勛曰如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毋以我為念又言藝祖有密約藏之太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康王夫人邢氏聞勛南還亦脫所御金環使內侍持付勛曰幸為我白大王願如此環得早相見也勛遂間行至南京以御衣進帝以示輔臣勛因建議募死士入海至金東境奉上皇由海道歸執政難之出勛於外盜賊史斌僭號於興州自宣和末羣盜蜂起至是祝靖薛廣忠閻僅王存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二十八

三

四百八

之徒皆招安赴行在李綱言今日正當因其力而用之如銅馬綠林黃巾之比然不移其部曲則易叛而徙之則致疑正當以術制之使由而不知乃命御營司分揀凡潰兵願歸營與良農歸業者皆聽所發至數萬其他以新法團結分隸諸將由是無叛去者獨淮寧之杜用山東之李昱河北之丁順皆擁兵數萬而拱單州皆有潰卒數千為亂綱以招安則彼無畏憚勢難遽平庚寅乃白遣都統制王淵與韓世忠劉光世張浚分討之既而光世遣部將擊李昱斬之淵殺杜用丁順赴河北招討司自效盜益衰八月戊

午杭州軍校陳通作亂執帥臣葉夢得殺轉運判官吳昉等尋詔王淵兼領杭州別置盜賊使以討之

壬戌以李綱黃潛善爲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綱嘗侍帝論及靖康時事帝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至終夜不寐然卒至播遷何也綱對曰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衡石程書無益也因勉帝以明恕盡人言恭儉足國用英果斷大事帝嘉納之綱所論諫其言切直帝初無不容納至是惑於黃潛善汪伯彥之言常留中不報

呂中曰自綱之入相也以英哲全德勉人主以修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十八

四

政攘夷爲已任抗忠數疏中時膏肓和守之議決而國是明僭逆之罪正而士氣作幸都之謀定而人心安他如修軍政變士風定經制改弊法招兵買馬分布要害遣張所招撫河北王瓊經制河東宗澤留守京城西顧關陝南葺樊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爲必守中原之計朱子謂李綱入來方成朝廷者正謂此也

庚午更號元祐太后曰隆祐太后 河東經制副

使傅亮軍行十餘日黃潛善等以爲逗遛令東京留守宗澤節制亮軍即日渡河亮言措置未就而渡河恐誤國事李綱爲之請潛善等不以爲然綱言招撫

經制一司臣所建明而張所傅亮又臣所薦用今黃

潛善汪伯彥沮所亮所以沮臣臣每鑿靖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議而後行而二人設心如此願陛下虛心觀之既而召亮赴行在綱言聖意必欲罷亮乞付黃潛善施行臣得乞身歸田里綱退而亮竟罷綱乃再疏求去帝曰卿所爭細事胡乃爾綱言方今人材將帥爲急恐非小事臣昨議遷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爲所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東下爲安便哉顧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爲心以生靈爲意以二聖未還爲念勿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十八

五

以臣去而改其議臣雖去左右不敢一日忘陛下泣辭而退或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矣如讒者何綱曰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患禍非所恤也會侍御史張浚劾綱以私意殺宋齊愈且論其買馬招軍之罪潛善伯彥等復力排綱請帝去之遂罷綱爲觀文殿大學士浚論綱不已乃落職止提舉洞霄宮凡在相位七十七日綱罷招撫經制司亦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罷金兵益熾關輔殘毀而中原盜賊蜂起矣 壬午太學生陳東自丹陽召至未得對會李綱

罷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又上疏請帝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宜還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潛善揭示綱請幸金陵舊奏東言綱在途中不知事體宜以後說為正必遠罷潛善輩會撫州布衣歐陽徹徒步詣行在伏闕上書極詆用事大臣潛善遽以語激怒帝言若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于吾親食已如廁更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十六

六

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徹同斬于市四明李猷贖尸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為之死識與不識皆為流涕李綱罷許翰言綱忠義英發捨之無以佐中興今罷綱臣留無益力求去帝不許及陳東見殺翰謂所親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於市吾在廟堂可乎乃為東徹著哀辭而入上章求罷乙酉遂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封子粵為魏國公 安置河北招撫使張所於嶺南 戊申都統制王彥率岳飛等十一將部七千人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

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復新鄉明日戰於涇兆川飛身被十餘創士皆死戰又大敗之會食盡諸彥壁乞糧彥不許飛乃引兵益北與金人戰於太行山擒其將拓跋耶烏居數日又與敵遇飛單騎持丈八鐵鎗刺殺其將黑風大王金人敗走飛知彥不悅已遂率所部復歸宗澤澤復以為統制彥以屢勝因傳檄州郡金人以為大軍至率騎數萬薄彥壘圍之數匝乙卯彥以衆寡不敵潰圍出走諸將敗去彥獨保其城西山遣心腹結兩河豪傑圖再舉金人購求彥急彥慮變夜寢屢遷其部曲覺之相率刺面作赤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十六

七

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以示無他意彥益感勵撫愛士卒與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忠義民兵首領傅選孟德劉澤焦文通等皆附之有衆十餘萬綿亘數百里皆受彥約束金人患之召其首領俾以大兵破彥壘首領跪而泣曰王都統若堅如鐵石未易圖也金人乃間遣騎兵撓彥糧道彥勒兵待之斬獲甚衆盜趙萬襲常州執守臣何袞縱兵大掠遂犯鎮江知府趙子崧遁保瓜州 壬子張邦昌伏誅初邦昌僭居禁中華國靖恭夫人李氏數以果實奉邦昌邦昌亦厚答之一夕邦昌被酒李氏擁之曰大家事已至

此尚何言因以赭色半臂加邦昌身掖入福寧殿夜飾養女陳氏以進及邦昌還東府李氏私送之語斥乘輿至是事聞遂下李氏於獄詞伏詔馬伸如潭數邦昌之罪賜死併誅王時雍等 金闈母陷河間府雄州捷懶陷祁保州永寧順安軍惟慶源府邢洺冀磁相州久之乃陷 冬十月丁巳朔帝如楊州先是黃潛善汪伯彥力主幸東南會金人攻河陽汜水軍許景衡亦言建康大險可據帝從之詔淮浙沿海諸州增修城壁招訓民兵以備海道又命揚州守臣呂頤浩繕修城池至是謀者言金人欲犯江浙詔髮駐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八

八

統大軍盡平賊壘陛下早還京闕臣之此舉可保萬全或姦謀蔽欺未即還闕願陛下從臣措畫勿使姦臣沮抑以誤社稷大計陳師鞠旅盡掃胡塵然後奉迎鑾輿還京以塞姦臣之口以快天下之心帝優詔答之 王淵誘趙萬誅之 十一月戊子竄李綱於鄂州尋責授單州團練使安置於萬安軍 盜張遇本真定軍校聚眾為盜自淮西渡江水陸並進至是犯池州入城縱掠驅強壯以益其軍 壬辰遣朝奉郎王倫使金倫旦之族孫也家貧無行為任俠往來京洛間數犯法幸免至是選能專對者使金問二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八

九

淮甸捍禦稍定即還京闕有敢妄議惑眾沮巡幸者許告而罪之不告者斬宗澤上疏諫曰京師天下腹心不可棄也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勸幸金陵陳堯叟閬中人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征卒用成功因條上五事其一言黃潛善汪伯彥贗南幸之非澤前後建議輒為汪黃所抑二人每見澤奏至皆笑以為狂於是帝決意幸揚州是月朔帝登舟時兩河雖多陷千金而其民懷朝廷恩所在結為屯聚出攻城邑皆用建炎年號金人稍稍引去及聞帝南幸無不解體澤復上疏言欲遣閻勅王彥各

帝起居乃假倫刑部侍郎充大金通問使閻舍人朱弁副之至雲中見粘沒喝議事時金方大舉南下倫邀說百端粘沒喝不聽使就館守之以兵先是淵聖自雲中徙燕山始與太上皇相見居於愍忠寺至是並遷於霽郡霽古溪國也在燕山北千里既至居於相府院嗣濮王仲理等千八百人尚在燕金人計口給糧監視嚴密死者甚眾 戊申以張慤為中書侍郎顏岐許景衡為尚書左右丞郭三益同知樞密院事 知密州趙野見山東盜賊充斥帝如淮甸乃携其家棄城走軍校杜彥等乘間作亂自為知州遣

人追野殺之 十二月辛酉王淵討杭州亂卒誅之

金人聞帝如揚州起燕京等八路民兵分三道南
侵粘沒喝自雲中下大行由河陽渡河攻河南分遣
銀木可等攻漢上訛里朶兀木自燕山由滄州渡河
攻山東分阿里蒲盧渾軍趨淮南婁室與撒離喝黑
鋒自同州渡河攻陝西粘沒喝至汜水關孫昭遠南
走為叛兵所害宗澤聞金人將謀侵汴遣劉衍趨滑
州劉達趨鄭州以分其勢戒諸將保護河梁以俟大
兵之集兀木乃不敢向汴夜斷河梁而去婁室至河
中官軍扼河西岸不得渡乃自韓城履水過陷同華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二十八

十

諸州沿河安撫使鄭驥赴井死遂破潼關王瓊棄陝
州引兵遁入蜀中原大震

建炎二年春正月丙戌朔帝在揚州戊子粘沒喝謀
知鄧州將為行在所命銀木可急攻之范致虛遁安
撫使劉汲兵分守要害自以牙兵四百登陴禦敵敵
皆死鬪卒如雨軍中請汲去汲不聽遂死之初議南
陽備巡幸儲峙甚多悉為金人所有又分兵陷襄陽
均房唐汝陳蔡鄭州穎昌府悉遷其民于河北通判
鄭州趙伯振知穎昌府孫默知汝陽縣郭替皆不屈
而死 金將兀木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

恐僂屬入問計宗澤方對客圍碁笑曰何事張皇劉

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
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
敗粘沒喝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閻中立郭俊
民李景良等帥兵趨鄭遇敵大戰兵敗中立死之俊
民降景良遁去澤捕景良斬之既而俊民與金將史
姓者持書來招澤澤皆斬之劉衍還金人復入滑澤
部將張撝往救之撝至滑衆寡不敵或請少避之撝
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而死澤聞撝急遣
王宣往援已不及因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以宣知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二十八

十一

滑州金自是不復犯東京澤得金將遼臣王策於河
上解其縛問金之虛實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
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
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聽命金人屢戰不利悉引去
宗澤復上疏請帝還京曰臣為陛下保護京城自去
年至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還則天下之民何所
依戴不報澤威聲日著敵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
言必曰宗爺爺 乙未金婁室既陷同華諸州遂圍
未興時京兆兵皆為經制使錢蓋調赴行在經畧使
唐重慶勢不可支以書別其父及金兵圍城重與守

臣會盟死守而經制副使傅亮以精銳數百奪門出
降重遂與副總管楊宗閔提舉軍馬程迪提點刑獄
郭忠孝等八人俱死 東平軍校孔彥舟作亂聞金
兵將至山東遂帥所部劫殺居民燒廬舍掠財物而
南渡淮犯黃州 金訛里朵使闍毋攻濰州知州韓
浩率衆死守城陷與通判朱廷傑皆力戰死浩琦之
孫也 張遇焚真州遂陷鎮江府王淵招降之以其
兵萬人屬韓世忠 時所在盜起汪伯彥黃潛善匿
不以聞辛丑內侍邵成章上疏言二人必誤國帝怒
除名編管南雄州 以劉豫知濟南府豫景州人爲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十八 十二 四百

至城陷金人欲降之子韶罵不屈遂爲所殺闔門皆
遇害事聞賜諡忠毅淮寧初陷時楊時聞之曰子韶
必死矣蓋知其素守云 和州防禦使馬擴聚兵于
真定五馬山若得上皇子信王榛于民間奉之以總
制諸砦兩河遺民聞風響應 金婁室既陷永興鼓
行而西秦州帥臣李積降虜勢益張引兵犯熙河經
畧使張深遣都監劉惟輔以精騎二千人禦之夜趨
新店金人恃勝不慮黎明軍進惟輔舞稍刺其帥黑
鋒洞曾墮馬死虜爲奪氣深更檄張嚴往追之嚴追
婁室及鳳翔境上銳意擊賊至五里坡婁室伏兵坡
下嚴與曲端期不至徑前遇伏戰不利死之 三月
金粘沒喝聞張嚴東出自河南西入關以援婁室盡
焚西京廬舍擄其民而北時韓世忠以所部萬人受
詔赴西京捉殺盜賊粘沒喝復留兀朮屯河陽以待
之翟進得以其衆復西京粘沒喝道聞嚴死遂自平
陸渡河歸雲中 中山受圍三年城中糧絕人皆羸
困不能執兵知府陳遘欲盡括城中兵力戰部將沙
振潛裹刃入府害遘及其子錫等十七人振出爲帳
下卒所殺粹裂之身首無餘城陷金人見遘尸曰忠
臣也歛而葬之 夏四月乙丑金兀朮率衆來攻西

京翟進與韓世忠迎戰而敗世忠被矢如棘力戰得免乃收餘兵南歸兀朮入西京進復集鄉兵與戰屢敗之殺其將翟海乘勝入洛陽金人帥懷孟蒲衛之衆復至芥門而入進與巷戰金人引去時兀朮等聞粘沒喝渡河亦留兵戍河陽北還 金婁室既破張嚴勢益張引兵寇涇原曲端使吳玠逆擊於青溪嶺士殊死鬪大敗之虜遂東走同華 金人得陝用降者守之使招集散亡時石壕尉李彥仙保三砦屢敗金師破其五十餘壁以計復陝州及絳解諸縣事聞詔彥仙知陝州兼安撫使 帝初即位除楊時工部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二十八

十四

四百八

兵械已足備人氣已勇銳伏望陛下毋沮萬民敵愾之氣而循東晉既覆之轍奏至或言信王榛有渡河入汴之謀帝乃降詔擇日還京 乙酉忠簡公許景衡卒時朝廷有大政事景衡必請間極諫黃潛善汪伯彥以爲異已因共以渡江南幸之議爲景衡罪罷之景衡行至瓜州得賜疾卒景衡得程頤之學志慮忠純議論不與時俯仰既卒帝思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執政忠直遇事敢言惟許景衡爾 元祐中科舉以經義詩賦兼取紹聖以來罷試詩賦至是命參酌元祐科舉條制定試士法中書省請入詩賦舉人不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二十八

五

五

分道渡河詔御營統制韓世忠與宗澤率所部迎敵澤聞王彥聚兵太行山欲大舉趨太原澤即以彥為忠州防禦使制置河北軍事恐彥孤軍不可獨進召彥計事彥悉召諸寨指授方畧以俟會合乃以萬餘人先發金人以重兵躡其後而不敢擊既至汴澤令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彥遂屯滑州之沙店澤上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濟相等州王再興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馬擴等自大名取洛相直定楊進王善丁進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願陛下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八

六

早還京師臣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中興之業必可立致疏入黃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 癸卯中書侍郎張焜卒焜善理財論錢穀利害猶指諸掌在朝諤諤有大臣節然議論可否不形辭色未嘗失歡同列時論善之 宗澤承制以王庶為陝西制置使曲端為河東經制使未幾錢蓋聞虜陷長安檄庶兼節制環慶涇原兵既而金人東還庶以金人重載可襲取勝移文兩路協力更戰而環慶帥王似涇原帥席貢不欲受庶節度遂具文以報而實不出金人至青溪為吳玠所扼至咸陽望渭南義兵滿野不得渡

宋資治通鑑

卷之六

七

遂循渭而東其支軍入鄜延攻康定庶急遣兵斷河橋又令劉延亮屯神水峽斷其歸路虜遂去曲端乘虜退復下秦州端雅不欲屬庶會延亮自鳳翔歸端斬之庶猶以書約似貢欲逼餘虜渡河復限大河自守似貢竟不應時絳州猶為國拒守甲辰婁室還軍陷之 六月以王庶節制陝西諸軍曲端為都統制時陝西撫諭使謝亮持詔賜夏國庶移書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夏人之患小而緩金人之禍大而急方此虜挫銳於熙河奔北于本路子女王帛不知紀極占據同華畏暑休兵閣下能伏節督諸路協同義舉爭先並進亦可以驅逐渡河全秦莫稔徐圖恢復亮不從 秀州軍校徐明等作亂囚守臣朱芾命御營統制張浚討之浚擒明送行在秀前守臣趙叔近與王淵有宿憾浚故淵之部曲希淵首誣叔近以同叛殺之 京畿淮甸蝗 秋七月丙戌東京留守忠簡公宗澤卒以杜充代之澤前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每為黃潛善汪伯彥所抑潛善伯彥又疑澤為變以郭仲荀為副留守以察之澤憂憤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翼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

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嘆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年七十都人號慟計聞贈觀文殿學士澤子穎居戎幕素得士心都人請以穎繼父任時已命杜充代澤不許充醮而無謀至汴悉反澤所爲於是豪傑離心降盜聚城下者復去剽掠矣金之入汴也九寶惟大宋受命寶及定命寶在至是八月甲寅帝作金寶三一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二曰天下合同之寶三曰書詔之寶甲戌殿中侍御史馬伸自湖南還上疏言黃潛善汪伯彥不法十七事乞速罷二人政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二十八

六

四百九

柄別選賢者共圖大事疏入留中明日改授衛尉少卿伸辭不拜錄其疏申御史臺且言臣論可采即乞施行非是合坐誣罔之罪因移疾待命詔伸言事不實送吏部責監濮州酒稅趨使上道伸怡然襍被而行竟死道中聞者冤之伸學干程頤勇於爲義毋曰吾志在行道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以妻子爲念則爲妻子所奪道不可行也趙子砥至燕山遁歸命輔臣問北事甚悉子砥大畧言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歛兵以待和吾國與金勢不兩立昔契丹主和議女真主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今復蹈其轍

警人畏虎以肉餵之食盡終於噬人若設陷穽以待之然後可以制虎矣遂命知台州河北京東捉殺使李成叛詔江淮制置使劉光世討之光世至光州大破成衆招降二萬餘人成遁去金主吳乞買命二帝赴上京以素服見金太祖廟遂見金主於乾元殿金主封太上皇帝爲昏德公淵聖皇帝爲重昏侯未幾徙之韓州令下之日盡空其城命晉康郡王孝騫等九百餘人至韓州同處給田十五頃令種蒔以自給惟秦檜不與徙依撻懶以居撻懶亦厚待之九月己酉郭三益卒初馬擴自五馬山詣行在黃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二十八

十九

三百十五

潛善汪伯彥疑其非真及行授密旨使幾察信王樞且令擴聽諸路節制擴知事不成遂留大名不進金訛里朶恐擴以援兵至急發兵攻五馬山諸砦斷其汲路諸砦皆陷時詔韓世忠以所部自彭城至東平張浚自東京至開德馬擴爲河北應援使以備金訛里朶既破五馬山探知擴兵南來使人馳會粘沒喝共備之粘沒喝將歷懷衛而東聞訛里朶已敗擴軍於清平遂由黎陽渡河會兵以攻澶濮榛亡走不知所終冬十月甲子侍御史張浚請先定六宮所居地詔于忠厚奉太后及六宮皇子如杭州以苗傅劉

正言爲扈從都副統制 楊進復叛衆至數萬剽掠汝洛間翟進患之與其將吳興謀擊之未果楊進遣騎數百絕洛水犯進營進乘半渡擊之追奔數十里破賊四砦馬驚墜斬爲賊所害賊乘勝大敗官軍詔以興爲京西北路安撫招討使 粘沒喝訛里朶合兵圍濮州以濮州小易之至城下知州楊粹中固守命將姚端夜擣其營粘沒喝跣足走僅以身免遂圍益急凡三十三日十一月乙未城陷粹中被執竟不屈而死 王庶至京兆曲端不欲屬庶凡有命多託辭不行庶無如之何復還端涇原時金婁室渡河謀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八 四十一

其節制使印會庶自劾得詔罷守京兆乃去時王瓌將兩軍在慶陽端使其統制張中孚往召之曰瓌若不聽則斬以來會瓌已去追之不及 女真初未有文字粘沒喝好訪問女真老人多得其祖宗遺事及金主嗣位韓昉董皆在左右文學之士稍見拔擢至是詔採撫遺言舊事以備國史命烏野與耶律迪越掌之 金兀朮陷開德府相州 以應募魏行可假禮部侍郎使金軍見金人於澶淵金人知其布衣借官待之甚薄因留不遣行可嘗貽書金人警以不戢自焚之禍竟卒于金 朝享祖宗神主於壽寧寺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八 四十一

長安欲徐圖之曲端怒宗遣吳玠襲斬斌而自襲宗殺之 十二月庚申棧懶圍濟南府守臣劉豫遣子麟禦却之棧懶遣人咱豫以利豫挾前忿遂殺濟南驍將關勝率百姓降不從豫縋城納款 甲子訛里朶攻大名急守臣張益謙欲遁提刑郭永曰北門所以遮梁宋虜得志則朝廷危矣因自率兵晝夜乘城且縋死士告急于行在會大霧四塞城遂陷益謙與轉運判官裴億迎降訛里朶遣騎召永謂曰沮降者誰人以永不從為辭訛里朶富貴咱之永罵曰無知大永曰不降者我訛里朶以富貴咱之永罵曰無知大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八

三

四

豕恨不醢爾以報國何說降乎訛里朶怒併其家屬殺之 己巳以黃潛善汪伯彥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顏岐朱勝非為門下中書侍郎盧益同知樞密院事潛善伯彥入謝帝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時金兵橫行山東羣盜蜂起而潛善伯彥既無謀畧專權自恣東京委之御史南京委之留臺泗州委之郡守言事者不納其說請兵者不以上聞金兵日南而潛善等以為李成餘黨無足慮者 王宗沐曰夫人君之御臣下莫難於辨

伯彥其才術智慮無過人者持以其側媚亦善足以

結高宗善佞之心而其隱難匿矣又足以濟高宗偷安之志是以肅侯相濟不覺其入之深而任之專也世方以為大姦大惡而帝乃以得二人為幸是何黑自相去之遠哉苗劉之亂以黃潛善為詞而帝尚不追錄其罪夫古之賦天下與改者 金粘沒喝陷襲慶府其君臣相聚皆非偶然也夫 軍士有欲發孔子墓者粘沒喝問其通事高慶裔曰孔子何人也曰古今大聖人粘沒喝曰大聖人墓安可發遂殺軍士 戊寅以禮部侍郎張浚參贊御營軍事浚極言金人必來請豫為備黃潛善汪伯彥以為過計而笑之命與呂頤浩教習河朔兵民

宋資治通鑑卷第二十八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八

三

四

宋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九

宋紀二十九起建炎已酉凡一年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
孝皇帝三

建炎三年春正月庚辰朔帝在揚州 河北制置使
王彥以所部兵馬付東京留守司而率親兵趨行在
見黃潛善汪伯彥力陳兩河忠義延頸以望王師願
因人心大舉北伐言辭憤激二人大怒遂請降旨免
對差充御營平寇統領彥遂乞致仕 甲申以路允
迪簽書樞密院事 盜張用王善復叛寇淮寧駐京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九

西連亘數州自京西至光壽據千里之地兵馬接迹
不斷擄掠糧食所至一空 丙午金粘沒喝圍徐州
知州事王復與子倚率軍民力戰外援不至城陷復
謂粘沒喝曰死守者我也願殺我而舍僚吏百姓粘
沒喝欲降之復嫚罵求死闔門百口皆被殺 韓世
忠屯淮陽會山東兵以援濮州粘沒喝聞之分兵萬
人趨揚州自率大軍迎戰世忠以衆寡不敵夜引還
粘沒喝躡之至沐陽世忠棄軍走鹽城衆遂潰張遇
戰死粘沒喝入淮陽以騎兵三千取彭城間道由淮
東入泗州 二月庚戌朔粘沒喝至楚州守臣朱琳

降遂乘勝而南陷天長軍內侍鄭詢報金兵至帝即
披甲乘騎馳至瓜州步得小舟渡江惟護聖軍卒數
人及王淵張浚內侍康履等從行日暮至鎮江府時
汪伯彥黃潛善方率同列聽浮屠克勤說法罷會食
堂吏大呼曰駕已行矣二人相顧倉皇乃戎服策馬
南馳居民爭門而出死者相枕籍無不怨憤司農卿
黃鑄至江上軍士以爲黃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
汝之罪鑄方辯其非是而首已斷矣是日金將馬五
帥五百騎先馳至揚州城下聞帝已南行乃追至楊
州橋時事起倉卒朝廷儀物皆棄太常少卿季陵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九

亟取九廟神主以行出城未數里回望城中煙焰燭
天陵爲金人所追亡太祖神主於道 癸丑帝如杭
州至鎮江宿於府治翌日召從臣問去留吏部尚書
呂頤浩乞留蹕以爲江北聲援羣臣皆以爲然王淵
獨言鎮江止可捍一面若金人自通州渡江以據姑
蘇將若之何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險帝意遂決以頤
浩爲江淮制置使與行在五軍制置使劉光世駐鎮
江又以楊惟忠節制江東軍馬駐江寧是夕發鎮江
越四日次平江命朱勝非節制平江秀州軍馬張俊
副之留王淵守平江又二日次崇德時呂頤浩從行

卽拜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以兵三千還屯京口又命張浚以兵八千守吳江遣閤門祇候劉俊民使金軍詔錄用張邦昌親屬仍命俊民持邦昌貽金人約和書藁以行 壬戌金婁室陷晉寧軍徐徽言據子城拒戰因潰圍走被擒使之拜不拜臨之以兵不動命折可求論使降徽言大罵婁室殺之統制孫昂及士卒皆不屈被害事聞贈徽言晉州觀察使謚忠壯 帝至杭州駐蹕卽州治爲宮下詔罪已求直言赦死罪以下放還士大夫被竄斥者惟李綱不赦更不放還蓋用黃潛善計罪綱以謝金也和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九

三

人焚揚州而去呂頤浩遣陳彥渡江襲金餘兵復揚州 已已黃潛善汪伯彥自知不爲衆所容聯疏求退中丞張徵論二人大罪二十致陛下蒙塵天下怨懟乞加罪斥乃罷潛善知江寧府伯彥知洪州潛善猥持國柄嫉害忠良逐李綱沮宗澤臺諫內侍言者隨陷以奇禍中外爲之切齒而帝不悟伯彥則居位日淺論者或未減其罪云 以葉夢得張徵爲尚書左右丞 贈陳東歐陽徹官仍官其親屬一人恤其家又召馬伸赴行在時伸已卒詔贈直龍圖閣 三月庚辰以朱勝非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命張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九

四

臨浙觀潮供帳遶道傳等怒曰汝輩使天子顛沛至此猶敢爾邪中大夫王世脩亦嫉內侍恣橫言於正彥正彥曰會當共除之及王淵入樞府傳等疑其由內侍以進遂與世脩謀先斬淵然後設官者議既定癸未值劉光世爲殿前都指揮使百官入聽宣制傳正彥令世脩伏兵城北橋下俟淵退朝即捽下馬誣以結宦者謀反正彥手斬淵即與傳擁兵至行宮門外梟淵首於行闕分捕內侍皆殺之履馳入宮白帝帝大驚朱勝非急趨樓上詰傳等擅殺之故中軍統制吳湛排門引傳等入內奏曰傳等不負國家止爲

宋資治通鑑

卷千九

五

天下除害耳知杭州康允之見事急請帝御樓撫諭之日將午帝登樓傳等望見黃蓋猶山呼而拜帝憑欄呼傳等傳厲聲對曰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有功者不賞內侍所主者得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賊不戰首先渡江因交康履乃除樞密臣自陛下即位以來功多賞薄臣已將王淵斬首中官在外者皆誅訖更乞康履會擇誅之以謝三軍帝曰潛善伯彥已降黜履擇當重與降責卿等可歸營傳曰天下生靈無辜肝腦塗地止緣中官擅權若不斬履擇臣不還營帝猶未許逾時傳兵

不退帝不得已命湛執履與之傳卽於樓下腰斬履齧其肉梟首與淵首相聖弁捕擇斬之編管藍珪於遠州帝諭傳等歸營傳等曰陛下不當卽大位將來淵聖皇帝來歸未知何以處之帝命朱勝非繼樓下委曲諭之傳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人使金議和帝許之卽下詔請隆祐太后垂簾傳等聞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況道君皇帝已有故事勝非還白帝帝曰朕當退避但須太后手詔也乃遣顏岐入內請太后御樓太后至帝立楹側從官請帝坐帝曰不當坐此矣太后因乘肩輿下樓出門見傳等諭之曰

宋資治通鑑

卷千九

六

自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度童貫起邊事所以招致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事况皇帝初無失德止爲黃潛善汪伯彥所誤今已竄逐統制豈不知之傳等對曰臣等必欲太后爲天下主奉皇子爲帝后曰今疆敵在前吾以一婦人抱三歲兒決事何以令天下敵國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傳等不從后顧勝非曰今日政須大臣果決相公可無一言勝非還白帝曰傳等腹心有王鈞甫者適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爲後圖之緒甲申帝乃卽坐上作詔禪位於皇子而請太后同聽政宣詔

畢傳等麾其軍退於是皇子勇即位太后垂簾決事尊帝為睿聖仁孝皇帝以顯寧寺為睿聖宮是夕徙帝居之大赦改元明受以張徽兼中書侍郎韓世忠為御營使提舉一行事務張浚為秦鳳副總管分其眾隸諸軍又以王孝迪為中書侍郎盧益為尚書左丞加傳為武當軍節度使正彥為武成軍節度使以吳湛主營步軍司王孝迪盧益為大金國信使朱勝非奏母后垂簾須二人同對此承平故事今日事機須密奏者乞許臣僚獨對而日引傳黨二人上殿以弭其疑太后語帝曰賴相此人若汪黃在位事已狼

宋資治通鑑

卷十九

七

四百

藉矣傳等欲挾帝幸徽越勝非論之以禍福乃止改元赦書至平江張浚命守臣湯東野秘不宣既而得苗傅等所傳檄浚慟哭召東野及提刑趙哲謀起兵討之時傳令張浚以三百人赴秦鳳而以餘兵屬他將浚知其偽拒而不受軍士洵浚諭之曰當詣張侍郎決之即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浚見浚語故相持而泣且諭浚以將起兵問罪浚泣拜曰此須待即濟以機術毋驚動乘輿也赦至江寧呂頤浩曰是必有兵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墜拯救其肯遽遜位於幼冲乎灼知兵變無疑也

即遣人寓書於浚浚以頤浩有威望能斷大事乃答書約共起兵且告劉光世於鎮江令以兵來會頤浩得浚書因上疏請復辟遂以兵發江寧舉鞭誓眾士皆感勵張浚又念傳等居中欲得辯士往說之節制司叅議官馮轡請行浚遣至杭見傳等折以正義令早反正劉正彥還轡約浚至杭浚命張浚分兵扼吳江上疏請復辟苗傅等謀除浚禮部尚書命所部詣行在浚以大兵未集未敢誦言討賊乃託云張浚騷回人情震警不可不留以撫其軍會韓世忠自鹽城由海道將赴行在至常熟張浚聞之曰世忠來事

宋資治通鑑

卷十九

八

四百

濟矣因白浚以書招之世忠得書以酒酌地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至平江見浚慟哭曰今日之事世忠願與張浚任之公無憂也浚因大犒浚世忠將士眾皆感憤於是令世忠帥兵赴闕戒之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則恐有他變宜趨秀州據糧道以俟大軍之至世忠發平江至秀州稱病不行而大修戰具傳等聞之始懼欲拘世忠妻子以為質朱勝非詒傳曰不若遣之使迓世忠而慰撫之則平江諸人益安矣傳從之乃白太后封世忠妻梁氏為安國夫人俾迓世忠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於秀州勝非喜

曰二兇真無能為也張俊復遣馮轡往杭因報書下
正彥曰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
之震驚宮闕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
族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一旦遜位豈所宜聞傳等
得書而恐乃遣苗瑀馬柔吉將重兵扼臨平亟除浚
世忠節度使而誣俊欲危社稷責黃州團練副使柳
州安置浚等皆不受願浩將至平江俊乘輕舟逐之
咨以大計願浩曰曩諫開邊幾死宦官之手承乏漕
輓幾陷腥膻之域今事不諧不過赤族為社稷死豈
不快乎俊壯其言既而劉光世兵亦至癸卯俊乃草

宋資治通鑑 卷千九

九

檄聲傳正彥之罪以韓世忠為前軍張浚翼之劉光
世為遊擊願浩俊總中軍光世分兵殿後太后降旨
睿聖皇帝處分兵馬重事以後同知樞密院事李邴
鄭穀並同簽樞院事丁未俊願浩等發平江上疏乞
建炎皇帝還即尊位傳等聞之憂恐不知所為朱勝
非謂之曰勤王之師未進者使是間自反正耳不然
率百官六軍請帝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乎即召李邴
張守作百官章及太后手詔賜傳正彥鐵券傳等遂
率百官朝於睿聖宮帝慰勞之傳正彥以手加額曰
聖天子度量如是也傳黨張達曰趙氏安苗氏危矣

盜邵青掠泗州青本五丈河舟人去為盜聚兵剽

劫楚泗間 金以劉豫知東平府時京東諸郡多陷
於金金界舊河以南俾豫統之又以豫子麟知濟南
府訛里朶還屯淇州粘沒喝歸至東平命撻懶屯兵
衝要以鎮撫之 初金人破徐州王復死之都虞侯
趙立戰死而復蘇求復尸瘞之陰結鄉民為收復計
及金師北去乃帥殘兵邀擊大敗之遂復徐州事聞
詔以立權知州事時山東為盜區立介居其間威名
流聞 夏四月戊申朔帝復位召張俊知樞密院事
太后下詔還政朱勝非帥百官詣睿聖宮親掖帝乘

宋資治通鑑 千九卷

十一

馬還行宮與太后御前殿垂簾復以建炎紀年以苗
傳為淮西制置使劉正彥副之越四日太后撤簾
呂願浩張俊軍次秀州願浩諭諸將曰今雖反正而
賊猶握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翟義徐
敬業可監也進次臨平賊將苗翊馬柔吉負山阻水
為陣中流植鹿角以梗行舟韓世忠舍舟力戰張浚
劉光世繼之翊衆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
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士
卒爭用命翊引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瞑目大呼挺
乃突前翊衆辟易矢不及發遂敗走勤王兵入北關

傅正彥趨都堂取鐵券擁精兵二千夜開湧金門以走犯富陽新城二縣將南趨閩中願浩俊入城世忠手執王世脩以屬吏願浩俊入見伏地涕泣待罪帝問勞再三謂俊曰曩在睿聖兩宮隔絕一日毀羹忽聞災卿不覺覆手念卿被謫此事誰任解所服玉帶賜之帝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統制吳湛佐逆爲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即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與王世脩俱斬于市逆黨王元左言馬瑗范仲熊時希孟皆貶 癸丑朱勝非顏岐王孝迪張徵路允迪盧益免朱勝非見帝言曰臣昔遇變義當卽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九

十一

死偷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耳因乞罷政帝問誰可代者對曰呂頤浩張俊帝問誰優對曰頤浩練事而暴俊喜事而疎帝曰俊太年少對曰臣向被召軍旅錢穀悉付俊此舉俊實主之中丞張守論勝非不能預防致賊猖獗宜罷之不報至是與同位俱免未幾復落職居不徵于衡州以呂頤浩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邴爲尚書右丞鄭毅簽書樞密院事以劉光世爲御營副使韓世忠張俊爲御前左右軍都統制 丁巳詔內侍不得與主兵官交通及饋遺假貸借役禁軍干預朝政外官非親戚亦不得往還如

違並行軍法 庚申重正三省官名自元豐肇建三省凡軍國事中書揆而議之門下省覆之尚書承行之三省皆不置官長以左右僕射兼兩省侍郎二相既分班進呈首相遂不復與朝廷議論元祐初司馬光乃請令三省合班奏事分省治事至是從呂頤浩之言詔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中書門下侍郎爲叅知政事省尚書左右丞三省始合爲一以李邴參知政事 丁卯帝如江寧既至改江寧爲建康府冊魏國公專爲皇太子 盜薛慶據高郵有衆數萬浚恐其滋蔓請往招之入慶壘論以朝廷恩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九

十一

意慶感服遂降浚留撫其衆或傳浚被執呂頤浩等請罷浚帝從之越十日浚還帝驚嘆趣就職 金人陷鄜坊州未幾又陷鞏州 五月戊寅朔張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蜀則東南不可保因慷慨請行詔以浚爲宣撫處置使聽便宜黜陟與沿江襄漢守臣議儲蓄以待臨幸帝問浚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幕府於秦州別遣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呂頤浩扈蹕來武昌爲趨陝之計復以張俊劉光世與秦州相首尾帝然之初浚宣撫川陝之議未決監登聞檢院汪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

蜀爲首東南爲尾中原爲脊今以東南爲首安能起天下之春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以滕康同簽書樞密完事粘沒喝自東平還雲中訛里朶自青州還燕山帝遣徽猷閣待制洪皓如金遺粘沒喝書願去尊號用金正朔比於藩臣時所在盜梗皓艱難百端得達太原留一年遣至雲中粘沒喝迫皓使仕劉豫皓曰萬里啣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耶留亦死不仕豫亦死不願偷生狗鼠間願就鼎鑊無悔粘沒喝怒將殺之旁一校曰此真忠臣也目止劔士爲皓跪請得流遼冷山韓世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九

三

韓世

忠言賊擁精兵距既闕甚邇倘成巢穴卒未可滅帝詔世忠與劉光世追討之世忠自衛信進至浦城之魚梁驛與苗傅劉正彥遇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墜見吓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遂擒正彥及傅弟翊王德亦執苗瑀斬馬柔吉傅亡入建陽縣人詹剽執之獻於世忠世忠悉送行在斬之帝手書思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楊進居鳴臯山北京西安撫使翟興與子琮帥鄉兵時出擾之進懼棄輜重南走與邀擊於魯山進中流矢死餘衆數萬悉潰去河南平六月巳酉大霖雨恒陰呂頤浩張浚皆謝罪求去詔即

官以上言闕政司勳員外郎趙鼎上疏曰自熙寧間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開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材至崇寧初蔡京託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蔡京今安石尚猶配享神宗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缺莫大于此帝從之遂罷安石配享尋下詔以四失罪已一曰昧經邦之大略二曰昧戡難之遠圖三曰無緩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仍榜朝堂使知朕悔過之意中丞張守上疏曰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窮廬義幕之居享膳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九

四

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羶肉酪漿之味服細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寒苦操予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慄慄聖心不倦而天不爲之助順者萬無是理也今罪已之詔數下而天未悔禍實有所未至耳丁卯右司諫袁植請誅黃潛善及失守者權邦彥等九人詔以朕方念咎責已豈可盡罪臣下植雖敢言然導朕以殺人此非美事遂出知池州巳亥粘沒喝訛里朶既還兀朮請大起燕

雲河朔兵南侵金主吳乞買從之遂陷磁密州又陷
興仁府 帝以金人復來乃遣工部尚書崔縱使金
弁通問一帝縱至金首以大義責金人請還二帝金
人怒徙之窮荒縱不少為竟死焉 秋七月丁亥元
懿太子專卒 戊子鄭毅卒 以王綯叅知政事周
聖同簽書樞密院事 初汴京破二帝及宗室北遷
多范瓊之謀又乘時剽掠左右張邦昌為之從衛至
是壬辰瓊自洪州入朝悖慢無禮且乞貸苗劉等死
帝畏其威以為御營司提舉一行事務張浚將赴川
陝與樞密檢詳文字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浚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九 五

變前論會滕康張守陳武昌有十害不可往帝從之
遂升杭州為臨安府將定都焉 太后至建康會防
秋迫命劉寧止制置江淮荆湖扈太后往洪州百司
非預軍事者悉從 壬寅命李邴滕康權知三省樞
密院事從行凡四方奏讞吏部差注舉辟功賞之數
皆隸焉又命四廂都指揮使楊惟忠將兵萬人以衛
過落星寺暴風覆舟官人溺死者無數惟后舟無虞
杜充留守東京以糧絕歸行在遂命同知樞密院
事充將發汴岳飛諫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
足此地非我有他日取之非數十萬眾不可不聽朝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九 六

鄉則布六尺麻二兩其說甚備書奏詔以爲桂州節度掌書記其後朱熹甚愛其書陳亮亦曰此書考古驗今思慮周密世之爲井田之學者無以加矣八月庚戌李邺罷以劉珪權知三省樞密院事陝西節度使王庶罷以王似代之時聞金人南侵而洪皓崔縱未得前帝求可使緩師者乃遣京東轉運判官杜時亮及修武郎宋汝爲使金師以請和致書於粘沒喝曰古之有國家而迫於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此所以認認然惟冀閣下之見哀而已故前者連奉書願削去舊號是宋資治通鑑卷三十九 七

五都荆襄以定根本六選宗室之賢才封建任使之七存紀綱以立國體書凡數千言呂頤浩惡其切直罷之於外帝召諸將議駐蹕之地張浚辛企宗請自鄂岳幸長沙韓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呂頤浩曰金人之謀以陛下所至爲邊面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臣願留常潤死守帝曰朕左右不可無相辛卯乃以杜充兼江淮宣撫使守建康王瓌隸之韓世忠爲浙西制置使守鎮江劉光世爲江東宣撫使守太平池州皆受充節制考功員外郎樓炤上疏言今日之計當思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己之計力可以保淮南則以淮南爲屏蔽權都建康漸圖恢復力未可以保淮南則因長江爲險阻權都吳會以養國力於是帝還臨安不復議防淮矣九月丙午朔日有食之王子金人陷南京知府凌唐佐被執劉豫因使爲守唐佐與宋汝爲密疏其虛實以蠟書告于朝事世豫併其家捕之唐佐見豫責以大義豫怒殺之境上癸丑周望守平江謀報金人治舟師將由海道窺江浙詔韓世忠守圖山福山望爲兩浙荆湖宣撫使總兵守平江以張守同簽書樞密院事杜充嚴急劉光

世不樂屬充會朝議以隆祐太后在豫章恐有震驚乃命光世移屯江州以屏蔽之 丙辰直龍圖閣張邵使金見捷懶命邵拜邵曰監軍與邵爲南北朝從臣無拜禮且具書言兵不在強弱在曲直天未厭宋而金乃裂地以封劉豫復窮兵不已曲有在矣捷懶怒取國書去送邵密州囚於祚山砦 金下令禁民漢服又令髡髮不如式者殺之故知真定府李邈被執三年金人欲使知滄州邈笑不答及髡髮令下邈憤詆之虜搥擊其口猶吮血嚙之遂遇害邈將死顏色不變南向拜訖就死燕人爲之流涕事聞謚曰忠

宋資治通鑑 卷之九十九

十九

荊 冬十月兀朮分兵一自滁和入江東一自蕪黃入江西帝至臨安七日復如越州 郭仲威降於周 聖 辛卯李成殺知泗州耿堅據其城舉兵擾淮北帝降詔撫諭之命成知泗州未幾成復陷滁州殺安撫向子伋及諸官屬 戊戌張浚至興元上疏言漢中實形勝之地前控六路之師後據兩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號令中原必基於此宜謹積粟理財以待巡幸於是辟劉子羽參議軍事承制以趙開爲隨軍轉運使專總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可加獨榷貨尚存贏餘而貪滑

認爲已有共相隱匿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委任不疑於是大變酒法卽舊撲買坊場所置局釀設官主之麵與釀具官悉自買聽釀戶各以米赴官場自釀斛輸錢三十頭子錢二十二其釀之多寡惟錢是視不限數也又於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賣銀絹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者並聽用引折納官支出亦如之民以爲便時浚荷重寄旬犒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於開開悉智慮於食貨筭無遺策雖支賞不可計而貲財常有餘 初曲端欲斬王

宋資治通鑑 卷之九十九

二十

庶朝廷疑其叛浚以百口保之且以其與敵屢角欲仗其威聲承制築壇拜端武威大將軍宣撫司都統制軍士權聲如雷子羽又薦涇原都監吳玠及弟璘之才勇浚以玠爲統制璘掌帳前親兵 江西州軍多陷兀朮遣當海先取壽春而自以兵繼之掠光州擊破張用軍聞太后在南昌遣劉遂攻陷黃州知州趙令成不屈被殺劉光世在江州日置酒高會金人自黃州渡江凡三日無知之者金兵泊城下光世遂引兵趨南康金人入城由大冶趨洪州十一月壬子滕康劉珪聞金兵至奉太后出城江西制置使王子

猷棄洪州走金人遂陷臨江軍洪撫袁三州亦陷太
后至吉州方五日金人追之急后乘舟夜行質明至
太和縣舟人景信反楊惟忠兵潰失宮人一百六十
滕康劉珪皆遁兵衛不滿百自萬安陸行如虔州后
及潘貴妃以農夫肩輿而行至虔州府庫皆空衛兵
所給惟得沙錢市買不售與百姓交鬪縱火肆掠土
豪陳新率衆圍城楊惟忠部將胡友自外引兵破新
於城下后稍得安旣而金人陷吉州還屠洪州盜
劉忠初聚兵於東京自蘄州轉入湖南遂陷舒州通
判州事孫知微被執不屈忠怒鬻而食之 帝初欲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九 三

幸明州用呂頤浩計復還杭州乃下詔親征百司有
至曹娥江者有至錢清堰者侍御史趙鼎力諫以爲
衆寡不敵不若爲避狄之計遂復召百司庚午回越
州 知徐州趙立聞詔諸路以兵勤王乃將兵三萬
趨行在杜充承制以立知楚州金人聞立棄徐州將
赴楚州乃以兵邀于淮陰立麾下勸立不如還保徐
州立奮怒嚼其齒曰回顧者斬於是率衆徑進與金
人遇轉戰四十里至楚州城下立中箭貫兩頰口不
能言以手指揮諸軍懋歆定方拔出之議者謂自燕
山之役南北戰爭未有如此之鏖戰者 加恩墜同

知樞密院事仍守平江以范宗尹參知政事趙鼎爲
御史中丞二人皆嘗建議避狄故遂用之鼎上言經
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
自荆襄始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荆襄左
顧川陝右控湖湘而下瞰京洛三國所必爭宜以公
安爲行關而屯重兵於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陝
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 時江浙倚重於杜充而
充日事誅殺且無制敵之方及兀朮與李成合兵攻
烏江充閉門不出統制岳飛泣諫請視師充不從兀
朮遂乘充無備進兵取和州無爲軍王善迎降遂由
宋資治通鑑 卷二十九 三

馬家渡渡江陷太平州充始遣都統制陳淬及飛師
師迎戰王璣以軍先遁淬敗死諸軍皆潰充兵亦散
辛未兀朮至建康守臣陳邦光戶部尚書李檢迎降
充渡江保真州諸將怨充嚴刻欲乘其敗害之充聞
不敢還營居長蘆寺兀朮遣人說之曰若降當封以
中原如張邦昌故事充遂還建康與稅邦光率官屬
迓金師拜兀朮於馬首通判楊邦乂獨不肯屈膝以
血大書衣襟曰寧作趙氏鬼不爲他邦臣兀朮使人
誘以官終不屈大罵求死遂殺之充至金粘沒喝薄
其爲人久之乃得仕 帝聞杜充敗謂呂頤浩曰事

迫矣若何願浩遂進航海之策其言曰敵兵多騎必不能乘舟襲江浙熱必不能久留俟其退去復還二浙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此兵家之奇也帝然之遂如明州 張俊承制以程千秋為京西制置使軍襄陽千秋招降劇盜曹端桑仲未幾疑仲有異命端圖之端及千秋所部俱為仲所敗千秋棄城自金州入蜀仲遂據襄陽京西列城皆為仲所有 兀朮自建康趨廣德殺守臣周烈遂過獨松關見無戍者謂其下曰南朝若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遽渡哉十二月乙酉遂犯臨安守臣康允之棄城走錢塘縣令朱蹕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九

三

謂曰此岳爺軍也爭降附之 孔彥舟犯荆南詔諭降之以為湖北捉殺使 金人阿里蒲盧渾入越州宣撫郭仲荀奔温州知府李鄴降蒲盧渾遂濟曹娥江至明州西門之高橋張俊使統制劉保與戰而敗楊沂中等復殊死戰沂中舍舟登岸知明州劉法道帥州兵射其旁大破之殺數千人金使來召人至皆計事俊使小校往金人與語欲入越州請降俊拒之戒將士慮敵必再至下令清野多以輕舟伏弩門關自守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九

三

宋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九終

宋資治通鑑卷第三十

宋紀三十 起建炎庚戌盡紹興辛亥十月凡一年有奇

高宗受命 中興全功 至德聖神 文武昭仁 憲

孝皇帝四

建炎四年春正月甲辰朔帝舟居於海 丁巳陝州知州事李彥仙在陝蒐軍實增埧濬隍益為戰守備遣統領邵興復虢州金將烏魯來攻彥仙敗之婁室聞之自蒲解率兵大至彥仙又大敗之婁室僅以身免彥仙度金人必併力來攻即遣人求兵於張浚已而婁室果率折可求等衆十萬來分其軍為十以正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十一

月旦為始日輪一軍攻城期以三旬必拔彥仙意氣如常數出兵與戰既而食盡告急於浚浚檄曲端以徑原兵援之端素嫉彥仙不奉命浚曰金若下陝則全據大河且窺蜀矣乃出師至長安道阻不得進彥仙日與金戰婁室奇其才誘陷百端彥仙悉斬其使力盡城陷彥仙投河死其屬官居民無一人降者婁室怒盡屠之 先是月朔日西風大作金師乘之復攻明州張浚劉洪道坐城樓遣兵掩擊殺傷大衆金人奔北死於江者無數夜拔砦退屯餘姚而遣人請濟師於兀朮兀朮遣兵與阿里蒲盧渾復攻明州張

俊懼帥師趨台州劉洪道亦遁已未金師入城屠其

民帝聞明州陷遂移次台州章安鎮金人乘勝破昌國縣聞帝在章安以舟師追三百餘里弗及提領海舟張公裕引大舶擊却之金人引還帝發章安如溫州泊於港口 御史張延壽論滕康劉珏不能憂國使太后涉險為敵人追迫遂免 金以韓企先為尚書左僕射無侍中特金方議禮制度企先博通經史知前代故事或因或革咸取折衷 初河北盜鄺瓊相州人隸宗澤澤死調戍滑州金人入寇戍軍亂殺其統制推瓊為主瓊因誘衆勤王行收兵北渡淮有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十一

衆萬餘至和州為金當海所敗遂率衆降於劉世忠二月甲戌詔以瓊為楚州安撫使以盧益李回權知三省樞密院事 金人既破江西諸郡乃引兵犯湖南遂陷潭州將吏王暎劉价趙聿之戰死向子諶率兵奪門而出金兵遂大掠屠其城而去 丁亥金兀朮還臨安縱火焚掠以輜重不可遵陸取道秀州而北 金人入東京權留守上官悟出奔為盜所殺自是四京皆沒於金 金人去潭州群盜大起鼎州人鍾相嘗以左道惑衆因結集忠義以捍賊為名自稱楚王改元天載寇澧州陷之 丙申金游騎至平江

周望奔太湖知府湯東野棄城遁兀术入城縱火焚掠死者五十萬人得脫者十一二兀术遂入常州鎮江府三月甲寅帝謂輔臣曰朕初不識太后自迎至南京愛朕不啻已出今在數千里外兵馬驚擾當亟奉迎以愜朕朝夕慕念之意遂遣盧益及辛企宗潘永思等奉迎於虔州戊辰孔彥舟獲鍾相送行在誅之其黨楊太復聚眾於龍陽初韓世忠退保江陰潰卒戚方等遂趨鎮江劫知府胡唐老部眾以行唐老怒罵不從遇害方縱兵陷廣德軍夏四月張浚引兵入衛聞金軍退乃還戊寅金婁室既陷

宋資治通鑑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陝遂長驅入關曲端遣吳玠拒於彭原而擁兵邠州為援金人來攻玠擊敗之撒離喝懼而泣婁室整軍復戰玠軍敗績端退屯涇原金乘勝焚邠州玠怨端不為援大罵之由是二人有隙金人雖勝玠以端全軍退去且入夏遂復還河東金人退帝將西還召羣臣議駐蹕之所呂頤浩曰將來宜駐浙右徐圖入蜀范宗尹曰若便入蜀恐兩失之據江表而圖關陝則兩得之帝曰善遂發溫州癸未至越州下詔親征巡幸浙西尋升越州為紹興府初韓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欲俟兀术師還

擊之及兀术由秀趨平江世忠事不就遂移師鎮江以待之金師至江上世忠先以八千人屯焦山寺兀术欲濟江乃遣使通問且約戰期世忠許之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規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廟下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廟廟兵先鼓而出獲兩騎其三則振策以馳馳者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兀术也既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眾虜兀术之

宋資治通鑑卷之三十一

四

婿龍虎大王兀术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復益以名馬又不許遂自鎮江泝流西上兀术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艤大艦出金師前後數里擊柝之聲達旦將至黃天蕩兀术窘甚或曰老鶴河故道今雖湮塞若鑿之可通秦淮兀术從之一夕渠成凡五十里遂趨建康岳飛以騎三百步兵三千邀擊於新城大破之兀术乃復自龍灣出江中趨淮西會提懶自濰州遣字董太一引兵來援兀术乃復引還江北渡世忠與之相持於黃天蕩太一軍江北兀术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豫以鐵

縵貫大鉤授健者明旦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爲
兩道出其背每縵一縵則曳一舟沉之兀術窮慮求
會祈請其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
全兀術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而言不遜世忠引弓欲
射之兀術亟馳去見海舟乘風使蓬往來如飛謂其
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柰何乃募人獻破海舟之策
於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舡
板以擢槳俟風息則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且以火
箭射其箭蓬則不攻自破矣兀術然之刑白馬以祭
天及天霽風止兀術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擊之海

宋資治通鑑卷之三

五

舟無風不能動兀術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
烟焰蔽天師遂大潰焚溺死者不可勝數世忠僅以
身免奔還鎮江兀術遂濟江屯於六合縣世忠以八
千人拒兀術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
是亦不敢復渡江矣 呂願浩免初御營使本以行
幸總齊軍政而宰相兼領之遂專兵柄樞府幾無所
預願浩在位尤顯恣中丞趙鼎嘗疏論之及聞韓世
忠敗金人願浩請帝幸浙西下詔親征帝將從之趙
鼎以爲不可輕舉願浩惡鼎異已改鼎翰林學士鼎
不拜改吏部尚書又不拜乃上言陛下有聽納之誠

而宰相陳拒諫之說陛下有眷待臺臣之意而宰相
挾挫沮言官之權堅卧不出上疏論願浩過失凡千
餘言願浩因求去詔以願浩倡義勤王宜從優禮乃
罷爲鎮南軍節度使醴泉觀使而復命鼎爲中丞論
之曰朕每聞前朝忠諫之臣恨不之識今於卿見之
金人犯江西者聞兀術北還亦自荆門引去留守
司統制牛皐潛軍邀擊敗之於寶豐之宋村 五月
甲辰以范宗尹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張守叅知
政事趙鼎簽書樞密院事兀術既濟江金人在建康
者大肆焚掠執李悅陳邦光等自靜安渡宣化而去

宋資治通鑑卷之三

六

稅道死邦光歸於劉豫壬子岳飛邀擊金人於靜安
鎮大敗之初杜充之敗也其將士潰去多行剽掠獨
飛嚴戢所部不擾居民士大夫避寇者多賴以免
乙卯王綯罷 時京東西荆湖南北淮南諸路盜賊
蠶起大者數萬人據有州郡朝廷不能制范宗尹言
於帝曰羣盜皆烏合之衆急之則併死力以拒官軍
莫若析地以處之盜有所歸則可以漸制帝善之乙
丑乃以翟興等並爲鎮撫使分地界焉翟興河南府
孟汝唐州趙立楚泗州漣水軍劉位潞濠州趙霖和
州無爲軍李成舒蘄州吳翊光黃州李彥先海州淮

陽軍薛慶高郵天長軍未幾又授陳規德安府復州漢陽軍解潛荆南府歸陝州荆門公安軍程昌寓出澧州陳求道襄陽府鄧隨郢州范之才金均房州馮長寧順昌府蔡州軍俱聽便宜從事俾立顯功許以世襲然李成薛慶輩起於羣盜翟興劉位土豪李彥先等皆潰將既無統屬有急又不遣援故諸鎮鮮能自守未幾求道與劉忠戰敗沒又命孔彥舟爲辰沅靖州郭仲威爲真楊鎮撫使 金捷懶圍楚州急趙立命撤廢屋城下然火他壯士持長矛以待金入登城鉤取投火中金入選死士突入又搏殺之乃稍引

宋資治通鑑卷之三十 七

退至是兀朮將北歸以輜重假道於楚立斬其使兀朮怒乃設南北兩屯絕楚餉道 六月周望有罪連州安置 甲戌罷御營司以范宗尹兼知樞密院事

滁濠鎮撫使劉位爲盜所殺 張浚雖重用曲端然以人言浸潤不能無疑乃使張彬詣渭州察之彬至謂端曰今兵合財備婁室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端曰彼將士精銳且因糧於我我今反爲客未可勝也若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獲彼不得耕獲必取糧河東則我爲主矣如此一二

年彼必困弊乃可圖也萬一輕舉後愛方大彬還白

浚浚不以爲然及兀朮留江淮浚議出師撓之端曰平原廣野敵便於衝突而我軍未嘗習水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而已後十年乃可浚積前疑遂以彭原之敗罷端兵柄再貶海州團練副使萬安軍安置 丙戌戚方降於張浚 時張浚以金丘萃淮上懼其復擾東南謀牽制之欲出兵分道由同州出鄜延以擣其虛兀朮聞之遂自六合引兵趨陝西金主亦以婁室專攻陝西所下城邑旋復拒守因其請益兵命訛里朶往監其軍張浚遣趙哲復鄜州吳玠復永興軍其餘州縣多迎降 秋七

宋資治通鑑卷之三十 八

月乙卯金將立劉豫乃徙二帝於五國城去上京東北千里徙北踰月太上帝后鄭氏崩洪皓自雲中密遣人奏書以桃梨栗麵等獻三帝始知帝卽位之實

秋七月庚申以岳飛爲通泰州鎮撫使諸將討戚方飛與戰數十合皆捷方遂降於張浚浚還盛言飛可用乃以爲通泰鎮撫知泰州飛辭乞淮東一重難任使收復本路州郡乘機漸進使山東河北河東京畿等路次第而復不聽 辛酉建人范汝爲作亂時方艱食民從之者甚衆州遣兵出戰爲所敗賊勢滋甚統制李捧捕之官軍大潰而遁詔福建安撫使程

邁會兵進討時汝爲已破建陽乃移命神武副軍統制辛企宗討之 八月辛未朔以謝克家叅知政事

隆祐太后至越州 庚辰承州鎮撫使薛慶與金

人戰於揚州敗死 盧益罷 戊戌范宗尹念鄉國

被禍請赦桑仲罪而授以官從之以爲襄鄧隨郢鎮

撫使 初金主聞帝如東南遣粘沒喝南伐諭之曰

俟宋平當援立藩輔如張邦昌者及兀朮北還衆議

折可求劉豫皆可立豫以重寶賂撻懶請立已撻懶

許之乃言於粘沒喝未之許高慶裔說之曰吾家舉

兵只欲取兩河故汴京旣得則立張邦昌今河南州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

九

郡官制不易者豈非欲循邦昌故事邪元帥蓋不早

建議而使恩歸他人也粘沒喝從之乃遣使即豫所

部咨 軍民所宜立者衆未及對豫鄉人張浚請立

豫議遂定撻懶以聞於是金乃遣慶裔及知制誥韓

昉備璽綬寶冊立豫爲大齊皇帝世修子禮奉金正

朔置丞相以下官九月戊申豫即位都大名府以張

孝純爲丞相李孝揚爲左丞張東爲右丞鄭億年爲

工部侍郎李儁爲監察御史王瓊爲汴京留守子麟

爲提領諸路兵馬兼知濟南府弟益爲北京留守冊

其母翟氏爲皇太后妾錢氏爲皇后改明年爲阜昌

元年朝廷聞之凡爲仕於豫而其家屬在東南者悉厚加撫卹 光黃鎮撫使吳翊棄城走以李成兼領

光黃 楚州被圍久鎮撫使趙立遣人告急趙鼎欲

遣張俊救之俊辭不行乃命劉光世督淮南諸鎮救

楚海州李彥先首以兵至淮河扼不得進揚州郭仲

威按兵天長陰懷顧望光世將王德鄴瓊多不用命

惟岳飛僅能爲援而衆寡不敵帝覽立奏以書趣光

世會者五光世迄不行金人知外援絕丙辰進攻東

城立登磴道以觀飛礮中其首左右馳救之立曰我

終不能爲國歿賊矣言訖而絕金人疑立詐死不敢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

十

動越旬餘城始陷立爲人木強不知書忠義出天性

仇視金人所俘磔以示衆未嘗獻馘也事聞贈奉國

節度使謚忠烈 癸未張浚聞兀朮將至檄召熙河

劉錫秦鳳孫僦涇原劉錡環慶趙哲四經路及吳玠

之兵合四十萬人馬七萬匹以錫爲統帥迎敵決戰

王彥諫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未通若不利則五路

俱失不若且屯兵閬興伴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

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不從劉子羽亦

力言不可浚曰吾寧不知此顧東南事方急不得不

爲是耳吳玠郭浩皆曰敵鋒方銳宜各守要害須其

弊而乘之亦不從遂行次於富平縣劉錫會諸將議
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
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敵
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徒已而婁室引兵驟至與柴囊
土籍淖平行進薄諸營錫等與之力戰劉錡身率將
士薄敵陳殺獲頗多勝負未分而敵鐵騎直擊趙哲
軍他將不及援哲因離所部其將校望見塵起遂驚
遁諸將皆潰敵乘而進關陝大驚冬十月庚午浚駐
邠州督戰既敗保秦州召趙哲斬之而安置劉錫於
合州令諸將各還本路上書待罪帝手詔慰勉之自
宋資治通鑑卷之三十

十一

是關陝不可復論者咎浚之輕師失律焉 淮楊鎮
撫使李彥先引兵救楚州不及敗死 辛未金人縱
秦檜還檜從二帝至燕金主以檜賜捷懶爲其任用
捷懶信之及南侵以爲參謀軍事又以爲隨軍轉運
使捷懶攻楚州檜與妻王氏自軍中趨漣水軍自言
殺金人監已者奪舟而來欲赴行在遂航海至越州
帝命先見幸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
北自北朝士多疑其與何桌孫傳等同被拘執而檜
獨還又自燕京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譏
訶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就令從軍捷懶金人縱之必

質妻屬安得與王氏偕惟范宗尹及李回二人素與
檜善盡破羣疑力薦其忠檜入對首奏所草與捷懶
求和書帝謂輔臣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
既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遂拜禮部尚書先
是朝廷雖數遣使於金但且守且和而專意與敵解
仇息兵則自始始蓋檜首倡和議故捷懶陰縱之使
還也 丁亥以李回同知樞密院事 淮寧鎮撫使
馮長寧叛附劉豫 十一月甲辰趙鼎罷上欲以副
都統幸企宗爲節度使鼎言企宗非軍功持不下帝
不樂遂罷鼎提舉洞霄宮欲申企宗前命謝克家曰
宋資治通鑑卷之三十

十一

如此使鼎得名企宗得利而陛下獨負謗於天下後
世也 丁未以富直柔簽書樞密院事 金人復陷
涇原諸州軍遂取渭州鎮戎軍環慶叛將慕洧復引
金兵陷環慶 日南至帝率百官遥拜二帝自渡江
至是始有此禮其後正旦亦然 時所在盜起加以
饑饉無所資食惟蜀富饒巨盜往往窺覲桑仲既陷
均房遂乘勢直搗金州白土關衆號三十萬仲王彥
舊部曲也以申牘請於彥曰仲於公無敢犯願假道
入蜀就食耳彥遣統領閔立爲先鋒擊之賊銳甚立
戰死將士失色或請避之彥叱曰樞相張公方有事

關陝若仲越金而至梁洋則腹背受敵大事去矣敢
言避者斬丁已卽勒兵趨長沙半阻水據山設伏以
待仲見官軍少蟻附搏戰彥執幟一麾士殊死鬪仲
敗走彥休士進擊追奔至白磧遂復房州張浚以彥
爲金均房州鎮撫使 張浚聞金人入德順軍乃退
保興州時輜重焚棄將士散亡惟親兵千餘自隨人
情大沮或請徙治夔州叅軍事劉子羽叱之曰孺子
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
棧道之險未敢遽窺爾今不堅守縱使入而吾假處
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幸敵万肆掠未逼近郡宣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
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
集散亡分布隘險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可以補
前愆耳浚然其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羽請卽奉
命乃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時諸將不知宣司所在
及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凡十餘萬人軍勢復振
子羽因請遣吳玠聚兵阨險於鳳翔大散關東之和
尚原以弭敵來路關師古等聚熙河兵於岷州大潭
孫僱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於階成鳳三州以固
蜀口金人知有備遂引去 十二月甲午金人掠熙

河副總管劉惟輔擊敗之殺五千餘人已而復至惟
輔顧熙河尚有積粟恐金人因之以守急出焚之爲
金人所執卒以去惟輔曰死大斬卽斬吾頭豈汝粹
也顧坐上客曰國家不負汝一旦遽降敵邪卽閉口
不言而死所部亦多不屈被殺 金婁室卒 帝在
河朔親見閭閻之苦嘗念知縣不得其人一充役次
卽破家及卽位深加講議乃定差役法以二十五家
爲一保十大保爲一都內選才力高富者二人充都
保主一都盜賊烟火之事其次有保長若品官則一
品限田五十頃至九品五頃免差子孫蔭盡則同編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十一

十四

戶太學生及得解經省試者許募人充役軍丁女戶
及孤弱悉免 金人密諭諸路令同日大索兩河之
民及拘行旅于道凡三日而罷應客戶並籍入官刺
其耳爲官字鎖之雲中及散養民間立價鬻之或驅
之於鞬靽諸國以易馬蓋旣立僞齊以舊河爲界恐
陷虜者逃歸豫地故爾樂壽縣得客戶六十八人誤
作六百八人以報粘沒喝必責其數縣官執窮民以
足之被掠歸雲中者不令出城無以自活士大夫往
往乞食於途粘沒喝見其多恐或生變聚三千餘人
坑之 紹興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帝在越州 戊申

以張浚爲江淮招討使岳飛副之時孔彥舟據武陵張用據襄漢李成據江淮湖湘十餘郡尤悍強連兵數萬有席卷東南之意多造符讖幻惑中外久圍江州朝廷患之以浚爲招討使俊請岳飛同討許之

李成陷江州未幾復陷筠州 辛亥謝克家罷 二

月辛巳以秦檜叅知政事 三月張俊聞李成將馬

進在筠州以豫章介江淮之間遂急趨之既入城喜

曰我已得洪破賊決矣及進犯洪州連營西山俊歛

兵若無人者居月餘進以大書牒索戰俊以細書狀

報之進以俊爲怯俊牒知賊怠乃議戰岳飛曰賊貪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一 五

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

之必矣因請自爲先鋒俊大喜乃令楊沂中絕生米

渡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

走筠州飛抵東城進出城布陣飛設伏以紅羅爲幟

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

進大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

降者八萬人俊與沂中復前後夾擊賊大潰進以餘

卒奔薩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成聞

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俊與飛遇成於樓子莊大破

之遂復筠州成復以十萬衆與俊夾河而營沂中夜

啣枚渡河與俊夾攻成又大敗俊乘勝追至江州成

勢迫絕江而去因呼俊爲張鐵山遂復江州已而興

國軍等處羣盜皆遁 金兀朮陷鞏洮河樂蘭廓積

石西寧州自是涇原熙河三路皆爲金有 武功大

夫張榮本梁山漁人聚舟數百以劫掠金人杜充

降時嘗借補武功大夫金人南侵攻之不克及金兵

退榮襲據通州聯舟入興化縮頭湖作水寨以守金

撻懶在泰州謀再渡江欲先破榮寨榮率舟師與之

遇見金戰艦不多餘皆小舟時水退隔泥淖不能前

乃舍舟登岸大呼而擊之金人不得騁舟中自亂溺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一 十六

水及陷泥淖者不可勝計俘馘五千餘人撻懶收餘

衆奔還楚州退屯宿遷尋北去榮告捷於朝遂以榮

知秦州 金人破福津蹂同谷以迫興州張浚遂退

保閬州而以張深爲四川制置使與子羽趨益昌王

庶爲利夔制置使節制陝西諸路知興元府 夏四

月庚辰隆祐皇太后孟氏崩 金聞耶律大石在和

州之域恐與夏入合遣使索之夏國報以境土不相

接亦不知大石所往粘沒喝以耶律余覲遼之近族

必知其巢穴以番漢及女直軍萬人付余覲使攻大

石於漠北曷董城臨行質其妻子仍起燕雲河東夫

運餉曷董去雲中三千餘里是行也三路之夫死者不可勝計 癸卯作大宋中興王寶劉光世復楚州丙午光世使都統制王德襲揚州擒郭仲威送行在斬之時仲威謀據淮南以通劉豫 張俊引兵渡江追李成至蘄州黃梅縣大敗之其衆數萬皆潰馬進爲追兵所殺成北走降劉豫張用復寇江西岳飛與用俱相人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遂帥衆降江淮悉平張俊奏飛功第一詔進飛右軍都統制屯洪州彈壓盜賊 六月壬午攢昭慈獻烈皇后於會稽縣之上皇村俟軍事寧歸

宋資治通鑑卷之三十一

十七

葬哲宗園陵 張浚以吳玠爲陝西諸路都統制時關隴六路盡陷於金止餘階成岷鳳洮五州及鳳翔之和尚原隴州之方山原而已 劉豫置招受司於宿州誘宋逋逃 秋七月下詔曰太祖創業垂統德被萬民神宗初封子孫一人爲安定郡王今其封久不舉有司其上應襲封者以德昭玄孫令活爲安定郡王自後襲封不絕 范宗尹免宗尹有才智年三十爲相毅然以國事自任然爲政多私屢爲言者所詆秦檜從而擠之帝亦惡其爲人會侍御史沈與求奏其罪狀遂落職 張浚既敗於富平乃思曲端言

召之還稍復其官徙閬州將復用之吳玠憾端因言端再起必不利於公王庶又從而間之玠復書曲端謀反四字于手以示浚浚又言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言其指斥乘輿八月丁卯浚乃送瑞於棊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嘗以事忤端端鞭其背隨深憾之及浚以隨提點夔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隨至命獄吏繫維端以紙糊其口憎之以火端乾渴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陝西士大夫莫不痛惜之軍士悵恨有叛去者 時黃潛善已死張守復薦用伯彥待御史沈與求論劾之

宋資治通鑑卷之三十一

十八

詔伯彥復褫新職戍寅守亦引疾辭去 以李回叅知政事富直柔同知樞密院事 丁亥以秦檜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范宗尹既去檜欲得其位因揚言曰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或問何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帝聞乃有是命 王宗沐之臣不以相國懼其武而敵人輕朝廷也秦檜携妻遠奔負攜未弛左右已有疑之者而遠使之居朝列而與國論檜以爲非而乃信其浮誕之詞遠與僕射之任攫取柱石旁視無人嗟乎檜果有策入以告其君謂爲忠臣乎復有如檜者謂有二策則復處以尚書僕射乎是不勝官也政本大地以一言可獵取有策而不詰無效而不罪是不勝數也計檜之姦欺人自曰不過欲得君爾願似鄭注呂用之之流而若何其謬也歟 詔贈程願直龍圖閣制詞略曰周衰

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求之亦孰從而聽之爾願潛心大業高明自得之學可信不疑而浮偽之徒自知學問文采不足表見於世乃竊借名以自售外示恬默中實奔競使天下之士聞其風而疾之是重不幸焉朕所以振耀褒顯之者以明上之所與在此而不在彼也 癸丑以呂願浩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願浩入對首言先平內寇然後可禦外侮今李成摧破江淮惟張琪邵青兩寇不久可平惟閩中之寇不一又孔彥舟據鄂馬友據潭曹成等在湖南江西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十一

十九

之間而南英雄詔諸郡賊兵多寡不等然閩寇最急廣寇次之蓋閩中去行在不遠二廣又經殘破若非速除為害不細帝深然之 翰林學士汪藻言本朝宰相皆兼史館故書榻前議論之詞則有時政記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謂之日曆所以備立垂世之典苟曠三十年之久漫無一字何以示來世帝從之即以命藻 長星見詔求直言 冬十一月乙丑李回罷 邵青寇宣州進圍太平劉光世招降之尋復叛去聚其黨于崇明沙將犯江陰已巳光世令王德討之德執旗麾兵拔柵以入青衆大潰翌日餘黨

復索戰諜言賊將用火牛德笑曰此古法也可一不可再命合軍持滿陣始交萬矢齊發牛皆返奔賊衆殲焉青自縛請命德獻諸行在餘黨悉平 庚午以孟庾叅知政事 吳玠自富平之敗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為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上鳳翔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輸芻粟助之玠償以銀帛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且令保伍連坐民冒禁如故金將沒立自鳳翔烏魯折合自陷城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十一

二十

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化山索戰玠命諸將堅守待之更戰迭休金人大敗遁去沒立方攻箭等關玠復遣將擊敗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自起海角扭於常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謀必取玠於是癸酉兀朮會諸將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為城夾澗與官軍相拒進薄和尚原玠與弟璘選勁弩命諸將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神塗以待之敵至伏發遂大亂玠因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朮中二流矢僅以身免亟剝其鬚髯而遁初金人

之至也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無
固志有謀劫玠兄弟北降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
勉以忠義皆感泣願盡死力故能成功 時命張俊
屯婺州有司請橋辦合用錢而路不通舟錢重難致
乃造關子付婺州召商入中以給軍食商人執關子
於權貨務請錢願茶鹽香貨鈔引者聽於是州縣以
關子充糴本未免抑配而權貨務又止以日輸三分
之一償之人皆嗟怨 已丑升越州為紹興府

宋資治通鑑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宋資治通鑑卷第三十終

宋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一

竹添

宋紀三十一

起紹興辛亥十一月盡紹興三十二年有奇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文武昭

孝皇帝五

十一月辛企宗討范汝為不克其勢益熾乃命孟庚
為宣撫使韓世忠副之發大軍由溫台路入閩汝為
聞大軍將至亟入據建州 富直柔罷 初盜曹成
陷漢陽鄂州屯攸縣湖東安撫向子諲招之成聽命
子諲遣兵扼衡陽欲圖之而援兵不至成忿子諲扼
已即擁眾而南官軍悉潰十二月成大掠執子諲而
去 金以陝西地界劉豫於是中原盡屬於豫

宋資治通鑑卷之三十一

一

紹興二年春正月癸巳朔帝在紹興府 甲午復賢
良方正直言極諫科 韓世忠聞范汝為入建州曰
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率步
卒三萬水陸並進直抵鳳凰山五日破之汝為自焚
死斬其二弟岳吉以狗擒其謀主謝嚮施遠及裨將
陸必強等五百餘人世忠初欲盡誅建民李綱自福
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乃令軍士駐城上
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賈弛征禁脅從者汰遣獨
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為立祠捷聞帝曰雖古

名將何以加世忠因進討江西湖廣諸盜 丙午帝如臨安從呂頤浩之請二月庚午以李綱為湖廣宣撫使 丁丑分降盜崔增邵青趙延壽徐文等所部兵為七將名御前忠銳軍隸步軍司非樞密奉旨不許調遣 帝初御講殿自南幸以來經筵久輟至是復之 三月桑仲上疏願協力收復京師乞朝廷舉兵為聲援呂頤浩信之乃命仲節制應援京城軍馬復劉豫所陷州郡仍命河南崔興荆南解潛金房王彥德安陳規蘄黃孔彥舟盧壽王亨諸鎮撫使相為應援仲至郢州調兵知郢州霍明誘而殺之襄鄧統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十一

二

制李橫擊走明復其州 劉豫將遷汴以河南鎮撫使崔興屯伊陽山憚之遣蔣頤持書誘興以王爵興斬頤而焚其書豫復陰啗興裨將楊偉以利偉遂殺興携其首奔豫興在河南累年軍少食乏而能激以忠義士莫不自奮金人畏之諸陵得不侵犯詔以其子琮嗣職 夏四月庚午以崔文參知政事初汝文知密州秦檜為州文學汝文薦其才故檜引以輔政 曹成陷賀州 戊子詔呂頤浩都統江淮荆浙諸軍事開府鎮江頤浩信桑仲之言屢請出師身自督軍北向秦檜因諷人言周宣王內脩外攘故能

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於是帝諭頤浩及檜曰頤浩治軍旅檜理庶務如種蠶分職可也乃命頤浩開府鎮江頤浩辟文武士七十餘人以神武後軍及御前忠銳崔增趙延壽二軍從行韓世忠張俊劉光世岳飛王燮楊沂中等皆隸焉帝常謂給事中程瑀曰頤浩熟於軍事在外總諸將檜任朝廷庶幾內外相應然檜誠實但太執耳瑀對曰如求機警能順旨者極不難得但不誠實則終不可倚帝然之 庚寅劉豫徒居汴豫至汴尊其祖考為帝置于宋太廟是日暴風捲旂屋瓦皆振士民大惧時河淮山東陝西皆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十一

三

屯金軍劉麟籍鄉兵十餘萬為皇太子府軍分置河南汴京淘沙官兩京塚墓發掘殆盡賦歛煩苛民不聊生 曹成擁眾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岳飛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遁飛追至賀州力戰大破之成乃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隘道以眾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 八千人一鼓登嶺破其寨成奔連州飛謂部將張憲徐慶王貴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訂憫縱之則復聚為盜今遣若等誅其首而撫其眾慎勿妄殺累上保民之仁於

是憲自賀連慶自邵道貴自柳桂招降者二萬與飛
會連州進追成走入邵州 金以粘沒喝為都元帥
兀木副之 五月辛酉以權邦彥發書樞密院事邦
彥獻圖中與十議遂有是命 元懿太子卒帝未有
後范宗尹常造膝請建太子帝曰太祖以神武定天
下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仁
宗為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於是詔知南外宗正
事令廣選太祖後將育宮中會上虞縣令婁寅亮上
書曰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
周王薨章聖取宗室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仁宗
宋資治通鑑卷之三十一 四
感悟其說召英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
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屬
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
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
來謏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為近屬餘皆謂之同
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僅同民庶藝祖在上莫
肯顧歆此金人所以未悔禍也望陛下於伯字行內
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禪牧九州以待王
嗣之生退處藩服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繫人心之
望書奏帝讀之大感嘆至是選秦王德芳五世孫左

朝奉大夫子偁之子伯琮入宮命張捷好鞠之生六
年矣其後吳才人亦請于帝乃復取秉義即于彥之
子伯玖命才人鞠之皆太祖後也尋以伯琮為和州
防禦使賜名瑗 丙子呂頤浩至常州前將軍趙延
壽兵叛于呂城鎮犯金壇殺知縣胡思忠頤浩聞桑
仲死已悔出師及延壽叛遂稱疾不進尋招還行在
王德追延壽至建平誅之 張俊以劉子羽知興化
府事 韓世忠既平范汝為旋師未喜若將休息者
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洪數十里群賊不虞其
至大驚世忠因使董攸招成成方為岳飛所追乃率
宋資治通鑑卷之三十一 五
眾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 六月辛丑以李橫為
襄郢鎮撫使 以黃庭堅所書戒石銘頒于州縣令
刻石文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程汝文罷汝文雖為檜所薦然性剛不為檜屈至
對案相詬目檜為金人姦細故不得久居位 孔彥
舟暴橫不奉法朝廷將以兵執之遂以所部叛降劉
豫帝初即位召胡安國為給事中黃潛善惡之遂罷
潛善去復召為中書舍人兼侍講安國因上時政論
二十一篇其言以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建都擇
地必先設險分土必先制國制國必先恤民夫國之

有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亂賊選縣令輕賦歛更弊法官吏皆恤民事也而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覈實而後賞罰當賞罰當而後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欲致此顧人主尚志如何耳尚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畢矣論入改給事中入對帝曰聞卿大名渴於相見何爲累召不至安國辭謝居旬日再見以疾力求去帝曰聞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

六

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言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方今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耽翫文采莫若潛心聖經帝善之命兼侍讀專講春秋先是秦檜欲傾呂頤浩之專政乃多引知名士布列清要以自助安國常聞游酢論檜人才可方荀文若故力言檜賢於張俊諸人及頤浩自常州還憾檜欲去之問計于席益益曰目爲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瑣闥宜先去之會頤浩薦知紹興府朱勝非與黃已都督帝從之秋八月戊戌命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馴致渡江專用張

邦昌結好金虜淪城三緝天下憤懣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疆敵憑陵叛臣忌用人得失繫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帝爲罷都督之命改兼侍讀安國復持錄黃不下頤浩特命檢正黃龜年書行安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今待罪無補既失其職當去甚明况勝非既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于此建炎之失節者今雖特釋而不問又加進擢習俗既成大非君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

七

父之利臣以春秋入侍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頤浩勸帝降旨曰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初非勝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經筵又以爲非豈不以時艱不肯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爲謀則善如國計何落職提舉仙都觀秦檜三上章留之不報侍御史江濟左司諫吳表臣論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於是與張燾程瑀胡世將劉一正林待聘婁紹等二十餘人皆坐檜黨並落職罷官臺省爲之一空甲寅以孟度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秦檜免先是起居郎王居正與秦檜善及

檜執政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既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詭言于帝曰秦檜常語臣中國之人唯當著衣啗飯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檜又自謂為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為相設施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檜聞而憾之出居正知婺州及胡安國罷檜留之不報遂求去呂頤浩諷待御史黃龜年劾檜專主和議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專權漸不可長乃罷檜相仍榜朝堂示不復用初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語乃塞至是帝召直學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十

八

士院基密禮語以是事及居正所言密禮即以帝意載于制辭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 彗星見赦求直言 九月韓世忠受命自豫章移師長沙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至與賊對壘奕基張飲堅壁不動衆莫能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訶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千於山下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世忠麾將士夾擊大破之忠走降劉豫 壬戌王倫還自金倫既被留久之粘沒喝使

烏陵思謀見倫語及契丹時事倫久困懷歸乃倡為和議謂思謀曰海上之盟兩國約兄弟萬世無變雲中之役我實饋師贊成厥後舉兵以禍吾國果先大聖意乎况亘古自分南北主上恭勤英俊並用期必復古盍思又遠之謀歸我二帝太母復我土疆使南北赤子無致塗炭亦足以慰先大聖之靈幸執事替之思謀沉思曰君言是也歸當盡達之已而粘沒喝至曰比南國遣使來問其意指多不能對思謀傳侍郎語欲議和决非江南情實特侍郎自為此言耳倫曰使事有指不然來何為哉人定者勝天天定者亦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十一

九

能勝人惟元帥察之粘沒喝不答及是粘沒喝忽至館中與倫議和縱之歸報倫至入對言金人情偽甚悉帝優獎之時方議討劉豫和議中格又之乃以潘致堯為通問使復如金 乙丑以朱勝非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張俊在關陝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以劉子羽為上賓任趙開為轉運權吳玠為大將子羽慷慨有才畧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西北遺民歸附者衆故關陝雖失而全蜀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朝廷疑浚殺趙哲曲端為無辜任子羽開玠為非是 丙

戊以王似爲副使浚始不安 金耶律餘覲謀反伏誅遂大殺遼宗室 冬十月禁私酤 遣官裕享于温州 十一月甲戌李縉至潭州時湖湘之間流民潰卒羣聚爲盜多者數萬人綱悉平之 王彥守金州數立奇功以捍蜀桑仲既死劇盜王闢董貴祁守忠等悉阻兵窺蜀彥皆擊平之至是敗劉豫將郭振于白石鎮復秦州張浚承制以彥節制商虜陝華州軍馬 十二月甲午李縉上言荆湖自昔用武之地今朝廷保有東南制馭西北當於鼎澧荆鄂皆宿重兵使與四川襄漢相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會呂頤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古舉兵復熙鞏

紹興三年春正月丁巳朔帝在臨安府 甲子李橫

舉兵屢敗劉豫及金兵復穎昌府詔以橫爲襄陽府鄧隨郢州鎮撫使 庚辰詔春秋望祭諸陵 金人久窺蜀以吳璘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將出奇取之乃以叛將李彥琪駐秦州晚仙人關以綴吳玠河池之師復令游騎出熙河以綴關師古撒離喝自商於直擣上津攻金州王彥以三千人迎敵而敗退保石泉撒離喝遂乘勝而進 二月辛卯金人長驅趨洋漢劉子羽聞王彥敗亟命田晟守饒風關而遣人召吳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悉力仰攻一人先登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敵乃更募死士由間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乘高以闕饒風諸軍不支遂潰敵入洋州玠邀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遂退保興元之西縣子羽亦焚興元退保大安之三泉縣撒離喝遂入興元至金牛鎮四川大震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茅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得書未有行意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十一

十一

間道會子羽子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方成而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床坐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敵尋亦引去時張浚亦移守潼川子羽遺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渡乃止金兵由斜谷北去子羽謀邀之于武休不及撒離喝既回鳳翔遣十人持書招子羽子羽皆斬之而縱其一還曰爲我語賊欲來即來吾有死爾何可招耶初子羽聞有金兵預徙梁洋之積及金人深入餽餉不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十一

十一

繼殺馬及兩河所僉軍士以食而子羽玠復腹背要擊之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乃引衆還子羽玠因出師掩其後金人墮溪澗死者不可勝計盡棄輜重而走餘兵不能自援者悉降子羽遂還興元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涉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州而得不償失矣 辛亥以席益叅知政事徐俯簽書樞密院事 三月甲子李橫傳檄收復東京劉豫以金人來戰于牟駝岡橫師敗績穎昌復陷 夏四月劉豫將董震以虢州來歸李成復寇陷之 楊太衆日盛自號大聖天王立鍾相少子儀爲太子太以下

皆臣事之詔王燮會兵討太太又名廖蓋楚人謂年少者爲廖云 水軍都統制徐文勇力過人揮刀重五十斤所向無前衆呼爲徐大刀以功爲淮東浙西沿海水軍都統制諸將忌之譖其將叛朝廷遣兵襲之辛亥文遂以所部海舟六十艘官軍四千餘自明州浮海抵鹽城降于劉豫曰沿海無備二浙可襲也豫大喜以文知萊州令帥其衆寇通泰州 五月壬戌潘致堯使金還言金欲再遣重臣以取信遂寢出師之議丁卯遣韓肖胄及胡松年往金議和至齊劉豫欲以臣禮見肖胄不應松年曰均爲宋臣遂長揖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十一

十三

不拜豫不能屈 丙子王彥復金州金人遂棄均房 庚辰詔李橫等班師還鎮禁邊兵侵齊仍禁諸路招納淮比及中原人來歸者 辛巳罷宣撫司便宜黜陟 時虔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邵武汀諸州帝專命岳飛平之六月己酉飛至虔固石洞賊彭友悉衆至雩都迎戰躍馬馳突飛麾兵即馬上擒之餘黨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衆亂棄山而下騎兵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因授徐慶等方畧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

初帝以隆祐太后震驚之故密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帝許焉虔人感其德繪像祀之及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 秋七月己未復置博學宏詞科 劉豫盡有梁衛之地翟琮不能孤立八月乃棄伊陽突圍奔襄陽 沂王禔與駙馬劉文彥告二帝謀歸金人按問無狀禔等被誅 呂頤浩屢請興師復中原謂太祖取天下兵不過十萬今兵有十六七萬矣然自金人南牧莫敢嬰其鋒比年韓世忠張俊陳思恭張崇屢奏人有戰心天將悔禍又金人以中原付劉豫三尺童子知其不能立國

宋資治通鑑卷之三十一

十四

願廢斷早定決策北向今之精銳皆中原人恐久而消磨他日難以舉事帝方主和議不從至是以水旱不時蘇湖二州地震下詔罪已求言願浩連章待罪帝一日謂大臣曰國朝四方水旱無不上聞近蘇湖地震泉州大水輒不以奏何也會侍御史辛柄殿中待御史常同論願浩過惡九月戊午遂罷為鎮南節度使提舉洞霄宮願浩有膽畧善弓馬當國步艱難之日人倚為重然其再相也胡安國勸其法韓忠獻以至公無我為先報復恩讐為戒願浩不能用 時諸將擁重兵而無分地劉光世在鎮江月費至二十

萬緡每聞易鎮則設辭不奉詔有急復遷延以避之朝廷無如之何故命四人易鎮乙亥以光世為江東准西宣撫使屯池州韓世忠為淮南東路宣撫使屯鎮江王燧為荊湖制置使屯鄂州岳飛為江南西路制置使屯江州 冬十月李成寇襄鄧李橫奔荆南成遂陷京西六郡 十一月復元祐十科取士法金兀朮陷和尚原於是宣撫司分陝西之地自秦鳳至洋州以利州制置使吳玠主之屯仙人關金房至巴達鎮撫使王彥主之屯通州文龍至威茂統制劉錡主之屯巴西洮岷至階成統制關師古主之屯武

宋資治通鑑卷之三十一

五十一

都 帝自即位屢遣使如金多見拘留而金未嘗遣一介報聘至是粘沒喝使李永壽王翊來請還劉豫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與秦檜前議昭合識者益知檜與金人共謀矣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靖康以來分為兩事可為鑒戒帝因語及武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有奇同曰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帝不聽復遣樞密都承旨章誼為金國通問使請還兩宮及河南地 紹興四年春正月辛亥朔帝在臨安府 己卯韓肖

曹與朱勝非不合力求罷從之 二月癸未席益罷

吳璘守和尚原餽餉不繼吳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蜀遠乃命璘別營壘于仙人關右之地名曰殺金平移兵守之至是三月辛亥朔兀朮撒離喝劉夔帥步騎十萬破和尚原進攻仙人關自鉄山鑿崔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守殺金平以當其衝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之地濶遠前陣散漫後陣阻隘宜益脩第二隘示必死戰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治第二隘璘冒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于仙人關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十一

六

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諸將有請別擇地以守者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軍分爲二元木陣于東韓常陣于西璘軍銳卒介其間左繞右縈隨急而後戰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主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鈎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撤離喝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璘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爲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仲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

喜玉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

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統制官張彥劫橫山砦王俊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役也兀朮以下皆携妻孥來劉夔乃劉豫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乃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爲父留計自是不妄動矣 戊午以趙鼎參知政事 壬戌召孟庾還罷都督府以其兵屬張俊 張浚雖被召以劉子羽等軍敗秘其事未行王似盧法原亦未赴閬已而詔押似法原赴鎮浚及子羽王庶劉錫等俱赴行在乙丑浚至臨安中丞辛炳以宿憾率殿中侍御史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十一

七

常同等劾浚喪師失地跋扈不臣遂落職奉祠福州居住安置劉子羽于白州浚即日行詔以王似爲川陝宣撫使盧法原吳玠副之法原尋卒 夏四月甲午關師古及金人戰于熙河拔金寨數十金人大劔募洧與金人合兵攻之師古戰不勝脫身降金 五月庚戌以岳飛兼荆南制置使時楊太與劉豫通欲順流而下李成旣據襄陽又欲自江西陸行趨浙與太會帝命飛爲之備朱勝非言襄陽國之上流不可不急取飛亦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

以殄羣盜帝以語趙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除飛兼荆南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 癸丑以范冲直史館重脩神宗哲宗實錄先是隆祐太后生辰置酒宮中從容謂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母后未有其比昔姦臣肆為謗誣雖嘗下詔明辨而國史尚未刪定豈足傳信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於帝也帝悚然至是召冲直史館重脩神宗哲宗實錄由是二史得其正而姦臣情狀亦著其後論誣罪追貶章惇為昭化節度使蔡卞為單州團練副使冲祖禹之子也 秋七月戊申以胡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

九

松年簽書樞密院事朱勝非薦之也 岳飛至郢僞齊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飛至郢州遂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兵地雖衆十萬何能為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鎗步卒擊其騎兵指牛臯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飛遂復襄陽齊人收成餘衆益兵駐新野飛與別將王萬夾擊大敗之又使牛臯復徐州王貴張憲復唐鄧州信陽軍襄漢悉平飛移屯德安軍聲大振捷聞帝喜

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飛因奏金賊所愛惟女子金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偽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為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甚厚臣候糧足即過江北勦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 八月庚辰以趙鼎知樞密院事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徐俯既去言者謂當國者不知兵乞令參政通知由是鼎為朱勝非所忌除鼎樞密都督辭以非才帝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黜陟專之可也鼎條奏便宜復為勝非所抑乃上疏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

九

言頃者陛下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于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未必如言者之甚也大抵專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觖望是時蜀士至於醵金募人詣闕訟之以無為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欲為國立事者毋以浚為戒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下矣望憫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寬陛下西顧之憂又言臣所請兵不滿數千半

昏老弱所賞金帛至微薦舉之人除命甫下彈墨已
行臣日侍宸扆所陳已艱難况在萬里之外乎 乙
未遣吏部員外郎魏良臣使金初章誼至雲中論李
求壽所需三事金人互可否獨畫疆一事未定而粘
沒喝答書又約以淮南毋得屯兵蓋欲畫江以益劉
豫誼等還至睢陽為豫所留以計得免帝嘉勞久之
復命良臣奉表通問時金人已定議出兵而帝未之
知也 王燮遣忠銳統制崔增等討楊太于昂江師
敗皆沒太乘大水出兵攻破岳州社木寨守將許筌
戰沒官軍死者甚衆於是授岳飛清遠軍節度使代
宋資治通鑑卷之三十一
王燮討太飛時年二十二中興諸將建節未有如飛
之年少者 九月庚午朱勝非罷先是勝非以毋喪
去位詔起復之會久雨勝非累章乞免且自論當罷
者十一事帝未許侍御魏劾其過勝非亦請解官
持服乃許之勝非居相位苗劉之變保護之功多然
詆李縉忌趙鼎人以是少之 金主晟與粘沒喝議
南侵會九水還力言不可曰江南卑濕今士馬困憊
糧儲未豐足恐無成功粘沒喝曰都監務倫安耳金
主以議不合乃止至是劉豫聞岳飛復襄鄧遂乞師
于金晟乃命訛里朶璉恠調渤海漢軍五萬以應豫

謂兀朮知地險易使將前軍豫遣其子麟姪猗各將
兵會金兵南下騎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州
癸酉以趙鼎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
事時邊報驟至舉朝震恐鼎將赴川陝陛辭帝曰卿
豈可遠去當遂相朕制下朝士相慶以沈與求叅知
政事

宋資治通鑑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宋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一終

宋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二

宋紀三十二 起紹興甲寅十月盡紹興丁巳八月九年有奇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文武昭仁憲

孝皇帝六

冬十月詔韓世忠進屯揚州詔辭懇切世忠感泣曰
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為遂濟師進屯揚州 初張
浚至福州慮金齊必併力規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
因上疏極言其狀至是帝思其言會趙鼎勸帝親征
帝從之喻樗謂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
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二

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
濟否則非鼎所可知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德
遠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荆浙福建俾以諸道軍赴
闕則其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然之入言於帝癸未
遂召浚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 戊子
韓世忠至揚州使統制解元守承州候金步卒親提
騎兵駐大儀以當敵騎伐木為柵自斷歸路會魏良
臣使金過之世忠撤炊爨給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
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曰朕
吾鞭所嚮於是移軍向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千餘所

約聞鼓即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前將軍轟兒勃董
問官軍動息具以所見對勃董喜即引兵至江口距
大儀五里別將撻不野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
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雜出金軍亂官軍迭
進世忠令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搃人胸下斫馬足敵
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兵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
撻不野等二百餘人而世忠所遣董攸亦擊敗金人
於天長之鴟口橋解元至承州北門遇敵設水軍夾
河陣一日十三戰相拒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
援復大戰俘獲甚多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二

蹈藉溺死者甚眾捷聞群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
知其必能成功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
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厥功不細論者以此舉
為中興武功第一金齊之兵日迫羣臣勸帝他幸散
百司以避之張浚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耳趙鼎
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帝因曰朕為二聖在遠屈已
請和而彼復肆侵凌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沈與
求復力贊之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
征將士必奮成功可必臣願効區區以圖報國於是
以孟庾為行宮留守命百司不預軍旅之務者從便

避兵以張浚為浙西江東宣撫使王燮為江西沿江
制置使胡松年請江上會諸將議進兵劉光世移軍
建康後宮自温州泛海如泉州光世遣人諷鼎曰相
公自入蜀何事為他人任患韓世忠亦曰趙丞相真
敢為者鼎聞之恐上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兵十年
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即人心渙散長江之險
不可復恃矣戊戌帝遂發臨安劉錫揚存中以禁兵
扈從韓世忠捷奏至壬寅帝次平江欲自渡江決戰
鼎曰敵之遠來利在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逆豫
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邪帝乃止及胡松年自江上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一

三

還云北兵大集然後知鼎之有先見也 自劉豫僭
逆朝廷以金故至名為大齊至是十一月壬子下詔
聲其罪以勵六師 已未張浚至見趙鼎執其手曰
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喻子才之功也復命浚
知樞密院事以其盡忠竭節詔諭中外浚既受命即
日赴江上視師時捷懶兀术擁兵十萬約日渡江決
戰浚長驅臨江召劉光世韓世忠張俊議事將士見
浚勇氣十倍浚既部分諸將身留鎮江以節度之十
二月壬辰金齊合兵圍廬州守臣仇念嬰城固守求
援于岳飛飛遣牛鼻徐慶援之鼻至遣語金將曰牛

鼻在此爾輩胡為見犯眾愕然不戰而潰飛謂鼻曰
必追之去而復來無益也鼻乃追擊三十餘里金人
相踐及殺死者不可勝計 魏良臣至金粘沒喝言
當割建州以南王爾家為小國索銀絹千萬犒軍仍
約良臣等再使侍御史魏在請罷講和二字以攻守
代之飭勵諸將力圖攘狄遂不復遣 捷懶屯泗州
兀术屯竹塹鎮為韓世忠所拒以書幣約戰世忠遣
麾下王愈及兩伶人以橘茗報之且言張樞密已在
鎮江兀术曰張樞密賤嶺南何乃在此愈出浚所下
文書示之兀术色變遂有歸意會雨雪餽道不通野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一

四

無所掠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又聞金主晟病篤乃
夜引還兀术等既去劉麟劉猷不能獨留亦棄輜重
遁帝謂趙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
自効乃朕用卿之力也鼎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
有或問鼎曰金人傾國來攻眾皆洵懼公獨言不足
畏何也鼎曰敵眾雖盛然以劉豫邀而來非其本心
戰必不力是以知其不足畏也帝語張浚曰趙鼎真
宰相也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鼎奏金人遁
歸猶當傳采群言為善後之計於是詔前宰執議攻
戰備禦措置緩懷之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上

疏曰陛下勿以敵退爲可喜而以讐敵未報爲可憤勿以東南爲可安而以中原未復爲可耻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脩士氣未振爲可虞議者或以敵馬旣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今朝廷以東南爲根本苟不大脩守備先爲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旣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謂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若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耗損何以圖敵唯宜於防守旣固軍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一

五

政旣脩之後即議攻討乃爲得計其守備之宜則料理淮甸荆襄以爲東南屏蔽當於淮之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衆兵以臨之分遣偏帥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運下接自爲防守則藩籬之勢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然後可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大帥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爲之志而勿失機會則以弱爲強取威定亂逆臣可誅強敵可滅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爲駐蹕之所東南形勢無如建康舊都未復莫若權於建康駐蹕治城池脩宮闕立官府初營壁使租成規

模以待巡幸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忘宋特制於強敵不能自歸天威震驚必有願爲內應者宜優加撫循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所當先也又曰臣竊觀陛下臨御九年國不闢而日感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難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資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効邈乎無聞則羣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必有擾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一

六

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巳有臣如此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大槩近年閒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啟宸衷悟前日和議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加使北軍數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槩可見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場使疲於奔命哉且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

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至維揚則河北河東關
陝失矣自維揚退至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一敵騎
南牧將復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
冒風濤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惟當於國家閒暇之
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脩軍馬備器械時煥糧積
金帛敵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
上策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為退避之計夫古
者敵國善隣則有和親仇讐之邦鮮復遣使令金人
造孽之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為何如而我方且卑辭
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一 七
所費不貲使輒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
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為
此擾擾也况於吾自治自強之計動輒相妨臣願自
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二者既定擇所當為者一
切以至誠為之俟吾之政事脩倉廩實府庫充器用
備士氣振力有可為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
之勢決矣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
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
命雖強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間
耳疏奏帝賜詔褒諭

紹興五年春正月乙巳朔日有食之帝在平江府
辛亥召張浚還命韓世忠屯鎮江劉光世屯太平張
俊屯建康浚嘗以其軍從上行至是始軍于外 金
主吳乞買卒兄之孫亶立初粘沒喝兀朮等會朝上
京以暗班勃極烈之位久虛請立太祖之孫合剌金
主不得已許之合剌即亶也至是金主卒亶立追尊
其考豐王繩果為景宣皇帝妣蒲察氏為惠昭皇后
又追帝其先祖函普曰始祖烏魯曰德帝跋海曰安
帝綏可曰獻祖烏吉迺曰景祖劾里鉢曰世祖頗刺
淑曰肅宗盈歌曰穆宗烏雅束曰康宗妣皆為后復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一 八
定景祖世祖太祖太宗廟皆不祧 二月壬午帝還
臨安 丙戌以趙鼎張浚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
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鼎浚相得甚驩
人知其並相史館校勘諭樗獨曰二人 宜且同在
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
脉長若同處相位萬一不合而去則必更張是賢者
自將背戾矣尋命浚如江上議邊防 丁亥吳玠聞
虜犯淮南遣吳璘楊政乘機牽制璘等出奇兵自天
水至秦拔其城撤離喝聞秦被圍集諸道兵來援政
復擊敗之 己丑作太廟于臨安時太廟神主寓溫

州歲時委守臣薦享司封郎中林待聘言神主禮宜在都今新邑未奠請考古師行載主之義遷之行闕以彰聖孝於是始就臨安建太廟遣太常少卿張銖迎神主奉安帝行款謁禮侍御史張致遠言創建太廟甚失興復大計殿中侍御史張絢亦言去年建明堂今年立太廟是將以臨安為久居之地不復有意中原不報 閏月丁未胡松年罷 置總制司命戶部尚書章誼措置財用以孟庾提領總制司先是帝在揚州四方貢賦不以期至呂頤浩葉夢得等言政和間陳享伯為陝西轉運使創經制錢大率添酒價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一

九

增稅額官賣契紙與凡公家出納每千狀頭子錢二十三文其後行之東南及京東西河北歲入數百萬緡所補不細今邊事未寧費用日廣請復行之諸路一歲無慮數百萬計賢於緩急暴歛多矣帝從之至是因經制之額增折為總制錢歲收至七百八十餘萬緡 三月乙未張浚視師潭州浚以建康東南都會而洞庭據上流恐楊太滋蔓為害請乘其急討之至醴陵釋邑囚數百皆太謀者給以文榜俾招諭諸若皆驩呼而去於是相率來降 夏四月丁未罷諸州鎮撫使先是陳規守德安七年賊不敢犯召入

朝乞罷鎮撫使帝從之不復除至是盡罷 封周後柴叔夏為崇義公 甲子大皇上帝崩于金年五十四遺言欲歸葬內地金主亶不許時兵部侍郎司馬朴與奉使朱弁在燕山聞之共議制服弁欲先請朴曰為臣子聞父君之喪當致其哀尚何請設請而不許奈何遂服斬衰朝夕哭金人義之而不責洪皓在冷山聞之北向泣血操文以祭其詞激烈聞者揮涕 史臣曰徽宗之失國也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疎斥正士狎近姦諛於是蔡京以儂薄巧佞之資濟其驕奢淫佚之志溺信虛無崇飾游觀困竭民力君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一

十一

臣逸豫相為誕謾怠棄國政日行無稽及童貫用事又勤兵於遠稔禍速亂遂致國破身辱豈得諉諸數哉自古人君玩物喪志縱欲敗度鮮不亡者徽宗特甚焉爾 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文靖公楊時卒時奉祠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為事東南學者推時為程氏正宗胡宏羅從彥皆其弟子卒年八十三從彥南劍人初為博羅主簿聞時得程氏之學慨然慕之及時為蕭山令從彥徒步往學見時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既卒業歸築室山中絕意仕進學者稱為豫章先生朱熹謂龜山倡道東

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豫章一人而已延平李侗初從從彥學從彥令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退居山中謝絕世故凡四十年其接後學答問不倦嘗曰學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自見學者稱爲延平先生朱熹嘗從侗受學每稱侗姿稟勁特氣態豪邁而克養完粹無復圭角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無甚可否及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 五月辛巳遣忠訓郎何薜使金中書舍人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一

十一

胡寅上疏言女貞犯驚陵寢戕毀宗廟劫質二帝塗炭生民乃陛下之大讐也自建炎丁未至紹興甲寅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爲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見二帝之面得女真之要領因講和而能息兵者誰歟但見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繼失險矣夫女真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恨在劫質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必矣何爲復出此謬計邪苟曰姑爲是豈有脩書稱臣厚費金帛而成就一姑息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一

十一

之事也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効可考矣况歲月益久虜情益闕必無可通之理也適觀何薜之事恐和說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疏入詔褒諭之會張浚奏言使事兵家機權後將闢地復土終歸於和未可遽絕乃遣薜行寅因乞外知邵州 已且以孟度知樞密院事 趙鼎請以行宮新作書院爲資善堂命建國公瑗聽讀且薦徽猷閣待制范冲兼翊善起居即朱震兼贊讀朝論二人極天下之選帝命瑗見之皆設拜後岳飛詣資善堂見瑗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尋以伯致爲和州防禦使賜名璩 六月乙巳行常州布衣陳得一所造統元歷 岳飛奉命討楊太于洞庭而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法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其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戰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乘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歸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至潭州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襲周

倫皆殺之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受
王燮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
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
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朝議
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
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
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
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是以難若以
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托使孤立
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一

三

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
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
兩日欽說全琮劉詵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
來也杖之復遣去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太負固
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
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
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
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塞舟輪礙不行飛急擊之
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
巨木撞其舟盡壞太技窮赴水死飛入賊壘餘酋驚

曰何神也俱請降衆凡二十餘萬飛親行諸砦慰撫
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捷書至潭浚
嘆曰岳侯神筭也黃誠斬楊太首挾鍾子儀周倫詣
浚降湖湘悉平初太恃其險官軍自陸襲則入湖水
攻之則登岸因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
言爲識云 秋七月己卯孟庾罷 冬十月張浚還
自潭州時湖湘平浚奏遣岳飛屯荆襄以圖中原乃
自鄂岳轉淮東會諸將議防秋之宜帝賜詔趣歸及
至勞問曰卿暑行甚勞群寇就招撫成朕不殺之仁
卿之功也召對便殿浚進中興備覽四十一篇帝嘉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一

十四

嘆置之坐隅 乙卯以李綱爲江西制置大使 十
一月徵和靖處士尹焞于涪州初金人陷洛禕闔門
被害焞死復甦門人昇至山谷中而免劉豫聘之不
從以兵恐之焞自涪州奔蜀至閬得程頤易傳拜受
之因止於涪關三畏齋以居州人不識其面至是范
仲舉以自代 金伐蒙古蒙古在女真之北唐爲蒙
兀部亦號蒙骨斯其人勁悍善戰夜中能視以鮫魚
皮爲甲可捍流矢金主命萬戶胡沙虎將兵擊之
紹興六年春二月甲寅以折彥質簽書樞密院事
韓世忠聞劉豫聚兵淮陽卽引軍渡淮傍符離而北

至其城下爲賊所圍奮戈潰圍而出不遺一鏃呼延通與金將牙合勃堇搏戰扼其吭而擒之乘銳掩擊金人敗去遂進兵圍淮陽賊約受圍一日則舉一烽至六烽俱舉兀術與劉猷皆引兵至世忠求援於張俊俊以世忠有見吞意不從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陣者二人遂引去世忠復還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 癸亥沈與求罷 張浚會諸將于鎮江遣張俊屯盱眙韓世忠屯楚州浚每稱二人可倚大事故並命之世宋資治通鑑卷三十一 五

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仗節死義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邪安石政事壞人才學術壞人心三經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且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爲世龜鑒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楊雄不死王莽之篡而著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曰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馮道事四姓八君安石乃曰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疏入帝大喜授左司諫賜三品服宋資治通鑑卷三十一 六

忠至楚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卒同力役夫人梁氏親織箔爲屋將士有怯戰者世忠遺以巾幘設樂大晏俾婦人粧以耻之故人人奮勵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爲重鎮 夏四月甲辰劉豫陷唐州 岳飛以母喪扶櫬還廬山累表乞終制不許起復爲京湖宣撫副使 六月甲寅張浚撫師淮上命劉光世屯合肥以招北軍楊沂中領精騎以佐張俊岳飛屯襄陽以圖中原且謂飛曰此君素志也 地震求直言秋七月以郭浩知金州邵隆知商州經理商虢八月庚子陳公輔召還爲吏部員外郎言今日之禍

劉光世復壽春 吳玠爲宣撫副使專治戰守於財計不問盈虛一切以軍期趣辦于轉運使趙開數以饋餉不繼訴于朝開亦自劾老憊求去朝廷爲之交解乃以席益爲制置大使位宣撫副使上州軍兵馬並隸大使司邊防重事仍令宣撫司處置益至四州頗侵用軍期錢開復訴于朝又數增錢引以益軍計猶不給朝廷以開益不協乃召開赴行在而以李迨代之自金人犯陝蜀開職饋餉軍用無乏其後計臣屢易於開經畫無敢變更然茶鹽權酷奇零絹布之征遂爲蜀常賦則開作俑之責不能逃焉益尋亦以

母喪去 張浚奏東南形勢莫重於建康實為中興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北望中原常懷憤惕不敢暇逸而臨安僻在一隅內則易生安肆外則不足以號召遠近繫中原之心請臨建康撫三軍以圖恢復會謀報劉豫將南寇趙鼎議幸平江遂命秦檜孟庾留守並叅決尚書省樞密院事檜自被斥會與金議和稍復其官知温州紹興府又以張浚薦授醴泉觀使兼侍讀至是漸用事 岳飛累戰皆捷遣牛勗復鎮汝陽軍楊再興復河南長水縣張浚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響應者已而忠義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一

七

杜梁與等果歸之飛復及偽齊李成孔彥舟連戰至蔡州克其城 九月丙寅朔帝如平江 岳飛遣王貴郝叟董先下虢州盧氏縣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會劉豫屯兵窺唐州飛遣貴等攻破之焚其營飛奏進取中原不許壬午召貴等引還鄂州劉豫聞張浚會諸將于江上榜其罪逆將進兵討之告急于金請先出師南侵而乞師救援金主亶召諸將相議之蒲盧虎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其開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兵連禍結愈無休期從其請則豫狀其利敗則我受其弊况前年

因豫出師嘗不利于江上矣奈何許之金主遂不許豫而遣兀朮提兵黎陽以觀釁於是冬十月丁酉豫僉鄉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麟率中路兵由壽春以犯合肥倪率東路兵由紫荆山出渦口以犯定遠孔彥舟率西路兵由光州以犯六安時張俊楊沂中韓世忠岳飛劉光世分屯諸州而沿江上下無兵趙鼎深以為憂移書張浚欲令俊與沂中同保合肥俊以為然乃遣沂中張宗顏等分道禦之且令沂中趣濠州以與張俊合因謂沂中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功會邊報日急張俊劉光世皆張賊勢以聞浚以書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一

九

戒二將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為哉今日之事有進戰無退保及劉麟進逼合肥趙鼎曰今賊渡淮當急遣張俊合光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帝善之然慮俊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下而手札付俊令俊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浚上言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為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何所恃乎願朝廷勿專制

于中使諸將有所觀望也帝手書報浚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由是異議乃息沂中兵至濠光世已舍廬州將趣采石淮西大震浚聞之令呂祉馳往光世軍諭之曰有一人渡江卽斬以徇光世不得已復還廬州與沂中俊等相應劉猷軍至淮東爲韓世忠所阻乃引趨定遠劉麟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次于濠壽之間張浚以兵拒之猷率衆犯定遠欲趣宣化以寇建康沂中以兵二千進禦與猷前鋒遇于越家坊敗之猷恐孤軍深入爲王師所襲乃欲趨合肥與麟合而後進至藕塘沂中復遇之猷據山列陣矢下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一

九

如用沂中急擊之使統制吳錫率勁卒五千突入其軍猷衆潰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而自以精騎衝其脅大呼曰賊破矣賊衆錯愕駭視張宗顏自泗來乘背擊之張浚大軍復與戰于李家灣賊衆大敗橫屍滿野猷以首抵謀主李愕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卽與數騎遁去沂中躍馬叱之餘衆皆怖而降麟在順昌聞猷敗亦拔砦去沂中及王德乘勢追麟至南壽春而還孔彥舟亦解光州圍而去北方大恐金人聞豫敗來詰其狀始有廢豫之意西遼耶律大石死夷列幼遺命其后蕭氏權國稱制號感天

皇后 十二月甲午朔張浚還自鎮江 戊戌韓世忠敗金人于淮陽 張浚在江上遣叅議軍事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趙鼎每抑之帝謂鼎曰他日浚與卿不和必呂祉也旣而浚因論事語意微侵鼎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呂祉離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帝曰俟浚還議之及浚還鼎與折彥質請帝回蹕臨安浚奏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三歲之間陛下一再臨江士氣百倍乞乘勝攻河南而車駕幸建康又言劉光世驕惰不戰請罷其軍政鼎言得河南固易爾能保金人不內侵乎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一

十

且光世界世爲將將卒多出其門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而帝多從浚議鼎求退益力遂罷知紹興府鼎與浚爲相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條而置之座右次第奏行之故列要津者多一時之望人號爲小元祐帝嘗親書忠正文德四字及尚書一帙賜之曰書載君臣相戒飭之言所以賜卿欲共由斯道鼎頓首謝 丙午折彥質罷以張守叅知政事 己未陳公輔上疏言今世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之學相率從之倡爲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孟軻傳之願願死遂無傳焉

狂言恠語滯說鄙論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為賢士大夫捨此皆非也乞禁止之遂詔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子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時方召尹焞焞願門人也公輔之意盖有所指云

紹興七年春正月癸亥朔帝在平江府 詔移蹕建康 癸未以陳與義叅知政事沈與求同知樞密院事 乙酉以張浚兼樞密使自元豐改官制密院不置使至是復置 丁亥何薜還自金始聞道君皇帝及寧德皇后鄭氏相繼崩帝成服百官七上表請遵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二

主

以日易月之制知嚴州胡寅上疏請服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帝欲遂終服張浚言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必思所以奉宗廟社稷今梓宮未返天下塗炭願陛下揮淚而起歛髮而趨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帝乃命浚草詔告諭羣臣外朝勉從所請宮中仍行三年之喪太上皇廟號曰徽宗太后尊謚曰顯肅浚又請命大將率三軍發衣成服俾中外感動退而上疏曰陛下思慕兩宮憂勞百姓臣每感慨誓殲敵讐十年之間親養缺然爰及妻孥莫之私顧亦欲遂陛下孝養之心拯生民於塗炭昊天不弔禍變忽生

使陛下抱無窮之痛罪將誰執念昔陝蜀之行陛下命臣曰我有大隙于此刷此至耻惟爾是屬而臣終噫成功使敵無憚今日之禍端自臣致乞賜罷黜帝詔浚起視事浚再疏待罪不許時帝遇朔望猶率羣臣遙拜淵聖中丞廖綱言禮有隆殺兄為君則君之已為君則兄之可也但歲時行家人禮於內庭從之以秦檜為樞密使 金初用司天楊紱所造大明歷 二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庚子遣王倫如金為奉迎梓宮使陛辭帝命謂撻懶曰河南之地上國既不有與其付劉豫曷若見歸 三月辛未帝如建康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二

主

以呂祉叅謀都督府軍事張宗元為叅議官 戊寅以沈與求知樞密院事 帝嘗謂輔臣曰宣和皇后章氏春秋高朕朝夕思之不遑寧處屈已講和正為此爾至是從翰林學士朱震之請已卯下詔遙尊為皇太后 劉光世在淮西素無紀律張浚言其沉酣酒色不恤國事語以恢復意氣怫然乞賜罷黜會光世引疾請解兵柄乃拜少師萬壽觀使奉朝請以其兵隸都督府浚因分為六軍命呂祉往節制之張守曰必欲改圖須得聞望素高能服諸將之心者乃可社不可用也浚不從 夏四月丁未岳飛自鄂入

見拜太尉繼除宣撫使以王德鄺瓊兵隸之帝詔德瓊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見帝數論恢復之畧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息觀釁耳臣願陛下假臣月日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豫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畧兩河如此則逆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復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圖大舉會秦檜主和議遂不以德瓊兵隸飛而請詔飛詣張浚

宋資治通鑑卷三十二

三十二

四十一

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為都統而命呂祉以都督叅謀領之何如飛曰德與鄺瓊素不相下一旦壓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俊楊沂中如何飛曰張宣撫飛之舊帥也其人暴而寡謀沂中視德等耳亦豈能御此軍哉浚艷然曰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軍為念哉飛既忤浚即日上章乞終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山廬母墓側浚怒遂以張宗元權宣撫判官監其軍五月張浚薦胡安國帝召之將行聞陳公輔乞禁程頤之學乃上

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願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從願學是入室不由戶也夫願於易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原於春秋見於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諸經語孟皆發其微旨而知其入德之方則狂言恠語豈其文哉孝弟顯於家忠誠動於鄉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與則高視闊步豈其行哉自嘉祐以來願與兄顥及邵雍張載皆以道德名世著書立言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師尊之及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仍詔館閣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二

三十二

四十一

哀其遺書羽翼六經使邪說者不得作而道術定矣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除知永州安國辭遂復典祠六月乙巳沈與求卒與求被遇歷御史三院知無不言前後幾四百奏帝以其淹練通達克已聽納累詔趣岳飛還職飛不得已趨朝待罪帝慰遣之及張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飛至鎮奏言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為老壯以逆順為強弱萬全之効可必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

願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奉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 初金王吳乞買召粘沒喝為相以訛里朵代守雲中粘沒喝遂失兵柄蒲盧虎欲挫粘沒喝因其所善尚書左丞高慶裔以贓賄下獄粘沒喝乞免官為庶人以贖其罪金王不許慶裔臨刑粘沒喝哭與之別慶裔曰公早聽我言豈有今日蓋慶裔嘗教之反凡粘沒喝之黨連坐者甚眾 秋七月粘沒喝恚悶絕食縱飲而死 八月以張浚為淮西宣撫使王德為淮西都統制鄧瓊副之瓊與德素等夷不相下及呂祉還朝德瓊列狀交訴于都督府及御史臺乃召德還建康而命楊沂中為淮西制置使劉錡副之往屯廬州祉復至廬州瓊又訟德祉諭之曰張丞相但喜人向前倘能立功雖大過亦闕略况小嫌邪當為諸公辨之保無他虞瓊等感泣事小定祉乃密奏乞罷瓊及統制靳賽兵權書吏漏語于瓊瓊令人遮祉所遣郵置盡得祉所言大怨怒會聞朝廷命楊沂中等為大帥而召已赴行在大懼遂謀叛諸將晨謁祉瓊袖出文書示中軍統制張璟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邪祉大驚欲走不及為瓊所執璟及兵馬鈐轄喬

仲福統制劉永衡皆死 乙未瓊遂帥全軍四萬人渡淮降劉豫祉北去距淮二十里祉下馬止謂瓊曰劉豫逆賊我豈可見之眾逼祉下馬祉罵曰死則死於此又諭其眾曰劉豫逆臣爾軍中豈無英雄乃隨鄧瓊去乎眾頗感動凡千餘人環立不行瓊恐搖動眾心急策馬先渡祉遂遇害時有得祉括髮之帛歸吳中者祉妻吳氏持帛自縊以徇葬聞者哀之劉錡吳錫以兵追瓊不及而還詔張浚自盱眙移屯廬州於是張浚始悔不用岳飛言飛乞進討瓊不許詔駐師江州為淮浙援

曰浚措置失當誠為有罪然其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不報 閏月丙寅以尹焞為崇政殿說書初焞被召以疾辭范冲奏給五百金為行資命曹臣至涪親遣焞始就道會陳公輔攻程氏之學焞至九江遂爾不進張浚言焞拒劉豫之節且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焞至建康復以疾辭帝曰焞可謂恬退矣趣召入見命為秘書郎兼說書 張俊棄盱眙還建康 十一月丁未金人襲汴執劉豫廢為蜀王初豫由粘沒喝高慶裔得立故奉二人特厚兀朮及諸將多憾之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十三

二

豫兵敗藕塘金人欲廢豫及粘沒喝死岳飛因遣間齎蠟書與豫約同誅兀朮才得書大驚馳白金主於是廢豫之意益決會豫請立麟為太子金主亶曰徐當咨訪河南百姓豫雖意沮而猶日遣使乞師南侵金乃建元帥府于太原令豫兵悉聽節制而以東拔為左都監屯太原捷不也為右都監屯河間復分戍陳蔡汝亳穎許諸郡至是尚書省奏豫治國無狀金主遂令捷懶兀朮偽稱南侵以襲之將至汴遣人召劉麟渡河議事麟以二百騎至武城兀朮麾騎翼而擒之遂馳入汴豫方射講武殿兀朮從三騎突入東華

門下馬逼豫出見執其手偕至宣德門強乘以羸馬露亦夾之囚于金明池翌日集百官宣詔責豫而廢之其詔有曰建爾一邦逮茲八稔尚勤兵戍安用國為仍以鉄騎數千圍宮門遣小校巡閭巷問宣言曰自今不僉汝為軍不取汝免行錢為汝敲殺貌事人請汝舊主少帝來由此人心稍安置行臺尚書省于汴以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胡沙虎為汴京畱守李儔副之諸軍悉令歸農聽宮人出嫁得金一百二十萬兩銀一千六百餘萬兩米九十餘萬石絹二百七十萬匹錢九千八百七十餘萬緡豫求哀於二帥捷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十三

三

懶謂之曰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燃頂煉臂號泣今汝廢無一人憐者汝何不自責也豫語塞十二月與家屬徙臨潢岳飛奏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韓世忠亦上疏言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皆不報 十二月癸未王倫自金將還捷懶送之曰好報江南自今道塗無壅和議可成倫至入對言金許還梓宮及太后且許歸河南地帝喜曰若金人能從朕所求其餘一切非所較也逾五日復遣王倫奉迎梓宮于金 紹興八年春正月戊子朔帝在建康府 戊戌張守

罷帝議還臨安張守言建康自六朝爲帝王都氣象
雄偉且據都會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禦疆敵陛
下席未及暖今又巡幸百司六軍有勤動之苦民力
邦用有煩費之憂願少安于此以繫中原民心趙鼎
不可守遂求去出知婺州 二月丙寅胡安國進春
秋傳詔加安國寶文閣直學士自王安石廢春秋不
列於學宮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天下事物無
不備於此乃傳心之要典也而人主不得聞講說學
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夷變夏殆由乎此因潛
心二十餘年著春秋傳以成其志至是上之帝謂深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十三

四

得聖人之旨詔進一官命未下而卒賜諡文定安國
疆學力行以聖人爲標的志於康濟斯民見中原淪
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其身雖數以罪去愛君憂國
遠而彌篤風度凝遠視天下萬物無一足嬰其心自
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爲稱首謝良
佐嘗語人曰胡康侯如隆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
挺然獨秀者也 戊寅帝自建康至臨安自是始定
都矣一日內侍移竹栽入內趙鼎見之責曰艮嶽花
石之擾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轍邪因奏其事帝改容
謝之又有戶部官進錢入宮者鼎召至相府切責之

翌日問帝曰其人獻錢邪帝曰朕求之也鼎曰其人
不當獻陛下不當求遂黜其人於遠郡 三月庚寅
以劉大中叅知政事王庶爲樞密副使 壬辰以秦
檜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初張浚嘗與
趙鼎論人才浚極稱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
措足矣及鼎再相檜在樞密一惟鼎言是從鼎由是
深信之言檜可大任於帝而不知爲檜所賣也檜既
相制下朝士相賀獨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愛色曰姦
人相矣聞者皆以其言爲過 甲午陳與義罷初朝
廷議與金和趙鼎言人多謂中原有可圖之勢宜便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十三

五

進兵恐他時咎今日之失機與義曰若和議成豈不
賢於用兵帝然之至是以疾出知湖州 夏四月詔
王庶視師江淮庶素有威望臨發勞師於都教場便
服坐壇上自大將以下悉戎服步由轅門庭趨受命
拜賜而出莫敢仰視至淮上遂移張俊下張宗顏軍
淮西巨師古屯太平州分韓世忠一軍屯天長泗州
緩急爲聲援以劉錡軍駐鎮江以固根本 五月丁
未王倫至會寧見金主首謝廢劉豫次致使指會捷
懶自河南還言于金主請以廢齊舊地與宋金主命
羣臣議幹本力言不可東京晉守訛魯觀曰我以地

與宋宋必德我阿懶折之曰我俘宋人父兄怨非一日若復資以土地是助讐也何德之有勿與便蒲盧虎位在幹本上捷懶訛曾親附之由是蒲盧虎執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遂遣倫及其太原少尹烏陵思謀太常少卿石慶來議事將至帝命吏部侍郎魏和館伴之和以為御史時嘗言和議之非不可奉詔因備論敵情之不可信秦檜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和曰第恐敵不以誠待相公耳檜乃改命吳表臣思謀等至臨安入見帝謂輔臣曰先帝梓宮果有還期雖待二三年尚庶幾惟是太后春秋高朕且夕思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三

六

念欲早相見此所以不憚屈已冀和議之速成也朝臣多言其不可帝怒趙鼎曰陛下於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讐今屈已請和不憚為之者以梓宮及母后耳羣臣憤懣之辭出於愛君不可以為罪陛下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為之但得母后及梓宮還敵雖渝盟吾無憾帝從其言眾議遂息 金以經義詞賦取士 六月壬戌賜衍聖公孔玠衢州田凡五頃以奉先聖祠事時玠僑于衢也 秋七月辛亥彗星見 秦檜復請遣王倫如金定和議及申問諱日左正言辛次膺以國耻未雪義難講好凡七上

疏力諫不報乃以母疾求補外詔從之 八月金始頒行官制初金太祖用漢言賞左企弓等因置中書省樞密院于廣寧而其國用事者未改女真官號斜也幹本當國勸用漢官制度略倣中國之制立省寺府司太宗嘗下詔改定而未畢至是置三師三公三省六曹臺院寺監等官宇文虛中為之參定其制金會寧即海古之地金之舊土也按出虎水源于此故名金源初稱為內地至是陞為上京會寧府改遼上京臨潢府為北京而東京遼陽西京大同南京大興中京大定府則仍舊云 冬十月丁巳罷參知政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三

七

事劉大中大中與趙鼎不主和議秦檜忌之薦蕭振為侍御振入臺即劾大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 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為去就矣 廊延故將李世輔綬德清澗人自唐以來世襲蘇尾九族都巡檢使世輔年十七隨父未奇出入行陣金人犯廊延經略王庶募間者世輔往應募有敵人夜宿陶穴世輔繩陶穴中得十七人皆殺之取首二級馬二疋餘馬悉折其足庶大奇之補充隊將由是知名遷副將金人陷延安授未奇父子官未奇聚泣曰我宋臣也世襲國恩乃為彼用邪會劉豫令世輔帥馬

軍赴東京永奇密戒之曰汝若得乘機即歸本朝無以我故貳其志事成我亦不朽矣世輔至東京劉麟喜之授南路鈐轄乃密遣其客雷燦以蠟書赴行在及豫廢兀朮以萬騎馳獵淮上與世輔獨立馬圍場間世輔戒吳俊往探淮水可渡馬處欲執兀朮歸朝俊還世輔馳問之爲竹刺傷馬而止兀朮授世輔知同州世輔至鄜省父永奇教世輔曰同州入南山乃金人往來驛路汝可於此擒其酋渡洛渭由商號歸朝第報我知我當以兵取延安而歸世輔赴同州即遣王士成等持書由蜀至吳報歸朝事金撒離喝來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三

八

四

同州世輔以計執之馳出城至洛河舟船後期不得渡與追騎屢戰皆捷世輔憇高原望追騎益多撒離喝搏頰求哀世輔乃與折箭爲誓不得殺同州人及害我骨肉撒離喝許之遂推之下山崖追兵爭救得免世輔携老幼長驅而北進鄜城縣急遣人告永奇即挈家出城至馬翅谷爲金人所及家屬三百口皆遇害世輔僅以二十六人奔夏甲戌趙鼎罷初中書舍人潘良貴以戶部侍郎向子諲奏事久叱之退帝欲抵良貴罪中丞常同爲之辨帝欲併逐同鼎奏子諲雖無罪而同良貴不宜逐帝不從命下給事

中張致遠謂不應以一子諲出二佳士不書黃帝怒顧鼎曰固知致遠必繳駁鼎問何也帝曰與諸人善蓋已有先入之言由是不樂鼎奏檜繼畱身奏事及出鼎問帝何言檜曰上無他恐丞相不樂耳會殿中侍御史張戒論給事中勾濤濤言戒擊臣乃趙鼎意因詆鼎結臺諫及諸將帝聞益疑鼎乃引疾求罷且言劉大中持正論爲章惇蔡京之黨所嫉臣議論出處與大中同大中去臣何可畱乃出知紹興府入辭言于帝曰臣去後必有孝悌之說脅制陛下者將行檜率執政餞之鼎不爲禮一揖而去檜益憾之鼎自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十三

九

再相無所施焉或以爲言鼎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癩當靜以養之若復攻砭必損元氣矣後王庶入對帝曰趙鼎兩爲相於國有大功再替親征皆能決勝又鎮撫建康回鑾無虞他人所不及以勾龍如淵爲御史中丞先是宰執入見秦檜獨畱身言臣僚畏首尾多持兩端此不足以論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專與臣議勿許羣臣預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檜復畱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堅檜猶以爲未也復進前說又三日檜復畱身奏事如初知帝意不移乃始出文字乞決和議然猶以羣臣

為患中書舍人勾龍如淵為檜謀曰相公為天下大計而邪說橫起何不擇人為臺諫使盡擊去則事定矣檜大喜即擢如淵為中丞劾異議者卒成檜志

丁丑王倫至金金主以其右司侍郎張通古簽書宣徽院事蕭拆為江南詔諭使許歸河南陝西地與倫偕來通古至泗州要所過州迎以臣禮知平江府向子諲不肯拜且上言和議之非遂乞致仕通古至臨安要帝待以客禮檜未見國書疑為封冊欲帝屈已以受之帝曰朕守太祖太宗基業豈可受金人封冊於是朝論籍籍楊沂中解潛韓世良相率見檜曰

宋資治通鑑卷之三十三

十

軍民洶洶若之何退又白之臺諫中丞勾龍如淵詣都堂與檜議召倫責之曰公為使通兩國好凡事當於彼中反覆論定安有同使至而後議者倫泣曰倫涉萬死一生往來虎口者數四今日中丞乃責倫如此檜等共解之曰中丞無他亦欲激公了此事耳倫曰此則不敢不勉如淵謂檜曰但取金書納之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給事中樓炤亦舉諫陰三年事以告檜遂以檜攝冢宰詣館受書而倫亦以計說通古通古從之檜至館見通古受其書通古欲百官備禮檜使省吏朝服導從以書納于禁中人情始安通古

入見言先歸河南陝西地徐議餘事先是倫使金從趙鼎受使指鼎言問禮數則答以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答以大河為界二事使者之大指或不從則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還有詔諭江南之名帝歎息謂王庶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邪初檜王和議命韓世忠移屯鎮江世忠言金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留此軍蔽遮江淮因力論和議之非願效死節率先迎敵若不勝從之未晚章數上皆慷慨激切且請單騎詣闕面奏帝不許及通古來以詔諭為名世忠四上疏言不可從願舉兵決戰兵勢最重處

宋資治通鑑卷之三十三

十一

臣請當之且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為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不報及通古還世忠伏兵洪澤鎮將邀殺之以壞和議不克而罷 十一月甲申以孫近參知政事 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曾開當草國書辨其體制是非論之不聽遂請罷改兼侍講秦檜以溫言慰之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為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高麗之於本朝耳開曰主上以威德登大位公當強兵富國尊主庇民柰何自卑辱至此非開所聞也復引古誼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

故事檜獨不知也開又詣都堂問計果安出檜曰聖
意已定尚何言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檜但欲濟國事
耳然猶慮羣言 辛丑詔金國遣使入境欲朕屈已
受和在朝侍從臺諫其詳思條奏和好得失於是開
與從官張壽晏敦復魏仁李彌遜尹焞梁汝嘉樓炤
蘇符薛徽言御史方廷實館職胡珵朱松張擴凌景
夏常明范如圭馮時中許忻趙雍皆極言不可和提
舉洞霄宮李綱亦上疏言朝廷使王倫使金國奉迎
梓宮往返屢矣今倫之歸與虜使偕乃以詔諭江南
為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三

十二

四百七

禮也臣在遠方不知其曲折然以愚意料之虜為此
名以遣使其要求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
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
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我
賂廣其數日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南為界
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
測貪婪無休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
必繼有號召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騎入覲或使移
易宰相或使改革政事或竭取賦稅或腹削土宇從
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為兵端以為

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疏入
不省胡銓杭疏言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
井無賴頃緣宰臣不職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
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
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欲劉豫我也
陛下柰何以祖宗之天下為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
位為金藩臣之位陛下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
污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朝廷宰執盡
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時
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以無禮如劉豫也哉今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三

十三

四百七

倫之議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
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
說啗陛下哉然而率無一驗則虜之情偽已可知矣
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誓而不
報含垢忍耻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
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况金醜虜變詐百
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
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
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謂痛哭流涕長太息矣
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

道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孫近傳會檜議遂得參政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嗚呼參贊大臣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邪臣竊謂檜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寧能處小朝廷求活邪書上檜以銓狂妄凶悖鼓衆劫持詔除名編管昭州仍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三 十四 四百一

秦檜既定和議將揭榜以吏部尚書李光有人望欲藉之同押榜以息浮議乃請於帝而用之光既受命遂於尚書省榜諭金國使來盡歸河南陝西故地通好於我許還梓宮及母兄親族餘無需索 甲戌以韓肖胄簽書樞密院事 紹興九年 春正月丙戌以金國通和大赦河南新復州軍直學士院樓炤草赦文略曰乃上穹開悔禍之期而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張浚在永州上疏言燕雲之舉其鑑不遠虜自宣和以來挾詐反覆傾我國家蓋非可結以恩信者借令虜中有故上下分離天屬蓋歸河南遂復我必德其厚賜謹守信誓數年之後人情益解士氣漸消彼或內變旣平指瑕造釁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辭以對顧事理可憂又有甚於此者陛下積意兵政將士漸孚一旦北面虜聽其號令小大將帥孰不解體蓋自堯舜以來人主奄有天下非兵無以立國未聞委質可以削平禍難者前後凡五上疏皆不報岳飛在鄂州聞金將歸河南地上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秦檜啗之及赦至鄂飛又上疏力陳

和議之非至有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
燕雲終欲復讐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
之語疏入檜益怒遂成讐隙和議成例加爵賞飛加
開府儀同三司力辭言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
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
賞取咲敵人詔不受命帝温言獎譽之飛乃受命
吳璘在熙州其幕客擬為賀表璘愀然曰在朝廷休
兵息民誠天下慶璘等叨竊不能宣國威靈亦可愧
矣但當待罪稱謝可也 戊子遣判大宗正事士褒
兵部侍郎張燾詣河南修奉陵寢初史館枝勘范如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十一 上六

為非固辭不拜 以王倫為東京留守交割地界又
以周聿為陝西宣諭使方廷實為三京宣諭使廷實
至西京先朝陵寢自永昌而下皆遇發掘而泰陵至
暴露廷實解衣覆之歸以白帝秦檜怒之尋以路允
迴為南京留守孟庾兼東京留守李利用權留守西
京 吳玠與金人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次
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和議之成帝以玠功高授開
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陝西階成等州皆聽節制
遣內侍奉手札以賜至則玠病甚扶掖聽命 三月
王倫至汴見兀朮交割地界得東西南三京壽春府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十一 七

言父母妻子之亡切齒疾首恨不即死願得二十萬
人生擒撤離喝取陝西五路歸於夏世輔亦得報不
共戴天之讐夏主曰爾能立功則不靳借兵時有酋
豪號青面夜叉者久爲夏國患乃令世輔圖之世輔
以三千騎晝夜疾馳奄至其帳擒之乃還夏主大悅
卽出二十萬騎以文臣王樞武臣唃訛爲陝西招撫
使世輔爲延安招撫使世輔至延安總管趙惟清大
呼曰郎延今復歸朝已有赦書世輔取赦文觀之因
與官屬列拜大哭乃以舊部八百餘騎往見王樞唃
訛諭之曰世輔已得延安府見講和赦書招撫可以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三

九

本部軍歸國唃訛不從曰初經略乞兵來取陝西今
既到此乃令我歸邪世輔知勢不可乃出刀斫唃訛
不及擒王樞縛之夏人以鐵鷄子軍來世輔以所部
拒之馳揮雙刀所向披靡夏兵大潰殺死蹂踐無慮
萬人獲馬四萬匹世輔揭榜招兵每得一人予馬一
匹旬日間得驍勇少壯者萬人乃擒害其父母弟姪
者斬于東市行至鄜州有馬步軍四萬餘吳玠遣張
振撫諭之曰兩國見議和好不可生事世輔遂見玠
于河池玠遣詰樓炤于長安炤承詔以爲護國軍承
宣使樞密行府前軍都統制送之朝五月丙午世輔

乃率部下三千南來帝撫勞再三賜名顯忠 六月
辛亥夏主乾順卒于仁孝立改元大慶號乾順曰崇
宗 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武安公吳玠卒玠
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置座右積久墻牖皆格言
也用兵本孫吳務遠略不求近小利故能保必勝御
下嚴而有恩虛心請受雖身爲大將卒伍最下者得
以情達故士樂爲之死選用將佐視勞能爲高下先
後不以親故權貴撓之卒年四十七贈少師自富平
之敗金人專意圖蜀微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
人思之立祠以祀 士褒張壽至鄂岳飛請以輕騎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三

九

從洒掃實欲觀釁以伐謀秦檜白止之士褒出蔡頴
河南百姓歡迎夾道以喜以泣曰父隔王化不圖今
日復爲宋民遂入栢城披歷榛莽隨宜葺治禮畢而
還詔封士褒爲齊安郡王張壽奏疏曰金人之禍上
及山陵雖殄滅之未足以雪此耻復此讐也必不可
恃和盟而忘復讐之大事帝問諸陵寢何如壽不對
惟言萬世不可忘此賊帝默然秦檜患之出壽知成
都府 秋七月以胡世將爲四川宣撫副使世將精
神明悟閑習吏治初除宣撫諸將皆賀世將語之曰
世將不習騎射不知虜情朝廷所以遣來者襲國家

故事以文臣爲制將爾軍事一無改吳宣撫之規各
推誠心共濟國事可也諸將皆拜讞 金宋王蒲盧
虎自以太宗長子跋扈尤甚竟王訛魯觀爲左丞相
復附之撻懶方持兵柄遂相與謀反事覺蒲盧虎訛
魯觀皆伏誅以撻懶屬尊釋不問 王倫如金兀朮
言于金主曰撻懶蒲盧虎主割河南與宋必有陰謀
今宋使在汴勿令踰境倫聞之卽遣介具言于朝會
孟庾至汴倫卽解留鑰將使之赴金國議事行至中
山會撻懶等反金人執之倫見金主于御子林致使
指金主不答而令翰林侍制耶律紹文爲宣勸官問
倫知撻懶罪否倫對不知又問無一言及歲幣反求
割地汝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邪倫曰比蕭哲以
國書許歸梓宮太母及河南地天下皆知上國尋海
上之盟與民休息使人奉使通好兩國耳紹文復曰
卿留雲中已無還期及貸之還曾無以報反間貳我
君臣耶乃遣副使藍公佐還議歲貢正朔誓命等事
及索河東北士民之在南者而徙倫拘于河間以待
報命之至時皇后邢氏崩于五國城金人祕之 八
月金以撻懶杜充爲行臺左右丞相撻懶謂使者曰
我開國功臣也何罪而使我降與杜充爲伍耶遂復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三

十一

與翼王鶻懶等謀反事覺且疑撻懶與宋陰結故主
割地遂命誅之撻懶南走追而殺之于祁州其黨皆
死 知邵州王彥卒彥當建炎初屢敗大敵威聲振
河朔號稱名將時方撓于和議遽召之還又奪其兵
柄而使之治郡士議惜之 冬十二月甲子李光罷
光初謂可因和爲自治之計故置榜不辭及秦檜議
撤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光始極言戎狄狼子野心
和不可恃備不可撤檜惡之光復折檜于帝前曰觀
檜之意是欲壅蔽陛下耳目盜弄國權懷姦誤國不
可不察檜大怒光遂求去 金胡沙虎攻蒙古糧盡
而還蒙古追襲之大敗其衆于海嶺
紹興十年春正月遣工部侍郎莫將等使金初將爲
司農丞與監察御史施廷臣附秦檜抗章力贊和議
檜擢用將爲起居郎廷臣爲侍御史朝論大駭尚書
晏敦復等上疏切諫於是二人皆不受命檜患之至
是以將爲工部侍郎克迎護梓宮奉迎兩宮使 觀
文殿大學士隴西忠定公李綱卒于福州年五十八
贈少師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爲社稷生民安
危雖身或不用且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
遠邇每使者至金金人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爲遠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三

三

人所畏服如此 朱熹曰綱之為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禍難雖以讒間竄斥屢瀕九死而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奪者可謂一世之偉人矣以綱之賢使得畢力殫慮於靖康建炎間莫或撓之二帝何至於北狩而宋豈至為南渡之偏安哉 夏四月壬申韓肖胄罷五月己卯金兀朮以歸河南陝西地為非計而張通古又言宋置戍河南請及其部置未定當議收復幹本然之及撻懶誅遂大閱國中兵於祁州命兀朮自黎陽趨河南右監軍撒離喝出河中趨陝西分道入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三

三

長驅犯順勢必興師如張浚者且須以戎機付之帝正色曰寧至覆國不用此人檜聞之喜 胡世將在河池倉卒召諸將議時吳璘孫渥已在楊政田晟繼至諸將請少退清野以挫其鋒渥言河池不可守璘厲聲折之曰儒語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居所曰世將誓死于此遂遣諸帥分據渭南尋詔世將詣屯蜀口以璘同節制陝西諸路軍馬時金人犯石壁砦璘遣姚仲等破走之六月己酉撒離喝使鶻眼郎君以三千騎衝璘軍璘使統制李師顏以驍騎擊敗之虜先於扶風築城既敗入城拒守官軍攻拔其城獲三將及女真百七十人撒離喝怒甚自戰百通坊仲力戰破之撒離喝還鳳翔由是金人不敢度隴分屯之軍得全師而還 副留守劉錡赴東京率所部王彥八字軍三萬七千及殿司卒三千自臨安派江絕淮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與將佐捨舟陸行先趨三百里至順昌城中謀報東京已降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乃與規議歛兵入城為守禦計時八字軍以將駐汴皆携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三

三

拏以行至是錡召諸將問計諸將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遮之老稚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爲金人所陷幸吾全軍至此有城可守柰何棄之吾意決矣敢言去者斬惟步將許清奮曰太尉奉命副守汴梁軍士扶携老幼而來不如相與努力一戰爲死中求生也議與錡合錡喜乃擊舟沉之示無去意宣家寺中積薪千門戒守者曰脫有不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三

十五

利卽焚吾家毋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候用工人爲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守戰婦人礪刀劍爭呼躍曰平日人欺我八字軍今日我當爲國家殺賊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厲取劉豫時所造癡車以輪輾埋城上又撒民戶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粗畢而金游兵已涉潁河壬子遂圍城錡預於城下設伏擒敵將阿黑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窩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敵頗衆旣而金三路都統葛王烏祿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兵薄城錡令開諸門金人疑而不敢近初錡傳城築羊馬垣爲門至是與許清董蔽垣爲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于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疆弩

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者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時順昌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於李村錡遣閻克募壯士五百夜所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髮者輒殲之金兵退五十里錡復募百人往或請卸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爲器如市井兒以爲戲者人持一爲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噓聲卽聚金人亦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术在汴聞之卽索靴上馬帥十萬衆來援錡會諸將問計或言今已屢捷宜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三

十五

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陳規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爲緩急之用况已挫敵鋒軍聲稍振雖寡衆不敵然有進無退錡曰府公文人猶誓死守况汝曹邪且敵營甚邇而兀术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殺汝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佯墜馬爲敵所得敵帥問我如何人則曰太平邊帥于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和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被

執兀朮問之對如前兀朮喜曰此城易破耳卽置驚車砲且不用而械成等還錡兀朮至城下責諸將喪師衆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耿訓約戰兀朮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靴尖耀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踐兀朮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果爲五浮橋於潁河上且毒穎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飲于河飲者夷其族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時大暑敵遠來疲弊晝夜不解甲人馬饑渴飲水草者輒宋資治通鑑卷三十三 三

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真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錡軍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錡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棄屍斃馬血肉枕籍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兀朮平日所持以爲疆者十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皆鞭之遂還汴旣而洪皓自金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朮可擒汴宋資治通鑑卷三十三 三

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

宋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三 終

宋資治通鑑卷第三十四

竹添

宋紀三十四 起紹興庚申六月盡紹興癸亥凡三年有奇

高宗受命全功至德聖神文武昭仁皇帝

孝皇帝八

丙辰帝賜岳飛札曰設施之方悉以委卿朕不遙奪飛乃遣王貴牛皋楊再興李寶等分布經略西京汝鄭穎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規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闕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讐之意飛將李寶牛皋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四 一

相繼敗金人于京西 壬戌樓炤罷 甲子秦檜力主和議奏遣司農少卿李若虛詣飛管諭指班師閏月丙子金人撤離喝與吳璘楊政夾渭河而陣璘駐兵大壘嶺撤離喝覘之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此難與爭乃引去趨邠州田晟遣將拒之於青谿嶺胡世將又遣王彥楊從儀分道而出屢戰敗之撤離喝還屯鳳翔既而復出攻涇州田晟據山為陣乘虜壁未定奮兵擊敗之奪其兵馬甚眾撤離喝走還鳳翔岳飛攻金人于蔡州破之復其城壬辰遣張憲敗韓常於穎昌又復淮寧府郝叢復鄭州張應韓清復

西京楊遇復南城軍喬握堅復趙州他將所至皆捷金人大震河南兵馬鈐轄李興聚兵應飛收復伊陽等八縣及汝州金河南尹李成棄城遁走詔興知河南府飛又使張應會興復永安軍 韓世忠使王勝等復海州父老袁金帛以犒軍勝不受世忠每出軍必戒以秋毫無犯軍之所過耕夫皆荷鋤而觀 張俊遣統制王德援穎昌兵還就徽德復宿州德倍道自壽春馳至蕪縣與金遊騎遇遂入城偃旗卧鼓遊騎引去德因潛帥趨宿州夜半薄金營金人阻汴水邀戰德策馬先濟步騎從之遙謂金人曰吾與爾小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四 二

大百戰雖名王貴酋莫不靡碎爾何為者金將高統軍遂投兵降守將馬秦馳入城閉門固守德叱其子順先登秦遂降戊戌宿州平德乘勝趨亳州與俊會于城父時鄺瓊與葛王烏祿在毫聞德至日夜又未易當也即遁去德入亳州請于俊曰今兵威已振請乘勝進取俊不從而還初德以十六騎徑入隆德府縛金守臣姚太師獻于朝欽宗問狀姚對曰臣就縛時止見夜叉耳由是人呼為王夜叉 秦檜惡趙鼎居越偪已徙知泉州又諷司諫譏祖信等論鼎嘗受張邦昌偽命遂奪節提舉洞霄宮鼎自泉還復上書

言時政檜忌其復用又諷中丞王次翁論其乾沒都督府錢十七萬緡調官居興化軍次翁及右諫議大夫何鑄論之不已庚子乃貶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 秋七月丙午以王次翁參知政事秦檜薦次翁爲中丞故凡可以爲檜地者無不力爲之及金人敗盟帝下詔罪狀兀術次翁懼檜得罪因奏曰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更用他相後來者未必賢而排出異黨紛紛累月不能定願陛下以爲至戒帝深然之檜德其言遂引同列由是益安據其位公論不能撼搖矣 已酉岳飛留大軍于穎昌命諸將分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四

三

道出戰日以輕騎駐郟城兵勢甚銳兀術大懼會諸帥欲併力一戰飛聞之曰金人技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術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之兵逼郟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雲與金人戰數十合金屍布野兀術以拐子馬萬五千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所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什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遂大破之兀術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因復益兵而前飛自以四千騎突戰敗之兀術憤甚合師二十萬次於臨穎甲寅楊再興以三百騎遇之于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四

四

小商橋驟與之戰殺二千人及萬戶撤八千戶百人再興死之獲屍焚馬得箭簇二升飛痛惜之張憲繼至復戰兀術夜遁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飛謂子雲曰賊屢敗必還攻穎昌汝宜速援王貴旣而乙卯兀術果至貴將游奕雲將背魏戰于城西雲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卒張左右翼繼之殺兀術壻夏金吾飛又使梁興會太行忠義兩河豪傑敗金人于垣曲又敗之于沁水遂復懷衛州斷金人山東河北之道金人大恐飛進軍朱僊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術對壘而陣遣背魏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術還汴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 以楊沂中爲淮北宣撫副使劉錡爲判官 岳飛奉詔班師還鄂河南州郡復陷于金初兩河豪傑李通等帥衆歸岳飛由是金人動息山川險要飛皆得其實中原盡磁相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頂盆焚香跪候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兀術欲僉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應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劓金將烏陵思謀素驍勇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待岳家軍來

卽降金將王鎮崔慶李觀崔虎華旺等皆率所部降
飛龍虎大王之將乞查等亦密受飛龍榜自其國來
降韓常亦欲以衆五萬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
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欲畫淮
以北與金和諷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
棄輜重疾走渡河而我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
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
中等歸而後上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連召還飛一
日奉十二金字牌乃憤惋泣下東面再拜曰十年之
力廢於一旦壬戌乃自鄆城引兵還民遮馬痛哭訴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四

五

曰我等迎官軍金人皆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
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
五日以待民徙從而南者如市飛亟奏以漢上六郡
閒田處之初兀朮敗于朱僊欲棄汴而去有書生叩
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
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
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
免况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不去及飛還兀朮遣兵
追之不及而河南新復府州皆復爲金有飛至鄂力
請解兵柄不許已而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八

月壬申秘閣修撰張九成等皆言和議非計秦檜惡
之乃貶九成知邵州喻樗知懷寧縣陳剛中知安遠
縣凌景夏知辰州樊光遠闕州學教授毛叔度嘉州
司戶參軍九成從楊時學紹興初舉進士對策直言
無隱及爲刑部侍郎會金人議和九成言于趙鼎曰
金實厭兵而張虛聲以撼中國耳因陳十事云彼誠
能從吾所言則與之和使權在朝廷則罷相檜誘之
曰且成檜此事九成曰九成胡爲異議特不可苟安
耳檜曰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已而能直
人者帝問以和議九成對曰敵情多詐不可不察檜尤
惡之 丁亥楊沂中軍至宿州金遣間告敵騎數百
屯柳子鎮沂中自將五百騎夜襲之不見敵而還金
以精兵伏歸路沂中軍潰遂自壽春走還泗金人屠
宿州 九月壬寅遣使諭韓世忠罷兵還鎮時諸大
帥皆還金殺其左丞相谷神右丞相蕭慶 河東經
略使王忠植本河東太行山忠義人以復石代等十
一州功授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冬十月金撤離喝犯
慶陽知府宋萬年拒守胡世將檄忠植以所部救慶
陽行次延安叛將趙惟清執忠植誚撤離喝使甲士
引至慶陽城下諭降忠植大呼曰我大行忠義也爲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四

六

虜所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堅守城壁
喝怒詰之忠植披襟曰當速殺我遂遇害萬年以城
降後贈忠植奉國君節度使謚節義 臨安火 十
一月金王興禮樂立孔子廟於上京求孔子後得四
十九代孫承奉郎璠遂封衍聖公 十二月金既取
河南猶慮中原士民懷貳始創屯田軍凡女真奚契
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與百姓雜處計其戶口
授以官田使自播種春秋量給其衣若遇出師始給
錢米凡屯田之所自燕南至淮隴之北俱有之皆築
壘於村落間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四

七

紹興十一年春正月金兀朮自敗後留屯京毫出入
許鄭之間簽兩河軍與舊部凡十餘萬以謀再舉及
聞秦檜召諸軍還乃攻陷壽春遂渡淮入廬州詔張
俊楊沂中帥兵赴淮西岳飛進兵江州尋詔韓世忠
引兵往接時兀朮自合肥趨歷陽遊騎至江張俊議
分軍守南岸王德曰淮者江之蔽也棄淮不守是謂
唇亡齒寒虜數千里遠來餉道決不繼及其未濟急
擊之可以奪氣若遲之使少安則淮非吾有矣固請
而行二月渡采石俊督軍繼之宿江中德曰明且當
會食歷陽已而夜拔和州晨迎俊入兀朮退保昭關

尋復來爭和州俊擊敗之癸未德又敗韓常于含山
縣東又敗兀朮于昭關復含山及昭關 金人陷商
州邵隆復之 丁亥劉錡自太平渡江與張俊楊沂
中會而廬州已陷錡乃與關師古據東關之險以遏
敵引兵出清溪兩戰皆捷兀朮以柘皋地坦平利於
用騎因駐師錡進兵與兀朮夾石梁河而陣河通巢
湖廣二丈錡命曳薪壘橋湏臾而成遣甲士數隊踰
橋卧槍而坐遣人會合張俊楊沂中之師翌日沂中
及王德田師中張子蓋諸軍俱至惟俊後期錡與諸
將分軍為三竝進渡河以擊之師中欲俟俊至德曰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四

八

事當機會復何待即與騎上馬先迎敵沂中繼之兀
朮以鐵騎十餘萬分為兩隅夾道而陣德曰賊右陣
堅我當先擊之麾軍渡河首犯其鋒一酋被甲躍馬
而出德引弓一發斃之乘勝大呼馳擊諸軍鼓譟從
之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眾鏖戰沂中曰虜
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持長斧如墻而進虜遂
大敗德與錡等追之又敗于東山虜望見驚曰此順
昌旗幟也即走保紫金山是役也失將士九百人金
人死者以萬計既而兀朮復親帥兵逆戰于店步沂
中等又敗之己丑乘勝逐北遂復廬州 金命致仕

官至三品者給半俸 金追封昏德公為天水郡王
封重昏侯為天水郡公封耶律延禧為豫王 金主
親祀孔子 三月甲辰張俊楊沂中劉錡奉詔班師
行纜數里謀報金人攻濠州甚急俊乃復邀沂中錡
同會于黃連埠將往援距濠六十里而濠南城已陷
俊召諸將謀之沂中欲戰錡曰本來救濠今濠已失
進無所依不若退師據險徐為後圖諸將皆曰善三
師鼎足而營或言敵兵已去錡謂俊曰敵得城遽退
必有書謀也宜嚴兵備之俊不聽且欲自以為功命
錡無往而令沂中與王德將神勇步騎六萬直趨濠
州列陳未定煙起城中金人伏騎萬餘分兩翼出沂
中顧德曰何如德曰德小將安敢議事沂中以策麾
軍曰那回諸軍以為令其走也遂潰而南不復有紀
律金人追之死者甚眾韓世忠帥師至城下亦不利
而退沂中遂入滁州俊軍入宣化錡軍藕塘方食俊
遽至曰敵兵已近柰何錡曰楊宣撫兵安在俊曰已
失利還矣錡謂俊母恐請以步卒禦之宣撫試觀馬
錡麾下皆曰兩大帥軍已渡我軍何苦獨戰錡曰順
昌孤城勿無赤子之助吾提兵不滿二萬猶足取勝
况今得地利又有銳兵邪遂設三覆以待俄而俊至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四

九

曰謀者妄也戚方殿後之軍耳乃皆還鎮俊歸建康
錡歸太平沂中歸臨安 岳飛帥兵將救濠州奏金
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擣之彼必奔
命可坐而敵帝不從飛方苦寒嗽力疾而行又恐帝
急於退敵乃奏臣如擣虛勢必得利勿以敵方在邇
未暇遠圖欲乞親至蕪黃以議攻守帝乃詔飛會師
蕪黃飛至濠而城已陷遂還兵舒州以俟命 壬子
金兀朮渡淮北去 夏四月己卯孫近罷 壬辰以
韓世忠張俊為樞密使岳飛為副使秦檜力主和議
恐諸將難制欲盡取其兵權給事中范同獻計于檜
請除韓世忠張俊岳飛樞府則兵柄自解檜喜乃密
奏柘臬之捷召三將赴行在論功行賞於是世忠俊
皆入朝飛至獨後檜用王次翁計俟之七日既至遂
拜世忠俊樞密使飛為副使並宣押至樞府治事加
楊沂中開府儀同三司賜名存中王德清遠軍節度
使而進范同為翰林學士 張俊知秦檜欲罷兵首
請以所部隸御前且力贊和議檜深喜之遂罷二宣
撫司以其兵隸御前遇出師臨時取旨又置三總領
所於湖北淮東淮西以統諸軍錢糧時更軍制之初
將士多不安五月乃命俊飛往淮東撫韓世忠之軍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四

十

初飛在諸軍中年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張俊不能平飛屈已下之淮西之役俊以糧乏休飛飛不爲止帝賜札褒諭有曰轉餉難阻卿不復顧俊疑飛漏言還朝反倡言飛逗遛不進以乏餉爲辭至是俊知世忠忤檜欲與飛分其背魏軍飛義不肯俊大不悅既至楚州俊欲修城爲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爲退保計俊變色會世忠軍吏景著與總領胡昉言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生事昉告之朝檜捕著下大理將以扇搖誣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憾飛遂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大宋資治通鑑卷之三十四十一

忌之諷中丞何鑄劾居正爲趙鼎汲引欺世盜名奪職奉祠居正之學根抵六經楊時器之出所著三經義解示居正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勵首尾十載爲詩書周禮辯學二十九卷與時書同進二書行天下遂不復言王氏學 岳飛以恢復爲已任不肯附和議嘗讀檜奏至德無常師王善爲師之語恚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欺其主耶兀術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遂諷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諫議大夫万俟卨等交章論飛奉旨援淮西暫至舒斬而不進與張俊按兵淮上欲棄山陽而不守乃罷爲萬壽觀使奉朝請 辛亥吳璘進兵拔秦州聞金統軍胡蓋與習不祝合兵五萬屯劉家園請于胡世將擊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立疊障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疆弓次疆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疆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爲限鐵鈎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代則以鼓爲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世將善之諸將竊議曰吾軍其殲於此乎璘曰此古東

伍令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耳得車戰餘意無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丙申遂進次剡家灣時胡蓋習不祝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璘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于山上則勝璘然之乃請戰敵皆笑半夜璘遣姚仲王彥銜枚渡河陟峻嶺截坡上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曰吾事敗矣習不祝善謀胡蓋善戰二酋異議璘先以兵挑之胡蓋果出慶戰璘以疊障法更迭戰輕裘駐馬亟麾之士殊死鬪金人大敗降者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十四

十一

劉四頁六

萬人胡蓋走保臘家城璘圍而攻之城垂破朝廷方主和議癸亥以驛書詔班師時璘拔秦州其勢方張陝西河東首領爭來附而楊政拔隴州及破岐下諸屯郭浩復華州入陝州矣詔至璘即自臘家城引兵還河池浩還延安政還鞏胡將惟浩嘆而已莫將久留于金兀朮欲議和乃縱之歸以道意秦檜遂奏遣劉光遠為通問使冬十月兀朮遣劉光遠還要官尊聖者為使秦檜乃奏遣魏良臣為金國票議使秦檜必欲殺飛乃與張俊謀密誘飛部曲能告飛事者優與重賞卒無應者俊聞飛嘗欲斬統制王

貴又嘗杖之乃誘貴告飛貴不肯曰為大將寧免以賞罰用人苟以為怨將不勝其怨俊因劫以私事貴懼而從之檜又聞飛統制王俊善告許號鵬兒以姦貪屢為張憲所抑使人諭之王俊許諾於是檜謀以張憲王貴王俊皆飛部將使其徒自相攻發因及岳飛父子庶帝不疑俊時在鎮江乃自為狀付王俊妄言副都統制張憲謀據襄陽還飛兵柄令告王貴使貴執憲赴鎮江行樞密府憲未至俊預為獄以待之屬吏王應求白俊以為樞密院無推勘法俊不聽親行鞠鍊使憲自誣謂得飛子雲手書命憲營還兵計憲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十四

十四

劉四頁三

被掠無完膚竟不伏俊手自具獄成告檜檜至臨安下大理寺獄檜奏召飛父子證憲事帝曰刑所以止亂勿妄追證動搖人心壬寅檜矯詔召飛父子使者至飛第飛嘆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與雲就獄檜命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三畏鞠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裂裳以背示鑄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俱無驗鑄察其寃白檜檜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區為岳飛者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塞乃改命政議大夫方俟高高數與飛有怨遂誣飛令于鵬孫革

致書張憲王貴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且云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証者或教尚以臺章所指淮西逗遛事為言尚喜白檜簿錄飛家取所賜御札與往來道塗日月皆可考乃收其御札送官藏之以滅跡高又使鵬革等証飛受詔逗遛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傳會其獄大理卿薛仁輔寺丞李若樸何彥猷皆言飛無辜判宗正寺士褒請以百口保飛無他且曰中原未靜禍及忠義是忘二聖不欲復中原也皆不聽韓世忠心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十四 十五 四百〇八

其事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二字何以服天下 癸巳韓世忠罷世忠深以和議為不然及魏良臣出使世忠諫曰中原士民淪于腥羶其間豪傑莫不延頸以俟弔伐之師若自此與和日月侵尋人情銷弱國勢委靡誰復振之北使之來乞與面議復抗疏言秦檜誤國之罪檜諷言官論之帝不聽而世忠連疏乞罷遂罷為醴泉觀使封福國公世忠自是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携酒從一二童奴縱遊西湖以自樂澹然若未嘗有權位者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十一月范同罷 安置李光于藤州秦檜忌光諷

中丞万俟卨論光陰懷怨望與孫近朋比安置滕州守臣以光詩有諷刺者獻于檜檜怒令言者論之再竄瓊州 乙卯兀朮以蕭毅邢具瞻為審議使與魏良臣偕來議以淮水為界求割唐鄧二州及陝西餘地歲幣銀絹各二十五萬仍許歸梓宮太后帝悉從其請命宰執告祭天地宗廟社稷命何鑄往使誓表略曰臣構言今來畫疆以淮水中流為界西有唐鄧州割屬上國自鄧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為界屬鄧州其里外并西南盡屬光化軍為界沿邊州城既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十四 十六

生辰并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自壬戌年為首每春季差人搬送至泗州交納有渝此盟明神是歿墜命亡氏踣其國家臣今既進誓表伏望上國早降誓詔庶使弊邑永為憑焉 陛辭帝諭曰若今歲太后果還自當謹守誓約如今歲未至則誓文為虛設鑄至汴見兀朮遂如會靈兀朮尋遣人來求商州及和尚方山二原 遣使割京西唐鄧二州陝西割商秦之半止存上津豐陽天水三縣及隴西成紀餘地棄和尚方山二原以大散關為界以界金於是宋僅有兩浙兩淮江東西湖南北蜀福建廣

東西十五路而京西南路止有襄陽一府陝西路止有階成和鳳四州凡有府州軍監一百八十五縣七百三金既畫界建五京置十四總管府凡十九路其間散府九節鎮三十六守禦郡二十二刺史郡七十二軍十有六縣六百二十二 初邵隆在商州十年披荆榛瓦礫以為治招徠流散屢敗金人終不肯離商而去值和議成割商與金隆常快快徒知金州嘗以兵出虜境秦檜恨之徙知叙州檜陰使人酖之時歲已暮而岳飛獄不成一日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矣年二十九雲與張憲皆棄市于鵬等從坐者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千四

七

劉四

六人籍飛家皆徙之嶺南於是薛仁輔李若樸何彥猷皆被黜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冤下大理獄死凡傳成其獄者皆進秩洪皓在金以蠟書奏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及聞其死諸酋酌酒相賀飛事親孝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妹遺之飛曰主上霄旻豈大將安樂時邪却不受玠益敬服帝欲為飛營室飛辭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為或謂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折屋餓死不

鹵掠卒有疾飛親為調藥諸將遠戍飛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有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嘗以八百人破羣盜王善等五十萬衆於南薰門以八百人破曹成十萬衆於桂嶺其戰兀術於穎昌則以背魏八百於朱僊鎮則以五百皆破其十餘萬凡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倖遇敵不動故敵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浚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關一不可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效力飛何功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千四

七

劉四

之有然忠奮激烈議論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禍王宗沐曰宋之人才莫盛於慶曆皇祐間比王安石當國惡其異已稍稍厭棄如韓富諸人猶獲其秉政至章惇蔡京則加以竄逐流移死亡略盡而士大夫誠心正氣摧挫無幾而宋事始壞矣宋之將才莫盛於建炎間此汪黃得君惡其沮已稍稍抑遏如宗李諸人皆至無成至秦檜則加以屏逐誅夷身棄家破而諸將忠心銳氣銷鏖已盡而宋事始大壞矣諸將之中飛功最大飛忠最篤而飛禍最酷當飛存日嘗召對矣嘗委以西事矣嘗親書旗賜之矣非下僚小校不知名者而任檜為之帝皆不問嗟乎檜已矣帝獨何心哉討苗劉之亂有淵聖將掃之使宋人用兵則淵聖當掃檜以此持之則雖殺百飛帝不得問檜亦不為異也君以巫和安其身臣以得和固其寵辱戮忠良使萬古之下掩卷有餘恨檜之死於隴下也幸夫紹興十二年春正月丁丑進封建國公瑗為普安郡

王崇國公璩為恩平郡王詔諸州修學宮。癸巳何鑄還自金初蕭毅至臨安帝曰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徽宗無及矣今立信誓明言歸我太后朕不耻和不然朕不憚用兵及何鑄曹勛往帝召至內殿諭之曰朕北望庭闈無淚可揮卿見金主當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以至誠說之庶彼有感鑄至金首以太后為請金主曰先朝業已如此豈可輒改曹勛再三懇請金主乃許之遂遣鑄還許歸徽宗及鄭后邢后之喪與帝母韋氏。三月辛亥放齊安王士褒于建州秦檜惡其救岳飛也。泗宋資治通鑑卷之三十四 十九

川宣撫副使鄭剛中節制諸將極嚴每入謁先庭揖然後就坐吳璘陞少師語主閣吏乞講鈞敵之禮剛中曰少師雖尊猶都統制爾倘變常禮是廢軍容璘惶恐聽命。夏四月金使左宣徽使劉箬以袞冕圭冊冊帝為大宋皇帝。五月置榷場于盱眙其後又置于光州棗陽安豐軍金亦置榷場于壽鄧州鳳翔府。六月辛未安置王庶于道州。丙寅何鑄罷秦檜以鑄不傳會岳飛之獄怨之諷方俟高論其過欲窺諸嶺表帝不許遂出知徽州後復責授秘書少監徽州居住。八月甲戌以方俟高參知政事。金人歸

徽宗皇帝顯肅皇后鄭氏及懿節皇后邢氏之喪帝易總服奉安龍德別宮。皇太后韋氏至自金后有智慮初聞金人許還三梓宮后恐其反覆呼役者畢集然後起攢宮時方暑金人憚行后慮有他變乃陽稱疾須秋涼進發已而稱貸于金使得黃金三千兩以犒其眾由是途中無虞帝至臨平奉迎見后喜極而泣后至臨安入居慈寧宮。九月乙未以孟忠厚為樞密使充攢宮總護使。壬寅大赦加秦檜太師封魏國公以和好成也。遣使如金沈昭遠賀生辰楊愿賀正旦賀禮俱用金茶器千兩銀酒器萬兩錦

綺千匹金循契丹例不欲兩接使人故併遣使歲如之。冬十月丙寅攢徽宗皇帝顯肅皇后于永固陵以懿節皇后祔尋改陵曰永裕在會稽。乙亥以程克俊簽書樞密院事。以太后歸推恩進封秦檜為秦魏兩國公檜以封兩國與蔡京同故辭不拜。張俊贊秦檜成和議約盡罷諸將獨以兵權歸俊及和議定諸將罷而俊無去意故檜諷臺臣江遜論之十一月癸巳遂罷為鎮洮崇信等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進封清河郡王奉朝請。劉光世卒光世在諸將中最先進律身不嚴馭軍無法不肯為國任事嘗入

對言願竭力以報國他日史官書臣功第一帝曰卿不可徒爲空言當見之行事建炎初結內侍康履自固又早解兵柄與時浮沉不爲秦檜所忌故能竊寵榮以終其身方之韓岳不逮遠矣 微猷閣待制致仕尹焞卒焞質直弘毅實體力行程願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 秦檜無子取妻兄王煥孽子燻養之南省擢爲第一檜以爲嫌進士陳誠之策專主和議乃以爲首燻次之歷官秘書少監自知不爲士論所與乃以燻領國史自檜再相凡詔書章疏稍及檜者率更易焚棄因以太后北還宋資治通鑑卷之三十四 三十一 三十一

遂詣天章閣西殿告遷徽宗及顯恭顯肅三后神御併奉安焉 三月乙巳築太社太稷壇及園丘 夏閏四月己丑立貴妃吳氏爲皇后后開封人年十四選入王邸帝既卽位后常以戎服侍左右習書史善翰墨寵遇日隆累進貴妃帝憐邢氏在金虛中宮以待其還至是秦檜累表請立后皇太后亦以爲言帝從之 乙卯王次翁罷時秦檜富國凡居政府者莫不以微忤斥始終不貳於檜者惟次翁一人而已 五月停給僧牒先是臨安府乞度牒修觀音殿帝不與特給錢五千緡曰朕觀人主欲消除釋老或錢其徒皆不適中往往而熾今不放度牒可以漸消而吾道盛矣至是命停給雖特旨亦令執奏 六月壬寅程克俊罷 秋七月行人洪皓張邵朱弁自金還自建炎以來奉使如金被拘囚者三十餘人多已物故惟三人以和議成許歸已而金人遣七騎追之及淮而皓等已在舟中矣皓居冷山距會寧二百里地苦寒穴居百餘家陳王谷神聚落也谷神敬皓使教其子或二年不給衣食盛夏衣麤布常大雪薪盡以馬矢然火煨麥食之或獻取蜀策谷神特以問皓皓力折之谷神銳意南侵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

使天地相拍耳皓復辯之谷神怒曰汝作和事官而口硬如此謂不能殺汝耶皓曰自分當死顧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願投之於水以墜淵為辭可也谷神義之而止皓屢因謀者密奏敵情且力言和議非計乞興師進擊常求韋太后書遣間持歸帝大喜曰朕不知太后寧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每遇貴族名家子流落千金者盡力拯救之畱金十五年而還入對內殿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耶皓退見秦檜語連日不止曰張和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誓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四

三

金將議和當遣一人受書還欲弁與倫探策決去留弁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覲幸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成兩國之好早申四海之養于兩宮則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將歸弁謂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為信今無節有印印亦信也願留之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弁受而懷之卧起與俱金人迫弁仕劉豫且誅之曰此南歸之漸弁曰豫國賊吾嘗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吾有死耳金人怒絕其餼遺以困之弁固拒驛門忍饑待盡誓不為屈金人感動致禮如初久之復欲易其官弁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四

三

張浚曰弁歸日當以禁林處之及還入見便殿弁謝且曰陛下與金人講和上返梓宮次迎太母此皆知時知機之明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機動有變宜鑑未兆盟可守而詭詐之心宜嘿以待之兵可息而消弭之術宜詳以講之金人以黷武為至德以苟安為太平雷民而不恤民廣地而不廣德此皆天助中興之勢若時與機陛下既知於始願圖厥終帝曰善秦檜惡其言奏以初補官易宜教郎直秘閣而卒 帝書六經刻石于太學 冬十二月癸未朔日食是日陰雲不見秦檜率百官稱賀 金人來賀正旦禮物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四 三五

金酒器六事色綾羅紗縠三百段馬六疋自是歲如之 復置三館上謂宰執曰人才須素養太宗置三館養天下之士至仁廟人才輩出為用今日若不興學校將來安得人才用耶

宋資治通鑑卷第三十四終

宋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五

宋紀三十五 起紹興甲子盡紹興已卯凡十六年

高宗受命 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文武昭仁憲

孝皇帝九

紹興十四年春正月樂平縣河衝里田壠數十百頃田中水類為物所吸聚為一直行高平地數尺不假隄防而水自行里南程氏家井水溢亦高數尺天矯如長虹聲如雷穿墻毀樓二水闕于杉墩且前且却約十餘刻乃解各復故 二月丙午萬俟卨罷以樓炤簽書樞密院事初卨自金還秦檜假金人譽已數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五

千言屬高以聞高難之他日奏事退檜坐殿廡中批上旨輒除所厚者官吏鈐紙尾進高曰不聞聖語却不視檜大怒自是不交一語諷言官李文會詹大方論之高遂求去 三月乙巳國學大成殿成司業高閱表請帝視學從之止輦於殿門外步趨升降退御敦化堂命禮部侍郎秦熈執經高閱講易泰卦胡宏見其表移書責之曰大學明人倫之所在也太上皇帝劫制於疆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卧薪嘗膽宜思所以必報之大讐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華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

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讐大辱而爲大恩閣下目覩忘
讐滅理北面敵國以苟晏安之事猶偃然爲天下師
儒之首既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
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又從而爲之詞欺
罔孰甚焉宏安國子也 夏四月丁亥秦檜請禁野
史後著作郎林機言有失意之人匿迹近地窺伺朝
廷作爲私史以售其邪說請禁絕之復下詔申禁之
五月乙丑李文會劾樓炤罷之遂命文會代炤自
是執政免即以言者代之 秋七月戊午金欲以王
倫爲平州路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金脅以
宋資治通鑑卷三十五 二

至是歲秋九月壬申中丞詹大方希檜意劾與其
黨范冲邪謀密計轉相扇惑以微無妄之福蓋指皇
子而冲嘗爲翊善故也遂移鼎吉陽鼎謝表有曰白
質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
見曰此老倔強猶昔 冬十月甲午右正言何若指
程頤張載遺書爲專門曲學請戒內外師儒之官力
加禁絕秦檜從之 十二月楊愿爲中丞迎合檜意
以舉劾人號之爲肉簡牌至是論李文會免遂代其
位
紹興十五年春正月丁未朔初御大慶殿受朝 夏
宋資治通鑑卷三十五 三

四月戊寅朔彗出東方大赦 六月乙亥朔日有食
之 帝賜檜弟又賜銀萬兩絹萬匹錢萬緡絲千匹
車駕親幸加檜妻兩國夫人子燿學士承旨婦郡夫
人孫墳堪坦並除直祕閣賜三品服墳時方九歲尋
書一德格天之閣六字賜檜後又命作檜家廟賜以
祭器 秋七月張浚因星變欲力論時事以其母計
氏年高言之必被禍計氏知之誦其父咸紹聖初制
策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浚意
遂決即上疏言當今事勢如養大癩於頭目心腹之
間不決不止遲則禍大而難決疾則禍輕而易治惟

陛下謀之於心斷之以獨謹察情偽豫備倉卒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事下二省秦檜大怒令中丞可若劾之遂貶連州居住尋徙永州檜必欲殺浚以其死黨張柄知潭州與郡丞汪錫共伺察之冬十月楊愿罷以李若谷簽書樞密院事愿希秦檜意附下罔上至是斥去天下快之

紹興十六年春正月壬辰行籍田禮先是知度州薛弼言州民朽柱中有文曰天下太平年秦檜大喜乞詔付史館於是修彌文以飾治具如鄉飲耕籍之類節節備舉為苟安餘杭之計自此不復巡幸江上而宋資治通鑑卷三十五

祥瑞之奏日聞矣二月辛丑割豐陽乾祐二縣以畀金人夏五月金韓企先卒企先為金右丞相每欲為官擇人專以培植獎勸後進為已任推轂士類甄別人物一時臺諫多君子號稱賢相金人重翰林學士宇文虛中之才號為國師而虛中恃才輕肆好譏訕凡見女真人輒以礦鹵目之貴人達官積不能平至是六月唐括酬等告虛中謀反有司鞠治無狀乃羅織虛中家圖書為反且虛中曰死自吾分至於圖籍南來士大夫家家有之翰林直學士高士談圖書沈多於我家豈亦反耶有司承順風旨并殺士

談於是虛中與老幼百口同日焚死士談瓊孫也秋九月金劉豫死冬十二月回紇遣使入貢于金言耶律大石與其國隣大石已死金遣粘葛韓奴與其使俱往遼主遇之于野韓奴語不遜遼主怒而殺之

紹興十七年春正月壬辰以李若谷參知政事何若簽書樞密院事二月辛酉李若谷罷三月己卯以段拂參知政事何若罷夏四月己亥以汪勃簽書樞密院事金主亶自即位以來委政於粘沒喝幹本兀末雖初年國家多故而吏清政簡百姓樂業宋資治通鑑卷三十五

既而其後裴滿氏干政朝官往往因之以取宰相金主欲立繼嗣為后所制心不能平因縱酒自遣醜怒至於手刃侍臣至是宴便殿醉殺戶部尚書宗禮無何又殺橫海節度使田穀左司郎中奚毅翰林待制邢具瞻及王植高鳳廷王微趙益興龔夷整等五月乙巳提舉江州太平觀洪皓忤秦檜饒州通判李勤因誣皓作欺世飛語乃謫濠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秋八月忠簡公趙鼎卒于吉陽軍鼎潛居深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饋醪米會降旨趙鼎李光遇赦永不檢舉且令本軍月具存

言申省與遣人語其子汾曰秦檜必欲殺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且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遺令其子乞歸葬遂不食而死天下聞而悲之鼎為相專以固本為先以為本固而後敵可圖讐可復惜其見忌於檜齋志以沒然中興賢相鼎為稱首九月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治蜀有方畧秦檜忌之使人求其陰事召還謫桂陽軍安置未幾四州安撫司亦罷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金撻懶既誅其子勝花都郎君率其父故部曲以叛與蒙古通宋資治通鑑卷三十五

京之迹檜怒之寧宏弟也夏四月戊子朔日有食之秦熈乞避父子共政罷為觀文殿學士兼侍讀位次右僕射五月浙東副總管李顯忠熟知西邊山川險易因上恢復策秦檜怒之降官奉祠台州居住六月金以完顏亮平章政事亮本名迪古乃太祖孫幹本之子為人慄急猜忌殘忍任數自以已與金主同為太祖孫常懷覬望及為中京留守專立威以厭伏小人結猛安蕭裕每與論天下事裕傾險揣知其意因曰留守先太師大祖長子德望如此人心天意宜有所屬誠有志舉大事願竭力以從亮喜遂與謀議及入為右承進平章務擅持權柄用其腹心為省臺要職引裕為兵部侍郎秋七月帝曰人知取之為取而不知予之為取若稍與蠲免俟家給人足稅歛自然易辨於是蠲廬光二州上貢錢米汀漳二州秋稅處州三縣被水民家納絹鄂州舊額絹各一年又蠲四川積貸常平三十萬緡京西路請佃田租及州縣場務稅錢八月丙申注勅罷以詹大方簽書樞密院事九月詹大方卒冬十月丙辰以余堯弼簽書樞密院事金元术卒金自粘沒喝死撻懶蒲盧虎等皆有自為之意幹本獨立不能如之何

使無兀木則國勢殆矣故其國論功以爲粘沒喝後
惟兀木一人耳十一月己亥秦檜諷司諫羅汝楫
論胡銓飾非橫議竄新州同郡王廷珪嘗以詩贈銓
坐流辰州新州守張棗承檜旨論詮與客唱酬謗訕
怨望詔送海南編管以棗提舉湖北常平至官一日
卒時洪皓在英州聞人倪譽爲守聞棗以巧中遷
取使節欲效之即使人伺隙捕皓家奴宜獄中釀成其
罪未及發而斃卒事乃解十二月金以完顏亮爲
右丞相亮生日金主遣近侍局直長大興國以司馬
光書像玉兔鵲馬賜之后亦附賜禮物金主聞之

宋資治通鑑卷三十五

八

怒杖與國而奪回賜物亮本懷不軌疑畏愈甚
紹興十九年春三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金主以完
顏亮爲大保領三省事 四月壬申夜大風雷雨電
震壞金主寢殿鴟尾有火入寢內燒幃幔金主趨別
殿避之越五日有龍鬪於榆林河水上大風壞民居
官舍瓦木人畜皆飄颺十數里死傷者數百人五月
以天變肆赦命翰林學士張鈞草詔叅知政事蕭肄
摘其語以爲誹謗金主殺鈞且問誰使爲之左丞相
宗賢曰迪古乃實使之金主不悅故出亮亮過中原
與留守蕭裕定約而去九月至良鄉召還莫測其故

大恐及至復拜平章謀逆益甚 冬十月金主亶殺
其弟胙王常勝遂殺其后裴蒲氏初金宰臣議遷遼
陽渤海之民於燕南近侍高壽星等當遷訴于裴蒲
后后白金主金主怒遂杖平章政事秉德右丞唐括
辨而殺左司侍郎三合壽星等竟不遷秉德辨二人
怨望遂與大理卿烏帶謀廢立烏帶以告完顏亮一
日亮與辨語因問曰若舉大事誰可立者辨曰胙王
常勝乎問其次曰鄧王子阿楞亮曰阿楞屬疎安得
立辨曰公豈有意耶亮曰果不得已捨我其誰於是
旦夕相與密謀護衛將軍特思疑之以告裴蒲后后

宋資治通鑑卷三十五

九

白金主金主怒召辨謂曰爾與亮謀何事將如何
杖之亮因此忌常勝阿楞惡特思會濟南兵士孫進
作亂自稱皇弟按察大王而金主之弟止有常勝查
刺亮乘此構常勝查刺阿楞達楞特思皆殺之金主
積怒于后遂亦殺之而召胙王妃撒耶入宮繼之又
殺德妃烏古論氏及夾谷氏張氏等 金護衛十人
長僕散忽土舊受幹本恩徒單阿里出虎與亮姻家
亮皆使爲內應大興國嘗以李老僧屬亮得爲尚書
省令史亮以興國被杖怨望又使老僧結興國內應
興國給事寢殿夜常取符輪歸家 十二月丁巳乘

忽土阿里出虎內直作變夜二鼓興國以符鑰啓門亮與妹婿徒單貞及平章政事秉德左丞唐括辨入理卿烏帶李老僧等以刀藏衣下入宮門者以辨乃國婿亮又至親不疑而納之及殿門衛士始覺有變亮等抽刀劫之莫敢動遂入寢殿金主常置佩刀於榻是夜與國先取刀投榻下金主求刀不得阿里出虎先進刃忽土次之金主頓仆亮前手刃之血濺滿其面與衣金主既殂秉德等未有所屬忽土曰始者議立平章今復何疑秉德遂與群臣奉亮即位詐以金主欲議立后召大臣因殺曹國王宗敏左丞相宗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五

十

賢以秉德爲左丞相唐括辨爲右丞相烏帶爲平章政事謚襄滿后爲悼平皇后廢曹爲東昏王大赦改元

紹興二十年春正月丁亥秦檜趨朝殿前司後軍軍士施全挾刃于道遮檜肩輿刺之不中捕送大理檜親鞫之全對曰舉天下皆欲殺虜人汝獨不肯故我欲殺汝也詔磔于市自是檜每出列五十兵持長挺以自衛 金主尊其嫡母徒單氏及母大氏皆爲太后徒單氏賢遇下有恩意與大氏相得至歡及金主弑曹徒單氏曰帝雖失道人臣豈可至此金主銜之

至是追尊幹本爲帝廟號德宗二母俱尊爲皇太后徒單氏居東宮號末壽宮大氏居西宮號末寧宮後徒單后生日酒酣大氏起爲壽徒單后方與諸公主宗婦語大氏跪者久之金主怒而出明日召與徒單后語者皆杖之大氏以爲不可金主曰今日之事豈能尚如前日邪 三月癸未以余堯弼叅知政事巫伋簽書樞密院事遣堯弼使金賀即位及還金主以主皇玉帶附遺于帝其秘書郎張仲軻曰此希世之寶也金主曰江南之地他日當爲我有此置之外府耳仲軻由是知金主有南侵之意遂每事先意逢之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五

十一

李光在瓊嘗作私史其神子孟堅爲新親陸升之言之升之訂其事秦檜命兩浙轉運副使曹泳究實泳言孟堅有記父光所作小史語涉譏謗送大理寺獄成丙申詔光遇赦亦不檢舉孟堅除各編管峽州於是胡寅程瑀潘良貴宗穎張燾許忻賀允中吳元許八人皆緣坐責降有差有從政郎楊燁常州通判沈長卿舊與李光言和戎非便知雷州王耀求內徙李光俱坐貶又有太常主簿吳元美作夏二子傳指蚊蠅也其鄉人告之以爲譏毀大臣且言元美與李光交故其亭號潛光檜大怒竄之容州 夏四月癸

西置力田科募民耕兩淮田從知廬州吳達之請
金主亮在熙宗世見大宗諸子盛疆忌之及即位遂
與蕭裕謀殺之又以前左丞相秉德首謀廢立而不
即勸進銜之將盡誅焉於是豫教尚書省令史蕭王
上變遂召領三省事阿魯左丞相唐括辨判大宗正
寺胡里甲繫鞠至則殺之因遣使如東京殺留守阿
隣北京殺留守斛祿補南京殺領行臺事秉德并誅
其親屬復殺太宗子孫七十餘人粘沒喝子孫三十
餘人諸宗室五十餘人大宗粘沒喝後皆絕而烏帶
蕭裕蕭王等皆受重賞亮又令王子尚主曰朕無以
宋資治通鑑卷三十五 十一

中國朝者之尊密有遷都意遂下詔求直言而上書
者多謂上京僻在一隅不若徙燕以應天地之中與
金主意合二月乃遣左丞相張浩右丞相張通古等
調諸路夫匠築燕京宮室城周九里三步其宮室一
依汴京制度運一木之費至二十萬牽一車之力至
五百人宮殿之飾徧傳黃金而後間以五采金屑飛
空如落雪一殿之費以億萬計成而後毀務極華麗
夏五月金主亮殺其叔曹王阿魯補而納其妻阿
懶封為昭妃又命徒單貞語宰相曰朕嗣續未廣前
所誅黨人諸婦多朕中表親宜選納焉宰相乃奉請
宋資治通鑑卷三十五 十一

報卿使朕女為卿男婦代朕事卿也 冬十月亮復
忌斜也諸子盛疆及宗室勳舊大臣欲盡除之乃諷
都元帥府令史遙設誣飾上變冬十月遂殺撒離喝
及景祖孫謀里舒斜也子字吉及其族百數十人以
魏王幹帶孫活里甲好修飾亦族之 秦檜有疾十
二月甲子檜始朝命肩輿入宮門二孫墳堪扶掖升
殿不拜

紹興二十一年春正月金置國子監 二月以巫伋
為金國祈請使至金首請迎靖康帝歸國金王曰不
知歸後何處頓放俛唯唯而退 金主稍知經史慕

寧國節度使咸平忠武王韓世忠卒世忠性慤直勇
之女也 秋七月除薪米稅 八月太傅鎮南武安

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屢詆和議觸秦檜嗜
義輕財錫賚悉分將士持軍嚴重與士卒同甘苦器
仗規畫精絕過人嘗中毒矢入骨以彊弩括取之十
指僅全四不能動刀痕箭瘢如刻畫然知人善換用
成閔解元劉寶等起行伍秉將旄皆其部曲也及解
兵罷政卧家凡十年至是卒孝宗廟追封斬王子彥
直彥質彥古皆以才見用 冬十月庚戌余堯弼罷
紹興二十二年春三月丁酉編管王庶子之奇之荀
于嶺南初庶卒于貶所其子之奇之荀撫棺而哭曰
秦檜秦檜此讐必報親舊皆掩其口曰禍未已也至
是爲人所告坐謫朝廷編管于梅容州又以直龍圖
閣葉三省監都作院王遠嘗通書王庶及趙鼎力詆
和議甲辰安置三省于筠州遠于高州 夏四月丙
子巫伋罷以章復簽書樞密院事伋與秦檜居同里
一日檜語伋曰里中有何新事伋曰有一術士自鄉
里來頗能論命檜色變曰是人言公何日拜相伋皇
恐而退中承章復聞之即劾伋陰懷異意遂罷 五
月襄陽大水 秋九月癸丑章復罷 冬十月以宋
樸簽書樞密院事 十二月金主亮聞濟南尹烏祿
妻烏林答氏儀容整肅召之乃謂烏祿曰我不行上

必殺王我當自勉不以相累也遂召王府臣僕曰爲
我禱東岳使皇天后土明鑒我心行至良鄉得間自
殺

紹興二十三年春三月金遷都于燕金主自上京至
燕京初備法駕下詔改元親選良家子百二十人充
後宮以燕列國之名不當爲京師號遂改燕京爲中
都大興府汴京爲南京削上京之名止稱會寧府又
改中京大定府爲北京而東京遼陽府西京大同府
如舊 王循友知鎮江上書乞加秦檜九錫檜喜而
遷之建康府踰年檜以循友罪其族黨安置藤州

才資治通鑑

卷三十五

十五

夏四月金太后大氏卒金主遷都于燕親屬皆從獨
留徒單太后于會寧徒單后常憂懼每中使至必易
衣以俟命太后在燕常思念徒單后及病篤以不得
一見徒單后爲恨將死謂金主曰汝以我之故不令
末壽宮借來我死必迎致之事之當如事我 五月
潼州大水平地丈五尺死者甚衆 冬十月戊辰宋
樸罷以史才簽書樞密院事

紹興二十四年春正月地震 金石丞相蕭裕在相
位恃功專恣金主倚信之他相仰成而已裕以金主
猜忌恐殺恐禍及遂與蕭馮家奴等謀立故遼王豫

王延禧之孫事覺伏誅 夏五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金以銅少造鈔引一貫二貫三貫四貫五貫十貫

五等謂之大鈔一伯二伯三伯五伯七伯五等謂之

小鈔與錢並用以七年為限納舊易新諸路置官庫

受之每貫取工墨錢十五文公私便焉 六月癸巳

史才罷以魏師遜簽書樞密院事 秋七月張俊卒

俊提兵最早屢立戰功帝於諸將中眷注特厚然忌

劉琦附秦檜殺岳飛為世所鄙薄 初知重舉魏師遜

等議以秦檜子塤為榜首上讀其策覺所用皆檜舊

語遂進張孝祥第一而塤第三時檜之子姪烟黨皆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五 七

在高第天下切齒至是以塤敷文閣侍制修實錄院

祖父孫三世同領史職前此未有也 秦檜擅政以

來屏塞人言蔽上耳目一時獻言者非誦檜功德則

訐人語言以中傷善類欲有言者恐觸忌謹謹論銷

金鋪翠乞禁鹿胎冠子之類以塞責而已故皆避免

輪對至是八月壬辰上乃諭執政曰百官輪對正欲

聞所未聞近輪對者多謂告避免可令檢舉約束

冬十一月乙丑魏師遜罷以施鉅然知政事鄭仲熊

簽書樞密院事自秦檜專國士大夫有名望者悉屏

之遠方凡齷齪委靡之徒一言契合即登政府稍出

一語輒斥去之不異奴隸故自萬俟卨罷至此十年

恭豫政事者纔四人而已 加秦檜少傳封嘉國公

金壽寧縣主什古幹離不之女也靜樂縣主蒲刺

及習然兀术之女也師古兒訛魯觀之女也混同縣

君莎里古真及其妹餘都阿魯之女也皆亮從姊妹

郕國夫人重節蒲盧虎之女孫亮之姪也張定安妻

柰刺忽太后大氏之兄嫂也蒲魯胡只石哥之妹也

皆有夫亮無所忌耻皆召與之私分屬諸妃位下莎

里古真尤得幸每召必親候廊下立久則坐于師古

膝上凡宮人在外有夫者初猶分番出入後乃盡遣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五 七

其夫往會寧不聽出外每幸婦人必奏樂撤幃或妃

嬪列坐輒率意淫亂使共觀之常於卧內遍設地衣

裸逐為戲 十二月西遼耶律夷列死以子幼令其

妹普速完權國事普速完自號承天皇太后謚夷列

曰仁宗

紹興二十五年夏四月乙酉施鉅罷 五月丁未朔

日有食之 六月庚辰鄭仲熊罷以湯思退簽書樞

密院事 改岳州為純州岳陽軍為華陽軍或言岳

州乃岳飛駐軍之地又與其姓同乞改之蓋以媚秦

檜也岳州人謂岳飛駐軍乃鄂州於我州何與而改

之 金主陰有南侵之意乃謀遷汴遣完顏長寧為
汴京留守經畫之既而大火宮室盡焚金主大怒杖
殺長寧 秋八月下趙鼎于汾等于大理獄秦檜於
一德格天閣書趙鼎李光胡銓三人姓名必欲殺之
及鼎死而憾不已江西運判張常先箋注前帥張宗
元與張浚詩言于朝其詞連逮者數十家將誣以不
軌而盡去之會汪召錫告宗室知泉州令矜觀檜家
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謫居汀州檜乃諷殿
中侍御史徐嘉論趙汾與令矜飲別厚贖必有姦謀
秋八月辛巳詔送汾令矜大理鞠問使汾自誣與張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五

十一

浚李光胡寅胡銓等五十三人謀大逆獄成而檜病
不能書矣 丙戌以董德元叅知政事秦檜門人洪
皓居英州九年始復朝奉郎徙袁州至南雄卒卒後
一日秦檜死皓久在北廷為金人所敬既歸金人至
必問皓為何官居何地不奉為檜所忌不死于敵國
而死于讒慝聞者悼之 冬十月秦檜病帝幸其第
問焉無一語惟流涕而已煇奏請代居相位為誰帝
曰此事卿不當與帝還宮命沈虛中草檜及煇制並
令致仕煇夜遣墳與右司員外郎林一飛宗正丞鄭
裨見其黨殿中侍御史徐嘉右正言張扶謀請已為

相丙申檜卒遺表有云願陛下固隣國之權盟謹國
是之搖動贈申王謚忠獻檜居相位十九年倡和誤
國忘讐敦倫包藏禍心劫制君父陰結內侍及醫師
王繼先伺上微旨動靜必具知之郡國事惟申省無
至上前者性陰險深阻如崖窞不可測同列論事上
前未嘗力辨但以一二語傾擠之俾帝自怒一時忠
臣良將誅鋤畧盡其頑鈍無耻者率為檜用爭以誣
陷善類為功凡無罪可狀者則曰立黨沽名曰訕謗
曰指斥甚則曰有無君心章疏皆檜自操以授言官
識之者曰此老秦筆也晚年殘忍尤甚屢與大獄察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五

九

事之卒布滿京城稍議之者即捕治中以深文如知
饒州洪興祖作程瑀論語解序引不使大臣怨乎不
以即以爲譏已毀其板編管興祖于昭州京西運副
魏安行嘗爲鏤梓亦編管于欽州其羅織人類此執
政惟取備員甫入輒出惟深德王次翁歷四年始出
之立久任之說上淹滯失職有十年不調者然附之
則立與擢用開門受賂富敵于外國珍寶死猶及
門檜每事與帝爭勝曹筠言水災詔逐之檜陞為從
官周蔡欲言梁汝嘉檜不待帝言即改除之由是張
扶請檜乘金根車呂愿中獻秦城王氣詩其勢漸不

可制檜既死帝謂楊存中曰朕今日始免防檜逆謀矣 朱熹曰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紀綱復張諸將屢以捷告恢復之勢蓋十八九虜人於是始露和議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虜庭獨以長樂梓官藉口攘却衆謀熒惑主聽使和議翕然以定而不可破士大夫徃于積衰之俗見國家無事而檜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忘讐忍辱爲事理之當然嗚呼始則倡邪謀以誤國中則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未流之弊遺君後親無所不至此檜之罪所以上通于天萬死不足以贖也 金王亮迎其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五

十一

大后徒單氏至燕命以大房山雲峯寺爲山陵遣右丞相僕散思恭等如會寧奉遷太祖太宗梓宮及迎徙單后至沙流河亮親迎之命左右持杖二束跪太后前曰亮不孝久缺溫清願答之后掖之曰今庶民有克家子尚且愛之不忍答我有子如是寧忍答乎叱杖者退既至居壽康宮亮事之外極恭順后起則自扶之常從輿輦後行后御物或自執之見者以爲至孝雖太后亦信其誠 十一月丁酉臺諫湯鵬舉等累疏言秦檜之姦請逐其親黨詔安置戶部侍郎曹沫于新州罷端明殿學士鄭仲能等四人徙侍御

史徐壽正言張扶爲他官知建康府王會等六人俱以諂附貪冒罷又竄呂愿中等于遠州秦垓秦焯秦焜等俱以檜黨濫科革正之莫及張常先等八人並以告許濫叨官爵送遠郡編管十一月釋趙汾奪二官與李孟堅王之奇等皆令自便 以魏良臣叅知政事 十二月復張浚胡寅張九成等二十九人官徙李光于彬州胡銓于衡州光尋卒

紹興二十六年春正月甲子追復趙鼎鄭剛中等官

二月魏良臣罷 三月甲寅以邊事定罷宰相兼樞密使已未以萬俟卨叅知政事 乙丑東平進士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五

十一

梁勛上書言金人必舉兵宜爲之備帝怒編管勛于千里外州軍而下詔曰講和之策斷自朕志秦檜但能贊朕而已豈以存亡而渝定和議邪近者無知之輩鼓倡浮言以惑衆聽至有僞撰詔命召用舊臣抗章公車妄議邊事朕甚駭之自今有此當重寘典憲 夏五月壬辰以沈該萬俟卨爲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湯思退知樞密院事初秦檜病篤召董德元湯思退至卧内屬以後事各贈黃金千兩德元慮檜以爲自外不敢辭思退慮檜以爲期其死不敢受帝聞思退不受以爲非檜黨遂信任之六月丁丑以程克

俊叅知政事靖康帝卒千金命史館重修日曆以秦熈修不實也 秋七月丁未彗出井詔求直言

八月辛卯程克俊罷以張綱叅知政事綱初仕為給事中以秦檜用事遂致仕臥家者二十餘年嘗書座右曰以直行已以正立朝以靜退高天下其篤守如此 九月乙巳以陳誠之同知樞密院事 張浚去

國二十年天下士無賢不省莫不傾心慕焉武夫健將言浚者必咨嗟嘆息至兒童婦女亦知有張都督金使至必問浚安在惟恐其復用而秦檜懼其正論害已今臺臣有所彈劾語必及浚謂為國賊必欲殺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五 五十一

之檜死十月丁酉乃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時喪母將歸葬會星變求直言浚慮虜數年勢必求禦用兵而吾方溺於晏安謂虜可信莫為之備沈該萬俟

高居相位尤不厭天下望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居喪為嫌乃上疏極言沈該萬俟高湯思退謂敵未有變而浚乃若禍在年歲間者皆笑其狂臺諫湯

鵬舉凌哲等論浚名在罪籍唱異議以動國是若使歸蜀恐惑遠方生患復安置永州

紹興二十七年春二月戊午以湯鵬舉叅知政事

三月萬俟卨卒高為相主和固位無異秦檜士論薄

之 夏六月戊申以湯思退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 秋八月之未以湯鵬舉知樞密院事 九月癸酉張綱罷以陳康伯叅知政事 冬十一月丁亥湯鵬舉免

紹興二十八年春二月丙申以陳誠之知樞密院事

王綸同知院事 三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金主亮召其倖臣秘書少監張仲軻左諫議大夫馬欽校書郎田與信等便殿侍坐金主謂仲軻曰漢之封疆不過七八千里今吾國幅員萬里可謂大矣仲軻曰本朝疆土雖大而天下有四主若龍一之乃為大矣金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五 五十二

主曰彼且何罪而伐之仲軻曰臣聞宋人買馬修器械招納山東叛亡豈得謂無罪金主喜曰向者梁玘嘗為朕言宋有劇貴妃者資質美艷今一舉而兩得之俗所謂因行掉臂也江南聞我舉兵必遠竄耳欽

與信皆對曰海島蠻越臣等皆知道路彼將安往金主曰然則天與我也朕舉兵滅宋遠不過二三年然後討平高麗夏國一統之後論功遷秩分賞將士彼必忘勞矣時金主待其累世疆盛欲大肆征伐以一天下嘗曰天下一家可以為正統及秋七月拜李通叅知政事通揣知金主意遂與仲軻欽及近習奉小

之俗所謂因行掉臂也江南聞我舉兵必遠竄耳欽與信皆對曰海島蠻越臣等皆知道路彼將安往金主曰然則天與我也朕舉兵滅宋遠不過二三年然後討平高麗夏國一統之後論功遷秩分賞將士彼必忘勞矣時金主待其累世疆盛欲大肆征伐以一天下嘗曰天下一家可以為正統及秋七月拜李通叅知政事通揣知金主意遂與仲軻欽及近習奉小

之俗所謂因行掉臂也江南聞我舉兵必遠竄耳欽與信皆對曰海島蠻越臣等皆知道路彼將安往金主曰然則天與我也朕舉兵滅宋遠不過二三年然後討平高麗夏國一統之後論功遷秩分賞將士彼必忘勞矣時金主待其累世疆盛欲大肆征伐以一天下嘗曰天下一家可以為正統及秋七月拜李通叅知政事通揣知金主意遂與仲軻欽及近習奉小

之俗所謂因行掉臂也江南聞我舉兵必遠竄耳欽與信皆對曰海島蠻越臣等皆知道路彼將安往金主曰然則天與我也朕舉兵滅宋遠不過二三年然後討平高麗夏國一統之後論功遷秩分賞將士彼必忘勞矣時金主待其累世疆盛欲大肆征伐以一天下嘗曰天下一家可以為正統及秋七月拜李通叅知政事通揣知金主意遂與仲軻欽及近習奉小

之俗所謂因行掉臂也江南聞我舉兵必遠竄耳欽與信皆對曰海島蠻越臣等皆知道路彼將安往金主曰然則天與我也朕舉兵滅宋遠不過二三年然後討平高麗夏國一統之後論功遷秩分賞將士彼必忘勞矣時金主待其累世疆盛欲大肆征伐以一天下嘗曰天下一家可以為正統及秋七月拜李通叅知政事通揣知金主意遂與仲軻欽及近習奉小

之俗所謂因行掉臂也江南聞我舉兵必遠竄耳欽與信皆對曰海島蠻越臣等皆知道路彼將安往金主曰然則天與我也朕舉兵滅宋遠不過二三年然後討平高麗夏國一統之後論功遷秩分賞將士彼必忘勞矣時金主待其累世疆盛欲大肆征伐以一天下嘗曰天下一家可以為正統及秋七月拜李通叅知政事通揣知金主意遂與仲軻欽及近習奉小

之俗所謂因行掉臂也江南聞我舉兵必遠竄耳欽與信皆對曰海島蠻越臣等皆知道路彼將安往金主曰然則天與我也朕舉兵滅宋遠不過二三年然後討平高麗夏國一統之後論功遷秩分賞將士彼必忘勞矣時金主待其累世疆盛欲大肆征伐以一天下嘗曰天下一家可以為正統及秋七月拜李通叅知政事通揣知金主意遂與仲軻欽及近習奉小

輦盛言江南富庶子女玉帛之多逢其意金主以通
為謀主遂議興兵南侵 王剛中上言夷狄之情疆
則犯邊弱則請盟今勿計其疆弱而先擇將帥蒐士
卒實邊儲備軍械加我數年國勢富強彼請盟則為
漢文帝犯邊則為唐太宗上壯其言會九月庚辰西
蜀謀帥帝曰無如王剛中矣遂命之 冬十月金主
亮遣其左丞相張浩叅政敬嗣暉如汴京營建宮室
國子司業黃中使還上言金人治汴京必欲徙居以
迫我不可不早為之備若果至汴則壯士健馬不數
日可及境矣湯思退大怒左遷中官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五

孟

紹興二十九年春二月金主亮謀南侵乃造戰船于
通州遣使籍諸路猛安部族及契丹奚人不限丁數
悉僉之凡二十四萬又僉中都南都中原渤海丁壯
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凡二十七萬雖親
老下多求一子留侍亦不聽又遣使分詣諸道總管
府督造兵器命諸路舊貯軍器並致于燕時又建汴
宮修燕城民不能堪箭翎一尺至千錢村落間往往
椎牛以供筋革至於烏鵲狗彘無不被害者 夏五
月禮部侍郎孫道夫使金還金主亮謂之曰歸白爾
帝事我上國多有不誠今畧舉二事爾民有逃入我

境者邊吏皆即發還我民有叛入爾境者有司索之
往往托詞不發一也爾於沿邊盜賣鞍馬備戰陣二
也蓋欲南侵故先設此二事為辭道夫還具奏之帝
曰朝廷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為兵端道夫曰彼身弑
其君而奪之位與兵豈問有名湯思退沈該不以為
然道夫每對帝輒言武事該疑其引用張浚忌之故
貶知綿州 六月甲申帝聞金主亮有南侵意疑之
使王綸往覘綸還入對言隣國恭順和好無他皆陛
下威德所致湯思退等皆賀帝曰中外之論皆欲沿
邊屯戍軍馬移易將帥為進取之計萬一輕舉兵連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五

孟

禍結何時而已 丙申陳誠之罷 已酉沈該免
秋七月丁亥以賀允中叅知政事 八月詔監潭州
南嶽廟朱熹不至熹徽州婺源人少有求道之志父
松知饒州疾亟屬熹曰胡憲劉勉之劉子輩三人學
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熹奉以告而稟
學焉既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及舉進
士為泉州同安主簿罷歸聞延平李侗學于羅從彥
得伊洛之正遂徒步往從之其學大要窮理致知反
躬踐實而以居敬為主築室武夷山中四方遊學之
士從之者如市上聞其賢故召之熹卒不至憲安國

從子生而靜慈不妄笑語紹興中與勉之同入太學時崇伊洛之學憲與勉之求得程頤書潛抄默誦夜以繼日聞涪陵譙定受易學于頤二人往從受業久未有得定曰心爲物漬故不有見惟學乃可明耳憲悟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邪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崇安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從遊日衆號籍溪先生仕終秘書省正字朱熹嘗言從憲及勉之子翬二君子遊而事籍溪先生爲久得其學爲多勉之從譙定劉安世楊時受學卒業乃還崇安結草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於世惟宋資治通鑑卷三十五 三十一

憲子翬日相往來講論學者踵至勉之隨其才器爲說聖賢之道因以女妻熹門人號曰白水先生子翬幹仲子以父死國難痛憤致疾棄與化通判隱居武夷山中者十七年與憲勉之交相得每見講學外無雜言 所與遊皆知名士而期以任重致遠者朱熹而已熹初從子翬遊子翬以易之不遠復三言俾佩之終身學者稱爲屏山先生 九月甲午以湯思退陳康伯爲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帝謂康伯曰卿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真宰相也今與思退共政如有可否勿憚商確康伯曰大臣論國事自當盡心若依阿植黨臣所不敢 庚子皇太后韋氏崩帝事甚謹先意承志惟恐不及或一食稍減輒不勝憂懼常戒宮人曰太后年已高惟優遊無事起居通意卽壽考康寧事有所關慎勿令知第來白朕至是崩年八十矣謚曰顯仁 冬十月丙午擢顯仁皇后于永裕陵 十二月辛未以王綸知樞密院事

宋資治通鑑卷第三十六

宋紀三十六

起紹興庚辰盡紹興壬午

高宗受命全功至德聖神文武皇帝

孝皇帝十

紹興三十年春正月丙申以葉義問同知樞密院事
二月癸酉以普安郡王瑗為皇子更名璵進封建王
初帝知瑗之賢欲立為嗣恐太后意所不欲遲回久
之及后崩帝問戶部尚書張燾以方今大計對曰儲
嗣者國之本也天下大計無踰於此今兩邸名分宜
早定帝喜曰朕懷此久矣開春當議典禮燾頓首謝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六

至是利州提點刑獄范如圭撥至和嘉祐間名臣奏
章凡三十六篇合為一書囊封以獻請斷以至公勿
疑帝感愜即日下詔以普安郡王為皇子加恩平郡
王璵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寺稱皇姪 夏六月
庚午玉綸罷 秋七月戊戌以葉義問知樞密院事
朱倬叅知政事倬初以張浚薦自且與簿對時方以
劉豫為憂倬策其必敗帝大喜而秦檜惡之出為越
州教授檜死倬知惠州陛辭因言前事帝問卿何久
淹如此倬言為檜所扼帝愀然慰諭目送之且曰人
不知卿惟朕獨知遂累擢至中丞論事多所裨益帝

任信之 八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壬子賀正中使

金還言金人必畔盟宜為之備明日允中致仕 九
月以李寶為浙西副總管寶嘗陷金拔身自海道來
歸至是召對詢以此事歷歷如數乃授官令於平江
督海舟捍禦 冬十二月乙巳湯思退有罪免侍御
史陳俊卿論思退挾巧詐之心濟傾邪之術觀其所
為多效秦檜蓋思退致身皆秦檜父子恩也宜寘之
憲典遂奉祠 戶部侍郎錢端禮被旨造會子儲見
錢于城內外流轉其合發官錢並許兌會子輸左藏
庫初行于兩浙遂通行諸州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六

紹興三十一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帝不受朝
丁亥風雷大雨雪侍御史汪澈言春秋魯隱公時大
雨震電繼以風雪孔子以八日之間再有大變謹而
書之今一夕之間二異交至陰盛也今臣下無慈順
戚屬無乖刺而又無女謁之私意者殆為夷狄乎願
陛下飭大臣常謹於備邊也 二月禮部侍郎金安
節言熙寧元豐以來經義詩賦廢興離合隨時更革
近合科以來通經者苦賦體雕刻習賦者病經旨淵
微心有弗精業難兼濟後進往往得志而老生宿儒
多困也請復分立兩科永為成憲從之 三月壬午

以楊椿叅知政事丙寅以陳康伯朱倬為尚書左右
僕射並同平章事陳康伯以金人必敗盟請早為
之備及聞金人決欲敗盟乃召楊存中及三衙帥至
都堂議舉兵又詔侍從臺諫集議康伯傳上旨曰今
日更不論和與守直問戰當何如時上意雅欲視師
內侍省都知張去為陰沮用兵且陳退避策中外妄
傳幸閩蜀人情洶洶朱倬無一語康伯奏曰金敵敗
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決則將士
之意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待其先發應之五
月戊寅乃以利州西路都統制吳玠知襄陽都兵三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六 三

死矣帝始聞淵聖崩遽起發哀而罷詔持斬衰三年
上淵聖廟號曰欽宗 己未以吳玠為四川宣撫使
六月乙卯以劉錡為江淮浙西制置使屯揚州時
宿將無在者乃以錡為江淮浙西制置使節制逐路
軍馬 金主亮徵兵南侵使牌印燥合如西北路盡
僉契丹丁壯人曰西北路接近隣國世世征伐相與
讐怨若男丁盡從軍彼以兵來則盡係累矣幸使者
入朝言之燥合畏罪不敢言遂與牌信耶律娜等盡
起男丁於是西北路招討司譯史撒人與部眾殺招
討使完顏沫側及燥合等而執耶律娜取招討使司
貯甲三千遂及議立故遼主延禧子孫眾推都監老
和尙為招討使山後山前諸郡牧皆應之咸平府謀
克括里舉兵據咸平繕完器甲出府庫財物募兵以
應撒人其勢益張金主亮使僕散忽士等討之皆無
功而撒人自度大軍必相繼而至勢不可支謀歸于
西遼乃率眾沿龍駒河西出撒人既行而舊居山前
者皆不欲從僞署六院節度使移刺術斡殺撒人執
老和尙等自為都元帥擁眾東還至臨潢府東南新
羅寨東京留守曹國公烏祿使移刺札八招之斡斡
已約降已而復謂札八曰若降爾能保我輩無事乎

札八見竊韓兵衆強盛軍帳滿野意其可以有成反說之曰我之始來以汝輩不能有爲今觀兵勢強盛如此汝等欲如羶羊爲人所驅去乎將欲待天時乎若果有大志吾亦不復還矣其黨有前宰特本部族節度逐韓者言昔谷神丞相賢能人也嘗說西北部族他日當有事今日正合此語恐不可降也於是竊韓決意不降遂攻臨潢圍之衆至五萬 金主亮遷都于汴金先調馬于諸路以戶口爲差計五十六萬疋仍令戶自養以俟至是秋七月又大括羸馬官至七品聽留一疋等而上之并舊籍民馬其在東者給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六

五

西軍在西者給東軍交相往來晝夜絡繹不絕死者狼籍于道其亡失多者官吏懼罪或自殺所過蹂踐民田調發牽馬夫役詔河南州縣所貯糧米以備大軍不得他用羸馬所至當給芻粟而無可給有司以爲請金主亮曰北方比歲民間儲畜尚多今禾稼滿野羸馬可就牧田中借令再歲不獲亦何傷乎於是國內騷然盜賊蠡起大者連城邑小者保山澤有以盜賊事聞者虎輒杖而出其官大醫使祈宰上疏諫南侵亮殺之由是羣臣不敢言金主亮大殺宋遼宗室之在其國者凡百三十餘人 周璘之免初璘之

受命賀金遷都憚不欲行陳康伯以國事勉之璘之語侵康伯康伯曰使其不爲宰相當自行大臣與國存亡雖死安避璘之竟辭行至是坐免 遣樞密都承旨徐壽如金至盱眙金主亮使韓汝嘉就境上止之曰朕始至此比聞北方小警欲復歸中都無庸來賀也壽乃還 八月辛丑朔宿遷人魏勝起兵復海州詔以勝知州事勝多智勇應募爲弓箭手居山陽及金人籍諸路民爲兵勝躍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金知海州事高文富遣兵捕勝勝迎擊走之追至城下文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六

六

富閉門固守勝令城外多張旗幟舉烟火爲疑兵又使人向諸城門諭以金人棄信皆盟無名與兵及本朝寬大之意城中人聞即開門獨文富與其子安仁率牙兵拒之勝殺安仁及州兵千餘擒文富民皆安堵如故勝遣人諭胸山懷仁沐陽東海諸縣皆定之乃蠲租稅釋罪囚發倉庫犒戰士分忠義士爲五軍紀律明肅部分如宿將勝益募忠義以圖收復遠近聞之響應旬日得兵數千勝將董成率所部千餘人直入沂州殺金守將及軍士三千餘衆悉降得器甲數萬金遣蒙恬鎮國以兵萬餘取海州抵州北二十

里新橋勝帥兵出迎之設伏于隘障以待衆殊死戰
伏發賊大敗殺鎮國敵千人降三百人軍聲益振山
東之民咸欲來附勝傳檄招諭結集以待王師之至
沂民壁蒼山者數十萬金人圍之久不下若首勝
告急于勝勝提兵往救之陣于山下金人多伏兵勝
兵遇伏皆赴若金人襲之勝單騎而殿以大刀奮擊
金人望見勝知其爲將也以五百騎圍之數重勝馳
突回擊金陣開復鬪戰移時身被數十鎗刃刃出圍
金兵追之馬中矢踣步而入若無敢當者金人又急
攻絕其水若中食乾糲殺牛馬飲血勝默禱而雨驟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六 七

作金人攻益急周山爲營勝度其必復攻海州因間
出若趨城中金人果解蒼山圍自新橋抵城下勝出
戰皆捷金分兵四面攻之勝募士登城以禦矢石如
雨者七日金兵死傷多遁去 已巳以成閔爲京湖
制置使 金太后徒單氏聞金主亮欲南侵數以言
諫之亮不悅每謁見還宮必忿怒人不知其故及至
汴后居寧德宮使侍婢高福娘問亮起居亮幸之因
使后后動靜凡后所爲事無大小福娘夫特未哥教
福娘增飾其言以聞及契丹友樞密使僕散忽土往
討辭謁后后謂曰國家世居上京既徙中都今又至

汴復將興兵涉江淮伐宋疲弊中國我嘗諫止之不
見聽也契丹事復如此奈何福娘以告亮亮意謂后
嘗養鄭王克爲己子克四子皆成立恐忽土將兵在
外或有異圖乃召點檢太懷忠等使弒后且指后左
右數人皆令殺之后方樞密懷忠等至令后跪受詔
后愕然方下跪尚衣局使虎特末從後擊之仆而復
起者再高福娘等縊殺之并殺其左右數人亮命焚
后于宮中棄骨于水并殺鄭王克之子檀奴阿里由
等三人遂召忽土等還皆殺之封高福娘爲鄖國夫
人以特末哥爲澤州刺史又以尚書令張浩左丞相

肅王諫伐宋杖而釋之自是莫有敢諫者九月遂分
諸道兵爲三十二軍置左右大都督及三道都統制
府以總之以奔賄爲左大都督李通副之紇布烈良弼
爲右大都督烏延蒲盧渾副之蘇保衡爲浙道水軍
都統制完顏鄭家副之由海道徑趣臨安劉蕞爲漢
南道行營兵馬都統制進自蔡州以瞰荆襄徒軍命
喜爲西蜀道行營兵馬都統制由鳳翔取大散關駐
軍以俟後命左監軍徒單貞別將兵二萬入淮陰是
月亮召諸將授方略賜宴于尚書省命皇后徒單氏
與太子光英居守張浩肅王敬嗣暉留治省事亮戎

服乘馬且裝啓行妃嬪皆從衆六十萬號百萬糧帳
相盟鉦鼓之聲不絕李通造浮梁于淮水之上將自
清河口入淮東遠近大震庚辰以黃祖舜同知樞
密院事金人徒軍合喜將五千騎扼大散關遊騎
攻黃牛堡守將李彥堅告急人情洶洶制置使王剛
中跨一馬馳二百里至吳璘營起璘于帳中責之曰
大將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臥璘大驚即
馳至殺金平駐軍青野原益調內郡兵分道而進授
以方畧以援黃牛剛中又以蠟書抵張正彥濟師西
師大集李彥堅以神臂弓射金師卻之璘遣別將彭
師大集李彥堅以神臂弓射金師卻之璘遣別將彭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六

九

統制冬十月金主亮渡淮慮魏勝睨其後分軍數
萬圍海州會李寶帥舟師由海道將拒敵于膠西勝
遣人邀之寶避風至東海慷慨厲士赴援與勝同擊
金兵于新橋敗之勝還守北關金兵逼關勝登關門
張樂飲酒犒軍士令固守勿出戰踰時乃少遣士出
憑險隘擊之金知不可攻率軍轉而渡河襲關後勝
飲兵入城金人欲過破堰圍城爲營勝先已據堰拒
之尋以單騎逐虜於東門外大聲叱之金騎五百皆
墜風退勝追十數里金兵駭散翌早乘昏霧四面薄
城急攻勝竭力捍禦城上鎔金液投火牛金兵不能
前多死傷乃拔砦走金人渡淮劉錡兵至楊州建
大將旗鼓軍容甚肅觀者嘆息以兵駐清河口扼金
師金人以瓊裹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沒者鑿沉其舟
金人自渦口渡淮錡次于淮陰列兵運河岸以扼之
金主亮自發汴京將士在道多亡歸者丁未曷
蘇猛安福壽高忠建廬萬家婆娑路總管謀歸東京
謀克金在等始受甲於大名即舉部亡歸從者至二
萬餘皆公言于路曰我輩今往東京立新天子矣時
東京留守烏祿許王訛里朶之子太祖之孫也性仁
孝沈靜明達衆心歸之亮嘗使謀東虎圖淮北諸王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六

十

烏祿聞而憂懼會故吏亦凡自沐還具言金主殺其
毋等事且曰將遣使害宗室兄弟矣烏祿益懼謀於
其舅興元少尹李石勸烏祿先殺副留守高存福
烏祿遂執存福將殺之適福壽等以軍入東京乃共
殺存福等烏祿遂御宣政殿即位大赦改元大定更
名雍下詔暴揚堯罪惡數十事追尊訛里朶為帝廟
曰睿宗 乙卯劉錡遣都統王權措置淮西權不從
錡節制聞金兵大至即棄廬州退屯昭關不戰而潰
錡聞之遂自淮陰退還揚州丙辰金主亮入廬州權
自昭關退保和州吳拱成閔遣兵復唐鄧諸州 丁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六

十一

已帝聞王權敗召楊存中至內殿議禦敵之策因命
存中就陳康伯議欲航海避敵康伯延之入解衣置
酒帝聞之已自寬明日康伯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
越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盍靜以待之一日帝忽降
手詔曰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曰百官
散主勢孤矣帝意既堅康伯乃請下詔親征帝從之
以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參贊軍
事尋以楊存中為御營宿衛使金人陷真州統制邵
宏淵逆戰敗走吳璘出兵漢中遂復商虢州 庚申
王權退屯采石金主亮入和州以梁山濼水涸先所

造戰船不得進命李通復造船督責奇急將士日夜
不得休息壞城民居以為材木斃死人膏為油用之
乙丑金人陷揚州劉錡以舟渡真揚之民于江南留
屯瓜洲金人來爭錡命步將吳超員琦王佐等拒之
于皂角林錡陷重圍下馬死戰佐以步卒設伏林中
金人既入張弩俱發金人以運河岸狹非騎兵之利
稍稍引去追擊大破之斬其統軍高景山 丙寅李
寶既解海州之圍遂與其子公佐引舟師至膠西石
曰島敵舟已出海口泊陳家島相拒僅一山時北風
盛寶禱于石曰神風自施樓中來如鍾鐸聲眾咸奮
未資治通鑑

卷三十六

十一

引舟握刃待戰敵操舟者皆中原遺民遙見寶船引
敵兵入舟中使不知王師猝至風駛舟疾過山薄敵
鼓聲震蕩海波騰躍敵大驚擊斫舉帆帆皆紐繮彌
亘數里風浪捲聚一隅窘束無復行次寶命火箭射
之煙焰隨發延燒數百艘火所不及者猶欲前拒寶
叱壯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殺之降其眾三千餘人
斬其帥完顏鄭家奴等六人擒倪詢等上于朝收其統
軍符與文書器甲糧斛以萬計餘物衆不能舉者悉
焚之火四晝夜不滅 十一月壬申殿中侍御史陳
俊卿上疏極言張浚忠盡帝悟乃詔復官州建康至

岳陽買舟冒風雪而行時金兵充斥浚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盛焚宋舟煙焰漲天慎毋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遂乘小舟徑進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編管王權于瓊州以李顯忠代將其軍時劉錡病甚求解兵柄留其姪中軍統制浚以千五百人塞瓜州李橫以八千固守詔錡還鎮江專防江於是盡失兩淮之地金人攻瓜州浚以克敵弓射之葉義問至鎮江見錡病劇以李橫權錡軍遂督兵渡江衆以為不可義問強之浚請出戰錡不從浚拜家廟而行金人以重兵逼瓜州浚先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六

十一

退李橫以孤兵不能當亦卻失其都統制印橫左軍統制魏俊右軍統制王方死之橫浚僅以身免錡聞浚敗因憤悶疾益甚義問聞之乃遵陸趨建康市人皆媒罵之乙亥金主亮築臺江上自被金甲登臺殺黑馬以祭天一羊一豕投于江中召奔賄等謂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濟江矣蒲盧渾曰臣觀宋舟甚大我舟小而行遲恐不可濟亮怒曰爾昔從梁王追趙構入海島豈皆大舟邪誓明日渡江晨炊王麟堂先濟者與黃金兩亮置黃旗于岸上以號令進止時葉義問命虞允文往蕪湖迎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

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宮軍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傍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召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誥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謂允文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受其咎耶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因于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其二並東西戍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之間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官軍軍小卻允文入陣中撫統制魏浚之背曰汝膽畧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浚即揮雙刀出土殊死戰中流官軍以海船衝敵舟皆平沈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又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金兵還和州凡不死于江者亮悉敲殺之會報曹國公已即位于東京改元大定亮拊髀嘆曰朕本欲平江南改元大定此非天乎因出其素所書取一戎衣天下大定改元事以示群臣遂召諸將帥謀北還且分兵渡江李道曰陛下親征深入異境無功而還若衆散于前敵乘乎後非其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六

十四

臣遂召諸將帥謀北還且分兵渡江李道曰陛下親征深入異境無功而還若衆散于前敵乘乎後非其

全計若留兵渡江車駕北還諸將亦將解體今燕北諸軍近遼陽者恐有異志宜先發其渡江歛舟焚之絕其歸望然後陛下北還南北皆指日而定矣亮然之允文知亮厥明當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出海州駐上流別遣盛新以舟師截金人于陽林河口明日敵果至因夾攻之復大敗焚其舟三百敵遣偽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者允文曰此反間也乃復書言權因退師已宜憲典新將李顯忠也願決戰以決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焚其龍鳳舟斬梁漢臣及造舟者二人率其軍趨楊州使符寶郎邪律淡荅護神果軍扼淮

宋資治通鑑

卷三六

十五

董愧死矣以疾篤召還提舉萬壽觀詔以閔等為招討使閔淮東顯忠淮西拱湖北京西亮至瓜州居于龜山寺虞允文與楊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耳有一將跪奏南軍有備不可輕願駐楊州徐圖進取亮怒杖之五十召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驍騎高僧欲誘其黨以言事覺亮命參刀割之乃下令軍士亡者殺其蒲里衍蒲里衍亡者殺其謀克謀克亡者殺其猛安猛安亡者殺其總管由是軍士益危懼亮又令軍中運鴉鶻船于瓜州期以明日渡江敢後者死眾欲亡歸乃決計于浙西都統制耶律允直及猛安唐括烏野且曰前阻淮渡皆成擒矣比聞遼陽新天子即位不若共行大事然後舉軍北還允直然之乃期詰旦衛軍番代即將行事黎明允直等帥諸將以眾薄亮營亮聞亂意宋兵奄至攬衣據起箭入帳中亮取視之愕然曰乃我兵也近侍大慶山曰事急矣當出避之亮曰走將安往方取弓已中箭仆地延安少尹納合幹雷補先刃之手足猶動遂縊殺之軍士攘行營服用皆盡乃取驍騎指揮使大磐衣山裹其尸而焚之收其妃嬪及

宋資治通鑑

卷三六

十六

李通郭安國徒軍末年梁瓌太慶山等皆殺之元直
自為左領軍副大都督使人殺太子光英于汴退軍
三十里遣人持檄詣鎮江軍議和未幾金軍在荆襄
兩淮者皆拔柵北還 十二月成閔李顯忠收復兩
淮州郡 戊申張浚至建康即具行宮儀物請車駕
臨幸帝從之帝至建康張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
不以手加額浚起復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為重
金主雍入燕

紹興三十二年春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帝在鎮江
府 金主亮死中原豪傑並起山東忠義耿東據東
平自稱天平節度使以齊州歷人辛棄疾掌書記棄
疾勸東來歸東遣棄疾奉表詣行在帝大喜厚賚之
以東知東平府 金主雍下令散南征之衆以高忠
建為報諭宋國使且告即位二月戊戌以虞允文為
川陝宣諭使允文還朝帝慰籍嘉嘆謂陳俊卿曰允
文朕之裴度及是陛辭言金亮既誅新主初立彼國
方亂天相我恢復也和則海內氣沮戰則海內氣伸
帝以為然允文至蜀遂與吳璘經畧中原乙卯帝還
臨安時將祔欽宗于太廟帝謂張浚曰卿在此朕無
北顧憂矣御史吳芾言建康可以控帶襄漢經畧淮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一

十七

每大駕宜留以繫中原之望若還臨安則西北之勢
不能相接不從 金以張浩為尚書亮金主雍嘗謂
宰相曰進賢退不肖宰相之職也有才能高于己者
或懼其分權往往不肯引置同列朕甚不取卿等毋
以此為心時有近侍進言欲罷科舉者金主問浩曰
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浩曰有之曰誰歟浩曰
秦始皇金主顧近侍曰豈可使我為秦始皇事遂寢
閏月祔欽宗於太廟 癸未金人犯虢州吳璘遣
將楊從儀等攻援大散關分兵據和尚原金人走寶
雞 楊椿罷 辛卯太保威武節度使武穆公劉錡
以劉池敗發怒嘔血數升至是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錡慷慨深毅有儒將風金主亮之南下也令有敢言
錡姓名者斬徧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
名姓以對其答如響至錡莫有應者亮曰吾自當之
惜錡以疾不能成功齋恨而沒 耿京將張安國殺
東以降金辛棄疾還至海州與衆謀曰我緣主帥來
歸朝不期事變何以復命乃約李寶統制王世隆等
徑趨金營即帳中縛安國獻于臨安斬之詔授棄疾
江淮判官棄疾獻議恢復持論勁直不為迎合衆壯
之 吳璘遣姚仲取鞏王彥屯商號陝華惠逢取熙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一

十八

壹輯 14-427

河或又攻不可下或既得復失竟無成功仲舍肇攻德順踰四旬不克璘以李師顏代之遣子挺節制軍馬挺與敵戰于瓦亭大敗之擒其千戶耶律九斤等百三十七人金人懲其敗悉兵趨德順璘自將往督師先壁于險且治夾河戰地璘至城下守陴者聞呼相公來觀望咨嗟矢不忍發璘按行諸屯斬不用命者先以數百騎嘗敵敵一鳴鼓銳士空壁躍出突璘軍璘得先治地無不一當百至暮璘忽傳呼某將戰不力人益奮搏敵大敗遁入壁黎明師再出敵堅壁不動會大風雲金人拔營去凡八日而克璘入市不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六

十九

隔澗三十年不得以時灑掃祭祀心實痛之若彼能以河南地見歸必欲居尊如故正復屈已亦何所惜邁奏言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不成至燕金閣門見圖書不如式抑令于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邁執不可金鎔使館三日水漿不通及見金主語不遜欲留邁張浩不可乃遣還邁皓季子也夏四月戊寅以汪輅參知政事五月辛亥金人復遣五月太師發諸路兵三十餘萬攻海州先遣一軍自州西南斷魏勝軍餉道勝擇勇悍士三千餘騎拒于石闌堰金軍不能進連夜始還留千人備險隘金兵十萬來奪勝率衆鏖戰殺數千人餘皆遁去勝還入城無何金兵環城圍數重勝與郭憲分兵備禦或獨出擾之使不得休息又間夜發兵劫其營或焚其攻具既而金人併力急攻勝告急於李寶寶以聞命張子蓋往援進次石湫堰金人陳萬騎於河東子蓋率精銳數千騎擊之統制張洎畧陣中流矢死子蓋曰事急矣奮臂大呼馳入陣勝等繼之殊死戰賊大敗擁溺石秋河死者半圍遂解子蓋後之姪也金追廢亮爲海陵煬王蕭王敬嗣暉許霖等輔亮爲虐皆放歸田里特未哥及其妻高氏伏誅甲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六

二十

子立建王瑋為皇太子更名睿初金亮南侵兩淮失守朝臣多勸帝退避建王瑋不勝其憤及帝下詔親征瑋請率師為前驅直講史浩聞之入言于瑋曰皇子不宜將兵因為草奏請扈蹕以供子職帝亦欲瑋徧識諸將遂命從幸金陵及還臨安帝欲遜位陳康伯密贊大議乞先正名俾天下咸知聖意遂草立太子詔以進帝從之 以李顯忠主管侍衛軍馬司戚閣主管殿前衙司吳拱主管侍衛步軍司顯忠陰結金都統蕭琦為內應請出師欲自宿毫趨汴由汴京以通關陝關陝既通則鄜延一路熟知顯忠威名必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六

三

皆響應且欲起其舊部曲數萬以取河東會詔罷兵乃止 六月封子儻為秀王初詔集議子儻封爵戶部侍郎汪應辰定其稱曰太子本生之親請出內降曰皇太子所生父可封秀王謚安僖母張氏為王夫人 乙亥朱倬罷 丙子帝降手札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后稱太上皇后退居德壽宮太子固讓不許遂即位班退上皇即駕之德壽宮帝服袍履步出祥曦門冒雨掖輦以行及宮門弗止上皇麾謝再三且令左右扶掖以還顧謂羣臣曰付託得人吾無憾矣 丁丑帝朝太上皇于德壽宮帝五日

一朝太上皇不許自是月四朝 以龍木淵為樞密副都承旨曾觀幹辨皇城司二人帝潛邸內知客也尋以木淵知閣門事觀同知閣門事 詔中外臣庶陳時政闕失監南嶽廟朱熹上封事首言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必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今虜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讐則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綱紀厲風俗使吾修政攘夷之外子然無一毫可恃為遷延中已之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六

三

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國富兵疆視吾力之疆茲觀彼彘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為吾有而將焉往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 秋七月癸卯帝手書召張浚入見浚至帝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因賜之坐浚從容言人主之學以心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兢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敵

暨自服帝竦然曰當不忘公言加浚少傳魏國公宣撫江淮浚見帝英武力陳和議之非勸帝堅意以圖恢復欲遣舟師自海道擣山東命諸將出師倚角以向中原翰林學士朱浩以潛邸舊臣時預樞密議欲城采石瓜州浚言不守兩淮而守江則是示敵以削弱意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浩不悅遂與有隙凡浚所規畫活必沮之竟無成功 戊申追復岳飛官以禮改葬官其孫六人 八月乙巳以史浩叅知政事 九月罷川陝宣諭使虞允文史浩上言官軍西討東不可過寶雞北不可過德順若兵宿于外去川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六

三

及紇布烈志寧追之至梟嶺西陷泉大敗之高幹以數騎僅免收合散卒萬餘入奚部其黨多降高幹自知勢窮北走沙陀其徒執之獻于右都監完顏思敬送中都斬之其黨悉平惟撤八不服頗為邊患金人苦之 冬十月己巳葉義問罷以張燾同知樞密院事 十一月金以僕散忠義為都元帥紇布烈志寧副之金主以宋不稱臣乃詔忠義總戎事居南京節制諸軍復令志寧駐軍淮陽忠義將行金主諭之曰宋若歸侵疆首禮如故則可罷兵忠義至汴簡閱士卒分屯要害 十二月乙丑詔宰相復兼樞密使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六

五

宋資治通鑑卷第三十六

宋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七

宋紀三十七 起隆興癸未盡乾道庚寅九年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明聖成

孝皇帝一

隆興元年春正月壬辰朔帝朝德壽宮自是歲如之
置武舉十科 丁巳吳璘得詔寮屬交諫曰將在軍
君命有所不受此舉所係甚重柰何退師璘知朝論
主和乃曰璘豈不知此顧主上初政璘握重兵在遠
有詔璘何敢違遂退還河池金人乘其後璘軍亡失
者三萬三千部將數十人連營痛哭聲振原野於是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七

秦鳳熙河永興三路新復十三州三軍皆復為金取

庚子以史浩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以張浚為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開府建康浚薦
陳俊卿為宣撫判官先是帝召俊卿及浚子栻赴行
在浚附奏請帝臨建康以動中原之心用師淮濡以
為吳璘聲援帝見俊卿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
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浚開府江淮參佐皆一
時之選栻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
府諸人皆以為不及及入奏事因進言曰陛下上念
祖宗之讐耻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于中思有以振

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願益加省察而稽

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立成帝

大異之 二月癸未董祖舜罷 先是金人十萬衆

屯河南聲言規取兩淮朝廷震恐張浚請以大兵屯

盱眙泗濠以備之至是三月壬辰朔紇布烈志寧乃

以書抵浚欲凡事一依皇統以來故約不然請會兵

相見且遣蒲察徒穆木周仁屯虹縣蕭琦屯靈璧積

糧修城將為南攻計 癸巳以張燾參知政事辛未

膺同知樞密院事初次膺為右正言力諫和議為秦

檜所怒流落者二十年帝即位召為中丞次膺每以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七

名實為言多所裨益帝呼其官而不名若成閔之貪

饕湯思退之朋比葉義問之姦罔皆被論罷每章疏

一出天下避之渡江以後直言之臣稱次膺為首

帝銳意恢復張浚入見乞即日降詔幸建康帝以問

史浩浩對曰先為備守是謂良規議戰議和在彼不

在此儻聽淺謀之士時與不教之師寇退則論賞以

邀功寇至則斂兵而遁迹取快一時含冤萬世及退

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倖復

辨論于殿上浚因內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且

謂金人至秋必為邊患當及其未發攻之帝然其言

乃議出師渡淮三省樞密院不預聞會李顯忠邵宏淵亦獻擣虹縣靈壁之策帝命先圖二城夏四月戊子浚乃遣顯忠出濠州趨靈壁宏淵出泗州趨虹縣五月乙巳省中忽見邵宏淵出兵狀始知不由三省徑檄諸將史浩語陳康伯曰吾屬俱無右府而出兵不預聞焉用相為哉不去何待入對因奏陳康伯欲納歸正人臣恐他日必為子孫憂張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不得復聖中原因力丐免侍御史王十朋論浩懷姦誤國等八罪遂罷浩知紹興府李顯忠自濠梁渡淮至陟溝金右翼都統蕭琦用宋資治通鑑卷三十七三

城中巷戰又斬首虜數千人擒八千餘人遂復宿州中原震動捷聞帝手書勞張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既而宏淵欲發倉庫犒卒顯忠不可移軍出城止以見錢犒士士皆不悅詔以顯忠為淮南京東河北招討使宏淵副之帝率羣臣詣德壽宮上壽天中節也歲以為常丁未以辛次膺叅知政事洪遵同知樞密院事遵邁弟也紇在烈志寧自睢陽引兵攻宿州李顯忠擊却之金字檄復自汴率步騎十萬來攻宿州晨薄城下列大陣顯忠謂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以所部力戰俄而敵大至顯忠用克敵弓射却之宏淵顧衆曰當此盛夏搖扇於清涼且猶不堪况烈日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復鬪志至夜中軍統制周宏鳴鼓大譟陽為敵兵至與邵世雍劉侁各以所部兵遁繼而統制左師淵統領李彥李亦遁顯忠移軍入城統制張訓通張師顏荔澤張淵等以顯忠宏淵不協各遁去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竭力捍禦斬首二千餘積屍與牛馬墻平城東北角敵兵二十餘人已上百餘步顯忠取軍所執斧斫之敵始退却顯忠嘆曰若使諸軍相與掎角自城外掩擊則敵兵可盡師可擒河南之地指日

宋資治通鑑卷三十七

三

宋資治通鑑卷三十七

四

原缺第五葉

思退劾浚遂降授浚特進樞密使充宣撫治揚州顯忠責授果州團練副使筠州安置而邵宏淵仍前建康都統制後朝廷知其故復顯忠太尉奉祠 戊寅辛次膺罷次膺以疾祈免且奏曰王十朋雖上親擢天下皆知臣薦其賢湯思退召將至亦知臣嘗疏其姦遂罷奉祠陛辭帝甚惜其去次膺奏曰臣與思退理難同列帝曰有謂思退可用者次膺曰今日之事恐非思退能辨思退固不足道竊恐有誤國家爾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七

六

秋七月庚寅以湯思退爲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八月丙寅復以張浚都督江淮軍馬陳俊卿降秩徙治上疏曰若浚不用宜別屬賢將如欲責其後效降官示罰可也今削都督重權宜揚州死地如有奏請臺諫沮之人情解體尚何後效之圖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爲宗社計願下詔戒中外協濟使浚自效疏入帝悟即復浚都督浚遂以劉寶爲淮東招撫使 戊寅紘布烈志靈以書貽三省密院云故疆歲幣如舊及稱臣還中原歸正人即止兵不然當俟農隙往戰帝以付張浚浚言金疆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湯思退秦檜黨也急於求和陳康伯周夔洪遵等皆上疏謂敵意欲和則我軍民得以

休息爲自治之計以待中原之變而圖之是萬全之計也工部侍郎張闡獨曰彼欲和畏我邪愛我邪直欵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意亦然始隨宜應之乃遣盧仲賢持報書如金師云海州唐鄧州乃正隆淪盟之後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至於歲幣固非所較第兩淮凋瘵之餘恐未如數仲賢陛辭帝戒以勿許四郡而思退等命許之張浚奏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不聽既而命廷臣議金師所言四事其說不一帝曰四州歲幣可與名分歸正人不可從也 冬十月丙子立賢妃夏氏爲皇后帝初納郭直卿之女爲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七

七

妃生鄧王愔慶王愔恭王惇邵王恪而薨袁州宜春人夏協有女奇之以資納于宮中爲吳太后閣中侍御郭妃薨太后以夏氏賜帝至是立爲后協既納女資置居貧乃歸客袁之僧舍號夏翁而死后訪得其弟執中補閣門祇候執中與其妻至京宮人諷使出之擇配貴族欲以媚后執中不爲動他日后親爲言執中以宋弘語對后不能奪執中既貴始從師學作大字頗工復善騎射帝聞其才將召用之執中謝曰他日無累陛下保全足矣人以此益賢之十一月己丑盧仲賢至宿州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皇恐

言歸當與命遂以忠義遺三省密院書來上其書定四事一欲通書樺叔姪二欲得唐鄧海泗四州三欲歲幣銀絹之數如舊四欲歸彼叛臣及歸正人仲賢還帝大悔張浚遣子栻入奏仲賢辱國無狀帝怒遂下大理問其擅許四州之罪奪三官尋除名竄彬州湯思退奏以王之聖充金國通問使龍木淵副之許割棄四州求減歲幣之半初之聖為都督府參贊軍事不欲戰請入朝因奏人主論兵與臣下不同惟奉承天意而已竊觀天意南北之形已成未易相兼我之不可絕淮而北猶敵之不可越江而南也移攻戰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七

八

之力以自守自守既固然後隨幾制變擇利而應之恩退悅其言故奏遣之會右正言陳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而復遣王之聖是金人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可許四郡也若歲幣則俟得陵寢然後與庶為有名今議未決而之聖遽行恐其辱國不止於仲賢願先馳一介往俟議決然後行未晚也遂以胡昉為金國通問所審議官張浚亦力言金未可與和請帝幸建康以圖進兵帝乃手詔王之聖等并一行禮物並回待命境上而令胡昉先往諭金以四州不可割之意如必欲得四州

則當追還使罷和議矣辛丑詔廷臣集議和金得失陳康伯等言金人來通和朝廷遣盧仲賢報之其所論最大者三事我所欲者削去舊禮彼亦肯從彼所欲者歲幣如數我不深較其未決者彼欲得四州而我以祖宗陵寢欽宗梓宮為言未之與也乞召張浚歸國特番咨訪仍命侍從臺諫集議帝從之羣臣多欲從金人所請張浚及湖北京西宣諭使虞允文起居郎胡銓監察御史閻安中上疏力爭以為不可與和湯思退怒曰此皆以利害不切於已大言悞國以邀美名祖宗大事豈同戲劇帝意遂定浚在道聞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七

九

王之聖行上疏力辨其失曰自秦檜王和陰懷他志卒成逆亮之禍檜之大罪未正於朝致使其黨復出為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為本今內外之議未決而遣使之詔已下失中原將士四海傾慕之心他日誰復為陛下用命哉人心既失如水之覆難以復收而况於天則不順於義則不安竊竊以為陛下憂之不聽朱熹應詔入對言曰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不悅除武學博士後與洪遵論不合而歸十二月陳康伯罷丁丑以湯思退張浚為尚書

原缺第十葉

蕭琦契丹望族沈勇有謀欲令盡領降衆且以檄諭契丹約爲應援金人益懼夏四月丁丑湯思退諷右正言尹穡論浚跋扈且費國不貲張深守泗不受趙廓之代爲拒命復論督府參議官馮方罷之浚乃請解督府詔以錢端禮王之望宣諭兩淮而召浚還端禮入奏言兩淮名曰備守守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蓋詆浚也浚留平江凡八上疏乞致仕帝察浚之忠欲全其去乃命以少師保信節度使判福州左司諫陳良翰侍御史周棟言浚忠勤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國皆坐罷六月甲寅朔日有食之秋七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七

十一

月丁亥洪遵罷湯思退急欲和好之成自壞邊備罷築壽春城散萬弩營兵輟修海船毀折水匱不推軍功賞典及撤海酒唐鄧之戍八月少師保信節度使魏忠獻公張浚卒浚既去朝廷遂決與地求和之議浚猶上疏言尹穡姦邪必誤國事且勸帝務學親賢或勸浚勿復以時事爲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間吾荷兩朝厚恩又居重任今雖去國惟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弗言上如復用浚浚當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疾爲辭如若等言是誠何心哉聞者聳然行次江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枳栲曰吾

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耻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足矣數日而薨贈太保後帝思浚忠加贈太師浚少有大志初爲熙河蕃官行邊覽觀山川形勢時與舊戍將握手飲酒問祖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畧之宜故一旦起自疏遠當樞筦之任悉能通知邊事本末在京城中親見二帝此行皇族係虞生民塗炭誓不與虜俱存故終身不主和議時論以浚之忠大類漢諸葛亮然亮能使魏延楊儀絕其身不爲異同浚以吳玠故遂殺曲端亮能容法孝直浚不能容李綱趙鼎而又詆之茲所以不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七

十二

及亮也庚辰以賀正中知樞密院事壬午湯思退奏遣宗正少卿魏杞使金議和書稱姪大宋皇帝其再拜奉于叔大金皇帝歲幣二十萬帝面諭杞曰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條陳十七事擬問對帝隨事畫可陸辭奏曰臣將首出疆豈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帝善之兵部侍郎胡榘言榘不可和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與視與視不已必至如晉帝書衣行酒而後爲快今日舉朝之上皆婦人也不聽錢端禮又請遣國信

所大通事王抃如金師持周表書致于儀儀忠義及
紇布烈志寧 金以完顏守道爲尚書左丞金主謂
守道曰卿等每奏皆常事凡治國安民及朝政不便
於民者未嘗及也如此則宰相之任誰不能之 九
月辛丑以王之望參知政事湯思退急於求和諷侍
御史尹檣言之置獄取不肯撤備及棄地者二十餘
人論罪因擢檣諫議大夫至是命思退都督江淮固
辭乃以楊存中爲同都督 冬十月丁卯賀正中罷
庚午詔因朕每聽朝議政頃刻之際意有未盡自
今執政大臣或有奏陳宜於申未闕入對便殿庶可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七 十三

知之師忠義士拒于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州
由清河口入淮勝欲禦之劉寶戒以方議和不可金
兵臨境勝帥諸兵拒於淮陽自卯至申勝負未決金
徒車克隨帥生兵至勝與力戰矢盡依土阜爲陣謂
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
騎兵爲殿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矢墜馬死楚州遂陷
金人入濠州都統制王彥棄昭關走 庚寅以
楊存中都督江淮軍馬時諸軍各守分地不相統一
存中集諸將調護之於是始更相爲援朝議欲舍淮
保江存中持不可乃已 言者論湯思退主和誤國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七 十四

復相乃自紹興召拜康伯力疾至闕下詔子安節婿
文好謙掖以見減拜賜坐間日一會朝許乘肩輿至
殿門給扶升殿非大喜不畧帝又思允丈之言故并
而用之 癸卯王之聖勞師江上閏月金人寇揚州
或請擊之楊存中不敢渡江獨臨江固壘以自守之
聖與湯思退表裏專以割地啖敵為得計帝詔督府
擇利害擊金軍之壘下令諸將不得妄進朝廷趣行
之國書言王抃既還不可冒小利害大計言者論之遂
免官 十二月辛卯以錢端禮叅知政事虞允丈同
知樞密事王剛中簽書院事剛中在蜀時吳璘姚仲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七

十五

王彥皆以大將建節旌於一水守帥以文治則玩於
柔而號令不行以武競則窒於暴而下情不通惟剛
中檢身以法示人以禮不立崖壑恩威並行羽檄紛
沓從容裁決皆中機會及去蜀士民懷之 金以女
真字譯經史

乾道元年春正月辛酉召楊存中還罷都督府以存
中為寧遠昭慶節度使又罷兩淮及陝西河東宣撫
招討司 二月丁未陳康伯卒康伯以經濟自任臨
事明斷帝嘗謂輔臣曰康伯有器量其從容不迫可
比晉謝安至是奏事出殿門疾作輿至第卒 三月

庚申以虞允丈叅知政事王剛中同知樞密院事魏
杞至金金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脅杞去大宋
杞拒之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比
朝用兵能保必勝乎金君臣環聽拱竦金主許捐歲
幣不發歸正人命元帥府罷兵分戍杞卒正敵國禮
而還帝慰籍甚厚先是王抃自金師還得二帥報書
遂赦沿邊被兵州軍詔畧曰比遣王抃遠抵頰瀕得
其要約尋澶淵盟誓之信做大遼書題之儀正皇帝
之稱為叔姪之國歲幣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
時憐彼此之無辜約叛下之不遣可使歸正之士歲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七

十六

起寧居之心洪适所草也論者謂前日所貶損四方
蓋未聞知今著之赦文失國體矣 夏六月丙戌以
洪适簽書樞密院事帝謂錢端禮虞允丈曰三省事
可與洪适共議自是東西府始同班奏事 秋八月
乙酉立鄧王愔為皇太子大赦 己丑虞允丈罷以
洪适叅知政事葉顥簽書樞密院事 癸巳錢端禮
罷時又不置相端禮以首叅闕之甚急天子愔夫人
端禮女也殿中侍御史唐堯封論端禮帝姻不可任
執政出遷太常少卿館閣士相與上疏排端禮者皆
被斥吏部侍郎陳傑卿言本朝不以戚屬為相最

深意陛下所宜守帝納其言端禮憾之出倭卿知建寧及太子立端禮不得已引嫌奉祠九月甲戌以汪澈知樞密院事冬十二月戊寅以洪适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汪澈為樞密使葉顥參知政事

乾道二年春二月金左丞相僕散忠義卒忠義謙以接下敬儒重士與人交侃侃如也善馭將卒能得其死力為宰輔數年知無不言故能以外戚兼任將相以功名終洪适以文學聞擢時遇主自中書舍人半歲四遷至右相然無大建明以究其所學二月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七

七

辛未會霖雨适引咎乞免帝從之以魏杞同知樞密院事夏四月乙未汪澈罷澈在樞府帝密訪人林激薦百有十八人嘗奏言臣起寒遠所以報國無私不欺爾其自奉清約賤貴弗渝五月修建康行宮冬十一月甲子詔汰冗兵寧遠昭慶節度使楊存中卒存中出入宿衛四十年忠義勇敢而寡過大小二百餘戰未嘗大衄上皇最眷念之十二月己卯以葉顥知樞密院事甲申以葉顥魏杞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蔣芾參知政事陳傑卿同知樞密院事先是帝猶鞠戲又將遊獵白石倭卿上

疏力諫至漢桓靈唐敬穆以為戒後數日入對帝迎謂曰前日之奏備見忠讜朕意用卿矣遂有是命議者言近以宰相兼樞密使蓋欲使知兵也而不知財穀出入之源可乎且唐制宰相兼領三司使於是詔自今宰相可帶制國用使參知政事帶同知

乾道三年春二月癸酉出龍太淵為浙東總管曾觀為福建總管太淵觀怙寵擅權周少大等朱節等嘗極論之多坐斥至是中書舍人洪邁言於陳傑卿曰太淵觀言鄭聞當除右史某當除某官信乎倭卿以邁言質於帝帝怒遂出二人于外辛巳以虞允文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七

十八

知樞密院事帝從太上皇幸玉津園復從幸聚景園歲以為常三月壬戌秀王夫人張氏卒帝成服於後苑夏五月太傅四川宣撫使新安武順王吳玠卒玠剛勇喜大節畧苛細代兄玠守蜀二十年隱然為方面之重威聲亞於玠卒贈太師上皇嘗問勝敵之術於玠玠對曰弱者出戰強者繼之上皇曰此孫武子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也玠選諸將卒以玠有薦才者玠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尋以虞允文為四川宣撫使六月辛卯安恭皇后夏氏崩秋七月

已亥莊文太子愔卒 橫安恭皇后于修吉寺 冬

十一月丙寅合祀天地于園丘雷帝以郊祀而雷出

非時用漢制罷葉顛魏杞相顛為人簡易清介與物

若無係至處大事則毅然不可奪 以陳俊卿參知

政事劉琪同知樞密院事琪自湖南召還初入見首

論獨斷雖主之能事然必合衆智而質之以至公然

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若棄愈謀

徇私見而有獨御區宇之心則適所以蔽四達之明

而左右私昵之臣將有乘之以干天下之公議者又

論羨餘和糴之弊帝皆嘉納之授翰林學士復上言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七 九

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以為漢高帝所

不悅者特腐儒俗學耳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

告之知其必敬信功烈不如此因陳聖王之學所以

明理正心為萬事之綱帝稱善遂拜樞副琪因薦張

栻汪應辰陳良翰學行于帝 金蒲察通為殿前右

衛將軍金主惡其為人十二月出為肇州防禦使臨

發賜金帶諭之曰卿雖有不然用心多詐朕左右須

忠實人故命卿補外賜卿金帶者答卿服勞之義也

因顧謂左宣徽使敬嗣暉曰如卿不可謂無才所欠

者純實耳又諭宰臣曰卿等舉用人才凡已所知識

必使他人舉奏朕甚不喜如其果賢何必以親疎為
避忌也

乾道四年春二月己亥以蔣芾為尚書右僕射同平

章事兼樞密使詔芾常朝贊拜不名芾辭許之 乙

巳以王炎簽書樞密院事 夏五月丙戌行新曆帝

以近世歷學失傳士大夫無習之者新曆比舊特彼

善于此乃不別製名只以乾道命名 主管殿前司

公事王琪奉詔按視兩淮城壁琪擅令揚州增築新

城揚民言不便瓊乞罷琪忤帝意秋八月庚戌遂罷

琪陳俊卿言琪正直有才願留之不聽 冬十月庚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七 二十

子起復蔣芾為尚書左僕射以陳俊卿為右僕射並

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芾辭許之有密旨欲令歲大舉

芾奏天時人事未至帝不悅 甲辰闕于茅灘帝親

御甲冑指授方畧命三司合教為三陳戈甲耀日旌

旗蔽天六師驩呼犒賚有加 建寧布衣魏揆之師

胡憲與朱熹遊諸司薦其學行十二月召赴行在入

對帝曰治道以何為要揆之奏治道以分臣下邪正

為要詔除太學錄時將釋奠孔子揆之請廢安石父

子勿祀而追爵程氏兄弟使從食不聽又言大學之

教宜以德行為先今一以空言浮說取之非是其他

政事有係安危治亂之機者無不抗疏盡言至三四皆不見省遂罷為台州教授尋以病卒聞者惜之西遼普速完權國事與朶魯木第村古亦冰里通出朶魯木為東平王而殺之朶魯木之父幹里刺以兵問罪遂殺普速完及村古亦冰里迎夷列次于直魯古立之改元天禧

乾道五年春正月甲戌陳俊卿以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志萬一寇至倉卒料兵恐不及事請於揚州和州各屯三萬人預為之計仍籍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為義兵授之弓弩教以戰陳農隙之日給以兩月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七

三

之食聚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備緩急且以陰制州兵頡頏之患其兩淮諸郡守臣但當擇才不當復論文武計資歷捐以財賦許辟官吏畧其小過責其成功要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使民兵各守其城相為犄角以壯聲勢帝意亦以為然詔即行之然竟為衆論所持俊卿尋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 二月壬寅以梁克家簽書樞密院事罷制國用司 甲辰以王炎叅知政事二月陳俊卿薦四川宣撫使虞允文才堪將相召還以炎代之 夏五月帝以射弓弦斷傷目

不視朝六月始視朝陳俊卿言于帝曰陛下未能志騎射者蓋志圖恢復耳誠能任智謀之士以為腹心仗武猛之將以為爪牙明賞罰以鼓士氣恢信義以懷歸附則英聲義烈不出於樽俎之間而敵人固已送巡震懼於千萬里之遠尚何待區區馳射於百步之間哉 王宗沐曰孝宗資稟英毅在宋帝中誠為未聞群臣之論故精知自異而亦非天啓撥亂之才與其自有壯新嘗膽之志也金亮之亡世宗未立河北苦於唐政荼毒其民引鎮思戴而山東忠義嚮應待命張浚虞允文李顯忠王彥革亦皆可倚新當禪位故基可承使帝毅然遷都屏逐史浩湯思退夫為恢復之計則天人之效順必有以備華夏之氣者而得受群言衷情不斷故其措置亦大約安常守舊而無必為之蹟僅一張浚尚以行離之濟終棄退方則其地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七

三

口耳虛詞與夫親自甘結而後以抗太山之虞 已酉其將能耶子以為其能僅得江南亦云幸矣 以虞允文為樞密使 秋七月以曾覲為浙東總管先是龍木淵死覲在福建帝憐欲召之劉琪奏曰此曹奴隸厚賜之可也引以自近而待以賓友使得預聞政事非所以增聖德總朝綱也帝納琪言命遂寢既而覲垂滿陳俊卿恐其入預請以浙東總管處之覲入見詔進覲一官為觀察使俊卿及虞允文諫不可竟申浙東之命覲怏怏而去 八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已丑以陳俊卿虞允文為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俊卿以用人為已任所除吏皆一時之

選賢廉退抑奔競或才可用而資力淺者則密薦於帝未嘗語人每接朝士及牧守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又文為相亦以人才為急嘗籍為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才館錄故所用皆知名士乾道六年吏部尚書汪應辰剛方正直敢言不避在朝多革弊政中貴人皆側目上皇方鑿池以水銀浮金見魚于上帝過之上皇指示曰水銀正乏此買之汪尚書家帝怒曰汪應辰力言朕建房廊與民爭利乃自取水銀邪時賜發運使史正志緡錢二百萬為均輸和糴之用應辰三上疏論之夏四月戊戌遂出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七

三

知平江府然水銀實非買應辰家也五月己巳陳俊卿罷虞允文建議遣使如金以陵寢為諱俊卿以為未可允文請不已帝手札諭俊卿俊卿奏曰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疆然大事須萬全俟一二年吾力稍完乃可不敢迎合意指以誤國事帝意方嚮允文俊卿以論不合因力求去遂判福州陛辭猶勸帝遠佞親賢修政攘夷泛使不可輕遣夏王仁孝之嗣位也國內多亂任得敬抗禦有以遂相夏國專政二十餘年陰蓄異志欲圖夏國誣殺宗親大臣其勢漸逼仁孝不能制是歲乃分西南路及靈州羅龐嶺地

與得敬自為國且上表于金為得敬求封金主以問宰相尚書李石等曰事繫彼國我何預焉不如因而許之金主曰有國之主豈肯無故分國與人此必權臣逼奪非夏主本意况夏國稱藩歲久一旦逼于賊臣朕為四海主寧容此邪若彼不能正則當以兵誅之不可許也乃却其貢物賜仁孝詔曰先業所傳亦當固守今茲請命事頗靡常未知措意之由續當遣使以詢來歷得敬始有懼心仁孝乃謀誅之閏月以起居郎范成大為金國祈請使求陵寢地及更定受書禮紹興中金使者至捧書升殿北面立榻前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七

三

跪進帝降榻受書以授內侍金主初立使者至陳廉伯令伴使取書以進及湯思退當國復循紹興故事帝意悔之故令成大口以為請成大至金密草奏且言受書式懷之入初進國書辭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國既為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措笏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邪左右以笏標起之成大吃不動必欲書達既而歸館所金人紛然其太子允恭欲殺成大或勸止之竟得節而歸其復書畧云和好再成界河山而如舊紙音遽至指鞏洛以為言既云廢祀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即俟刻

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襪亦當並發于行塗抑聞附請之辭欲變受書之禮於尊卑之分何如顧信誓之誠安在於是二事皆無成功初議遣使祈請陵寢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輒斥去之起居即張栻入對帝曰卿知敵國事乎栻對曰不知也帝曰全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栻曰金人之事臣雖未知境內之事則知之矣帝曰何也栻曰臣竊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帝默然久之栻復奏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日未能奉辭以計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為未盡而或猶以為憂者蓋見我未有必勝之形故也夫必勝之形當在於早計素定之時而不在于兩陣決機之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練兵以內修外攘進戰退守通為一事必治其實而不為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帝深納之 癸巳以梁克家叅知政事 秋八月夏任得敬伏誅 冬十月高麗翼陽公皓廢其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七

五

君現而自立皓現弟也以讓國奏于金金主曰讓國大事也必皓篡之耳却其使而命有司詳問皓復取現表言父遺訓傳位于皓金主乃封之 十一月起居舍人趙雄請制局議恢復帝喜遣中書舍人遣如金賀生辰別附書請陵寢及更受書之禮金主不許雄辭歸金主謂雄曰汝國何舍欽宗靈柩而請鞏洛山陵如不欲欽宗之柩我當為爾國葬之

宋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七

卷三十七

三

宋資治通鑑卷第三十八

宋紀三十八

起乾道辛卯盡淳熙已酉凡十九年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

孝聖帝二

乾道七年春正月朔上太上皇尊號帝尋諭輔臣曰前日奉上冊寶上皇意甚悅翌日過宮侍宴那家非常之慶漢唐所無也又曰本朝家法遠過漢唐惟用兵一事未及朕以虜讐未復日不遑暇如宮中臺殿上皇時為之朕未嘗敢增益上皇到宮徘徊周覽為之興嘆頗訝其不飾也 金尚書省奏汾陽節度副

宋資治通鑑卷之三十八

一

使牛侁昌生日受饋獻法當奪官金主曰朝廷行事苟不自正何以正天下尚書省樞密院生日節辰饋獻不以此而不問小官饋獻即加按劾豈正天下之道自今宰執樞密饋獻亦宜罷去 帝謂輔臣曰無逸一篇享國長久皆本於寅畏朕近日取尚書所載敬天事編為兩圖朝夕觀覽以自警省名曰敬天圖虞夏文對云惟陛下盡躬行之實敬畏不已必有明效大驗帝深然之 二月癸丑莊文太子卒慶王愷以次當立帝以恭王惇英武類已越次立之而進封愷為魏王判寧國府帝謂輔臣曰古人以教子為重其事

備見於文王世子須當多置僚屬博選忠良使左右前後罔匪正人不然一薛居州亦無益也尋以手朋陳良翰為太子詹事劉焯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

詔僧寺道觀毋免稅役 三月金葬欽宗皇帝於鞏洛之原以一品禮 張說妻吳氏太上皇后女弟也說因攀緣親屬擢拜簽樞府事命下朝論譁然未有敢誦言攻之者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獨上疏切諫且詣朝堂責虞夏文曰官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夏文慚憤不堪栻復奏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

宋資治通鑑卷之三十八

二

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帝感悟命遂寢 夏四月辛未詔皇太子領臨安尹 五月丁亥起復劉琪為荆襄宣撫使琪凡六疏辭之引經據禮詞甚切至最後言曰三年通喪先王因人情而節文之三代以來未之有改至於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此固已為先王之罪人矣然尚有可諉者曰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陛下威靈邊陲幸無犬吠之警臣乃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不亦又為漢儒之罪人乎抑陛下之詔臣則有曰義當體國其敢噤無一言以塞明詔乃手疏別奏畧曰天下之事有其實

而不露其形者無所爲而不成無其實而先示其形者無所爲而不敗今德未加修賢不得用賦役日重民不聊生將帥方割削士卒以事苞苴士卒方饑寒窮苦而生怨謗凡吾所以自治而爲恢復之實者大抵疎濶如此而乃外招歸正之人內移禁衛之卒規筭未立手足先露其勢適足以速禍而致寇且荆襄四支也朝廷元氣也誠使朝廷設施得宜元氣充實則犁庭掃穴在反掌間耳何荆襄之足慮如其不然則荆襄雖得臣輩百人悉心經理亦何足恃哉臣恐恢復之功未易可圖而意外立至之憂將有不可勝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十八

三

言者惟陛下圖之帝納其言爲寢前詔秋七月庚子加王炎樞密使冬十月金使烏林答末錫來賀生辰要帝降榻問金主起居屢乞文請帝還內命知閣門事王朴諭天錫以明日會慶節就見天錫沮退金主雍幸太子宮謂太子曰朕安措天下當無復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祖宗純厚之風以動修道德爲孝明信賞罰爲治而已昔唐太宗謂高宗曰吾伐高麗不克終汝可繼之如此之事朕不以遺汝如遼之海濱王以國人愛其子嫉而殺之此何理也子爲衆愛愈爲美事所爲若如此安有不亡唐太宗又嘗謂

高宗曰爾於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君人者焉用僞爲受恩於父安有忘報於子者乎朕御臣下惟以誠實耳

乾道八年春二月乙巳改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以虞允文梁克家爲之並兼樞密使尋又省侍中中書令尚書令之官以左右丞相充其位宰相陰主張說欲伸前命故出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知袁州栻在朝僅一年召對至六七所言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譏諛宰相近習皆憚之癸丑復以張說簽書樞密院事侍御史李衡右正言王希呂論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十八

四

說不可執政直學士院周必大不草答詔給事中莫濟封還錄黃帝詔翰林學士王曠草制權給事中姚憲書行而罷四人都人作四賢詩以紀之丙寅以曾懷叅知政事王之奇簽書樞密院事夏四月金右丞相統石烈志寧卒金主嘗宴群臣於太子宮顧志寧謂太子曰天下無事吾父子今日相樂皆此人力也及卒甚悼惜之曰志寧臨敵身先士卒勇敢之氣自大師梁王後未有如此人也秋七月以魯覲爲武泰節度使金主謂宰臣曰保安蘭安權場夏國以珠玉易我絲帛是以無用易我有用也命罷之

九月戊寅帝命選諫官虞允文以李彥穎林光朝王質對三人皆鯁亮有文學為時所推重帝不報而用曾覿所薦者允文梁克家爭之不從允文遂力未去改四川宣撫使進封雍國公陞辭帝諭以進取之方期日會河南御正衙酌酒賜之俾即殿門乘馬持節而出都人以爲榮 冬十月金去金銀坑冶之稅不禁民採

乾道九年春正月辛未王炎王才奇罷以張說同知樞密院事沈復鄭聞簽書樞密院事 夏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金禁女真人譯爲漢姓秋七月金復宋資治通鑑卷之三八 五

以會寧府爲上京 梁克家時獨相賈戚權幸不多假借而外濟以和至是以議金使朝見受書儀朝廷欲移文泗州示金生辰使完顏裏使正其禮克家以爲不可與張說不合遂求去冬十月辛未出知建寧既而金使果不從 甲戌以曾懷爲右丞相鄭聞參知政事張說知樞密院事沈復同知院事 十二月甲子沈復罷以姚憲簽書樞密院事

淳熙元年春正月丙午詔賜交趾名安南進封李末祚爲安南國王 春二月少保四川宣撫使雍國忠肅公虞允文卒先是帝密詔趣師期虞允文奏軍需未

備帝不樂至是帝遣二介持御札賜之介至而允文薨數日矣贈太傅命鄭聞代爲宣撫 夏四月己卯以姚憲參知政事葉衡簽書樞密院事六月憲罷以衡代之曾懷罷 秋七月壬辰復以曾懷爲右丞相兼樞密使 八月己未帝廉知張說欺罔遂免以楊俊簽書樞密院事 冬十月鄭聞卒 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戊戌以龔茂良參知政事楊俊罷 戊申以葉衡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衡有才智由小官不十年至宰相人謂出於曾覿 十二月丁巳以李彥穎簽書樞密院事以沈復爲四川宣撫使

宋資治通鑑卷之三八 六

淳熙二年夏四月己巳宴輔臣于玉津園帝謂葉衡等曰朝廷用人止論其賢否如何不可有黨如唐之牛李其黨相攻四十年不解皆緣主聽不明所以至此文宗乃言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朕常笑之爲人主者但公是公非何緣有黨又曰近來士大夫好倡爲清議此語一出切恐相師成風便以趨事赴功者爲猥俗以矯激沽譽者爲清高駸駸不已如東漢激成黨錮之風深害治體豈可不戒卿等宜書諸紳 六月庚戌朔以沈復同知樞密院事罷四川宣撫司 秋九月帝諭執政選使求河南陵寢地葉衡

奏左司諫湯邦彥有口辯宜使邦彥請對問所以遣
知薦出於衡恨之因奏衡對客有訕上語帝大怒罷
衡 丁未沈寔罷 贈趙鼎太傅追封豐國公 高
麗西京留守將趙位寵以慈悲嶺至鴨綠江四十餘
城叛附于金金主曰朕懷綏萬邦豈助叛臣為虐執
其使付高麗位寵伏誅 閏月丁巳以李彥諫參知
政事王淮簽書樞密院事

淳熙三年春正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金始
命京府設學養士金翰林學士徒軍于溫進所譯史
記西漢書貞觀政要白氏策林金主命頒行之遂選
宋資治通鑑卷之三十八 七

諸路學生三十餘人令編修官溫迪罕締達教以古
書習作詩策 先是陳俊卿劉珙薦朱熹為樞密院
編修官累召不至梁克家奏乞褒錄之帝曰熹安貧
守道廉退可嘉命主管台州崇道觀至是六月甲午
龔茂良言熹操行耿介除秘書郎熹以改官之命正
以嘉其廉退顧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
也力辭不至會復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遂改主
管武夷山中佑觀 湯邦彥至金金人拒不納旬餘
乃引見夾道之士皆控弦露刃邦彥怖不能措一辭
而還帝怒其無狀詔流新州自是陵寢之議遂息

秋八月乙亥以王淮同知樞密院事趙鼎簽書院事
庚辰立貴妃謝氏為皇后后冊賜入幼孤鞠於翟
氏因冒姓翟及長被選入宮侍太上皇后以賜帝
累位貴妃夏氏崩中宮虛位妃侍帝過德壽宮太上
諭帝立之復姓謝氏 冬十月庚辰詔曰鬻爵非古
也夫理財有道樽節出入足矣安用輕官爵以益費
財朕甚不取自今除歛歲民願入粟賑饑有裕于衆
聽取旨補官其餘一切停罷

淳熙四年春正月高麗遣使謝金不納叛金有司奏
高麗所進玉燕乃石似王者金主曰小國無能辯識
宋資治通鑑卷之三十八 八

誤以為玉耳且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若復却之豈禮
體也 二月乙亥帝謁孔子遂臨太學 金葬宋遼
宗室于河南廣寧舊陵 自葉衡罷龔茂良行相事會
帝思史浩自明州召為醴泉觀使兼侍講茂良亦覺
眷衰求去帝曰朕以經筵召浩卿不須疑既而曾覿
欲以文資祿其孫茂良以文武官各隨本色蔭補格
法繳進覿因茂良入堂道問俾直省官賈光祖當道
不避街司叱之光祖曰參政能幾時茂良奏曰臣固
不足道所惜者朝廷大體帝諭覿往謝茂良取光祖
於臨安府撻之御札宣問施行太遽茂良待罪帝遣

使諭復位會觀黨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中書舍人林光朝繳還詞頭帝怒罷光朝光朝與茂良同里茂良遂引疾求去夏六月丁丑出知建康茂良猶手疏恢復六事帝曰卿五年不說恢復何故今日及此退朝甚怒曰福建子不可信如此廓然因劾之遂貴降英州安置父子卒于貶所 乙卯以王淮叅知政事 秋七月乙酉罷王雱從祀孔子 九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冬十一月庚子以趙雄同知樞密院事

淳熙五年春正月侍御史謝廓然請禁有司毋以程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十六

九

願王安杏之說取士未幾秘書郎趙彥中復疏言科舉之文成式具在今乃祖性理之說以浮言游詞相高士之信道自守以六經聖賢爲師可矣而別爲洛學飾恠驚愚外假誠敬之名內濟虛僞之實士風日弊人才日偷聖詔禁止使明聖朝好惡所在以變士風帝從之 三月壬子以史浩爲右丞相兼樞密使王淮知樞密院事趙雄叅知政事帝謂浩曰自葉衡罷虛席以待卿久矣 夏四月以陳俊卿判建康府時曾覲王抃甘昇三人盤結擅政進退大臣權震中外士大夫爭附之俊卿自興化赴建康過闕入對因

極言三人招權納賄薦進人才而以中批行之等事

且曰去國十年見都城穀賤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

變帝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覲林之門十才一

二尚畏人知今則公行趨附十已七八不復顧忌矣

人才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臣恐二人壞朝廷

紀綱廢有司法度敗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帝感其

言 丙寅以范成大叅知政事六月罷以錢良臣簽

書樞密院事 秋七月太尉提舉萬壽觀忠襄公李

顯忠卒顯忠生而神奇立功異域父子破家徇國志

復中原見忤秦檜屢遭廢黜符離之役又爲邵宏淵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十六

十

所忌竟無成功帝嘗奇其狀貌魁偉命繪像閣下

冬十一月甲戌史浩罷以趙雄爲右丞相王淮爲樞

密使錢良臣叅知政事

淳熙六年夏旱詔求直言知南康軍朱熹上疏其畧

曰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

術以立綱紀蓋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

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係而立君心不

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閉塞私邪然

後可得而正今宰相臺有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

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二三近習之臣上

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下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耻者盜陛下之權竊陛下之柄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臣恐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知之帝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為亡也諭趙雄令分析雄言於帝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帝以為然詔以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

淳熙七年春二月辛卯魏王愷卒愷寬慈為帝深愛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十八

十一

雖出於外心每念之賜賚不絕及卒帝泫然曰向所越次建儲正為此子福氣差薄耳謚惠憲二子攄柄攄早卒右文殿修撰張栻卒栻病且死猶手疏勸帝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卒年四十八帝聞之嗟嘆不已栻穎悟夙成父浚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勵以聖賢自期作希顏錄為人表裏洞然勇於從義無毫髮滯吝每進對必自盟於心不可以人主意輒有所隨順

帝嘗言仗節死義之臣難得栻對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何望其仗節死義帝又言難得辨事之臣栻對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辨事之臣若但求辨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其遠小人尤嚴為都司日肩輿出遇曾覲觀舉手欲揖栻急掩其窻櫺覲慙手不得下所至郡暇日召諸生告語民以事至庭必隨事開曉其為條教大抵以正禮俗明倫紀為先斥異端駁淫祠而崇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祀栻所著論語孟子說太極圖說洙泗言仁錄諸葛武侯傳經世紀年行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十八

十二

于世嘗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當為非有為而為也有為而為則皆人欲非天理矣學者稱為南軒先生夏五月戊辰以周必大叅知政事謝廓然簽書樞密院事必大為翰林學士幾六年制命溫雅周盡事情為一時詞臣之冠及拜叅政帝謂之曰執政於宰相固當和而不同前此宰相議事執政更無語何也必大對曰大臣自應互相可否自秦檜當國執政不敢措一辭後遂以為當然陛下虛心無我人臣乃欲自是乎惟小事不敢有隱則大事何由蔽欺帝深然之冬十二月資政殿學士致仕忠

簡公胡銓李

淳熙八年春正月時擬以德壽宮提舉陳源帶浙西副總管給事中趙汝愚論劾以為不當帝謂宰臣曰汝愚言有理且可防微杜漸進呈太上皇亦以為然遂詔自今內侍不得兼兵職樞密院遵守未為定制

金追廢亮為庶人

秋七月著作郎呂祖謙卒祖

謙東簡五世孫也自其祖好問始歸婺州其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而友張栻朱熹學以關洛為宗旁稽載籍心平氣和不立崖異必忿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宋資治通鑑卷之三千八

十三

之言忽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既臥病而任重道遠之志不衰居家之政皆可以為後世法年四十五而卒著讀書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圖範官箴辯志錄皇朝文鑑行於世學者稱為東萊先生八月庚戌趙雄罷雄自四川幕官陳恢復之策為帝所奇不數年致位右丞相每進見必言二帝在沙漠及帝眷衰有言雄多私里黨者帝疑之會陳現帥四川命從中出雄遂求去乃出知瀘州癸丑以王淮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謝廓然同知樞密院事淮既相問太子侍讀楊萬里曰宰相先務何事萬里曰

人本淮因問其人萬里即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八人

九月辛巳錢東臣罷

浙東大饑王淮薦朱熹提

舉浙東常平茶鹽即日單車就道召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因及時政之缺凡七事帝深納之熹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役及至則米已轉集熹日鈎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革之有短熹者謂其疏于為政帝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淮言修舉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宜進職以旌之乃進熹直

宋資治通鑑卷之三千八

十四

徽猷閣熹言乾道四年民間缺食書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以貸夏受粟于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歛散歛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以原米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十五里間雖遇歉年民不缺血詔下其法於諸路其法以千家為甲甲推一人為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為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與有稅糧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其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

下者不預置籍以貸之其以濕惡不實還者有罰
淳熙九年春正月癸未樞密承旨王抃罷 夏六月
戊午同知樞密院事謝廓然卒 秋七月壬辰以李
彥穎叅知政事 九月以王淮梁克家爲左右丞相
並兼樞密使 朱喜行部至台知州唐仲文爲其民所
訟喜按得其實而仲文與王淮同里且爲姻家已除
江西提刑未行而喜論之淮匿其章不以聞喜論益
力章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文江西新命以授喜
喜辭不拜遂乞奉祠

淳熙十年春正月丁丑以施師點簽書樞密院事

宋資治通鑑卷之三十八

十五

甲午李彥穎罷以黃洽爲御史中丞盡言無隱然所
論列未嘗攬撫細故嘗奏云因言固可以知人輕聽
亦至於失人是故聽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其無壅
擇言不厭其審審則庶幾其無誤帝深然之洽爲人
質直端重有大臣體嘗曰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
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 二
月癸卯內侍陳源提舉德壽宮恃恩專恣其廝後亦
補官帝聞而惡之乃竄柳州籍其家以進德壽宮
夏六月王淮以唐仲文之故恣朱喜欲沮之於是吏
部尚書鄭丙上疏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

世盜名不宜信用帝已惑其說淮又以大府丞陳賈
爲監察御史戊戌賈因面對首論曰臣竊謂天下之
士所學於聖人之道者未始不同既同矣而謂己之
學獨異於是必假其名以濟其僞者也邪正之辨
誠與僞而已矣表裏相副是之謂誠言行相違是之
謂僞臣伏見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其說以謹
獨爲能以踐履爲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爲事若
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也而其徒乃謂己獨能之夷
考其所爲則又大不然不幾于假其名以濟其僞者
邪臣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每於聽納除授之
間考察其人擯斥勿用以示好惡之所在庶幾多士
靡然向風言行表裏一出於正無或肆爲詭異以干
治體實宗社無疆之福蓋指熹也帝從之由是道學
之名貽禍於後世 直學士院尤表以程氏之學爲
陳賈所攻言於帝曰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文武
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
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道所謂恬退擇言
顧行所謂踐履行已有恥所謂名節皆目之爲道學
此名一立正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且入其中俱
無得出此豈盛世所宜有願循名責實聽言觀行人

宋資治通鑑卷之三十八

十六

情庶不壞於疑似帝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託
爲姦真僞相亂 秋八月戊申以施師點黃洽參知
政事 冬十一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淳熙十一年春正月辛卯朔雨土 三月金主雍如
會寧論太子守國太子以不諳政務辭金主曰政事
無甚難但用心公正毋納護邪父之自熟太子乃受
守國寶 夏六月庚申以周必大爲樞密使

淳熙十二年春二月禁胡服蕃樂 夏四月金主雍
還燕金主曲赦會寧府放免今年祖稅百姓年七十
以上者補一官謂群臣曰上京風物朕自樂之每奏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十八 十七

還都輒用感愴程宗舊邦不忍舍去萬歲之後當置
朕于太祖之側卿等無忘朕言遂宴宗室宗婦于皇
武殿賜官賞賚有差曰尋常朕不飲酒今日甚欲成
醉此樂亦不易得也宗室婦女及群臣故老以次起
舞進酒金主曰吾來數月未有一人歌本曲者吾自
爲汝等歌之其詞道王業艱難及繼述之不易至慨
想祖宗宛然如睹歌畢泣下群臣宗戚捧觴上壽皆
稱萬歲於是諸夫人更歌本曲如私家之會既醉金
主復續調至一鼓乃罷明日發上京宗室戚屬奉辭
金主曰太平歲久國無征徭汝等皆者縱往往貧乏

朕甚憐之當務儉約無忘祖宗艱難因泣下數行宗
室戚屬皆感泣而退金主遂行 丙子謀言西遼大
石林牙假道東行以伐金密詔吳徒與留止議之

淳熙十三年夏五月宴講臣于秘書省以進讀陸贄
奏議終篇賜侍讀蕭燧等御筵及金器鞍馬帝召宰
執賜酒從容語曰自古人主讀書少有知道知之亦
罕能行之甚者但作歌詩如隋陳之君竟亦何補唐
德宗豈不知書然所行不至與陸贄論事皆使中人
傳旨且事有是非面相詰難猶恐未盡傳旨安能盡
邪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惟其若此誤事多矣故朕每

事以德宗爲戒 處士郭雍洛陽人父忠孝師事程
頤著易說號蕪山先生雍傳其學通世務隱居峽州
乾道中守臣薦于朝召不起帝稔其賢每對輔臣稱
道之命所在州郡歲時致禮存問至是賜號頤正先
生令部使者遣官就問雍所欲言備錄來上時雍年
八十三矣 秋閏七月戊申以留正簽書樞密院事
正在蜀以簡素化民歸裝僅書數籠而已人服其清
八月乙亥朔日月五星聚軫 冬十一月丙寅梁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十八 十八

克家罷
淳熙十四年春二月丁亥以周必大爲右丞相施師

點知樞密院事時封事多言大臣異同必大曰各盡所見歸於一是豈可尚同陛下復祖宗舊制命三省覆奏而行正欲上下相維非止奉行文書也 秋八月癸未以留正叅知政事冬十月乙亥太上皇崩帝號慟辟踊踰二日不進膳謂王淮等曰晉孝武魏孝文實行三年喪服何妨聽政司馬光通鑑所載盡詳淮對曰晉武雖有此意後來在宮止用深衣練冠帝曰當時群臣不能將順其美光所以譏之自我作古何害於是詔曰大行太上皇帝奄棄至養朕當衰服三年群臣自遵易月之令百官五上表請帝還內聽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十八 十九

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事權不一動有觸碍乞俟祔廟之後便行懇辭以彰殿下令德 十二月大理寺奏獄空 金主嘗謂從官曰女真舊風最為純直汝等當習學之不可忘也又曰凡資用當務節省勿妄費至是禁女真不得學南人衣飾 淳熙十五年春正月辛丑復置補闕拾遺官未幾左補闕薛叔似等上疏劾王淮帝曰卿等以補闕拾遺為名專主規正人主不任糾劾今所奏乃類彈擊甚非設官命名之意宜思自警 庚申施師黜罷以策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十八 二十

政不許至十二月辛丑禫祭百官釋服三上表請御殿聽政不許 以上皇崩遺韋璞如金告哀復遺顏師魯致太上遺留物于金金主以其中玉器五玻璃器二十及弓劍之屬命師魯歸報曰此皆爾國前主珍玩之物所宜寶藏以無忘追慕今受之義有所不忍也 十一月己亥帝始以白布巾袍視事于延和殿朔望詣德壽宮則衰經而杖如初因詔太子叅決庶務于議事堂左諭德尤表言于太子曰大權所在天下之所爭趨甚可懼也願殿下事無大小一取上旨而後行情無厚薄一付衆議而後定又曰儲副之

洽知樞密院事蕭燧叅知政事 二月金遣使來吊祭 三月丙寅葬高宗于永思陵洪邁請廟號世祖尤表言光武以長沙王後布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其稱祖無嫌太上中興雖同光武實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非光武比乃定號高宗 夏四月丙戌祔高宗主于太廟下詔曰朕比下令欲衰經三年群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有俟過祔廟勉從所請之詔然稽諸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為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 五月己亥王淮罷為相能盡心事上唯以唐仲友故為道學之禁毒傷善

類論者譏之。金建女太學。六月王淮既罷周必大薦朱熹為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于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入對首言陛下居虛明應物之地而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為善不能充其量陰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必察夫天理人欲果天理邪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少有壅闕果人欲邪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徹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

宋資治通鑑卷之三十八

二十一

帝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為煩也時留觀已死王抃已逐獨內侍甘昇尚在熹力論之帝曰昇有才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除兵部郎官熹以足疾乞祠兵部侍郎林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遂論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為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携門生數十人習為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今采其虛名俾之入奏將置朝列以次收用而熹聞命之初遷延道塗邀索高價門徒遠為遊說政府許以風聞然後

入門既經陛對得旨除郎而輒懷不滿傲視累日不肯供職是豈張載程頤之學使之然也緣熹既除兵部郎官在臣合有統攝若不舉劾厥罪惟均聖將熹停罷以為事君無禮者之戒帝謂栗言過當而大臣畏栗之彊莫敢深論乃命熹依舊江西提刑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帝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之太常博士葉適上疏曰考栗劾熹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者特發其私意而遂忘其欺耳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於熹蓋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為好

宋資治通鑑卷之三十八

二十一

名或以為立異或以為植黨近又紛為道學之目鄭丙倡之陳賈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修者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為善為玷缺以好學為已愆相與指目使不得進於是賢士惴惴中材解體銷聲滅影穢德垢行以避此名徃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栗為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而更襲用鄭丙陳賈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為大罪文致語言逐去一熹固未甚室第恐自此游辭無實謔言橫生良善受禍何所不有伏望陛下正紀綱之所在絕欺罔於既形摧折暴橫以扶善

類奮發剛斷以慰公言疏入不報會胡普臣拜侍御
史首劾栗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為黨乃出栗知
泉州而熹亦除直寶文閣奉祠而去 秋七月恩平
王璩卒帝友愛甚至每召璩內宴呼以官而不名賜
予無算卒追封信王 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冬
十二月壬午熹既歸投匭進封事言太本急務大本
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用大臣振舉綱紀
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凡此六事皆不可緩
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有人
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儻精勞心不可為矣疏入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千八 三十三

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
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乃以秘閣修
撰奉祠
淳熙十六年春正月金主雍卒孫璟立金主雍太子
允恭先卒孫原王麻達蒼判大興尹又以為右丞相
更名璟使親見朝廷議論習知政事之體至是即位
追號雍曰世宗允恭曰顯宗母徒單氏為太后世宗
在金諸帝中最高為賢主以夫人烏林答氏守節而死
終身不立后雅尚儉素命宮中之饋勿得用黃金嘗
謂近臣曰朕於宮室惟恐過度其或興修即損宮人

歲費以充之至於佛法尤所未信梁武帝為祠泰寺
奴遼道宗以民戶賜寺僧復加以三公之官其感深
矣又曰亡遼日屠羊三百亦豈能盡用徒傷生耳朕
每當食時嘗思貧民饑餓在已也彼身為惡而口
祈福何益之有嘗謂宰相曰卿等在省未嘗薦士止
限資格安能得人又曰卿等雖居輔相曾無薦舉惟
朕嘗言某人可用然後從而用之卿等既無所言必
待朕知而後進用將復有幾又曰帝王之政固以寬
慈為德然梁武帝專務寬慈以致綱紀大壞朕嘗思
之賞罰不濫即是寬政又曰朕觀唐史見太宗行事初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千九 三十四

甚厲積晚年與群臣議多飾詞朕嘗思始終如一今
雖年高敬慎之心無時或怠又曰朕嘗自即位以來
言事者雖有狂妄未嘗罪之卿等未嘗肯盡言何也
當言而不言是相疑也君臣無疑謂之嘉會事有利
害可竭誠言之即位五載南北講和與民休息群臣
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斷死罪歲
或十七人國人號稱小堯舜然舉賢之急求言之切
不絕于口而群臣不能將順其美以底大順惜哉
丙申黃洽罷 己亥以周必大留置為左右丞相王
蘭叅知政事葛邲同知樞密院事帝自高宗崩即欲

傳位太子嘗論必大曰禮莫重於事宗廟而孟享多以病分請孝莫大於執喪而不得日以至德壽宮朕將退休矣因密賜紹興傳位親札於必大命預草詔專以奉几筵侍東朝為意而進必大為首相 蕭燧罷
二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壬戌帝傳位于太子太子即位尊帝為壽皇聖帝皇后為壽成皇后皇太后為壽聖皇太后太赦先是更德壽宮為重華宮皇太后徙居慈福宮帝傳位太子遂素服退居重華宮立皇后李氏后安陽人慶遠節度使道之女也道帥湖北聞道士皇甫坦善相人乃出諸女拜之坦見后驚
宋資治通鑑卷之三十八 五十五
不敢受拜曰此女當母天下坦言於高宗遂聘為恭王妃生嘉王擴性妬悍嘗訴帝左右於高宗及壽皇高宗不懌謂吳后曰是婦將種吾為皇甫坦所誤壽皇亦屢訓敕令以皇太后為法不然行當廢汝后疑其說出於太后憾之至是立為后 三月己未廢補闕拾遺官御史中丞謝諤論其不可廢不聽自是近臣罕進言者 夏五月甲午以王藺知樞密院事丙申周必大罷初何澹與必大厚為司業久不遷留正奏遷之澹由是憾必大而德正為諫議本又首上疏攻必大罷之必大純篤忠厚能以善道其君 知閣

門事姜特立帝東宮舊臣也帝即位命知閣門事聲勢寔盛留正列其招權預政之罪乞斥之帝意未決會叅知政事缺特立謂正曰上以丞相在位久欲遷左相葉張二尚書當擇一人執政未知孰先正奏之帝大怒詔特立奉祠壽皇聞之曰留正真宰相也

宋資治通鑑卷之三十八

五十五

宋資治通鑑卷第三十八終

宋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九

訂添

宋紀三十九

起紹熙庚戌盡紹熙甲寅凡五年

光宗循道憲仁明功茂德昭文順武

孝皇帝

紹熙元年春正月丙辰朔帝朝重華宮 二月辛亥

殿中侍御史劉光祖入對言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

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

泰而實為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本朝

士大夫學術最為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莫

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間道臻皇極治保太和至

宋資治通鑑卷三十九

於慶曆嘉祐盛矣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踈棄正

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事

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群凶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既

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譏

毀道學之說而實未覩朋黨之分逮臣復來則朋黨

已成而忠諫者獲罪矣夫以忠諫為罪其去紹聖幾

何陛下即位之初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

私豈以黨偏為主而一歲之內逐者紛紛往往推忠

直之言謂為沽名之舉至於潔身以退亦曰憤懣而

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以訐訕臣欲熄將來之禍

故不憚反覆以陳伏幾聖心豁然未為皇極之主使

國是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意

由此而息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

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則生靈之

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覆為禍無窮

臣實未知稅駕之所帝下其章讀者至於流涕何澹

見之數日恍惚無措是年廷試舉人婺州進士王介

策言曰今之所謂道學者即世之君子正士也君子

正士之名不可逐故設為此名一網去之聖明在上

而天下以道學為諱將何以立國哉帝嘉嘆擢為第

宋資治通鑑卷三十九

三由是道學之譏少沮 夏四月以伯圭嗣秀王伯

圭壽皇母兄而秀王子偁之長子也詔即湖州秀園

立廟奉神王建祠臨安府以藏神御如濮王故事而

以伯圭嗣王伯圭謙謹不以近屬自居每入見帝行

家人禮宴私隆洽伯圭執臣禮愈恭 秋七月乙卯

以留正為左丞相王藺為樞密使葛邲參知政事胡

彥恭簽書樞密院事 冬十二月丙戌王藺罷以葛

邲知樞密院事胡彥恭參知政事

紹熙二年春二月癸未班會元曆三月丁巳詔自

今邊事今宰相與樞密院議仍同簽書 冬十一月

壬申帝有疾初帝欲誅宦者近習懼遂謀離間三宮帝疑之不能自解會帝得心疾壽皇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訴于皇后曰太上合藥一大丸俟宮車過即投藥萬一不虞柰宗社何后覘藥實有心御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擴為太子壽皇大怒后退持嘉王泣訴于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壽皇一日帝浣手宮中覩宮人手白悅之他日遣人送食合于帝啓之則宮人兩手也后又以黃貴妃有寵因帝祭太廟宿齋宮后殺貴妃以暴卒聞翌日合祭天地風雨大作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而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十九

三

罷帝既聞貴妃卒又值此變震懼增疾不視朝政事多决于皇后益驕恣壽皇聞帝疾亟往南內視之且責皇后怨愈深

紹熙三年春正月乙巳朔帝有疾不視朝三月帝疾瘳帝自有疾重華溫清之禮以及誕辰餘序屢以壽皇傳旨而免既而帝神思寢清宰輔百官下至韋布之士以過宮為請者甚衆至有扣頭引裾號泣而諫者帝開悟有翻然夙駕之意既而不果行都人始以為憂夏四月乙卯以丘密為四川制置使初留正帥蜀慮吳氏世將謀去之不果至是議更蜀帥正

言西邊三將惟吳氏世襲兵柄號為吳家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戶部侍郎丘密往密陛辭奏曰臣入蜀後吳挺脫至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願得以便宜撫定諸軍許之六月辛丑以陳騏同知樞密院事騏疏三十條如官闈之分不嚴則權柄移內謁之漸不杜則明斷息謀臺諫於當路則私黨植咨將帥于近習則賄賂行不求謹論則過失彰不謹舊章則取舍錯宴飲不時則精神昏賜予不節則財用竭皆切于時病冬十一月丙戌日南至丞相留正率百官詣重華宮稱慶兵部尚書羅點給事中左表中書舍人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十九

四

黃裳御史黃度尚書左選郎官葉適等上疏請帝朝重華宮不從吏部尚書趙汝愚入對往復規諫帝意乃悟汝愚又屬嗣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情始通辛卯帝朝重華宮皇后繼至從容竟日而還都人大悅后歸謁家廟推恩使臣鄧從訓等一百八十八人是歲諸路大水

紹熙四年春三月辛巳以葛邲為右丞相陳騏參知政事胡晉臣知樞密院事趙汝愚同知院事御史汪義端與汝愚有隙上言高宗聖訓不用宗室為宰執汝愚楚王元佐七世孫不宜用之汝愚亦力辭不許

命當制學士申論上意而黜義端汝愚乃拜命 癸巳帝從壽皇聖帝幸聚景園 金初設經童科胥指國以經童入仕爲太子祇應司令金主在東宮識之及即位遂用爲參知政事持國爲人柔佞有智術時李妃得幸持國知金主好色陰以密術干之又多遺賂左右妃亦自嫌門地寒薄欲籍外廷爲重乃數稱譽持國由是金主信任之持國與妃表裏擅政士之好利躁進者爭趨其門四方爲之語曰經童作相監婢爲妃惡其卑賤庸鄙也翰林應奉文字趙秉文上書論之金主召問秉文言頗差異命知大興府事內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十九

五一

群臣用種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曾覲聞而欲見焉亮耻之踰垣而逃覲不悅大臣亦惡其言切直交沮之待命十日再詰闕上書壽皇欲官亮亮聞而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即渡江歸厲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辯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正睥面益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實自謂差有一日之長蓋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十九

六一

族膏韜之秉文遂引同議者修撰王廷鈞等五人皆下獄被斥然秉文詩文精絕與楊雲翼齊名時號爲楊趙後爲翰林學士而卒雲翼忠厚善屬文仕至禮部尚書廷鈞博學知易尤工文且善字畫名重于時夏五月賜禮部進士陳亮及策亮才氣超邁喜談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所交皆一時豪傑志存經濟隆興初上中興五論不報退居婺州之永康益力學者書嘗環視錢塘喟然嘆曰城可灌也蓋以地下於西湖耳淳熙中更名同詰闕上書極言時事因言錢塘非駐蹕之所壽皇赫然震動欲榜朝堂以厲

指朱熹呂祖謙也至是策進士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嘆陛下於壽皇蒞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爲京邑之美觀也哉帝得其策大喜以爲善處父子之間御筆擢爲第一授簽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至官而卒 利州安撫使吳玠卒丘密命總領財賦楊輔權安撫使統制官李世廣權總其軍以殺吳氏之灌朝廷尋以興州都統制張詒代玠 帝念浙東副

總美特立不已召之留正引唐憲宗召吐突承璀事
乞罷不報六月乃待罪六和塔而上疏切諫於是著
作郎沈有開著作佐郎李唐卿秘書郎范黼彭龜年
校書郎王夔正字蔡幼學顏棫吳玘項安世等上疏
乞寢特立召命不報正因繳進前後賜賚及告勅乞
歸田里亦不報 戊申胡蕃臣卒帝自有疾不視朝
節臣與留正同心輔政中外帖然其所奏陳以溫清
定省爲先次及親君子遠小人抑僥倖消朋黨啓沃
剴切彌縫續密人無知者秋七月乙丑以趙汝愚知
樞密院事余端禮同知院事 八月金主釋奠孔子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十九 七

廟北面再拜 帝與后久不朝重華宮會九月重陽
節群臣連章請帝過宮不聽而召內侍陳源爲押班
中書舍人陳傳良不草詞且上疏力諫給事中謝深
甫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亦猶陛下
之愛嘉王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後陛下何以見天
下帝感悟趣命駕往朝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
后挽留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衛相顧莫
敢言傳良趣進引帝裾請母入因至屏后后叱曰此
何地秀才欲斫頭邪傳良痛哭于庭后使人問曰此
何理也傳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

遂傳旨罷還內傳良下殿徑行詔改秘閣修撰不受
於是著作郎沈有開秘書郎彭龜年禮部侍郎倪忠
國子錄王介等皆上疏請朝不從十月工部尚書趙
彥逾等上書重華宮乞會慶節勿降旨免朝壽皇曰
朕自秋涼以來思與皇帝相見卿等奏疏已令進御
前矣及會慶節帝復稱疾不朝丞相以下皆上疏自劾
乞罷黜嘉王府翊善黃裳請誅內侍楊舜卿彭龜年
請逐陳源以謝天下太學生汪安仁等二百一十八
人上書請朝重華宮皆不報十一月彥逾復力諫帝
始往朝尚書左選郎官葉適奏自今宜於過宮之日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十九 八

可因此傳致則責任有歸不可復使近習小人增損
語言以生疑惑不報留正出城待罪凡百四十日帝
遣左司徐誼諭旨乃復入復命美特立還浙東 十
二月夏主仁孝卒子純佑立仁孝在位五十五年始
建學校于國中立小學于禁中親爲訓導尊孔子爲
文宣帝然權臣擅國兵政衰頹子純佑立改元天慶
號仁孝曰仁宗
紹熙五年春正月癸亥朔帝朝重華宮以壽聖皇太
后壽八十詣慈福宮行慶禮推恩如淳熙十年故事

癸酉壽皇不豫 癸未薨邲罷邲為相專守祖宗法度為進人才博採古論惟恐其人聞之嘗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踐如此 金購求遺書 自壽皇不豫群臣請帝省視皆不報夏四月與皇后幸王津園兵部尚書羅點請先過重華且曰陛下為壽皇子四十餘年無一間言止緣初郊違豫壽皇嘗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讒間遂生憂疑以臣觀之壽皇與天下相忘久矣今大臣同心輔政百執事奉法循理宗室戚里三軍百姓皆無二心設有間離誅之不疑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衆口謗讒禍患將作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十九 九

不可以不慮帝曰卿等可為朕調護之侍講黃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點曰陛下一出即當釋然帝猶未許點乃率講官言之帝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點曰陛下久闕省定雖有此心何以自白起居舍人彭龜年連三疏請對不報屬帝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扣額血流漬甃帝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無大干過宮余端禮因曰扣額龍墀曲致忠懇臣子至此豈得已邪帝曰知之然猶不往壽皇疾益甚群臣上疏請者相繼帝將以癸丑日朝至期丞相以下入宮門俟日晏帝復辭以疾於是群臣請斥

罷者百餘人詔不許秘書少監孫逢吉等再上疏以請起居郎蕪中書舍人陳傳良請以親王執政一人充重華宮使臺諫交章劾內侍陳源楊燁卿林億年離間之罪請逐之 五月壽皇疾大漸陳傳良以帝不往重華宮乃繳上告劾出城待罪丞相留正等率宰執進諫帝拂衣起正引帝裾泣諫羅點進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群臣隨帝入至福寧殿內侍闔門慟哭而出越二日正等又請對帝令知閣門事韓侂胄傳旨云宰執並出正等俱出浙江亭待罪壽皇聞之憂甚侂胄奏曰昨傳旨令宰執出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十九 十

殿門今乃出都門請自往宣押入城於是正汝愚等復還第明日帝召羅點入對點言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禮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帝曰引裾可也何得輒入宮禁乎點引辛毘事以謝且言壽皇止有一子既付神器惟恐見之不速耳從官及彭龜年黃裳沈有開奏乞令嘉王詣重華宮問疾許之主至宮壽皇為之感動 六月戊戌壽皇崩年六十八是夕重華宮內侍餽于宰執私第趙汝愚恐帝疑惑不出視朝持其劄不上次日帝視朝汝愚以聞因請詣重華宮成禮帝許之至日晏不出宰相乃率百官

諸重華宮發喪將成服留正與汝愚議介少傅吳瑒請壽聖太后垂簾暫主喪事太后不許正等附奏云臣等連日造南內請對不獲累上疏不得報今當率百官恭請若皇帝不出百官相與慟哭於宮門恐人情騷動爲社稷憂乞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暨就官中成服然喪不可以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后壽皇之母也請設行祭禮太后許之史臣曰高宗以公天下之心擇太祖之后而立之乃得孝宗之賢聰明英毅卓然爲南渡諸帝稱首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宮廷之孝未有若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十九

十一

帝者終喪三年又能却群臣之請而力行之廟號孝宗其無愧矣 尊壽聖皇太后爲太皇太后壽成皇后爲太后秋七月未葉適言于留正曰帝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叅決則疑謗釋矣正從之率宰執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不報越六日又請御批云甚好明日宰執同擬旨以進乞帝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劄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閒正得之大懼因朝伴仆于庭扶出國門上表請老且云願陛下速回淵鑒追悟前非漸收人心庶保國祚初正始議帝以

疾未克主喪宜立皇太子監國若未倦勤當復明辟設議內禪太子可即位而趙汝愚請以太皇太后旨禪位嘉王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此他日必難處與汝愚異辛酉遂以肩輿五鼓遜去 壬戌留正既去人心益搖會帝臨朝忽仆于地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內禪之議益決屬工部尚書趙彥逾結殿帥郭杲而與左選郎官葉適左司郎中徐誼謀可以白內禪意於太皇太后乃遣知閣門事韓侂胄侂胄璫五世孫太后女弟之子也侂胄因所善內侍張宗尹以奏太后不獲命明日往又不獲命遂巡將退內侍關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十九

十二

禮見而問之侂胄具述汝愚意禮令少俟入見太后而泣太后問故禮對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太后曰此非汝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出所賴者趙知院旦夕亦去矣言與淚俱下太后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爲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去將如天下何願聖人三思太后問侂胄安在禮曰臣已留其俟命太后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爲之禮報侂胄且云來早太后于壽皇梓宮前垂簾引執政侂胄復命

日已向夕汝愚始以其事語陳騷余端禮亟命殿帥郭果等夜以兵分衛南北內關禮使傅昂朝密製黃袍是日嘉王謂告不入臨時將禪祭汝愚曰禪祭重事王不可不出翌日甲子群臣入王亦入汝愚率百官詣梓宮前太后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為太子以係人心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閒之旨取太皇太后處分太后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茲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議一指揮太后允諾汝愚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十九

十三

哀須臾立仗訖催百官班皇子衰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幄立內侍扶掖登御座百官起居訖行禪祭禮尋詔即以寢殿為泰安宮以奉上皇民心悅中外晏然汝愚之力也立皇后韓氏后琦六世孫父曰同卿侂胄則其季父也被選入宮能順適兩宮意遂歸嘉王邸至是立為后丙寅大赦改元己巳以趙汝愚兼權叅知政事汝愚首裁抑僥倖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留正既去及帝即位以為大行攢宮總護使入謝復出城太皇太后命速宣押趙汝愚復以為請帝手札遣使召正還侍御史張叔椿請議正棄國之罰乃徙叔椿為吏部侍郎而正復相詔求直言留正至趙汝愚乞免兼叅知政事乃拜右丞相汝愚辭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辛巳乃命為樞密使以陳騷知樞密院事羅點簽書院事余端禮叅知政事壬午韓侂胄欲推定策功趙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惟瓜牙之臣則當推賞乃加郭果殿前都指揮但遷侂胄防禦使侂胄大失望然以傳導詔旨浸見親幸時時乘間竊弄威福知臨安府徐誼告汝愚曰侂胄異時必為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欲推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十九

十四

失其正之根本也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罪引慝之誠充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温清定省之理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可正大本可立矣時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爲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別求吉兆有旨集議熹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選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 甲午趙汝愚請增置講讀官以給事中黃裳中書舍人陳傅良彭龜年爲之詔經筵官開陳經旨救正缺失晚講官賜坐以講 韓侂胄浸謀預政數詣都堂留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閣日往來之地侂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十九

十六

胄怒而退會留正與汝愚議擴宮不合侂胄因間之于帝丙辰遂以手詔罷正出知建康府正謹法度惜名器毫髮不可干以私與周必大俱以相業稱趙汝愚本倚留正共事怒韓侂胄不以告及來謁因不見之侂胄慙忿羅點謂汝愚曰公誤矣汝愚悟乃見之侂胄終不懌 九月庚子羅點卒點孝友端介不爲矯激之行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辦點曰當論其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時給事中黃裳亦卒趙汝愚泣謂帝曰黃裳羅點相繼淪謝二臣不幸天下之不幸也 以京鐘簽樞密院事初帝欲除鐘帥蜀

趙汝愚謂人曰鐘望輕資淺豈可當此方面鐘聞而憾之由是韓侂胄引以自助 韓侂胄日夜謀去趙汝愚知閣門事劉攽亦以不得預內禪心懷不平因謂侂胄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鉞將恐不免嶺海之行侂胄愕然問計攽曰惟有用臺諫耳侂胄問若何而可攽曰御筆批出是也侂胄然之遂以內批拜給事中謝深甫爲中丞會汝愚請令近臣薦御史侂胄密以其黨劉德秀屬深甫遂以內批用之由是劉主傑李沐等牽連以進言路皆侂胄之人排斥正士朱熹憂其害政每因進對爲帝切言之又約

宋資治通鑑

卷之三十九

十七

吏部侍郎彭龜年同劾侂胄龜年出護使客不果 喜復疏曰汝愚當以厚賞酬侂胄之勞勿使預政汝愚爲人疎謂其易制不以爲慮右正言黃度將上疏論侂胄之姦侂胄覺之以御筆除度知平江府度言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侂胄假御筆逐諫臣使俛首去不得效一言非國之利也固辭奉祠歸養 時以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曾王復首請併祧禮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裕祭則正東面之位有旨集議禮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寢遠請遷僖祖於

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趙汝愚不以復祀僖祖爲然待從多從其說吏部尚書鄭僑欲且桃宣祖而祔孝宗侍講朱熹以爲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又擬爲廟制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聞乃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初朱熹每進講敷陳開析明白可行講畢有可以開益帝德者罄竭無隱帝亦虛心嘉納焉至是閏月以黃度之去因講舉奏疏極言陛下卽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臣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中外咸謂左右或竊其柄臣宋資治通鑑卷之三十九 十八

登第五十年仕於外僅九考立朝才四十六日進講者七既去佞胄益無所憚矣十一月庚戌以韓侂胄兼樞密院都承旨初詔佞胄可特遷二官佞胄覬覦節鉞意不滿力辭乃止遷一官爲宜州觀察使故怨趙汝愚益深先是有司請于易月之外用漆紗淺黃之制朱熹在講筵奏言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聖自於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冊爲萬世法程陛下以世嫡承大統承重宋資治通鑑卷之三十九 十九

恐主威下移求治反亂矣疏入佞胄大怒使優人義冠闊袖象大儒戲于帝前因乘間言熹迂濶不可用帝方倚任佞胄乃出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官觀趙汝愚袖御筆見帝且諫且拜帝不省汝愚因求罷政不許越二日佞胄使其黨封內批付熹熹卽附奏謝遂行中書舍人陳傅良封還錄黃起居郎劉光祖起居舍人鄧駟御史吳獵吏部侍郎孫逢吉登聞鼓院游仲鴻交章留熹皆不報傅良光祖亦坐罷工部侍郎黃艾因侍講問逐熹之驟帝曰始除熹經筵耳今乃事事欲與聞艾力辯其故帝不聽熹

之服著在禮律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事不及追改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至是詔遵用三年之制中外百官皆以涼衫視事蓋用熹言也乙卯葬孝宗于求阜陵佞胄權勢日重十二月乙丑吏部侍郎兼侍講彭龜年上疏條奏其姦請去之且云陛下逐朱熹太暴故欲陛下亦亟去此小人毋使天下人謂陛下去君子易去小人難於是龜年佞胄俱請祠帝欲兩罷其職陳騏進曰以閣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既而內批

龜年與郡佾曹進一官與在京宮觀給事中林大中
中書舍人樓鑰繳奏以為非是不聽由是佾曹愈橫
已已陳駢罷以余端禮知樞密院事京鏗參知政
事駢與趙汝愚素不協未嘗同堂語及爭彭龜年事
韓侂胄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故也元樞亦欲為
好人耶故罷之而引京鏗居政府以問汝愚汝愚孤
立于朝天子亦無所倚信以趙彥逾為四川制置
使工部尚書彥逾以有功于帝室冀趙汝愚引居政
府及除蜀帥大怒遂與韓侂胄合因陛辭疏廷臣姓
名于帝指為汝愚之黨且曰老奴今去不惜為陛下
言之由是帝亦疑汝愚矣

宋資治通鑑卷之三十九

二十一

宋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九終

宋資治通鑑卷第四十

宋紀四十

起慶元乙卯盡開禧乙丑五十二年

寧宗法天備道純德茂功仁文哲武聖曆恭

孝皇帝

慶元元年春正月丙辰白虹貫日韓侂胄欲逐汝
愚而難其名謀於京鏗鏗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
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以秘書監李沐嘗有怨
于汝愚引為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
利于社稷乞罷其政以奠安天位杜塞姦源是日汝
愚出浙江亭待罪二月戊寅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出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

一

知福州謝深甫等論汝愚冒居相位今既罪免不當
加以書殿隆名帥藩重寄乞令奉祠省咎命提舉洞
霄宮直學士院鄭澁草制詞有曰頃我家之多難賴
碩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為悅任公竭節利
國家無不為坐無貶詞亦免官兵部侍郎章穎侍經
幃帝曰諫官有言趙汝愚者卿等謂何同列漫無可
否穎奏言天地變遷人情危疑加以敵人嫚侮國勢
未安未可輕退大臣願降詔宣諭汝愚毋聽其去國
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國遭大戚中外洵洵留正棄宰
相而去官僚幾欲解散軍民皆將為亂兩宮隔絕國

喪無主汝愚以樞臣獨不避殞身滅族之禍奉太皇太后命翊陛下以登九五勛勞著于社稷精忠貫于天地乃卒受黜黜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何知臨安府徐誼素為汝愚所器凡有政務多咨訪之誼隨事裨助不避形迹又嘗勸汝愚早退及預防侂胄之姦侂胄尤銜之及是與國子博士楊簡亦抗論留汝愚李沐劾為黨皆斥之三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夏四月丁巳大府寺丞呂祖儉上書劾趙汝愚之忠併論朱熹老儒彭龜年舊學李祥老成不當罷斥語侵韓侂胄有旨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安置中書舍人鄧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一

二

駟繳奏祖儉不當貶不從權鑰因進讀論及之侂胄語人曰復有論救祖儉者當處以新州衆乃不敢言或謂侂胄曰自丞相去天下已切齒今又投祖儉瘴鄉不幸或死則怨益重侂胄悟改送吉州祖儉嘗曰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竟死吉州已未以余端禮為右丞相鄭僑參知政事京鏗知樞密事謝深甫簽書院事唐申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衡林仲麟趙汝愚中外咨憤而李沐以為父老歡呼蒙蔽天聽

一至於此陛下獨不念去歲之事乎人情驚疑變在朝夕是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位在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為利今上下安妥乃有異意乎章誼李祥楊簡發于中激力辯其非即遭斥逐公館之士拂膺憤怨李沐自知邪正不兩立思欲盡覆正人以便其私必托朋黨以罔陛下之聽臣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驗何堪再見於今日邪伏願陛下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竄沐以謝天下還祥等以收士心疏上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一

二

詔宏中等罔亂上書扇搖國是悉送五百里外編管宏中衛仲麟範皆福州人端朝温州人傳信州人傳久在大學忠鯁有聞扣關之事皆其屬業初理學自程顥程頤傳其徒楊時時傳之羅從彥從彥傳之李侗朱熹師侗流俗忌之遂有道學之名陰以攻訐及韓侂胄用事士大夫素為清議所擯者乃教以凡相與異者皆道學之人也陰躐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又為言以道學目之則有何罪當名曰偽學蓋謂貪黷放肆乃人真情廉潔好修者皆偽耳由是有偽學之目善類皆不自安六月丁巳右正言劉德秀上言

邪正之辯無過於真與僞而已彼口道先王之言而行如市人所不為在與王之所必斥也昔孝宗垂意規復首務核實凡言行相違者未嘗不深知其姦臣願陛下以孝宗為法考核真僞以辯邪正詔下其章由是博士孫光卿袁燾國子正陳武皆罷汪達入劄子辯之德秀以達為狂言亦被斥中丞何澹急欲執政亦上疏言專門之學流而為僞空虛短拙文詐沽名願風厲學者專師孔子不必自相標榜詔榜于朝堂既而吏部郎官虞師旦復請核真僞被遷左司員外郎又有張貴模者指論太極圖亦被賞擢灌復上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

四

疏言在朝之臣大臣既熟知其邪迹然亦不敢白發以招報復之禍聖明詔大臣去其所當去者癸酉加韓侂胄保寧節度使冬十一月丙午竄故相趙汝愚于永州韓侂胄忌汝愚必欲寘之死以息人言至是用何澹疏落汝愚觀文殿大學士及官觀監察御史胡紘遂上言汝愚倡引僞徒謀為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為符因條奏其十不遜且及徐誼詔責汝愚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誼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時汪義端當制遂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欲殺之之意趙師古亦上書乞斬汝

愚帝不從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明年正月行至衡州病作衡守錢蓋承侂胄密諭奪百端汝愚暴斃天下聞而究之計聞有旨追復元官許歸葬中書舍人吳宋旦繳還復官之命汝愚學務有用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期凡平昔所聞於師友如張栻朱熹呂祖謙汪應辰王十朋胡銓李燾林光朝之言欲次第行之未果而罷政初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嘉王以素服即位蓋其驗也護者遂以為罪云金平章事完顏守貞罷守貞剛忠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

五

明亮通習典故凡論對必傳經義時金有國七十年禮樂刑政多因舊制金主欲更定修正為一代法其儀式條約多守貞裁訂故明昌之治號稱清明又好接引善類以列朝廷為胥持國所忌故罷慶元二年春正月庚寅以余端禮京鏜為左右丞相謝深甫叅知政事鄭僑知樞密院事何澹同知院事二月以端明殿學士葉翥劉德秀同知貢舉奏言僞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不變乞將語錄之類盡行除毀故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皆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為世大

禁准西總領張釜上言邇者偽學盛行賴陛下聖明
斥罷天下皆洗心滌慮不敢復爲前日之習願明詔
在位之臣上下堅守勿變毋使僞言僞行乘間而入
以壞既定之規矩乃除釜尚書左司郎官 夏四月
甲子余端禮罷時韓侂胄擅權屏斥正士端禮鬱鬱
不愜志稱疾求罷 壬申以何澹叅知政事葉翥簽
書樞密院事翥要禮部侍郎倪思列疏論僞學思不
從韓侂胄遂薦翥而罷思 秋七月中書舍人汪義
端引唐李林甫故事以僞學之黨皆名士欲盡除之
太皇太后聞而非之帝詔臺諫給舍論奏不必更及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 六

備建中之說或者誤認天意急於奉承倡爲調停之
議取前日僞學之姦黨次第用之以冀幸其他日不
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爲戒陛下何未悟
也宜令退伏田里循省愆咎遂詔僞學之黨罕執權
任進授自是學禁愈急大理司直邵康然言三十年
來僞學顯行朝廷之權盡歸其黨乞詔大臣審察其
所學詔僞學之黨勿除在內差遣已而言者又論僞
學之禍乞監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源遂有詔監司
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僞學之人會卿
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僞學五字撫州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 七

舊事務在平正以副朕建中之意詔下韓侂胄及其
黨皆怒劉德秀遂與御史張伯垓姚愈等上疏力爭
以爲不可乃改不必更及舊事爲不必專及舊事自
是侂胄與其黨政治之志愈急矣殿中侍御史黃黼
上言治道在黜首惡而任其賢使才者不失其職而
不才者無所憾故仁宗嘗曰朕不欲留人過失於心
此皇極之道也遂罷黼而以姚愈代之 八月丙辰
太常少卿胡紘上書言比年以來僞學猖獗圖爲不
軌動搖上皇詆誣聖德幾至六亂賴二三大臣臺諫
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隕命奸邪屏跡自御筆有救

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
委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爲僞不願考校士論壯之
冬十月甲戌召陳賈爲兵部侍郎以其嘗擊朱熹也
朱熹家居自以官帶從臣職名乃上封事數萬言
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丞相趙汝愚之冤子弟諸
生更迭迭諫以爲必且賈禍熹不聽蔡元定請以著
決之遇懲之同人熹默然取橐焚之遂乞奏力辭職
名詔仍充秘閣修撰時臺諫皆韓侂胄所拔洵洵爭
欲以熹爲奇貨然無敢先發者監修國史胡紘未達
時嘗謁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

也。統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鷄尊酒，山中未爲乏也。及是乃銳然以擊，熹自任疏成，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有沈繼祖者爲小官，時嘗探撫熹語，孟之說以自售。至是以追論程頤得爲御史，紘以疏草授之。繼祖謂可立致富貴，十二月遂誣論熹十罪，且言熹剽竊張載程頤之餘論，以喫萊事魔之妖術，簧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伍潛形匿迹，如鬼如魅，乞禡熹職，罷祠，其徒蔡元定、佐熹爲妖乞送別州，編管詔熹落職，罷祠，竄元定于道州。已而選人余熹上書乞斬熹以絕僞學，謝深甫抵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一

八

其書于地，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元定不過自相講明耳，果何罪乎？」事乃止。元定生而穎異，父發博覽群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辯析益精，登建陽西山絕頂，忍饑啖齋，以讀書聞。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驚曰：「季通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元定。」烏尤表揚萬里，交薦于朝，召之不起。會僞學黨禁之論起，元定曰：「吾其不免乎？」及聞貶不辭，家卽就道。熹與從游者百餘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歎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朋

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衆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于天，天可逃乎？杖履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春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有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勿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州逾年，卒。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著洪範解，大衍詳說，律呂新書，行于世。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熹嘗曰：「造化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一

九

微妙，惟深于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每諸生請疑，必令先質元定，而後爲之折衷。小人尤深嫉之，故及於貶云。

慶元三年春正月壬寅，鄭僑罷。夏閏六月甲午，朝散大夫劉主傑免喪入見，論僞學之黨今變而爲逆，黨防之不可不至，及論留正獎引僞學之罪，侂胄大喜。即日降旨，除三傑右正言，正坐貶邵州居住。胄排國爲金主信任，與李妃兇擅朝政，張復亨等十人皆趨走其門，俱爲御史臺官。時謂之胥門十哲，至是爲言者所論，秋八月持國致仕，十人皆外補。未幾復

召持國參知政事 冬十一月辛丑太皇太后吳氏

崩 十二月知綿州王洙上疏乞置偽學之籍仍自

今曾受偽學舉薦差陞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並令

省部籍記姓名與閒散差遣從之於是偽學通黨得

罪著籍者趙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蘭四人為之首宋

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叔似章穎鄭湜樓鑰林本

中黃由王黼何異孫逢吉劉光祖呂祖儉葉適楊芳

項安世沈有開曾主聘游仲鴻吳儼李祥楊簡趙汝

謙趙汝談陳峴范仲黼汪遠孫元卿李燾陳武因濟

黃度張體仁蔡幼學黃瀨周南吳柔勝李璽王厚之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一

孟浩趙鞅白炎震皇甫斌危仲任張致遠楊宏中周

端朝張術林仲麟蔣傳徐範蔡元定呂祖泰凡五十

九人黃由上言人主不可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

以示不廣殿中侍御史張巖劾由阿附罷之而擢沈

為利州路轉運判官

慶元四年春正月丙寅以葉翥同知樞密院事 三

月甲子葬憲聖慈烈皇后于永思陵 夏五月加韓

侂胄少傅封豫國公右諫議姚愈復上言近世行險

僥倖之徒倡為道學之名權臣力主其說結為死黨

願下明詔播告天下於是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

曰向者權臣擅朝偽邪朋比恟肆姦宄包藏禍心賴

天之靈宗廟之福朕獲奉慈訓膺受內禩陰謀壞散

國勢復安嘉與士大夫厲精更始凡曰淫朋比德幾

其自新而屑載臻茲弗迪厥化締交合盟窺伺間隙

毀譽舛舛流言間發以傾國是而惑衆心甚至竊附

於元祐之衆賢而不思實類乎紹聖之姦黨朕既深

詔二三大臣與夫侍從言議之官益維持正論以明

示天下矣論告所抵宜各改視回聽毋復借疑似之

說以惑亂世俗若其遂非不悔怙終不悛邦有常刑

必罰毋赦詔既下韓侂胄大喜即遷文虎與愈要職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一

四川都大茶馬丁逢入對極論元祐建中調停之害

且引蘇轍任仲雨之言為證京鏜何澹附侂胄深悅

逢言薦為軍器監 秋七月葉翥罷 八月丙子以

謝深甫知樞密院事詩及之同知院事及之為吏部尚

書誦事韓侂胄無所不至居二年不遷見侂胄流涕

叙其知遇之意衰遲之狀不覺屈膝侂胄惻然憫之

故有是命侂胄嘗值生辰群公上壽既畢集及之適

後至閤人掩關拒之及之大寤會門闈未及閉遂俯俛

而入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為笑

帝未有嗣京鏜等請擇宗室子育之詔育燕懿王德

昭九世孫與惠于宮中年六歲矣尋以為福州觀察使賜名熾封衛國公 以趙師異為工部侍郎師異附韓侂胄得知臨安府侂胄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異最後至出小合曰願獻少果核侂胄啓之乃粟金蒲桃小架上綴大珠百餘顆衆慙沮侂胄有愛妾張譚王陳四人皆封郡夫人其已有名位者又十人或獻北珠冠四枚於侂胄侂胄以遺四夫人其十人亦欲之未有以應也師異聞之亟市比珠製十冠以獻十人者喜為求遷官拜工部侍郎侂胄嘗與衆客飲南園過山莊顧竹籬草舍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一 十三

犬吠鷄鳴耳俄聞犬嗥叢薄視之乃師異也侂胄大笑聞者莫不鄙之 王宗沐曰禮義廉恥者士之元氣而折衝禦侮者國之衛氣也漢唐之衰其士人亦豈無有用附勢而進者然猶或畏人知之是尚廉恥之心未亡也宋之士習自蔡京而後廉恥道盡以極于紹興慶元之間至如趙師異許及之程松極極矣士人如此則朝廷無紀綱無紀綱則天下無善政白日乞哀而不待暮夜小利務取而不待顯官元氣先蹙又何以禦侮責沿江將臣也縉紳相胥為夷又何待家古改元 冬十月金造承安之日而後左袒也是可痛也 寶貨 慶元五年春正月奪前起居舍人彭龜年等官初趙汝愚定策時樞密院直省官蔡璉從旁竊聽因而漏言汝愚竄之既而逃還臨安韓侂胄聞之乃使璉誣

告汝愚定策時有異謀具列賓僚所言凡七十餘紙詔下大理捕鞫彭龜年會王聘沈有開葉適項安世等以實其事中書舍人范仲彞謂侂胄曰章惇蔡確之權不為不盛然而至今得罪於清議者以同文微故耳相公胡為蹈之侂胄曰某初無此心以諸公見迫不容但已問其人乃知京鏗劉德秀實主其議侂胄取錄黃藏之事遂格張釜劉主傑張巖程松等論之不已詔累經赦宥然猶奪龜年三聘官而擢璉進義副尉 二月乙酉主管玉虛觀劉光祖撰涪州學記謂學者明聖人之道以修其身而世方以道為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一 十三

偽以學為棄物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于萬世諫議大夫張釜劾光祖佐逆不成蓄憤懷姦欺世罔上詔落職房州居住 夏五月行統天曆先是詔造新曆至是成賜名統天蓋自建隆迄慶元二百五十年間曆十四變上距黃帝之曆凡五十變矣議者謂自渡江以來統天新曆尤復疎謬 秋八月辛巳帝率羣臣詣壽康宮上壽初見太上皇成禮而還明日羣臣以過宮上壽禮成奉表稱賀 九月庚寅加韓侂胄少師封平原郡王 是歲諸州大水 慶元六年春閏二月庚寅以京鏗謝深甫為左右丞

相何澹知樞密院事 三月故秘閣修撰朱熹卒時
攻偽學日急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自名者無所容
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
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
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
徒者笑而不答疾革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卒年七
十一 將葬右正言施康年言四方偽徒聚于信上欲
送偽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長短則謬議時
政得失聖令守臣約束從之熹所著有易本義啓蒙
著卦考誤詩集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刊誤小學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 十四

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
遺書伊洛淵源錄儀禮經傳通解其門人最知名者
東穀李燔張洽陳淳李方子黃灝蔡沈輔廣沈元定
一也著書傳 夏六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戊子太
上皇后李氏崩 秋七月丁卯以陳自強簽書樞密院
兼自強嘗為韓侂胄童子師及侂胄當國自強入都
待銓欲見之無以自通僦居主人出入侂胄家為入
言之 一日侂胄召自強比至則從官畢集侂胄設褥
於堂延自強升坐再拜次召從官同坐從官踧躅莫
敢居上者侂胄徐曰陳先生老儒汨沒可念坐客唯

唯明日交章薦其才即除大學錄未踰歲三遷為秘
書郎既入館即改右正言月餘拜諫議大夫御史中
丞旬日遂秉政 八月辛卯大上皇崩年五十有四
丁酉京鐘卒鐘初為刑部尚書帝甚尊禮時韓侂
胄權勢震天下鐘既得位變其素守於國事漫無可
否但奉行侂胄風旨而已又薦劉德秀排擊善類偽
學之名鐘實發之 癸卯攢慈懿皇后于修吉寺
處士呂祖泰祖儉從弟也性疏達尚氣議論世事無
忌諱先是祖儉以言事貶祖泰語其友曰自吾兄之
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 十五

亦未敢以累吾兄也至是祖儉卒九月甲子祖泰乃
擊登聞鼓上書論韓侂胄有無君之罪請誅之以防
禍亂其畧曰道學自古所持以為國者丞相汝愚今
之有大勳勞者也立偽學之禁遂汝愚之黨是將空
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邪陳自強侂胄童稚之師
躡致宰輔陛下舊學之臣彭龜年等今安在耶孫師
旦平江之吏胥周筠韓氏之廝役人人知之今師旦
以潛邸隨龍錫以皇后親屬俱得大官不知陛下在
潛邸時果識師旦平叔房之親果有筠平侂胄妄自
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願亟誅侂胄師旦筠而

逐罷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且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有旨呂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州右諫議大夫程松與祖泰狎友懼曰人知我素與遊其謂我與聞乎乃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縱不殺猶當杖黥竄之遠方殿中侍御史陳謙亦以為言乃杖祖泰一百配欽州牢城收管祖泰自期必死冀以身悟朝廷了無懼色既至府尹為好語誘之曰誰教汝共為章試言之吾且置汝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一

十六

汝病風喪心耶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祖泰既得罪監察御史林采言偽習之成造端自周必大宜加絀削施康年亦言必大首倡偽徒私植黨與遂貶必大為少保 冬十月加韓侂胄太傅 十一月己未皇后韓氏崩 辛卯十二月葬光宗于永崇陵 攢恭淑皇后于廣教寺嘉泰元年春二月戊寅臨安大火四日乃滅焚燒民居五萬二千餘家自渡江以來都城火災未有如是歲者帝下詔罪已避殿減膳出內府錢十六萬米六萬餘斛分賜被火之家 秋七月乙卯何澹罷時韓

侂胄欲去異己以快所私然實京鏗創謀而何澹劉德秀胡紘成之及鐘死三人亦罷侂胄悔前事之乖戾欲稍更改以消中外之議論張孝伯謂侂胄曰不弛黨禁恐後不免報復之禍籍田令陳景思侂胄之姻也亦謂侂胄勿為己甚侂胄然之於是二月趙汝愚追復資政殿學士黨人見在者徐誼劉光祖陳傅良章穎薛叔似葉適曾主聘項安世范仲黼黃灝詹體仁游仲鵠諸人咸先後復官自便又削薦牘中不係偽學一節俾勿復有言時朱熹沒已逾年周必大留正各已貶秩致仕詔熹以待詔致仕必大復少傅正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一

十七

復少保 癸巳有商人私持起居郎熊克中興小曆及九朝通畧等書欲渡淮盱眙軍以聞遂命諸道察郡邑書坊所鬻書凡事干國體者悉令毀棄言者因請取禮部員外郎李燾續通鑑長編知龍州王偁東都事畧監都鹽倉李丙丁未錄及通畧語錄家傳等書下史官考訂或有裨於公義即乞存留不許刊行從之 夏五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丙子以素說友同知樞密院事 冬十一月庚戌以陳自強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叅知政事 十二月甲申立貴妃楊氏為皇后后少以姿容選入宮帝即位封婕妤

韓后崩中宮未有所屬時后爲貴妃與曹美人俱有寵韓侂胄以后頗涉書史知古今性警敏任權術而曹美人柔順勸帝立曹氏帝不從竟立后由是后與侂胄有怨矣 加韓侂胄太師先是監惠民局夏允中上書請依文彥博故事以侂胄平章軍國重事侂胄繆爲辭謝乞致仕詔不許而罷允中至是進位太師因以勢利盡士大夫之心薛叔似辛棄疾陳謙等皆起廢顯用當時困於久斥者往往損晚節以規榮進政府樞密臺諫侍從皆出侂胄之門而蔣師旦周筠又侂胄廝役亦得預聞國政群小滿朝勢焰熏灼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

十八

是歲大蝗

嘉泰三年春正月庚辰謝深甫罷初深甫力求罷政帝曰卿能爲朕守法度惜名器不可言去至是固請乃許之 帝視太學 以袁詒友叅知政事傅伯壽簽書樞密院事伯壽辭不拜三月乙巳以費士寅簽書樞密院事 夏四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五月戊寅以陳自強爲右丞相時侂胄專權凡所欲爲宰執惕息不敢爲異自強至印空名勅劄授之惟所欲爲宰執不預知也言路扼塞每月按舉小吏一二人謂之月課又有泛論君德時事皆取其陳熟緩慢畧無

撓拂者言之或問之則愧謝曰聊以塞責爾加以苞苴盛行自強尤貪鄙四方致書覲必題其緘云某物若干并獻九書題無并字則不開縱子弟親戚關通貨賄仕進干請必諧價而後予都城大火自強所貯一夕煨燼侂胄首遺之萬緡執政列郡聞之皆有助不數月得六十萬緡遂倍所失之數嘗語人曰自強惟一死以報師主每稱侂胄爲恩主恩父蔣師旦爲叔堂吏史達祖爲兄侂胄姦究專國自強表裏之功居多 以許及之知樞密院事 秋七月辛未造戰艦 八月增置襄陽驛軍尋又置澈浦水軍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

十九

嘉泰四年春正月韓侂胄定議伐金金爲北鄙阻隸等部所擾無歲不興師討伐兵連禍結士卒塗炭府倉空匱國勢日弱群盜蜂起賦歛日繁民不堪命有勸韓侂胄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恢復之議遂起聚財募卒出封樁庫黃金萬兩以待賞功命吳曦練兵西蜀旣而安豐守臣厲仲方言淮北流民咸願歸附而浙東安撫使辛棄疾入見言金國必亂亡願屬元老大臣備兵爲倉卒應變之計侂胄大喜鄭捷鄧友龍等又附和其說侂胄用師之意益銳矣 三月丁卯臨安大火詔百官陳時政闕失 夏四

月戊辰許及之罷時兵端開韓侂胄欲令及之守金陵及之辭不行遂罷以張孝伯參知政事錢象祖同知樞密院事五月癸未追封岳飛為鄂王先已賜謚武穆至是韓侂胄欲風厲諸將乃追封飛尋封劉光世為鄜王贈宇文虛中少保秋八月戊午張孝伯罷冬十月庚子以張巖參知政事十二月韓侂胄議恢復陳自強請遵孝宗典故勅國用司總覈內外財賦遂以自強兼國用使費士寅張巖同知國用事拮克民財州郡騷動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一

二十一

鎮興元為宣威之漸士寅固辭遂罷太白晝見夏四月戊子以錢象祖參知政事劉德秀簽書樞密院事辛卯以皇甫斌知襄陽府尋以斌為京西北路招撫副使甲寅武學生華岳上書諫朝廷未宜用兵啓邊釁且乞斬韓侂胄藹師旦周筠以謝天下侂胄大怒下岳大理編管建寧五月金主璟聞朝廷將用兵召諸大臣問之皆曰宋敗衄之餘自救不暇恐不敢叛盟完顏匡獨曰彼置忠義保捷軍取先世開寶天禧紀元豈忘中國者哉璟然之乃命平章僕散揆宣撫會兵于汴以備之秋七月庚申韓侂

胄平章軍國事從陳自強鄧友龍等請也命侂胄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論者謂侂胄繫銜比呂夷簡省同字則其體尤尊比文彥博省重字則其所與者廣於是三省印並納其策侂胄置機速房於私第甚者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禀人莫敢言丙寅以藹師旦為安遠節度使領閣門事韓侂胄昵師旦為腹心故有是除八月金罷河南宣撫司僕散揆至汴移文來責敗盟三省樞密院啓荅言邊臣生事已行貶黜所置兵亦已抽去揆信之會殿前副都指揮使郭倪濠州守將田俊邁誘虹縣民竊貴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一

二十一

等為間言於揆曰宋之增戍本虞他盜及聞行臺之建益畏讐不敢去備且兵皆白丁自暴糧糈窮蹙饑疾死者甚眾揆益池備以其言白于金主璟時金群臣皆勸先舉璟曰南北和好四十餘年民不知兵不可及聞揆言遂命罷宣撫司及新置兵乙巳以郭倪知揚州尋兼山東京東招撫使九月丁亥劉德秀罷韓侂胄欲審敵虛實故遣陳景俊往賀正且景俊還金主璟諭之曰大定初世宗許宋世為姪國朕遵守至今豈意爾國屢犯我邊以此遣大臣宣撫河南及得爾國公移朕即罷司而爾國侵擾益甚朕

惟和好歲久委曲涵容恐姪宋皇帝或未詳知卿歸國當具言之景俊還以告陳自強自強戒勿言由是用兵益決初韓侂胄以北伐之議示丘密密曰中原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然兵凶戰危若首倡非常之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誰任之必有誇誕貪進之人攘臂以僥倖萬一宜亟斥絕不然必誤國矣侂胄不納至是命密宣撫江淮密上書切諫曰金人未必有意敗盟中國當示大體宜申警軍實使吾常有勝勢若曩自彼作我有詞矣因力辭不拜侂胄不悅冬十二月金使太常卿趙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一

十一

之傑來賀正且入見韓侂胄故使贊者犯金主父嫌名以挑之之傑遂倨慢侂胄請帝還內著作郎朱質乞斬虜使不報

宋資治通鑑卷第四十終

宋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一

宋紀四十一

起開禧丙寅盡嘉定壬申凡六年

寧宗法天備道純德茂功仁文哲武聖睿恭孝皇帝二

開禧二年春二月癸丑慈壽宮火太皇太后移居大內三月癸巳以程松為四川宣撫使臬曦副之松移司興元東軍三萬屬焉曦進屯河池西軍六萬屬焉仍聽節制財賦按劾計司曦由是益得自專松無所關預松始至欲以執政禮見曦責廷參曦聞之及境而還松用東西軍一千八百自衛曦抽摛以去松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一

一

亦不悟尋詔曦兼陝西河東招撫使乙巳錢象祖罷韓侂胄銳意用兵象祖執不可遂以懷姦避事罷之尋奪二官信州居住夏四月甲子以薛叔似為京湖宣撫使鄧友龍為兩淮宣撫使追奪秦檜王餘改謚醜論檜主和誤國之罪也金閩皇甫斌分兵規取唐鄧復命僕散揆領行省于汴河南皆聽節制盡徵諸道籍兵分守要害命彰德守臣護韓琦墳凡宋宗族所居有司提控之吳曦既得志與其從弟晚及徐景望趙富米修之董鎮共為反謀陰遣其客姚淮源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于金求封蜀王

韓侂胄聞郭倪遣兵得泗州及新息褒信頴上虹縣五月丁亥乃議降詔畧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報之讐蠶茲醜虜猶託要盟朕生靈之資奉溪壑之欲此非出於不得已彼乃謂之當然軍入塞而公肆創殘使來廷而敢為桀鰲洎行李之繼遣復嫚詞之見加含垢納污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胡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為壯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為人子為人臣當念祖宗之憤直學士院李壁之詞也初兵部侍郎葉適輪對嘗言其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強者興侂胄聞而喜之以為直學士院欲藉其草詔以動中外而適以疾辭朕乃改命壁云 郭倪遣郭倬李汝翼會兵攻宿州敗還至蕪金人追而圍之倬執馬軍司統制田俊邁以與金人乃得免時建康都統李葵攻壽州亦敗 皇甫斌敗績于唐州時江州都統王木節攻蔡州亦不克而潰 詔以宗室均為沂王柄嗣賜名貴和炳孝宗孫魏惠獻王愷之子均之父曰希聖太祖九世孫也 六月甲寅鄧友龍免以丘處為兩淮宣撫使韓侂胄以師出無功免友龍而以密代之駐揚州審至鎮部署諸將悉以三衙江上軍分守江淮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一

二

要害於是王木節李汝翼皇甫斌李葵等皆坐貶斬郭倬于鎮江 秋七月辛巳韓侂胄既喪師始覺為蘇師旦所誤一夕召李壁飲酒酣語及師旦始謀事壁微摘其過以規之因極言師旦怙勢招權使明公負謗非竄謫此人不足以謝天下侂胄然之翼日罷師旦官籍其家旬日除名韶州安置 以張巖知樞密院事 李壁叅知政事 夏李安崇宗孫越王在友子也廢其王純佑自立改元應天未幾純佑死安全號之曰桓宗 冬十月金僕散揆分兵為九道南下揆兵三萬出穎壽完顏匡兵二萬五千出唐鄧紇石烈子仁兵三萬出滑口紇石烈胡沙虎兵二萬出清河口完顏充兵一萬出陳倉蒲察貞兵一萬出成紀完顏綱兵一萬出臨潭石抹仲兵五千出瀘川完顏麟兵五千出來遠胡沙虎自清河口渡淮遂圍楚州 十一月甲申以丘處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金人攻淮南日急詔郭杲將兵駐真州以援之又以密督視江淮軍馬或勸密棄廬和州為守江計密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吾當與淮南俱存云乃益增兵防守 金完顏匡陷光化壽湯江陵副都統魏來諒突圍奔襄陽招撫使趙淳焚樊城金人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一

三

壹輯 14-477

遂破信陽襄陽隨州進圍德安府 金僕散揆引兵
至淮遣人密測淮水惟八疊灘可渡即遣輿屯驥揚
兵下蔡聲言欲渡守將何汝勵姚本佐以為誠然悉
衆屯花曆以備之揆乃遣蹇木等潛師渡八疊駐于
南岸官軍不虞其至遂皆潰走自相蹂踐死者不可
勝計揆遂奪穎口下安豐軍及霍丘縣進圍和州屯
於汳江上下於是江表大震 十二月吳曦既遣姚
淮源如金因持重按兵河池韓侂胄日夜望其進兵
使者相繼曦恐謀泄乃遣兵攻秦隴與金人力戰以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一

四

堅侂胄之心金人許封之約曰若按兵閉境不為異
同使其師東下無西顧之憂則全蜀之地卿所素有
當加封冊一依康王故事更能順流東下助為犄角
則旄麾所指盡以相付因命完顏綱經畧之綱進兵
水洛訪曦族人吳端署為水洛城巡檢使遣人報曦
曦得報意動以程松在興元未敢發詐稱杖殺端而
陰遣使送款于綱及金蒲察真破和尚原犯西和州
曦將王喜等方力戰曦忽傳令退保黑谷軍遂潰真
入州城曦因焚河池退壁清野原自是金人無復顧
慮 甲寅金紇在烈子仁陷滁州遂入真州州之士

民奔逃渡江者十餘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亟具舟
以濟又廩食之自是淮西縣鎮皆沒于金 丁巳金
人入大散關時興州都統制毋思以重兵守關曦聞
金兵至因撤幕關之戍金人由板間谷逸出關後思
孤軍不能支遂陷曦退屯且口完顏綱遣張伴會之
曦言願附金之情伴請曦告身為報曦進出以付伴
綱乃以金主璟命遣馬良顯持詔書金印立曦為蜀
王曦密受之遂還興州是夜天赤如血光燭地如晝
翼日曦召僕屬諭意謂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今宜
從權濟事王翼楊駿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忠孝八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一

五

十年門戶一朝掃地矣曦曰吾意已決即遣任辛奉
表獻蜀地圖及吳氏譜牒于金 金僕散揆欲通和
罷兵購得韓琦五世孫元靚遣之渡淮丘密獲之詰
所以來之故元靚言兩國交兵北朝皆謂韓太師意
今相州宗族墳墓皆不可保故來依太師耳密使畢
其說始露講解之意密使人護送北歸俾扣其實
既而元靚回得金行省文字密以聞于朝韓侂胄方
以師出屢敗悔其前謀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而論
密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議和密乃遣劉祐持書于揆
願講好息兵揆曰稱臣割地獻首禍之臣乃可密復

遣王文往言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等所爲
非朝廷意今三人皆已貶黜揆曰侂胄若無意用兵
師旦等豈敢專擅文還密復遣使相繼以往因許還
其淮北流移人及今年歲幣揆始許之自和州退屯
下蔡獨濠州尚使一統軍守之 庚午薛叔似免叔
似夙以功業自期及臨事絕無可稱屬郡多陷故坐
免以吳獵爲京湖宣撫使 甲戌以畢再遇權山東
京東招撫司時諸將用兵皆敗唯再遇數有功金人
常以水櫃取勝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
幟戈矛嚴立成行昧爽鳴鼓金人驚視亟放水櫃後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一

六

知其非兵也甚沮乃出兵攻之金人馬死者不可勝
計又嘗與金人對壘度金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
夕拔營去留旗幟於營預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
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爲空營復相持數日及覺欲
追之則已遠矣 金完顏挾合攻鳳州程松求援于
吳曦曦給言當發三千騎往松信不疑及曦受金詔
宣言金使者欲得階成和鳳四州以和持書諷松使
去松不知所爲會報金兵至百姓奔走相蹂躪松亟
趨米倉山而遁自閬州順流至重慶以書抵曦伺贖
禮稱曦爲蜀王曦以匣封致魏松望見大恐疑爲劔

亟逃奔使者追與之乃金寶也松受而兼程出陝西
向掩淚曰吾今始獲保頭顧矣 蒙古奇渥溫鐵木
真稱帝于幹難河鐵木真之先有曰孛端火兒毋阿
蘭果火生二子而寡居夜寢屢有光明照其腹又生
三子孛端火兒其季也其後子孫蕃衍各自爲部居
于烏桓之北與畏羅乃蠻九姓回鶻故城和林接壤
世奉貢于遼金而總隸于鞬鞞至也速該并吞諸部
勢愈盛大攻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木真還次于跌
里溫盤陀山而生子因以鐵木真名之也速該死鐵
木真年幼其部衆多歸于族人泰赤烏合七部人凡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一

七

三萬攻之鐵木真與其母月倫率部人爲十三翼大
戰泰赤烏等敗因得少安時泰赤烏部地廣民衆而
無紀律其下謀曰鐵木真衣人以已衣乘人以已馬
真吾主也因悉歸之泰赤烏部遂徵未幾塔塔兒部
叛金鐵木真自幹難河帥衆會金師同滅之以功授
鐵木真爲察兀禿魯猶中國之招討使也鐵木真以
乃蠻部強盛事之甚謹乃蠻反侵掠之鐵木真乃大
會屬部于帖麥垓川議伐乃蠻乃蠻太陽罕營于沆
海山與茂裡乞諸部合兵勢頗盛鐵木真與之大戰
擒殺太陽罕諸部悉潰鐵木真益以盛強明年遂攻

西夏破力吉里寨經洛思城大掠而還至是大會諸部長于幹難河之源建九游白旗自號為成吉思可汗先是金主遣衛王允濟往靖州受鐵木真之貢允濟奇其狀貌歸言于金主請以事除之金主不許鐵木真聞而憾之 蒙古滅乃蠻

開禧三年春正月丁丑朔罷丘密以張巖督視江淮軍馬時金已有和意密上疏乞移書金帥以成前議且言金人既指韓侂胄為元謀若移書宜暫免繫銜侂胄大怒罷密 庚辰以陳自強兼樞密使 吳曦自稱蜀王 辛卯吳曦遣將利吉引金兵入鳳州以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一

八

四郡付之表鐵山為界曦即興州為行宮改元置百官遣董鎮至成都治宮殿欲徙居之議行削髮左社之令稱臣于金分其所統兵十萬為統帥遣祿亦等戍萬州泛舟下嘉陵江聲言約金人夾攻襄陽下黃榜於成都潼州利州夔州四路以興州為興德府召隨軍轉運使安丙為丞相長史權行都省事丙度不得脫徒死無益乃陽與而陰圖之曦又召權大安軍楊震仲震仲不屈飲藥而死其他如陳成自髡其髮史次秦自髡其目李道傳鄧惟甫等悉棄官去 楊輔知成都嘗言吳曦必反帝意輔能誅曦二月己未

乃密詔授輔制置使許以便宜從事詔至人勸以倡義輔自以不習兵事且內郡無兵可用遷延不發曦移輔知遂寧府輔遂以印授通判韓植棄成都而去以知建康府葉適兼江淮制置使適上言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乞無節制江北諸州詔從之時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須皆從官給民以不擾其防守皆盡法度 金平章政事僕散揆軍于下蔡有疾金主命左丞相完顏宗浩行省事于汴至是揆卒揆為政多惠人樂為用 監興州合江倉楊巨源謀討吳曦乃陰與曦將張林朱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一

九

邦寧及忠義士朱福等深相結眉州人程夢錫知之以告轉運使安丙丙時稱疾未視事乃屬夢錫以書致巨源延之臥所巨源曰先生而為逆賊丞相長史邪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巨源曰非先生不足以至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會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亦結軍士李貴進士楊君玉李坤辰李彪等數十人謀誅曦好義曰此事誓死報國救四屬生靈但曦死後若無威望者鎮撫恐一變未息一變復生欲奉安丙主事使坤辰來邀巨源與會巨源往與約還報丙丙大喜始出

存璘廟祀 三月丁丑楊臣源李好義謂安丙曰曠死賊破膽矣關外四州爲蜀要害蓋乘勢復取之不然必爲後患丙從之於是分遣好義復西和州張林李簡復成州劉昌國復和州張翼復鳳州孫忠銳復大散關好義進兵次于獨頭嶺會忠義及民兵夾擊金人死者蔽路七日至西和人人樂死前無留敵金將完顏欽遁去好義整衆而入軍民歡呼迎拜好義籍府庫以歸于官欲乘勝徑取秦隴以牽制淮寇宣撫司不許士氣皆沮 夏四月己未韓侂胄募可以報使金帥府者近臣薦方信孺可使自蕭山丞召赴

宋資治通鑑 卷甲一

十一

都命以使事信孺曰開釁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以何詞答之侂胄矍然遂以信孺爲奉使金國通謝國信所參議官持張巖書以行 吳曦既誅安丙趣楊輔還成都詔以輔爲宣撫使丙副之無知興州許奕爲宣諭使改興州爲沔州朝廷察丙與輔異丁卯召輔赴闕輔抵建康引咎不進著作佐郎楊簡言輔嘗棄成都不當召遂命輔知建康 程松以罪貶澧州 戊辰以錢象祖參知政事 癸卯金人復泊大散關 五月辛卯太皇太后謝氏崩 李好義襲秦州與金將木虎高琪戰敗績好義還爲吳曦將王喜所

毒而卒朝廷慮喜爲變授節度使移荆鄂都統制 吳曦誅獎諭詔至興州楊臣源謂人曰詔命一字不及臣源疑有以蔽其功者俄報王喜授節度使而臣源與通判心益不平乃愬功于朝或謂安丙曰臣源謀亂丙令喜劾其黨皆抵罪時臣源方與金人戰于鳳州之長橋而敗六月癸酉丙密使興元都統制彭輅收臣源械送閬州獄至大安龍尾灘丙使將校樊世顯殺之忠義之士聞者莫不扼腕流涕 秋七月大旱蝗蝗飛蔽天食浙西苴粟皆盡詔郡邑賑恤之 方信孺至濠州紇布烈子仁置之于獄露亦環守

宋資治通鑑 卷甲一

十三

之絕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歸整可也縛送首謀自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敢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度外矣子仁遣至汴見完顏宗浩出就傳舍宗浩使將命者來堅持五說信孺辨對不少屈宗浩不能詰授以報書曰和與戰俟再至決之信孺還朝廷以林拱辰爲通謝使與信孺持國書誓草及許通謝百萬緡信孺至汴宗浩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遽以誓書示有誅戮禁錮之語信孺不爲動將命者曰此非犒軍可了別出事自以示之信孺曰歲幣不可再增故

代以通謝錢今得此求彼吾有墮首而已會興州遣師復大散關宗浩益疑之乃遣信孺還復書于張巖曰若能稱臣即以江淮之間取中爲界欲世爲子國即盡割大江爲界且斬元謀姦臣函首以獻及添歲幣五萬兩疋犒師銀一千萬兩方可議和好信孺還致其書韓侂胄問信孺言敵所欲者五事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索歸正人四犒軍銀五不敢言侂胄固問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九月壬午奪信孺三官臨江軍居住信孺三使金師以口舌折強敵敵人計屈情見雖未即和然已有成說及貶欲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一

十三

不利於社稷帝不答后從旁力贊之帝猶未許后請命其兄楊次山擇群臣可任者與其圖之帝始允可次山遂語彌遠遠得密旨以錢象祖嘗諫用兵忤侂胄乃先白象祖象祖許之象祖以告李璧彌遠自懷中出御筆批云韓侂胄久任國柄輕啟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陳自強阿附充位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仍命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護象祖欲奏審璧謂事留恐泄乃已冬十一月甲戌侂胄入朝至太廟前震呵止之從者皆散震以兵擁侂胄至玉津園側殛殺之彌遠象祖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一

十四

不辭其嬖妾皆封郡國夫人每內宴與妃嬪雜坐恃勢驕倨掖庭皆惡之及籍其家多乘輿服御之餘其僭紊極矣韓侂胄既死錢象祖探懷中堂帖授陳自強曰有旨丞相罷政自強即上馬顧曰望大參保全明日奪其三官永州居住尋竄雷州遣使即韶州誅蘇師旦安置郭倪于梅州鄧友龍于循州郭僕于連州貶李壁張巖許及之薛適薛叔似皇甫斌等官秩有差丙戌以衛溼簽書樞密院事丁亥立榮王暉為皇太子更名懌十二月罷山東京東西路招撫司辛酉以錢象祖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衛溼

續資治通鑑卷之四十一

十五

雷孝友參知政事史彌遠同知樞密院事林大中簽書院事初韓侂胄欲內交於大中大中不許而上書極論其姦因辭官屏居時事不掛於口侂胄富國或勸其通書以免禍大中曰福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邪不聽凡十二年而復起

嘉定元年春正月壬辰以史彌遠知樞密院事三月己丑王柵至汴請依靖康故事世為伯姪之國增歲幣為三十萬犒軍錢三百萬貫蘇師旦等俟和議定後當函首以獻完顏匡具以柵言奏于金主璟璟命匡移書索韓侂胄首以贖淮南地改犒軍錢為銀

三百萬兩會錢象祖移書金帥府諭以誅韓侂胄事柵未之知也一日匡問柵曰韓侂胄貴顯幾年矣柵曰已十餘年平章國事才二年耳匡曰今欲去此人可乎柵曰主上英斷去之何難匡顧之而笑和議始決遣柵持書樓鑰曰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姦究已斃之首又何足惜遂命臨安府斷棺取首梟之兩淮仍諭諸路以函首昇金之事遂以侂胄及師旦之首付王柵送金師以易淮陝侵地臨安大火火凡四日焚御史臺等官舍十餘所民舍五萬八千九十七家城內外巨十餘里死者甚眾城中廬舍十燬其七百

續資治通鑑卷之四十一

十六

官多僦舟以居民訛言相驚亡賴因而縱火為姦夏六月庚午王柵以韓侂胄蘇師旦首至金主璟御應天門備黃麾立杖受之百官上表稱賀懸二首并畫像于通衢令百姓縱觀然後漆其首藏于軍器庫遂命完顏匡等罷兵更元帥府為樞密院遣使來歸大散關及濠州秋七月癸丑召丘密同知樞密院事未至卒密儀狀魁傑機神英悟嘗慷慨曰生無以報國死願為猛將以滅敵其忠義蓋天性也八月辛巳以婁機同知樞密院事樓鑰簽書院事鑰持論堅正忤韓侂胄意奉祠累年機初為太常少卿侂

胃開邊機曰恢復之名非不美今人才難得財力未
裕萬一兵連禍結奈何鄧茂龍曰不逐此人則異議
無所回遂斥外及入樞府時干戈甫定信使往來機
穉贊之功爲多尤惜名器守法度進退人物直言可
否不市私恩不避嫌怨 江淮流民多甲午出米二
十萬石錢一百萬緡命江浙制置司賑之 九月金
遣使來和議成下詔諭天下 冬十月丙子以錢象
祖史彌遠爲左右丞相雷孝友知樞密院事樓鑰同
知院事婁機參知政事 丙辰金主璟卒衛王永濟
立世宗第七子也金主無子疏忌宗室以永濟柔弱
宋資治通鑑卷四十一 十七
鮮智能故愛之欲傳位焉會永濟自武定入朝金主
已感疾遂留不遣金主殂元妃李氏黃門李新喜平
章政事完顏匡等定策奉永濟卽位 贈趙汝愚太
師沂國公謚忠定後追封福王 十二月戊辰錢象
祖罷
嘉定二年春正月丁巳以樓鑰參知政事章良能同
知樞密院事宇文紹節簽書院事 金章宗遺詔內
人有娠者一人生男則立爲儲貳平章政事僕散端
承金主意奏先帝承御賈氏當以十一月免乳今已
逾期范氏產期合在正月今醫稱胎形已失願削髮

爲尼夏四月金主乃以范氏損其遺腹詔中外 殺
元妃李氏承御賈氏以僕散端爲右丞相 五月右
丞相史彌遠以母憂歸治喪太子請賜第行在令就
第持服以便咨訪 蒙古入靈州夏主安金隆夏自
是益衰 秋八月罷四川宣撫司 冬十二月畏吾
兒國降于蒙古畏吾兒唐之高昌也
嘉定三年春正月下詔招諭群盜仍戒飭有司郡守
夏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夏自天會初與金議
和八十餘年未嘗交兵至是爲蒙古所攻求救于金
金主永濟新立不能出師夏人怨之秋八月遂侵葭
宋資治通鑑卷四十一 十八
州金慶山奴擊敗之而去 蒙古兵至野狐嶺金宗
室承裕將兵喪氣不敢拒戰夜率兵南行蒙古將遮
別踵擊之明日至會河川承裕兵大潰僅脫身走蒙
古游兵人居庸關中都戒嚴識者謂金之亡決於是
役 金主永濟嗣位有詔至蒙古傳言當拜受蒙古
主問金使曰新君爲誰使曰衛王也蒙古主遽南面
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爲之
邪何以拜爲即乘馬北去金使還言永濟怒欲俟蒙
古入貢就害之蒙古主知之遂與金絕益嚴兵爲備
數侵掠金西北之境其勢漸盛金人皇皇遂禁百姓

傳說邊事

嘉定四年春三月臨安大火焚省部等官舍延及太廟詔遷神王于壽慈宮三日火息乃還太廟省部皆寓治驛寺焚民居二千七十餘家 金納哈買住守北鄙知蒙古將侵邊奔告于金王金王曰彼於我無嫌汝何言此買住曰近見其鄰部附從西夏獻女而造箭製楯不休凡行營則令男子乘車蓋欲惜馬力也非圖我而何金王以其擅生邊隙囚之及蒙古侵擾雲中九原連歲不休遂破大水礫以進金王始恐夏四月釋買住而遣西北路招討使粘合合打來和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一

十九

蒙古主不許金王乃命平章政事獨吉千家奴參知政事完顏胡沙行省事于撫州西京留守紇石烈胡沙虎行樞密院事以禦蒙古 六月遣使如金賀生辰時金有蒙古之難不暇延使者至涿州而還尋詔江淮京湖四川制置司謹飭邊備 秋八月夏主安金卒族子遵頊立改元光定號安全曰襄宗 金獨吉千家放完顏胡沙至烏沙堡未及設備蒙古兵奄至拔烏沙堡及烏月營蒙古主乘勝破白登城遂攻西京凡七日西京留守紇石烈胡沙虎懼以麾下棄城突圍遁去蒙古主以精騎三千馳之金兵大敗追

至翠屏口遂取西京及桓撫州蒙古主復遣其子木

赤察合台窩開台三人帥兵分取雲內東勝武朔豐靖等州由是金德興弘州昌平懷來縉山豐潤密雲撫寧集寧東過平樂南至清滄由臨潢過遼河西至忻代皆降于蒙古 閏九月蒙古主既破撫州休士牧馬將遂南向金王復命招討使完顏九斤監軍完顏萬奴等率兵號四十萬駐野狐嶺以備胡沙虎率重兵為後繼或謂九斤曰蒙古新破撫州方以所獲賜其下馬牧于野當乘其不虞掩擊之九斤曰此危道也不若馬步俱進為計萬全蒙古主聞之進兵于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一

二十一

權兒嘴九斤遣麾下明安問蒙古舉兵之故明安反降于蒙古以虛實告之蒙古主遂與九斤等戰金兵大敗人馬蹂躪死者不可勝計蒙古乘銳而前胡沙畏其鋒不敢拒戰引兵南行蒙古兵踵擊之至會河堡金兵又大敗胡沙虎僅以身免走入宣德蒙古兵乘勝薄宣德遂克晉安縣遊兵至居庸關守將完顏福壽棄關遁蒙古兵克之金中都戒嚴禁男子不得輒出城蒙古遊騎至都城下金主欲南奔汴會衛卒誓死迎戰蒙古兵損折頗多遂襲金群牧監驅其馬而去金主乃止命秦州刺史木虎高琪屯通玄門外

尋降胡沙虎為咸平路兵馬總管將士以其罰輕由是益不用命冬十一月己酉朔日有食之金徒軍鑑為上京留守聞中都戒嚴白事急矣乃選兵二萬遣同知烏古孫兀也將之入衛金主嘉之徵拜尚書右丞相先是鑑上言曰自國家與鞏鞞交兵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必然不若入保大城併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貴人皆健勇可內徙之以益兵餼人畜財貨不至忘失參政梁瑄曰如此是自墮境土也金主從理謀鑑復奏曰遼東國家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須報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一

三

可誤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金主不悅曰無故置行省徒搖人心耳不從及失三州又聞東京不守金主乃大悔曰從丞相之言當不至此我見丞相耻哉胡沙虎之棄西京而還也至蔚州擅取官庫銀五千兩及衣幣諸物奪官民馬與從行人入紫荆關殺來水令至中都金主皆不問以為右副元帥故沙虎益無所忌憚自請兵三萬北屯宣德金主與之二千令屯媽川胡沙虎不悅金益都人楊安國少無賴以弼鞍材為業市人呼為楊安兒遂自名楊安兒泰和中金人南侵山東無賴往往相聚剽掠命州縣

招捕之安兒時為群盜亦請降謀名軍中累官至防禦使及蒙古兵薄中都詔招鐵兀敢戰軍得千餘人以唐括合打為都統安兒副之以戌邊安兒至鷄鳴山不進亡歸山東與張汝揖聚黨攻劫州縣山東大擾

嘉定五年春二月金紇在烈胡沙虎欲移屯南口移文尚書省曰鞏鞞兵來必不能支一身不足惜三千兵為可憂十二關建春萬寧宮且不保金玉惡其言下有司按問詔數其十五罪罷歸田里蒙古克金宣德府遂攻德興府拔墉而登金人禦之蒙古兵不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一

三

利蒙古王第四子拖雷與赤駟駙馬復擁楯先登而射之金兵引却蒙古遂盡拔德興境內諸城堡而去金人復守之夏五月癸酉安南王李龍翰死子吳昂嗣尋卒無子以女昭聖主國事其婿陳用夷因襲取之李氏自公蓋八傳凡二百二十餘年而易姓金河東陝西大饑手粟錢數千流孳滿野金泰安劉土祖兵起掠淄沂州秋七月戊辰雷雨太廟屋壞權直學士院真德秀上疏曰臣博觀經籍史傳所志自非甚無道之世未聞震霆之驚及於宗廟者魯之展氏人臣耳己卯之異春秋猶謹書之蓋震霆者

上天至怒之威宗廟者國家至嚴之地以至怒之威
所加諸至嚴之地其為可畏也明矣古者哲王遇非
常之變異則必應之以非常之德政未嘗僅舉故事
而已今日避殿損膳之外咸無聞焉或者固已妄議
陛下務為應天之文而不究其實矣臣願陛下內揆
之一身外察諸庶政勉進君德毋以參養安逸為心
博通下情深求致異召和之本庶幾善祥日應咎徵
日消矣時不能用

宋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一終

壬午

宋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二

計添

宋紀四十二

嘉定六年春正月庚申宇文紹節卒三月癸亥樓

寧宗法天備道純德茂功仁文哲武聖皇帝

孝皇帝三

嘉定六年春正月庚申宇文紹節卒三月癸亥樓
鑰罷故遼人耶律留哥仕金為北邊千戶蒙古兵
起金人疑遼遺民有他志留哥不自安遁至隆安聚
眾至十餘萬自為都元帥遣使附于蒙古金遣胡沙
虎率兵往攻留哥大敗之遂自立為遼王改元元統
盡有遼東州郡遂都咸平夏四月丙子以章良能
宋資治通鑑卷四十二
參知政事五月夏侵金保安慶陽金主復用胡
沙虎使將兵屯燕城北徒單猛切諫不聽沙虎與其
黨完顏醜奴蒲察木斤烏古論奪刺等謀作亂會金
人以蒙古兵在居庸關沙虎日務馳獵不恤軍事遣
使責之使者至胡沙虎怒遂妄稱知大興府徒單南
平謀反奉詔入討秋八月分其軍為三由章義門入
自將一軍由通玄門入恐城中兵出拒先遣一騎馳
抵東華門大呼曰韃靼至北關已接戰矣既又遣一
騎往亦如之乃使其黨徒單金壽召徒單南平南平
不知行至廣陽門胡沙虎遇之千馬上手殺之完

追廢末濟爲東海郡侯後追復衛王謚曰紹冬十月蒙古兵至懷來金元帥右監軍木虎高琪拒之敗績僵尸四十餘里蒙古乘勝至古北口金兵保居庸不能入蒙古主乃留可忒薄察等頓兵拒守而自以衆趨紫荆關敗金兵于五回嶺拔涿易二州分命速別將兵反自南口攻居庸關破之出北口與可忒薄察軍合既而又選諸部精兵五千騎合怯台哈台二將圍守中都方蒙古兵至界河欲渡高橋胡冰虎病足乘車督戰蒙古兵大敗翼日再戰胡冰虎創甚不能出期高琪以乳軍五千拒之高琪失期不至胡冰虎欲斬之金主以其有功諭令免死胡冰虎乃益其兵令出戰戒之曰勝則贖罪不勝斬汝高琪出戰大潰自渡必爲胡冰虎所殺乃以乳軍入中都圍胡冰虎之第胡冰虎聞難作登後垣欲走衣絰墜而傷股軍士就斬之高琪取其首請關請罪金主赦之因詔暴胡沙虎之罪奪其官爵以高琪爲左副元帥一行將士論功行賞蒙古木華黎統兵侵金所向殘破未清人史秉直聚族謀曰方今國家喪亂吾家百口何以自保既而知降者皆得免乃率里中數千人詣涿州軍門降木華黎欲用秉直秉直辭乃以其子末

宋史通鑑

卷四十二

三

倪爲萬戶領降人家屬屯霸州十二月夏取金涇州蒙古主留怯台及哈台屯燕城北分降人揚伯遇劉林漢軍四十六都統弁韃靼兵爲三道命其子木赤察合哈窩開台三人爲右軍循太行而南破保州中山邢洛磁相衛輝懷孟諸郡徑抵黃河大掠平陽太原之間別將薄察等遵海而東破濼薊大掠于遼西之地蒙古主自將與子拖雷由中道破雄漢清滄景獻河間濱隸濟南等郡引兵復自大口以逼中都時中原諸路之兵皆僉往山後防遏悉僉鄉民爲兵上城守禦蒙古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

宋史通鑑

卷四十二

四

燕京耳天既弱汝我復迫汝於險天其謂我何我今
還軍汝不能犒師以彌我諸將之怒邪金丞相高琪
言于金主曰韃靼人馬疲病當決一戰完顏承暉曰
不可我軍身在都城家屬各居諸路其心向背未可
知戰敗必散苟勝亦思妻子而去社稷安危在此一
舉莫如遣使議和待彼還軍更爲之計金主然之四
月遂遣承暉求和蒙古主欲得其公主金主乃以東
海郡侯少女及金帛童男女各五百馬三千與之蒙
古主引歸出居庸關取所虜山東兩河少壯男女數
十萬皆殺之金主以蒙古既和太赦其國內 金以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一 五

計耳復圖南侵金主至良鄉命扈衛亂軍元給鎧馬
悉復還官亂軍怨之遂作亂殺其主帥素溫而推斫
答北泚兒札刺兒三人爲帥北還完顏承暉聞變以
兵阻盧溝斫答擊敗之軍勢既張遣使乞降於蒙古
秋七月蒙古主遂遣明安援斫答合其兵圍燕京金
主聞之乃遣人召太子應奉翰林文字完顏素蘭以
爲不可平章木速魯珙曰主上居此太子宜從且汝
能保都城必完素蘭曰完固不敢必但太子在彼
則聲勢俱重邊陲有守則都城無虞昔唐明皇幸蜀
太子實在靈武蓋將以繫天下之心也不從竟召太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一 六

立之本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以忍耻和戎為福以息兵忘戰為常精安邊之金縷飾行人之玉帛女真尚存則用之女真強敵更生則施之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為規模則國勢日張人心日奮雖強敵驟興不能為我患以苟安為志嚮則國勢日削人心日偷雖弱虜僅存不能無外憂蓋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戶內延敵也微臣區區竊所深慮反覆數千言帝納之遂罷金國歲幣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一

七

成侯吳之侮齊會晉有事中原也而後入吳之役備也而後敵鄭之國完全方交難蒙古不服南侵而宋之兵方在淮楚者尚足自完使此時有寇蠢子產為若虜臣聞苟且欺用重德務此驅如喚夢人而使之歸此蓋子產之智也而方且視為延賞不見省錄其詳以符自覽而德務亦幸老死過州國無人理也

四川議夾攻金以恢復故疆時董鼎誼初入蜀不之報由是虜訊中絕 九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蒙古將木華黎進兵攻金北京守將銀青帥眾二十萬禦于花道敗還嬰城自守其裨將完顏勳烈高德玉等殺銀青推董虎為帥木華黎命史夫祥等趣兵進

攻董虎遂舉城降木華黎怒其降緩欲坑之蕭也先曰既降而坑之後豈有降者乎木華黎從之奏寅蒼虎權北京留守以吾也兒權兵馬帥府事以鎮之於是金順成懿通州相繼降于蒙古 金維州李全北海農家子銳頭蠶且權譎善下人弓馬趨捷能運鐵鎗入號李鐵鎗開禧中戚拱管結之以復漣州金主遷汴賊欽益橫河北山東遺民保岩阻險群聚為盜寇掠州郡皆衣紅納襖以相識時目為紅襖賊冬十二月全與仲兄福亦聚數千鈔掠山東劉慶福國安用鄭衍德田四千洋于潭等皆附之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二

八

嘉定八年春二月丙午雷孝友罷 金僕散安貞擊楊安兒至益都敗安兒于城東安兒奔登州刺史耿格納之安兒遂僭號置官屬攻元天順眾數十萬安貞復與山東行省完顏寔經歷黃樞將花帽軍討敗之殲其眾安兒乘舟入海欲走岨嶠山舟人曲成等擊之安兒墜水死無子其妹四娘子狡悍善騎射劉全收餘黨奉之稱曰姑姑眾尚萬餘掠食至磨旗山李全以其眾附之楊氏因與私通遂以為夫三月安貞復遣來谷布里哥破劉全祖斬之餘黨推霍儀為帥彭義斌石珪夏全時青裴淵葛平楊德廣王顯忠

附馬 金中都被圍既久完顏承暉以抹襟盡忠又在軍旅悉以兵付之而自總持大綱又遣人以檮寫奏告急金主命左監軍末錫將中山真定軍左都監烏古論慶壽將大名軍萬八千西南路步騎萬一千河北軍一萬御史中丞李英運糧大名行省李木魯調遣繼發以救中都英至大名得兵數萬馭衆素無紀律三月英被酒與蒙古兵遇于霸州北大敗盡失所運糧英死士卒殲焉慶壽末錫軍聞之皆潰歸自是中都援絕中外不通承暉與盡忠會議期同死社稷盡忠不從承暉怒即起還第然兵柄既皆屬盡忠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二 九

承暉無如之何乃辭家廟石左右司郎中趙思文謂之曰事勢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家耳五月一日承暉作遺表付尚書省令史師安石書之皆論國家大計及平章政事高琪姦狀且謝不能終保都城之罪從容若平日盡出財物召家人隨年勞多寡分給之舉家號泣承暉神色泰然方與安石舉白引滿謂之曰承暉於五經皆經師授謹守而力行之不爲虛文既被酒取筆與安石訣最後倒寫二字校筆曰遽爾謬誤得非神志亂耶謂安石曰子行矣安石出門聞哭聲復還問之則已仰藥死矣家人匆匆瘞庭中是

日暮凡在中都妃嬪聞盡忠將南奔皆束裝至通玄門盡忠給之曰我當先出與諸妃啟途諸妃信之盡忠乃與愛妾及所親者先出城不復反顧蒙古兵遂入中都吏民死者甚衆宮室爲亂兵所焚火月餘不滅時蒙古主在桓州聞燕陷遣使勞明安等而釐其府庫之實北去於是金祖宗神御及諸妃嬪皆淪沒焉盡忠行至中山謂所親曰若與諸妃偕來我輩豈得至此安石奉承暉遺表至汴贈尚書令廣平郡王謚忠肅盡忠至汴金主釋不問仍以爲平章政事未幾以謀逆伏誅 秋七月辛酉以鄭鼎先參知政事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二 一

曾從龍簽書樞密院事 八月金命侯摯行尚書省事于河北 冬十月夏取金臨洮 蒙古主駐軍魚兒濼遣三哥拔都帥萬騎自西夏趨京兆以攻潼關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汝州遇山礮輒以鐵鎗相鎖連接爲橋以渡遂赴汴京金主急召花帽軍於山東擊敗之元兵至杏花營距汴京二十里花帽軍擊敗之蒙古兵還至陝州適河水合遂渡而北金人專守關輔時蒙古兵所向皆下金主遣使求和蒙古主欲許之謂撒淡噶曰譬如圍場中獐鹿吾已取之矣獨餘一兔盡遂舍之撒淡噶耻於無功不從遣人謂

金主曰：吾欲議和，可去帝號，稱臣，當封汝為王。議遂不成。十一月，復遣使如金，賀正，且刑部侍郎劉鏞等及太學諸生上章言其不可不報。以直德秀為江東轉運副使，德秀朝辭，奏五事：一曰：宗社之耻，不可忘，言國家之於金虜，蓋萬世必報之讐。高孝宗值其方強，不得已，以太王自處，而以勾踐墮後人。今天亡此，胡近在朝夕，誠能以待敵之禮，而遇天下之豪傑，以遺虜之費，而厲天下之甲兵，人心奮張，士氣自信，何憚於此虜而猶事之哉！且重於絕虜者，畏召怨而啟釁也。然能不召怨於亡虜，而不能不啟釁於新敵，權其利害，孰重孰輕，臣願陛下勉勾踐之良圖，懲紹興之失策，則王業興隆可冀矣。二曰：比鄰之盜，不可輕言鞬鞞，及山東之盜，苟得志而鄰於吾，莫大之憂也。願朝廷毋輕二賊，日夜謀其攻守之策，以逆杜窺覷之心。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言今之議者，大抵以金虜之存亡為我欣戚，聞危蹙之報，則冀其非實，得安靜之耗，則幸其必然，是猶以朽壤為垣，而望其能障盜賊也。願陛下勵自強之志，恢立武之經，毋以虜存為喜，虜亡為懼，則大勢舉矣。四曰：導諛之言，不可聽，言今邊事方殷，正君臣戒懼之日，而薦紳大夫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二

十一

工為諛說，或以五福足特為言，夫乾象告愆，邇日尤甚，其可恃識，縉不經之說，而忽昭昭之儆戒乎！惟陛下鑒天人之相，因察諛佞之有害，益修其本，以格天休，宗社之慶也。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言公論國之元氣也。元氣瘞，南不可以為人，公論湮，鬱不可以為國。深惟今日，實公論屈，紳之機，朝廷之上，若以言者為愛君為報國，無猜忌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此愈伸。若以言者為沮事為微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意，則公論自此復屈。夫公論屈，則乃治亂存亡之所繇，分故臣於篇終，及復極言，惟陛下亮臣愚忠也。十二月，蒙古以張鯨總北京十提領兵，從奪勿蘭撒里，必南征，鯨懷反側，木華黎覺之，令蕭阿先監其軍，至平州，鯨稱疾，逗遛不進，阿先執而殺之。鯨弟致憤，其兄被害，乃殺長史，據錦州，自稱瀛王，改元興隆，畧平灤，端利義懿廣寧等州，下之。木華黎帥先鋒蒙古不花權帥吾也兒等軍討之，州郡皆復降蒙古。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二

十二

以屠戮知平陽府聞蒙古兵度潼關即遣必蘭爾魯帶徒軍由家帥兵萬五千由便道濟河以趨關陝而自以精兵援汴京又遣僕散撒吾出帥兵會諸將以拒蒙古之自關而東者金主以其忠拜開左丞遣還平陽六月張致降金以致行北京路元帥府事秋七月金保舉移行省于東平獲紅襖賊訊之知其渠帥郝定僭號署官改元攻陷滕充單諸州萊蕪新泰等十餘縣道路不通擊帥師進擊執定送汴京誅之冬十月蒙古兵次嵩汝間金御史臺言敵兵踰潼關峭沔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宋資治通鑑卷四十二十三

石山堡且諭之曰汝等悉攻溜石賊必遣兵往援我出其不意斷其歸路可一戰擒也又令蒙古不花別屯永德縣西十里以伺之致聞溜石被圍果以兵救蒙古不花遣騎扼其歸路且馳報本華黎夜半引軍疾馳比曙抵神水與致遇而蒙古不花兵亦會前後夾擊大破之致遂奔潰進圍錦州致屢戰不利乃閉門拒守月餘其監軍高益縛致出降本華黎殺之金胥鼎慮蒙古兵扼河乃檄絳解陽吉孟五州經畧司相與會師為夾攻之勢及蒙古自三門折津北渡至平陽開遣兵拒戰蒙古兵敗乃去金以苗道潤宋資治通鑑卷之四十二十四

事封莘國公 二月庚申地震 二月金尚書省以軍儲不繼請罷州府學生廩給金主曰自古文武並用向在中都設學養士猶未嘗廢况今日乎其令仍舊給之 三月金主徵山東兵接應苗道潤共復中原而石海方據真定叛慮為所梗乃集粘割真郭木振及威州刺史武仙所部精銳與東平為犄角之勢圖之武僊率兵斬石海及其黨二百餘人降葛仲趙林張直等軍盡獲海僭物遂命武僊同知真定府事 金有王世安者獻取盱眙楚州之策金主以為淮南招撫使遂有南侵之謀 宋高琪復勸金主侵宋以廣疆土金主始猶不然至是夏四月命烏古論慶壽完顏賽不帥師南侵遂渡淮犯光州中渡鎮執權場官盛尤升殺之慶壽分兵犯樊城圍棗陽光化軍別遣完顏阿鄰入大散關以攻西和階成州朝廷聞之詔制置使趙方李玘董鼎誼俱便宜行事以禦之先是金右司諫許古上疏請遣使與宋議和則鞬鞞聞之亦將斂跡不宜用兵以益敵金主即命古草議和牒文既成示參政高冰礪冰礪言有哀祈之意徒示微弱無足以者議遂寢平章政事胥鼎亦切諫南侵有六不可高琪不從金主以南北用兵西夏復

宋高琪通鑑 卷之四十一 十五

擾財匱兵弱為憂集百官議守禦之策高琪心忌之有所言皆不用 盜劉二祖遺黨並起濟南泰安滕充等州金保舉遣完顏霆率兵討之自清河出徐州斬其魁霍儀前後斬首千餘級招降偽元帥石珪夏全餘衆皆潰 五月金人犯襄陽棗陽趙方語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決矣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爾遂抗疏主戰因親往襄陽檄統制扈再興陳祥鈴轄孟宋政等禦之仍增戍光化信陽均州以聯聲勢金人來自團山勢如風雨再興等分三陳設伏以待既至再興中出一陳復劫金人逐之宗政與祥合左右兩翼掩擊之金人三面受敵大敗血肉枕籍山谷間尋報棗陽圍急宗政午發峴首遲明抵棗陽馳突如神金人大駭宵遁方聞捷大喜以宗政權知棗陽軍未幾京湖將王季劉世興亦敗金兵于光山隨州 六月詔伐金畧曰犬羊踰我中原天厭久矣狐兔失其故穴人競逐之若能立非常之勳則亦有不次之賞遂傳檄招諭中原官吏軍民從趙方之請也 辛未東川大水 太白經天 秋七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李全等出沒島峒寶貨山積而不得食相率食人會鎮江武鋒卒沈鐸

宋高琪通鑑 卷之四十二 十六

亡命山陽誘致米商獲利數十倍知楚州應純之價以玉貨北人至者輒舍之鐸因說純之以歸銅錢爲名池渡淮之禁由是來者莫可遏初楊安兒之未敗有意歸朝定遠民季先者大俠劉祐家廝養也嘗隨佑部綱客山陽楊安兒見而悅之處以軍職安兒死先至山陽寅錄鑑得見純之道山東豪傑願歸正之意純之命先爲機察諭意群豪以鐸爲武鋒副將與高忠政各集忠義民兵分二道伐金先遂以金五千入附忠政忠政與合兵攻海州糧援不繼退屯東海純之見北軍屢捷密聞于朝謂中原可復時類歲小

宋資通鑑

卷之四十一

十七

稔朝野無事丞相史彌遠鑿開禧之事不明招納密敕應純之慰接之號忠義軍就聽節制給忠義糧於是東海馬良高林宋德珍數萬人輻輳連水李全等生羨心焉八月金以河南爲中京冬十二月李全及其兄福襲金青莒州取之蒙古主以木華黎有佐命功拜太師國王承制行事賜誓券金印分弘吉刺等十軍及蕃漢諸軍並隸麾下建行省于燕雲且謂之曰大行之北朕自經畧大行之南卿其勉之木華黎乃自中都南攻遂城及蠡州皆下之初蠡州拒守力屈乃降木華黎怒將屠其城時州人趙增從

木華黎爲署百尺泣曰毋與兄在城中乞以一身頭一城之命哀懇切至木華黎義而許之遂東擊齊定臨淄登萊等州而大蒙古圍夏興州夏主遵頊出奔西京

嘉定十一年春正月以李全爲京東路總管孟宗政權棗陽初視事一愛僕犯新令立斬之軍民服栗於是築隄積水修治城堞簡閱軍士至是二月宗政寨木擁步騎圍城宗政與扈再與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控兵列濠外飛鋒鎬以緬鈴自警鈴響則大

宋資通鑑

卷之四十二

十八

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州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甲辰金人焚大散關入阜郊堡王師死者五萬人逾月利州統制王逸帥官軍及忠義人十萬復之追斬金統軍完顏贊進攻秦州至赤谷口沔州都統制劉光祖亟命退師且放散忠義人軍遂大潰夏四月戊午金兵合長安鳳翔之衆復攻阜郊遂趨西和州劉鼎祖焚城遁還時西和守臣楊克家成州守臣羅仲申階州守臣侯順以昌祖遁皆棄城走金兵遂入諸州前後獲糧九萬

斛錢數千萬軍實不可勝計復犯大散關守將王立亦遁又犯黃牛堡身政拒却之政至大散關執立斬之以徇事聞政進三官鼻祖奪官竄韶州克家等並竄遠州 金中都經畧副使賈瑀苗道濶素有隙一日從數騎出瑀伏甲射之道濶顛于道左從者駭散有何伯祥者獨下馬掖道濶道濶懣絕不能乘馬瑀伏發前突伯祥奮鎗大呼殺數人賊乃遁去伯祥取道濶所佩金虎符以出令疾足間道以聞道濶之衆無所依部將靖安民代領之賈瑀不自安遣使告張柔曰吾得除道濶者以君不助兵故也柔怒叱使者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二

十九

曰瑀殺吾所專吾食瑀肉且未足快意反以此言相戲耶遂檄召道濶部曲告以復讐之意衆皆羅拜推柔爲長柔方會兵趨中山而蒙古兵出自紫荆關柔遇之遂戰于狼牙嶺柔馬跌爲蒙古兵所執至軍前見主帥明安柔立而不跪左右強之柔叱曰彼帥我亦帥也大丈夫死即死終不偷生爲他人屈明安吐而釋之其潰卒稍稍來集明安恐柔爲變質其二親于燕京柔歎曰吾受國厚恩不意猖獗至此顧忠孝不兩立姑爲二親屈遂降蒙古以柔爲河北都元帥 金石州人國安用來降以安用同知孟州事 秋

八月蒙古木華黎復攻取金河東諸州郡圍太原環之數匝金元帥烏古論德升力拒之城西北隅壞德升聯車塞之三却三登矢石如雨守陴者不能立城破德升至府署謂其姑及妻曰吾守此數年不幸力屈乃自縊而死行省參政李華守平陽兵少援絕城陷或謂華宜上馬突圍出華歎曰吾不能保此何面目見天子汝輩可去矣遂自殺節度使完顏訛出虎守汾州元帥右監軍納合蒲刺都守潞州城破皆力戰而死 冬十二月金主珣欲乘勝來議和以開封府治中昂子初爲詳問使至淮中流不納乃去由是和好遂絕金主以僕散安貞爲左副元帥輔太子守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二

二十一

緒南侵 嘉定十二年春正月乙未金人復寇西和成鳳州入黃牛堡泉政戰死金人乘勝攻武休關都統李貴遁還權與元府事趙希棄城走金人遂入興元府沔州都統張威使石宣邀擊之于大安軍大破之殲其精兵三千人俘其將巴土魯安金人乃遁去 完顏訛可圍棗陽擊其外繞以土城趙方計其空巢穴而來若擣其虛則棗陽之圍自解乃命知隨州許國及虜再與引兵三萬餘分二道出攻唐鄧二州又命其

子范監軍葵爲後殿 二月庚戌以魯從龍同知樞密院事任希夷簽書院事希夷爲禮部尚書以朱熹張栻呂祖謙皆已賜謚而周惇頤程頤程頤張載四人爲百代絕學之倡尚未贈謚乃上言乞定議賜謚朝廷從之 壬子金人入洋州守臣蔡晉卿遣兵拒之不克遂陷金人焚其城而去董居誼自利州遁還詔竄于永州以聶子述爲四川制置使 夏人請會議伐金許之 三月己巳以鄭昭先知樞密院事魯從龍參知政事 金人圍安豐軍及滁濠光州江淮制置使李璘命池州都統制武師道忠義軍都統制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二 二十一

還金人自是不敢窺淮東初汝募能殺金太子者賞節度使殺親王者賞承宣使殺駙馬者賞觀察使全因致所得金牌干涉云殺駙馬阿海所獲者涉請于朝乞如約授賞遂授全廣州觀察使而阿海實不死也 興元軍士張福莫簡作亂以紅巾爲號入利州夏四月庚午聶子述退保劔門檄醴泉觀使安丙子知果州榮仲無節制軍馬任討賊之事榮仲召沔州都統制張威等帥兵來會福等殺總領財賦楊九鼎遂掠閬果州 魯從龍罷 復以安丙爲四川宣撫使初張福等作亂四川大震張方魏了翁移書宰執請安丙不起則賊未即平蜀未可定雖賊亦曰須安相公作宣撫使事乃定耳李壁李真亦以國事勉丙丙乃至果州會詔丙爲宣撫知興元府利州路安撫使民心始安 金末虎高琪請修南京裡城金主曰此役一興民滋病矣城雖完固能獨安平高琪固請築之旣而金主慮擾于民募人能致斃五十萬者遷一官百萬升一等於是平陽判官完顏刺左廂譏察霍定和發蔡京故居得斃二百萬有奇准格遷賞金主一日問曰人言此役恐不能就高琪曰苟防城有法正使兵來臣等愈得効力金主曰與其臨城曷若

不令至此為善高琪無以對及城成高琪受金鼎之賞建碑書功于會朝門 蒙古張柔帥兵南下遂克
雄易保安諸州柔必欲誅賈瑀而瑀據孔山臺柔攻
之不下臺無井泉汲山下柔先斷其汲道瑀窮乃降
柔縛瑀剖心以祭苗道潤遂引兵次于滿城武僊會
鎮定深冀兵數萬攻之柔全軍適出帳下才數百人
柔命老弱婦女乘城自率壯士突出僊兵後毀其攻
具從數騎策馬杖槊犬呼入圍僊衆皆披靡復使綠
山多張旗幟聲言救至曳柴楊塵鼓譟以進僊兵大
潰柔追擊之尸陳數十里柔乘勝攻完州下之於是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二

二十三

祁陽曲陽等帥皆降于柔柔遂圍中山府僊遣其將
葛鐵鎗與柔戰于新樂飛矢中柔頰落其二齒柔拔
矢以戰葛鐵鎗大敗死者數千人僊復遣劉成攻柔
柔又敗之遂南掠金鼓城深澤寧晉諸縣由是深冀
以北鎮定以東三十餘城墜風降附柔之威名震于
河朔 六月張福衆薄遂寧權府事程暹孫棄城走
福入遂寧焚其城遂入普州守臣張巳之棄城走福
屯于普州之茗山安內自果州如遂寧下令諸軍合
圍絕其樵汲之路以困之張威兵至福窮請降威執
之以獻于丙丙命齎其黨王木以祭楊九鼎而誅福

既而張威捕莫簡及賊衆一千三百餘人誅之紅巾
賊悉平兩班師還屯于利州 孟宗政守棗陽金帥
完顏訛可擁步騎傳城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棚列
甕澗水以隄火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選
精騎二千號弩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鑛石
工晝夜攻城運芻蕘直抵圍樓下欲焚樓宗政先毀
樓掘深坑防地道棚戰棚防城損穿穿才透即施毒
烟烈火鼓鞀以薰之金人室以濕蘊析竹以剗土城
頽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
長鎗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翼傳正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二

二十四

城金人摘強兵披厚鎧氈衫鐵面而前又濕氈濡革
蒙火山擁雲梯徑抵西北圍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
舂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擊金兵墜死燎燬金人
連不得志會雇再興許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
城柵糧儲金頓棗陽城下八十餘日趙方知其氣已
竭乃召國再興還併東師隸于再興剋期合戰再興
敗金人于灤河又敗之城南宗政自城中出擊內外
合勢士氣大振賈勇入金營自晡至三更殺其衆三
萬金人大潰訛可單騎遁獲其貨糧器甲不可勝計
追金人至馬碓寨焚其城入鄧州而還金人自是不

敢窺襄漢肅陽中原遺民來歸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給田勗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役唐鄧閔宗政由是威振境外金人呼為孟嘉爺

宋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二終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二

二十五

宋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三

宋紀四十三起嘉定己卯七月盡嘉定甲申凡五年有奇

寧宗法天備道純德茂功仁文哲武聖睿恭

孝皇帝四

秋七月李全復齊州初山東來歸者日衆而石珪以計殺沈鐸于漣州應純之亦罷去權楚州梁丙無以贍之季先乞預借兩月糧然後帥所部五千并馬良等萬人往密州就食丙不許先請速遣李全代領其衆丙亦不從而以石珪權軍務珪乃奪運糧之舟渡淮大掠至楚州南渡門焚毀幾盡丙遣人諭之不

宋資治通鑑卷四十三

一

止知盱眙軍賈涉上書言忠義之人源源而來不立定額自爲一軍處之北岸則安能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需饑則噬人飽則用命其勢然也九月初廷命涉節制忠義人兵涉受命即遣傅翼諭石珪楊德廣等以逆順禍福珪等乃謝罪涉慮其人衆思亂因滁濠之役分石珪陳孝忠夏全爲兩屯李全爲五砦又用陝西義勇法湮其手合諸軍汰者三萬有奇湮者不滿六萬人正軍常屯七萬使主勝客朝廷歲省費什三四至是分江淮爲三司乃命涉管淮東蒙古鐵木真伐西域諸國初蒙古克益都不守而去益

都府卒張林與其黨復立府歸金以功爲治中兇險不逞知府田瑑在山東徵求過當頗失衆心林率其黨逐之琢戰敗乃還汴林遂據益都山東諸郡皆附之林欲歸附以自固而未決會李全自齊州還揣知林意乃薄兵青州城下遣人陳說國家威德勸林早附林恐全誘已猶豫未納全挺身入城惟數人從林乃開門納之相見甚驩謂得所託置酒結爲兄弟全既得林要領附表奉青莒密登萊淄濰濱萊寧海濟南十二郡版籍來歸表辭有云舉七十城之全齊歸三百年之舊主詔授林武翼大夫京東安撫使兼京

宋資治通鑑卷四十三

二

東總管冬十二月趙方以金人屢敗必將同時並攻當先發以制之乃遣扈再興等帥師六萬分三道而進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城砦空其資糧而已時大雨雪淮冰合李全請于賈涉曰每恨泗州阻水今如平地矣請取東西城自效涉許之全以長鎗三千人從夜半渡淮潛向泗之東城將踏濠冰傳城下掩金人不備俄城上荻炬數百齊舉遣謂全曰賊李三汝欲偷城耶天黑故以火燭之全知有備乃引兵還金右丞相木虎高琪自執政專固權寵擅作威福與平章政事高汝礪相倡和高

琪主機務汝礪掌利權附已者用不附者斥凡言事忤意及負才力或與已頡頏者對金主陽稱其才使幹當于河北陰置之死地又以已爲相不得無樞密元帥以攬兵柄乃與汝礪力勸金主南侵置河北于意外凡精兵皆集河南苟且歲且不肯輒出一卒以應方面之急至是使奴賽不殺其妻因歸罪于賽不而殺之以戒口事覺金主又知其姦遂下高琪于獄殺之初金主將遷汴欲置虜軍于平州高琪難之及發中都金主戒虜多厚撫軍而虜多輒殺數人且勸金主取其元給器用故有所吝之難而中都以下

宋資治通鑑卷四十三

三

金主嘗嘆曰壞天下者高琪虜多二人也蒙古兵襲叛人于契丹經高麗之境高麗人洪木宣降且爲鄉導攻其國王傲降自是交通使命往來不絕嘉定十三年春正月丁酉扈再興許國攻唐鄧州皆不克而還孟宋政敗金人于湖陽三月金背勇致仕夏四月蒙古陷孟州金初太原爲蒙古所有河北州縣不能自立金主詔百官議所以爲長久之計翰林承旨徒卑高等十六人謂制兵有三曰戰和守今欲戰則兵力不足欲和則彼不肯唯有守耳河朔州郡既殘毀不可一槩守之宜取願就遷徙者屯

于河南陝西不願者許自推其長保聚險阻宣徽使
移刺光祖等謂當募土人威望服衆者假以方面重
權能復一道即授以本道總管能捍州郡即授以長
佐必能各保一方宰臣欲置公府金主意未決中丞
完顏伯嘉曰宋人以虛名致李全遂有山東苟能統
衆守土雖三公何惜金主曰他日事定公府無乃多
乎伯嘉曰若事定以三公就節鎮何不可金主從之
乃封滄州經畧使王禰爲滄海公以清觀滄州鹽山
無棣樂陵東光寧津吳橋將陵阜城蓆縣隸之河澗
招撫使移刺衆家奴爲河澗公以獻齋安深州河澗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三

四

肅寧安平武強饒陽六家莊郎山寨隸之真定經畧
使武仙爲恒山公以真定府沃翼威鎮寧平定州抱
犢寨樂城南宮縣隸之中都東路經畧使張甫爲高
陽公以雄霸莫州高陽信安文安大成保定靜海寶
坻武清安次縣隸之中都西路經畧使靖安民爲易
水公以涿易安肅深州君民川季鹿三保河北江營
山寨青白口朝天寨水谷權谷東安寨隸之遼州刺
史行元帥府事郭文振爲晉陽公以河北東路皆隸
之平陽招撫使胡未作爲平陽公以平陽晉安府隸
吉州隸之昭義節度使完顏伯開爲上黨公以澤潞

沁州隸之山東安撫副使葉寧爲東昔公以益都府
路皆隸之九公皆兼宣撫使總帥本路兵馬署置官
吏徵歛賦稅賞罰號令得以便宜行之除已畫定所
管州縣外如能收復鄰近州縣者亦聽管屬同時九
府財富兵強唯武仙耳 六月李全自化胡陂之捷
有輕諸將心以季先威望出已上陰結賈涉所任吏
莫凱使諸先欲反涉信之乃以計命先赴樞密院議
事於道殺之而遣統制陳選總先衆于漣水先部曲
裴淵宋德珍孫武正王義深張山張友六人拒選不
納而潛迎石珪于盱眙奉爲統帥珪道楚城涉不之

宋資治通鑑 卷之四十三

五

覺遂入漣水選還涉耻之謀分理軍爲六請于朝出
修武京東路鈐轄印誥各六授淵等以分統先衆淵
等陽從命而實不奉涉教令涉恐甚詔以珪爲漣水
忠義軍統轄 秋七月金使烏古論仲端如蒙古求
和呼蒙古爲兄蒙古主不允 金長清縣令嚴實爲
主將所疑挈家壁于青崖峒依益都張林以避之會
趙拱以朝命諭京東過青崖實因求內附拱奉實款
至楚州賈涉以聞實亦分兵四出所至州縣皆下於
是太行之東皆受實節制八月實乃舉魏博恩德懷
衛開相等郡來歸涉因再遣拱往諭配以兵二千李

全亦請往滅不能止乃帥楚州及盱眙忠義萬人以行拱說全曰將軍提兵渡河不用而歸非示武也今乘勝取東平可乎全乃合張林軍得數萬襲東平之城南金行省蒙古綱帥師固守全與林夾汶水而柴詰旦金監軍王建圭以騎兵三百奄至全欣然上馬帥帳前所有騎赴之殺數人奪其馬逐北抵山谷遇金龍虎上將軍幹不答盛兵以出旁有繡旗女將馳搶突圍全幾不免會諸將赴救拔全以出乃退保長清精銳喪失大半全恐所募鎮江軍五百人懷憤乃使拱先將之以歸而自以餘衆道滄州假鹽利慰贍

宋資治通鑑 卷之四十三 六

爲平木華黎善之即以天倪權知河北西路兵馬事令禁剽掠遣所俘老幼軍中肅然 九月辛卯夏遣其樞密使審子寧率衆二十萬圍鞏州且來趣兵王仕信帥師發宕昌四川宣撫司統制質俊李寔帥師發下城安內命諸將分道進兵沔州都統張威出天水利州都統程信出長道興元都統陳昱出上津威下令所部諸將毋得擅進于是諸將遲疑不進質俊等克來遠鎮敗金人于定邊城王仕信克鹽川鎮程信引兵會夏人于鞏州攻城不克遂趨秦州夏人自安遠

宋資治通鑑 卷之四十三 七

金主乃封青爲滕陽公本處兵馬總領元帥兼宣撫使而未授以印 木華黎既戢士卒州郡悅附十一月遂以輕騎入濟南嚴實所部三府六州戶三十萬詣軍門降木華黎承制拜實行尚書省事實將李信乘實出殺其家屬來降實攻信殺之復取青崖岨時金兵二十萬屯黃陵岡遣步卒二萬襲木華黎于濟南木華黎迎戰敗之遂薄黃陵岡金兵陣河南崖木華黎令騎下馬短兵接金兵大敗溺死者衆木華黎遂進陷楚州由單州趨東平圍之 蒙古耶律楚材遼東冊王突欲八世孫金尚書右丞履之子貞

宋資治通鑑 卷之四十三

八

祐三年爲中都行省員外郎中都陷遂降于蒙古蒙古主嘗訪遼宗室召楚材謂之曰遼金世讐吾爲汝報之矣楚材對曰臣祖父以來嘗北面事之旣爲臣子豈敢復懷二心讐君父邪蒙古主重其言命處左右備訪問楚材通術數之學尤邃于太玄時從征西域以金大明曆不應製庚午元曆上之蒙古主每征伐必令楚材預卜吉凶亦自灼羊脾以符之然後行十二月石琚以入漣水非置本意心懷不安而李全復請討琚於泚泚遂以全所統衆列于楚州之南渡門而移淮陰戰船于淮岸以示珪有備因命一

將招珪軍來者增錢糧不至者罷支給衆心遂散珪伎窮乃殺裴淵而挾孫武正宋德珍降于蒙古木華黎以珪爲元帥珪既去漣水之衆未有所屬李全求併將之泚不能卻遂以付之 時青自金來附以爲京東鈐轄 金兵固守東平不下木華黎謂嚴實曰東平糧盡必棄城去若然汝即入城安輯之勿苦郡縣以敗事也乃留唆魯忽禿以蒙古兵屯守之以實權行省謂千戶撒兒塔曰東平破可命嚴實石珪分城內南北以守之遂北還 金易水公靖安民出兵至磐山取擔車寨會蒙古兵圍安民所居山寨守寨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三

九

者以安民妻子及老弱出降安民軍中聞之駭亂衆議欲降以保妻子安民不從遂爲其下所殺嘉定十四年春正月時青入泗州西城二月金人來救青敗乃還 三月丁亥金人寇蘄知州李誠之百計禦之會黃州失守金人併兵攻蘄城始陷誠之并其妻子官屬皆死之金兵退再興邀擊于天長敗之四月戊辰金渡淮北去又大敗之 金東莒公燕寧與蒙古戰敗死 夏五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東平被圍久糧道復絕行省蒙古綱監軍王廷玉不能守率衆南趨邳州蒙古唆魯忽禿邀擊斬首七千級嚴

實遂入城建行省于府第撤申塔以木華黎命分其城以嚴實撫安東平以北恩博等州石瑋移治曹州六月丙寅帝以國本未立命選太祖十世孫年十五歲以上者教育宮中如高宗擇普安王故事於是立沂王嗣子貴和為皇子以貴誠為秉義郎貴誠初名與莒燕懿王德昭之後希璪之子也母金氏家于紹興山陰縣初慶元人余天錫為史彌遠府童子師性謹厚彌遠器重之彌遠在相位又以帝未有儲嗣而沂靖惠王近屬亦未有後欲借沂王置後為名陰擇宗室中可立者以備皇子之選會天錫告還鄉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三

十

家遂載至臨安及貴和立為皇子乃補與莒秉義郎賜名貴誠年十七矣秋八月乙卯任希夷罷以軍繪同知樞密院事命應符簽書院事京湖制置大使趙方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及是卒人皆思之方少從張栻學初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為名言方守襄漢十年以戰為守合官民兵為一體通制總司為一家許國之忠應變之畧隱然有樽俎折衝之風故金人擾邊淮蜀大困而京西一境獨全能用名人如陳昭游九功輩皆拔為大吏扈再與子孟宗政皆自土豪推誠擢任致其死力卒為名將故能藩屏一六使朝廷無北顧之憂九月癸未立宗室貴誠為沂靖惠王後貴誠凝重寡言潔修好學每朝參待漏他人或笑語貴誠獨儼然出入殿廷矩度有常見者歛容彌遠益異之冬十月夏人復乞會師伐金木華黎由東勝州涉河引兵而西夏主聞之懼遣塔海監府等宴木華黎於河南且遣塔哥其普將兵五萬屬焉十月木華黎引兵東行入葭州金將王公佐遁木華黎以石天應權行臺守葭而自將兵攻綏德破馬克戎兩寨夏主遣迷僕帥衆會

宋資治通鑑

卷之四十三

十一

之迷僕曰未受主命不敢即拜則引衆去至是十一月木華黎進攻延安迷僕始贊馬而拜金元帥合達與納合買住禦之合達以兵三萬陳于城東蒙古將蒙十卓不花先以騎士三千趨之木華黎乃命軍士衛枚潛進伏於城東兩谷間明日蒙古不花望見金兵佯棄旗鼓走金兵追之木華黎出伏乘其後鼓聲震天金兵大亂木華黎以城池堅深猝不可拔乃留軍圍之而自將兵南攻鄜坊等州 安內在四川以攻爲守威功甚著朝廷賴之及是卒詔崔與之盡護西蜀之師與之開誠布公拊循將士人人悅服軍政復

宋資治通鑑 卷之四十三

十三

振 李全既併將漣水忠義益驕悍輕朝廷及遊金山作佛事以薦國殲知鎮江府喬衍簡方舟逆全大合樂以享之全歸語其徒曰江南佳麗無比須與若等一到始造舳艫舟謀爭舟楫之利焉膠西當登寧海之衝百貨輻輳全使其兄福守之爲窟宅計時互市始通北人尤重南貨價增十倍全誘商人至山陽以舟浮其貨而中分之自淮轉海達于膠西李福又具車輦之而稅其半乃聽往諸郡貿易車夫皆督辦于張林林不能堪林財計仰六鹽場福特弟有恩於林欲分其半林許福恣取鹽而不分場福怒曰若背

恩邪待與都統提兵取君頭耳林懼其黨李馬兒說林歸蒙古林遂以京東諸郡請降于蒙古木華黎以林行山東東路益都滄景濱萊等州都元帥府事福狼俱走還楚州林猶遺賈涉書言非已叛實由李福也 十二月庚申鄭昭先罷 閏月遣使如蒙古通好蒙古尋遣使來報

嘉定十五年春正月朔受恭膺天命寶于大慶殿大赦初鎮江都統翟朝宗得璽於金而獻于朝既而趙拱又得玉印文與璽同而加大朝廷喜受之行慶賀禮大赦賈涉遺書彌遠謂天意隱而難知人事切而

宋資治通鑑 卷之四十三

十三

易見當思今日人事尚未有可咎天意彌遠不憚二月李全復泗州 五月金主以朝廷絕歲幣國用以困乃命元帥左監軍訛可行元帥府事節制三路軍馬同簽書樞密院事時全副之由穎壽進渡淮敗官軍于高塘市攻固始縣破廬州將焦思忠兵既而獲生口言時全之姪青受宋詔與全兵相拒全匿其事五月訛可行引衆還距淮二十里諸軍將渡全矯稱密詔諸軍且留收淮南蔡遂下令人獲三石以給軍衆惑之留三日訛可謂全曰今淮水淺狹可以遠濟若值暴漲宋乘其後將不得完歸矣全力拒之是夕大

雨明日淮水暴漲乃為橋渡軍官軍襲之全兵大敗
橋壞全以輕舟先濟士卒皆覆沒金之兵財由是大
竭金主詔數全罪而誅之 丁巳進封子竑為濟國
公以貴誠為邵州防禦使竑好鼓琴史彌遠買美人
善鼓琴者納諸竑而厚撫其家使嗣竑動息美人知
書慧黠竑嬖之時楊皇后專國政彌遠用事久宰執
侍從臺諫藩閫皆所引薦莫敢誰何權勢熏灼竑心
不能平嘗書楊后及彌遠之事于几上曰彌遠當決
配八千里又嘗指宮壁輿地圖瓊涯曰吾他日得志
置史彌遠於此又嘗呼彌遠為新恩以他日非新州
宋資治通鑑 卷之四十三 十四

問清之曰吾聞皇姪之賢已孰大要竟何如清之曰
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以斷之曰不允彌遠
領之丹三策立之意益堅乃日媒孽竑之失言于帝
觀帝廢竑立貴誠而帝不悟其意 知濟南府種彥
討張林林敗走李全入青州據之 六月俞應符卒
秋七月木華黎徇青龍堡金平陽公胡未作降蒙
古 八月長星見西方蒙古耶律楚材謂其主曰女
真將易主矣 九月大名忠義彭義斌復京東州縣
嚴實將晁海以青崖峒降 辛亥以宣縉參知政事
程卓同知樞密院事 冬十月蒙古木華黎所過州
縣皆下時金于牛心寨倚治吉州事木華黎自濕州
攻之知州楊貞令妻孥先墜崖已從之皆死木華黎
入寨留兵守之且使蒙古木花引遊騎出秦隴以為
聲援及視山川夷險而自將兵下孟州晉陽霍邑等
寨召石末應謂之曰河中為河東要郡擇守非君不
可乃以禾應權行臺平陽太原吉陽等帥並受節制
木華黎遂趨長安使兀朮乃木不花屯守之遣安赤
將兵斷潼關 金王廷玉取曹州殺蒙古石琚 十
一月蒙古木華黎取金同州節度使完顏訛可死之
十二月丁亥以李全為保寧節度使京東河北鎮

撫副使初全有戰功史彌遠欲加全官賈涉止之及加節鉞涉嘆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寧知驕則將至於不可勸邪先是蒙古主鐵木真遣子木赤察合台竊關台拖雷分攻幹脫羅兒王龍傑赤等城而自將攻迭里密及班勒訖城皆克之遂圍塔里寒寨拔之進薄回回國其王委國而去逃匿海嶼不旬日瘦死蒙古主遂進次于忻都國鐵門關侍衛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為人言謂之曰汝君宜早回蒙古主怪之以問耶律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今大軍征西已四年蓋上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三

十六

天惡殺遣之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實無疆之福蒙古遂大掠忻都而還

嘉定十六年春正月木華黎攻鳳翔府晝夜苦戰四十餘日不下將由河中北還金元帥右都監侯小淑襲河中破之殺石末應焚浮橋而退木華黎以天應子幹可代領其衆初金主命元帥都監阿魯帶守河中阿魯帶懼怯不能軍竭民膏血爲浚築之計及絳州破阿魯帶益懼馳奏河中孤城不可守有旨親視果不可守則棄之無至資敵阿魯帶遂棄河中燒民居官舍一二日而盡尋有言河中重鎮國家基本所

在設爲敵人所據則大河之險我不得專恃矣金主命有司復修葺之終不能成故隨守隨墮三月木華黎自河中帥師還至解州聞喜縣疾篤謂弟帶孫曰我爲國家助成大業于戈垂四十年無復遺恨所恨者汴京未下耳汝等勉之言訖而卒年五十四木華黎雄勇善謀與博爾木博兒忽赤老溫俱以忠勇事其主號爲撥里班由律猶華言四傑也蒙古主軍嘗失利會天大雪失牙帳所在卧草澤中木華黎與博爾木張羶蔽之自暮達曉竟不移足博爾木從征伐立功甚多極見親遇位終右萬戶博兒忽身更百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三

十七

戰竟死于陳位終第一千戶赤老溫功業與三人者等四人之子孫皆領宿衛號四怯薛出官則爲輔相焉夏五月蒙古主避暑于八魯灣川分兵攻諸部落之近者悉下之至可溫寨與諸將會以西域漸定置達魯花赤於各城監之達魯花猶華言掌印官也淮東制置使賈涉以李全驕暴難制力求還朝在道卒初涉欲制忠義兵乃以程嗣宗統鎮江副使八千人屯楚州城中又分帳前忠義萬人命趙邦永高友統五千屯城西王暉干潭統五千屯淮陰李全輕鎮江兵而忌帳前忠義乃數稱高友等勇遇出軍必

請以自隨涉不許全每宴麾下併召涉帳前將校於是帳前亦願隸全然未能合也及涉卒丘壽邁攝帥事全請曰忠義烏合尺籍函莽莫若別置新籍一納諸朝一申制閫一留全所庶功過有攷請給無弊壽邁從之全乃合帳前忠義與已軍盡籍之而併統其軍壽邁不悟 秋八月蒙古綱御下嚴邳州從宜經畧使納合木哥率衆殺之據州反與蒙古將李土措致書海州言欲來附李全麾下周岳得之以報全全喜遣王壽兒以兵二千應接而已繼之土措納壽兒而囚之全欲攻邳四面阻水土措積勁弩備之全不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三

十八

而殂夫人秘之是夕后妃問安寢閣麗貴妃陰狡機慧常以其子英王守純年長不得立懷怨鄭氏恐其為變即給之曰上方更衣后妃可少休他室伺其入遽鑰之急召大臣傳遺詔立皇太子守緒始啓戶出后妃發喪太子方入宮英王已先至太子知之分遣樞密院官及東宮親衛軍官移刺蒲阿集軍三萬餘于東華門街部署既定命護衛四人監守純于近侍局乃即位于極前 蒙古攻夏夏王遵頊傳國于其子德旺遵頊自號上皇德旺改元乾定未幾遵頊卒德旺號之曰神宗 蒙古速不臺擊欽察滅之大掠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三

十九

益相與嘆其不凡壬辰帝疾篤彌遠稱詔以貴誠為
皇子改賜名昀授武泰軍節度使封成國公閏月丁
酉帝崩彌遠遣皇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白后后不
可曰皇子並先帝所立豈敢擅變谷等一夜七往返
后終不許谷等乃拜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
立之禍變必生則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
人安在彌遠即於禁中遣快行宣昀令之曰今所宣
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苟誤則汝皆處
斬皇子並時聞帝崩跽足以需宣召又而不至乃屬
目墻壁間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而擁一人徑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三

二十一

過天暝不知為誰甚惑之昀入宮見后后拊其背曰
汝今為吾子矣彌遠引昀至樞前舉哀畢然後召並
並聞命即赴至則每過宮門禁衛拒其從者彌遠亦
引並至樞前舉哀畢引出帷殿帥夏震守之遂召百
官立班聽遺制則引並至舊班並愕然曰今日之事
我豈當立在此班震給之曰未宣制前當在此宣制
後乃即位並以為然已而遙見殿上燭影中有人在
御座則昀已即位矣宣制畢閣門宣贊呼百官拜賀
並不肯拜震粹其首下拜遂稱遺詔以並為開府儀
同三司封濟陽郡王判寧國府尊楊皇后曰皇太后

垂簾同聽政詔遵孝宗政事官中自服三年喪尋進
封並為濟王出居湖州 宋彌遠欲收眾望勸帝褒
表老儒九月詔傅伯成為顯謨閣學士楊簡為寶謨
閣學士中衍奉朝讀伯成簡辭不至 以真德秀
直學士院魏了翁為起居郎初以德秀及禮部侍郎
程秘吏部侍郎朱著並兼侍讀工部侍郎葛洪起居
郎喬衍簡宗正少卿陳貴誼軍器監王暨並兼侍講
尋又以德秀直學士院召魏了翁為起居郎德秀之
為起居舍人兼宮講也德秀言事不避權貴且惓惓
於復讐知史彌遠欲以爵祿糜天下士慨然謂劉燭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三

二十一

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有不肯為從官者遂
力請外至是自知潭州召還入對勸帝容受直言召
用賢臣固結人心為本帝開納之了翁當開禧初以
武學博士召試學士院對策諫開邊事御史徐相劾
了翁狂妄了翁亦以親老出知嘉定府尋築室白鶴
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
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及為潼川轉運判官上
疏乞與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程錫爵定謚示學者趨
向朝廷從之 帝追封所生父希璠為榮王生母金
氏為國夫人而以弟與芮嗣之 夏人與金通好不

交兵者八十年至貞祐初以小故生釁稱難十年一
騰一負遂至精銳俱盡兩國皆弊至是冬十月夏遣
其吏部尚書李仲諤修好於金稱弟而不臣各用本
國年號金遣禮部尚書吳敦良湖報之十一月戊
子以葛洪同簽樞密院事

宋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三終

卷四十三

三

宋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四

宋紀四十四 起寶慶乙酉盡紹定庚寅凡六年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
孝皇帝

寶慶元年春正月庚午湖州人潘壬與其從兄甫弟
丙以史彌遠廢立不平乃遣甫密告謀立濟王達於
李全全欲坐致成敗陽與之期日遣兵應接而實無
意也壬等信之遂部分其衆以待及期全兵不至壬
等惧事泄乃以其黨雜販鹽盜千餘人結束如全軍
狀揚言自山東來夜入州城求濟王王聞變匿水竇
宋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四

中壬尋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王身王號泣不從
壬等強之王不得已乃與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
乎衆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會子犒軍知州謝周卿
率官屬入賀壬子偽爲李全榜揭於門數史彌遠廢
立罪且曰今領精兵二十萬水陸並進人皆聳動比
明視之則皆太湖漁人及巡尉兵卒耳王知事不成
乃遣王元壽告于朝而帥州兵討壬壬變姓名走楚
州甫丙皆死元春至行在史彌遠懼甚急召殿司將
彭立帥師赴之至則事平矣壬至楚將渡淮爲小校
明亮所獲送臨安斬之彌遠忌茲詐言茲有疾令余

天錫召醫入湖州視之天錫至諭旨逼竑縊於州治以疾薨聞尋詔追貶為巴陵郡公又降為縣公改湖州為安吉州起居郎魏子翁金部員外郎洪咨夔相繼言竑之冤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真德秀入對因曰陛下初膺大寶不幸處人倫之變有所未盡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雪川之變非濟邸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聞捕討之謀情狀未灼然可考願詔有司討論雍熙追封秦邸舍罪卹孤故事斟酌行之雖濟王未有子息興滅繼絕在陛下耳帝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若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以為然觀

宋資治通鑑卷之四十四

二

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其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為師帝曰一時倉卒耳德秀曰此已往之咎願陛下進德修學以掩前失蒙古武仙聞彭義斌復山東州縣乃叛蒙古殺都元帥史天倪弟天澤時護母歸燕府僚王守道追天澤于道告之故且曰變起倉卒部曲散在近郊若能返旆當不召自至天澤曰不共國之讐死亦當往况不死邪遂傾貲裝易鎧仗南還行次滿城得士馬甚眾遣監軍李祐詣國王康魯言狀且乞濟師康魯即命天澤嗣兄河北西路都元帥遣策乃台率銳卒三千援之合勢進攻仙驍

將葛鐵鎗者擁眾來拒天澤迎擊之乘勝至中山畧無極拔趙州仙敗奔西山天澤遂復真定二月許國至鎮李全妻楊氏郊迎國辭不見楊氏慚而歸國既視事痛抑北軍有與南軍競無曲直偏坐之犒賞十損八九全自青州致書于國國誇于眾曰全仰我養育我畧示威即奔走不暇矣全故留青州國不能致乃數致厚餽邀全還劉慶福亦使人覘國意向國左右語覘者曰制置無害汝等意慶福以報全全集將校曰我不叅制置則曲在我今不計生死必往遂還楚州上謁宿贊戒全曰節使當廷叅制使必免禮

宋資治通鑑卷之四十四

三

及廷趨國端坐納全拜不為止全退怒曰全歸本朝拜人多矣但恨汝非文臣本與我等汝向以淮西都統謁賈制帥亦免汝拜汝有何勳業一旦位我上便不相假借邪全赤心報朝廷不反也國繼設盛會宴全遣勞加厚全終不樂慶福謁國之幕客章慶先慶先隔幕貌慶福亦怒既而全欲往青州恐國苛留自計曰彼所爭者拜耳拜而得志吾何愛焉更折節為禮因會集間出劄白事國見其細故判從之全即席再拜謝自是動息必請得請必拜國大喜語家外曰吾折伏此虜矣全往青州國集兩淮馬步軍十

三萬大閱楚城外以挫北人之心楊氏及軍校留者懼宜謀已內自為備後全遣慶福還楚為亂適湖州潘王事敗全黨棄安或教楊氏畜一妄男子指謂人曰此宗室也且語僚佐曰會令汝為朝士潛約肝貽四軍為應肝貽四將不從於是慶福謀中輟止欲快意於國計議官荀夢玉知之以告國國曰但使反友即殺我我豈文儒不知兵者邪夢玉懼禍及求檄往肝貽復告慶福曰制使欲圖汝兩為自結之計及是圍晨起視事忽露刃充庭客駭走國厲聲曰不得無禮矢已及額流血蔽面而走亂兵悉害其家大縱火

宋資治通鑑

卷之四十四

四

焚宮寺兩司積畜盡為賊有親兵數十人翼圍登城樓縋城走伏道堂中宿焉賊擁通判姚紳入城犒兩軍使歸營中是日慶福首殺夢先以報其辱明日國縊于途事聞史彌遠懼激他變欲事含忍以徐晞稷嘗倅楚守海得全歡心乃授晞稷制置使令屈意撫全全聞國死自青州還楚佯責慶福不能彈壓致忠義之閥斬數人上表待罪朝廷不問知楊州趙范得制置使印于潰卒中以授晞稷晞稷至楚全及門下馬拜廷下晞稷降等止之賊眾乃悅晞稷至以恩府稱全恩堂稱楊氏而手足顛倒矣三月葬寧宗于

永茂陵 夏四月丁酉太后以疾罷聽政 許國既

死率全牒彭義斌于山東曰許國謀反已伏誅矣爾軍並聽我節制義斌大罵曰逆賊背國厚恩擅殺制使我必報此讐乃斬齋滕人南向告天誓眾見者憤激五月全自青州攻東平不克乃攻恩州義斌出兵與戰全敗走獲其馬二千劉慶福引兵救全又敗全退保山峒抽山陽忠義以北楊氏及劉全皆欲親赴難會全遣人求徐晞稷書與義斌連和乃止義斌致書沿江制置使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扼淮進據漣海以蹙之斷其南路此賊必擒賊

宋資治通鑑

卷之四十四

五

平之後收復一京三府然後義斌戰河北肝貽諸將襄陽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肝貽四總管亦各遣使致書乞助討賊知楊州趙范亦以為言史彌遠令諭范無出位專兵各享安靖之福范復以書力論之彌遠不聽六月丁未加史彌遠大師封魏國公彌遠辭大師許之彭義斌既克山東復納全降兵兵勢大振遂圍東平嚴實潛約蒙古將李里海合兵攻之兵久不至城中食盡乃與義斌連和義斌亦欲藉實取河朔而後圖之遂以兄禮事實時實眾尚數千義斌不之奪而留所掠實崖之家屬不遣七月

義斌下真定道西山與李里海等軍相明義斌分實以帳下兵陽助而陰伺之實知勢迫即赴李里海軍與之合遂及義斌戰于內黃之五馬山義斌兵潰史未澤以銳卒畧其後遂擒義斌說之降義斌厲聲曰我大宋臣義豈爲他臣屬邪遂死之於是京東州縣復爲實有實所統有全魏十分齊之三魯之九凡五十四城後又割大名彰德外屬而益以德充濟鄆四州時所在殘毀獨實所統治安四方之名士爭赴之大理評事胡夢昱上書言濟王不當廢引晉太子申生漢戾太子及秦王廷美之事爲證言甚切直史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四

六

彌遠諷御史李知孝劾之除名羈管而卒帝以張九成正色立朝有中興明道之功贈大師追封崇國公九成研思經學多所訓解然早與學佛者遊故議論多偏尋又詔求程頤後得四世孫源以爲籍田令以梁成大爲監察御史罷直學士院真德秀金部員外郎洪咨夔時論濟王事者衆史彌遠患之成大以知縣秩滿待選諂事彌遠家幹者萬昕昕一日言真德秀當逐成大曰某若入臺必能辯此事昕爲達其語遂擢御史成大因與莫澤李知孝共爲彌遠鷹犬凡忤彌遠意者三人必相繼擊之於是給事中王

暨等駁德秀所上濟王贈典莫澤等繼劾之遂命提舉玉龍宮咨夔亦言濟王寃成大等復交劾之鐫一秩由是名人賢士排斥殆盡人目成大知孝與澤爲三凶且謂成大爲成大冬十月蒙古鐵木真伐夏取甘肅州西涼府十一月取靈州進次鹽州川以西夏納仇人亦膺喙翔毘及不入質子也十二月癸亥以薛極叅知政事葛洪簽書樞密院事以李知孝爲右正言知孝附史彌遠而忌真德秀魏了翁之鯁直乃上疏曰士大夫汲汲好名正救之力失而附和沽激之意多扶持之意微而詆訾扇搖之意勝既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四

七

慮君上之或不能用又恐朝廷之或不能容姑爲激怒之辭退俟斥逐之命始則慷慨而激烈終則懇切而求去將以樹奇節而立名凡此則臣之所未解蓋以陰詆德秀了翁也踰月復言近年諸老凋零後學晚出不見前輩不聞義理不講綱常識見卑陋議論偏詖更唱迭和盡惑人心此風披扇爲害實深乞下臣章風厲內外各務靖共以杜禍萌遂進拜右正言胡夢昱貶時魏了翁出關餞之李知孝遂指了翁首倡異論將擊之彌遠猶畏公議外示優禮改權工部侍郎了翁力以疾辭乃出知常德府越二日諫

議大夫朱端常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黨謗國德秀奏
劄詆誣詔了翁落職奪三秩靖州居住德秀落煥章
閣侍制罷祠李知孝上書乞追削流竄德秀以正典
刑梁成大亦奏了翁已從追竄人猶以爲罪大罰輕
德秀狂僭悖謬不減了翁倘佯家食宜削秩貶竄一
等施行彌遠勸帝下其章帝曰仲尼不爲己甚乃止
成大貽書所親曰真德秀乃真小人舉翁乃偽君
子此舉大快公論識者笑之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
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百卷訂定精
密先儒所未有也德秀既歸浦城修讀書記語門人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四

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以雪
寒給在京諸軍縉錢有差出戍之家倍之自是慶祥
災異淫雨雪寒咸給之 蒙古使人如高麗未至盜
殺之自是高麗與蒙古不通 彭義斌既敗武仙勢
益盛已而潛令謀者結死士匿真定城中大歷寺爲
內應仙夜斬關而入據之史未澤出奔藁城
寶慶二年春正月癸亥詔贈陸九齡直秘閣諡文達
沈煥直華文閣諡端憲錄張栻呂祖謙陸九淵子孫
官各有差九齡撫州金谿人幼穎悟端重秦檜當國
程氏學廢九齡獨尊其說舉進士調興國教授嚴規

矩勸綏引翼士類興起改全州教授卒張栻嘗與講
學期以任道之重呂祖謙嘗稱之曰所志者大所據
者實九淵九齡弟生而穎異與其兄自相師友和而
不同其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
有懷于中而不能自曉者爲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
亦有相去千里聞其大槩而得其爲人後以將作監
丞奉祠還鄉學者稱爲象山先生九淵嘗謂學者曰
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
闕不必求他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于利欲
之人言猶易與溺于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其著書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四

九淵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及知荆門軍政行
令修民俗爲變卒諡曰文安九淵嘗與朱熹會于鵝
湖辯論多不合及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小
人喻義利一章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
於無極而太極之辯則貽書往來論辯不置焉其次
兄九韶亦學問淵粹人稱爲梭山先生九淵門人其
最著者曰袁燮楊簡沈煥舒璘燮端粹靜專爲國子
祭酒延見諸生必廸以反躬切己忠信篤實是爲道
本聞者竦然有得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
之競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簡篤學力行爲政設

施皆可為後世法所著禮書行于時煥定海人乾道中為大學錄以所躬行者淑諸人同僚忌其立異或勸其姑營職道未可行也煥曰道與職有二乎適私試發策引孟子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言路以為訕已請黜之遂為高郵軍教授終于舒州通判煥人品高明不苟自恕常曰書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璘刻苦磨厲改過遷善從張栻及九齡遊及聞朱熹呂祖謙講學于婺徒步謁之乾道中為徽州教授作詩禮講解任終宜州通判蒙古莫城守將董俊以銳卒數百授史天澤天澤夜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四

赴真定與策乃台合攻武仙仙走西山策乃台怒真定民反覆驅萬人將斬之以示威澤曰是皆吾民我力不能及一旦委去不幸被殺今殺之何罪乃全釋之 三月戊寅建昭勳崇德閣趙普曹彬薛居正石廩載潘美李沆王旦李繼隆王曾呂夷簡曹瑋韓琦魯公亮富弼司馬光韓忠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浚陳康伯史浩葛邲後益以趙汝愚凡二十八人皆圖形其上 李全北剽山東南仰錢糧且挾朝廷以擬蒙古蒙古攻之全大小百戰終不利嬰城自守蒙古築長圍夜布狗砦金糧援路絕與兄福謀福曰

二人俱死無益也汝身係南北輕重我當死守孤城汝間道南歸提兵赴援可尋生路全曰數千萬勦敵未易支也全朝出城夕陷不如兄歸於是全留書福還楚 蒙古主入夏城邑多降秋七月夏主德旺憂悸而卒國人立其弟子覲號德旺曰憲宗 八月衛涇卒 金主詔設益政院於內廷以禮部尚書楊雲翼等為說書官雲翼天性雅重博學能文明於政事直言敢諫與翰林學士趙秉文同為時所重 徐晞稷罷以劉瑋為淮東制置使朝廷聞李全為蒙古所圍稍欲圖之以晞稷畏懦謀易帥劉瑋雅意建闡使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四

鎮江副都統彭性延譽性亦垂涎瑋扶植尤力故以瑋代晞稷性代瑋知盱眙 冬十一月劉瑋至楚州心知不能制馭盱眙四總管惟以鎮江兵三萬自隨夏全請從瑋素畏其狡不許彭性自以資望視瑋更淺曰瑋止夏全是遺患盱眙瑋猶憚夏全我何能用乃激夏全曰楚城賊黨不滿三千健將又在山東劉制使圖之收功在旦夕太尉曷不往赴事夏全忻然帥兵徑入楚城時青亦自淮陰入屯城內瑋駭懼勢不容却復就二人謀焉時傅李全已死李福欲分兵赴青州瑋令夏全盛陳兵楚城李全之黨震恐李

全妻楊氏使人行成于夏全曰：「寧非山東歸附邪？狐死免悲，李氏滅夏氏，寧獨存，將軍垂眄，全誥楊氏盛飾出迎，與拔行營壘曰：『人傳三哥死，吾一婦又安能自立，更當事。』太尉為夫子女玉帛千戈倉廩皆太尉有望，即領此城無多言也。夏全心動，乃置酒歡甚，飲酣就寢，如歸轉，讐為奸友與福謀逐琿，遂圍楚州。治焚官民舍，殺守藏吏，取貨物，時琿精兵尚萬人，窘束不能發一令，太息而已。夜半琿縋城，僅以身免。鎮江軍與賊戰死者大半，將校多死，器甲錢粟悉賊有。琿步至揚州，借兵自衛，夏全既逐琿，暮歸，李全營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四 十二

楊氏拒之，全恐楊氏害已，因大掠趨盱眙，欲為亂，盱眙將惠范成進閉城門，夏全不得入，狼狽降金朝廷，聞之大恐，琿自劾未幾死。寶慶三年春正月辛酉，朝廷以姚紳嘗與李全交驩，故命紳為淮東制置使，朝辭帝謂曰：「南北皆吾赤子，何分彼此，卿其為朕撫定之。」紳至楚城，東臚舟以治事，間入城見李全妻楊氏，用徐瑜樓故事而禮過之。楊氏許紳入城，紳乃入，寄治僧寺中，極意娛之。未幾先諡曰文，至是詔曰：「朕觀朱熹集註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發揮聖賢蘊奧，有補治道，朕厲志講學，綱懷

典刑可特贈熹太師，追封信國公，踰月熹子工部侍郎在入對，言人主學問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也。」紹定中改封徽國公。李全被圍一年，食牛馬及人，且盡將自食其軍，全欲降懼眾異議，乃焚香南向再拜自經，而使其黨鄭術德田四枚已曰：「譬如為衣，有身愁無袖，取今北歸，未必非福。」夏五月全乃降于蒙古。蒙古遣使責歲幣于金。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劉慶福在山陽，自知己為厲階，懷不自安，欲圖李福以贖罪于朝，福知之亦謀殺慶福，於是二人互相猜忌不復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四 十三

相見。一日福偽稱疾不出旬餘，慶福往候之，福乃躍起，拔刀傷慶福，慶福走，左右殺慶福，以慶福首納于姚紳，紳大喜。幕客杜來曰：「慶福首禍，一世姦雄，今頭落措大手邪。」時楚州自夏全之亂，儲積無餘，綱運不續，賊黨籍籍謂福所致，福畏眾口數見紳促之，紳謝以朝廷撥降，未下六月福乘眾怒與李全妻楊氏謀召紳，紳至而楊氏不出，就坐賓次，左右散去，福以紳命召諸幕客，以楊氏命召紳，二妾諸幕客知有變不得已而往，杜來至八字橋，福兵腰斬之，福兵欲害紳，鄭衍德救之得免，去鬚髯縋城夜走歸明州，死朝

廷以淮亂相仍遣帥必斃始欲輕淮而重江楚州不復建關就以其帥楊紹雲兼制置改楚州爲淮安軍命通判張國明權守視之若羈縻州然金遣使請和于蒙古蒙古鐵木真盡克夏城邑其民穿鑿土石以避鋒鏑免者百無一二白骨蔽野蒙古主避暑于六盤山踰月夏主覲力屈出降遂繫以歸夏亡時諸將爭掠子女財帛耶律楚材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駝而已既而軍士病疫唯得大黃可愈楚材用之所活萬人秋七月蒙古自鳳翔侵京兆李全之黨以贍軍糧不繼屢有怨言全將國安用闢通嘆曰我

宋資治通鑑卷四十四

十四

曹米外日受銅錢二百楚州物賤可以樂全而劉慶福爲不善怨讐相尋使我曹無所衣食時張林邢德亦在楚自謂嘗受朝廷恩中遭全間貳今歸于此豈可不與朝廷立事王義深嘗爲全所辱且謂我本賈帥帳前人與彭義斌舉義不成而歸五人相謂曰朝廷不降錢糧爲有反者未除耳乃共議殺李福及全妻楊氏以獻遂帥衆趨楊氏家福走出邢德手刃之相屠者數百人有郭統制者殺全次子通及全妾劉氏妄稱楊氏正其首并福獻于楊紹雲紹雲馳送臨安傾朝皆喜詔知盱眙軍彭性及總管張惠范成

進時青併兵往楚州使便宜盡戮李全餘黨性輕儇不爲部侍張惠等所服得檄不敢自決請制府及朝廷處之朝議以時青望重檄青區畫青恐禍及密遣人報全于青州遷延不決惠成進以朝檄專委青而不及已乃歸盱眙設燕邀性乘其醉縛之八月渡淮以盱眙降于金金人俾惠專制河南以拒蒙古而使總帥完顏訛可戍之李全得時青報慟哭力告蒙古大將求南還不許全因斷一指以示之誓還南必叛蒙古大將乃承制授全山東淮南行省得專制山東歲獻金幣全遂與蒙古張軍差及通事數人還楚

宋資治通鑑卷四十四

十五

州服蒙古衣冠文移紀甲子而無年號楊紹雲聞其至遂留楊州不還王義深奔金國安用殺張林邢德以自贖郭統制亦爲金所殺冬十二月金封李全爲淮南王全不受時全敗完顏訛可于龜山故也蒙古入京兆關中大震復以兵破關外諸隘至武陟鄭損棄汴州而遁於是三關不守時金人盡棄河北山東關陝唯併力守河南保潼關自洛陽三門析津東至邳州之源雀鎮東西二千餘里立四行省帥精兵二十萬以守禦之議者乞謹邊備以防南侵帝命樞臣采其計蒙古鐵木真死于六盤山在位二十

二年卒年六十六臨卒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讐必能我許則下兵唐鄧直擣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卒廟號太祖凡六子長曰木赤性褊急而善戰早死二曰察合及性慎密爲衆所畏三曰窩瀾古四曰拖雷鐵木真死拖雷監國 蒙古史未澤在真定繕城壁修武備爲不可犯之計以高公抱積諸寨皆武仙之巢穴不可不攻乃帥兵破之仙走入汲縣天澤復取相衛蟻尖馬武等砦 蒙古兵薄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四

十六

西和州城知州事陳寅率民兵晝夜苦戰援兵不至城遂陷寅謂妻杜氏曰若急自爲計杜厲聲曰安有生同君祿死不共王事者即飲藥自殺二子及婦俱死毋俟寅歛而焚之乃自伏劍死賓客同死者二十八人 李全誘殺時青併其衆

紹定元年春三月蒙古兵入大昌原金平章政事完顏直達以忠孝軍提控完顏陳和尚爲前鋒陳和尚擐甲上馬以四百騎大敗蒙古八千之衆士氣皆倍蓋自有蒙古之難二十年間始有此捷奏功第一名震國中授定遠大將軍世襲謀克忠孝一軍皆回紇

乃蠻羗軍及中原被俘避罪來歸者驚很難制陳和尚御之有方坐作進退皆中程式所過州邑秋毫無犯每戰則先登陷陣諸軍倚以爲重 夏六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冬十二月辛亥以薛極知樞密院事袁詔同知院事鄭清之簽書院事葛洪叅知政事 紹定二年秋八月己未蒙古窩瀾古立窩瀾古自霍博之地來會喪耶律楚材以太祖遺詔諸王畢會請立窩瀾古時拖雷監國諸王意猶豫未決楚材言于監國曰此社稷大計若不早定恐生他變監國乃與諸王奉窩瀾古即位于和林東庫鐵烏阿刺里之地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四

十七

時庶事草創禮儀簡率楚材始定冊立禮儀俾皇族諸王尊長皆就班列以拜又中原新定未有號令長吏皆得自專生殺稍有忤意者刀鋸隨之至有全家被禍者楚材以爲言命禁絕之 冬十月蒙古圍金慶陽 十二月蒙古定筭賦中原以戶西域以下蒙古以牛馬羊 蒙古主以史末澤劉黑馬蕭札刺爲萬戶分統漢兵直定河澗大名東平濟南五路隸天澤平陽宣德等路隸黑馬

紹定三年春正月蒙古入金大昌原金將移刺蒲阿敗之慶陽圍解 二月庚戌起復趙葵節制鎮

江淞州軍馬菴蕪皆方之子特丁毋憂求解官不許
乃卒哭俱復視事 初蒙古太祖征西域倉庫無斗
粟尺帛之儲於是群臣咸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
若盡殺之使草木暢茂以爲牧地耶律楚材曰今以
天下之廣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爲耳誠均定
中原地稅商稅酒醋鹽鐵山澤之利周歲可得銀五
十萬兩絹八萬匹粟四十餘萬石何爲無用哉太祖
曰誠如卿言則國用有餘矣卿試爲之至是楚材奏
立十路課稅所設使副二員悉用士人如陳時可趙
昉劉中等皆在選中楚材因間進說周孔之教且謂

宋資治通鑑卷四十四

十八

天下雖得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蒙古主深然之由
是文臣漸進用矣 李全自還楚即厚募人爲兵不
限南北天長民保聚爲十六砦比歲失業官賑不繼
壯者亦皆就募射陽湖浮居者數萬家家有兵仗侵
掠難制其豪周安民谷汝礪王十五長之亦蠶結水
砦以觀成敗全知東南利舟楫謀習水戰米商至悉
併舟糴之留其航工以一教十又遣人泛江湖市桐
油粘厚募南匠大治舩艇船自淮口入海相望時
時試舟于射陽湖及海洋復以糧少爲難遣海舟自
蘇州洋入平江嘉興告糶實欲習海道以規畿甸然

以山東經理未定而歲貢蒙古者不可缺故外恭順
朝廷以就錢糧因以質貨輸蒙古朝廷亦以全往來
山東得以少寬北顧之憂遣餉不絕全因縱游說于
朝復請建闢山陽又遣使入金且欲銷朝廷兵備乃
遣軍士穆春潛入京師皇城縱火焚御前軍器庫於
是先朝兵甲盡喪全欲先據揚州以渡江分兵徇通
泰以趨海其下皆曰通泰鹽場在焉莫若先取爲家
計且使朝廷失鹽利全欲朝廷不爲備且雖反而不
敢遽絕其給乃挾蒙古李宣差宋宣差以恟疑虛喝
而蒙古實未嘗資全兵其李宣差則青州賣藥人也

宋資治通鑑卷四十四

十九

朝廷雖知其姦姑事苟安不之詰及全糶麥丹過鹽
城知揚州翟朝宗嗾尉兵奪之全怒以捕盜爲名水
陸數萬徑擣鹽城戍將陳益樓強知縣陳遇皆遁全
入城擄之朝宗倉皇遣幹官王節懇全退師全不許
留鄭祥董及守鹽城而自提兵還楚州以狀白于朝
曰遣兵捕盜過鹽城縣令自棄城遁去慮軍民驚擾
不免入城安衆 夏五月朝廷乃授全節鉞令釋兵
命制置司幹官往諭之全曰朝廷待我如小兒啼則
與果不受制命朝廷爲罷朝宗命通判趙敬夫攝州
事趙范趙葵深以全必反爲慮累疏力言之史彌遠

不納 秋八月武仙既歸金金復封爲恒山公置府
衛州蒙古史天澤合諸軍圍之金將完顏合達帥衆
來援蒙古諸軍皆北天澤獨以千人繞出其後諸軍
合攻之仙遁去屯胡嶺關天澤遂取衛州 李全造
舟益急至發塚取黏板煉鐵錢爲釘熬囚脂擣油灰
列炬繼獸招沿海亡命爲水手又給趙敬夫以蒙古
爲辭邀增五千人錢糧求誓書鐵券朝廷猶遣餉不
絕全得米即自轉輸淮海入鹽城以贍其衆他軍士
見者曰朝廷唯恐賊不飽我曹何力殺賊射陽湖人
至有養北賊戍淮民之語聞者太息全又遣人以金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四

二十一

牌誘脇周安民等造浮橋于淮口以便鹽城往來時
史彌遠多在告諸執政又不以爲意獨鄭清之深憂
之力勸帝討全冬十月帝乃以趙善湘爲制置江淮
使許便宜從事然猶有內圖進討外用調停之說惟
趙范趙葵兄弟力請進兵討之 初蒙古使幹骨樂
至陝西議和金行省移刺蒲阿紇右烈牙吾答等懼
其泄事機留之及蒲阿既解慶陽之圍志意驕滿乃
遣幹骨樂還謂之曰我已準備軍馬能戰則來幹骨
樂還見蒙古主白之蒙古主怒即與其弟拖雷帥衆
入陝西翱翔京兆同華之間破諸城砦柵六十餘所

遂趨鳳翔金以平章政事完顏合達及移刺蒲阿行
省闔鄉以備潼關 十二月壬戌李全寇揚州全突
至灣頭揚州副都統丁勝拒之全乃攻城南門趙敬
夫得史彌遠書許增萬五千石糧勸全歸楚州即遣
劉易就全壘示之全笑曰丞相勸我歸丁都統與我戰
非相給邪擲書不受敬夫恐亟發牌印進趙范于鎮
江范亦刻日約葵葵帥雄勝寧淮武定疆勇四軍萬
四千赴之時全引兵攻泰州知州宋濟迎降全入坐
郡治盡收其子女貨幣將趨揚聞范葵已入揚城乃
鞭鄭衍德曰我計先取揚州渡江爾曹勸我取通泰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四

二十一

今二趙已入揚州矣江其可渡邪旣而曰今惟有徑
趨揚州耳遂分兵守泰而悉衆攻揚州至灣頭立砦
據運河之衝使胡義將先鋒駐平山堂以俟三城機
便全攻東門葵親搏戰全將張友呼城門請葵出與
全隔濠立馬相勞苦問全來何爲全曰朝廷動見猜
疑今復絕我糧餉我非背叛索錢糧耳葵曰朝廷待
汝以忠臣孝子而乃反戈攻陷城邑朝廷安得不絕
汝錢糧汝云非叛欺人乎欺天乎全無以對彎弓抽
矢向葵而去自是屢戰全兵多敗全每云我不要淮
上州縣渡江浮海徑至蘇杭孰能當我然全志吞揚

州三城而兵每不得薄城下宗雄武獻策曰城東素無薪且儲蓄爲總領所支借殆盡若築長圍三城自困全乃悉衆及驅鄉農凡數十萬列砦圍三城制司總所糧援俱絕范葵命三城諸門各出兵劫砦舉火爲期夜半縱兵衝擊賊甚衆自是全一意長圍以持久困官軍不復薄城全張蓋奏樂于平山堂布置築圍范令諸門以輕兵牽制親帥將士出堡砦西攻之全分兵諸門鏖戰自辰至未殺傷相當明日范出師大戰獲全糧數十艘葵亦戰敗之乙丑以鄭浦之叅知政事喬衍簡同簽書樞密院事 詔史彌遠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四

二十五

十日一赴都堂治事 丁卯立皇后謝氏天台人丞相深甫之孫也生而鰲黑腎一目父渠伯早世產業破壞后躬親汲飴帝即位議擇中宮楊太后以深甫有援已功命選謝氏女謝氏獨后在室兄弟欲納入宮諸父擇伯不可曰即奉詔納女當厚奉資裝異時不過一老官嫗事奚益會元夕縣有鵲來巢燈山衆以爲后妃之祥擇伯不能止乃共送后就道后旋病疹良已膚脫坐白如玉醫又藥去醫遂與賈涉女同入宮賈女有殊色帝欲立之太后曰謝女端重有福宜正中宮左右亦相竊語曰不立真皇后乃立假皇

后邪帝不能奪賈妃專寵後官后處之裕如不以介懷太后益賢之帝禮遇日加

宋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四 終

卷四十四

二十五

成擒矣乃悉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為賊所易者
 張其旗幟以易之全望見喜謂李宋二宣差曰看我
 掃南軍官軍見賊突闕而前亦不知其為全也范摩
 兵並進葵親搏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
 入土城李虎軍已塞其甕門全竄從數十騎北走葵
 率諸將以制勇寧淮二軍蹙之全趨新塘新塘自決
 水後淖深數尺會又晴浮戰塵如燥壤全騎過之皆
 陷淖中不能自拔制勇軍追及奮長鎗三十餘亂刺
 之全呼曰無殺我我乃頭目群卒碎其尸而分其鞍
 馬器甲并殺三十餘人皆將校也全死餘黨欲潰國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五 一

與渭北軍交戰比晚收軍入關不復顧鳳翔矣蒙古
 遂取鳳翔合達蒲阿遷京兆民于河南使完顏慶山
 奴戍之丁丑以喬行簡簽書樞密院事 金完顏
 陳和尚敗蒙古將速木臺于倒回谷 趙范趙葵復
 帥步騎十萬攻鹽城屢敗賊衆遂薄淮安城殺賊萬
 計焚二千餘家城中哭聲震天五月淮安五城俱破
 斬首數千燒砦柵萬餘家淮北賊歸赴援舟師又勦
 擊焚其水柵夷五城餘址賊始懼王叟趙必勝全子
 才等移砦西門與賊大戰又破之全妻楊氏謂鄭術
 德曰二十年梨花槍天下無敵手今事勢已去撐拄
 不行汝等未降者以我在故爾遂絕淮而去其黨即
 遣馮均等納款軍門趙范許之淮安遂平 國安用
 從李全妻楊妙真走山東降于蒙古蒙古以為都元
 帥行省山東 初金降人李鼎國言于蒙古拖雷曰
 金遷汴將二十年其所恃以安者潼關黃河耳若出
 寶鷄以侵漢中不一月可達唐鄧大事集矣拖雷然
 之至是白于蒙古主蒙古主乃會諸將期以明年正
 月合南北軍攻汴遣拖雷先趨寶鷄速不罕來假道
 淮東以趨河南且請以兵會之秋七月至沔州青野
 原統制張宣殺之拖雷聞速不罕死曰宋自食言

盟葉好今日之事曲直有歸矣 八月己未蒙古拖雷分騎兵三萬入大散關攻破鳳州徑趨華陽屠洋州攻武休開生山截焦崖出武休東南遂圍興元軍民散走死于沙高者數十萬分軍而西西軍由別路入沔州取大安軍路開魚鰲山徹屋為筏渡嘉陵江入關堡並江趨葭萌畧地至西水縣破城寨百四十而還東軍屯于興元洋州之間以趨饒風關 蒙古主以耶律楚材為中書令楚材奏諸路州縣長吏專理民事萬戶府專總軍政課稅所專掌錢穀各不相統攝者為令又舉鎮海粘合與之同事權貴不得志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五

四

燕京路長官石抹咸得下激怒皇叔幹真使奏楚材用南朝舊人恐有異志不宜重用因誣構百端必欲寘於死地鎮海粘合重山等懼讓楚材曰何為強更張必有今日事楚材曰立朝廷以來每事皆自我為諸公何預焉若果獲罪我自當之蒙古主察幹真之誣逐其使者已而咸得下為人所訴帝命楚材鞫治楚材奏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諍今方有事南方他日治之未晚也蒙古主私謂近臣曰楚材不校私讐真寬厚長者汝曹當效之蒙古主至雲中諸路所貢課額銀幣及倉廩物斛文簿具陳于前悉符楚材所奏

之數笑曰卿何道使錢幣流入如此即日授以中書省印俾領其事無巨細一以委之 九月丙戌夜臨安火延及太廟三省六部御史臺秘書省玉牒所惟丞相史彌遠府獨存蓋殿帥馬榘率衛卒力救之也帝素服減膳徹樂宰執降官封一等太常少卿兼正國史院編修官李心傳上疏言宗廟之制未合于古茲緣災異宜舉行之詔兩省待從臺諫集議之遂求直言籍田令徐清叟上疏乞為濟王置後以和異氣帝不省 蒙古主圍金河中急金完顏慶山效棄京兆東還簽樞草人訛可元帥板子訛可懼軍力不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五

五

足截故城之半以守蒙古築松樓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地穴百道並進晝夜力戰樓櫓俱盡白戰又半月力竭城陷草人訛可猶親搏戰數十合始被擒就死板子訛可以敗卒三千奪船走閩鄉初板子訛可在鳳翔為監戰奉御六兒所制有隙及攻河中總帥同赴召六兒遂譖訛可奉旨防秋畏怯違避金主信之至是怒其不能死節因杖殺之兩訛可皆內族一得賊好以草火燒之一嘗誤呼中宮牙牌為板子故時人因以別之 冬十月蜀口諸郡陷于蒙古四川制置使桂如淵逃歸詔以李璫為四川制置使知

成都府趙彥呐副之知興元府初彥呐治西和五年安丙待之甚厚崔與之以彥呐大言無實必誤國事不可付以邊疆屢以為言朝廷不從。蒙古伐高麗以其殺使者著古也。十一月蒙古拖雷攻饒風關入之由金州而東將趨汴京民皆入保城走險阻以避之。金主召宰執臺諫入議皆曰北軍冒萬里之險歷二年之久方入武休其勞苦已極為吾計者以兵屯睢鄭昌武歸德及京畿諸縣以大將守洛陽潼關懷孟等處嚴兵備之京師積糧數百萬斛令河南州郡堅壁清野彼欲攻不能欲戰不得師老食盡不擊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五

六

自歸矣。金主太息曰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鬻妻子以養軍士今敵至不能迎戰徒以自保京城雖存何以為國天下其謂我何朕思之熟矣存亡有天命不負吾民可也乃召諸將屯襄鄧十二月合達蒲阿帥諸軍入鄧州楊沫衍陳和尚武僂兵皆會之遂出屯順陽拖雷將兵渡漢江合達蒲阿召諸將議由光化截江與戰及放之渡而後戰孰是張惠安得水皆曰截江便縱之渡則我腹空虛必為所潰蒲阿曰使彼在沙磧且當往求之况自來乎未幾蒙古兵畢渡合達蒲阿始進至禹山分據地勢列步卒于山

前騎士于山後蒙古兵觀之竟不前陣散如鴈趨轉山麓出金騎兵之後分三隊而來合達曰今日之勢未可戰也俄而蒙古騎兵突前金兵不得不戰短兵接三合蒙古兵少却其在西者望蒲阿親軍環繞甲騎後而突之金蒲察定住力戰始退合達曰彼衆號三萬而輜重居其一今相持二三日彼不得食若乘其卻而擁之必勝矣蒲阿曰江路已絕黃河不水彼入重地將安歸乎何以速為遂不逐明日蒙古兵忽不見邏騎還始知在光化對岸棗林中晝作食夜不下馬已四日林外不聞音響合達蒲阿議入鄧州就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五

七

糧辰已間到林後蒙古忽至合達蒲阿迎戰交接之際蒙古以百騎邀兩行省輜重而去金兵幾不成列逮夜二鼓合達蒲阿乃入鄧州城懼軍士迷路鳴鐘招之合達蒲阿隱其敗以大捷聞百官表賀諸將相置酒省中左丞李蹊且喜且泣曰非今日之捷生靈之禍可勝言哉蓋以為實然也於是民保城壁者皆散還鄉社不數日蒙古游騎突至多被俘獲 新作 太廟

紹定五年春正月己丑以孟珙為京西兵馬幹轄屯棗陽初珙父宗政知棗陽招唐鄧蔡州壯士二萬餘

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統之衆不服制置司以琪代海
琪分其軍爲三衆皆帖然琪又勅平壤于秦陽自城
至軍西十八里由八壘河經漸水側水跨九阜建通
天槽八十有三丈溉田十萬頃立十莊三轄使軍民
入屯邊儲豐物琪又命忠順軍家自畜馬官給芻粟
馬益蕃息至是以毋憂起復駐劄秦陽 壬戌以史
嵩之爲京湖安撫制置使知襄陽府 蒙古窩闊台
自白坡渡河次鄭州使其將速不臺圍金汴京金主
召羣臣議尚書令史楊居仁請乘其遠至擊之平章
白撒不從而遣麻斤出等部民丁壯萬人開短堤決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五

八

河水以衛京城命來奔撤合將步騎三萬巡河渡起
近京諸色軍家屬五十萬口入京城蒙古主用西夏
人恤可計自河中由河清縣白坡渡河遣人馳報拖
雷以師來會來奔撤合行至封丘而還蒙古主入鄭
州遣速不臺攻汴城金主召群臣議所守有言木虎
高琪所築裏城決不可守外城決不可棄於是決計
守外城命修樓櫓器具將遷避之民充軍又召在京
軍官於上清宮平日防城得功者截長補短假借而
用得百餘人又得京東西沿河舊屯兩都尉及衛州
義軍凡四萬并丁壯二萬分置四面每面選千名飛

虎軍以專救應然亦不能軍矣金主命翰林學士趙
秉文爲敕文改元布宣悔悟哀痛之意指事陳義辭
情俱盡聞者莫不感勵洛陽人至於慟哭 蒙古兵
自禹山之戰散漫而北所過州縣無不降破遂自唐
州以趨汴京金完顏合達移刺蒲阿自鄧州赴援步
騎十五萬蒙古以騎三千尾之合達等謀曰敵兵止
三千而我不戰是弱也金軍至鈞州沙河蒙古兵不
戰而退金軍方盤營蒙古兵復來襲金軍不得休息
食飲且行且戰至黃榆店望鈞州二十五里雨雪不
能進忽有旨云兩省軍悉赴京師合達等遂發蒙古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五

九

兵自北渡者畢集前後以大樹塞道金將楊沭衍奪
路得之金軍遂進次于三峰山軍士有不食至三日
者蒙古兵與河北兵合四面圍之燬薪燔肉更迭休
息乘金困憊乃開鈞州路縱之走而以生兵夾擊之
金軍遂潰聲如崩山武僊率三十騎入竹林中遂走
密縣楊沭衍焚澤張惠步持大鎗奮戰而死合達知
大事已去欲下馬戰而蒲阿已失所在合達乃與陳
和尚等以數百騎走入鈞州蒙古主在鄭州聞拖雷
與金相持遣口溫不花赤老溫等赴之至則金軍已
潰於是乃合攻鈞州墮其城外合達遣蒲室中城破

蒙古兵發而殺之因揚言曰汝家所恃惟黃河與合達耳今合達爲我殺黃河爲我不降何待陳和尚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蒙古兵士以數騎夾之請掩雷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大昌原衛州倒回谷之勝皆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蒙古兵欲其降不肯乃斫足脛折之割口吻至耳噴血而嘔至死不屈蒙古將有義之者以馬漣醉而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蒲阿走蒙古兵追躡擒之械至官山掩雷欲降之往復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五

十一

數百言終不從唯曰我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內死耳遂殺之金之健將銳卒自是俱盡不復可爲矣初金聞蒙古入饒風關遣徒單兀典行省關鄉以備潼關徒單百家爲關陝總帥便宜行事百官馳入陝榜縣鎮遷入大城糧斛輜重聚之陝州近山者入山寨避兵會阿里合轉旨召兀典援汴二月兀典遂與潼關總帥納合合閏秦監總帥完顏重喜等帥軍十一萬騎五千盡撤秦藍諸關之備從號入陝同華閩鄉一帶軍糧數十萬斛備關船二百餘艘皆順流東下俄聞蒙古兵近糧皆不及載船悉空下復盡起州

民運靈寶礮石倉粟會蒙古游騎至殺掠不可勝計金守將李平以潼關降于蒙古兵遂長驅至陝兀典發閩鄉軍士各以老幼自隨由西南徑入大山冰雪中路積雪晝日凍糶泥淖及脛隨軍婦女棄擲老幼哀號盈路行至鐵嶺欲戰而饑憊於是重喜先降蒙古斬之于馬前金兵遂大潰兀典合閩從數十騎走山谷間追騎及之皆被殺蒙古取金睢州遂圍歸德府金行省右丞女魯歡命經歷葉鼎錫守禦禹錫竭其材智故得不陷金復以完顏賽不爲左丞相

宋資治通鑑

卷之四十五

十一

先是完顏賽不謂都事南衙曰古來宰相必用文人以其知爲相之道賽不何所知使居此位吾恐他日史官書某時以某爲相而國亡遂請致仕至是蒙古攻汴日急財匱援絕金主大懼平章政事白撒以爲勢必講和議定則首相當往爲質乃力請金主起復賽不爲相且括汴京軍民二十萬分隸諸帥三月蒙古立砲攻洛洛城中唯三峰潰卒三四千及忠孝軍百餘守禦而已留守撤合輦疽發于背不能軍遂投濠水死已而元帥任守貞復立府事及守貞援汴河南人共推韓仲爲府僉事領所有軍二千五百

人蒙古兵圍其三四面，插衣帛為幟，立之城上。率士卒赤身而戰，以壯士數百往來救應，大呼以慙子軍。為號其聲勢，與萬眾無異。兵器已盡，以錢為鏃，得蒙古兵一箭，截而為四，以筒發之。又創過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外，所擊無不中。俾奔走四應，所至必捷。蒙古益兵力攻，凡三月餘，不能拔，乃退。蒙古主將北還，遣使自鄭州至汴，諭金主降。且索翰林學士趙秉文、衍聖公孔元措等二十七家及歸順人家屬，移刺蒲阿妻子，并綉女、鷹人等。金主乃封荆王守純子訛可為曹王，命尚書左丞李蹊送之。蒙古為

宋資治通鑑

卷之四十五

十二

質以請和，諫議大夫裴滿阿虎帶為講和使，未行。蒙古速不臺聞之，曰：「我受命攻城，不知其他也。」乃立攻具，沿濠立木柵，驅漢俘及婦女老幼負薪草填濠。頃刻平十餘步。平章白撒以議和不敢與戰，城中喧闐。金主聞之，從六七騎出端門，至舟橋時，新雨，淖車駕忽出，都人驚愕，失措，俱跪於道。候老幼遮擁，至有誤觸金主衣者，少頃宰相從官皆至，進笠不受，曰：「軍中暴露，我何用此？」西南軍士五六十輩進曰：「北兵填濠過半，平章傳令勿放一鏃，恐壞和事，豈有此計？」取金主曰：「朕以生靈之故，稱臣進奉，無不順從。止有一子

卷未長成，今往作質子矣。汝等畧必待曹王出，鞞輒不退。汝等死戰未晚，是日曹王行，蒙古兵併力進攻。金龍德宮造砲石，取良嶽太湖靈壁假山為之，大小各有斤重，其圓如燈毬之狀。蒙古兵用砲，則不然，破大礮或碌礮為二三，皆用之。攢竹砲有至十三稍者，餘砲稱是。每城一角置砲百餘枚，更迭上下晝夜不息。數日石幾與裏城平，而城上樓櫓皆故宮及芳華王溪所斫大木為之，合抱之木，隨擊而碎。以馬糞麥秸布其上，綱索旃褥固護之，其懸風板之外，皆以牛皮為障。蒙古兵以火砲擊之，隨即延燒，不可撲救。父

宋資治通鑑

卷之四十五

十三

老所傳周世宗築京城，取虎牢土為之，堅密如鐵，受砲所擊，唯凹而已。蒙古兵塚外築城圍百五十里，城有乳口樓櫓，壕深丈許，闊亦如之。約三四十步置一鋪，鋪置百許人守之。初白撒命築門外短牆，委曲狹隘，容三二人得過，以防蒙古兵奔門及被攻，諸將請乘夜斫營，軍乃不能猝出。比出已為蒙古所覺，後又募死士千人，穴城由濠徑渡，燒其砲座。城上懸紅紙燈為應，約燈起渡濠，又為蒙古所覺，又放紙為置文書其上，及蒙古營則斷之，以誘被俘者。識者謂宰相欲以紙為紙燈，退敵難矣。時有火砲名震天雷者，用

鐵錐盛藥以火點之砲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
所獲圍半畝已上火點着鐵甲皆透蒙古又為牛皮
洞直至城下掘城為龕間有容人則城上不可奈何
矣人有獻策者以鐵繩懸震天雷順城而下至掘處
火發人與牛皮皆碎逆無迹又有飛火槍注藥以火
發之輒前燒十餘步人亦不敢近蒙古惟畏此二物
蒙古攻城十六晝夜內外死者以百萬計於是金主
母明惠皇后陵被發速不臺知不可取乃為好語曰
兩國已講和更相攻取金人因就應之乃遣戶部侍郎
楊居仁出宜秋門以酒炙犒蒙古兵且以金帛珍
宋資治通鑑 卷之四十五 十四

異賂之夏四月速不臺乃許退兵散屯河洛之間叅
政赤盞合喜以守城為已功欲率百官入賀叅政內
族思烈曰城下之盟春秋以為耻况以罷攻為可賀
耶合喜怒曰社稷不亡君后免難汝等不以為喜耶
乃命趙秉文為表秉文曰春秋新宮災三日哭今園
陵如此酌之以禮當慰不當賀事乃已金主御端門
肆赦改元天興詔內外官民能完復州郡者功賞有
差出金帛酒炙犒餼軍士減御膳罷冗員放宮女上
書不得稱聖改聖旨為制旨釋衛紹王族禁錮汴京
解嚴步兵始出封丘門外采蔬薪 金平章政事完

頗自撤懼怯無能性復貪鄙軍士怨憤其不戰自撤
不自安謂尚書令史元好問曰我妨賢路久矣得退
為幸為我撰乞致仕表頃之金主已遣使持詔至其
第令致仕軍士猶欲殺之白撒懼一夕數遷金主以
親軍二百陰為之衛軍士無以泄其憤遂相率毀其
別墅而後已 五月金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諸門出
柩九十餘萬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尋以疫後園戶
僧道醫師溺棺者擅厚利命有司倍征之以助國用
六月金徐州歸兵總領王祐張興都統封德等夜
燒草場作亂遂行省徒軍益都蒙古國安用率兵入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五 十五

徐執祐等斬之以封德為元帥生徐州事 秋七月
丁酉以陳貴誼同簽書樞密院事 金飛虎卒田福
等殺蒙古行人唐慶等三十餘人于館金主不問和
議遂絕 蒙古國安用既得徐州金宿州東面總帥
劉安國邳州杜政皆以州歸之安用遂據三州蒙古
帥阿木魯聞之怒曰此三州我當取安用何人輒受
其降遣將張進率兵入徐欲圖安用奪其州安用懼
乃與徐州總帥王德全劫殺張進及海州元帥田福
等數百人與楊妙真絕乃還邳州會山東諸州及徐
邳宿三州主帥刑白馬結盟誓歸金既盟諸將皆散

去安用無所歸遂同德全安國因宿州從宜衆僧奴
自通于金衆僧奴以聞未報而安用率兵萬人攻海
州未至衆稍散去安用自知失計於是復金衣冠楊
妙真怒安用叛已又懼爲所害乃悉屠安用家屬走
還青州安用遂選兵分將期必得楊妙真金主遣近
侍直長因世英等持手詔至邳封拜安用爲克王仍
賜姓名完顏用安行東京尚書省事且以空頭河朔
山東赦文使得便宜從事安用始聞使至猶豫未決
遣迎使者監于州廨問所以來使者對以封建事安
用意頗順明日出見使者跪揖如等夷坐定語世英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五

十六

曰子向隨韃靼兵攻汴嘗於開陽門下與侯摯議內
外交擊此時韃靼病死者衆十七頭領皆在京城若
從吾言出軍中興久矣朝廷無一敢決者今日悔將
何及言竟而起因使人取金所賜物遍觀之喜見顏
色乃設宴拜受如儀令主事常謹隨世英奉表入謝
金主復遣世英賜以鐵券虎符龍文衣玉魚帶及郡
王宣世襲千戶宣各十聽同盟可賜者賜之世英過
徐德全安國說之曰朝廷恩命豈宜出自安用郡王
宣吾二人最當得者乞就留之世英乃留郡王宣世襲
千戶宣各二由是與安用有隙 初三峰之敗金桓

山公武德走南陽收潰軍得十萬人屯留山汴京被
圍金主詔僊與鄧州行省完顏思烈擊昌總帥完顏
忽斜虎合兵入援僊至密縣東遇蒙古兵即按軍肩
山店報思烈曰阻間結營待僊至俱進思烈急欲至
汴不聽金主又命樞密使赤蓋合喜帥師應僊八月
思烈等至京水蒙古乘之不戰而潰僊衆亦散走還
留山合喜屯中牟三日間思烈軍潰即夜棄輜重馳
還被劫廢居汴常鞅鞅不樂後爲崔立所殺 閏九
月庚戌彗出于角帝避殿減膳徹樂詔中外臣僚指
陳缺失無有隱諱諸路監司察守令之貪廉仁暴及

宋資治通鑑

卷之四十五

十七

民間利便疾苦以聞 高麗盡殺蒙古所署達魯花
赤帥衆入海島蒙古撤里塔伐之卒于軍 金主以
和議既絕懼兵再至乃復僉民爲守禦備遂括汴京
粟以完顏珠顆等主之置局以推舉爲名珠顆諭民
曰汝等當從實推舉果如一旦糧盡令汝妻子作軍
食復能吝否既而罷括粟復以進奉取之且賣官及
令民買進士策前御史大夫內族金周復覲進用建
言京城括粟尚可得百萬石金主乃命合周爲參知
政事與左丞李蹊復括之合周先令各家自實壯者
存石有三斗幼者半之仍書其數門首敢有匿者以

升斗論罪京城三十六坊各選深刻者主之完顏人
住尤酷暴有寡婦二口實荳六斗內有蓬子約三升
父住笑曰吾得之矣執寡婦以令衆婦泣懇曰妾夫
死于兵姑老不能爲養故雜蓬糝以自食耳非敢以
爲軍儲也且三升六斗之餘也父住不聽竟杖死聞
者股栗盡棄其餘于糞溷中或白于李暎蹊輿感曰
白之叅政及白合周合周曰人云花又不損蜜又得
成余謂花不損何由成蜜且京城危急今欲存社稷
邪存百姓邪衆莫敢言所括不能三萬斛而滿城蕭
然死者相枕貧富束手待斃而已遂至人相食金主
宋資治通鑑 卷之四十五 十八

世顯代之世顯勵志自奮糧械精贍 十一月金完
顏用安欲圖山東累徵兵于徐宿王德全劉安國不
應會金主以密詔徵兵東方用安因聲言入援駐師
徐州城下以招德全德全不出殺封僊而遣杜政出
城會劉安國與宿帥衆備效引兵入援至臨潢用安
遣人殺安國因攻徐州三月不能下退歸漣水以軍
食不給來乞糧朝廷陽許之用安即日改從宋衣冠
而陰通于金糧乏卒多流亡 十二月丙午皇太后
楊氏崩 蒙古再遣王檝來京湖議夾攻金史嵩之
以聞朝臣皆以爲可遂復讐之舉獨趙范不喜曰宣
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堅迄以取禍不可不鑒帝不從
命嵩之報使許之嵩之乃遣鄒伸之往報蒙古許俟
成功以河南地來歸 金主守緒以汴京糧盡援絕
勢益危急召諸臣入議或言歸德四面皆水可以自
保或言宜沿西山入鄧或言設欲入鄧蒙古速不臺
在汝州不如取陳蔡路轉往鄧州金主未決乃起院
判白華爲右司郎中間之華言歸德城雖堅久而食
盡坐以待斃決不可往既汝州有速不臺則鄧州亦
不可往計今事勢當直赴汝州與之一決汝州戰不
如半途戰半途戰不如出城戰蓋我軍食力猶在也

若出京益遠軍食益減馬食野草事益難矣若我軍
使得戰存亡決此一舉外則可以激三軍之氣內則
可以慰都人之心或止為避遷之計人心顧戀家業
未必毅然從行可詳審之金主不從而集軍士於大
慶殿諭以京城食盡今擬親出諸將佐合辭奏曰聖
主不可親征止可命將金主欲以蒲察官奴為馬軍
帥高顯為步軍帥劉益副之三人者欲奉命參政內
族訛出曰汝輩把執不知高下國家大事敢易承取
眾默然唯官奴曰若將相可了何至使我輩事亦中
止遂以右丞相賽不平章白撒右副元帥訛出左丞

宋資治通鑑 卷之四十五 二十一

相李蹊元帥左監軍徒單正家等帥諸軍扈從參政
奴申樞副兼知開封府樞阿不裏城四面都總領珠
顆外城元帥東面把撒合南面木申唻住西面崔立
北面字木魯貫奴等留守乃發府庫及內府器皿官
人衣物賜將士民間閩傳車駕往歸德軍士家屬留
汴目今食盡坐視城中俱餓死矣縱能至歸德軍馬
所費支吾復得幾許日金主使賽不宣言曰前日巡
狩之議為白華改今往汝州索戰矣金主發汴京與
太后皇后妃主別大慟至開陽門詔諭留守兵士曰
社稷宗廟在此汝等壯士毋以不預進發之數便謂

原缺第二十一、二十二葉

日許又遣使迎兩宮民間皆謂國家欲棄京城相公
何以處之習捏阿不曰吾二人惟有一死爾好問曰
死不難誠能安社稷救生靈死可也如其不然徒欲
以一身飽五十紅衲軍亦謂之死耶習捏阿不不答
時兩宮已出至陳留見城外二三處火起疑有兵復
馳還汴京明日崔立拔劍指完顏婁申及習捏阿不
曰京城危困已極二公坐視何也二相曰有事當好
議之何處如是立麾其黨先殺習捏阿不次殺婁申
及左司郎中納合德輝等十餘人即諭百姓曰吾為
二相閉門無謀今殺之為汝一城生靈請命眾皆稱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五 三十三

快立遂勒兵入宮集百官議所立立曰衛紹王太子
從恪其妹公主在北兵中可立之乃遣其黨孽孛以
太后命往召從恪至以太后誥命為梁王監國百官
拜舞立自為太師都元帥尚書令鄭王弟倚為平章
政事侃為殿前都點檢其黨皆拜官元好問亦為左
右司員外郎遂送款請速不臺軍速不臺至青城立
服御衣儀衛往見之速不臺喜飲之酒立以父事之
還城悉燒樓櫓速不臺益喜始信其實降也立託以
軍前索隨駕官吏家屬軍民子女聚之省中親閱之
日亂數人猶以為不足乃禁民間嫁娶有以一女之

故致數人死者未幾遷梁王及宗族近屬于宮中以
版心守之限其出入以荆王府為己私第取內府珍
玩克實之群小附和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書省命
翰林直學士王若虛為文若虛私謂好問曰今召我
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為愈然
我姑以理論之乃謂奕曰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為
言奕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靈百萬非功德乎若虛
曰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
以城降則朝官皆出其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為主帥
頌功德而可取信于後世者乎奕雖殘虐聞之不能

宋資治通鑑卷四十五

三十四

對而去事遂得已 蒙古圍金臺州 三月金主在
歸德隨駕親軍及河北潰軍漸集有盡女魯權懼不
能給白于金主乞遣出城及就糧于徐陳宿三州金
主不得已從之止留元帥蒲察官效忠孝馬軍四百
五十人馬用軍七百人於城中諸軍既出城金主召
官效謂曰女魯歡盡散衛兵卿當小心官效以馬用
本歸德小校一旦拔起心常輕之又以金主時獨召
用計事而不及已因謀圖用時蒙古忒木解圍臺州
且日遣兵薄歸德民心搖搖官效請北渡河再圖恢
復女魯歡沮之官效不悅乃私與兒龍用安謀邀金

主幸海州金主不從官效積忿異志益定李蹊以聞
金主深憂之乃諭馬軍總領紇石列阿里合內族習
顯陰察其動靜阿里合反以金主意告官效金主復
懼官效馬用相圖因以為亂命宰執置酒和解之馬
用即撤備官效乘隙率眾攻用殺之遂以卒五十人
守行宮劫朝官聚於都水毛花輦宅以兵監之驅女
魯歡至其家悉出所有金貝然後殺之乃遣都尉馬
實被甲持刃直長把奴申於金主前金主擲所握
劍于地謂實曰為我言于元帥我左右止有此人且
留待我實乃退官效因大殺朝官李蹊以下凡三百

宋資治通鑑卷四十五

三十五

人軍士死者三千人薄暮官效提兵入見曰女魯歡
等反臣殺之矣金主不得已暴女魯歡罪而以官效
權叅知政事

宋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五終

宋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六

竹添

宋紀四十六

起紹定癸巳盡端平未凡二年有奇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

孝皇帝三

夏四月葬蒸聖仁烈皇后于永茂陵 金雀立以天子袞冕后服進于速不臺又括在城金銀搜索薰灌訊掠慘酷貴族富人不堪其毒竊相語曰攻城之後七八日中諸門出羣者凡百萬人少不早預其數而值此也立時與其妻遺金主乳母入歸德招降立遂以太后王氏皇后徒單氏梁王及荆王守仁諸妃嬪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六

一

凡車三十七兩宗室男女五百餘人衍聖公孔元措名儒梁陟及三教醫流工匠綉女赴青城速不臺遣使言于蒙古主曰此城相抗日久士卒多傷請屠其城耶律楚材聞之馳見蒙古主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爭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蒙古主未許楚材又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及官民富貴之家皆聚此城殺之則一無所得是徒勞也乃詔除完顏氏一族外餘皆原免時避兵在汴者尚百四十萬戶皆得保全遂為定制 金唐鄧行省武僊次于順陽與唐州守將武末錫鄧州守將移刺瑗相犄角謀

迎金主入蜀遂犯光化其鋒甚銳孟珙逼天錫壘一鼓拔之壯士張子良斬禾錫首以獻將士四百餘人又敗金人于呂堰俘獲不可勝計遂攻順陽武僊敗走馬蹬山縣李英及申州安撫張林皆以城降移刺瑗孤立而懼遣使請降珙納之為易衣冠以賓禮見於是降者相繼珙言于史嵩之曰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思而立之長少壯籍為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以職事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嵩之從之 初衛州白公廟之潰金蒲察軍奴母為蒙古所獲金主命官奴因其母以討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六

二

請和官奴乃密與忒木解言欲劫金主以降忒木解信之還其母因定和計官奴乃日往來講議或乘舟中流會飲金主又密令官奴以金銀牌與來使而拘之遂定斫營之策五月五日癸亥軍中陰備火槍戰具官奴率忠孝軍四百五十八自南門登舟由東而北夜殺守隄邏卒徑至王家寺忒木解之營金主御北門緊舟待之慮不勝則走徐州四更接戰忠孝軍卻而復進官奴以小船分軍五千出柵外腹背攻之持火槍突入蒙古軍中忒木解不能支遂大潰溺死三千五百人官奴盡焚其柵而還遂直拜左副元帥

參知政事命習顯總軍以守亳州 金蒲察官奴既
敗忒木鯁勢益暴橫居金主于照碧堂禁近無一人
敢奏對者金主惟日悲泣語近侍云自古無不亡之
國不死之君但恨我不知人爲此奴所困耳於是內
侍局令宋珪奉御女柔烈先出吾子孫愛實等密謀
討官奴且聞蔡州城堅池深兵衆糧廣咸勸幸之以
救餓會蔡息陳頴等州便宜總帥烏古論鑄輸軍米
四百斛至歸德且請歸幸金主意遂決及官奴自毫
州還金主諭以幸蔡官奴力陳不可至於扼腕頓足
意趣叵測因出號于衆曰敢言南遷者斬衆以官奴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六

三

爲無君諷金主早爲計六月金主遂與珪等謀召宰
相議事而令完出伏于照碧堂間官奴進見完出
愛實追殺之忠孝軍聞變皆環甲完出請金玉親撫
慰之於是金主御雙門赦忠孝軍以安反側 金主
以強伸守中京有功降詔褒諭授中京留守又以參
政內族思烈自南山領軍十餘萬入洛行省事伸建
一堂於洛川驛東名曰報恩刻詔文于石願以死自
效已而蒙古自汴驅思烈之子于金昌府東門下誘
思烈降思烈命左右射之聞崔立之變病不能語而
死總帥烏麻答胡士代行省事伸行總帥府事月餘

糧盡軍民稍散蒙古兵復至陳于洛南伸陳于水北
蒙古韓元帥匹馬立水濱招降伸躍而射之韓奔還
陳率步卒數百奪橋伸部下一卒獨出拒之殺數人
伸即手解都統銀牌與之佩士卒氣復振初城外四
隅至五門內外皆有屏謂之迷蒐墮蒙古以五百騎
迫之伸率卒二百鼓譟而出蒙古退走胡士以蒙古
兵強即以輕騎挈妻子出奔蔡州於是鷹揚都尉獻
西門以降伸知城不能守率死士數十突東門出轉
戰至偃師力盡就執載以一馬擁迫而行將見蒙古
帥塔察伸語不遜兵卒因好語誘之曰汝能北面屈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六

四

膝當貸汝命伸不從左右持使北面伸拗項南向遂
殺之 金主守緒留元帥王壁守歸德遂走蔡州時
久雨朝士扈從者徒行泥水中掇青囊爲糧足脛盡
腫明日至亳州金主黃衣皂冠金兔鶻帶以青黃旗
二導前黃繖擁后從者二三百人馬五匹而已行
次城中父老拜伏道左金主遣內侍諭以國家滂養
汝輩百有餘年今朕無德令汝塗炭朕亦無足言者
汝輩無忘祖宗之德可也皆呼萬歲泣下留一日進
次毫南七十里避雨雙溝寺中蒿艾滿且無一人迹
金主太息曰生靈盡矣爲之一慟及入蔡父老邏拜

於道見金主儀衛蕭條莫不泣金主亦歎祕遂以完
顏忽紉虎爲尚書右丞總領省院事烏古論鎬爲御
史大夫總帥如故張天綱權叅知政事李木魯小囊
室簽書樞密院事忽紉虎有文武材事無巨細率親
爲之選士括馬繕治甲兵未嘗一日忘奉金主幸秦
鞏之志近侍又困睢陽幸卽汝陽之安皆娶妻營業
不願遷徙日夕進言西幸不便金主信之忽紉虎惟
深居燕坐瞑目大息而已時蒙古兵去蔡差遠商販
頗集金主安之命選室女備後宮及修建山亭爲將
息之所忽紉虎切諫乃止忽紉虎定進馬遷賞格得
宋資治通鑑 卷之四十六 五

窮乏悉取給于烏古論鎬鎬不能人滿其欲日夕交
譖于金主而以尚食闕供爲言金主遂疎鎬鎬以被
譖憂憤成疾多不視事 蒙古以孔无措襲封行聖
公從耶律楚材之請也 秋七月金武僊愛將劉儀
詣孟珙降珙問僊虛實儀言僊所據九砦其大砦石
尖山以馬蹬沙窩峭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
未可圖也若破離金砦則峭山沙窩孤立矣珙乃遣
兵攻離金掩殺幾盡是夕復令壯士僊王子山砦斬
金將首而出遂圍馬蹬殺戮山積遠至沙窩西與金
人遇大捷未幾丁順復破然默候里砦於是僊之九
砦六日破其七珙召儀曰此砦既破板橋石穴必震汝
能爲我招之乎儀請選婦人三百僊感懷招安勝
以往珙料僊勢窮蹙必上峭山絕頂窺視乃令樂文
彬駐軍其下已而僊衆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
四起僊衆失措枕籍岸谷山爲之赭殺其將兀沙惹
擒七百二十人棄鎧甲如山薄暮珙進軍至小水河
儀言僊謀往商州依險以守然老稚不願北去珙曰
進兵不可緩夜漏十刻召文彬等受方畧明日攻石
穴丙夜蓐食啟行辰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
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策馬直至石穴督兵進

攻自寅至巳遂破石穴僊走追及于鮎魚砦僊望見
易服而遁復戰于銀葫蘆山又敗之僊與五六騎奔
追之隱不見降其衆七萬琪還襄陽 八月蒙古都
元帥塔察兒使王檝至襄陽約攻蔡城史嵩之先以
兵會伐唐州金將烏古論黑漢戰死城遂降官軍駐
于息州之南降者日衆息州刺史烏古論忽魯懼請
益兵爲備金主以叅知政事揆然元典簽書樞密院
李木魯中婁望帥忠孝軍五百往援行金主諭之曰
北兵所以常取勝者恃北方之馬力就中國之技巧
耳我實難與之敵至於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六 七

千縱橫江淮間有餘力矣以忽魯畏縮命夾谷九住
代之塔察兒憚爾忽之從孫也 九月壬寅朔日有
食之 金使完顏阿虎帶來乞糧將行金主諭之曰
宋人負朕深矣朕自即位以來戒飭邊將無犯南界
邊臣有請征討者未嘗不切責之向得宋一州隨即
付與近淮陰來歸彼多以金幣爲贖朕若受財是貨
之也付之全城秋毫無犯清口臨陣生獲數千人悉
以資糧遣之今乘我疲弊據我壽州誘我鄧州又攻
茂唐州彼爲謀亦淺矣蒙古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
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

我連和所以爲我者亦爲彼也卿其以此意曉之阿
虎帶至朝廷不許 九月金主拜天于節度使廳群
臣陪從成禮金主戒諭之因賜卮酒酒未竟邏騎馳
奏敵兵數百突至城下將士踴躍咸請一戰金主許
之是日分兵防守四面及子城衆旣出接戰蒙古兵
奔潰塔察兒以數百騎復住城東金主遣兵接戰又
敗之自是蒙古不復薄城分竊住壘圍之冬十月史
嵩之命孟珙江海帥師二萬運米三萬石赴蒙古
之約塔察兒大喜益修攻具斷木之聲聞于城中城
中益恐往往竊議投降金忽紉虎日以國家恩澤君
元資治通鑑 卷四十六 八

臣分義撫循其民且營畫禦備未嘗入私室軍民感
奮始有固志南北兩軍以攻具薄城金盡藉民丁防
守民丁不足復括婦人壯健者假男子衣冠運木石
金主親出撫諭之金人自東門出戰孟珙遮其歸路
得降人言蔡城中饑珙曰已審矣當盡死守之以防
突圍珙與塔察兒約南北軍毋相犯塔察兒遣張柔
帥精兵五千薄城金人鈎二卒以去柔中流矢如蝟
珙麾先鋒救之挾柔以出明日珙殊死戰進逼柴潭
立柵潭上命諸將奪柴潭樓金人來爭諸軍魚貫而
上遂拔柴潭樓蔡州恃潭爲固外即汝河潭高於河

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
近將士疑畏琪召麾下飲酒再行謂曰某潭樓非天
造地設伏弩能射遠而不可射近彼所恃此水耳决
而汪之澗可立待遂鑿隄潭果决入汝水琪命實以
新葦蒙古亦决練江於是兩軍皆濟攻其外城破之
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穉熬為油號人油砲人不堪
其楚琪遣道士說止之金總帥李木魯中叟至帥精
銳五百夜出西門人荷束藁沃油其上將燒兩軍寨
及砲具蒙古兵先覺之伏于隱處挽強弩百餘火發
亦發金兵却走傷者甚眾叟僅以身免兩軍合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六

九

攻西城克之因墮其城先是忽斜虎命築寨浚濠為
備及西城墮兩軍皆未能入但於城上立柵自救忽
斜虎摘三面精銳日夕戰禦金人侍臣曰我為金
紮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無太過惡死無所
恨所恨者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絕與古荒淫暴亂
之君等為亡國獨為此介介耳又曰亡國之君往往
為人囚擊或為俘獻或辱於階庭閉之空谷朕必不
至於此卿等觀之朕志决矣以御用器血賞戰士已
而微服率兵夜出東城謀遁去及柵遇敵兵戰敗還
殺廐馬以犒將士然其勢不可為已金徐州節度

使郭野驢約源州叛將麻琮襲破徐州徐州將士以
蔡州被圍又迫于蒙古兵議出降賽不弗從恐被執
乃投河求死軍士援出之卒自縊死麻琮遂以州降
蒙古丙戌以史彌遠為太師左丞相鄭清為右
丞相兼樞密使薛極為樞密使喬行簡陳貴誼亦
知政事封史彌遠為會稽郡王奉朝請彌遠尋卒
彌遠拜左相一日以疾求解政詔彌遠有定策大功
勤勞王室宜加優禮於是授保寧昭信節度使充體
泉觀使封會稽郡王奉朝請二子一增五孫皆加官
秩越八日而卒彌遠為相凡二十六年用事專且久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六

十

權傾內外初欲反韓侂胄所為故收召賢才老成布
於朝廷及濟王不得其死論者紛起遂專任檢王以
居臺諫一時君子貶斥殆盡帝德其立已唯言是從
故恩寵終其身十一月刑部侍郎梁成大首黜
之提舉鴻禧觀刑部尚書兼給事中莫澤論成大暴
狼貪婪苟且無耻遂寢祠命既而臺臣交劾莫澤貪
淫伎害工部尚書李知孝侵欲無厭皆罷之蓋三人
皆黨附史彌遠排斥諸賢而成大尤心術嶮巇凡可
賊害忠良者率攘臂為之四方賂遺列置堂廡導賓
客觀之欲其效尤雖知孝亦鄙其為人至曰所不堪

者他日與成大同傳耳卒皆貶死天下快之 史彌遠卒帝始親政勵精求治鄭清之亦慨然以天下為已任收召賢才擢之朝廷下詔改明年紀元端平曾從龍宣繪免 帝親政五日即召洪咨夔為禮部員外郎入對帝問以今日急務咨夔言進君子退小人開誠心布公道因乞召用崔與之真德秀魏了翁帝納之翼日與王遠金拜御史咨夔謂遂曰朝無臺諫久矣要當極本原而先論之因上疏乞權歸人主政出中書以致治平之道且劾資政學士袁詔暨視善類諂附史彌遠詔奪詔祠祿又論趙善湘鄭損陳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六

十一

賅納賄史彌遠怙勢肆姦失江淮荆襄蜀漢人心罪狀顯著詔善湘有討李全功特寢免賅損皆落職十二月庚辰薛極免極與胡察輩子遺趙汝述附史彌遠最親用事時人謂之四本

端平元年春正月庚子朔蒙古兵以正旦會飲歌吹之聲四望相接城中饑窳嘆息而已孟珙見黑氣壓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鞍靴敗鼓皆糜煮且聽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斬敗軍全隊拘其肉以食故欲降者眾珙乃下令諸軍嚼枚分運雲檉布城下以攻之金自被

圍以來戰沒將帥甚眾至是禁近以及舍人牌印省隊部祿屬亦皆供役分守四城戊申蒙古兵鑿西城為五門整軍以入督軍鏖戰及暮乃退聲言來日復集是日金主集百官傳位于東面元帥承麟承麟者世祖劾里鉢之後白撒之弟也拜泣不敢受金主曰朕所以付卿者豈得已哉以朕肌體肥重不便鞍馬馳突卿平日趨捷有將畧萬一得免祚胤不絕此朕志也承麟起受璽明日承麟即位時孟珙之師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檉令諸軍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眾競進大戰城上烏古論鑄及其將帥二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六

十二

百人皆降金百官稱賀禮畢亟出捍敵而南城之門已立朱旗幟矣俄頃四面鼓譟夾攻聲震天地南面守門者棄門走門大開孟珙招江海塔察兒之師以入忽紇虎帥精兵一千巷戰不能禦已酉金主守緒知事急即取寶玉置于幽蘭軒環之以革命近侍曰死便火我遂自縊死忽紇虎聞之謂將士曰吾君已崩吾何以戰為吾不能死于亂兵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諸君其善為計言訖赴水死將士皆曰相公能死吾輩獨不能邪於是參政李木魯小樓望元林塔胡士總帥元志元帥王山鬼統右烈栢壽烏古論

植端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焉承麟退保子城聞
守緒死帥群臣入哭因謂衆曰先帝在位十年勤儉
寬仁圖復舊業有志未就可哀也已宜謚曰哀真未
畢城已陷諸將禁近共舉火焚之奉御絳山收其骨
將塵之汝水上江海入宮執參政張未綱孟琪問金
主所在天綱曰城危時自經矣琪乃與塔察兒分金
主骨及寶玉法物是日承麟亦爲亂兵所殺金云金
自宣宗之世爲宰相樞密者往往臨事推讓低言緩
語以爲養相體每有四方兵革災異輒以聖主心困
或俟再議因循苟且以度時日及出兵則以近侍監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六 十三

戰臨事多所牽制故師出無功國亂不聞以底于云
王宗沐曰金之亡也其速於宣宗之南遷矣平夫元
人之攻金也是連統之勢也遷汴之意不過以潼關
爲依阻爾然不知自會河川而下居庸則中都反在
北而懷孟彰德皆失之矣此其效也自金牛而後出
息則潼關之戍必撤而汴又反在北矣食既近孤城
自利通泰之辱將焉忍乎故徒單鑑曰聚兵積粟固
守京師策之上也南都四面受兵遼東根本之地依
山負海其險足恃備禦一而爲後備策之次也故
從鑑之謀有三利焉遠於敵而不逼得徐爲之謀一
也地險而無後顧二也以中都爲敵而通於宋元人
進則難取而退有後慮三也亡國固存智不出此而
遷豫章王導曰北寇方強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
俱喪鑑之謀何以異尊而金不知用也至其立國之
初規制不定百官兵制視遼尤畧故史臣曰鄧遵檢
柵襲宋繁鐸之文懲宋寬柔加遠操切之政是棄二
國之所長而併用其所短也繁鐸勝必至於傷財操
切所必至於害民國不亡得乎是又謂國君臣不得

不任其 以陳蔡西北地分屬蒙古以劉福爲河
南道總管史嵩之使孟琪還師襄陽江海遠師信陽
王夔戍隨州王安國守棗陽蔣成守光化楊恢守均
州並益兵飭備經理屯田于唐鄧州 金抹撻尤典
行省于息州與諸將帥日以歌酒爲樂軍士淫縱及
蔡州破乃與李木魯中婁室來谷九性等送款請降
爲金主發喪設祭上謚曰昭宗州民因奉兀典爲丞
相中婁室爲平章舉城南遷遂焚樓櫓蒙古望見火
起追及于羅山自萬戶以下凡七百人皆被殺 二
月蒙古入徐州金完顏用安自殺 三月己酉以賈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六 十四

賈妃弟似道爲籍田令似道涉之子少落魄爲游博
不事操行以廕補嘉興司倉帝以賈妃故累擢籍田
令恃寵不檢日縱游諸妓家至夜即燕遊湖上不返
帝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時與左右曰此必
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使京尹史巖之戒之巖之對
曰似道雖有少年氣習然其才可大用也 史嵩之
露布至詔太常簿朱楊祖詣河南省謂八陵尋遣朱
復之詣八陵相度脩奉 夏四月丙戌史嵩之遣使
以孟琪所獲金哀宗遺骨及寶玉法物并俘囚張禾
綱完顏好海等獻于臨安四月丙戌備禮告于太廟

藏其骨于大理寺獄庫加孟珠帶御器械江海以下
論功行賞有差知臨安府薛瑄問天綱曰有何面目
到此天綱曰國之存亡何代無之我金之亡比汝三
帝何如瑄叱之明日奏其語帝召天綱問曰汝真不
畏死邪天綱對曰大丈夫患死之不中節耳何畏之
有因祈死不已帝不聽初有司令天綱供狀必欲書
金主為虜主天綱曰殺即殺焉用狀為有司不能屈
聽其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開者憐之後莫知其
所終監察御史李遂言史嵩之本不知兵矜功自侈
謀身詭秘欺君誤國留之襄陽一日則有一日之憂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六

十一

不報洪咨夔亦言殘金雖滅隣國方強益嚴守備猶
恐不逮豈可動色相賀渙然解體以重方來之憂帝
嘉納之 五月丙寅詔賜黃榦李燔李道傳及陳宓
樓昉徐宣胡夢昱等阨于權姦而各行其志沒齒無
怨其賜謚復官錄用其子 金武德奔澤州戍兵殺
之 六月戊寅以曾從龍參知政事喬衍簡知樞密
院事鄭性之簽書院事 太常少卿徐橋常侍講開
陳友愛大義帝悟乃命濟王竑復官爵有司檢視墓
域以時致祭時竑妻吳氏自請為尼特賜號慧淨法
空大師紹興府給衣資緡錢 范葵欲乘時撫定中

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朝臣多以為未可獨
鄭清之力主其說乃命趙范移司黃州刻日進兵范
參議官丘岳曰方與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寧肯
捐所得以與人邪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
據開釁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
當勤餽餉後必悔之范不聽史嵩之亦言荆襄方爾
饑饉未可興師杜果復陳守境之利出師之害喬衍
簡時在告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
機以大有為之資當大有為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
坐而策也臣不愛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六

十六

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夫規恢進取必
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而今將乏卒寡財潰食竭臣
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矣願堅持聖意定
為國論以絕紛紛之說皆不聽而詔知廬州全才
合淮西兵萬人赴汴時汴京都尉李伯淵李琦李賤
奴等為崔立所侮謀殺之及聞子才軍至伯淵等以
書約降而陽與立謀備禦之策六月伯淵燒封丘門
以警動立立殊不安伯淵等乃來約立視火立從苑
秀折希顏等數騎往既還伯淵親送之倉卒中就馬
上抱立立顛曰汝欲殺我耶伯淵曰殺汝何傷即出

七首橫刺之立隊馬死伏兵起元帥三合殺苑秀折
希顏後至見立隊馬謂與人鬪欲前解之隨為軍所
殺伯淵繫立屍馬尾至內前號于眾曰立殺害劫奪
蒸淫暴虐大逆不道古今無有當殺之否萬口齊聲
曰寸斬之未稱也乃梟立首望承天門祭哀宗伯淵
以下軍民皆慟或割其心生噉之以三屍掛闕前槐
樹上全子才次于汴趙葵自滁州以淮西兵五萬
取泗州由泗趨汴以會之葵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
關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攻洛陽潼關何待邪子
才以糧餉未集對葵督促益急乃檄銓轄范用吉榮

宋資治通鑑卷四十六

十七

辛李先胡顯等提兵萬三千命淮西制置司機宜文
字徐敏子為監軍先令西上又命楊誼以廬州疆弩
軍萬五千繼之各給五日糧秋七月徐敏子啟行遣
和州寧淮軍正將張迪以二百人趨洛陽迪至城下
城中寂然無應者至晚有民庶三百餘家登城投降
迪與敏子遂帥眾入城蒙古聞之復引兵南下徐
敏子入洛之明日軍食已竭乃采蒿和麩作餅而食
之楊誼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尋食忽數里外有立
黃紅涼繖者眾方駭異而蒙古伏兵突起深蒿中楊
誼倉卒無備師遂大潰為蒙古擁入洛水者無數誼

僅以身免是晚有潰卒奔告于洛曰楊誼一軍已為
蒙古大陣衝散今蒙古兵已據北岸矣於是在洛之
師皆奪氣八月朔日蒙古兵至洛陽城下立寨敏子
與戰勝負相當士卒乏糧因殺馬而食敏子等不能
留乃班師趙葵全子才在汴亦以史嵩之不致餽糧
用不繼所復州郡率皆空城無兵食可因蒙古兵又
決黃河寸金淀之水以灌官軍官軍多溺死遂皆引
師南還趙范以入洛之師敗績上表劾全子才輕遣
偏師趙楷劉子澄參贊失計師退無律致後陣覆敗
詔葵削一秩措置河南京東營田邊備子才削一秩

宋資治通鑑卷四十六

十八

措置唐鄧息州營田邊備餘秩有差鄭清之力辭
解政不許喬衍簡上言三京撓敗之餘事與前異但
當益修戰守之備帝嘉納之王宗沐曰終始誤宋以
以勢不當和於紹興之日而不得不和於端平之開
始終弊宋而不可忘者譬也然揆之以事當譬於金
之木世而不當譬於元之初典蓋金殘宋之社稷而
攘其土地此與宋不共戴天者而紹興之際兵足將
材且金人新得中原而欲息肩於劉豫則機可乘
而國氣未竭此金所以取蔡差快百年之積而元人
端平之際通元人以取蔡差快百年之積而元人取
地於金非得之於宋也且其城國四十所向無前自
及金勢如破竹而宋之兵殘將老趙葵徐子敏皆
漢謀小才為理宗計者量力自守而不失事機以為
順天之固存者而內修戰備固襄淮收蜀漢依險
存念亂自保亦或可以自延江東之祀祀而懷聽
陛下之師已勢奔命矣奈之何其不底於亡哉朱楊

祖朝陵行至襄陽會謀報蒙古哨騎已及孟津陝府
灌關河南皆增屯戍設伏兵又聞淮關刻日進師衆
畏不前孟珙曰淮東之師由淮西逆汴非旬餘不達
吾選精騎疾馳不十日可竣事逮師至東京吾已歸
矣於是珙與二使晝夜兼行至陵下奉宣御表成禮
而退揚祖以八陵圖上進帝問諸陵相去幾何及陵
前澗水新復揚祖悉以對帝恐涕太息久之 京湖
制置使史嵩之免九月以趙范代之 冬十月召真
德秀爲翰林學士魏了翁直學士院帝因民望召還
二人德秀入對帝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德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六

十九

秀以大學衍義上進因言于帝曰天之所助者順人
之所助者信天厭夷德久矣陛下倘能敬德以延續
休命中原終爲吾有若徒以力求之而不反其本天
意難測臣實憂之了翁入對言事剴切反覆利害之
端至漏下四刻乃退帝皆嘉納之 辛卯陳貫誼
卒 十二月己卯蒙古使王楸來言曰何爲而敗盟
也自是河淮之間無寧日矣

端平二年春正月孟珙留襄陽招中原精銳之士萬
五千餘分屯灤北樊城新野唐鄧間以備蒙古名鎮
北軍丙辰詔以珙爲襄陽都統制珙赴樞密院稟議

因六對帝曰卿名將子忠勤體國破蔡滅金功緒昭
著珙對曰此宗社威靈陛下聖德與三軍將士之勞
臣何力之有授主營侍衛馬軍司公事時暫黃州駐
劄朝辭帝問恢復珙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以
俟機會帝問和議珙對曰臣介胄之士當言戰不當
言和賜賚甚厚珙至黃增陴浚隍蒐訪軍實邊民來
歸者日以千數爲屋三萬間以居之厚加賑貸又慮
軍民雜處因高阜爲齊安鎮准二砦以居諸軍 辛
酉以程芾爲蒙古通問使 和林本唐回鶻昆伽可
汗故城蒙古以爲會同之所至是二月城之周圍五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六

二十一

里許 三月乙巳以真德秀叅知政事陳卓同簽書
樞密院事 夏五月文忠公真德秀卒德秀拜叅知
政事時得疾遂三上表乞祠帝不得已授資政殿學
士提舉萬壽宮逾旬而卒贈銀青光祿大夫德秀立
朝不滿十年奏疏將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
震朝廷文士誦其文如見風采及宦游所至惠政深
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傾洞奔
擁出關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史
補遠以是忌之輒擯不用而聲聞愈彰及歸朝將大
用則既衰矣然自韓侂胄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

近世大儒之書，有顯禁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正學遂明。于後世德秀之力為多。六月戊寅，以鄭清之喬衍簡為左右丞相，兼樞密使。曾從龍知樞密院事，鄭清之同知院事。陳卓簽樞密院事，崔與之自城都乞歸廣州。每有除命，皆力辭不起。及拜廣東安撫，會摧鋒軍士作亂，與之肩輿登城，叛兵望之俯伏，應命而散。因即家治事。帝注想彌切，召參大政，與之力辭。帝乃遣使趣之。且訪以政事之當行，罷者人材之當用，舍者舉之上。疏曰：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六

二二

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不高而忠實存者次也。用人之道，無逾于此。帝嘉納之，召命益力。與之控辭至十三，疏不許。蒙古王使其子闊端將塔海等侵蜀，忒木解及張柔等侵漢，口溫不花及察漢等侵江淮，又命姪蒙哥征西域，唐古魯赤伐高麗。蒙古人每甲一人西征，一人南征，中州戶每十戶一人南征，一人征高麗。秋七月，蒙古將口溫不花寇唐州。全子才等棄師走，趙范帥兵敗蒙古于上闡而還。金云郡縣皆降，獨鞏昌總帥汪世顯堅守不下。一日謂其衆曰：宗祀已失，吾何愛一死，千萬人之命懸于

吾手，平居享高爵厚祿，死其分也。餘者何罪，與其自經于溝瀆，姑徇一時之節，孰若屈已紓斯人之禍。冬十月，會蒙古闊端入蜀，次于鞏昌城下。世顯率耆老持牛羊酒幣迎謁，闊端謂之曰：吾征討有年，所至皆下女，獨固守何也。世顯曰：有君在上，賣國市恩之人，諒所不取。闊端大悅，戒其下秋毫無犯。俾世顯仍舊職，即日令帥所部從征。世顯遂截嘉陵，進趨大安，獨端資其糧械。十二月，魏子翁同簽書樞密院事，嘗視江淮，京湖軍馬了翁在朝。凡六月前後，三才餘疏皆當世急務，帝將引以共政，而思者相與合謀排擠。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六

二二

之。且言了翁知兵體，乃命出視師，賜便宜詔書如張浚故事。陞辭御書唐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賜之了翁開幕府于江州，以吳潛為參謀官，趙善湘馬光祖為參議官。曾從龍卒，以余嶠同簽書樞密院事。沔州知州事高稼在沔，葺理創殘，招集流散民，皆徭負歸之。及數與蒙古力戰，奇功甚多。至是，開端自鳳州入西川，東路之師多敗，遂擣西池谷，距沔九十里。吏民議退保大安，稼言于制置使趙彥呐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能進據險地，以身捍蜀敵，有後顧必不深入。若倉皇召兵退守內地，敵長驅而前，蜀

事去矣彥呐曰吾志也巳而竟行留稼守沔蒙古自
白水關入六股抹距沔六十里沔無城依山爲阻稼
升高鼓譟盛旗鼓爲疑兵彥呐至蜀口輟帳前總管
和彥威以軍還沔召小校楊俊何璘以兵會又選精
兵千人命王宣帥以助之巳而蒙古大至何璘遁沔
州遂陷衆擁稼出戶稼叱之不能止敵圍殺之彥呐
聞稼死沔州破乃進屯青野原蒙古圍之利州統制
曹友聞曰青野爲蜀咽喉不可緩也即往救之半夜
截戰遂解其圍既而蒙古先鋒汪世顯擣大安友聞
又救之指麾甫畢蒙古大軍數萬突至友聞迎戰又
宋資治通鑑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十三

敗之敵乃退友聞遂引兵扼仙人關

宋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六

宋資治通鑑卷四十七

宋紀四十七起端平內申盡淳祐四年九月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
孝皇帝四

端平三年春正月蒙古將忒木禰寇江陵統制李棟
明死之二月蒙古初行交鈔從耶律楚材之請也
以萬錠爲額甲辰召魏了翁還簽書樞密院事固
辭不拜廷臣多忌了翁者故謀假出督以外之甫二
旬復以建督爲非召之還而帝不悟於是了翁固辭
求去以陳譁爲松江制置使史嵩之爲淮西制置
宋資治通鑑卷四十七

使譁兼知建康府嵩之兼知廬州趙范在襄陽以北
軍將王昉李伯淵樊文彬黃國滿等爲心腹朝夕酣
狎了無上下之序民訟邊防一切廢弛既而南北軍
交爭范失于撫馭於是三月昉伯淵樊襄陽城郭倉
庫相繼降于蒙古時城中官民尚四萬七千有奇財
粟在庫者無慮三十萬軍器二十四庫皆爲蒙古所
有金銀鹽鈔不與焉南軍將李虎不救樊不定變反
因勢劫掠襄陽爲之一空自岳飛收復以來生聚繁
庶城高池深甲于西陲一旦灰燼詔削趙范三官仍
舊職任夏四月魏了翁乞歸田里不允以資政殿

學士知潭州時殿中侍御史李詔訟曰了翁刻志問學幾四十年忠言讜論載在國史比者樞運之詔未幾改鎮改鎮未久有旨予祠不知國家人才燁然有稱如了翁者幾人願亟召還處以台輔不報時師屢為蒙古所敗襄漢淮蜀日事兵革帝悔前事命學士吳洙草詔罪已洙以監察御史王萬忠侂有大志精于邊防以詔意訪之萬曰兵固失矣言之甚恐亦不可今邊民生意如髮宜以振厲奮發興感人心因為條具沿邊事宜洙從其言草詔上進其畧有曰數年之間多難已甚屬讐金之寢滅而蒙古之與隣遠宋資治通鑑卷四十七

之法而從亡國之政耶楚材曰自古有中原作者未嘗以丁為戶若果行之可輸一年之賦隨即逃散矣蒙古主從楚材之議及忽都虎以所括戶一百四萬上蒙古主議割裂諸州郡分賜諸王貴族為湯沐邑楚材奏曰尾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多與金帛足以為恩蒙古主曰業已許之矣楚材曰若置官吏必有朝命除恒賦外不令擅自徵歛差可久也蒙古主從之楚材又定賦稅每二戶出絲一斤以供官用五戶出絲一斤以與受賜貴戚功臣之家上田每畝稅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半水田畝五升商稅三十分宋資治通鑑卷四十七

死者數十人繼援德安得趙復復以儒學見重于世其徒稱爲江漢先生既被獲不欲北行力求死所樞止與共宿譬說百端曰徒死無益隨吾而北可保無他也至燕名益大著學徒百人由是北方始知學經而樞亦初得觀程朱性理之書九月辛未有事于明堂大雨震電鄭清之喬衍簡免召崔東之爲右丞相兼樞密使復辭不至壬午曹友聞帥師扼僊人關謀報蒙古闊端合番漢軍五十餘萬將至友聞謂弟萬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衆寡不敵豈容浪戰唯當乘高據險出奇設伏以待之蒙古攻武休關歟

宋資治通鑑卷四十七

四

請曰雨不止淖淖深沒足宜俟少霽友聞叱曰敵知我伏兵在此緩必失機遂擁兵齊進友聞入龍尾頭萬聞之五鼓出隘口與友聞會內外兩軍皆殊死戰血流二十里兩軍素以綿裘代鐵甲經雨濡濕不利步鬪黎明蒙古兵增以鐵騎四面圍繞友聞嘆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極口詬罵殺所乘馬以示必死血戰愈厲與萬俱死軍盡沒蒙古兵遂長驅入蜀一月之間成都利州潼川三路所屬府州軍監關隘縣若俱陷沒關端次于成都四蜀所存唯夔州一路及潼川府路所屬廬合州順慶府而已冬十月

宋資治通鑑卷四十七

五

蒙古忒木解攻江陵東蕭之遣孟珙救之珙遣張順先渡而自以全師繼之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珙又遣趙武等與戰珙親往節度遂破蒙古二十四營還民二萬而歸 蒙古將察罕攻真州知州丘岳部分嚴明守具周悉蒙古兵薄城輒敗岳乘勝出戰于胥蒲橋以強弩射其致師者一人死之敵兵少岳曰敵衆十倍于我不可以力勝也乃爲三伏設砲石待之于西城敵至伏起砲發殺其驍將敵衆大擾岳選勇士襲敵營焚其盧帳越二日皆引去 戊寅復成都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七

六

嘉熙元年春正月以李壘同知樞密院事宣撫四川 二月癸未以鄭性之知樞密院事鄒應龍簽書院事李宋勉同簽書院事 李鳴復罷 蒙古諸路官府自爲符印僭越無度耶律楚材請中書省依式鑄給名器始重時諸王貴戚皆得自起驛馬道路騷擾所至須索百端楚材復請給牌劄定分例其弊始革 三月資政殿學士文靖公魏了翁卒 欽察部去中國三萬餘里夏夜極短日晷沒輒出土產良馬富者以萬計俗衽金革勇猛剛烈青目赤髮蒙哥帥師至寬田吉思海會大風海水涸遂進師屠其殺生獲

其酋長八赤蠻又進兵圍斡羅思茂怯思城皆降之 夏五月壬申臨安大火自巳至酉燒民廬五十三萬士民上書咸訴濟王之寃進士潘枋對策亦以爲言并及史彌遠侍御史蔣峴彌遠之黨也上疏謂火災天數何預故王遂劾方大琮王邁劉九莊等鼓扇異論并斥枋姓同逆賊語涉不順請皆論以漢法自是群臣無敢復言濟王之寃矣 六月癸巳鄒應龍罷 秋八月以李鳴復參知政事李宋勉簽書樞密院事 蒙古耶律楚材奏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也蒙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七

七

古主曰果爾可官其人楚材請校試之乃命劉中楊奐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爲三科儒人被俘爲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匪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爲奴者四之一楚材又請一衡量立鈔法定均輸庶政畧備民稍蘇息 冬十月蒙古口温不花攻黃州孟珙帥師救却之遂攻安豐杜果繕完守禦蒙古以火砲焚樓櫓果隨陷隨補完蒙古令拔都魯斫牌杖木拔都魯者皆死囚爲之攻城以自贖果募善射者用小箭射其目拔都魯多傷而退蒙古填壕爲二十七壩果分兵扼壩蒙古乘風縱火俄而風雪驟

作果募壯士奪壩路士皆奮躍死戰會池州都統制
呂文德突圍入城合力捍禦蒙古引去淮右以安文
德安豐人魁梧勇悍常游新城中趙葵見其遺履長
尺有咫異而訪之值文德出獵暮負虎鹿各一而歸
召置帳下遂累功勞超擢軍職十一月戊寅朔日
有食之日與金木水火四星俱躔斗食將既

嘉熙三年春正月以余天錫同簽書樞密院事二
月以史嵩之叅知政事督視京湖江西軍馬置司鄂
州尋無督視淮南西路光勳黃夔施州夏四月癸
未喬行簡請以兵事委李鳴復財用委李余勉楮幣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七

八

委余天錫當會議者臣則叅酌行之從其請以李鳴
復知樞密院事余天錫簽樞密院事李余勉叅知文事

六月李壘卒 秋七月以趙以夫同知樞密院事

九月蒙古察罕帥兵號八十萬圍廬州期破廬後
造舟築湖以窺江左於濠外築土城六十里穿兩濠
攻具皆數倍于攻安豐時杜果極力守禦蒙古築壩
高於城樓果以油灌草即壩下煉之皆為煨燼又於
串樓內立鴈翅七層戲砲中壩上衆驚果乘勝出戰
蒙古敗走果追躡數十里又練舟師扼淮河遣其子
庶監呂文德聶斌伏精銳於要害蒙古不能進遂引

師北歸詔加果淮西制置使以孟珙為京湖制置
使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餉得荆門
然後可以出奇兵及至岳州檄江陵節制司擣襄郢
召諸將指授方畧發兵深入冬十月遂復郢州荆門
軍蒙古建太極書院于燕京時濂溪周子之學未
至于河朔楊惟中用師于蜀湖京漢得名士數十人
始知其道之粹乃收集伊洛諸書載送燕京師還與
姚樞謀建太極書院及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
子配食請趙復為師選俊秀有識度者為道學生由
是河朔始知道學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七

九

嘉熙三年春正月癸酉以喬行簡為少傅平章軍國
重事李余勉為左丞相無樞密使史嵩之為右丞相
無樞密使督視江淮四川京湖軍馬嵩之既相一時
正人如杜範游侶劉應李韶趙汝騰等皆以不合遂
去時三相當國論者謂喬失之泛李失之狹史失之
專然余勉清謹守法猶號為賢以余天錫叅知政
事游侶簽書樞密院事三月孟珙遣兵及蒙古三
戰皆捷遂復信陽光化軍樊城襄陽因上奏曰取襄
不難而守為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車馬器械不精也
實在乎事力之不給爾襄樊為朝廷根本今百戰而

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于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以蔡息降人置忠衛軍襄郢降人置先鋒軍 秋八月戊戌以游禧恭知政事許應龍簽書樞密院事林畧同簽書院事 蒙古塔海將兵入蜀制置使丁黼聞之先遣妻子南歸并誓死守至是塔海自新井入詐堅宋將旗黼以為潰卒以旗旁招之既審知其非領兵夜出城南迎戰至石筍街其散力戰而死蒙古遂取漢中簡眉遂州遂寧重慶順慶府尋引還黼帥蜀為政寬大蜀人思之 冬十月許應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七

十一

龍林畧罷十一月丙子以范鍾簽書樞密院事 冬十二月觀文殿大學士致仕清獻公崔與之卒與之未嘗造朝帝虛位待之致仕踰年而卒與之晚出番禺屹然有大臣風與張光齡齊名異代贈少師封南海郡公 孟珙諜知蒙古塔海帥衆號八十萬南侵策其必道施黔以透湖湘乃請粟十萬石以給軍餉以三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命翁瑛以精兵五千駐松滋為襄聲援增兵守歸州隘口萬戶谷及蒙古至瑛密遣將禦之又以千人屯施州蒙古既入蜀瑛增置營砦分布戰艦遣兵間道抵均州防遏且設策

備禦未幾蒙古渡萬州湖灘施夔震動珙凡瑛時知峽州帥兵迎拒于歸州大堦皆得捷于肥東遂復夔州 以陳埴為國子監司業埴史彌遠之甥也紹定中為太常博士上疏乞去君側之蠱媚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蓋指賈貴妃及彌遠也彌遠召謂曰何為好名埴曰好名孟子所不取然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因力請外彌遠卒乃召還歷官吏部侍郎至是授司業諸生相慶以為得師 蒙古以奧都刺命蠻提領諸路課稅初耶律楚材定課稅銀額每歲五十萬兩及河南降戶口滋息增至一百一十萬兩至是回回奧都刺金蠻請以二百二十萬兩撲買之楚材持不可曰雖取五百萬亦可得不過嚴設法禁陰奪民利耳及復爭論聲色俱厲蒙古主曰爾欲鬪搏邪楚材力不能奪乃太息曰民之困窮將自此始矣 嘉熙四年春正月辛未彗見營室 臨安大饑饑者奪食于路而中殺人以賣盜於隱處掠賣人以徼利 日未晡路無行人 蒙古張柔等分道入寇 二月癸丑以孟珙為四川宣撫使珙條具上流事宜會諜知蒙古於襄樊信陽隨州招集軍民布種積糴材于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七

十一

鄧之順陽乃分兵撓其勢潛兵燒所積薪材又度其必因糧於燕遣兵火其積聚遂拜四川安撫使知夔州節制歸峽蠻軍馬琪至鎮招集散民爲寧武軍以降人回鶻愛里八都魯爲飛鶻軍釐蜀政之弊爲條班諸郡縣且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俾諸州奉行之尋兼夔州路制置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榜歸漢尾口爲屯二十爲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八又創南陽竹林兩書院以處襄漢四川流寓之士以李廷芝權施州建始縣廷芝訓農治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七

十二

兵選壯士雜官軍教之期年民皆知戰守善馳逐無事則植戈而耕敵至則迭出而戰琪下其法於所部行之夏四月乙巳召史嵩之還以杜果爲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蒙古復使王機來檄前後凡五至以和議未決隱憂致卒遣使歸其柩于蒙古秋九月齋行簡罷尋卒冬閏十二月丙寅李宋勉卒以游伯知樞密院事徐榮叟簽書院事范鍾參知政事蒙古嚴實卒子忠濟嗣淳祐元年春正月庚寅朔詔曰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載程頤程頤真見實踐

深探聖域子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文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裡混融使大學論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千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啟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獎之意尋以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爲萬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其黜之越二日加封敦頤汝南伯載鄧伯頤河南伯頤伊陽伯三月趙以夫罷秋七月蒙古伐高麗高麗屢敗乃復入貢請平蒙古令其王墩親朝當罷兵至是墩以族子爲質于蒙古冬十月蒙古以牙刺赤行省事于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七

十三

燕京主管漢民公事以姬樞爲郎中十一月蒙古主窩闊台卒第六后乃馬真氏稱制窩闊台立十有三年卒年五十六廟號太宗性嗜酒晚年尤甚耶律楚材數諫不聽乃持酒槽鐵口以獻曰此鐵爲酒所蝕尚致如此况人之五臟邪蒙古主乃少減是年二月疾篤脉絕六皇后不知所爲石楚研問之楚材對曰今任使非人賣官鬻獄囚擊非辜者多宜赦天下后亟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頃之蒙古主少蘇后以爲言乃首肯之赦發而脉復生十一月疾愈楚材以太一數推之不宜田獵左右皆曰不騎射何以

爲樂出田五日還至鉞鐵錄胡蘭與孫制合蠻進酒
權飲極夜乃罷翌日卒初蒙古主有旨以孫朱列門
爲嗣至是后召楚材問之楚材曰此非外姓臣所敢
知自有先帝遺詔幸遵行之后不從遂稱制於和林
失列門蒙古主第四子曲出之子也塔海部汪世
顯等復入蜀進圖成都制置使陳隆之守彌旬誓與
城存下部將田世顯潛送款于蒙古乘夜開門北兵
突入隆之舉家數百口皆死檻送隆之至漢州命諭
守臣王夔降隆之大呼曰大丈夫死爾勿降也遂見
殺漢州兵三千出戰城閉盡爲蒙古所屠 十二月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七

十四

余未錫卒 蒙古使月里麻思來議和從行者七十
餘人月里麻思曰吾與汝等奉命南下楚人多詐倘
遇害當死焉母辱君命已而馳抵淮上守將以兵脅
之曰爾命在我生死頃刻間耳若能降官爵可立致
不然必不汝貸月里麻思曰吾特節南來以通國好
汝誘我以不義有死而已守將知其不可逼乃囚之
長沙飛虎寨

淳祐二年春正月游侶罷 以范鍾知樞密院事趙
葵同知院事別之傑簽書院事 以徐榮叟參知政
事 蒙古也可那顏耶律朱哥自京兆取道商房以

超三川遂攻瀘州子璠遣一軍屯江陵及鄂州一軍
屯沙市一軍自江陵出襄與諸軍會又遣一軍屯涪
州且下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權開州梁
棟以乏糧還司璠曰是棄城也斬以徇由是諸將稟
命惟謹 蒙古牙刺瓦赤在燕惟事貨賂以燕京行
省郎中姚樞爲幕長分及之樞一切拒絕因辭職去
携家往輝州之蘇門作家廟別爲室奉孔子及宋儒
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刊小學四書并諸經傳註
以惠學者讀書鳴琴若將終身 夏五月巴西趙葵
罷 六月徐榮叟罷中書舍人李韶言道橋之地愛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七

十五

善類不勝于愛爵祿畏公議不勝於畏權勢與嵩之
議不合出知泉州榮叟言韶議論不阿請留之帝不
聽亦罷 丙寅以別之傑同知樞密院事高定子簽
書院事杜範同簽書院事定子尋罷範抗言時政無
隱情史嵩之外示寬容內實忌之 秋七月蒙古兵
渡淮入揚滁和州 九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冬十
月蒙古陷通州屠其民 十二月丙寅別之傑罷
淳祐二年春正月蒙古張柔分兵屯田于襄城 二
月以余玠爲四川制置使初玠家貧落魄無行亡命
走揚州上謁趙葵吐之留置幕府俾帥舟師浙淮入

河抵汴所向有功累擢淮東制置副使入對言方今指即戎之士爲麤人斥爲噍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爲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則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尋常可獨當一面乃授四川宣諭使至是加制置使知重慶府蜀中財賦入戶部三司者五百餘萬緡入四總領所者二千五百餘萬緡金銀綾錦之類不預焉自寶慶三年失關外端平三年蜀地殘破所存州郡無幾國用益窮十六年間凡授宣撫使者三人制置使者九人俱無成績於是兩川無復紀律遺民咸不聊生監司戎帥各專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七

十六

刺合蠻所建白令史不爲書者斷其手楚材曰國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今史何預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况截手乎后不悅楚材憤悒成疾而卒或譖之曰楚材爲相二十年天下貢賦半入其家后命近臣覆視之惟琴玩十餘及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楚材天資英邁夙出人表正色立朝不爲勢屈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甚懇切蒙古太宗嘗曰汝又欲爲百姓哭耶楚材每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以爲名言至順初贈太師追封廣寧王 播州冉璉及弟璞俱有文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七

十七

號令擅辟守宰蕩無法度蜀日益壞玠至大更弊政遴選守宰築招賢館于府左士之至者玠不厭接隨其材而任之遂以利闔城大獲山以護蜀口蓬州城營山渠州城大良平嘉定城舊治瀘州城神臂山其他因山爲壘棋布星列如臂使指氣勢聯絡屯兵聚糧爲必守計民始有安土之心 三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蒙古中書令文正公耶律楚材以憂卒乃馬真氏稱制奧都剌合蠻專政用事權傾中外后至以御寶空紙使自書填楚材曰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詔又有旨凡奧都

其謀聞于朝請不次官之詔璉權發遣合州璞權通判徙城之事悉以任之釣魚城成蜀始可守

淳祐四年春正月壬寅朔以李鳴復參知政事杜範同知樞密院事劉備正簽書院事範固辭遂與鳴復俱罷初範為殿中侍御史嘗論鄭清之李鳴復之過不行即棄官去至是不屑與鳴復共政上疏辭位而去帝遣使召還太學諸生亦上書留範而斥鳴復并斥史嵩之嵩之諷諫議大夫劉晉之併論罷二人

夏六月庚午朔以呂文德為淮西招撫使先是以文德為侍衛副都指揮使總兩淮軍馬既而蒙古圍壽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七

十八

春文德解其圍遂有是命未幾文德又敗蒙古于五河復其城 秋九月詔起復史嵩之先是黃濤劉應起徐霖等俱上書論嵩之深姦擅權帝不聽而論者益衆及其父彌忠疾亟嵩之謁告許之翌日彌忠卒詔嵩之起復徐元杰上疏曰陛下為四海綱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翊綱常自聞嵩之有起復之命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是果何為而然人心天理誰實無之與言及此非可使之聞於鄰國也臣懇懇納忠何敢詆毀特為陛下愛惜民瘼而已疏出史憾之帝亦不聽於是太學生黃憚伯等百四十四

人上書曰嵩之心術回邪蹤跡詭秘曩者開督府以和議墮將士心以厚賞竊宰相位羅天下之小人為私黨奪天下之利權歸私室蓄謀積慮險不可測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一歲則貽一歲之憂萬口

一辭惟恐其去之不速今嵩之不去徘徊牽引彌經貴戚買囑貂璫轉移上心夤緣御筆必得起復之禮然後從容就道初不見其憂戚之容大臣佐天子以孝治天下孝不行于大臣是率天下而為無父之國矣以法繩之雖置之鈇鉞猶不足謝天下况復置之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七

十九

具瞻之位乎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昉舉等九十四人宗學生與蒙等三十四人皆上書切諫亦不報時范鍾劉伯正領相事惡京學生言事謂皆遊士鼓倡之諷京尹趙與善盡削游士之籍史嵩之又擅國柄帝亦患苦之乃夜降御筆黜四不才臺諫於是諫議大夫劉晉之侍御史王瓚監察御史龔基先胡清獻皆罷去冬十月以劉漢弼為左司諫漢弼首贊帝曰拔去陰邪庶可轉危而安否則是非不兩立邪正不並進陛下雖欲收召善類不可得矣帝嘉納之徐元杰復上疏論嵩之起復士論紛然乞許其舉執政自代帝曰學校雖是正論但言之

太甚元杰對曰正論乃國家元氣今正論猶在學校
要當保養一綫之脉因乞引去左司諫劉漢弼亦上
言願聽嵩之終喪亟選賢臣早定相位又論馬光祖
奪情總賦淮東乃嵩之預為引例之地乞勒令追服
以補名教會嵩之亦自知不為衆論所容上疏乞終
制十一月帝乃許之上欲更新庶政乃召王伯大
李性傳陳謙等赴闕於是劉漢弼及右正言鄭宋監
察御史江萬里相繼言簽書樞密院事金淵諫議大
夫劉青之兵部尚書鄭起潛吏部尚書濮斗南陳十
薦起居舍人韓祥國子祭酒項容孫起居郎葉善王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七 二十

變更之目而斟酌其利害乃乞早定國本以安人心
以劉伯正參知政事游侶知樞密院事趙葵同知
院事 以孟珙兼知江陵府珙至江陵登城嘆曰江
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為菜田者敵一鳴鞭即
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無限隔乃
脩復內隘廿有一別作十隘乎然有距城數十里者
沮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遠城北入
于漢而三海遂通于一隨其高下為置畜泄三百里
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因繪圖
上之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七 二十五

書訟寃詔給元杰漢彌官田五百畝緡錢五千恤其
家時杜範入相八十日卒元杰漢彌相繼暴死時謂
諸公皆中毒堂食無敢下筯者初嵩之從子環卿嘗
上書諫嵩之曰又開督府所成何功東南民力困於
征輸州縣置子應辦誠恐禍起蕭牆危如朝露爲今
之計莫若盡去在幕之群小悉召在野之君子相與
改絃易轍戮力王事以收桑榆之功言甚切至居無
何環卿暴卒相傳亦嵩之致毒云 秋七月蒙古察
罕會張柔掠淮西至揚州而去 冬十一月以陳韓
同簽書樞密院事 十二月以游侶爲右丞相兼樞

元資治通鑑

卷四十七

三十三

密使趙葵知樞密院事李性傳同知院事

淳祐六年春正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二月戊辰范
鍾罷鍾爲相雖無赫赫可稱而直清守法與游侶不
協力辭而去 夏六月壬子以陳韓參知政事 秋
七月蒙古主貴由立貴由太宗長子母六皇后臨朝
四年至是會諸王百官議立貴由乃即位于汪吉宿
滅禿里之地朝政猶出於后 九月寧武節度使漢
東忠襄公孟珙卒以賈似道爲京湖制置使珙忠君
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參佐部曲論事言人人
異珙徐以片言折衷衆志皆愜調士游客老校退卒

壹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旗鼓臨將吏面色凜
然無敢涕唾者退則掃地焚香隱几危坐若蕭然事
外遠貨色絕滋味尤遠於易學累贈太師追封吉國
公 冬十二月史嵩之服除有嚮用之意殿中侍御
史章瑛正言李鼎英監察御史黃師雍論其無父無
君乞寢官祠削官遠竄詔皆落職予祠翰林學士李
韶與從官杭疏言陛下不能正姦臣之罪其過不專
在上蓋大臣百執事不能輔天子以討有罪乞斷以
春秋之義亟賜裁處乃命嵩之以觀文殿大學士永
國公致事詔不復用 蒙古將史權等耀兵淮南攻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七

三十三

虎頭關塞拔之進至黃州

宋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七

宋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八

宋紀四十八 起淳祐丁未盡開慶已未凡十三年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列文仁武聖明安

孝皇帝五

淳祐七年夏四月庚子以王伯大簽書樞密院事

潛同簽書院事 游侶罷 辛丑以鄭清之為太傅

右丞相兼樞密使中使及門清之方放浪湖山寓僧

剎竟夕不歸詰旦始還入對力辭不允 以趙葵為

樞密使督視江淮京湖軍馬陳譚知樞密院事湖南

安撫大使葵兼知建康府譚兼潭州 秋七月景潛

宋資治通鑑卷四十八

罷以別之傑參知政事鄭采同簽書樞密院事 高

麗歲貢不入蒙古伐之自後終憲宗八年凡四易將

拔其城十有四

淳祐八年春三月蒙古主貴由卒后幹兀立海迷失

稱制貴由年四十三卒於橫相乙兒之地廟號定宗

時國內大旱河水盡涸野草自焚半馬死者十八九

人不聊生諸王及各部又遣使於諸郡徵求貨財或

於西域回鶻索取珠璣或於海東取鷹鷂驛騎絡繹

晝夜不絕民力益困皇后幹兀立海迷失抱出子

失列門聽政諸王大臣皆不服 秋七月辛亥以王

伯大參知政事應徽同知樞密院事謝方叔簽書院
事史宅之同簽書院事伯大尋罷 冬十月別之傑
罷

淳祐九年春閏二月甲辰以鄭清之為太師左丞相

趙葵為右丞相並兼樞密使應徽謝方叔參知政事

史宅之同知樞密院事清之辭免太師許之 夏四

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五月陳譚罷 秋九月諫臣

言姦徒吻士結黨扣關簧鼓是非為攫利之計詔中

外士庶上書其言有益於國者必加精採倘涉私邪

朋姦罔上妄肆雌黃當嚴加究問是時臺綱不振姦

宋資治通鑑卷四十八

寵于政彈文及其私黨則內降聖旨宣諭刪去謂之

節帖臺諫不敢與爭 冬十一月應徽罷 十二月

乙巳以吳潛同知樞密院事徐清叟簽書院事

淳祐十年春三月以賈似道為兩淮制置大使李曾

伯為京湖制置使似道兼知揚州曾伯知江陵府

癸未趙葵罷言者論葵非由科目進且曰宰相須用

讀書人葵因力辭其表云霍光不學無術每思張詠

之語以自慚后稷所讀何書故以趙抃之言而自解

帝不得已授醴泉觀使兼侍讀復固辭乃以觀文殿

大學士判潭州 余玠聞歸慷慨自許有挈故地還

天子之語上嘉之數年之間建城壁築關隘增屯堡邊境稍息漸以驕恣而鄭清之再相因力主其進兵於是一意出師雖有小捷至興元遇蒙古將汪德臣鄭興無功而還

淳祐十一年春三月戊寅以謝方叔知樞密院事徐清叟同知院事吳潛參知政事夏六月蒙古主蒙哥立初定宗卒父未立君中外洶洶至是諸王木哥及大將兀良合台等咸會議所立時定宗后所遣使者在坐曰昔太宗命以皇孫朱烈門為嗣諸王百官皆與聞之今朱烈門故在而議以他屬將置之何地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八

三

耶兀良合台等不聽共推蒙哥即位于闊帖兀阿蘭之地追尊其考拖雷為帝廟號睿宗朱烈門及諸弟心不能平蒙哥因察諸王有異同者並羈縻之取主謀者誅之遂頒便宜事于國中罷不急之役凡諸王大臣濫發牌印詔旨宣命盡收之政始歸一兀良合台速不臺之子也秋七月蒙古主命其弟忽必烈總治漢南開府金蓮川時姚樞隱居蘇門忽必烈遣趙璧召之樞至大喜待以客禮樞乃為書數千言上之首陳帝王之道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為八目曰脩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救

時之弊為條三十忽必烈奇其才動必召問樞因言于忽必烈曰今土地人民財賦皆在漢地王若盡有之則天子何為後必有間之者矣不若維持兵權凡事付之有司則勢順理安忽必烈從之蒙古遣察罕等將兵分道寇淮蜀冬十一月庚戌鄭清之卒

清之以老病固求解政遂以太傅充醴泉觀使奉朝請越六日而卒清之不好立異自與史彌遠議廢立得至宰輔然端平之初召用正人清之力也其再相則年齒衰暮政歸妻子閒廢之人或因緣以賄進為世所少甲寅以謝方叔為左丞相吳潛為右丞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八

四

相並兼樞密使時二揆虛席嵩之貨遊士上書薦已宣傳麻制已下衆心洶洶及聽宣制則方叔潛也始帝欲相嵩之中夜忽悟召學士改相二人以徐清叟參知政事董槐簽書樞密院事蒙古忽必烈置經畧司于汴分兵屯田自闕端取漢上諸郡因留軍戍境上繼而襄樊壽泗復降而壽泗之民盡為軍官分有由是降附路絕雖歲侵淮蜀軍將唯利剽殺城無居民野皆榛莽至是忽必烈從姚樞之請置經畧司於汴以忤哥史未澤楊惟中趙璧為使俾屯田唐鄧等州授之兵牛敵至則戰退則耕西起襄鄧東連

清口桃源列障守之初河南總管劉福貪酷震害遺民將二十年惟中召福聽束約福以數千人擁衛而至惟中握大挺擊殺之百姓莫不稱快 蒙古以西域僧那摩爲國師那摩西域竺乾國人與兄幹脫赤俱學浮屠定宗嘗命幹脫赤佩金符奉使省民漢靈宗復尊禮那摩令總天下釋教幹脫赤亦貴用事

淳祐十三年春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蒙古城河州 蒙古主蒙哥以諸王嘗欲立朱列門乃徙大宗后乞里吉忽帖尼于橫端所居地之西分遷諸王于各邊以太宗后妃家貲分賜諸王定宗后幹兀在海上

宋資治通鑑卷四十八

五

迷失及朱列門毋以厭穰並賜死禁錮朱列門于沒脫赤之地 夏六月閩浙大水嚴衢婺信台處建劔邵同日大水冒城郭漂室廬人民死者以萬數詔遣使分行賑恤之徐清叟言漢關中大水翼奉以爲后親舅之故今宜少抑宦官戚畹以回天意 蒙古主以中州封同姓命弟忽必烈於汴京關中自擇其一姚樞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瀉鹵生之不若關中忽必烈遂請于蒙古主曰關中戶寡河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自益由是盡有關中河南之地忽必烈遂分遣使戍興元諸州又奏割河南解州鹽

池以供軍立從宜府于京兆屯田鳳翔募民受鹽入粟轉漕嘉陵 秋七月蒙古使忽必烈將兵擊大理 冬十月蒙古汪德臣將兵掠成都薄嘉定四川大震帥守俞興元用等夜開關力戰始解去議者謂余玠出師之誤有以召之 癸丑以徐清叟叅知政事董槐同知樞密院事 十一月庚寅暴潛罷 時臨安火三日乃熄詔求直言帝乃諭輔臣曰近來早朝面奏臣下辭免等細事而事體大者乃從繳進甚非臨朝聽政之意自今宜就早朝面奏

宋資治通鑑卷四十八

六

嘉郡王初帝在位歲久無子羣臣屢以爲言至是乃下詔以母弟嗣榮王與芮子孩爲皇子賜名祺封永嘉郡王明年進封忠王 蒙古兵渡漢江寇萬州京湖都統高達拒却之 二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蒙古城利州蒙古汪德臣既城沔利且耕且守蜀土不可復矣 夏五月甲午召余玠還初利州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恃功驕恣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劫掠蜀人苦之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班聲如雷江水爲沸旗幟精明舟中皆戰棹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賞夔退謂人曰儒者乃有此人玠又欲誅

夔獨患其握重兵居外謀於親將楊成成曰今縱弗
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玠意遂決夜召夔
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纔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
夔至玠斬之會戎州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爲代玠素
欲革軍中舉代之弊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遣都統
金某往代世安世安閉關不納而世安素結丞相謝
方叔子姪至是求援於方叔方叔遂倡言玠失或利
心帝惑之世安乃與玠抗玠鬱鬱不樂玠專制西蜀
凡有奏疏詞氣不謹帝不能平會徐清叟入對語及
玠因言玠不知事君之禮陛下何不出其不意而召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八 七

十二月蒙古忽必烈以兀良合台總諸軍事分三道
以進自臨洮經行山谷二千餘里自金沙江乘草囊
及棧以濟摩荻蠻主迎降進薄大理城大破其兵虜
其王段智興分兵取附都鄯善烏爨等部進入吐蕃
其酋唃廝囉懼而出降兵威所加鮮不款附忽必烈
遂班師留兀良合台攻諸夷之未附者
寶祐二年春正月蒙古姚樞從忽必烈征大理嘗遇
夜宴陳宋太祖遺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市不易肆
事明日忽必烈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事吾
能爲之吾能爲之及師至大理忽必烈命樞裂帛爲
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民得相完忽必烈既
還京兆以樞爲勸農使教民耕植 紫金山蜀之要
地二月余晦遣都統其闔以兵數萬城之蒙古汪德
臣選精卒銜枚夜進入破之闔僅以身免城復爲蒙
古所據 蒙古寇合州守將王堅敗之 夏四月乙
丑以徐清叟知樞密院事董槐參知政事 六月侍
御史吳燧等論故蜀帥余玠聚斂罔利七罪玠死其
子如孫盡竊帑使之積以歸詔簿錄玠家財以犒師
賑邊如孫遂認錢三十萬徵之累年始足 加費似
道同知樞密院事 召余晦還閩月庚午以李曾伯

為四川宣撫使置司夔州初晦制下徐清叟奏曰朝廷命令不甚行於西蜀者十有二年今者天鑿余玠乃陛下大有為之機也今以素無行檢輕儇浮薄不堪任重余晦者當之臣恐五十四州軍民不特望而輕鄙之夷狄聞之亦且竊笑中國之無人矣乞收回所除內批帝不聽及晦在蜀屢敗邊事日急帝乃召晦還董槐上疏請行且請頓重兵置司夔州以固荆蜀輔車之勢帝以槐言事無隱方嚮用之不許而以李甫伯代晦釋蒙古使者遣歸時月里麻思已死

宋資治通鑑 卷八十八

九

利州西路安撫使王惟忠以余晦鎮蜀心輕之呼其小字曰余甫五來也晦怒誣奏惟中潛通北國詔下大理獄勘官陳木方燬成其事秋九月遂斬于市血上流而色不變且謂木方曰吾死訴于天未幾木方亦死冬十一月蒙古忽必烈以廉希憲為京兆宣撫使希憲畏兀人少入侍忽必烈篤好經書一日方讀孟子聞召因懷以進忽必烈問其說希憲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為對忽必烈善之目為庶孟子又一日與諸貴臣校射連發三中衆驚服曰真文武材也忽必烈自大理還以京兆分地置宣撫司命希憲為使京兆控制隴蜀諸王貴族分布左右民雜戎羌

尤號難治希憲講求民病抑強扶弱境內大安蒙古張柔以連歲勤兵兩淮艱于糧運奏請據亳之利蒙古主乃召柔率山前八軍城而戍之柔又以渦水北隘淺不可舟軍既病法曹濮魏博粟皆不至又以百丈口為宋往來之道俱築甬路一自亳而汴一自亳而南置堡立柵密為偵邏由是糧無不達

寶祐三年春正月己未迅雷明日起居郎牟子才上疏言元夜張燈侈靡倡優下賤奇技獻笑媒汚清禁上累聖德今震霆示威願聖明覺悟天意可回帝納其言二月蒙古侵漢蜀荆淮帝深憂之給事中王

宋資治通鑑 卷八十八

十

整言國家與蒙古本無深讐而丘連禍結皆原於入洛之師輕而無謀遂致隻輪不返乞罷全才劉子澄祠祿以為喪師誤國之戒從之蒙古忽必烈徵許衡為京兆提舉衡懷慶河內人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為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此而已乎師大奇之謂衡父母曰兒穎悟非常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稍長嗜學如饑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得書疏義避難徂徠山得易王弼說夜思畫誦言動必揆諸義既而亂少定往來河洛間從柘城姚樞得程朱氏書益大

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寶默相講習慨然以道自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嫁娶必徵于禮以倡鄉人學者寢盛衛嘗語之曰進學之序必當棄前日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因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是時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衛來人人莫不喜幸於是郡縣皆建學民大化之三月丙午詔不許傳檣邊事夏五月四川地震閩浙大水 宦者董宋臣迎逢上意起梅堂芙蓉閣香蘭亭豪華民田引倡優入宮招權納賄無所不至人以

宋資治通鑑

四十八卷

十一

董闇羅目之監察御史洪未錫上疏言天下之患三曰宦官外戚小人蓋指宋臣及謝堂厲文翁帝俾天錫易疏欲自飛飭之天錫又言自古姦人雖憑怙其心未嘗不畏人主之知苟知之而止於戒飭則憑怙愈張不若未知之為愈也不報六月以下大全為右司諫太全鎮江人面藍色為戚里婢媿質緣閹妃及內侍盧允升董宋臣遂得寵于帝自蕭山縣累拜右司諫時正言陳大方侍御史胡木曹與太全同除人目為三不吠犬時天雨土監察御史洪未錫以其異為蒙力言陰陽君子小人之辨又言蜀中地震

閩浙大水上下窮空遠近嗟怨獨貴戚臣閣享富貴耳舉天下窮且怨陛下能獨與數十人者共天下乎會具民列剋宦官董宋臣奪其田天錫下其事有司而御前提舉所謂田屬御莊不當白臺儀鸞司亦牒常平天錫謂御史所以雪冤常平所以均役若中貴人得以控之則內外臺可廢猶為國有紀綱乎乃申劾宋臣併盧允升及言修內司止于供繕修比年動曰御前姦賊之老吏迺逋之兇渠一寘名其間則有司不得舉手狡者獻謀暴者助虐其展轉受害者皆良民也願毋使史臣書之曰內司之橫自今始疏六

宋資治通鑑

卷之四十八

十二

七上悉留中天錫遂去宗正寺丞趙崇嶠移書責丞相謝方叔不能正救而讒者又曰天錫之論方叔意也於是秋七月壬戌監察御史朱應元論罷方叔及叅知政事徐清叟宋臣允升猶以為未快厚賂人上書力誣天錫方叔且乞誅之使天下明知宰相臺諫之去出自獨斷於內侍初無預焉於是方叔出提舉洞霄宮元東舍舍自吐蕃進攻白蠻烏蠻及鬼蠻諸部所向風靡羅羅斯及阿伯兩國大懼舉國以降及乘勝攻下阿魚諸酋西南夷悉平得五城八府四郡蠻酋三十七八月王堃罷乙丑以董槐為右

丞相兼樞密使程允鳳簽書樞密院事蔡抗同簽書院事抗處士元定之孫也

寶祐四年春三月以蒲擇之為四川制置使置司重慶夏四月癸未以程允鳳參知政事蔡抗同知樞密院事加賈似道參知政事朕任依舊似道威權日盛臺諫嘗論其二部將即毅然求去孫子秀新除淮東總領外人忽傳似道已密奏不可矣執政遂不敢遣子秀以似道所善陸整代之其見憚如此五月禮部策進士文未祥以法天不息為對其言萬餘帝親拔為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

宋資治通鑑

卷之四十八

十三

忠肝如鐵石臣敢為得人賀右丞相董槐自以為人主所振拔苟可以利安國家者無不為嘗言于帝有害利者三一戚里不奉法二執法大吏久於其官而擅威福三皇城司不檢士將率不檢下故士卒橫士卒橫則變生於無時執法威福擅故賢不肖混淆賢不肖混淆則姦人肆賢人伏而不出親戚不奉法故法令輕法令輕故朝廷卑三者不去政且廢願自上除之於是嫉之者滋甚時帝年寢高操柄獨斷群臣無當意者漸喜狎佞人丁大全方譎事內嬖得侍御史竊弄威福帝弗覺大全嘗遣客私於槐槐曰吾

聞人臣無私交吾惟事上不敢私結約幸為謝丁君大全度槐終不容已乃日夜刻求槐短槐入對極言大全邪佞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嘗短卿卿勿疑槐曰臣與大全何怨顧陛下拔臣至此臣知大全姦邪而噤不言是負陛下也且陛下謂大全忠而臣以為姦不可與俱事陛下矣上書乞骸骨不報大全益怨之八月癸未乃上章劾槐章未下大全夜半以臺檄調隅兵百餘人露刃圍槐策驅迫之出給令送槐至大理寺欲以此脅之湏臾出北關棄槐置呼而散槐徐步入接待寺罷相之制始下物論殊駭三學生屢上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八

十四

書言之乃詔槐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大全既逐槐益恣橫用事道路以目大學生陳宜中黃鑪林則祖曹唯劉黻陳宗六人上書攻之大全怒使御史呈劾劾之削其籍編管遠州立碑三學戒諸生勿得妄議國政士論滄然稱宜中等號為六君子秋七月乙卯以程允鳳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蔡抗參知政事張礪簽書樞密院事九月甲寅監察御史朱熠言境土感而賦歛日繁官吏增而調度日廣景德慶曆時以三百三十餘郡之財賦供一萬餘員之俸祿今日以一百餘郡之事力贍二萬四千餘員之冗

官邊郡則有科降支移內地則欠常額納解欲寬民力必汰冗員帝嘉之而不能行 蒙古邢臺人劉秉忠英爽不羈以家貧爲府令史一日因案牘事不愜意嘆曰吾家奕世衣冠今乃泯沒爲刀筆吏乎即棄去隱居武安山尋爲僧於天寧寺往來雲中值忽必烈遣人召僧海雲海雲邀秉忠與俱既入見應對稱旨秉忠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書至於天文地理律曆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通論天下事如指諸掌忽必烈大愛之凡征伐謀議皆與至是蒙古主欲建城市修宮室爲都會之所忽必烈以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八

十五

秉忠薦因命相宅秉忠以桓州東灤水北之龍岡爲吉詔秉忠營之命曰開平府 冬十一月以張礪同知樞密院事丁大全簽書院事馬天驥同簽書院事時閻妃怙寵大全天驥用事有無名子書八字於朝門曰閻馬丁當國勢將亡 蔡抗罷 十二月帝以御寶黃冊催內藏坊場錢知嚴州吳棨奏言內庫理財大急督促太峻龍章鳳篆施于格蔽之催科寶冊泥封下同官吏之文檄居萬乘之崇高而商賈賄賂之有無事雖至微關係甚大董宋臣諷臺諫邵澤劾罷之

寶祐五年春正月丁亥加賈似道知樞密院事召吳淵參知政事淵有才畧所至有能名然政尚嚴酷好興羅織之獄籍入豪橫故時有蜈蚣之謠至是自荆湖制置使召還未至卒 蒙古或讒忽必烈得中土心蒙古主罷忽必烈開府仍遣阿蘭答兒行省事于京兆劉太平佐之鈞考諸路財賦置局關中推集經畧宣撫官吏下及征商鍛鍊羅織無所不至曰俟終局日入此罪者惟劉黑馬史天澤以聞餘悉誅之忽必烈聞之不樂姚樞曰帝君也大王爲皇弟臣也事難與較迨將受禍莫若盡王邸妃主自歸朝廷爲父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八

十六

君謀疑將自釋及忽必烈見蒙古主皆泣下竟不令有所自而止因罷鈞考局而忽必烈所署置諸司皆廢 蒙古董文蔚既戍光化襄陽儲餼糧會攻襄陽樊城南據漢江北阻湖水卒不得渡文蔚夜領兵于湖水狹隘處伐木拔根立于水實以薪草爲橋頃之即成至曉兵悉渡圍已合城中大驚文蔚復統軍前行奪外城襄陽守將高達力戰于白河乃還 夏五月城荆山爲懷遠軍以夏貴知軍事 六月馬天驥罷 蒙古將兀良合台入交趾遣使諭降皆見囚及兵至洮江交人戰敗其王陳申奕走海島蒙古得前

所遣使於獄中以破竹束體入膚比釋縛一使死因
屠其城留九日以熱不能堪班師 秋八月庚子以
張碯叅知政事丁大全同知樞密院事 蒙古諸王
亦孫哥駙馬也速兒等請伐宋蒙古主亦怒宋囚使
臣命諸王阿里不哥居守和林阿蘭荅兒輔之自將
南侵由西蜀以入先命張彘從忽必烈攻鄂趨杭州
塔察兒攻荆山又詔兀良合台自交廣引兵會鄂李
全子壇進攻海州漣水等處蒙古主進次六盤軍四
萬號十萬分三道而入蒙古主由隴州趨散關諸王
莫哥由洋州趨米倉萬戶孛里又由潼關趨沔州阿
宋資治通鑑 卷之四十八 十七

遂寧江箭灘渡以斷東路紐璘軍至不能渡自旦至
暮大戰擊等軍敗紐璘遂長驅至成都擇之命楊木
淵等守劔門及靈泉山自將兵取成都會阿荅胡死
紐璘率諸將大破木淵等于靈泉山進圍雲頂山城
扼其歸路擇之兵潰城中食盡亦殺主將以降成都
彭漢懷綿等州威茂諸蕃悉降蒙古 蒙古遣宗王
旭烈伐西域旭烈以抄馬那顏那顏總統諸軍前後
平西域乞石迷十餘國轉聞萬里又西渡海收富浪
國遣使獻捷旭烈遂留鎮西域 四月乙巳程元
鳳罷以丁大全為右丞相無樞密使時木金謀奪相
宋資治通鑑 卷之四十八 十八

石泉龍州守將劉淵蒲元圭張木悅趙順等俱以城降惟運山轉運使施擇善不屈死蒙古諸王莫哥塔察兒並畧地還引兵來會 已酉林存罷 以賈似道爲樞密使兩淮宣撫使 以朱熠同知樞密院事 蒙古將李壇陷海州漣水軍賈似道上書請罪詔不問 十二月詔馬光祖移司峽州六郡鎮撫向士壁移司紹慶士壁遂進師歸州與光祖迎戰房州蒙古少却 蒙古主蒙哥取隆雅州至閬之大獲山遣王仲入招楊木淵木淵殺之蒙古主督諸軍力攻木淵懼遂以城降推官趙廣死之已而木淵逃歸蒙古

宋資治通鑑

卷之四十八

一九

主怒欲屠其城將官李忽蘭吉曰木淵去事未可測亟追之乃單騎至城下門未閉大呼入城曰皇帝使我撫汝軍民即下馬執木淵手曰上方宣諭賞賜不待而來何也木淵曰恐城寨有他變是以亟歸耳因與偕來蒙古主大悅以太淵爲都元帥 開慶元年春正月丁卯以賈似道爲京湖南湖北四川宣撫大使移馬光祖爲沿江制置使史嚴之副之似道尋兼督江西二廣人馬 蒙古兀良合台率四王兵三千蠻棘萬人破橫山狗內地守將陳兵六萬以俟兀良合台潛自間道衝其中堅大敗之乘勝躡賓

州蹂象州入靜江府連破辰沅直抵潭州官軍斷其歸路兀良合台列官軍後命其子阿木橫擊于前官軍敗走遂壁城下 二月蒙古主蒙哥遣降人晉國寶招諭合州王堅執之殺于閬武場蒙古主遂命大將渾都海以兵二萬守六盤乞不花等守青居山引兵由忠涪趨夔州又命紐璘造浮梁于涪州之蘭市以杜援兵蒙古主自鷄爪灘直抵合州城下浮男女萬餘堅力戰以守蒙古會師圍之 三月丁巳蒲擇之在蜀無功詔以呂文德代之時蒙古軍中大疫將議班師文德乘風順攻涪浮橋力戰得入重慶夏

宋資治通鑑

卷之四十八

二十

六月即率艦艘千餘沂嘉陵江而上史未澤分軍爲兩翼順流縱擊奪戰艦百餘艘追至重慶而還 辛巳以朱熠叅知政事饒虎臣同知樞密院事 秋七月王堅固守合州城蒙古主督諸軍攻之屢敗不克前鋒將汪德臣選兵夜登外城堅率兵逆戰連明德臣單騎大呼曰王堅我來活汝一城軍民宜早降語未既幾爲飛石所中因得疾死會天大雨攻城楡折後軍不克進俱退蒙古主亦卒於合州城下年五十二諸王大臣用二驢蒙以繪棋負之北行合州圍解蒙古沉斷寡言不樂燕飲自謂遵祖宗之法然性喜

收獵酷信巫覡卜筮之術凡行事必謹叩之殆無虛日其死也或傳其中飛矢捷聞詔加堅寧遠軍節度使八月蒙古忽必烈遣王惟中郝經宣撫荆湖江淮將歸德軍先至江上經言于忽必烈曰古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國家奮起朔漢垂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遺黎殘姓游氣驚魂度劇劇盡殆欲殲盡自古用兵未有若是之久且多也且括兵率賦朝下令夕出師圍國大舉以之伐宋而圖混一以志則銳以力則強而術則未盡也苟於諸國既平之後則法立制敷布條綱任將相選賢能平賦用屯農足食內治既舉外禦亦備今西師之出久未即功兵連禍結底安於危王宜遣人稟命行在諭宋令降進幣割地納質偃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圖後舉稟命不從然後傳檄示以大信使知王仁愛不殺之意一軍出襄鄧一軍出壽春一軍出維揚三道並進東西連衡王處一軍為之節制若併力一友鏡而圖攻則事勢有不可懸料而幸者兵力耗弊後成遷延進退不可及為敵人所乘悔可及乎忽必烈不能用悉兵渡淮忽必烈出大勝關張柔由虎頭關分道並進官軍大遁時忽必烈得沿江制置司榜有云今夏謀者聞北兵會議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八

二十一

取黃陂民船繫棧由陽邏堡以渡會于鄂州忽必烈曰此事前所未有願如其言及至黃陂漁人獻舟且為鄉導九月宗王莫哥自合州遣人以蒙古主凶計告忽必烈請北還以繫人望忽必烈曰吾奉命南來豈可無功遽還自登香爐山俯瞰大江大江之北曰武湖武湖之東曰陽邏堡其南岸即蘄黃州官軍以大舟扼江渡軍容甚盛董文炳言于忽必烈曰長江天險宋所恃以為國勢必死守不奪其氣不可臣請嘗之乃帥死士數千人當其前令其弟文用等載鱗鱗鼓櫂疾趨士叫呼畢奮鋒既交文炳麾眾走岸擄戰官軍大敗明日遂帥諸軍渡江進圍鄂州中外大震以戴慶炯簽書樞密院事蒙古兵至臨江時制置使徐敏子在隆興頓兵不進知軍事陳元桂力疾登城坐督戰力不能敵有欲抱而走者元桂曰死不可去左右俱遁兵至元桂瞠目叱罵遂死之懸其首於敵樓蒙古兵入瑞州知州陳昌世治郡有善政百姓擁之以逃詔諸路出師以禦蒙古大出內府銀幣犒師前後出緡錢七千七百萬銀帛各一百六萬兩匹冬十月辛未丁大全有罪免時蒙古侵軼日甚大全當國匿不以聞遂罷相以觀文殿大學士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八

二十一

判鎮江府中書舍人洪芹繳言大全鬼蜮之資穿窬
之行引用凶惡陷害忠良過塞言路濁亂朝綱乞追
官遠竄以伸國法御史朱龜孫等相繼論大全姦回
險狡狼害貪殘假陛下之刑威以箝天下之口挾陛
下之爵祿以籠天下之財健虎臣又論其絕言路壞
人財竭民力謀邊防四罪詔守中奉大夫致仕 壬
申以昇潛爲左丞相無樞密使潛入相首言鄂渚被
兵湖南擾動推源禍根由近年姦臣檢士設爲虛議
迷國誤君仁賢空虛名飾喪敗天怒而陛下不知人
怨而陛下不察稔成兵戈之禍章鑑高鑄嘗與丁木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八 三五

安人心帝遂止寧海節度判官文天祥乞斬宋臣不
報 十一月乙卯以趙葵爲江東西宣撫使 蒙古
忽必烈圖鄂州都統張勝權州事以城危在旦夕登
城諭之曰城已爲汝家有但子女玉帛皆在將臺可
從彼取之蒙古信之遂焚城外民居將退會高遠等
引兵至賈似道亦駐漢陽爲援蒙古乃復進攻遣苦
徹拔都兒戰敗死馬達恃其武勇殊易似道每見其
督戰即戲之曰韃中者何能爲哉將戰必須似道親
勞始出否即使兵士譁於其門呂文德語事似道使
人訶曰宣撫在此何敢爾邪曹世雄向士壁皆從在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八 三五

全同官傾心附麗躡躑要途蕭泰來等羣小噂沓國
事日非浸淫至于今日沈炎實其爪牙而任臺臣甘
爲搏擊姦黨懸據血脉貫穿以欺陛下致危亂望令
炎等與祠鑄等羈管州軍帝不聽 即拜賈似道右
丞相兼樞密使軍漢陽以援鄂 時邊報日急臨安
團結義勇招募新兵增築平江慶元城壁朝野震恐
內侍董宋臣請帝遷都四明以避敵鋒軍器太監何
子舉言于昇潛曰若主行幸則京師百萬生靈何所
依賴御史朱龜孫亦言鑿輿一動則三邊之將士羸
解而四方之盜賊蠡起必不可會皇后亦請留蹕以

軍事未嘗關白似道由是銜三人而親文德 十一
月諸路重兵咸聚于鄂蒙古兵由永金至潭江西大
震昇潛用御史鍾應千言移賈似道于黃州黃雖下
流實當兵衝孫虎臣以精騎七百送之至蕪草坪候
騎言前有北兵似道大懼謂左右曰奈何虎臣請似
道出戰似道嘆曰死矣惜不光明俊偉爾及北兵至
乃老弱部所掠金帛子女而還者江西降將儲再興
騎牛先之虎臣擒再興似道遂入黃州 以朱熠知
樞密院事 閏月丁丑以呂文德知鄂州向士壁知
潭州 蒙古忽必烈攻城益急城中死傷者至萬三

千人賈似道天懼乃密遣宋京南蒙古營請稱臣納幣忽必烈不許會合守臣王堅使元忠聰踴急流走鄂以蒙古主計聞似道再遣使往忽必烈亦聞阿藍答兒等謀立阿里不哥遣脫忽思括民兵因召群臣議事郝經曰今國內空虛恐素旭烈諸王觀望所立莫不覬觎神器一有狡焉或啟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令脫里察行尚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世宗海陵事乎若彼果稱遺詔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海上欲歸得平願大王以社稷為念與宋議和令割淮南漢上梓夔兩路定疆界歲幣置輜重率輕騎而歸直造燕都則彼之姦謀冰釋瓦解遣一軍逆大行靈泉收皇帝璽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莫哥諸王會喪和林差官于諸路撫慰安輯命王子真金鎮守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忽必烈以為然會宋京至請稱臣割江南為界歲奉銀絹匹兩各二十萬忽必烈許之遂拔砦而去留張傑關駐以備師候湖南兀東合台之兵 十二月蒙古兀東合台攻潭州甚急向士壁師潭極力守御既置飛江軍又募斗弩社朝夕親自登城撫勞闡

宋資治通鑑卷四十八

三五

蒙古後軍且至遣王輔佑帥五百衆覘之遇于南嶺市大戰蒙古少却會忽必烈遣邁鐵赤將兵來迎兀東合台遂解圍引兵趨朔北

宋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八終

家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九

竹添

宋紀四十九

起景定庚申盡景定甲子凡五年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

孝皇帝

景定元年春二月蒙古兀良合台兵至鄂州張傑聞
 旺作浮橋于新生磯濟師北還賈似道用劉整計命
 夏貴以舟師攻斷浮橋殺殿卒百七十人三月戊
 辰朔日有食之賈似道匿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以
 所殺獲俘卒殿兵上表言諸路大捷鄂圍始解江漢
 肅清宗社危而復安實萬世無疆之休帝以似道有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九 一

再造功召入朝高麗王暉嘗遣其子俱入覲于蒙
 古會蒙古主南侵留二年不遣至是暉卒陝西宣撫
 使廉希憲請立俱遣還國則彼必懷德於我是不煩
 兵而得一國也忽必烈然之改館俱賜以封冊遣兵
 衛送高麗由是一意脩貢後更名植云白氣如匹
 練亘天夏四月辛卯蒙古主忽必烈立初忽必烈
 北還廉布憲聞阿卑木哥命劉太平及大將霍當懷
 行尚書省事于關右恐結諸將以動秦蜀請遣趙東
 彌往覘之良彌得其實還報時諸王合丹莫哥塔察
 兒俱會于開平旭烈亦自西域遣使勸進惟阿卑木

哥不至希憲哀請及商挺等力言先發制人後發人
 制逆順安危間不容髮宜早定大計忽必烈然之遂
 即位建元中統出內侍董宋臣于安吉州蒙古
 召竇默許衡至開平默肥鄉人金末避亂轉徙隱于
 大名與姚樞許衡朝暮講習至忘寢食蒙古主在潛
 邸嘗召之默變姓名以自晦使者俾其友人往見之
 微服踵其後默不得已乃拜命既至問以治道默首
 以綱常為對且曰失此則無以自立于世矣又言帝
 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
 于正蒙古主敬待加禮久之南還至是復與衡同召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九 二

已酉吳潛罷初賈似道在漢陽以潛移之黃州為
 欲殺已衛之至是帝欲立忠玉礪為太子潛密奏云
 臣無彌遠之才忠王無陛下之福帝遂積怒潛似道
 因陳建儲之策令侍御史沈炎劾潛且云忠王之立
 人心所屬潛獨不然意汝鈞乞為濟王立後潛樂聞
 其論授汝鈞正字姦謀叵測請速召賈似道正位鼎
 軸帝從之遂罷潛奉祠癸丑以賈似道為少師封
 衛國公似道既至詔百官郊勞如文彥博故事獎眷
 甚至諸將士悉進官呂文德檢校少傅高達寧江軍
 承宣使劉整知瀘州兼潼州安撫副使夏貴知淮安

州兼京東招撫使孫虎臣和州防禦使范克虎黃州
武定諸軍都統制向士璧曹世雄各加轉有差初似
道惡達在軍中嘗侮已言於帝欲殺之帝知其有功
不從故論功以文德爲第一而達居其次似道既相
權傾中外始進用羣小變更法制蒙古自鐵木真
以來諸事草創設官甚簡以斷事官爲至重之任位
三公上丞相謂之大必閣赤掌兵柄則左右萬戶而
已後稍倣金制置行省及元帥宜撫等官忽必烈既
立大新制作遂命劉秉忠許衡酌古今之宜定內外
官制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
未資治通鑑卷四十九

黜陟者曰御史臺其次內則有寺監院司衛府外則
有行省行臺宣慰使其牧民則有路府州縣官有
常職位有常員食有常祿其長則蒙古人爲之而漢
人南人貳焉於是一代之制始備以饒虎臣參知
政事戴慶焞同知樞密院事皮龍榮簽書院事蒙古
古以廉希憲爲陝西四川宣撫使商挺副之蒙古
阿里不哥聞忽必烈已立命阿藍答兒發兵于漠北
諸部分遣心腹易置將佐散金帛賚士卒又命劉太
平霍魯懷拘收關中錢穀時渾都海自先朝將兵屯
六盤太平等處陰相結納渾都海復分遣人約成都

密里霍者青居乞不花同舉事阿里不哥遂自立
于和林蒙古以王文統爲中書平章政事張文謙
爲左承文統本李璫屬至是有薦其才智者遂得親
幸更張庶務悉委裁處文統素忌刻而文謙以安國
便民爲務屢相可否積不能平思有以潛之文謙遂
求出宣撫大名臨發語文統曰民困日久况當大旱
不量減稅賦何以慰來蘇之望文統曰上新即位國
家百度止仰稅賦苟復城損何以供給文謙曰百姓
足君孰與不足至任獨常賦什之四商酒稅什之二
劉太平霍魯懷聞廉希憲將至以五月一日乘急

傳入京兆謀爲變秦人前被阿藍答兒太平等威虐
聞其來皆破膽越二日希憲亦至宣示詔遣人馳
往六盤宣諭安撫未幾城門候引一急使至云來自
六盤希憲訊之盡得太平魯懷與渾都海密里霍者
乞不花要結狀希憲集僚佐謂曰主上命我輩正
爲今日遂分遣人掩捕太平魯懷等仍遣劉果馬誅
密里霍者於成都汪惟正誅乞不花于青居又命
總帥汪良臣帥秦鞏諸軍進討渾都海良臣以未得
旨爲辭希憲即解所佩虎符銀印授之曰此皆身承
密旨君但辦吾事制符已飛奏矣良臣遂行又摘蜀

卒四千命蒙古將入春帥之為良臣聲援會有詔赦
至希憲命殺太平等於獄暴尸於通衢方出迎詔渾
都海知京兆有備西渡河趨甘州阿藍蒼兒自和林
帥兵適至遂與渾都海合軍而南時諸王合丹亦率
騎兵與入春汪良臣兵合分三道以拒之既陣大風
吹沙良臣令軍士下馬以短兵突其左繞出陣後潰
其右而出入春直擣其前合丹勒精騎邀其歸路大
戰于甘州東殺渾都海阿藍蒼兒關隴悉平希憲乃
遣使自劾停赦行刑徵調諸軍擅以良臣為帥諸罪
蒙古主曰委卿方面之寄正欲從宜若拘常制豈不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九

五

坐失事機詔賜希憲金虎符進平章政事行省秦蜀
商捷參知政事 饒虎臣罷 癸未戴慶煜卒以沈
炎同簽書樞密院事 蒙古翰林學士承旨王鄂金
正大元年進士第一人 歷官尚書左右司郎中金古
將被殺張柔聞其名救之館于保州蒙古主在藩邸
召對甚禮重之嘗因見請曰天兵克蔡金主自縊其
奉御絳山焚莖汝水之旁禮為舊君有服願往葬祭
蒙古主義而許之至則為河水所沒具牲醴為位而
哭為翰林學士承旨制誥典章皆所裁定又薦李治
李昶王磐徐世隆高鳴為學士復奏立十道提舉學

原缺第六葉

執曰北朝使來事體當議似道奏和出彼謀豈容一
切輕徇倘以交隣國之道來當令入見蒙古遣詳問
官崔明道李全義詣准東制司訪問經等所在仍以
稽留信使侵優疆場來詰准東制置李庭芝奏蒙古
使者久留真州不報 以賈似道兼太子太師 蒙
古王文統立十路宣撫司示以條格欽差發辦而民
不擾鹽課不失常額文鈔無致阻滯遂行中書省造
中統元寶交鈔立互市于穎州漣水光化軍交鈔法
自十文至二貫文凡十等不限年月諸路通行賦稅
並聽收受仍申嚴私鹽酒醋麪貨等禁 蒙古西僧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九

七

入思巴吐蕃薩斯迦人族欵氏也相傳自其祖朶
赤以其法佐國主霸西海十餘世八思巴年十五謁
蒙古主于潛邸與語大悅日見親禮冬十二月尊為
國師統釋教
景定二年春正月丁丑帝手詔曰虎關國賈太子事
也此禮廢久矣如釋奠釋菜之事我朝俱未嘗廢然
尊師敬道又不可拘舊制可令太子謁拜太子既還
上奏曰先聖之道至我朝而後有以續孟氏之傳然
諸說並駕未知統一迨朱熹張栻呂祖謙志同道合
切思講磨擇精語諫開牖後學人心一正聖道大明

今喜已秩從祀而杖祖謙尚未奉明詔臣竊望焉帝從之遂封杖華陽伯祖謙開封伯並列從祀 一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朱熠罷 夏四月乙未以皮龍榮叅知政事沈炎同知樞密院事何夔然簽書院事以俞興為四川制置使 時淮蜀士遭俘虜者蒙古皆沒為奴翰林學士高智耀奏言以儒為驅逐者無有也陛下方以古道為治宜除之以風天下蒙古主從之命循行郡縣區別之得數千人貴臣或言其詭濫蒙古主詰之對曰譬則金也金色有淺深謂之非金不可才藝有淺深謂之非士不可蒙古主悅 五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九

八

月蒙古主問竇默曰朕欲求如唐魏徵者有其人乎默對曰犯顏諫諍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也深識遠慮有宰相才則史未澤其人也蒙古主納之以天澤為右丞相以默為翰林侍講學士 蒙古姚樞自東平宣撫召還與許衡等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為主王文統患之竇默復於蒙古主前力言其學術不正必禍天下蒙古主曰然則誰可相者默曰以臣觀之無如許衡蒙古主不悅而罷文統亦憾之乃授樞等東宮三師外佯尊之內實不欲其備顧問也默欲依東宮以避禍衡力以為不可曰此不安於義也且

禮師傅與太子位東西鄉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因相與懷制言太子未立豈宜虛設官稱乃改授樞密司農默仍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衡稱疾還懷孟 六月潼川安撫副使劉整以瀘州叛降蒙古初賈似道之出督也嘗憾高連曹世雄之輕已令昂文德捃摭其罪逼世雄死達亦廢棄整聞之懼會俞興帥蜀整素與興有隙而似道方會計邊費興遣吏下整整訴于朝不得達心益不安遂籍瀘州十五郡戶三十萬降于蒙古蒙古以整為夔路行省無安撫使整驍將也蒙古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九

九

既得之由是盡得國事虛實而似道不以為虞整之將叛也命制置司叅謀官許彪孫草表彪孫不屈合門仰藥死 秋七月詔黨丁大全吳潛者臺諫嚴察舉劾以聞當實于罪以為同惡相濟之戒時賈似道專政何夔然孫附鳳桂錫孫劉應龍承順鳳旨凡為似道所惡者無賢否皆斥帝弗悟其姦先安置潛于潮州復責授化州團練使徙循州 八月俞興以劉整叛移檄討之會蒙古成都經畧使劉元振將兵來逆整至瀘興進軍圍之晝夜急攻城幾陷左右勸元振曰事勢如此宜思變通整本非吾人與俱死無益

也元振曰人以誠歸我既受其降豈可以急而棄之且瀘之得失關國家利害吾有死而已未幾援兵至元振與整出城合擊大敗之與退走詔以興妬功啟戎罷任鑄職壬辰以呂文德爲四川宣撫使乙巳以江萬里同簽書樞密院事賈似道忌功欲污蟻一時閹臣且怨湖南制置副使向士璧嘗侮已諷侍御史孫附鳳等劾罷之送漳州安置又遣官會計邊費於是趙葵史巖之等皆坐侵盜掩匿罷官徵償而士璧所費尤多至是逮至行部責償幕屬方无善者極意逢迎似道意士璧坐是死復拘其妻妾徵之潭

宋資治通鑑卷四十九

十一

人聞之有垂涕者信州謝昉得以趙葵檄給錢粟募民兵守禦及會計者至信昉得曰不可以累宣撫自償萬緡餘不能辦乃上書似道有云千金而募徙木將取信於市人二卵而弃于城豈可聞於鄰國遂得免徵餘者似道又忌王堅出知和州擊蠻而卒冬十月丙午以何夔然同知樞密院事沈炎罷蒙古主忽必烈以阿里不哥違命自將討之與戰于昔木土之地諸王金丹等殺其兵三千人塔察兒分道奮擊大破之追北五十里忽必烈率諸軍躡其後合三路蹙之其部將多隆阿里不哥北遁忽必烈引

還十二月甲午以何夔然叅知政事馬光祖知樞密院事無知臨安府壬寅江萬里罷萬里在賈似道幕下最久雖俛仰容默爲之用然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常惡其輕發故每入不能久在位景定三年春正月庚午賜賈似道第宅家廟給緡錢百萬建第於集芳園就置家廟劉整率所部入朝于蒙古呂文德遂入瀘州詔改爲江安軍蒙古修孔子廟二月丁亥皮龍榮罷龍榮伉直不肯降志於賈似道故罷臨安饑詔賑卹貧民時馬光祖知榮王與芮府有積粟三往見之王以他辭光祖乃卧

宋資治通鑑卷四十九

十一

于客次王不得已見焉光祖厲聲曰天下誰不知儲君爲太子今民饑欲死不以此時收人心乎王以廩虛辭光祖探懷中出片紙曰某庄某倉若干王語塞遂許以三十萬光祖遣吏分給活饑民甚衆蒙古江淮大都督李璫自忽必烈即位便有南歸之意前後所奏凡數十事皆恫疑虛喝以動蒙古而自爲完繕益兵計至是召其子彥簡于開平修築濟南益都等城壁遂殲蒙古戍兵庚戌以漣海三城來歸獻京東郡縣請贖父過仍遣總管李毅等傳檄列郡詔授璫保信寧武軍節度使督視京東河北路軍馬封

齊郡王改漣水爲安東州蒙古王文統使其子堯通
好于瑄事覺被殺以孫附鳳爲善樞密院事夏
四月李瑄引麾下具舟艦還攻益都入之發府庫以
犒師遂復淄州五月馬光祖罷蒙古王命諸王
哈必赤總諸道兵擊李瑄兵勢甚張復命丞相史末
澤專征諸將皆受節度天澤至濟南謂哈必赤曰瑄
多譎而兵精不宜力角當以歲月斃之乃深溝高壘
遏其侵軼初行軍總管張弘範臨發父柔謂之曰汝
闕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致死主者慮其
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因以立功至是弘範營城西

宋資治通鑑卷四十九

十二

瑄出兵突諸將獨不向弘範弘範曰我營險地瑄乃
示弱于我必以奇兵來襲謂我弗悟也遂築長壘內
伏甲而外爲壕開東門以待夜浚壕加深廣瑄不知
也明日瑄果擁飛橋來攻未及崖軍陷壕中得升壕
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六月朝廷聞瑄受圍給銀五
萬兩下益都府犒軍遣青陽彙炎帥師援之彙炎至
山東不敢進而還庚戌安南王陳日叟以蒙古元
稜合台既還乃反國傳位于其子光鼎遣使來告且
貢象二詔封光鼎爲安南王加日叟爲安南大王然
光鼎實遣人請降于蒙古乙三年一貢蒙古命禮部

郎中孟申論其國中亦加封冊賈似道以黃州之
事必欲殺吳潛乃使武人劉宗申守循以毒潛潛鑿
井臥榻下自作井銘毒無從入一日宗申開宴以私
忌辭再開宴又辭不數日移庖不得辭遂得疾曰吾
其死矣夜半風雷大作已而果然循人哀之潛既沒
似道歸罪宗申賤之以塞外議仍許潛歸葬秋七
月戊戌蒙古王命史樞阿朮各將兵赴濟南李瑄帥
衆出掠輜重將及城北兵邀擊大敗之瑄退保城史
末澤命築環圍瑄自是不復得出董禾炳知其勢蹙
抵城下呼瑄愛將田都帥者曰反者瑄耳餘衆即吾
人毋自取死也田繼城降瑄猶日夜拒守分軍就食
民家發其蓋藏以繼不足則家賦之鹽冷以人爲食
瑄知城且破乃手刃妻妾乘舟入大明湖自投水中
水淺不得死爲蒙古所獲史末澤殺之解其體以狗
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三齊
復爲蒙古所有事聞贈瑄檢校太師賜廟額曰顯忠
初瑄兵有沂漣兩軍二萬餘人勇而善戰哈必赤配
蒙古諸軍使陰殺之文炳當殺二千人言于哈必赤
曰彼爲瑄所脅耳向天子南伐或妄殺人雖大將亦
罪之是不宜殺也哈必赤從之然他殺之者已衆皆

宋資治通鑑卷四十九

十三

大悔時山東尚未靖蒙古主以文炳爲經畧使文炳至益都從數騎便服而入至府不設警衛召瓊故將吏撫諭于庭下所部大悅山東以安初天澤征瓊蒙古主臨軒授詔責以專征天澤至軍未嘗以詔示人既還蒙古主慰勞之時言者謂瓊之變由太藩子弟盡專兵民之權天澤奏行之請自臣家始於是史氏及張素嚴忠濟子弟皆罷還私宅九月蒙古以阿朮爲征南都元帥詔曰前遣使于宋以通和好宋人不務遠圖反啟邊釁大臣皆以南征爲請重以兩國生靈之故猶待信使還歸庶成和議留而不至者令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九

十四

又半載矣彼嘗以衣冠禮樂之國自居理當如是乎尋置兩統軍司東自亳州西至均州諸萬戶隸河南西至宿州東至海州諸萬戶隸山東冬十月甲子以楊棟簽書樞密院事葉慶興同簽書院事蒙古始立左右部分總庶務命回紇人阿合馬領之仍無諸路都轉運使專理財賦阿合馬欲每事得專奏聞不關白中書時張文謙居政府力言分制財用古有是理中書不預則天子將親蒞之乎蒙古主然之丁大全旣安置貴州與州將游翁明失色盃酒間游翹木全陰招游手私立將校造弓矢舟楫將通變爲

變廣西經畧朱禩孫聞于朝十一月壬辰詔改寬新州土牢拘管日具存亡賈似道諷禩孫殺之孫遣將官畢遷護送舟過藤州遷擠大全水而死

景定四年春正月蒙古以姚樞爲中書左丞相上言自中統至今五六年間外侮內叛相繼不絕然能官離債負民安賦役國用粗足政事更新皆陛下信用先王之法所致今創始治道正宜上答天心下應民望睦親族以固本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立學校以育才則可以光先烈遺子孫邇者伏聞聰聰日煩朝廷政令日改月異遠近臣民不勝戰懼惟恐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九

十五

大本一廢遠業難成爲陛下之後憂耳蒙古主納之二月丁巳賈似道以國計困於造楮富民困於和糴思有以變法而未得其說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轉運使吳勢卿獻買公田之策似道乃命殿中侍御史陳堯道右正言曹孝慶監察御史虞慈張希顏上疏言二邊屯列非食不飽諸路和糴非楮不行旣未免於廩兵則和糴所宜廣圖旣不免於和糴則楮幣未容縮造爲今日計欲便國便民而辦軍食重楮價者莫若行祖宗限田之制以官品計頃以品格計數下兩浙江東西和糴去處先行歸併詭析後將官戶

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但得一
千萬畝之田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石之米其於軍
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住造楮幣可
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矣帝從之詔買
公田置官田所以劉良貴提頌通判陳訐為檢閱副
之良貴請下都省嚴立賞罰究歸併之弊獨翰林學
士徐經孫條具其害似道諷御史舒有開劾之罷歸
經孫嘗舉陳茂濂至是為公田官分司嘉興聞經孫
去國曰我不可以負徐公亦謝事終身不起未幾帝
手詔曰求免和糴無如買逾限之田為良法然東作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九

十一

方輿權俟秋成續議施行似道憤然上疏求去復諷
何夔然陳堯道曹孝慶抗章留之且勸帝下詔慰勉
帝乃趣似道出視事且曰當始於浙西諸路視之為
則似道復具陳其制帝悉從之三省奉行惟謹似道
首以已田在湘西者萬畝為公田倡祭王與芾繼之
趙立奎自陳投賣由是朝野無敢言者 三月以何
夔然知樞密院事楊棟同知院事葉夢鼎簽書院事
蒙古國俗祭享之禮割牲奠馬潼以巫祝致辭蒙
古主初立始設位于中書省用登歌樂尋命製祭器
法服至是建太廟于燕京定烈祖太祖太宗木赤祭

合帶睿宗定宗憲宗為八室又命僧薦佛事七晝夜
歲以為常 初買官田猶有抑強嫉富之意繼而敷
派除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其後雖百
畝之家亦不免立價以租一石償十八界會子四十
而湘西之田石租至有直千緡者亦就此價價錢稍
多則給銀緡各半又多則給以度牒告身准直登仕
郎告准三十楮將仕郎告准千楮許赴漕試校尉告
准萬楮承信郎告准萬五千楮承節郎告准二萬楮
安人告准四千楮孺人告准二千楮民失實產而得
虛告吏又恣為操切湘中大擾民之破家失業者甚

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九

十一

衆官吏有奉行不至者劉良貴輒劾之追毀出身永
不收叙由是有司爭以多買為功似道又以陳訐往
秀湖廖邦傑往常潤催督其六郡買田有專官平江
則包恢成功策嘉興則潘堦李補隄煥安吉則謝
奕趙興書王瑋珪馬元演常州則洪樵劉子庚鎮江
則章垞郭彥熊江陰則陽班黃申恢在平江至以肉
刑從事邦傑在常州害民特甚至有本無田而以歸
併押買自經者由是湘西六郡買田三百五十餘萬
詔夏六月詔進劉良貴官兩轉餘人進秩有差 秋
七月劉鑿言于蒙古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

利誘也請遣以王帶餽之求置權場於襄陽城外蒙古從之至鄂請于文德文德許之蒙古使曰商人無信安豐等處權場每為盜所掠願築土墻以護貨物文德不許或謂文德曰權場誠我之利且可因以通好文德為請於朝開權場於樊城外築土墻於鹿門山外通互市內築堡壁蒙古又築堡于白鶴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威益熾文德第文煥知為蒙古所賣以書諫止文德始悟然事已無及惟自咎爾 蒙古以廉希憲為中書平章政事商榷參知政事希憲在秦蜀凡宋將家屬宋室石通鑑 卷四十九 十六

荆西憲司安吉嘉興公田隸兩湖運司常州鎮江公田隸總所每歲秋租輸之官倉特與饒減二分或水旱則別議施數仍立四分司以主管公田繫衝平江嘉興安吉各一員鎮常江陰共一員每鄉置官莊一所民為官耕者曰官佃為官督者曰莊官莊官以富饒者充應兩歲一更每租一石明減二斗不許多收其間毘陵登江二時迎合止欲買數之多凡六七斗皆作一石及收租之際元額有虧則取足于田主遂為無窮之害或內有饒瘠及租佃頑惡之處又從而責換于田主其禍尤慘 何夔然罷 夏五月辛卯宋資治通鑑 卷四十九 十九

良貴亦以人言籍籍自陳括田之勞乞從罷免不允
由是公論頓沮臨安府學生葉季蕭規應詔上書
詆賈似道專權害民誤國似道命劉良貴摺撫以罪
黥配李于漳州規于汀州蒙古阿里不哥自昔木
土之欺不能復軍至是與諸王王龍答失三人及其
謀臣不魯花脫里察脫忽思等來歸蒙古主以諸王
皆太祖之裔並釋不問惟誅不魯花等丙申楊棟
以彗星為祟九旗非變異也言者論其欺天罔君坐
免或謂棟姑為是言陰告于帝謀逐似道似道覺之
遂蒙疑而去彗星凡歷五十餘日始滅八月蒙古

宋高宗通鑑 卷四十九

翰林承旨王鶴上言劉秉忠及侍講鄭彥密謀定大
計積有忠勳然猶仍其野服散號宜正其衣冠祭以
顯秩蒙古主即日拜太保兼領中書省事秉忠既受
命以天下為己任知無不言凡燕閒顧問輒推薦人
物可器使者其所甄拔後皆為名臣蒙古劉秉忠
請定都于燕蒙古主從之詔營城池及宮室仍號為
中都九月乙未建寧府教授謝枋得考試宣城及
建康摘賈似道政事為問且言權姦擅國敵兵必至
趙氏必亡漕使陸景思上其藁於似道於是左司諫
舒有開劾枋得怨望騰謗大不敬詔竄之賈似道

請行經界推排法于諸路由是江南之地尺寸皆有
稅而民力竭矣賈似道以物貴由于楮賤楮賤由
于楮多乃更造銀關每一准十八界會之三自製其
印如賈字狀行之出奉宸庫珍貨收幣會于官廢十
七界會不用銀關行物益貴楮益賤冬十月丁卯
帝有疾詔草野有能治瘵者白身除節度使有官及
願就文資者並與比附推恩仍賜錢十萬田五百頃
卒無應者遂崩年六十六太子禛即位尊皇后曰皇
太后上帝廟號曰理宗史臣曰理宗享國與仁宗
同然仁宗之世賢相相繼理宗四十年間若崔與之

宋高宗通鑑 卷四十九

吳潛皆弗究于用而史彌遠丁大全賈似道竊弄威
福相為終始治效之不逮仁宗宜也蔡州之後可以
雪先世之耻顧乃貪地弃盟事釁隨起兵連禍結境
土日感良由中年奢慾既多怠於政事權移姦臣以
致於此惜哉十一月蒙古阿合馬以河南鈞徐諸
州俱有鐵冶請興鼓鑄之利乃括戶三千興煽之歲
輸鐵一百三萬七千斤又以太原民煮小鹽越境販
賣民貪其價廉競買食之解鹽以故不隸歲入課銀
止七千五百兩請歲增五千兩無問諸色兵民均出
其賦至是罷左右部居中書蒙古主嘉阿合馬之能

超拜平章政事

宋資治通鑑卷第五十

宋紀五十 起咸淳乙丑盡咸淳癸酉凡九年

度宗端文明武景孝皇帝一

咸淳元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二月丁未以姚希

得叅知政事江萬里同知樞密院事王燾簽書院事

三月甲申理宗葬于永穆陵 夏四月戊午加賈

似道大師封魏國公帝以似道有定策功每朝必答

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爲周公理宗山陵

事竣徑棄官遠越而密令呂文德詐報蒙古兵攻下

沱急朝中大駭帝與太后手詔起之似道乃至欲以

宋資治通鑑卷之五十一

經筵拜大師而典故湏建節乃授鎮東軍節度使似

道怒曰節度使僉人之極致耳遂命出節都人聚觀

節已出復曰時且不利亟命返之舊制節出撤關壞

屋無倒節理以示不屈至是人皆駭異 閏五月以

江萬里叅知政事王燾同知樞密院事馬廷鸞簽書

院事 秋八月蒙古以安童爲中書右丞相安童未

華黎四世孫年二十一矣蒙古主以其幼未便事召

許衡于懷孟俾議中書有事衡至以疾辭蒙古主不

許安童親候其館與語良久既還念之不釋者累日

十一月以留夢炎簽書樞密院事

宋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九終

卷四十九

三十一

咸淳二年春正月以季可為監察御史初理宗詔置籍中書記諫官御史言事歲終以考成績而賈似道當國忌臺諫言事悉用庸懦易制者為之彈劾不敢自由惟取遠州太守及州縣小官毛舉細過應故事而已 癸丑江萬里罷賈似道以去要君帝至拜留之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為下殿因舉笏譏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為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帝在經筵每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萬里常從旁代對王夫人頗知書帝語夫人以為笑似道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五

聞之積慙怒謀逐萬里萬里亦四上疏求退乃以資政殿大學士奉祠 二月蒙古以宋子貞為中書平章政事子貞初事東平嚴實建學育才齊魯為之一變蒙古主南侵子貞上言本朝威武有餘仁德未洽若投降者不殺脅從者勿治則宋之郡邑可傳檄而定也蒙古主善之累遷右三部尚書數上言時政便宜凡立法裁制多自子貞發之蒙古主頗悔用于貞之晚入中書未幾致仕卒 夏四月壬午姚希得王燦罷 五月甲寅以王燦叅知政事雷夢炎同知樞密院事包恢簽書院事恢所至以嚴為治破豪猾去

姦吏治蠱獄政聲赫然理宗朝嘗因輪對曰陛下之心如天地日月其閉而食者外戚近習耳 秋七月蒙古主以張德輝叅議中書言事初德輝在史未澤幕下蒙古主在藩邸聞之召見問曰或云遼以釋廢金以儒亡有諺對曰遼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親睹率執皆武弁世爵雖用一二儒臣及論軍國大事又不使預聞然則金之存亡自有任其責者蒙古主然之呼其字而不名德輝又嘗與元裕上謁請蒙古主為儒教大宗師蒙古主悅而受之既即位以為河東南北路宣撫使遂入議政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五

咸淳二年春正月癸卯立皇后全氏后會稽人理宗母慈憲夫人姪孫也寶祐中父昭孫沒于主事理宗以母故常召后入宮問曰爾父沒于主事母念之令人可哀后對曰妾父可念淮湖之民尤可念也帝異之語大臣曰全氏女言辭甚合宜配家嫡以承宗祀遂納為太子妃 戊申帝釋菜于孔子以頌回曾參孔伋孟軻配列邵雍司馬光于從祀又升顯孫師于十哲追封雍新安伯講官監官三學長貳及諸生推恩有差 蒙古許衡陳時務四事一曰立國規模古今立國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

無他愛與公而已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天下雖大可不勞而理也然其先後之序緩急之宜密有定則可以會意而不可以言傳是之謂規模考之前代北方有中夏者必行漢法乃可長久如今自形勢非用漢法不宜也然萬世國俗累朝勛舊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其勢有甚難者陛下苟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篤信堅守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恤浮言則政治之功可成也二曰中書大要中書管天下之務不勝其煩大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夫治人者法也守法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五十一

四

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執優游廟廊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里巷之談動以為古諷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敢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人成法反可遺邪其亦弗思甚矣用人立法今雖未能遽如古昔然俸給之等敘用之格監司之條當先擬定至於貴家世襲品官任子版籍之數續當議之亦不可緩也其三曰為君難上天眷命作之君師蓋以至難任之也堯舜以來聖明帝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也然則為君之難

尤陛下所當專意者臣請舉其切而要者于后入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吝不慎矣苟從古者大學之道以脩身為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奈何為人上者多樂舒肆為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本為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為欲也欲心盛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其所務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豈肯兢兢以脩身為本一言一事熟思而審處之乎此踐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五十一

五

言之難也人之情偽有險有易有暴有寡未易使之不見欺也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則替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誰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無足愛也強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強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為君子退者未必為小人予之者或無功而奪之者或有功也以至賞罰生殺鮮有得其正者較而至此尚可防邪大抵人君以知人為貴用人為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既不

務自韜晦有舉一世而人不知者人君雖或知之而
召之命之汎如廝養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而言不
見用或用其言而復使小人叅之賢者俱不骨也此
特難進者耳又有難合者焉大抵人君樂聞人過而
不樂聞已過務快己心而不務快民心賢者必欲匡
扶使如堯舜故其勢難合况姦邪佞醜正惡直多
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天下被其澤邪
益戒禹曰任賢勿貳貳之一言在大禹猶當警省况
後世人主哉此賢任之難也姦邪之人其為心險其
用術巧其諂似恭其姦似直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五十 六

為人君者不喜聞過為人臣者不敢盡言合二者之
心以求天下之心則其難得也固宜三代而下稱盛
治者無如漢文景然當時天象數變而文景專以養
民為務今年下詔勸農桑明年下詔減租稅懇愛如
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臣竊見近年尋字迭見
議者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以為曷若直法文
景之恭儉愛民為理明義正而可信邪右六者難之
目也其四曰農桑學校今國家徒知歛財之巧而不
知生財之由徒知防人之欺而不知養人之善徒患
法令之難行而不患法令無可行之地誠能優重農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五十 七

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專濟矣
乃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爲船
而習之得練卒七萬遂築圍城以逼襄陽 冬十月
戊寅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常捷卒 行義後法
蒙古省臣言前代必有起居注故善政嘉謨不致違
失蒙古主以和禮霍孫爲之 十二月丙戌包恢罷
咸淳五年春正月以李璣芝爲兩淮制置大使兼知
揚州時揚州新遭火公私蕭然璣芝放民負鹽二百
餘萬又鑿河四十里入金沙餘慶場以省車運始平
山堂瞰揚城敵至則構壘樓其上張弓弩以射城中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五十一 十

何由辦廉希憲曰立憲察內則彈劾姦邪外則察視
非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大於此者阿合馬語塞
乃止 二月蒙古詔曰國家肇基朔方制用文字皆
取漢楷及畏五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及遐方
諸國例各有字今文治寢興字書方缺特命國師八
思巴創蒙古新字頒行諸路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
言達事而已更號八思巴爲太寶法王其字凡千餘
大要以諧聲爲宗 三月辛酉蒙古軍圍樊遂城鹿
門京湖都統張世傑將兵拒之戰于赤灘圍敗績世
傑柔之從子從柔戊杞有罪來奔阮思聰見而奇之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五十一 十一

庭芝大築城包之募汴南流民二萬餘人以實之號
武銳軍脩學振饑民德之如父母 葉夢鼎上疏乞
致仕扼於賈似道不得行乃引杜衍故事致仕單車
宵遁詔判福州夢鼎不拜以馬庭鸞江萬里叅知政
事 蒙古括諸路兵以益襄陽之師遣史天澤與宗
王大臣往經畫之天澤至呂文煥遣使餉以鹽茗木
淺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山令南北不通又築峴
山虎頭山爲一字城聯巨諸堡以立久駐必取之基
蒙古新立憲臺阿合馬以專總財賦不便言于蒙
古主曰庶務貴成各路錢穀付之轉運必繩治之事

言于呂文德召置麾下累功至都統制 戊辰以江
萬里馬廷鸞爲左右丞相兼樞密使馬光祖知樞密
院事廷鸞每見文法益密功賞稽遲將枝不出死力
於邊聞升辟稍越拘繫似道頗疑異已黥堂吏以泄
其憤 秋七月以夏貴爲沿江制置副使援襄樊貴
乘春水漲輕兵部糧至襄陽城下懼蒙古軍掩襲僅
能與文煥交語而還及秋大霖雨漢水溢貴分遣舟
師出沒東崖林谷間阿木謂諸將曰此虛形不可與
戰宜整舟師以備新城明日貴舟果趣新城至虎尾
洲爲阿木所敗士卒溺漢水死者甚衆若文虎復以

舟師接貴至灌子灘亦為阿朮所敗文虎以輕舟遁
八月高麗權臣林衍廢其主植而立安慶公溥植
弟也蒙古主命趙鐸行省東京聚兵平壤往問其罪
且詔誅止衍餘無所問 十二月呂文德以許蒙古
置權場為恨每曰誤國家者我也因疽發背乞致仕
詔授少師封衛國公卒賈似道以其婿范文虎為殿
前副都指揮使

咸淳六年春正月壬寅以李庭芝為京湖制置大使
督師援襄樊時夏貴范文虎相繼大敗及聞庭芝至
文虎貽書賈似道曰吾將兵數萬入襄陽一戰可平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五十一

但願無使聽命于京闈事成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即
命文虎之兵從中制之庭芝屢約進兵文虎但與妓
妾嬖倖擊鞠飲宴為樂以取旨未至為辭 起復孫
虎臣為淮東安撫副使 汪萬里以襄樊為憂屢請
益師往救賈似道不荅萬里遂力求去出知福州
蒙古廉希憲立朝諱正有內侍入朝堂傳旨言其事
當爾希憲曰此關臣預政之漸不可啓也入奏杖之
蒙古主嘗令希憲受帝師戒希憲對曰臣已受孔子
戒矣蒙古主曰汝孔子亦有戒邪對曰為臣當忠為
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時有詔釋大都囚西城

人匿贊馬丁為怨家所訴繫獄亦被原免蒙古主自
開平還怨家復訴之時希憲在告實不預其事乃取
堂判補署之曰天威不測豈可幸其獨不署以倖免
邪遂與左丞相耶律鑄俱罷蒙古主嘗問侍臣希憲
居家何為阿合馬曰日與妻孥宴樂耳帝曰希憲清
貧何從宴設阿合馬愧而退 以陳宗禮簽書樞密

院事趙順孫同簽書院事初宮中飲宴名曰排當理
宗朝排當之禮多內侍自為一有排當則必有私事
密啓帝即位益盛至出內帑為之宗禮為給事中嘗
上疏言內侍用心非借排當以侵羨餘則假秩筵以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五十一

奉殿數不知費幾州汗血之勞而供一夕笙歌之樂
請禁絕之不報 蒙古立尚書省以阿合馬平章政
事阿合馬為人多智巧言以功利自效蒙古主急於
富國試以行事頗有成績又見與史未澤爭辨屢有
以詘之由是奇其材授以政柄言無不從而不知其
專懷益甚矣既立尚書省以為平章政事詔凡銓選
吏部定擬資品呈尚書尚書啓中書然後聞阿合馬
擢用私人不由部擬不咨中書安童以為言蒙古主
令問阿合馬阿合馬言事無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
人臣宜自撰安童因請自今惟重刑及遷上路總管

始屬之臣餘竝付阿合馬蒙古主從之阿合馬遂請
重定條畫下諸路括戶口增太原鹽課以千錠為常
額三月庚子朔日有食之蒙古許衡被徵入朝
與姚樞等詳定禮儀時阿合馬勢傾中外一時大臣
多阿附之衡每與之議必正言不少讓口而其子忽
辛有同簽書樞密院之命衡獨執奏曰國家事權兵
民財三者而已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蒙古主
曰卿慮其反邪衡對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帝以語
阿合馬由是怨衡亟薦衡為左丞欲因以事中之衡
屢入辭免蒙古主不許夏四月戊寅罷直學士院

宋資治通鑑卷之五十一

十四

文夫祥賈似道以去要君帝勉雷益堅命學士降詔
禾祥當制時內制相承必先呈稿於相禾祥不從似
道意不滿禾祥援楊大年故事亟求解職遷秘書監
似道諷使臺官張志立劾罷之秋八月癸巳賈似
道屢稱疾求去帝至涕泣雷之不從詔六日一朝一
月兩赴經筵尋又詔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避席目
送之出殿庭始坐繼復詔十日一朝時襄樊圍急似
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作半閒堂延羽流塑已像
其中取宮人葉氏及娼尼有美色者為妾日肆淫樂
與故博徒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有妾兒來立府門

若將入狀似道見之縛投火中嘗與羣妾踞地鬪蟋
蟀所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邪酷嗜實玩建多寶
閣一日一登玩聞余玠有玉帶求之已徇葬矣發其
塚取之人有物求不與輒得罪自是或累月不朝雖
朝享景靈宮亦不從駕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日
帝問曰襄陽之圍已三年矣奈何似道對曰北兵阻
遠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詰其
人誣以他事賜死由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者冬
十月詔范文虎總中外諸軍救襄樊十一月蒙古
張弘範軍于鹿門以斷官軍糧道及鄂復之援言平

宋資治通鑑卷之五十一

十五

史夫澤曰今規取襄陽周于圍而緩于攻者計俟其
自斃也然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
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自
斃之時乎若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于灘以絕其
東則庶幾斃之道也天澤從之遂築萬山徙弘範
軍自是襄樊道絕十二月乙未陳宗禮卒
咸淳七年春二月大饑是歲淮浙江西皆饑命官賑
貸知撫州董棗大書閉難者籍糶難者斬不抑米價
勸分有友全活甚眾蒙古復立玉植為高麗王趙
璧至東京時林衍巳死乃言于蒙古主以兵衛植復

國誅衍之子惟茂及其親屬未幾衍黨裴仲孫等復集餘衆立植庶族承化侯爲王竄八珍島踰年蒙古遣忻都討平之夏五月蒙古詔東道兵圍襄陽各道宜進兵以牽制之於是秦蜀行省平章政事賽典赤瞻思率諸將水陸並進鄭鼎出嘉定汪良臣出重慶北刺不花出瀘州所至順流縱筏斷浮橋獲將卒戰艦甚衆六月漢水溢文虎不得已將衛卒及兩淮舟師十萬進至鹿門阿木夾江東西爲陣別令一軍趨會丹灘犯其前鋒諸將順流鼓譟文虎軍逆戰不利棄旗鼓鎧仗乘夜遁去蒙古俘其軍獲戰船甲仗不可勝計李庭芝自劾請代不許蒙古許衛上疏言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諸事不報因譴疾請解機務蒙古主不許且命舉自代者衛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臣下況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乃拜衛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卽燕京南城舊樞密院設學衛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因請徵其弟子王梓耶律有尚姚述等十二人爲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穉衛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如君臣其爲教因覺以明善因善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爲張弛課誦少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五

一六

原缺第十七葉

亦絕至是詔李庭芝移屯郢州將帥悉駐新郢及均州河口以守要津庭芝聞知襄陽西北一水曰清泥河源於均房卽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爲一舫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襄郢山西民兵之驍悍善戰者三千人求將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俱智勇素爲諸將所服俾爲都統號貴曰矮張順曰竹園張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夏五月漢水方生乘順流發舟百艘稍進圍山下又進高頭巷口結方陣各船置夾鎗火炮熾炭臣奔勁弩夜宋資治通鑑卷之五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五

一六

里列撒星橋雖魚蝦不得度二人遇橋即鋸斷之竟
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
定乃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及登舟帳前一人士
去乃有過被撻者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及
知復不能銜枚隱迹乃舉炮鼓譟發舟乘夜順流斷
緝破圍冒進元兵皆辟易既出險地夜半天黑至小
新城阿木劉整分艤艦邀擊以死拒戰沿崖束荻列
炬火光燭天如白晝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遙望軍
船旗幟紛披貴兵以為郢兵來會喜躍而進舉流星
火示之軍船見火即前迎及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元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五十一

十九

軍也蓋郢兵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元
兵得逃卒之報先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與戰而困
且出於不意所部殺傷殆盡貴身被數十創力不能
支遂被執見阿木干櫃門關阿木欲降之貴誓不屈
乃見殺元令降卒囚人昇貴屍至襄陽城下曰識矮
張都統乎此是也守陴者皆哭城中喪氣文煥斬四
卒以貴附葬順塚立雙廟祀之 資政殿大學士皮
龍榮舊宮僚也知賈似道忌之家居杜門不預人事
一日帝偶問龍榮安在似道恐其召用陰諷湖南提
刑李雷應誣劾以事六月丙申徙衡州居住龍榮恐

不為雷應所容未至飲藥卒以章鑑同簽書樞密院
事 秋八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九月辛未有事于
明堂賈似道為大禮使禮成幸景靈宮將還遇大雨
似道期帝雨止升輅胡貴嬪之兄顯祖為帶御器械
請如開禧故事却輅乘道遣輦還宮帝曰平章得無
不可顯祖給曰平章已允帝遂歸似道大怒曰臣為
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即日嘉會門
帝固留之不得乃罷顯祖涕泣出貴嬪為尼似道始
還似道專恣日甚畏人議已務以權術駕馭不愛官
爵牢籠一時名士以故言路斷絕威福肆行相視以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五十一

二十

目矣冬十一月乙卯馬廷鸞罷廷鸞扼於賈似道
力辭相位乃授觀文殿大學士知饒州入辭帝惻怛
久之曰丞相勉為朕留廷鸞對曰臣死亡無日恐不
得再見君父然國難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
不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闕不知陛下
與元老大臣惟懷永圖臣死且瞑目泣拜而出 朝
廷患劉整為元用詔以整為盧龍軍節度使封燕郡
王遣永寧人齋告身及金印牙符期致之整既入元
事覺整自軍中入見元主曰此宋患臣用兵襄陽欲
以此殺臣耳元主詔磔其人于市且移書來責執政

十二月甲寅召葉夢鼎詔加少傅入相夢鼎引疾力辭使者相繼促行扶病至嶧縣疏奏願上厲精寡欲規當國者狀人心固邦本扁舟徑還使者以禍福告夢鼎曰廉恥事大死生事小萬無可回之理賈似道大怒乃令致仕

咸淳九年春正月樊城被圍四年守將范天順牛富力戰不為劓富又數射書襄陽城中期呂文煥相與固守為唇齒未幾阿里海涯得西域人所獻新礮法乃進攻樊破外郭張弘範為流矢中其肘束創見阿木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五十一

十一

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則樊破而襄亦下矣阿木從之初襄樊兩城漢亦出其間文煥植木江中鑲以鐵絙上造浮橋以通援兵襄亦恃此為固至是阿木以機鋸斷木以斧斷絙燔其橋襄兵不能援乃以兵截江而出銳師薄樊城遂破天順仰天嘆曰生為宋臣死為宋鬼即所守處縊死富率死士百人巷戰元兵死傷者不可計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民居燒絕街道富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裨將王福見富死嘆曰將軍死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襄陽久困援絕徹屋為薪緝關會為衣衣

煥每一巡城南望慟哭而後下告急于朝賈似道累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章留已樊城既陷復申請之事下公卿雜議監察御史陳堅等以為師臣出

顧襄未必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帝從之時羣臣多言高達可援襄陽者御史李珣入言於似道似道曰吾用達如呂氏何珣出嘆曰呂氏安則趙氏危矣文煥聞達且至亦不樂以語其客客曰易耳今朝廷以襄急故遣達吾以捷聞則達必不成遣矣文煥大以為然會獲元哨騎數人文煥即繆以大捷奏然不知朝中實無援襄事也未幾阿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五十一

十一

里海涯帥總管唆都等移破樊攻樊以向襄陽一礮中其譙樓羣如震雷城中洶洶諸將多踰城降者初劉整嘗躍馬獨前與文煥語為文煥伏弩所中幸甲堅不入至是欲立碎其城執文煥以快意阿里海涯不可乃身至城下宣元主所降招諭文煥詔曰爾等拒守孤城于今五年宣力為主固其宜也然勢窮援絕如數萬生靈何若能納款悉赦勿治且加遷擢文煥狐疑未決因折矢與之誓二月庚戌文煥乃出降先納筓鑰次獻城邑且陳攻郢之策請已為前鋒阿木入襄陽阿里海涯遂借文煥朝燕元主以文煥為

襄漢大都督事聞似道言于帝曰臣始屢請行邊陲下不之許向使早聽臣出當不至此文煥兄知廬州文福文德子知潭江府師喪俱上表待罪似道此之詔皆不同三月劉整故吏羅鑑自北復還上整書藁一帙于四川制司有取江南二策其一言先取全蜀蜀平江南可定其二言清口桃源河淮要衝宜先城其地屯山東軍以圖進取帝亟詔淮東制司往清口擇利地築城備之襄城既失賈似道復上書言事勢如此非臣上下驅馳聯絡氣勢將有大可慮者帝曰師相豈可一日離左右壬午似道乃建機速房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五十

三十一

以革樞密院漏泄兵事稽遲邊報之弊尋詔中外大小臣僚有材識超卓明控御之宜懷攻守之略者密具以聞朕當虛已以聽仍詔凡諸上書人請以丞相督視者不允餘付機速房四川宣撫司參議官張夔發陳危急三策一曰鎖漢江口岸二曰城荆門軍當陽界之玉泉山三曰峽州宜都而平聯署堡砦以保聚流民且守且耕並圖上築城形勢似道不以上聞下京湖制司審度可否事竟不行元主立其子真金為太子真金蒙古主之長子初封燕王守中書令兼判樞密院事劉秉中薦中山王恂以輔之元主

以為太子善勅兩府大臣凡有啓稟必令恂與聞恂言太子付托至重當延名德與之居處况兼領中書樞密之政詔條所當通觀庶務亦當履省又以遼金之事近接耳目者區別善惡進之真金問恂以心之所守恂曰當聞言人心猶印板然板本不差雖摹千萬本皆不差本既差矣摹之千紙無不差者真金曰善至是立為皇太子李庭芝免夏四月以汪正信為京湖制置使趙清為沿江制置使並信兼知江陵清兼建康留守清多獻寶玉于似道故有是命六月給事中陳宜中言襄樊之失皆由范杲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五十

三十一

虎怯懦逃遁乞斬之賈似道不許正降一官監察御史陳文龍言文虎失襄陽猶使知安慶府是當罰而賞也趙清乳臭小子何足以當大閫之寄請皆罷之似道大怒黜文龍知撫州旋又使臺官李可劾退之汪正信言臣奉命分閫延見吏民皆痛哭流涕言襄樊之禍皆由范杲文虎及俞興父子文虎以三衙長圍難怯戰僅從薄誚有子承順守節不屈猶可少贖其愆興奴隸庸材務復私怨濺叛劉整流毒至今其子大忠挾多資為父行賄且自稱進令雖許斬未足以快天下之忿乞重典則人心興起事功可圖詔從

大忠名循州拘管 秋七月元阿合馬等屢毀漢法

諸生廩食或不繼許衡請還讓孟元主以問翰林學

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

大體宜勿聽其去元主又命諸老臣議其去留實默

為衡懇請乃聽衡還劉秉忠姚樞及磐默等復請以

贊善王恂攝學事衡弟子耶律有尚蘇郁由棟為助

教庶幾衡之規矩不致廢墜從之 元人城馬駿山

知合州張珪擊走之先是蒙古入蜀珪副王堅協力

戰守堅還以珪代之自開慶受兵民凋弊甚珪外以

兵護耕內教民墾田積粟未再期公私頗足劉整既

宋資治通鑑卷之五十一

叛獻計欲自青居進築馬駿虎頂二山扼三江民以

圖合州遣統軍合刺帥兵築之珪聞合刺至乃張疑

兵于嘉渠口潛師渡平陽灘火其資糧器械越砦七

十里焚船塢由是馬駿城築卒不就 九月辛巳以

章鑑簽書樞密院事陳宜中同簽書院事 冬十一

月以李庭芝之妻貴為淮東西制置使陳奕為沿江制

置使庭芝兼知揚州貴兼知瀘州奕兼知黃州庭芝

請分所部兩淮為二司故以淮西付貴奕以兄事實

似道王工陳振民以求進自不官歷顯要遂掌禁兵

是歲元諸路大水蝗

卷第五十終

宋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一

宋紀五十一 起咸淳甲戌盡德

度宗端文明武景孝皇帝

咸淳十年春正月賈似道母胡氏卒似道歸越治喪

詔以天子鹵簿葬之起墳擬山陵百官奉裏事立大

雨中終日無敢易位者既葬詔起復之似道遂還朝

元以伯顏為中書左丞相伯顏事宗王旭烈兀西

域嘗入奏事蒙古主見其貌偉言厲曰此非諸侯王

臣遂留與議國政自右丞進左丞 二月趙順孫罷

秋七月癸未帝崩于嘉國公累即位太后臨朝稱

宋資治通鑑卷之五十一

制帝為太子時以好內聞既立耽于酒色故事嬪妾

進御晨詣閣門謝恩主者書其月日及帝之初一日

謝恩者三十餘人崩年五十三賈似道入宮議所立

眾以建國公是長當立似道主嫡乃立嘉國公是時

年四歲矣謝太后臨朝稱制號帝廟曰度宗 封元

是為吉王弟掛為信王是母楊淑妃舅母俞脩容

詔賈似道獨班起居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

曰皇太后 京湖制置使汪立信移書賈似道謂今

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誠上下交脩以延續天命之幾

重惜分陰以趨事赴功之日也而迺酣歌深宮嘯傲

竹添

湖山玩歲愒月緩急倒施以求上當天心俯遂民物拱揖指揮而折衝萬里者不亦難乎為今日之計者其策有三夫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籌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為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為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叅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刁斗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為聯絡之固選宗室大臣忠良有幹用者立為統制分東西二府以蒞任得其人率然之勢此上

宋資治通鑑卷之五十一

策也久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為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處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衡壁輿觀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詎曰賸賊狂言敢爾蓋立信一目微眇云尋中以危法廢斥之辛卯以朱禔孫為京湖四川宣撫使兼知江陵府八月癸丑大霖雨天目山崩水涌安吉臨安餘杭民溺死者無筭元以博羅權為中書右丞元太保文真公劉兼忠卒秉忠自幼好學至老不衰雖位極人臣終日澹然不異平昔至

是卒元主驚悼謂左右曰秉忠事朕三十年小心慎密不避艱險言無隱情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心朕知之他人不得與聞也贈太傅趙國公元阿朮自襄樊既下奉命略淮東而還與阿里海涯同請南侵且曰臣久在行間備見宋兵之弱失今不取時不再來劉整亦言襄陽破則臨安搖矣若以水軍乘勝長驅則大江必非宋有元主可其奏史末澤姚樞復上言如求大將非安童不可元主遂下詔數朱賈似道背盟拘執使之罪命天澤伯顏總諸道兵與阿朮阿里海涯呂文煥行中書省于荆湘

宋資治通鑑卷之五十一

博羅權阿答海劉整瑤出董文煥行樞密院于淮西兵凡二十萬天澤至郢病篤召還諸軍並聽伯顏節制九月癸未伯顏分大軍為兩道自與阿朮由襄陽入漢濟江以呂文煥將舟師為前鋒博羅權由東道取揚州監淮東兵以劉整將騎兵先行伯顏一軍自分三道蒙魯將一軍由襄陽哨司空山翟瑄將一軍由老鴉山徇荆南而自與阿朮帥阿剌罕張弘範諸將水陸趨郢旌旗延袤前後數百里冬十月丁巳元伯顏至溧水前部將武顯言水溢未可渡伯顏曰此小水不敢渡敢渡大江邪使一騎前導塵諸

軍畢濟遂薄郢州軍于城西時張世傑將兵屯郢
在漢北以石為城新郢在漢南橫鐵緝鎖戰艦密植
椿木水中夾以砲弩凡要津皆施枝設攻具元軍襲
城世傑力戰元軍不能前遣人招世傑不聽阿木獲
俘民言沿江九郡精銳皆萃于二郢若舟師出其間騎
兵不得獲岸此危道也不若取黃家灣堡東有河口
可由中拖船入藤湖轉而下江僅三里呂文煥亦以
為便諸將曰郢城我之喉襟不取恐為歸路患伯顏
不從遣總管李庭劉國傑攻黃家灣堡援之諸軍破
竹席地盪舟由藤湖入漢伯顏阿木殿後不滿百騎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五十一

四

郢州副都統趙文義帥精騎二千追之至泉子湖方
戰而敗伯顏手殺之郢卒皆潰元兵進至沙洋遣俘
持黃榜檄文入城守將王虎臣王太用斬俘焚榜文
煥復至城下招之亦不應日暮風大起伯顏命順風
掣金汁礮焚其廬舍煙焰漲天城遂破生擒虎臣木
用餘悉屠之進薄新城文煥列沙洋所馘于城下復
縛木用等至壁使招降都統邊居誼不答明日又至
曰吾欲與呂叅政語耳文煥以為降已馳馬至伏弩
亂發中文煥右臂并馬馬仆幾鈎得之兼挾文煥以
他馬奔走會其總制黃順副將任寧俱出降其部曲

多欲縋城出者居誼悉驅入當門斬之文煥乃麾兵
攻城居誼以火具却之旋驥附而上居誼度力不克
拔劍自殺不殊赴火死所部三千人猶力戰悉死焉
伯顏壯其勇購其屍觀之遂進兵交渠復州 乙丑
以章鑑同知樞密院事陳宜中簽書院事 十一月
庚辰以陸秀夫叅議淮東制置司事李庭芝在淮南
聞秀夫名辟置幕下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東為
第一號小朝廷秀夫性沉靜不苟求人知每僚吏至
閣賓主交驩秀夫獨欽衽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矜
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之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五十一

五

雖改官不使去已 丙戌以王煥章鑑為左右丞相
兼知樞密使煥固辭不許 十二月癸丑元伯顏至
蔡店大會諸將期期渡江遣人覘漢口形勢時夏貴
以漢鄂舟師分據要害彌亘三十餘里王達守陽邏
堡朱禔孫以遊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進軍將馬福言
淪河口穿湖中可從陽邏堡西沙蕪口入江伯顏使
覘沙蕪口夏貴亦以精兵守之伯顏乃進圍漢陽聲
言取漢口渡江責果移兵援漢陽伯顏乘間遣阿剌
罕將奇兵倍道襲沙蕪口奪之因自漢口開渠引船
入淪河轉沙蕪口以達江戰艦萬計相踵而至以數

千艘泊淪河灣口屯布蒙古漢軍數十萬騎于江北遣人招諭陽邏堡不應因以白鷓子千艘攻之三日不克伯顏因密謀於阿木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隨舟直趨上流為檣虛之計請旦渡江襲南岸已過則急遣人報我阿木亦曰攻城下策也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西上游青山磯下伺隙而動可以如志伯顏遂遣阿里漆淮進薄陽邏堡實率眾來援阿木即以昏時率四翼軍迺流二十里至青山磯是夜雪大作黎明阿木遙見南岸多露沙洲即登舟指示諸將令徑渡

宋資治通鑑卷之五十一

六

載馬後隨萬戶史格一軍先渡為荆鄂都統程鵬飛所敗阿木引兵繼之大戰中流鵬飛軍却阿木遂登沙州攀岸步鬪散而復合者數四出馬急擊追至鄂東門鵬飛被重創走阿木獲其船千餘艘丙辰元阿木遣人還報伯顏大喜揮諸將急攻陽邏堡夏貴聞阿木飛渡大驚引麾下三百艘先遁沿流東下縱火焚西南岸大涼還廬州都統制王達領所部八千人及定海水軍統制劉成俱戰死元諸將請追貴伯顏曰陽邏之捷吾將遣使前告宋人今貴走是代吾使也遂渡江與阿木會議師所向或欲先取蕪黃阿

宋曰若赴下流還無所據上取鄂漢雖遲旬日可以萬全伯顏遂趨鄂州知漢陽軍王儀以城叛降元宗

宋資治通鑑卷之五十一

七

為蔽及京湖之援朱禔孫既遁漢陽復失鄂勢遂孤呂文煥列兵城下曰汝國恃者江淮而已今大軍渡江淮如蹈平地汝輩不降何待會元軍焚鱉艦三千艘火照城中權守張宴然與都統程鵬飛度不能守已未遂以州軍降恭帝張山翁獨不屈元諸將請殺之伯顏曰義士也釋之因檄下信陽諸郡以鵬飛為荆湖宣撫使撤宋兵分隸諸將取壽昌糧四十萬斛以充軍餉命阿里海涯及賈居貞以四萬人守鄂規取荆湖而自率大眾與阿木東下趨臨安以孫虎臣總統諸軍鄂既破朝廷大懼三學生及群臣上疏以

為非師相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于臨安以黃萬石等參贊軍事以孫虎臣總統諸軍所辟官屬皆先命後奏仍於封樁庫撥金十萬兩銀五十萬兩關于一千萬貫充都督府公用王疾邸第皆輸助軍錢穀且覈釋道租稅收之以備用詔天下勤王以高達為湖北制置使知江陵府 庚午元伯顏遣程鵬飛至黃州招諭陳奕奕使人過江請降且求名伯顏曰汝既率眾來歸何必慮及名爵以沿江大都督許之奕大喜遂以城降仍以書招知蘄州管景模景模亦降時沿江諸郡皆呂氏舊部曲望風款附宋資治通鑑 卷之五十一 八

帝烈

德祐元年春正月壬午度宗葬于末紹陵 乙酉以陳宜中同知樞密院事 呂師夔提舉江州興國宮請募兵以禦元詔與知州錢真孫同募至是賈似道承制召為刑部尚書都督府參贊軍事任中流調遣師夔不受命與真孫降元伯顏以師夔知江州時知壽昌軍胡夢麟寓治江州自殺知南康軍葉闡知德安府來與國知六安軍曹明俱迎降于江州師夔設

宴慶公樓選宗室女二人盛飭以獻伯顏伯顏怒曰吾奉天子命興仁義師問罪于宋豈以女色移吾志乎斥遣之 元中書左丞劉整死于無為軍初元人南侵用呂文煥與整為導尋命整別將兵出淮南整銳欲渡江曰大軍自襄樊東下宋悉力西拒東方虛弱徑造臨安可一鼓而捷也伯顏不可曰吾受詔特綴東兵使無西爾濟江非所聞至是整帥騎兵攻無為軍久而不克聞呂文煥入鄂捷至失聲曰首帥束我使我成功後于人善作者不必善成果然遂發憤死於無為城下 戊戌知安慶府范文虎遣人以酒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五十一

九

饌如江州迎元軍且請伯顏速來欲除未幾復遣人言行樞密院臨城招諭眾心不從願俟丞相伯顏乃使阿木以舟師先造文虎以城降通判夏倚仰藥死伯顏繼至承制授文虎兩浙大都督 賈似道畏劉整不敢發及聞其死喜曰吾得天助也乃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十三萬人以行金帛輜重之舟舳艦相銜百有餘里命宰執小事專決大事則關白于督府不得擅行又以所親信韓震為殿帥總禁兵至安吉州似道所乘舟膠于堰中劉師勇以千人入水推之不能動乃易他舟而去遂由新安池口以進次于蕪

湖遣人通呂師夔以議和二月夏黃引兵來會袖中
出一編書示似道曰宋歷三百二十年似道俛首而
已賈似道至江上以汪立信為端明殿學士江淮
招討使俾就建康府庫募兵以備沿江上諸郡立信
受詔即日上道以妻子托其愛將金明執其手曰我
不負國家爾亦必不負我遂行與似道遇於蕪湖似
道拊立信背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因問立信何向
立信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地
上死要死得分明其既至建康守兵悉潰而四面皆
北軍立信知事不可成歎曰吾生為宋臣死為宋鬼
宋資治通鑑卷之五十一

李陽河都統張林屢諷之降卯發忿氣填膺瞠目視
林林不敢復言已而林帥兵巡江陰遣人納款而陽
助卯發為守守兵皆歸于林卯發知事不濟乃置酒
會親友與訣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
先出走雍氏曰君為忠臣我獨不能為忠臣婦乎卯
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雍氏曰吾請先君死
卯發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貲與弟姪僕婢悉遣之
元兵薄城卯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
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氏同縊死於從容堂林
開門降伯顏入城問太守何在左右以死對深嘆息
宋資治通鑑卷之五十一

終為國一死但徒死無益爾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
欲控引淮漢以為後圖賈似道自無湖遣還元俘
曾安撫且以荔子黃柑遺伯顏復使宋京如元軍請
稱臣奉歲幣如開慶約阿朮謂伯顏曰宋人無信惟
當進兵若避似道不擊恐已降州郡今夏難守伯顏
乃令囊加友來答書曰未渡江時議和入貢則可今
沿江州郡皆已內屬欲和則當來面議也似道不答
囊加友歸報京亦還以黃萬石為江西制置使
池州守王起宗聞元軍渡江棄官去通判趙卯發攝
州事卯發繕壁聚糧為固守計二月庚戌元遊騎至

之命具棺衾合葬祭其墓而去事聞贈華文閣待制
謚文節雍氏贈順義夫人元主封其子那木罕為
北平王以安童行省院事于北鄙初元太宗長孫曰
海都居北方自定宗以來日尋干戈至是詔封那木
罕為北平王率諸王兵鎮守而安童總省院之政
元平章軍國重事忠武公史天澤卒天澤至真定病
篤附奏曰臣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慎勿殺掠語
不及私元主聞計震悼贈太尉追封鎮陽王天澤平
居未嘗自矜其能及臨大節論大義毅然以天下自
任年四十始折節讀書論多出人意表拜相之日門

庭悄然或勸以權自張天澤舉唐韋澳告周墀之語曰願相公無權爵祿刑賞天子之柄何以權爲言者慚服出入將相五十年上不疑下無怨人以此郭子儀曹彬云賈似道以精銳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于池州下流之丁家洲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自將後軍軍魯港貴嘗失利於鄂恐督府成功無所逃罪又恐虎臣新進出已上殊無關志會伯顏令軍中作大棧數十探薪芻置其上陽言欲焚舟諸軍但晝夜嚴備而戰心少懈伯顏分步騎夾岸而進麾戰艦合勢衝虎臣軍時阿木與虎臣對陣伯顏命舉巨礮擊虎臣中堅虎臣軍動阿木以划船數千艘乘風直進呼聲動天地虎臣前鋒將姜才力接戰虎臣遽過其妾所乘舟衆見之喧曰步帥遁矣軍遂亂夏貴不戰而走以偏舟掠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能支矣似道聞之錯愕失措遽鳴鉦收軍舳艫簸蕩乍分乍合阿木以小旗麾將校帥輕銳橫擊深入諸軍回棹前走伯顏以步騎左右倚之殺溺死者不可勝計水爲之赤軍資器械盡爲元所獲似道夜駐珠金沙召貴計事項之虎臣至撫膺哭曰吾兵無一人用命者貴徐曰吾嘗血戰當之矣似道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五十一

十一

曰計將安出貴曰諸軍已膽落吾何以戰師相惟有入揚州召潰兵迎駕海上吾以死守淮西耳遂解舟去似道乃與虎臣單舸奔還揚州明日潰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莫應有爲惡語罵罵之者於是鎮江寧國隆興江陰守臣皆棄城遁太平和州無爲軍俱相繼降元壬戌元軍略饒州知州唐震發州民城守時元遣使來取降款通判萬道周陰使所部斂白金牛酒備降禮微諷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負國邪城中少年感震言殺元使者已而元軍登陣衆皆散震入坐府中元軍執贖使署降震擲筆於地不屈遂死之兄椿與家人俱死初江萬里聞襄樊破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至是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爲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爲存亡既而元軍執其弟萬頃索金銀不得支解之萬里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沼中積屍如壘翌日萬里屍獨浮出水上從者斂葬之事聞贈震華文閣待制諡忠介萬里太傅益國公諡文忠行宮留守趙潛棄建康盡取行宮金帛棄城而逃乙丑賈似道至揚州檄列郡如海上迎駕上書請遷都太皇太后不許殿帥韓震復以爲請詔下公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五十一

十三

卿雜議王煥請留蹕未決以已不能與大計乞罷政
不待報徑去已而太學生上言陛下移蹕不干慶元
則于平江事勢危急則航海幸閩不思我能往彼亦
能往徒驚擾無益乃止 張世傑將兵入衛遂復饒
州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惟世傑來上下歎
異陳宜中疑世傑歸自元易其所部軍 勤王詔至
贛江西提刑文天祥奉之涕泣發郡中豪傑并結溪
峒山蠻有衆萬人遂入衛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
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抑損盡以家資爲軍費每與
賓客僚佐語及時事輒撫几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
憂貧人之貧者死人之事聞者爲之感動 湖南提
刑李芾性剛直忤賈似道貶官家居者久之至是提
刑湖南戊辰發壯士三千人使將將之勤王以陳宜
中知樞密院事曾淵子同知院事文及翁簽書院事
倪普同簽書院事 元主復使郝經弟行樞密院都
事庸等來問經所在詔遣總管段佑以禮送經歸經
道病元主勅尚醫近侍迎勞至燕卒謚文忠經爲人
尚氣節爲學務有用及被置撰續後漢書及易春秋
外傳諸書從者皆通于學書佐苟宗道後亦至國子
祭酒 賈似道有罪免陳宜中初附似道得驟登政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五十一

十四

府及堂吏命應龍自軍中以都督府印還宜中問似
道所在應龍以不知對宜中意其已死卽上疏乞誅
似道以正誤國之罪太皇太后曰似道勤勞三朝安
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禮庚午詔授似道醴泉
觀使罷平章都督凡似道諸不卹民之政次第除之
以公田給還田主令率其租戶爲兵放還諸竄謫人
辛未右丞相章鑑聞元兵日迫托故徑去 端明
殿學士江淮招討使汪立信聞賈似道師潰江漢守
臣望風降遁嘆曰吾今日猶得死于宋土也乃置酒
召賓僚與談手自爲表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以家
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按者三以是失
聲三日扼吭而卒後元軍至建康金明以其家人免
或以立信三策及死告伯顏請戮其孥伯顏嘆息久
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之我安得至此命
求其家厚卹之曰忠臣之家也金明以立信之喪歸
葬丹陽 元博羅權軍下邳取清河漣海守臣俱以
城降 三月或言殿前都指揮使韓震謀劫帝遷都
陳宜中欲示非賈似道黨乃召震計事伏壯士袖鐵
椎擊殺之震部曲百餘人大闕而出射火箭入宮斫
嘉會門宮中遣兵逐之遂奔建康 癸酉建康都統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五十一

十五

徐晞榮迎元伯顏入城居之。時江東大疫居民乏食伯顏開倉賑之。且遣醫治疾民大悅。會元主有詔以時方暑不利行師。俟秋再舉。伯顏上言曰。百年通敵已扼其吭。少爾回軍。奔播海島。遺後悔矣。元主從之。詔伯顏以行中書省駐建康。阿木分兵駐揚州。與博羅惟塔出絕宋淮南之援。伯顏分兵四出。知廣德軍令。狝以城降元。乙亥詔諭元。呂文煥陳奕范支虎使通好息兵。以王燾陳宜中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燾與宜中論事多不合。宜中請建督府于京。燾召諸路軍馬勤王。并令潰軍及所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五十一

十一

部團結內外兵十七萬五千人。分廂差官為督各給一兵。付教場教閱。章鑑既去。太皇太后遣使召還罷相。予祠。韓震之死。鑑明其無他。為御史王應龍所劾。削一官。放歸田里。鑑居位號寬厚。與人多許可。時目為滿朝歡。御史陳過潘文卿請買似道并治其黨與。詔刺配翁應龍於吉陽軍。罷廖學中王庭劉良貴陳伯大董樸等官。元軍入常州。知常州趙東鑑遁。州人王良臣等以城降元。知平江府潛說友叛降元。詔張世傑總都督府諸軍。世傑分道出兵。以拒元。世傑遣其將關順李存進軍廣德。謝洪永進

軍平江。李山進軍常州。順遂復廣德軍。丁亥有二星闕于中天。一星隕。巳丑趣五郡鎮撫使呂文福將兵入衛文福殺使者。叛入江州。元兵既近。臨安戒嚴。於是同知樞密院事曾淵子左司諫潘文卿右正言季可。兩浙轉運副使許自新。安撫王霖。龍侍從陳堅。何夢桂。曾希顏等數十人。皆遁。朝中為之蕭然。簽書樞密院事文及翁同簽書院事倪普。諷臺諫劾巳章。未上。函山關通。太皇太后聞之。詔榜朝堂云。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小大臣。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者。內而庶僚。畔官。離次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五十一

十一

外而守令。委印。棄城。下日之司。既不能為吾糾擊。二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羣公。方且表裏合謀。接踵宵遁。平日讀聖賢書。自諉謂何。乃於此時。作此舉措。何生面目對人。死亦何以見先帝。天命未改。國法尚在。其在朝文武官。並轉二資。其負國棄子者。令御史臺覺察。以聞。然不能禁也。元主遣禮部尚書廉希賢。工部侍郎嚴忠範。奉國書來。至建康。希賢請兵自衛。伯顏曰。行人以言。不以兵。兵多反。致疑耳。希賢固請。遂以兵五百送之。伯顏仍下令諸將。各守營壘。勿得妄有侵掠。希賢等至獨松關。張濡部曲殺忠範。執希賢

送臨安希賢病鎗死濡俊之曾孫也朝廷使人移書元軍言殺使之事乃邊將太后及嗣君實不知當按誅之願輸幣請罷兵通好伯顏曰彼為詐計視我虛實耳當擇人同往觀其事體令彼速降乃遣議事張羽同使人還臨安羽至平江被殺 荊州安撫使高世傑復會郢復岳三州及上流諸軍戰船數千艘扼荊江口阿里海涯督諸翼水軍屯東岸世傑乘夜陣于洞庭湖中阿里海涯分道擊之世傑敗走力屈乃降阿里海涯斬世傑以徇岳州總制孟之紹舉城降元破沙市城監鎮司馬夢求死之夢求光五世孫也

宋資治通鑑卷之五十一

十九

丙申以陳合同簽書樞密院事 夏四月元阿里海涯寇江陵朱禔孫高達以城降荊南州軍皆陷初高達解鄂州之圍買似道許以建節後忌而不與達遂怨望夏四月阿里海涯自岳州攻江陵達戰累敗及元屠沙市達與禔孫及提刑青陽夢炎等遂出降阿里海涯入城命禔孫移檄所部歸附於是歸峽郢復鼎濃辰沅靖隨常德均房施荆門諸郡相繼皆降阿里海涯承制並復官守江陵捷聞元主喜謂近臣曰伯顏東下阿里海涯孤軍守鄂朕嘗憂之今荊南定吾東兵可無後患矣乃親作手詔褒之授高達叅知

政事禔孫至上都死 壬子以高斯得簽書樞密院事 以福王與芮為浙東安撫大使 乙卯有司議建藩屏以疆王室詔以與芮為浙東安撫大使判紹興開府置長史司馬 元阿木寇真揚州李庭芝遣守將苗彛成姜才帥兵禦之敗績 元兵東下所過迎降李庭芝率勵所部固守揚州阿木遣李虎持招降榜入城庭芝殺虎焚其榜總制張俊出戰持降臣子孟之緒書來招降庭芝復焚其書梟俊首于市時出金帛牛酒燕犒將士人人感激自奮壬午阿木攻真州苗彛成與趙孟錫帥兵大戰于老鵝嘴敗績阿木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五十一

十九

乘勝進趨揚州姜才為二壘陣逆之于三里溝敗之阿木佯退才逐之阿木反戰至楊子橋揚州撥發官雷大震死之兩軍夾水而陣元張弘範以十二騎絕渡衝才軍才軍堅不動弘範引卻以誘之才將回回躍馬出眾奮大刀直前向弘範弘範反轡迎刺之回回應手而仆元立陣者歡聲震地才軍遂潰阿木與弘範追之自相蹂踐或陷壕水死者甚眾流矢中才肩才拔矢揮刀而前元軍辟易不敢逼遂自身死元軍進薄揚州南門 加李庭芝叅知政事 五月丁巳劉師勇復常州 賜婺州處士何基王栢贈諡基

少師事黃幹告以必有真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
基悚惕受命遂得聞淵源之懿趙汝騰蔡杭楊棟相
繼薦于朝詔與州學教授基固辭相年三十始知爲
學之源捐去俗學勇於求道從基基授以立志居敬
之旨以質實堅苦自勵凡六經四書及濂洛關閩之
書皆有著述至是詔諭基曰文定贈相承事郎以
張珪爲四川制置副使籍呂文煥陳奕范文虎家
丙申詔張世傑等四道出兵以禦元時知慶遠府
仇子真汪東兵馬給轄阮克已各將兵入衛詔與世
傑張彥分道出擊元軍臺諫請命大臣監護事下公
卿雜議久而不決陳文龍上言書云三后協心同底
于道北兵今日取某城明日築某堡而我以文相遜
以迹相疑譬猶拯溺救焚而爲安行徐步之儀也請
詔大臣無滋虛議不報六月庚子朔日食之既晝
晦如夜元召汪良臣入朝命行四川樞密院事曰
成都被兵久瀕鄉安集之良臣進攻嘉定安撫使督
萬壽堅守不出良臣度有伏兵搜山谷果得而殺之
進壘薄城萬壽悉軍出戰大敗遂籍境內三龜九頂
紫雲諸城降元元以萬壽僉西川行樞密院事甲寅
寅以王希平章軍國重事陳宜中劉夢炎爲左右丞

相並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王燾與陳宜中不協
會夢炎自湖南入朝燾宜中皆請相夢炎而求去大
皇太后曰二相毋籍此求閑也乃以燾平章軍國重
事一月兩赴經筵五日一朝宜中夢炎並相燾即日
就民居以丞相府讓宜中宜中言一辭一受何以解
天下之譏因辭去遣使遮留乃還加李燾芝知樞
密院事秋七月辛未張世傑與劉師勇孫虎臣等
大出舟師萬餘艘吹于焦山令以十舟爲左碇江中
流非有號令毋得發碇示以必死元阿木登石公山
望之曰可燒而走也遂遣健卒善數者千餘人載以
宋資治通鑑卷之五十一
巨艦分兩翼夾射阿木居中合勢進戰繼以火矢蓬
檣俱焚煙焰蔽江諸軍死戰欲走不能前多赴江死
張弘範董文炳復以銳卒橫衝世傑不復能軍奔圖
山阿木弘範追之獲白鷗子七百餘艘師勇虎臣還
鎮江世傑請濟師不報賈似道既免三學生及臺諫
侍從皆上疏乞誅似道太皇太后不許及似道上表
自劾且言爲夏貴孫虎臣所誤乞保餘生有旨令李
燾之津遣歸越以終喪制似道留揚不還王燾復論
似道既不死忠又不成孝乞下詔切責似道得詔乃
還紹興府紹興守臣閉門不納王燾復言于太后曰

本朝權臣稔禍未有如似道之烈者縉紳茅草不知
幾疏陛下皆抑而不行付人言于不恤何以謝天下
太后乃降似道三官婺州居住妾人聞似道至率衆
爲露布逐之復詔徙于建康府斬翁應龍籍其家廖
瑩中王庭除名流之嶺南皆自殺於是御史孫嶸叟
等又以似道罪重罰輕乞誅之以正法方固復上疏
論似道僥許貪淫褊驕吝專恣謬十罪太皇太后猶
不聽命舍上言似道以妬賢無比之林甫輒自託於
伊周以不學無術之霍光敢效尤於莽操其總權罔
上賣國召兵專利虐民滔天之罪人人能言迫於衆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五十一

三三

怒僮請建寧夫建寧朱熹講道之闕里雖三尺童子
亦知向方聞似道名咸欲嘔唾况見其面乎乞遠竄
荒服以禦魑魅庚寅遂詔責授高州團練副使循州
安置籍其家遣使監押之貶所會稽縣尉鄭虎臣以
其父嘗爲似道所配欲報之欣然請行似道時寓建
寧之開元寺侍妾尚數十人虎臣至悉屏去撤轎蓋
暴行秋日中令舁轎夫唱杭州歌謔之每名斥似道
窘辱備至一日入古寺壁上有吳潛南行所題字虎
臣呼似道曰賈團練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慙不能
對至泉州洛陽橋遇葉季自漳州放還見于客邸李

賦詞贈之似道俯首謝焉 初張世傑之將出師也
王燾謂二相宜一人督師吳門否則臣雖老無能爲
若效死封疆亦不敢辭會世傑敗于焦山燾復言曰
事無重於兵今二相並建都督廟筭指授臣不得而
知此者六月出師諸將無統臣豈不知吳門去京不
遠而必爲此請者蓋大敵在境非陛下自將則大臣
開督今世傑以諸將心力不一而敗不知國家尚堪
幾敗邪臣既不得其職又不得其責乞罷平章太后
不許既而京學生劉九皋等伏闕上書言宜中擅權
其略以爲趙清趙瑋鑿皆棄城遁宜中乃借使過之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五十一

三三

說以報私恩令狐契潛說友皆以城降乃受其包苴
而爲之羽翼文未祥率兵勤王信護而阻撓之賈似
道喪師辱國陽請致罰而陰佑之元兵薄國勤王之
師乃留之京城而不遣宰相當出督而畏縮猶豫第
令集議而不行呂師夔狼子野心而使之通好乞盟
張世傑步兵而用之於水劉師勇水兵而用之於步
指受失宜因以敗事臣恐誤國將不止于一似道也
初宜中事多專決不關白燾或謂京學之論實燾嫉
之書上宜中徑去遣使四輩召之不至太后乃下九
臬等臨安獄而手詔曰給舍之奏讀燾與宜中必難

又處兼煥近奏乞免平章辭氣不平誠有如人言者可罷煥平章軍國重事以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充體泉觀使是歲卒煥清修剛勁不阿權勢及為相屬國勢危亡乃不能協謀以濟大事士論惜之 晉萬壽既降兩川郡縣多送款獨張珪固守重慶不下元主建東西行樞密院會兵圍之 元以伯顏為右丞相阿朮為左丞相元主召伯顏還至上都面陳形勢乞即進兵遂拜右丞相伯顏辭曰阿朮功多臣宜居後乃進阿朮左丞相仍詔伯顏直趨臨安阿朮仍攻淮南阿朮海涯取湖南萬戶宋都解及呂師夔李植等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五十一

二四

取江西 詔夏貴與淮東制置副使知揚州朱煥互調召李庭芝還朝貴不奉詔煥還揚州庭芝亦不行 乙未以陳文龍同簽書樞密院事八月甲子文天祥至臨安上疏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都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寢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內為四鎮建都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閩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閩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閩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閩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蕪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

兩淮地大力衆乃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于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為迂闊不報命知平江府 元阿里海涯以江陵地圖上進請重臣開大府鎮之元主命廉希憲行省事希憲至江陵阿里海涯率其屬郊迎望拜塵中荆人大駭希憲錄舊官禁剽掠興學懇田民情大安由是思蕃田楊二氏及西南溪峒皆越境請降 九月元兵陷泰州孫虎臣自殺 冬十月詔張世傑劉師勇總出戍兵 丁未以劉夢炎陳宜中為左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宜中在温州被召以親老力辭太后自為書遺其母楊氏使諭之宜中乃赴召 元阿里海涯圍潭州先是李芾至潭州元遊騎已入湘陰益陽諸城中守卒不滿三千芾結峒蠻為援繕器械時芾糧糶江脩壁及元兵至芾慷慨登陴與諸將分地而守民老弱皆出結保伍助之不令而集芾日以忠義勉將士死喪相籍人猶飲血乘城殊死戰有來招降者輒殺之以徇 賈似道舟次南劔州黯淡灘監押官鄭虎臣曰水清甚何不死于此似道曰太后許我不死俟有詔即死十月至漳州木綿巷虎臣曰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五十一

三五

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拘其子與妾于別館
卽廁上拉其脅殺之陳宜中至福州捕虎臣斃于獄
元阿木攻揚久而無功乃築長圍困之城中心盡
死者枕籍滿道而李庭芝之志益堅會伯顏至潭頭
遂議深入 元伯顏渡江分兵為三道阿刺罕與魯
赤帥右軍自建康出廣德四安鎮趨獨松關董文炳
相威帥左軍出江並海取道江陰趨溇浦華亭以范
文虎為前鋒伯顏及阿答海將中軍趨常州以呂文
煥為前鋒水陸並進會期臨安 常州告急文天祥
使尹玉麻士龍張全朱華將兵赴援士龍戰虞橋先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五十一 主一

曰降者乎關者乎佑曰關者也麾其兵突進元軍圍
之數重佑身被四矢三鎗猶揮雙刀率死士數十人
南走前渡橋板斷被執宋都解曰壯士也欲降之不
屈又命劉槃呂師夔以金符遺之佑不受復令佑子
說之曰父死于安之佑斥曰汝行乞于市第云密都
統子誰不憐汝怡然自解其衣請刑遂死元進取建
昌萬石走入閩 甲申元伯顏至常州會兵圍城姚
崇陳炤劉師勇王安節力戰固守伯顏遣人招之譬
諭百端終不聽伯顏怒命降人王良臣役城外居民
運土為壘土至弁人以築之且殺民煎膏取油以作
砲焚其牌板日夜攻不息城中甚急而崇等守志益
堅伯顏乃叱帳前諸軍奮勇爭先四面並進城遂破
崇死之炤與安節猶巷戰或謂炤曰城東北門未合
可走炤曰去此一步非死所以日中兵至死焉伯顏
命屠其民擒安節至軍前不屈亦死師勇以八騎突
圍走平江嘗希得之子安節堅之子也 謝枋得聞
淮西江東西州郡守將皆呂氏部曲故爭降附自以
與呂師夔善乃應詔上書以一族保師夔可信乞分
沿江諸屯兵以師夔為鎮撫使使之行成且乞身至
江州見文煥與議朝廷乃以枋得為沿江察訪使以

往會文煥北還不及而返遂改知信州 中書舍人
王應麟請為濟王立後乃詔贈太師尚書令進封鎮
王諡昭肅擇後奉祀賜田萬畝 乙丑元軍破獨松
關守將張濡遁獨松既破隣邑望風皆降朝廷大懼
時勤王師尚三四萬人文天祥與張世傑議以為淮
東堅壁固廣全城若與敵血戰萬一得捷則令淮師
以截其後國事猶可為也世傑大喜陳宜申曰太后
降詔以王師務宜持重議遂止濡既遁後為廉希賢
之子所殺 元軍文炳入江陰城 乙未左丞相劉
蕡奏遁 十二月詔許賈似道歸葬其田廬 以
宋資治通鑑 卷五十一 五十一

陳文龍參知政事謝堂同知樞密院事 朝議以呂
文煥為元鄉導乃追封文德為和義郡王而以文德
子師孟為兵部侍郎覲成和議 平江府通判王矩
之都統制王邦傑以城迎降于常州伯顏使呂文煥
先往受之然後入城張世傑未至平江已陷乃以兵
入衛 陳宜中因柳岳還復奏遣宗正少卿陸秀夫
及呂師孟等同囊加皮使元軍求稱姪納幣不從則
稱姪孫且勅呂文煥令通好罷兵秀夫等見伯顏于
平江伯顏不許宜中乃白太后奉表求封為小國太
后從之直學士院高應松不肯草詔改命京局官劉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五十一 五十一

宋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二

宋紀五十二 起景炎戊寅盡祥興巳卯凡五年

端宗裕文昭武愍孝皇帝

景炎元年春正月乙丑朔元兵久圍潭州阿里海涯督戰益急與諸將畫地分圍决湟水以樹梯衝城中大窘力不能支諸將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為國死可也如民何蒲罵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為今日也汝等死守有復言者吾先戮汝除夕元兵登城蟻附而上知衡州尹穀時寓城中知事不可為乃為二子行寇禮或曰此何時行此迂闊事穀曰正欲令兒

宋資治通鑑卷之五十二

曹冠帶見先人于地下爾既畢禮與其家人自焚蒲命酒酌之因留賓佐會飲夜傳令猶手書盡忠字為號飲達旦諸賓佐出參議楊建赴園池死蒲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倭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以不能蒲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蒲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舉身投地乃自刎幕僚陳德孫顏應焱皆死潭民聞之皆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相望元旦守將吳繼明劉孝忠以城降阿里海涯傳

檄諸郡由是袁連衡永郴全道桂陽武岡皆降于元

寶慶通判曾如驥亦不屈而死事聞贈蒲端明殿大學士諡忠節陳文龍黃鑄道 辛未以吳堅為左丞

相兼樞密使常枬叅知政事日午宣麻慈元殿文班止六人 諸閩兵皆潰知嘉興府劉漢傑以城降元

元兵圍安吉州知州趙良淳與提刑徐道隆同守時

元兵迫行都召道隆入衛道絕不通乃由太湖經武

康臨安縣境勤王范文虎致書誘良淳降良淳焚書

斬其使元兵至良淳率眾城守夜就麥舍俾上不歸

既而戍將吳園走開門納元兵良淳命車歸府兵士

止之曰侍郎何自苦良淳叱去之閉閣自縊元兵追

道隆及之一軍盡沒道隆見執守者少息赴水而死

遣監察御史劉世奉表稱臣于元陸秀夫還言伯

顏不肯從伯姪之稱太后命用臣禮陳軍中難之太

后涕泣曰苟存社稷稱臣非所較也遂遣岳奉表稱

臣上尊號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乞稍存境士以

奉恭嘗且約伯顏會長安鎮以輸平 巳卯常枬遁

以夏士林簽書樞密院事士林亦遁癸未進封吉王

是為益王判福州信王昺為廣王判泉州初召文天

祥知臨安府天祥辭不拜請以福王秀王判臨安係

相

係

宋資治通鑑卷之五十二

二

民望身爲少尹以死衛宗廟又乞命吉王信王鎮閩
廣以圖興復俱不許至是宗親復請太后從之以駙
馬都尉楊鎮及楊淑妃弟亮節俞允容弟如珪提舉
二王府事 陳宜中以元不許和計無所出乃率羣
臣入宮請遷都太后不許宜中慟哭以請太后命具
乘以俟及暮宜中不入太后怒曰吾初不欲遷而大
臣數以爲請顧欺我邪脫簪珥投之地遂閉閣羣臣
請見皆不納蓋宜中實以翌日行倉卒失於奏爾
甲申元伯顏至長安鎮陳宜中違約不往議事伯顏
乃進次畢亭山阿刺罕董文炳之師皆會遊騎至臨
宋資治通鑑卷之五十一 三

以宋爲與國請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議歲幣與金
帛犒師北朝全兵以還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
淮浙閩廣尚多未下利鈍未可知兵連禍結必自此
始伯顏以北詔爲辭顧天祥舉動不常疑有異志留
之軍中遣堅還天祥怒數請歸曰我之此來爲兩國
大事何故留我伯顏曰勿怒君爲宋大臣責任非輕
今日之事正當與我共之令忙古台唆都館伴羈縻
之 駙馬都尉楊鎮等奉益王廣王走婺州楊淑妃
秀王與擇從行 丙戌以家鉉翁簽書樞密院事賈
餘慶同簽書院事 元呂師夔寇江東謝枋得迎戰
宋資治通鑑卷之五十二 四

安府北關又天祥張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已帥衆
背城一戰宜中不許白太后遣監察御史楊應奎上
傳國璽以降伯顏受之遣使召宜中出議降事而使
囊加歹奉璽表赴上都應奎既行是夜宜中遁歸于
溫州之清澳 張世傑劉師勇及蘇劉義以不戰而
降遂去世傑次于定海元右國英使都統下處特來
說降世傑大怒斷處舌磔之于巾子山師勇至海上
見時事不可爲憂憤縱酒卒 乙酉楊應奎還言伯
顏欲執政而議太后乃以天祥爲右丞相兼樞密使
與吳堅偕往天祥辭不拜遂行因說伯顏曰北朝若

于安仁矢蓋而敗遂奔建寧山中妻子皆被執 二
月丁酉朔日中有異子 元伯顏承制以臨安爲兩
浙大都督府命忙古台范文虎入城治都督府事又
令程鵬飛取太皇太后手詔及三省樞密院檄諭州
郡降附執政皆署名鉉翁獨不肯鵬飛命縛之鉉翁
曰中書無縛執政之理歸私第以待命可也乃止伯
顏進屯湖州市復令呂文煥及范文虎等慰諭太皇
太后文煥因使人上表謝而出有曰茲街北命來抗
南師視以大馬報以仇讐非曰子弟攻于父母不得
已也尚何言哉伯顏令張惠阿刺罕董文炳張弘範

唆都等封府庫叔史館省寺圖書及百司符命告勅
罷官府及侍衛軍 壬寅以賈餘慶為右丞相兼樞
密使劉忠同簽書樞密院事與吳璠謝堂家鉉翁並
充祈請使如元謝堂逃歸餘慶兇狡殘忍忠押琳小
人皆乘時竊美官謂使畢即歸由是罷遣文未移所
部勤王兵堂納賂于北而遁 元伯顏嘗引文天祥
與吳璠等同坐天祥面斥賈餘慶賣國且責伯顏失
信昂文煥從旁諭解之天祥并斥文煥及其姪師孟
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能以死報國乃合族為逆尚
何言文煥等慚恚伯顏遂拘天祥隨祈請使北行是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五十一

五

日元軍分駐江沙上杭人方幸之潮汐三日不至
元伯顏聞二王自嘉會門出渡浙江而南遣范文虎
將兵追之楊鎮得報即還曰我將就死于彼以緩追
兵楊亮節等遂負二王及楊淑妃徒步匿山中七日
統制張全以兵數十人追及遂同走溫州 阿木屯
淮南東道其西道屬之萬戶昂吉兒俾駐和州進攻
廬州夏貴以書抵伯顏曰願毋廢國力攻奪邊城若
行都歸附邊城為往至是舉所部納款千元元以貴
為淮西安撫使有洪福者貴家僮也從貴積勞知鎮
巢軍貴既北降招福不聽使其從子往福斬之元兵

攻城久不拔貴至城下好語福請單騎入城福信之
門發而伏兵起執福父子屠城中貴先殺福子太源
太淵諱曰法止誅首謀何乃舉家為戮福叱曰以一
命報宋朝何至告人求活耶次及福福大罵數貴不
忠請身南向死以明不背國聞者流涕 元人索宮
女內侍及諸樂官宮女赴水死者以百數三月丁丑
元伯顏自湖州市入城建大將旗鼓率左右翼萬戶
巡臨安城觀潮于浙江又登獅子峯觀臨安形勝部
分諸將時福王亦自紹興至伯顏深慰之太皇太后
及帝欲與相見伯顏固辭曰未入朝無相見之禮明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五十一

六

日發臨安阿答海等入宮宣詔免羊繫頸之禮趣
帝及太后入觀太后泣謂帝曰荷天子聖慈居汝宜
拜謝禮畢帝與太后肩輿出宮太皇太后以乘輿內
與芮及沂王乃猷度宗母隆國夫人黃氏并楊鎮謝
堂高應松茂僚劉棗然三學生等皆行大學生徐應
獮與其二男一女同赴井死 文未祥至鎮江與其
客杜濟等十二人夜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
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閫少隙不能合從耳天祥
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
力以扞吾西兵指揮淮東諸將以通泰兵攻灣頭以

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楊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楊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即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為之謀矣瓜步既舉以淮東兵入京口淮西兵入金陵要其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即以書遺李庭芝遣使四出結約初天祥未至真時揚有脫歸兵言元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庭芝信之以天祥來說降也使攝成重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說降者即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五十一

七

殺之二路兵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導之如揚四鼓抵城下聞候者談制置司下令捕文丞相甚急衆相顧吐舌天祥乃變姓名爲清江劉洙東入海道遇元兵伏環堵中得免然饑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糲羨行入板橋元兵又至衆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杖許金應以去浙應以所懷金與卒得脫二樵者以簣荷天祥至高郵嵇家莊嵇聳迎天祥至其家遣子德潤衛送至泰州遂由通州汎海如溫州以求二王元伯顏北還承制畱阿剌罕董文炳經略閩浙以忙兀古鎮浙西陵都鎮浙東會江

西都元帥宋都解言宋二王在閩廣聚兵將攻江西乃遣答出移軍與李惟岳師夔會阿剌罕文炳同取未下州縣以追三王閏月陸秀夫蘇劉義等聞二王走溫州繼追及於道遣人召陳宜中於澳宜中來謁復召張世傑於定海世傑亦以所部兵來溫之江心寺舊有高宗南奔時御座衆相率哭座下奉益王爲都元帥廣王副之發兵除吏以秀王與擇爲福建察訪使先入閩中撫吏民諭百姓檄召諸路忠義同英王室會太后遣二宦者以兵百人召二王還臨安宜中等沈其兵江中遂入閩時黃萬石降元以嘗爲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五十一

八

福建漕使欲取全閩爲己功汀建諸州方謀從萬石送欵聞二王至復閉門以拒萬石南建守臣林起鰲遣軍逐之萬石敗走其將士多來歸兵勢稍振宜中等遂傳檄嶺海言夏貴已復瀕江州郡元諸戍將以江路既絕不可北歸皆欲托計事還靜江獨廣西宣慰使宋格曰君等勿爲虛聲所懼待貴踰嶺審不可北歸取途雲南未爲不可豈敢輒棄戍哉元行省又欲棄廣之肇慶府封州併兵戍梧州亦爲格所沮格天澤之子也帝北行至瓜洲李庭芝與姜才涕泣誓將士出奪之將士皆感泣乃盡散金帛犒兵以四

萬人夜擣瓜洲戰三時衆擁帝避去才追戰至浦子
市夜猶不退阿末使人招之才曰吾寧死豈作降將
軍邪真州苗再成亦謀奪駕不克夏五月乙未朔
益王即位于福州改元景炎遙上帝尊號爲孝恭懿
聖皇帝升楊淑妃爲太皇太后升福州爲福安府以
都督府爲垂拱殿便廳爲延和殿王剛中知福安府
是日有大聲出府中衆皆驚仆進封廣王爲衛王
以陳宜中爲左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陳
文龍劉黼叅知政事張世傑爲樞密副使陸秀夫直
學士院蘇劉義主管殿前司召李庚芝爲右丞相
宋資治通鑑卷之五十二
九

日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日帝及太后至燕高應松亦
不食卒堅及鉉翁迎謁伏地流涕稱謝奉使無狀不
能保宗社遂赴上都見元主于大安殿降封帝瀛國
公凡家皆在杭越者有司輦至京師付之元主嘗召
宋降將問曰汝等降何容易對曰賈似道專國每優
禮文士而輕武臣臣等久積不平故望風送款元主
遣董文忠語之曰似道實輕汝曹特似道一人之過
汝主何負焉正如汝言則似道輕汝也固宜元伯
顏入朝元主命百官郊迎以勞之既至拜同知樞密
院事以陵州藤州戶六千爲食邑陳宜中以直學
士院陸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秀夫
亦悉心贊之旋與宜中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
謫居潮州時禦發諸州皆復起兵董文炳謂唆都
曰嚴州不守臨安必危公往鎮之未十日諸州連兵
來攻唆都連戰三月復陷婺州衢州備甚嚴唆都率
總管高興等鼓譟先登拔其城故相留夢炎降六月
月廣東經略使徐直諫遣其將梁雄飛請降于隆興
阿里海涯假雄飛招討使使徇廣東既而直諫聞益
王即位乃命權通判李性道摧鋒軍將黃俊等拒雄
飛于石門性道不戰俊戰敗直諫棄城遁雄飛入廣

州諸降將皆授以官，俊獨不受，被殺。吳淩聚兵于廣昌，遂復南豐、宜黃、寧都三縣。翟國秀取秀山，傳車至衢，信諸縣民多應之者。會浚兵敗，國秀引還，車兵亦敗。詣元軍降。秋七月丁酉，文天祥欲還溫州，進取陳軍，中不從。蓋宜中棄溫州入閩，欲倚張世傑復臨安。既陷阿木，以太皇太后手詔諭庭芝使降。庭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及帝次瓜洲，太皇太后復賜庭芝詔曰：「比詔卿納款，日久未報，豈未悉吾意尚欲固圍邪？今吾與嗣君既已臣伏，卿尚為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之一使斃，餘皆奔去。阿木乃遣兵守高郵，寶應以絕其餉道。博羅權又攻拔泰州之新城，驅夏貴淮西降卒至城下以示庭芝。時幕客或勸為訛，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木復遣降者持元主詔招庭芝，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于俾上，既而淮安、盱眙、泗州以糧盡降元。庭芝猶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又令官人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麩、藥以給之，兵有自食其子者。然猶力戰不屈。姜才聞高郵米運將至，出步騎五千戰于丁村，自夜達旦，元兵多敗。董士元戰死，阿木使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五十二

十一

伯顏察救之所，將皆阿木麾下，才軍識其旗幟，皆潰才脫身走。阿木請元主降詔赦庭芝，焚詔殺使之罪。令早歸款，庭芝不納。會福州使至，庭芝命制置副使朱煥守揚，而自與姜才將兵七萬趨泰州。將東入海，庭芝既行，煥即以城降阿木，分道追及庭芝，殺步卒千餘人。庭芝走入泰州，阿木圍之，且驅其妻子至。俾下招降，會姜才疽發，背不能戰。泰州裨將孫貴、胡惟孝開北門納元軍，庭芝赴蓮池中，水淺不能死，遂與姜才俱被執，至揚州。阿木責其不降，才曰：「不降者我也，憤罵不已，然猶愛其才，勇未忍殺之。」朱煥請曰：「揚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為，不殺之何俟？」阿木乃皆殺之。揚民間者莫不泣下。八月，揚州既破，元兵攻真益，急趨孟錦，乘霧襲其營，少頃霧開，元兵見孟錦，眾少逐之。孟錦登舟失足墮水中，死焉。城遂陷，毋成不屈死。元主召阿木入朝，賜泰興戶二千為食邑。秀王與擇圍婺州，元董文炳拒之，與擇乃還。時楊亮居中秉權，與擇自以國家親賢，多所諫止，遂犯忌嫉。諸將俱憚之，至是詔出兵浙東，朝臣言與擇有劉東生之忠，曹士舉之孝，宜留輔以隆國本。諍者益急卒遣之，以王積翁兼知南劍州備禦。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五十三

十二

上三州副使黃性兼知漳州備禦下三州 張世傑
遣都統張艾虎與吳浚合兵十萬期必復建昌與李
恒兵戰敗浚奔寧都 太皇太后謝氏以病久畱臨
安至是元人自宮中昇其牀輿出侍衛七十人遂赴
燕降封壽春郡夫人 九月元軍分道寇閩廣阿刺
罕董文炳及忙兀合唆都以舟師出明州塔出及呂
師夔李恒等以騎兵出江西 東莞民熊飛爲元人
守潮惠聞趙潛至即以兵應之攻梁雄飛于廣州雄
飛遁復韶州新會令曾逢龍亦帥兵至廣州李性
道出迎謁飛與逢龍執性道殺之潛遂入廣州 知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五十一

三十一

邕州馬壁將入衛而臨安已陷因畱靜江總屯戍諸
軍會元使阿里海涯取廣西壁發所部及諸峒兵守
靜江而自將三千人守嚴關元軍攻關不克乃以偏
師入平樂過臨桂夾攻壁壁退保靜江阿里海涯使
人招降壁發弩射之攻三月壁不解甲前後百餘戰
城中死傷相藉訖無降意 冬十月文天祥帥師次
于汀州遣趙時賞等將一軍趨贛以取寧都吳浚將
一軍取雩都劉洙等皆自江西起兵來會 元呂師
夔等將兵度梅嶺壬戌趙潛使熊飛及曾逢龍禦元
軍于南雄逢龍敗死飛走韶州元軍圍之守將劉自

立以城降飛率兵巷戰兵敗赴水死 十一月元阿
刺罕董文炳入處州甲辰秀王與擇等逆戰于瑞安
敗績與擇與弟與慮子孟備及觀察使李世達監軍
趙由瑄察訪使林溫被執皆不屈而死知處州李珪
知瑞安府方洪俱以城降元軍入建寧府邵武軍
乙巳北兵既逼陳宜中張世傑備海舟奉帝及衛王
楊太妃等登舟時軍十七萬人民兵三十萬人淮兵
萬人與北舟相遇值天霧晦冥不辨舟得以進 王
積翁叛降元先是積翁棄南劍州走行都遣人納款
于元至是癸丑元軍侵福安積翁爲內應遂與王剛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五十二

四

中同降 帝舟泊泉州港招撫使蒲壽庚來謁請駐
蹕張世傑不可初壽庚提舉市舶擅船舶利者三十年
或勸世傑畱壽庚不遣則凡海舶不令自隨世傑不
從縱之歸繼而舟不足乃掠其舟并沒其貨壽庚怒
殺諸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者軍中等乃奉
帝趨潮州十二月壽庚遂與知泉州田璘子以城降
元 辛酉趙潛棄廣州遁制置副使方輿亦遁王剛
中旣降遣使至興元軍興化軍知軍事陳文龍斬之
而發民固守阿刺罕復遣使招之文龍復斬之使部
將林華伺元兵于境上華反導元兵至城下通判曹

澄孫開門降執文龍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邪卒不屈乃械送杭州文龍不食死元東西川守將合兵萬人圍重慶肆行標掠軍政不一故久無功而城中益得自守張珪雖領重慶之命不能赴官留合州以抗元軍且遣使復瀘涪二州及圍兵以不和而潰珪乃得入城遣將四出元軍屢敗元阿里海涯為書許馬瑩為廣西大都督瑩不聽又請元主親降手詔諭之瑩焚詔斬其使靜江以水為固阿里海涯乃築堰斷太陽小溶二江以遏上流決東南埭以涸其隄城遂破瑩閉內城守又破

宋資治通鑑卷之五十一

五十一

汀守黃去疾聞車駕航海擁兵有異志天祥乃移軍漳州時趙孟深等軍還惟吳浚不至未幾浚與去疾降元元封道士張宋演為嗣漢天師演道靈應冲和真人命百官郊勞待以客禮二月元軍入廣州遂陷廣東諸郡吳浚既降元因至漳州說天祥降天祥責以大義斬之時北方有警元主召諸將班師留潛說友為福州宣慰使王積翁副之凡諸將及淮兵在福安者命李雄統之元以西僧楊璉章加總攝江南釋教除僧租稅禁擾寺宇者三月元末祥復梅州元將李雄殺潛說友陳瓚文龍從子

宋資治通鑑卷之五十一

六十一

使趙時賞等分道復吉贛諸縣遂圍贛州 元諸王昔里吉劫北平王于阿力麻里之地械繫右丞相安童魯諸王以叛使通好於海都海都弗納遂率兵至和林城北元主命伯顏率軍往禦之伯顏與其眾遇于幹魯惟河夾水而陣相持彌日俟其懈掩擊敗之昔里吉走死 張世傑以元軍既退自將淮兵討蒲壽庚時汀漳諸路劇盜隳中眼及許夫人所統諸峒奮軍皆會兵勢稍振壽庚閉城自守世傑遂傳檄諸路陳瓚起家丁民義五百人應世傑世傑遣將復邵武軍 淮兵在福州者謀殺王積翁以應張世傑事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五十二

七

覺皆為積翁所殺 八月元李惟遣兵援贛而自將攻文未祥于興國天祥不意恇猝至遣兵戰鍾步不利時鄒鳳聚兵數萬人于永豐天祥引兵就之會鳳兵先潰恇追天祥至方石嶺及之鞏信以短兵接戰恇駭其以寡敵眾疑有伏按兵不進信坐巨石餘卒侍左右箭雨集吃不動恇從間道就視之創被體而死不仕天祥至空防兵盡潰時趙時賞坐肩輿在後元軍問為誰時賞曰我姓文眾以為天祥擒之恇遍求俘虜人識認有曰此趙督叅時賞也天祥由是得與杜許鄒鳳乘騎逸去至循州散兵頗集天祥妻子

及幕僚客將皆被執時賞至陸興奮罵不屈有係累至者輒麾去云小小僉廳官耳執之何為得脫者甚眾臨刑劉洙頗自辨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被執者皆死恇送天祥妻子家屬于燕二子死于道九月戊申帝遷潮州之淺灣 元主詔塔出與李惟呂師夔等以發卒入大庾嶺忙兀台唆都蒲壽庚及元帥劉深等以舟師下海合追二王 張世傑使謝洪未進攻泉州南門不利蒲壽庚復陰賂奮軍攻城不力得間道求救于唆都至是唆都來援世傑遂解圍還淺灣元劉深言王積翁嘗通書于張世傑積翁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五十二

六

亦上言兵力單弱若不暫從恐為閩郡生靈之患元主原其罪 元遣昂吉兒等將兵襲司空山寨破之復陷黃州壽昌軍殺張德興執其三子以去傳高燾姓名出走尋被獲殺之 冬十月以陸秀夫同簽書樞密院事秀夫之謫張世傑讓陳宜中曰此何如時動以臺諫論人宜中惶懼亟召秀夫還行朝時播越海濱庶事踈略楊太妃垂簾與郡臣語猶自稱奴每時朝會獨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凄然泣下以朝衣收淚衣盡濕左右無不悲動者 甲辰元唆都至興化陳瓚閉城拒守唆都臨城諭之矢

石兩下乃造雲梯砲石攻破其城巷戰終日獲瓚車裂之屠其民血流有聲十一月元塔出會兵陷廣州初塔出令唆都取道泉州泛海會于廣之富陽唆都既取興化軍及漳州進攻潮州守臣馬發竭力拒守唆都恐失期乃舍之而去至惠州與呂師夔合軍趨廣州置制使張鎮孫以城降塔出遂夷廣州城元將劉深襲淺灣張世傑戰不利奉帝走秀山遂至井澳十二月丙子帝至井澳颶風壞舟帝溺幾不救遂得驚疾旬餘諸兵士稍集死者過半元劉深襲井澳帝奔謝女峽陳宜中逃之占城帝復入海至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五十二

一九

帝昀

祥興元年春正月元降封福王與蒞為平原郡公元不花督汪良臣等兵入重慶李德輝為書與張瑄曰君之為臣不親於宋之子孫合州為州不大於宋之天下瑄不答不花至城下營浮屠造梯衝將攻之瑄悉眾與良臣鏖戰良臣身中四矢明日督戰益急瑄與也速解兒戰決桑霸元軍從後合擊之瑄軍大

潰其夜都統趙安以城降瑄率兵巷戰不支歸索鵠飲不得乃順流走浚不花遣舟師邀之遂被執至安西解弓絃自縊死先是瀘州食盡安撫王世昌亦自縊死涪州守將王明城陷不屈被殺紹慶南平夔施恩播諸州相繼皆降于元元定武官承襲之制凡有功陞秩者元職令他有功者居之不得令子姪復代陣亡者始得襲病死者降一等把總百戶老死者不襲著為令二月元塔出令唆都還攻潮州馬發城守益備唆都塞塹填壕造雲梯駕車日夜急攻發潛遣人焚之凡相拒二十餘日而敗發死之唆都屠其民元以許衡領太史院事元承用金大明曆歲久寢疎元主欲釐正之乃命王恂及楊恭懿郭守敬測驗改正而以張文謙張易董之恂言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宜得許衡總之遂命衡領太史院事三月倪宙至燕元主召塔出等北還議二王事宜乃留唆都蒲壽庚行省事鎮撫瀕海諸郡文未祥以弟鮮及母在惠州乃趨之行収兵出海豐縣遂次于灑江浦都統凌震復廣州帝遷礪洲曾淵子起兵據雷州元軍諭降不聽進兵攻之淵子奔礪洲遂命為廣西宣諭使夏四月戊辰帝崩年十一群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五十二

二十

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為國邪乃與衆共立衛王年八歲矣方登壇禮畢御輦所向有龍擎空而上既入宮雲陰不見改元祥興升福州為祥龍縣上帝廟號曰端宗太妃仍同聽政陳宜中入占城行都日候其還朝宜中竟不至時世傑秉政而秀夫裨助之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述作盡出其手雖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五月張世傑使張應科王用將兵取雷州應科三戰不利用因降

宋資治通鑑

卷五十二

三

元應科收兵復戰敗死世傑悉衆圍城城中絕糧士以草為食元史格漕欽廉高化諸州糧以給之世傑引還時六軍所泊居雷化犬牙處而厓山在新會縣南八十里鉅海中與奇石山相對立如兩扉潮汐之所出入也故有鎮戍張世傑以為天險可扼以自固六月己未乃奉帝移駐遣人入山伐木造行宮及軍屋千餘間行宮正殿曰慈元楊太妃居之升廣州為祥興府時官兵尚二十餘萬多居于舟資糧取辦于廣右諸郡海外四州復刷人匠造舟楫製器械至十月始罷元張弘範言張世傑復立廣王閩廣

響應宜進取之元主以弘範為蒙古漢軍都元帥賜寶劍專決軍事弘範薦李恂自副從之弘範至揚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而南元主復命塔出留後供軍費秋七月湖南制置使張玘良及提刑劉應龍起兵以應厓山雷瑒全永與潭屬縣之民周隆賀十二等咸應之大者衆數萬小者不下數千元主命阿里海涯往討獲隆賀十二斬之烈良等舉宗及餘兵奔思州烏羅洞為元軍所襲皆戰死阿里海涯略地海外遣人招瓊州安撫趙舉珞降與珞不聽率兵拒于白沙口未幾州人執與珞以降阿里海涯裂

宋資治通鑑

卷五十三

三

殺之由是瓊南寧萬安吉陽諸州縣及八蕃羅甸諸蠻皆附于元元阿合馬奏立江西榷茶運司及諸路轉運鹽使宣課提舉司宣課司官吏多至五百餘人至是崔斌言江南官冗杭州地大民衆阿合馬溺于私愛以任其不肖子抹速忽且阿合馬先自陳免其子弟之任今乃身為平章而子若姪或為叅政或為尚書或領將作監會同館一門悉處要津有虧公道元主命罷黜之然終不以為阿合馬罪既而淮西宣慰使昂察兒入朝亦以官冗為言於是詔江西省併入福建罷榷茶營田司歸本道宣慰司罷漕運司

歸行省 八月有星隕于廣州南初隕色紅大如箕
中爆裂為五既墜地聲如鳴鼓一時頃止 已已加
文天祥少保信國公張世傑越國公天祥聞帝即位
上表自劾兵敗江西之罪乞入朝優詔不許而加官
爵天祥移書陸秀夫云天子幼冲宰相遁荒詔令皆
出諸公之口豈得以游詞相拒會軍中大疫士卒多
死天祥母亦病沒詔起復之天祥長子復亡家屬皆
盡 九月葬端宗皇帝于厓山陵號永福 冬閏十
一月凌震棄廣州遁 文天祥屯潮陽鄒鳳劉子俊
皆集師會之遂討劇盜陳懿劉興于潮興死懿遁以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五十一 十三

陰召諸惡少泣曰爾輩皆宋人吾不忍陵骨之暴露
欲以地葬之已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為號自思
陵以下隨號收殮衆如珏言夜往取遺骸葬于蘭亭
山後又移宋故宮冬青樹植其上以識闡者悲之
祥興二年春正月已酉朔帝在厓山張世傑由潮陽
港乘舟入海至甲子門獲兵候將知帝所在乃至厓
山或謂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
盍往據之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猶可西走世傑恐
父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
已乎今須與決勝負遂焚行朝草市結大船千餘作
一字陣碇海中中艙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
城堞奉帝居其間為死計人皆危之厓山北淺舟膠
不可進弘範由山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之師相
遇薄之且出騎兵斷官軍汲路世傑舟堅不能動弘
範乃舟載茅茨沃以膏脂乘風縱火焚之世傑戰艦皆
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不焚弘範無如之何時世傑
有甥韓在元軍中弘範三使韓招世傑世傑不從曰
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爾因歷數古忠臣以
答之弘範乃命文天祥為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
扞父母乃教人叛可乎固命之天祥遂書所過零江

洋詩與之其未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畱取丹心照
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弘範復遣人語厓山士民曰汝
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汝復欲何為士民亦無叛
者弘範又以舟師擄海口世傑兵士茹乾糧十餘日
下擄海水飲之水鹹飲即漚泄兵士大困世傑帥蘇
劉義方興等旦夕大戰既而李惟自廣州以師來會
弘範命恒守厓山北元東川行院恥功不立乃辭
西川而自以兵圍合州守將王立以夙與東川有深
怨懼誅乃使使間行至成都請降于李德輝德輝單
舸濟江至合城下呼立出降安集其民而罷置其吏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五十一

三十一

合人德之於是東川州縣皆沒于元二月癸未都
統張達夜襲元軍敗還張弘範乃四分其軍自將一
軍相去里許令諸將曰宋舟西艤厓山潮至必東遁
急攻之聞吾樂作乃戰達令者斬時黑氣出山西李
恒乘早潮退攻一其北世傑以淮兵殊死戰至午潮
元軍樂作世傑以為且懈不設備弘範以舟攻其南
世傑南北受敵兵士皆疫不能復戰俄有一舟檣旗
什諸舟之檣旗皆什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
諸軍大潰翟國秀凌震等皆解甲降元軍薄中軍會
日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相辨世傑乃與蘇劉義

斷維以十六舟奪港而去陸秀夫走帝舟帝舟夫且
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入海謂帝曰
國事至此陛下當為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
可再辱即負帝同溺後宮諸臣從死者甚眾餘舟尚
八百盡為弘範所得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餘萬人
因得帝屍及詔書之寶世傑行收兵遇楊太妃欲奉
以求趙氏後楊太后始聞帝崩撫膺大慟曰我忍死
艱關至此者正為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
死世傑葬之海濱世傑將趨占城土豪疆之還廣東
乃回舟艤南恩之海陵山散潰稍集謀入廣颶風大

宋資治通鑑

卷之五十二

三十二

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為也登艤樓露香
祝曰我為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
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
豈天意邪風濤愈急世傑墮水溺死諸將函其骨葬
潮居里蘇劉義出海洋為其下所殺夏四月元西
僧入思巴死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
聖至德普慧真智祐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
元帝師秋九月元詔太子參決朝政詔省院臺司
之集皆先啟後奏冬十月文天祥至燕不屈元人
囚之初厓山之破張弘範等置酒大會謂天祥曰國

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將不矣
宰相也天祥泣然涕下曰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
有餘罪况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
送天祥赴燕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
十月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
兵馬司設卒守之既而丞相博羅等召見於樞密院
欲使拜天祥長揖不屈博羅曰自古有以宗廟土地
與人而復逃者乎天祥曰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
賣國者有所利而為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
予前代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已而有賊臣
宋資治通鑑卷之五十二
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
母在廣故耳博羅曰棄德祐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
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為重君為輕吾別立君為宗廟
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為忠從徽欽
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為忠博羅語塞忽曰晉元帝宋
高宗皆有所受命二王不以正是篡也天祥曰景炎
乃度宗長子德祐親兄尚可謂不正登極於德祐去
位之後不可謂篡陳丞相以太皇命奉二王出宮不
可謂無所受命博羅皆無辭但以無受命為解天祥
曰天與之人歸之雖無傳受之命推戴擁立亦何不

可博羅怒曰爾立二王竟何成功天祥曰立君以存
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
其不可何必為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為無不下
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
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羅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
可弘範病中亦表奏天祥思於所事願釋勿殺乃因
之王宗本曰初得天下者必創制立法往往鑒前代
之為因革之宜然蓋懲其弊則不見其利而得其
一獨則不知其全故其若其始未而歸之於理勢
能無小輕重而亦不至於極重而不可救也宋太祖
得國承五代之後其有所革而至於弱有所因而至
於一歸於理勢之不可救也也酒色之傷生而後宮
宋資治通鑑卷之五十二
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
其不可何必為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為無不下
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
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羅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
可弘範病中亦表奏天祥思於所事願釋勿殺乃因
之王宗本曰初得天下者必創制立法往往鑒前代
之為因革之宜然蓋懲其弊則不見其利而得其
一獨則不知其全故其若其始未而歸之於理勢
能無小輕重而亦不至於極重而不可救也宋太祖
得國承五代之後其有所革而至於弱有所因而至
於一歸於理勢之不可救也也酒色之傷生而後宮

按踵主威不立以至於亡者由是也太祖創業創平四海如其臣魯彙所稱非無畏者然二事最大均其害最甚吾故著之於此以告後之立法者

三才圖會

三二

元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三

竹添

元紀一 起至元庚辰盡至元乙酉凡六年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上



至元十七年春正月癸卯朔高麗來貢詔定諸路差稅課程增益者即上報隱漏者罪之不須履畝增稅以擾百姓甲子錄收宋二王功以總管張瑄為沿海招討使千戶羅璽為管軍總管先是阿里海涯忽都帖木兒等下荆南江西廣西海南之地凡得州五十八峒夷山獠不可勝計所得三萬二千餘人悉後為奴自置吏治之責其租賦行臺御史以為言先資治通鑑卷五十三

戊辰勅御史大夫相威檢覈之并放為民既而御史中丞崔彧亦言其總制民兵子弟親黨分列要路威權大盛宜罷其職并轉徙其黨勿令久據荆湖不聽

置行中書省于福州 都元帥獻武王張弘範卒弘範自崖山入朝賜宴內殿慰勞甚厚未幾瘴癘疾作帝命尚醫診視遣禁醫臨議用藥勅衛士監門止雜人無擾其病病甚沐浴易衣冠扶掖至中庭面闕再拜退坐命酒作樂與親故言別出所賜劍甲付嗣子珪曰汝父以是立功汝佩服勿忘也語竟端坐而卒後累封淮陽王 二月丁丑答里不罕

以雲南行省軍攻定昌路擒總管谷納殺之詔答里不罕還以阿答代之遣納刺下將精兵萬人征緬國已丑命梅國襲其父應春瀘州安撫使職初瀘州嘗叛應春為前重慶制置使張珪所殺國賓詣關訴冤詔以珪昇國賓使復其父讐時珪在京兆聞之自經死國賓請贖還瀘州軍民之為俘者從之日本國殺國使杜世忠等征東元帥忻都洪茶丘請率兵往討廷議姑少緩之辛丑以廣中民不聊生命也的迷失賈居貞行宜慰司往撫之初安西王既薨召其相趙炳入見因言陝西運使郭琮郎中郭叔元資治通鑑卷五十三

德輝為叅知政事戊午以叅知政事郝禎耿仁並為中書左丞時阿合馬益肆會橫援引二人驟升同列交為蒙蔽招歛日急內通貨賄外示威刑廷中相視無敢言者八月丁亥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許衡致仕皇太子請以其子師可為懷孟路總管以便侍養且遣使諭之曰公毋以道不行為憂也公安則道行有時矣翰林學士承旨文獻公姚樞卒樞天質含弘而仁恕恭敏而勤儉未嘗疑人欺已有負其德亦不留怨憂患之臨不見言色有來即謀者必反復告之初帝屢遣使往通日本不納乃命鳳州元資治通鑑卷五十三

河又合赤里赤忽蘭也里末三河其流寢大曰脫可
尼譯云黃河也又岐爲八九股曰也孫幹倫譯云九
渡也行二十日至大雪山名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南
至關即及關提二地始相屬又經哈刺別里赤兒之
地合細黃河及乞兒馬赤二水北行復折而西流過
崑崙北又轉而東北行約二十餘日至積石始入中
國云約自河發源計及萬里然其間溪澗流絡莫知
紀極崑崙之西人跡簡少而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
木茂暢世言河九折蓋彼地有二折焉 十一月丁
巳平章政事文正公廉希憲卒希憲自江陵以疾召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三

四

還太子遣使問之希憲曰臣病無足憂所憂者大姦
誤國群小附之病之大者也卒之夕有大星隕于正
寢之旁流光照人火之方滅大德間贈太師恒陽王
伯顏曰廉公宰相中真宰相男子中真男子世以爲
名言 郭守敬等以爲金雖改曆止因劉宋之曆微
加增益未嘗測驗於天况冬至者曆之本而求曆本
者在驗氣汴宋舊儀今多不協乃與南北日官陳鼎
臣等創造儀象圭表爲器凡十有三復遣監候官十
四人分道測驗凡二十七所徧參曆斟酌取中數成
新曆上之言自漢以後曆法經七十改創法者十三

家今所考正者凡七事所創法者五事其法視古皆
密而又悉去諸歷積年月日法之傳會者一本天道
自然之數可以施之永久而無弊曆上賜名曰授時
曆甲子詔頒之天下 先是崔斌摘發阿合馬姦黨
海內稱快未幾斌遷江淮行省左丞阿合馬慮其害
已乃奏理美江淮行省錢穀誣構斌與平章政事阿
里伯右丞燕帖木兒盜官糧四十萬及擅易命官八
百餘員命都事劉正等往按獄弗具復遣參政張樹
等雜治之十二月庚午並殺之斌有文學達政術副
阿里海牙取荆湖廣海慶建大功多所全活太子聞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三

五

殺斌方食按箸愕然遣使止之不及天下寃之太宗
元之興也至是已幾六十餘歲東征南討混一區宇
以定大業皆世祖所定其功烈有足多者顧獨憾其知
國規模亦世祖所定其功烈有足多者顧獨憾其知
人不微賢否雜進文武大吏功名顯赫如崔斌者亦
世祖所簡知而阿合馬以私憾殺之曾不知問且其
任用刑罰阿合馬桑哥王文統盧世榮相繼秉政議
說行流毒四方格克聚斂戕割國財雖其後皆相
繼誅夷斯棺鞭屍爲罰非不嚴也然當時之際皆相
國計王著之難擯出匹夫驟血禁廷幾蹈亡國之轍
豈世祖知於一天下而愚於治乎平遠於察四海而
近於蔽耳目惟於取羣而畧於擇輔弼故嘗考其
始終彼數人者皆以言利進造交紛增常賦率以不
加賦而足用爲詞而世祖遂靡然甘心焉惟其所欲
爲雖魚許施史諸人皆帝所敬重者方其入言如水
投石莫之受也其情見勢屈怨著者左乃始以刑
隨其後換世祖之意姑以國制未立常用者蓋日惟
不給是懼顧何緣得一人焉爲之任聚歛充贏餘而
被數人者又素懷殘虐貪腐之資乘其際而拔之自

不覺其入之深矣夫剛明君德也知人難事也虛心以求之合衆言而聽之尚恐其未悟也而用有主之戒心雖失實之誤詞欲無誤焉得乎哉以剛明之德死於人之手阿合馬賊敗會無人爲賊者皆歸於宗故釋之漢亦莫之敢明其尚未能測世祖之意耶至天初始進諍忠教夫亦天理之在人人心者終不容

壬辰漳州民陳桂龍及其兒子陳弔張有衆數萬屯高安岩友命福建都元帥完者都及副帥高興討之時建寧賊蕭華勢猶猖獗完者都先引兵壓其境軍威大振華驚懼乞降完者都奏以華爲副元帥凡軍行悉以咨之桂龍等乘高爲險人莫敢進與命人持束薪進至半山棄薪退如是六日誘其矢石皆盡乃焚新焚柵斬首二萬級桂龍遁走甲午大都重

元資治通鑑卷五十三 六一
建太廟成自舊廟奉遷神主于裕室遂行大享之禮昭文館太學士文正公竇默卒默爲人樂易平居未嘗出一言評品人物至論國家大計回折廷諍人謂可比汲黯帝嘗謂侍臣曰朕求賢三十年得一竇漢卿及李俊民二人又曰如竇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爲一可謂全人矣累贈太師

原缺第七葉

不相上下蓋千百與千萬也翰林承旨王翬氣槩一世少所與可獨見衡曰先生神明也後贈司徒封魏國公六月壬辰以中書左丞忽都帖木兒爲中書右承行中書省事御史中丞符御史臺事忽刺出爲中書左承行尚書省事秋七月己亥阿剌罕卒于軍中庚午忬古帶爲中書右承行中書省事先是以阿塔海代阿剌罕分戍三海口就招海中餘寇時阿答海未至范文虎等已航海至平壺島遇颶風敗舟諸將各擇堅艦乘之遁去棄士卒十餘萬于島衆推張甫戶者爲帥方伐木作舟爲歸計日本覘知之率衆襲殺殆盡惟餘南人萬餘不殺而奴之未幾得還者十存一二閏月丁巳括江南戶口稅時京兆等路歲課自一萬九千已增至五萬四千錠阿合馬猶以爲未實欲覈之上察其非而止冬十月己酉焚毀道書帝方信桑門之教詔樞密副使張易等參校書院言惟道德經爲老子所著餘皆後人僞撰詔悉焚之立行中書省于占城以唆都爲右丞到

深爲左丞兵部侍郎也里迷失叅知政事十二月甲午以蹇吉刺帶爲右丞相阿合馬爲左丞相至元十九年春正月壬午皇子北平王以軍鎮阿里

麻里之地以禦海都諸王昔里吉與脫脫木兒襲木
忽兒撒里蠻等謀劫皇子北平王以叛欲與諸王扎
刺忽結援於海都海都不從撒里蠻悔過執昔里吉
等北平王遣扎刺忽以聞 初納刺速于自緬還言
孰其國形勢可擊二月甲午遂以大卜爲右丞也宰
的斤爲參政命諸王相審毒兒督諸軍往擊之 初
益都千戶王著素志疾惡因人心憤怨阿合馬密鑄
大銅鎚與妖人高和尙謀殺之時皇太子從帝如上
都而阿合馬留守京師著以太子素惡其姦三月辛
酉朔乃遣二西僧至中書詐稱皇太子還都作佛事
宋資治通鑑 卷五十三 九

震怒卽遣和禮霍孫等馳歸大都討爲亂者獲高
和尙于高梁河王著張易皆棄市著臨刑大呼曰王
著爲天下除害今死矣異日必有爲我書其事者復
以張易從蕃爲亂將傳首四方張九思曰易應變不
審則有之坐以與謀則過矣乞免傳首從之 王憚
曰著激於義捐一身爲天下除害事旣露不去自縛
詣司敗以至臨命氣不少挫而視死如歸誠殺身成
名死而不悔者 律以春秋誅亂臣賊子之法不以
義與之可乎 夏四月丁酉癸吉刺帶罷爲留守仍
同簽書樞密院事以和禮霍孫爲右丞相和禮霍孫
宋資治通鑑 卷五十三 十

張弦挺乃內向狀涉不軌遂并誅其子忽辛等四人
尋令中書悉出其黨與在省部者凡七百十四人罷
其濫設官府凡二百餘所又以郝禎耿仁黨惡尤甚
命剖禎棺戮其屍下耿仁于獄誅之 癸未張惠阿
里罷以甘肅行省左丞麥木丁為中書右丞行御史
臺御史中丞張雄飛為參知政事初阿合馬欲誣殺
秦長卿劉仲澤亦麻都卜三人兵部尚書張雄飛力
持不可阿合馬使人啗之曰誠能殺此三人當處以
參政雄飛曰殺人以求大官不能為也阿合馬怒出
為澧州安撫使累遷江淮行御史臺御史中丞時命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三 十一

宋南渡時有四十八代孫端友子玠寓衢州帝既平
宋疑所立或言孔氏子孫寓衢者乃其宗子遂召衍
聖公沐赴闕沐遜於居曲阜者帝曰寧違榮而不違
親真聖人後也十一月丁卯乃命為國子祭酒兼提
舉浙東學校 十二月壬寅以前中書左丞相張文
謙為樞密副使 先是宋少保樞密使信國公文未
祥留燕三年坐卧一小樓足不履地時帝求南人有
才者甚急王積翁薦之帝即遣積翁諭旨欲用之未
祥曰國亡吾分一死耳倘緣寬假得一黃冠歸故鄉
他日以方外備顧問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三 十二
可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積翁欲令宋
官謝昌言等十人請釋為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
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寢帝知其不
可屈議將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為言者乃不
果釋至是閩僧言土星犯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有
狂人自稱宋主有數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師亦有中
山薛保住上匿名書告變言某日燒築城葦率兩翼
兵為亂丞相可無憂者時盜新殺左丞相阿合馬遂
撤築城葦之已遷瀛國公及宋宗室於上都疑丞相
者天祥也乃召天祥入帝諭之曰汝移所以事宋者

事我我當以汝爲相矣天祥曰受宋恩爲宰相安事
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帝猶未忍遽麾之使退左右
力替帝從其請乃詔有司殺于燕京之柴市俄有詔
使止之至則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
吾事畢矣南向再拜而死年四十七其衣帶有贊曰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
所作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數日其妻歐陽氏收
其屍面如生南北人聞者皆爲流涕有義士張藜甫
者負天祥骸歸葬吉州適家人亦自惠州奉其母曾
夫人之柩同日至城下人以爲忠孝所感天祥二子

宋資治通鑑

卷五十三

十三

俱亡治命以弟壁之子叔子爲後天祥爲人豐下兩
目炯然善談論博學飲酒能多而不亂有忠孝大節
志廣才疎卒以窮死世哀其忠所居對文筆峰自號
文山平生作文未嘗屬草下筆滔滔不竭尤長於詩
有古賦比興之旨流離中感嘆悲悼一發於詩在京
口有指南集在燕獄有集杜詩百首又有吟嘯集行
於世初天祥開督府置僚屬一時知名者四十餘
人而遙請號令稱幕府文武士者不可悉數然皆一
念向正至死靡悔許有壬曰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
盛軼漢唐而過之及天命已去文未祥萬變不渝一

且就義光明俊偉俯視一世顧膚敏裸將之士不知
爲何物也宋之亡守節不屈者有之未有有爲若天
祥者事固不可以成敗論也癸卯御史中丞崔或
言臺臣於國家政事得失生民休戚百官邪正雖王
公宰相亦宜糾察近唯御史有言臣以爲臺官皆當
建言庶於國家有補至於選用臺察官止由中書等
無偏黨之弊今宜令本臺得自選任用漢人十六員
蒙古人十六員相參巡歷爲宜既而江淮省臣有欲
專恣而忌臺察之言者上議欲以行臺隸行省詔廷
臣雜議兵部尚書董文用曰御史臺譬之卧虎雖未

宋資治通鑑

卷五十三

十四

噬人人猶畏之今虛名僅存而綱紀猶不振更加抑
之則風采蕭然無復可望矣此不可行也從之以
中書右丞札散爲平章政事容城處士劉因天資
絕人日記千百言過目成誦初爲經學究訓詁註釋
之說歎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見周邵程朱之書
即曰我國謂其當有是也至論其學之所長則曰邵
至大周至精程至正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
正也愛諸葛孔明靜以脩身之語表所居曰靜脩是
年不忽木薦之徵至擢右替善大夫尋以繼母老辭
歸俸給一無所受元糧仰給江南者或自浙西涉

入江淮由黃河逆流至中深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
至京師又或自利津河或開膠萊河入海勞費無成
初宋季有海盜朱清者嘗為富家傭殺其主亡入海
島與其徒張瑄乘舟抄掠海上備知海道曲折尋就
招懷為防海義民伯顏平宋時遣清等載宋庫藏諸
物從海道入京師授金符千戶二人遂言海運可通
乃命總管羅璧暨瑄等造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
餘石由海道入京然創行海洋亦逾年始至朝廷未
知其利仍通舊運尋復因忙兀縛言海運為便遂立
萬戶府四總其事又併四府為都漕運萬戶府止令清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三 五

瑄二人掌之
至元二十年春正月己未立弘吉刺氏為皇后時帝
春秋高后頗預朝政相臣常不得見帝輒因后以奏
事焉初弘吉刺之族從太祖起兵有功尋立其女為
后且與約曰弘吉刺氏生女世為后生男世上公主
故元氏諸后多其族 和禮霍孫言中山民薛保住
為匿名書來上欺罔朝廷希覬官賞乙丑勅誅之又
言自今應訴事者必須實誓其事赴臺省陳告敢以
匿名書告事重者處死輕者流遠方能發其事者以
犯人妻子給之又言阿合馬專政時衙門太冗處費

俸祿宜依劉秉忠評衡所定併省為便帝皆從之
以阿答海仍為征東行中書省丞相 庚午峻都城
占城國 壬子遁入山谷 壬申御史臺臣言燕南
河北山東去歲旱災按察司已嘗閱視而中書不為
奏免稅糧民何以堪詔命有司權停勿徵時刑部尚
書崔彥亦言自阿合馬進用貪吏河南河北諸郡人
不聊生江南既定中原之民相率南遷以避徭役者
十八九數年之間亡失十五六萬餘戶去家就旅豈
免科役蠲除積欠給還事產郡縣長吏滿替以戶口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三 六

增耗為黜陟徙江南不還者與土著之人一例差遣
庶幾流亡自歸田野日闢詔下廷臣議行之河北流
民渡河南就食者朝廷遣使止之按察副使程恩燕
曰河南河北皆吾民也縱其渡河全活甚衆 三月
廣州新會縣民林桂方趙良鈴等擁眾萬餘稱羅平
國改元建康官軍擒斬之餘黨悉平 帝憤日本襲
殺島中軍夏四月壬辰命高麗王曠及阿塔海領征
東行省左丞相率師往擊之詔各路拘集水手造航
五百餘艘民不勝苦中丞崔彥言江南盜賊相繼而
起皆緣拘水手造海船民不聊生日本之役姑宜止

之江南四省應辦軍需且量民力勿疆以土產所無
凡給物價及民者必以實召募水手當從所欲俟民
氣稍蘇我力粗備二三年後東征未晚不聽 初詔
定官吏贓罪法自五十貫以上皆決杖除名不叙百
貫以上者死崔或言今百官月俸不能副贍養之資
難責以燕勤之操宜更議增庶官月俸所增俸錢惟
賦之於民官吏不貪民必受惠其有以貪抵罪又復
何辭六月己丑遂詔內外官吏俸以十分為差增給
五分 初思播以南施黔鼎澧辰沅之界九溪十八
峒蠻獠叛服不常詔四川行省計之辛亥參政曲里
元資治通鑑卷五十三 二七

部俱降
至元二十一年春正月乙卯群臣上尊號時議欲肆
赦張雄飛諫曰古人言無赦之國其刑必平故赦者
不平之政若聖明之世豈宜數赦上納之遂止下輕
刑之詔 御史臺臣言罪黜之人又忘其名又復奏
用乞戒約帝曰卿等所言固是然其間豈無罪輕可
錄用者御史大夫王速帖木兒對曰以各人所犯罪
狀明白敷奏用否當取聖裁從之 丁丑雲南按察
司官陞辭詔諭之曰卿至彼當宣明朕意勿求貨財
名成則貨財隨之徇財則必失其名而性命亦不可
元資治通鑑卷五十三 六八

來歸附以緩師復濟殺使臣皇甫傑等百餘人唆都等久之方覺其詐乃遣兵攻之轉戰至木城下阻隘不敢進賊兵旁絕歸路軍殊死戰得出至是唆都等得引還五月己未荆湖占城行省言忽都虎忽馬兒等將兵征占城前鋒舟師至舒眉遵港不知所向命萬戶劉君慶進軍次新州獲占城蠻始知我軍已還矣就令占城蠻向導至占城境其國王遣阿不蘭以書降且言其國經唆都軍馬虜掠國計已空俟來歲遣嫡子以方物進繼遣其孫路司理勒蠻等奉表請闕帝怒占城叛服不常秋七月戊子遣鎮南王元資治通鑑卷五十三 九

脫歡與左承季恒往會唆都兵進擊之復以安南通謀占城令軍行假道於其國且徵其糧餉以給軍八月辛亥征東招討司聶古帶言有旨進討骨嵬而阿里海牙朶剌帶王典三軍皆後期七月海風方高之後糧仗船重深虞不測姑宜少緩帝從之初阿合馬專政盧世榮以賄進爲江西榷茶運使以罪廢阿合馬死朝臣諱言利無以副上意者總制院使桑哥薦世榮才能富國召問稱旨令與中書廷辨所欲行冬十一月辛丑和禮霍孫麥木丁張雄飛溫迪罕皆以議不合罷去復以安童爲左丞相世榮爲右丞

范文虎及前御史中丞史樞並爲右丞不曾迷失海牙撒的迷失廉希恕並參知政事前戶部侍郎拜降商議中書省事史樞等皆世榮所薦也安童初使比安王被海都拘之十年始得還有諸其嘗受海都官爵者帝怒斷事官石末麟亦自海都部中還奏曰海都實宗親偶有違言非仇敵比安重不拒絕之所以釋其疑心導其臣順也帝怒方解雄飛剛直廉慎始終一節嘗召至便殿語之曰聞卿貧甚賜白金二千五百兩鈔二千五百貫既出又加賜黃金五十兩雄飛拜受封識藏於家及其罷政阿合馬之黨遂矯詔追奪之或有勸雄飛自辨者雄飛曰上以老臣廉故賜臣然臣未敢輕用而封識以俟者正慮今日耳又

可自辨乎尋起爲燕南河北道宣慰使卒盧世榮既入中書即日奉詔理欽法之弊自謂其生財有法用其法常賦倍增而民不擾翰林學士董文用謂曰此欽取於右承家取將取之民取取於右承家則吾不知若取於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嘗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以獻主者固曰其得毛之多然羊無以避寒熱既死且盡毛又可多得乎民財有限若承將盡取之得無有日剪其毛之患乎世榮不能對御史中

元資治通鑑卷五十三 二十

永崔亦極言世榮不可相帝大怒下或吏欲致之法尋罷之 至元初丞相史天澤學士承旨玉鶻等屢請帝以科舉取士詔命中書議定程式未及施行至是和禮霍孫與留事炎等復言天下習儒者少而由刀筆吏得官者多帝曰將若之何對曰惟貢舉取士為便凡蒙古之士及儒吏陰陽醫術皆令試舉則用心為學矣帝可其奏會和禮霍孫罷事遂止 十二月鎮南王脫歡軍次安南安南王陳日烜言其國至占城水陸非便鎮南王遂殺其守兵分六道以進安南王以兵拒於萬劫進擊敗之 故宋太皇太后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三

三

謝氏卒於燕

至元二十二年春正月桑哥言楊蕃真伽云會稽有泰寧寺宋毀之以建寧宗等攢宮錢塘有龍華寺宋毀之以為南郊皆勝地也宜復為寺以為皇上東宮祈壽時寧宗等攢宮已毀建寺庚辰敕毀郊天臺亦建寺焉 癸巳以脫列伯為簽書樞密院事 乙未盧世榮奏罷江南行御史臺及改諸路按察司為提刑轉運司兼理錢穀未幾御史臺臣言行臺不可輒罷且按察司兼轉運則糾彈之職廢帝以為疑安董曰江南盜賊屢起行臺鎮遏之功居多不可罷但

行省並治杭州差覺僻遠宜徙江州據三省之間從之 丙申以阿必赤合為中書平章政事 壬午烏馬兒與安南興道王戰大敗之進次富長江北國王陳日烜領舟師來拒戰大破之日烜遁去師入其城還屯富長江北 初盧世榮言天下歲課鈔九十萬餘以臣經畫之不取於民可增三百萬事未行而中外已非議臣請與臺院面議上前行之帝曰不必如此卿但言之世榮又言自王文統後鈔法虛弊已久宜括鑄錢并製綬券與鈔參行泉杭二州宜立市舶轉運司給民錢令商販諸番官取其息七民取其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三

三

三各路雖設常平倉名存實廢宜取權豪所擅鐵冶鑄器鬻之以其息儲粟平糶則可均物價而獲厚利民間酒課大輕宜官給鈔行古權酷法仍禁民私酤米一石取鈔十貫可得二十倍國家以兵得天下不藉糧餽惟資羊馬宜於上都隆興諸路買幣帛易羊馬選蒙古人牧之歲收其皮毛筋骨酥酪之用以十之二與牧者而馬以備軍興羊以充賜予帝皆善而行之至是請立規措所司官吏以善賈為之帝曰此何職世榮曰規畫錢穀耳從之又言天下能規畫錢穀者為阿合馬所用余悉以為汚濫黜之臣欲擇

而用之懼有言臣私有罪者帝曰何必計此第用其可用者於是擢用甚衆 盧世榮請於真定濟南太原其肅江西江淮湖廣等處立宣慰司兼都運使司以治課程仍嚴立條例禁諸司不得擅追官課官吏有敢沮撓者具姓名以聞遂以宣德王好禮並爲浙西宣慰使帝曰宣德人多言其惡世榮曰彼自陳能歲辦鈔七十餘萬錠是以用之 巳巳以忽都魯爲平章政事 夏五月甲戌以御史中丞郭佑爲中書省叅知政事 丁亥復以甕吉刺帶爲左丞相 脫歡屢移書日煊欲假道竟不納益脩兵船爲迎敵計

元資治通鑑

卷五三

三

重困致亂以爲朕羞 庚寅樞密院直學士王所統征交趾兵又戰力疲請於奧魯赤等三萬戶分蒙古軍千人江廣三行院分漢軍新附軍四千人選良將將之聽鎮南王節制以征交趾帝從之復以唐兀帶爲荆湖行省左丞唐兀帶請放征交趾軍還家休息詔從鎮南王處之 初民間酒聽自造米一石官取鈔一貫盧世榮以官鈔五萬錠立權酷米一石取鈔十貫增舊十倍九月戊辰罷之聽民自造 庚寅敕征交趾諸軍除力田蒙古軍一百漢軍四百爲鎮南王宿衛餘悉遣還塔癸丑立征東行省以阿魯海爲左丞相劉國傑陳巖並左丞洪茶丘右丞率諸軍伐日本 丙辰以叅議帖木兒爲叅知政事位郭佑上且命之曰自今之事皆責於汝 戊午以江淮行省平章忙兀帶爲江浙省左丞相 十一月乙未以禿魯歡爲叅知政事 盧世榮居中書數月恃委任之專肆無忌憚視丞相猶虛位也左司郎中周鐵因議微有可否世榮即誣鐵沮格詔責入奏杖一百斬之於是朝中震懾無敢言者監察御史陳天祥上言世榮始爲江西權茶轉運使屢犯職罪動數萬計今竟不檢狂悖尤甚雖居丞轄實專大政恣行苛烈太

元資治通鑑

卷五三

三

肆誅求欲以一歲之期致十年之積考其行事不副
所言始言能令欽法如舊欽今愈虛始言能令百物
自賤物今愈貴始言不取於民今課程增三百萬錠
今乃迫脅諸路官司虛增其數凡若所為動為民擾
脫不早有更張須其自敗猶蠹雖就除木病深矣疏
聞詔丞相以下雜問其罪復召天祥與世榮俱至下
都親鞠之二款服遂命誅之剖其肉以食鷹獮世榮
初以言利進太子意深非之曰財非天降安能歲取
贏乎桑哥素主世榮者聞太子言不敢抹之 明孝
皇太子真金初從姚樞竇默學仁孝恭儉尤優禮大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三

三十五

臣一時在師友之列者非朝廷名德則布衣節行之
士在中書日久明於聽斷聞四方科徵輓漕造作和
市有係民之休戚者多奏罷之中外歸心焉江西行
省以歲課羨鈔四十七萬貫來獻太子怒曰朝廷但
令爾等安百姓百姓安錢糧何患不足百姓不安錢
糧雖多能自奉乎盡却之中庶子伯必以其子阿八
亦入見諭之以毋讀蒙古書須習漢人文字行臺治
書侍御史王恂進承華事畧二十篇太子覽之至漢
成帝不絕馳道唐肅宗改服絳紗為朱明服心甚喜
曰我若遇是禮亦當如是又至邢峙止齊太子食邢

高麗備臣曰一葉之名遽能邪人取孔九思曰正臣
防微理固當然太子善其說命諸子博觀其書時帝
春秋高南臺御史上書請內禪太子聞之懼臺臣寢
其章不敢闖而阿合馬之黨塔郎古阿散等請收百
司吏案鈔考天下錢穀欲因以發之都事尚文曰是
欲上危太子下陷大臣其謀姦矣遂語御史大夫及
丞相先入言之以奪其謀帝震怒曰汝等無罪耶丞
相進曰臣等無所逃罪但此輩名載刑書而為此舉
實動搖人心耳太子益憂懼不自安十二月丁未薨
年四十三以哈刺哈孫為大宗正哈刺哈孫用法平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三

三十六

允時欲以江南獄隸宗正哈刺哈孫曰江南新附教
令未孚且相去數千里欲遙制其刑獄得無免乎事
遂止 王宗沐曰愚按元史二百一十卷其行事二百
御宇內矣其間蓋無有足以為萬世法程者但
其立國自世祖以前以史官未立譯字漢語音不
通則自世宗以前其行事多不察見故於功臣則如
博羅渾赤老溫皆失其傳他如宗親后妃謀臣猛將
其戰陣之功亦多缺畧至元以後自王文統劉秉中
諸人稍稍起朝簾進臺者有治天下之鏡然世祖惟
心未息而甲未解平宋之後又征交趾擣日本世宗
城兼之四方及板平將出師始無寧日善乎以兵
於世祖曰國家建極開運垂五十年而一以兵
黎感性將氣驚魂處劉劉盡自去用兵未
有如此之久且多也彼既以兵立國聚散剽忽揮
糜爛以收取則有餘虜將標相夷風荷箭以守文則
不足故其經制次第以及臣下謀議雖時有一二可
未者而成英享國不永蒞治未孚始及順帝則創製

毒亂純於表矣雖欲據拾未列事固無足觀者而又
以正朔接承不敢獨廢故器撮其大且要者總十四
卷以終二代之際云

元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三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三

三十七

元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四

元紀二 起至元丙戌盡至元庚寅八月凡四年有奇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中

至元二十三年春正月戊辰朔以太子故罷朝賀
先是立征東行省命阿塔海洪茶直等再擊日本勅
各處造海船集漕船募水手貯糧餉期以是年三月
以次而發八月會於合浦有司徵歛大為姦利吏部
尚書劉宣上書言近議再興日本之兵此後不息安
危所繫近用唆都議伐占城海牙言征交趾三數年
間吏民大擾盜賊蠅興且交趾小邦親王提兵深入
無功反殪大將况日本海洋萬里非二國比萬一不
利援兵安能飛渡耶帝納其言甲戌以日本孤遠島
夷重困民力詔罷征之專事安南命阿里海涯等大
徵各省兵仍遣鎮南王脫歡將之以行以安南王弟
陳奩稷效順來歸封為安南王約平定其國以兵納
之甫復言曰安南臣事已久歲貢未嘗愆期頃者用
兵無功瘡痍未復今乃復議大舉聞者恐懼且交廣
炎蒸之區今約七月集諸路兵於靜江病死者必衆
矣况湖廣密邇溪洞寇盜常多大兵一出萬一奸頑
乘間生變何以應之時湖廣宣慰司亦上言乞罷交

吐兵以甦民困詔從之令還軍各省居益穆於鄂州
丁未用御史臺臣言立按察司巡行郡縣法除使
三員留司副使以下每歲二月分蒞按治十月還司
時浙江行省理筭錢穀甚急鬻所在學田輸其直
於官利用監臣徹里使江南見之謂曰學有田以供
祭祀育賢才安可鬻耶遂奏罷之先是程文海為
集賢直學士身省院諸司皆用南人惟御史臺按察
司無之江南風俗南人所諳亦宜參用之三月己巳
遂詔文海仍集賢直學士拜侍御史行御史臺事往
江南博采知名之士帝素聞趙孟頫葉李名密諭文

元資治通鑑 卷之五十四

二

海必致此二人文海復薦宋宗室趙孟頫及張伯淳
等二十餘人帝皆擢用之夏四月庚子雲南省平
章納速刺丁上便宜數事一曰弛道路之禁通民來
往二曰禁負販之徒毋令從征三曰罷丹崖站賦民
金為飲食之費四曰聽民伐木貿易五曰戒使臣勿
擾民居立急遞舖以省驛騎詔議行之己未遣要
束木鉤考荆湖行省錢穀中書擬以要束木平章政
事脫脫赤參知政事帝曰要束木小人事朕方五年
授一理筭官足矣脫脫赤人奴之奴令史宣使才也
讀卿等所進擬令人耻之未幾荆湖行省左丞相阿

里海牙入朝言要束木在鄂省勾考豈無贓賄之迹
臣亦請勾考之詔遣參知政事秃魯罕樞密院判李
道治著侍御史陳未祥偕往先是陳天祥至鄂州
即劾要束木貪賄不法事時桑哥與要束木連姻相
倚為姦摘天祥疏中語誣以不道遣使究問欲殺之
行臺御史申屠致遠累章辨其無罪猶繫於獄歲餘
方釋之阿里海牙亦尋卒至是省臣言阿里海牙與
要束木互請鉤考今阿里海牙雖已死事之是非當
令暴白帝曰卿等言良是其連引諸人近者即彼追
逮遠者宜以上聞此事自要束木所發宜從其言行

元資治通鑑 卷之五十四

三

之既而要束木遂籍阿里海牙家貲歸之京師總
制院使桑哥膽巴海師弟子也為人狡黠豪橫好言
財利帝深喜之遂有大任之意秋七月壬午令具省
臣姓名以進帝曰右丞相安童左丞麥木參知政事
郭德揚居實等並仍前職以鐵木兒為左丞其左丞
相鑾吉刺帶平章政事阿必失合忽都魯等皆別議
仍選可代者以聞遂免鑾吉刺帶等官嗣後庭中有
所建置人才進退桑哥咸與聞焉癸巳詔中書省
銓定省院臺部官屬自中書令左右丞相而下各有
定員仍諭安童曰中書省朕當親擇其餘諸司並從

中書裁減安童曰比聞聖意欲倚近侍爲耳目如臣所行非法從其舉奏今近臣乃伺隙援引非類曰某居某官某居某職以所署奏目付中書施行銓選之法自有定制其尤無事例者臣嘗廢格不行慮其黨有短臣者帝曰卿言良是後若此者其勿行之 兩淮兵革之餘荆榛蔽野宣慰使昂吉兒言洪澤芍陂可立屯田以給軍餉時以用兵日本未即行是月令千人往其地試之果大獲遂以兵二萬屯之歲得米數十萬斛 海外諸番曰馬八兒曰須門那曰僧忽里曰南無力曰馬蘭丹曰那旺曰丁呵兒曰來來曰元資治通鑑 卷之五十四 四

俟奏讀然後纂定從之

至元二十四年春正月辛卯置征交趾行尚書省以與魯亦爲平章政事烏馬兒樊楫爲叅知政事並受鎮南王節制 初麥木督十爲右丞以與盧世榮議不合而罷尋以其行已蕪潔起左丞與安童治省事二月乙未遂由左丞拜平章政事 甲辰以范文虎爲中書右丞商議樞密院事 閏月乙丑復置尚書省以桑哥鐵木兒並爲平章政事阿魯渾薩里爲右丞葉李爲左丞馬紹叅知政事麥木督言自創國用使司改尚書省頗有成效今仍分兩省爲宜詔從之安童諫曰臣力不能回天但乞不用桑哥別選賢能猶或不至害民誤國不聽 初太子設總教國子之官逮至元初乃以許衡爲祭酒而侍臣子弟就學者纔十餘人衡旣去教益廢而學舍未建師生寓居民舍國子司業耶律有尚屢以爲言辛未始立國子監設監官祭酒一員司業二員監丞一員博士三員助教四員生員百二十人蒙古漢人各半官給紙劄飲食仍隸集賢院遂以有尚爲祭酒 設江南各路儒學提舉司時江南諸縣各置教諭二人又用廷臣議諸道各置提舉司設提舉儒學二人統諸路府州

縣學祭祀錢糧之事未幾復從桑哥等言鈔考江南
學田所入羨餘貯之集賢院以給有才藝之士一范
文虎改尚書右丞商議樞密院事 扎魯忽赤合刺
合孫等言去歲審囚官所錄囚數南京濟南兩路應
死者已一百九十人若總校諸路為數必多宜留扎
魯忽赤數人分道行刑帝曰囚非群羊豈可遽殺耶
宜悉配隸淘金 先是中書傳旨議更鈔用錢吏部
尚書劉宣獻議曰原交鈔所起漢唐以來皆未有宋
紹興初軍餉不繼造此以誘商旅為沿邊糴買之計
比銅錢易於營擊民甚便之稍有滯礙即用見錢尚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四 六

存古人子母相權之意日增月益其法寢弊欲求目
前速效未見良策新鈔必欲創造用權舊鈔只是改
換名目無金銀作本稱提軍國支用不復抑損三數
年後亦如元寶矣宋金之弊足為殷鑒鑄造銅錢又
當詳究秦漢隋唐金宋利病著在史策不待縷陳國
朝廢錢已久一旦行之功費不貲非為遠計大抵利
民權物其要自不妄用始若欲濟丘壑之用非惟鑄
造不敷抑亦不久自弊矣屬桑哥謀立尚書省以專
國柄錢議遂罷三月甲午桑哥以交鈔及中統元寶
行之既久物重鈔輕遂建議更造至元鈔行之自一

貫至五十文凡十有一等每一貫文視中統鈔五貫
文時宋宗室趙孟頫曰始造中統時以銀為本虛實
相權及今二十年輕重相去至數十倍故既改元中
統為至元後二十年至元鈔必復如中統矣若計鈔
抵法疑於太重或以孟頫年少來自南友意頗不平
其言詰之曰今朝廷用鈔故犯法者以鈔計贓汝以
為非欲沮格至元鈔耶孟頫曰頫奉詔與議不敢不
言今中統鈔虛故改至元鈔謂至元鈔終無虛時寧
有是理公不揆於理欲以勢相凌可乎其人慚而止
先是有告乃顏反者帝遣伯顏往覘虛實乃顏謀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四 七
執之伯顏覺得脫歸時西北諸王聞乃顏反多欲從
之帝以為憂宿衛士阿沙不花曰此莫若先撫安諸
王乃行天討則叛者勢自孤矣帝曰善爾試為朕行
之乃北說諸王納牙曰大王聞乃顏反耶曰聞之曰
大王知乃顏已遣使自歸耶曰不知也曰聞大王等
皆欲為乃顏外應今乃顏既自歸矣是獨大王與王
上抗耳大王何不往見上自陳為萬全計納牙許之
於是諸王之謀乃解帝遂議親討之五月壬寅發之
都以左丞季庭等將漢軍用漢法以戰既而乃顏之
兒金家奴塔不歹擁眾十萬進逼乘輿帝親麾諸軍

圍之乃顏堅壁不出司農卿鐵哥曰彼衆我寡當以疑退之於是帝益張蓋據胡床坐鐵哥進酒塔不友按兵覘之不敵進李庭曰彼夜當遁耳乃引壯士十餘人抱火砲夜入其陣砲發果自潰散帝曰何以知之庭曰兵雖多而無紀律見車駕駐此而不戰必疑有大軍繼之是以知其必遁遂命庭將漢軍王昔帖木兒將蒙古軍並進秋七月癸巳乃顏敗走追執之其黨悉平 冬十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初桑哥奉詔檢覈中書省虧欠鈔六千餘錠參知政事楊居寬微自辨以爲實辜銓選錢穀非所專桑哥怒令左右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四 八

議彌盜之方桑哥王速帖木兒言江南歸附十年盜賊迄今未靜者宜降旨立限招捕而以安集責州縣之吏其不能者黜之葉李言臣在漳州十年詳知其事大抵軍官嗜利與賊通者尤難彌息宜令各處鎮守軍官例以三年轉徙庶革斯弊帝皆從其議詔行之 十二月丁丑以朱清張瑄海運有勞遂授宣慰使 乙酉鎮南王以諸軍渡富良江次交趾城下敗其守兵日烜與其子棄城走噉喃堡 至元二十五年春正月壬寅賀州賊七百餘人焚掠封州諸郡循州賊萬餘人掠梅州 丙寅從桑哥及楊璉真加言凡宋宮殿郊廟悉毀爲寺復欲取宋高宗所書九經石刻爲浮屠臺杭州推官申屠致遠力拒止之 丁未大雨雪有司督民入山伐木死者四百人行省參政董文用曰非時役民不堪矣宜少徐之不從 二月庚申司徒撒里蠻等進讀祖宗實錄帝曰太宗事則然睿宗少有可易者定宗固日不暇給憲宗汝獨不能憶之耶猶當詢諸知者 故事車駕如上都樞密院臣俱從行歲留一人領院事漢人不得與焉三月庚寅車駕幸上都以屬判官鄭制宜制宜遜辭帝曰汝豈漢人比耶制宜鄭鼎子也初朝

廷將征日本造樓船何家洲之地狹衆欲徙旁居民
制宜不從改授寬地居民德之城中屢災或言于制
宜曰恐姦人乘間爲變宜捕其疑似者痛治之制宜
曰吾但嚴守備而已奈何濫及無辜不答一人災亦
息有盜入近郊晨昏剽劫流言將入城俄有數男子
自城外至顧盼異常制宜命吏縛入獄問之無驗行
省疑其非將釋之不從明日再出城東遇一人乘白
馬貌服殊異制宜叱下訊之乃與前數男子同爲盜
者遂正其罪一郡帖然 江淮行省忙兀帶言宜除
軍官更調法死事者贈散官病故者降一等帝曰父

宋資治通鑑 卷五十四

兄雖死事子弟不勝任者安可用之苟賢矣則病故
者亦不可降也 先是鎮南王脫歡復遣兵追日焮
於海不知所之右丞相阿八赤曰賊棄巢穴遠遁意
待吾之敵而乘之將士皆北人春夏之交瘴癘將作
賊弗就擒饋餉且盡吾不能持久矣時日焮復遣使
請降以款師諸將信其說久之不降擁衆據海口阿
八赤率衆攻之將士多被疫不能進諸蠻復叛所得
險阨皆失守遂謀引還甲午王次內傍關日焮復集
散兵三十萬守禦東關過脫歡歸路諸軍且戰且行
日數十合賊遽險竊發毒矢將士裹瘡而戰禁楫阿

八赤皆死前軍皆都兒奮勇乘之交人小却由是脫
歡由間道趨還日焮尋遣使入朝貢金人以代已罪
帝以脫歡無功而還令出鎮揚州終身不容入覲焉
甲寅循州賊萬餘寇漳浦泉州賊二千人寇長泰
汀贛畚賊千人寇龍溪皆討平之 初宋江西招諭
使知信州謝枋得遁入建陽時程文海至江南訪求
人才薦宋遺士三十人枋得亦在其列枋得方君母
喪遺書文海曰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
耳先妣以今年正月考終某無意人間事矣亡國之
大夫不可與圖存李左車猶能言之况稍知詩書頗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四

識理義者乎某之至愚極闇决不可辱召命亦明矣
旣而留夢炎亦力薦之於上枋得復遺書夢炎言江
南無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耻春秋以下之人物本
不足道今欲求一人如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廝養卒
亦不可得辯論凡數千百言卒不行 夏四月乙丑
廣東民董賢舉浙江民楊鎮龍循州民鍾明亮各擁
衆萬餘相繼而起明亮勢尤猖獗詔遣江浙行省丞
相忙兀帶行樞密院副使月的迷失發四省兵討之
明亮屢降復叛旣而按察司使王暉上疏言福建郡
縣五十餘處連山距海實邊徼要區由平宋以來官

吏殘虐故愚民往往嘯聚朝廷遣兵討之復致蹂踐甚非一視同仁之意况福建歸附之民戶幾百萬華之變十去四五今明亮之勢又烈於華其可以尋常草竊視之宜選精兵明號令以計取之可也御史大夫月出曾亦言江南盜起凡四百餘處宜選將討之帝曰月的迷失屢以捷聞忙兀帶已往卿毋以為慮也時乃顏餘黨火雷火孫及哈丹等尚攻掠邊郡未下甲申詔皇孫鐵木兒北撫諸軍進討之秋七月戊戌同知江西行樞密院事月的迷失上言近以盜起廣東分江西江淮福建三省兵萬人令臣將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四

三

之計賊臣願萬人內得蒙古軍三百并臣所籍降戶萬人置萬戶府以撒木合兒為達魯花赤佩虎符以從詔許之時江浙行省忙兀帶悍戾縱恣常慮臺臣糾劾其罪而尤畏御史中丞劉宣日遣人入建康偵伺臺中違失臺臣皆憚求自解惟宣屹不為動兀帶益忌之因羅織宣罪逮繫其二子于獄又令人妄言宣沮壞錢穀事聞遂遣使置獄行省鞠治之宣及御史六人俱就逮宣不勝憤是日遂自刎於舟中始宣將行以一緘付從子自誠令勿啓視宣死視其書云觸怒大臣誣構成罪豈能與經斷小人交口辨訟

屈膝為容於怨家之前身為臺臣義不受辱當自引決顧不獲以身殉國為恨耳嗚呼天平實鑒此心宣忠義節操為世所重聞者莫不悼惜之初桑哥摘委六部鈎考百司倉庫財穀復以為不專其任遂置徵理司以主之時理筭之計行入倉庫司錢穀者無不破產及當更代人皆棄家避之至是冬十月庚戌桑哥又言湖廣錢穀已責償于平章東木他省欺盜者必多請以叅知政事忻都等十二人理筭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肅安西六省耗失之數給兵以衛其行庚申詔皆從之既而行臺御史程文海入朝言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四

三

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宰相不以進賢為急而惟以貨殖為心非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之意今權奸用事立尚書省鈎考錢穀以割剝生民為急所委任者率皆貪饕邀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為宜清尚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郵民之事桑哥大怒留京師不遣奏請殺之者六帝皆不允庚午桑哥請明年海道漕運江南米須須六百萬石又言安山至臨清為渠二百六十五里若開浚之為工三百萬當用鈔三萬錠米四萬石鹽五萬斤其陸運夫萬三千戶復罷為民

其賦入及芻粟之估爲鈔二萬八千錠費畧相當然
渠成亦萬世之利也請以今冬備糧費來春浚之制
可十一月己亥命李思衍爲禮部侍郎充國信使
以萬奴爲兵部郎中副之同使安南詔諭陳日烜親
身入朝否則必再加兵時天下騷然而江淮尤甚
譏佞之徒史吉等方且諷請立石爲桑哥頌德帝曰
民欲立則立之仍告桑哥使之喜也碑成樹之省前
曰桑公輔政之碑甲辰改釋教總制院爲宣政院
秩從一品印用三臺以尚書右丞相桑哥兼宣政使
十二月丁巳海都兵犯邊援都也孫脫迎擊死之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四

十四

先是安童將兵臨邊爲失里吉所執一軍皆沒至是
八隣來歸從者凡三百九十人帝厚賜之辛未桑
哥言有分地之臣例以貧乏爲辭希覬賜與財非天
降地出皆取於民苟不慎其出入恐國用不足帝曰
自今不當給者汝即執之當給者宜覆奏朕自處之
以董文用爲御史中丞文用曰中丞不當理細務
先舉賢材乃舉胡福適王暉雷鷹荆幼紀許楫孔從
道等十餘人爲按察使徐琰魏初爲行臺中丞當時
以爲極選會桑哥當國貴戚見之皆屏息遜避文用
獨不附之桑哥使人諷文用頌已功不答又自謂文

用曰百司皆具食丞相府矣亦不答會朔方軍興而
征求愈急文用曰民急矣外難未除而內傷其根本
丞相宜思之因持郡國所上盜賊之目謂之曰百姓
非不欲安樂急法暴飲至此御史臺所以救時政之
不及丞相當有以助之不當抑之也御史臺不得行
則民無所赴訴民無所赴訴而政自亂將不止於臺
事之不行也忤其意益深桑哥乃摭拾臺事百端詣
於帝文用因與辨論不爲屈於是具奏桑哥奸狀詔
報文用語密而外人不知也桑哥又誣譖之曰在朝
惟文用顛傲沮法欲痛罪之帝曰彼御史職也何罪

元資治通鑑

卷之五十四

十五

之有尋遷爲大司農立學校二萬四千四百餘所
至元二十六年春正月丙戌地震戊戌以荆湖古
城省左丞唐兀帶副按的忽都合爲蒙古都萬戶統
兵會江淮福建二省及月的迷失兵討盜于江西
士寅海船萬戶府言山東宣慰使樂實所運江西水
陸負至淮安易闢者七然後入海歲止二十萬石若
由江陰入江至直沽倉民無陸負之苦且米一石省
運估八貫有奇乞罷膠萊海道運糧萬戶府而以漕
事責臣當歲運三十萬石詔許之癸卯賊鍾明亮
寇贛州掠寧都據秀嶺詔發江淮省及鄰郡戍兵五

千遷江西省參政管如德為左丞將兵征討之。以中書右丞相伯顏知樞密院事將兵鎮和林統有漠北諸路置知院自伯顏始。以伯顏克為中書平章政事。三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台州賊楊鎮龍僭稱大興國寇東陽義烏浙東大震諸王雍吉刺帶時謫婺州率兵討平之。初福建參知政事魏天祐見時方求才欲薦謝枋得為功遣使誘枋得入城與之言坐而不對或嫚言無禮天祐不能堪乃讓曰君封疆之臣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于趙一存孤一死節王莽篡漢龔勝死司

元資治通鑑

卷之五十四

十六

馬子長云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參政豈足以知此天祐怒逼之北行以死自誓自離嘉興即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既渡采石惟如小蔬果積數月困殆四月巳酉朔至燕問太后攢所及瀛國公所在再拜慟哭疾甚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擲之於地不食五日死子定之護骸骨歸葬信州枋得天資嚴厲雅負奇氣風岍孤峭不能與世軒輊而以天時人事推宋必亡於二十年後每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事常若有千古之憤者而以植世教立民變為任貴富賤貧一不動其中初枋得之地

行也貧苦已甚衣結屨穿人有嘗德之者賜以金帛辭不受又為詩別其門人故友時以為讀其辭見其心慷慨激烈真可以使頑夫廉懦夫立云。甲戌以御史中丞王呂魯為太傅加開府儀同三司簽江西等處行尚書省事。是月翰林學士支忠公王磐卒年九十二贈太傅開府封潞國公磐嘗過曲阜定孔子廟如歷代給民百戶以供洒掃復其家時尚書省以括戶之故欲收為民營言廟戶百家歲鈔不過六百萬僅比六品官終年俸耳聖朝疆宇萬里財賦歲億萬計豈愛一六品官俸不以待孔子哉嘗以疾請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四

十三

斷月俸且言前代用人二十從政七十致仕所以資其材力閱其衰老養其廉耻之心也今人仕者不限年而老病者不能退彼既不自知耻朝廷亦不以爲非甚不可也嘗兩諫征日本極劄切時朝議汰冗官權近私忌按察司欲併省之磐疏曰各路去京師遙遠貪污侵害小民惟賴按察司爲之申理若指爲冗官一例罷去則小民冤死無訴矣若以京師有御史臺糾察四方之事是尤不然矣御史臺糾察朝廷百官京畿州縣尚有弗及况能周遍外路千百城之事乎若欲併入運司運司專以營利搶課爲職與管民

官常分彼此豈暇顧細民之冤抑哉由是按察司得不罷年八十餘以資德大夫致仕皇太子召入宮賜食問慰良久行之日公卿百官皆餞送因無子以婚著作郎李穉賓為東平判官以便養母大臣燕見帝數問起居狀始終眷顧不衰嘗資性剛方閑居不妄言笑奏對必以正未嘗阿順帝常以古直稱之雖權倖側目弗顧也阿合馬方得權致重幣求碑文盤拒弗與所薦宋術雷膺魏初徐琰胡祗適孟瑛李謙後皆為各臣卒之夕有大星隕正寢之東云五月以叅知政事忻都為尚書左丞中書叅知政事何榮祖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四

六

為叅知政事叅議尚書省事張朶祐為中書叅知政事 六月丙寅要忽兒犯邊 辛未海都寇邊兵至和林宣慰使恽伯同知乃滿帶副使八里鐵兒皆友應之劉哈刺八都魯乘間脫歸初海都至杭海晉王甘麻剌率眾與戰失利被圍土土哈引勁卒陷陳翼王出秋七月戊寅朔車駕親征海都至北邊謂土土哈曰昔太祖與臣下同患難者飲班水河之水以紀功今日之事何愧昔人 先是壽張縣尹韓仲暉等言起瀕城縣安山西南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引汶水以達御河長三百五十餘里中建閘

三十有一以時蓄洩至是功成詔賜名會通河 冬閏十月庚辰桑哥言初改至元鈔欲盡收中統鈔故令天下鹽課以中統至元鈔相半輸官今中統鈔尚未可急歛宜令稅賦並輸至元鈔商販有中統料鈔聽易至元鈔以行然後中統鈔可盡從之 先是廣東賊鍾明亮既降江西行院月的迷失請以明亮為循州知州帝不允丙辰明亮遂復反寇梅州其黨江羅寇漳州又韶雄諸賊二十餘處皆應之詔月的迷失復合福建江西兵共討之 丙申婺州賊葉萬五以眾萬人寇武義縣殺千戶一人江淮省平章不鄰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四

九

吉帶將兵討之 庚子取泗濱石為磬以補宮懸之 樂 十一月壬子漳州賊陳機察等八千人寇龍巖福建省遣兵討破之陳機察丘大老張順等以其黨降行省請斬之以警眾事下樞密院議范文虎曰賊固當斬然既降又殺之何以示信宜並遣赴關從之 先是令百官市馬助邊猶不足用十二月辛巳復括天下馬充之凡一品官許乘五疋二品三疋四品五品二疋六品以下一疋限數外悉令入官 紹興路總管府白潔矩言宋宗室散居江南者百姓敬之不衰久之非便宜悉遷於京師桑哥以聞擢為尚書

省舍人遣詣江南發兼并戶借宋宗室至京師既而
江淮行省言江南之民方患增課料民括馬之苦今
此舉必致人心搖動宜且止從之 丁亥封皇子闊
闕出為寧遠王

至元二十七年春正月癸酉立興文署掌經籍板及
江南學田糧數 二月癸巳江西賊華大老黃大老
等掠樂昌諸郡行樞密院討平之 二月癸亥建昌
賊丘元等自稱大老集衆千餘人掠南豐諸郡建昌
副萬戶擒斬之 甲子楊鎮龍餘衆剽浙東總兵官
討賊者多俘掠良民勅行御史臺分揀凡為民者千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四

二十

六百九十五人 辛未太平縣賊華大五集衆百餘
人寇寧國皆擒斬之 夏五月戊申江西行省管如
德行院月的迷失合兵討反寇鍾明亮明亮降詔傳
至闕下如德等留不遣明亮復率衆寇贛州樞密院
以如德等違詔縱賊請誥之詔罷江西行樞密院
庚午婺州求康東陽處州縉雲賊呂重二楊元六等
反浙東宣慰使史弼擒斬之 秋七月戊申江西霖
雨贛吉袁瑞建昌撫諸郡水皆溢龍興城幾沒 戊
午貴州猫蠻作亂入順元城湖廣省檄八番萬戶府
及羅甸宣慰司合兵討之 秋八月辛未朔日有食

之 癸巳地震武平尤甚黑沙水湧出壓死按察
司官及總管府官王連等及民七千二百二十人傷
者數十萬人壞倉庫局四百八十間民居不可勝計
帝聞之慮乃顏黨乘機入寇遣平章政事鐵木兒樞
密院官塔魯忽帶兵五百人往視之

元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四 終

三

元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五

元紀三 起至元庚寅九月盡至元甲午凡四年有奇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下

九月戊申武平地震盜賊乘隙剽掠民愈憂恐平章政事鐵木兒以便宜蠲租賦罷商稅弛酒禁斬為盜者轉海運米萬石以賑之時武平地變帝深憂之方駐蹕龍虎臺遣阿魯渾薩里召集賢翰林兩院官詢致裁之由議者畏桑哥莫敢指切時政桑哥遣忻都王臣濟等理筭天下錢穀已徵者數百萬未徵者尚數千萬民不聊生自殺者相屬逃山林者則發兵捕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五

之於是集賢直學士趙孟頫因阿魯渾薩里入奏於帝謂頫下詔蠲除庶幾天變可弭帝從之詔草已具桑哥怒曰此必非帝意孟頫曰凡錢穀未徵者其人死亡已盡非及是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倘以失陷歸咎尚書豈不為丞相深累耶桑哥悟丙辰詔赦天下民賴稍蘇冬十月丁丑尚書省臣言江陰寧國等路大水民流移者四十五萬八千四百七十八戶帝曰此亦何待上聞當速賑之詔出粟五十八萬二千八百九十九石十一月江淮行省平章不憐吉帶言福建盜賊已平惟浙東一道地極險惡賊所巢

穴向伯顏曾於各路置戍後為忙古解更易之今乞復還三萬戶府以合刺帶一軍戍沿海明台亦怯烈

一軍戍溫處札忽帶一軍戍紹興發其寧國徽初用土兵後皆與賊通今以高郵泰兩萬戶漢軍易地而戍揚州建康鎮江三城跨據大江人民繁衆宜置七萬戶府杭州行省諸司府庫所在宜置四萬戶府水戰之法舊止十所今擇瀕海沿江要害二十二所分兵閱習伺察諸盜錢塘控抱海口舊置戰艦二十艘故海賊時出奪舡殺人今增置戰艦百艘海艦二十艘庶盜不敢發從之 壬戌大司徒撒里蠻翰林學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五

士承旨兀魯帶進太宗實錄 甲子御史臺言江南賊起討賊官利其剽掠復以牲口充贖遺請給還其家帝嘉納之 十二月丙戌興化路仙游賊朱三五集衆寇青山萬戶李綱討平之 己亥處州青田賊劉甲乙等集衆萬餘人寇温州平陽 是年天下戶一千三百一十九萬六千二百有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萬四千七百一十有一而山澤溪洞之民不與焉 安童見天下大權盡歸尚書省屢求退不許至是罷相仍領宿衛 至元二十八年春正月辛酉免江淮貧民至元十二

年至二十五年所通田租二百九十七萬六千餘石
及二十六年未輸田租十三萬石鈔千一百五十錠
絲五千四百斤綿千四百三十餘斤時天下以桑哥
鉤考錢穀之故中外騷動廷臣莫敢言者集賢直學
士趙孟頫謂奉御徹里曰桑哥罪惡甚矣我等不言
他日何以辭其責公爲上所親信指一旦之命爲百
姓除殘賊仁者事也時帝敗郭北也里審班及也先
帖木兒等俱在徹里乘間入言之詞語激烈帝怒謂
其毀詆大臣命衛士批其頰血湧口鼻委頓地上少
間復呼而問之辯愈力曰臣與桑哥無仇所以力數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五 三

其罪而奮不顧身者正以爲國計耳苟畏聖怒而不
言則姦臣何時除民害何時息帝大悟召不魯木問
之對曰桑哥壅蔽聰明紊亂朝政有言者即誣殺之
今百姓失業盜賊蜂起召亂在旦夕非亟誅之恐爲
陛下憂留守賀伯顏亦嘗陳其姦時廷臣言者益衆
遂詔臺省相與辯駁之因諭大夫月兒魯曰屢聞桑
哥沮抑臺綱杜言者之口又嘗樞機御史其所罪者
何事當與辯之桑哥等持御史李渠已刷文卷至令
御史杜思敬等勘驗辯論數四詞屈明白帝駐蹕土
台役召御史臺暨中書尚書兩省官辯論尚書官執

卷奏曰前浙西按察使只必因監燒鈔受贓至千錠
嘗檄臺徵之二年不報思敬曰文之次第盡在卷中
今尚書省拆卷持對其弊可見速古兒赤闌里抱卷
至前奏曰用朱印以封紙縫者防欺弊也若輩爲宰
相乃拆卷破印與人辯事教吏爲奸當治其罪帝是
之謂御史臺曰桑哥爲惡始終四年其罪暴著汝等
難云不知知而不言當得何罪御史杜思敬曰奪官
追俸惟上所裁數日尚未決大夫月兒魯奏臺臣之
久任者當并罷新者存之壬戌乃免桑哥官命徹里
率衛士三百人籍桑哥家得珍寶如內藏之半阿魯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五 四

渾薩里以連坐亦籍其貲帝問桑哥爲政如此何故
無一言對曰臣未嘗不言願言不用耳桑哥與桑哥
同事一無所匡正亦坐免久之得以疾請南還揚州
學正李淦上言葉李本一黥徒方受主簡即以舉
桑哥爲第一事致以非罪殺參政郭佑楊居實變鈔
法拘學糧徵軍官俸減軍士糧立行司農司木綿提
舉司增鹽酒醋稅課官民皆受其禍尤可痛者要束
木禍湖廣沙不下禍江淮滅貴里禍福建又大鈔者
錢穀民怨而盜發天怒而地震水災存至人皆能知
桑哥用群小之罪而不知葉李舉桑哥之罪宜斬李

以謝天下書聞帝矍然曰朕素以葉李剛介寧有是耶令召塗誼京師置對塗至而李己卒遂擢塗江陰路教授以旌其直二月丙子罷徵理司詔下之日百姓相慶而各鉤考猶未盡罷既而御史言鉤考錢穀自中統至今餘三十年更阿合馬桑哥當國設法已極其黨公取賄賂民不能堪不如罷之便詔從之仍命取昔逋負錢穀文牘聚置一室非朕命而竊視者罪之遣使布告天下初桑哥欲殺楊居寬郭佑刑部尚書不忽木爭之桑哥深忌之謂其妻曰他日籍我家者必此人也因其退食責以不入曹治事欲元資治通鑑卷五十五 五

民事錢穀官吏奸弊一切委之歲終省臺遣官考其功效以集賢大學士何榮祖爲尚書右丞集賢學士賀勝爲尚書參知政事三月己亥朔真定河間保定平灣饑平陽太原尤甚民流移就食者六萬七千戶饑而死者數百餘人楊運真劾發宋諸陵及其大臣塚墓擄取金寶珠玉無筭私庇平民之不輸賦者二萬三千戶田土稱是及受美女寶物之獻藏匿未露者尤多五月戊戌遣脫脫塔刺海忽辛三人逮問追治之籍其妻孥由私臺省諸臣皆言宜誅之以謝天下帝不聽尋命釋之給還其所籍中書省元資治通鑑卷五十五 六

所援既見鉤考日急天下騷動嘆曰民不堪命矣即
自上計行省要東木怒曰郡國錢糧無不增羨未州
何獨不然此直孫府判倚其才辯慢我耳亟拘繫之
欲置予死至是要求未敗始得釋劉因前為贊善
以繼毋病去五月辛亥以集賢學士徵之因以疾固
辭且上書宰相曰因自幼讀書洽聞大人君子之餘
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見之甚明凡吾人之
所以得安居而暇食以遂其生聚之樂者皆君上之
賜也故或給力役或出知能必各有以自効因未嘗
効尺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驟命連至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五

十

敢偃蹇不出倉高尚之名以自媚負國家知遇之恩
而得罪於聖門中庸之教哉且因者以心贊勸及長
交游皆能知之閣下亦或知之向者先儲皇以贊善
召至奉旨令教學後以者母患風還家不幸竟遭憂
制今聖天子加因以不次之寵處之以優崇之地雖
隱晦者亦將出而仕矣况因非素隱晦者耶是以
形留意往命與心違病即空齋惶懼待罪因素有癘
疾自去舉喪予繼以疴瘧今歲歷夏造秋蒸發腹痛
下血不已自嘆勞無期功之親家無紀綱之僕恐一
旦身先朝露必至累人已於先人墓側營一舍以待

盡使者至初聞之惶怖無地竊謂供職雖未扶病而
行而恩命則不敢不扶病而拜若稍涉遲疑不惟臣
子之心有所不安而蹤跡高峻已不近於人情矣且
留使者候病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療百無一
效望閣下俯加矜憫曲為保全因實疎遠微賤與帷
幄諸公不同進退惟閣下成就之書上朝廷不強致
帝且曰古有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 癸丑罷尚
書省事皆入中書改尚書右丞相完澤為中書右丞
相平章政事麥木丁不忽木並為中書平章政事尚
書右丞何榮祖為中書右丞尚書左丞馬紹為中書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五

八

左丞參知政事賀勝高翥並為中書參知政事 元
初未有法守有司斷理獄訟循用金律頗傷嚴刻右
丞何榮祖世業吏而榮祖尤所通習乃以公規治民
禦盜理財等十事輯為一書名曰至元新格下已詔
頒行之榮祖嘗上言國家用度不可不足天下百姓
不可不安今理財者弗顧民力之困言治者弗圖國
計之大且當用之人恒多而得用之人恒少要之省
部實為根本必擇材而用之按察司雖監臨一道其
職在於除弊安民苟有弗至則省臺又當遣官體察
之庶幾有所益帝深然之 六月乙酉益江淮行院

兵二萬擊郴州桂陽實慶武岡四路盜賊 秋七月

丁巳桑哥伏誅 八月乙丑朔平陽地震壞民居萬

八百餘區歷死百五十八 九月辛丑以平章政事

麥木丁商議中書省事復以咱喜魯丁為平章政事

琉球在閩海之東地小而險漢唐以來不通中國

海船副萬戶楊祥以兵往伐之既而閩人吳志斗自

言孰知海道宜先招諭之不從然後用兵未晚壬子

乃以祥充宣撫使阮鑑為兵部員外郎志斗為禮部

員外郎往招諭之明年祥等不至而還志斗卒于行

初志斗嘗斥祥妄誕要功人疑為祥所殺詔福建行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五 九

省按問會赦不竟其事 冬十月辛巳罷各處行樞

密事入行省 脫歡等既還帝怒安南不已欲再伐

之適日炬弟日燔襲位不忽木曰彼山海小夷以天

威臨之寧不震懼獸窮則噬勢使之然今若遣使諭

之彼宜無不奉命矣遂以禮部尚書張立道嘗使

安南有功復使往徵其王入朝 乙卯監察御史言

沙不丁納速刺丁滅里烏里兒王巨濟璉真伽沙的

教化的皆桑哥黨與受賊肆虐使江淮之民愁怨載

路今或繫獄或釋之此臣下所未喻帝曰桑哥已誅

納刺丁滅里在獄唯沙不丁朕姑釋之耳 宣政院

臣言宋全太后瀛國公母子已為僧尼有地三百六

十頃乞如例免徵其田租十二月丁卯詔蠲之 中

書省臣言江南在宋時徭役之名七十有餘歸附後

一切未徵今諸工嚴賜官吏俸祿多不給宜令江南

如宋時諸名征賦盡輸之至是因何榮祖言召各省

任錢穀之臣至京師集議科取之法以闕從之 戶

部上天下戶數內郡百九十九萬九千四百四十四

江淮四川一千一百四十三萬八百七十八口五千

九百八十四萬八千九百六十四 諸路所設學校

二萬一千三百餘所 宣政院上天下寺宇四萬二

元資治通鑑 卷十五 十

千三百一十八區僧尼二十一萬三千一百四十八

人 至元二十九年春正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初太史

令郭守敬言水利十有一事其一欲導昌平縣白浮

村神山水過雙塔塔榆河引一畝王泉諸水入城匯於

積水潭從東折而南入舊河每十里置一牐以時蓄

洩帝稱善已亥復置都水監命守敬領之丞相以下

皆親操釜鍤為之俱置牐之處往往於地中得舊時

磚木人服其識逾年畢工自是免都民陸輓之勞公

私便之 江南福建諸路連歲盜起居民多出入山

谷自保時羣盜皆以次就平，江西左承高興言乞招
諭復業，庚子詔從之。江西行省伯顏阿老瓦丁言
蒙山戡課銀二萬五千兩，初制從銀乙兩免役夫田
租五斗，今民力日困，每兩擬免乙石，帝曰：重困吾民，
民何以生從之。初，右承子孟洪使瓜哇，瓜哇黥其面，
皮使還，帝怒。二月乙亥，命泉府大卿亦黑迷失及鄧
州舊軍戶史弼、福建省右承高興並為福建省平章
政事，將兵三萬伐之。時瓜哇國王為鄰境葛郎所殺，
其婿土罕必蘭耶迎弼求拯，弼等遂并取葛郎國王，
以歸。既而土罕必蘭耶復叛，弼等力戰却之，得還。死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五

十一

者三千餘人，有司計其俘獲貨貝五十餘萬，帝以其
亡失太多，及治其縱土罕必蘭耶之罪，弼與亦黑迷
失沒家貲二之一，唯興以不與議得免。庚辰月兒
魯等言納速刺十減里忻都王臣濟等黨比桑哥恣
為不法，楮幣銓選鹽課酒稅無不更張，變亂啣命江
南，理筭錢穀，嚴急輸期，極其慘酷，民至嫁妻賣女，殃
及親鄰，維揚錢塘受禍最甚，無辜死者五百餘人。其
初，士民猶疑事出國家，今乃知天子仁愛元元，而使
民至此極者，實桑哥及其凶黨之為，莫不思食其肉。
臣等議三人既已伏辜，乞依例論坐以謝天下，帝以

忻都長於理財，欲釋之，不忽木力爭不可。日中凡七奏，帝
始允，卒併殺之。丁亥，御史臺臣月兒魯崔等言：
馮子振、劉道元指陳桑哥同列罪惡，詔令省臺臣及
鞫文用、留慶炎等議，并言翰林諸臣撰桑哥輔政碑
者，廉訪使閻復近已免官，餘請聖裁。帝曰：死者勿論，
其存者法不可恕也。三月壬寅，御史大夫月兒魯
等奏：北監察御史商琥舉昔任詞垣風憲，時望所屬，
而在外者如胡祗適、姚燧、王惲、雷膺、陳天祥、高道程、
文海、陳儼、趙居信，共宜召至翰林備顧問。帝曰：朕未
深知，俟召至以聞。己酉，麥木楷十罷，釐十嘗請復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五

十一

立尚書省專領右三部，不忽木曰：阿合馬、桑哥相繼
誤國，身誅家滅，前鑒未遠，奈何又欲效之乎？事遂寢。
至是以久居其任免。鐵哥刺真初為司農，司達魯
花赤從獵百查兒之地，獵者射兔，誤中名駝，帝怒，命
誅之。鐵哥曰：殺人償畜，刑太重。帝曰：誤耶？史官必書
亟釋之。庾人有盜穀罪，應死。鐵哥曰：臣鞠之，其人母
病盜以養母耳，請貸其罪。至是進平章政事，以病足
聽肩輿上殿。以翰林學士承旨通政院使兼知上
乘事刺真為平章政事，阿里為中書右承梁，暗都刺
為參知政事。五月丁未，中書省臣言：妄人馮子振

嘗爲詩譽桑哥且涉大言及桑哥敗即告詞臣撰碑引諭失當國史院編修陳孚發其姦狀乞免所坐遣還家帝曰詞臣使以譽桑哥爲罪則在廷諸臣誰不譽之朕亦嘗譽之矣六月辛亥廣西上思州土官黃聖許擁衆二萬結交趾爲援寇陷忠州江州及華陽諸縣詔遣右丞程鵬飛將兵討之聖許尋敗走入交州張立道至安南謂曰燇曰昔鎮南王不用嚮道率衆深入不戰自潰天子亦既知之汝所持者山海之險瘴癘之惡而雲南嶺南之人與汝習俗同而技力等今發而用之繼以北方之勁卒一汝復能抗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五

十三

哉且前年之師殊非上意邊將讒汝耳汝曾不悟稱兵抗拒逐我使人今禍且至矣日燇泣謝出奇寶爲願立道却之因要其入朝日燇曰貪生畏死人之常情誠有詔貸以不死臣將何辭是月乃先遣其臣何惟巖阮代之隨立道上表謝罪修歲貢之禮如初且言所以願朝之意時有忌立道之功者言必先朝而後可赦日燇懼卒不至先是至元初已詔歲祀社稷壬申用崔彥言建社稷于和義門太壇各方五丈高五尺白石爲柱飾以五方色土壇南植松一株北牖墜坎墳垣悉倣古制別爲齋廬門廡三十三楹

八月丁未亦黑迷失乞與高興同征瓜哇帝曰亦黑迷失惟熟海道海中事當付之其兵事則付之史弼可也以史弼爲福建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統領出征軍馬初福建參知政事魏禾祜獻計發民一萬鑿山煉銀歲可得萬五千兩禾祜乃賦民鈔市銀兩輸官而私其百七十錠戊午臺官以聞請追其贓而罷銀冶從之時寧國路銀冶課額二千四百兩民皆市易以輸未嘗採之于山省臣以爲言亦詔罷之時以張立道既還日燇不至九月辛酉復遣吏部梁曾及禮部郎中陳孚持詔往徵之冬十月戊子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五

十四

朔詔福建廉訪司知事張師道赴關師道至乞汰內外官之冗濫者詔麥木下何榮祖馬紀燕公楠等與師道同區別之數日授師道翰林直學士日本舟至四明求互市舟中甲杖皆具恐有異圖詔立都元帥府令哈刺帶將之以防海道癸丑右丞相完澤言一歲天下所入凡二百九十七萬八千三百五錠其中未有至京師而在道者有就給軍旅及織造物料館傳俸祿者自春及冬凡出三百六十三萬八千五百十三錠出數已逾入數六十六萬三百三十八錠矣今後賜諸近侍亦宜有節帝嘉納之梁王且

麻刺太子真金長子也至元初已嘗出鎮北邊復封
梁王移鎮雲南十二月庚寅復改封晉王鎮漠北統
領太祖四大幹耳朶之地幹耳朶猶華言官室也王
天性仁孝御下有恩民賴以安 是年諸王明里鐵
木兒附海都以叛詔伯顏討之伯顏兵至阿撒忽禿
嶺明里鐵木兒已據之矢下如雨伯顏先登陷陣諸
軍爭奮大破之明里鐵木兒僅以身走伯顏軍還遇
伏兵復擊敗之斬首二千級俘其餘衆以歸 初奉
元人楊恭懿至元初與許衡俱被召屢辭不起太子
真金令有司以漢聘四皓故事聘之至京師與定科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五 十五

事後贈太師封東平王 命中書汰冗官凡省內外
官府二百五十五所實省百六十九員二月丁酉回
字可馬合謀沙等獻大珠邀價數萬錠帝曰珠何
爲當留此錢以周貧者 甲辰中書省言侍臣傳旨
與官者先後七十人臣今欲加汰擇不可用者帝曰
率非朕言凡來奏者朕祇令諭卿等可用與否卿等
自處之又言今歲給餉上都大都及甘州西京經費
浩繁自今賞賜悉宜姑止從之 三月庚申以同知
樞密院事札散知樞密院事 時以海都入寇詔群
臣議所以爲備甲子從樞密李處言復括天下馬凡
得十一萬疋 夏四月文靖公劉因率歐陽玄嘗贊
其像曰微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
無北鄙鼓瑟之聲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
以世祖之畧而遇不能致之兩生論者以爲知言
時有謫伯顏久居北邊與海都通好因仍保守無尺
寸之獲者乙巳詔以皇太子寶授皇孫鐵木耳撫其
軍以太傅王昔帖木兒輔行召伯顏居大同以俟後
命王昔帖木兒未至三驛海都兵復至伯顏遣人語
王昔帖木兒曰公姑止待我剪此寇而來未晚也遂
與海都兵交且戰且却凡七日諸將以爲怯憤曰果

懼戰何不授軍於太傅伯顏曰海都懸軍涉吾地邀之則遁誘其深入一戰可擒也諸軍必欲速戰若失海都誰執其咎諸將曰請任之即還軍擊敗之海都果脫去乃召王昔帖木兒至軍中授以印而行皇孫舉酒餞之曰公去何以教我伯顏舉所酌酒曰可慎者惟此與女色耳秋七月月赤察兒博爾忽孫也由長怯薛授宣徽使從帝北征奏曰安童伯顏月出魯皆嘗受命征伐三人者臣不可以後之臣願躬出一戰帝曰爾以安童輩與爾家同功一體各立戰功耻不逮耶然躬親待衛厥功非小何必踐行伍乃快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五

七

心耶桑哥之敗實月赤察兒潛奏劾之壬申以為知樞密院事初梁魯陳牛丘等至安南其國有三門日燔欲迎詔自旁門入魯貽書責之往復者三卒中行且諷之入朝日燔不從八月庚寅遣其臣陶子奇偕魯來貢魯進所與日燔辯論書帝大悅解衣賜之令坐地上右丞阿里意不然帝怒曰梁魯兩使外國以口舌息干戈爾何敢爾時有親王至自和林帝命酌酒先賜魯謂親王曰汝所辦者汝事也梁魯所辦者吾與汝之事汝勿以為後也或議魯受安南賂遣帝以間魯魯曰安南以黃金器幣奇物遺臣臣不受

以屬陶子奇帝曰受之亦何不可廷臣以日燔終不入朝遂拘留子奇于江陵命劉國傑與諸王亦里吉言解等整兵聚糧復議伐之冬十月彗星入紫微垣抵斗魁光芒尺許凡一月乃滅帝憂之召不忽木入禁中問所以銷天變之道不忽木曰風雨自天而至人則棟宇以待之江河為地之限人則舟楫以通之天地有所不能者人則為之此人所以與天地參也且父母怒人子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故易曰君子以恐懼脩省詩曰敬天之怒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有不終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三十有九且食地震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五

六

頻歲有之蓋用此道天亦悔禍海內又安此前代之龜鑑也願陛下法之因誦文帝日食求言詔帝然曰此言深合朕意可復誦之遂論說至四鼓乃罷壬寅勅減米直糶京師饑民其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給之孫民獻嘗附桑哥助要東木為惡及同知上都留守司事又受賕減諸臣糧十一月丁巳詔籍其家貲妻奴復囚潭州官澤訴其刻虐械送民獻至湖廣如澤所訴窮治之已卯以河南江北行省平章伯顏入為中書省平章政事位鐵哥刺真不忽木之上是歲天下路一百六十九府四十三州三百

九十八縣千一百六十五宣撫司十五安撫司一寨十一鎮撫所一堡各甸部管軍民官七十三長官司五十一錄事司百三巡院三

至元三十一年春正月壬子朔帝不豫 癸亥知樞密院事伯顏至自軍中 癸酉帝崩于紫檀殿在位三十五年壽八十號世祖國語稱曰薛禪皇帝乙亥葬起靈谷在漠北不加築為陵諸帝皆從葬于是

云 先是木華黎曾孫碩德已死而貧其妻出玉璽一鸞之或以告御史中丞崔彧詔秘書監丞楊植辨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此歷代傳國璽也遂獻

元貞通鑑卷五十五 十九 之故太子妃弘吉刺氏妃以徧示羣臣丞相以下次第上壽慶曰神寶之出適當宮車晏駕之後此乃天

意屬於皇太孫也乃遣右丞張九思齎授之夏四月壬午皇太孫鐵木耳南還及宗室諸王會於上都定

策之際親王有違言者王昔帖木兒謂晉王其麻剌曰宮車晏駕神器不可久虛且昔太子寶既有所歸

王為宗盟之長奚俟而不言王遂曰皇帝踐祚願此而事之於是宗親大臣合辭勸進王昔帖木兒曰大

事已定吾死且無憾伯顏亦握劍立殿陛宣揚顧命述所以立皇孫之意辭色俱厲諸王皆股栗趨殿下

拜甲午遂即位 詔除大都上都兩路差稅一年其餘減丁地糧十分之三緊官通欠一切蠲免民戶逃亡者差稅皆免之 庚子罷伐安南兵遣使歸其國

戊午加大行皇帝廟號曰世祖皇后曰昭睿順聖皇后皇考曰文惠明孝皇帝廟號裕宗母弘吉刺氏曰皇太后 乙亥以扎珊知樞密院事 戊寅以王

昔帖木兒為太師還鎮北邊伯顏為太傅月赤察兒為太保 六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辛巳御史臺臣言名分之重無踰宰相惟事業顯著者可以當之不

可輕授廉訪河官歲以五月分按所屬次年正月還元貞通鑑卷五十五 二十 司職官犯贓勅授者聽總司議宣授者上聞其本司

聲跡不佳者代之受賂者依舊例比諸人加重帝曰其與中書同議 初世祖欲官宋使臣家錄翁不受

遂安置河間以春秋教授弟子數為諸生談及宋興亡之故輒流涕太息至是年逾八十辛丑賜號處士

放還鄉里錫予金幣皆不受尋卒 世祖崩時不忽木年高位在丞相完澤上得預顧命完澤由是深忌

之帝知其故慰勞之曰卿先朝腹心惟朝夕啟沃匡朕不逮庶無負先帝付托之重廷議大事多采其言河東守臣獻嘉禾不忽木曰汝部內所產盡如是耶

曰惟此數莖耳不忽木曰如此則既無益於民何足為
瑞遂罷遣之西僧作佛事請釋罪囚祈福謂之禿骨
麻豪民犯法者皆賂之以求免有殺主殺夫西僧請
披以帝后服乘黃擯出宮門釋之云可得福不忽木
曰人倫者王政之本風化之基豈可容其亂法如是
帝責丞相曰朕戒汝毋令不忽木知今聞其言朕甚
媿之使人語不忽木曰卿且休朕今從卿言有奴告
主者主被誅即以其主所居官與之不忽木言若此
必大壞天下風俗無復上下之分矣帝愜為退廢前
命丞相以下多與謀議不合奏以為陝西行省平章

元資治通鑑

卷之五十五

三

政事太后謂帝曰不忽木朝廷正入先皇帝所托付
豈可出之于外耶癸酉乃復留之九月乙亥帝巡
狩三不刺之地董文用言先帝新棄天下陛下巡遊
不以時無以慰安元元且人君猶北辰居其所而眾
星拱之不在勤遠畧也宜趣還京師帝悟遂還冬十
月戊寅至上都 辛巳江浙行省臣言陛下即位
之初詔蠲今歲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與江北異貧
者佃富者之田歲輸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其佃民
輸租如故則是恩及富室而不被於貧民也宜令佃
民當輸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數從之 有事于太廟

十一月辛亥中書省臣言國賦歲有常數先帝嘗
曰凡賜與雖有朕命中書其斟酌之由是歲務節約
嘗有贏餘今諸王藩戚費耗繁重餘斂止一百十六
萬二千餘錠上都隆興西京應昌甘肅等處糴糧斂
計用二十餘萬錠諸王五戶絲造作顏料斂計用十
萬錠而來會諸王尚多恐無以給之俟其還部臣
等酌量定擬以聞從之 初江淮湖廣江西各立行
樞密院江南省臣累請罷之帝以問伯顏已屬疾張
目對曰內而省院各置為宜外而軍民分隸不便帝
從之壬子遂罷三院以其事歸行省 丁巳以伯顏

元資治通鑑

卷之五十五

三

察兒參議中書省事其兄伯顏言曰臣叨平章政事
兄弟宜相嫌避帝曰卿勿復言兄平章於上弟參議
於下何所嫌也 初帝諭右丞相里參政梁德珪曰
中書政務卿等皆懷忘心又不約束吏曹使選人留
滯桑哥雖奸邪然僚屬憚其威政事無不立辦卿等
其約束所屬有事事者懲之時省臣凡十一人甲
子以湖南道宣慰司使何瑋為參知政事瑋曰古者
一相專任賢也今宰執負冗政出多門轉相猜忌請
損之不從 庚子太傅知樞密院事忠武王伯顏奏
伯顏深沉有謀畧善斷將二十萬眾伐宋如將一人

諸將仰之若神明還斬未嘗言功卒贈太師追封淮安王

元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五終

元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六

竹添

元紀四起元貞乙未盡大德乙巳五十九年

成宗欽明廣孝皇帝



元貞元年春正月戊申朔諸王阿朱罕來朝庚午以江浙行省平章阿老瓦丁為叅知政事辰澧地接溪峒宋嘗選民立屯免其徭役使禦諸蠻在澧曰隘丁在辰曰寨兵宋亡皆廢是月以湖廣行樞密院副使劉國傑為平章政事國傑悉復其制又視盜出沒之地置戍三十八所分屯將士以守之由是東盡交廣西巨黔中周湖廣四境皆有屯戍制度周密諸蠻不能復寇入朝賜玉帶錦衣旌其功臺臣言國傑在軍中每傾家貲賞資將士帝命估償之二月丁丑翰林學士承旨留夢炎告老上以其在先朝言無所隱厚賜遣之初世祖嘗問夢炎葉李優劣於趙孟頫對曰夢炎臣之父執其人厚重篤於自信好謀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所知所能臣知之能之世祖曰汝以夢炎優於李邪夢炎為宋狀元至宰相當賈似道誤國依阿取容李以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以工部尚書兼諸路金王人匠總管府達魯花赤呂天麟為中書叅知政事

中書省臣言近者阿合馬桑哥怙勢賣官不別能否止憑解由選調由是選法大壞宜令廉訪司體覆以聞省臺選官覈實定其殿最以明黜陟其廉訪司官亦令省臺同選為宜從之夏四月帝以京師米貴益廣世祖之制設三十肆發米七萬餘石糶之其後每年增糶多至四十萬石行之既久多為強豪巧取乃令有司籍貧民戶數驗口給之減賑糶之直三分之一每歲亦不下二十餘萬石五月戊寅以省臣言阿合馬桑哥大壞選法乃語麥木督十與何榮祖等釐正之唐辰陞江南諸縣為州以戶為差戶

元資治通鑑

卷之五十六

三

四萬五萬者為下州五萬至十萬者為中州凡中州二十八下州十五又以戶不及額降連州路為連州下州官五員中州六員丙申太后言伯顏盡忠王室欲以其子代其父官帝以其年少以買的為僉書樞密院事陝西旱饑行省右丞許瑛議發廩賑之同列以未經奏請不可瑛曰民為邦本今饑餒若此若俟命下無及矣擅發之罪吾當任之遂發粟賑貸命亦尋下御史臺臣言內地盜賊竊發者眾皆由國家赦宥所致乞命中書立為條格督責所屬期至盡滅帝從之冬十月癸卯有事於太廟中書省臣

言去歲世祖皇后裕宗祔廟以綏代玉冊今玉冊玉寶成請納諸各室帝曰親享之禮祖宗未嘗行之其奉冊以來朕躬視之命獻官迎導入廟甲寅中書省御史臺臣言江浙行省平章明里不花陳臺諫非便事奏乞自今監察御史廉訪司有所按劾州縣官與本路同鞠路官與宣慰司同鞠宣慰司與行省同鞠制從之太師貞憲公玉昔帖木兒卒十二月立皇后伯岳吾氏

元貞二年春正月己卯朔上思州叛賊黃勝許剽水口思光寨湖廣行省調兵擊破之安西王傳鐵赤脫鐵木兒等復請立王相府帝曰去歲阿難答已常面陳朕以世祖定制諭之今復奏請豈欲以四川京兆悉為彼有耶賦稅軍站皆朝廷所司今姑從汝請置王相府惟行王傳事己丑御史臺臣言漢人為同僚者實為姦人摺據其罪由是不敢盡言請於近侍昔寶赤速古而赤中擇人用之帝曰安用此曹其選漢人識達事體者為之二月己亥朔中書省臣

元資治通鑑

卷之五十六

三

言陛下自御極以來所賜諸王公主駙馬勳臣為數不輕向之所儲散之殆盡今繼請者尚多臣等乞甄別貧匱及赴邊者賜之餘宜悉止從之中書平章

政事不勿米以與同列多異議父稱疾不出帝曰朕知卿疾之故以卿不能從人久亦不能從卿也欲以段貞代卿如何時貞為上都留守司達魯花赤也不勿木曰貞實勝臣三月壬申乃拜不勿木為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重事辭曰是職也國朝惟史未澤嘗為之臣不敢當制去重字而以貞代之 辛未安西王遣使來告貧乏帝語之曰世祖以分賚之難嘗有聖訓阿難答亦知之矣若言貧乏豈獨汝耶去歲賜鈔二十萬錠又給以糧今與則諸王以為不均不與則汝言人多饑死其給糧萬石擇貧者賑之 庚辰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六

四

土蕃叛殺掠階州軍民遣脫脫會諸王鐵木兒不花只列等合兵討之 巳丑廣西賊陳飛雷通藍青謝發寇昭梧藤容等州湖廣左丞八都馬辛擊平之御史臺臣言內地盜賊衆多乞立條格督責所屬期至盡滅乙巳詔諸人能告捕者強盜一名賞鈔五十貫竊盜半之應捕者又半之皆徵諸犯人無可徵者官給之時山東東西道廉訪使陳天祥上疏曰盜賊之起各有原因除歲凶饑之天時宜且勿論如軍旅不息工役荐興厚歛煩刑皆足致盜中間保護滋長之者赦令是也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彼強梁

之徒執兵殺人者司盡力以擒之朝廷加恩以釋之曰脫係累暮郎行劫既不感恩又不畏法夫凶殘悖逆性已預定誠非善化所能移惟嚴刑以制之可也天祥既上疏乃嚴督有司追捕自其所部南至漢江二千餘里多就擒者 冬十月顛州民劉六十聚眾萬餘建立名號朝廷遣將討之觀望退縮賊勢益盛江西行省左丞董士選請自往進至興國距其營不百里命將校分兵守地悉置激龍之人於法復誅奸民之為囊橐者於是民爭出自效數日不就擒餘眾悉散事平士選遣使奏聞但請黜賊吏數人而已 夏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六

五

不及破賊時稱其不伐 雲南行省臣言大徹里地與八百媳婦太牙相錯今大徹里胡念已降小徹里復占扼地利多相殺掠胡念遣其弟胡倫乞別置一司擇通習蠻夷情狀者為之帥招其來附以為進取之地十二月戊戌詔立徹里軍民總管及蒙樣剛等甸軍民官 大德元年春正月辛卯以張斯立為中書省參知政事 二月巳未封的立哇拿阿地提牙為緬國王且詔之曰我國家有祖宗肇造以來萬邦黎獻莫不畏威懷德向先朝臨御之日爾國使人貢奉命入覲詔允

其請爾乃遽食前言是以我帥聞之臣加兵於彼此者爾遣子信合八的奉表來朝宜示含弘特加恩渥今封爾爲緬國王子信合八的爲緬國世子仍戒飭雲南等處邊將毋敢擅發兵甲爾國官民各宜安業

元資治通鑑卷五十六

六

二月庚午以陝西行省平章也先鐵木兒爲中書平章政事平章政事右丞梁暗都刺爲中書省右丞庚寅五臺山寺成太后將臨幸之監察御史李元禮上疏言五臺山創建寺宇工役俱興供億煩重民不聊生伏聞太后臨幸五臺尤不可者有五盛夏禾稼方茂民食所仰騎從經過不無蹂躪一也親勞聖體經

曰崔中丞私比漢人李御史爲大言誇耀謂不宜建寺帝大怒勅完澤不忽木鞠之完澤曰往吾亦嘗以此諫太后曰非喜建寺蓋先帝嘗許爲之非汝所知也不忽木曰他御史懼不敢言言者惟一元禮可賞也完澤等入言之帝沉思良久曰御史言是也乃罷萬僧復元禮職初司程陸信等董建寺之役驅迫民夫數萬冒險入谷伐木運石死者萬餘人河東廉訪使王忱乘太后欲幸五臺因言建寺本以福民今福未及而害已甚恐非朝廷意也太后聞之爲減其役仍賜恤死者之家夏四月癸巳朔日有食之丙申

元資治通鑑卷之五十六

七

冒風日往復數千里山川之險萬一調養失宜悔將何及二也天子舉動必書簡冊以貽萬世書而不法將焉用之三也財不天降皆出於民今日支持調度百倍曩時而又勞民傷財以奉土木四也佛以慈悲爲教雖窮天下珍玩供養不爲喜雖無一物爲獻亦不怒今太后欲爲兆民祈福而先勞聖體使天子曠定省之禮五也伏望回轍中道端處深宮上以循先皇后之懿範次以盡聖天子之孝誠下以慰元元之望如此則不祈福而福自至矣臺臣不敢以聞其後侍御史萬僧與中丞崔駸有隙取元禮章封入奏之

臺自調中書省或用臺察之人亦宜與御史臺同議
各官府憲司官毋得輒入體察今擬除轉運鹽使司
外其餘悉依舊例制從之 六月丁亥河決杞縣蒲
口乃命廉訪使前文相度形勢為永利之策文言河
自陳留抵睢陽東西百有餘里南岸視水高六七尺
或四五尺北岸故堤水視田高三四尺或高兩筵太
槩南高於北約八九尺堤安得不壞水安得不此也
蒲口今決下有餘步東走歸舊道行三百里至歸德
橫隄之下復合正流或疆過之上決下潰功不可成
揆今之計河北鄭縣宜濬水惟渠長堤以禦之則徐
示資治通鑑 卷之五十六 八

蹙之字伯敗走僅以身免 以吳元珪為吏部尚書
時選曹銓注多有私其鄉人者元珪曰此風不可長
自視事請謂悉皆謝絕 計廿月戊辰增太廟牲用
馬從月赤察兒請也凡舉大祭其牲既熟牲同登
于俎而割奠之饌復與邊豆俱設前其牲盤酌馬酒
則蒙古大祝并請第七座呼帝后神諱致祭每月
日數牲齋器物致其祝語如禮如禮如禮如禮如禮
之餘撒手幟星門外名曰撒茶飯蓋以國俗行事
尤所重也 丁丑大都路總管沙的坐駐當罷帝以
故臣子特減其罪俾仍舊職崔彥言不可復任帝曰
左資治通鑑 卷五十六 九

戶工本以足之亦宜減其數帝曰禁課遣入覈實汰僧道之制卿等議擬以聞軍政與樞密院議之 諸王也只理部忽刺帶於濟南商河縣侵擾害民蹂踐禾稼帝命詰之走歸其部帝曰彼宗戚也有是理耶其令也只理罪之 先是闕文興從軍漳州為萬戶府知事妻王氏與俱陳弟眼作亂攻漳州文興戰死之王氏被掠義不受辱乃給賊曰俟葬夫當即汝從賊許之遂脫得負屍薪焚之火既熾乃自殺於中庭至是事聞丁未文興贈侯爵諡武英王氏為貞烈夫人有司立廟祀之號雙節云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六

十一

大德二年春正月壬辰詔以水旱減郡縣田租十分之三傷甚者盡免之老病單弱者差稅並免三年 巳酉以翰林玉揮閣後王構趙與票王之綱楊文郁王德淵集賢王頤宋渤盧摯耶律有尚李泰郝采楊麟皆耆德舊臣清貧守職賜鈔旌之 初裕宗崩時朝議欲罷詹事院張九思時為詹事丞抗言曰皇孫宗社人心所屬詹事正所以輔成道德者奈何罷之尋拜中書右丞兼徽政院副使二月乙丑以右丞進為平章政事與中書省事 帝諭中書省臣曰每歲天下金銀鈔幣所入幾何諸王駙馬賜與及一切營

造所出幾何其會計以聞右丞相完澤奏歲入之數金一萬九千兩銀六萬兩鈔三百六十萬錠然猶不足於用又於至元鈔本中借二十萬錠自今敢以節用為請帝嘉納之 梁德珪一名梁諸都刺世祖時參知政事治事有敏本京師地震世祖恠州郡報囚之數過多德珪曰當國者急於徵索蔓延收繫以至此爾帝悟為赦中外逋負尋拜右丞丙子以右丞進為平章政事 時欲開鐵幡竿渠詔郭守敬至上都議之守敬曰頻年山水暴下非大為渠堰廣五十七步不可執政吝於工費以其言為過縮其廣三之一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六

十一

明年大雨山水注下渠不能容漂沒人畜廬帳幾犯行殿帝謂省臣曰郭太史神人也惜其言不用爾 夏六月庚申御史臺臣言江南宋時行兩稅法自阿里海牙改為門攤每戶一貫三錢增鈔五萬餘錠今宣尉張國紀復請科夏稅與門攤并徵湖湘重罹其害六月庚申詔輒罷之尋復改門攤為夏稅而併徵之每戶計三貫四錢之上視江浙江西為差重云 汴梁等處大雨河決漂歸德屬縣田廬禾稼詔免田租一年遣尚書那懷御史劉廣等塞之自蒲口首事凡築九十六所 高麗王暉既傳國於其子諫有言諫

借設司空司徒等官而又擅殺其臣金昌壬寅中書
請詔誦入朝因留不遣復以軀為高麗王 以中書
右丞王慶緒為平章政事 諸王將帥共議備邊事
咸曰敵往歲不冬出且可休兵于境駙馬高唐王關
聖吉思獨嚴兵待之至冬敵果太至關聖吉思三戰
三克乘勝逐北馬躡為敵所執誘使降不屈又欲妻
之以女關聖吉思毅然曰我天子婿也非天子命而
可再娶乎竟不屈死焉

大德三年己亥春正月己丑中書省臣以天變屢覓
大臣請依故事引咎避位上曰此漢人所說豈可一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六 十二

一盡從耶卿但當擇賢者任之爾 庚寅詔遣使問
民疾苦時翰林學士闡復亦因星變上書陳數事且
言古者刑不上大夫今郡守之貴以徵租受杖非所
以勵庶隅江南公田租太重宜減以貸貧民後多采用
之 帝問闡復曰中書左相難其人卿試舉所知誰
可任者復以哈喇哈孫對癸巳遂由江浙左丞相召
入用之 二月丁巳完澤等奏銓定省部官以次引
見帝皆見之仍諭六部官曰汝等事多稽誤朕昔未
知其人為誰今既閱視且知姓名其洗心滌慮各欽
乃職復陷前非罪不汝貸 江浙平章政事也速答

兒勸帝用兵日本帝曰冷非其時因其俗奉佛三月
癸巳遂遣僧一山賁詔使日本詔曰有司奉陳向者
世祖皇帝嘗遣補陀禪僧如智及王積翁等兩奉璽
書通好日本咸以中途有阻而還爰自朕臨御以來
緩懷諸國薄海內外靡有遐遺日本之好宜復通問
今如智已老補陀僧一山道行素高可令往諭附商
舶以行庶可必達朕特從其請蓋欲成先帝遺意耳
至於悼好恤民之事王其審圖之而日本竟不至

甲午命何榮祖等曰律令良法也宜早定之既而書
成上之且言臣所擇者三頁十條條有該三四事者
元資治通鑑 卷之五十六 十三

帝曰古今異宜不必相沿詔元老大臣聚聽之未頒
行而榮祖卒 夏五月己卯以禮部尚書月古不花
為中書左丞 高麗王暉既復爵既而使臣自其國
還言暉不能服其眾庚子乃復立征東行省以福建
都元帥關聖吉思為平章政事共理之 八月己酉
朔日有食之太史言是日時當日食二分有奇至期
不食衆懼保章正齊廉謙曰當食不食在古有之矧
已時近午陽盛陰微故當食不食遂考唐開元以來
當食不食者凡十事以聞 帝初撫軍北邊數召阿
魯渾薩里不往世祖遣奉皇太子寶僅一至及即位

語之曰朕在潛邸誰不願侍朕者惟卿數召不往真得大臣體加守司徒集賢院史領太史院事自是召對不名賜坐視諸侯王嘗語左右曰若全平章直全才也是日命復入中書阿卑渾薩里父別名萬金故以全爲氏云 時公田爲民營而荆湖老其部內實無田隨民所輸租取之戶無大小皆出公田租雖水旱不免荆湖宣慰使智理威上民所不便十餘事於朝而言公田尤切廷議遣使理之會有詔凡官無公田者給以俸民力少蘇焉

大德四年庚子春三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丙辰徽

元資治通鑑

卷之五十六

十四

仁裕聖皇太后弘吉刺氏崩明日祔葬先陵后有賢德事昭露順聖皇后執婦道甚謹及尊爲太后置徽政院掌其財賦院官有受獻浙西田七百頃者籍於位下后曰我寡居婦人衣食自有餘况江南率土皆國家所有曷敢私之耶命盡易院官之受獻者后之弟欲因后求官后拒之曰勿以累我也 夏四月戊午參政張頤孫及其弟珪等伏誅於隆興市頤孫初爲新淦富人胡制機養子後制機自生子而死頤孫利其貲與珪謀殺其子賂郡縣吏獲免其僕胡忠訴主之寃于官乃誅之以貲悉還胡氏 初緬人僧哥倫

作亂緬王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執其兄阿散哥也

尋釋之阿散哥也乃率其黨囚王於豕牢因弑之王

次子奔想京師詔遣雲南平章薛超才兒等帥行省

兵二千人討之 六月丙辰以太傅月赤察兒爲太師

完澤爲太傅 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文貞公

不忽木卒初世祖每聞不忽木之言必嘆曰恨卿生

晚不得早聞此言亦吾子孫之福臨終以白璧遺之

曰他日持此以見朕也不忽木雖歷顯要而家素貧

卒無以葬賜鈔贖之贈魯國公 以中書右丞賀仁

傑爲平章政事 九月戊午太白犯斗 十二月癸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六

十五

酉御史臺臣言所糾官吏與有司同審所以事阻難行乞依舊制中書凡有改作輒令監察御史同往非宜自今非奉旨勿遣皆從之 完澤因雲南行省右丞劉深之言勸帝曰世祖以神武一海內功蓋萬世今陛下嗣大歷服未有武功以彰休烈西南夷有八百媳婦未奉正朔請往征之哈刺哈孫曰山嶠小夷遠絕萬里可諭之使來不必遠屢兵力不聽是日遣劉深合刺帶鄭裕將兵二萬征之御史中丞董士選亦言不當輕信一人妄言而寘百萬生靈於死地帝變色曰事已成卿勿復言麾之出

大德五年辛丑春三月以劉深哈刺帶並為中書右
丞鄭祐為參知政事分雲南諸路行中書省事仍置
理問郎中員外郎都事等官 時劉深等取道順元
遠冒烟瘴未戰士卒死者已什七八驅民轉餉山谿
之間一夫負粟八斗率數人佐之數十日乃達死者
亦數十萬人中外騷然而深復令雲南調民供餽及
脅求水西土官之妻蛇節金三千兩馬三千匹順元
蠻首宋隆濟因給其衆曰官軍徵發汝等將悉剪髮
黥面為兵身死行陣妻子為虜衆惑其言壬戌隆濟
遂連蛇節率苗僚諸蠻攻破楊黃諸寨進攻貴州知
元資治通鑑卷五十六

十六

州張懷德力戰敗死遂圍深窮谷中梁王關闕兵救
之賊衆稍却雲南行省平章床兀兒將兵討之殺賊
萬撒月斬首五百級 秋七月戊戌朔晝晦暴風起
東北雨雹兼發江湖泛溢東起通泰崇明西盡真州
民被災傷者不可勝計以米八萬七千餘石賑之
中書省臣言舊制京師州縣捕盜止從兵馬司有司
不與遂致淹滯自今輕罪乞令有司決遣重者從宗
正府聽斷庶不留獄且民不寬從之 八月甲戌遣
薛超兀兒移兵伐金齒諸蠻時征緬師還為金齒所
遮士多戰死金齒地又接連八百媳婦諸蠻相効不

輸稅賦賊殺官吏故移征緬兵討之 海都與篤哇
諸部大舉入寇海山躬督牀兀兒等五軍合擊大破
之阿失射篤哇中膝號哭遁去海都不得志引還旋
亦死 薛超兀兒等兵攻阿散哥也不克引還言賊
降在且久高慶察罕不花等受其賂首倡為還計是
以無功詔遣鞫之得薛超兀兒以下將校受賂狀詔
誅慶及罕察不花薛罕兒等遇赦削奪官爵為庶人
劉深兵敗帝始悔不用哈刺哈孫及董士選之言

丁未乃遣劉國傑及楊賽因不花等率四川雲南湖
廣各省兵分道進討諸蠻別勅良王提兵應之軍中
元資治通鑑卷五十六

十七

機務一聽國傑處分 先是征東行省平章關里吉
思言高麗王擅署官府及借用天子禮儀器物况官
冗民稀刑罰不一若止依本俗行事實難撫治帝遣
刑部尚書王泰亨等往釐正之既而王暉言行省監
制其國不便至是帝亦以關里吉思不能和輯其國
遂罷行省徵之還

大德六年壬寅春正月乙巳晉王甘麻刺薨 朱清
張瑄二人父子致位顯要宗戚皆累至大官田園館
舍徧天下巨艘大舶交諸番中廩藏倉庾相望車馬
填塞門巷僕從佩金虎符為萬戶千戶者累數十人

江南僧石祖進據其不法事上聞時中書亦言二人屢致人言宜罷其官丙午詔御史臺鞠之既而伏誅尋籍其家禁錮其親屬流其妻子遠方拘收其軍器海船其妻子被逮時以金珠賂江浙平章脫脫祈赦其罪脫脫以聞帝喜曰脫脫我家老臣子孫其志固宜與衆人殊也賜內帑黃金五十兩以旌之帝語臺臣曰朕聞江南富戶侵占民田以致貧者流離轉徙卿等嘗聞之否臺臣言曰富民多護持璽書依倚以欺貧民官府不能詰治宜悉追收爲使命即行之時宋隆濟累攻圍貴州不解劉涿等糧盡道梗不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六

十八

通遂引兵還隆濟復率衆邀之輜重委棄士卒殺傷殆盡南臺御史中丞陳天祥上書諫曰八百媳婦乃荒裔小夷取之不足以爲利不取不足以爲害而劉深欺上罔下帥兵伐之經過八番縱橫自恣中途變生所在皆叛旣不能制亂反爲亂衆所制食盡計窮倉皇退走喪師十八九棄地千餘里朝廷再發四省之兵使劉土拔都總以圖收復湖南湖北大發運糧丁夫衆至二十餘萬况當農時興此大役驅愁苦之民往回數千里中何事不有比聞從征敗卒言西南諸夷皆重山復嶺陡澗深林其窄隘處僅容一人一

騎上如登高下如入井賊若乘險邀擊我軍雖衆亦難施爲或諸蠻遠遁阻隘以老我師進不得前旁無所掠將不戰自困矣况自征伐倭國占城交趾緬國諸夷以來近三十年未嘗有尺土一民之益計其所費財錢死損軍數可勝言哉去歲西往及今此舉亦復何異乞早正深罪仍下明詔招諭彼必自相歸順不煩遠勞王師與小醜爭一旦之勝負也苟謂業如此欲罷不能亦當詳審成敗筭定而行彼諸蠻皆鳥合之衆必無又能同心捍我之理但急之則相揅援之則相疑以計使之互相讐怨待彼有可乘之際我有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六

十九

可動之時徐命諸軍數道俱進服從者懷之以仁抗敵者威之以武恩威兼濟功乃易成若復舍恩任威蹈深之覆轍恐他日之患有甚於今日者也不報遂謝病去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及武定威楚普安諸蠻因蛇節之亂皆以供輸煩難爲辭乘釁起兵攻掠州縣焚燒堡砦遣陝西平章政事也速鐸兒等將兵會劉國傑討之時國傑方討順元蠻不及來會也速鐸兒等率師分道並進次第平之六月癸亥朔日有食之太史院失於推測詔中書議罪以聞辛亥以同知樞密院事合答知樞密院事辛酉御史臺

臣言自大德元年以来素有星變及風水之災民間
乏食陛下敬天愛民之心無所不至理宜轉災爲福
而今春霜殺麥秋雨傷稼五月大廟災尤古今重事
臣等思之得非荷陛下重任者不能奉行德意以致
如此若不更新後難爲力乞令中書與老臣識達治
體者共圖之復請禁諸路釀酒減免差稅賑濟饑民
帝皆嘉納命中書即議行之

大德七年癸卯春二月辛未以平章政事行上都留
守木八剌沙陝西行省平章阿老老下並爲中書章
政事江南行臺御史中丞尚文爲中書左丞江浙行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六 二十

省叅知政事董士珍爲中書叅知政事 壬午帝語
中書省臣曰比有以歲課增羨希求爵賞者此非培
刻於民何從而出自今除元額外勿以增羨作正數
初鐵哥欲解機務詔仍以平章議中書省事時諸
王朝見未有典故者帝曰惟鐵哥諳之凡賜與諸
王禮節悉命掌行至是復以爲平章政事 乙未御
史杜肯構等言朱清張瑄徧以金帛結貴近無不受
其賂者完澤等與二人交通宜罪之中書平章伯顏
梁德珪右丞八都馬辛叅政迷而火者于遠邊平章
四段貞阿里渾薩里左丞月古不花叅政張斯立等

罷職不叙俱籍其家惟完澤不報既而御史及樞密
院臣復言中丞董士選亦嘗貸二家鈔爲非義帝曰
旣云稱貸不必問也 以洪君祥爲中書右丞時有
司會赦議釋劉深罪哈賓哈孫曰微名首曩喪師辱
國非常罪比不誅無以謝天下乙巳遂誅之罷雲南
征緬行省 初劉國傑師出播州境與賊遇戰失利
乃令軍士持一盾布釘其上俟陣合即棄盾佯走賊
果逐之馬遇盾皆仆國傑鼓譟趣之賊大敗旣而餘
寇復合要戰國傑不應數日命楊賽因不花分兵先
進大軍繼之賊兵大潰乘勝逐北千里殺獲無算遂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六 二十一
破之於墨特川擒斬蛇龍降濟遁去尋爲兄子宋阿
重執之來獻詔斬之餘黨相繼平 蘭谿處士金文
安公履祥卒履祥以宋將亡遂絕意進取屏居金華
山中嘗以劉恕外紀司馬氏通鑑以記前事本於經
舛謬不可信乃斷自尚書旁采子史損益之作通鑑
前編傳於世他論孟大學諸經傳及禮樂書各有註
疏授其門人許謙以傳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仁山
先生 夏四月庚午中書左丞相答剌罕言僧人脩
佛事畢必釋重囚有殺人及妻妾殺夫者皆指名釋
之生者苟免死者負冤於福何有帝嘉納之 閏五

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巳巳中書右丞忠憲公完澤卒完澤土別燕氏至元二十八年爲右丞相革桑哥敞政請自中統初積年逋負錢粟悉蠲免之民賴其惠號爲賢相追封興元王 六月巳丑御史言瓜沙二州爲邊鎮重地今大軍內屯甘州使官民反居邊外非宜乞以蒙古軍萬人分鎮二州險隘兼立屯田以供軍實從之 癸卯詔凡軍官子弟年及二十者與民官子孫同儔直一年方許襲職萬戶於樞密院千戶百戶於行省 六月乙巳兩浙大饑詔賑粟一月仍減直糶米三十萬石協濟之時台州諸路旱饑

元資治通鑑

卷之五十六

三十一

死不可勝計遣使分道賑濟給鈔九萬六千五百餘錠仍免太原平陽今年差稅因詔致問災之由齊履謙言地爲陰而主靜妻道臣道子道也三者失其道則地爲之不寧彌之道大臣當反躬責己主尊制之威以答天變不可徒爲祈禳也時帝寢疾幸臣及中宮專政故履謙言及之而集賢大學士陳天祥亦上書極諫陰陽不和天地不位爲時政之弊言尤切直執政者惡之抑不以聞天祥自被召起且一歲每以不得見帝言鬱鬱不自釋尋復謝病歸 高麗王暉復位厚欵淫刑國人群愬於朝因得其國相吳祈專

元資治通鑑

卷之五十六

三十一

尤甚行省檄浙東元帥脫歡察兒賑之脫歡察兒死雷不恤治中陳季詠于巡撫使亟發廩民之殍者已十六七矣 秋七月丙寅以答刺罕哈刺罕哈刺哈孫爲中書右丞相知樞密院事阿忽台爲左丞相篤哇旣敗聚其屬及海都之子謀遣使請命使至月赤察兒會諸王將帥議曰篤哇乞降事當待命於上然往返再閱月恐失事機乃使馬兀合刺往報之旣遣始以聞丁丑使者至京師帝嘉之詔慎飭軍士安置驛傳以俟自是諸王叛者相率來歸 八月辛卯夜地震平陽大原尤甚村堡移徙地烈成渠人民壓

權離間王父子狀詔遣刑部尚書塔察而翰林直學士王約諭之曰天地間至親者父子至重者君臣奸人冥惡治罪遂徵祈還闕鞫之流西安 簽樞密院千放言蒙古軍在山東河南者戍其肅動涉萬里每行必鬻田產甚或賣妻子戍者未歸代者當發困苦日甚今邊陲無事而虛殫兵力誠爲非計乞以近甘肅之兵戍之而山東河南前戍者令有司爲贖其田產妻子從之 時詔內外官七十者並聽致仕獨郭守敬以先朝舊德朝政多諮之累請謝事不許自是凡翰林太史官不許致仕著爲令

大德八年春正月己未以災異赦天下 丙寅以御
史中丞大僕卿塔思不花為中書右丞江南行臺中
丞趙仁榮為中書叅知政事是月地震平陽尤甚民
居摧毀皇后召平章政事愛薛問曰災異如此殆下
民所致耶愛薛曰天地示警民何與焉 戊辰中書
省臣言自內降旨除官者果為近侍宿衛踐履年深
依已除叙嘗宿衛未官者視散官叙始歷一考準為
初階無資濫進降官二級官高者量降各位下再仕
者從所隸用三任之上聽入常調蒙古人不在其限
從之 夏五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乙巳中書省臣
元資治通鑑 卷之五十六 三十四

失火者阿里等與之同惡相濟濁亂朝綱是以比年
災異屢見雖朝廷存恤之詔屢頒而禍亂之原未塞
上失其政民受其殃乞將群凶或斥或誅明正其罪
御史中丞何通亦以為言前後章數十上皆不報

元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六終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六 三十五

元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七

元紀五起大德乙巳盡至大興戊辰七年

成宗欽明廣孝皇帝

大德九年春二月乙未建天壽萬寧寺寺中塑秘密佛形像醜怪皇后幸寺見之惡焉以帕障其面而過尋勅毀之 丁酉封完澤為衛安王岳木忽而為威

定王 乙酉大同路地震有聲如雷壞官民廬舍九千餘間壓死二千餘人懷仁縣地裂二所湧水盡黑漂出松栢朽木遣使賑之 元初代有拜天之禮然皆狗窟國俗郊祀之事自平金宋後猶未舉循至是

元資治通鑑卷五十七

哈喇哈孫等言祈天保民之事有天子親祀者三日

天曰祖宗曰社稷而祭天九國之大事也陛下雖未

及親祀宜如宗廟社稷歲時遣官攝行之制下翰林

集賢太常及中書議之以為周禮冬至圜丘禮天夏

至方澤禮地西漢元始間始合祭天地歷東漢至宋

千有餘年分祭合祭訖無定議然時既不同禮樂亦

異王莽之制何可法也今當循三代之典祀天南郊

而方丘之禮續議以聞又按周禮作壇壝三成近代

增四成以廣天文從祀之位今宜去其一成以合陽

奇之數每成高八尺一十以合乾之九九設壇丙巳

之地以京陽也又古者器用隨簡用藁鞞以祀天

漢唐而後禮樂玉帛日益繁縟宋金多循唐禮今欲

脩嚴非草創所能備舉宜取唐制損益而行之既而

太常復議尊祖配天之儀省臣曰自古漢人有天下

率尊祖以配天宗廟已有時享郊止祭天為宜是日

詔從之中丞何瑋曰嚴父配天不易之制也不從

六月庚辰立子德壽為皇太子 以大司徒段貞中

書右丞八都馬卒並為中書平章政事參知政事合

刺蠻子為右丞迷而火者為左丞參議中書省事也

先伯為參知政事 命兄子愛青黎拔力人達居懷

元資治通鑑卷五十七

州愛青黎拔力人達答刺麻人刺之次子海山母弟

也 丙戌西域賈人有獻珍寶求售者議以六十萬

錠醉其真省臣有謂左丞尚文者曰此所謂押忽大

珠也六十萬錠之不為過矣文問何所用之答曰舍

之可不渴熨面可使目有光曰一人舍之千萬人不

渴則誠寶也若一寶止濟一人則用已微矣吾之所

寶者米粟是也有之則百姓安無之則天下亂以功

用較之豈不愈於彼乎 乙未帝諭中書省樞密院

御史臺臣曰省中政事聽右丞相哈喇孫答刺罕

總裁然後施行非與答刺罕共議者悉罷之 冬十

月庚午祀昊天上帝於南郊牲用馬一蒼犢一羊豕鹿各九其文舞曰至德之舞武舞曰定功之舞以右丞相哈喇孫左丞相阿忽台御史大夫鐵古送兒爲三獻官

大德十年春正月丙午濬吳松江真楊等漕河初

南臺御史言江南寺觀田畝歷年詔免租賦上野公

額下侵民利其所隸民戶或罹饑窘爲其徒者坐視

不恤乞於秋成之時驗其頃畝減半徵之以備凶歲

推賑其民庶幾利害稍均不加費於官府也戊午遂

罷江南白雲宗都僧錄司汰其民歸州縣各寺田悉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七 三

令輸租 夏四月壬戌雲南羅雄州酋長阿邦龍少

結諸蠻爲寇右丞汪惟能率兵進討賊退擾越州諭

之不服遣平章也先速帶兒率兵萬人往捕之兵至

曲靖與性能合進壓賊境獲阿邦龍少斬之餘黨皆

潰 乙酉以同知樞密院事塔魯忽台塔刺海並知

樞密院事 高麗王既卒世子諫還仍置行省鎮

撫之諫尋更名韋十二月乙卯帝有疾禁天下屠宰

四十二日 大德十一年春正月癸酉帝崩于玉德殿壽四十二

乙亥葬起輦谷廟號成宗國語稱曰完澤篤皇帝

時皇后以已嘗謀出愛育黎拔力不達及其母居懷

州至是恐其兄懷寧王海山立必報前怨乃命召安

西王入京師欲立之左丞相阿忽台平章賽典赤八

都馬辛伯顏及諸王明里帖木兒陰左右之謀斷海

山歸路奉皇后垂簾聽政立安西王輔之於是阿忽

台以祔廟及攝位事集廷臣議之太常卿田忠良傳

士張昇曰制祔廟必書嗣皇帝名今將何書御史中

丞何肆亦執不可阿忽台變色曰制自天降耶公等

不畏死敢沮大事肆曰死畏不義耳苟死於義何畏

議遂寢時右丞相哈喇孫收百司符印封府庫稱疾

守宿掖門內旨日數至皆不聽衆欲害之未敢發懷

寧王適遣康里脫脫計事京師哈喇孫令急還報

復遣使南迎愛育黎拔力不達于懷州使至懷州愛

育黎拔力不達未行其傳李孟曰支子不嗣世祖之

典訓也今官車晏駕大太子遠在萬里殿下當急還

官廷以安人心愛育黎拔力不達乃奉其母還大都

先遣孟趨哈喇孫覘之適后使問疾哈喇孫所

孟入長揖引其手診之衆謂孟賢也竟不疑既而知

安西之變有日還報曰事急矣不可不早圖之愛育

黎拔力不達曰當以卜決之孟召卜者謂曰大事待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七 四

汝而决第云甚吉及入筮果吉孟曰筮不違人是謂大同愛育黎拔力八達喜振袖而起衆翼之上馬諸臣皆步從二月庚寅至衛輝輝經比干墓顧左右曰紂內荒于色毒痛四海比干諫紂刺其心遂失天下今祠比干於墓爲後世勸至漳河值大風雪田叟有以孟粥進者近侍却不受八達曰昔漢光武嘗爲寇兵所迫食豆粥大丈夫不備嘗艱阻往往不知稼穡艱難以致驕惰命取食之行次即戰縣官曰吾慮衛士不法胥吏科歛重爲民困乃命王傳巡行察之遂以辛亥至京師入哭成宗盡哀復出居舊邸安西之黨

老資治通鑑

卷五十七

五

見愛育黎拔力八達既至遂謀以三月三日僞賀其生原因以舉事哈刺哈孫許之夜遣人啓愛育黎拔力八達曰懷寧王遠不能猝至恐變生不測當先事而發愛育黎拔力八達復遣都萬戶囊加亥詣諸王禿刺定詎囊加亥力贊之乃先二日率衛士入內稱懷寧王遣使召安西計事至耶并諸王明里帖木兒執之械送上都收阿忽魯八都馬辛賽與赤伯顏等誅之諸王聞關牙忽都進曰今罪人斯得太子實世祖之孫宜早正大位愛育黎拔力八達曰惡人潛結宮壺亂我家法故誅之豈欲作威福以覬神器邪懷

寧王吾兄也宜正大位已遣使奉璽北迎之矣遂自監國與哈刺哈孫日夜居禁中以避變俾李孟參知政事孟損益庶務裁抑僥倖群小多不樂既而孟亦自言于愛育黎拔力八達曰執政大臣當自天子親用今鑾輿在道孟未見顏色誠不敢冒大位固辭弗許遂逃去不知所之孟字道復潞州上黨人父唐歷仕秦蜀因徙居漢中孟貫通經史善論古今治亂其家居授徒遠近爭從之名人商挺王博文折行輩與交郭彥通稱之曰宰輔之器也初海山聞成宗崩自按台山至和林諸王勳戚合辭勸進王曰吾母及

老資治通鑑

卷五十七

六

弟在大都俟宗親畢會議之愛育黎拔力八達既平內難其母弘吉刺妃惑於日者言欲海山讓位於愛育黎拔力八達海山聞之語康里脫脫曰我捍邊陲十年又徂次居長星命之言茫昧難信設我即位後所行上合天心下副民望則雖一日之短亦足垂名萬年何可以陰陽家言而乖祖宗之託哉此始用事之臣擅權專殺恐他日或治其罪故爲是奸謀耳汝爲我往察事機疾歸報我乃親率大軍由西道諸王據灰由中道狀兀兒由東道各以勁卒一萬從而遲回不進脫脫馳至大都入道海山言妃愕然曰脩短之

說雖出術家為太子周思遠慮乃我深愛今貪慈已除宗王大臣議已定太子不速來何為汝所致言殆有說間汝歸為我彌縫之而趣其來先是妃以海山不至復遣阿沙木花迎之備道安西謀變始末及太子監國與諸王群臣推戴之意至是脫脫繼往行至中道海山與中望見之趨使同載脫脫備述妃言海山大感悟即以阿沙木花為平章政事遣還報兩宮夏五月乙丑愛育黎拔力八達即侍其母來會于上都海山乃廢皇后伯岳吾氏居東州賜死執安西王阿難答諸王明里鐵木兒至上都殺之甲申即皇帝元資治通鑑卷五十七

位於上都大安閣即追尊皇考曰順宗皇帝尊母弘吉刺氏為皇太后 太赦天下 壬辰加知樞密院事朵兒朶海為太傅中書右丞相哈喇哈孫答刺罕為太保並錄軍國重事 以塔刺海為中書左丞相狀尤兒也可札魯忽赤阿沙木花明里木花乞台普濟並為中書平章政事塔海為中書右丞劉正阿里為中書左丞欽察也先帖木兒並為中書參知政事 六月癸巳朔立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為皇太子受金寶遣使四方旁求經籍識以玉刻印章時有進大學衍義者命詹事王約等節而譯之太子曰治天下此

一書足矣因命與孝經列女傳並刊行諭詹事曲出曰汝舊事吾其與同僚協議務導法度凡世祖所未嘗行及典故所無者慎勿行金州獻琴瑟太子曰所寶惟賢琴瑟何用焉賈人有售美珠者太子曰吾服御雅不喜飾以珠璣生民膏血不可輕耗汝等當廣進賢才以恭儉愛人相規不可以奢靡蠹財相導言者慚而退 丁酉哈喇哈孫等言與翰林太常議皇考大行皇帝母兄也二帝神主依兄弟之次祔廟為宜擬謚皇帝曰昭聖衍孝皇帝廟號順宗大行皇帝曰欽明廣孝皇帝廟號成宗祔祔太廟太祖居中唐元資治通鑑卷五十七

宗西第一世祖西第二裕宗西第三順宗東第一成宗東第二先亡妃弘吉刺氏宜謚貞慈靜懿皇后祔成宗廟室制曰可 甲辰以慈刺合兒鐵木兒不花並知樞密院事 壬子鐵木兒不花慈刺合兒等言舊制樞密院銓調軍官公議以聞比者近侍自擇各奏從內降旨恐壞世祖定制 成宗時嘗有旨輒言樞密院事者許本院再陳臣等以為自今用人宜當遵世祖成憲帝曰其遵前制餘人勿輒有請又言軍官與民官不同父子兄弟許其相襲此亦定制比者近侍有輒以萬戶千戶之職請於上者內降有旨

臣等未敢奉行帝曰其依例行之 丙辰御史大夫塔
思不花言皇太子有旨有司賊罪不須刑部定議受
勅者從庶訪司處決省臺遣人檢覈庶訪文案則私
意沮格甚便平章阿沙不花因言此省臺同議之事
臺臣不宜獨奏帝曰臺臣言是也如所奏行之 置
宮師府立太子太師少師太傅少傅太保少保等官
初皇太子入定內難阿忽合有勇力人莫能近
刺實手縛之以功封越王哈刺哈孫力爭以為舊制
非親王不得加一字之封禿刺疏屬豈可以一日之
功廢萬世之制帝不聽禿刺因詣于帝曰安西謀于大
元資治通鑑卷五十七 九

統時丞相亦嘗署其牘帝頗疑之 秋七月癸酉置
和林中書省以太師月赤察兒為和林右丞相哈刺
哈孫和林行省左丞相仍太傅復錄軍國重事哈刺
哈孫至鎮斬為盜者一人分遣使者賑降戶奏出鈔泉
易牛羊以給之近水者教取魚鱉為食命諸部置傳
車相去各三百里凡十傳轉米數萬石以餉饑民又
度地置倉廩積粟以待來者求古渠浚之溉田數千
頃治遼海屯田令部民雜耕其間歲得米二十餘萬
北邊大治 丙子以塔失海牙兀兒並為中書平
章政事 丁丑封諸王八不沙為齊王朶列納為濟

王迭里哥兒不花為北寧王太師月赤察兒為湛陽
王 以平章政事脫虎脫為大尉 以左丞相塔刺
海為右丞相御史大夫塔思不花為左丞相教化法
忽魯丁別不花並為平章政事 戊寅以教坊司達
魯花赤沙的遙授平章政事仍領玉宸樂院事未幾
樂工有犯法者刑部逮之沙的以玉宸與刑部秩皆
三品官皆榮祿大夫留不遣中書以聞帝曰凡諸司
視其資級授之散官不可超越其閑冗職名官高者
宜遵舊制降之 辛巳加封至聖文宣王為大成至
聖文宣王制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
元資治通鑑卷五十七 十

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可加大成至聖文宣王遣
使闕里祀以大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求惟聖
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聲名言之妙尚資神
化祚我皇元 乙酉御史大夫月兒魯言舊制中書
省樞密院御史臺宣政院許得自選其人他司悉從
中書銓擇近臣不得輒奏如此則紀綱不紊帝嘉納
之 以同知宣徽院事索羅答失為中書左丞 江
浙湖廣江西蜀郡饑發粟賑之 八月甲午省臣言
內降旨與官者八百八十餘人已除三百未除者猶

五百餘請自今越奏者乞勿與帝曰卿等言是自今不由中書奏者勿與官又言外任官多帶相銜非制及御史臺臣亦言御史廉訪司官宜從本臺公選不當從諸臣所請降內旨用之帝曰若此者卿等皆當執勿與未幾省臣復言比有應入常調者或未入仕及已嘗廢黜者亦復請自內降已嘗奉詔禁革之後所降內旨復有百餘臣等竊謂中書政本他人輒得干請如此責效實難自今銓選錢穀之事不由中書議者不得奏聞從之 辛亥中書右丞李羅帖木兒以國字譯孝經進詔曰此孔子之微言王公庶民皆

元資治通鑑卷五十七

十一

當由是而行其命中書省刊板模印諸王以下咸賜之 以中書右丞塔海為平章政事加太尉 丙子中書省臣言比怯來木丁獻寶貨勅以鹽萬引給之徒壞鹽法帝曰此朕自言非臣下所請其給之餘勿視為例 甲申弛江浙諸郡山澤之禁 冬十月庚子省臣言初置中書省時裕宗為皇太子嘗署省至敕行中書令事後泰哥遷立尚書省不四載而罷今復遷中書於舊省乞徙中書令位仍請皇太子入省蒞之制從之 丙辰中書省臣奏常歲海漕糧百四十五萬石今江浙歲儉不能如數請仍舊例湖廣江

西各輸五十萬石並由海道達京師從之 十二月壬辰朔中書省臣言舊制金虎符及金銀符典瑞院掌之給則由中書事已則復歸典瑞院今出入多不由中書下至商人結託近侍奏請以致汜濫出而無歸臣等請覈之自後除官及奉使應給者非由中書勿給遂為制 丁巳中書省上言刑罰者譬之權衡不可偏重世祖已有定制自元貞以來以作佛事之故放釋有罪失于大寬故有司無所遵守今請凡內外犯法之人悉歸有司依法裁決又旨律令者治國之急務當以時損益未可輕議請自世祖即位以來

元資治通鑑卷五十七

十二

所行條格校讐歸一遵而行之 貞敏處士蕭敷陝西奉元人初出為府史語當道不合即引退力學三十年不求進侯均謂元有天下百年惟蕭惟斗為識字門人受業者甚眾曾出遇婦人失金釵疑對拾之令隨至門取家釵以償後婦復得所遺媿謝還之鄉人有暮行遇盜詭曰我蕭先生也盜驚愕然釋去世祖時辟為陝西儒學提舉不赴後累授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改集賢侍讀學士皆不赴是年徵拜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宮嘗酒誥為獻以朝廷時尚酒也尋以病請解職或問之則曰禮東宮東面

師傳西向此禮今可行乎俄擢集賢學士國子祭酒
依前右諭德疾作固辭而歸卒

武宗仁惠宣和皇帝

至大元年春正月丁卯以中書右丞的斤爲平章政
事初平章政事阿沙不花爲都指揮使時帝總兵
漠北問人才孰可大用者對曰臣弟脫脫將相才也
遂命脫脫從行後果爲名臣及帝即位有近臣蹴踘
帝前帝即命賜鈔十五萬貫不花頓首言曰以蹴踘
而受上賞則竒技淫巧日進而賢者日退矣將如國
家何臣死不敢奉詔乃止後帝御五花殿見帝容色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七 十三

日悴乘間進曰陛下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
知愛而惟麴蘖是耽妃嬪是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
有不顛什者陛下縱不自愛獨不思祖宗付託之重
天下仰望之切乎帝大悅曰非卿孰爲朕言因命進
酒阿沙不花頓首謝曰臣方欲陛下節飲而反勸之
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賀帝
得直臣甲子遂授右丞相行御史大夫事 己巳紹
興台州慶元廣德建康鎮江六路饑者四十六萬戶
有竒死者甚衆詔戶月給米六斗以沒入朱清張瑄
財產賑之時浙東宣慰同知脫懽察議行勸貸之令

原缺第十四葉

許今若行之未免擾民且諸王必多援例乞寢其事
從之又莊聖皇后及諸王忽禿禿人戶散入他郡阿
都赤脫歡降檄書括索陝西行省及真定等路言百
姓均在國家版籍今所遣使輒奪軍驛編民等戶非
宜中書省臣以聞帝曰彼奏誤也卿等速追還之

夏四月辛亥樞密院臣言諸王各用符印乘驛使臣
旁午驛戶困乏宜準舊制量其馬數降以璽書從之
丙辰高麗國王章言陛下令臣還國復設官行征
東行省事高麗歲數不登百姓乏食又數百人仰食
其主則民不勝其困且非世祖舊制帝曰先請立者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七 十五
以卿言今請罷亦以卿言從之 初宦者李邦寧在
宋爲小黃門從瀛國公入見世祖留給事內庭及帝
欲以爲江浙平章辭曰臣以闡腐餘命前朝赦而用
之使承乏中涓今陛下復欲置臣宰輔聞宰輔者佐
天子共治天下者也奈何辱以寺人陛下縱不臣惜
如天下後世何誠不敢奉詔帝大悅帝嘗奉皇太后
宴大安閣閣中有故篋問邦寧以所藏對曰此世祖
貯裘帶者臣聞有聖訓曰藏此以遺子孫使見吾朴
儉可爲華侈之戒帝命發篋視之嘆曰非卿言朕安
知之時有宗王在側遽曰世祖雖神聖然膏於財邦

寧曰不然世祖一言無不爲後世法一予奪無不當功罪且天下所入雖富苟不節必致匱乏自先朝以來歲賦已不足用又數會宗藩資費無算旦暮不給必將橫斂倍克豈美事邪太后及帝深然其言累加司徒平章政事領大司農至是又加以大司徒遂授左丞相仍領太醫院事 秋七月壬戌皇子和世球請立總管府括河南歸德汝寧瀕河荒地歲收其租中書言瀕河之地出沒無常近有赤馬罕者妄稱省中委之括地以有主之田指爲荒地所至騷動被害之民相率來愬方議其罪遇赦獲免今乃妄以其地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七 十六

言夏秋之間華昌地震歸德暴風濟寧泰安真定大水民居蕩析饑荒之餘疫厲大作死者相枕籍父鬻其子夫離其妻哭聲震野所不忍聞是皆臣等不才猥當大任以致政事乖違陰陽失序願退位以避賢路帝曰災害事有由來非爾等所致也但當慎其所行爾 十一月己未中書省臣言世祖時自中書以下諸司官有定員逾者諸司逾陞一級一司多至三二十員事不改舊而官日增乞如大德十年員數冗濫悉汰之又今中都築城大都建寺及爲諸貴近營造私第軍民困斃廩藏空虛而用度日廣每賜一人動至鉅萬恐至不繼宜暫節縮況百司之事每於中書有干預者乞申禁之帝曰嘗令諸人毋干中書之政他日或有乘朕忽忘持內降文記至中書者執之以來 中書省臣言天下屯田二百二十餘處由所用非人多至廢弛除四川其州應昌雲南爲地遼遠餘當選習農務者往覈之其可興者興可廢者廢詔從之 時有進沉檀異木可構宮室者敕江浙行省驛致之 乙巳中書省臣言西域賈人佩虎符馳驛馬名奉敕求珍異乃或以一豹上獻復要回賜虎符國之信器驛馬使臣所需界之商賈誠非所宜既又

言江浙諸驛半歲之間使人過者千三百有餘桑元
寶刺丁等進獅豹鵲鷓數日食肉千餘斤自今來獻
者乞令自備資力從之 太傅忠獻王答刺罕哈刺
哈孫幹刺納兒卒哈孫爲人威重不妄言笑善騎射
工圖書重儒術世祖錄勲臣後命掌宿衛號哈刺罕
自是人稱爲答刺罕而不名拜太宗正用法平允至
元間出爲湖廣行省平章政事時江湖間多盜哈刺
哈孫至則發卒悉擒誅之水陸之途始皆無梗成宗
之世由江浙左丞相入爲中書左丞相既拜命斥言
利之徒以節用愛民爲務大德七年進右丞相言
治道必先入本乃精銳選定官吏雖罪十二章成宗
歲幸上都必留守京師成宗亦豫朝出相官稱邪黨
附而獨以身匡之天下晏然至是寢疾語其屬曰吾
不能復佐理國事矣行省之務汝曹勉之毋貽朝廷
憂甲寅薨年五十二帝驚悼曰喪我賢相詔歸葬昌
平追封順德王 月赤察兒言察八兒諸王之在邊
境者素無悛心倘諸部合謀必爲國患請撫安篤哇
之子欵徹及處諸部來歸者於金山之陽遣軍屯
田山北脫彼有謀吾已擣其腹心矣帝稱善趣進兵
攻之察八兒等果欲奔欵徹不納遂相率來降漠北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七

十九

悉平 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敬儼以議
立尚書省不便忤宰臣意適兩淮鹽法久滯乃在遷
儼爲轉運使欲陷之儼至黜貪理弊課復增羨至二
十五萬引河南省臣來會鹽筴欲以所增羨爲歲入
常額儼以民罷已甚以羨爲額民力將殫病民以爲
已非宰臣事事遂止
至大二年己酉春正月己丑罷官師府設賓客諭德
贊善如故 初越王禿剌居常快快有怨望意去年
秋帝幸涼亭將御舟禿剌前止之言洪不遜帝由是
銜之及宴萬歲山禿剌醉起解腰帶擲地瞋目謂帝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七 十九
曰爾與我者止此耳帝疑其有異志命省臣鞠之辭
服庚寅賜死 乙巳丞相塔思不花等言朝廷璽書
不由中書徑令翰林頒給者自大德六年至今凡六
千三百餘道皆干土田戶口錢穀銓選獄訟害民妨
政之事請悉追奪後凡不由中書者乞勿與之 三
月乙巳中書省臣奏中書省百司之首宜先汰冗員
帝曰百司所汰卿等定議省臣去留朕自思之 夏
四月壬午詔中都創皇城角樓中書省臣言今農事
方殷蝗蝻遍野百姓艱食乞罷其役帝曰皇城而無
角樓何以壯觀先畢其功餘者緩之 初帝從脫虎

脫教化法忽寧十言欲復置尚書省分理財用御史臺臣言至元中阿合馬桑哥相繼立尚書省綜理財用事敗併入中書今四方地震水災歲仍不登百姓重困又復立之則必增置有司濫設官吏殆非益民之事且綜理財用在人爲之若止命中書未見不可帝曰卿言良是此二人者願任其事姑聽其行焉至是秋七月乙巳樂實又與保八申前說帝命與塔思不花集議保八言政事得失皆前日中書所爲今欲舉正彼懼有累孰願行者臣請乞舊事從中書新政從尚書其尚書省官請以乞查普濟脫虎脫爲左丞元資治通鑑卷五十七

相王寶奴樂實爲平章保八爲右丞王龍爲叅知政事劉揖商議尚書省事帝並從之塔思不花言此大事遽尔更張乞與老臣更議之帝不從三寶奴言尚書省既立更新庶政變易鈔法用官六十四員其中宿衛之士有之品秩未至者有之未歷任者有之此皆素習於事既以任之乞勿拘例授以宣敕仍改各行中書省爲行尚書省條畫頒示天下敢有沮撓者罪之八月己未置太子右衛率府命右丞相脫虎脫御史大夫不里牙敦領府事取河南蒙古軍萬人隸之五約曰左衛率府舊制有之今置右府何爲諸

公深思之不可以累儲官也太子文命取安西兵器給宿衛士約謂詹事完澤曰詹事移文千里取兵器人必驚疑主上聞之奈何完澤愧曰實慮不及此家令薛居言陝西分地五事命往理之約不爲署行語之曰太子潛龍也當勿用之時爲飛龍之事可乎遂止太子喜諭群下曰事未經王老博議者勿啓一日納方啓事二宦官侍側太子問曰自古宦官壞人家國有諸對曰宦官善惡皆有之但恐處置失宜耳太子深然其言九月頒行至大銀鈔詔曰昔我世祖皇帝始造中統交鈔以便民用歲久法廢亦既更張印造至元寶鈔逮今三十二年物重鈔輕不能無弊乃循舊典改造至大銀鈔頒行天下至大銀鈔一兩准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赤金一錢隨路立平準行用庫買賣金銀倒換緡鈔民間絲綿布帛赴庫回易依時估給價中統交鈔詔書到日限一月盡數赴庫倒換諸色課程如收至大銀鈔以一當五頒行至大銀鈔二兩至二釐定爲一十三等以便民用癸未尚書省臣言古者設官分職各有攸司方今地大民衆事益繁冗若使省臣總挈綱領庶官各盡厥職其事豈有不治頃歲省臣務壅塞朝多惟畀押文案事皆

元資治通鑑卷五十七

三十一

廢弛天裁民困職此之由自今以始省部一切皆令從宜處置大事或須上請得旨即行用成至治上順天道下安民心又言國家地廣民衆古所未有累朝格例前後不一執法之吏輕重任意請自太祖以來所行政令九十餘條刪除繁冗使歸於一編爲定制並從之 初元行欽法雖皆以錢爲文而廢錢弗鑄已亥始詔大都立資國院山東河東遼陽江淮湖廣四川立泉貨監六產銅之地設提舉司十九鑄錢曰至大通寶者每一文准銀一釐曰大元通寶者准至大錢十文與歷代錢通用其當五當三折三並以舊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七 三十一

數用之既而御史言至太銀鈔始行品目繁多民猶未悟而又兼行銅錢慮有相妨今民間拘收銅器甚急殊不便乞與省臣詳議不報 尚書省臣言三官內降之旨曩中書奏請勿行臣等謂宜仍舊行之倘於大事有害則復奏請中書之務乞以盡歸臣等從之 冬十月庚戌朔以皇太子兼尚書令初帝從乞台普濟等言由尚書省任人而以宣勅散官委之中書至是太子言舊制百官宣勅皆歸中書以臣爲中書令故也自今敕牒宜令尚書省給降宣命仍委中書從之 丙辰樂實言江南平番四十年其民止輸

地稅餘皆無與其富室有占編民奴役者動輒百千家有多至萬家者其力可知乞今有歲收糧五萬石以上者令石輸二升於官仍質一子而軍之所輸之糧移其半入京師以養御士半留於彼以備凶年富國安民無善於此詔如其言行之 雲南行省言八百媳婦及大小徹里諸蠻作亂詔遣雲南右丞葉果兒威往招諭之比至爲賊所賂復肆攻掠遂以敗還匪惟敗事反傷我民惟陛下裁之帝曰大事也其速擇使復賫璽書往報諭等只兒威雖遇赦可嚴鞠之至大三年庚戌春正月癸未省中書官自各省使而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七 三十一

下一百八十一員 初李孟既逝去有譖於帝者曰內難初定時子孟嘗勸進皇太子自取帝弗之信一日太子侍內宴忽戚然啓帝曰吾弟何不樂太子從容起謝曰賴天地祖宗神靈神器有歸能成今日母子兄弟之歡者李蓮復之功居多適思之不自知其變於色也帝即命搜訪之得於許昌徑山召見謂宰臣曰此皇祖妣命爲朕賓師者宜速任之乙酉乃授中書平章政事集賢大學士同知樞密院事 辛卯立皇后弘吉刺氏 乙未定稅課法諸色課程並繫大德十一年考校定舊額元增總爲正額折至元鈔作

數自至大三年為始餘止以十分為率增及三分以上為下酬五分以上為中酬七分以上為上酬增及九分為取不及三分為殿所設資品官員以二周歲為滿 甲子尚書省臣言至元鈔初行時即以中統鈔本供億乃銷其板今既行至大銀鈔乞以至元鈔輸萬億庫銷毀其板止以至大鈔與銅錢相權通行為便從之 乙巳寧王開闢出與禿剌子阿剌納朱里謀為不軌專輒下關闕出獄竄阿剌納朱里於漠北禿剌西僧鐵里等二十四人於市遂欲誅關闕出平章政事鐵哥獨辯其誣詔釋之流於高麗 三月尚元資治通鑑卷五十一

三四

以聞便宜罪之其到任或一再月辭以病者杖罷不叙 初鄭阿兒思蘭襲父職為武衛都指揮使己亥尚書省擢其與兄榮祖等十七人圖為不軌置獄鞠之並棄市籍其家中外寃之

元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七終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七

三五

元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八

元紀六 起至大辛亥盡延祐庚申凡十年

仁宗聖文欽孝皇帝一

至大四年春正月癸酉朔帝不豫 庚辰帝崩于玉德殿在位五年壽三十一壬午葬起輦谷廟號武宗國語曰曲律皇帝 武宗當富有之大業慨然欲創治改法而有為故其封爵太盛而選授之官衆錫賚太隆而泛賞之恩溥至元大德之政於是稍變矣 皇太子以脫虎脫等變亂舊章流毒百姓凡誤國者欲悉按誅之延慶使楊采兒諫曰為政而首尚殺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八

一

非帝王治也太子感其言特誅其尤者是日罷尚書省誅脫虎脫三寶奴樂實保八主罷流忙哥鐵木兒於海南既而御史言脫虎脫等既就典刑而黨附之徒布在百司若孛羅鐵木兒闊里吉思烏馬等奸貪害政今中書方欲用為各省平章叅政等官宜加罷黜從之尋復以行尚書為行中書省百司庶務復歸中書 罷城中都皇太子以司徒蕭珍城中都徵功壽民遂奪其符印令百司禁錮之凡中都所占民田悉還之民 召先朝舊臣知政務者老臣程鵬飛董士選李謙張驢陳天祥尚文劉正郝天挺董士珍蕭

對劉敏中王思廉韓從益趙君信程文海十五人詰

闕同議庶政天祥等五人不至謙至首陳九事正陳

八事皆欲朝廷守成憲開言路重名爵節財用興學

校定律令舉切時弊 丁酉以雲南行省左丞相鐵

木兒為中書右丞相太子詹事完澤集賢大學士李

孟並平章政事 二月甲子太陰犯填星 御史臺

臣上言雲宗總攝所統江南為僧之有髮者不養父母

避役損民迄追收璽書銀印勒還民籍僧人訴訟

悉歸有司從之 命中書平章李孟領國子學諭之

日學校人才所自出卿等宜數詣國學課試諸生勉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八

二

其德業 是月罷康里脫脫為江浙行省左丞相脫脫下車進父老問民間利病咸謂杭城舊有便河通江汴湮廢已久若疏鑿以通舟楫物價必平僚佐或難之脫脫曰吾陛辭之日密旨許以便宜行事民以為便行之可也俄有詔禁作土工脫脫曰敬天莫如勤民民蒙其利則災沴自彌土功何尤焉不一月河成 先是皇太后欲用陰陽家言令太子即位隆福宮御史中丞張珪言當御大明殿太子悟三月庚寅遂即皇帝位於大明殿 詔凡尚書省誤國之臣先已伏誅同惡之徒亦已放殛百司庶政悉歸中書命

丞相鐵木迭兒平章政事李士等從新拯治可大赦天下 帝諭中書省臣曰卿等哀集中統至元以來條章擇曉法律老臣斟酌重輕折衷歸一頒行天下俾有司遵行則抵罪者庶無冤抑又諭太府監丞曰財用足則可以養萬民給軍旅自今雖一繪之微必言於朕毋輒予人 遣宦者李邦寧釋奠於孔子邦寧既受命行禮方就位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罇入地尺許無不拔者邦寧悚息乃成禮邦寧因慚悔累日初帝在東宮邦寧知書教等畏帝英明乘間言於武宗曰陛下富於春秋皇子漸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八 三

長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聞有子而立弟者武宗不悅曰朕志已定汝自往東宮言之邦寧慚懼而退及帝即位左右咸請誅之帝曰帝王曆數自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懷 夏四月丁卯詔曰我世祖皇帝參酌古今立中統至元鈔法天下流行公私蒙利五十年於茲矣比者尚書省不究利病輒意變更既創至大銀鈔又鑄大元至大銅錢鈔以倍數太多輕重失宜錢以鼓鑄弗給新舊恣用曾未再葺其弊滋甚爰咨廷議允愜輿情皆願變通以復舊制其罷資國院及各處泉貨監提舉司買賣銅器聽民自便應尚書省

已發各處至大鈔本及至大銅錢截日封貯民間行使者赴行用庫倒換楊采兒只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之人為廢置銅錢與楮幣相權而用古之道也何可遽廢耶言雖不用時論是之 帝御便殿李孟進曰陛下御極物價頓減方知聖人神化之速敢以為賀帝蹙然曰卿等能盡力贊襄使兆民又安庶幾天心克享至於秋成尚未可必今朕踐祚曾未踰月寧有物價頓減之理朕託卿甚重茲言非可賴也孟媿謝帝諭集賢學士忽都魯都兒迷失曰向召老巨十人所言治政汝其詳譯以進仍諭中書悉心舉行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八 四

五月癸酉八百媳婦蠻與大小徹里蠻寇邊命雲南王及右丞阿忽魯以兵討之陝西侍御史趙世延諫曰蠻夷事在羈縻先朝用兵不貽致亡失軍旅誅戮省臣今第當選重臣知治體者付以邊寄兵宜勿用也不聽 六月甲子上大行皇帝尊謚曰仁惠宣孝皇帝 己巳衛皇阿木哥入見帝諭省臣曰朕與阿木哥同父而異母朕不撫育彼將誰賴其賜鈔二萬錠他勿援例 帝覽貞觀政要論侍講阿林鐵木兒曰此書有益於國家其譯以國語刊行俾國人皆誦習之 閏月戊申李孟感帝知遇頗以國事為已

任見當時賜予太廣名爵太濫風俗太侈僭擬無章每勸帝言人君之柄在刑與賞刑不足懲賞不足勸何以爲治帝在懷州深見吏弊既即位欲痛剷除之孟曰吏亦當有賢者在激厲之而已帝曰卿儒者宜與此曹氣類不合而曲爲保護如此真長者之言也時承平日久風俗奢靡車服僭擬上下無章近臣恃恩求請無厭時宰不爲裁制孟言貴賤有章所以定民志賜與有節所以勸臣下請各爲之限制帝皆從之孟在政府雖多所補益自視常若不及請解政權避賢路帝曰朕在位必卿在中書朕與卿相終始自今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八

五

其勿復言賜爵秦國公御書秋谷二字以賜識以圖圖其像命詞臣贊之每入見稱曰道復而不名又爲治第孟曰所望於陛下者非富貴之謂也悉辭不受已未諭省臣曰昔世祖注意國學如不忽木等皆蒙古人而教以成材朕今親定國子生爲三百人仍增陪堂生二十人通一經者以次補伴讀者爲定式既而孟等言方今進用儒者而老成日已凋謝四方儒士有成材者請擢任國學翰林秘書太常或儒學提舉等職俾學者有所激勸帝從之詔自今勿限資級果賢能雖布衣亦用 九月丙午遙授湖廣平章

安國王陳益稷入見言臣自世祖朝來歸妻子皆爲國人所害朝廷授以王爵又賜漢陽田五百頃俾自贍以終餘年今臣年幾七十而有司拘臣所受田就食無所帝謂省臣曰安南國王慕義來歸厚其賜以懷遠人其賜勲爵授田如故 李孟言每歲支鈔六百餘萬錠又土木營繕百餘處計用數百萬錠內降旨賞賜復用三百餘萬錠北邊軍需又六七百萬錠帑藏見貯止十一萬餘安能周急浮費宜悉停罷帝納其言罷諸營繕時都水監傳旨給驛往取杭州所造龍舟省臣諫曰陛下踐祚詔天下非宜索毋得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八

六

擅進誠取此舟有乖前詔遂命止之 已未復以阿散爲平章政事 丙寅以徽政使羅源爲大司徒十二月乙未省臣復言祖宗選法憑黜陟以示激勸今官未及考或無故更代或獵等進階僭授國公丞相等職諸司已裁而復置者有之今春以來內降旨除官千餘人其中欺僞豈能盡知壞亂選法莫此爲甚帝曰自今凡內降旨一切勿行 皇慶元年壬子春正月庚子帝諭御史大夫塔思不花曰凡大臣不法卿等劾奏毋避朕自裁之 壬戌制進翰林國史院秩從一品帝諭省臣曰翰林集賢

儒臣朕自選用毋輒擬奏人言御史臺任重國史院
左重蓋御史臺是一時公論國史院是萬世公論勅
博選中外才學之士居之 二月丁卯朔徙大都路
學周宣王石鼓于國子監 五月丙申朔以中書平
章政事阿散爲左丞相江浙行省平章張驢爲平章
政事 加知樞密院事也先鐵木兒開府儀同三司
壬寅禁諸王毋得以農時出獵擾民至十月方許
獵 六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時朝廷封拜繁多群
臣無功而受王公之爵者前後相繼丁亥罷封贈戒
左右勤職業勿妄僥倖加官御史中丞郝天挺言自
元貞治通鑑 卷三十八 七

許趙遷庶免朝除夕改替倖長奸之弊 雲南行省
右丞筭只兒威有罪國師搠思吉幹節兒奏請釋之
帝斥之曰僧人宜誦佛書官事豈當與邪 十二月
癸亥中書平章政事李孟致仕尋爲翰林學士承旨
初成宗世張珪奉使川陝問疾苦郵孤貧罷冗官
黜貧吏遷南臺侍御史珪前官武階後換文階累遷
至樞密副使至是以爲平章政事帝欲以伶人曹味
往爲禮部尚書珪曰伶人爲宗伯何以示後世力諫
止之
皇慶二年癸丑春正月丁未鐵木迭兒罷以太府卿
元貞治通鑑 卷三十八 八

之流內侍託爲貧乏互奏恩賞而西僧以作佛事之故累釋重囚諸王駙馬寺觀土田徵租民間擾害尤甚皆今之弊政所宜悉革者也制從之既而御史中丞郝天挺上疏論時政七事曰惜名爵抑浮費止括田久任使禁奸邪獎農務本勵學養士帝嘉納詔中書舉行之 夏六月甲申建崇文閣於國子監以宋儒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及故中書左丞許衡從祀孔子廟廡 初世祖時議定科舉新制未及舉行至是李孟復以爲言冬十月甲辰乃命定其條制詔天下三歲一開科蒙古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八

九

色目人與漢人南人各命題蒙古色目人願試漢人南人科目中選者加一等注授期以皇慶三年八月天下郡縣興其賢者能者充貢有司次年二月會試京師中選者親策之於廷賜以及第出身有差帝謂近臣曰朕所願者安百姓以圖致治然非用儒士何以致此設科取士庶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興也 十二月甲申京師大旱疫帝問彌災之由翰林學士程鉅夫舉湯禱桑林之事以對帝曰此皆朕之責也赤子何罪明日大雪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尉遲德誠亦上言西僧以作佛事疎放罪囚以爲祈禱奴婢

殺主妻妾殺夫皆獲實緣以免實系典常必欲修政以答天譴夫豈有先於此者哉

延祐元年甲寅春正月丁亥授中書右丞劉正平章政事 省臣言比奉詔漢人參政宜用儒者侍御史趙世延其人也帝曰世延誠可用然雍古氏非漢人其署宜居右甲戌遂拜參知政事 晉寧民侯喜兒兄弟五人並坐法當死帝嘆曰彼一家不幸而有是事其擇情輕者一人杖而出之俾養其父母母絕其祀 夏四月帝以資治通鑑載前代興亡治亂命集賢學士忽都魯都兒迷失及李孟擇其切要者譯寫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八

十

以進 秋八月丁未冀寧汴梁路及武安涉縣地震壞官民廬舍涉縣死者三百二十六人武安死者十四人 先是阿散自言其非世勳族姓不可以居右相因舉鐵木迭兒自代九月己巳遂拜鐵木迭兒開府儀同三司錄軍國重事居數月復進右丞相以阿散爲左丞相 戊寅鐵木迭兒言比者僚屬及六部諸臣皆晚至早退政務廢弛今後有如此者視其輕重杖責之臣或自惰亦令諸人陳奏帝曰如吏不悛則罷不叙 以前中書右丞相禿忽魯知樞密院事冬十月遣張驢經理江南田糧驢上言江浙江西

河南民田經理之法世祖已行但其間尚多欺蔽遂遣驢等往三省行之限民四十日以所有田自首於官期限狎迫貪刻用事富民黥吏並緣為奸於是民不聊生盜賊蜂起田野荒蕪其弊反有甚於前者樞密副使吳充珪入見言世祖限田四百畝以給軍需餘田悉令貢賦稅况江南之平幾四十年戶有定籍田有定畝今經理之法務以增多為能加之有司頭會算斂元元困苦日甚臣恐變生不測非國家之福帝命並遵舊制壬辰帝以士民靡麗相尚僭禮廢財官員士庶衣服車輿命中書省定其等第惟蒙古元貞治通鑑卷五十八十一

及怯薛諸色人不禁然亦不許服龍鳳文庚子浚揚州淮安等處運河以翰林學士承旨李孟復為中書平章政事初齊履謙與吳澄俱在國學既罷去學制稍廢是歲復以履謙為司業乃酌舊制議立升齋積分之法每季考其學行以次第升既升上齋踰再歲始與私試辭理俱優者為一分辭平理優者為半分歲終積至八分者為高等禮部集賢歲選六人以貢帝從其議

皆風憲顧忌失於糾察宰臣燮理有所未至或近侍蒙蔽賞罰失當或獄有冤濫賦役繁重以致乖和宜與老成共議所由詔明言其事當行以聞三月之卯初賜進士護都查兒張起巖等五十六人及第出身有差分進士為兩榜蒙古色目人為右漢人南人為左第一名從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皆正七品第三甲正八品兩榜並同乙丑是夜疾風雷電成紀縣北山南移至文河川次日再移平地突出土阜高者二三丈陷沒民居勅遣官覈驗賑恤監察御史馬祖常言山不動之物今而動焉由在野有當用元資治通鑑卷五十八十二

不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佞故致然耳初經理之法既行鐵木迭兒猶以為未實復下令括田增稅而昵匹馬才在江西酷虐尤甚新豐一縣撤民廬千九百區夷墓揚骨以為所增頃畝居民怨毒入骨秋七月乙卯贛州民蔡五九等遂率眾寇抄汀漳諸路陷寧化縣據之勅遣兵捕討時方驚贛州之亂而張驢在江浙復以括田迫民有至死者御史臺上書累言經理及括田之害乙未詔罷之復命河南自實田自延祐五年始止科其半而汴梁一路凡減虛增之數二十二萬石趙世延自參知政事遷御史

中丞詔省臣自平章以下送之入臺其禮前所無有由是爲鐵木迭兒所忌用太后旨出爲雲南右丞陞辭帝仍用爲中丞初郭貴爲河東廉訪副使帝在東宮時幸五臺因問河東廉訪使減里吉及何以有善政左右曰副使郭貴之教也厚賜之及帝即位累遷至淮西廉訪使庚辰以賈爲中書叅知政事十一月丙午客星變爲彗犯紫微垣歷軫至壁十五宿丞相阿散等以星變乞避位帝曰此朕之愆豈卿等所致復乃職苟政有過差勿憚於改而凡可以安百姓者當悉言之因赦免各路差稅有差初武宗旣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八

十一

立帝爲太子後丞相三寶奴復勸立和世珠召康輿脫脫言之脫脫曰大弟曩定宗社居東宮已久兄弟叔姪世相承孰敢紊其序乎三寶奴曰今日尤以授翁異日能保叔授其姪乎脫脫曰在我不可渝彼失其信天寶鑒之至是議立太子丞相鐵木迭兒款徽寵請立皇太子碩德八剌又與太后幸臣朱烈門諧和世珠於兩官甲戌遂封爲周王遣出鎮雲南汀州寧化縣民賴祿孫值蔡五九之亂負其母挈其妻子隨衆入山避之盜至衆散走祿孫守母不去盜將刃其母祿孫以身翼蔽曰寧殺我毋傷吾母時母

病渴覓水不得祿孫含唾煦之盜相顧駭嘆不忍害反取水與之有掠其妻去者衆責之曰奈何辱孝子婦使歸之事聞十二月癸巳特賜旌表

延祐三年春正月乙巳以脫歡爲大尉初皇太后以張珪嘗劾鐵木迭兒不可使爲太師銜之癸亥與帝如上都方度居庸關潛召珪切責杖之珪創甚與歸京師明日遂出國門時珪子景无宿衛左右以父病篤辭還帝驚曰朕別時卿父無病景无頓首涕泣不敢言帝不懌遣使賜之酒進拜大司徒遂謝病歸壬申禁天下春時畋獵初有議禁民畋獵犯者抵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八

十四

死左司郎中韓若愚曰齊宣王之圓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孟子非之衆以爲然遂減其刑太史令郭守敬之學長於天文水利太史令王恂以學自負每見守敬制度精巧深嘆服之王禕曰自宋以來學者於天文水利之故不講久矣守敬獨能任其絕學度越往古以成一代之制也夏五月庚申以大都留守伯鐵木兒中書右丞蕭拜住爲平章政事左丞阿十海牙爲右丞叅政郭貴爲左丞叅議不花爲叅知政事初帝在東宮素知趙孟頫名及即位召除集賢侍講學士是月拜翰林學士承旨

有間之者言國史不宜今孟頫與聞者帝曰子昂世祖所簡拔者朕置之館閣使典述作傳之後世此屬嗷嗷何也復厚賜之十一月壬寅大萬寧寺僧普雲濟以所佩國公印移文有司紊亂官政勅禁止之周王和世珠次延安其臣忬魯魯及武宗舊臣登日教化等謀曰天下者我武宗之天下也王之出鎮本非上意由說構致然請聞之朝廷庶可杜絕離間遂與陝西丞相阿思罕平章塔察兒西臺大夫脫里伯中丞脫歡發關中兵分道自潼關河中府入已而塔察兒背約襲殺阿思罕教化和世珠乃走至金山西北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八 十五

集諸王察爾台等部居之王宗沐曰古語曰功名之大神器之重而能以未然之約繫後人之手足耶宋太祖傳其弟太宗約以次及于也而德昭至於自殺武宗傳其弟仁宗約以次及于也而和世珠幾於散亡宋太宗元仁宗皆號有人君之度者而一顧身謀遂入說聞顛逆前盟幾成禍變鐵木迭兒已矣趙音而亦為之也何言哉德昭之死陳勝假其名足以亂天下而况武宗之骨未寒世珠之德未矣使亮魯忽等非庸人則周王之正位號豈在天曆之日哉故夫人言計安天下者不顧私親不顧小諫可限則取不然則直推以與人毋徒為名而後使後世受實禍也延祐四年春正月庚子帝謂侍臣曰中書比奏百姓乏食宜加賑恤朕默思之民饑若此豈政有過差以致然歟向詔百司務遵世祖成憲宜勉力奉行輔朕

不逮又嘗思之惟省刑薄賦庶使百姓可遂其生也丙辰以立皇太子赦天下三月乙丑帝嘗夜坐謂侍臣曰雨暘不時奈何蕭拜住曰宰相之過也帝曰卿不在中書邪拜住惶愧頃之帝露香默禱於天既而大雨左右以雨衣進帝曰朕為民祈雨何避焉夏五月壬午黃州高郵真州建寧等處流民群聚持兵抄掠勅所在有司其傷人及盜者罪之餘並給糧遣歸以翰林學士承旨赤困鐵木兒中書左丞阿十海牙為平章政事己丑以叅政乞塔為右丞高昉為右丞叅議拜注張思明並叅知政事鐵木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八 十六
迭兒之再入相恃勢貪虐兇穢甚中外劾齒群臣不知所為平章政事蕭拜住稍牽制之中丞楊朵兒只慨然以糾正其罪為已任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獄鐵木迭兒使家奴脅留守賀勝使出之勝不可彙兇只庶得鐵木迭兒受弼賂鉅萬乃與拜住及勝奏之而內外御史凡四十餘人共劾其桀驁奸貪欺上罔下占據晉王田及據衛兵牧地竊食郊廟供祀馬受諸王人等珎王之賄動以萬計誤國之罪又在桑哥阿合馬之上四海嫉憤咸願車裂斬首以快人心奏上帝震怒鐵木迭兒懼逃匿太后宮及兒只持之

益急太后召彘兒責之帝不忍傷太后意但罷其相位以左丞相阿散為中書丞相而遷彘兒只為集賢學士 秋七月乙亥李孟罷以江浙行省左丞王毅為中書平章政事 帝諭省臣曰比聞蒙古都鄙困乏往往鬻子女於民間為婢僕其命有司贖之還各部時帝出見衛士有敝衣者駐馬問之對曰戍守邊鎮餘十五年以故貧耳帝曰此輩久勞於外留守臣未嘗以聞非朕親見何由知之自今有類此者必言於朕因命賜之錢帛 帝在御已久猶居東宮而飲酒無度監察御史馬祖常上書言天子承天繼統元資治通鑑卷五十八 十七

法宰相能守而勿失則下民知所畏避紀綱可正風俗可厚其或法弛民慢怨言並興欲求治安豈不難哉阿散因言故事丞相必用蒙古勳臣阿散西域人不厭人望遂懇辭九月丙寅以宣徽使伯答沙為右丞相阿散復為左丞相 己酉監察御史言官員丁憂起復人情驚惑請禁止以絕僥倖惟朝廷者舊特旨起復者不在禁例制從之 以脫滿迭兒知樞密院事

延祐五年春正月丁亥湖廣平章政事買住進爵魯國公大司農未幾御史言比年以名爵太濫方詔裁元資治通鑑卷五十八 十八

罷近聞禮部鑄太尉司徒等印二十有六此輩無功於國載諸史冊遺笑將來宜令革去從之 二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初宣徽院使歲會內庭佛事之費以斤數者麵四十三萬九千五百油七萬九千酥蜜共五萬餘蓋自元至元三十年間醮祠佛事之目僅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增至五百餘戊午寫西天維摩金字佛經共摩金三千九百兩由是僧徒冒利無厭歲費滋甚較之大德又不知幾倍矣 元宗

佛之人中國其蠹政害民甚矣崇奉而信之者莫如諸事姚秦之間議者猶謂其足以自亡然亦何嘗至此極哉元人本以夷狄入主中原其治政純夷固無足憾即今宜備使會計每歲奉佛所費幾居天下經

費之半納於純夷之實則此又其次者蓋至帝師之
命與帝師並行於西土雖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為
之聘拜正副朝會百官班列而帝師亦或專席於坐
隅且每帝即位之始降詔褒護必勅章佩監終太為
字以賜蓋其重之如此其未至而迎之則中書大臣
馳驅百騎以從所過德送迎北至京師則教大
府並張銀扇駕用每歲二月八日迎佛成儀往還
且命百官出郊祭餼大德九年專遣平章政事鑑木
兒乘傳護送餼金五百兩銀千兩幣帛萬匹錢五千
兩皇慶二年加至餼金五百兩銀千兩幣帛萬匹錢五千
兩饋其一萬七千匹餼其昆弟子姓之往來有司亦
供億無乏泰定間以帝師弟公哥亦思監將至詔中
書特全酒郊勞而其兄瑄南藏上遂尚公主封白蘭
王賜金印給圖符其第子之號司空徒國公佩金
玉印章者前後相望為其徒者皆勢態睚目新月盛
氣駭重灼延于四方為害不可勝言而前後諸臣剛
如角顏廉希憲正如許衡春如劉秉忠諸人卒無一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八 十九

人敢言其非者豈天子崇信之過使之操生後禍福
番掌之間而諸臣亦各保身全家不敢救藥矣乎終
元之世夷風熏塞於宇內天厭腥穢以速其亡生人
之既天道之災將爾適然其亦將有開焉以為之資
乎
甲寅以干奴史彌並為中書平章政事侍御史敬
儼為叅知政事 五月丁卯以御史中丞亦列亦為
中書右丞相 六月辛卯御史臺言昔遣張驢等經
理江浙西河南田糧虛增糧數流毒生民已嘗奉
旨俟三年徵租今及其期若江浙西當如例輸之
其河南請視卿例減半徵之 衛王阿木哥貶初高
麗術者趙子圭言於王府司馬曹脫不台曰阿木哥
名應圖識於是諸謀備兵器航海往高麗取阿木哥

至大都候時而發行次利澤縣事覺六月乙巳詔誅
子圭等七人 蕃寇作亂敕其庸省調兵捕之 壬
申御史中丞趙簡言皇太子春秋鼎盛宜選耆儒敷
陳道義今李銓侍東官說書未諳經史別求實學分
進講讀實宗社無疆之福帝從之 諸王不里牙敦
之叛諸王也舍失列吉及衛士朶帶伯都坐持兩端
不助官軍進討秋七月勅流也舍江西失列吉湖廣
朶帶衡州伯都潭州 戊子鞏昌路寧遠縣山崩
九月癸亥太司農買住等進司農丞苗奴謙所撰栽
桑圖說帝曰農桑衣食之本此圖甚善命刊刻于帙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八 二十一

散之民間 丁卯以中書右丞亦列亦為平章政事
左丞高昉為右丞叅知政事換注為左丞禮部尚書
燕只干為叅知政事 十一月丙子集賢大學士太
保曲出言唐陸淳著春秋纂例辨疑微旨三書有益
後學請令江西行省鈔梓以廣其傳從之 初世祖
時置權茶都轉運使司於江州總江南及兩淮茶稅
尋改江西其稅自二萬四千錠以漸至一十九萬二
千八百錠至是又因江西茶副法忽魯十言減引增
課之法癸未勅以二十五萬錠為額後復增至二十
八萬九千餘錠郡縣所輸竭山谷之產不能充其半

餘皆鑿空取之民間歲以為常時轉運司得以專制有司凡五品以下官皆杖決州縣莫敢誰何江南僉事鄧文原請罷其司俾郡縣領之不報 十二月壬辰特授集賢大學士脫列大司徒

延祐六年春正月癸酉加同知樞密院事醜驢答刺罕太尉 甲戌監察御史李木魯獅等言皇太子位正東宮既立詹事院以總家政宜擇年德老成道義崇重者為師保賓贊俾盡心輔導以廣緝熙之學制從之 帝御嘉禧殿謂侍臣曰卿等以朕居帝位為安邪朕惟大祖創業艱難世祖混一疆宇競業守成

元貞治通鑑

卷五十八

三十一

恒恨不能當天心繩祖武使萬方百姓樂得其所朕念慮在此固非卿等所知也 二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以御史中丞禿合為御史大夫諭之曰御史大夫職任至重以卿勲舊之裔故特授汝當思乃祖乃父忠勤王室仍以古名臣為法否則將墜汝家聲負朕委任之意矣 鐵木迭兒家居未逾年復貢緣起為太子太師中外聞之莫不驚駭御史中丞趙世延論其不法數十事并內外臺劾其不可輔導東官者又四十餘人然以太后之故皆不聽 九月甲申以徽政使桑帶為太傅參議中書省事欽察為叅知

政事 癸卯御史臺臣言比者官以倖求罪以賂免

乞凡內外官非勲舊有資望者不許驟陞諸凡贓罪款服及當鞠而幸免者悉付原問官以竟其罪其貪污受刑奪職不叙者實緣近侍出入內庭覬覦名爵宜斥逐之帝皆納其言 庚子帝諭臺臣曰有國家者以民為本比聞百姓疾苦言究者眾其令監察御史燕訪司審察以聞 十二月壬戌命皇太子參決國政帝嘗顧侍臣曰前代皆有太子豈號今太子且長可居大位朕欲為太上皇與若等遊西山以終天年群臣皆稱善右司郎中月魯帖木兒曰臣聞昔

元貞治通鑑

卷五十八

三十一

所謂太上皇若唐玄宗宋徽宗皆當禍亂不得已而為之願陛下正大位保無疆之業前代虛名何足慕哉帝乃止太子謂中書省臣曰至尊委我以天下事日夜寅畏惟恐弗堪卿等亦當洗心滌慮恪勤乃職勿有隳壞以貽君父憂 癸酉夜大風雪寒甚帝諭侍臣曰朕與卿等居煖室宗戚昆弟遠戍邊塞曷勝其苦歲賜錢帛可不過及耶 延祐七年春正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帝齋居損膳輟朝賀 丁亥帝始不豫太子憂形于色夜則焚香泣曰至尊以仁慈御天下庶績順成四海清晏今天降

大厲不如罰極我身使至尊永爲民主 初中書省
臣言白雲僧總攝沈明仁強奪民田二萬頃誑誘愚
俗十萬人私賂近侍妄受名爵已奉旨追奪請汰其
徒還所奪民田其諸不法事宜今覈問帝曰朕知沈
明仁奸惡其嚴鞠之辛卯江浙行省丞相黑驢言白
雲僧沈明仁擅度僧四千八百餘人獲鈔四萬餘錠
既已辭伏今遣其徒沈崇勝潛赴京師行賂求援請
速赴江浙併治其罪從之 辛丑帝崩于光天宮壽
三十有六廟號仁宗國語普顏篤皇帝天性慈孝
聰明恭儉通達儒術妙悟釋典嘗曰明心見性佛教

元資通鑑

卷五十八

三

爲深修身治國儒道爲切又曰儒者可尚以能維持
三綱五常之道也平居服御管素澹然無欲不事遊
畋不喜征伐不崇貨利事皇太后終身不違顏色待
宗戚兄弟始終以禮大臣親老時加恩賚大官進膳
必賜近臣有司奏大辟每憐惻移時其孜孜爲治一
遵世祖之成憲云 葬起釐谷 仁宗崩方四日太
子太師鐵木迭兒遂以太后命復入中書爲右丞相
後數日參議省事乞朱監有罪應杖太后又欲監之太
子曰不可法者天下之公徇私而輕重之非所以正
天下也徽政院使朱列甫復以太后命請遷轉朝官

太子曰此豈徐官時邪且先帝舊臣豈宜輕動俟予
即位之後議于宗親元老賢者任之邪者黜之可也

罷平章政事赤斤鐵木兒御史大夫脫歡爲集賢學
士 初鐵木迭兒以中書平章政事蕭拜住及御史
中丞楊朵兒只攻其奸惡必欲報之至是以太后召
二人至徽政院與徽政院使朱列甫門御史禿禿答雜問
其罪以取太后旨朵兒只曰中丞之職恨不即斬汝
以謝天果違太后旨汝豈有今日邪鐵木迭兒又引
同時御史二人誣其罪朵兒只曰汝等備員風憲
爲是狗彘事邪坐者皆慚俯首鐵木迭兒即起入奏

元資通鑑

卷五十八

三

未幾稱旨執二人載諸國門之外殺之是日風沙晦
暝都人恟恟道路相視以目復欲奪朵兒只妻劉氏
與人劉剪髮毀容自誓乃免時鐵木迭兒日思報復
仇怨誅戮不已左丞張惠明謂曰山陵甫畢新君未
立丞相恣行殺戮人皆謂陰有不臣之心萬一諸王
駢馬疑而不至奈何不可不熟慮也衆皆危之鐵木
迭兒大悟曰非左丞相言幾誤吾事 司農卿完者
不花言先帝以土田頒賜諸臣者宜悉歸之官太子
問曰所賜爲誰對曰左丞相阿散所得爲多曰予嘗
諭卿等當以公心輔弼卿於先朝嘗請海泊之稅以

阿散奏而止今卿所言乃復私憾耳非公議也豈輔
弼之道邪遂出不花爲湖南宣慰司使 三月庚寅
太子即位於大明殿 壬辰加鐵木迭兒太師尋詔
中外毋沮議之鐵木迭兒既復相即奏委平章王毅
右丞高昉等徵理在京錢穀虧耗者七十八萬石及
諸路歲貢幣帛稍紕繆者俱責償所司程督嚴刻怨
讟復興矣 時鐵木迭兒以前中書平章政事李孟
初不附已譏構於上蓋奪其前後封拜制命什其先
墓碑壬寅左遷爲集賢侍講學士欲因其不就中害
之孟拜命忻然帝謂鐵木迭兒子八爾吉思曰爾輩
元資治通鑑卷五十八 三五

退食必延儒者問古今得失及進左丞相刑曹情可
矜者寬恕之貪暴不法必不少容帝諭左右曰汝輩
慎之苟陷國法我雖曲赦拜住必不汝恕也 己未
上大行皇帝號曰聖文欽孝皇帝 戊戌有告嶺北
行省平章政事阿散中書平章政事果驢及御史大
夫禿朮哈微政使朱烈門與故要東木妻弟亦剌朱
入共謀廢立事拜住曰此輩擅權亂政久矣今又不
懲謀危社稷請鞫狀帝曰彼若以太皇太后爲詞柰
何命悉誅之籍其家 丁巳以江西行省左丞相脫
脫爲御史大夫宗正扎魯赤鍊木兒不花知樞密院
元資治通鑑卷五十八 三六

謂孟不肯爲是官今何如由是無敢言者 初安童
孫拜住襲爲宿衛長帝在東宮聞其賢召之辭曰嫌
疑之際君子所慎我掌天子宿衛而私往來東宮我
固得罪亦豈皇太子之福邪卒不往累遷太常禮儀
院使夏四月庚申由院使擢拜平章 戊寅通政院
有獻七寶帶者因近臣以進帝曰朕登大位不聞卿
等進賢而爲人獻帶是以利誘朕也其還之 鐵木
迭兒怨上都留守賀勝嘗發張弼之獄乃奏其便服
迎詔爲不敬五月庚辰殺之籍其家 左丞相阿散
罷爲嶺北行省平章政事以拜住爲左丞相拜住每

事 趙世延既解中丞出爲四川平章鐵木迭兒猶
怨之不已仁宗崩即屬其黨誘世延從弟胥益兒哈
呼誣告之遠世延置對既遇赦猶鍛鍊成獄請置極
刑詔以經赦不問秋八月戊午鐵木迭兒又誣以不
敬下獄請殺之時帝幸涼亭從容謂近侍曰頃鐵木
迭兒必欲寘趙世延於死地朕素聞其忠良故每奏
不納左右咸稱萬歲 丁卯爲皇后作鹿頂殿 先
是帝將以口時躬享太廟命禮官與中書翰林集議
其禮制曰此追遠報本之道也毋以朕勞於對越而
有所損焉其悉遵典禮行之十一月丁丑恭謝太廟

乃備法駕服衮冕以行禮至仁宗室輒歔歔流淚左右莫不感動自是始以明年正月四時親享歲以為常禮畢還宮鼓吹交作萬姓聳觀百年廢禮一旦復見至有感泣者 乙卯翰林學士忽都魯 兒譯進家儒真德秀大學衍義帝曰修身治國無踰此書賜鈔五萬貫 河南饑帝問其故群臣莫對帝曰良由朕治道未洽卿等又不盡心乃職委任非人以致陰陽失和災害荐至自今各務勤修以應天心毋使吾民重困可也 丙寅以興瑞院使闕徹伯知樞密院事 丁卯鐵木迭兒奏比詔內外直言得失今上封

元資治通鑑卷五十八

二十七

元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八

元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九

竹添

元紀七起至治辛酉盡至定丙寅凡六年

英宗睿聖文孝皇帝

至治元年春正月丙戌帝服衮冕享太廟以左丞相拜住亞獻知樞密院事闕徹伯終獻詔群臣曰一歲惟四祀使人代之不能致如在之誠實所未安歲必親祀以終朕身廷臣或言祀事畢宜赦天下帝諭之曰恩可常施赦不可屢下使殺人獲免則死者何辜遂命中書陳便宜事行之 丁亥帝欲以元夕張燈禁中為鰲山時張養浩以禮部尚書叅議中書省事遂具疏因拜住以諫曰世祖臨御三十餘年每值元夕間閭之間燈火亦禁况闕廷宮掖之嚴邃尤當戒慎今燈山之構所玩者小所繫者大所樂者淺所患者深帝大怒既而喜曰非張希孟不敢言有臣若此朕復何憂自今朕凡有過豈獨臺臣當諫人皆得言即賜養浩尚服金織幣以旌其直拜住安童孫也時勅建西山佛寺甚亟監察御史觀音保鎖咬兒哈的迷失成珪李謙事奴兒以歲饑且東作方興上章極諫帝怒二月丁巳殺觀音保鎖咬兒哈的迷失杖珪謙事流奴兒于遠地

元資治通鑑卷五十九

二十七

元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八

嗣位而諸所舉措有人君之度乃以營造佛寺遂殺
忠諫諸臣語曰殺諫臣者其國必亡南坡之變豈獨
奸黨畏誅亦帝之失道有以致之歟國不遂亡幸矣
辛不亡國而身必不免以此知忠諫國之命脈而人
君其刻其剛辛巳車駕幸上都帝以察罕腦兒行官
者宜其及也
制度卑隘欲更廣之拜健西此地苦寒入夏始種粟
忝陛下初登大寶不求民瘼而遽興大役以妨農務
恐失民望從之 辛丑以鐵失為御史大夫領侍衛
親軍都指揮使 夏四月戊辰命宦者李羅台為太
常署令太常官言刑人難與大祭遂罷之 時鐵木
迭兒懷私固寵構斃骨肉諸王大臣莫不自危中政
使咬住告脫歡察兒等交通親王壬午徙武宗子圖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九 四百四十五
帖睦爾居瓊州因禁日者毋交通諸王駙馬掌陰陽
五科者毋世占候 六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乙卯
以鐵木迭兒領宣政院事 辛酉太白經天趙弘祚
等以言事勒歸田里仍禁妄言時政 巳巳上都留
守只兒哈即為中書平章政事 渾河溢被災者二
萬三千二百戶時大雨水滯沱河及巨馬河俱溢
秋七月辛巳整屋縣僧圓明師道士劉志先以妖術
謀作亂遣樞密院判官章台督兵捕之 庚戌以軍
士貧乏遣知樞密院事鐵木兒不花整治仍諭中外
有敢擾害者罪之 乙卯中書平章政事鐵木兒脫

罷為上都留守 壬戌車駕駐蹕興和左右以寒甚
請還上曰兵以牛馬為重民以稼穡為本朕遲留蓋
欲馬得芻牧民得刈穫一舉兩得何計乎寒 十二
月辛丑立亦啓列氏為皇后 車駕幸西僧漣頂寺
甲子命帝師公歌羅古羅思監藏班藏卜詣西番
受戒賜金千三百五十兩銀四千五十兩幣鈔各鉅
萬
至治二年春正月庚午廣太廟始陳鹵簿享太廟賜
導駕耆老幣帛 二月庚子置左右欽察衛親軍都
指揮使司命拜住總之 癸卯以江南行臺御史大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九 四百四十五
夫欽察為中書平章政事江浙行省參政王居仁為
中書參知政事 三月巳巳中書省臣言國學廢弛
請令中書平章政事廉恂參議中書事張養浩都事
李木魯神董之外郡學校仍命御史臺翰林院國子
監同議興舉從之 丙子罷京師諸營膳役卒四萬
餘人 夏四月乙丑中書省臣請節賞賚以紓民力
帝曰朕思所出倍於所入出納之際卿輩當慎之朕
當樽節其用 甲申以只兒哈即為御史大夫 乙
酉以拜住領宗仁蒙古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事
甲辰御史臺臣請黜監察御史不稱職者以未勸懲

從之 戊申以且命著爲令同知樞密院事班丹知樞密院使班丹鐵木迭兒子也 六月辛酉次渾源州 中書左丞相張思明坐罪杖免籍其家 秋八月戊寅詔畫蠶麥圖於鹿頂殿以時觀之可知民事

鐵木迭兒自復相以來恃其權寵乘間肆毒睚眦之私無有不報帝覺其所譖毀者皆先帝舊人滋不悅其所爲乃任拜性委以腹心由是鐵木迭兒漸見疎外因稱疾不出及聞拜性奉旨往立其祖安童碑於范陽將復蒞省事入朝至內門帝聞其來遣人止之遂怏怏而還卒於家後御史蓋繼元宋翼言其上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九

四

四百七

負國恩下失民望生逆顯戮死有餘辜乃命毀所立牌追奪其官爵及封贈制書籍沒其家子班丹知樞密院事尋以賊故不叙 初仁宗議立太子昭獻太皇太后弘吉刺氏見武宗長子周王和世球有英氣而帝稍柔懦群小以周王立必不利於已遂擁立帝及帝即位太后來賀見帝有毅然之色太后退而悔曰不擬養此兒遂鬱鬱成疾九月丙辰崩時有司將以十月有事於太廟太常奏國哀以日易月旬有二日外乃奉祀事帝曰太廟禮不可廢迎香去樂可也 鐵木迭兒死是日進拜住右丞相遂不置左相獨

任以政帝語拜住曰朕委卿以大任以爾祖木華黎佐太祖安童相世祖卿念祖宗令聞豈有不盡心者乎拜住再拜曰陛下委臣以大任臣有所畏者三畏辱祖宗畏天下事大識見有未盡畏年少不克負荷無以報聖恩惟陛下時加訓飭幸甚有言佛教可治天下者帝以問拜住對曰清淨寂滅自治可也若治天下捨仁義則綱常亂矣帝又嘗謂拜住曰今亦有如唐魏徵之敢諫者乎對曰盤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有大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帝嘉之十一月甲午朔日有食之御史李端言近者京師地震日月薄蝕皆臣失職所致帝自責曰是朕之過也因敕羣臣亦當修飭以謹天戒罷世祖以後冗官括江南僧有妻者爲民端又言朝廷雖設起居注所錄皆臣下聞奏事目上之言動宜悉書之以附史館世祖以來所定制度宜著爲令使吏不得爲姦治獄者有所遵守從之 以集賢學士張珪復爲平章政事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九

五

四百七

鐵木迭兒子宣政院使八思吉思坐罪伏誅籍其家 知樞密院事欽察台罷爲宣政院事以御史大夫只兒哈郎知樞密院事 以叅知政事速速爲中書左丞仁宗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馬刺爲叅知政事

以地震日食命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翰林集賢院集議國家利害之事以聞 辛卯西僧灌頂疾請釋囚帝曰釋囚祈福豈為師惜朕思惡人屢赦反害善良何福之有 宣政院臣言是吉刺在世祖時歲輸尚食羊二千成宗時增為三千今請增五千帝不許曰天下之民皆朕所有如有不足朕當濟之若加重賦百姓必致困窮國亦何益命遵世祖舊制

至治三年春正月壬寅命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復兼總軍政軍官有罪重者以聞輕者就決 初樞密院副使吳元珪王約前侍講學士韓從益並以年老致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九

六

四百三十四

仕丞相拜住一新政務尊禮老臣是日傳詔復起元珪約為集賢大學士從益為昭文館並商議中書省事至治之政多所參酌焉 初撫州崇仁人吳澄字幼清經傳悉貫通用力聖賢之學世祖朝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起澄至京師未幾以母老辭歸成宗元貞初澄遊龍興時元明善為行省掾以文學自負嘗問澄易詩書春秋與義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終其身左承董士選延之家親執饋食曰吳先生天下士也既入朝薦澄有道以應奉翰林文字召之有司敦勸久之乃赴而伐者已至

澄即日南歸仁宗朝為國子監丞陞司業澄嘗為學者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為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其弊必偏於言語訓釋故學以德性為本議者遂以澄為陸氏之學非許子尊信朱子本意然亦莫知朱陸之為何如也澄一夕謝去諸生有不謂告而從之南者俄拜集賢學士以疾作不果赴至是以拜住薦之以趙居信為翰林學士承旨澄為學士 辛亥命鐵失振舉臺綱帝謂臺臣曰朕深居九重臣下姦貪民生疾苦豈能周知故用卿等為耳目曩者鐵木迭兒貪蠹無厭汝等拱默不言

元資治通鑑

卷之五十九

七

其人雖死宜籍其家以懲後 丙辰泉州劉應抱作亂命江浙行省遣兵捕之 四川行省平章政事趙世延為其弟所訟待對拘囚再歲其弟自以所言涉誣亡去丞相拜住為言其無辜至是乃得釋因著令原告逃亡百日則釋待對者 二月癸酉帝改于柳林額謂拜住曰近者地道失寧風雨不時豈朕繼承大寶行事有闕歟對曰自古有之陛下自責固宜良由臣失職不能燮理帝曰朕在位三載於兆姓萬物豈無乎戾之事卿等宜與百官議有便民利物者朕即行之 時法制不一有司無所遵守命樞密副使

完顏納丹侍御史曾伯啓也。可札魯忽赤不顏集賢學士欽察翰林直學士曹元用纂集累朝格例而損益之。至是成凡爲條二千五百三十有九名曰大元通制。頒行天下。伯啓言五刑者刑異五等。今黥杖徒役於千里之外。百無一生還者。是一人身被五刑。非五刑各底於一人也。法當改。廷議雖是之。卒不果行。丁亥勅寫金字佛經。後帝在上都使左丞速速詔學士具澄爲序。澄曰。主上寫經爲民祈福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諭。蓋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迴之說。不過謂爲善者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與元資治通鑑 卷之五十九 八

日月齊光爲惡者死。則下淪污穢。其極下與沙蟲同類。其徒遂創爲薦拔之論。以惑世人。今列聖之神土。同日月何庸薦拔。且自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不知幾舉。若未效。是無佛法矣。若已效。是誣其祖矣。撰爲文詞。不可以示後世。俟駕還。奏之。會帝崩而止。丁未。西番叅卜郎諸族叛。命鎮西武靖王棚思班等發兵討之。戊申。祔昭獻元聖皇后于順宗廟。夏四月。己卯。詔行助役法。遣使考視稅籍。高下出田若干。畝使應役之人更掌之。收其歲入。以助役費。官不得預。五月。戊申。帝御大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以

繡素木綿爲之。重加補綴。嗟嘆良久。謂侍臣曰。祖宗創業艱難。服用節儉。乃如此。朕焉敢忘之。戊午。奉元行宮正殿災。帝語群臣曰。世皇建此宮室。至朕而燬。朕不能圖治之故也。諸王怯伯數寇邊。至是遣使來降。帝曰。朕非欲彼土地人民。但吾民不懼邊患。軍士免於勞役。斯幸矣。今既來降。當厚其賜以安之。秋七月。拜住以海運糧視世祖時。頓增數倍。令江南民力困極。而京倉充滿。奏乞歲減二十萬石。帝遂併鐵木迭兒所增江淮糧免之。丙辰。御史臺請降旨。開言路。帝曰。言路何嘗不開。但卿等選人未當爾。

元資治通鑑卷之五十九

九

初。鐵木迭兒既奪爵籍。產御史大夫。鐵失等以姦黨不自安。帝在上都以夜寐不寧。命作佛事。拜住以國用不足。諫止之。既而懼誅者。復陰誘群僧言。國當有厄。非作佛事大赦。無以攘之。拜住叱曰。汝輩不過圖得金帛而已。又欲庇有罪邪。姦黨聞之。益懼。乃生異謀。八月。癸亥。車駕自上都南還。駐蹕南坡。是夕。鐵失與知樞密院事也先。鐵木兒。大司農失秃兒。前雲南平章政事完者。鐵木迭兒。子前治書侍御史鎖南。鐵失。第宣徽使鎖南。典瑞使脫火赤。樞密副使阿散。簽書院事章台。衛士禿滿。及諸王按梯不花。孛羅月

魯不花曲呂不花兀魯思不花等謀逆以鐵失所領阿速衛兵爲外應鐵失先與前平章政事赤斤鐵木兒殺右丞相拜住而鐵失直犯禁幄手弑帝于臥所時年二十一廟號英宗國語曰格堅帝往剛明嘗以地震避殿疾膳徹樂近臣有稱觴賀者叱曰朕方脩德不暇汝爲大臣不能匡輔反爲諂邪拜住進曰咎在臣等宜求賢自代帝曰毋多遜此朕之過也嘗戒群臣曰卿等居高位食厚祿當勉力圖艱苟或貧乏朕不惜賜汝若爲不法則必刑無赦八思吉思下獄謂左右曰法者祖宗所制非朕得私八思吉思雖事

元資治通鑑卷之五十九

十一

朕日久今其有罪當論如法嘗御鹿頂殿謂拜住曰朕以幼冲嗣承大業錦衣玉食何求不得惟我祖宗櫛風沐雨戡定萬方曾有此樂邪卿元勲之裔當體朕至懷毋忝汝祖拜住頓首對曰創業惟艱守成不易陛下睿思及此億兆之福也又謂宰執曰中書選人署事旬日御史臺即改除之臺除者中書亦然今山林遺逸良多卿等不能盡心求訪惟以親戚故舊更相引用邪其明斷多類此然以果於刑戮姦黨畏誅遂構大變云初世祖以第四子那木罕爲北安王鎮北邊王卒顯宗其麻剌以長孫封晉王代之及

薨子也孫帖木兒襲爵是爲嗣晉王仍鎮北邊成宗武宗之立咸與翼戴之謀有盟書在王府內史倒刺沙得幸於王嘗偵伺朝廷事機以其子哈散事丞相拜住得入宿衛久之哈散知鐵失欲傾害拜住遂脫歸是年三月宣徽使探忒來王邸爲倒刺沙言主上將不利於晉王由此二人深相要結八月二日鐵失密遣幹羅思來言曰我與哈散也先帖木兒朱禿兒謀已定事成推立王爲皇帝又以告倒刺沙曰汝與馬速忽知之勿令旭邁傑得聞也於是王命囚幹羅思遣別列迷失等赴上都以密謀告變未至而英宗

元資治通鑑卷之五十九

十二

遇弑諸王按梯不花及也先帖木兒奉皇帝璽綬來迎九月癸巳遂即位於龍居河大赦天下是日以諸王月魯鐵木兒襲安西王以知樞密院事洪陽王也先帖木兒爲右丞相內史倒刺沙爲平章政事乃馬台爲右丞帖失知樞密院事馬思忽同知樞密院事李羅爲宣徽院使旭邁傑爲宣政院使以樞密副使阿散爲御史中丞戊戌以撒的迷失知樞密院事章臺同知樞密院事己亥敕百司凡授官遵世祖舊制惟樞密院御史臺宣政院宣徽院得自奏聞餘悉由中書諸王買奴言於帝曰不詰元凶

則陛下善名不著天下後世何從而知帝深然之於是冬十月誅也先帖木兒完者鎖南香滿等於行在所 以旭邁傑為中書右丞相陝西行省左丞相忝魯通政院使紐澤並為御史大夫速速為中丞命旭邁傑紐澤入京師將鐵失及其黨朱克赤斤帖木兒脫火赤章台悉誅之戮其子孫籍沒家產惟鎖南議遠流張珪曰鎖南從逆賊親斫丞相拜住臂乃欲活之邪尋亦伏誅餘黨俱免官 壬申以內史按答出為太師知樞密院事 癸未以旭邁傑兼阿速衛達魯花赤 十二月己未御史言曩者帖木迷兒專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九

十一

政誣殺楊朶兒只蕭拜住賀伯顏觀音保鎖咬兒哈的迷失黥竄李謙亨成珪罷免王毅高昉張志新天下咸知其冤請詔雪之詔存者召還錄用死者贈官有差 戊辰追尊皇考晉王為先聖仁孝皇帝廟號顯宗母晉王妃弘吉刺氏為宣懿淑聖皇后太廟神主皆用黃金為之庚午仁宗及莊懿皇后金主為盜所竊太常博士李好文言在禮神主當以木為之金王祭器宜貯之別室不從時叅知政事馬刺兼領大常禮儀使當遷左丞集賢大學士張珪曰太常奉宗祀不謹當待罪而又遷官何以謝在天之靈命遂格

流諸王月魯帖木兒于雲南按榜木花于海南曲出不花并奴兒干幸羅及兀魯思木花于海島並坐與帖失謀逆也 丙戌旭邁傑等言近日南坡之變諸王買奴迺赴潛邸願效死力且請誅戮元凶上契宸衷嘗蒙獎諭今臣等議宗戚中能自拔于黨逆者惟有買奴請加封賞以示激勸遂以太寧五千戶封買奴為太寧王知樞密院事 丁亥以倒刺沙為左丞相馬其沙紐澤鎖禿並加光祿大夫賜旭邁傑等金有差以討逆之功故也

泰定皇帝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九

十一

泰定元年春正月乙未以乃馬台為平章政事善僧為右丞 己酉召親王圖帖睦爾于瓊州阿本哥於大同 二月庚申監察御史傅巖起李嘉賓言遼王脫脫乘國有隙誅屠骨肉其惡已彰恐懷疑貳如令歸藩譬之縱虎出柙請廢之別立近族以襲其位不報 甲戌江浙行省左丞趙簡請開經筵及擇師傅令太子及諸王大臣子孫受學章上遂命平章政事張珪翰林學士承旨魯都兒迷失學士吳澄集賢直學士鄧文原王結等以帝範資治通鑑大學衍義貞觀政要等書進講復勅右丞相也先鐵木兒領之

三月丁亥朔罷徽政院立詹事院以太傅朵台宣徽使禿滿迭兒桓國公拾得驢太尉丑驢荅刺罕並為詹事參知政事王居仁為副詹事 丙午立八木罕氏為皇后子阿速吉人為皇太子 己酉封子八的麻亦兒間十嗣晉王 庚戌監察御史宋本李嘉賓傳巖起言太尉司徒司空三公之職濫假僧人及會福殊祥二院並辱名爵請罷之不報 癸酉以太子詹事禿滿迭兒為平章政事 夏四月庚辰以風烈地震戒飭百官并詔大都守官集議以聞張珪自大都至乃與樞密院御史臺翰林集賢院等集議來上元寶治通鑑 卷五十九 十四

曲品不花亦已流竄逆賊脅從者衆何可盡誅後之言事者其勿復舉臣等議古法弑逆凡在官者殺無赦聖朝立法強盜劫殺猶且首從俱罪况弑逆之罪哉宜誅按禿不花之徒以謝天下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蓋生殺予奪天子之權非臣所得盜聞也遼王脫脫位冠宗室居鎮遼東因國家有變不能討賊而乃報復讎忿殺親王妃主百餘人分其羊馬畜產殘忍骨肉盜竊主權今不之罪乃復厚賜放還仍守爵土臣恐國之紀綱從此不振設或效尤何法以治况今死者含冤感傷和氣宜奪其爵土實之他所以彰天威武備卿即烈前太尉不花以累朝待遇之隆俱致高列不思補報專務姦欺詐稱奉旨令鷹師強收鄭國寶妻古哈貪其畜產刑曹逮鞫服實竟原其罪輦轂之下肆行無忌遠在外郡何事不為夫匹婦御寬三年不雨以此論之即非細務宜仍付刑曹鞫正其罪賈胡中賣寶物世祖時不聞其事自成宗以來始有此弊分珠寸石價直數萬夫以經國有用之寶而易此不濟饑寒之物是皆時貴與中寶之人妄稱皇獻冒給回賜高其價直且至十倍彼此通同暗行分用陛下即位之初下令禁止天下欣幸臣等比聞中

書乃復奏給累朝未酬寶價四十餘萬錠較其元直利已數倍有事經年遠者三十餘萬錠復令給以市船番貨計今天下所徵包銀差發歲入止十一萬錠

其徵入之數番舶之貨宜以資國用紓民力

寶價請俟國用饒給之日議之太廟神主祖宗之所妥靈比者仁宗皇帝皇后神主盜利其金至今未獲臣等議庶民失盜應捕官兵尚有三角之法監臨主守倘失官物亦有不行知覺之罪今失神主斯乃非常之事而捕盜官兵不聞杖責宜罪太常請併其官屬免之國家經費皆出於民量入以爲出有司之事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九

十六

比者建西山寺損軍害民費以億萬計刺繡經幡馳驛江浙逼追郡縣雜役男女動經年歲近詔雖已罷之又聞教人乘間奏請復欲興脩流言宣播群情驚駭臣等議宜守前詔悉罷之人有冤抑必當詔雪前平章政事蕭拜住中丞楊朵兒只等枉遭鐵木迭兒誣陷籍其家以分賜人比奉明詔還給元業復以其家財仍賜舊人止酬以直即與再懼斷沒無異臣等議如前詔給還元業則人無冤憤矣德以出治刑以防姦若刑法不立奸宄滋長雖有智者不能禁止比者也先鐵木兒之徒遇朱太醫妻女過省門外強曳

以入海宿館所事聞有司以扈從上都爲解竟弗加鞫輦較之下肆惡無忌京民憤駭何以示則四万宜遵世祖成憲所係人命有司鞠之天下繫囚冤滯宜命臺省選官審錄結正邊鎮利病宜命行省行臺體究興除廣海鎮戍卒更病者宜給粥食藥力死者給棺責所司及同鄉者歸骨于其家歲貢方物有常制廣州東莞縣及惠州珠池始自大德元年姦民劉進程連言利分蠶戶七百餘家宜給之價三年一採僅獲小珠五兩六兩入水爲蟲蛇傷死者衆宜罷珠戶爲民夫善良之民死於非命國法當爲昭雪鐵失弒逆之變學士不花指揮不顏忽里院使禿古思皆以無罪死未褒贈鐵木迭兒專權之際御史徐元素以言事鎖項東平及買禿堅不花之屬皆未申理宜追贈死者優叙其子孫且命刑部及監察御史體勘其餘有冤抑者其實以聞政出多門古人所戒世祖設官分職俱有定制至元三十年以後內外增置官署員冗俸濫白丁驟陞出身入流壅塞日甚軍民俱蒙其害雖嘗奉旨取勘減除近侍各私其署寅緣保錄姑息中止至英宗時始銳然減罷崇祥壽福院之屬十有三署江淮財賦之屬六十餘署不幸遭懼大故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九

十七

未竟其餘比奉詔凡事悉遵世祖成憲若復循常取
勤必無實效宜勅中外軍民署置官吏有非世祖之
制及至元年三十年以後陞勅者悉減除罷之自古
聖君惟誠於治政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初未嘗徼福
於僧道也至元三十年醮祠佛事之目止百有二大
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積五百有餘今年一增其目
明年即指爲例已倍四之三矣比年佛事愈繁享國
不末致災愈速事無應驗斷可知矣宜罷功德使司
及累朝忌日醮祠佛事名目止令宣政院主領修舉
餘悉減罷古今帝王理財之要莫先於節用蓋侈用
元資治通鑑卷五十九

十八

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如鹽課增價之類皆足以
厲民矣比年遊惰之徒妄投宿衛部屬及宦者女經
太醫陰陽之術不可勝數一人收籍一門蠲復一歲
所請衣馬芻糧數十戶所徵入不足以給之耗國損
民爲甚宜如世祖時支請之數給之餘悉減汰闕端
赤牧養馬駝歲有常法分布郡縣各有常數而宿衛
近侍委之僕御役民放牧始至即奪其居百害蠶起
瘠損馬駝大德中始責州縣正官監視蓋暖棚團槽
樞以牧之至治初復散之民間其害如故臣等議宜
如大德團槽之制正官監視肥瘠拘鈐宿衛僕

御著爲令兵戎之興號爲凶器擅開邊釁非國之福
至治三年參卜郎盜始者劫殺使臣利其財物而已
至用大師期年不戢傷我士卒費國資糧宜令宣政
院督守將嚴邊防遣良使抵巢招諭邊吏勿生事則
遠人格矣天下官田歲入所以贍衛士給戍卒自至
元三十一年以後累朝以是田分賜諸王公主駙馬
及百官宦者寺觀之屬遂令中書酬直海漕虛耗國
儲臣議惟諸王公主駙馬寺觀如其所與所賜百官
及宦者之田悉拘還官著爲令國家經費皆取於民
世祖時准北內地惟輸丁稅鐵木迭兒爲相專務聚
元資治通鑑卷五十九

十九

歛遣使括勘兩淮河南田土重併科糧又以兩淮荆
襄沙磧作熟收徵徽名興利農民流徙臣等議宜如
舊制止徵丁稅其括勘重併之糧及沙磧不可田畝
之稅悉除之世祖之制凡有田者悉役之民典賣田
隨收入戶鐵木迭兒爲相納江南諸寺賄奏令僧人
買民田者毋役之以里正主首之屬逮令流毒細民
臣等議其僧道典賣民田及民間所施產業宜悉後
之著爲令僧道出家屏絕妻孥蓋欲超出物表是以
國家優視無所徭役且處之官寺宜清靜絕俗爲心
比年往往畜妻子臣等議僧道之畜妻子者宜罷遣

為民賞功勸善人主大柄世祖臨御三十五年左右
人臣雖甚愛幸未聞無功而給一賞者比年近侍之
人窺伺天顏喜悅之際或稱乏財無居或稱嫁女聚
婦或以技物呈獻殊無寸功小善要求賞賜奄有國
家金銀珠玉及斷没人畜產業臣等議非有功勲勞
效著明實蹟不宜加以賞賜乞著為令臣等所言弒
逆未討姦惡未除忠憤未雪冤枉未理政令不信賞
罰不公賦役不均財用不節民怨神怒皆足以感傷
和氣凡數千言詞甚切至帝皆不從 五月丁亥監
察御史董鵬南劉潛邊笥慕完沙班以災異上言平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九

二十

章乃蠻台宣徵院使帖木兒不花詹事禿滿蒼兒黨
附逆徒身虧臣節太常守廟不謹遼王檀殺宗親不
花即里矯制亂法皆蒙寬宥甚為失刑乞定其罪以
銷天變不允 已丑帝諭倒刺沙曰朕即位以來無
一人能執成法為朕言者知而不言則不忠且陷人
於罪繼自今凡有所知宜悉以聞使朕明知法度斷
不敢自縱非徒朕身天下一切政務能守法以行則
衆皆又安反是則天下懼其憂苦又曰凡事防之於
小則易救之於大則難爾其以朕言明告於衆俾知
所慎 壬辰御史臺臣禿忽魯紐澤以御史言災異

屢見宰相宜避位乞先罷臣等以授贖能帝曰御史
所言其失在朕卿等何必遽爾於是宰相旭邁傑倒
刺沙等俱乞罷帝曰卿若皆辭避國家朕孰與圖之
宜各相諭以勉乃職 大同渾源河真定滹沱河陝
西渭水黑水渠州江水皆溢並漂民廬舍 冬十月
丁巳監察御史王士元請早諭教太子帝嘉納之
庚申命左右丞相曰直禁中有事則赴中書 已亥
以木温台知樞密院事 夔路容米洞蠻田先什用
等九洞為寇命四州行省遣使諭降五洞餘發兵捕
之 兩浙及江東諸郡水旱壞田六萬四千三百餘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九

二十一

頃 泰定二年春正月 中書省臣言江南民貧僧富諸寺
觀田土非宋舊制并累朝所賜者請仍舊制與民均
役之 庚戌詔諭宰臣曰向者卓兒罕察苦魯及山
後皆地震內郡大小民饑朕自即位以來惟太祖開
創之艱世祖混一之盛期與人民共享安樂常懷祗
懼災沴之至莫測其由豈朕思慮有所不及而事或
僭差天故以此示儆卿等其與諸司集議便民之事
以聞 閏月壬子朔大赦天下 丁卯中書省臣言
國用不足請罷不急之費從之 已亥封阿至迷失

為和國公張珪為蔡國公仍知經筵事 以中書右丞善僧為平章政事參知政事潑皮為右丞 五月壬子車里陶刺孟及大阿阿蠻兵萬人寇陷朶刺等十四寨木邦路蠻八廟率焚夷萬人寇陷倒八漢寨督邊將嚴備之 六月巳卯朔皇子生 癸未潯州平南縣徭為寇達魯花赤都堅都監姚泰亨死之 丙申中書參知政事左塔不台言大臣兼領軍務前古所無鐵失以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以知樞密院事皆領衛兵如虎而翼故成逆謀今軍衛之職勿以大臣領之庶勲舊之家得以保全從之 息州民趙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九 三十一

丑厮郭菩薩妖言彌勒佛當有天下有司以聞命宗正府樞密院御史臺及河南行省官雜鞠之 中書省臣言往歲征徭廉訪司劾其濫殺今凡出師請廉訪司官一員蒞軍糾正從之 癸酉以許師敬及郎中賈驢兼經筵 壬申御史臺臣言廉訪司蒞軍非世祖舊制賈胡濳寶西僧修佛所費不貲與國無益並宜除罷從之 九月戊申朔分天下為十八道遣使宣撫按問官吏不法詢民疾苦審理冤滯凡可以興利除害從宜舉行有罪者四品以上停職申請五品以下就便處決其有政績尤異暨晦迹丘園才堪

輔治者具以名聞 壬申諸王幹耳朶罕遣使以追捕廣西徭寇上聞帝曰朕自即位以來屢詔天下憫恤黎元惟廣徭屢叛殺掠良民故命爾等討之今聞迎降者甚眾宜更以恩撫之若果不悛嚴兵追捕 中書省臣言山東陝西湖廣地接戎夷請選宗室往鎮從之

泰定三年春正月徵前翰林學士吳澄不至 以知樞密院事撒忒迷失為嶺北行省平章政事 三月丁未勅百官集議惡務中書省臣等請汰衛士節濫賞罷營膳防徭寇諸寺官署坑冶等事歸中書並從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九 三十一

之 丙寅以皇圖大訓授皇太子 初罷歸省係定帝思見之召還問曰卿來時民間何如理曰臣老少寤密不能遠短保寔真定河間等州里甚饑甚朝廷雖賑以金帛惠未及者十五六帝惻然賑糧三月至是復令免三路及濟南等郡縣民半租 初西臺御史李貴言嘗經平涼府靜會定西等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圖符絡繹道途馳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則假館民間因迫逐男女姦汚婦人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徃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較之諸王行省之使十後六七驛戶無所控訴臺

察莫得誰何且國家之製圖符本爲邊防警報之虞
僧人何事而輒佩之乞更正僧人絡繹法且今得以
糾察不報至是聞其擾民始禁之六月癸未播州
蠻黎平爰復叛合謝烏窮爲寇宜撫使楊燕里不花
招平爰出降烏窮不附命湖廣行省討之秋七月
乙卯詔翰林侍講學士阿魯威直學士燕赤譯世祖
聖訓以備經筵進講九月戊辰雲南威楚路禿刺
等寨寨長哀培等並來獻方物以昭哀地置木朶路
以伸吾地置孟隆路中書省臣言今國用不繼
陛下當法世祖之勤儉以爲永圖臣等在職苟有濫
元資治通鑑卷五十九
承恩賞者必當回奏帝嘉納之冬十月賜大天源
延聖寺田千頃中書省臣言養給軍民必資地利世
祖建宣文弘教寺賜永業當時已號虛費成宗復構
天壽萬寧寺較之世祖用增倍半若武宗之崇恩福
元仁宗之承華普慶租權所入益又甚焉英宗鑿山
開寺損民傷農而卒無益夫土地但宗所有子孫當
共惜之臣恐茲後藉爲口實妄興工役惟陛下察之
帝嘉納焉十一月癸卯中書省臣言西僧每假元
辰疏釋重囚有乖政典請罷之有旨自今當釋者勅
宗正府審覆戊午封諸王鐵木兒不花爲鎮南王

鎮揚州勅以來年元夕構燈山於內庭御史趙思
魯以水旱請罷其事從之時制沙當國與平章
烏伯都刺以私意欲因赦酬累朝賈胡所獻諸物之直
及擢用英廟至今爲憲臺奪官者左司都事宋本言
今天儆災異而畏獻物未酬直者憤怨此有司細故
形諸王言必貽笑天下憲司視有罪者官世祖成法
也今上即位累詔法世祖若擢用之是廢成憲而反
汗前詔也復有姦佞賊穢者將治之耶置而不問耶
衆聞本言相視嘆息罷去庚寅赦天下本遂稱疾不
出癸巳作鹿頂殿御史言比年營膳以衛軍供後
元資治通鑑卷五十九
廢武事不講請遵世祖舊制教習五衛親軍以備扈
從不報亳州河溢漂民舍八百餘家壞田二千三
百頃大寧路大水壞五千五百頃漂民舍八百餘家
元資治通鑑卷五十九終

元資治通鑑卷第六十

元紀八起泰定丁卯蓋至順壬申用六年

泰定皇帝

泰定四年春正月乙巳臺臣及御史趙思魯以大禮未舉言天子親祀郊廟以通精誠迎福釐生烝民阜萬物百王不易之禮也宜講求親祀故事對越以格純嘏帝曰朕遵世祖舊制其命大臣攝之三月辛丑以皇子九丹藏卜出鎮北邊潮州路判官錢珍挑推官梁楫妻劉氏不從誣楫下獄殺之事覺珍飲藥死詔戮尸傳首庚申遣使往江西求奇花異果元資治通鑑卷六十一

辛酉以太傅朶台為太師太保充忽魯為太傅也可札魯忽赤伯達沙為太保召翰林學士承旨蔡國公張珪集賢大學士蕭恂太子賓客王毅陝西行省左丞敬儼為集賢大學士並商議中書省事夏四月癸未鹽官州海溢侵地十九里命都水監張仲仁發工二萬餘人塞之不止乙未以武備寺卿阿昔兒答刺罕為御史大夫甲寅遣使市旄牛於西域戊午銀沙羅土官散怯遞殺謀粘王路官賽丘羅救雲南王遣人諭之通漕縣山崩碣門地震有聲如雷晝晦天全道山崩飛石斃人鳳翔興元成都陝

州江陵同日地震九月丙申朔日有食之甲子

御史言廣海古流放之地請以職官賦污者處之以示懲戒從之甲午八百媳婦請官守置蒙慶宜慰

司都元帥府及木安孟傑二府于其地以同知烏撒宜慰司事你出公土官招南通並為宜慰司都元帥

南通之子招三斤知木安府姪混盆知孟傑府巳酉以治書侍御史王士熙為中書叅知政事辛丑

勅塔失鐵木兒倒刺沙領內史府四幹耳朶事癸丑命趙世延及叅議韓讓提調國子監乙卯蔡國公張珪卒

元資治通鑑卷六十二

文宗聖明元孝皇帝

天曆元年春正月甲戌命繪蠶麥圖二月巳卯帝將畋柳林御史王獻等以歲饑諫帝曰其禁衛士毋擾民家命御史二人巡察之三月庚午雲南安隆寨土官岑世忠籍其民三萬二千戶來附置州一以世忠知州事巳丑以趙世延知經筵事趙簡領經筵事阿魯威同知經筵事曹元用吳秉道虞集段輔馬祖常李木魯翀等並兼經筵官戊子以嶺北行省平章政事塔失帖兒為中書平章政事秋七月辛酉朔寧夏地震庚午帝崩于上都壽三十六葬

起釐谷後文宗不爲立廟謚止稱爲恭定皇帝 史臣曰恭定之世災異數見君臣之間亦未見其引咎責躬之實然能知守祖宗之法天下無事號稱治平武宗臨崩以兄弟相及約繼世子孫迭居大位而仁宗惑于儉言不守宿諾傳位英宗乃使武宗二子明宗文宗出居于外及英宗遇弒而明宗在北文宗在南晉邸乘之入繼大統或謂晉邸非所宜立然不知晉王世祖孫也於次爲長雖守藩服嘗有盟書今而國統之弗繼則舍晉王之系將誰屬耶舊傳英宗之弒晉邸與聞乎故其歿不舉請謚升祔之典明其爲元資治通鑑 卷六十 三

斬乃執平章政事烏伯都刺御史臺臣帖木哥并左丞承孫參政王士熙參議脫脫只朶道等皆下獄乃與安西王入守內廷分處腹心於樞密推前湖廣左丞相別不花爲左丞相詹事塔失海牙爲平章速速爲左丞王不憐吉古爲樞密副使與右丞趙世延等分典庶務時有諸衛軍無統屬者及調選弁罷退軍官皆給之符牌以待調遣衆既受命皆注目而立未知所詣乃指使南向拜衆驚竦毛髮凜然始知其意在懷王也燕帖木兒直宿禁中達旦不寢一夕再徙人莫知其處者將一月又恐人心疑懼謀令塔失帖木兒矯爲南使云懷王旦夕且至復令乃馬古爲北使稱周王亦從諸王南來矣遂遣明里董阿迎懷王於江陵散敦守居庸關唐其勢守古北口以備上都明里董阿至河南以密謀告伯顏伯顏從之遂殺其僚屬曲烈等而勒兵以俟參知政事脫脫只朶獨曰今蒙古軍與宿衛之士在上都而令探馬赤軍守諸隘吾恐此事之不可成也伯顏不從是夜脫脫只朶下刃欲殺之伯顏覺遂拔劍殺脫脫只朶而奪其所部軍器馬匹甲辰懷王圖帖木兒發江陵遣使以伯顏爲河南左丞相 巳酉上都諸王滿秃阿馬刺台闊闕出

平章賈閻集賢學士元魯思不花太常禮儀院使哈
海赤等十八人同謀附燕帖木兒事覺悉誅之 癸
丑遣梁王王禪右丞相塔失帖木兒將兵分道討燕
帖木兒 乙卯諸王失刺平章政事乃馬台詹事欽
察戰于宜興敗績欽察死于陣失刺敗走 丁巳懷
王圖帖睦爾入京師以明里董阿闊關台速速並為
平章政事前御史中丞曹立為右丞江浙行省叅知
政事張友諒為叅知政事河南行省右丞相伯顏為
御史大夫中書右丞趙世延為御史中丞高昌王帖
木兒補化知樞密院事河南萬戶也速台兒同知
元資治通鑑 卷六十一 五

樞密院事 九月壬戌懷王宣諭中外曰昔在世祖
以及列聖臨御咸命中書省綱維百司總裁庶政凡
錢穀銓選刑罰興造罔不司之自今除樞密院御史
臺其餘諸司及左右近侍敢有隔越中書奏請政務
者以違制論監察御史其糾言之 戊辰懷王以大
司農明里董阿大都留守闊關台並為中書平章政
事已巳懷王立行樞密院于汴梁以同知樞密院事
也速台兒知行院事 懷王殺烏伯都刺鐵木哥流
朶朶王士熙伯顏察兒脫脫歡等于遠州並籍其家
初燕帖木兒率諸王百官言于懷王曰請早正大

位以安天下懷王固辭曰大兄在此以長以德當正
大位吾敢紊天序乎燕帖木兒曰人心向背之機間
不容髮一或失之噬臍無及王曰必不得已當明吾
志播告中外而後可也壬申遂即帝位于大都大明
殿改元天曆是為文宗詔天下曰謹俟大兄之至以
遂固讓之心大赦封燕帖木兒為太平王中書右丞
相錄軍國重事加前知樞密院事伯顏為太尉 初
王禪兵稍却時懷王圖帖睦爾復令燕帖木兒禦遼
東兵次薊州乙亥梁王兵復不利還至紅橋阻水而
陣相持者累日王禪再戰再北遂率餘衆遁還 梁
元資治通鑑 卷六十一 六

王王禪收集散亡復來戰于白浮之西至夜撤散脫
脫木兒前後夾攻敗走之追及昌平北斬首數千級
降者萬餘人懷王遣使賜燕帖木兒 諭旨曰丞相
每臨陣躬冒矢石脫有不虞柰何自今第以大將旗
鼓舞戰可也燕帖木兒對曰凡戰臣必以身先之敢
後者論以軍法若委之諸將萬一失利悔將何及
靖安王闊木花將陝西省兵東擊潼關破之遂克闕
鄉陝州帖木哥南過武關破鄧州直趨襄陽下郡縣
三十餘橫絕數千里河南大震上都兵入古北口將
士皆潰其知樞密院事竹温台以兵掠石槽燕帖木

兒先遣撤敦倍道趨石槽掩其不備擊之燕帖木兒
大兵繼至轉戰四十餘里至牛頭山擒駙馬孛羅帖
木兒平章蒙古塔失帖木兒將作院使撒兒討溫送
闕下殺之將校降者萬人餘兵奔竄夜遣撤敦出古
北口逐之 陝西行臺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引兵
從大度關渡河擒河中府官殺之河東聞也先帖木
兒軍至官府皆棄城走也先帖木兒悉以其黨代之
冬十月甲午脫脫木兒章吉興也先捏合擊敵兵
於良鄉南轉戰至瀘溝橋忽刺台被創據橋而宿乙
未燕帖木兒率軍循北山而西趨良鄉諸將時與忽
元資治通鑑 卷六十 七

刺台阿刺帖木兒等戰于瀘溝聲言燕帖木兒大軍
至敵兵皆遁 初燕帖木兒遣人召陝西行省平章
探馬赤行臺御史馬札兒台皆不至至是使者頌懷
王即位詔于甘肅至陝西行省行臺官焚毀其詔執
其使械送于上都既而使者持詔至浙江歸言省臣
亦皆不服懷王欲悉誅之中書左司郎中白當言於
燕帖木兒曰雲南四川且猶未定乃欲以使臣一言
殺行省大臣恐非盛德事燕帖木兒入言之事乃止
丙申中書省臣言于懷王曰上都諸王大臣不思
祖宗成憲惑於姦臣倒刺沙之言輒以兵犯京畿賴

陛下洪福王禪遂致潰亡生擒諸王孛羅帖木兒於
紫荊關殺之 懷王圖帖睦爾遣齊王月魯帖木兒
東路蒙古元帥不花帖木兒等圖上都時諸王大臣
出戰屢敗勢蹙倒刺沙等奉皇帝寶出降幼帝不知
所終梁王王禪遁走遼王脫脫遇害月魯帖木兒獲
皇帝寶及收諸王百司符印遣兵送倒刺沙等於京
師 以欽察台為中書平章政事侍御史瑛璐不花
為中丞 靖安王闊不花等兵至鞏縣黑石渡與河
南兵戰大敗之獲其輜重鉅萬遂克虎牢遂引軍至
汴會有使者來言上都已破河南省臣遣使來招諭
元資治通鑑 卷六十 八

闊不花等殺其使臣十餘輩既而帝遣使親諭之乃
遂巡引去 已酉以別不花為太保 湘寧王八刺
失里及趙王焉札罕諸王忽刺台承上都之命各起
所部兵南侵冀寧還次馬邑至是八刺失里被元帥
也速塔兒執之其所俘男女千人悉還其家 丁巳
毀顯宗室升順宗附右穆第二室成宗附右穆第三
室武宗附左昭第三室仁宗附左昭第四室英宗附
右穆第四室 戊午論廷臣曰凡今臣僚惟丞相燕
帖木兒大夫伯顏許燕三職署事餘者並從簡省百
司事當奏者共議以聞或私任已意者不許獨請

初大尉不花乘國家多事率衆剽掠居庸以北皆爲所擾至是盜入其家殺之興和路論盜以死罪刑部議以爲不花不道衆所聞知幸遇盜殺而本路隱其殘剽之罪獨以盜聞於法不當中書以聞帝嘉其議從之 以大保伯答沙爲太傅兼宗正札魯忽赤摠兵北邊 中書省臣言侍御史左吉非才不當任風憲御史臺臣伯顏等言左吉御史所薦若既用之又以人言而止臺綱不能振矣必如省臣所言臣等乞辭避帝曰汝等勿爲是言左吉果不可用省臣何不先言之其令左吉仍爲侍御史 監察御史撒里不

元資治通鑑

卷六十

九

花鎖南八于欽張士弘言朝廷政務賞罰爲先功罪既明天下斯定近年自鐵木迭兒竊位擅權假刑賞以遂其私綱紀始紊迨至泰定爵賞益濫比以兵興用人甚急然而賞罰不可不嚴夫功之高下過之輕重皆係天下之公論願命有司務合公議明示黜陟功罪既明賞罰攸當則朝廷清肅紀綱振舉而天下治矣帝嘉納之 甲戌遷泰定皇后弘吉刺氏于東安州 戊寅以御史中丞珙璐不花爲大禧使監察御史撒里不花等言珙璐不花素稟直氣欲振臺綱非斯人不可乃復以珙璐不花爲中丞兼大禧使

庚辰遣使迎皇兄周王和世琜于漠北 癸未梁王

王禪及倒刺沙馬某沙紐澤撒喇迷失也帖木兒皆

棄市時復欲盡戮朝臣之在上都者平章政事敦儼

抗論謂皆帝往歲從行之人殺之非罪衆賴以免

四川平章政事囊加台自稱鎮西王以其省左丞脫

脫爲平章前雲南廉訪使楊靜爲左丞殺平章寬徹

等稱兵燒絕棧道烏蒙路教授杜巖尚謂聖明繼統

方內大寧省臣當罷兵入覲庶免一方之患囊加台

以其妄言惑衆杖一百而禁錮之 十二月甲寅復

遣治書侍御史撒廼內侍不顏禿吉思奉迎大兄周

元資治通鑑 卷六十 十

王於漠北 以中書左丞珙璐不花爲大禧徹里鐵

木兒爲右丞參知政事躍里鐵木兒爲左丞參議省

事趙世安爲參知政事 陝西自泰定二年至是不

雨大饑浙西等處大水沒民田一萬八千餘頃河北

山東有年 天曆二年春正月己未朔立都督府以摠左右欽察

及薩爾衛 以高昌王鐵木兒補化爲中書左丞相

大司農王毅爲平章政事欽台知樞密院事 丙戌

周王和世琜即皇帝位于和寧之地是爲明宗進撒

迪等諭之曰朕弟襲嘗覽觀書史邇者得無廢乎聽

政之暇宜親賢士大夫講論史籍以知古今治亂得失卿等至京師當以朕意諭之諸王舊臣及兩宮之民聞明宗使者皆歡呼鼓舞爭先迎謁所至成聚

二月辛丑追尊明宗母亦乞烈氏生母唐兀氏並為皇后 辛亥帝謂廷臣曰撒迪還言大兒已即皇帝位凡二月二十一日以前除官者速與制敕後凡銓

選其請行在所仍諭廷臣曰寶璽既北上繼今國家政事其聞於行在所 夏四月癸巳燕鐵木兒見

明宗于行在所率百官上皇帝寶明宗嘉其功拜大

元資治通鑑 卷六十 十一

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其太平王荅刺罕中書右丞相並如故復諭之曰凡京師百官朕弟所用者並仍

舊其諭以朕意燕帖木兒因奏陛下君臨萬方國家大事所任者省臺院而已宜擇人居之乃用哈小兒

秃為平章政事前平章政事伯帖木兒知樞密院事常侍字羅為御史大夫皆武宗舊人也 甲午明宗

宴諸王大臣於行殿因諭臺臣字羅曰太祖有訓美色名馬人皆悅之然方寸一有係累即能壞名敗德

卿等居風紀之司亦嘗念及此乎世祖初立御史臺首命塔察兒并帖傑兒二人協同其政天下國家譬

如一人之身中書其右手也樞密其左手也左右手有疾治之以良醫省院闕失不以御史臺治之可乎

凡諸王百司違法越理一聽舉劾風紀重則貪墨懼猶斧斤重則入木深也朕有關失卿等亦當以聞不

汝責也 已未明宗諭燕鐵木兒等曰世祖皇帝立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及百司庶府共治天下大小

職掌已有定制世祖命廷臣集律令章程以為萬世法成宗以來列聖相承罔不恪遵成憲朕今居太祖

世祖所居之位凡省院臺百司庶政詢謀僉同標譯所奏以告于朕軍務機密樞密院當即以聞毋以風

元資治通鑑 卷六十一 十二

夜為間而稽留之其他事務果有所言必先中書院臺其下百司及替御之臣毋得隔越陳請宜宣慰諸

司咸俾聞知倘違朕意必罰無赦 乙巳監察御史言嶺北行省控制一方廣輪萬里實太祖開基之地

國家根本繫焉此方之寄豈可輕任平章塔刺昔素非勲舊奴事劄刺沙偪起宿衛而至平章年已七十

眊昏尤甚左丞馬謀本晉邸部民以女妻劄刺沙遂除左丞郎中羅里市井小人秃魯思乃晉邸衛卒不諳

政務並宜黜退明宗曰御史言甚當其並黜之又諭臺臣曰御史言嶺北省臣朕甚嘉之繼今所當言者

毋有所憚 丙辰河南守臣來言本路大饑人相食
饑者二萬七千四百餘人死者千九百五十八 丁
丑帝發京師北迎明宗皇帝次于大口 陝西行臺
御史孔思迪言人倫之中夫婦為重比見內外大臣
得罪就刑者其妻妾即斷付他人似與國朝旌表貞
節之旨不侔夫亡終制之令相反况以失節之婦配
有功之人又與前賢所謂聚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
節之意不同今後凡負國之臣籍沒奴婢財產不必
罪其妻子當典刑者則孥戮之不必斷付他人庶使
婦人均得守節請著為令 壬子海運糧至京師凡

元寶通鑑

卷六十一

十三

百四十萬九千一百三十石 秋七月丙申朔日有
食之 壬申監察御史把的千思言朝廷自去秋命
將出師戡定禍亂其供給軍需實資將士所費不可
勝計若以歲入經賦較之則其所出已過數倍况今
諸王朝會舊制一切供應俱尚未給而陝西等處饑
饉荐臻餓殍枕藉加以冬春之交雪雨愆期麥苗稿
死秋田未種民庶皇皇流移者衆臣伏思之此正國
家節用之時也如果有功必當賞賚者宜視其官之
崇卑而輕重之不惟省費亦可示勸其近侍諸臣奏
請恩賜宜悉停罷以紓民力明宗嘉納之仍敕中書

以其所言示百司 西臺御史文忠公張養浩卒初
禮部尚書恭讓中書省事養浩棄官居家七詔不起
朝廷以關中太旱起養浩為西臺賑恤之養浩聞命
登車即行道經華山禱于岳祠二雨三日到官復大
雨禾黍自生秦人大喜半米十三緡鈔稍昏即不用
請庫倒換累告不能得民大寤養浩檢庫中未毀昏
鈔得一千八十五萬悉以印識其背又刻十貫五萬
為券給貧民命米商視印記諸庫驗數易與新鈔又
率富商出粟及奏行納粟補官之令聞民有殺子以
啖母者為之大慟出私錢濟之且命出其肉徧示闔

元寶通鑑

卷六十二

十四

府官屬責其不能賑貸自到官未嘗家居止宿公署
夜禱于天畫出賑餼每一念至即拊膺慟哭至是得
疾卒關中之民如失父母至順間追贈平章政事瀆
國公 八月丙戌帝入見明宗于行在所 庚寅明
宗皇帝暴崩于行在殿年三十三葬起輦谷謚曰翼獻
景孝皇帝國語曰護都篤皇帝 胡穉中曰聞之故
老言燕帖木兒奉上靈綬明宗從官有不為之禮者
燕帖木兒怒且懼既而明宗暴崩燕帖木兒聞哭
聲即奔入帳中取寶璽扶文宗上馬南馳本史乃言
皇太子入哭盡哀燕帖木兒以皇后命奉皇帝寶綬

于太子其說不合豈當時忌諱有不敢明言之者歟

己亥皇帝復襲位于上都大安閣大赦 庚子建

龍翔集慶寺于建康命阿榮趙世安督工其臺臣監造

於是南臺御史言陛下龍潛建業居民困于供給幸

而獲觀今日莫不踴躍非常之恩今奪民時毀民居

以營佛寺臺臣表正百官委以監造豈其禮哉昔漢

高祖復豐沛兩縣光武免南陽稅三年今不務此而

隆重佛教何以慰斯民之望且佛教慈悲為本今尊

佛教而害生民無乃違其教乎書奏為免臺臣監役

元資治通鑑 卷之六十 十五 四百七

事進唐宋會要為經世大典 乙亥史惟良言今天

下郡邑被災者衆國家經費若此之繁罄藏空虛生

民凋瘵此正更新百廢之時宜遵世祖成憲汰濫冗

蠶食之人罷土木不急之役事有不便者成釐正之

如此則天災可弭積祥可致不然將恐因循苟且其

弊漸深治亂之由自此而分矣帝嘉納之 以翰林

學士承旨也兒告尼元帥梁國公都列捏並知行樞

密院事甲午中書省臣言舊制朝官以三十月為一

考外任則三年為滿比年朝官率不久於其職或數

月即改遷於典刑不類且治績無從考驗請如舊制

為宜勅除風憲官外其餘朝官三十月選調 帝受

佛戒於京時贊真吃刺思為帝師至上命朝臣一品

以下咸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為動惟國子祭

酒亭木魯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

師也于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

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為之慄然 初鎮南王脫不花

薨于孛羅不花幼命帖木兒不花襲其職孛羅不花

既長帖木兒請以王爵歸之乙未改封帖木兒不花

為宣讓王以褒之

元資治通鑑 卷六十一 十六 四百九

至順元年春正月丙辰趙世延趙世安領募修經世

大典事 丁卯雲南諸王禿堅等起兵攻中慶路陷

之殺庶訪司官執左丞忻都等 庚寅以脩經世大

典久無成功專命奎章閣阿憐木兒忽都魯都兒迷

失等譯國言所紀典章為漢語纂脩則趙世延虞集

等而燕帖木兒監脩如國史例 辛卯奎章閣學士

忽都魯都兒迷失及撒迪虞集辭職帝諭曰昔我祖

宗睿知聰明其於致理之道自然生知朕以統緒所

傳實在眇躬夙夜憂懼自惟蚤歲跋涉艱阻視我祖

宗既乏生知之明於國家治體豈能周知故立奎章

閣置學士負日以祖宗明訓古昔治亂得失陳說於

前使朕樂於聽聞卿等其推所學以稱朕意其勿復
辭 秀堅奪攻晉寧州自稱雲南王以伯忽為丞相
忽刺等為平章等官立城柵焚倉庫以拒命 乙巳
立明宗子懿璘質班為郕王 帝以燕帖木兒有大
功欲獨相以尊異之乃詔諭中書省曰昔世祖嘗以
宰相一人總領庶務故政治出於一今燕帖木兒為
右丞相伯顏知樞密院事依前太保錄軍國重事左
丞相其勿復置 三月歲午封皇子阿剌忒納剌
為燕王 夏四月壬午朔命西僧作佛事于仁智殿
自是日至十二月終罷 庚寅中書省臣言燕帖
木兒言

元資治通鑑

卷六十一

二七

四百二

密院以河南平章徹里帖木兒知院事陝西平章探
馬赤近侍教化為同知副使發朶朶思朶思麻及聿
昌等處軍一萬三千人討雲南徹里帖木兒同鎮西
王柳思班等由四川教化從豫王阿剌忒納失里由
八番分道進軍討之 知樞密院事闊徹脫帖木兒
通政使只兒塔郎翰林承旨教化的伯顏也不干等
皆以燕帖木兒權重欲誅之事發並棄市籍其家
中書省臣言近歲幣原空虛其費有五曰賞賜曰作
佛事曰創置衙門曰濫冒文請曰續增衛士鷹坊請
加汰減從之 閏月御史葛明誠言趙世延年論七
元資治通鑑 卷六十一 一八 四百五

元資治通鑑

卷六十一

一八

四百五

戰而逃，輒當以死，何視人命之易耶！其杖而流之。庚子中書省臣言：內外佛寺三百六十七所用金銀鈔幣不貲，今國用不充，宜從裁省。命省官及宣政院臣裁減。上都歲作佛事百六十五，所定為百四，所令有司永為歲例。羅羅斯土官撒加伯及阿陋土官阿刺里州土官德益兵八千，撤毀棧道，遣把事曹通潛結西番，欲據大渡河進寇。建昌四川行省調礮門安撫司軍七百人，成都等處屯兵千人，令萬戶周載統領直抵羅羅斯界，以控扼西番及諸蠻部。又遣萬戶谷定遠以軍五千同工部知州馬伯所部蠻兵會元資治通鑑 卷之六十一 二十九

合諸蠻萬伍千人，攻建昌。躍里帖木兒等引兵追戰于木托山下，敗之，斬首五百餘級。辛亥立燕王阿剌忒納答剌為太子，監察御史言：昔裕宗由燕邸而正儲位，世祖擇者舊老臣如王顥、姚燧、蕭對等為之師，保賓客今皇太子仁孝天性，誠宜慎選德望老成，學行純正者俾之輔導於左右，以弘養正之功，實宗社生民之福也。帝嘉納之。范梈字德機，清江人，天資穎異，雖癯然清寒，若不勝衣，而卓然自樹於流俗。外家居養親，固窮守節，耽詩工文，用力精詣，人罕知者。年三十六始客京師，即有聲諸公間。中丞董士選元資治通鑑 卷之六十一 三十

兒等十餘人誅之餘賊兵皆潰獨祿余猶據金沙江進兵討之 乙巳鎮西武靖王搆思班豫王阿刺忒納失里與躍里帖木兒等同進兵躍里帖木兒倍道兼進遂奪金沙江大兵與阿禾軍遇戰敗之阿禾竄走大兵直趨重慶遇賊兵于安寧州再戰又敗之擒阿禾誅於軍前大兵將抵重慶賊兵拒戰于伽橋古壁口躍里帖木兒左頰中流矢洞耳後拔矢復戰大捷遂復行省治諸軍皆會駐於城中分兵追捕殘賊於高明州 三月司徒香山言陶弘景胡笳曲有負戾飛天曆終是甲辰君之語 今陛下生年紀號受元資治通鑑 卷六十 二十二

擒伯忽阿禾斬之烏蒙東川諸夷皆款服遂復重慶路遣使獻捷言叛者或誅或降雖已畧定餘黨逃竄山谷不能必其不反側乞分兵鎮遏之餘皆遣還詔從之 六月乙巳朔監察御史韓元善言歷代國學皆盛獨本朝國學生僅四百人又復分辨蒙古色目漢人之額請蒙古色目漢人不限其額皆得入學又御史陳守中言凡仕者親老別無侍親奉養不限地方名次宜從優附近遷調庶一忠孝之道不報 丙申雲南出征軍悉還烏撒羅羅蠻復殺成軍黃海湖等撤加伯又殺掠良民爲亂命雲南行省及行樞密院凡境上諸關戍兵未可輕撤宜視緩急以制其變翰林學士文正公吳澄卒澄泰定間謝病歸臨川四方從學者恒數百人著書至將終不輟有易春秋禮記纂言及較定皇極經世書大戴記等書卒贈臨川郡公 辛丑懷德府洞蠻二十一洞田先什用等以方物來貢還所虜生口八百餘人給其家 癸卯知行樞密院事帖木兒以兵討叛蠻鎖力哈迷失戮其黨七百餘人 八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癸酉朔遣皇子吉刺答納居燕帖木兒家 乙亥御史臺劾四川參政馬鎔發糧餉雲南軍中道輒還預借

奉鈔以娶妾又詬罵平章汪壽昌罪雖蒙宥難任宰輔帝曰綱常之道尊卑之分情無所知其何以居上而臨下亟罷之先是祿余既竄伏尋出收召餘黨列行營六十所復作亂寇順元等路雲南省臣遣都事那海往招之遇害冬十月癸丑蒙古都元帥法烈潛師繫破賊若殺五百餘人禿堅之弟必刺都直家失舉家赴海死獲禿堅弟二人子三人誅之祿余遁去餘黨悉平十一月朔日有食之十二月壬子河北河南道廉訪使僧奴家言自古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今官於朝十年不省親者有之非無思親之心也由朝廷無給假省親之制而有擅離官次之禁古律諸職官父母在三百里外三年聽一給定省假二十日無父母者五年聽一給拜墓假十日以此推之父母在三百里以至萬里宜計道里遠近定立假期其應省親而不可省親者坐以罪若詐冒假期與詐奔喪者同科臺臣以聞命中書省禮部刑部及翰林集賢奎章閣議之

元寶治通鑑

卷六十一

三十一

九十九萬六千錠中統鈔四千錠 已酉祿余言於四川行省自祖父世為烏撒土官宣慰使佩虎符素無異心曩為伯忽誘脇比聞朝廷招諭而今限期已過乞再降詔赦即率四路土官出降仍乞改屬四川省隸末寧路冀得休息四川行省以聞詔諸臣議之乙丑安西王阿難答之子月魯帖木兒與畏兀僧王珍達小的刺棟的國師必刺忒納失律愛護持謀不軌事覺皆伏誅 夏五月壬辰太常博士王璜言諸路請加封神廟濫及淫祠按禮經以勞定國以死勤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其非祀典之神自後不許從之 六月乙丑監察御史陳思謙言內外官非文武全才出處繫天下安危能拯金革之難者不許奪情起復從之時思謙又言銓衡之弊入仕之門太多黜陟之法太簡州郡之任太淹朝省之除太速欲設三策以救四弊一曰至元三十年以後增設衙門冗濫不急者從實減并其外有選法者并入中書二曰宜參酌古制設辟舉之科令三品以下各舉所知得才則受賞失實則受罰三曰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蓋使外職識朝廷治體知民間利病今後歷縣尹有能聲善政者受郎官御史歷郡

元寶治通鑑

卷六十二

三十二

守有奇才異績者任憲使尚書其餘各驗資品通遷
 在內者不得三考連任京官在外者須歷兩任乃遷
 內職績非出類守不敗官者則循以年勞處以常調
 凡朝缺官員須十二月之上方許遷除帝可其奏中
 書議行之 秋七月己酉帝崩于上都廟號文宗國
 語稱曰札牙篤皇帝壽二十九葬起輦谷 時燕帖
 木兒請於皇后立燕帖古思皇后不從以文宗遺命
 傳位明宗之子時長子妥懽帖睦爾出居靜江懿璘
 質班以文宗眷愛之篤封鄜王留京師太師太平王
 右丞相燕帖木兒請立帝以繼大統於是遣使徵諸
 王會京師冬十月庚子即皇帝位于上都大明殿大
 赦天下時年甫七歲百司庶務咸啓皇后取進止
 十一月戊寅尊皇后爲皇太后 壬辰帝崩於二都
 在位二十五日年七歲廟號寧宗 初太祖取西北
 諸國阿 兒斯蘭率衆來降乃封爲郡王明宗居沙
 漠納其裔孫罕祿甫氏女曰邁來的生妥懽帖睦爾
 至順初明宗后遇害遂徙之高麗使居大清島中尋
 詔天下言明宗在日素謂非其子移於廣西之靜江
 寧宗崩燕帖木兒復請立燕帖古思太后曰吾子尚
 幼妥懽帖睦爾在廣西今年十三矣且明宗長子於

元資治通鑑

卷六

五

理當立乃遣右丞關里吉思往迎之

元資治通鑑卷六十終

六

元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一

元紀一 起元統癸酉盡至正丙戌凡十四年

順皇帝一

元統元年春三月燕帖木兒自秉權以來肆行無忌一宴或宰十三馬取泰定后為夫人前後尚宗室女四十人有交禮三日遽遣歸者後房充斥不能盡識一日宴趙世延宅男女列坐見坐偶一婦甚麗意欲與俱顧左右曰此為誰對曰太師家人也自後荒淫日甚體羸溺血而死初妥懽帖睦爾之自靜江來也百官具鹵簿迎於良鄉燕帖木兒既見並馬徐行

元資治通鑑卷六十一

具陳迎立之意妥懽帖睦爾幼且畏之一無所答燕帖木兒疑其意不可測故至京久不得立適太史亦言其立則天下亂用是議未能決遷延至數月國事皆決於燕帖木兒至是燕帖木兒死皇后乃與大臣定議立之且約後當傳位於燕帖木兒若武宗仁宗故事六月己巳遂即位於上都大赦天下時有阿魯輝帖木兒者明宗親臣也言於帝曰天下事重宜委宰相決之庶可責其成功若躬自聽斷必負惡名帝然之由是深居宮中每事決於宰相而已無專焉辛未以伯顏為太師中書右丞相撒敦為太傅左

丞相 秋七月立皇后伯牙吾氏后燕帖木兒之女也

初文宗在上都時將立帝為太子乃以順帝乳母之夫言明宗在日素謂帝非其子因黜之江南而召集賢使為書播告中外文宗與寧宗相繼崩大臣將立帝御史中丞馬祖常求學士虞集薦引其鄉人龔伯璩集固不從祖常不悅帝之將立也召諸老臣赴上都集亦與焉祖常使人告集曰御史有言矣以是風集使去集乃謝病歸臨川集既去侍臣有以舊詔言者帝不懌曰此我家事豈由彼書生耶尋追賜酒幣召還禁林會疾作竟不至乙卯詔秦王伯顏

元資治通鑑卷六十一

院設官屬三百六十有六員 乙亥為皇太后置徽政

元統二年春正月庚寅朔汴梁雨血著衣皆赤三月己丑朔詔科舉取士國子學積分儲學錢糧儒人免役悉依累朝舊制學校官選有學行之人充之益都真定盜起中書省臣請選官往督捕之仍募有能擒獲者倍其賞獲三人者與一官從之彭德路天雨毛如線而綠民謠曰天雨線民起怨中原地事必變夏四月戊午朔日有食之贈故中書平章政事王泰亨謚清憲舊制三品以上官立朝有大節

及有大功勳於王室者得賜功臣號及謚時浸冗濫失
實惟奉亨在中書時安南求佛書乞以九經賜之使
高麗不受禮遺為尚書貧不能自給故特賜謚 已
西太白晝見夜有流星大如酒杯其色赤約長五尺
餘光明燭地起自天津沒於離宮之南 冬十月辛
酉以待御史許有壬為參知政事 是時議三朝皇
后升祔未決伯顏以問太常博士逮魯會曰先朝既
以真哥里店無子不為立王今所當立者明宗母耶
文宗母耶對曰真哥里店在武宗朝已膺寶冊則文
明二母皆妾今以無子之故不得立主而以妾母為
元資治通鑑 卷六十一 三

正是為臣而廢其先君之母為子而祔尊其先父之
妾豈可復蹈慕容垂之失乎集賢學士陳鵬素疾魯
會乃曰唐太宗冊曹王明母為后亦一后也奚為不
可魯會曰堯母帝營庶妃堯未嘗以配魯不法堯舜
而法唐太宗耶衆服其議而伯顏亦是之遂以真哥
皇后配武宗擢魯會為御史

至元元年春二月乙卯帝將畋於柳林御史臺臣諫
曰陛下春秋鼎盛宜思文王付託之重致天下於隆
平今赤縣之民供給煩勞農務方興而馳騁冰雪之
地倘有衝糜之變柰宗廟社稷何遂止 庚子御史

臺臣言高麗首效臣節而近年屢遣人往取滕女至
使生女不舉女長不嫁乞禁止從之 時撒敦已死
伯顏獨秉政唐其勢忿曰天下本我家天下伯顏何
人而位吾上遂與其叔父句容郡王答隣答里潛蓄
異心謀立諸王晃火帖木兒帝數召答隣答里不至
鄰王撒秃發其謀六月庚辰晦唐其勢伏兵東郊率
勇士突入宮伯顏及完者帖木兒等掩捕獲唐其勢
及其弟塔刺海誅之其餘黨奔答里答里即應之殺
使者以襁旗帝遣阿弼往諭又殺之而率其黨和尚
等逆戰敗走晃火帖木兒所阿魯渾察執送上都戮
元資治通鑑 卷六十一 四

阿察亦並為御史大夫 初唐其勢事敗被擒板折
殿檻不肯出塔刺海走匿皇后座下后蔽之以衣左
右曳出斬之血濺后衣伯顏奏并執后后呼帝曰陛
下救我帝曰汝兄弟為逆豈能相救乃遷出宮壬午
伯顏弑之於開平民舍 壬寅專命伯顏為右丞相
罷左丞相不置 庚子御史臺臣言國初宦官不過
數十人今內府執事不下千餘乞依舊例裁減冗濫
以廣仁愛之心省糜費之患從之 初撒里帖木兒
為江浙平章會科舉驛宴試官供張甚盛心頗不平

及復入中書直議罷科舉及論學校莊田可給宿衛
士衣糧動當國以發其議又欲損太廟四祭爲一於
是御史呂惠誠等十九人列其罪狀劾之不報而思
誠出爲廣西僉事時罷科舉詔已書而未用璽參政
許有壬力爭之伯顏怒曰汝諷臺臣言徹里帖木兒
取有壬六師擢徹里帖木兒在中書御史不畏太師
而聽有壬豈有壬權重於太師耶伯顏意稍解有壬
乃白科舉若罷天下才人缺墜伯顏曰舉子多以賊
敗有壬曰科舉未行時臺中贓罰無筭豈盡出於舉
子伯顏曰舉子中可任用者惟參政爾有壬曰若張
元資治通鑑 卷六十一 五

夢臣馬伯庸輩皆可任大事如歐陽玄之文章亦豈
易及伯顏曰科舉雖罷士之欲求美衣食者自能向
學有壬曰爲士者初不事衣食伯顏曰科舉取人實
妨選法有壬曰今通事知印等天下凡三千三百餘
名今歲自四月至九月白身補官受宣者亦且七十
三人而科舉一歲僅三十餘人科舉於選法果相妨
乎否也伯顏心然其言而議已定不可中輟乃溫言
慰解之翊日宣詔特令有壬爲班首以折辱之有壬
懼福不敢辭治書侍御史薄化誦士曰參政可謂過
橋拆橋者矣有壬以爲大屈移疾不出 辛丑詔改

元其略曰惟世祖皇帝在位長久天人協和諸福咸
至祖述之意良切朕懷今特改元統三年爲至元元
年大赦天下監察御史李好文言年號襲舊於古未
聞襲其名而不蹈其實未見有益因言時弊不如至
元者十餘事不報 十二月丙辰制省諸王公主駙
馬飲饗之費 戊午日赤如楮 初唐其勢既誅帝
詔天下有曰皇太后後其所生一以至公爲心親摯
大寶昇子兄弟功德隆盛近古罕比命大臣議加典
禮乙丑尊以爲贊天開聖懿淑宣昭貞文慈佑儲善
衍慶福元太皇太后許有壬言皇上於太后母子也若加
元資治通鑑 卷六十一 六

太皇太后則爲孫矣且今制封贈祖父母降父母一
等蓋推恩之法近重而遠輕今尊皇太后爲太皇太
后是推而遠之乃反輕矣不從監察御史秦不華率
同列上章言嫡母不宜加徽稱太后聞之怒欲殺之
秦懼秦不華曰此事自我發之其受誅戮必不以累
諸公已而太后怒解曰風憲有臣如此豈不能守祖
宗之法乎賜金幣以旌其直不華字謙伯牙吾氏父
爲台州錄事因家於台家貧好讀書年十八廷試賜
進士及第累至是官 平章政事徹里帖木兒嘗指
斥武宗又以妻弟女爲己女冒請珠袍等物至是臺

臣復劾其罪而伯顏亦惡其忤已壬寅流於南安人皆快之尋卒

至元二年春正月丁酉追尊生母遵來的為貞裕徽聖皇后庚寅以知樞密院事帖木兒不華為中書平章政事撒迪為御史大夫辛卯禮部侍郎忽里台請復科舉取士之制不聽八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已亥詔每日右丞相伯顏太保定住平章政事字羅阿吉刺聚議於內廷平章政事塔失海牙右丞鞏上班叅知政事納麟許有壬等聚議於中書是歲黃州蝗江浙自春八月不雨民大饑時江州諸縣

元資治通鑑卷六十一

七

民饑甚總管王木用貸富室粟賑之而免其雜役以為息期歲豐還其本民無病焉

至元三年春正月癸卯廣州增城縣民朱光卿及其黨石崑山鍾大明率眾從之僞稱大金國改元赤符命指揮狗札里及江西左丞沙的討之時惠州民聶秀卿等亦舉兵與光卿相結為亂戊午帝畋於柵林凡三十五日監察御史丑的宋紹明進諫帝嘉納之賜以金幣丑的等固辭帝曰昔魏徵進諫唐太宗未嘗不賞汝其受之二月壬申朔日有食之陳州人捧胡名閏兒以燒香惑眾反於信陽州破歸德

鹿邑焚陳州屯營於杏岡命河南左丞慶童帥兵討

之獲其旗幟宜劾金印獻之時大臣有忌漢官者取賊旗宜劾班地上問曰此欲何為意漢官諱言反將中以罪許有壬曰此曹友狀甚明尚何言大臣語塞既而帝以光卿秀卿捧胡皆漢人詔漢人官省臺院及翰林集賢者講求誅捕之法以聞未幾四川合州人韓法師亦擁眾自稱南朝趙王尋討平之時服飾上下無別帝初禁民間服麒麟鸞鳳白兔靈芝雙角五爪龍八龍九龍萬壽字楮黃等服甲申復詔定其制辛卯弛江浙諸處山澤之禁時江浙等處饑

元資治通鑑卷六十一

八

民至四十萬戶詔發鈔四十萬錠賑之開所在山場河北之禁聽民樵採三月戊午立皇后弘吉刺氏后名伯顏忽都武宗宣慈惠聖皇后之姪毓德王孛羅帖木兒之女也五月辛丑民間訛言朝廷拘刷童男童女一時嫁娶殆盡丁卯彗星見於東北大如天船星色白約長尺餘彗指西南至八月庚午凡六十四日自昴至房歷十五宿而滅河南武陟縣禾將熟有蝗自東來縣尹張寬仰天祝曰寧殺縣尹毋傷百姓俄有黑鷹羣飛啄食之初金華處士文懿公許謙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曰士之為學若五味

之在和醴鹽既加則酸鹹頓變子來見我三日矣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於子耶謙聞之惕然居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妙履祥既沒謙益肆充闡多所自得自謂吾非有大過人者惟爲學之功無間斷爾平生制行甚嚴而所以應世者不膠於古不流於俗憲府臺司舉辟皆不就屏跡入華山四方之士不遠百里而至其教人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以爲己爲立身之要以分辨義利爲處事之制至誠諄悉內外殫盡獨不教人以科舉之文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不出里閭垂四十年中外名臣列其行義章凡數十上郡以遺逸應詔有司請主文衡皆莫能致世稱爲白雲先生是月卒先是何基王柏金履祥沒其學猶未大顯至謙而其道益著同時休寧陳櫟婺源胡一桂皆以講明道學見重於時云十一月以馬札兒合爲太保分樞密院鎮北邊馬札兒台伯顏弟時議進爵爲王辭曰兄封秦王弟不宜並受王爵故有是命

至元四年春正月丙申以地震赦天下詔內外廉能官父母年七十無侍丁者附近銓注以便侍養 六月庚午廣東廉訪司僉事恩莫綽言處決重囚宜命

元資治通鑑 卷六十一 九

五府官斟酌地里遠近預選官分行各道比到秋分時畢事從之 是月漳州南勝縣民李忠甫聚衆圍州城守將撈思監與戰失利詔江浙平章別不花發四省兵討之不克既而州人陳君用襲殺之龍巖尉黃佐才與賊戰妻子四十餘口皆被害事聞就除佐才龍巖縣尹 八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先是世祖既定緬地以其處雲南極邊就立其酋長爲帥令三年二入貢至是來貢十二月戊戌立邦牙等處宣慰使都元帥府并總管府

至元五年春正月癸亥禁濫與僧人名爵 庚戌汀州長汀縣平地水深三丈沒民居八百餘區人溺死者八千餘 甲午命伯顏爲大丞相加元德上輔功臣之號 己亥癸惑犯壘壁障 戊辰開封杞縣人范孟謀不軌詐爲詔使至河南行省殺平章政事月魯帖木兒廉訪使完者不花等召官屬及去位者署而用之執大都路儒學提舉歸賜俾北守黃河口賜力拒不從賊怒繫之獄既而官軍捕孟誅之凡汚賊者皆得罪賜獨免賜同里有吳炳者嘗以翰林待制徵不起賊召司卯酉曆炳懼不敢辭時人爲之語曰歸賜出角吳炳無光賜之名用是大著尋由國子博

元資治通鑑 卷六十二 十一

原缺第十一葉

夜威順王寬徹普不俟命卽遣之帝不勝其忿決意逐之一日泣語脫脫脫亦泣下歸復與直方謀直方曰此大事議論之際左右爲誰曰阿魯及脫脫木兒直方曰子之伯父挾震主之威此輩苟利富貴其語一泄則主危身戮矣脫脫乃延二人於家置酒張樂晝夜不令出遂與世傑班等謀欲俟伯顏入朝擒之戒衛士嚴宮門出入墻切皆爲置兵伯顏見之大驚召脫脫責之對曰天子所居防禦不得不爾然遂疑脫脫亦增兵自衛至是伯顏以所領兵衛請帝出畋脫脫勸帝稱疾不往伯顏固請乃命太子燕帖古

元資治通鑑卷六十一

十一

以伯顏罪重罰輕復降詔安置南恩州陽春縣行次江西隆興驛病死以太保馬札兒台爲太師右丞相太尉塔海牙爲太傅知樞密院事塔馬赤爲太保御史大夫脫脫爲知樞密院事汪家奴爲平章政事嶺北行省平章政事先帖木兒爲御史大夫壬寅詔脫脫之外諸王侯不得懸帶弓箭及環刀輒入內府三月甲寅以漳州義士陳君用襲殺反賊李志甫授君用同知漳州路總管府事丁丑以治書侍御史達識帖睦兒爲奎章閣大學士翰林直學士揭傒斯爲供奉學士六月丙申詔曰昔武宗升遐

元資治通鑑卷六十一

十三

極之恩忍忘不共戴天之義其命太常徹去圖帖睦爾在廟之主不答朱里削太皇太后之號徙東安州安置燕帖古思放諸高麗當時賊臣月魯木花等已死其以明聖董阿明正典刑時監察御史崔敬言文宗既徹廟主媻母亦削鴻名盡孝正名斯亦足矣惟念皇弟燕帖古思年幼播遷天理人情有所不忍方先皇上賓皇弟尚在襁褓未有知識義當矜憫常人有百金之產尚置義田以收養宗族陛下富有四海乃以同氣之人置之度外貽笑他邦取辱中國倘生他變關係匪輕臣願殺身以贖皇弟之罪伏願陛下元資治通鑑卷六十一

卷六十一

十四

迎歸太后母子以盡骨肉之義書奏不報未幾太后崩於東安州燕帖古思遇害於中道戊寅命翰林承旨腆哈奎章閣學士巉巉等刪修大元通制爲至元條格壬寅馬札兒台辭右丞相仍爲太師以脫脫爲右丞相宗正札魯忽赤鐵木兒不花爲左丞相初處士吳萊不仕居深慶山中窮經史以著述爲務善論文嘗云作文如用兵有正有奇正者法度如部伍分明是也奇者不爲法度所縛千變萬化坐作擊刺一時俱起及其欲止部伍各還其隊元不會亂聞者服之黃潛柳貫咸稱重之某年四十四而卒門

人私謚之曰淵穎先生時科舉既輟翰林學士承旨巉巉從容言曰古昔取人材以濟世用必由科舉何可廢也帝采其論十二月詔復行之初文宗設太禧宗禋等院及奎章閣藝文監增置官屬有差至是大臣議悉革罷巉巉曰民有千金之產尚設家塾以延館客堂堂天子一學房乃不能容邪帝然之戊子改奎章閣爲宣文閣藝文監爲崇文監餘悉罷之至正元年春正月己酉朔命太師馬札兒台脫脫札魯忽赤帖木兒不花並錄軍國軍事脫脫幼岐嶷異常及就學請於其師吳直方曰使脫脫終日讀書不元資治通鑑卷六十一

卷六十一

十五

若日記嘉言善行服之終身也初憂其伯父伯顏之敗而竟黜之至是悉更伯顏所行復科舉取立復行太廟四時祭雪郊王之寃召還宣讓威順二王開馬禁減鹽額蠲負逋開經筵中外翕然稱賢相奎章閣學士巉巉侍經筵勸帝務學帝欲觀古名畫巉巉取郭忠恕比干圖以進因言紂不聽諫遂亡其國帝一日問宋徽宗盡稱善巉巉進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何一事對曰獨不能爲君耳其身辱國破皆由不能爲君也能爲君則他非所尚也夏四月車駕如上都時御史崔敬上疏言天子巡幸上都宜

御內殿其略曰世祖以上都為清暑之地車駕行幸歲以為常閣有大安殿有鴻禧睿思所以保養聖躬適起居之宜存敬畏之心也失刺翰耳聾思乃先皇所以備燕遊非常時臨御之所今國家多故天道變更願大駕還大內居深宮嚴宿衛與宰臣謀治道萬機之暇則命經筵進講究古今盛衰之由緝熙聖學乃宗社之福也時帝數以歷代珍寶分賜近侍敬又上疏曰臣聞世皇時大臣有功所賜不過繁革重惜天物為後世慮至遠也今山東大饑燕趙亢旱海潮為災天文示警地道失寧京畿蝗飛蔽天正當聖主

元資治通鑑

卷六十一

六

恤民之日近侍之臣不知慮此奏稟承請殆無虛日甚至以府庫百年所積之寶物遍賜僕御閹寺之流乳稚童孩之子帑藏或空萬一國有大事人有大功又將何以為賜乎乞追回所賜以示恩不可濫庶允公論 壬寅許有壬進講仁明殿帝悅賜酒宣文閣中仍賜貂裘金織文幣 戊午日有食之 十二月壬戌雲南車里寒賽刀等反詔雲南平章政事脫脫討平之時山東燕南寇盜亦縱橫至三百餘處至正二年春正月脫脫用言者於都城外開河置閘引金口渾河之水東流達通州以通舟楫廷臣多言

不可而脫脫排羣議不納左丞許有壬言渾河之水湍悍易決而足以為害污淺易塞而不可行舟况西山水勢高峻金時在城北流入郊野縱有衝決為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若霖潦漲溢加以水性湍急宗社所在豈容僥倖設使成功一時亦不能保其末無衝決之患帝不聽丙戌河成深五丈廣一十五丈役夫一十萬果水急泥壅不可行費用不貲而卒以無功 八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九月己巳遣湖廣平章鞏卜班領河南江浙湖廣諸軍討道州賊平之復平溪峒堡寨二百餘處 辛未車駕至上都

元資治通鑑

卷六十一

十七

冬十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至正三年春二月遼陽為捕海東青煩擾丁未吾者野人及水達達皆叛 三月壬申監察御史成遵言可用終場下第舉人充學正山長從之 戊寅詔作新風憲在內之官有不法者監察御史劾之在外之官有不法者行臺御史劾之行臺御史仍以歲八月終出巡四月中還司 初世祖立國史院首命王鶚修遼金二史宋亡又命史官通修三史延祐天曆之間屢詔修之以義例未定竟不能成至是月命脫脫為都總裁鐵木兒塔識張起巖歐陽玄呂思誠揭傒

斯爲總裁官修之或欲如晉書例以宋爲世紀而遼金爲載紀或又謂遼立國先於宋五十年宋南渡後嘗稱臣於金以爲不可待制王理者祖脩端之說著三史正統論欲以遼金爲北史太祖至靖康爲宋史建炎以後爲南宋史一時士論非不知宋爲正統然終以元承金承遼之故疑之各持論不決詔遼金宋各爲史間歲書成上之發凡舉例論贊表奏多玄屬筆焉 夏四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九月甲子湖廣平章鞏下班擒道州賊唐大三蔣壬五至京誅之其黨蔣丙自號順天王攻陷連桂二州 冬十月戊元資治通鑑 卷六十一 十六

以示臺臣曰此朕授經郎揭曼碩所進其見敬禮如此在帝卽位之初拜翰林直學士及開經筵陞侍講學士是年春致仕南還進至潮南復留京撰明宗神御殿碑文賞賚甚厚復求去不許命脫脫及執政諭留之侯斯曰使一得之獻見用而天下蒙其利雖死此何恨不然何益之有脫脫問政治何先曰儲材爲先養之於譽壘未隆之時用之於周密世務之後可也一日議事請兼行新舊錢以救欽法之弊時不能從詔修宋遼金三史留史館朝夕不敢休因得寒疾十一月卒賜詔萬緡給驛舟護喪江南追封豫章郡公 初處士杜本在武宗時嘗被召至京師卽歸隱武夷山中文宗聞其名徵之不起至是年脫脫薦之與脫因伯顏張瑄同徵召本爲翰林侍制兼國史院編修官使者趣至杭州稱疾固辭 至正四年春三月辛巳詔定守令黜陟之法六事備者升一等四事備者減一資三事備者平遷六事俱不備者降一等六事者戶口增田野闢詞訟簡盜賊息賊後均及常平得法也 河又決汴梁 是月命脫脫兼領宣政院事時諸山主僧請復僧司且曰爲郡縣所苦如坐地獄脫脫曰若復僧司何異地獄中

復置地獄耶 五月甲辰脫脫固辭相位章凡十七
上帝始問誰可代者以阿魯圖對遂召用之以爲右
丞相封脫脫爲鄭王食邑安豐阿魯圖既爲相議除
一人爲刑部尚書或難之曰此人柔軟非刑部所可
用阿魯圖曰選僧子耶若選僧子須用強壯人尚書
詳讞刑獄不枉人壞法即是何用強壯爲其爲治知
體大都類此 鹽徒郭火你赤作亂上太行由陵川
入壺關至廣平殺兵馬指揮復還益都 九月丁亥
朔日有食之 癸丑命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塔識
右丞達識帖睦爾知經筵事 十一月丁亥朔令民
元資治通鑑 卷六十一 二十

事 初翰林學士承旨巖巖知經筵日嘗謂人曰天
下事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
言則經筵言之備位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於天子
之前志願足矣故於時政得失有當匡救者未嘗緘
默巖巖字子山康里氏幼肄業國學博通羣書其正
心修身之要得之許衡及父兄家傳長襲宿衛風神
凝遠制行峻潔望之知爲貴介公子其遇事英發掀
髯論辯法家拂士弗能過之每遇天變民災必勸帝
側身修行庶天意可回久之出爲江浙平章政事帝
欲置之中書召還至京得疾卒家貧幾無以爲歛帝
元資治通鑑 卷六十一 二十一

舉行時諸道奉使者皆與臺諫交相掩蔽惟巡京畿道西臺中丞永定集賢侍講學士蘇天爵糾舉無所避凡與革七百八十三事糾劾九百四十三人都人稱天爵為包拯天爵亦竟以忤宰相罷去 辛未宋遼金三史成右丞相阿魯圖進之帝曰史既成書前人善者朕當取以為法惡者取以為戒然豈止激勸為君者為臣者亦當知之卿等其體朕心以前代善惡為勉

至正六年春二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三月辛未盜

扼李開務之閘河劫商旅船兩淮運使宋文瓚言世

元史治通鑑

卷六十一

三十一

祖開會通河干有餘里歲運米至京者五百萬石今騎賊不過四十餘人劫船三百艘而無能捕恐運道阻塞乞選能臣率壯勇千騎捕之 六月巳酉汀州連城縣民羅天麟及陳積萬陷長汀命江浙行省右丞忽都不花等合兵進討未幾其徒羅德用殺天麟積萬來降 時有善音樂得幸者帝命為崇文監丞叅政朶耳直班頗有日進帝怒曰選法盡由中書耶朶耳直班頗有日進幸臣居清選恐後世以此議陛下今選他人臣實有罪他省臣無與焉帝悅秋七月丙申以朶耳直班為右丞朶兒麻為參知政事

時湖廣徭寇亂而靖州徭賊吳天保尤熾寇陷黔

陽武岡淑浦諸郡縣湖廣右丞沙班率師討之尋敗

沒天保遂有衆六萬餘未幾廣西峒徭亦乘隙寇河

央尚書李綱請躬祀郊廟近正人遠邪佞以崇陽抑

陰不聽 先是別兒怯不花嘗與阿魯圖謀擠脫脫

阿魯圖曰吾輩亦當有退休之日人將謂我何別兒

怯不花屢以為言終不從乃諷御史劾奏阿魯圖不

宜居相位阿魯圖聞之即辭避出城所親為之不平

請見上自陳阿魯圖曰我博爾木世喬豈以丞相為

難得耶但上命我不敢辭令御史劾我我即宜去御

史實乃世祖所建我與御史抗即與世祖抗矣汝等

勿復言阿魯圖博爾木四世孫也

卷六十一

三十一

元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二

竹添藏

元紀十起至正丁亥盡至正癸巳凡七年

順皇帝二



至正七年春正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壬子以左丞相別兒怯不花為右丞相尋罷以蓋苗為叅知政事時大臣以南京馳道狹隘奏毀民田廬廣之已遣使督治蓋苗言馳道創自至元初何今日獨以為狹力辯其不可乃止又欲出宿衛士為郡長官俾以養貧苗曰郡長所以牧民豈養貧之地果不能自存賜之錢可也若任郡守必擇而後可議遂寢又欲與角觝

元資治通鑑卷六十二

者錢萬貫苗曰諸處告饑不蒙賑恤力戲何功獲此重賞乎於是丞相謂寮佐曰所以引蓋君至此欲其相助也乃每事沮抗如此後有公務毋白叅政苗聞即欲引去適有旨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丞相怒不解比至復除其肅行省左丞 夏四月庚辰復以別兒怯不花為丞相以平章政事鐵木兒塔識為左丞相翰林學士承旨定住為右丞帝嘗問帖木兒塔識為治何先對曰法祖宗又問王文統奇才曰恨不得如斯人者用之對曰世祖有堯舜之資文統不告以王道而乃尚伯術要近利世祖之罪人也使今有文

統正當遠之又何足取乎 六月別兒怯不花以宿憾譖太師馬札兒台詔徙西寧州其子脫脫力請與俱行時相欲傾之因有告變者復移于西域撒思之地御史大夫亦憐真班曰脫脫父子無大過柰何迫之於險遂詔還其肅 秋七月甲寅召隱士完者圖執禮哈琅為翰林待制張樞董立為修撰李孝光著作郎樞不至中書左丞太平舉之故也或疑其太優左丞相鐵木兒塔識曰隱士無求於朝廷朝廷有求於隱士區區名爵何足吝惜識者誦之李光孝溫州樂清人少博學篤志為文一取法古人不拘於世

元資治通鑑卷六十二

尚措辭必先秦兩漢語 初朱公遷以遺逸徵至京師授翰林直學士每勸帝親賢臣遠邪佞抑豪強省冗費修德恤民庶天意可回民志可定不然恐國家之廢近在旦夕帝嘉納之當國者惡其切直不能容公遷亦知世之不可有為力辭不許章七上乃出為金華郡學正公遷於子史百家之書禮樂律曆制度名物之數無不通貫而悉究之用力於聖賢之道以正心誠意為學真知實踐為功天性仁孝勤於著述剖析經傳極其精緻而又善於訓迪其言溫煦諄諄不倦故所至無賢不肖皆樂從隨其才質之昏明大

小咸有所得從者嘗數百人翰林侍講學士黃震
許可一見公遷特加敬愛焉公遷字克升鄱陽人其
父聞同郡吳中行得聞朱子門人黃榦之學於廣信
往就學焉於是大肆力於道德文章卓然名世公遷
之學得之家庭所著有朱子詩傳疏義二十卷四書
約說四篇四書通旨六卷行於世十一月甲辰沿
江盜起兩淮運使宋文瓚言江陰通泰江海之門戶
而鎮江真州次之國初設萬戶府以鎮其地今戍將
非人致賊艦往來無常集慶花山劫賊僅三十六人
官軍萬數不能進討反爲所敗後竟假手鹽徒雖能
元資治通鑑 卷六十一

卷六十一

三十一

矣卒從賜言 丙子以連年水旱民多失業選臺閣
名臣二十六人出爲守令許民間利害實封呈省時
魏中立薦韓鏞爲饒州路總管饒俗尚兒鏞至凡境
內淫祠悉毀之人初大駭已而嘆服選民俊秀入學
求尊宿有學行者爲五經師朔望幅巾深衣以謁先
聖每月考課以示勸勉由是人人自力於學以韓
嘉訥爲平章政事 初伯顏權重嫉亦憐真班論事
不阿出爲南臺御史既而殺其子答是麻而謫之於
海南伯顏死乃召還拜御史大夫盡選中外廉能官
置諸風憲一時號稱得人馬札兒台暨子脫脫在外
元資治通鑑 卷六十二

卷六十二

四

時相欲傾之亦憐真班論奏救解不巳故出爲江浙
平章政事

至正八年春正月戊戌朔以也先帖木兒知樞密院
事 詔翰林國史院纂修后妃功臣列傳以學士承
旨張起岩學士楊宗瑞侍講學士黃潛爲總裁官左
丞相太平左丞呂思誠共領其事 是月命湖廣
行省右丞禿赤湖南宣慰都元帥完者帖木兒討莫
磐洞諸蠻斬首數百級其餘二十餘洞縛其酋楊鹿
五赴京師 二月立行都水監於鄆城以賈魯爲太
監魯循河道察地形備得要害爲圖上二策其一議

修築北隄以制橫潰則用工省其土議疏塞金舉挽
河東行使復故道其工數倍會魯遷中書右司郎中
議未及竟明年又立山東河南等處行都水監
章閣侍書學士致仕虞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
孫也集性孝友學博洽而究極本源研精殫微心解
神契其經綸之妙一寓諸文頗有案慶曆乾淳風烈
父沒黃岡尉倚居臨川崇仁與吳澄交善文清而淳
其教授諸生得李木魯柳歐陽玄法以翰林編修致
仕集毋楊氏亦通經學故集與弟榮之學皆得於家
庭又以契家子從吳澄遊江西左丞董去選延集家

元書卷之六十二

卷之六十二

五

四四一

塾大德初薦為京學教授歷事成宗武宗以至文宗
皆處國學翰林集賢奎章內不任臺省外不任州郡
常欲求一郡自效而止惟恐其去弗許也其議學校
曰今天下學官猥以資格授強加之諸生之進而欲
聖師道之立可乎為今之計莫若使守令求明經精
修者身師尊之庶可以觀感而化矣其考進士試則
語同刻曰五經傳註彙纂主意將以道德風俗
非欲使學者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
試藝之文推其高者取之不必先行主意若主意先
定則求賢之心狹而差自此始矣其修經世大典則

原缺第六葉

被執國珍適其主招降之狀朝廷從之授國珍兄弟
以官國珍不肯赴勢益猖獗時監察御史張禎言明
里董阿也里牙月魯不花皆陛下深仇伯顏賊殺親
王一十二口法當族誅而其子孫兄弟尚皆仕於朝
今災異迭見盜賊蜂起海寇敢於要君閭即敢於玩
寇若不振舉恐有唐末藩鎮噬臍之禍不聽御史李
泌亦言世祖誓不與高麗共事而陛下乃以高麗
氏位皇后今河決地震盜賊滋蔓皆陰盛陽微之象
乞降為妃亦不聽以太不花忽都不花金為平章
政事丞相太平薦太不花可用故有是命明年太平

元書卷之六十二

卷之六十二

七

四四一

罷相太不花黨於脫脫謀害太平人以其薄之
杭州人楊載字仲弘以大臣薦為翰林編修遷寧國府
推官至是卒載之文章一以氣為主自成一家言而
於詩尤有法嘗語學者曰詩當取裁於楚漢而音節
以唐人為宗范楊虞揭俱為一代文章巨擘而載之
詩變宋末陋習尤居范楊虞揭之先者也
至正九年春正月乙巳廣西徭賊陷道州萬戶鄭均
擊走之襄陽民張氏婦生男甫及周歲暴長四尺
許容貌異常顴腹擁腫見人嬉笑如世俗所畫布袋
和尚云 初馬札兒台卒太平請令脫脫歸葬左右

以爲難太平爲之固請脫脫得還及拜太傅然不知太平之有德於已也因汝中栢讒間成隙遽欲中傷之是時叅政孔思立等皆太平所拔用悉誣以罪乙卯朶兒只依前爲國王左丞相太平爲翰林承旨太平既罷又誣劾之脫脫之母聞之謂曰太平何害於汝而欲去之若違吾言非孝也太平故吏田復勸之自裁太平曰吾無罪當聽於天若自殺則誠有歎焉遂還奉元 秋八月壬辰命皇子愛猷識理達臘習漢人文字以李好文爲諭德歸賜爲贊善張冲爲文學冬十月丁酉又命太子自是日爲始入端本堂肄業命脫脫領其事堂虛中座以俟臨幸皇子與師傅分東西向坐授書其下寮屬以次列坐好文取經史有關治體者集爲書曰端本堂經史要義又取古史自三皇迄金宋國祚久遠治亂興廢爲書曰太寶錄前代帝王善惡當法戒者爲書曰太寶龜鑑以進復上書曰殿下以臣所進諸書叅之貞觀政要大學衍義等篇推而行之則太平之治不難致矣他日皇太子坐清寧殿分布長席列坐高麗西番僧曰李好文先生教我儒書多年尚不曉其意今聽佛法一夜卽曉由是愈崇尚佛學 十一月朔日有食之 初監

元資治通鑑

卷之六十二

九

四百八

察御史幹勒海壽劾登麻及其弟雪雪出入脫忽思皇后宮請御史大夫韓嘉訥以聞帝不省章三上僅奪哈麻雪雪官居之草地乃出海壽爲陝西副使嘉訥罷爲宜政院使尋出爲浙省平章政事至是脫忽思皇后以其言侵已泣訴於帝帝怒乃奪海壽官屏歸田里禁錮之并誣嘉訥賊罪杖流於奴兒干以死至正十年春正月丙辰朔以右丞相搠思監爲平章政事玉樞虎兒吐華爲右丞 十一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先是左司郎中武祺以鈔法不行請如舊凡合支名目於總庫轉支至是丞相脫脫欲更鈔法乃集臺省兩院共議之吏部尚書僕哲篤迎合丞相意請以鈔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鈔爲母而錢爲子衆皆唯唯國子祭酒呂思誠曰中統至元自有母子豈有以故紙爲母而立銅爲子者乎又曰錢鈔用法見爲一致以虛換實也今歷代錢與至正錢中統至元鈔交鈔分爲五項慮下民藏其實而棄其虛恐不爲國家利僕哲篤曰至元鈔多僞故更之思誠曰至元鈔非僞人爲僞爾且至元鈔人猶識之交鈔人未之識僞將滋多僕哲篤曰錢鈔兼行何如思誠曰錢鈔兼行輕重不倫何者爲母何者爲子汝不通古今徒

元資治通鑑

卷之六十二

九

以口舌取媚大臣可乎僕哲篤忿曰公有何策思誠曰我有三字策行不得行不得丞相脫脫見思誠之言直頗疑未決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曰呂祭酒之言亦有是者但不當於廟中大聲厲色爾於是諷御史劾思誠狂妄左遷湖廣行省遂定更鈔之議已已以中統交鈔一貫當權銅錢一千文唯至元鈔二貫仍鑄至元通寶錢與歷代銅錢並用以實鈔法至元鈔通行如故今民間通用行之未久物價騰踊至逾十倍及兵興所在郡縣皆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者皆不行國用由是大乏 京師麗正門樓上忽

元資治通鑑

卷三二

十一

有人妄言灾禍鞠問之自稱薊州人已而不知所終至正十一年春正月庚申命江浙左丞李羅帖木兒以兵討方國珍 初黃河決脫脫集群臣廷議言人殊惟漕運便曾魯以為必塞北河疏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於是遣工部尚書成遵與大司農禿魯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開導等自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岸以究水之淺深博采輿論以為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山東連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衆於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時脫脫先入魯言及開導等

議怒曰汝謂民將反耶自辰至酉論辯終莫能入明日執政謂導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為兩可之議導曰腕可斷議不可易遂出導為河間鹽運使夏四月壬午詔開黃河故道命魯以工部尚書充河防使發河南北兵十七萬自黃陵岡南達白茅放於黃固哈只等口又自黃陵西至陽青村合於故道凡二百八十里有奇興功凡五閱月諸埽堤成河復故道超授魯集賢大學士賜脫脫世襲答剌罕之號其餘遷賞有差先是河南北童謡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於

元資治通鑑

卷三二

十二

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穎之兵起 史臣曰議者往往謂天下之亂皆由賈魯治河之役勞民動衆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紀綱廢弛風俗偷敗其致亂之階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使魯不興是役天下之亂詎無從而起乎 五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先是地方盜賊蜂起有司不能制及癸丁夫開河民心益愁怨思亂有韓山童者樂城人自其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衆謫徙廣平永平縣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穎州妖人劉福通與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王顯中韓咬兒

復詭言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爲中國主乃殺白馬黑牛誓告天地遂同起兵以紅巾爲號縣官捕之急山童就擒其妻楊氏及其子韓林兒逃之武安惟福建攻破潁州遂據朱臯攻羅山上蔡真陽確山諸縣尋犯武陽葉縣陷汝寧府及光息二州衆至十萬方國珍入海燒掠沿海州郡朝廷遣江浙省左丞李羅帖木兒往擊之兵至大閭洋國珍夜率勁卒縱火鼓譟官軍不戰皆潰赴水死者過半李羅帖木兒被執反爲歸詞上聞朝廷弗之知秋七月復遣大司農達識帖木邇等至黃巖招之國珍兄弟皆登岸羅元資治通鑑 卷六十二 十三

壬子脫脫乃奏以其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知樞密院事及衛王寬徹哥率諸衛軍十餘萬討之復上蔡擒其黨韓咬兒誅之 是月徐壽輝據蘄水爲都國號天完僭稱皇帝改元治平以鄒普勝爲太師甲戌江西妖人鄒南二作亂攻瑞州總管禹蘇福擒斬之 以朶耳直班爲中書平章政事治書侍御史烏古孫良楨爲叅知政事朶耳直班首言治國之道綱常爲重前西臺御史張植仗節死義宜旌之以勸來者又言祖宗用兵不專於殺人今倡亂者數人乃盡坐中華之民爲叛逆豈足以服人心其言頗忤脫脫意時脫脫倚任汝中柏伯帖木兒兩人擅權用事而朶耳直班正色立朝無所附麗未幾出爲西臺御史大夫 辛卯壬辰太白經天 丁酉太白晝見至正十二年春正月戊申竹山賊陷襄陽總管柴肅死之又陷荆門州 壬子中書省臣言河南陝西腹裏諸路供給煩重調兵討賊正當春首耕作之時恐農民不能安於田畝守令有失勸課宜委通曉農事官員分道巡視督勒守令親詣鄉都省諭農民依時播種務要人盡其力地盡其利其有曾經盜賊水旱之處貧民不能自備牛種者所在有司給之仍令總

兵官禁止屯駐軍馬毋得踏踐以致農事廢弛從之
已未鄒普勝陷武昌威順王寬徹普化湖廣行省
平章政事和尚棄城走 徐壽輝既破武昌遂南攻
九江右丞李羅帖木兒方駐兵於江聞風宵遁九江
總管李黼檄鄉落聚木石於險處遏其歸路黃梅主
簿也孫帖木兒願出擊賊黼與出戰大敗賊兵殺獲
二萬餘人黼曰賊不利於陸必以舟薄我乃令以長
木數千冒鐵錐於杪暗植沿岸水中賊舟數千艘順
流鼓譟而至遇木椿不得動黼發火箭射之焚溺無
算時東際淮甸西自荆湖守臣往往棄城遁獨黼守

元憲治通鑑 卷六十三 十四

孤城中外援絕而賊勢益熾乙酉進兵薄城分省平
章禿堅不花自北門出走黼引兵登陴賊已焚西門
張弩射之轉攻東門黼急往救賊兵已入矣猶與巷
戰力不能敵乃揮劍叱之曰殺我毋殺百姓賊剽之
墮馬與兄冕之子秉昭俱死州民聞之哭聲震天具
官服葬之黼死遂陷南康時冕居穎亦死於賊事聞
贈黼淮南左丞隴西公謚文忠 是月定遠郭子興
見汝穎兵起列郡騷動遂與其黨孫德崖等舉兵自
稱元帥攻濠州據之徹里不花率兵欲復濠城懼
不敢進惟日掠良民為盜以徼賞由是民益恟恟不

安其豪傑咸投入城以自保 甲子徐壽輝偽將項
普略陷饒州又陷徽州信州以亦隣真班為江西左
丞領兵捕討之初賊陷饒州執魏中立陷信州執于
大本皆脇使從已命以官二人不屈壽輝並殺之
丁卯以出征馬少出幣帛各一十萬匹於迤北萬戶
千戶所易馬 自世祖以後省臺之職南人斥不用
至是日詔南人有才學依世祖舊制中書省樞密院
御史臺並用之 泰不華至正元年自中臺御史除
紹興總管革吏弊除沒官牛租令民自實田以均賦
後行鄉飲酒禮教民興讓越俗大化召入史館與修

元憲治通鑑 卷六十三 十五

宋遼金三史書成拜秘書監卿遷禮部尚書繼為翰
林侍讀學士及後以國珍為亂海隅以泰不華為台
州達魯花赤招降之時朝廷方征徐州命江浙募舟
師北守大江是月國珍懷疑復入海叛泰不華自分
以死報國發兵拒黃巖之澄江遣義士黃大用抵國
珍示約信使之來歸國珍疑拘大用不遣以小舸二
百突海門入州港犯馬駁諸山泰不華語眾曰吾以
諸生登顯要誠慮負所學今守海隅賊纔就招復為
亂軍輩助我擊之克則眾之功也不克死以報國耳
時國珍所親陳仲達言其可降狀泰不華率眾乘潮

而前將與國珍遇呼仲達自動氣索泰不華覺其心
異手斬之即前薄賊船射死五人賊躍入船復斫死
二人賊舉槳以刺輒斫斬之賊群至欲抱持過國珍
舟泰不華瞋目叱之賊趨奪賊刀又殺二人賊攢藥
刺之中頸死猶立而不仆投其屍海中年四十有九
詔贈榮祿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挂國封魏國公
謚忠介立廟台州隴西地震凡百餘日不止城郭
頽圯陵谷變遷安西會州靜寧浪尤甚會州公宇
中牆崩獲弩五百餘長者丈餘短者九尺人莫能挽
因改安西為安定州會州為會寧州閏三月丁酉

元資治通鑑

卷六十二

十六

湖廣參政鐵傑以湖南兵復岳州又同萬戶陶慶禎
復武昌未幾再陷庚子以樞密副使悟良哈台為
參知政事命江西行省左丞火你赤與參政朵解討
江西賊江西右丞元魯失江浙右丞老老與星吉不
顏帖木兒蠻子海牙同討饒信等處賊湖廣平章
政事也先帖木兒駐軍沙河軍中夜驚盡棄軍械北
奔汴梁散卒退屯朱仙鎮朝廷以也先帖木兒不
知兵遣平章蠻子代之還仍為御史大夫西臺御史
范文劉希曾等劾其喪師辱國脫脫鹿之中臺御史
周伯琦阿附脫脫劫文等越分于譽乃左遷桑耳直

班為湖廣平章出文等為各郡判官由是人莫敢言
事桑耳直班既受命關中人涕泣遮留慰遣之從間
道得出至湖廣汝中柏等言於脫脫曰不殺桑耳直
班丞相終不安乃命給軍餉總兵者特數侵辱之不
為動脫脫又遣國子助教完者至軍中諷使害之完
者至益加敬禮謂人曰平章國之勛舊吾苟傷之人
將不食吾餘矣桑耳直班素感風疾竟卒於黃州
夏四月癸卯朔日有食之丙辰宜黃賊塗祐與邵
武建寧賊應必達等次陷邵武路總管吳按攤不花
以兵討之千戶魏淳以計擒塗祐應必達復其城

元資治通鑑

卷六十三

十七

辛酉以翰林學士承旨渾都海牙為中書平章政事
四川行省平章咬住進攻峽州大破賊兵誅賊將
李大素等遂平之又復中興路庚辰安置瀛國公
子和尚趙完普及親屬於沙州從監察御史徹徹帖
木兒等言河南諸處羣盜輒引亡宋故號以為口實
故也六月丙午中書省臣言大名路三州十一縣
饑民七十一萬六千九百八十口賑之先是徐壽
輝遣項普略引兵掠徽饒諸州秋七月庚辰遂犯昱
嶺關來攻杭州城中猝無備江浙省參政樊執敬遽
上馬率衆出中途與賊遇乃奮力斫賊中鎗而死時

濟寧路總管董搏霄從江浙平章教化征安豐乘勝
攻濠州會朝廷命移軍援江南遂渡江至德清而杭
州已陷教化問計搏霄曰賊見杭城子女玉帛必縱
欲不假為備宜急攻之若退保湖州賊乘銳趨京口
則江南不可為矣教化不能決諸將亦難其行搏霄
曰公江浙相君方面失陷於賊而及今不取誰任其
咎復拔劔顧諸將曰相君在是敢有慢令者斬遂進
兵薄杭州賊迎敵搏霄麾壯士突進諸軍相繼夾擊
凡七戰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皆死遂復杭州
已而餘杭武康德清於潛安吉千秋關皆次第以平

元資治通鑑

卷六十三

一八

賊將潘大淵梅元等俱以其徒來降尋進克廣德斬
饒諸賊復犯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霧搏霄
引兵擊之賊大潰斬首數萬級擒道士焚妖書而斬
之徽州遂平 初右丞相脫脫自乞率師往徐州伐
李二詔許之命知樞密院事咬咬平章政事柳思監
也可札魯忽赤福壽並從其軍兵部尚書密遜麻和
謨等言大臣天子之股肱中書庶政之根本不可一
日離乞留脫脫以弼亮天工庶內外有兼治之宜不
報遂詔脫脫以答刺罕太傅右丞相分省於外總制
諸路軍馬凡爵賞誅殺悉聽便宜從事九月辛卯至

徐州攻其西門賊出戰以鐵翎箭射其馬首脫脫不
為動麾軍奮擊破之芝麻李遁去趙均用彭早住走
濠州追擒其將數十人遂屠其城帝遣平章普化即
軍中加脫脫爵太師趨還朝 余闕字廷心唐元氏
世家武威父官廬州遂為廬人闕少喪父授徒以養
毋元統初登進士第授同知泗州事為政嚴明宿吏
皆憚之為刑部主事以不阿權貴棄官歸後召入翰
林為脩撰修宋遼金三史歷監察御史出為湖廣省
郎中莫徑反右丞沙班當征而辭闕直言曰右丞當
往沙班曰郎中言固是如芻糧不足何闕曰公第往

元資治通鑑

卷六十二

十九

此不難闕下令趨芻糧三日而集沙班遂行後闕入
朝三遷出僉浙東憲司事丁母憂于家值兵擾河南
陷邵縣至是乃起闕為淮西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
事分兵守安慶抵官十日而寇至拒却之乃集有司
諸將議屯田守戰策環境築堡砦選精甲外捍而耕
稼於中浚渰增埤隍外環以深塹三重而引江
水注之環植木為柵城上四面起飛樓表裏完固俄
陞都元帥廣西苗軍五萬從元帥阿思蘭沿江下抵
廬州闕移文謂苗蠻不當使之窺中國詔阿思蘭還
苗軍有暴於境者即收戮之凜凜不敢犯時群盜環

布四外闕居其中左提右挈屹為江淮一保障冬

十月甲寅加淮南行樞密院事阿乞刺為太尉十

一月癸未命江浙左丞帖里帖木兒總兵討方國珍

初星吉為南臺御史大夫執政惡之出為湖廣平

章至是移江西星吉馳赴任比至江東復有詔令守

江州時江州已陷趙晉勝周驢等據池陽太平諸郡

號百萬吉募兵得三千人趨銅陵克之擒驢奪其船

六百艘軍聲大振遂復池州分兵攻石埭諸縣進據

清水灣又大破之賊久圍安慶聞風燒營遁去遂進

復湖口縣比克江州留兵守之命王惟恭柵小姑山

星吉自據番陽口綴江西要衝以圖恢復日久援不

至賊乘大艦來攻編葦筏塞上下流火之星吉率兵

力戰衆死且盡星吉猶堅坐不動中流矢而仆賊素

聞其名不忍害之昇至密室乃蘇羅拜饋食星吉斥

之凡七日乃自力而起北面再拜曰臣力竭矣遂絕

星吉河西人榭思言之子也時汝穎兵勢大振不

數日江淮諸郡皆殘破朝廷徵兵致討卒無成功沈

丘人察罕帖木兒與羅山李思齊同奮義起兵邑中

子弟從者數百人十二月破賊事聞遂以察罕帖木

兒為汝寧府達魯花赤李思齊知汝寧府於是所

元資治通鑑卷之六十二

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得萬人屯沈丘自成一軍時
徐州既下彭早住趙均用率餘黨奔濠州脫脫遂命
賈魯進擊之均用與郭子興孫德崖極力拒守會魯
死兵乃解去早住均用遂據濠州稱王初二人本以
窮蹙來奔子興與德崖反屈已下之事皆稟命遂為
所制既而早住死均用益自專
至正十三年春正月庚午朔用帝師請釋放在京囚
先是脫脫西行也別兒怯不花為相以宿怨每欲
中傷之賴哈麻在帝前營護得免而別兒怯不花又
與太平韓嘉訥禿滿迭兒等十人結為兄弟及脫脫
復相謫太平陝西出別兒怯不花般陽禿滿迭兒為
四川右丞誣以罪追至中途殺之而深德哈麻因復
召用至是遂拜為平章政事悟良哈台為右丞烏古
孫良禎為左丞脫脫言京畿近水地利召募江南
人耕種歲可收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
帝曰此事利國家其議行之辛未以右丞悟良哈台
左丞烏古孫良禎兼太司農卿給分司農印西自西
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及遷民鎮凡官地及
元管各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給鈔五百萬
錠以供工價半具農器穀種之用又略倣前集賢學

元資治通鑑卷六十二

上虞集議於江淮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千人爲農師降空名勅牒十二道募農民百人者授正九品二百人者正八品三百人者從七品就令領其所募之人所募農夫人給欵十錠期年散歸五月辛未江西左丞亦憐真班江浙左丞老老引兵取道自信州元帥韓邦彥哈迷取道徽州由浮梁同復饒州蘄黃等賊聞風皆奔潰 乙亥太陰犯歲星 秦州白駒場亭民張士誠及其弟士德士信舉兵陷秦州淮南行省遣高郵知府李齊招降被留久之賊曾自相戕始縱齊來歸士誠尋殺參政趙璉陷興化

元資治通鑑

卷六十二

二十三

誠 先是遣江浙左丞帖里木兒南臺侍御史左答納失里復招諭方國珍既而二人報國珍已降乞授以五品流官令納其船散遣徒衆冬十月庚戌遂以國珍爲徽州路治中國璋廣德路治中國珍等疑懼不受命仍擁船千艘據海道阻絕糧運復遣江浙右丞阿兒溫沙等率兵伐之 初徐壽輝將王善旣陷羅源遂攻福州連江縣巡檢劉濬募壯士與其子健數與力戰濬中箭墮馬健下馬掖之俱被執濬罵賊而死健亦以死拒賊善義而釋之使瘞父屍健歸請帥府兵以復仇勿聽因盡散家貲結死士百人詐爲

元資治通鑑

卷六十三

二十三

工商流丐入賊中半夜發火大譟賊驚擾自相殺健手斬殺其父者并擒善獻於帥府磔之事聞贈濬行省檢校授健古田縣尹 哈麻及秃魯帖木兒等陰進西僧於帝行房中運氣之法號演揲兒法演揲兒者猶華言大喜樂也又進僧伽璘真善秘密法帝皆習之詔以西番僧爲司徒伽璘爲大元國師各取良家女三四人奉之謂之供養嘗謂帝曰陛下尊居萬乘富有四海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於是帝日從事於其法廣取女子惟淫戲是樂帝諸弟八郎者與哈麻妹婿秃魯帖

木兒及老的沙等十人號倚納皆有寵在帝前相與
褻狎甚至男女裸處號所處室曰豈卽兀該猶華言
事事無碍也君臣淫虐而群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
醜聲外聞皇太子既長深嫉二僧等所爲欲去之未
能也時帝在位久怠於政事荒於遊宴以宮女三聖
奴妙樂奴文殊奴一十六人按舞名爲天魔舞首垂
髮數辨戴象牙佛冠身披纓絡大紅銷金長短裙金
雜襖雲肩合袖天衣綬帶鞋襪各執加巴刺般之器
內一人執鈴杵奏樂又宮女十一人練槌髻勒帕常
服或用唐帽窄衫所奏樂用龍笛頭管小鼓箏琵琶
元資治通鑑卷六十二 二十四

懸鼓一懸鉦夜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 郭子與患
趙均用之專乃令所部萬人據滁州稱王
續資治通鑑卷六十二終
元資治通鑑卷六十二 二十五

元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三

元紀十一 一起至正甲午盡至正辛丑凡八年

順皇帝三

至正十四年春正月甲子朔汴河水皆成五色花草繪畫三日方解 丁丑帝謂脫脫曰朕嘗作朶思哥兒好事迎白傘蓋遊皇城實為天下生靈之故今命刺麻選僧一百八人仍作朶思哥兒好事凡所用物官自給之母擾于民 時江淞兵起京師食不足命吏部侍郎貢師恭詣浙西和糴得糧百萬石 三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翰林侍講學士致仕黃縉字晉元資治通鑑卷六十三

一

卿發州義烏人以進士累官至江淞儒學提舉年六十七告歸侍親以秘書少監致仕未幾召拜翰林直學士尋陞侍講告歸復追還京脩宋遼金三史為總裁官後得請南還優游田里間凡七年卒縉天資介特蒞官清白月俸弗給鬻產以佐其費在朝廷特立無所附文辭謹嚴而精至所著書有目損齋稿三十三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 立南陽鄧州等處毛葫蘆義兵萬戶府募土人為軍免其差役令討賊自效因其鄉人自相團結號毛葫蘆故以名之 六月辛卯朔張士誠攻揚州達識帖睦爾兵敗諸軍皆潰

士誠尋陷盱眙及泗州命刑部尚書阿魯於海寧州等處募兵討之 辛未脫脫引大兵至高郵戰于城外大敗士誠之衆遂遣兵西平六合賊勢大蹙 初脫脫之再相也信用汝中栢由左司郎中參議中書省事平章以下見其議事莫敢異同惟右丞哈麻以有德於脫脫不為之下汝中栢因譖之脫脫改為宣政院使哈麻深啣之至是冬十二月嗾監察御史表賽因不花等劾脫脫出師三月畧無寸功傾國家之財以為已用半朝廷之官以為已隨其第也先帖木兒庸才鄙器玷汚清臺綱紀之政不脩貪淫之心益著章三上詔令也先帖木兒出都門聽旨 丁酉詔削奪脫脫官爵安置淮安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安置寧夏以河南平章政事泰不花為河南行省左丞相中書平章政事月闊察兒加大尉集賢大學士雲雪知樞密院代領其兵詔至軍中參議龔伯璠謂脫脫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時嘗被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且勿開開則大事去矣脫脫曰天子詔我而我亦不從是與天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弗從既聽詔脫脫頓首謝曰臣至愚荷天子寵靈委以軍國重事夙夜戰兢懼弗克勝一旦釋此重負

上恩所及者深矣即出名甲及名馬三千分賜諸將俾各率所部以聽月關察兒雪雪節制客省副使哈刺答曰丞相此行我輩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乃拔刀自刎而死

至正十五年春正月壬辰朔以宣徽使黑厮為中書平章政事河南左丞許有壬為集賢大學士大幹耳朶儒學教授鄭咄建言蒙古乃國家本族宜教之以禮而猶循本俗不行三年之喪又娶其繼庶母叔母兄嫂恐貽笑後世宜令改革繩之以禮法不報于丑徐壽輝偽將祝文後復陷揚州威順王令其元資治通鑑卷六十三

子報恩奴等同湖南元帥阿思藍來陸並進討之至漢川水淺文俊用火筏燒船報恩奴敗死時河南賊數渡河焚掠州縣中書參議成遵言於丞相曰今天下州縣喪亂過半而河北稍安者以河為之障賊兵卒不能渡所以剝膚椎髓以供軍儲而民無深怨者視河南之民猶得保其室家故也今賊北渡而官軍不禦是大河之險已不能守河北之民復何所恃河北一搖國勢將若之何語未畢哽咽不能言宰執而下皆揮涕乃入奏帝即遣使罪守河將帥而防禦稍嚴命河南參知政事洪丑驢守禦河南陝西參知

政事述律朶兒只禦潼關阿魯溫沙守禦商州宗王札牙夫里守禦興元通政使朶來守禦山東二月已未劉福通等自礪山夾河迎韓林兒至立為皇帝又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以其母楊氏為皇太后杜遵道盛文郁為丞相福通羅文素為平章劉六知樞密院事鹿邑縣太清宮材建宮闕遵道等各遣子入侍福通疾遵道專權命甲士搥殺之遂自為丞相後稱太保丙子以達識帖睦爾為中書平章政事初安置脫脫于淮安既又移置亦集乃路三月辛丑臺臣猶論其譎輕故再徙雲南之元資治通鑑卷六十三

鎮西其弟也先帖木兒徙四川礪門長子哈刺章肅州次子三寶奴蘭州仍藉其貨產夏四月癸酉以左丞相定住為右丞相平章政事哈麻為左丞相太子詹事桑哥失里為平章政事雪雪為御史大夫哈麻為相雪雪為御史大夫於是國家大柄盡歸其兄弟矣河南行省左丞相太不花以軍士乏糧之故遂驕傲不遵朝廷命令軍士又往往剽掠為民患六月癸酉監察御史也里忽都等劾其慢功雪民詔削其官仍令率領火赤溫從征總兵官平章政事答失入都魯總領其軍尋以為河南行省平章是月我

大明

太祖皇帝起兵謀渡江取金陵患無舟楫而巢湖水寨軍帥俞通海等率眾萬餘船千艘來降

太祖顧謂諸將曰方謀渡江而巢湖水軍來附吾事濟矣遂率徐達馮國用邵榮湯和李善長常遇春鄧愈耿君用毛廣廖永安引舟東下首克牛渚磯遂進攻太平拔之耆儒陶安李習率父老出迎安因獻言

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時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眾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

先資治通鑑卷六十三

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遣諸王失里門四川左丞沙刺班等各率兵守禦山東湖廣四川諸

路及招諭濠泗諸起兵者中書左丞許有壬言朝廷務行姑息之政賞重罰輕故將士貪掠女子玉帛而

無圖志遂倡為招降之策耳不聽八月戊辰以平

章政事達識帖睦爾為江浙行省左丞相時江淮繹

騷南北阻隔詔許達識帖睦爾便宜行事乃任用非

人肆通賄賂賣官粥爵惟視貨之重輕為高下由是謗議紛然而所部郡邑往往淪陷亦恬不為意先是帝謂丞相定住曰敬天地尊祖宗重事也近年以

來闕於舉行當選吉日朕將親祀郊廟務盡誠敬不

必繁文卿等共議典禮從其簡者行之遂命右丞幹

乘左丞呂思誠領其事哈麻奏郊祀之禮以太祖配

皇帝出宮至郊祀所便服不設內外儀仗教坊隊子

齋戒七日散齋四日於別殿致齋三日二日在大明

殿西帳殿一日在南郊祀所壬辰親祀上帝于南郊

以皇太子為亞獻攝太尉右丞相定住為終獻初

脫脫既雲南行次大理騰衝知府高惠欲以女事之

脫脫曰吾罪人也安敢念及此異辭拒絕惠銜之至

是再徙阿輕乞之地惠發軍圍之已未哈麻矯詔遣

先資治通鑑卷六十三 六一 使賜之鴈遂卒年四十二 史臣曰脫脫事君始終不失臣節惟惑於群小急復私讐君子病焉 答失

以定住爲右丞相 倪文俊建僞都於漢陽迎徐壽輝據之 初左丞相哈麻既相以前進西僧爲詆告其父秃魯曰我兄弟位宰輔宜道人主以正今秃魯帖木兒專以淫褻媚上天下士人必議我 我亦何面目見天下士乎且上立日夕昏暗何以治天下皇太子年長聰明不若立爲帝而奉上爲太上皇其妹聞之歸告其夫秃魯帖木兒恐太子既立則已必先誅即以聞於帝然不敢斥言淫褻之事第曰哈麻謂陛下年老故耳帝大驚曰朕頭未白齒未落謂我爲老耶因與謀去哈麻及其弟御史大夫雪雪計已定

元資治通鑑 卷六十三

七

有旨哈麻與雪雪母入朝御史大夫糊思監因劾奏二人罪惡帝曰哈麻兄弟雖有罪然侍朕日久且與朕弟同乳姑緩其罰令出征自效既而省臣復糾其罪不已丙辰遂詔安置哈麻惠州雪雪肇州比行皆杖死初也先帖木兒就貶籍其家貲以賜哈麻及是籍哈麻家前所得之庫藏封識固未嘗啓也時中外皆謂帝怒其譖脫脫兄弟之故而不知其罪由於不軌以是人皆快之 張士誠陷平江據之遂陷湖州松江常州諸路初或謂士誠有降意遣集賢待制烏馬兒孫撫持詔往諭之士誠拘之一室迫使降撫詔

斥不絕及士誠徙平江撫與士誠部將張茂先者謀遣人約鎮南王刻日進兵復高郵語泄遂遇害 太祖帥諸軍水陸並進至江寧鎮攻陳兆先營破之進圍集慶南臺御史大夫福壽數督兵出戰盡閉諸城門獨開東門以通出入而兵力不能支三月庚寅城陷百司皆奔潰福壽乃獨據胡床坐鳳凰臺而指揮左右或勸之去叱之曰吾爲重臣城存則生城破則死尚安往哉俄而亂兵四集遂遇害事聞贈丞相追封衛國公謚忠肅

元資治通鑑 卷六十三

八

太祖入城召官吏耆老諭之曰吾率衆至此爲民除亂耳爾且各安職業毋恐於是民大悅更相慶慰遂改集慶路爲應天府 丁酉立行樞密院于杭州命江浙行省左丞相達識帖睦爾兼知行樞密院事節制諸路軍省院等官並聽調遣凡賞功罰罪招降討逆許以便宜行事 戊申方國珍復降以爲海道運糧萬戶其兄國璋爲衢州路總管 先是童謠云李生黃瓜民皆無家至是六月彰德李實如黃瓜 初江南始亂達識帖睦爾等屢敗議者以爲苗軍可用遂自保慶招土官楊完者至淮南殺賊以功累官江浙行省參政至是月張士誠兵破杭州平章政事左

答失里戰死丞相達識帖睦爾遁入富陽完者乃自
嘉興引苗軍及萬戶普賢奴擊敗士誠兵復其城達
識帖睦爾乃還 九月庚辰汝穎賊李武崔德等攻
陷潼關叅政述律杰戰死豫王阿剌忒納失里同知
樞密院事定住引兵復潼關河南平章伯家奴以兵
守之未幾寇復陷潼關伯家奴兵潰豫王復以兵取
之李武崔德敗走 冬十月丁未星隕大名化為石
從東南流世尾如曳簣墮地有聲火燭蓬勃久之乃
息化為石青黑色形如狗頭其斷處若新割者 初
江東廉訪使褚不花與副使劉申捍禦淮安申守韓

元資治通鑑 卷六十三

九

信城勢相倚角不華復上章劾總兵逗撓罪狀總兵
者惠之檄申別將兵擊賊以困不華賊因掘塹圍淮
安芻餉路絕元帥吳德秀運米萬斛入河為賊所抄
德秀僅以身免運米盡沒於賊由是攻圍日急總兵
者屯下邳按甲不出遣使十九輩告急皆不應城中
饑者什道上人即取啖之草木螺蛤魚蛙鳥雀及靴
皮鞍韉革廂敗弓之筋皆盡而後父子夫婦老稚更
相食徹室為薪人多露處坊陌生荆棘力既盡乙丑
城陷不華猶據西門力闢中傷見執為賊所齎于伴
哥亦死不華守淮安五年大小數十百戰精忠大節

人比之張巡云初同簽淮南行樞密院事董搏霄建
議以淮安為南北嚆喉江淮要衝其地一失兩淮皆
未易保援救淮安誠為急務為今日計莫若於黃河
上下潁淮南之地及自沐陽抵沂莒諸州縣布連珠
營每三十里設一總砦又於介中設一小砦使烽堠
相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併力野戰無事屯糧而食
然後進有援退有守常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
又言淮南北之民壯者已盡為兵老幼無所依者宜
置軍民防禦司籍其民以屯故地練兵積穀且耕且
戰內全山東完固之邦外捍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

元資治通鑑 卷六十三

一

復可圖也時不能用 先是長槍軍鎮南班等叛寇
宣州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汪澤民居宣州或勸
澤民去澤民曰我雖無官守故受國恩臨死愛生非
臣子節留不去至是寇益眾城陷澤民不屈死之事
聞贈行省左丞追封諡國公謚文節
至正十七年春正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李武崔德
破商州攻武關遂直趨長安分掠同華諸州三輔震
恐時豫王阿剌忒納失里及省院官皆洵懼計無所
出行臺治書侍御史王思誠曰察罕帖木兒之名賊
素畏之宜遣使求援此上策也守將恐其軋已論久

不決思誠曰吾兵弱且夕失守咎將安歸乃移書察
罕帖木兒曰河南陝西兩省互為唇齒陝西危則河
南豈能獨安察罕帖木兒新復陝州得書大喜遂提
輕兵五千與李思齊倍道來援遇賊轉戰殺獲無算
餘黨皆潰散朝廷論其功 二月以察罕帖木兒為
陝西行省左丞李思齊四川左丞
太祖遣徐達攻常州進薄城下張士誠遣其弟士德
以數萬眾來援達伏兵擒之由是士誠氣沮乃奉書
請和願歲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斤
以為犒軍之資

元資治通鑑 卷六十三

十一

太祖復書數其開釁召兵之罪且許其歸我使臣將
校即當班師士誠得書不報復誘我新附義兵達請
益兵圍之 三月壬午遂拔其城 甲午毛貴陷益
都益王買奴遁自是山東郡縣皆陷 乙未遂以江
淮行樞密院副使董搏霄為山東宣慰使兼知樞密
院事率不蘭奚擊之既而中書省臣言出東般陽益
都相次而沒濟南日危宜選將練卒信賞必罰為保
燕趙計以衛京師不報御史張楨上疏陳十禍以輕大
臣解權綱事安逸杜言路離人心濫刑獄六者為根本
之禍以不慎調度不資群策不明賞罰不擇將帥四

者為征討之禍其所釁多剴切其論事安逸不明賞
罰二條尤中時弊大畧以為陛下因循治安不知防
慮今海內不寧夫道變常民情難保正當脩實德以
答天意推至誠以回人心凡土木之勞聲色之樂宴
安鴆毒之惑皆宜痛撤勇改而陛下乃泰然處之若
承平無事時此事安逸所以為根本之禍者也又自
四方有倣調兵六年初無紀律又失激勸將帥因敗
為功指虛為實大小相瞞內外相依其性情不一而
邀功求賞則同是以有覆兵之將貪婪之將怯懦之
將曾無懲戒所經之處雞犬一空貨財罄盡而百說

元資治通鑑 卷六十三

十二

遊說者及以克復受賞且河南一省今所存者不過
三四縣而江淮千里所在蕭條如此而望軍旅不乏
餽餉不竭使天雨粟地湧金朝夕存亡且不能保况
以地力有限之費而供將帥無窮之欲哉陛下事佛
求福飯僧消禍以天壽節而禁屠宰皆虛名也今天
下兵起殺人不知其數陛下泰然不理而曰吾將以
是求福福何自而至哉穎上之兵視其所向驍驍可
畏不至於亡吾社稷不止也此則不明賞罰所以為
征伐之禍者也疏奏不省既而執政惡其訐直除山
南道廉訪僉事 夏四月丙午監察御史五十九言

今京師周圍雖設二十四營軍卒疲弱素不訓練誠為虛設倘有不測誠可寒心宜速選擇驍勇精銳衛護大駕鎮守京師實當今莫安根本固結人心之急務況武備莫重於兵而養兵莫先於食今朝廷撥降鈔錠措置農具命總兵於河南北克復州郡且耕且戰甚合寓兵於農之意為今之計權命總兵官從宜於軍官內選委能撫字軍民者兼路府州縣之職務要農事有成軍民得所則擾民之害亦除而匱乏之憂亦釋矣帝嘉納之六月丙辰監察御史脫脫穆兒言去歲河南之賊窺伺河北惟河南與山東互相策

元資治通鑑卷六十三

十三

應為害尤甚為今之計當遴選能將就太不花答失八都魯阿魯三處軍馬內擇其精銳以守河北進可以制河南之侵退可以攻山東之寇庶幾無虞帝然之已未以帖里穆兒老的沙並為御史大夫劉福通犯汴梁分軍三道遣關先生破頭潘等寇晉冀冀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趣關中毛貴據山東其勢大振秋七月己丑鎮守黃河義兵萬戶田豐叛陷濟寧路分省右丞失理門遁義兵萬戶孟本周攻之豐敗走本周還守濟寧監察御史迭里彌失劉傑言疆域日促兵律不嚴陝西汴梁淮穎山東之寇有窺

伺燕趙之志宜俯詢大臣共圖克復之宜預定守備之策不報八月乙丑以淮西參知政事余闕為左丞江淵參知政事楊完者為右丞方國珍為參知政事時苗軍素無紀律肆為抄掠所過蕩然無遺時達識帖睦爾方倚完者為重莫敢禁遏故完者雖陽尊事之而生殺予奪皆決於已矜驕日肆不可復制達帖睦爾僅署成案而已張士誠寇嘉興屢為楊完者所敗乃以書請降詞多不遜完者欲納之達識帖睦爾以其反復不可信不許完者固勸乃承制假江淵廉訪使周伯琦行省參知政事至平江招諭之

元資治通鑑卷六十三

十四

士誠始要王爵達識帖睦爾不許又請爵為三公達識帖睦爾曰三公非有司所定今我雖便宜行事然不敢專也完者又力為之請達識帖睦爾外雖拒之實幸其降又恐忤完者意遂授士誠大尉其弟士德淮南平章士信同知行樞密院事其黨皆授官有差於是朝廷以招安士誠為達識帖睦爾之功加大尉伯琦始以文藝居館閣有聲及附脫脫謬劾陝西行臺御史劉希曾等遂不為公論所與後為江東廉訪使遇長槍賊寇陷寧國倉皇出見之尋遁走至是往招士誠被留平江十年不遣論者謂其遭時多艱嘗

於自保而致身之義為有闕云 陳友諒汙陽漁人

嘗為縣吏不樂會徐壽輝倪文俊兵起慨然往從

之遂為文俊簿書掾尋亦領兵為元帥及文俊專恣

心不能平至是九月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友

諒因乘機襲殺之遂并其軍自稱平章 是月白不

信大刀敖李喜喜既陷秦隴據鞏昌遂窺鳳翔察罕

帖木兒即分兵入守鳳翔城而遣諜者誘不信圍鳳

翔凡數十重察罕帖木兒自將鉄騎晝夜馳二百里

往赴比至去城五里所分軍張左右翼掩擊之城軍

軍亦鼓譟而出内外合擊呼聲動天地不信等大潰

先資治通鑑 卷六十三 十五

及李喜喜皆遁入蜀 翰林學士承旨文公歐陽玄

以湖廣右丞致仕將歸帝諭留之仍為承旨及天下

盜起玄獻招捕之策千餘言皆切實可行時不能用

後以中原道梗欲乞致仕由蜀還鄉復不允戊戌卒

於崇教里之寓舍年八十五有圭齋集行於世 先

是劉福通攻陷曹濮大名衛輝諸路大尉答失八都

魯引兵擊之詔遣知樞密院達里麻失里來援分兵

于雷澤濮州以禦福通答里麻失里戰沒諸軍大潰

答失八都魯退駐石村朝廷頗疑其玩寇失機使者

趣戰相踵敵覘知之詐為答失八都魯通好書遺諸

路使者果得之以進答失八都魯覺知冬十二月庚

子一夕憂憤死尋命其子四川左丞勃羅帖睦爾為

河南平章政事代領其軍 初隨州人明玉珍開徐

壽輝起兵乃集鄉兵屯于青山結柵自固未幾降于

壽輝及倪文俊陷川蜀令玉珍守之至是文俊死玉

珍遂自據成都蜀中州縣皆附之 趙君用及彭早

住同據淮安趙偕稱永義王彭偕稱魯淮王

至正十八年春正月乙巳察罕帖木兒李思齊合兵

于鳳翔 先是淮南行省左丞于闕固守安慶倚小

孤山為藩蔽命義兵元帥胡伯顏統水軍戍守陳友

諒自上流引軍直擣山下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奔

還敵追薄城下闕遣兵扼之俄而饒寇攻西門友諒

兵乘東門既登城闕簡死士奮擊敗之敵兵患甚乃

并軍樹柵起飛樓來攻闕分兵捍敵晝夜不得息至

是丙午池州趙魯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饒兵軍南

門四面蟻集闕徒步提戈為士卒先分遣部將督三

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鎗

日中城陷火起闕知不可為乃引刀自刎墮清承塘

中死妻蔣氏及妾耶卜耶律氏子德臣女安安甥福

童亦皆赴井死同時死者守臣韓建一家被害居民

先資治通鑑 卷六十三

十六

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事聞贈關平章攻事追封
幽國公謚忠宣關於五經皆有傳註為文淳古有氣
詩尚江左高視鮑謝徐庾以下不論也為篆籀亦工
比闕既死賊義之求屍塘中具棺葬之西門外初
水軍都萬戶董搏霄從不蘭奚援益都而濟南方告
急乃提兵赴濟南大敗賊兵於城下詔陞淮南行樞
密院副使兼山東宣慰使都元帥有嫉其功者請於
紐的該令依前往援益都搏霄屬老且病請以弟昂
霄代領其眾詔授昂霄淮南行院判官未幾復命搏
霄守河間之長蘆搏霄以兵北行且曰我去濟南必
元資治通鑑卷六十三 十七

國珍戰死京師大恐廷臣或勸帝北巡以避之或勸
遷都關陝衆議紛然獨丞相太平力以為不可遷遂
徵四方兵入衛同知樞密院事劉哈刺不花以兵拒
戰於柳林貴衆潰退走濟南時火你赤以左丞來
守洪都舊帥道童任其將章伯顏曾顏不花捍城頗
有功火你赤疾而撓之夏四月甲申陳友諒陷龍興
火你赤出走道童奔撫州謀舉兵為追者所殺察
罕帖木兒李思齊會宣慰張良弼郎中郭擇善宣慰
同知拜帖睦爾平章定住總帥江長生奴各以所部
兵討李思齊于鞏昌喜喜敗走入蜀李思齊張良弼
元資治通鑑卷六十三 十八

花大言曰我在何物小寇敢來既而出軍縱掠百里內蕩然自是寇日蔓延不可制朝廷憂之兩遣重臣諭旨授以成策皆不聽其子壽童將兵分討山東入奏事語言驕慢帝由是惡之會毛貴田豐等勢愈充斥乃拜太不花右丞相總兵進討太不花即上言軍行以糧餉為先請令太平至軍中供給乃可濟事不然兵不能進太平知其害已也遂諷御史劾其緩師拒命之罪詔削奪官爵益州安置以知行樞密院事

元資治通鑑 卷六十三

十九

太平太平問其來故具以告太平責之俾其致太不花以來哈剌不花還縛太不花父子送京師未至皆殺之千路以察罕帖木兒為陝西平章政事時關先生破頭潛等分兵二道一出絳州一出沁州踰太行焚上黨庚辰攻破遼州晉冀雲中鴈門代郡烽火數千里遂大掠塞外諸郡而還察罕帖木兒遣其部將關係等分兵阻隘而自勒重兵屯聞喜絳陽及塞并陘杜太行屢擊却之秋七月丁酉朔周全慶懷慶路以叛降于劉福通時察罕帖木兒以兵守益子城周全來戰伯帖睦爾為其所殺全悉驅懷慶民

渡河入汴福通遣全引兵攻洛陽察罕帖木兒登城以大義責全全愧謝退兵福通殺之先是昔班帖睦爾為趙王位下同知怯忒口總管府事其妻刺八哈敦嘗保育趙王及是部落滅里叛欲殺王昔班帖睦爾與妻謀以其子觀音奴服王平日衣冠居王宮夜半夫妻衛王微服遁去比賊至遂殺觀音奴王得免事聞九月辛酉朔授昔班帖睦爾同知河東宣慰司事其妻雲中郡夫人贈觀音奴同知大同路事時天下多故外則疆宇日蹙內則帑藏空虛而帝方溺於娛樂不恤政務撻思監居相位無所匡救而公

元資治通鑑 卷六十三

二十

受賄賂貪聲著聞於是御史燕赤不花劾奏其任用私人孕列及妾第完者帖睦爾印造偽鈔事將敗殺孕列以滅口撻思監乃自請罷政壬午詔止收其印綬以紐的該為左丞相御史王彞等復劾之不已帝終不聽十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癸酉關先生兵破上都焚宮闕留七日尋轉掠遼陽至高麗自是上都宮闕盡毀車駕不復時巡矣既而欲復脩之工役大興參議中書省事陳祖仁上疏諫曰自古人君不幸遇艱虞多難之時孰不欲奮發有為成不世之功以光復祖宗之業苟或上不奉於天道下不順

於民心緩急失宜舉措未當雖以此道持盈守成猶或致亂而况欲撥亂世反之正乎夫上都宮闕創自先帝脩於累朝自經兵火焚毀殆盡所不忍言此陛下所爲日夜痛心宜亟圖興復者也然今四海未靖瘡痍未瘳倉庫告虛財用將竭乃欲驅疲民以供大役廢其耕耨而荒其田畝何異扼其吭而奪之食以速其斃乎陛下追惟祖宗宮闕念茲在茲然不思今日所當興復乃有大於此者假令上都宮闕未復固無妨於臨下生民者亦祖宗之生民陛下亦安忍而輕之乎願陛下以生養民力爲本以恢復天下爲務

元貞治通鑑 卷六十三

三十一

信賞必罰以驅策英雄親正人遠邪佞以圖謀治道夫知是則承平之規不日咸復詐止上都宮闕而已平疏奏帝嘉納之

大明太祖遣將胡大海兵攻婺州久不克太祖乃自將精兵十萬往征之由寧國歷徽道蘭溪至婺進圍其城冬十月壬申拔之遷魯花赤僧住浙東廡訪使楊惠死之攻婺州路爲寧越府命知府王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沈徐原等爲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無不忻悅

太祖既撫定寧越欲遂取浙東未下諸郡集諸將諭之曰克城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師比入建康秋毫無犯故一舉而遂定今新克婺州民始獲甦正當撫卹使民樂於歸附則彼未下郡縣亦必聞風而歸吾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殺人輒喜不自勝蓋師旅之行勢如烈火則人必避之爲將者能以不殺爲心非惟國家所利在已亦蒙其福爾等從吾言則事不難就大功可成矣是時兩河山東被兵之民携老幼流入京師重以饑疫死者枕藉宜者朴不花請市地收瘞之前後凡二十餘萬人

元貞治通鑑 卷六十三

三十一

至正十九年春正月甲午朔陳友諒遣其黨王奉國寇信州江東廡訪使伯顏不花的斤自衢往援之時鎮南王子大聖奴屯兵城中開門出迎伯顏不花的斤登城四顧誓以破賊自許其後賊又來攻遂分兵爲三出城奮擊斬首數萬級復大破之友諒弟友德植木柵攻城益急又遣使來說降伯顏不花的斤曰汝來誘我耶我頭可斷足不可移乃數其罪而斬之由是日夜鏖戰糧竭矢盡而氣不衰城中食草苗茶紙括靴底掘鼠羅雀殺老弱以食伯顏不花的斤屢出兵破賊王奉國遂穴地梯城晝夜攻之不息踰旬

城遂陷伯顏不花的斤與大聖奴及部將海魯丁蔡誠蔣廣皆戰死初伯顏不花的斤之赴援也入白其母鮮于氏曰兒今不得事母矣母曰爾為忠臣吾即何憾因命子也先不花奉其母間道入闕以江東廩訪司印送行臺乃提兵向信鮮于氏太常典簿樞之女也 詔勃羅帖睦爾移鎮大同欲倚以捍蔽京師故也復置大都督兵農司并分司十道專督屯種以勃羅領之所在侵奪民田不勝煩擾帖睦爾遣陳秉直分兵駐榆次招撫之其首領悉送河南屯種 三月癸巳朔陳友諒遣兵由信州畧衢州復遣兵陷襄陽路 辛丑京城北兵馬司指揮周哈刺交與林智等謀叛

元資治通鑑 卷六十三

三十三

大明太祖遣使往慶元招諭方國珍國珍與其下謀曰方今元運將終豪傑並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莫敵今又東下婺州恐不能與抗况與我為敵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友定莫若姑示順從藉為聲援以觀其變是月遂遣使奉書幣以溫合慶元三郡同獻且以其次子關為質

太祖曰古者慮人不從則為盟誓變而為交質皆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既誠信來歸便當推誠相與如昔

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為我乃厚賜關而遣之國珍既又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

太祖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才能所用者穀粟布帛其他寶玩非所好也悉以却之 甲子趙均用殺毛貴 帝以天下多故却天壽節朝賀詔群臣曰朕方今敬天地法祖宗以自脩省初度之日群臣毋賀壬申皇太子復率群臣固請帝曰為朕缺於脩省以致萬民塗炭公復朝賀燕集是重朕之不德當俟天下安寧行之未晚卿等其毋復言 初察罕帖木兒圖復汴梁乃大發秦晉軍諸路並進期會汴城

元資治通鑑 卷六十三

三十四

下首奪真外城遂環城而壘累誘賊出戰輒以計敗之賊懼不復敢出至是謀知城中計窮食盡乃督諸將分門而攻至夜將士鼓勇登城斬關而入戊寅遂拔其城俘獲數萬劉福通復以其偽主小明王韓林兒走據安豐捷聞詔以察罕帖木兒為河南平章兼同知行樞密院陝西御史臺中丞 中原既亂江南海運久不通京師屢苦饑至是因河南始平遣兵部尚書伯顏帖睦爾戶部尚書曹履亨以御酒籠衣賜張士誠徵海運糧伯顏帖睦爾等至杭州傳詔命士誠輸粟方國珍具舟達誠帖睦爾總督之既而士誠

慮國珍載粟不入于京國珍又恐士誠掣其舟乘虛襲已互相猜疑伯顏帖睦爾往來開諭乃運粟十一萬石至京師

大明太祖克婺州置分中書省召儒士許元葉瓚王胡翰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孳董翼吳履張啓敬孫履皆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敷陳治道十一月癸卯既克慶州又有薦青田劉基龍泉章溢麗水葉琛及宋濂者耶遣使以書幣徵之至建康比入見甚喜賜坐從容論經史及咨以時事深見尊寵既而命有司即所居之西創禮賢館慶之時朱文忠守金

先資治通鑑

卷十三

三五

華復薦王禕王天錫至皆用之先是奇皇后與太子謀內禪諭意太平太平不答后又召太平至宮中舉酒申前意太平依違而已是時太子欲盡逐帝左右令御史劾帝親暱御史中丞禿魯帖睦爾未及奏而所令御史被遷為他官太子疑太平子也先忽都泄其事益決意去太平政柄知樞密院事紐的該聞之數於帝前左右之以故太子之志未得逞至是月太子以左丞成遵參知政事趙中皆太平所任用令御史誣其贓罪下獄杖殺之初徐壽輝聞友諒破麗興欲徙都之陳友諒忌其來不利於已不從是年

壽輝因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陽出迎而伏兵於城西俟壽輝既入閉伏發盡殺其部屬惟存壽輝以江州為都居之遂首稱漢王立王府置官屬事權一歸友諒壽輝惟擁虛位而已

至正二十年春正月壬子以危素參知政事丙辰五色雲見移時紐的該為相有大臣體既卧病謂人曰我疾固不起而太平亦不能久於位可嘆也遂卒壬子以柳恩監為右丞相帝久厭政宦者朴不花用事為奸利柳恩監因與結構相表裏四方警報將臣功狀皆壅不上聞卒召禍亂論者謂元之亡二

先資治通鑑

卷六十三

三六

人之罪居多夏五月丁亥朔日有食之陳友諒率舟師犯太平挾其僞主徐壽輝以行及太平既陷急謀僭竊乃於采石舟中伴使人誑壽輝前白事令壯士持鐵槓自後擊之碎其首壽輝死友諒遂以采石五通廟為行殿稱皇帝國號漢攻元大義仍以鄒普勝為太師張必先為丞相群下立江岸草次行禮值大雨至畧無儀節既而復還江州初山西晉冀之地皆察罕帖木兒所平定而勃羅帖睦爾駐大同因欲并據晉冀遂相讐隙詔命勃羅帖睦爾守石炭關以比察罕帖木兒守關以南至是勃羅帖睦爾復

調兵自石嶺關直抵晉冀圍其城三日退屯交城察
罕帖木兒調兵拒戰九月乙卯朔遣叅知政事也先
不花諭令脫脫睦遜奴奴三人講和遂各退守關南
北尋有旨以冀寧界勃羅帖睦遜而察罕帖木兒以
為用兵數年藉晉冀以致盛強乃不奉詔託言用師
汴梁尋渡河屯澤潞拒之調延安軍交戰於東勝州
再遣部將八不沙援之八不沙曰彼軍奉詔而來我
何敢抗察罕怒殺之初三人受詔往解二家之兵不
前進山南道廉訪僉事張禎上疏劾之言其苟懷自
安之計無憂國之忠朝廷將使二家釋憾協心討賊
元資治通鑑 卷六十三 二十七

院事禿堅帖木兒將兵擊之軍潰禿堅帖木兒走上都
至正二十一年春正月癸丑朔赦天下 巳丑察罕
帖木兒駐兵霍州攻勃羅帖木兒朝廷復遣使諭二
人令罷兵還鎮勃羅帖木兒遂罷兵還 夏四月辛
巳朔日有食之 以張良弼為陝西行省叅知政事
時勃羅帖木兒既罷兵還遂遣良弼引兵出南山義
谷駐藍田受節制於察罕帖木兒良弼又陰結平章
定住聽丞相帖里帖木兒調遣營於鹿臺察罕嚙之
察罕帖木兒遣其子副詹事擴廓帖木兒貢糧至
京師皇太子親與定約遂不復疑 五月癸丑明王
珍陷嘉定路李思齊遣兵擊敗之 先是陳友諒引
兵犯金陵敗潰奔還尋遣其將張定邊陷安慶府
大明太祖乃下令諸將曰陳友諒賊殺其主僭稱大
號侵我太平犯我建康今又以兵陷我安慶府觀其
所為不滅不已爾等其厲士卒以從徐達進曰師直
為壯今我直而彼曲焉有不克劉基曰取威制敵以
成王業在此時也遂督諸帥率舟師乘風溯流而上
遂克安慶長驅向江州分舟師為兩翼夾擊友諒大
破之癸卯取江州友諒挈妻子夜奔武昌既而友諒
僞相胡廷瑞見江州已破遣使詣軍中請降 先是

察罕帖木兒既定河南乃分兵鎮關陝荆襄河洛而重兵屯太行營壘旌相望數千里日訓練士卒務農積穀謀大舉以復山東至是月謀知山東盜自相攻殺而田豐亦降於賊乃大會諸將期分兵五道水陸並進而自率鐵騎渡孟津踰躡懷而東復冠州東昌遣其子擴廓帖木兒直搗東平以田豐據山東久軍民服之乃為書招之豐及王士誠皆降遂復東平濟寧時敵兵皆聚於濟南察罕帖木兒乃分奇兵間道出敵後南畧泰安逼益都北徇濟陽章丘中循滸海郡邑自將大軍進逼濟南 初阿魯輝兵逼上都

元資治通鑑卷六十三

三九

太子言於帝令以太平為留守實欲置之死地九月戊午阿魯輝部將脫驩者太平子也先忽都故將也引兵縛阿魯輝至軍前太平不受送闕下誅之太平終不以為己功 壬戌明王珍破東川郡縣李思齊以兵擊之

元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四

元紀十二

起至正壬寅盡至正丁未凡六年

順皇帝四

至正二十二年春正月戊申朔太白犯建星 先是察罕帖木兒李思齊遣兵攻張良弼詔旣和解之恐其終不和甲寅乃命思齊擊四川良弼擊襄漢以分其勢尋申諭二將各以兵自效未幾思齊復遣兵攻良弼至於武功良弼伏兵大破之 甲寅明王珍陷雲南省治屯金馬山陝西忝知政事車力帖木兒等擊敗之擒明王珍弟明二初明王珍聞陳友諒弑徐

元資治通鑑

卷之六十四

一

壽輝謀欲討之整兵守夔關不與相通復立廟以祀壽輝辛未遂自稱隴蜀王于成都分兵克龍州犯興元鞏昌諸路 是月張士誠海運糧三十三萬至京師 初山東俱平獨益都孤城不降察罕移兵圍之大治攻具諸道並進賊悉力拒守田豐復與王士誠陰謀刺殺察罕帖木兒叛入城初豐來降察罕帖木兒推城待之不疑數入其帳中戊子豐乃偽請行營眾以為不可往察罕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又不許乃從十一騎行至豐營遂為士誠所刺先是有白氣如索起危宿員太微垣

太史奏山東當大水帝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即
馳詔戒察罕勿輕舉未至而已及難計聞帝震悼朝
廷公卿及京師四方之人不問男女老幼無不慟哭
詔贈河南行省左丞相封穎川王謚忠襄命其子擴
廓帖木兒爲平章政事兼知山東河南行樞密院事
代總其兵復圍益都擴廓帖木兒本察罕之甥幼養
以爲子也 九月癸卯朔劉福通以兵援田豐至火
星埠擴廓帖木兒遣關保邀擊大破之 擴廓帖木
兒既領兵討賊誓必復讐而賊城守益固乃穴地道
道以入十一月乙巳拔其城執賊首陳柔等二百餘
元資治通鑑 卷六十四 二

六曰廣給牛具以備屯田之用十七曰獎勵守令以
勸農務本十八曰開誠布公以禮待藩鎮十九曰分
遣大將急保山東二十曰依唐故事分道進取 初
皇后奇氏宗族在高麗者恃寵驕橫爲國王伯顏帖
木兒所殺帝聽后之譏遂廢伯顏帖木兒而議立其
昆弟在京師者塔思帖木兒爲王以奇族子三寶奴
爲相國人上書言舊王不當廢新王不當立帝不聽
乃以將作同知崔帖木兒爲丞相率兵萬人送之國
至鴨綠江高麗伏兵四起崔帖木兒大敗僅餘十七
騎走歸京師
元資治通鑑 卷之六十四 三

人獻闕下而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其父餘黨皆
就誅遂遣兵取莒州山東悉平 樞密副使李士瞻
上疏極言時政凡二十條一曰悔已過以詔天下二
曰罷造作以快人心三曰御經筵以講聖學四曰延
老成以詢治道五曰去姑息以振乾綱六曰開言路
以求得失七曰明賞罰以勵百司八曰公選舉以息
奔競九曰察近倖以杜奸弊十曰嚴宿衛以備非常
十一曰省佛事以節浮費十二曰絕濫賞以足國用
十三曰罷各宮屯種俾有司經理十四曰減常歲計
置爲諸宮用度十五曰招集散亡以實八衛之兵十

豐殺劉福通等據其城
太祖聞之率徐達常遇春往擊之珍大敗時廬州左
君弼出兵助珍又擊敗之珍與君弼皆敗走
太祖乃還命遇春等移師圍廬州元將竹昌忻都遂
乘間入安豐 立廣西行中書省以廉訪使也兒吉
尼爲平章政事時南方郡縣多陷沒惟也兒吉尼獨
保廣西者十五年 夏四月戊申陝西行省右丞答
失鐵木兒與行臺省有隙恐陝爲擴廓所據陰通于

勃羅請竹貞入城劫御史大夫完者帖木兒印復拘留之擴廓遣部將貊高合李思齊兵攻之貞遂降初陳友諒忿其疆場日蹙乃作大艦來攻洪都自爲必勝之計載其家屬百官空國而來以兵圍城其氣甚盛兵載竹盾禦矢石攻城城且壞

大明守將朱文正趙德勝鄧愈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城壞復完友諒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備禦隨方應之已而德勝中流矢死內外阻絕音問不通文正乃遣使赴建康告急

太祖親帥諸將發舟師二十萬進次湖口自友諒圍元資治通鑑 卷之六十四 四

洪都至是凡八旬有五日聞援兵至即解圍東出與皇師遇鄱陽湖之康郎山秋八月戊子分師爲十有二屯徐達常遇春等諸將擊敗其前軍軍威大振明日諸軍接戰至嘯東北風起燔其水寨舟數百艘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略皆焚死辛卯復聯舟大戰自辰至午敵兵大敗友諒奪氣其將張定邊欲挾之退保鞋山爲皇師所扼不得出歛舟自守不敢戰是夕舟渡淺泊于左蠡與友諒相持者二日是月壬戌友諒計窮冒死突出將奔還武昌

太祖麾諸將邀擊之舟聯比隨流而下自辰至酉力

戰不已友諒是日中流矢貫睛及顛而死擒其太子善兒友諒自稱帝至死僅四年四十四其平章陳榮以下悉以樓船軍馬來降定邊乘夜以小舟載其屍及其子理徑趨武昌復立理爲帝改元德壽既而太祖進兵圍之先是張士誠雖請降授官而城池甲兵錢穀皆自據如故又素忌楊完者欲圖之而達識帖睦爾亦厭完者驕肆不可制乃陰與定計舉兵圍之完者及其弟伯顏皆自殺士誠遂遣兵據杭州朝廷因用其弟士信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而方面大權悉歸張氏達識帖睦爾徒擁虛名而已至是秋

元資治通鑑 卷之六十四 五

九月士誠乃令其部屬自頌功德求王爵達識帖睦爾恐逆其意爲所害乃爲請于朝至再三不報士誠遂自立爲吳王即平江治宮室立官屬帝遣戶部侍郎博羅帖木兒徵糧于士誠士誠不與東南海運遂止於是歲 孛羅帖木兒自察罕帖木兒既死之後復數以兵爭晉冀朝廷雖屢詔解之而警蹙日深至是復遣兵攻冀寧至石嶺關擴廓大破之擒其將烏馬兒殷興祖軍遂不振 初帝欲以伯撒里爲相辭曰臣老不足以任宰相若必以任臣非得太平同事不可持太平辭歸奉元於是密旨令伯撒里留之太

平至沙井間命宿留皇太子惡之令御史大夫普化劾其違命詔拘收所授宣命搆思監因誣奏之十一月安置土番尋遣使至東勝逼令自裁 壬申御史臺臣言故丞相脫脫有大臣之體向在中書政務脩舉深懼滿盈自求引退加封鄭王固辭不受再秉鈞軸克濟艱危總兵進征平徐州收六合大功垂成浮言構難奉詔謝立就貶以沒雖已蒙錄用其子還所籍田宅更乞憫其勲還其宣命從之 時宦者朴不花臺驢內侍太子外結搆思監驕恣不法御史傅公讓劾之忤太子意坐左遷治書御史陳祖仁乃上疏

老實治通鑑

卷之六十四

六

是太子以其事聞二人皆辭退帝又令老的沙諭旨祖仁復上書言祖宗以天下傳之陛下今乃壞亂不可救藥雖曰天運使然亦刑賞不明之所致也區區二豎猶不能除况於大者乎願陛下顯斥二人勿令以辭退為名成其奸計使海內皆知陛下信賞必罰自二人始則將士亦必效力天下可全書奏帝大怒時侍御史李國鳳亦言二人當斥於是出祖仁為甘肅叅知政事臺臣自御史大夫老的沙而下皆坐左遷老的沙遂與知樞密院事禿堅帖木兒逃于勃羅帖木兒軍中

老實治通鑑

卷之六十四

七

法立則人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為先務爾等為
吾輔相當守此道毋謹於始而忽於終

太祖以武昌圍久不下乃親往視師督諸將擊之擒
其元帥張必先既而遣其降將羅復仁入城諭陳理
使降理遂與其太尉張定邊等詣軍門請降凡府庫
儲蓄悉令理自取城中民多饑困命給粟賑之於是
湖廣江西諸郡縣相繼皆降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鑄
金床進

太祖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湯器何異以一
床工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靡焉得不

本實治通鑑

卷之四

八

亡侍臣曰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此所以取敗

太祖曰既富豈可驕既貴豈可侈有驕侈之心雖富
貴豈能保乎即命毀之

太祖既平陳理句容儒士戎簡入見語及陳氏之事
簡曰主上向者敗陳氏于九江其衆既潰何不乘勝
直抵武昌而乃引還今雖克之費力亦多矣

太祖曰汝儒者豈不聞覆巢之下寧有完卵乎況事
有緩急兵貴權宜當陳氏兵敗我豈不知乘勝以蹶
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乘勝急追彼必死鬪殺傷必
多吾故縱之遣偏師綴其後恐其奔逸料彼創殘之

餘人各偷生喘息不暇豈復敢戰我以大軍臨之故
全城降服一者我師不傷二者生靈獲全三者保全
智勇所得不亦多乎簡大悅服他日與諸將論用兵

方畧因論之曰汝等非不善戰然臨事決機智或不
足宜親近儒者取古人之書聽其議論以資智識前
日戎簡所言我雖非之然當時將校亦有勸我邀之
下流而以全師感之武昌賊衆可以全獲軍中皆以
為奇謀不知簡亦能言之然皆非吾意也汝等當思
之勿以吾不用簡言而遂輕儒者初搦思監狗太
子有誣老的沙及太子宣政院使也老忽都等不軌

本實治通鑑

卷之十四

九

收其黨鍛鍊成獄連逮不巳帝知其無辜又以老的
沙其母舅數論太子寢其事太子不從搦思監朴不
花皆附太子必窮究其事也先忽都等皆賤死又秃
堅帖木兒先與中書右丞也先不花有隙也先不花
因譖其詆毀朝政而李羅素與秃堅友善且知其誣
遣人白其非罪太子怒李羅素與秃堅不花匿
老的沙等同謀下詔削李羅官爵而奪其兵李羅拒
命遂詔擴廓帖木兒討之李羅知詔令坐遣皆搦思
監所為非出帝意夏四月乙未遂命秃堅帖木兒舉
兵向關壬寅入居庸關知樞密院事也速魯事不蘭

奚迎戰不利甲辰皇太子率侍衛兵出古北口東走
興松乙巳禿堅兵至清河列營時京師無備城中大
震令百官吏卒分守使達達國師即其軍問故以必
得糊思監朴不花爲對詔慰解之不聽丁未乃執二
人昇之遂復孛羅官爵加太保仍守禦大同庚戌禿
堅兵自建德門入覲帝于延春閣慟哭請罪帝宴賚
之授平章政事乃引軍還大同 太子奔至路兒嶺
詔追及之還宮恚怒不已遂命擴廓帖木兒調兵分
道以討孛羅其東道以白鎖住領兵二萬守禦京師
中道以貊高竹真領兵四萬西道以關保領兵五萬
禿堅治通鑑 卷之六十四 十一

御史大夫其部屬皆布列省臺百司孛羅既專國遂
誅狎臣禿魯帖木兒等罷三宮不急造作沙汰宦寺
禁西僧作佛事數遣使請太子還使至太原拘留不
報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時江浙右丞答蘭
帖木兒郎中真保二人論事張士誠受其金帛數媒
孽達識帖木兒之短於士誠遂有不相容之勢至是
士信使人面數達識帖木兒過失勒其自陳老病去
職又言丞相非士信不可即逼取符印遷于嘉興幽
之乙卯士信自爲丞相士誠又諷行臺爲之請實授
正爵御史大夫普化帖木兒不從即使人至紹興索
其臺印普化帖木兒封其印置諸庫曰我頭可斷印
不可與又迫之登舟曰我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浴
更衣與妻子訣賦詩二章乃仰藥死臨死擲楹地上
曰我死矣逆賊當踵我亡也後數日達識帖木兒聞
之嘆曰大夫且死吾不死何爲遂命左右以藥酒進
飲之而死初普化爲福建平章境內皆爲諸豪所據
不能有所施設及遷南臺又逼於士誠而死然論者
以其死較達識爲差勝云
大明太祖兵取中興及歸峽衡潭等路
至正三十五年春正月癸亥封李思齊爲許國公

時太子在外日夜謀除內難至三月庚申乃大發諸路兵分三道而進自率擴廓帖木兒兵由中道丙寅李羅帖木兒怒遂出二皇后奇氏幽于諸色總管府既又逼后還宮取印章偽為后書召太子復出而幽之乃遣禿堅帖木兒率眾攻上都之附太子者調也速南禦擴廓帖木兒兵也速次良鄉不進而謀之於眾皆以為李羅悖逆中外同憤遂勒兵歸永平遣人西連擴廓東連遼陽諸王軍聲大振李羅患之遣驍將姚伯顏不花統兵出拒于通州河溢營虹橋以待也速出其不意襲而破之擒斬姚伯顏李羅大怒自將

元史通鑑

卷六十四

十三

四

出通州三日大雨而還初擴廓帖木兒將輔皇太子入討李羅帖木兒遣使傳皇太子旨賜前僉山南道肅政廉訪事張禎以上尊且訪以時事禎復書曰今燕趙齊魯之境大河內外長淮南北悉為丘墟關陝之區所存無幾江左日思荐食上國襄漢荆楚川蜀淫名僭號幸我有變利我多虞閣下國之右族三世二玉得不思廉蘭之於趙寇賈之於漢平京師一殘假有不逞之徒崛起草澤借名義尊君父倡其說於天下閣下將何以處之守京師者能聚不能散禦外侮者能進不能退紛紛藉藉神分志奪國家之事能

不為閣下憂乎志固不備不虞不可以為師僕之眷為言者獻忠之道也然為言大要有三保君父一也扶社稷二也衛生靈三也請以近似者陳其一三衛出公據國至於不父其父趙有沙丘之變其臣成允平之不可謂無功而後至於不君其君唐肅宗流播之中怵於邪謀遂成靈武之篡千載之下雖有智辯百出不能為雪嗚呼是豈可以不鑒之乎然吾聞之天之所廢不驟也驟其得志肆其寵樂使忘其覺悟之心非安之也厚其毒而降之罰也天遂其欲民厭其汰而鬼神弗福也其能久乎閣下覽觀焉謀出

元史通鑑

卷六十四

十三

四

於萬全則善矣詢之輿議急則其變不測徐則其變必起通其往來之使達其上下之情得其情則得其策矣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今九重在上者如寄青宮在下者如寄生民之憂國家之憂也可不深思而熟計之哉擴廓帖木兒深納其說 乙巳皇后奇氏自幽所還宮時后數納美女于李羅在幽所百日始還 李羅先嘗以疑殺其將保安既又失姚伯顏爵爵不樂乃日與老的沙等飲宴荒淫無度又醜酒殺人喜怒不測威順王之子和尚忿其無君數言于帝受密旨與徐士本謀結勇士上都馬金那海伯

建兒等謀刺之乙酉禿堅帖木兒遣使來告攻西都
之捷摩羅入秦行至延春閣下值遠鬼自秦中奮出
斬之中其腦死老的沙趨出擁摩羅家屬北遁詔謀
間盡殺其部黨既而老的沙被執伏誅禿堅引輕兵
走入兒思之地尋亦討斬之時遇變城門不開者三
日竹貞貊高軍至城外綠城而上碎平則門鍵以入
大掠於都市 丙戌遣使函索羅帖木兒首往冀寧
召皇太子還京師太赦天下 丁未皇后弘吉刺氏
崩后性節儉不妬忌動以禮法自持第皇太后奇氏
素有寵居興聖西宮帝稀幸東內左右以爲意無
不資治通鑑 卷六十四 十四 四十九

應軍馬凡黜陟予奪悉聽便宜而行橫廓帖木兒於
是分省自隨官屬之盛幾與朝廷等尋還河南欲廬
墓以終喪左右咸以爲受命出師不可中止乃復北
渡居懷慶又移居彰德
至正二十六年春正月以沙藍答里爲左丞相 初
李思齊與察罕帖木兒同起義兵齒位相等及是擴
廓總其兵思齊不能平而張良弼遂首拒命孔與脫
烈伯等亦皆恃功懷異請別立一軍莫肯統屬釁隙
遂成甲午擴廓遣關保虎林赤以兵西攻良弼于鹿
臺思齊與脫烈伯孔與等皆與良弼合擴廓遣關保
等合兵渡河且約思齊以攻良弼良弼遣弟質于
思齊連兵拒守關保等戰不利思齊請詔和辭之時
禮部侍郎蒲尚賓吏部侍郎掩篤刺哈持詔諭思齊
開通川蜀道路思齊方事兵爭不奉詔尚賓等留鳳
翔一年始還京師 監察御史王倫普建言八事一
曰用賢二曰申嚴宿衛三曰保全臣子四曰入衛屯
田五曰禁止奏請六曰培養人才七曰罪人不孥八
曰重惜名爵帝嘉納之 夏主明玉珍殂自建號至
是凡五年子昇嗣始十歲改元開熙毋彭氏同聽政
大明太祖兵取淮安及濠泗徐宿穎安豐諸州皆下之

太祖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因

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後

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

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至

表章六經開闢聖賢之學又有功於後世吾每於宮

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愛人使民以時

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 丙寅皇

后肅良台氏生日百官進箋皇后諭丞相沙藍答里

等曰自世祖以來正宮皇后壽日未嘗進箋近年雖

行不合典故却之 秋七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冬

元資治通鑑 卷之六十四 十六 三十一

十月甲子橫廓帖木兒遣其弟脫因帖木兒及猶高

等駐兵濟南以控制山東

大明太祖遣徐達常遇春率兵二十萬以擊張瑄誠

先薄湖州敗其將尹義石清擒之遂圍其城塞溝港

以絕糧道士誠知勢急乃引兵來援達等與之戰于

阜林虜其元帥及甲士三千餘人以降將呂珍等徇

于城下城中大震十一月甲申其左丞張天驕遂率

衆降時朱文忠以兵攻杭州及紹興華雲龍攻嘉興

皆下之 十一月僞宋主韓林兒殂于建康

太祖立宗廟社稷時群臣皆言新城既建宮闕制度

亦宜早定

太祖以國之所重莫先宗廟社稷遂定議以明年為

吳元年命有司立廟社建宮室典營繕者以官室圖

進見其有雕琢奇麗者即去之謂中書省臣曰昔堯

之時茅茨土階采椽不斲可謂極陋然千古之上稱

盛德者必以堯為首後世競為奢侈極宮室苑囿之

娛窮輿馬珠玉之玩欲心一縱亂由是起吾嘗謂珠

玉非寶節儉是寶官室但取完固而已何必極雕巧

以殫天下之力也既而新殿成制皆朴素命博士熊

鼎編類古人行事可為鑒戒者書于殿壁又命侍臣

元資治通鑑 卷之六十四 十七 三十一

書大學衍義於兩廡間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書

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時有言瑞州出

文石可以甃地者

太祖曰汝不能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導予以侈麗但

構為宮室已覺作者之勞况取文石能不厲民乎言

者大慙而退尋命協律郎冷謙考正宗廟雅樂音律

及鐘磬等器既又定樂舞之制文武生各六十四人

至正二十七年春正月李思齊張良弼脫列伯同會

于會元殿共推思齊為盟主同拒橫廓帖木兒

大明太祖令有司每歲舉賢才及武勇謀畧通曉天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文之士其有兼通書律廉吏亦得薦舉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至是月復下令曰上世帝王創業之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於經綸撫治則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古者人生八歲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學脩身齊家治國之道是以周官選舉之制曰六德六行六藝文武兼用賢能兼舉此三代治化所以獨盛也茲欲上稽古制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其應文舉者考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美以觀其能策以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謀畧次

元資治通鑑

卷六十四

十八

蕭宗靈武故事自立擴廓不從及還京奇后使人諭擴廓以重兵擁太子入城帝禪位擴廓逆知其意未至京師三十里即散遣其軍故太子深銜之及累促出師江淮但遣其弟脫因帖木兒及額高往山東而與張良弼構兵不已詔下和解之擴廓帖木兒戕殺使臣而拔扈之迹漸張朝廷因疑之八月丙午詔皇太子總制天下軍馬詔曰元良重任職在撫軍稽古徵今卓有成憲曩者障塞決河本以拯民昏墊豈期妖盜訛言簧鼓愚頑塗炭郡邑殆遍海內茲逾紀故察罕帖木兒仗義興師獻功敵愾掃汙洛克

元資治通鑑

卷六十四

十九

部軍馬自鳳翔以西進取川蜀以少保禿魯爲陝西
行省左丞相總本部及張良弼脫列伯孔興各枝軍
馬進取襄樊王信本部軍馬固守信地別聽調遣詔
書到日汝等悉宜洗心滌慮同濟時艱 初太子既
受詔竟止不行而分兵之命擴廓拒不受於是部將
額高關保等皆叛之庚戌額高殺衛輝守禦官余仁
輔彰德守禦官范國英引軍至清化聞懷慶有備遂
還彰德上疏言人臣以事君爲本以盡忠爲心以愛
民爲務今總兵官擴廓帖木兒歲與官軍讐殺臣等
乃朝廷培養之人素知忠義焉能俛首聽命乞降明
元資治通鑑 卷六十四 二十一

大明太祖遣徐達常遇春兵圍平江辛巳克之遂執
士誠及其官屬平章李行素徐義等所部將校及外
郡流寓之人凡二十餘萬并元宗室神保大王黑漢
等九人皆送建康士誠在舟中閉目不食比至
太祖欲全之而士誠自縊死乃以書遣使送神保等
還元 乙酉我
大明兵取通州無錫州及台州温州慶元 冬十月
甲辰朔額高以兵入山西定孟州忻州下瀋州遂攻
真定詔也速自河間以兵會額高取真定已而不克
命也速還河間額高還彰德 壬子詔罷擴廓帖木
兒大傅左丞相及兼領諸職仍前河南王以汝州爲
其食邑弟脫因帖木兒爲集賢學士同居河南其帳
前諸軍鎖住虎林赤統之河南諸軍李克彛統之關
保本部軍仍保統之山東諸軍也速統之山西諸軍
沙藍答里統之河北諸軍額高統之詔下擴廓遂退
軍澤州赦天下
大明太祖既掃除郡雉撫有江南乃遣大將軍徐達
副將軍常遇春率甲士二十五萬北伐以定中原馳
檄諭齊魯河洛燕秦晉之人曰自古帝王臨御天
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

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
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
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
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恭定以臣
弑君天曆以弟醜兄至於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
相習恬不為恠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瀆亂
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
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為如彼豈可為訓於天下後
世哉及其後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
憲臺報怨有司毒雪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
元資治通鑑 卷六十四 主

居金陵形勝之地今十有二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
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
盡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中
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予恭天成命罔敢自安
方欲遣兵北逐羣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
慮民人未知反為我讐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
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秋毫無犯歸我者永
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
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爾民其體之
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
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時徐達
常遇春引兵由淮入河鼓行而北冬十一月壬午遂
首取忻州守臣王信遁其父宣被執初普顏不花
為江西行省郎中值斬黃賊徐壽輝來寇普顏不花
戰守之功為多後為中書叅知政事詔與治書侍御
史李谷鳳同經畧江南至建寧值陳友諒遣鄧克明
來寇平章阿魯溫沙等皆夜遁谷鳳時分鎮廷平城
陷亦遁普顏不花曰我承旨來此去將何之誓與此
城共存耳命築各關塞城前後拒戰六十四日賊
敗去明年召還授山東宣慰使守益都辛丑我

大明兵壓境普顏不花力戰城陷而平章保保出降
普顏不花還告其母曰兒不能兩全忠孝幸有二弟
當為終養拜母而別趨官舍坐堂上主將素聞其賢
召之再三不往既而面縛之普顏不花曰我元朝進
士官至極品事已至此何以生為竟不屈而死其妻
阿魯真赤抱其子投舍北井其女及妾皆隨焉總
管胡濬知院張俊亦死之

太祖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做古制取一時
所行之事為條格胥吏易為奸弊自平武昌以來即
議定律至是月臺諫請立各道按察司將巡歷郡縣

元資治通鑑

卷六十四

二十四

欲頒成法俾內外遵守令左丞相李善長參知政事
楊憲傳璣御史中丞劉基翰林學士陶安等詳定律
令諭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
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使貪吏得以夤緣為奸則所
以禁殘暴者反以賊善良非良法也卿等宜盡心參
究凡刑名條目逐日來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庶幾
可以為久遠之法又謂臺諫官劉基章溢周禎等曰
紀綱法度為治之本所以振紀綱明法度者則在臺
憲汝等執法上應天象少有偏曲則紀綱法度廢弛
而民不得其安況或深文以為能奇察以為智若甯

成郅都周興來俊臣之徒巧詆深文恣為酷虐終亦
不免若于公陰德子孫貴顯天道昭然深可畏也既
而太史院使劉基及其屬高翼以所定戊申律來上
遂命頒行之 十二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太祖兵取萊州及濟南東平路 方國珍之初降也
約云杭城下即納地來朝及

太祖克杭州國珍據境自若乃累假貢獻覘我虛實
為叛服計又北通擴廓帖木兒南交陳友定圖為掎
角

太祖屢書責其懷姦挾詐陽降陰叛且徵其貢糧二

元資治通鑑

卷六十四

二十五

十三萬石國珍不報遂遣湯和等進攻温台慶元諭
之曰汝等奉辭討罪毋縱殺戮當如徐達下姑蘇平
定安輯乃副吾所願也比至國珍懼遂入海島復命
廖永忠引兵自海道會和討之其部將多來降諸郡
縣相繼皆下國珍惶惑失措是月乃遣子明完奉表
乞降既而及其弟國珉親帥所部調和于軍門和送
國珍等于建康時延平建康福州興化漳泉皆為陳
友定所據湯和兵既克國珍遂由海道徑取福州復
命朝廷瑞率安吉寧國等軍南取八閩侯八閩既定
遂以師航海趨廣東楊璟率荆湖之師以取廣西



ZW 21181808823468

Z 121.7

19:1(14)

至正二十八年春正月壬申朔以中書平章事不顏帖木兒為御史大夫

大明既定山東徐達與常遇春會諸將於臨清率馬

步舟師進克元都閏七月元主集三宮后妃皇太子

同議避兵北行詔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慶童為左

丞相同守京城夜半開建德門北奔八月庚申

大明兵入京城遇春等追至北河擒皇孫買的八剌

而還元亡元王駐應昌二年殂壽五十一在位三

十六年太尉完者等奉梓宮北葬謚曰惠宗

太祖以元主知順天命退避而去特加號曰順帝而

元資治通鑑 卷六十四 二十六

封其孫買的八剌為崇禮侯 史臣曰自古國家其

滅亡之道不一也曰女寵曰宦官曰權臣曰強藩此

四者皆足以亡國而順帝蓋兼有之加以乾綱之三

弛智慮之既荒其亡也宜哉 劉基曰冬寒之極凍

有陽春激湍之下必有深潭大亂之後必有大治遠

則然也元德既衰九土糜沸鴟張狼顧之豪獮滿山

澤萬姓魚喁無所籲告天乃命我大明皇帝肅將威武征伐不道於是拾宋掇秦掣趙

拔燕不數載而天下遂歸一統者天命有在也

元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四終